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三年（一九〇九）一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貼危，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國民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己酉・西曆一九〇九年）

## 正月

一日（一月二十一日） 溥儀繼清帝位，更改年號，始稱宣統元年。

清德宗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崩殂，慈禧太后懿旨，命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三歲）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並承繼穆宗爲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註一）。同日懿旨，命攝政王爲監國，嗣後所有軍國政事，均由監國攝政王裁定（註二）。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二十五日，欽定建元年號曰「宣統」（註三）。本始稱宣統元年。

註一：「政治官報」，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宣統政紀」，卷一，頁一八。

二日（一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那桐補授軍機大臣，梁敦彥爲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鄒嘉來爲外務部右侍郎。（註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一、二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三日

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被開革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缺。按清廷新官制外務部必兼軍機。本日，清廷即以外務部會辦大臣大學士那桐，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署理尚書會辦大臣，左丞鄒嘉來爲外務部右侍郎。（註二）

那桐，字琴軒，葉赫那拉氏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光緒十一年舉人，由戶部主事歷保四品京堂，授鴻臚寺卿，遷內閣學士，二十六年兼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晉理藩院侍郎。拳匪肇釁，各國聯兵來犯，令赴豐台禦之，外兵入京，誤以東壩爲匪窟，欲屠之，力解乃免。兩宮西巡，命充留京辦事大臣，隨李鴻章議和，約成，專使日本謝罪，又派赴日觀博覽會。二十九年擢戶部尚書，調外務部兼步軍統領，管工巡局事，創警務繕路政，平反王維勤冤獄，商民頌之。三十一年晉大學士，仍充外務部會辦大臣，歷兼釐訂官制，參預政務，變通旗制，署民政部尚書。本年命爲軍機大臣。（註三）

梁敦彥，字崧生，廣東順德人，美國留學生，由府經歷職銜，歷保湖北補用道，歷任湖北漢黃德道、直隸津海關道，出使美墨祕古國大臣、外務部右侍郎，本日，被授爲外務部尚書。（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初八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二期，頁七五。

註三：金梁輯：「光宣列傳」，頁七八，（見清史稿，光宣列傳，列傳二二六，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二，王有

立主編，華文書局印行。）

註四：敦交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六五，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印行，五九、二、台北初版。

三日（一月二十四日） 清廷以張蔭棠爲外務部左丞，周自齊爲外務部右參議，  
並仍署左參議。（註一）



張蔭棠，字懋伯，廣東新會人。舉人、員外郎、總理衙門司務廳辦理英國事務、駐美公使館參贊、東三省左參贊等。（註二）

周自齊，字子虞，山東單縣人，光緒甲午科副貢，分省知縣，歷充駐美使館隨員參贊、紐約舊金山等處領事官、總領事官代辦使事歷保道員。（註三）

### 清兩江總督端方致電外務部，說明銅官山礦私招日股與合同不符，建議中英合辦礦務。

銅官山礦務合同，係由英商凱約翰所組倫華公司與清外務部，於光緒三十年四月簽字，依合同規定，開礦限期以十二個月為限，但凱約翰並未遵章辦理，因此，外務部於期滿後照會英使將合同作廢，英國方面不承認中國廢約的決定，雙方爭執，幾經交涉，形成僵局。凱約翰為達到要挾清廷的目的，私招日本商股參與辦礦，並請英使朱爾典照會清廷，聲明「倫華公司與日本三井洋行所訂之合同，籌辦礦質」，日使林權助亦數次照會清廷聲述此事，外務部則一面拒駁，一面派員前往安徽與當地官紳籌議（註四）。本日，兩江總督端方專電外務部，建議由中英合辦銅官山礦，並由梁敦彥與英使議商，其電文如左，其一：

「宣統元年正月初三日，收南洋大臣電稱：銅官山事，前奉沁及有感電，比已函商經帥，尚未得復。頃又奉卅電，仰見維持補救，盡畫周詳。至深欽佩。伏思此事，皖紳之堅請廢約者。無非為保守主權起見，此層苟能辦到，縱有一二紳士別騰異議，則責任所在，方與經帥亦決不敢稍存避諱之心。況孫楊兩公，此次函復，洞悉當事苦衷，不加責難，即皖中正紳，亦必能相喻共諒。惟准辦與合辦兩層，就表面論，合固勝准，所慮權不我操，則有名無實，合辦亦同讓業。臨城與比公司所訂合同，最為完善，但該礦係以產業作股，借款合辦；此則除礦地外，別無所有。若招紳商入股，恐應者卒少，惟有切實磋商，由安徽礦局購地作股，另由官或紳酌籌股本若干，悉照臨城辦法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五日

四

，作為借款合辦，嚴定礦界年限，華洋各派總辦，歸督撫節制，遵督撫指示。限滿本利全清，礦產收回，合同作廢，所借之款，仍以本礦產業及股本作押，倘將來不足償還，與中國國家及官府無涉，即與股東除以礦利抵完外，亦不再干涉，並與訂明該英商未經督撫允准，不得將合辦權利並股分轉讓他人承辦，如此則與主權無礙，皖紳似亦不至再有異辭。頃已將此法電商經帥，俟得復奉達，此事懸宕已久，非公圖轉圜之辦法，難期速了。鄙處即經電商皖紳，並託開明之紳士，多方勸喻。其中明理者，終有數人，混沌未鑿，一味堅持。此次得孫楊二公持平立論，並謂主持宜在公家，於事局不無小補，鈞部所允，尤為確切不易之論，舍此實別無良策，惟乞鈞部就近密商，未使即在北京議結，似易就範，尚希酌之，謹先電復，餘容續陳。」（註五）

其二：

「銅官山事，已另電詳陳。惟日本思攘沿江權利，蓄謀已久，英人皆深知之。今凱私招日本入股，為原合同所無，若竟許之，則以後增多交涉，辦理更形棘手，於中英皆無所利。擬請密商朱使設法禁阻，利害所在，彼必憬然，至李使承辦此案，前接經帥（皖撫朱家寶字經甫）電謂：皖人頗有怨言，且從前凱約翰本有邀李充華總辦之說，今若授與全權，恐輿論更加反對，伏思崧生（黎敦彥字）尚書聲望素著，中外交推，臨城合同即其手訂。此事可否即求崧翁偏勞，就近與朱使議結，則凡取益防損之處，必能益臻完善，尤為大局之幸，謹併密陳，伏希裁酌。方冬二。」（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初八日。

註二：「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四五。

註三：同註二，頁七七。

註四：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權」，頁一六四—一七〇，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

註五：「礦務檔」，頁二一九三（頁一二七〇號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註六：「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一，頁一，以下簡稱「清宣統朝外交史料」。

五日（一月二十六日） 清外務部電徐世昌擬照合同選派南滿鐵路總辦。

本日，清外務部致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擬照合同選派南滿鐵路總辦，電文內容如左：

「東省鐵路合同訂明該公司總辦由中國選派，並可在京都居住，中日會議條約亦聲明：日本國政府允按照中俄兩國所訂造路原約實力遵行。現在兩國路務日益繁重，因我未派總辦，遇事不免隔閡，擬按照合同，請派在京大員查察經理，似於交涉事宜，較有裨益，尊意如何？希即密覆。外務部、啟。」（註）

註：「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頁二。五二、五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 六日（一月二十七日） 清廷外務部電粵督張人駿，准駐法大使劉式訓電與葡外部磋商澳門勘界辦法，對奏派勘界專員事，希酌核電覆。

中葡澳門劃界問題，起因於日本商船密運械彈糾紛。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日本船二辰丸號，密運槍礮彈藥，向中國輸入，假泊澳門附近之過路環島東方二海里處，為我國礮船所捕獲。日本政府以該海面係屬葡國領海為詞，責求我國謝罪賠償；而又陰嚇葡政府，乘時擴張澳門領海，葡政府果向清廷聲言二辰丸停泊處係葡領海，自此引起中葡劃界問題。（註一）

本日，清外務部致電粵督張人駿，對進行與葡交涉澳門勘界辦法，及選派勘界專員人選，希酌核電覆。外務部中文云：

一、准劉使支電稱，遵二十七日電送與葡外部，往返磋商，彼允如下：

一、爭論地方由勘界員會查核斷，目前中國撤退兵隊，不得視為放棄權利。二、兩國選派位分相當之員為勘界員。三、勘界員應查照丁亥葡京節略及中葡條約第二款會訂界址，呈候政府裁決。四、如兩國有意見不合，不能裁決之處，應屆時察度是否可交公斷。五、葡允撤回巡艦調開礮艦，並暫時停收地鈔，龍濠河道，以上葡外部所允五條，於大端均已就範。又稱勘界員各派若干，並撥派何員，葡外部願彼此先將姓氏開示，然後派定，以免謬轍。至調開礮艦，彼云須在派定勘界員之後，俾免輿論詰責各等語。查所商各條，我酌撤兵隊，彼調開礮艦，均應在派員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六日

六

後，且有不得視為放棄權利一語，可杜將來藉口公斷，只可姑存其說，不必預先聲明，暫時二字應刪去。至派員一節，我既不願彼派在澳葡員，彼亦堅請我派別省大員。本部詳加遴選，查有雲南交涉司高而謙，情形熟悉，位分相當，擬即奏派該司為勘界專員，令其由滇到粵，稟承尊處指示辦理，特先電商，希即酌核電覆，以便電知劉使與葡外部定議。外。」（註二）

### 清廷駐美使伍廷芳致電外務部，望密飭各領嚴防革命黨由美運炸藥來華舉事。

本日，清廷駐美使伍廷芳致電外務部稱，聞革命黨由美運炸藥來華舉事，望密飭各領嚴防，電文如左：

「訪聞近有逆黨，由南洋電美華僑籌辦款項，及有美人代購炸藥，乘美國丸赴香港，轉運京師各省，希圖舉事，除密飭各領切諭商工勿為所惑，乞密飭嚴防。廷。魚。」（註三）

### 清廷憲政編查館電催各省簽註刑律草案。

本日，清廷憲政編查館電催各省督撫暨熱河都統簽註刑律草案，電文如左：

「奉天、福州、南京、雲南、武昌、成都、蘭州各制台；齊齊哈爾、吉林、南昌、蘇州、杭州、太原、開封、長沙、濟南、西安、迪化、各撫台，熱河都統鑒：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本館議覆修訂法律辦法，原奏內稱：各項法典先編草案，奏交本館，由本館分咨在京各部堂，在外各省督撫，酌立年限，討論參考，分別籤註，咨覆本館彙擇。又上年奏定憲法大綱，逐年籌備事宜，本年核訂新刑律草案，以備明年頒布等因。查修訂法律大臣，先後奏進刑律總則、分則、草案，當經本館於三十三年九月及十二月，先後咨送各省籤註，並各聲明於文到六個月咨覆本館在案，迄今事隔年餘，依限送館者僅有數省，其餘各省或尚未咨覆，或咨請展限，或僅送總則，未送分則，

爲日已久，急需核辦，事關籌備年限，勢難再延，希即從速鑒註送館，以便彙齊修訂，是爲至要。憲政編查館、魚。」（註四）

按：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法部大理院會奏妥擬修訂法律辦法摺所稱之考察政治館，即憲政編查館之舊名，清廷命王大臣赴各國考察政治，事在光緒三十一年。明年考察大臣回國，廷議將於政治大有改革，乃設此館。時猶不欲亟標憲政之名也，法部等奏修訂法律辦法之日，該館尙以考察政治名，不及一月，於七月初五日，即奉諭改爲憲政編查館，是爲憲政繫於職制之始。至九月初五日，館臣覆奏各項法典先編草案，奏交該館，由館分咨京外，酌立年限，討論參考分別籤注，咨復該館彙擇核定。而刑律草案則已先於八月間奏進總則，館臣奏復奉旨後，即將草案咨送各衙門各省，令加籤註，並聲明於文到六個月咨復。又是年十二月間，修訂法律大臣復奏分則草案，奉旨交憲政編查館，館臣復循案咨送，予限仍止六月。年餘以來，覆到者在京惟學部，在外惟廣東、直隸、安徽三省。至是館臣以上年籌備清單，期限彭彭，不敢如向來之玩愒，乃有電催各省之舉。（註五）

註一：蘇演存著：「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頁二二七，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文海出版。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二五。

註三：同註二。

註四：「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四月十日。

註五：「東方雜誌」，六卷二期，記載一，頁七五。

## 七日（一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各省迅將應解賠款，按期匯滬。

本日，清廷諭各省迅將應解賠款，按期匯滬，其內容如左：

「據端方電稱，浙江等省應解賠款，未能按期匯到，請嚴催各省迅將應解賠款，一律照向例提前一月，如數解清等語。賠款關繫要需，若各省紛紛效尤，一屆還期，從何應付？著度支部電知各省，迅將應解賠款數目，按期匯滬，勿得遲誤，欽此。」（註）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八日

八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初八日。

八日（一月二十九日） 革命黨人葛謙、嚴幗豐戊申年在粵謀起事，被捕就義；清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獎賞拿獲革命黨出力員弁。

革命黨人譚馥、葛謙、嚴幗豐、羅樹滄等，乘去歲光緒、慈禧之喪，運動廣東軍隊起事；事洩，葛嚴被捕就義，譚初得脫，本年亦被捕殉難。本日，清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獎賞有功人員，其奏摺云：

「奏為拿獲革命黨，訊明分別懲辦，謹將出力員弁，遵旨擇尤請獎，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恭閱電鈔欽奉上諭，邦家不造，連遭大喪，仰賴大行太皇太后暨大行皇帝廟謨宏遠，規畫周詳，得以官府又安，朝野翕服，有約各國亦咸盡情盡禮，益篤邦交。乃近有不逞之徒，造言生事，煽惑愚蒙，更有海隅匪黨，潛謀內渡，妄思擾亂，若不從嚴查禁，深恐擾害治安。著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各省督撫督，飭所屬文武，多派偵巡，重懸賞格，一體嚴密訪拿，勿稍疏縱。遇有緝獲上項匪犯，立即訊明，就地正法，出力員弁，准其擇尤請獎，以靖地方而肅國紀，等因欽此，遵即通飭查拿去後。旋准署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咨報，十一月間，密查得匪黨嚴幗豐等，在親軍衛隊散放保亞票，當選派員弁在省城東門外燕塘地方，將嚴幗豐拿獲，訊出匪票係由譚馥、葛謙所給，即究明寓所馳往圍拿。適譚馥外出未歸，拿獲葛謙一名。又查有羅樹滄係屬同黨，錢占榮、曾傳範亦與匪往來，經先後拿解到案，會同督練公所營務處司道提訊。據葛謙、嚴幗豐供認，以革命為宗旨，與譚馥、即文炳同來廣東運動軍隊，乘國喪起事不諱，並稱譚馥、即文炳專煽惑軍界學界中人，已散票數千張交伊，嚴幗豐保亞票五十張，至親軍衛隊散放，因廣東軍隊開通者少，勢力薄弱，不如長江易於辦事，現長江人數甚多，廣西鴛龍亦有黨二千餘。疊詰其分匿何地，頭目何人，作何舉動，堅不供明，據稱已拚一死，同黨斷不能供。據羅樹滄供認，與譚馥、葛謙結交，知情謀逆，書信來往縱迹甚密。據錢占榮、曾傳範供認，與譚馥等往來認識，並未入會知謀，各等情錄供咨請核辦前來查核供詞。葛謙曾游學東洋，嚴幗豐等亦入武備學堂，或充各營兵丁，均身受教育，知有法律，乃



竟倡言革命，來粵散票，運動軍隊，希圖乘國喪起事，實屬悖逆已極，當飭營務處提該犯葛謙、嚴福豐二名，先行正法，羅澍滄知情謀逆，亦罪無可逭。惟譚馥在逃，將來獲案，須備實證，飭暫行監候，俟獲譚馥，實明併辦。錢占榮、曾傳範二名，以軍人學生與匪往來，亦有應得之罪，並飭各遞解回籍監禁。察閱匪票上書保亞二字，中書憑票發洋銀一元整，右書某字第某號，左書光緒年月日及中部保亞銀票等字，旁繞七言四句，語極悖謬。當即懸賞銀一千圓，購緝譚馥，並出示解散，脅從，凡無知領票者，但經繳銷或自行銷燬，概不追究，人心始定，軍隊以安。一面分電各省督撫、臣一體防範。伏查粵省地接港澳，匪黨最易潛蹤，省垣爲根本重地，城廂內外係商務繁盛之區，更爲匪所覬覦。值此國家多難，臣深慮變出意外，即與署水師提督李準熟商，密調營隊扼要屯紮，並暗派偵巡四路確探，乃該匪黨竟乘機潛來，分投散票，運動軍隊，以圖一逞，幸託朝廷威福，及早覺察查辦，乃能消除巨患，否則難保不爲安慶之續，該在事員弁，不露聲色，赴機迅速，罪人始得，大局賴安，而又不事株連，禁止騷擾，更屬難能可貴，自應遵旨，擇尤請獎。所有最出力之降補府經歷縣丞，廣東補用直隸州知州伍秉誠，擬請開復原官，仍留原省補用，免繳捐復銀兩；分省試用縣丞周禮，擬請免補縣丞，以知縣仍分省補用，並賞加同知銜；副將銜，補用游擊，水師提標中營揀發都司林國祥，擬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仍留原標儘先補用；營標中營儘先守備潘鎮濤，新會營崖門千總梁朝彝，均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原標，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相應仰懇天恩，俯賜照准給獎，以示鼓勵。除千總以下，咨部核獎，並飭取各員弁履歷，照錄犯供分咨各部外，所有拿獲革命黨將出力員弁，請獎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元年正月初八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註一）

#### 附錄：一、鄒魯撰：譚馥傳（註二）

譚馥字文炳，湖南湘鄉人。短小精幹，目閃閃有光。憤清政竊敗，投身會黨。丙午萍、瀏、醴之役，馥預焉。事敗走粵，時廣州巡防營士兵多湘籍，且多屬會黨。馥因在營中設立保亞會，以反清爲號召。於時黨人在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畢業者，亦多在營中任下級官佐，聯絡士兵，以圖革命，巡防營中革命空氣爲之濃厚。紀元前四年戊申，魯於暑假時，假府學東街廖家祠，以聯絡新軍及防營。馥一日突至，請參加組織，努力革命。魯以其無因而至，却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八日

一〇

之。次日復來，其情更切，魯爲所動。問曰：「何以知余主持革命？」馥曰：「聞之李濟民。」魯曰：「君嘗見李濟民乎？」馥曰：「未之見，惟巡防營中同志均云，李濟民在營鼓吹革命乃受君所命，故冒昧請參加耳。」濟民乃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魯屬其在巡防營聯絡同志者，因此知馥之來有自。因問馥以何事相助，馥爲述在防營組織保亞會事，魯於是甚器之。馥自是輒將保亞會在防營中進行情形相告。是年十月，清光緒母子疊殂，人心浮動。趙聲、朱執信、姚萬瑜與魯在豪賢街朱宅，密謀乘機起義。時聲適卸新軍標統職，不能以新軍發難。執信以向所聯絡之民軍，散在四鄉，亦非旦夕可集。乃決議由魯以巡防營發難，萬瑜爲之助，由聲以新軍應，執信以民軍應。魯乃設總機關於廣州清源巷。魯計聯絡防營之人雖多，而組織密、人數多者，當推保亞會。正擬約馥共謀，而馥逕至，見面卽憤然曰：「清虜母子死，應卽起義，我願任先鋒。」魯喜，告以計劃，并以巡防營籌策事任之。聞舉義期，則告以愈速愈妙。馥以發票請，謂時迫非此不足以一衆心。魯以發票易洩事爲慮，馥再以寬期請，魯以時久則人心漸定，難之，乃允其發票，部署已妥，定期發難矣。嚴國豐果在營中遺票被捕，清水師提督李準嚴鞠之，知票爲馥所發，立派兵圍師古巷古家祠馥所寓之機關，捕去共事同志葛謙。馥得脫，奔至總機關報魯，緝者尾之，魯得警，與在機關部之同志張煊伺窗口，見緝兵來往巷中商搜屋，乃授馥衣改裝走避。時機關存現款祇二十元，乃以十六元授馥，而魯與煊則各取五元，臨別，馥握魯手曰：「此次失敗之責在我，能皆脫險幸也。若我脫而君不脫，君毋承，決無攀君者。若君脫而我不脫，萬事一身當之。若悉被捕，君務留有用之身，勿與我爭死。」時細雨霏霏，三人直衝而出，時統兵來緝者爲同志溫帶雄，陰爲保護，故均得脫，時十一月十四夜也。馥乃走湖南郴州，次年被獲解粵，虜將迫供主謀，刑訊數十次，體無完膚，卒不吐實而殉，藁葬於城郊。民國成立，湘督譚延闓派員遷葬於湖南嶽麓山，是役先馥被捕者，尙有曾傳範、羅樹蒼、黎寧、錢占榮數人，事發，李準本欲窮究，藉興大獄，及搜營中有票者十之七八，大懼，遂寢其事，傳範、樹蒼、寧以均在營任職，得免死焉。

鄉魯曰，馥之死將四十年，憶其臨別握手諄囑之言，義氣磅礴，如見其人。及將解至粵，同志恐其嚴刑被迫禁人，勸魯暫避，魯以馥決不攀人者。而同志猶不之信，果被刑訊至數十次，卒不供主使，始咸佩其高義，馥真可以風世矣。

## 二、鄒魯撰：葛謙傳（註二）

葛謙字義麟，湖南湘鄉人。稟賦醇厚，聰穎絕倫，及長，個懷有大志。初肄業長沙農業學校，旋投入湖南弁日學堂。痛外侮日急，知非傾覆滿清無以救亡。與同學陳作龍等組織湖南省光復會，陰圖革命。卒業後，東渡日本，入百科學校，奮發淬勵，學業大進。又入大森體育會，兼習武事，結合同志，組織光復會，後更名光華會。紀元前八年甲辰，黃興謀起義長沙，謙聞之，遂歸國擬參加，抵滬，知事已洩敗，憤不可遏。適清前桂撫王之春至滬，倡劃東三省於俄之說，輿論譁然。萬福華鎗擊王於金谷香酒店，不中，被逮下獄，謙曾預謀，倖獲脫，走武、漢。次年，清戶部侍郎鐵良南下至武昌，謙謀刺之，爲鄂督張之洞偵悉，令武昌知府梁鼎芬督隊圍謙寓，幸謙是夜宿漢口，未爲所獲，即返湘。紀元前六年丙午，萍、瀏、醴之役，曾奔走其間，失敗後，走粵西，所謀未就，乃之粵東，助譚馥立保亞會，聯絡防營。紀元前四年戊申，清光緒母子疊殞，衆推魯主持發難，魯以防營發難事屬譚馥，而以謙爲之助。謙因與馥同寓師古巷古家祠機關部，迨嚴國豐遣會票彼拘，實情盡露，清水師提督李準派兵圍機關部，馥逃脫，謙被捕，時十一月十四夜也。李準親訊謙，謙供詞千餘言，慷慨激昂，無一語道及佈置。再三研訊，則曰：「我之宗旨如此，同黨斷不供，我早決心拼一死，願速死爲樂。我死，尚有千萬之我在，歷觀歐洲大革命，斷無不流血而成者。近今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雖死亦不能變，言盡於此，請速殺我。」李準以謙年不滿三十，頗欲全之，問曰：「生，汝何以自處，」曰：「革命耳，」遂於二十三晨與嚴國豐同時就義，遺骸藁葬紅花園。民國成立，譚延闓督湘，以謙功在黨國，三湘景仰，呈請政府迎厝於嶽麓山之陽，以安英魂，有子名繼洪、女名庭梧，皆能繼志述事云。

## 三、鄒魯撰：嚴國豐傳（註四）

嚴國豐，湖北襄陽人。初在廣西入行伍，後在武建軍，入將弁學堂，嗣轉入陸軍學堂畢業。紀元前四年八月，奉派往廣東高州任教練員。因憤清政不綱，非革命無以圖存。乃請假奔廣州，入先鋒衛隊，屈身爲伙伕。與譚馥、葛謙結識，遂投身保亞會，助譚馥聯絡防營。防營戒備嚴，士兵不得自由出入，馥每藉國豐以通之。是年十月，清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九日

一二

光緒母子疊殞，魯與同志趙聲、朱執信、姚萬瑜等謀乘機起義。衆推魯以防營發難，魯設總機關於清源巷，約譚馥共謀，馥請發會票以一衆心，魯雖以洩事爲慮，惟舉事期迫，亦勉從之。馥乃發各防營，以五十張屬國豐發，已發三十五張，餘票藏袴囊中。一日蹲地燃火，遣一票於地，爲清水師提督李準親兵所獲，持告準，立捕國豐，得供，即派兵搜索師古巷古家祠主持發票人，馥得脫，謙被捕，後復捕去曾傳範、羅樹蒼。國豐遂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與葛謙同時就義，年僅二十有六，遣骸藁葬荒郊。民國成立，改葬紅花岡。九年，故國民政府主席林公重修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場，又移葬於黃花岡側，而崇大其墓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元月十六日。

註二：鄒魯著「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第四編，又見「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〇〇—五〇二。

註三：同註二，頁五〇二。

註四：同註二，頁五〇三。

## 九日（一月三十日） 南洋鄧澤如安置傾向革命之粵省綠林首領陸蘭清、譚義等於麻坡埠、庇勝。

革命黨人胡漢民爲安置光緒三十三年參與鎮南關之役及次年雲南河口之役所撤退至新加坡六百餘人之生活問題，曾於本月初五日由新致函鄧澤如，介紹傾向革命之粵省綠林首領李福林、陸蘭清、譚義等至掛羅、庇勝隱匿，請澤如以善地處之。本日（一月三十日），福林等持胡漢民函由新加坡來會澤如，澤如乃將陸蘭清、李福林、陸領等安置於麻坡埠安和鑛場，譚、潘等安置於庇勝之宜春草堂。

鄧澤如，原籍廣東新會，少遊南洋，爲新加坡富商陸佑所識，旋赴金寶開錫，頗有所獲，繼轉庇勝長駐，種樹膠。初未嘗識孫先生文，鎮南關之役，汪精衛以孫先生文書由越至鄧處不遇，鄧歸得書，走



數百里追之，相見大喜，立出資數千，以濟前敵軍餉。胡漢民之識澤如，係在去年由越來新以後，其後二十餘年，澤如爲革命信徒，二人亦成摯友。

李福林，字登同，粵之番禺大塘鄉人，清末羊城附近南番順各縣多盜，剽掠以外，尤嗜械鬥。大塘鄉爲衆鄉淵藪，鄉人以福林得物不歸私有，且分配公平，咸奉爲頭領。每遇綠林間大事發生，福林恆指定聚會地點，召集各縣頭領赴會，各處頭領見其信號，莫不惟命是從。鎮南關之役前孫先生文自越派馬侶至粵，密召福林至河內，即加入同盟會，參加鎮南關之役。旋又回粵運動各地民軍，當時有陸領、譚義、陸蘭清、李就、黎炳求、劉世傑、潘錦等多人加入同盟會。此次帶同陸領等來新加坡聽候指派工作。旋返粵與朱執信、趙聲、倪映典、胡毅生等聯同一氣，準備起義。（註一）

### 清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覆外務部，呈述有關日使商辦新法鐵路事。

日使伊集院，於本月六日向清外務部提出新法鐵路新辦法：中國須允日本由鐵嶺經法庫門至鄭家屯造一支路，或將新法線改爲自新民出彰武台門往西築造。七日，外部致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詢以日使請將新法路線出彰武台門往西築造一事有無利益，希查覆（註二）。本日，徐世昌覆電外務部，其電文如左：

「盛接陽電所示，日使晤商新法路事，並以出彰武臺門往西築造，有無利益可圖，希飭查電覆等情，日使要求，如允其由鐵嶺至法庫門達鄭家屯造一枝路，方可允我接修新法鐵路，此事萬難允准，我所擬造由新至法之路，非至法而止，仍擬向北銜接，達洮南府，再至齊齊哈爾等處，倘允日人接修至鄭家屯，中途即被其隔斷，鄭家屯即遼源州伸出法庫門二百四十里，將來藉詞阻撓我地方行政，或隨意佔據蒙荒爲鐵路附屬地，種種後患不堪設想，茲事重大，恐於東省之西北一隅大受影響。至日使云：若由新民起往西不經法庫，出彰武臺門不往北行，或可請示政府一層，查彰武臺門往西一帶地方，沙漠蒙荒居多，人煙寥落，出產無幾，若於該處建築鐵路，絕少利益可圖。日人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日十日

一四

明知之，而故以此言對付，想係詞窮敷衍。總之，日使所商由鐵嶺至鄭家屯之路，無論伊如何措詞，斷難答應，以防日後枝節橫生，鈞見已鑒及此，無任佩仰。案現時南滿幹路交涉尚未結，如允再添枝路，勢必一波未息，一波又起，殊與大局有所未便，此次提議新法路事，彼如堅詞拒之，不能理論，祇可暫作紆緩推宕之詞，以試看其意旨如何，再另設法。或由錦州，或由新民以西別站接修，達洮南而至齊齊哈爾，仍俟通盤密為籌計，酌量妥協，再行定局。是否有當，伏乞大部鈞裁密核施行。彼利先議新法，我應先議延吉，操縱緩急，悉賴鈞部酌核為荷。昌、青

。（註三）

註一：蔣永敬編：「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九九—一〇〇。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五。

註三：同註一，頁六。

十日（一月三十一日） 日使伊集院彥吉照會清廷外務部，要求商議安奉路改築問題。

日本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聲明，安奉路雖延遲開工，然收回年限仍依北京條約辦理，本日照會清廷外務部擬修築安奉路，請派員會同商辦，其照會內容如左：

「為照會事，照得安奉鐵道，按照中日北京條約附屬協約第六條所訂，應由帝國政府速行改良完工，然因種種不得已事情，遂致延遲未辦，今定令南滿鐵道會社承築該工，希由貴國政府速派委員與日員會同商議，界以種種之便利。又該鐵道期限原所訂定自該協約簽字之日起算以十八年為限，該鐵道改良工事雖有遲延，與所定期限決無關係，合併聲明，以免誤會，即希查照可也。」（註一）

按：安奉鐵路者，係日俄戰爭時，日本派鐵路大隊，於光緒三十年六月間，由安東起工建築至奉天間長一百九十英里寬二尺六寸之窄軌軍用輕便鐵路，三十一年十一月，中日締結東三省事宜條約，其附約第六條載明，此路仍

歸日本政府接續經營，改爲轉運各國工商貨物，除運兵回國耽延十二個月不計外，以二年爲改良竣工之期，再展至十五年，將建置各物估價售與中國。其改良辦法，應由日本承辦人員與中國特派人員妥實商議。所有辦理該路事務，中國政府援照東省鐵路合同，派員查察經理。是安奉鐵路凡有特別興作及改良辦法，均應與中國妥議。日本違約暗中進行改良工作。光緒三十三年夏，日人竟在本溪湖鐵路附近地方，以鐵路用地爲詞，任意侵佔民房，爲守備隊建築兵舍，繼復在安東縣六道溝擬建修房屋二百餘間，爲日軍經理部駐紮營房之所。擅自動工，不與地方官吏商議。經本溪縣交涉委員周朝霖暨安東商埠局先後報告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即由奉天交涉司與駐奉日本領事交涉。以此路與南滿鐵路性質根本不同，且從無鐵路用地名目。經一再駁詰，並將往來照會抄咨外務部，特商駐北京日本公使禁阻。是年冬，偵得日人擬在安東遙對之新義州鴨綠江等處架設過江鐵橋，與鐵路銜接，以便滿韓直接通車。故鴨綠江架橋與安奉改線，均日人之一貫計劃也。三十四年，南滿鐵路會社派員在鳳凰城草河口至省南蘇家屯一帶，測量安奉路線，占用民地，樹立標桿。交涉委員周朝霖東邊道祁祖彝查知，由交涉司向日領詰問，旋據覆稱：此次測繪路線，並非日本政府之命令，係由會社中私行測試，爲將來正當會勘之預備。即所立標本亦未定準。祁祖彝派員楊錫寵應大鈺等，赴鳳凰本溪等處，約會日本測量技師市江廠山下宗利，詢悉測量立標之處，沿途查勘，繪圖呈請徐世昌。當以日人試測路線，插立新標，日後難保無設別線之舉動。隨與駐奉日領商定安奉鐵道沿線礦山合辦條約四條，即以『不得另設別線』字樣，註於第一條之末。時已屆改良竣工之期，世昌因函請外務部傳兩部，向日使照約商議會勘。（參閱東三省政略卷三鐵路交涉篇頁四八）（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六。

註二：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〇四、二〇五。

## 十一日（二月一日） 清外務部照會俄使，提議贖回東省鐵路自辦。

本日，清外務部照會俄使，擬贖回東清鐵路自辦，以東省鐵路轉轄不清，且美國與日俄兩國商議購

買東清及南滿兩路（註一）。茲誌照會內容如左：

「爲照會事，案查光緒二十二年，中俄兩國訂立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勘定路線，由該公司建造經理，原以境地毗鄰，此項鐵路告成，可期交通便利，互有裨益，亦足徵兩國邦交之厚，睦鄰不分。迺近來所有交涉事件，如日前貴大臣照會所論，鐵路公司展用地段，以及設立交涉局，設立公共理事會，暨徵收稅捐等事，彼此爭論，各執一是，膠轕不清，案懸莫解。推原其故，大都由東省鐵路而起，因鐵路而生交涉，實非當日兩國和衷共濟之本意，且或以種種末節，有傷兩國感情，尤爲可惜，本部爲敦崇睦誼起見，擬贖回該路自行管理，俾凡有關繫鐵路各案，皆得一併解釋，兩國交誼益臻穩固，爲此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達貴國政府照允見覆，想貴國政府重視邦交，必能與本部表同情也。」（註二）

## 第二次萬國禁煙會在上海開會。

第二次萬國禁煙會，本日上午十一時，在上海開會，由中、英、美、法、德、日、荷、波斯、俄、暹羅、葡萄牙等國代表參加，會期一個月。

中國代表端方首致謝詞，繼復演說，大約主倡專責。然後由會員提議要務，共議決三事：

（一）、推定美國專員勃倫脫主教爲議長；（二）、議定會中文牘全用英文；（三）、議定以後決議事件用投票法，每國祇用一票。

該會緣起，乃美國約請各國在滬會議禁煙事宜，據清廷外務部原奏，大略經過如左：

「臣部於上年五月間，接准駐京美國使臣柔克義照會，以美國政府，約請東方有屬地之法德英和日本等國政府，各派專員考查鴉片情形，詢請中國願否派員會查。經臣部答以此項章程辦法，均未詳悉，無憑核覆。嗣美使又來照會，聲明此次考查鴉片，不惟欲考究販運與吸食者表面之結果，且有專門用格致之法，詳細調查與鴉片有關之一切。其已允派員協查之各國，均係於亞洲向有屬地，各該屬地之鴉片，或由自種，或由他國運售，均以禁止爲最要



機關，並非派員會商，即為已經允從，亦非照會員所擬之法，抑勒遵行，各員謹將查出實情，詳報各本國政府核辦等語。臣部因允其所請，並派本部丞參上行走直隸候補道劉玉麟，為會議此事專員，嗣因各國所派議員，不止一人，因添派北洋軍醫學堂總辦直隸補用道徐華清，臣部儲才館學員試用州同唐國安，並由南洋大臣端方派江蘇布政使瑞澂，江海關道蔡乃煌，均為會議專員。又派臣部司員候補主事吳葆誠會同辦理，查中國禁煙之舉，各國均甚注意，亦無不贊成，此次美政府約請各國派員會查，意在使凡各國在亞洲境內之屬地，與中國同時一律禁絕鴉片之害，用意固堪嘉尚，所擬會議調查辦法，亦聽各本國政府自為主持，在我正可藉資協助。現定於西曆明年二月一號，即華曆明年正月十一日，為會議之期，以上海為會議之地。除由臣部飭令該員等屆期前赴上海，與各國所派之員，悉心考查，隨時報告，並由臣部詳核妥辦外，應請 簡派大員，屆時赴滬督率開會，以昭慎重而資聯絡。……

「（註三）

註一：凌鴻勳：「七十年來東清、中東、中長鐵路變遷之經過」，五十二年元月交通部交通研究所出版。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八一—九。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二期，記載一，頁七六、七七。

### 十三日（二月三日） 清駐俄使薩蔭圖覆外務部：贖東清路事，俄外部稱須俟各部會議後定奪。

清外務部曾于本月十一日照會俄使，提議贖回東清鐵路，且致電駐俄使薩蔭圖就商俄外部照允，本日，薩氏電覆外務部稱：

「十三日電悉，頃晤外部，遵將鐵路交涉轉轍情形，現已擬贖回該路，以全睦誼各節，懇切磋商，外部稱贖路問題極為繁重，非本部所能擅充，俟奏明國主，交各部會議，方可定奪等語，嗣又備文照會，接覆再電達。蔭、十三日。」（註）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四日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十一。

一八

# 十四日（二月四日） 清廷命會議政務處再行妥議畫一幣制章程。

清廷本已決定鑄造銀幣兩種，小銀圓兩種，然度支部奏稱，議定幣制宜策萬全，請飭會議政務處妥議畫一幣制章程。茲誌度支部奏摺內容如左：

度支部奏，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會議政務處會同資政院邊議畫一幣制一摺，奉

旨著即定爲大銀幣一枚，計重庫平一兩，又多鑄庫平五錢重之銀幣，以便行用，並附鑄減成之庫平一錢暨五分小銀圓，以資補助。其兩種銀幣，按九八足銀鑄造，兩種小銀圓，按八八足銀鑄造，著度支部詳定章程，計期分年，務將通國銀幣統歸畫一，不得稍有參差，等因欽此。臣等當即飭造幣總廠雕刻鋼模，以便及時鑄造，惟幣制重要，不厭詳求。竊以改定幣制，辦法約有三端，始則講鑄造之法，繼則籌推行之方，終則求畫一之策。而以現在所定成色分兩，求之三者，仍多窒礙，謹就管見所及，縷晰陳之：一、鑄造之始宜審名實也。一兩銀幣，按九八足銀鑄造，其中有二疑問，一以市俗通稱之九八銀；一兩入鑪鼓鑄，其中實含純銀九錢八分，雜質二分，則鑄成之幣，聲音既不清越，幣質較軟，亦易磨損。一以提淨純銀九錢八分，準貨幣公例，外加雜質，入鑪鼓鑄，則其重量決不止一兩重，與文既不相符，即名與實兩不相副。且大銀幣與小銀圓兩種成色既不一律，重量亦復參差，必啓民間補貼折減諸弊，此其爲難者一也。一、推行之時宜防銷燬也。各省行用生銀之成色，向惟公估局及鑪房定之，市儈牟利，技既不精，而公估鑪房所定成色，又參差不一，今欲維持新幣，使不致私銷，必先定新幣與各種生銀之比較；蓋制幣之成色，既高於通用之生銀，而生銀之成色，又惟聽公估鑪房自爲高下，則惡幣未有不驅逐良幣者，奸徒燬制幣爲生銀，轉可藉以牟利，是新幣之隨鑄隨銷，可以豫斷，此其爲難者二也。一、畫一幣制，必吸收舊時銀塊銀圓，而虧耗之資宜籌抵補也。中國市面向無十足純銀，所謂九八足銀者，已爲各處市面現用銀兩最高之色，今鑄一兩之制幣，若用九八純銀，則即收市面九八庫平銀兩，每兩尚須有增加雜質及火耗鑄工之虧，若所收銀兩不能盡得九八成色，則所虧更鉅，且一兩之幣，質重而不便於攜帶，勢不能不多鑄五錢之幣，鑄費更重，至龍圓墨圓大都不過

九成上下，收買更鑄，勢不能照實舍之銀計算，蓋各項銀圓各有市值，不照市值則民間不肯兌換，勢必仍聽銀圓行用，制幣將永無畫一之期，故欲期制幣之畫一，不得不逐漸將銀圓收買更鑄，此項銀圓流行既久，爲數甚鉅，以之改鑄一二錢之輔幣，所虧尙少，以之改鑄一兩之主幣，則每兩須虧十成之一，而通國現有之銀圓，勢不能盡以之改鑄輔幣，蓋減成之輔幣不能過多，過多則價必跌，又將與主幣不能爲畫一兌換，故收買銀圓改鑄制幣之虧，必不能免，此項虧耗，殊難豫計，國庫支絀，籌備甚艱，此其爲難者三也，至於禁止外幣輸入，事關交涉，嚴禁私鑄，責在警察，且既爲制幣，則銀銅必有定價，中國財政複雜，各省情形不同，行於此者扞於彼，通行畫一章程，實難遽定，以上各節，臣等再四推求，殊乏萬全之策，會議政務處既主持於前，自必有權衡至當辦法，應請飭下會議政務處，再行妥議章程具奏，以利推行而免窒礙。得旨，著交會議政務處妥議具奏。（註一）

### 附錄：重議新幣制之感言（註二）

近聞政府以吾國新單位幣制下之度支部，使重加討論，噫！異矣，吾國之單位貨幣，非去年中幾經論爭，幾經辯駁，而一旦決議者乎！猶憶去年中單位貨幣之議起，中央政府主用元，各省督撫主用兩，二說相持，遷延半載，厥後主用兩者得最後之勝利，遂定議以兩爲單位，而自今年正月始，改鑄一兩一元銀幣，次第推行，舊有七錢二分一圓之銀幣，亦漸次收回之威命下矣。當會議之初，度支部爲用圓派之中心，而大勢所在，少數者固宜服從多數，度支部亦捐棄自己所主張，而單位貨幣之問題以決，乃今日復有重開會議之說，又在當局或有何種至當之定見，抑亦發見何種之弊端，不得不反覆研究者在耶，吾人欲解決單位貨幣問題，當先辯明單位貨幣之性質，其在幣制上有如何之關係，而後判斷乃得而下焉。夫單位貨幣者，不過金錢交換上計算價值之用，當通功易事時，假定一單位以爲計算之標準而已，非有絕大關係存於其間也。故經濟學家有稱單位貨幣爲計算貨幣者，如法之法郎、德之馬克、日本之圓，皆爲法定單位貨幣。而其實則所謂法郎也、馬克也、圓也，皆成計算上之名詞，無一法郎一馬克一圓之金貨存，可知單位貨幣者，於幣制無絕大之關係，而無庸此駁彼難，久議不決者。故凡國家當改正或新設單位貨幣時，極端言之，不妨任指一數以爲單位，經法律之規定，而効力以生。譬諸用度者不始於尺，而始於寸，用量者不始於

斗，而始於斛，當制定度量之初，認寸爲度之單位，可認斛爲量之單位，亦無不可。蓋斛雖大，而粟米不因量大，而體積增多，寸雖短，而布帛不因度短，而面積減少，此事理之明徵，無待辯者，而單位貨幣之於幣制亦猶是矣。夫然而國家當改正，或新定單位貨幣時，可任意選擇，而別無所據，以爲標準者乎，是又不然，單位貨幣者，於幣制上無絕大之關係，於民間之引取，與國家之行政上有密切之關係，不可以不察也。今其國家爲新設之國家，其人民爲元始之人民，則單位如何，可任意指定，爲幣制史上開一新紀元。若夫以數千年古國開化最早之民族，如吾國者，則未可一概論也。蓋在已成之經濟團體，其民間之引取與國家之行政上，必有一種遺傳之習慣，是習慣也，卽爲制定單位貨幣時唯一之標準，亦卽爲當局者所宜利用而不客改絃更張者也。卽有時習慣上之量日偶不適於單位貨幣，亦宜勉強牽就因利乘便，以期於行，豈各國理財者甘醢而飲之乎。誠有見夫單位貨幣者，不過一計算上之符號，而一國之習慣又爲可順而不可逆之潮流，必欲舍舊有之習慣，以強就我範圍，則民間之引取與國家之行政上，必生一大周折，徒爲無益之紛擾，而不見利之所在。以故英之磅過大，而不適於用法之法郎、德之馬克、日本之圓過小，而不能鑄成金貨，而磅也、法郎也、馬克也、圓也，依然爲英法德日之單位貨幣，而不害者，則以有歷史上之習慣，而無比價折算之勞故也。吾國向來之習慣，凡金錢之引取，非純然以兩爲單位乎，迨開港互市，墨銀之流入日多，政府始改鑄銀圓，既以抵制外商，亦以便利國人，而七錢二分之銀幣，遂通行於內國之一部。今日欲制定單位貨幣，卽如當局所主張以圓爲單位，亦無不可，然用圓之說，粗觀之，似無可議，細核之，仍窒礙難行。所謂窒礙者何？則民間之引取上與國家之行政上是也。請以民間之引取言，在通商口岸及都會地方，現行之銀圓，固覺暢行而不礙，然其養成此習慣也，已幾經歲月，由來漸矣。至若腹地人民，小而絲粟交易，大而產業買賣，祖若父以來，皆循一用兩之習慣，深映其腦中，記載於契約。今欲頓改圖法，強就範圍，則纖毫之引取，皆必一一換算，而後能竣事。若欲使兩錢分釐之名目，悉代以圓角分釐，當期諸數十年後，此數十年中，民間之因是而增加繁勞損失利益者，諒不知其凡幾。固不若循其習慣，因勢而利導之，兩錢分釐之層累之重輕，苟仍其舊，而京漕市庫平色之錯雜，一掃而空，銷全國之馬蹄，鑄中央之新幣，使二五一十，婦孺皆知，誠一反手間，而幣制已正，民間之受賜多矣。以國家之行政關係上言之，歲入如租稅、關稅，歲出如政費、餉糈，一鎊一銖，皆循固有之例案，以兩爲計算



之基。今改而用元，其首先施行者，即國家之財政機關，則數百年之檔案簿書，二十二省之成規先例，皆必悉數更正而後可。雖此等規程之變更，一勞者可以永逸，而此一時之紛糾，已弁結蜩集而不堪言。夫用元用兩於幣制之根本上，既無絕大之關係，又何用治絲而夢之之爲故，即以國家之行政上言，亦不如仍舊，貴之爲愈也。或曰現行銀元之通用範圍既日漸增大，民間之信用亦日漸發達，今復改而用兩，則現在用元地方，必多一番紛擾，不若仍用元爲單位，第謀所以推廣之法而已。是說也，一方以用元用鈔之問題，與用元用兩之問題相混，一方則見一部分之利害，而不審夫全體之利害也。夫使民間不知銀元之利便，則以一兩爲元而難行者，以七錢二分爲元，而仍不能流通今日者，風氣漸開，人皆知銀圓之利便，則以一兩爲圓，而直然授受，與以七錢二分爲圓，而折算取與者，其孰便孰細？識者當能辨之。且以通商口岸及都會一部人民之習慣，而欲強腹地全部人民之習慣以從同，難易之數，益顯而可見者。即以都會言，其圓錠相半或元三錠七者，又爲一定之事實，絲是觀之，固不若舍一部分之習慣，以從全體之習慣，爲事半功倍也。且國家行政關係上，即通商機關，如江海稅關者，其行政上尚用兩而未變，而各部行政法規斷不容以無關根本之問題，使之生無謂之糾葛，是用兩之說行，雖與一部人民以不便，而事非得已，不出於此，必出於彼。凡國家當改制易法時，必使其團體內之一部，蒙厥損害者，自然之勢也，兩害相形取其輕，其是之謂乎。或又謂單位貨幣之重輕，影響於國民經濟者不小，若改元以兩，則社會經濟之程度，不識不知之中，一變而流爲奢靡之習。以例言之，譬如物品之生產費值銀八錢或九錢者，因單位貨幣始於一兩，則評價之便宜上二者，皆定於一兩，在賣者雖屬過當之要求，而購者亦不覺其價格之偏重，習焉不察之中，物價漸騰，而民俗愈侈，是導儉以奢，助其惡而益其疾者，其兩單位乎。然是說也，亦論者過慮之辭，役於理論，論而未揆諸事實者也。蓋改正單位後，社會經濟之狀態，必不如論者所臆測，論者知生產費不及一兩之物品，因一兩爲單位而驟增其代價，而抑知生產費超過一兩之物品，亦因一兩爲單位，而減少其代價乎。夫四捨五入者，經濟學上之大原則，盈於彼者，必絀於此，執一班以測全豹，毋乃須乎。即以吾國內情論，腹地用兩，而經濟程度尚不失爲節約，商埠用元，而生活狀況早已流於贅澤，比觀對照，論者當爽然失矣。是故吾人於本位貨幣問題，則持消極的議論，於單位貨幣問題，則爲積極的主張者，非自相矛盾也。單位貨幣之性質與本位貨幣不同，如築室然，以丈爲單位，而室不加大，以尺爲單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四日

二二

，而室不減小，百尺室也，十丈亦室，而何有十倍舊觀之事。若夫甲室以金石，乙室以竹木，其結構之大小，雖同其費用之多寡迥異，敦奢敦儉，籌國者自宜競競也。或又慮夫銀元之通行已久，鑄出之數亦多，必嶄然改兩，則收回舊有之銀幣，而國家必蒙損失。發行新鑄之銀幣，而折算亦多煩瑣，若仍用元爲單位，此弊可以不生，是已。然舊幣之收回，在統一幣制時代所必經之階級，自今以往，元也、兩也，皆歸中央政府之發行，則各地方舊有之銀幣，必使之滅迹，掃塵不復見於市面而後已，而銷舊幣鑄新幣，政府之損失，僅鑄造費之一部，用元用兩皆同一之事，實非有鑄元則損小，鑄兩則損大之患也。至若新舊貨幣之交換，雖不無一一折算之勞，而經一次煩累，即減去若干舊幣，則已成之幣有限，即折算之勞有窮，以視合全國而用元，其折算之繁且鉅，殆不可以道里計矣。思之，思之，吾人願與當局共思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令單位而足以善惡，幣改元而影響不及於全部，則一意貫徹焉可已。令單位貨幣之關係與吾國之內情而如吾人所研究也，則用兩已有成議，而何用根本推翻，一反先朝之成命，爲者敢責其愚，惟當局實圖利之。

### 清外務部覆照日使伊集院，關於改良興築安奉鐵路事，允通融照辦。

本日，清外務部覆照日使伊集院，關於改良興築安奉鐵路事，允予通融照辦，照會稱：

「爲照會事，接准來照，以安奉鐵道應速行改良完工，因有不得已事情致遲延未辦。今定令南滿鐵道會社承築該工，希速派委員會議，又該鐵道期限，原定自協約簽字之日起算，以十八年爲限，雖有遲延，與所定期限決無關係，各等因。查此項鐵路日本政府既未按照原定期限改良興築，自應將原議作廢，另訂辦法。現本部鄭重兩國交誼，格外通融，仍允按照來照所稱辦理，則日本政府遇有與中國他項交涉，亦當通融商辦。至傳還中國日期，自應仍以宣統十五年爲限，除由本部轉達郵傳部及東三省總督派員商議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註三）

### 清外務部咨郵傳部請派員會勘安奉鐵路。

本日，清外務部咨郵傳部，請派員會勘安奉鐵路，咨文如左：

「爲咨行事，准日本伊集院使照稱：安奉鐵道按照中日條約，應由日本政府改良完工，今定令南滿鐵道會社承築該工，希速派員與日員會同商議。又該鐵道期限，原定自該協約簽字之日起算，以十八年爲限。該鐵道改良工事，雖有遲延，與所定期限決無關涉。又准東三省總督電稱，安奉路事應派員會同勘估，敝處尙有相當人員可以派往，惟事隸郵部，應請知會郵傳部派員會同敝處所派之員，同往勘估各等因。除由本部以鄭重兩國交誼，格外通融，仍允派員會議等語，照覆日本使外，相應咨行貴部，查照辦理，並見覆可也。」（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六，頁一四一—一八。

註二：「宣統己酉大政紀」，第八冊，頁六五九—六六五。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一二。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一二—一三。

## 十六日（二月六日） 日使伊集院向清外務部提出東三省六懸案。

日使伊集院，本日以節略一件，向清廷外務部提出東三省六懸案：（一）新法鐵路；（二）大營支路；（三）京奉路車站；（四）撫順煙台煤礦；（五）安奉路沿線礦務；（六）間島問題。其節略內容如左：

### 「一、法庫門鐵路之事：

中國政府所擬造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一節，是因違背北京會議東三省事宜節錄成約，有損於南滿洲鐵路利益，帝國政府實難允認，自不得不向中國政府求以不造該路之事，惟啓發蒙古地方之利益，帝國政府亦固認之，且因中國政府業經與英商訂立新法鐵路合辦合同，諒有似覺困難之情形，是以一面尊重北京成約，勿損南滿鐵路利益，一面達成啓發蒙古之目的，且使英商收得包工利益等辦法，另行考究，是爲要義，茲帝國政府先擬提議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六日

如左：

甲、中國政府不修造新民屯至法庫門一帶之鐵路，須修造法庫門至鐵嶺之鐵路，以爲在鐵嶺連接南滿洲鐵路，惟倘或中國政府不允此議（即甲案），仍願必須修造新法鐵路，帝國政府特以和好誠意可以退讓一步，因修造新法路致使南滿洲鐵路應受損失爲之補償辦法，如中國政府允諾南滿洲鐵路另修補虧養利之支路作爲條件，則帝國政府可允認中國修造新法鐵路之事。茲擬第二提議如左：

乙、中國政府可以修造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惟同時應允將南滿洲鐵路公司可修造由該公司路線之一站起，經過法庫門至鄭家屯支路之權給與該公司。

## 二、大石橋鐵路支路之事：

大石橋至營口鐵路，緣爲運輸交通之便及通商貿易之要，不可不存辦者，今如將該支路或行撤去，可謂不能實行之舉也，故帝國政府期待中國政府將該支路與南滿洲鐵路一律條件之下，照舊存續，並歸該公司管理經營之事，自無異議。又該支路現雖在距營口僅隔數華里之牛家屯地方，惟若能以接近營口市街，自聯絡海陸運輸，更有裨益，且此事中外官商咸爲所希望者，於是帝國政府期望對於現在之末端車站，可移至營口市街接近地方一節，於中國政府亦無異議。

## 三、京奉鐵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之事：

擬將京奉鐵路橫過南滿洲鐵路軌道，而展造至奉天城根一節，原係中國政府所期望者，帝國政府對於此案，一面兼顧南滿洲鐵路利益，詳加考量。若使將京奉南滿兩路之利害，互相調和，總期該兩路在奉天之接續事宜，設法完全，以圖全線交通聯絡之敏捷外，實無良法。查現在京奉鐵路之奉天車站，本係與南滿洲鐵路奉天車站設立共同地方，方爲交通聯絡之便，實屬妥當，乃該兩路車站設立相隔遙遠之地方，所以致使阻礙兩路接續事宜，並覺有種種不便之處也。惟查京奉鐵路奉天車站所費工資爲數無多，若今將該車站遷移，與南滿洲鐵路奉天車站合併，作爲兩路之共同車站，或在南滿車站接連地方，另立京奉路之新站，方爲永遠兩路全線交通聯絡之裨益匪淺也，如中國政府亦以爲然，帝國政府可勸令南滿洲鐵路公司，將該路奉天車站，改爲兩路共同車站



，或爲新設京奉路車站，其應用地基在南滿車站接連地方，妥爲代辦等事，十分盡力也。果能如是，再由兩路奉天車站至省城之交通，或用電氣車，或用他種機關均可，實不難聯絡。若夫京奉及南滿兩鐵路，各擬由現時之各該車站展築軌道，至奉天城根，而各設各站一節，據鐵路工程專門人就地勘量，其地勢難以施行也。

#### 四、撫順及煙臺煤礦之事：

查日俄講和條約第六款，俄國政府允將長春至旅順鐵路，並其支路，又於該地方凡屬於鐵路之一切權利特權財產，又屬於鐵路或爲鐵路利益所經營之一切煤礦，悉勿受補償，且經中國政府允准，讓與日本國政府。嗣經中國政府於北京條約第一款概行照允。因查撫順及煙臺各一帶地方之煤礦，原係或直屬於鐵路或爲鐵路所經營之煤礦者，無須辯論而明知矣。是以帝國政府於日俄和約第六款載明煤礦之意，乃指撫順及煙臺爲主要者，且中國政府亦於北京條約第一款概行照允，日俄和約第六款則帝國政府之權利確定不可更動，對之相爭可謂無益之舉，此係帝國政府屢經聲明者，中國政府亦爲諒之也。雖然按各該煤礦所採之煤，向中國政府應納稅項一節，帝國政府自無異議。惟該稅率應與地方稅率一律，不得過多，並比較中國政府在他處向他煤礦公司或商人所徵稅率，亦不得過多，按此範圍內，兩國政府另行協定辦法可也。再所採之煤出口時，其出口稅中國政府比開平煤及由青島出口之煤等，不得加多，應按最惠煤相等待遇。

#### 五、安奉鐵路沿線礦務之事：

安奉鐵路沿線礦務，日中兩國人合辦一節，前經駐奉日本總領事與東三省督撫會商，將至議定，迄未畫押。茲帝國政府願將前議大綱作底，兩國政府再行協商，議定合辦章程，以爲定局爲盼。再中國政府如願按前議大綱作底，與安奉沿線礦章商定時，若擬按與之一律辦法同時議定，南滿洲鐵路幹支各路沿線礦務之合辦章程，帝國政府除撫順煙臺等既得權利不在合辦之例外，可以照允。

#### 六、間島之事：

關乎豆滿江北一帶，中韓交界爭案一節，帝國政府近以長文節略辯駁，中國政府論據在案，因思帝國政府甚願秉公據理，從速定局，如中國政府仍持意見，惟望再行示知證據，以資兩國考究熟商爲要。查間島問題，原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六日

二六

止交界事宜，則對於住在豆滿江北一帶地方之中韓等各國商民之生命財產，以及業務等一切管轄保護事宜，所關匪輕，是以究竟決以江北地方之無論屬於中或韓，應由日中兩國先行商定對於該處居民保護管轄章程，是爲至要之義，以是帝國政府按照上開宗旨，提議如左：

一、豆滿江北一帶地方，若決定屬於韓國，則日本國政府可允認中國商民在該處地方准其雜居營業，若該地方決定屬於中國，則中國政府亦允認日韓兩國商民在該處地方准其雜居營業，並不強制改風易俗之事。

二、豆滿江北地方若決定屬於韓國，日本國政府則允認中國政府設立領事館，若該處地方決定屬於中國，則中國政府亦允認日本國政府在局子街，並其他樞要地方設立領事館分館，由日本國官吏管轄保護日韓國商民之事。

三、豆滿江北地方，業由中國商民所得產業，及已開事業，日本國政府概行允認。

四、對於豆滿江北地方與中韓各處交通及貿易之事，日中兩國政府互允決不提及關乎阻礙之設施。

五、將吉長鐵道展修至韓國會寧。」（註一）

按：日本挾日俄戰後之威勢，在我東省作種種侵略，糾纏不已，懸案乃多，本日，日使伊集院所提六案交涉中，忽於間島問題中提出吉長路展至會寧一事，是即吉會路問題，數十年糾纏不已之大問題，於此發出，居心可畏。

### 清廷以郵傳部尚書陳璧用款糜費、調員冒濫，命交部嚴議。

清廷以御史謝遠涵奏劾郵傳部尚書陳璧虛糜國帑，循私納賄，曾詔命大學士孫家鼐、那桐查辦。經孫、那查奏，陳璧用款糜費、調員冒濫；本日，詔命交部嚴議，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前因御史謝遠涵奏參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各款，當經派令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茲據查明覆奏，陳璧於訂借洋款，秘密分潤，開設糧行，公行賄賂各節，雖屬嘖有煩言，究未指有確據，惟開支用款，頗多糜費，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等語。方今時事艱難，該尚書責任綦重，自應整躬率屬，於用人理財，力求實際。現據查明各節，實屬有負委任，郵傳部尚書陳璧著交部嚴加議處。郵傳部員外郎金恭壽，候補小京官王守

傅庸邵委瑣，迹近營私，均著卽行革職。民政部員外郎丁惟忠，以曾經被參，奉旨撤差人員，未及數年，復至今職，較前尤招物議，著卽行革職，永不敘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註二）

### 附錄：大學士孫家鼐等奏查覆郵傳部尙書陳璧參款摺（註三）

奏爲查明大員參款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大員虛糜國帑，徇私納賄一摺，著派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澄敘官方嚴剔弊竇之至意。臣等當卽遵派內閣委署侍讀殷濟、外務部郎中恆文、曾述榮、吏部郎中李紹烈，調閱卷宗，嚴密察訪，並將有關此案人證，按名傳問，隔別研求，冀免遁飾隱匿之弊。兼旬以來，始克就緒，謹將咨取郵傳部及各衙門所有案卷，逐條查明，並參以臣等訪聞所得，分別加註，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

一、原參如梁士詒每月一千九百兩，關冕鈞每月八百兩，龍建章、關廣麟、葉恭綽等各六百兩，所分鐵路電政餘利，猶不在內，耗此巨款，能勿疚心一節。臣等查該部鐵路總局薪水冊開：局長梁士詒薪水公費，每月銀一千六百兩，總科員關廣麟、葉恭綽每月津貼各銀一百兩。又查京張鐵路局薪水表，會辦關冕鈞每月月薪公費銀八百兩。又查該部公費檔承參上行走梁士詒，每月銀三百兩，龍建章每月銀三百兩又四十圓，路政司科長關廣麟、葉恭綽每月各銀二百四十兩。是梁士詒每月合計銀一千九百兩，關冕鈞每月銀八百兩，龍建章每月銀三百兩又四十圓，關廣麟、葉恭綽每月各銀三百四十兩，與原參銀數大致相符，惟鐵路電政餘利，訪聞現已歸公，所分當亦無幾。一、原參該部又奏，保丞參上行走十餘人到差者已十人，每月薪水各支三百兩，有以順天府丞兼充者，有以北京電政局兼充者，有以鐵路局局長兼充者，有以鐵路總辦兼充者，其餘或累月兼旬不到署，或間日一到署，而循例供職月得三四百金者，尚不在此數。別署有差缺人員兼支該部津貼者，又不在此數一節。臣等查該部官員履歷薪水等簿，丞參上行走到差者十員，每人皆月薪三百兩，阮忠樞係以署順天府府丞兼充，連甲係以電話局總辦兼充，梁士詒係以鐵路局局長兼充，王孝繼係以京漢鐵路局提調兼充，其累月兼旬不到署之說，並無冊籍可稽。唯每月公費檔內，各司局均有他人代收字樣，甚至有一司之中，均由一人代收者，是卽不能常川到署之明證。又查各司司長以及科員薪水

多寡不等，有多至三百兩者，有少至三十兩者，凡係咨調、簡調、未經奏留之員，均屬有差缺人員，兼支該部津貼。綜計該部官冊，實缺候補及已未奏留各司員，共一百十餘員，每月堂司薪水共計約一萬七八千兩不等，原參各節，均非無因。一、原參現在全部已積有百數十人之多，復向京外衙門，紛紛調取要差優缺，盡易私人，葉恭綽以未經驗看之通判，留部未及一歲，五遷其官；龍建章由吏部主事，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調部，本年五月即升僉事，賞不稱公，恐難自解一節。臣等查該部承參上行走者十人，林炳章、王孝繩皆福建人，為該尚書任內所調用者，司員中已補實缺者三十九人，內有福建七人，如陳應濤、何啓椿、曾毓嵩、林蔚章、陳宗蕃、陳壽彭，亦該尚書任內所調用者，此原參所謂盡易私人也。又查葉恭綽履歷，係廣東番禺縣人，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以雙月選用通判，經該部簡調任差，三十二年七月奏留以主事補用，八月借補七品小京官，九月派署主事，三十四年四月補路政司主事，五月補路政司員外郎，九月初一日補路政司郎中，十五日補承政廳僉事，此原參所謂一歲五遷也。又查龍建章係廣東順德縣人，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以吏部文選司主事，經該部咨調，三十三年七月補電政司主事，八月補電政司員外郎，三十四年正月署電政司郎中，二月署參議廳僉事，六月補承政廳僉事，七月派在丞參上行走，此原參所謂驟進官階也。一原參至如王守爵者，向為該尚書家司帳舊夥，即以小京官奏留候補一節。臣等查王守爵，係山東日照縣人，由監生鹽大使職銜，經該尚書於承修 惠陵工程案內奏保，以鹽大使選用，嗣由北城與善水會協拿人犯案內奏保，補缺後，以知縣用，光緒三十三年七月經該部簡調，在庶務司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八月奏留以七品小京官候補，旋派充任支應科科員。至司帳舊夥之說，無從查悉，惟傳到該員所具親供，據稱於光緒二十八年經友人丁汝彪荐，到五城學堂司帳，陳尚書家帳並未知曉等語。查城五學堂前係該尚書管理，其濫保調部，實所難免。一原參丁惟忠者，嘗為刑部書吏，舞文弄法，無所不至，今學部左丞喬樹枏在刑部時，斥革有案。該尚書取其辯給調部當差，丁惟忠亦時時效忠於該尚書，以求固寵，如臨清宮該尚書住宅後，窄曠民地，即係丁惟忠經手賤價勒售，其平日之逢迎取媚可知一節。臣等查丁惟忠，現充民政部員外郎，郵傳部官冊並無其名，是並未調部當差。惟查法部覆稱，前據查辦大臣鹿傳霖咨，查東城副指揮丁惟忠是否已革書吏，經本部查明，丁惟忠即係湖廣司書吏丁厚田，早經自行告退出署，並無過犯被革情事。茲復查該書吏係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告退，原咨所稱經前司員喬樹枏斥革之



處，查無案據等語。查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御史徐德沅奏參順天府尹陳璧，信任東城副指揮丁惟忠，派充練勇工藝等局差，徒滋糜費，該員貪污卑賤，尙謂操守可信一片，經升任尙書鹿傳霖查覆，奉 上諭陳璧被參各節，或事出有因，或查無確據，卽著毋庸置議。前東城副指揮丁惟忠，雖無劣迹實據，既招物議，卽著撤去工藝局監工差使，勒令出局，等因欽此。且訪詢臨清宮左近居隣，據稱該尙書所買房產，約有三十餘家，新蓋房屋約在百間內外，西山八寶坑，迤北至東斜街，東由皇城根，迤北至穿堂門，均係陳宅用圍牆圈界，或作爲花園，或租與人住，聽說從前是丁惟忠經手，現歸同春木廠經理。本胡同內祥姓房已賣與陳宅，止差六天，未經搬家，卽經該尙書飭匠拆房，硬將祥姓逐出。又有連姓住宅，修蓋門樓，該尙書因其高過圍牆，強令拆去過半各等語。當經密咨民政部，轉傳同春木廠掌櫃安正平到案訊，據供稱：替該尙書做工已有十六年，現在郵傳部前後工作，每日有千餘人，該尙書後房，上年蓋有五十餘間，並爲經手買過住房三處等語。原參謂：丁惟忠逢迎取媚，勒買民房，不爲無因。一原參林壽熙者，木行夥計，前天津縣知縣廖秉鈞在任時，曾受笞刑四十，該尙書因與合股貿易，調部以郎中候補，屢欲保升丞參，爲鄉人攻擊而止，其信任仍復如常一節。臣等查林壽熙，係福建閩縣人，由直隸試用縣丞，捐升同知，經該尙書於工程案內，兩次奏保，洊至道員，光緒三十三年十月札調到部，業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身故。至廖秉鈞任內，有無笞責木行夥計林壽熙之案，咨准直隸總督復稱，天津縣各項案卷，自遭庚子亂後，全被毀失，無從查考。其合股貿易之說，原參並無字號，礙難遍查，致涉牽累。一原參該部本有郵電兩司，今乃別立郵電派辦處，揆諸設司之意，已同贅瘤，況電政一司，尙有例行公事，郵政則向歸稅務司兼辦，部中司員二十餘人，有同虛設，復從京外各衙門續調多人入派辦處，有名爲議員者，月俸皆數百金一節。臣等查該部設二廳，曰承政、曰參議；五司：曰船政、曰路政、曰電政、曰郵政、曰庶務；二局：曰鐵路總局、曰圖書通譯局；三處：曰統計、曰公債、曰郵電派辦；一所：曰承值。各廳司局所人員，多少不等，電政司則有十九人，郵政司則有十二人，郵電派辦處亦有十二人，其中名爲議員者四人，月薪自一百四五十兩至二百兩不等。郵政向歸稅務司兼辦，隸於外務部，自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改歸稅務處統轄，現在一切事宜，尙未併入該部，雖爲籌備接辦起見，另立一處，不知該司人員平日所司何事，此原參所謂，揆諸設司之意，已同贅瘤也，且以臣等所聞該部船政司應行管轄之事久爲北洋大臣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六日

三〇

兼管，該司亦只有虛名，並無實事可辦。一、原參該尚書到任甫及一年，分司分處分局，所用福建同鄉，已至三十餘人之多，而位置於各路局電局者，更不可指數一節。臣等查該部丞參上行走以下各員，隸福建籍者計二十九人，他項路局電局，頭緒紛繁，無從檢查；惟京漢鐵路一局，自總監督，以至司事，約計三百人，福建則七十餘人，其薪水之優者，總監督外，以提調副總管爲最，月薪四五百元不等，所有該局總監督暨提調副總管，如鄭清濂、盧學孟、鄭誠、李大受、王孝繩各員，莫非福建人，其他局所，已可概見，此原參之所由來也。一原參與農工商部尚書溥鍾，互調子姪，該尚書之子陳緘，由陸軍部調至農工商部，溥鍾之子毓彤，同時即由宗人府調至郵傳部，派在電政司當差，續又調其姪毓厚到部，在承政廳行走一節。臣等咨取農工商部司員陳緘履歷，內開係陳璧之子，並准該部覆稱，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札調到部工務司行走等語。查郵傳部官冊毓彤一員，名下則註有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咨調到部字樣，覈計時日，均甚相近，形迹可疑，此該尚書等不能遠嫌之故，無怪原參謂爲互調子姪也。一原參與度支部侍郎紹英，互用親戚，該尚書之婿黃曾勛，由正陽門樓等工程擴名列保，度支部侍郎紹英爲之補授員外郎，而紹英之舅覺羅同林，由度支部主事迴避，調郵傳部，該尚書即爲驟補郎中，倍稱爲儋，有同市道一節。臣等咨取度支部司員黃曾勛親供稱，係該尚書之姪女婿，其履歷則由刑部筆帖式，於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因 西陵工竣，經承修大臣景澧陳璧奏保，免補本班，以主事無論咨留遇缺，即補簽分戶部。三十三年九月經承修正陽門樓工程大臣陳璧奏保，以本部員外郎遇缺，即補。三十四年五月，補筦樞司員外郎。咨查吏部所覆亦同。至覺羅同林一員，咨取該員親供，據稱度支部侍郎紹英，係該員胞姊夫，檢查郵傳部官冊，該員係由戶部主事，於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因迴避姻親，改掣吏部，是月咨調到部。三十三年七月，補庶務司主事，三十四年四月升郵政司員外郎，九月升郵政司郎中。原參所謂倍稱爲儋者，亦即該尚書不能等遠嫌之過也。況黃曾勛既係該尚書之姪女婿，一再列保，尤爲不合。一原參該部員外郎潤璋，係倉場侍郎桂春之子，毫無知識，該尚書初到部時，已欲斥去，旋因其子陳綸海運差使，託桂春照應，遂以潤璋補員外郎缺一節。臣等咨取潤璋履歷，據稱係桂春之子，復查郵傳部官冊，該員係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由 東陵工部員外郎咨調到部，三十四年五月補電政司員外郎。至陳綸一員，咨准倉場衙門覆稱，係由江蘇試用知府派充海運會辦，於光緒三十一年奏保，免補本班，以道員留省，歸候補班補用等語。兩兩相形

，實有不能遠嫌之處，原參事屬有因。一原參員外郎光裕，係閩浙總督松壽之子，該尚書因其才無可用，不與差缺，嗣光裕具呈赴閩省親，該尚書欲見好本省總督，乃令少緩行期，即日點補員外郎缺一節。臣等查郵傳部官冊，該員光裕，由法部候補郎中，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咨調到部，三十三年十月奏留，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借補船政司員外郎，初四日即請假一月省親，迹涉嫌疑，無怪原參以見好本省總督責之。一原參近時訂借洋款，該尚書與二三私人，秘密商略分潤之數，無從確查一節。臣等查該部節次借款合同。查得該尚書任內，共借洋款四次：計英福公司銀一百萬兩，匯豐銀行銀一百萬兩，匯豐匯理兩銀行英金五百萬磅，日本南滿洲鐵路公司二百四十七萬元，均係三堂會同飭令鐵路總局局長梁士詒、參議廳廳長龍建章、繙譯趙慶華、林振耀、袁長坤，司員葉恭綽，科員吳尹全、張鴻藻、京奉提調盧祖華、總帳房洋員韓德森等，分別在署晤商，並與承參詳細討論，由各堂官覈定，奏明辦理。其有無分潤之處，事關秘密，斷非他人所得聞知。一原參該尚書起家進士，來自田間，至今擁貲百萬，均歸農工商部員外郎力鈞一人經理。

德宗景皇帝誤服力鈞之藥，其後力鈞畏罪，託病經年，迨龍馭上賓，力鈞即到署銷假，該尚書奉命派往

東 西陵勘地，乃調力鈞為隨員，為異日開保地步，實因該尚書所入賊私，悉交力鈞之手，有所挾制，得肆要求一節。臣等查農工商部，該員力鈞，係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因病呈請開缺，經該部批准，給假兩月，是年四月初八日呈請續假一月，五月初八日到署銷假，九月二十二日呈請給感冒假半月，十月初九日銷假回署，十一月初一日，經查勘陵寢地勢大臣奏調，派充隨員，是月十五日隨同查勘陵

寢地勢大臣溥倫，前往東 西陵差遣，十二月初十日差竣回署。傳到該員，取具親供稱，與該尚書係屬同鄉

，雖有往來，並未代該尚書經手銀錢，該尚書有無貲財，不得而知，亦無經營商業之事等語。原參所謂，所入賊私交力鈞之手，事屬暗昧，難以確查。一原參力鈞為該尚書在前門外開設糧食行棧，所有糧食從落堡運載來京，漏稅抗捐，道途側目一節。臣等遍加訪查，唯聞有永定門外德興糧棧，係該尚書正東，另有林姓等亦算股東所有，糧食係由關東河南等處採買轉運，落堡分莊，亦係德興字號，近畿糧食係在昌平州屯積，正掌櫃係胡書田等情。當即密咨步軍統領衙門，將胡書田傳到，研訊再三，據稱與該尚書熟識，惟該行棧係有該尚書股本之說，則堅不承認。臣等竊維，合股買賣必係暗中交涉，雖人言藉藉，究無確實憑據，未便臆斷。一原參金恭壽者，以縣丞調部，與該尚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六日

三二

書家丁結爲兄弟，串通木廠，因緣爲奸。該部庶務司向設支應、綜核兩科，以杜專擅冒濫之弊，該尚書以金恭壽一人兼充兩科科长，數日遂無從稽查。有心朦混，以飽私橐一節。臣等查該部官冊，金恭壽係由江西豐城縣縣丞，捐升同知，雙月選用，經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等奏准，免選本班，以知府選用，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奏調到部，現官庶務司員外郎，充支應科兼綜核兩科科长，實與原奏相符。至與家丁結爲兄弟，及串通木廠各情形，該員親供，雖稱並無其事，而同壽木廠掌櫃安平供內，却有郵傳部工價，都從金恭壽手裏領之語，則該員之工於資緣，與該尚書之徇私任用，皆所難免。一原參高秀，文理不通，曾經該尚書考驗，終場曳白，由司員降爲錄事，旋即斥退，乃未幾，而簡調分司，現在已得優差，一人之身，前後判然，謂無苞苴，誰則信之一節。臣等查該部官冊，惟郵電派辦處職名表內行走嵩秀銜下，係分部筆帖式，月薪五十兩，當即將該員傳到，命題面試，雖文理並不優長，尙無不通之處。至詢以因何降爲錄事，則據該員親供稱，原係員外郎銜分部筆帖式，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奏調到部，在電報股當差，經該尚書改派在承值所當差，每月薪水皆八十兩，三十三年六月因病不能到署，未領薪水，原係筆政，應歸錄事處管轄，故銜名列於錄事單內，三十四年十二月派在郵電派辦處，月薪五十兩等語。原奏由司員降爲錄事，殆即指此。一原參納銀一萬元，保丞參上行走，三千兩調部，五千兩補缺一節。臣等查此等暗昧之事，斷不令外人聞知，是以無從查悉。以上各節，均係臣等按照原參，詳細訪聞，並證以該部及各該衙門所送案卷，暨連日訊取供詞之實在情形也。臣等竊維原摺所奏，如訂借洋款，秘密分潤，攤資百萬，託人經理，以及開設糧行，公行賄賂，雖屬嘖有煩言，究未指有確據，固覺難於查究，亦不必因此牽連。唯用人理財，爲當今要務，統計該部出入款項，奚啻幾千萬兩，苟非國家肅任之借款，卽爲商民附入之股金，應如何慎重開支，涓滴皆歸實用。乃竟意爲增損，迹涉報附，甚至一鐵路局長月薪至一千九百兩，而各局總辦亦有多至千兩者，以管理局務之員，其薪水優厚至於如此，等而上之，又將如何。然使所用之人，果皆奇才異能，實心爲國，則優給廩餼，以養其廉，亦未始非興利除弊之一道。乃綜觀前後所調各員，雖不無可用之才，而冒濫實所不免，私門干謁，暮夜營求，臣等亦從查悉，惟松苗必先於除莠，畜馬當去其害羣。查郵傳部員外郎金恭壽、候補小京官王守爵，庸鄙猥瑣，迹近營私，擬請旨卽行革職。民政部員外郎丁惟忠，以曾經被參，奉旨撤去差使，勒令出局之人，未及數年，復至今職，較



前尤招物議，擬請 旨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以儆官邪。其林壽熙一員，品行卑污，亦與金恭壽等相同，惟業經身故，應免置議。此外所調各員，爲數衆多，賢否不等，擬請暫免深究。飭下郵傳部堂官，自承參上行走以下，無論實缺候補及已未奏留之員，一律留心查看，於辦事得力者，仍准留部，其冗濫充數，庸劣不職之輩，卽行切實甄別，則從前濫調之弊，可以澄清。至於津貼過多，亦由該部堂官切實核減，量其事之繁簡，奏立定章，以免任意高下。陳璧之子江蘇候補道陳綸，咨調農工商部，候補主事陳絳及陳絳之姪女婿度支部員外郎黃曾勛等三員，其才具是否可用，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及各該部堂官，隨時查看，另行辦理。至該尙書陳璧，才氣素優，勇於任事，前在御史及順天府府尹任內，甚有能名，惟德不勝才，往往失之操切，輿情不治，聲名頗減，遂致謗議橫生。此次所參贓私各節，或免人言之過，然濫費公帑，濫用私人，檢查該署官冊，皆所難免，徇情見好，殊愧公忠，職守有虧，實難辭咎，應如何懲處之處，恭候 聖裁。所有遵 旨查明大員參款，據實覆奏，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宣統元年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已錄。

## 二、掌四川道監察御史謝遠涵奏大員虛糜國帑徇私納賄據實糾參摺（註四）

奏爲大臣虛糜國帑，徇私納賄，謹據實款列糾參，以肅朝綱，而維政體事。竊維 朝廷大政分理在於各部，各部大政統轄在於尙書，現當立憲預備之期，全賴在事諸大臣，潔己奉公，正身率屬，孜孜求治，猶恐不遑。不意如臣所聞之郵傳部尙書陳璧，辜 恩溺職，貪冒妄爲，實有出於尋常之外者，敢以聞見所及，列舉條款，謹爲我皇上陳之。其最鉅者，曰虛糜國帑，時至今日，財用之匱乏至矣，而以內外交迫之故，乃不得不設官籌款，以謀全國之交通，無論官款民資，同是國家膏血，孤注一擲，全在於茲。當其事者應如何仰體時艱，力求撙節，使涓滴皆歸實用，乃該部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卽以部員薪水之最鉅者言之，如梁士詒每月一千九百兩，關冕鈞每月八百兩，龍建章、關廣麟、葉恭綽等各六百兩，所分鐵路、電政餘利猶不在內。夫行政官吏非若路礦工師，有專門之學，耗此鉅款，能勿疚心。該部又奏保承參上行走者十餘人，到差者已十人，每月薪水各支三百兩，有以順天府府丞兼充者，有以北京電政局兼充者，有以鐵路局局長兼充者，有以鐵路總辦兼充者，其餘或累月兼旬不到署，或間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六日

三四

日一到署，皆隨衆畫諾，一無事事，掛名坐食，行路周知；而循例供職，月得三四百金者，尚不在此數。別署有差缺人員兼支該部津貼者，又不在此數，薪水如此，他項之糜濫可知，司員如此，堂官之飽饜可知，部中如此，各路各局之輾轉效尤，侵公肥己又可知，所以郵傳一部，人人皆視如銅山金穴，趨之若鶩。其實此等款項，非得諸公家之息扣，即取之各局之分肥，隱隱之中，必有受其虧耗者，官款虧耗，期限屆而償本不清，必有損失國權之慮。商款虧耗，成本重而贏利無著，尤失國民信用之心，大局所關，實非淺鮮。惟該部現在經理之款，爲數甚多，上下相蒙，一時驟難澈究，迨至情見勢絀，即明正其罪以謝天下，而事已不可收拾，遙遙後顧，隱患無窮，此該尚書誤國之罪一也。其次曰濫引私人，該部前尚書張百熙，雖以用人不當，奉 旨申飭，但其時設部伊始，勢不得不借材他處，雖遴選或欠詳慎，情理尚屬可原。現在全部已積有百數十人之多，該尚書自當恪遵 前旨，量材器使，何患不敷，乃復向京外衙門紛紛調取，要差優缺盡易私人。葉恭綽以未經驗看之通判，於光緒三十三年八月間留部，未及一歲，五遷其官。龍建章由吏部主事，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調部，本年五月即升至僉事。該部設立二年，究竟有何成效，而司員人等既已重其薪俸，又復驟進官階，賞不稱功，恐難自解。至如王守爵者，向爲該尚書家司帳舊夥，即以小京官奏留候補。丁惟忠者，嘗爲刑部書吏，弊文弄法，無所不至，今學部左丞喬樹枏在刑部時，斥革有案。該尚書取其辯給足供奔走，調部當差，丁惟忠亦事事效忠於該尚書，以求固寵，如臨清宮該尚書住宅後空曠民地，即係丁惟忠經手賤價勒售，甘爲怨府，其平日之逢迎取媚，不問可知。又林壽熙者，本行夥計，前天津縣知縣廖秉鈞在任時，曾受笞刑四十，爲福建同鄉所不齒，該尚書因與合股貿易，調部以郎中候補，屢欲保升丞參，爲鄉人攻擊而止，而其信任仍復如常。該部本有郵政電政兩司，今別立郵電派辦處，揆諸設司之意，已同贅瘤。況電政一司，尚有例行公事，郵政則向歸稅務司兼辦，部中司員二十餘人。有同虛設。現在甫議接手，復從京外各衙門續調多人入派辦處，有名爲議員者，月俸皆數百金。夫郵司人員，既慮不能勝任，則應秉公汰除，若果其人可留，何又另行調取，推其用意，無非安置私人起見，曠官糜費，皆所不問。故該尚書到任甫及一年，分司分處分局所用福建同鄉已至三十餘人，而位置於各路局電局者，更不可指數矣。其尤駭人聽聞者，則莫若與農工商部尚書溥邁，互調子姪，及與度支部侍郎紹英，互用親戚一端。該尚書之子陳斌，由陸軍部調至農工商部，尚書溥邁之子毓彤，即由

宗人府調至鄉傳部，派在電政司當差，續又調其姪毓厚到部，在承政廳行走。又該尚書之姪瑋黃曾勘，才識卑陋，由正陽門樓工程擴名列保度支部，侍郎紹英爲之補授員外郎，而紹英之舅覺羅同林，由度支部主事迴避，調郵傳部，該尚書卽予驟補郎中，倍稱爲償，有同市道。其他如該部員外郎潤璋，係倉場侍郎桂春之子，乳臭小兒，毫無知識，該尚書初到部時，已欲斥去，旋因其子陳綸海運差使，託桂春照應，遂以潤璋補員外郎缺。員外郎光裕，係閩浙總督松壽之子，粗識之無，該尚書亦因其才無可用，不與差缺，嗣光裕具呈赴閩省親，該尚書欲見好本省總督，乃令少緩行期，卽日點補員外郎缺，此皆瞻徇之事，尤屬紙不勝書。以朝廷之爵祿爲僚友之報酬，藐法妄爲，於斯已極，此該尚書徇私之弊二也。該尚書前經查辦各省銅元，又承辦正陽門樓工程，外間名聲頗爲不潔，但往事不足深論，卽以近時借洋款言之，該尚書與二三私人，秘密商賂，分潤之數，無從確查。惟查該尚書起家進士，來自田間，至今擁資百萬，均託農工商部員外郎力鈞一人經理，福建同鄉無不知之。德宗景皇帝在時，誤服力鈞之藥，其後力鈞畏罪，託病經年，屢傳不到，迨德宗景皇帝龍馭上賓，骨肉未寒，力鈞卽到署銷假，揆之臣子之義，實屬全無心肝。該尚書此次奉命派往東西陵勘地，乃調力鈞爲隨員，以爲異日開保地步。去當時醫

生陳秉鈞等，均得處分，力鈞獨逍遙事外，已屬漏網，該尚書但徇私誼，罔恤人言，推厥由來，實因該尚書所入贓私，悉交力鈞之手，爲力鈞者有所挾制，得肆其要求。且查力鈞爲該尚書在前門外，開設糧食行棧，所有糧食從落

笠運載來京，漏稅抗捐，道塗側目。至於公行賄賂，尙有確徵，如金恭壽者，以縣丞調部，與該尚書家丁結爲兄弟，串通木廠，因緣爲奸。該部庶務司，向設支應綜核兩科，分任支發採辦，以杜專擅冒濫之弊，該尚書以金恭壽一人兼充兩科科長，而數日遂無從稽查，有心蒙混以飽私橐。又高秀者，文理不通，曾經該尚書考驗，終場曳白，由司員降爲錄事，旋卽斥退，乃未幾，而簡調分司行走，現在已得優差。一人之身，前後判然，謂無苞苴，誰則信之。總之，該尚書嗜利無恥，嘔比匪人，證以外間所傳，納銀一萬元，保承參行走，三千兩調部，五千兩補缺之說，劣跡昭著，萬口一辭，此該尚書納賄之弊三也。方今時勢艱難，人才缺乏，各部尙待丞參，亦多未能稱職，怠忽因循，所在皆是，第如陳璧之貪劣謬妄，聲名狼藉，實爲溺職之尤。臣既有所聞，自不敢安於緘默，謹將郵傳部尙書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各節，據實糾參。請旨特派公正大臣澈底澄究，以儆官邪，而肅吏治，伏乞皇上聖鑒，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七日

三六

謹奏。

## 清廷令憲政編查館擬定禁革置買奴婢之法。

御史吳煒炳奏請嚴行禁革置買奴婢惡習，本日清廷詔命憲政編查館擬訂禁革之法。（註五）

在吳氏奏摺之前，兩江總督周馥，亦曾奏請禁革置買奴婢，且業已准行，惟尚未專設條例，御史吳煒炳因再請禁革該惡習，清廷乃下詔製訂法條。（註六）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一三一—一七。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十七日。

註三：「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十八日。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二。

註六：「東方雜誌」，六卷二期，記載一，頁七九。

## 十七日（二月七日） 清廷命京外各衙門綜覈名實，革除冒濫虛糜弊習。

本日，清廷詔命吏部考核奏調各員，裁汰兼差薪金，釐定各衙門官員薪費，詔命內容如左：

「現在時事艱難，需才佐治，國家原不惜重祿以勸士，破格以用人。乃近來京外各衙門於舉辦要政，奏調人員，及請加經費，往往不能綜覈名實，或以微員而膺不次之擢，或以一人而兼多處之差，究之所薦者，未必皆奇特之士，所用者實不免奔競之人。近年新設衙門，新建省分，往往多坐此弊，冒濫虛糜，實為惡習。嗣後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奏調咨調各員，均由吏部切實考察官階履歷相符，再准發往，其所得薪金有多至數處者，亦應由該管長官，切實裁汰，至各衙門官員薪費，並著覈實釐訂，毋得漫無限制，用副朝廷循名覈實，覈實稱事之至意」。（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十八日。

## 十八日（二月八日） 清廷革陳璧郵傳部尚書職，令李殿林暫行署理。

本月十六日，清廷以郵傳部尚書陳璧用款糜費，調員冒濫，詔命交部嚴議。本日，陳璧遭革職處分，永不敘用。諭令以李殿林暫行署理。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吏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郵傳部尚書陳璧著照部議，即行革職，欽此。」

「內閣奉上諭：郵傳部尚書，著李殿林暫行署理，欽此。」（註一）

吏部覆奏嚴議郵傳部尚書陳璧處分摺之內容如左：

「奏為遵 旨議嚴具奏事，宣統元年正月十六月閣鈔出，奉 上諭，前據御史謝遠涵奏參陳璧，虛糜國帑，

徇私納賄各款，當經派令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茲據查明覆奏，陳璧於訂借洋款，秘密分潤，開設糧行，公行賄賂各節，雖屬嘖有煩言，究未指有確據，惟開支用款，頗多糜費，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等語。方今時事艱難，該尚書責任綦重，自應整躬率屬，於用人理財力求實際，現據查明各節，實屬有負委任。郵傳部尚書陳璧，著交部嚴加議處，等因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定例，官員溺職者革職私罪；又大臣為小臣之表率，若屬員失職者，多即上司失職；該科道查實題參，將該上司革職私罪，註云虧空錢糧者，多即上司不能以清儉為率。又官員有奉 特旨，交部嚴加議處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各等語。此案郵傳部尚書陳璧，以現任大員，當此時艱，寄茲重任，宜如何慎重周詳，乃用人理財，不能力求實際，以致冒濫糜費，有負委任，擬以溺職革職私罪，實屬罪有應得，係欽奉 特旨，嚴加議處，例應加等；惟臣處分，例止革職，無可再加，應請將郵傳部尚書陳璧，照溺職革職私罪例，議以革職。所有臣等遵 旨嚴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註二）

陳璧，字雨蒼，福建閩侯人，進士出身，歷內閣中書、御史、順天府丞、府尹、郵傳部尚書。陳氏與袁世凱近，又以崇陵工程，失隆裕太后歡，攝政王亦惡之，盛宣懷等復從而陷之，致遭革職，永不敘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十九日

三八

用。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十九日。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二十日。

十九日（二月九日） 清廷以徐世昌為郵傳部尚書；調錫良為東三省總督兼欽差大臣。

本日，清廷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郵傳部尚書；調雲貴總督錫良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以前廣西巡撫李經羲為雲貴總督，未到任前，以布政使沈秉堃暫行護理。（註一）

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字菊人，號東海，直隸天津人。生於清咸豐五年（西元一八五五年）。其先世原為浙江鄞縣楊徐（村名）人。後由海道去津經商，遂居天津。旋又往河南營生，乃在河南懷寧縣署充書吏，與袁世凱訂交莫逆，並資助徐赴京應試。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在小站督練新軍，以徐為營務處總辦（參謀）。後以舊附保國會，倡新政，於戊戌政變後，因袁得免株連。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清廷在京師設練兵處，以袁世凱為會辦大臣，徐為提調。翌（三十）年，兵部侍郎秦綬章未就任，由徐署之。三十一年五月，以署兵部左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督辦政務大臣。未幾，會辦練兵事宜。八月，奉派與載澤、紹英、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因遭革命志士吳樞在北京以炸彈襲擊，徐與紹英嚇得均不敢行。九月，清廷詔設巡警部，以徐為巡警部尚書。十二月，去行走上學習字。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因改官制，以巡警部為民政部，仍由徐為民政部尚書。三十三年三月，東三省改制後，將「盛京將軍」改為東三省總督，兼管將軍事務，由徐出任改制後第一任東三省總督。五月，始赴任。後以「督撫同城」有欠未安，奏請裁撤奉天巡撫，至翌（三十四）年六月，奉天巡撫唐紹儀終以專使名義赴美，由徐奉命兼署奉天巡撫，於是東三省實權歸於統一。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正月，郵傳部尚書陳璧被免，以李殿林繼任。旋徐奉命內召返回京師，由徐補之。（註二）

錫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鑲藍旗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用山西知縣。歷山西冀寧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河南河道總督、河南巡撫、閩浙總督、雲貴總督，本年授欽差大臣，調東三省總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二十日。

註二：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一冊，頁一六七—一六八。民國六十年五月一日初版，台北，傳記文學社印行。

註三：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頁一四、九一、四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三輯，文海出版社印行。

## 二十日（二月十日） 清廷批准中美公斷專約。

本日，清廷外務部奏中美公斷專約請旨批准，上批依議。奏批內容如左：

「總理外務部慶親王奕勛奏：為中美公斷專約請旨批准，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按保和會和解國際紛爭條約內載：有約各國可另訂專條，遇事歸諸公斷等語。前於光緒二十年，美國向我提議訂立公斷專約，旋因美議院意見不合罷議。上年美與英、法、日本等國已訂此項專約，臣部電致駐美使臣伍廷芳向美廷續申前議，當議訂條約四款，業經繕呈，奏請特授伍廷芳為全權大臣，將該約畫押，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依議，欽此。電達該大臣欽遵辦理。嗣經該大臣將畫押情形奏明，由臣部代遞，於上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旨知道了，欽此。各在案。查此項專約內載，應由兩國批准後，在華盛頓從速互換，旋准。伍廷芳將漢洋文約本咨送前來，自應奏請批准，以資信守，而符公例，伏候命下，即由臣部按照向章，將約本請用御寶作為批准，寄交駐美使臣，互換所有中美公斷專約，請旨批准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元年正月二十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日

四〇

按中美公斷專約訂於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由清欽差大臣伍廷芳及美外部大臣路特簽於美京華盛頓，其全文如左：

附錄：中美公斷條約（註一）

大清國

大皇帝

大美國

大伯理璽天德，爲和息國際爭端起見，曾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號在海牙立約，約內第十九款聲明：

日後再訂條款，俾將兩國以爲可以調處之事件悉付公斷。茲特立一公斷條約，爲此各簡全權大臣如下：

大清國

大皇帝特簡欽差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伍廷芳，

大美國

大伯理璽天德特簡欽命外部大臣路特爲全權大臣，彼此將所奉全權文憑校閱，均屬妥善，會同議定條款，開列如左：

第一款

兩立約國遇有爭端，關於法律意義，或條約解釋，爲外交法不能議結者，應付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號公約設立之海牙常川公斷院判結，惟須無礙彼此國脈所繫之利權，或自主權、或名譽、又不干涉第三國利權者；方可照辦。

第二款

凡遇此種爭端，於未付公斷院之先，兩國應訂特約，詳列所爭執事，由公國員之權限及公斷之院招集與分次理處之期限，此種特約，在美國一面應由

大伯理璽天德得有上議院協贊允諾，乃行訂立。



### 第三款

本約施行期限自互換之日起，以五年爲期。

### 第四款

本約應由兩國

批准後，即在美國華盛頓從速互換。

本約立於美國京城華盛頓，約文共繕兩分，由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立約於美京。

西曆一千九百八年十月八號。

大清國欽差大臣伍廷芳押。

大美國外部大臣路特押。

## 清外務部侍郎梁敦彥與日使伊集院彥吉談判東省六案。

本月十六日，日使伊集院向清外務部提出東省六案交涉，清外務部侍郎梁敦彥本日與日使會晤商談，其問答節略如次：

一宣統元年正月二十日與伊集院會晤問答：告以日前送來節略。我們都已閱過，惟仍主前說，毫無退讓，總須開誠商議，乃有了結之望。即如新法鐵路，我們當初派稅務司實地調查，云與南滿鐵路利益不相妨害，因法庫門一帶物產，向不過遼河單至新民屯故也。貴大臣反復申辯，無亦過聽南滿路局一面之詞？伊云：該路經我們專門工程師多人調查，皆云有害南滿路線，若貴國必欲照原議辦理，萬難商議。答以此事各執一詞，實難早了，不如先將延吉問題先行商結。以我個人意見，請問如中國將撫順煤礦極力和平商辦，貴國能將延吉認爲中國領土，一如十年前慣例盡歸中國管治否？伊云：若貴國允將撫順煤礦讓步，我國亦自必將延吉問題盡力退讓。該處之究爲中國領土，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日



爲韓國領土，雖係根本問題；然日本尙須考求，一時不能卽決。故前此節略祇講根本問題未決以前兩國應行商議之事，先行商談。如果屬韓，則允中國設立領事，管理華人；否則，中國亦應允日本在該處設立領事，管理日韓國人。答以該處爲中國領土，證據明確，論理貴國斷無異議，將此根本問題移後再決。惟彼此將其餘各事大旨先說，亦無不可。該處並非通商口岸，若允日本在該處設領，各國紛紛效尤，彼此均無所利。至於韓民之在該處者，並非爲貿易而來，越壘我邊，照約我可不認。因念歷年相安，准其仍舊領地耕種，非尋常外國人往來我地者可比。此等韓人從前一切歸我管治，仍須照舊辦理。其餘遊歷人等，不在該處領地耕種者，若犯事端，可通融送交近處日領審問。貴大臣以爲何如？伊云：此事我當細考再說。惟韓民若由貴國管理一切，是日本自棄其治外法權，實難辦到。答以照約外國人不能在內地雜居，該處韓人既在內地耕種雜居，自當特別辦理。卽如我國上年與英國訂立西藏通商條約，英國允印度人在藏邊往來貿易居住者，歸地方官管理，與延吉越壘韓民情形相仿，英國亦並無因此而失其治外法權，貴國何必多慮。至設立領事一層，恐不能辦到。貴國既欲在該處設領事，請將擬設領事之各處，開一單來，再行商量。伊唯唯。又云：第三項所稱，貴大臣意見如何？答以該項內開豆滿江北地方，業由日韓商民所得產業及已開事業，中國政府概行允認云云，未免太廣。究竟貴國係何項產業，亦須開出，方可商量。伊云：卽如天寶山礦，亦是一端。答以該礦與界務絕不相干。伊云：早已允中日合辦，因延吉界務被華官封禁，故須與界務同時商議。答以此礦之外諒無他產。伊云：卽有亦無如此重大，容開出再商，答以如無別項諒無，尙可商議，伊又云：第四項所稱交通貿易兩不阻礙，貴大臣有無意見？交通係指中韓渡江等事，貿易係指韓人至江北販運雜糧等而言，此事業經中韓從前在善後章程內聲明。答以交通貿易係商埠開設以後之事，將來中國如酌量自開商埠，當自行辦理。伊云：第五項吉長鐵路展至韓國會寧一事，此事於日本國防上大有關係，商務軍務，均關重要，切望中國照允。日本本擬請允自行築造，如中國不能允，則請中日合辦。答以此路亦係界務問題以外之事，以我一人之意揣之，該路若由中國自行築造，則於日本軍務問題並無阻礙，而於中國尙有商量之機。不知貴大臣以爲何如？伊云：如此實非日本原意。答以若中國自造至國界，日本亦造至韓國國界，或逕由中國直造至會寧，而各管理其界內之路，亦是一辦法。伊云：由會寧出海，只二英里有餘，無論由日本自造或管理，均不能獨立經營。答以貴大臣若一事不讓，彼此辯論迄

無效果，祇好請人公斷了。伊云：我到任時，小村大臣命我遇事和衷商辦，不宜私意用事，故本大臣甚願和平辦理。卽如延吉問題，已盡力到十分了。又云：撫順煤礦，貴大臣總須爲日本設想，通融商辦方好。答以該礦會議錄內明明說在許俄人礦權之外，貴大臣不顧及此，新法鐵路則斷斷以會議錄爲言，本大臣實難索解。譬如將該礦究竟應歸何國之言，亦先不提，單將對於王承堯如何辦法，或是由日本收買，或是商令合辦，並中國政府應如何管理該礦之權，及按照礦章辦理等項，先行商議，其餘抽稅等事，乃是小節，容易商量。伊云：中國礦章尙未實行，不能按照辦理。至對於王承堯收買合辦兩事，均不能行，祇能酌量給予該商若干，以示體恤之意。答以照礦章必須中外合股，我云收買已屬通融。今日已晚，容訂期再行商議，惟請貴大臣熟思再考，互相讓步，乃能了結。伊唯唯。

「（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二一。

註二：「清主對外交涉條約輯」，光緒條約，頁一〇〇五，國風出版社印行。

註三：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二一——二二四。

## 二十一日（二月十一日） 清廷派雲南交涉使高而謙辦理澳門勘界事宜。

本日，清廷令諭：

「電寄雲南交涉使高而謙，著派辦澳門勘界事宜，前往廣東，會同葡國所派之員，詳細履勘，妥議辦理，並商承兩廣總督張人駿酌覈，隨時電由外務部，請旨遵行。」（註一）

中葡磋商澳門勘界事宜，因葡萄牙堅請清廷派別省大員會同履勘，外務部以雲南交涉司高而謙熟悉勘界情形，且位分相當，因奏請派爲勘界專員。

附錄：外部致張人駿准劉使電澳門事葡請兩國各派員會勘電（註二）

「迭准劉使電稱，續與葡外部磋商，彼允公斷作罷，撤兵撤艦均在派員後，惟停止收鈔、滙海，不言暫時，則須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三、二十七日

四四

申明以勘界時期爲限，迨各節允洽商換文件，彼以撤艦有關主權，不肯形諸文牘，當以撤兵亦不列牘爲抵制。昨准擬送文稿所敘濬海一層，渾言膠嶠海道內不興工程，膠嶠二字慮貽日後爭索海權之口實，商令刪去，彼堅不允，遂將撤兵、撤艦、收鈔、濬海四端，概不列牘。現擬僅一條云，兩國立卽各派一大員，查照丁亥葡京節略及中葡條約第二款，將澳門及其附屬地之界址，會勘訂定，呈候政府裁決，可否照此備文互換，又稱葡政府擬派工程提督馬沙鐸 machado，爲勘界專員，外部謂該員現在葡京，曾充東斐洲屬地巡撫，與英屬兩次勘界，均能和衷妥辦，擬約華員在香港會齊等語，除彼以四端雖不列牘，仍應由葡外部當面切實聲明，必照各節辦到斷不翻悔，則與立文稿無異所擬一條卽可備文互換外，特先電聞希查照外。」。

註一：「宣統政紀」，卷七，頁八一九。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一八一—一九。

二十三日（二月十三日） 清頒孝欽顯皇后（慈禧太后）諡號曰：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二月十七日） 清廷諭各省一律依限成立諮議局。

本日，清廷諭各省選用公正明慎之員紳，一律依限成立諮議局，俾資政院依限開辦，論文如左：

「前經憲政編查館奏定頒行分年籌備事宜。本年各省均應舉行諮議局選舉。及籌辦各州縣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並頒布資政院章程等事。積小高大，乃能綱舉目張，若階級不具，則統匯之區無從措手。著各省督撫及管理地方之將軍都統等督率所屬，選用公正明慎之員紳。一律依限成立。其範圍限制，及擇人之權。應盡之職，均應遵守頒行章程辦理。不得延閣遲誤，各省如有不能如期舉辦。或雖已設局，而員紳違背定章，及辦法參差不齊者，統由憲



政編查館，查催暨考覈駁正，務須妥速完備，俾可依限開辦資政院，以副朝廷勤求民隱，期臻上理之至意。」（註一）按：清季各界人士自甲午之役及日俄之役以後，鑒於日本因立憲政強，一敗中國，再敗俄國，遂掀起立憲之呼聲，清廷迫於輿情，始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頒布預備立憲，詔書不確定時間。翌年九月，清廷命各省籌議局於省會，並預備設立各府州縣議事會。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復公布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合擬之各省諮議局及議員選舉章程，乃由憲政編查館咨請各省設立籌備處。同年八月一日，明定九年爲預備國會之期，分列逐年籌備事項，並公布憲法大綱。本日，復諭命各省諮議局於本年九月如期成立。各省自奉此諭後，定期選舉議員，江蘇、福建爲先，奉天次之，獨新疆以情形特殊，奏請緩辦。至八月底，全國各省相繼報告選舉竣事。

是時國人參政之初，興趣特濃，各地報紙對諮議局之設立多有論列。例如江蘇士紳有主張寧屬蘇屬合局議事者，有主張分局議事者，爭論不一。同年正月十四日，上海中外日報乃以諮議局分合理由評論爲題，指出諮議局議員應有之認識曰：

「議員有代表國民之責任，自應於國計民生籌之至熟，直抒己見，不屈不撓，方爲盡職者。若夫瞻前顧後，緘默自安，或淺見寡聞，盲從阿附，甚則結黨自固，假公濟私，則寧、蘇人士均承其弊，而大困矣！故江蘇諮議局議員得其人，即寧、蘇均蒙其利，議員不得其人，則寧、蘇均受其害，利害之分在乎議員，不在乎局之分合也。」至各地選舉，因初次辦理，而國人知識又不普及，亦難盡如人意。江蘇爲各省之首倡，觀其調查之資格，則其選舉人名冊，大縣才三四千人，小縣才四五百人，甚至有人希望將來選舉時多估票數代爲填寫者。遺漏既多，冒濫更所不免。當投票時，則實到人數少者僅四成，多者不過七成。其他各省情形更差。同年七月八日上海中外日報「時箴」欄內，載有廣東選舉消息一則：

頃得粵函，知此次選舉，信多卑鄙醜惡之運動，而以某故侍郎之子爲最。情感、勢挾、利誘，無所不至，遂得當選。侍郎子蠢爾紈袴，以魚肉鄉民無惡不作著聞里閭者也。詎病貪黷官吏，復羅致貪黷過於官吏之議員，以甚其毒，粵人之愚誠不可及。然不可及之愚又庸僅粵人乎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八日

四六

不過大致而論各省常選之諮議局議員仍以優秀分子居多數，咸欲爲民表率，實心辦事，以求有益於地方。其中尤多有贊同立憲之留日歸國學生，如江蘇諮議局議員雷奮、楊廷棟等，皆擅於言辭，爲當時議員中之佼佼者。而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尤爲時人所推崇。（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七，頁十七—十八。

註二：李守孔：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見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民國五十年八月台出版，正中書局。

## 二十八日（二月二十八日） 清廷以修改法律宗旨，諭修訂法律大臣。

本日，清廷諭修訂法律大臣：凡舊律關乎倫常者不可輕率變更，宜秉此爲修訂法律之宗旨，（註一）其論文如左：

「前據修訂法律大臣奏呈刑律草案，當經憲政編查館分咨內外各衙門，討論參考，以期至當。嗣據學部及直隸兩廣安徽各督撫，先後奏請將中國舊律與新律詳慎互校，再行妥訂，以維倫紀而保治安。復經諭令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詳慎斟酌，修改刪併，奏明辦理。上年所頒立憲籌備事宜，新刑律限本年覈定，來年頒布，事關憲政，不容稍事緩圖。著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迅遵前旨，修改刪併，剋日進呈，以期不誤覈定頒布之限。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禮教，中外各國，禮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異。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十犯名義之條，立法特爲嚴重，良以三綱五品，闡自唐虞，聖帝明王，兢兢保守，實爲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國際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但祇可採彼所長，益我所短，凡我舊律義關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於不敝，該大臣務本此意，以爲修改宗旨，是爲至要。至該大臣前奏，請編訂現行刑律，已由憲政編查館覈議。著一併從速編訂，請旨頒行，以示朝廷變通法律，循序漸進之至意。」（註二）

中日再度談判東省懸案問題，日本承認延吉係中國領土。

清外務部侍郎梁敦彥與日使伊集院彥吉再度談判東省懸案問題，伊集院表示，中國如將各項問題讓步，日本允認中國在延吉地方有領土權。其問題節略如下：

「宣統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與伊集院使問答：伊云：迭次晤商，毫無眉目，經本使將迭次晤談情形詳報政府，並力勸政府讓步。昨得回電云，念兩國友誼，中國如能於他項問題和商通融辦法，日本能將延吉地方認明中國有此領土權，請貴大臣諒悉此意，和衷商辦。答以我們苟能讓步之處，無不竭力協商，至延吉地方本屬中國，貴國因保護韓民之故，忽起屬韓屬中之說。今貴國能認明該處為中國領土，甚佩公允。惟在該處越墾之韓民，應仍舊歸中國管治，一切吏治裁判權均須歸之中國，方見日本公道認明中國領土權之意。伊云：若論延吉之所屬問題，日本仍可辯論，所以不辯論而以領土權直認為中國者，實已格外讓步。至裁判韓民之權，係日本所固有，中國何必計此區區？況該地方行政權，如應遵守中國章程，及納稅等項悉歸中國地方官主持，惟欲有詞訟及韓民犯法，則須由日本裁判已耳。答以該處韓民與尋常情形不同，既已領地耕種，久服中國管治，一旦分歸日本裁判，實有勢所不能。且日本允認中國領土權，而不允中國以吏治裁判權，不特有名無實，中國主權仍不能行使。且韓民知中國地方官無有裁判韓民之權，安望其能遵守章程及完納稅項乎？伊云：日本為保護韓民起見，萬不能自棄其裁判權。中國既有領土權，於主權已屬完全。答以照約外國人民不得在內地領土耕種，越墾韓民既已領有土地，實與華民無異。貴大臣如必堅執，請分別有地韓民歸中國管治裁判，其往來貿易游歷人等，則按照通商條約，歸日本裁判。中國可自行指定一二處，開為通商埠，准各人民居住貿易，照各通商埠通例辦理。其餘在商埠外領土耕種之韓民，實不能允日本管治裁判。因此等韓民已與歸化中國無異。伊云：若領土權已定，該處韓民如願歸化中國，自歸中國管治，日本決不阻止。答以韓民如願歸化中國，日本能否實不阻止？如前日東督來電稱，有玄德勝，久已薙髮易服，此次渡江為日人捕押。此等舉動，顯係阻止韓人入華籍。將來貴國以此等舉動恐嚇韓民，韓民安敢來入華籍？伊云：此在領土權未定以前，故有此等情事，若領土權已定，自無如此情事。惟日人許韓民自由入籍，中國決不能強韓民入籍，此事我當再為考量，貴大臣亦請詳細熟考後再行商議。答以我們看此事甚重，還請貴大臣轉達日本政府，和平讓步，方能商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八日

一合攬辦法。伊云：吉林至會寧一路，貴國如何意見？答以我一人私見，該路無非爲商務起見，即將來爲國防軍務一層，我們亦已甚悉。無論如何，只要有此鐵路，日本即可滿意。若由中國自行築造，於日本主義亦合，何必定欲合辦？我們政府及東督意見，皆堅持此路爲不可允，如貴大臣以我言爲然，允將來自行築造，我尚可與政府熟商辦法。伊云：此路與日本關係甚大，本擬請中國允日本自造，知中國萬難應允，故改爲合辦之說，務請允行。答以我看來，合辦恐難辦到。若將在中國一段由中國自造，在鮮一段歸日本自造，各管各段，如此我尚可與政府商一辦法。伊云：各管各段，在朝鮮一段里數太短，萬難獨立經營。此路不比南滿鐵路，將來合辦，資本用人，自當平權，全按商務鐵路辦法，於中國地方主權決不稍有侵害。答以當與政府郵傳部商量，並電詢東督該路與我國有無利益，再行商議。伊云：天寶山礦業，貴大臣是何意見？答以我意見，如該礦果無他項膠轕，而能遵照礦章辦理，似可准其合辦。惟聞與美商尚有膠轕情事。伊云：美商膠轕久已撇清，此層可以無慮，若允合辦，自當遵章辦理。又云：撫順煤礦曾否商有辦法？答以該礦按照會議錄所載不應歸入日本，業已屢次說明。東督來電，亦稱不能讓日本佔有。惟貴大臣既開誠布公與我商量，我們亦知日本已將該礦列入南滿路招股單內，萬難讓出，無已，請改爲兩國合辦，將來一切按照礦章辦理。伊云：該礦按照礦章，萬難辦到，至納稅等項，當按照他國在中國所開之礦所得之優權辦理。答以該礦係華商之產，貴國佔爲己有，何得不重中國地主之權？伊云：關於中國地主之權，我們自當尊重，故納稅一切儘可商議辦法。又云：新法鐵路若何？答以我們前次請貴大臣示一距離里數，尚未見覆，究竟日本於距離若干里外始允中國築造？伊云：距離一層，甚是難說。以現在並未發達之滿洲而論，即與南滿線再距離若干里，仍屬不能允行，請貴國政府熟考情形，不必堅持，爲要。總之，日本政府以延吉領土權認爲中國，自是大讓步。貴大臣於各項問題毫不相讓，甚是爲難。我們已屢次磋商，此意見均已透澈，所有論辯，都已說盡，請貴大臣與貴國政府熟商辦法，下次會議開示節略，以便商議實在辦法。我亦當以今日晤談情形報告政府，總期下次能彼此合攬方好。答以我們政府看延吉問題甚重，貴政府既認明爲中國領土權，若將裁判權統屬於我，方屬完全。此事若和平了結，其餘問題我亦可與政府商量，竭力讓步。還望貴大臣將我們爲難情形轉達貴國政府，竭力和商，爲要。」

(註三)



## 清郵傳部籌議修築西北鐵路。

清郵傳部籌議修築西北鐵路，分東西兩條幹線：一由張家口至庫倫；一由洛陽至西安、出蘭州至伊犁。本日奉旨依議，其籌議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遵議西北鐵路，條陳恭摺會奏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軍機處片交陝甘總督升允代奏，甯夏府知府趙惟熙請建西北鐵路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原奏規路線一節內稱，西北鐵路擬請分築幹路兩條，一由張家口至庫倫為東幹，一由張家口至綏遠城，逾蒙古過涼州出關，至伊犁為西幹。幹路既定，擬由太原南經澤潞接道清為一枝，由西安東出潼關接汴洛為一枝，西道漢中達成都為一枝，由蘭州北接涼州幹路為一枝，由迪化經天山南路達疏勒府為一枝等語。郵傳部查該知府所擬各項路線，與臣部上年所奏，籌畫全國軌線，大致相同。惟形勢各有攸，宜即措置，未容或泥。張家口至庫倫一線，最關重要，上年臣部議覆庫倫辦事大臣延祉及肅親王善耆，籌辦蒙古鐵路各摺，曾奏准俟京張路成，展達庫倫至恰克圖，並於籌畫全國軌線摺內聲明，幹線抵張家口，即分枝西趨綏遠城，該知府所擬張庫一路，應即照臣部前奏辦理。至西北路線，關係地利國防，尤需力圖建設，惟須造端腹地，漸及邊陲，庶經武通商相資為用。該知府所請，由張家口至綏遠城，逾蒙古過涼州，出關至伊犁一節，該線中經荒漠，長途曠野，防護需兵，計不如由中原以達邊要，現在擬仍定為由洛潼、西安、出蘭州，以至伊犁，藉收脈絡貫通之效。該知府所擬西安接汴洛一線，及蘭州至涼州一線，應即併入辦理，其天山南路達疏勒一線，應俟西北路線築至迪化時，再行酌量辦理。至由太原南經澤潞接道清一枝，南據同蒲鐵路公司呈稱，擬由太原築至平遙，應俟奏派勘路查款委員稟復，再行核辦。漢中達成都一枝，為臣部舊所規定，均俟西潼川漢告成時，分別籌辦。綜計該知府所擬幹線二條，張庫一枝，臣部夙已籌定，並需展至恰克圖，以聯絡西伯利亞鐵路。西北一線，現經臣部悉心考察，必須由內達外，逐節推展，方屬切實可行。現在洛潼西潼方始籌修，此外由西安達蘭涼，以出新疆，路線過長，需款太鉅，興工尚屬有待，應由臣部隨時會商各省，另行奏明辦理。原奏造人才一節內稱，擬在天津設一鐵路學堂，選直隸、晉、豫、陝、甘五省聰穎子弟，分肄各科，三年卒業，資遣游學後，分布各路等語。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八日

五〇

郵傳部查近年路政，需才非止五省，而天津設學，實爲良圖。現臣部所轄，奏定上海實業學堂兼習四政外，其官立唐山路礦學堂附近臣署之實業學堂及公立鄭州鐵路學堂，仍俟釐定公章，再行分別奏明辦理。原奏備物料一節內稱，鐵軌枕木，仰給外洋，漏卮殊甚，請在太原建一鐵廠，專鑄路軌，並飭近路州縣，各種榆三萬株等語。郵傳部查近來各路，需軌均儘漢陽鐵廠購辦，常患不敷，誠能建廠太原，廣爲鑄造，實屬路礦交益。榆木宜作枕木，上年曾飭官商各路，夾道課種，以期推廣。所議籌建鐵廠飭縣種榆各條，農工商部查，晉省官紳籌辦保晉礦務公司原擬章程，卽有俟資本充裕，擇地開設鍊廠，以宏製造之規。現在礦產所出，計尙不敷供鍊廠之需，各路應需鐵軌，仍應先向漢陽鐵廠購辦。一面飭令該公司，迅卽實力擴充開採，俟出礦日多，或卽由該公司設廠鑄造，或由公家建廠收鍊，屆時再酌覈辦理。至各路夾種榆樹，以備枕木之需，誠足挽利權而塞漏卮，原奏所稱，不爲無見，應由農工商部咨行各該省督撫，飭屬課種，逐漸推廣，以興林業而裨路用。原奏籌經費一節內稱，各省驛站歲費帑金四百餘萬金，自郵政暢行，驛站幾成虛設，請將此項驛費分作四年，次第裁減，至第五年全停支發，每年入銀四百萬兩等語。度支部查各省驛站、錢糧，有閏之年，共額征銀二百十七萬數千兩，無閏之年，僅額征銀二百零八萬數千兩，每年開支實祇一百七十餘萬兩左右，並無四百餘萬金之多。所擬分年裁驛之法，陸軍部查原奏內稱，各省驛站歲需帑四百餘萬金，自郵政暢行，各署要件多交遞寄，驛站幾同虛設，請將此項驛費分作四年裁減，第五年全停支發等語。臣等查驛站之設，軍報爲重，錢糧馬匹各管官，均有責成，例章極爲嚴備，臣部馬館卽係皇華首驛，歷來遞送文件最要者，據報處承辦，軍機處交出，加封書字等事，次爲各衙門咨行外省，緊要文報均分別限行馬遞，隨時簽發，惟尋常文件，乃彙交各提塘由鋪遞送。此外，如各員弁奉差赴防，及解送貢物、軍裝、餉鞘，並西北路將軍大臣員弁赴任赴差，蒙古喇嘛回子王公等年班入覲，差竣回旗，一切違犯護送等項，亦均由驛站照章供應。查各每年驛站錢糧，原定額編銀二百餘萬兩，歷年增減不一，現歸臣部歲實銷銀，僅一百六七十萬餘兩。原奏爲西北邊防起見，乃以各省驛費悉數抵充，剝肉補創，殊屬窒礙難行。近年舉行新政，文報日繁，在京各衙門外行要件，仍送由臣部馳遞，其交郵局轉寄者尙少。郵局按件計值，率同商業，平時既無考成，臨事更難督責，驛站專司接遞，責無旁貸，如遲延沉匿拆動洩露等弊，議處議罪，載在條例，故遇有緩急，施以軍令尙可操縱自如。刻下郵局章程，尙未

全備，一有遲誤，不過罰辦，倘遇軍事，難以責成。且安設處所，多在府州各埠，驛站路分支幹，站有衝僻，原自曲折偏通，遇軍事緊要，並能隨時添設，設法馳報。查江南等省，裁撤提塘鋪，改設文報局，奉天裁撤驛站，改設文報局，所均係派員經理，奉天仍於偏僻地方，兼設馬搬步搬，以補其缺，則郵局之難遽責成，已可概見。憶庚子兵燹，日俄交戰，其時文報能通者，實由各站，知有責成，遞夫不避艱險，設法變章繞越馳遞，藉免貽誤。現當興練陸軍，一切軍需報告尤賴有驛站之存，較為可恃，是以臣等於上年四月間，奏請仍由臣部經理，以一事權，奉旨允准在案。臣等通盤籌畫，懲前毖後，各省驛站委難遽議減裁，致悞要公，仍當隨時查察，如有積壓遺失，即行電飭查明，從嚴參辦，以儆玩泄，而資整頓，所有裁停驛費之處，應毋庸議。至原奏籌預算設督辦二節，應俟各項章程籌定決行後，再由郵傳部酌量情形，分別辦理，所有議覆西北鐵路，條陳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郵傳部主稿，會同度支部、陸軍部、農工商部辦理，因往返調查，是以復奏稍遲，合併聲明，謹奏。

宣統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議欽此。」（註四）

### 革命黨人胡漢民函請鄧澤如安置李福林等人。

本月五日，革命黨人胡漢民曾致函鄧澤如，介紹參與鎮南關一役之粵省綠林首領李福林、陸蘭清、譚義等至掛羅、庇勝隱匿，請澤如以善地處之。九日（一月三十日），福林等持胡漢民先生函由新加坡來會澤如。澤如乃將陸蘭清、李福林、陸領等安置於麻坡埠安和鑛場，譚、潘等安置於庇勝之宜春草堂。嗣以星洲官方應清吏之交涉，對福林等偵緝甚嚴，胡漢民先生復於本日致函澤如曰：

「查虜吏竟與星洲官辦好交涉，出有『拘拿狀』緝捕三名，即陸蘭清、李福林、譚義等也。所因庇勝住友到新時，頗為疏虞，所以暗偵之徒，經已知其確到，其反對家則與賊領事請以與星官交涉，星舊歲復訂有犯私罪人移交之例，故跡追甚嚴，宜切戒三人等加倍隱密。……將來如有機乘，即經星返粵，而不便逗遛。至此時偵查極嚴，則萬不宜輕出入矣。」（註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九日

五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二五——二八。

註四：郵傳部編：「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四路政。

註五：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九九——一〇〇。

## 二十九日（二月十九日） 清廷命善耆等籌畫海軍基礎。

肅親王善耆前此奏請籌辦海軍基礎，本日，清廷令諭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尚書鐵良、提督薩鎮冰等妥慎籌畫，並著慶親王奕劻隨時總核稽察。諭文內容如左：

「肅親王善耆奏籌辦海軍基礎一摺，所奏不爲無見，方今整頓海軍，實爲經國要圖，著派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尚書鐵良、提督薩鎮冰，按照所陳各節，妥慎籌畫，先立海軍基礎。並著慶親王奕劻隨時總覈稽察，以昭慎重，俟規模大定，再候諭旨。鐵良任重事繁，著開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之差，俾得專心學畫，以固邦圉。」（註一）

## 粵人爭辦粵漢鐵路。

廣東鐵路公司股東董事大會反對粵漢鐵路督辦大臣派設駐粵分局總辦，堅持商辦。其經過情形約略如左：

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前派王雪岑觀察（秉恩）充督辦大臣駐粵分局總辦後，即電令會商粵路總理梁京卿，接洽辦理。其條款如下：



一造寶公司內所存，自接收贖路後各項卷宗冊籍，一律繕寫全分。

一造寶接收後已成之路，續收已成未成之路，已測未修之路，定線未測之路，合若干里地段，車輪圖籍，全路人員表冊。

一造寶第一第二期已收之股款實數，股東名籍，路工提用，公司歲支，及現存總帳，分儲商號生息細帳。

一造寶管路後行車賣票，運貨搭客，所獲運價，開支存餘細帳。

電末并申明：「本大臣奉 命督辦，責成重大，諭旨森嚴，以興利除弊爲主，應事事核實，爲股商維持血本，以免虛糜而昭大信。」

粵路公司得信後，即於本日，邀請從前路事各代表集議。到會代表四十餘人，股東十餘人，連董事執事共百人，總協理及各坐辦均不到。

是日先議收股截止之期，即將粵督照會宣讀，其文曰：「（上略）准督辦大臣電。鄙人奉旨督辦粵漢鐵路，通籌三省，均須設局，派員經理其事，茲有王道秉恩，堪充駐粵分局總辦。（下略）」宣畢，各皆寂然，侯熙朝乃起言曰：「文內語氣兩開，又似爲粵設者，又似爲三省設者，因公司創辦時，聲明商辦不成，原銀交回，應請公司致電，問明界線，以釋羣疑。」金董灌青曰：「正爲其兩開，故公司不便電問，因張督辦前已有電來粵表明，我等已知，若復再問，應由創辦致電乃可。至若今日之議，全爲解釋股東之疑，俾交股前途，不至有所窒礙耳。」旋又紛論至移時，乃定由創辦諸人，聯名入稟張督云，公司中人自會議後，即用九善堂總商會七十二行商人名義，電稟張中堂，略言贖路之初，本約紳商自辦，既蒙恩力於前。定荷成全於後。粵路奉 旨准歸商辦，迥異湘鄂情形，各堂創收股票，聲明商辦不成，交回原銀，奏咨鐵案。平日反對者，向以官辦搖動，今設官局，難泯羣疑，不但三期股銀不能再收。且股多人雜，如藉口索回原銀，勢衆立可滋事。各堂無以取信於股東，即無以担負此鉅任，實與奏案原約不符。粵爲各路先河，華洋注重，萬一已成中變，影響貽害，不堪設想。至公司辦事，甚難盡如人意，倘有營私糜款，無論何人，皆可指實，另由股東公舉，若因少數譏彈，牽累商辦大局，似非保全至計，可否即將分局撤銷，以安人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一月二十九日

五四

復又稟呈督藩二署及勸業道署，略言粵路情形實與湘鄂迥異，原奉 旨准歸商辦，當日創收股票時，亦聲明如商辦不成，收回先交股銀，曾經達部奏明在案。刻下二期交股，已過七成，商情踴躍，全藉商辦以鼓勵輸將，將來續收三期股銀，必能裕如，今駝粵另設分局，遇事會商總協理。不但與公司商律，並粵路公司原訂章程，暨奏案不符，且分局與公司辦事權限，未蒙宣示，人心疑懼，收股定多窒礙，前奉督辦大臣電行公司，用人理財，責成總理，官不干涉，所以維持粵路者，至周且渥，若又設局派員總辦，則商民平日深慮官督商辦，至此而益滋紛擾，此事關係全粵命脈，可否轉請督辦大臣，將駐粵分局撤銷，由總協理稟承核辦。

粵路公司中人之意見如此，然粵省京官，固不謂然，即致電本省紳商，略言此事樞相欲與公司就近接洽，故三省均設分局，無非為維持商路起見，實無干涉利權之心。其局費均自籌撥，為粵路計。正幸上峯主持，似宜彼此聯絡，方是長策。考各國商路，無不受政府監督，誠以營業之利，商股享之。維持之責，朝廷任之。若不受督辦節制，於理未順，如謂恐股東疑懼，大局瓦解，此路係奏明商辦，國家斷無侵奪民利之理，無庸過慮。況湘鄂均已開局，吾粵不宜獨為阻拒。（註二）

清頒景皇帝（德宗）諡號曰：同天崇運大中至正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徽號曰德宗。（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二月初一日。

註二：粵路最新之風潮，見「東方雜誌」，六卷四期，記事，頁三七、三八。

註三：同註一。

## 二月

一日（二月二十日） 清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告外務部，對日本所提東三省懸案宜分別逐漸交涉，間島問題應將界務權利畫分清楚。

清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本日將吉撫電文轉致外務部，告以與日交涉懸案，宜分別逐漸辦理，間島問題應將界務權利畫分清楚，電文內容如左：

「頃接吉撫來電，據陶杏南電稱，外部與日使交涉界務各節，日本明知無證據足以爭我領土，不過借界務為前提，以圖我吉林南路之權利。彼意我必首重領土，故於界務之外，預為提出多條，俟歸結時，彼既以領土歸我，則我必應以其他權利稍以讓彼，但求得其一，則彼在吉林南部之勢力已有根據，即可以漸謀擴充，故我此時與彼交涉，當將界務權利兩事劃分清楚，倘以礦產鐵路裁判權等事混入界務，與之反復辯論，始自堅守不讓，終且因牽涉各條相持不下，界務未能解決，勢不得不稍讓步以圖了事，遂墮彼術中。竊謂彼因界務所提出各條有決難通融可絕不與交涉者三，有稍可通融而必須妥定限制者一。如裁判事與領土同一主權，領土既為我有，安有裁判權可讓他人之理，此無待深辯者。如天寶山銀礦，初時程光第開採虧本，到上海等處招誘外人入股，後遂私合日商同夥採辦，經昭常及吳綬卿<sup>吳綬卿</sup>查知封禁有案，自前年程光第畏罪潛逃，當將山內工人遣散，飭巡警憲兵隨時在山口駐守巡邏，不准外人攔入，雖日商所立之中和公司尚於六道溝懸有招牌，未肯甘心歸國，而此事屢經辯論，皆據理力爭而止。現綬卿及周維楨皆在京，請外部面詢，當知底細。總之，無論日商是否與程光第立有合同，均係私人交際，彼此政府皆未與聞，程光第私引外人開辦官礦，我政府自宜加以應得之罪；該日商與程某有何聯絡，應直接惟程某是問，與彼此政府均無關係，與界務更無關涉。且天寶山去越墾地甚遠，亦非國界所能牽連，日後不論如何開辦，決非此

時間問題所應提及，我先稍有合辦語氣，彼即得因而要挾，界務愈難定局。如古省接會寧鐵路，尤與界務問題相離太遠，我是否願與韓國交通，此項鐵路日後是否開辦，應由我之自主，日、韓人皆無要求借款合辦之權；今日人突然牽涉及此，彼豈不自知於理未合，特姑提出為嘗試之計，並為後日要挾之張本，我倘未能嚴詞謝絕，但為推諉、或云緩辦，則彼即探得我之口氣，以為論據，借款合辦二者，勢必爭得其一，方能快意，即令爭之不得，亦必於此次界約內預立案據，以為異日提議地步，則以後之損失殊多矣。且日使謂為行軍計，深望此路之合辦云云，則更欺我太甚，彼此時無端及此，已屬不情，乃明言欲於我境內為行軍而修鐵路，其意云何，豈尚稍可承認耶？以上三端，係宜即時拒絕，而斷不可持為正當論據者，則僅保護韓民一事，故自齋藤入境，屢次交涉當無可辯論之時，則只得專以保護韓民為言。是保護韓民一節，已不啻為彼政府及彼國人心目所共認為已得之權利，我若並此而一概排斥，彼全無餘地，必不肯甘心，以我國勢，恐難辦到，故通商開埠及設領事保護韓僑各節，當交涉結果，我之領土主權果全無損失，此層似可酌量應允。惟言開埠，則如何開放，須由我自主；言保護，則墾民韓僑尤須先為辨明，稍有不審，貽誤實甚。前致梁燕孫電，於此二事辯之頗詳，可請外都查核，以備參考，此則可稍通融，而必妥定限制者也。日人牽引多端，冀欲此讓則彼進，彼讓則此進，此外外交最狡猾之手段。觀日使謂中國如將各條允讓，日本亦可於延吉事退讓二語，其意可知。似宜分別各事，逐漸交涉，不宜相提並論，以中彼奸狡之計。祈並將此意電商外部云云。俾會議時執為論據為禱等語。呂細繹所陳各節情形，不為無見，合將原電轉布台察，伏希鈞部核奪，以備參考為荷。呂、東。」（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三七——三九。

## 二 日（二月二十一日） 清廷派大學士世續為「德宗景皇帝實錄」監修總裁官。

本日，清廷令派世續為「德宗景皇帝實錄」監修總裁官，諭文云：

「以恭修德宗景皇帝實錄，派大學士世續為監修總裁官；大學士那桐、張之洞，尚書陸潤庠、溥良為總裁官；侍郎唐景崇、瑞良、郭曾忻、熙彥，署侍郎王墀，內閣學士麒麟為副總裁官；侍郎恩順為蒙古總裁官。」（註一）



世續，字伯軒，索勒豁金氏，隸內務府滿洲正黃旗。光緒元年舉人，以議敘主事歷內務府郎中擢武備院卿，授內閣學士。二十二年爲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各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適遭父喪，命留京辦事，卽日總墨詣聯軍，請保護宮廷，日爲宮中備飲饌，並保壇廟，管理藩院尙書，調禮部。兩宮回鑾，賞黃馬褂，轉吏部兼都統。內務府三旗甲米向歸吏符代領折價，名曰米折，所得甚微，世續請之倉場，飭旗丁自領，衆感實惠。纂呈四書圖說，特旨褒嘉。三十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授體仁閣大學士。三十二年命爲軍機大臣，歷轉文華殿大學士，充憲政編查館，參預政務大臣，念八旗生計日艱，奏設工藝廠，俾習工藝贍身家。德宗崩，議繼體，世續獨言國事艱危，宜立長君，不能用（註一）。宣統改元，派爲恭修「德宗景皇帝實錄」監修總裁官。

### 清廷命吏部查明在光緒三十四年以前遭降調遣戍等官員之原因。

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云：

「所有光緒三十四年以前，緣事降調革職及遣戍釋回已未錄用文武各廢員，除業經病故及已復原官者毋庸議外，餘者該部查明原案，開具簡明事由，分繕清單呈覽。」（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二月初二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

註三：同註一。

### 三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廷令京外問刑各衙門認真釐剔訟獄弊端。

清廷以學部參事江翰條陳，請清訟獄，本日頒令京外問刑各衙門，認真釐剔訟獄弊端。諭文如左：

「都察院代奏，學部參事江翰條陳請清訟獄等語。據稱自停止刑鞫以後，殘酷之風雖減，拖延之害愈深，因證據未備，兩造爭執，遂以不了了之。民間受累無窮，各省訟費名目繁多，百端需索，冤縱獲理，家產已傾。若如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日

五八

陳情形，實堪痛恨，著京外間刑各衙門，將一切弊端，認真釐剔，不得視此旨爲具文。倘再查有各項情弊，定行嚴加懲處，欽此。」（註一）

### 清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外務部，陳述對東省路礦及韓民徵稅裁判等事之意見。

本日，清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外務部稱：閩島越墾韓民裁判權不可輕棄，撫順煙台煤礦以會辦爲是，吉林會寧鐵路斷難承認，天寶山銀礦拒絕合辦，奉天車站宜分辦，大石橋路應撤去，新法路另籌辦法。其電文如左：

「艷電謹悉，大部與日使辯論各節，極中肯綮，日使既認延吉爲中國領土，足見彼無確實證據，難與我爭，特欲藉此以獲他項利益。至允我徵韓民之稅，而斬我裁判主權，是直欺弄童稚之言，領土與裁判權豈可離而爲二，倘韓民不服徵稅，我將何法以處之，伊始終以保護韓民爲詞，又允以後不阻韓民入籍。查光緒十六年經吉林將軍奏明越墾韓民納租入籍章程，歷年遵辦有案，足越墾韓民，我因視同華人一律辦理，否則韓民納租，服我法權多歷年所，何以均無異言。至韓民入籍，彼必以我國無明文相詰難，查國法通例，有成法則守成法，無成法則守命令，國家宣布命令條例，歷辦多年，豈能一旦強爲讓奪，且現查韓民難變易服，供我使役，服我政教者甚多，若聽彼裁判，漫無限制，不但必多生枝節，而土地亦難完全，此裁判權萬不可輕棄也，鈞部於此層辯駁極當，務望堅持到底，即許以擇地開埠設領事，亦須設法限制。撫順煙臺煤礦，列入鐵路招股產業，其狡謀在彼，豈能強我遷就，如實無轉圜之法，讓彼自辦，亦應予我格外利益。緣我係地主，除華商用過資本，應令照該商歷年經營損失所有數目補給外，該礦所得之利，應以七成自得，三成歸地主。至於煤釐稅捐及一切應納之款，應照開平、臨城、井陘辦法，允我派員稽查一切。撫順煙臺雖大致相同，仍宜分別核辦，此層乃不得已，末著如能堅持，仍以合辦爲是。會寧、路、斷難承認，彼此時亦未能遽行修築，特欲借此伏線，爲將來包舉吉林之計，宜直截拒絕之；若語氣稍鬆，彼或要求載入

此次會議，只牽涉一語，則後患無窮。況日俄訂約第七條載明，彼此在東三省經營鐵路，係專爲商務，不得爲行軍作用，此約曾送我政府存案。今日使悍然以軍用爲言，無理孰甚，若口氣稍鬆，允修此路，則吉林南部、奉天東部皆非吾有，而紳民起而詰問，何辭以對，應請鈞部一併嚴駁。天寶山礦彼請照舊合辦，不知程光第私串日人，政府並未允許，照舊合辦等語，從何而生。程光第現經逃匿，正在緝拿，所立合同豈足爲據。該員前亦勾結美商，倘許日合辦，將來何以答美，必更生無數膠轕。前電覆陶司甚詳，乞垂詢之。總之，會寧路、天寶山礦，皆在界務問題之外，日使強爲牽連，決難應允。奉天車站將來甚有關係，必以分辦爲宜。新法路彼既堅持，我當力籌辦法，大石橋里數雖短，然明載約章，應即撤去。彼既阻我新法之路，我亦應迫使撤去，究於南滿利益稍有影響，彼未必甘心割棄也。以上各節謹就管見所及，詳細抒陳。前復陶司使電，並轉陳簡帥電，想均邀鑒及，統希鈞裁示遵爲幸。呂、江。」（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四〇—四二。

#### 四 日（二月二十三日） 清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外務部，說明天寶山礦案歷年經過情形，請勿與日合辦，以免利權外溢。

清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本日以二電致外務部，說明天寶山礦案歷年經過情形，並指出此項問題與間島界務乃截然兩事，天寶山佳礦宜自行開辦，以免利權外溢。茲誌二電原文如下，其一云：

「天寶山礦一案，前飭吉省鈔寄案卷，以憑彙呈察核，茲據節要，先行電寄前來，內稱飭查天寶山銀礦，於光緒十六年經前吉林將軍長委任候選通判程光第踏勘，集股銀一萬兩試辦，十七年奏明立案，二十二年因其虧銀五萬餘兩，經前將軍延查明封禁。二十七年該倖復與美商薩達理等訂立草約，稟明前將軍長批准，逾限未辦，經前署將軍富追銷，旋因所虧公款未繳，復經署前將軍達將該倖奏參後，雖設法彌補開復原官，並未簡委續辦。三十三年朱前署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五日

六〇

撫蒞任，程光第復請開探，未予准行；繼因其違諭私開，卽飭查禁。該倖潛赴安東縣，與益昌號華商李長城，及中和公司日商中野二郎串通捏詞，報告日本外務大臣，轉電駐吉日領事島川，以日人與華人已訂合同之事業，而用暴力命其中止，未免不當等因照會，當答以此項合同未據程光第稟明，亦未經本部院批准，按之法律上契約之性質，應行取消，卽無效力。復據該領照稱，兩國界務未定以前，應令維持現狀。又答以未奉批准之合同，是爲私人交涉，中野卽欲維持現狀，亦只能以私人資格詰問程光第，與國際問題無關，與界務問題更無關。厥後日領多方挾制，均各據理駁覆，程光第已再詳參，現尙在逃未獲等語。除俟全案鈔到，再行寄呈外，特此奉達，請先接洽。又前奉鈞部飭查捕俄國兇犯事，查此案業於上月杪，准駐省俄領照請，允其派兵入境追捕，當由交涉司照覆駁阻，但允電飭琿、延、寧三處地方官，從嚴搜捕，一面分電飭捕就獲之後，查明是否國事犯，再行核飭，遵照在案，特聞。昌、支。（註一）

另電云：

「江電敬悉，合辦天寶山鑛一節，查從前美人曾有此請，已力拒之。此時若允日人，恐美人責我，甚難對付。況允日合辦，渠必招致多數日民到彼，現在韓僑問題未結，豈不膠轕愈多。且日人辦鑛，勢必藉口干涉地方行政主權，如撫順覆轍，可爲殷鑒。總之，此項問題與間島界務截然兩事，間島尙無歸宿辦法，不必因此又生枝節。按天寶山係著名佳鑛，外人垂涎已久，總宜設法自行開辦，以免利權外溢。鄙見日使所請合辦一節，似萬難答應，是否仍希鈞部核奪。至艷電垂詢各節，昨已逐條電陳，諒邀鈞察，統希籌籌爲荷。昌、支。」（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四四—四五。

註二：同註一，頁四五—四六。

五日（二月二十四日） 清粵督張人駿電外務部稱，葡欲舉澳門環島海面為其所  
有，當與高而謙妥酌辦理。



正月廿九日，清外務部電粵督張人駿，飭與勘界專員高而謙內外協籌，妥爲處理中葡勘界問題。（註一）本日，張氏電覆外務部，指出葡欲舉澳門環島海面皆爲其所有，正與高而謙妥籌辦理。其覆電內容如左：

「正月二十九日電敬悉，撤艦、撤兵，遵正月二十三日鈞電，應詳查澳督已否實行，彼此同時舉辦。正月十八日，葡艦已赴港修理，二十一日葡帥於此議尙無所聞，是葡艦之去，計似無與於三端之議。參觀去年四月間，迭准鈞電，葡使請撤拱北老望等處駐兵。又劉使電稱，葡外部請中國勿置兵澳境。又李使電稱，英外部據葡使訴告，華兵入澳各節，並承鈞部電示，遽許撤退，即屬認爲彼界所關尤大等因。有電所陳，特就收地鈔、罷濬海、撤撤艦三端，照現辦情形而論，可實見諸行事者，惟撤艦一節，葡艦以修理爲名先去，即無從與我之撤兵同時舉辦。兩國界務交涉，凡先撤兵者，例視爲退讓示弱，事關機要，理合據實商請裁示。至於收鈔，則捕人押勒，濬海則測量南環，並開訂購機船，招延公司，皆去冬之事，歷經電達在案。誠見葡人舉動，亟亟不遑，其先由澳門圍徑三數里租地，近已據有全澳，浸淫逮於濱九洲洋之東南各島。丙午夏秋，潛移水標貼近灣仔，去冬且派艦駐銀坑。十二月十五日准鈞電，彼政府竟謂常派兵輪前往本國屬地，直將認銀坑爲其所屬，欲舉澳門四面環島海面而有之。事勢已日逼，前後語意原無輕重於其間。總之，界務一日未定，轆轤一日不清，卓見無遺。鄙意默察，葡人已漸易狡猾爲陰柔，力詆粵官，屏不與議，於內外協籌周計，最非彼願；今故議地必擇香港，勘員不取粵官。此次復謂駁所言失實，特施種種離間手段。然其術甚淺，鈞部諒已燭其狡謀也。高司到粵後，應即從長妥酌辦理。際此將勘未勘之時，狡詭舉動有所聞見，仍當隨時電陳，諸乞鈞察主持爲禱。人駿、支」。（註二）

### 孫先生文派胡漢民赴仰光，籌赴歐旅費。

孫先生文自曼谷回新加坡後，百務交逼，新加坡同志財力俱窮，遂致孫先生坐困重圍，無所施展。孫先生爲部署革命全局之活動，亟欲作歐美之行，惟苦於川資，頗有日坐愁城之慨！乃致電蕭佛成告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六日

六二

，請救困厄，則爲暹羅電局阻攔不交。因派胡漢民往仰光活動，籌措赴歐旅費。（註三）

胡漢民本日由新加坡赴仰光，同志呂天民（志伊）、居正（覺生）在仰光任光華報主筆。該埠黨務負責同志莊銀安等，對籌款工作亦多協力，是以此行任務尙稱順利。（註四）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三五。

註二：同註一，頁四七、八。

註三：「國父全集」，第五集，頁六九。

註四：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八八。

## 六日（二月二十五日） 清外務部致電駐日使臣胡惟德，希與日政府協商，驅逐革命黨人出境。

本日，清外務部致電駐日使臣胡惟德，希與日外部協商，將在日本活動之革命黨人驅逐出境。其電文如左：

「准蘇撫電，滬道接橫濱密探，孫逆等現尙居名古屋落民家，擬即向佐冢堡號灣等處，聘選無政黨之通中語或西語者入內煽動，已電飭該探尾其行止等因。滬道既經探明該逆住址，兼飭尾其行止，似該逆確有潛遊日境情事，尊處前電日外部尙未離新之語，與此不符，應由執事派員先行密探該逆蹤跡所在，如滬道所探果實，再商外部，照前議驅令出境，一面電滬本部爲要，外。」（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四九。

## 七日（二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萬國禁煙會在滬閉幕。

萬國禁煙會第二次大會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在上海揭幕，與會者計英、美、法、德、意、奧、荷、葡、俄、日、波（斯）、暹共十二國，清廷特派兩江總督端方爲代表大臣，率同諸專員與會，中經十四天集會，於本日閉幕。茲誌其經過始末大略如後：

此事蓋發起於美國，其致代表之訓令，約分四端：

- 一、所有美屬嗜煙惡習，應行設法限止。
- 二、如有美人在遠東賣買鴉片者，須籌妥法禁止。
- 三、將來上海開會時，美代表必須與各國代表，協力商定妥善辦法，以備各該國政府採用，俾在遠東屬地，各自設法，逐漸禁絕『耕種鴉粟』、『賣買煙土』、『嗜食鴉片』等弊，是則不啻相助中國使達禁絕煙癖之目的。
- 四、將來集議時，美代表須將美國現行一切章程禁律，詳告各國代表，而會議時，若查得某條有礙遠東禁煙事宜，須開具辦法，以資修改。

美國既以發起禁煙會之議，商諸各國，各國贊成者居多數，其答覆之意，約舉如左：

日本外部大臣謂或設萬國會。或派員考查，兩法均無不可，一俟各國均行決定允准之後。本國政府亦必照准。法國外部大臣謂此事須由中國先行聲明襄助。并將在中國內地所種之土藥，及運入中國之洋藥，詳爲查考，方能允准派員。若果其他有關係之國，於中國土產土藥，及外洋運入之洋藥，允准先行幫助，則本國政府，逆想派員之法，似比設立萬國會爲便。

英國外部大臣謂考核鴉片一切實行情形，及習俗吸食之關係。本國政府之意。仍係各國派員考查，較立會爲尤當，如設立萬國會，恐會中祇研究其理，至於辦法，難期敏善，惟他國如均欲設會，本國亦可允從。

荷國外部大臣謂本國政府，允爲協同考查東方販運及吸鴉片之事。俟各國擬有辦法，本國或派員赴會，或派員考查。又謂本國政府之意，各國派員辦法，比立萬國會在東方考查鴉片，較爲方便。

德國外部大臣謂本國政府甚願按照所請，協同美英法荷中日本各國，考查東方鴉片一切情事，如果派員辦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六日

六四

理，係爲最善，本國政府亦允選派此等官員，會同考查鴉片一切，并商酌提議辦法，惟無論派員或立會，本大臣均願派員前往。

葡國亦願按各國禁煙大意，隨同除絕鴉片貽害於人之患。

我國代表大臣端方，則更於未開會之前，預行致電各省督撫，詢問近年種煙吸煙賣煙之情狀，蓋所以爲會議之預備者，至周且密。大略言各國在滬舉行禁煙大會，詢商法律官坦文，覆稱中國須預備一切問題，其大端有二，卽種吸賣是也。禁煙之令，已將兩載，究竟各省地方，此二年中，減種若干，吸煙之人減少若干，土膏銷數減少若干，必須事事調查明白，以備臨時應付。至各處禁種禁吸命令，是否實力奉行，有無陽奉陰違，官紳士庶，是否服從，有無滋擾，亦須調查明晰等語。查開會時，此三端爲最要關鍵，各國必詳細詢問，必須確實答復。貴省種煙地方，此二年中實已減種若干，土膏減銷若干，吸煙人數，及查禁情形若何，均乞詳查確核，電示實數詳情，俾資應付云云。此皆未開會前之事實也。

正月十一日，爲開會之第一日。先由美國主席勃倫脫主敘報告開會，次由中國代表大臣端制軍表明中國政府禁煙之誠心，暨代中國大皇帝攝政王致謝美國總統發起此會，各國君臣上下贊成此會之盛意，繼復演說對於此會之希望，演說既畢，旋即散會。

是日午後，由各國會員，議決三事：（一）推定美國代表勃倫脫主敘爲主席；（二）文牘全用英文；（三）決議事件，用投票法，每國止用一票。

又是日蘇州、福建、廣東均有電致會所，表歡迎之誠意。

十二日午後會議兩點鐘，無議決事。

十五日午前後會議二次，議定會中議事規則，又舉定會員三人。

是日美國專員，宣讀美國及菲律賓島鴉片問題報告之一大綱。繼由英國專員呈遞英倫、澳大利亞、香港、錫蘭、新加坡、巫來由羣島、威海衛之報告。日本專員呈遞日本台灣報告。各員呈遞報告之時，均略有陳述，惟並不討論。聞須由專員數人將各報告研究之後再行評議。



十八日午前會議，中國專員報告中國禁煙情形，並聲明以後續得各省之報告，當隨時補呈。繼由德國、荷蘭兩代表，先後呈遞本國報告。

午後續議，由暹羅代表呈遞報告。

二十日午前會議，由英國代表呈遞報告，詳述印度、緬甸兩處辦理鴉片及嗎啡事務之情形。

午後續議，由法國代表巨額達君呈遞報告，陳明鴉片之來由及其作用，並將擬定上海法租界管理鴉片銷賣之辦法，約略宣述。繼又由白賈宜君，宣布越南鴉片報告之節略。後由葡萄牙代表，呈遞澳門鴉片情形之報告，並允俟接到葡萄牙及各屬地之要件後，當再續告。

二十二日午前會議，由奧國及波斯兩代表，呈遞本國報告。繼由英國代表將前次中國專員所呈之報告，當衆評論，並欲請中國代表將其中可疑之處逐條詳報，如種煙畝數，吸煙人數，並須據實報告。當由主席聲明，中國專員唐國安君。此次因略受感冒，未能到會。旋又由主席宣言，請分舉專員，將各國代表所呈遞之報告，關於種煙售煙及煙稅等事，撮其大綱，造一萬國禁煙節略。後又由法國總代表，商請主席，函請駐滬領事總領事，將公共租界禁煙辦法通告本會。

二十五日午前會議，由意國代表呈遞本國報告。繼將荷蘭代表前次所呈報告，略加評論。次由日本正代表，因前此集議時，英國代表有所詢問，遂將臺灣煙土煙膏銷數及煙稅進款數目，逐一答覆。繼又由中國專員答覆前次英國代表之詢問，將吸煙人數報告，並謂其餘所問各事，一俟查實，即當宣告。繼又由荷蘭代表陳述本國禁煙政策，荷屬印度鴉片銷數，近已逐漸減少。

午後續議，將奧國代表前次所呈報告，略加研究。旋由德國代表請奧國代表將天津奧租界鴉片銷數，詳為宣示。末由德國代表聲請公舉專員，研究各國現行之鴉片貿易條約，衆皆贊成。

二十八日午前會議，先由主席將舉定研究萬國鴉片貿易條約各員之銜名，當衆宣布。次由坎拿大專員呈遞報告。繼由各國代表將中國之報告提出討論，並無批駁之言。繼又由管理入稅部委員。陳述所擬調查之辦法，並陳述萬國禁煙會一覽表之凡例。繼又由中國專員，提議請舉專員，調查戒煙各方，俾擇定斷煙最效之方法，毋使仍用煙膏或同

類之物。此問題尚未議決。末由日本及美國代表將波斯、印度兩處報告，先後質問多款，尚未答覆。

二十九日午前會議，各國專員相與討論前次中國專員請公舉專員調查戒煙方法一節，英國代表甚表同情，惟言預會各員絕少精於科學之士，故舉派專員一事，未易爲力，不如將戒煙之方法，藥料之性質及其功效等事，悉由各國專員稟請本國政府辦理。德國日本兩代表，則皆贊成中國專員之議，並謂會中設不將醫療煙癮一層列入報告之內，則禁煙會之效果，不能謂之完全云云。惟多數會員咸主張英國代表之議，後又由法國代表陳述對於中國專員提議戒煙方法之意見，謂按照法美公牘，並無研究戒煙問題之議，今會中所議者，全爲鴉片問題內之貿易及管理等等事，故醫療煙癮一層，宜由各國科學及醫學之專門家另行討論。

二月初三日午前會議，荷蘭代表將本會煙土出產及銷售情形，按照政府來電，向會中報告。次由英國代表起答上次會議時美國專員所問事件，即將所接電音當衆宣讀；電內詳述英屬煙土輸入美國之確數。繼由日本代表將關東地方鴉片輸運及銷售情形，並煙館數目，詳爲陳述。繼又將葡萄牙、暹羅及英國印就之報告，分給各國代表。主席宣言，應即由會中討論。當經各員問答數款。繼又由研究萬國鴉片貿易條約之專員，報告連日辦妥之事。繼又將英美兩代表所呈研究各報告之決議書，分給各員。

是日並由主席演說，略謂會中著重之要點，均已逐節商定，可無遺憾。依予所測度，全體會員對於禁煙問題雖有直接間接之分，然其得良好之結果則一也。所望會員各按其本國政府之正式辦法，時貢其意見，以爲末次裁斷之資料。願予就大局上察之，此會必有極好之結局，然仍須各國會員有真實之決斷，方可收圓滿之效果，此則望吾全體會員留意者也。至於開會以來，凡事皆合於禮節，此實最可欽謝云云。

初四日午前會議，將英美兩代表所呈之決議書，相與討論。美代表之決議書共八款，計全行採用者一，稍加增闡者一，撤回者一，駁退者一，尚須重議者四。英代表之決議書共五款，計參考美國之決議書，當時訂定者一，認可者二，辯論後當即撤回者一，尚須斟酌者一。

初五日後會議，先由日本代表將遼東半島、關東租借地境內，關於鴉片事宜之章程陳說，以答英國代表前次之詢問。繼由英美兩國代表，將上次退回重議之決議書，加以新意，合成二則，呈交會員研究，均經公同採用。繼復由

荷蘭代表呈上決議書兩件，係將會中已經認可之書加以演繹，英國代表及中國專員均不贊成。後由美日兩國代表提議，將該決議書彙爲一篇，作爲詳細之記載，全體贊成。

初六日午前會議，由中國專員呈上決議書四件，當時撤回一件，餘由法美兩國代表略加修訂，當經全體會員採納。

初七日午後會議，先由校閱專員將已經採納之各決議書校正呈閱，當經全體會員核准，并議由各國代表，呈報本國政府，決斷應否刊布。至於每次開會之詳情，及各國代表所呈之報告，議即彙印一帙，作爲萬國禁煙會之紀錄。旋由調查鴉片貿易統計專員，呈遞報告畢，即由英國代表起立致辭，中謝主席勃倫脫教長。勃倫脫君亦起立答謝。

萬國禁煙會事務於是告畢。

萬國禁煙會公決九款如左：

一、中國政府以禁除全國鴉片煙出產行銷之事，視爲重大，實力施行，且與情協助，得以日見進步。故本會會員承認中國之堅誠，雖各處成效不一，然已獲益不淺矣。

二、因思中國政府實行禁阻吸煙之例，他國亦同有此舉動。故本會敦請各代表陳請各該政府於其本境或屬地內，體察各國情形，逐漸推行吸煙之禁令。

三、本會查得鴉片煙之用，除作醫藥外，在會各國。均視爲禁物，而頒行嚴密條例，使之逐漸消滅。因此本會承認各國情形雖有不同，惟應敦促各國政府，借鑒別國辦理之經驗者，訂其取締規則。

四、查各國政府均有嚴厲法律，其宗旨或直接間接以禁止鴉片煙，暨鴉片質提製之品，私運入國。因此本會會員，聲明凡與會各國，均有責任訂立相當之規例，以禁止鴉片煙暨鴉片質提製之品，運往已頒行上開禁例之他國。

五、查嗎啡之製售流布漫無限制，早釀成巨患。嗎啡痼疾，已露蔓延之象。因此本會甚願力請各政府，制定嚴厲規則，於其本境或屬地內，以取締此項藥物之製售流布，及由鴉片中提製雜和之品，研究其質，倘若妄用別與嗎啡毒害相同者，一律限禁。

六、本會會員於組織上礙難按科學之理，研究鴉片煙及戒煙藥品之性質功用，然深悉此項研究，極爲重要，故本會甚望各代表，將此項問題陳請各該政府，酌定辦法。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六日

六八

七、本會極力敦促，凡在中國有居留地及租界之各國政府，倘於各該居留地及租界之內，尚未實行關閉鴉片煙館者，須仿照他國政府已經施行之禁令，參酌情形，迅速舉辦。

八、本會會員敦促凡在中國有居留地，或租界之國各代表，須陳請各該國政府，與中國議定條例，禁止製造販賣內含鴉片煙質，或鴉片提製品之戒煙丸藥。

九、本會會員勸勉各國代表，陳請各該國政府，凡在中國有居留地或租界者，施行藥商專律於領事裁判權限之內，俾該國之民，有所遵守。

附錄各國代表姓氏：

中國	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端方	江蘇布政使司瑞澂	蘇松太兵備道蔡乃煌	劉玉麟	唐國安	徐華清
	吳葆誠	柯爾樂	湛瑪斯			
美國	柏蘭德	丁嘉立	羅愛德			
法國	巨賴達	白寶宜	高宜榮			
德國	羅斯樂	裴尼赤				
英國	施美時	謝立山	郝英	布倫業（印度代表）	黎德羅	金文泰（顧問員）
日本	宮岡	田原良鈍	高木友枝			包恩士（顧問員）
荷蘭	談翹恩	方懷敦				
葡萄牙	博帝業	宋次生				
巴西	李善甫					
俄國	關雷明					
意國	法羅納					
奧國	貝瑤爾					
暹羅	撥拉瑪那瑪尼	梁味如高沙	翁霞燦地師尼			



會中書記員 甘利 朱熙德（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三期，記載一，頁一四九—一六一。

## 八日（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修訂法律大臣會同外務部速定國籍法。

爪哇華僑，將被和蘭（即荷蘭）勒逼入籍，電稟農工商部，請爲阻止，農工商部因有速定國籍法之請。本日清廷詔命修訂法律大臣，會同外務部速定國籍法，諭曰：

「農工商部奏，和蘭將訂新律，擬收華僑入籍，請速定國籍法，以資抵制，得旨，修訂法律大臣會同外務部，迅速妥議。」（註一）

### 附錄：商部奏和蘭將訂新律令華僑入籍請飭速定國籍法摺（註二）

農工商尚書溥題等奏：爲和蘭將訂新律，擬將華僑入籍，請飭速定國籍法以資抵制，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中國商民僑寓南洋各埠者，不下數百萬人，以和屬爪哇等處人數爲最多，寄居年代亦爲最久。溯其遠游島國，窮關荆榛，多在歐人未至之先，逮歸和屬，遂受部勒。我國人民性質多戀祖邦，雖世居彼島，名田宅長子孫，而瞻念故鄉服飾土風，悉仍其舊。向以重洋遠隔，聲教未通，徒懷內嚮之誠，莫遂子來之願。近年朝廷軫念僑情，保護維持，無微不至，是以各埠商會學堂次第成立。和人睹此情形，深懷疑忌，一其威力壓迫之策，轉而羈縻籠絡之謀，初由國會議准華僑入籍之案，近復擬訂新律，凡久居彼屬者，皆將入殖民地籍。華僑自聞此議，函電紛馳，互相奔告聯絡，商埠各民開會集議，共籌對待之策。現據呈稱請速定國籍法，以資抵制等情到部。臣等伏思一國之國民必有一國之國籍，國籍之出入必有法律以定之，中國戶籍之法，歷代具有成規，今制尤爲完善，徒以時處閉關，條文未備，祇詳此省與彼省界限之攸分，未計我國與他國範圍之各異。臣部前據僑商電稟，業經咨商修訂法律大臣從速釐訂。本月該大臣具奏籌辦事宜清單內載，已擬訂國籍條例，並譯各國國法入籍法異同考等語。第慮告成尙需時日，萬一和國擬訂新律，剋期實行，是時華僑雖羣起力爭，無國力以爲後援，則衆情易渙。部臣駐使雖多方磋議，無法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日

七〇

以爲依據，則勝算難操。臣等深維職守，日擊時艱，若坐視海外百萬僑民轉瞬即隸他邦版籍，上何以副朝廷委任之重，下何以免商民責望之嚴，惟有勉竭愚誠，共圖挽救。除隨時咨商外務部出使和國大臣妥籌辦理，並飭臣部所派遊歷人員行抵各埠，會同商會總協理等切實勸導僑民，咨詢辦法，以達商情而堅衆志外，擬請旨飭下修訂法律大臣，將國籍法一門迅速提前擬訂，剋期奏請欽定頒行，以利外交而維國勢。所有和蘭擬收華僑入籍，請速定國籍法，以資抵制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元年二月初八日。

案核辦。  
清外務部致浙撫增韞，對日使謂杭州日租界被盜應歸會審事，希查照成

本日，清外務部致浙撫增韞電云：

「日本使送來節略稱，准駐杭日領電，現有華人盜賊入日租界棧房盜去日商貨物之案，巡撫援引華文上海會審章程謂，被害日人不到案，不在會審之例。嗣詢據上海道回電謂，此等案件無論日人到案與否，應歸會審。查上海會審洋文章程所載，案件牽涉洋人者，應歸會審以重法規等語，此案應否會審，敍即查照成案核辦電覆。外部、庚

。」（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八，頁九。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四九。

註三：同註二，頁五〇。

十日（三月一日） 日使伊集院面遞清外務部節略，請允日本在延吉設領署六處。

日使伊集院到清廷外務部作第三次談判有關於延吉問題；日本要素裁判權及警察權。其遞外務部之

## 節略如次：

「宣統元年二月初十日，伊集院使面交節略稱：

凡間島問題者，只以領土之所屬如何，自不得不視為重要爭點。查帝國政府之見地而論，在該處保護韓民之問題，原係根本緊要事項，是以如將該領土讓與中國，乃對於該處雜居韓民之裁判管轄權，必不得不歸於帝國政府。而中國政府亦關於領土權既得帝國政府之讓步，則對於韓民之管轄權一節，自可同意帝國政府之主張為是。但帝國政府酌量中國政府所慮情形，以為使其容易妥協，凡在間島韓民雜居地界，可允將現時密集地方為限。則東以艾呀河，北以沿老爺嶺，西以沿老爺嶺至定界牌為界。至於老爺嶺以西所謂西部間島之全部，及艾呀河以東地方，雖有韓民雜居，帝國政府可允除出將來准韓民雜居地界內。

一、議允將左列六處開放為通商地，並日本在龍井村設領事館，其餘五處均設分館：

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上泉坪，銅佛寺。

一、議允日本在前列六處以外之各地自設警察署及警察官駐在所，專辦理韓僑保護及取締事宜。

一、議允凡日本人祇於各通商地居住。（註一）

日使伊集院除面遞節略外，其與外務部談判之內容約略如左：

「宣統元年二月十日，日本伊集院使來部會晤，告以東省交涉各案，迭與東督往返電商，東督相持甚堅，絲毫不能相讓。本大臣原以彼此講理，終無了期，故擬互商通融相讓辦法，以期合辦。現東督既堅持前議，今日我亦不能不下斷語。擬請貴大臣先告我以最後之讓步，我們當將貴大臣之意，與東督來電，再與王爺中堂及各位軍機大臣商量辦法。尚望貴大臣原諒我們為難情形，竭力相讓，庶幾可有結局之望。伊云：前幾次會議之情形，我已電告政府。間島領土權讓與中國，已是極大讓步。今又奉到政府訓條，謂該處裁判韓民之權，萬難商量，因日本之宗旨在保護韓民，故裁判之權當歸日本。惟原意將該處日韓人民一律准其雜居，誠恐此事不易商辦，現擬出請開商埠地方共六處，日本民商只限在商埠以內，其埠外之韓民亦劃出一地界，在地界以內者，由日本領事裁判，以外者仍由中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日

七二

管治。此係日本格外退讓之意，若中國不允此辦法，則前允之領土權一層，仍須撤回。言次即將節略及間島圖呈閱。答以檢閱來圖，分立東間島西間島名目，與我們原來延吉廳之四至，大相懸殊。此事愈說愈遠，實無可商量。至裁判權一層，以原來歷史攷之，韓民之在延吉一帶越墾者，經韓王再四懇請，始允留墾，相安已久。韓民服我管轄，納我稅租，受田爲限，原與華民無異。今日本欲將相安之成法，盡行變更，我們萬難答應。伊云：連議數次，日本已將領土權讓與中國，貴國竟無絲毫相讓之處，殊爲可惜。只可望貴大臣與貴國熟商辦法，再行商議，或再電東省當局者，來京顧問，與本大臣等共商辦法何如？答以我們自當與我們政府詳爲商榷再議，惟貴國所謂相讓之領土權，我們視若未曾相讓，因領土原屬中國，鑿鑿有據，貴國強詞辯論，固屬無理。現既知其非，何能謂之極大讓步？且既以領土權認爲我有，而猶欲在該處設立日本警察官吏，處處侵我治理，尤爲有名無實。伊云：我們設立警察，係行司法之事，決不侵害中國行政權。答以若如貴大臣所云，本大臣實難商辦。且俟商明王爺中堂，再行訂期會議。伊遂去。」（註二）

附錄：使日胡惟德咨外務部錄呈日外務省所定駐華領事管轄區域文（註三）

爲咨呈事查日本外務省所定駐劄中國領事官管轄區域辦法，於交涉事宜，頗有關繫，謹照錄原文，咨呈大部查核備案。

謹錄日本外務省令

在外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所定如左：明治四十二年三月六日

清國安東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奉天省中鳳凰廳、興京廳、莊河廳、安東縣、寬甸縣、通化縣、懷仁縣、輯安縣及臨江縣。

清國遼陽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奉天省中遼中縣。

清國奉天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不屬於駐在奉天省中，安東、牛莊、長春、鐵嶺及遼陽等處，帝國各領事官所管轄之地方。

清國鐵嶺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奉天省中，海龍府、鐵嶺縣、開原縣、遼源州、昌圖府中、奉化縣及康平縣。

清國牛莊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奉天省中營口廳、錦州廳、蓋平縣、海城縣及復州。

清國長春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吉林省中長春府、農安縣、伊通州。

奉天省中洮南府及昌圖府中之懷德縣。

清國吉林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不屬於駐在吉林中，哈爾濱及長春各帝國領事官所管轄之地方。

清國齊齊哈爾駐在帝國官管轄區域：

不屬於黑龍江省中哈爾濱帝國領事官所管轄之地方，

內蒙古中不屬於駐在天津帝國領事官所管轄之地方及外蒙古。

清國哈爾濱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吉林省中，新城府、依蘭府（湯源縣大通縣及臨江州在內）、密山府、五常廳、雙城廳、綏芬廳、賓州廳、榆

樹縣及長壽縣。

黑龍江省中，由嫩江與陶兒河之會合點，經拜泉到黑龍江與勃雷亞河會合點，以東之地方。

清國天津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直隸省、山西省及察哈爾都統所管轄之內蒙古一帶地方。

清國芝罘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山東省。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日

七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日

清國上海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江蘇省中松江府太倉州及通州。

浙江省中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及處州府。

清國南京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江蘇省中鎮江府、淮安府、徐州府、江寧府、揚州府及海州。

安徽省。

清國蘇州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江蘇省中蘇州府及常州府。

清國杭州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浙江省中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金華府、衢州府、嚴州府及紹興府。

清國漢口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湖北省中漢陽府、武昌府、德安府及黃州府。

河南省、甘肅省、新疆省。

清國長沙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湖南省、江西省中袁州府。

清國沙市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湖北省中荊州府、荊門州、襄陽府、安陸府、施南府、宜昌府及鄖陽府。

清國重慶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

清國福州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福建省中福州府、延平府、建寧府、邵武府及福寧府。



清國廈門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福建省中興化府、泉州府、永春府、漳州府及龍巖州。

清國汕頭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廣東省中潮州府、嘉應府及惠州府。

福建省中汀州府。

清國廣東駐在帝國領事官管轄區域：

廣東省中不屬於駐在汕頭帝國領事官所管轄之地方；

廣西省、南海島。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頁五二。

註二：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二八—二三〇。

註三：同註一，卷二，頁七十一。

# 十一日（三月二日） 孫先生文函宮崎寅藏，告以將赴歐商議經濟計劃。

本日，孫先生文在南洋函日人宮崎寅藏，其函云：

「滔天先生足下：久未通問，夢想爲勞。比接克強兄來書，述足下近況，窮困非常，然而警吏欲賄足下，足下反迎頭痛擊之，克兄謂足下爲血性男子，固窮不濫，廉節可風，要弟作書慰謝。弟素知此種行爲，固是足下天性，無足爲異。然足下爲他人國事，堅貞自操，艱苦備嘗如此，吾人自問，慚愧何如。弟以此事宜之同志，人人皆爲感激奮勵，則此足下天性流露之微，已有造於吾人多矣，弟安能已於言佩謝耶。自與足下握別之後，事變萬端，革命軍曾於防城、南關、河口三舉，皆未能一達目的，無非財力之不逮，布置之未週，故自河口以後，已決不再爲輕舉，欲暫養回元氣，方圖再發。乃自袁喪帝后之後，各省人心，爲之一變，無不躍躍欲動，幾有不可終日之勢，惟遇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二日

七六

吾人財力極乏，不能乘時而起，殊爲可惜。弟近接歐洲一名商來信云經濟計劃，有機可圖，問弟何時可到歐洲商議其事，此言想非欺我，弟本欲早日就道，苦以旅費無着，難以成行，刻已四向張羅，日間或望有一路得手。倘弟歐洲之經濟計劃可通，則其他問題可迎刃而解，而吾人窮苦一生之願力，亦有日能酬矣。此想足下所樂聞，弟敢預爲告慰也。此致，卽候大安。弟孫文謹啓，三月二日。」（註）

註：「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七九。

## 十二日（三月三日） 清廷吏部奏准考核調用人員切實辦法。

清廷於正月十七日頒令，嗣後京內外奏調咨調各員，均由吏部切實考核官階履歷，禁止兼薪。吏部因此進奏酌擬考調用人員切實辦法摺；本日奉旨依議。其內容如左：

「奏爲酌擬考核調用人員切實辦法，並聲明請 旨事。本年正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近來京外各衙門，於舉辦要政奏調人員及請加經費，往往未能綜核名實，或以微員而膺不次之擢，或以一人而兼多處之差，究之所若者，未必皆奇特之士，所用者實不免奔競之人。近年新設衙門、新建省分，往往多坐此弊，嗣後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奏調咨調各員，均由吏部切實考核官階，履歷相符，再准發往，等因，欽此。欽邊抄出到部，伏查奏調之風，始於外省，軍務河工數大端節，經臣部嚴定限制有案。嗣以時艱日亟，各督撫每有陳請，朝廷常不惜曲予允從，俾收指臂之效。甚者且奏寬一切文法，因之臣部原定限制，亦有不可盡行者。至在京衙門，本無調用人員之例，自各新部院同時並建，需才過多，勢不能不仿照外省，權宜集事。惟其一經奏咨，便爲合格，與臣部分發之迥殊，故臣部亦遂無從過問。現在奉旨，令臣部切實考核，臣等何敢稍避嫌怨，致滋貽誤，惟是承疏闊日之後，爲提綱挈領之計，責成固在臣部，而遵守尤在各部院各省。謹酌擬辦法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尤有進者，奏調固以矯舊制之失，但專藉奏調，亦嫌偏重，除新設部院請酌增簽分事宜，已於另摺陳奏外，其東三省新疆等處，可否比照各省，一律分發之處，並請 飭下各該省督撫，察看情形，切實聲覆，以臻完密。理合一併奏請 欽定，統俟



命下後，分別施行。所有酌擬考核調用人員辦法，並聲明請 旨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謹將酌擬考核調用人員切實辦法十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

一、近年京外破格用人，已成慣例，若概繩以從前舊法，斷難悉合。擬嗣後分別准發往不准發往之案，即以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憲政編查館會同學部所定通行章程爲斷，如此項章程內有未備者，則悉照臣部定例辦理。所有各省衙門未奉此次 上諭以前，一切成案，不得復行援引，以清界限，而免紛歧。

一、近年奏調咨調人員外，並有徑自札調者。查從前咨調之案臣部均一律駁令具奏，應請嗣後無論官階大小，非經奏明，不得作爲到部到省人員，亦不得再有咨調、札調名目，其僅供差遣無關署補升轉者，不在此限。

一、現奉 上諭，嗣後奏調之員，應由臣部發往，是從前業經署補實缺各員，已可不必深論。惟內有先已調部調省，而臣部並未得咨報案據者，亦有本未奏調咨調，即將投効人員徑自奏留補用者，應於奏留或奏補時，一體考核，分別准駁。

一、京官擬補各缺，照例先由該衙門咨行臣部查核，俟核覆相符，再由該衙門帶領引 見驗放。近年各部院奏署奏補人員，往往於奉 旨後，始行知照臣部，致臣部礙難辦理，嗣後遇有如此情事，仍應由臣部覆加考核；班次未符者，即隨時據實奏 聞。

一、外省奏調及奏留之案，如係奉 旨照准者，向由臣部欽遵知照。嗣後應請 飭下各督撫將是否合例之處，先於原摺內一律聲明，如未經聲明，經臣部覆查，實有不合例事故，雖奉 旨允准之案，仍擬由臣部照例奏請更正。

一、憲政編查館會同學部原定留學生調用章程，內稱原類原係實缺候補者，准以原官或對品相當官缺分別奏補等語。查京外官缺，有雖係對品而體制實大相懸殊者，僅稱相當亦易啓任意高下之弊。嗣後外官調京，應照滿洲道府等官內用定例，京官調外應照各項京員改外新章，分別實缺候補，由臣部核定官階班次，隨時知照。

一、京官調補外官，外官調補京官，所有原官升階等項，應即註銷，原係實缺者，並、律開去底缺，以杜取巧。如僅調辦各項差務者，不在此限，但不得借署額缺及委任地方。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八

一、甫經調部調省之員，或又有他部他省紛紛請調者，應專就先到之部之省，恪共職守以憑實驗所長，其續調之案，即由臣部奏明，概予撤銷，不准復行發往。

一、丁憂人員，嗣後仍照例不准調用，其已調各員，亦不准再行委署各缺。至革職人員，應分別情節輕重，由臣部核明，另行具奏請旨定奪。原有永不敘用字樣者，概請毋庸置議。

一、自此次奉旨後，京外奏調人員，統由該部院該督撫造具詳細履歷清冊，並捐照文憑等項，一併咨送臣部考核，其從前未經造冊者，亦應一律補送，以憑立案。一

註：「宣統己酉大政記」，第九冊，頁七二八—七三二。

### 十四日（三月五日） 孫先生文函莊銀安介紹日人入盟。

本日，孫先生文致函同盟會緬甸分會會長莊銀安，介紹日人島讓次君入盟，其函云：

「銀安仁兄鑒：茲有日本同志島讓次君，去年與小室君受干崖土司公之聘，爲之埋各務。今由于崖來星，再由星返干，其人尚未入同盟，今欲由弟處聯盟。弟思彼既在雲辦事，則當與公等相識，彼此可一氣照應，故特介紹前來，請收之入盟可也。其宗旨之解釋，可請漢民兄或日本留學諸兄爲之皆可。此致，即候大安。弟孫文謹啓。西三月五日。」（註一）

### 清廷度支部學部奏准設立財政學堂。

清度支部與學部會奏設立財政學堂，本日奉旨依議。其會奏設立財政學堂酌擬章程摺併單之內容如左：

「一、奏爲設立財政學堂酌擬章程，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年三月十四日度支部奏，釐訂職掌摺內聲明，擬設財政學堂，上年四月初三日復經奏請撥給馴象所地基，建造財政學堂各等因均奉 旨允准在案。現在該學堂

將近竣工，亟應安定章程，以便先期招考，惟是財政爲專門之學，非普通各學，夙有門徑兼習過各國語言文字，未能究其精邃。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間學部奏各項學堂停止招考一摺內開，自本年六月爲始，凡奏定學堂章程，所定分科大學選科大學實科高等學堂等學堂，屬於高等教育者，概不得招收未經中學堂學業之學生等語。財政學堂既屬高等教育，則入學程度，自應以中學堂畢業生爲限，但興學伊始，各處中學多未屆畢業之期，懸一格以相求，既不可以遽得，設多方以甄取，又有違大定章。臣等再四籌商，財政一門原與實業相近，如銀行稅務等科，皆有實業性質，擬仿實業學堂辦法，於校中先設中等科，課以歷史、輿地、算數、語文、理財等學，以植其基，三年畢業，然後升入高等科，俾肆財政各科及與財政有關係之法律政治等學，以盡其蘊，仍以三年畢業，就一校之內爲遞升之階。等級分明，秩然不紊，俟他日中學畢業人數已多，屆期亦可招收以謀普及，其已未服官之人。年力富強有志向學者，現當整理財政需才孔亟，尤應廣予甄陶，以資任使，擬於校中另設別科，專選京外候補，候選人員及舉人五貢學有根柢者，在堂肄習選課財政各學三年畢業，如此辦理，一則求速成之效，以應急需，一則循漸進之方，以期深造，於國家財政前途，實有裨益。至獎勵一項，中等科擬照中等實業學堂，高等科擬照高等實業學堂，分別給予獎勵，別科應如何給獎之處，俟將來酌量情形，再行奏明請旨辦理。謹將所擬財政學堂，章程五十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遵行所有設立財政學堂會同酌擬章程緣由謹繕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關係度支部主稿，會同學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 第一章 設學總義。

第一條 本學堂宗旨在養成財政通材，務使研究學理明體達，用足備任使爲第一義。分設中等科、高等科、別科，中等科課程比照中等實業學堂章程，講授外國語言、文字及關於財政之普通學，學期三年，畢業後再入高等科，高等科學期三年，別科援照法政學堂別科辦法，造就已入仕途，及舉貢人員學期三年。

第二條 本學堂另設稅務專科及銀行講習科，以養成稅務銀行之實踐人材，以備稅務處及銀行之任使。

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八〇

## 第二章 學額及入學資格。

第三條 中等科每年考選一百人別科每年考選一百人，著爲定額，稅務專科暨銀行講習科學額臨時酌定。

第四條 別科學生須京外候補候選人員及舉貢年在三十以下中學具有根柢、西學亦有門徑者，經考試錄取後，始准入學。

第五條 中等科學生須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品行端正，體質堅實，曾經高等小學畢業者，經考試錄取後，始准入學。

第六條 高等科學生由本學堂中等科畢業升入，各省中學堂畢業生，經考試錄取後始准入學。

## 第三章 學課程度。

第七條 中等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左：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摘講經義（二）、中國文學逢星期六作論（四）、英文文法（三）、英文讀本（六）、英文作文（三）、算學初級代數 用英文課本（五）、中國輿地（三）、中國歷史（三）、體操（三）、共三十二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摘講經義（二）、中國文學逢星期六作論（三）、英文修詞法（六）、英文作文及講讀（六）、算學平幾何三角術用英文課本（六）、外國歷史用英文課本（三）、外國輿地（三）、體操（三）、共三十二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摘講經義（二）、中國文學逢星期六作論（三）、英文賦記解辨（六）、英文作文（三）、算學高級代數析解幾何微積分英文課本（六）、理化物理及化學（三）、政治通論用英文課本（三）、體操（三）共三十二鐘點。

第八條 高等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左：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一）、中國學文（二）、憲法（二）、行政法（二）、高等理財原論（三）、理財史（二）、財政學總義（五）、各國財政史（三）、簿記學（三）、統計學（四）、共二十八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一）、民法（三）、商法（三）、賦稅總義（二）、關稅論（二）、國債論（二）、預算決算論（二）、銀行學學理歷史實習（九）、中國財政歷史及歷代幣制（四）、共二十八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一）、刑法（二）、國際公法（三）、國際私法（三）、各國銀行律（四）、各國稅律（四）、中國現行銀行則例及各項稅章（三）、貨幣學（四）、理財學史（二）、理財學實習（二）、共二十八鐘點。

第九條 別於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左：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一）、法學通論（二）、憲法（二）、政治汎論（二）、理財通論（四）、財政學總義（三）、中國財政史（三）、各國歷史（三）、地理學（二）、算術（三）、日本文（四）、共二十九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一）、行政法（二）、民法（三）、賦稅論（四）、貨幣學（四）、各國財政史（三）、理財史（四）、中國歷代幣制（一）、算學幾何代數（三）、簿記學（二）、日本文（二）、共二十九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人倫道德（一）、商法（二）、刑法（二）、國際公法（二）、國際私法（二）、銀行學附各國銀行律大綱（五）、國債論（二）、關稅論（二）、中國現行銀行則例及各項稅章（二）、理財學史（二）、統計學（二）、三角術（二）、日本文（二）、共二十九鐘點。

第十條 稅務專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臨時另擬。

第十一條 銀行講習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臨時另擬。

#### 第四章 教員及管理員。

第十二條 本學堂應設教員管理員如左：監督一員、教務長一員、庶務長一員、齋務長一員、教員若干員、監學員三員、掌書員一員、文案員一員、會計員一員、雜務員一員、檢察員一員。教員因與學生多寡、功課繁簡均有關係，應俟臨時酌定。

第十三條 以上各員，除監督由度支部奏派外，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由監督開單，由部點派教員，由監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八二

督會同教務長，量材延聘。

第十四條 以上各員，除監督教務長外，其餘各員或專任或兼充可視事務之繁簡，臨時斟酌辦理。

第十五條 監督統轄各員，主持全堂一切事務，並得妥定詳細規則，隨時出部核定。

第十六條 教務長秉承監督管理全堂學課，稽核各教員教法及各學生學業勤惰優劣，教員、監學員、掌書員皆屬之，遇有堂中應辦要事，隨時與監督商辦。

第十七條 各教員分任學科，按程講授，有實施教育之責，無論本國人、外國人，均當隨時與教務長商定教法，並一併歸監督節制。

第十八條 監學員秉承教務長，專管關於學生入學退學考試及講堂上課一切事務。

第十九條 掌書員秉承教務長專管圖書品物標本，收發存儲一切事務。

第二十條 庶務長秉承監督，管理堂中一切庶務，文案員、會計員、雜務員皆屬之。

第二十一條 文案員秉承庶務長，專掌本堂文報公牘。

第二十二條 會計員秉承庶務長，專掌本堂銀錢出納、豫算決算。

第二十三條 雜務員秉承庶務長，經理本堂廚役、人役、房屋、器具及文案、會計、職掌外一切雜務。

第二十四條 齋務長秉承監督專管考驗學生品行及寄宿舍一切事務。

第二十五條 檢察員秉承齋務長，稽察學生出入及一切起居勤惰，並本學堂衛生及各學生疾病事宜。

#### 第五章 考試章程。

第二十六條 本學堂各科學生所習功課，分爲三種考試，以定其學級程度之高下：一曰學期考試，一曰學年考試，一曰畢業考試。

第二十七條 學期考試每半年應就所已習之功課分門考試一次。

第二十八條 學年考試每屆學年之終，分門考試一次。學年考試分數與學期考試分數，平均滿六十分者，始准升班，其不滿六十分者，仍留原級補習。

第二十九條 各科學年考試分數既定，酌取前列數名爲優待生，由監督分別獎勵如左：

一 免次年全年或半年學費膳費，

一 受相當之獎賞品。

第三十條 各科平定分數，均按照學部所定各學堂考試章程辦理。

第三十一條 各科畢業考試及格者，一律授於畢業文憑。所有中等科畢業生，應比照中等實業學堂，高等科畢業生，應比照高等實業學堂獎勵章程辦理，別科畢業生，俟將來畢業時，酌量情形，分別奏請給予獎勵。

第三十二條 每次考試除科學分數外，另記品行分數，由監督教務長、齋務長、教習監學檢察等員，隨時考察其分數，併入人倫道德科分數計算。

第三十三條 如曠課太久者，應即就所曠之學科核扣考試分數其一學期或一年未請假未記過者，分別加增分數。

第三十四條 品學分數冊，各教員及監學員檢察員各置一本，隨時稽察登記。

第三十五條 監督教務長及齋務長，應置功課總分數冊、品學總分數冊，將各教員及監學員檢察員所呈分數，彙總記入。

第三十六條 凡考試不准規避，違者記過一次。

第三十七條 考試時，學生除自攜筆墨外，堂中備有試卷草稿紙，學生不得攜帶書籍講義，違者記過一次。

第三十八條 凡考試學生，未經交卷，不准出堂，亦不准相互談話，傳遞紙筆，隨意走動，違者記過一次。

#### 第六章 學費及膳費。

第三十九條 各科學生每月繳學費兩元，均三個月合繳一次，一年分四期，於二、五、八、十一月初五日以前繳納。

第四十條 各科學生務於前條所定期限內，將學費繳納清楚，倘遇期不繳，積欠至二學期以上者，由監督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四日

八四

明應令退學。

第四十一條 各科學生有願住本學堂寄宿舍者，每人每月應繳膳費四元，按第三十九條所定期限繳納，倘有積欠，亦照第四十條辦理。

第四十二條 其不住宿僅就本學堂午膳，每人每月應繳膳費兩元，繳納期限及追繳積欠與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一律辦理膳費，每年以十一個月計算，五月初旬只繳兩個月膳費。

第四十三條 各科學生已繳學費、膳費，而中途因事退學者，其餘款概不退還。

#### 第七章 入學及退學。

第四十四條 各科學生入學之期，每年一次，於年假前定期招考錄取者，一律於年假後入學肄業。

第四十五條 各科學生於入學之前須覓取住居京師確實可靠之保證人出具保證書呈送本學堂後始准入學。

第四十六條 前條保證人凡關於學生一切事務，均有保證之責任，如保證人遇有遷居外省，或別項事故，須另覓保證人。

第四十七條 別科學生人數不滿定額時，須於開學前考取程度相當者，編入各班，隨同肄業。

第四十八條 各科學生如中途遇有疾病，或其他不得已事故，必須退學者，須陳明實在情形，俟監督許可後，始得退學。

第四十九條 各科學生有遇以下各事，由監督核定令其退學：

- 一、品行不端。
- 二、荒廢學業。
- 三、不遵本學堂章程命令。
- 四、沾染嗜好。
- 五、學業不進，無可造就者。
- 六、二學期以上不繳學費或膳費者。

第五十條 本章程如有應行修改之時，由監督會同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斟酌擬定，由部核准施行。」（註二）

### 浙省清廷當局拘捕革命黨人闕玉琪等。

本日，浙省清廷當局杭州拘捕革命黨人闕玉琪等。

先是溫州清防營稟報，拿獲張偉文一名，並搜出革命草檄證書及軍火票布等物。據供同黨闕玉琪等有職位，現匿於省城，清浙撫得報，本日飭屬將闕拿獲。（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七九——八〇。

註二：「宣統己酉大政記」，第十二冊，頁九六四——九七四。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三期，頁一四四〇七。

### 十五日（三月六日） 清廷下詔宣示預備立憲，維新圖強之宗旨。

本日，清廷詔諭內閣，宣示預備立憲，維新圖治之宗旨，諭曰：

「國家豫備憲政，變法維新，疊奉先朝明諭，分年豫備，切實施行。朕登極後，復行申諭依限籌辦，毋得延緩。今特將朝廷一定實行豫備立憲維新圖治之宗旨，再行明白宣示。總之，國是已定，期在必成，嗣後大小臣工，皆當共體此意，翊贊新猷。其有言責諸臣，亦當慎體朕殷殷求言之至意，於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剴切敷陳，俾臻上理。倘敢私心揣摩，意存嘗試，撫拾腐敗浮言，淆亂聰明，亦有應得之咎也。將此通諭知之。」（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二月十六日。

### 十七日（三月八日） 革命黨人潛運鎗枝到雲貴，清廷外務部電粵滇桂黔各督撫防範。

清外務部本日致電粵滇桂黔各督撫，認真防範革命黨，電文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五、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十七日

八六

「江督蘇撫電，據滬道電稱，接日本密探來電，孫逆共儲鎗枝三萬餘份，存對馬及薩之馬兩處。去年二辰丸運粵之鎗係從對馬搬出，今派粵人游知，方入薩之馬，將鎗萬餘枝用該處民船先盤出海，運入緬甸，潛到雲貴廣西。該密探已混入該黨，故一切秘密知之最詳，請密飭嚴查，以遏亂萌等語，業經本部進呈，希即查照，速飭嚴密稽查，認真防範，毋稍疏虞爲要，謹遵旨電達，外。」（註一）

## 廣東自治會為力爭澳門劃界事召開大會。

清光緒十三年，清廷曾與葡萄牙訂約，許其永遠管理澳門。約中第二款有云：『大西洋國京都里斯波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永久無異，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爲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顧因循二十年，卒未嘗實行履勘。光緒三十三年始發生劃界問題。經胡護院咨請外部，派員先行查勘。隨於去春派高丞堂而謙來粵，嗣葡使又照請外部奏派劃界大臣，經外部咨商張督，張督以此舉關係重要，非熟悉外交內情與圖掌故之人不可，擬保薦曾經出使之粵紳，而葡使又不允，外部因仍奏派高而謙，因高辦理廣東洋務多年，且曾查勘此案故也。

廣東自治會於本日爲澳門勘界事特召開會議。其議案大略列下：

一、宣布香山恭谷兩都代表交來澳門地圖。

二、議現奉 諭旨，特派高大臣而謙，辦理澳門劃界。查葡人租借澳門陸岸，原有圍牆爲記，此外水界，全係我國海權。去年二辰丸私運軍火被獲之地，據經緯線，爲珠江口大沙滸洋面，係屬我國內河，日人妄稱公海，葡人竟冒稱領海，尤爲無稽，凡我同胞，今日尤應注意，應如何妥籌辦理，以保主權。（衆議派員前往，切實調查，認真辦理，不得稍有放棄。）

三、議立憲宗旨，國家要政，官民同負責任，劃界大臣高大臣而謙，熟識外交，向無貽誤，現將抵粵，茲事重大，凡屬國民，均應負擔義務，分任調查，以匡官方之不逮。（衆贊成。）



自治會又據香山代表交來地圖，及張中堂督粵時奏案，摘要佈告，且系之以論，彙錄如下。

一、畫清界限，應分水界陸界，何謂陸界，東枕山，西南濱海，是爲澳。其原有之三巴門、水坑門、新關門，舊址具在，志書可考。彼所營礮路兵門，均屬格外侵佔，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爲界，不使尺寸有踰。何謂水界，（公法載地上有管轄水界之權，以礮碼能及之處爲止，若兩國土地毗連，中隔小河，以中流爲界，此係指各國自有之地，及所得者而言。）澳門本係中國之地，其租借時，葡人只能管轄所住之陸地，其餘領海權，全爲我國所有，祇可准其船舶往來，不得援引公法，並管轄水界。

二、水界仍是中國所有，自無水界之可分。陸界至舊有圍牆爲止，葡人於同治初年，將圍牆拆卸，希圖滅跡，然牆可拆，而舊址終不可毀。將來約有成議，似應由粵省督撫，就近派員，會同葡使，親往履勘，詳查舊址，公同立界，俾免影射踰越。（註二）

#### 附錄：澳門之歷史（註三）

澳門在北緯二十二度十一分三十秒，以倫敦爲中線，則澳門偏東，百一十三度三十二分三十秒，地形銳角，而多磐石。葡人未踞以前，其泊船之所，人皆稱羨焉。葡人始在藍柏溝立埔，又往錢洲、李晏浦、探茅、山村四處貿易。山村又名聖約翰海島，昔有傳教人傳蘭庶士羅衛亞者，死於其地，故以此名之。明嘉靖三十年，葡人始在澳門築室，後有海寇自鄰境而來，華官欲捕之，而窮於術，蓋賊勢兇悍，抗拒官軍，不得出海，葡人率兵艦數艘，驅逐劇盜，由是海道肅清，而澳門漸興。康熙三十九年，極爲繁盛，粵城商民，願藏其市。及東印度公司，荷蘭公司均創於此地焉。考古者或謂澳門原爲租界，或謂由割據而來，究其實，每歲輸租銀於中朝五百兩。道光二十八年，澳督花里喇度奄馬路抗不輸租，且毀華人稅廠，遂逐華官，爲華人所恨。明年在休打沙哥途遇刺客，斬其首而去。至光緒十三年，與中國立約，准葡人以澳門爲屬地。澳門與香山壤地相連，向築牆以限之，以爲澳門小香山分界。澳內有小山二，一自南而北，一自東而西，山麓直接河邊泊船之處，小山上下，皆有屋宇，或爲官街，或爲民居，或爲禮拜堂，又利路小山，上築砲台，闢於拿士喇地佳亞山洞，其小山名尼羅者，上有隱士洞，橢圓海灣之東，左

右皆築砲台，偶登山巔俯視，棟宇皆塗金碧，且街道整齊，極為華麗。博館林立，喧鬧異常。因辣度田帽煙花園，樹林陰翳，花鳥爭妍，四時樂趣，令人神爽。前有葡國驛人，曾賦詩以記其勝概。並有古禮拜堂，名遮舌山保羅，遭焚於道光十五年，堂前樓屋壯麗，其天主教堂，亦甚宏敞，不事粉飾，餘各小禮拜堂，以石塗其牆壁，古雅簡潔。若長夏方炎，乘小輪往爺孃遊覽，此地山水清秀，波濤激湍，茂林修竹，映帶左右，作銷夏之灣，洵可樂也。澳門向為繁盛之區，商賈輻湊，自香港既開以後，商務漸衰。又加抽工人餉項，故居民亦因之離散，直至同治十三年始免此例。商務以茶葉為出口貨之大宗，每年值銀七十萬元，各款花油及鴉片等物，頗為暢銷。絲、綢、磚、瓦、紅毛泥、並別項工藝廠，亦有創設於埠中者。葡人商務遠遜於前，華人商務則較葡稍勝。據光緒二十一年中國海關清單，華貨銷於此埠者，值銀九百三十七萬五千九百二十八兩，上年則為九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七十三兩，但海濱沙泥淤積，礙於旋泊，苟非修理，華人商務，亦恐顧而之他。此地西南，海風飄拂，夏令炎酷，香港各埠病人，多有到此養病者。澳門距香港四十英里二分之一，距粵城八十八英里，自港至澳，電線相聯。查澳門戶口冊，華民七萬四千五百六十八人，葡人三千八百九十八人，別國一百六十一人，共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七人。葡人中有三千一百零六人為澳門土生，產於本國者，六百一十五人，產於別處葡屬者，一百七十七人，而英則有八十人旅居於此。

又據粵東某報，言澳門佔界一事，就詳查所及，足供證據者，計查青洲島在澳門灣仔兩處之中，在海面之北，近接前山河岸。當光緒十五六年，葡人先在該處築造新路，逐漸圍劃，至今直屬於彼，其望廈角龍田村一帶，在澳界之後，中國原設有汛署砲台，至光緒初年，為葡圈管地，十三年吳前撫親往，亦未釐定界址，至二十四年，全被圈入，其過路環一處，為澳門出海要區，左九澳，右橫琴，大於澳門數倍，向由拱北派輪緝私，光緒初年，竟派輪設營，並荔支灣石澳。硬以兵力從事，隨及於灣仔銀坑各地，然均有中國砲台官署多所，足為證據。又據粵東某報言，粵督前曾飭前山廳香山縣，將葡人侵佔始末，及一切界限證據，逐一查確詳報，計開澳門舊址，原祇三巴、新關、水坑門地。道光間，始佔潭仔、西沙、過路環。同治間，復佔沙崗、塔石、石塘街、新橋、沙梨頭，及光緒五年，佔龍田，九年佔旺豆，均關馬路，編戶口，復於旺夏村口設兵房，隨即拆開開汛牆，佔石澳、荔枝環、青島。（該島現並租與某國）十五年又欲佔關開外北山嶺等，經奉駁撤回。至丁未年，遂又欲伸張權力於銀坑、灣仔各處云。

又據香港華僑公啓，言自光緒十三年所訂立之約，英文葡文，有指明澳門爲葡人屬地之說，而華文又無指明澳門非葡人屬地之說，遂使租界易爲澳界，且當時立約，又不曾析分界限，葡人益無所忌憚，而肆其侵掠之舉，先後如青島、潭仔、過路環、石澳、旺夏等處，皆被圈入爲葡界，廣東政界全不責問，以至有今日；若當光緒十三年時，與之力爭，當不致被其欺侮若斯之甚也。至於河面，又以水之中央爲界，然澳門填築海旁，亦未嘗過問，是水陸侵佔已不少矣。

又據香山自治研究所致勘界維持會函，言查光緒十三年，我國欲在澳門設關，征收洋藥稅釐，葡人要求利益，立有約章，其二款內，聲明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依現時情形，彼此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其三款內，聲明未經清國允准，葡人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是十三年以前佔踞各案，尙待磋商。十三年以後，理應各守草約，詎葡人於既立草約後，仍續佔各地，是顯背十三年所定之約，證據昭然，無可狡辯云云。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頁三。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四期，記事，頁五三——五五。

註三：同註二，頁五八——六十。

二十日（三月十一日） 清廷詔命內外各衙門按照憲政編查館所奏統計表限半年內填報咨覆。

左：

清憲政編查館奏擬民政、財政統計表，本日清廷詔命內外各衙門限半年內填報咨覆。原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遵辦統計政要事宜，擬從民政財政入手，編訂表式，酌舉例要，請 旨頒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統計之法，由來最古，周官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司會考歲成，以知四國之治，司徒頒比法，以受三年之要。其餘各官言會政政事者甚多，而王制亦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實於天子，雖其成式不傳，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日

八九

而鄭重統計之意要可概見。漢令郡國上計，唐令州縣報最，至今每屆歲終，內外衙門齊有彙奏戶口、城隍、錢糧、倉穀之事，此皆關係民政、財政大端，古今典章未言不合，特以日久相沿，簿書期會習爲故常，祇視爲報政之虛文，遂失其立法之本意。臣館遵 旨設立統計局，奏定辦事章程，並由各部院分設統計處，各省分設調查局搜輯各種事項彙齊辦理。欽奉 上諭，統計一項照該館所定表式，詳細臚列，按期咨報，以備刊行統計年鑑之用，等因，仰見朝廷綜核庶政，實事求是之至意。現各部院所設統計處暨各省所設調查局，業經先後奏明成立，並據民政部等衙門咨送表冊到館，臣等督同館員，詳加覆核，雖法理尙待精研，而事實足資參考，義例宜加審別，而搜輯已得端倪。伏查東西各國，所以刊行統計之意，非徒磨勘帳籍，繪演算式而已，將以研究國家之勢力，人民之情狀，察其消長進退之原，以爲比較設施之準也，惟其關係重要，故列爲科學一門。中國疆域廣袤，民物殷闐，政治寬大，而相習爲闕疏，交通艱阻，而遂成爲隔閡，州縣之事督撫不盡知，督撫之事部院不盡曉。創辦統計之初，勢難一一賅悉，而委曲繁重，尤莫甚於民政財政兩門，民政以清查戶口爲最難，財政以清理款目爲最要。方今積習相仍，編纂既虞紛擾，報銷盡屬通融，檢門牌則戶戶有脫漏之人，查庫簿則處處有參差之數，一端已不可究詰，況關乎全體之繁，是以逐年籌備事宜，首以此爲憲政之初基，開宗之先務。今則清查戶口章程、清理財政章程，民政部度支部均已奏定通行，既有審端，致力之方，自有循序進行之效，所有統計事項，自宜一併從此入手，以期相輔相成。臣等謹督館員，參考中西，斟酌義類，擬訂統計總例十有四條，又爲民政統計部表七十有六，省表七十有六，財政統計部表九十，省表八十有八。並將所以立表之意，填表之法，各於表後繫以解說，又以財政頭緒糾紛，別爲舉要十有二條，疏通證明，以見新理之發明，皆出舊章之蘊蓄，中外古今同條共貫。惟是格式雖貴周詳，而事實每多遷變，往往例由事起，而事與時移，此次所擬表式，不過取法乎椎輪，並非遽懸爲準的，將來內外報告之後，尙須刪繁提要，逐一改修。各該主管衙門，職任既專，推尋必細，如有節目應加增補之處，不妨變通填報，但期經緯之分明，白見循途而合轍。日本刊行統計年鑑，至今二十餘次，宏綱細目，屢有更移，可爲前證。謹將例要解說，繕具清單，連同表式，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頒行。所有表中應開事項，概以光緒三十三年爲始，事必徵前，而體必務實，藉資比較，而免推延。擬請 飭下內外各衙門，自此次奉 旨文到日起，統限半年內，務各查照表式例要，逐一確實迅

速填報，咨覆臣館，以備查核，不得粉飾稽延，以重要政，而嚴定限。其餘各種表式，即由臣館趕緊接續編訂，奏請頒行。所有擬定民政財政統計表式，酌舉例要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

註：「宣統己酉大政記」，第十一冊，頁八九六—八九九。

## 二十四日(三月十五日) 清外務部電覆駐日大使胡惟德，囑應僱密探繼續偵查革命黨。

清駐日使胡惟德，昨日電外務部，請示應否僱探跟踪革命黨，本日外部覆電囑繼續應僱探偵查。胡惟德電稱：

「咸電計達，頃據張領事電稱：中村昨回名古屋，將游信州，但其踪跡無定，應否僱人跟探，費恐太鉅，乞速電等語。查中村是否果係孫逆，非跟探無從確知，名古屋地段頗大，戶口數萬，非本署人所易密查。現該領既僱有密探偵得消息，應否屬其繼續跟踪，惟需費太鉅，應如何辦理，乞速電遵行，除電該領仍飭偵蹤毋懈外。德、養。」(註一)

外部覆電云：

「東、咸、養電均悉，該領僱有密探，自應屬其繼續跟踪，隨時電聞，惟所費不宜太鉅，希出尊處酌核發給，作正開銷。外、敬。」(註二)

清粵督張人駿以日商私據東沙島，電請外務部與日使交涉；外務部覆電請詢日領俟其答覆再辦。

日商自丁未(一九〇七年)秋至東沙島，極力經營，建房屋、造碼頭、築鐵路，設電話等。本月十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

九二

一日，清砲艦飛鷹號前往東沙島調查，發現島上有人及所雇台人數十盤據（註三）。粵督張人駿因於本日電外務部查明，請與日使交涉，電文云：

「頃據查明，蒲拉他士即東沙島情形，由香港輪行十六點鐘可到，島之東面沙磧因抱作半月形，產玳瑁，多鱗質。日人自丁未秋到該處經營，島南有木碼頭，島上設小鐵軌、德律風、吸水管等物，初時水鹹不可飲，經已安有製淡水機廠，近係鑿池蓄雨水為用，該廠已廢。日本式房屋約二三十座，皆草率成工者。日人堅旗，並立木樁一柱，書明治四十年八月，背面書西澤島字樣。辦公所一區事務人名淺沼彥之丞，暨兩醫生員弁等。與之問答，據稱係受臺灣西澤吉治委任，在此經商，並非公司，係個人生理，亦未知日政府曾否與聞。惟去年夏，臺督曾派官吏六人至此，現在計有日本男女大小一百零一人，又由臺招來工人三十三名住此，日本商輪約每月一至二三至不等，並不識此島應屬何國等語。又查香港華字報，載有十九日印登日人在惠州插旗傳聞一段，謂倭國人百餘名，在惠州東沙地方插旗，並驅土人漁船，做領事查無此等情事，亦未知此說何來，頗為更正，香港日本領事署上一節，可見該島日人，祇係經商私往，政府或未聞知。其驅逐漁船，已據漁民具控有案，證以兩次往查情形，該日商西澤頻年所為，殊屬不合，自須商令撤回，應否由鈞部與日使交涉，或先由粵向日領詢問，俟覆答後再作計較，均酌示辦，人駿、濠。」（註四）

外部覆張人駿有關東沙島事，謂請詢日領俟其答覆再辦，其電文如左：

「寄漾電悉，日人前年即在該島，糾人建屋，極力經營，現又添設鐵路電話、碼頭等項，是其佈置業已大備。我於此時始經查係我屬，本已後時，現祇好照漾電所稱，先由尊處詢問日領，看其如何答覆，再行核辦，並轉江督、外務部。」（註五）

### 清廷申諭禁煙辦法。

本日，清廷降旨申諭禁煙辦法，令京外大臣於禁吸禁種及籌款抵補洋土藥稅釐三事認真辦理，諭文

內容如左：

「禁煙一事，乃今日自強實政，救養大端，於衛生足民與地利塞漏卮各節，皆有極大關繫，萬國矚目，贊助同殷，特是禁吸禁種及籌款抵補洋土藥稅釐三事，相為表裏，儻一端辦理不力，則其二端不免牽制觀望，恐限滿仍難收效。比年以來，雖疊經禁煙大臣，暨各省督撫將沾染嗜好各官，查驗參處，然玩違欺飾者，仍復實繁有徒，至各省種煙地畝，初定章程。本限十年遞減，嗣據雲南、四川、山西、直隸、黑龍江等省，奏請該省於一年內全行禁種，任事頗屬奮往，惟究竟各省禁種，是否一律認真，地方官能否於禁種鴉片之外，勸種有益衣食各項植物，俾令小民樂從。至此項稅釐，關繫軍餉大宗，近據度支部奏請，酌加各省鹽價，以為抵補此項稅釐之策，當經允行。惟鹽斤加價，合計不過四五百萬，不敷尚多。朝廷求治維殷，既憤國民積弱之難振，復慮友邦期望之難副，言念及此，宵旰憂焦，特此再行申諭。禁吸一事，文武職官，責之禁煙大臣及京外各衙門長官，務須認真糾察，不得徇情避怨，各營兵夫、各學堂師生，責之該管長官，尤須立即嚴行禁絕。至於商民人等，責之民政部、暨各省督撫順天府尹及管理地方之將軍都統等，亦須多訪良方，設局施藥，勵其廉恥，酌採東西各國辦法，設法減癮，由少而無，期於比戶可封而後已。其禁種一事，亦責之各省督撫、順天府尹、及管理地方之將軍都統等，酌量本省情形，督飭所屬認真禁拔，相其土宜，改莠為良，定常考其成績，優予獎擢，並由民政部查覈。其抵補釐稅一事，責之度支部悉心擘畫。此時籌款誠艱，要當權其利害輕重，多方籌集，迅速舉行。各省督撫如有抵補良策，亦著奏陳備采，俾查禁者不至瞻顧進款，因循寡效，國家財用雖絀，豈恃此酖酒漏卮，以救飢渴，而不為吾民除此巨害耶，似此各分權界，各專責成，不得互相推諉，務須各盡乃職，相助為理，以弼成朝廷利用厚生之盛治。京外各衙門。接奉此旨後，各將該衙門如何辦法，自行切實覆奏。」（註六）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頁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十一卷，頁二〇二，中研院近史所編，六一、十二、三二初版。

註四：同註一，頁六一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九四

註五：同註一，頁七。

註六：「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三月十七日）孫先生文為赴歐事致函鄧澤如等，南洋黨務託諸胡漢民經理。

本日，孫先生文函南洋同志鄧澤如等人，謂將往歐洲一遊，所有南洋黨務，託諸胡漢民經理。原函內文如左：

「澤如、心持、赤克我兄大鑒：弟定於十九號離星往歐洲一遊，此行以財政外交為兩大注意問題。英法荷等國各種外交，俱必於彼祖國政府運動，方能得力。至於財政問題，即前日借款要件，前途催往共商，為日已久，不能復緩也。弟行後仍望公等以熱力鼓吹同志，增進團體，為一日千里之象。南洋支部，弟託諸漢民君經理，各事均可如常通知商辦。近旬日內，漢民有要事，暫往香港，想未幾即能返星；或伊有未暇兼顧之時，囑託人代理，亦屬漢民君之權責。為此專告，即頌公安。弟孫文謹啓。

另有一書致譚樂亭，乞為轉交，並囑小心加慎為荷。二月十七日」（註）

註：「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一。

二十七日（三月十八日） 清廷答覆日本東三省六懸案問題。

清廷外務部參議曹汝霖，本日起日使館，與日使伊集院會晤，面交節略兩件，中國主張將韓民問題交海牙公斷，問答節略如次：

「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部曹參議與日本伊集院使會晤，告以東三省交涉各案，業經會議多次，未得要領，現本部與政府各大臣商議，實以彼此各執一詞，終難結束，中日兩國交誼素篤，若彼此爭執，殊非敦睦之意，故擬將

各案送交海牙和平會公斷，以聽公論，而維陸說，未知貴國以爲如何？今特擬出節略面交貴大臣，卽希轉達貴政府見覆，爲要。再前提延吉問題節略，本部現擬駁覆節略，一併送閱，以備參攷。伊云：延吉一事，我實爲貴國盡力，屢向政府解說，始將領土權退讓。嗣又力勸政府，將設立警察署一節撤去。昨得回訓，亦允照辦。至裁判韓民一層，日本政府萬難允照中國政府所請。且韓民在西間島者七萬餘人，在東間島者又有三四萬人，現日本政府將東間島之事不加顧問，實已退讓已極，再無可讓之餘地。答以延吉地方爲我中國領土，徵之歷史，攷之圖誌。證據確鑿，毫無疑義。貴國偏聽韓人之言，起此紛爭，今既知該領土權屬爲中國，則領土問題業無可議。至越界之民，早已服我法令，爲我子民，成例具在。我之百姓，由我裁判，名正言順。貴國以業已歸化中國之韓民，仍以韓民視之，至有互爭裁判之事。尙望貴大臣深考熟思，將裁判一節允照中國所請，其在商埠內者，一律歸日本領事管轄。以我觀之，甚合公理。至所謂東間島者，實係貴國近來新造之名詞，中國並無是名，更於界務無涉。伊云：論該處韓民，當初被中國官吏絕逼難髮易服，威壓之極，纔起今日之交涉。故該處韓民，決不能卽視業已歸化中國。嗣後如有歸化者，並不加以阻止，一任其自由爲之。際此中國裁判未曾改良、法律未曾更正之時，日本決不能放棄裁判權。若彼此聲明，俟將來中國改良法律，日本卽允將裁判權歸中國管理，尙可商辦。在公斷一層，以我兩國交誼素篤，何至不能自相解決，轉請西洋各國之公斷，啓西國以干涉東方政治之漸。我爲貴國設想，不宜輕發此議。無論日本政府斷難同意，且恐轉達政府，卽啓本國疑心，中國不信用日本，而信用他國，必於感情有礙。答以此實中國政府好意之所在，實恐兩國到底相持不下，反或有礙感情，故欲聽各國公斷，以免彼此之爭執，卽以保持彼此交好之意，請代爲達到，爲要。伊云：此事萬辦不到。現在我們又讓警察權，且允中國將來改良法律卽撤回裁判權，實已彌之極步。希回去回明列堂，諒悉日本之意，方好。答以我們列堂及政府各大臣必感貴大臣維持交誼之意，惟望貴大臣再勸貴政府，將裁判權允照中國，則他事自易商辦，從速和平商結。不致爲西洋各國所譏笑，豈不甚好？伊允俟節略詳閱後，再行答覆。——（註一）

曹汝霖面交伊集院答覆六案交涉之節略曰：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九六

### 「一、新法鐵路之事

查中國擬自新民屯展造鐵路至法庫門者，蓋本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會議全權聲明之宗旨，欲啓發蒙古，以助東三省之發達，與南滿鐵路有相助之益，而無相害之理，因新法線與南滿線中隔遼河，必不至競爭。且法庫門所屯糧貨，向運新民廳出售，不以鐵嶺爲銷場，糧貨既俱歸新民廳，焉有損南滿路之利益？並有種種理由，迭經本部照會貴國駐京大臣，並屢次會晤聲明在案。乃貴國強持與南滿路平行之說，以與中國反對，是不啻阻遏中國自行發達東省地方之方針，限制中國京奉鐵路之展造，並壟斷各國均等利益之宗旨，而日本政府所據之理由，多與事實不符，中國政府推誠相告，甚非爲貴國所取也。至節略來文謂中國可自法庫門造至鐵嶺以接連南滿路線，或許日本由南滿線築支線以達鄭家屯等語，與中國政府所主張全然相反，斷難允認，尙希貴大臣轉達日本政府熟加考量，再行商議。

### 二、大石橋鐵道支路之事

查大石橋至營口支路，按照中俄鐵路合同第三款，自勘定路線撥給地段日起，一過八年，必定拆去，中日會議錄內聲明此路通海必須自造，但年限未到，隨後再議亦可等語。是該路既不議拆，亦必須由中國自造，與原議相符，日本政府擬以該支路存續於南滿洲鐵路條件之下，歸該公司管理經營，中國政府實難允認。

### 三、京奉鐵路展修至奉天城根之事

查中國京奉車站擬移至奉天城根，實因該車站距奉天城根有二英里半之遙，中外商民咸稱不便，故中國亟須將該車站移展，以利交通。至穿過南滿洲路線之處，或建天橋、或穿地洞期於彼此無礙，此事以中國之地修中國之路，於日本本無關繫。來文擬請將京奉車站移於南滿車站，合併作爲共同之車站，或在南滿洲車站連接地方，另設京奉之新站等情。中國以台站恐多纏繞，仍以各辦各站較爲便捷，諒貴國政府素主便利交通，中國此舉於南滿路線既無妨礙，自當照允。

### 四、撫順烟台煤礦之事

查撫順煤礦係華商王承堯私產，烟台煤礦亦無讓給於俄明文。故中日會議錄特行聲明，關乎讓給俄國之礦產，中國可允認給與日本，其無讓給於俄明文者，一概不在其內。且有已開未開各礦再訂詳細章程之條，是該兩礦既非中國



讓給於俄，自無允給日本自辦之理。日本政府置會議錄內明白條文於不顧，反藉口於日俄和約隱晦之詞句，欲以該兩礦直屬於鐵路產業之內，中國豈能允認。查日俄和約，日本所得於俄之利益，以俄國得之於中國之利益爲限。中日協約所承認日本承收之利益，亦以中國已讓給於俄之利益爲限。該兩礦既未由中國讓給於俄，俄何有權讓給於日本？該礦爲華商私產，日本尤不能藉端佔據。務希日本政府顧全公道，互商辦法，方爲公允。

##### 五、安奉鐵路沿線礦務事

查安奉鐵路沿線礦務，由中日兩國人合辦，前准東三省總督來電，已與駐奉日本領事商訂辦法五條。其未經畫押之故，係南滿洲沿線之礦，無論已開未開，故須彼此會商，俟會商後，即同時簽字。茲日本政府願將前議大綱作底，再行協商，並同時議定南滿洲鐵路幹支各路沿線礦務之合辦章程等情。此事業經東督與日本領事議有辦法，如貴大臣將撫順烟台兩礦商定辦法，即當轉咨東督，將前議大綱作底，商議南滿洲幹路沿路礦產事宜。至南滿洲鐵路並無支路，東督所擬辦法，專指幹路沿線而言，自不得牽涉。

##### 六、延吉之事

查延吉中韓界務，中國業將中韓委員會勘印圖並歷史上延吉確爲中國之領土種種憑證，再四聲明，貴大臣業已允認該地之領土權屬於中國，惟欲將韓民裁判權屬於日本。查延吉一帶越界之民，按照中國法令，升科納稅，與我民受同等之利益，自當作爲華民，由中國官吏管轄裁判。其向在中國地方傭佃之民，仍應按向例，服從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如越界之民有欲復歸韓國籍者，應於一年內將領墾田產繳還中國後，復歸韓國。傭佃者不願服從，應一律遷入將來所開之商埠內。一面顧念兩國交誼，中國擬在延吉治內自行擇定地段，酌開商埠一二處，准各國商民居住貿易，設立領事。按照中國自開商埠辦法，所有巡警工築衛生及一切行政權，統歸中國地方官管轄。各國領事可照約管理商埠內各該國居留人民貿易游歷事務。其現在延吉各處之日本文武大小官吏及憲兵等項，當即一律撤回。至吉長路展至會寧一事，此路之修造，與界務無涉，自無庸議。

以上各事，經本部與貴大臣屢次會議，迄未就緒，中國政府總以推誠和商爲主旨，苟有可以相讓之處，無不竭力讓步，以期結束。中國政府視延吉一案至爲重要，該地之爲中國領土，徵之會圖，考之歷史，毫無疑義。貴國政

府業以領土權認爲屬於中國矣，中國政府深佩貴國政府主持公道之意。惟土地人民主權三者，俱爲領土權之要素，今貴國既認中國有領土權，而又以該地之人民不能歸中國裁判，是何異於中國領土內限制中國主權。中國政府實難允諾。若謂該地人民原係韓民，則中國原無准外人在內地置產之例。延吉等處既准該民等領墾田地，且自該民等渡江以來，服我政令，受我裁判，彼此相安，從無異議，我國固已視如子民，即該民等亦久自認爲我部民矣。今中國政府又允於該地酌開商埠，埠內悉照約辦理。復許該民等以得分別繳田歸籍辦法，自係格外通融之意。日本政府亦當諒悉此意，體念實在情形，按照節略內所開裁判辦法各節，悉行照允，先將延吉問題結束，以爲日本和衷商量之據。其餘問題，自易商辦。此事會議多次，迄無效果，若仍各執一詞，終無了結之期。惟有請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將以上所開各案，送交海牙和平會公斷，以免爭執。貴國政府是否願交公斷之處，即希見覆。」（註二）

附錄：外務部覆伊集院中韓國界證據確鑿逐節申辯節略（註三）

吉韓界務事，前准節略，以中國政府所覆各節均未允認等因。查延吉地方爲中國領土，證據確鑿，中韓國界本極分明，貴國政府強執無據之詞再四相駁，誠恐空費時日。而貴國所主張之理由，終難成立。茲就所開各節，逐節申辯如下：

來文謂：查長白山一帶，本係中國韓國兩國發祥之地，其屬中或屬韓尚未明確，尤應履勘邊疆，劃定國界，故中國派穆克登至白頭山，會同韓官豎立界碑，以爲他日之據，乃該碑之爲定界石，徵諸各項證據毫無疑義等因。按長白山一帶之中韓國界，證之康熙歷年之諭旨、國初圖誌及朝鮮承文院所藏穆克登查邊故事，並無屬中屬韓，尙未明確之說，故康熙五十年之諭旨，但言遣員查邊，並無勘界之命，且云此去特爲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而穆之咨文，並首揭明日爲查邊事，則此舉之非勘界而界之，無待於勘可知。穆總管既僅受命查邊，斷無擅自定界之理。彼朝鮮所派二員，一曰接伴，一曰觀察，皆非有勘界權者，又斷無會同定界之理。且查朝鮮承文院故事，穆之入山，祇帶朝鮮通譯人，數名韓員，並未同行，何得謂會同韓官，豎立界碑，劃定國界乎！然當時國界雖不待劃定，而碑文西爲鴨綠，東爲土門二語，實爲現在中國所主張之確據。故前照聲明無論爲界碑與否，於中國主張之事實，無所更

變，蓋取該碑爲證，則豆滿江爲中韓國界，愈覺毫無疑義也。

來文謂白頭山分水嶺立界碑處，實有一水，東流名曰土門，且此水正與該碑文相符，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又與分水嶺上勒石爲記之說相符，乃中國不認實在情形，漠然主張豆滿土門同爲一江之說，未免爲偏見等因。

按貴國前次照會，既本李重夏，復命書曰：穆碑之下有土岸如門爲土門，今又謂白頭山分水嶺上立碑處，實有一水東流，名曰土門，是殆以松花江之源之黃花松溝子爲土門也。夫長白山之水發源西麓者，皆西流而入鴨綠江，發源東麓者，皆東流而入圖們江，發源北麓者皆北流而入松花江，爲天然之巨浸。黃花松溝子爲松花江之支源，雖發源長白山北麓偏東之處，其經流方向，實北流而入松花江。若以此爲土門，則穆碑當謂審視西爲鴨綠，北爲土門，豈不與東爲土門之言，位置大相反背乎。夫謂西爲鴨綠，東爲土門云者，蓋明乎鴨綠土門二江發源長白山，東西分流幅員之長，可相匹敵，其絕不至以北流而入松花江之黃花松溝子，而謂東爲土門也明矣，何得謂此水與嶺上勒石爲記之言相符。貴國政府既屢執穆碑爲界碑，以爲立論之基礎，然貴國所主張之土門，證之穆碑之文義，其錯誤已如此矣。

來文謂：康熙五十年上諭所載，係中國獨自決定之詞，不可以律韓國，且內有土門江發源長白山之東南入海，其西南爲朝鮮，東北爲中國等語，如以此土門爲豆滿，則其方位大相逕庭。蓋豆滿江之本流多向東北，特其江口向東南耳，如以西南爲朝鮮，則不可謂無意義，是康熙上諭於勘界問題，未足爲有力之論據也，等因。

按來文謂：康熙五十年上諭所載，係中國獨自決定之詞，不可以律韓國。夫韓民越壘，始於光緒初，元吉韓界務之爭，始於光緒九年，而自康熙年間以至光緒初元，二百餘年之間，中韓兩國確守圖們江爲國界，並無界務之爭執，則何謂康熙上諭爲獨自決定之詞，不可以律韓國乎。來文又謂豆滿江本流多向東北，特其江口向東南，故以西南爲朝鮮，則不可謂無意義。夫豆滿江本流折而東北，江口向東南，盛京通志所載，土門江流已如來文所云，然此僅就圖們江經流之方向言之，而非就吉韓分界之大勢言之也，論吉韓分界之大勢，則康熙諭旨，西南爲朝鮮，東北爲中國之語，仍無絲毫錯誤，蓋謂自長白山東邊流出者，舉其發源處言之也，向東南流入於海，舉其下流入海處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〇〇

之也。則康熙上諭所稱之土門，實爲朝鮮人所稱豆滿之確證，何得謂於勘界問題，未足爲有力之論據乎。

來文謂：中國政府援引光緒八年八月十二日朝鮮王咨文內所稱，倭邦與天朝，中外一家，實同內服，而大小兩界原有天限之土門江分隸吉林及咸鏡、平安之地等語，主張韓國亦已認土門豆滿同爲一江。惟查豆滿江未曾隸於平安道，乃所謂土門者，應以韓國向所主張之土門江爲至當，是上開公文亦不足認土門豆滿同爲一江之證也，等因。按朝鮮國王謂：大小兩界原有天限之土門江，分隸吉林及咸鏡、平安之地，蓋圖們江經流吉林南部，包朝鮮咸鏡北道之六鎮，以入於海。朝鮮昔時各種圖誌莫不以豆滿江爲國界，韓王此次來文中明，土門江界與其國內圖誌之以豆滿江爲國界者相符，則韓王所稱之土門，卽爲其國人所稱之豆滿也，明矣。且來文謂，所謂土門者，當以韓國向所主張之土門爲至當，而不知韓人所倡土門之說。始於光緒九年，而此次來文則在光緒八年，韓人並未倡有土門非卽豆滿之說，何得謂土門者，當以韓國向所主張之土門爲至當乎，則固不得以朝鮮國王咨文不足爲土門豆滿同爲一江之證也。

來文謂：光緒十一年公文內有土門江以南爲韓國之地，倭邦慮邊民或爭鬧滋擾，貽憂上國，故空土門江以南，禁民入居。邇年邊禁之弛，是倭邦地方官之責耳，然以倭邦之民，居倭邦之地何不可之有。後人不知，却認豆滿江爲界，敦化縣曾照會倭邦，該地方官刷還農民至此，事有關境界，亦係後弊，宜查勘一審申明舊疆等語，足見韓國固執土門江以爲韓國領土之主旨，等因。

按來文所稱：公文未見中韓交涉公牘，卽令有之，亦爲光緒十一年未經勘界以前之爭論，至十一年勘界以後，此等浮言固已掃除淨盡，本無足辯，然卽就該公文論之，亦實自相矛盾。夫國朝以盛京之興京以東，吉林之伊通州以南，圖們江以北爲發祥重地，歷朝封禁之諭，不下百餘通，向非我之領土，我何得有封禁之權。該公文謂：土門江以南，禁民入居，則圖們江北之爲封禁重地，該國人莫不知之，而又謂土門江以南爲韓國之地，其自相矛盾者一也。該公文謂邇年邊禁之弛，爲倭邦地方官之責，則韓民之爲冒禁越壘，韓人已自認其咎，而又謂以倭邦之民，居倭邦之地，何不可之有，其自相矛盾者二也。則此公文爲強詞飾說，灼然可見。

來文謂：十一年李重夏會勘圖，並無認豆滿江爲國界之文，且於是年初次勘界時，中國勘界使主張豆滿江爲中



韓國界，李持土門爲界之議甚爲強固。試閱光緒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袁大臣世凱致朝鮮國金督辦照會內云：安邊府使終執碑堆爲據，藉詞狡辯，因商定彼此各持圖回報等情，同時並准咨稱接朝鮮國王咨辯大略，執碑堆土門爲據，請查核議轉奏等語。又李重夏乙酉會勘問答記有我曰大抵碑堆之水則下流果入於松花江，以豆滿江言之，則其流不接於碑堆，以此之故，界址至今不明，又云：貴國每以碑不足據爲詞，然則初無勘界之可論也，界在於碑，而碑在見疑，則復何可援證，立碑徒苦口舌乎！各等語，此足以窺其實情，故該圖亦不可爲土門乃豆滿之據也，等因。

按來文謂：光緒十一年李重夏會勘圖，並無認豆滿江爲國界之文。不知自十一年勘界以後，圖們江流已經兩國委員勘明，李重夏不敢如鎮城府使之以海蘭河爲土門江，且不敢如韓人所繪地圖之以布爾哈通河爲土門江，並不敢以圖們江非即豆滿江。已明知圖們江爲中韓國界，不能妄爲爭辯，故會勘圖註明，豆滿江即圖們江以明國界之所在。十三年覆勘時，遂不勘茂山以下之江流，而但勘茂山以上之江源，實爲初次勘界之效果。而李重夏會印圖，又爲初次勘界，指明圖們江爲國界之憑證也，何得謂其並無認豆滿江爲國界之文乎。又謂初次勘界時，李重夏持土門爲界之議，甚爲強固，蓋是時，中國委員證明紅丹水爲吉韓舊界，李重夏以其距穆稷稍遠，未能協議。光緒十三年覆勘時，李重夏謂圖們界限既有明白圖誌可據，祇宜增緊一碑於紅土水之上，以明穆稷，土門之議實本於此，則李持土門爲界之議雖甚強固，而固不敢謂茂山以下之圖們江流非吉韓國界也。至李重夏所稱碑堆各語，已明知碑東之水流入於松花江，不足爲兩國界址，故十三年會勘記，李重夏有云圖們豆滿乃是一水，而圖們天限，載在圖典，則敵邦惟求碑堆之與土門相照應，仍遵守爲了事之方也，可見十一年李重夏執碑堆各語，已爲十三年李重夏尋求圖們江源與穆稷土門相貫之張本，則何得謂李重夏所繪地圖不可爲土門乃豆滿之據乎。

來文謂：查土門之名見於明正統年間，纂修嘉靖年間重修之全遼志云：土門發源長白山北之松山，入松花江，其圖考所載土門之位置正與韓國向所主張之土門江相符，是土門之名，在昔時與豆滿或圖們非一江之確據，可見韓國所主張，徵之中國古籍，亦爲至當也，等因。

按來文所引，全遼志有土門發源長白山，流入松花江之說，及所載土門位置圖。查松花江見於明代史志，原稱爲混同江，固不得冒以土門之名，然即令長白山北有土門地名，亦爲明嘉靖修志時所稱之土門，而非國朝與朝鮮分界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〇二

指之士門也。貴國屢次照會，皆欲以松花江卽士門江爲立論之要點，今來文又欲徵諸中國古籍，以明士門豆滿之非一江，因不憚繁冗，廣徵中外載籍圖誌所記，國朝吉韓分界，士門江流形勢，證明士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以俟貴國政府之詳考焉。圖們江遼史稱鴨門，金史稱統門，亦稱圖們，明史稱徒門，譯音雖有參差，江流實未變易。

一士門江中外載籍有專用士門之名，而足證士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朝鮮承文院所藏，穆總管查邊時咨朝鮮按使文有云：我親至白山，審視鴨綠、士門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歷史已久不議外，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從士門江源順流而下，流至數十里，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里，方現鉅水流於茂山兩岸，故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

朝鮮通文館志云：穆克登曾從士門水道以下，約行三百里到茂山，又造四小舟，水陸並行至慶興海口，還至慶源，越江至厚春乃去，按厚春卽今之厚春。康熙四十五年上諭大學士等曰：朝鮮國有八道、北道與瓦爾喀地方士門接界，按瓦爾喀一作庫爾喀，又作庫爾喀，又作庫雅喇。

盛京通志，長白山在船廠東南一千二百餘里，西南流入海者爲鴨綠江；東南流入海者爲士門江；北流經船廠，東南出邊者爲混同江；又曰士門江，在寧古塔城南六百餘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朝鮮北界，復東南入海。

國初齊召南水道提綱云：士門江出長白山東麓，曰士門，色禽東南流，北岸受阿幾個士門，南岸受朝鮮，水二：一曰漁順河，按卽韓人所稱之漁瀾江，一曰渡下川，按卽韓人所稱之朴河川。至大川東麓，折北流，受東來之水，其東岸朝鮮茂山城也，折而西北，其東岸朝鮮良雍城也。又折東北，流平地，中數百里受南來水三：其東岸卽朝鮮方山堡及會寧、

高吟、王坦、鐘城、潼關、雍大七城，皆濱江，有小水西流入焉；其北岸至大山南麓，噶哈河來會；其南對岸卽朝鮮穩城也。又折東流百餘里，合北來小水三：其南岸卽朝鮮美踐鎮城也，折東南流數十里，又有東英額河來注之。其西岸卽朝鮮循鎮城，南爲慶源府城也。又東南經輝春村，西有輝春河，合十數水西南流來會，又東南流百餘里，其南岸當水曲，卽朝鮮慶興城，又東南流入海。

日人丸家善七所刊朝鮮國誌有云，士門江在國東北界，源發長白山東南麓，東南流入海。又云輝春之庫爾喀齊與朝鮮祇隔士門江，此康熙五十年士門江上諭已見前，不再引。

以上所述土門江之見於中外載籍，皆專用土門之名者，請證明土門、豆滿、圖們確爲一江，舉其要點於下：

按穆克登咨文謂：鴨綠、土門兩江從白山根底東西兩分流，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蓋以土門江爲吉韓舊界，吉林居其北，而朝鮮居其南，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其經流全係北向，則咨文何以不謂江西爲大國之境，江東爲朝鮮之境，而謂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乎？且何以不謂鴨綠、土門二江西北兩分流，而謂東西兩分流乎？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一。咨文又謂：土門江流於茂山兩岸，故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查朝鮮之惠山鎮治，恰當小山東南，土門江源紅丹水實發於其北，茂山府治適居西豆水，合圖們江處之東南。咨文既曰流於茂山兩岸，又曰與惠山茂山相近，則固以查明土門江源之國界，實沿惠山附近以東，至茂山附近也。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則北流而入吉林腹地，何得謂土門江流於茂山兩岸乎？且舍土門江源紅丹水之外，又何得於惠山茂山相近此無水之地，設立堅守乎？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二。穆克登奉旨查邊，源爲查明鴨綠、土門兩江，故由鴨江海口以至鴨綠江發源之長白山，又由土門江發源處以下至土門江海口，此所以查明江源之後，復由茂山而下，巡視江流，而逕至慶源、慶興也。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則穆克登當順松花江而至吉林，何緣得至茂山及慶興海口乎？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三。康熙四十五年上諭曰，朝鮮北道與瓦爾喀地方土門江接界，朝鮮國誌亦曰，庫爾喀齊與朝鮮祇隔土門江。按瓦爾喀居琿春之東，與朝鮮慶源相對，見滿洲源流考此土門所以爲朝鮮北道與瓦爾喀之界水也，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東距瓦爾喀千有五百餘里，與康熙上諭所謂朝鮮北道與瓦爾喀土門江接界，朝鮮祇隔土門江者，皆不相合矣，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四。

盛京通志謂土門江在寧古塔城南六百餘里，按之今日圖門江距寧古塔之方向、里數，與盛京通志相符，而來文所指之土門，其下流經寧古塔西八百餘里，則與盛京通志不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五。

齊召南水道提綱謂土門江發源長白山之東麓，朝鮮國志謂發源於長白山之東南麓。考長白山東之水，紅丹、石乙二水，發源長白之東麓者也，故必發源長白山之東麓及東南麓者，始爲土門江源。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就長白山大勢言之，祇可謂發源長白山之北麓，就穆碑言之，祇可謂發源於長白山北麓偏東之處，與水道提綱所謂東麓及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〇四

朝鮮國志所謂東南麓者位置相反，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六。

盛京通志謂：土門江東北流繞朝鮮北界，復東南入海；朝鮮國志亦謂其東南入海。此蓋舉土門江之大勢而言，惟齊召南水道提綱謂：土門江發源後東南流，折而東北流，復折而東南流入海。所記土門江流方向，證之今日實測之地圖，一一符合。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則向西北流二千餘里，合嫩江後，始東北流以入於海，與盛京通志及朝鮮國志所謂東南入海，水道提綱所謂發源後東南流，折而東北流，復折而東南流入海等語，絕不相符，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七。

盛京通志謂：土門江繞朝鮮北界，東南入海，朝鮮國志謂：土門江在國東北界；水道提綱則於土門經流朝鮮茂山、會寧、鐘城、穩城、慶源、慶興六鎮，以及朝鮮沿江有名城市纖悉畢具，且敘東北海諸水篇首，特書其西水最大爲朝鮮東北界者，曰土門江、敘朝鮮國水篇首特書，自土門江南岸爲朝鮮東北境其水會入土門江。實足爲白山碑文土門二字之鐵板注腳。若如來文所主張之土門，則北流而入吉林腹地，與盛京通志所謂繞朝鮮北界朝鮮國志所謂在國東北界水道提綱所謂咸鏡、北道之六鎮，與吉林南部天然之界水等說皆不相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八。

土門江中外載籍有雜，用圖們豆滿等名，而仍足證土門、豆滿、圖們之確係一江者，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門江出白山東麓，二水合流、小圖門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又東合鴨哈哩河，經琿春西南入海，朝鮮國人自著地理小識云。白頭山在中國朝鮮之界有大澤周迴十里，西流爲鴨綠，北流爲松花，東流爲豆滿，與鴨綠之南則朝鮮也。又云：咸鏡道以鐵嶺之東北，豆滿江爲界，設茂山、會寧、鐘城、穩城、慶源、慶興六鎮營於江邊。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地誌有云：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之東麓，謂爲圖們色禽，色禽者河源之義也，東流折而東北五十海里，受西北來一小水，其下爲圖們江。又謂滿洲南以鴨綠、圖們二江界於朝鮮，明治三十九年，東亞同文會繙譯俄大藏省編輯之滿洲地誌所敘：滿洲境界有云，滿洲朝鮮以圖們、鴨綠二江爲分界，該兩江上流之中門有橫於長白山系主脈之白頭山頂，其湖水與二江發源處隱相連結。明治三十九年，日人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理誌之疆域篇有云：其東以圖門江口與露鎮沿海州接境，更溯圖們江發源處，越長白山系之主脈，至鴨綠江發源處，更至鴨綠江口以此

線與韓國接界。又所敘圖們江水道有云：圖們江俗稱高麗江，爲滿洲與朝鮮之東北境，及露領沿海州分界之江流，其源發於長白山之南麓，分水嶺之東麓，云圖們色禽。凡有二源北曰下乙水，南曰石乙水，東經朝鮮甑山之北，西受紅旗河，東流經朝鮮，茂山府前，外四道溝河自北入之，又東北經高麗崴子，折東南流經會寧府，又東北經鏡城府，至長白山之支峯之南麓，北受嘎呀河，又東經高麗嶺之南，東南經崆峒山之南，北受凉水、泉子河，又東經密占河，自東南入之，又東至小灣子，南折受老身河、陰陽河之小流，又南經西步江、琿春河，東來入之，由穩城至此江流，殆成半圓形，由此東經朝鮮慶興府之東北，經圖們江口入於海。以上所述上門江之見於中外載籍者，皆雜用圖們豆滿等名者也，請仍證明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舉其要點於下，按會典圖說謂圖們江經寧古塔城南境，則與盛京通志所記土門江在寧古塔城六百里之言合。又謂圖們江合嘎哈哩河經琿春城西南，則又與水道提綱所記，土門江至大南山麓嘎哈哩河來會，又東南經琿春城西之言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九。

朝鮮地理小識謂長白山西爲鴨綠，東爲豆滿，則與穆克登咨文鴨綠、土門二江東西分流，及盛京通志長白山西南流入海者爲鴨綠江，東南流入海者爲土門江之言合。謂咸鏡道之東北，以豆滿爲界，設茂山等六鎮營於江邊，則又與水道提綱所記：土門江經朝鮮六鎮，以入於海之言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十。

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地誌謂，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之東麓，爲圖們色禽。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謂，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之南麓，分水嶺之東麓爲圖們色禽，則與水道提綱所記，土門江發源長白山之東麓，爲土門色禽，及朝鮮國志所記，土門江發源長白山東南麓之言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十一。

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誌謂，滿洲南以鴨綠、圖們二江界於朝鮮，俄國大藏省所輯滿洲地誌謂，滿洲朝鮮以鴨綠、圖們二江爲分界，守田利遠所著滿洲地誌謂滿洲由長白山系發源之鴨綠圖們二江以此線爲韓國接境，則與穆克登咨文以江南爲朝鮮，江北爲大國，水道提綱以土門江爲古韓界水之言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十二。

守田利遠所敘，圖們江水道經流之方向及地域，與水道提綱所記土門水道大致符合，此土門、豆滿、圖們之確爲一江者，其證十三。



然則由前之所述，土門江者觀之，實足證土門之即爲豆滿與圖們，由後之所述：圖們江與豆滿江者觀之，實足證圖們與豆滿之即爲土門，則土門一江無論或稱爲圖們，或稱爲豆滿，譯音雖變，而其源流方向位置，見諸中外載籍者終不得而變，則國朝與朝鮮分界之土門江與來文所指之土門，其不可絲毫牽混也，彰彰明甚矣。若謂土門圖們非爲一江，試遍考吉林南郡，舍圖們江外，復有何水與以前所述土門江之源流方向位置一一吻合者乎。來文僅以全遼志所載長白山北有土門之名，即謂土門與豆滿非爲一江之確據，是豈非來文所謂不認實在情形，漠然主張者乎。來文謂光緒八年公文之不足爲據，如以上所敘，又李重夏於十一年會勘時主張土門之說，始終不渝，並未曾認茂山以下，豆滿江爲國界亦如上所敘，不知十一年總理衙門奏報有何根據，殊爲可疑，且十三年會勘未及訂定完全界約，中道而輟，故兩國如何提議，究無分毫效果，此事迭經帝國政府據理辯明等因。

按光緒八年韓王所稱之土門，即爲韓人所稱之豆滿，十一年李重夏會勘足爲認豆滿江爲國界之憑證，均經上文申辯，而來文謂光緒十一年總理衙門奏報有何根據，殊爲可疑，貴國政府於中韓勘界案卷實未深考。查中韓勘界問答記，李重夏有云：乙酉冬，敝職奉使來勘，恭覽總理衙門奏稿，有云朝鮮以圖們爲界，豆滿爲圖們之轉音，考之圖誌，援據賅明，又與貴局處躬履詳勘，屢次商論，以此歸復於敝廷，自是以後，敝邦不敢株守偏見，惟將圖們舊限遵辦，斷斷無他。可見自十年李重夏復命以後，韓之君臣莫不認圖們爲國界矣。且光緒十一年，金永植等述圖們江事宜云：土門、圖們不須論，當以豆滿一帶限南北，又認明土門、豆滿爲一江矣。則總署十一年奏報亦本諸李重夏會勘之意見、韓廷之言論而登之奏牘，何得謂其毫無根據乎。且十三年覆勘時，李重夏初次照會，即援引總署吉林朝鮮界址，自茂山以東至鹿屯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爲之劃分之文，而以茂山以西爲覆勘之起點，若謂其毫無根據，李重夏何得反奉爲金科玉律。中韓會勘記，李重夏援引總署奏稿，不下十餘次，非欲本此以爲協定境界之基礎乎。至來文又謂，十三年會勘未及訂定完全界約，夫十三年勘界之案，自紅土、石乙二水以下之圖們國界，已爲韓國上下所公認，惟紅土、石乙二水以上之江源，未經決定，已經前照申明。而來文竟謂兩國如何提議，究無分毫效果，不知十三年成案有兩國之會勘問答記可證，有朝鮮勘界使之照會可憑。並韓王十三年之奏咨及韓王十四年致中國政府之奏稿，及其咨文可據，此時朝鮮雖屬中國藩封，而界務交涉，則悉由韓國之君臣自由決定，今日貴國政府



詎能置中韓交涉之成案於不顧，置韓國君臣奏報之公文於不顧，而一筆抹煞，謂無分毫效果之可言，則豈非來文所謂獨自決定乎。

來文謂光緒二十九年中國政府以李範允爲繫島管理前往該處，旋議覆勘，而細閱善後章程第一條，及前次所提之許大臣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公文維時中國之意不在祇勘紅土、石乙二水可知矣。此外有許大臣是年正月二十九日公文，係爲李範允在和龍峪等處滋擾一事所發，內有至中韓接壤，圖們、鴨綠兩江天然界限，由來已久，乃以光緒十三年兩國會勘之案，遲久未決，致有現在種種移轉，立望即日派員過往，查照前案，會同重勘速定，然後再議陸章，以期久遠遵守等語。以上是中國希冀協定間島界案之明證。而關於紅土、石乙二水，該公文亦並未提及，即以全文之意義，度之中國政府之意義，非僅以該二小流爲未經勘定明矣。又譯善後章程第一條之意，以白頭山定界碑，爲將來勘界之基礎，其訂明所決定，非以豆滿江爲兩國之界，今中國政府主張須以光緒十三年勘界案卷爲調查之基礎，殊不可解。又謂惟十三年勘界，蔑有分毫效力。乃如以上論者，殆不足辯，且中國政府將善後章程所載，兩國界址有白山碑記可證一事多方附會，輒引十三年勘界爲申辯之據，斷難承認等因。

按前次來照，徵引許大臣致韓國公文謂指東方疆界全線未定而言，此次來文又謂維時中國之意，不在祇勘紅土、石乙二水，可知來文祇以許大臣公文有間島二字北遂以牽引以及圖們江北一帶之地，而不知光緒二十九年日本內田公文與許大臣所稱之間島，非貴國今日來文所稱之間島也。查圖們江中光霽峪前有灘地二千餘畝，華人原稱爲假江，自光緒初元放荒後，韓民首先租種，至光緒二十九年，李範允行文越界局，始妄以假江之地爲間島，謂有田五千餘畝，結劃在兩江之間，又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韓民耕種，遂欲指爲韓領，是爲韓人指假江曰間島之始。是年日本內田公使致外部節略有云，圖們江間島介在清韓交界，又與外部暗談有云，中韓交界之圖們江，有一間島介在清韓交界，是謂間島介在圖們江也。又謂圖們江有一間島地方，是謂圖們江中有一間島也。內田公使之所謂間島，實與李範允之指假江爲間島者相符，故光緒三十年，中韓兩國邊吏會訂善後章程有古間島即光霽峪，假江地之文，細釋其意，蓋謂華人所稱之假江，即韓人所稱之間島，假江以外，別無所謂間島明矣。則許大臣公文證之，李範允之照會證之，日使之節略證之，邊吏會訂之章程其所謂間島，實指假江之地無疑。然則來文援引許大臣公文，不特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〇八

足爲界務之爭論，而且實足證明，假江以外圖們江北之地，別無所謂間島，且足證明圖們東方疆界並無所謂全線未定者矣。至謂許大臣是年正月關於界務公文於紅土石乙二水以上並未提及，即以全文意義度之，非僅以二小流爲未經勘定云云。夫該公文明謂鴨綠、圖們二江久爲天然界限，乃以光緒十三年會勘之案遲久未決，所謂未決者非僅圖們江源之小流，而何又謂查照前案，會同重勘，非重勘紅土、石乙二水之江源，而何則公文雖未提及紅土石乙二水，而吉韓界務僅此二水未決之意義，固已包括於其中則該公文誠可謂希冀協定十三年會勘成案之明證矣。至善後章程所謂兩國政府未派員會勘以前，循舊以圖們江一帶水各守汛地，已經前次照會解釋甚明，豈能日爲多方附會，試問中韓兩國無論何時派員會勘，詎能置圖們舊界於不顧，而別尋一交界之江流乎。來文謂訂明所決定非以圖們江爲兩國之界，誠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總之以不欲認十三年中韓會勘成案之故，而乃引許大臣公文及善後章程以爲爭論之據，而不知適足以證實十三年會勘成案之不能蔑視也。

來文謂：韓國李朝發祥於慶源對岸地方，爲歷史上之事實，雖屈後次第南下，其江北一帶之地，曾入李氏版圖明矣。清朝之興實有征服女真部落，擴充領土之舉，然不得以征服瓦爾喀、虎爾喀等部落一事，即以豆滿江以北、亦歸其有，且是時征服瓦爾喀之目的，不外乎收其人民移之興京地方，至其土地置之不顧。以上事實載在清太祖、太宗實錄及韓國史乘記錄甚爲詳明。蓋當時征服一以統治人民爲旨，不在乎佔據領土也。中國政府所稱豆滿江北岸盡入版圖一節固不足信等因。

考朝鮮各種史乘，李朝祖先原起於高麗之全州，至李穆祖降元，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又遷幹東，其子翼祖終定居於咸興郡。後嗣世居之，爲元臣不變。桓祖叛元，始復爲高麗臣，至太祖乃繼王氏而得國，綜其顛末，惟穆祖暫居幹東，實今俄領波些圖地，與今日延吉廳之地，實風牛馬不相及，且此時圖們江北及琿春等處，考之歷史皆爲元代領土。見元至明太祖封李成桂爲朝鮮國王，始建六鎮守之，劃江爲界。見朝鮮東國文獻備考等書來文謂江北之地曾入李氏版圖，實屬全無根據之詞，至國朝始祖建國於長白山東之鄂多哩城，卽今之敦化縣，西距延吉廳治僅二百餘里，其後始遷興京。考諸中國載籍及日人所著各種滿洲地誌，極爲詳備，無庸瑣述，則圖們江北之地，爲國朝領土之傳來取得也，無疑。全國朝征服瓦爾喀、虎爾喀等部，在今琿春以東及烏蘇哩河流域之地，實皆獨立之部落，國朝用兵征

服，實合於中國強制乙國合併之例，則圖們江北之盡入我國版圖有何疑義。來文無可置辯，但謂當時征服以統治人民爲主，不在佔據領土，全係臆測之言，殆不足辯。

來文謂：琿春寧古塔等處，中國雖設有軍官，其豆滿江北之地，不得謂在本國主權範圍，曾聞中國官員前往琿春一帶查勘墾地時，見嘎呀河北岸八處，有韓人成羣居住，並有咸鏡北道觀察使發給地契記登官簿驚異久之。以上所舉，皆足證該處一帶，占來爲荒涼之地，不在清國之治下等因。

按圖們江北爲國朝發祥之地，已經前文申明。自康熙年間，顧念根本重地於興京以東，圖們江以北，悉行封禁。觀十一朝聖訓，言吉林南部封禁之事極多，故於琿春、寧古塔等處設有軍官，每歲舉行軍政。以圖們江北爲旗民圍獵之地，載在典冊，則領土封禁操之我國者也，何得謂琿春等處雖設有軍官，而圖們江北之地不得在本國主權範圍乎。至韓民渡江越境，實因同治九年初朝鮮國奇襲而起，朝鮮鎮城府使照會，有吉林朝鮮本以圖們一水爲限，自庚午幸未北遁大歉以後，朝鮮貧民越墾於北岸者始多，可知北道未大歉以前，自有圖們江一水爲限，國禁素嚴固絕無韓民之越墾也。至來文所謂韓官發給地契之事，傳聞之詞，原不足信，則何得以該處爲荒涼之地，不在我國之治下乎。

來文謂：中國卽有遺寧古塔那去官兵於豆滿江岸設立屯莊之事，其派兵於間島之一部，猶近日吉強軍之分屯各處，此事未得行使主權之據，矧大清一統志載有恐居人往來，今將安都立他木弩房屋窩鋪卽行拆壞，與寧古塔那去官兵之屯莊，俱令離江稍遠居住，嗣後沿江近處，蓋屋種地俱嚴行禁止等語。此等屯莊亦離江居處，中國重視江禁之事實，歷歷可考。至沿江近處嚴禁居住，此出於中國自重之意，並非承認韓國之權利云云。中國以韓國抗議之故，沿江近處禁止居住，卽是重視韓國之權利也，等因。

按圖們江北爲國朝封禁重地，已經前文敘明，圖們江北確爲我國之領土也，明矣！沿江設立屯莊以嚴江禁，則爲防守我國領土之國界也，又明矣！何得謂此事未足爲行使主權之據乎。至沿江近處有居處者，可由韓員隨時稟報，其理已經前次照會申明，惟查國朝自崇德四年以來，朝鮮六鎮人民嘗有越江盜物伐木之事，被中國官吏捕獲，交還治罪，並六鎮官吏，亦坐罪者，共計二十餘次。若復兩國人民接近，則彼此交涉之案愈多，深恐韓國有受擾之處，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一一〇

則此舉正爲體恤屬邦之故，而固非韓國之權利也。

來文謂光緒九年前後，江北之地有琿春、敦化等名，不得謂無漢名一節，中國政府覆稱：該處分屬琿春、敦化兩處管轄，然此爲行政區域之總稱，並有固有之名，且光緒九年會寧府使請敦化縣查開流民越墾地名，該縣覆文內有沿江一帶，中國向無地名可考，如照韓民開列則穩城、永遠、利中、光逆、鐘城、霸王、高麗鎮、會寧、茂山等處所屬各界隔江處等語，此足證中國自認維時無漢名也，韓國則未移墾以前已有地名，等因。

按來文所稱敦化縣覆文一節，該縣令是否有此覆文，無庸深辯，惟查圖們江北，自明代建立衛所，已有布爾喀、哈通河、衛海、蘭衛等名，亦無庸深考。國初封禁吉林南部已久，有固有之地名，今據八旗通志及琿春冊報開列，國初封禁採捕之河流山場如左：

布爾哈通河、海蘭河、噶哈哩河即陵河

以上爲捕珠河、見八旗通志。

瑚珠山即瑚珠山、烏爾琿山即黑龍山、呼蘭山即火龍溝

以上爲採捕山，見琿春冊報。

據此，則圖們江北之地，在國初已久有地名，何得謂光緒九年前後，江北尚無漢名乎。且由上所臚列者觀之，則延吉廳北由哈爾巴嶺發源之布爾哈通河，南達於圖們江流域，東北由寧古塔交界之瑚珠站，而東南至圖們江北之黑頂子，皆爲國初封禁採捕之重地，而領地主權之所在，更可以曉然，確無疑義矣。

總之，吉韓界務問題，但當考土門江之源流向與其經流之地域，則土門豆滿之是否一江自見，但當考十三年覆勘之案，是否由韓國之自由決定，則此案之有無效力自見，但當考圖們江是否爲吉韓之國界，則圖們北主權之誰屬自見；此數者辯晰明白，界務問題自無難直截解決矣。若徒撫拾一二荒逮難稽之事實，尋求韓人勘界以後唾棄之陳言，以爲立論之據，則殊非兩國政府希冀解決界務問題之意，務請貴國政府於以上所述各節，詳細考核可也。

註一：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三一—三三三。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二，頁三四一、二八。

註三：同註二，卷二，頁一、三二。

## 二十八日（三月十九日） 廣東鐵路公司舉行股東會議，決定選舉代表進行查帳。

本日爲粵路公司尋常會期，到者約五六百人，股東約三十人，會中有提議整頓公司，清查帳目者。因於會中決定選舉代表十人進行查帳，其開會經過約略如左。

會議公舉上海共濟會代表吳寄塵君爲主席，隨宣布年結序文。

羅少翹起言，此序文內言盈虧未能核實，竊以爲不然，無論已成枝路，成本若干，收利若干，有數可稽，即現成之幹路若干里，成本入息，皆可統計。試問諸君皆商業中人，幾曾見有只開列進支銀總數，便成爲年結耶。今上海股東會來書，言核計公司築路，每里需四萬餘兩。公司言只有二萬，此問題應當解釋，以免股東疑惑，阻礙前途爲要。

隨由主席吳君寄塵出座，謂鄙人此次來粵，係爲共濟會所公舉，共濟會之設，始於去年十一月間，因見各報紙謠傳公司內容，諸多未妥，故設此會，以爲監察公司機關。今鄙人到粵，只求有以歸報各股東，須知共濟會之設，非來反對公司，實欲爲公司弭謗。誠以此路重大，謠言不息，實多牽動，公司腐敗，非公司之咎，實股東放棄之咎。今到粵查帳，一以保存商辦爲主，現上海票四二折，外人以賤價購去頗多，若商辦不完全，將起外人之干涉，故欲清查帳目，歸告股東，以釋疑惑。如有弊混，力求整頓，還望諸君合力，持以和平，勿用攻擊乃可。語畢，羅少翹君起言，吳君所言，實合鄙意，各股東當亦以爲然，即本日宣布規則中，有如股東，以數目爲未明晰者，舉一二人另日查核等語，但本公司股本如此其鉅，數目如此其多，似非一二人所能查畢，應請股東決議，應舉若干人查帳，以便照辦。隨有云應舉六人者，又有云應舉十人者，主席吳君意以爲十人太多，且兩律亦無此辦法，隨再請股東議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

一一二

商，卒定舉正查帳四人，幫者六人，衆股東議應由七十二行每行公舉一人，九善堂總商會每舉一人，共八十二人，然後再由股東各就所舉之人中，公舉四人爲正，六人爲幫，以多數取決，多數認可。各行各堂所舉之人，以蓋有該行圖章，方可作實，各行以曾舉本公司代表者，始能舉人查帳。

嗣宣布年結總數。宣畢，主席問頃間共議公舉查帳，如何舉法，宣佈舉以問衆，言有兩辦法，一卽時推舉，一另日投筒票舉。羅協理起言，投筒本是正當辦法，惟投筒恐有攻擊，不如明舉，此事非有權利，總求熱心及熟識路工者乃可，鄙意以明舉爲宜，既而玉器行許建生起言，公司向來舉人，無不投筒，無次無弊，似以明舉較爲直捷。隨有林鶴琴言。查帳儘可，惟須投筒，乃爲正式辦法，時郭道三等十餘人，亦力持投筒之說。卒定照律佈告，十五日投筒，下座仍紛紛爭論，惟金董言只當任其查帳，看查帳後尙有何法。黎董言查帳須有賞罰，否則股東又藉端滋鬧，梁董言，投筒一定要堅持，否則董事有何權利，尙有一層，未交一期股者，不應有查帳資格云。既而有藥材行盧竹琴者，登議座大言曰，鄙人前當主席時，提議總協理薪水，定爲一千元。股東尙以爲多，卒定總理五百元，協理四百元，今觀年結，支至二千兩，一千兩究竟何人所加，諸君公認之否。張良大呼不公認。衆皆言不認云。按此會所議，與張之洞設分局派總辦之事，初不相涉，然有此舉，而後把持路政之董事，始瀕於破敗之地位，而冒名捏電，阻撓分局之事，亦隨之而發露，蓋實隱有關繫之理由，故併志之。（註一）

### 清廷以龍濟光為廣西提督。

本日，清廷實授龍濟光爲廣西提督。（註二）

龍濟光，字子誠，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〇）生，雲南蒙自人，隸雲貴總督岑毓英部下，岑子春煊與龍氏兄弟往來密切。光緒末年，廣西內亂，岑春煊奏調龍氏赴桂，以平匪有功，官至廣西陸路提督。

（註三）

註一：粵路最近之風潮，「東方雜誌」，六卷四期，記事，頁四〇—四一。

註三：「政治官報」(上)，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註四：龍濟光傳。Boorman & Howard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 V. 2. P. 455—457。

### 三十日(三月二十一日) 清廷頒行清理財政處各項章程。

本日，清廷頒行清理財政各項章程，諭文如左：

「度支部奏酌擬清理財政處各項章程一摺，清理財政爲預備立憲第一要政，各省監理官又爲清理財政第一關鍵，所有正監理官，著該部自承參以下開單請閱，俾昭慎重，其副監理官著即由該部奏派，餘依議單併發，欽此。」  
(註一)

度支部所奏酌擬清理財政處各項章程摺及併單內容如左：

「奏爲酌擬臣部清理財政處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章程，繕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上年十二月，臣部奏定清理財政章程第二條內開，臣部設立清理財政處，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專辦清理財政事宜。又第三十四條內開，臣部清理財政處、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章程，另行詳訂等因，各在案。現當籌備憲政之際，財政所關，百端待理，自應將臣部清理財政處、各省清理財政局即行遵章設立，以便從事清理，而該處該局所辦事項，尤應明定章程，俾資遵守。臣等公同商酌，悉心釐訂，謹酌擬臣部清理財政處辦事章程十三條，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章程二十七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臣部即遵照章程，切實辦理，並請 明降諭旨，飭下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此次奏定章程，趕緊派員設局，刊給關防，以重職守，迅將開局日期，專案奏明，開具局員職名，酌擬辦事細則，咨報臣部立案。至該局開辦以後，應責成總辦會辦等，遵照章程，將全省財政情形出入確數，切實查核，逐項梳櫛，澈底澄清其各衙門辦局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一一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一一四

向來開支各款，查有可裁可減之處，務須核實撙節，以資挹注，庶幾試辦預算。得所措手，而清理財政亦可冀收實效。除各省監理官另行遴選請 派外，所有酌擬臣部清理財政處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章程，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謹將酌擬臣部清理財政處辦事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清理財政處遵照奏定清理財政章程第三條所定職任，專辦清理財政事宜。

### 第二章 設員分職。

第二條 清理財政處設提調、幫提調，總司清理財政事宜。設總辦、幫辦，分管清理財政事宜，一切呈由堂官核奪。

第三條 清理財政處分科如左：

一 總務科 掌稽核各項清理財政章程，頒發調查條款，彙錄各項說明書及各處預算決算報告冊，編成總冊。

二 京畿科 掌核辦在京各衙門、各旗營、順天府屬及直隸、熱河、察哈爾等處出入款項之按年、按季報告及預算決算報告。

三 遼瀋科 掌核辦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之報告。

四 江贛科 掌核辦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報告。

五 青豫科 掌核辦山東、河南兩省之報告。

六 湘鄂科 掌核辦湖南、湖北兩省之報告。

七 閩浙科 掌核辦福建、浙江兩省之報告。

八 粵桂科 掌核辦廣東、廣西兩省之報告。

九 秦晉科 掌核辦陝西、山西及庫倫、綏遠、歸化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阿爾泰等處之報告。

十 甘新科 掌核辦甘肅、新疆及伊犁、塔爾巴哈台、西甯等處之報告。

十一 梁益科 掌核辦四川、雲南、貴州及西藏等處之報告。

十二收掌科 掌收發公文呈遞摺件，管理案卷，編輯目錄，並經理雜務。

以上十二科，各設總核一員、坐辦、行走，無定員分理本科事務。除收掌科外，各科總核、坐辦、行走，以通曉算法及熟悉所管省分財政情形者為合格，其在總務科者，以明曉財政學理者為合格。

第四條 清理財政處設書記員、無定員，掌各種繕寫事件，以善書為合格。

第五條 清理財政處設諮議官，無定員，以明達財政學理及熟悉各省財政情形者，遴選派充，以便諮詢籌議。

第六條 清理財政處遇有重要事件，由提調會同幫提調、總辦等，邀集諮議官，協同妥商辦理。

第七條 清理財政處提調、總辦、幫辦、各科總核，應以每星期六為會議常期，有要事則開臨時會議。會議時以領

銜提調為議長，由議長約訂二員為記錄，提議事件以多數贊成為議決，議決後記錄員退擬節略，以備核奪，如遇領銜提調，因事不能與議，即以其次提調、幫提調為議長。

第八條 清理財政處，應分別各員差事，酌給公費，以資辦公。提調、幫提調、總辦、幫辦、諮議官，原係有公費者，概不再支。其各科總核、坐辦、行走及書記員，如係原有公費人員兼充者，照章減半支給。

### 第三章 職務及權限。

第九條 清理財政處應辦事項，以奏定清理財政章程第三條所定職任為範圍，凡不在所定職任範圍內者，仍由各司

辦理，大要如左：

一 凡關係清理財政一切新章，均由清理財政處核訂。

二 在京各衙門及各省清理財政局，造送光緒三十四年出入款項報告冊暨宣統元年以後出入款項按季報告冊，及說明書，均由清理財政處核辦。

三 自宣統二年起，京外各處造送次年預算報告冊，又自宣統四年起，京外各處造送上年決算報告冊，均由清理財政處，會同各司核辦。

至奏定章程第七條所稱，自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底止，各省出入款項、現行案報銷冊，應由各司辦理。冊到時，即行移知清理財政處，按照清理財政處所管各季報告冊，彼此核對，以免歧異。各省清理財政局未成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一六

立，各局報告冊未送到以前，所有光緒三十四年現行案報銷冊，業已到部者，由各司先行核辦，仍於核覆後，知照清理財政處備案。

第十條 清理財政處付查各司事件，各該司應於五日內聲覆如有款項較多，應詳細核算者，於十日內聲覆，其必須酌展期限者，商明清理財政處酌量辦理，仍不得逾二十日，清理財政處應行查覈，各司事件亦同。

####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清理財政處開辦之初，事務尙簡，應暫行先設總務、收掌二科，總覈各一員，總務科坐辦四員，收掌科坐辦二員，行走無定員、書記員六員，其京畿等科，均俟事務加增時，酌量派員。至該科未經派員以前，所有各處迭送之報告冊，均暫由總務科覈辦。

第十二條 清理財政處於宣統五年試辦，全國預算案成立日，再行酌量情形，奏明裁改。

第十三條 清理財政處辦事章程未盡事宜，應隨時酌量條改。

謹將酌擬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各省清理財政局遵照奏定清理財政章程，專管清理各該省財政事宜，由度支部會同各省督撫督飭辦理。

第二條 清理財政局有稽覈全省出入確數，改良收支方法，及調查該省財政一切沿革利弊之權。

#### 第二章 設員分職。

第三條 清理財政局設總辦一員，主持該局一切事宜，以藩司或度支使充之。會辦無定員，協同總辦管理該局一切事宜，以運司關鹽糧等道及現辦財政各局之候補道員充之。

第四條 清理財政設正監理官一員，副監理官一員，稽察督催該局一切應辦事宜，由度支部遴員奏派，以二年為任期，任滿後亦可酌量留任。監理官在任期內，該省不得派充他項差使，期滿後，該省督撫亦不奏留。各衙門局所出入款項，有造報不實，而該局總辦等扶同欺飾者，並該局有應行遵限造報事件，而該總辦等任意遲延者，准監理官逕稟度支部覈辦。



度支部於各省財政，遇有特別事件，經飭監理官切實調查，如各衙門局所有抗延欺飾者，照清理財政章程第九條辦理。

#### 第五條 清理財政局分科如左：

一編輯科 掌編訂各項收支章程，及各項說明書，並各項簿式票式冊式。

二審核科 掌稽核各衙門局所，所送各項出入款項清冊及各項報告冊，並彙編全省按年、按季報告總冊，全省預算決算各報告冊。

三庶務科 掌該局一切出入款項及公牘案卷各事宜。

以上三科各設科長一員，科員無定員稟承總辦、會辦監理官，辦理該科一切事宜，由該局遴派該省曾習法政人員充之。

第六條 清理財政局應設書記，專司繕寫，由該局按事繁簡，酌定名數，以舉貢生員充之，不得參用胥吏。

第七條 清理財政局設議紳、無定員，以備諮詢，由該局遴聘通曉該省財政情形之公正紳士充之。

第八條 清理財政局會辦，須有一員常用駐局監理官及科長科員書記，均須常川駐局監理官，如由部派各省分銀行總辦、造幣分廠會辦等人員兼充，不能駐局者，須常川到局。其不駐局之總辦會辦，應隨時到局，會同駐局會辦及監理官，考察辦事人員賢否勤惰，暨商榷該省財政一切興革辦理。議紳不必常川到局，但須隨時聲覆清理財政局諮詢事件，並陳述該省財政一切事宜。其於各衙門局所出入各款，確知其中情弊者，得隨時指實具報，候局查核。

第九條 清理財政局總辦會辦監理官，應每月會議數次，每年開特別會議數次，以總辦為議長。會議時，總辦、會辦、監理官，均須與議，但會辦各道之駐紮省外者，可於特別會議時到局。

第十條 清理財政局於左列事項，須經總辦、會辦、監理官議決後，由總辦執行。

一、議決該省財政一切應興應革事宜。

二、覆核各衙門局所各項按月報告冊及按年出入款項清冊。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一一八

三、審訂一切財政新章。

四、審訂全省預算決算報告總冊。

五、核辦各議紳陳述具報各項事宜。

### 第三章 職務。

#### 第十一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八條，確該省光緒三十四年各項收支存儲銀糧確數，按款調查，編造詳細報告冊，並盈虧比較表，送部查覈。前項調查條款由度支部開列綱要，其詳細條目，應由該局酌量辦理，總以確實詳明為主。

#### 第十二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十一條，自宣統元年起，造送該省各季出入款項報告冊，其清理財政局未成立以前，各衙門局所出入款項，一律查明，遵章造冊補報。清理財政局開辦時，應由督撫督同該局總辦會辦及監理官親蒞司道局庫盤查一次，將存儲實數，查覈明確，造冊報部。

#### 第十三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十條，將該省財政沿革利弊，編訂詳細說明書，送部查覈。

#### 第十四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造送全省預算決算報告總冊，依限到部。前項預算報告冊，應遵用度支部頒發冊式，並須於每類附上年出入數目，以爲比較。

#### 第十五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四條第四項擬訂該省藩運道局各庫及旗庫收支章程，並各項收入流水簿式支出、流水簿式收入、總簿式支出、總簿式收支對照表式及各庫收支票式、丁漕鹽課關稅釐金各種雜稅徵收票式。前項收支章程及各項簿式、票式，由局擬訂後，送部覆覈，咨由督撫頒布施行。各項徵收票，除存該署或該局及給納稅人收執外，應以一聯繳存清理財政局備查。

#### 第十六條

清理財政局應調查該省各項徵收慣例，擬訂丁漕鹽課關稅釐金及其他雜稅等項，改良徵收章程。清理財政局擬訂前項徵收章程，應斟酌該省情形，逐條詳加按語，送部覈定，奏請頒布施行。前項征收章程，得由清理財政局酌量該省情形，分年辦理。

#### 第十七條

清理財政局應照部頒預算決算報告冊式，分別編訂各項出入款項冊式，呈由督撫，發交各衙門局所，按

式填送。各衙門局所按年填送各項出入款項清冊，須於每類附上年出入數目，以爲比較。

第十八條 清理財政局應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二十七條，調查各衙門局所公費等級表，並附各項規費多寡表，送部查覈。

#### 第四章 權限。

第十九條 清理財政局遇有重大事件，除隨時詳報該管督撫外，得由總會辦會同監理官逕稟本部。

第二十條 各衙門局所對於清理財政局調查事件，有抗延欺飾者，按清理財政章程第九條辦理。如遇應行報局事件，任意逾限者，按清理財政章程第三十條第二項辦理。

第二十一條 各衙門局所造報出入款項到清理財政局，如查有虛捏情弊確據，由局將該管官員詳請督撫從嚴參處。

#### 第五章 獎敘及懲罰。

第二十二條 清理財政局如辦理確有成效，該局總辦會辦由度支部會同督撫，奏請從優獎敘，局中辦事各員亦得分別異常勞績，酌量保獎，其部派監理官，由度支部按照異常勞績奏請獎敘。各局辦理成效，以出入款項調查明確造報事項無誤限期者爲斷，應遵籌備憲政年限，於宣統三年度支部彙查全國歲出入確數後，將各該局辦事人員保獎一次，再於宣統五年試辦全國預算案成立後，保獎一次。

第二十三條 清理財政局於應行造報事件任意逾限者，除遵照清理財政章程第三十條，將總辦之藩司或度支使，由部據實奏參外，其會辦司道一併參處，若監理官督催不力，輕則撤換，重則奏參。

第二十四條 清理財政局造送各項報告冊，如有不實者，查有確據，由部將該局總辦會辦據實分別參處，若監理官扶同弊混，查實嚴參。

####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五條 清理財政局辦公經費，由該省司庫籌撥，准其作正開銷。

第二十六條 清理財政局總辦、會辦及議紳，均不支薪水，監理官薪水川資及出省調查，費用由本部給發，科長、科員及書記生，應給薪水，由該局於辦事細則內自行酌定。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三十日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各省清理財政局辦事細則，由該局擬訂呈請督撫覈准施行，報部備案。（註二）

註一：「宣統己酉大政記」，第十二冊，頁九三九—九四〇。

註二：同註一，第十三冊，頁一〇四九—一〇六〇。

一一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閏二月

一日（三月二十二日） 清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張之洞電廣東官紳，嚴責其阻撓派設粵漢鐵路分局總辦。

日前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張之洞，特派王道秉恩總辦粵省分局；粵路董事，恐于已不便，利用善堂行商出名，電請撤銷。張之洞以若輩謬妄，特將督辦之責任，董事之弊端，及維持之辦法，電請兩廣總督張人駿轉交公司總協理，廣登報章，以安衆心。電文錄下：

「張制台、鐵路總理梁震東京堂、洪密、安帥元電悉：粵省善堂行商藉詞股商堅持商辦，至有撤銷督辦分局之請，謬妄無理，實堪駭異。查此路貫通南北，關係三省利害，必須籌定統一辦法，朝廷特派大臣督率其事，恭照上年六月上諭有云：『前經張之洞收回自辦，極費經營，乃數年來官紳商董意見參差，迄無成效，自應簡派大員統一事權，督飭在事官紳認真籌辦，所有路務大端，由該大臣籌三省全局，體察情形，隨時主持裁定，務令各派意見，聯絡一氣，等因欽此。』又恭照是年七月上諭有云：『該路籌款用人興利除弊各事宜，悉責成張之洞通籌全局，力任勞怨，嚴定期限，各就三省情形分別妥訂章程，因時制宜，主持定斷，所有三省原派之總理協理均聽節制，在事官紳商董，倘有營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即著張之洞據實參辦，等因欽此』各在案，諭旨何等嚴明！恭查因時制宜，主持定斷之旨，實因商辦公司，漫無稽核，始責成督辦大臣力任勞怨，總以剔除弊端為主，鄙人責成重大，自應欽遵辦理，不敢聽其因循貽誤。上年七月以粵省股商受人煽惑，未喻宗旨，鄙人特發蒸電宣示，專為通籌督催，于用人理財不稍掣肘，以釋羣疑，蓋以粵人認股尚知踴躍，正思保持利導，取信商民，雖不欲干涉對



省財權，致生阻力，然亦經切實聲明，如有各存意見，不顧公益，阻礙全局之處，豈能全不過問？查該商等謂准歸商辦，達部奏咨有案，當經咨調商部兩部舊案，三十二年閏四月，前粵督咨部善堂商董所呈簡易章程第一條有云：『九十九年爲期，期滿後仍由商辦，援以爲例等語。第二條有云：請舉大臣維持路事一節，應毋庸議等語。』

是年十月又咨送公司詳細章程，第拾三節有云：『毋庸官派督辦監督』等語。措詞純任己意，種種越分妄言，商部洞悉此情，未允其請，咨覆文內有云：『第一條永歸商辦，第二條永免派員督辦。前准貴督咨稱，各國無此辦法，是以浙寧路章刪除永遠歸商字樣，粵路應伏嗣後酌度情形，再立年限等語。』該商等來電，不敘部覆，帆將各送自擬辦法，擅稱爲奏咨鐵案，實屬朦朧混膽妄，且既知尊重朝廷，附會奏案，豈兩次煌煌諭旨如不聞耶？至謂『收股票時聲明商辦不成，收回先交股銀』一節，檢查兩部案卷，並無此項奏准批准案據，不過愚弄股東挾制官長之劣技耳！豈能任煽惑把持者肆口妄言，遂至不敢過問？試思三省全路，計長二千五百餘里，需款五六千萬兩，鄂湘路占一千七百餘里，粵省僅得十分之三，粵之商已交已用之款，不過百萬元，如不認交，部中何難全數退還？此路即收歸郵部矣！粵商果願之耶？況前粵督咨商部簡要章程，第三條載明每股五員，先收掛號壹員，三十二年秋季再收一員半，三十三年秋季再收二員半，如照粵省咨部之案，逾期已將兩年，似此粵商並未按期交股，是衆股東已知董事之不可信，且因工程及購地，復不切實，以致股東觀望，若再不早爲整頓，剔除弊端，恐三期交款更不易集矣！至三省地方遼闊，事務紛繁，非分設局所，派員總辦，督辦大臣從何稽察？股東散處四方，僅任少數董事糾結壟斷，設一分局，代股商監視其側，並不干涉財權，衆情正喜有所仰賴，豈有反生疑懼之理？是必確有弊竇之事欺瞞，恐有分局近在咫尺，勢難掩飾，實於經手董事有大不便者。是疑懼不在股商，而在董事數人耳！惶急請撤，欲蓋彌彰，當知鐵路爲國家要政，非一人一家之私產，未得交通之利，先失領土之權，天下萬國，無此愚懦政策。以上各節，不過就來電指駁揭出。來電所稱奏案，並非奏明奉旨允准之案，乃係朦朧欺人之語，以惑商民。至鄙人三省設局之宗旨，特再爲粵省真正股東剴切曉諭焉：一曰通籌全局路名粵漢，經由三省，地勢使然，必須聯絡一氣，方能大利暢通。以交涉三省之故，特簡督辦，自應並設三分局，以期貫通，否則各存省界之見，遇事必多牽礙。一曰分算股本。粵省辦路以來，糜費甚多，議論紛歧，聞股款已支出五六百萬，造路僅成一百餘里，假使每路竟合五萬元，他日鄂

湘造路，每里或止需貳萬員上下，粵省糜費，湘鄂兩省豈能承認？將來計里定價，勢必不能照本分利，粵路必至本多利少，無可挽回，實不能不及早告全粵股東知之。一曰統核餘利。合辦之路，與一省獨辦之路情形迥異，他日路成行車，搭客運貨，無分省換車購票之理，自當南北統算計里均分，萬一粵省七百餘里，竟用至四千萬兩，鄂湘千百餘里，亦僅用此數，將來獲一分餘利，兩省可得十成，粵省獨減至五厘，尤不能不為衆股東慮也。一曰考核工程。督辦大臣有督催之責，該省接收續造之路，工程是否堅實，料件是否美好，以及工作之虛實，成績之遲速，皆須考驗，俾股東款不虛糜。況國家運道所關，三省公共之利，經辦者稍明事理，亦應自請督辦考核，以昭信實而明心跡，何乃妄行煽惑，深閉固拒？其中情節，顯然可知矣！一曰稽查賬員。粵省股款零股爲多，商董代表股東，司出納之權，全賴月結年結賬目，宣示大衆。乃公司章程第八十一節，謂地畝材料工程支銷開車後，運脚利息登諸報章，而董事某兼總商會報主筆，登載簡略，從何鉤稽，第八十三節竟謂係歸商辦，出入賬目，無庸造冊報銷，尤爲可怪。查商集之款，原不必按照官款報部辦法格式苛細，但衆共之事，最貴徵信，出入賬目，總須刊刻表冊，宣示于衆，毫無隱漏，方能令三省官紳商民曉然無疑。今粵路獨事祕密，在粵省股商固不甘心，鄂湘官紳商民豈能信服？斷無此辦法。總之，督辦大臣之任，既不經手款項，提用分文，又非包攬工程，股商何所用其疑懼，獨惜一元兩元積銖累寸而來者？竟任專橫冒濫，並無眞股之董事，分佈選票，牢握利權，仍藉詞衆商爲抵抗之計，股東勢既渙散，莫測實情，一經煽惑，惟懼已交之股不能保全，只得隨聲附和，情殊可憫，敢請安帥將鄙人此電轉交公司總協理，廣登各埠報章，以安衆心，是爲至禱。鄙人疊奉嚴旨，授以事權，豈能坐視二三刁劣之輩，愚弄良善？商民苟有不能悔悟，仍前煽惑把持，營私舞弊，罔利害衆者，惟有秉公遵旨指名奏參懲辦，以盡責任。現在北京業設督辦總公所，粵省股商，或僅占微股，或遠在外洋，如有未達之隱，願輸之情，可轉告同鄉京官代達，或郵遞公所逕致敝處。其素行公正向不苟同之董事，如有所見，亦可自行函達，藉資採擇，用示官民一體之意，鄙人實有厚望焉！祈並轉稟震東京堂爲荷。洞感叩。」（註一）

按：二月二十八日，粵路公司尋常會議後，各股東以公司中人，對於公舉查帳六人之議，力持投簡票舉之議，甚懷忿怒。即於閏月初一日，刊布傳單，略言粵路內容腐敗，董事把持，動輒箝制股東，不使開議，昨經提議，始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日

一二四

得復還我股東查帳之權，惟各董堅要憑票投簡舉人，方准查帳。其意蓋欺我股東散處四方，無從糾集，彼坐擁股票數十萬，將盡舉其私人，以充當查帳，圖塞我股東之口，而盡制我股東之權，隻手遮天。再難啞忍。復又電致張之洞及郵部商部，略言昨公司開股東會，宣布年結，帳目冒濫，股東公憤，議俟查帳後方交二期股銀。現董事硬於三十日截收，並擬將前股充公，藉抵查帳地步，欺壓股東，莫此為甚，乞電張督，飭俟查帳後方准止截，以安衆心而維大局。（註二）而張之洞對於把持路政之董事，亦不滿，故有致粵東官紳切責善堂行商之電。

## 俄國以日本不肯出售南滿鐵路，決停止美國收買東清鐵路之交涉。

美國鐵路鉅子哈里曼氏（E.H.Harriman）有志於世界交通路線的建立，自去年十一月間，即運動與日俄兩國商議購買南滿及中東（東清）鐵路，期使國際路線一元化。至本年一月，日本謂無出售南滿路之意，並請將來亦勿作此類活動。俄國以日本不肯出售南滿鐵路，本日乃決定停止美國收買東清鐵路之交涉。（註三）

註一：星加坡「中興日報」，己酉年閏二月十六日，西元一九〇九年四月六日。

註二：粵路最新之風潮，見「東方雜誌」，六卷四期，記事，頁四二。

註三：凌鴻勛編：「七十年來東清、中東、中長鐵路變遷之經過」（上編），頁六二，五三、一交通部交通研究所出版。

二 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廷舉行京察，予慶親王從優議敘，對世績、張之洞、鹿傳霖、那桐、孫家鼐、錫良、楊士驤、端方、袁樹勛等每分別議敘。

本日，清廷諭內閣：

「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內外滿漢諸臣，有能共濟時艱，勞勩最著者，允宜特加甄敘，其平庸衰病者，亦難曲予優容。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奏請，朕詳加披閱，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奕劻謹慎忠純，勩勞懋著，竭誠籌畫，悉協機宜，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世續、張之洞、協辦大學士尙書鹿傳霖、大學士那桐，同心襄贊，共矢愼勤，均著交部議敘。大學士孫家鼐，老成厚重，衆望交孚；新授東三省總督錫良；力任艱鉅，勞怨不辭；直隸總督楊士驤，宣勤畿輔，籌畫精詳，兩江總督端方，規模宏遠，應變有方，山東巡撫袁樹勛籌辦新政，任事實心，均著交部議敘，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聲名平常，著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註一）

按：此次京察得議敘者，一爲舊臣，大學士五人，四皆樞臣，總督三人，巡撫一人。殆以袁中丞在山東對於預備立憲各要政，頗能契合上旨，故特表章之。（註二）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原爲袁世凱舊屬，今同遭罷斥，同日以左翼總兵烏珍爲民政部左侍郎，調倉場侍郎林紹年爲民政部右侍郎。（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三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四期，頁一六三。

註三：同註一。

#### 四 日（三月二十五日） 孫先生文函張永福、陳楚楠，囑重新改良中興報，成立有限公司。

孫先生文本日函張永福、陳楚楠，囑從速改良中興報，內容如左：

「永福、楚楠兩兄大鑒：敬啓者：各埠股東皆望中興報早日註冊，成立有限公司，從新改良一切。其如何辦法，各人皆願由兩兄全權辦理，請爲從速施行，以慰各同志之望可也。此致，即請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啓、西三月二十五號。」（註一）

清廷責成各大員督率所屬認真辦理應辦要政及關於預備立憲各事。

本日，清廷諭內閣云：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應盡責任，現在朝廷預備立憲，屢降諭旨，不啻三令五申，然所望於贊助新猷，實惟內外諸臣是賴。近觀內外諸臣中，公忠體國，勤勞將事者，固不乏人，然涉於推諉敷衍者，仍所難免。自此宣諭以後，內則責成各該部衙門堂官，外則責成各省督撫大吏，舉凡應辦要政，及一切關於豫備立憲各事宜，皆當次第籌畫，督率所屬官員認真辦理，上以副朝廷倚畀之隆，下以慰薄海蒼生之望，如能各盡其職，定必優加賞賚。儻敢敷衍因循，空言塞責，放棄責任，上以謬過於朝廷，下以累及於民庶。朕惟治於應得之咎，決不姑從寬貸也，特此通諭知之。」（註二）

清廷諭令嗣後丁憂人員無論滿漢，一律離任終制。

清廷為融化滿漢，本日諭令嗣後丁憂人員無論滿漢一律離任終制，諭文如左：

「諭內閣：禮部議奏滿漢服制一摺，現當豫備立憲，滿漢服制一事，尤為倫紀攸關，自應統歸畫一，嗣後內外各衙門丁憂人員，無論滿漢，一律離任終制。其有責任重要，關係大局，勢難暫離，不能不從權奪情者，應聽候特旨遵行。至一切喪服事宜，著禮學館詳細編訂，奏明辦理。另片奏，丁憂之漢員在外投效，滿員在部當差，應如何定章，請飭吏部詳議與奏等語，著會議政務處會同吏部議奏。尋奏：擬將關於吏部考覈之京外滿漢丁憂文職人員，應行開缺終制，及改為署任奏准當差者，酌訂章程十一條。至武職丁憂事同一律，事關定制，文武皆同，謹並訂武職丁憂人員章程十二條呈覽。從之。」（註三）

按：清廷自降此諭後，大學士那桐、步軍統領毓朗、農工商部左侍郎熙彥、署江北提督王士珍、署歸化城副都



統三多。均奉旨改爲署任，惟內閣學士墨麟、內閣侍讀學士占鳳、禮部左參議良揆，自請開缺終制，奉旨允准。又欽天監右監副常海，以係專官，亦奉旨改爲署任。（註四）

清廷諭嗣後進講諸臣，務當於各書中有關新政憲法之處，剴切敷陳。

本日內閣奉上諭如左：

「昨日吳士鑑所進西洋通史講義，尙屬可觀，嗣後進講諸臣，務當於各書中有關一切新政憲法之處，詳慎采擇，剴切敷陳，俾有益於朕股股求治，變法維新之至意，斷不可撻拾空言謬論，無補時艱爲要。」（註四）

清廷命前內閣學士陳寶琛總理禮學館。

前內閣學士陳寶琛本日授爲總理學館之職，諭旨云：

「軍機大臣欽奉諭旨：禮部奏：禮學開館酌擬凡例，開單進呈，并擬派提調一摺，著依議。又片奏請特簡大員會同該部總理禮學館事宜，兼綜纂訂等語，着派前內閣學士陳寶琛，欽此。」（註六）

陳寶琛，字弢庵，福建福州人。進士出身，歷官南洋大臣。福建鐵路會社總辦，本日授爲禮學館總纂大臣。（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一。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五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六卷四期，記載一，頁一六三。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五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五、七日

一二八

## 五日（三月二十六日） 日使伊集院彥吉與清外務部談判東省六案問題。

本日，日使伊集院彥吉至清外務部談判東省六案問題。日本外交，向尚秘密，此次六案交涉，復責中國洩露消息。伊集院與清廷官員問答節略如次：

「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五日（西曆三月二十六日）伊集院使來部會晤問答：伊云：聞島事，前日曹參議交來節略，已悉，並電致敝國政府，現尚未接到回訓，一俟接到，即行通知。又云：近來各使館及報館均宣傳此事，謂中國政府已公然照會日本政府，請將各案交海牙公斷，日本不肯應允。日本報館曾來詢問是否確有此說。當即告以並無此事。昨日又接本國駐英大使來電，言泰晤士報詳載中日交涉六問題，並言及彼此主張之說。此種消息決非敝國所洩漏，我亦不敢說貴部所洩漏。惟西報如此論說，我實深為詫異。前此兩國國民互有意見，幸彼此政府竭力維持，現已漸次融洽。若中外報紙紛紛議論兩國交涉，必將使兩國國民又生意見，實於兩國前途大有妨礙。故我深望貴部竭力設法約束，互守秘密，為盼。答云：此事為中外所注目，中外報館訪事到處探聽。報館有聞必載，約束頗不易易。伊云：此次西報所載，於彼此交涉內容甚為詳細，決非無根之詞。兩國交涉遇此相爭不解之時，原有以彼此主張公諸輿論之事。惟中日兩國交誼素睦，凡事總可和平商辦，尚可無須出此。故我深願貴大臣時時留心約束方好。答云：我亦不願彼此報紙登載此事，然我亦不能禁其不登。故我深願交涉各案早日和平了結，外人自無議論。若貴國政府同意交海牙公斷，更為盼望，未知貴國政府意見如何？伊云：現在尚未接到敝國訓電。我前日與曹參議所說之言，係我一人之意，隨後接到訓令，再通知。梁大人云：吉延事關領土，我們看之甚重，總望貴國讓步，先行了結，其餘各事，我們自易妥商。伊云：我今日特為西報之言而來，至各案如何回覆，俟政府訓電到時，再行奉達。」

閏二月十五日，日使答覆節略，不贊成公斷，主由兩國自了。（註）

七日（三月二十八日） 清廷憲政編查館奏准大清國籍條例。

清廷以荷蘭政府擬收華僑入籍，曾於二月八日命修訂法律大臣會外務部議訂國籍法，憲政編查館因此進奏由大清國籍條例摺，本日奉旨依議。其內容如左：

「奏為遵

旨議覆

大清國籍條例謹繕清單，伏候

欽定頒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二月十八日准軍

機處鈔交，奉

旨外務部會同修訂法律大臣奏擬訂國籍條例繕單呈覽一摺，著憲政編查館迅速覆議具奏單併發，欽

此。並據抄錄原奏清單前來，仰見朝廷涵育民生，懷遠招攜之至意，欽佩莫名。臣等竊惟國以得民為本，民以著籍為本，自來言戶藉者不過稽其衆寡，辨其老幼以令貢賦，以起職復而已。國籍之法則，操縱出入之間，上係國權之得失，下關民志之從違，方今列國並爭，日以關土殖民互相雄長，而中國獨以人民繁庶、實遷耕墾偏於重瀛，衡量彼我之情，揚摧輕重之際，固不必以招徠歸附為先，而要當以懷保流移為貴，此則今日立法之本義也。原奏所稱，各國國籍法有地脉系、血脉系、即是屬地屬人主義、因兩義相持必生抵觸，故雖各有注重之端，而不能無折衷之制，然各國取折衷主義，而仍不出於屬地屬人，二者範圍以內，故當施行之際，往往易生辨難之端，而各國通例，必先定一法律，以保護己國人民，與限制他國人民，此但準乎本國情勢之所宜，而固不能期他國之盡相合也。今原奏擬訂國籍條例四章，以固有籍、入籍、出籍、復籍為綱，而獨採折衷主義中注重血脉系之辦法，條理分明，取裁允當，所擬施行細則，亦係參照歷年交涉情形，籍免牴牾起見，臣等謹督館員，逐條核議，尙屬妥協可行。惟是法律務期久遠，推求不厭精詳。現在我國民法，尙未頒布，領事裁判權尙未收回，惟恃此項條例與為維繫，必須行之以簡而事無不賅，持之以通而勢無或阻，下可副編限歸嚮之忱，上可彰法律修明之效，庶幾推行盡利，內外相安。臣等謹本此義，量為增損，改為國籍條例二十四條，施行細則十條，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頒行。所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項條例，關係重要，臣等逐細研求，詳慎核議，是以覆奏稍遲，合併聲明，謹奏。謹將酌擬大清國籍條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 第一章 固有籍。

第一條 凡左列人者，不論是否生於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1110

一 生而父爲中國人者。

二 生於父死以後，而父死時爲中國人者。

三 母爲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

第二條 若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而生於中國地方者亦屬中國國籍。其生地並無可考，而在中國地方發見之棄兒，同。

## 第二章 入籍。

第三條 凡外國人具備左列各款，願入中國國籍者，准其呈請入籍。

一 寄居中國接續至十年以上者。

二 年滿二十歲以上，照該國法律爲有能力者。

三 品行端正者。

四 有相當之資財或藝能足以自立者。

五 照該國法律於入籍後，即應銷除本國國籍者。其本無國籍人，願入中國國籍者，以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備前項第一、第三、第四款者，爲合格。

第四條 凡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國者，雖不備前條第一至第四各款，得由外務部民政部會奏，請旨特准入籍。

第五條 凡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均作爲入籍。

一 婦女嫁與中國人者。

二 以中國人爲繼父而同居者。

三 私生子父爲中國人，經其父認領者。

四 私生子母爲中國人，父不願認領，而經其母認領者。照本條第一款作爲入籍者，以正式結婚呈報有案者爲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爲入籍者，以照該國法律尙未成年及未爲人妻者爲限。

第六條 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應隨同入籍人一併作爲入籍，其照該國法律並不隨同銷除本國國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願入籍，或入籍人願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雖不備第三條第一至第四各款，准其呈請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現住中國者，雖不備第三條第一第四各款，並准呈請入籍。

第七條 凡婦人有夫者，不得獨自呈請入籍。

第八條 凡入籍人不得就左列各款官職：

一 軍機處內務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

二 各項武官及軍人。

三 上下議院及各省諮議局議員。前項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後，其餘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後，得由民政部具奏，請旨豁免。

第九條 凡呈請入籍者，應聲明入籍後，永遠遵守中國法律，及棄其本國權利，出具甘結。並由寄居地方公正紳士二人聯名出具保結。

第十條 凡呈請入籍者，應具呈所在地方官，詳請該管長官咨請民政部批准牌示，給予執照爲憑。自給予執照之日起，始作爲入籍之證，其照第五條作爲入籍者，應具呈所在地方官，詳請該管長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國者，應具呈領事申由出使大臣或逕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

### 第三章 出籍。

第十一條 凡中國人願入外國國籍者，應先呈請出籍。

第十二條 凡中國人無左列各款者，始准出籍：

一 未結之刑民訴訟案件。

二 兵役之義務。

三 應納未繳之租稅。

四 官階及出身。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一三三

第十三條 凡中國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均作爲出籍：

一 婦女嫁與外國人者。

二 以外國人爲繼父而同居者。

三 私生子父爲外國人，經其父認領者。

四 私生子母爲外國人，其父不願認領，經其母認領者。照本條第一款作爲出籍者，以正式結婚呈報有案者爲限。若照該國法律，不因婚配認其入籍者，仍屬中國國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爲出籍者，以照中國法律尙未成年及未爲人妻者爲限。

第十四條 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併作爲出籍。若其妻自願留籍，或出籍人願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屬中國國籍。

第十五條 凡婦人有夫者，不得獨自呈請出籍。其照中國法律，尙未成年及其餘無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請出籍。

第十六條 凡中國人出籍者，所有中國人在內地特有之利益，一律不得享受。

第十七條 凡呈請出籍者，應自行出具甘結聲明，並無第十二條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經發覺情事。

第十八條 凡呈請出籍者，應具呈本籍地方官，詳請該管長官咨請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國者，應具呈領事申由出使大臣或逕呈出使大臣，咨部辦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爲出籍之證，其未經呈請批准者，不問情形如何，仍屬中國國籍。其照第十三條作爲出籍者，照第十條第三項辦理。

#### 第四章 復籍。

第十九條 凡因嫁外國人而出籍者，若離婚或夫死後，准其呈請復籍。

第二十條 凡出籍人之妻於離婚或夫死後，及未成年之子已達成年後，均准呈請復籍。

第二十一條 凡呈准出籍後，如仍寄居中國接續至三年以上，並合第三條第三、四款者，准其呈請復籍，其外國人入籍後，又出籍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凡呈請復籍者，應出原照同省公正紳商二人出具保結，並照第十條第一項辦理。其在外國者，應由同在該國之本國商民三人，出具保結，呈請領事申由出使大臣或逕呈出使大臣，咨部辦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爲復籍之證。

第二十三條 凡復籍者，非經過五年以後，不得就第八條所列各款官職，如奉 特旨允准者，不在此例。

#### 第五章 附條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自奏准奉 旨後，即時施行。

#### 大清國籍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並未批准出籍，而入外國國籍者，若向居外國，嗣後至中國時，應於所至第一口岸，呈明該管國領事，由該管國領事據呈照會中國地方官，聲明於某年月日已入該國國籍，始作爲出籍之證。

第二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並未批准出籍而入外國國籍者，若向居中國通商口岸租界內者，應於一年以內呈明中國地方官，照會該管國領事，查明於某年月日已入該國國籍，始作爲出籍之證。

第三條 凡不照前兩條所載呈明出籍之證者，則在中國一體視爲仍屬中國國籍。

第四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並未批准出籍而入外國國籍者，若仍在內地居住營業，或購置及承受不動產，並享有一切中國人特有之利益，即視爲仍屬中國國籍。

第五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並未批准出籍而入外國國籍者，若仍列中國官職，即視爲仍屬中國國籍。

第六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已入外國國籍者，准其隨時遵照本條例第二十二條，呈請復籍，毋庸照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辦理。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以前，中國人有因生長久居外國者，如其人仍願屬中國國籍，一體視爲仍屬中國國籍。

第八條 凡照本條例出籍者，不得仍在內地居住，違者驅逐出境，所有未出籍以前，在內地之不動產及一切中國人特有之利益，限於出籍之日起，一年以內盡行轉賣，其逾限尚未轉賣淨盡者，一概充公。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一三四

第九條 凡照本條例出籍者，若出籍後查有第十二條所列各款及犯罪發覺情事，將出籍批准，即行注銷，仍由中國按律處辦。

第十條 凡照本條例出籍者，若所稱願入某國國籍係屬詐稱，並未入該國國籍，或所具甘結有諱飾情事，應將出籍批准即行注銷，該本人處六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監禁。

入籍呈式

姓名年歲籍貫職業謹呈

為呈請<sup>入籍</sup>復<sup>入籍</sup>事，今因願入中國國籍，謹遵照國籍條例第<sup>第</sup>條呈請<sup>入籍</sup>復<sup>入籍</sup>

籍，並照章取具保備查，伏乞 察核批准，須至呈者。

附呈

妻某氏、未成年子某某若干人，謹遵照國籍條例第<sup>第</sup>條第<sup>第</sup>條

項一併<sup>併</sup>入籍合併聲明。

年 月 日

入籍保結式

姓名年歲籍貫職業為出具保結事，今因某某願入中國籍，查某某於國籍條例第<sup>第</sup>條所載，確係符合，謹聯名

具保，以結是實。

年 月 日

入籍甘結式

姓名年歲籍貫職業為出具甘結事，今因呈請入中國國籍，願自入籍後，照國籍條例第<sup>第</sup>條所載，永遠遵守中國法律，並願盡棄本國權利，所具甘結是實。

年 月 日

入籍執照式

爲給予執照事，今據某某願入中國國籍，查與國籍條例第 條相符，合行給予執照爲憑，須至執照者。

右給姓名年歲籍貫職業

年 月 日  
出籍呈式

姓名年歲籍貫職業謹呈

爲早請出籍事，今因願入某國國籍，謹遵照國籍條例第 條呈請出籍，並照章另具甘結備查，伏乞  
須至呈者。

察核批准，

附呈

妻某氏，未成年子某某若干人，謹遵照國籍條例第 條第 項

一併出籍  
仍願（願使）留籍合併聲明。

年 月 日

出籍甘結式

姓名年歲籍貫職業爲出具甘結事，今因呈請出籍，謹聲明並無國籍條例第 條所載各款及犯罪未發情事，如有諱飾，查出後，願仍受中國法律處罰，所具甘結是實。

年 月 日（註一）

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電粵督張人駿，請將造謠煽惑之粵路劣董傳案看管。

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前派王秉恩爲粵路駐粵分局總辦。廣東鐵路公司股東董事大會反對此事，並堅持商辦。張之洞前曾致電切責之，本日再電粵督張人駿，請將造謠煽惑之粵路劣董予以看管。電

文云：

「疊據廣州七十二行總商會總協理張振勳、區贊森等江電稟稱：商會報主筆金炎造謠煽惑，登載不實。請立行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一三六

退，文曰：敝處候查明帳目，分別請官懲辦。又據九善堂紳董江孔殷陳家蘭等，暨總商會支電稟稱，劣董金葵，糾黨侯景星等，硬用善堂行商私電抵拒，盤踞把持，請將舉人金葵，先行奏革，與侯景星、盧季槐，併由粵督一律看管，聽候查辦等語。又據股東共濟會鄭路鎔等，股東張樑等，稟請飭查帳各等因，似此衆怨沸騰，自應從嚴查辦，以靖人心，應請安帥密飭南番兩縣，速將金葵、侯景星、盧季槐三名，即日傳案看管，毋任逃避。一面再行切實查辦，并祈抄交李軍門胡藩臺知照，盼極電復。洞、陽印。」（註二）

張之洞又電：「劣董金葵、侯景星、盧季槐，經粵省紳董商會公電，稟請查辦，已電請安帥飭縣，先行看管，即希將該三人劣迹，切實密查電告，以憑核辦。并祈李軍門加派幹員邏守，勿任逃匿港澳，或他省，切要，督辦大臣張、遇印。」（註三）

按張之洞於閏二月初一日致電廣東官紳，切責善堂行商阻撓派設駐粵分局總辦後，善堂行商始知公司中人冒名發電之事，羣情大憤，即時致電張中堂，其文如下：

「讀感電全體歡慰，劣董橫暴舞弊，鄙工程貪庸糜費，中外痛憤，串票牢位，莫奈伊何。前電實冒名，善商含怒，昨股東會決由善商查帳，劣董硬須票選，慣技彌縫，諸貪不除，粵路日壞。乞派員監視，由善商自舉公正，澈究弊竇，尤感。九善堂七十二行商許清華、全國忠等叩。」

初四日，善堂行商復又電致張之洞，請將公司諸董事，分別奏革看管，其文如下：

「商辦粵路，當日發起，由善堂行商，今日腐敗，不在於善堂行商，而在於傷託善堂行商，把持路事之人。官任糾察，不涉財權，中堂與粵督憲維持粵路之苦心，可白天。現中外股東，紛紛控告，是公司任事諸人，皆處被控地位，何得違背法律，不受制裁，乃劣董金葵慮不便己，糾黨侯景星、盧季槐，硬用善堂行商名目，私電抵拒。鈞電嚴斥，匿不宣布，其中不同宗旨之董事，素觀不得，至初二日始由報界偵抄刊出，闔省譁然，金葵向利用官威以箝制股東，今又假冒善堂行商以反抗官長，恃爲總商會報主筆，顛倒是非，淆亂聽聞，稍與辯論，輒架破壞商辦大題，反噬挾制，兇悍險詐，無所不至。盤據把持，釀成今日，千夫共指，衆怨所歸，現股東查帳，又藉詞票舉，以圖抵制，若事嚴辦，大局必壞。伏乞將舉人金葵，先行奏革，與侯景星、盧季槐一併電請粵督，一律看管，聽候查辦，免再滋不



而靖人心，粵路幸甚。併乞轉戴尚書。普告同鄉京官爲叩，九善堂紳董江孔殷，陳家蘭等七十二行總商會總理張振勳、區贊森等同叩，支印。」（註四）

自是而郵傳部切責粵路董事，張之洞致粵督看管粵路董事之電遂連翩而至。附錄郵傳部之電如下：

「粵漢鐵路爲中央南北正線，前由鄂湘粵三省，互訂章程，定期興築，嗣以鄂湘籌款久無成效。粵路股東又以董事私中把持等情，迭電稟到部，朝廷以該路關係三省全局，去年特簡督辦大臣，督飭籌辦，旋有粵路董事金葵電稟本部，借口於公司定章，有商辦不成，原銀交回之說，奏等不得不豫籌防維，以保守商辦爲宗旨，乞迅賜示原因，并求劃清界限等情，當於七月洽電，請責督剴切曉諭在案，嗣於八月間，公司留舉董事，復准貴督及胡藩司，先後咨稟，均稱此屆留舉董事，繳驗股票，數目不符等因。旋據股東何廷杰等稟部，有粵路留舉董事，私中欺瞞，朋比舞弊等情。又據粵路公司呈報，現在築成開車之路，自黃沙至源潭，計共華里一百二十八里，聞公司用款已至六百餘萬有奇，復據股東陳鴻藻，以粵路費糜工緩等情稟部，是該董事結黨盤踞，欺吞冒濫，久爲衆股東所指摘，深慮萬無稽核，將股東血本，終致缺蝕，當由督辦大臣張設局派員，就近監察，藉以整飭弊竇，查核虛糜，其保全於股東者甚大。乃侯景星膽敢電請將分局撤銷，顯係暗中有人唆使，欲牽引附會，藉衆挾制，以爲抵抗稽核，不顧欺吞地步，業由督辦大臣嚴電駁斥。本部正擬反覆開導，又據粵路全體股東張葵等電稱，粵路開股東會，宣布年結，總協坐辦四人，硬支薪水六萬五千元，股東不服等情。復接股東共濟會鄭道鎔等電稱，公司帳目糊塗，股東公憤，議查帳後，方交二期股銀，現董事定期三十日截止收股，并將前股銀充公，藉阻查帳地步，乞電粵督，飭俟查帳後截股等由。查截股日期，未經督辦大臣及本部核准有案，此屆報帳，既經股東指明帳目虛浮，自應遵照商律，將帳冊交股東查核，然後再定實行截股日期，方昭公允。乃股東方議於查帳後繳交二期股銀，該董遽定截股日期，無怪股東之疑憤，粵路集股商辦，全賴股東投資踴躍，本部方極力維持，以保股東血本，豈能任盤踞抑勒，吞蝕浮冒，不爲股東作長久之計耶。希轉飭公司各董應俟股東查帳後，再擬截股日期，呈由督辦大臣及本部核定。至此次督辦大臣設局派員，係爲慎重路工，保護股本，力懲虛糜，並非侵奪權利，當爲衆股東所共信，希將此電登報刊佈，並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一三八

請由貴督出示，曉諭各股商，勿聽浮言，妄生疑揣，郵傳部、江印。」（註五）

註一：「宣統己曾大政紀」，第十六冊，頁一二六四—二七五。

註二：粵路最新之風潮，見「東方雜誌」，六卷四期，頁三七—四八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 十一日（四月一日）清廷設海參崴總領事。

本日，清廷諭曰：

「添設海參崴總領事一員，從外務部請也。」（註一）

## 清廷頒行度支部印花票稅。

本日清廷諭云：

「度支部奏 印花票製成，請頒發各省試辦一摺，又片奏，議覆前安徽巡撫馮煦奏印花稅驟難舉辦，御史石鏡漢奏，印花稅恐多窒礙各摺，或原奏似爲過慮，或尚未悉印花辦法，請毋庸置議等語，均著依議。」（註二）

## 河南交涉局與英福公司訂立出煤後辦事專款十條。

本日，河南交涉局議員楊敬宸、方鏡、嚴良炳與福公司總董白來喜，礦師堪睿克簽訂「福公司見煤後辦事專條附款」，准公司就地售煤。其專款十條如左：

（一）提議宗旨，要引伸原訂合同章程，將見煤之後辦事專條逐節商訂，庶彼此各有遵守。

(一) 福公司應納值百抽五之出井稅，議定自見煤之日起算，不分整碎，不問漲落，每噸納稅銀五分，按月照報告總公司洋文賬單送省城總局一分，以憑核計進出煤數，結算稅銀。稽核員有隨時到廠調查之權，賬單稅銀交稽核員收納轉交。

(二) 福公司所出之煤，議定遵照通商條約，不在內地開設行棧賣煤。

(三) 福公司之煤納出井稅後，運往地埕，經過河南關卡，或由水路或裝火車，議定仍照中國通行章程完納稅項。

(四) 豫豐公司現已裁撤，至原合同第二條所載借用福公司成本一千萬兩，實爲紙上空談，議定一併作廢，福公司交涉事件，統歸河南交涉局管理，其原有之豫豐公司幫董薪水，自本年正月正月起，即改爲交涉局駐礦委員薪水，照舊由福公司按月支給。

(五) 福公司需用黃界內民地，向章由地方官公平代購，惟見煤以來，各地主多不願賤賣，現議定按照原合同第五條租地辦法，凡不願賣絕之地，分別地底地面每年給以租價若干，仍歸地方官詢明地主持平定價。

(六) 原定六十年期限，議定以簽立合同之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算起。

(七) 礦務學堂議定本年春季開辦，除飯食由學生自備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遊戲場、以及教習員司夫役薪工、書籍、文具、彝器、標本、燈火、煤水，統歸福公司籌給。

(八) 現議各條係暫行試辦，將來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續議增入。

(九) 議定專條照繕華文三分，一存河南洋務局，一存修武縣署，一存福公司，均以華文爲憑。

河南交涉局議員候補知府楊敬宸。

候選知府 方 鏡。

署修武縣 嚴良炳。

福公司總董 白來喜。

總礦師 堪密克。

按河南交涉局與福公司於宣統元年二月初六日所訂章程單約第九條內載，現議各條係暫行試辦，將來如有未盡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一四〇

宜，隨時續議增入等因。查有原議第三條內中，尙有不甚完善之處，亟宜添入，以免日後誤會。

計開：

華商如有自願赴公司購煤者，他人不得阻撓買煤，如有此種情事，中國地方官自應就近立行禁止查究。惟每人至少以二十頓起碼，應稟明河南撫帥，飭地方官出示曉諭，福公司不得令華商包售本省煤餉，恐本地人民疑爲專利，致起紛爭。

大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一日

楊敬宸。

訂立。

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一號

方鏡。(註三)

按：福公司之來豫，緣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以河南巡撫劉樹棠奏，翰林院檢討吳式釗，補用道程恩培創設豫豐公司，借用洋款，承辦豫礦，旨命總署戶部議覆，尋議可。最初所訂合同，係辦理大河南北懷慶左右諸山各礦，嗣由京紳奏參，以範圍太廣，僅改爲大河以北懷慶左右。迨光緒二十六年，前豫撫錫良派韓道國鈞督辦河南礦務，經該道與福公司劃定紅黃二界，範圍較小。至本年二月初六日，河南交涉局與該公司議定見煤後辦法十條，經豫撫吳重憲認可批准。其最重要者爲第三條所云福公司所出之煤，議定遵照通商條約，不在內地開設行棧賣煤（註四），至本日，局員楊敬宸私與該公司增訂兩條，其一條即許華商就地購買，如有他人阻撓，地方官負禁止查交之責。故豫撫吳重憲拒予批准。

#### 附錄：河南交涉局委員楊敬宸擅與福公司訂約案（註五）

本報於閏二月初八日，曾揭河南專電，云河南洋務局委方守敬，修武縣嚴良炳，與河北煤礦公司（即福公司）總董白來喜，議定專約十條，以華文爲憑。當時記者以爲既以華文爲憑，則我國交涉委員，安有不識華文者，其約文殆能周妥，且自來交涉，洋人往往故寬其洋文少許字之範圍，使可左右縱送，乘間抵隙，求逞於我，其事衆矣。今以華文爲憑，或可免除此失，況通華文之委員，度無不知外患之可畏，誤於不知洋文，則亦已耳。安有明明用華

文以自賣者，而不意官場中人別有肺腸，其人乃楊敬宸與方鏡等，其事至近日而始大彰也。茲將原訂之約十條錄左。并楊敬宸擅加之二條，閱者比而觀之，便可知楊之罪矣。

(一) 提議宗旨，要引伸原訂合同章程，將見煤之後辦事專條，逐節商訂，庶彼此各有遵守。

(二) 福公司應納值百抽五之用井稅，議定自見煤之日起算，不分整碎，不問漲落，每噸納稅銀五分，按月將報告總公司洋文帳單，送省城總局一分，以憑核計進出煤數，結算稅銀。稽核員有隨時到廠調查之權，帳單稅銀，交稽核員收納轉交。

(三) 福公司所出之煤，議定遵照通商條約，不在內地開設行棧賣煤。

(四) 福公司之煤，納出井稅後，運售他埠，經過河南釐卡，或由水路，或裝火車，議定仍照中國通行章程完納稅項。

(五) 豫豐公司現已裁撤，至原合同第二條所載借用福公司成本一千萬兩，實屬紙上空談，議定一併作廢。福公司交涉事件，統歸河南交涉局管理，其原有之豫豐公司幫董薪水，自本年正月起，即改為交涉局駐礦委員薪水，照舊由福公司按月支給。

(六) 福公司需用礦界內民地，向章由地方官公平代購，惟見煤以來，各地主皆多不願賤賣。現議定按照原合同第五條租地辦法，凡不願賣絕之地，分別地底地面，每年給以租價若干，仍歸地方官詢明地主持平定價。

(七) 原定六十年期限，議定以簽立合同之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算起。

(八) 礦路學堂，議定本年春季開辦，除飯食由學生自備外，所有堂中宿舍舍宇遊戲場，以及教習員司夫役薪工書籍文具彝器標本燈火煤水，統歸福公司籌給。

(九) 現議各條，係暫行試辦，將來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續議增入。

(十) 議定章程專條，照繕華文三分，一存河南洋務局，一存修武縣署，一存福公司，均以華文為憑。河南交涉局委員候補知府楊敬宸、候選知府方鏡、署修武縣嚴良炳、福公司總董白來喜、總礦師堪審克。而楊敬宸方鏡乃忽於十條之外加附二條，實足駭人聽聞，今更將其文錄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一四二

按河南交涉局與福公司，於宣統元年二月初六日所訂章程單約，第九條內載現議各條，係暫行試辦，將來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續議增入等因查有原議第三條內中尙有不甚完善之處，亟宜添入，以免日後誤會。

計開

(一)華商如有自願赴公司購煤者，他人不得阻撓買煤，如有此種情事，中國地方官自應就近立行禁止查究。惟每人至少從二十噸起碼，應稟明河南撫帥，飭地方官出示曉諭。

(二)福公司不得令華商包售本省煤觔，恐本地人民疑爲專利，致起紛爭。

大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一日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一號訂立 楊敬宸 方鏡。

先是今年春，河南懷慶修武境福公司之礦，現出煤層，交涉局委員楊敬宸前往會商辦法。蓋遵原訂合同，見煤後尙有辦事之議也，當由楊與議定續約十條，業經稟明撫憲，批准在案矣。其第三條云，福公司所出之煤，議定遵照通商條約，不在內地開設行棧賣煤，此爲其中主要條件，自當切實遵守。乃該委員楊敬宸等，忽而利令智昏，竟與該礦總董白來喜私相受授，擅自另加附議兩條，復不稟承撫憲，擅於閏二月十一日自行簽字。此其條文，明知違背成約，而姑含混其詞，欲於不知不覺中，壟斷全豫之煤業，是陰弄詭術，欲豫人盡墮其毒霧中也，是舉最大多數之生命財產，怡然授之於人而不悟也。謀既狡志更毒，獨怪彼楊敬宸輩，以中國人中國官，中國之河南交涉委員，竟置國法主權憲法民生一切於不顧，而甘心媚外徇利若此，豈病狂喪心，抑別有所利耶，吾誠百思而不得其故矣。夫修武距省僅二日程，且通郵電，而該委員稟直至二十五日始到院，計距簽字時已十五日矣，何故遲延至此。吳仲帥接稟大怒，嚴札申飭，勒限十日廢約，并電外部求援手，衆紳商亦飛電請命。夫大河南北，懷慶而外，若彰德、若衛輝、若禹州、若鞏縣榮陽，依煤礦爲生者，不下數百萬人，自光緒二十四年，劉前撫爲程恩培吳式釗所愚，售探掘權於福公司，而煤業大利，已斷送大半，乃今楊敬宸等，又并此一線生機之發賣權而斬絕之，豫民何辜，罹此大酷。倘不能將附議兩條作廢，福公司必賤價以爭銷路，厚資以招勞工，不及一年，大河以北之土窯盡倒，不及兩年，大河以南業煤之民生計悉絕，然後壟斷居奇，全豫之生命，爲彼所制，而永無自主之一日。日來兩河民氣，勢甚洶洶，如不速圖轉圜，難保不激巨變，目前之患，又可慮也，特將河南紳士所來私議七條錄下：

(一)此種所稱辦事專條，不過私法上契約之關係。非條約也，故決無國際交涉，決非英公使所得干預。

(二)原議第三條，稱所出之煤，遵照不在內地開設行棧之約，又特加賣煤二字，是於該括禁止之中，又爲特別之指定，實爲本專條之主要條件。

(三)交涉局委員無擅行訂立契約之權，其不經撫臺認可批准之私約，不生何等之效力，故如本專條，其原議十條，雖經批准，其續議二條，出於批准範圍以外，不能因前之批准，移其效力并及於後之加附條件。

(四)凡契約必有主要條件，如原議第三條，祇許福公司在內地有採掘權，不許在內地有發賣權，此主要條件也。今續議加附，轉設反對之規定，(第一條云云)是明明將原議第三條之規定，直行取消，而主要條件至全行滅失，主條件既滅失，是并原議亦可以作廢也。

(五)故如認加附條件爲有效，即不能不將原議作廢，如認原議已經批准爲有效，則加附條件之出於續議者，當然應作廢矣。

(六)此時我只能堅持加附之續議作廢一層，萬不能說到賣煤一層，如辦到續議作廢，不照原議，彼自不能有發賣權，如續議不廢，即任設何種限制，終是大害，故非力爭不可。

(七)邵意謂如開平臨城等礦，無不准華商購買之條，河南恐難獨異云云。不知礦係河南之礦，福公司係在河南開礦，其利害關係，只當從河南著想，不當從洋商一面著想，我既以可採掘不可發售爲條件，福公司合意則定議，不合意則罷議可也，此河南巡撫爲統籌就地方利害上應有之權。今福公司既願遵守此條件，如原議第三條所設之限制，是在福公司且承認河南獨異，故我只知原議第三條爲福公司合意的，且既承認者，無所謂獨異與否也。

註一：「宣統政紀」，卷九，頁二〇。

註二：全註一，頁三五。

註三：近史所編「礦務檔」，頁一七五四—一七五五。

註四：全註三，頁一七二八—一七二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三日

一四四

註五：「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事，頁九九—一〇三。

十三日（四月三日） 清廷四川總督趙爾巽致電樞垣稱：聞達賴喇嘛聘俄教習購軍

火，請截留達賴以消大患。

本日，清廷四川總督趙爾巽電樞垣稱：

「聞達賴有聘俄教習購俄軍火事，心存叵測，請旨電飭西寧青海各大臣、新疆巡撫嚴密查拿，勿使得入藏手，一面詰問俄使不應與我屬地私相交結，且此舉不但關繫兩國睦誼，並能破壞世界和平，甚望彼國勿為奇異舉動，一面直詰達賴喇嘛，將其截留甘省，不准回藏，並不准番官帶兵往接，以消大患，是否謹請代奏。爾巽叩。元。」（註一）

按：俄國自日俄戰後，「俄營遼東」之事乃成泡影，轉而積極侵略蒙古、西藏；且俄人既思染指印度，更不能不利用西藏作跳板。光緒三十二年四月（西元一九〇六年五月）俄國派遣佛教徒於達賴喇嘛自北京回西藏沿途跟隨窺伺，清廷因此對俄提出嚴重抗議，而俄國間諜藉科學考察名義進入西藏者，仍絡繹於途。俄人侵藏政策與英國中東政策利害衝突，因此英國不得不亟謀與俄人協商。光緒三十三年，兩國成立協定，相約三年之內各不派遣所謂科學考察人員入藏，並互約：（一）尊重西藏之領土，並不干預西藏內政；（二）為遵守中國為西藏上國之宗旨，故允除由中國政府相商外，不與西藏商議事宜等（註二），如此雖將俄人侵藏行動稍稍限制，並未完全戢其侵藏之念。

清廷將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以裕財政一摺，交度支部研究。

郵傳部侍郎盛宣懷奏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諭令「度支部知之」：

「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奏，立憲最重理財，擬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以裕財政。幣制欲求畫一，非專用國法不可，欲專用國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下度支部知之。」（註二）

盛宣懷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之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立憲最重理財，擬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以裕財政，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前年奉

召入都仰蒙

垂詢幣制，諭令詳晰條陳。其時匆遽出京，未及覆奏，出京後，徧詢官商，兼究學理，參以經驗，益恍然於幣制欲求畫一，非專用國法不可，欲專用國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現在金價比銀價太高，礙於國外財政，銅元又比銀元太低，更礙於國內財政，既不能操切圖功，亦斷難游移不定。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醫，便道考察廠礦，得晤伊藤博文、松方正義、桂太郎及日本銀行正副總裁松尾臣善、高橋是清、造幣局長長谷川爲治等，研求幣政。伊藤謂立憲必先清釐財政，並將明治創立憲法大端告臣，松方謂財政必先整齊幣制，並將明治改良國幣辦法告臣。及臣往視日本銀行，則松尾高橋語臣以開辦銀行宗旨，又往視造幣局，則長谷川語臣以擴充造幣通計。夫抵日本集各國成法，參酌本國情形，運用新機，集成幣制。其要在銀行與幣局，聯絡一氣，綜攬全綱，乃如中散珠，有所歸束。查日本地狹民貧，而上年國入增至六萬一千萬金元之鉅，海陸軍得以畢舉，其收效之處，全在理財得其要領。我中國地大物博，而歲入不過一萬萬，民猶以爲困，倘能參酌其理財之法，盡力於農礦工商，不必過於苛刻，富強可立而待，此其千端萬緒，非一朝夕所能盡言也。夫齊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銀行，何以備悉商情，操縱國幣？從前我國所造龍元，未足抵制墨銀，繼造銅元，轉以加增民困，皆官自爲之，與商民隔膜，則不歸銀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幣制，亦多掣肘，及松方正義採取德比二國良法，創立日本銀行，又復討求本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三日

一四六

國利病，每頒一制，必先調查，各抒所見，擇要而行，故能毫無扞格。蓋欲使全國通行，永遠不改，亦非數行詔令所能強致也。東游爲時甚暫，然於銀行幣制兩端，頗爲加意，並攜回書籍，研究數月，撮其大要，益覺使民信用，必當有中央操縱之權，方能收四海翕從之效。不揣冒昧，謹擬幣制各種辦法成式及畫一幣制統歸銀行辦理，條議清單二件，又各督撫巨幣制奏議摘要彙錄清單一件，恭呈

御覽，可否仰祈

飭下度支部，會同政務處，資政院再行籌議。如蒙

俯采芻蕘，議有端緒，卽由度支部暫設調查局，知會各衙門，各學會，分遞意見書，一面電知督撫，派令各該處商會，公舉熟悉商情員董，剋期赴局集議，不厭求詳。若再延聘東西洋有閱歷之財政員各一員，以備顧問，更有實在考證，總期興利除弊，一定不移。

詔令所頒永無反汗，夫而後幣制剋日定斷，財政次第推行，非特於立憲大有裨助，卽海陸軍亦不難籌款舉辦矣。再清釐財政，固須集諸國所長，尤宜以一國爲模範。除此次覓得明治財政全史，在滬設局趕緊繙譯，一俟成書，另行進呈外，所有日本幣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銀行條列定款造幣局規則，以及各國現行金銀銅幣式樣，敬謹裝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備查考。臣爲整齊幣制與推廣銀行，必須互相爲用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具摺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一（註四）

附錄：盛宣懷奏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摺條呈（註五）

謹將畫一幣制，擬請統歸大清銀行及造幣局、印刷局聯貫辦理，分列各條，恭呈御覽

、大清銀行宜仿照各國中央銀行參酌辦理也。國立銀行，將來必愈開愈多，所有銀號錢鋪，其大者必歸併銀行而後已，然此皆商賈各謀其私利，而握全國金融之機關者，尤必賴中央銀行；（一）使通國銀根活動、利息減輕；（二）



輔助各公司銀行之不足；(二)代辦國庫事務。尤注重者，能使通國金銀銅幣制度畫一，即能使通國紙幣兌換靈通。凡此重要諸端，皆宜責成中央銀行獨任其事，其營業資本所自出者有三：曰股分；曰存款；曰發行。紙幣之利，查日本制度最善其功效，推及公司銀行，而其利益悉歸中央獨占，實為異常之特權。惟付以特權，必加以監督，舉其要者亦有三端：(一)以法律定股東之資格，欲為股東者，須得度支部之允許；(二)總裁救命副總裁奏派理事，先由股東選舉，度支部派定，均歸度支部總其成。(三)銀行業務，如有違背條例者，或政府以為不利者，皆得禁止之。夫既予以特別之權利，更加以嚴重之監督，非偏重樞部之事權，實豫防銀行之流弊。蓋及其弊生，而補救之，已全國受其害矣。日本銀行設立之初，定股本為一千萬圓，與現辦之大清銀行相同，明治二十年加資本一千萬圓，二十八年更加一千萬圓，現資本金共三千萬圓。如大清銀行欲授特權，辦理幣制，亦應續加資本，以厚基礎，而益名譽。

一、大清銀行宜官商合辦，相為維繫也。曾詢東西洋國家銀行操國庫、出納、國幣收放之權，具有自然之利，何必參用商本乎？曰總裁副總裁皆官派之人，所慮國家需款太急之時，或命彼多發兌換券，借以挹注，或銀行所發之數過於市面所需，以致危險，乃欲股東預舉商董，在銀行辦事，以資牽制。凡事總裁得與商董和衷商辦，所以防微杜漸，能使全國信從。更有進者，國家銀行發兌換券，欲保信用，實賴有準備之制：一曰正貨，謂備金銀而發券也；一曰保證，謂借公債而發券也。夫公債，即政府之債券也，而兌換券，究其理亦與債券無異，詎能以自己之債券，為自己之準備乎？且公債本有國家應出之利息，銀行蓄之，以抵準備之用，即可坐收其利。故所發兌換券，必由官商並為股東之中央銀行，方能使民信從，而其所發數日之多寡，必據正貨，保證兩項準備為增減，假如洋商平時交易，亦用兌換券，一旦欲轉輸出洋，必換正貨，若無以應之，其弊何可勝言。故此等兌換券，必先準備正貨而發也。若民間日用之費，川流不息，無暇以券易銀，則以此等兌換券，尚可準備保證而發也，其中樞紐，全在總裁察視民用如何耳。查日本銀行所出兌換券，大約十分之四準備正貨，十分之四準備保證，其餘二成係在限外，照律輸稅於官，暫時以公債為準備，俾應官商不時之需。大清銀行試辦之初，尤宜腳踏實地，所備正貨成數宜多，譬如現辦銀行，尚未能收兌換券之利益，凡事由漸而來，萬勿操之太蹙，一朝失信，百年追悔無益也。

一、大清銀行，宜分設各省各埠以廣流通也。現在分行已陸續布置，不可謂不速。用人之法，由部遴派一總辦

，又由股東公舉一二理事斟酌，不可謂不善。惟將來新幣均須發交中央銀行，再行分給各處官商使用，紙幣亦然。是國內之出入財政，皆屬該銀行特權，若有一處不設，即有一處梗阻。此等分行及支店到處皆有存款，皆可發行紙幣，毋庸多發股分資本。況中央銀行本不當以零星放帳押款爲能事，轉與商民爭利，要在代任國庫之出納，擴張各公司各銀行之實力，尤要在司理畫一圖法之關鍵，流通紙幣之兌換，及其推廣也，國內公債票之收發，皆當爲之提倡，收其效驗。故中央銀行之建設，當集各國之精華，爲吾一國之取法，庶成效廣而利益多。

一、造幣局宜歸併度支部管理，以杜紛歧也。各國造幣局祇有一二處，斷無各省各辦之理，如日本舊廠向在大阪，現在擴充不止十倍於昔，仍在大阪原處，並未遷移，尙無分設。不似中國之紛紛開廠，重吸吾民脂膏，廣購外洋機器，章法錯亂，各自爲政，如是而欲畫一幣制難矣。度支部現有一局，自應設在京師，作爲中央主宰，從前開辦時設在天津，或者別有原因，似難索解，現在因陋就簡，只可將天津兩局併作總局，廣東江寧湖北等處作爲分局，悉由度支部派員管理，均須與部直接方能收畫一之效。凡各分局所造之幣，均須由總局派員按批驗準之後，再行就近送交大清各分行發用，如有參差疵病，即發還重鑄，科以罰款，藉償重鑄之費。總局應設一模範房，總司各局印模，並設一化學房，總司各局成色，並須聘一頭等化學師，各分局化學專員，均由總局分派，如有成色參差，皆其專責，各廠購辦各料，均歸總廠，以免爭買提價。

一、印刷紙幣局，宜設在京師，以便調查也。印刷局關係重大，各國皆祇有一廠，既歸中央監管，自應在中央地方建設。日本係在東京，向歸大藏省管轄，近因兼印郵政火車各種紙票，以及各項國債票，改歸總理大臣經管，名曰內閣印刷局。凡國家所屬之刷印紙片，皆歸一廠，固爲節省經費大端，而事權歸一，政府監察愈覺鄭重。

一、金幣未能亟辦，宜豫爲籌備，以定步驟也。出使大臣汪大燮、伍廷芳、胡惟德等均主金本位之議。美國精琪與臣等面議，擬以飛獵濱改金之法，勸中國仿行。惟中國地廣人衆，金少銀多，殊難驟改，轉益爲難。如日前金價日昂，國家歲償金債，虧損固多，然金貴則進口洋貨因之價貴，洋商販運維艱，銀賤則出口土貨因之價賤，華商售賣較易，實於中國貿易大有益也，商約隨員賀璧理將進口貨列表比較金貴之後，洋貨進口有增無減，臣以爲此民間交通進步也。中國造鐵路如是之難，若使金賤，恐進口貨更多矣。爲今之計，須俟各省鐵路通行，農礦日盛，生

貨日多，並須俟工廠陸續開辦，製造日興，熟貨日旺，於出口貨年多一年，進口貨年少一年，足以有盈無絀，屆時改用金位，亦無慮矣。此數年內應將銀銅各幣趕緊辦到畫一地位，仍將子母相生層層遞算之法，預留金幣地步，免致後來扞格。

一、紙幣宜速歸國辦，以杜利權外溢也。咸豐年間戶部曾出鈔票，未幾不能信用，逮英商匯豐銀行在上海創用鈔票，商民信用，於是麥加利、道勝、德華、正金、花旗、華比各國銀行皆出鈔票，將惟外國鈔票可以信用。嗣經通商銀行試用鈔票，乃有日本人偽造假票，二十八年歲杪，皆各持票到行兌換真貨，三日之內全數兌畢，於是商民亦知華銀行之信用矣。湖北旋出龍元一圓錢一千文鈔票，鈐蓋司印，准完錢糧釐金，通省暢行。近來江寧、江蘇、廣東、江西、湖南各省，均照湖北試行官局鈔票，華商則信成、興業、信義各銀行亦出鈔票，惟官局鈔票，商民因其可納錢糧釐金，不受現錢上兌挑剔，故於本省盛行，而難行之外省。但恐各省財力艱絀，遇有要用，難免挪移，倘將來或有假票，或有別因，千萬楮幣一朝兌換，難保官不受擠。近日洋商頗有煩言，一若鈔票惟有外國銀行可信，未免喧賓奪主。然聞洋商似欲國家作保，一經允許，若至兌換真貨擁擠之時，華商亦必託洋商代索，度支部豈能置之不理。萬一稍有不慎，則於將來部行鈔票轉生阻礙，似不若按照各國將紙幣之特權付諸大清銀行，祇須將準備真貨，亦照各國中央銀行辦法，斷無他虞。現在各省已出之官票，悉由大清銀行收換，責成各省將準備抵款交付，大清銀行收同作抵，如有不敷，只得由大清銀行代為暫墊。收束愈遲，抵換愈難，故不能不忍痛承認，況各該省倡行紙幣完納糧稅，使部中踴行較易，未始無裨始之功。外人謂我銅元為害民之政，不料楮幣又將為銅元之續，此語雖似激烈，在我亦不可不加意也。

一、金圓宜可試鑄，存作銀行準備，以免舊金出洋也。中國地廣人稠，與日本不同，將來即使改金本位，其勢只能金銀並用，且只須作準備金，便可兌換匯用；現在若照所擬試行兌換券，中央銀行不拘金銀銅真貨，皆常作為準備，如能仿照日本，未定金本位之前，先定金幣分量，度支部所收扣項，或即全改金數納金，雖屬甚微，究有指項。並責成造幣局，無論官商，准以舊金生金交局代鑄，免收工費，以勸來者，暫使本國得有金幣一種，即可由國家設法收納，存儲中央銀行，以作準備，俟積存稍多，再行參酌試辦中外匯兌。查海關貿易冊載，光緒三十一年出

口金條、金砂，值銀四百五萬五千四十四兩，三十二年出口值銀三百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三兩，三十三年出口值銀五百三十五萬三百五十一兩，則中國不可謂無金之國，祇因不能作貨幣用，富家藏金有本無利，裝飾用品積少成多，故洋行收買無日無之，若由中央銀行將紙幣所入之款，擇平價時酌量收買開鑄，以作紙幣之準備，不致受利息之虧損，亦免金貨全漏出洋，似於鑄金一事，不致絕無辦法。

一、銀圓主幣，宜分期派遣，以資周轉也。查天津總廠分廠，每日能造一百二十萬圓，湖北分廠每日能造四百萬圓，廣東每日能造一百萬圓，江寧每日能造一百萬圓，共計每日能造七百二十萬圓。一年以三百日計，能造二十一萬六千萬圓，奉天吉林雲南三廠尙不在內。中國約計四萬萬人，或云每人扯用五圓，至少須備二十萬萬圓。臣以爲鄉民多用銅錢、官商多用紙幣，且各省原有龍元，重量相同，尙可兼用。墨銀充斥，一時亦難全燬，約六個月得以造成一圓主幣十萬萬圓，便可按照新章，一律開辦，二三年後主幣漸增，墨銀漸退，將來墨銀不能納錢糧釐稅，其值必將漸低，自能不禁自絕。

一、銀銅輔幣，宜隨時察度分鑄，不可浮多也。查外國主幣無限度，而輔幣使用皆有限度，如在限度之內，往來交易，准其全用補助幣，不准拒而不納。凡五角以內之銀幣，限以五圓爲度，凡五十文以內之白銅幣、青銅幣，限以一圓爲度，若逾其限度，准其拒而不納。是以輔幣成色雖較主幣爲輕，國家自有命之使重之特權。但宜使市面足敷搭用，不宜使市面病其充斥，若一充斥，必致暗中減折，有礙幣制，此須由中央銀行調查各處市面，酌盈劑虛，哀多益寡，隨時知會造幣局，如遇充斥時便當收回儲庫，以抵準備之數。

一、白銅幣利益最多，宜格外慎重，以防私鑄也。查銀之一物，白亮精緻，比較銀貨在疑似間然製成，輔幣表裏模樣與銀貨顯有區別，而商民益喜通行。近今歐美各邦採用甚多。日本明治二十一年，造幣局長建議有此白銅五錢，貨流通適度，則五錢銀貨二錢銅貨必更換少用，取益尤巨。雖銀貨須由他國購入，金額不過數十萬計，定六個月購入一次，其勅令第一條曰白銅五錢貨幣造成五錢銀貨，二錢銅貨，漸次交換。第二條曰品位，百分中銀二五、銅七五，量日一錢三分三釐一毫。第三條曰以五圓爲限制，又算書摘要載明，鑄造白銅貨七百三萬五百七圓三十四錢，內計銀價，連運保費三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圓九十五錢二釐，銅價二十萬九千七百六十六圓七十六錢六釐，鑄造



費火耗四十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圓八十九錢九釐，其餘利益六百三萬四千五百一圓七十二錢三釐。內除換回五錢銀貨一百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圓，以之改鑄一圓，計虧耗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圓七十八錢，又換回二錢舊銅貨五百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圓二十四錢。此如中國舊幣十錢不值十之二變成金圓，計潰損四百四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八圓九錢七釐，尚獲利益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圓八十四錢六釐。又載明人口五百萬，約可發行二百萬枚，人口五千萬，約可發行二十萬枚，是每十人發行四枚，中國以四萬萬人口綜計，約可發行一萬六千萬枚，所獲餘利為數已多。曾詢東西國銀行，何以能免私鑄，據云，銀質甚堅，非機器力不能鑄，尤在限制嚴明，一圓之外，即不能用。自必散而不聚，零而不覓，如鋪戶有薏聚之貨，警察偵探即可告諸銀行，知會地方官吏查辦。此項銀質，祇有美國、德國、比國出產，應由造幣局與該國行家訂立合同，只准政府按批採買，不准商民販運，與軍火同。並飭海關邊關嚴密稽查，除造幣局外，不准進口，似此防維，當有把握。

新銅元宜變通添鑄，仍可無礙舊銅元，以收速效也。日本之十錢銅幣，成色較足，且係一廠所造，毫無二致，所以通用毫無阻滯，亦無私鑄。今各省所鑄，銅內攪和雜質，既不勻淨，字樣又復紛雜。其初粵省開鑄時，銅色既佳，並書明以一元換百枚字樣，倘使奉行不改，十進位可望成矣。惜乎各省紛紛爭造，以致愈趨愈下，官民受累，法令亦窮。然使聽其不值，是置十進位於勿議，何異因噎廢食。臣愚以為莫如仿照日本，改鑄十文銅元，去其省界，鑄明以一圓換百枚，此新銅元即定為值十。前鑄之舊銅元，成色既壞，資本較輕，只可照市面定以一圓換一百二十五枚，則私鑄自絕，將來造幣廠機器空閒，再行陸續收回，入鑪重鑄，其價多餘二十五枚，以作加銅火耗之費足矣。臣所擬另定一百二十五枚之價值者，誠恐另鑄太緩，幣制不能速定，故出此不得已變通之策也。

一、舊銀塊宜分別收買代鑄，以歸通貨也。造幣通例，補助各幣，不准商民請局代鑄，惟主幣則可。無論商民人等或將舊銀塊送赴造幣廠，逐件公估，並抽煉化驗純銀若干，照章加算，銅匠工費合成代鑄銀幣若干，約定日期，憑單赴該處大清銀行收取。或將舊銀塊徑送大清銀行，亦逐件公估化驗純銀若干，加算發造諸費，令成銀幣若干，立刻如數給發紙幣，暫將舊銀塊存庫歸併轉發造幣廠鑄造，總期平允迅速，毫無留難剋扣等弊，將來墨銀市價，必可較低於主幣，屆時再行收買重鑄，從前各省所鑄龍元，註明省界、重量者，或可永遠仍舊不嫌紛歧，或俟貨足



後，收回重鑄，以歸一律，屆時由度支部酌量定奪。

一、新幣宜借款迅速鑄造，以資周轉也。新幣計非四十萬萬，不能舒展，所存庫銀以及收集民間舊銀塊，一時恐難敷用，應由度支部乘此時金價昂貴，酌借一千萬磅，購買生銀，分給各廠，限期鑄造，庶可於一年內畫定幣制，與辦各項財政，免再因循。近日議論，動以借用洋債爲冒險，實則借債，亦視其作何用法耳。如爲自強借債，核張軍實攻守，殊無必勝之權，如爲致富借債，開拓利源，子母自有相生之妙。況畫一幣制，國家所收利益比開礦等事，實有把握，分年拔還，易如反掌，此種借票當爲外人所爭先購買，借款利息必可輕減。墨西哥爲產銀之國，似可派員前往與該國議定，購其生銀，而勸其洋元停止運華，亦一辦法也。

一、金銀銅礦宜速廣爲開採，以資鼓鑄也。外國以開礦致富強，中國數十年來條陳開礦者不少，所收效者能有幾處？誠以此事窮年殫力，險阻極多，有祖父破產而子孫發財者，有甲姓謀始，而乙姓圖成者。華民畏難，孰肯冒險，漢冶萍煤鐵礦臣承辦十餘年，備歷艱辛，已覩成效，然尙以難籌鉅款，未能盡力擴充。光緒十三年，張之洞督粵時，試辦鑄錢，摺內即請大興礦務，以供鼓鑄，迄今二十餘年，各省舉辦，均無成效，固由於集款之難，亦由於擇礦不易，華人礦學未明，外國重聘而來者，仍鮮能手。臣權津海關時，曾設北洋大學堂，督辦鐵路後，曾設南洋公學堂，派令卒業學生，赴英美國分習各項。現有王寵佑專習礦務，已爲湖南聘用，從前出洋學生亦僅有鄭榮光，在開平臨城辦礦著有成效，可見此項人才實不多覯，應請

飭下學部查明已派出洋肄業專門之學生，及各學堂普通卒業之學生，選擇百名分習各種礦務，另派百名分習機器工程，以便陸續調回任用，並請

飭下農工商部，調查各省產礦所在。臣前任會辦商務大臣時，奏明設立勸礦總公司，籌款聘請英國地學礦師來華，擬徧勘全國礦廠，大興礦政，嗣因裁撤，無款籌辦，遣回礦師，停止辦理。現若坐待學生辦礦，至少須七八年，光陰可惜，應請

飭下各督撫，每省選聘外國地學礦師一人，將本省五金各礦勘查明確，據實奏報。即著各督撫將該礦地等買，歸官編列字號，由農工商部刊布，民間招商領辦、官僅取其地稅，如商辦開有成效，或短少資本接濟，准其將已開之礦

產股本，取具保證，向官商銀行抵押，以助其成。以臣所知，東三省青海西藏產金不少，四川江西陝西產銅不少，熱河、湖南、河南、浙江均有銀礦，即所謂鑛藏，亦或可尋覓，造物無盡之藏，實爲富國強兵之根本，豈特足供鼓鑄而已哉。

一、海關納稅，宜查照新約，悉收主幣也。幣制本爲內政，無關條約。臣辦商約時，英國以中國銀銅各幣，平色不齊。洋商買賣易受欺騙爲言，臣即允許畫一國幣，並乘機議定，納稅買貨均須專用國幣，以明他國洋銀不准搭用。並議定關稅須仍按關庫平核算，以明新銀幣重量，如在一兩之下，皆須補足，約章具在，決無損阻。又查閩海關，從前收稅，准用爛板洋銀，仍按重量計算，因其成色只有九成，故定以爛銀一百兩，作足銀九十兩收納。臣前與總稅務司赫德面商，將來以新幣納關稅，若援此例，可否補色十成之一。赫德答以主幣純銀雖止九成，國家已命爲主幣，曾收過一成利益，作爲足色行用，未便再向補色等語。如本位一圓，重量七錢二分，內有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又半圓重量三錢六分，內有純銀三錢二分四釐，共計純銀九錢七分二釐。若照赫德所云，一圓五角計有重量庫平一兩八分，實盈八分，若欲其補色，計有純銀庫平九錢七分二釐，實欠二分八釐。酌中之道，即以主幣一圓五角，抵作庫平銀一兩，較爲簡捷，應由度支部會同外務部稅務大臣，商約大臣，屆時會商辦理，再行照會各國，以期允洽。

一、州縣錢糧宜收解均用原幣，以救官民兩虧也。向來州縣徵收制錢。而批解銀兩，其以制錢合銀兩，全視銀價之高低，爲州縣之盈絀。蓋取民之錢數及解庫之銀數皆有定例，而銀價錢價皆聽市面轉移。未鑄銅圓以前，錢價至昂，督撫見州縣大有盈餘，有提歸公用者，有歸還民間者。及至今日，銅元充斥，錢價步步跌賤，州縣征不敷解，賠累不堪，實缺往往不肯到任，甚至去官逃遁，並有被參自盡者，似此吏治何能清肅。現聞江蘇州縣公粟，擬請改爲徵銀解銀，雖可以解官厄，尤無以恤民瘼，因民間賣粟布只用錢，故納了糧亦只用錢，此實祖宗以來，恤民至意。近來城鄉通用墨銀，賣粟布滿一圓者，皆賣墨銀，故納了糧滿一圓者，皆納墨銀，一旦改交庫平足色銀兩，使須將售賣粟布之錢，易成足銀，必非民情所願，恐做不到。莫若使官民一律改用銀圓，應頒發謄黃告示，滿一圓者則交主幣，不滿一圓者則交輔幣，不滿銀輔幣者，則交銅輔幣。另訂專章各立限度，而州縣即以所收主幣輔幣各原貨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三日

一五四

，解省交銀行兌換，紙幣轉解司庫州縣，不得再以平色加之於民，司庫不得再以火耗加之於州縣，一線到底，則州縣即與征銀解銀無異，可無賠累之虞。民間亦與賣錢解錢無異，亦無轉折之苦，向來搭收、傾鎔、火耗大小補平，雖各省章程稍有不同，要皆可隨正項搭解化私爲公，另籌各官公費，以示體恤，而昭實在。

謹將各省督撫幣制奏議摘要彙錄恭呈

御覽（下略）

謹將比擬各種幣制模範及預備金幣辦法通行紙幣成式晰詳臚陳，恭呈

御覽。

謹擬兌換紙幣凡四等

一曰壹圓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壹圓，鑄以人物花紋刊明宣統某年製造，排列號數。

二曰五圓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伍圓，餘同前。

三曰拾圓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拾圓，餘同前。

四曰百圓 擬上書大清銀行兌換券，居中文曰百圓，餘同前。

以上紙幣，統由印刷局一處製造，大清銀行一處發用，不准第二處分辦，各省官錢局、官商各銀行、大小各錢鋪，均限期將舊票一概收銷，不得另出紙幣。祇准向大清銀行領用，凡持此券到大清銀行兌換者，一律付給新製銀幣，將來金幣製成，亦用此券兌換金幣，並無另式。

開辦之初，無論官民持真幣赴大清銀行兌換紙幣，其真貨皆須如數儲存銀行庫內。一年之後，再議章程，仿照外國或儲存真貨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餘皆有證券可抵本銀行所發紙幣若干數，所存真幣及證券各若干數，按旬刊布，按月查驗，俾衆周知，以昭信實。

謹擬預定金幣凡三等

一曰二十圓 擬一面居中文曰二十圓，一面中鑄花紋，邊書宣統某年。

二曰十圓 擬一面居中文曰十圓，一面中鑄花紋，邊書宣統某年。

三四五圓（一面居中文曰五圓，一面花紋與十圓者同。）

以上金幣三種目前雖無多金，似可預定式樣。日本值三十圓者，計重量庫平四錢四分六釐；值十圓者，計重量二錢二分三釐；值五圓者，計重量一錢一分一釐，皆純金九百分，參和銅一百分。其初鑄時與美國金圓重量相彷彿，嗣因金值倍貴，即以五圓抵作十圓用，十圓抵作二十圓用，仍便交易。從前用金銀複本位，有一圓金幣，計重量四分四釐，若再減半二分二釐，質太輕薄，故只有三等。

查日本金幣，與各國本位貨幣換算表開列，換英之金鎊計九圓七十六錢三釐，換德之馬克計四十七錢八釐，換美之達拉計二圓六釐，換法之佛郎計三十八錢七釐，皆以純分與純分比較，不以市價爲據，如中國有金幣，則亦自能與各國銀行定一比較，純分之價值，不致因高下受虧。

赫德在精琪未到中國之前，與臣面議，即有中國不必定金本位，而不可不定以金兌銀價值之議，其意由國家銀行派人駐紮通商之國，持本行鈔票，凡彼來華貿易之商，准照定價以金一鎊易銀票八兩，以備到華應用。各商既便取攜，又省匯兌，必當樂從，而我在彼國所得金鎊，即可存爲還債之用，此舉似可由中國自定，不必商之於人等語。所慮有時外國銀行經手，不止八兩彼仍匯兌，若有時不及八兩，則我仍喫虧，或又謂國家銀行，可出金票，商民人等可持新銀幣換取金票，帶赴外國，便於取金購買洋貨，此金票外國人亦可帶到中國，便於取銀，購買華貨。向來外國銀行發給匯兌金票，必取規費，如由我國國家銀匯兌，亦應照取規費，各洋行知此項國幣，可到國家銀行立換匯兌金票，必更信用無疑。惟發給金票匯兌，各國繁盛商埠如倫敦、巴黎、紐約、橫濱等處，必先在彼埠銀行存儲金款，以備應付，故金幣不必存於本國，應存於外國，而所存外國之金幣，并不必有本國自鑄之金幣運往，只須有外國之金幣調抵。聞日本借外國金債存於外國，以備本國匯兌之用，本國金幣與外國金幣，既有一定比較之價值，并有一定匯兌之規費，自可悉除外國銀行抑勒虧損之弊。此事須待中國銀行開到外埠，方能相機辦理，未能一蹴幾也。國內應付國外之金幣，還洋債也、買洋貨也，國外持我匯兌之金幣，易我國內交易之銀幣，納關稅也、買土貨也。精琪條議，將銀幣金價比銀質本價抬高二成，譬如市面金價須四十換以銀價，高抬祇將三十二兩之銀幣作金一兩，係因近來金價漲落無定，若不抬高，恐國家試鑄之金圓，轉餉盡入他國，故欲立匯兌之金幣，即不能無金幣之價值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三日

一五六

，欲定匯兌金幣之價值，即不能無負實金圓之重量，欲定負實金圓之重量，即不能無金圓與銀圓交換之等差。日本未改金本位之先，早定金圓之重量，蓋有相維相繫者焉，否則金幣銀幣不能羅全局於胸中，竊恐朝三暮四，未有不貽後悔者已。

謹擬銀幣凡五等內主幣二等，輔幣三等。

一曰一圓 是目前之本位也，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圓一百枚，並仿日幣用英文註明九成純銀數目，陰面居中書壹圓二字，環繪雙龍。

二曰一圓半 是日前的複本位也，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庫平一兩，換銅圓一百五十枚，陰面居中書壹圓半，環繪雙龍。

三曰五角或稱半圓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圓五十枚，陰面居中書五角或書半圓，環繪雙龍。

四曰二角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圓二十枚，陰面居中書二角，環繪雙龍。

五曰一角 擬陽面居中書大清銀幣四字，邊鑄宣統元年造，換銅圓十枚，陰面居中書一角，環繪雙龍。

一圓之銀幣，為全國日常所信用，其流行之通塞，實為財政全局所關係，上與匯兌金幣隱隱吻合，下與補助銀銅幣層層貫通。舊則須為國內之元寶銀錠，及國外之墨銀作替引，新則須為兌換紙幣作真貨，故必須斟酌盡善，以冀其不脛而走，一成而不再變，乃為妥善。自廣東湖北開鑄龍圓以來，論圖法者皆欲廢去元寶銀錠，一律為圓矣。祇因龍圓起，而商民仍不能廢棄墨圓，遂不免歸咎於龍圓重量與墨圓等，故相敵而不能制勝，於是仍主一兩且主足色，冀可取勝墨圓，乃徧詢熟於會計者，皆曰是使墨銀更勝之道也。從前龍圓之不能制勝，非龍圓之咎也，因龍圓上面書明庫平七錢二分，仍不能畫一定價，又書明某省製造，復不能通行於他省，然猶能與墨圓並用者，尚幸其用量相等耳。若數年之前，湖北天津試鑄之大於此者，僅數十萬圓，本省商民且不能用，遑論其他，詢諸日本，何以從前開鑄一圓，亦照墨銀重量，豈不貽雷同沿襲之譏乎。答曰各國銀圓輕重雖小有異同，然總不過七錢上下，以民間需用不喜重且大也。國內業已慣用墨圓，今所造官幣質量，適與慣用者相符，加以詔令條告，用以完糧納稅，并有畫一定價，遷地不改，踰年亦不改，習慣既便，信用自堅，揆諸人情順而且易，故不數年而墨圓盡矣。國幣雖專供本國之用，然使其鄰近通商之國相同，則以圓易圓，亦無虧損，此尤便者也。將來庫平足色一兩重之主幣，如各省各埠市面不甚通利，或須另議辦法，其惟論圓不論兩乎，論圓不論兩，則主幣仍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上諭各省所鑄銀圓，惟廣東湖北兩省成色較準，沿江沿海均已通行，應即多鑄銀款，源源鑄造，即應解京酌亦准酌量撥銀，成色仍以每圓庫平七錢二分爲準，並兼鑄小銀圓，以便民用，使收發一律，毫無畸重畸輕，自可逐漸暢行，等因欽此。伏查廣東湖北皆爲大學士張之洞督粵鄂時所創造，其時劉坤一、張之洞、陶模覆奏，皆以七錢二分圓法爲然。今考查各國幣制，實非專用圓法，不能盡一。前經各省仿鑄龍圓，實在已能通行，但宜刪去某省造字樣，蓋以大清國爲界，即不應再以省會爲界，使民間各分畛域也。又宜刪去庫平七錢二分字樣，蓋既以圓計，即不應再以輕重計，使民間仍用戥平也。如果准以圓法，畫一幣制，北京及通商通輪船通鐵路邊界各處已經通用，龍圓及墨圓俄圓法圓之處，無不宜矣。其或內地數省以及鄉曲者，尙有以用圓不及用兩爲宜者，擬請兼造一兩銀幣，仍可與一圓配合，互相爲用，方不礙於通行各幣。查庫平一兩正合主幣一圓半，即當命曰一圓半，漢文帝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故不嫌其俗，查一圓應有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再加半圓，應有純銀三錢二分四釐，其有純銀九錢七分二釐，即與江蘇各省通用之九七寶無異，再攪入銅質一錢八釐，其重量爲庫平一兩零八分，適與主幣成色相符，可使市面交換一無參差。所有需用庫平計兩之處，即可用此一圓半之銀圓，可圓可兩可合可分，專列一等，尤屬兩便。目前未用金圓，即可謂之複本位，如日本紙幣，通國信用，併此一圓上幣亦以停鑄，因滿一圓者，皆用紙幣矣，此亦未可輕造之階梯也。

五角、二角、一角皆稱補助幣，其重量自必照一圓遞降等差，其純質亦必照一圓稍爲輕減。但粵鄂等省向鑄小圓，悉聽市面減價，一大圓每換十一二小圓不等，故其制不能盡一。而外國小圓純質不及，即重量亦不及，譬如日本之五十錢補助幣，其重量不及一圓之半，且後造之五十錢尤輕於前造之五十錢，而民間仍照五十錢通用，新舊一樣看待，無他用而已。蓋國與民苟能上下相孚以信，當不在重量純質之高低。然國幣開辦之初，必不可絲毫訛錯，重一圓之半即命曰五角，重一圓十分之二，即命曰二角，重一圓十分之一即命曰一角。中國向來所造，標明庫平三錢六分、一錢四分、七分二釐，日本所造標明五十錢、二十錢、十錢，皆恐與舊時所稱兩錢分釐相混。按中國勾股法，本來有圓有角，史記及太元經均言破觚爲圓觚，方也，棧也，其字從角方棧，皆有角。漢書律歷志註六觚六角也，是則整而一之則，成圓，析而分之，則成角。與其另錫嘉名，不如直稱曰角，庶從宜從俗，婦孺皆知。

謹擬補助白銅幣凡一等，泰西化學家名之曰銀。

一曰半角擬陽面居中書半角，邊書大清宣統元年及洋文五十字樣，陰面居中書五十字，邊書以廿枚換銀一圓，並鑄小雙龍。

原鑄最小銀圓，重庫平三分六釐五毫者，即是半角。此錢太小，不便取攜。外國德魯比法意瑞皆有白銅幣一二種，介乎銀銅之間，日本即名曰五錢，以一圓兌換二十枚，重庫平一錢四分，其成分銀二百五十分，和以青銅七百五十分，色澤光緻，與銀彷彿，其質堅硬，故字宜少，花紋宜簡，民間最為適用，歷久不致磨損。各國以此白銅幣為利益尤大者。明治財政史載，人口五百萬得純利二百萬，人口五千萬，得純利二千萬，以吾國人口計之，其利大矣，要在發行不可過多。謹擬補助青銅幣凡五等

一曰二十文銅圓：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書雙龍，陰面擬居中書二十文，邊書五十枚。換銀一圓。

二曰十文銅圓：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書雙龍，陰面擬居中書十文，邊書一百枚，換銀一圓。

三曰五文銅圓：陽面擬居中書宣統銅幣，邊書雙龍，陰面擬居中書五文，邊書二百枚，換銀一圓。

四曰二文銅圓：舊日一文制錢，因銅價日貴，私鑄殆盡，不能不設法保全。從前日本寬永銅錢有較大一種，即當為二。擬按照其法，凡舊制錢如輪廓比較現用當五錢不致過小者，或制錢一千文其重在大助以上者，皆准作為制錢二文。其輪廓比較當五小者，或以一千文過制錢在六助以下者，仍作為制錢一文，或竟銷燬，以免相混。

五曰一文銅圓：陽面擬書宣統一文，陰面擬書以千文換一圓，中鑄圓孔以便貫串，不致拋散。

當十錢始於唐乾元時，而宋徽宗則親書崇寧當十錢，本朝軍興時，始仿鑄當十錢，厥後僅能當二，今鑄銅圓亦稱當十，而實不能值。夫所謂當者，已明乎其不值矣，似不若命曰十文，毋庸命為當十。漢時造銀幣為白金三品：一值三千，其文龍；二值五百，其文馬；三值三百，其文龜。此錢之稱文由來久矣，若使銅圓稱為十文、五文、二文、一文民間更無不知之。

十文銅圓、五文銅圓，獲利已屬過多，況私鑄充斥，多摻雜質，更不美觀，以致銅圓價值愈趨愈下。龍圓、墨圓每枚兌換銅圓一千二百文，各處價目雖有上下，要皆不止千文之數，官商受虧甚鉅，部章因是飭令停鑄。然官鑄停，而私鑄不停，市面仍形擁擠，尚幸私鑄銅質之雜壞，龍紋之磨糊，一目了然。今既定以十進位，則新銀幣一圓，只能換銅幣百圓，恐更不值。查日本以銀幣一圓換十小角，以銀幣一角換十銅圓，功令所頒，絕無不值之嫌。中國若

援照辦理。圓之銀幣爲法，貨無限制，五角以內之銀幣，以五圓制爲限。凡出入在五圓以內者，准其全用或搭用，此五角以內之銀幣不准拒而不納，則明乎五圓以上不能強用矣。半角以內之白銅幣，青銅幣，以一圓爲限制，凡出入在一圓以內者，准其全用或搭用，此半角以內之銅幣不准拒而不納，則明乎一圓以上不能強用矣。今於各等銀幣之上，書明換銅圓若干枚，又於各等銅幣之上，書明以若干枚換銀一圓，則盡一明白，童叟無可欺瞞，市僧無可高下，各省官民照律收用，上下不能參差。並責成各處關卡警察查禁私鑄，一面責成造幣局將新銅幣成色加意認真，以日本銅圓之重量成分爲模範，必無不能保用之理。

所有私鑄銅圓重量成分不足者，其兩面龍紋字跡皆不清楚，因其私鑄多用手機，壓力不重，故字紋不清，此等錢名爲當十，不及一文之老制錢，若留於市面，魚目混珠，爲害甚大，自應設局按照銅價收銷重鑄。

若欲以公道收民間永遠信用之效，所定十進位當以新銀幣與新銅幣作準則，其舊銀幣及舊銅幣一概收回重鑄，用示一律。議者曰：從前鑄幣之大利，本係取之商民，而歸諸官，今若重鑄，是取之官而還諸商民，官必曰：所獲之利，除中飽外已用罄矣，官不能喫此大虧。答曰：可不必賠還也。今而後重鑄之銅圓，利益仍多，祇須將重鑄之利益，津貼火耗，官勿再取，便可陸續變成精美銅幣矣。官或曰：新銅幣銅質既好，工耗重費，焉得不賠。答曰：若使銅圓不能整齊，則十進位不能行，銅圓恐難再鑄，利於何有。如十進位可行，則新銅幣百枚，即可易新銀幣一圓，成色比前略好，價值比前大增，造幣局仍有利益。舊銅幣現換一百三十枚，以三十枚補成色賠工耗，必可有盈無絀。

二文制錢，即以制錢中之較重者爲當二，係照日本改良幣制之初，將寬永銅錢之大者作二文使用，論其重量，過於十文銅圓十分之二，論其輪廓與五文銅圓不相上下。若錢鋪中躉買，當可與重量每千枚在六觔以上者比例，足值新銀幣二圓。若買賣場零用，當可與輪廓比照五文銅圓不致減小者，比例每五枚足值新銅幣一枚與其另鑄二文之銅圓，莫如以制錢遞升，庶可使制錢列入補助品之內，不致全行廢棄。現在東南各省制錢已將盡燬，西北各省以及窮鄉僻壤尚有儲藏，再遲必盡行被燬矣。

一文新鑄無孔小錢，居家不便藏儲，市面難於攜取，初聞造幣局因鑿方孔費工，是以部鑄一文錢，無孔爲宜。現欲與舊制錢並行不悖，仍當以有孔爲宜，如比國白銅圓中有圓孔，便於貫串，香港曾鑄一釐錢，亦有圓孔，蓋圓孔非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四日

一六〇

比方孔，且體小質薄，機器鑿之甚易耳。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三，頁一一二。

註二：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上篇，頁二七二。

註三：「宣統政紀」，卷九，頁三五。

註四：盛宣懷撰：「愚齋存稿」，卷十四，奏疏十四，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五：同註二

十四日（四月四日）清廷命達賴迅速回藏，毋許藉詞遷延，任意逗遛。

清廷本日命達賴喇嘛迅速回西藏，毋許逗遛，諭文如左：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升允：電奏達賴喇嘛受封禮成，回藏行期未定，請飭迅即起程等語。著理藩部、電知慶怒，傳諭達賴迅速起程，毋許藉詞遷延，任意逗遛。」（註一）

清廷派劉世珩等充各省清理財政監理官。

本日，清廷以清理財政，諭派各省監理官如左：

派度支部右參議劉世珩充直隸正監理官，候補參議郎中管象頤充江蘇正監理官，丁憂開缺直隸按察使王清穆充浙江正監理官，候補參議程利川充湖北正監理官，候補四品京堂方碩輔充四川正監理官，均賞加三品卿銜。分省補用道熊希齡充東三省正監理官，前四川重慶府知府鄂芳充安徽正監理官，度支部郎中王宗基充山東正監理官，前廣東南韶連道樂平充山西正監理官，度支部員外郎唐瑞銅充河南正監理官，度支部員外郎谷如墉充陝西正監理官，度支部郎中劉次源充甘肅正監理官，丁憂甘肅候補知府傅秉燮充新疆正監理官，分省補用道嚴璩充福建正監理官，江西九江府知府孫毓駿充江西正監理官，江蘇候補道陳惟彥充湖南正監理官，度支部郎中宋壽徵充廣東正監理官，山西試用知府汪德溥充廣西正監理官，度支部郎中奎隆充雲南正監理官，廣西候補道彭穀孫充貴州正監理官，均賞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品卿銜。(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九，頁三六—三七。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五日。

十五日(四月五日)清廷命川督趙爾豐駐紮巴塘，藉為藏援，知府鍾穎統兵前進。

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云：

「電寄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電奏悉。所陳籌辦藏事各節，尙屬妥協。趙爾豐即著駐紮巴塘，將察木多撥歸官轄，藉為藏援。所請調知府鍾穎，統領兵弁，著即照准。至進兵以何路為宜，應由該大臣等妥商酌辦，其選募新兵，責成聯豫，督飭統領，認真訓練，並隨時彈壓地方，俾臻安謐。所有興辦學堂，開墾開礦等事，仍著次第籌辦，以重邊務，其添設參贊駐後藏辦開墾事一節，語不明晰，先行電覆，其餘應辦一切事宜，仍著詳細具摺奏聞，候旨遵行。」(註)

註：「宣統政紀」，卷九，頁三九。

十七日(四月七日)清廷出使英國考察憲政大臣郵傳部左侍郎汪大燮奏纂英國憲政書籍十四種。

本日，清郵傳部左侍郎汪大燮奏稱：

「清考察憲政大臣郵傳部左侍郎汪大燮奏陳考察憲政編輯情形，其摺內容如左：奏為陳明考察憲政編輯情形，並報起程日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赴英考察憲政，於上年三月間，行抵英京倫敦，業將呈遞國書日期，具奏在案。查英國立憲歷年久遠，現時一切制度，大半異於曩昔，國勢寢強，增榮益壽，率在迄今百年之間。考察之意，要在有所折衷，易於取法，則凡諮詢選譯，自當以現行規制為準。臣前准憲政編查館咨到，考察憲政要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五、十七日



目，條舉綱領，頗爲賅備，因以要目爲考察始基，縷晰分條，務求賅簡，成憲政要目答問十卷。惟是英國憲法，素以不成典著稱，其條文似乎漏略，其義例近於繁晦，非旁參曲證，未易瞭然，纂英國憲法要義四卷。又其八百年來，關乎憲政之事實，歷史糾紛，讀者猝難終卷，刪繁擇要，成效始明，纂英憲因革史三卷。其內閣制度，實爲行政樞機，各國效法，推爲鼻祖，政治綱領，此其大端，纂政樞綱要五卷。其樞密院，爲國君顧問之所，推行各政，聿觀厥成，纂樞密紀略二卷。其大臣卿貳行政之地，曰部、曰院、曰局，分曹治事，各專責成，凡十部五院，五局鉅細，咸賅而其受轄於部院之局所，則附載焉，纂曹部通考二十卷。議院事極繁重，英無上院下院之名，而以爵紳民庶爲別，君主統之，是爲國會決行國事，鉅典所關，纂國會通典十四卷。國會重任曰立法，立法必先議事，鄧治宏規，權輿於此，纂國會立法議事詳規三卷。選舉一事爲國民最大權利，國會由此成立，民志因此發舒，纂選舉法志要十章。財政一事爲國家最要關鍵，英自近百年來屢有變更，進而愈上，間途已經足資借鏡，纂英理財沿革制度考五卷。英之司法獨立，基於古昔，幾經分併，條理秩然，纂法廷沿革考五章。其今時司法制度頗稱完備，萬國奉爲矩矱，實爲仁政先聲，纂司法考略四卷。地方自治英爲最古，下知自治，則在上者不勞而理，纂民政輯要八卷。英之屬地，等級判然，維繫扶持各有其，纂道治屬政略五卷。以上成書十四種，憲政大綱胥於是乎，在其事項各以類從者，則分爲卷，其事項連貫銜接者，則分爲章，繁簡隨宜，不設成例，此微臣考察之大略情形也。惟是編譯非出一手，名詞互有異同，修飾整齊尙需時日。臣隨帶僅有三員，譯繕分途，未易速竣，若復因此遷延，則浩費良非稱事，曾於本月初八日電奏，請 旨遵行，仰荷 俞允遵俟到京，即行繕寫清單，陸續進呈 御覽用備 採擇。臣准於閏二月初九日由英起程赴莫斯科，乘俄車回國，所有微臣考察情形，並報起程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謹 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註）

註：「宣統己酉大政記」，第十七冊，頁一三五七—一三五九。

十八日（四月八日） 清廷諭設立貴胄法政學堂，派貝勒毓朗為總理。

本日，清諭設立貴胄法政學堂，諭文云：

「現在豫備立憲，需才孔亟，凡宗室外藩王公滿漢世爵，若不豫爲培植。其何以儲政才而裨治本。應即設立貴胄法政學堂，以廣造就。著派貝勒毓朗，充貴胄法政學堂總理。農工商部左侍郎熙彥、翰林學士錫鈞充貴胄法政學堂監督，務宜認真經理，毋負責任。至宗室王公暨其子弟，實爲滿漢及外藩世臣之表率。如有及歲尚未入學，與人學後半途退學，或不恪守學規等事，該總理等尤宜破除情面，勸懲一切，照章辦理，勿稍寬假。至陸軍貴胄學堂，最關緊要，仍須認真勸勉，廣儲干城，總期安勉兼施，用副朝廷興學教育。文武兼資之至意。」（註一）

毓朗，字月華，宗室貝子，銜鎮國將軍、巡警總監、崇文門總監督，民政部侍郎，貴胄學堂總辦。

（註二）

清郵傳部、農工商部進奏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清農工商部、郵傳部分別奏報豫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本日諭令「下憲政編查館知之」。茲誌農工商部及郵傳部奏札內容如左：

#### 一、農工商部奏摺：

「農工商部奏，遵奉限期，將本管事宜應辦各要政，詳加釐訂，略分四類，曰調查、曰籌議、曰興辦、曰編制。約一百二十八條，分年列表，第一年，調查中外棉業、籌議各省設立農務總分會、籌辦自來水、籌辦京師工業試驗所、開辦京師農事試驗場、重建京師勸工陳列所、推廣內地及海外各埠商會、推廣各處船會、招致華僑創辦大宗實業、頒布農會章程、頒布畫一度量權衡制度、修訂商標章程。第二年，通飭清釐全國礦山區域、通飭各省照章檢留最通用之度量權衡舊器各一種、查明覈定報部。調查各國賽會章程辦法，通飭各省調查商品出入大概數目，商務衰旺大概情形，編成報告。籌議開墾事宜，林業事宜。通飭各省籌設漁業公司、水產學校，籌設化分礦質局。舉辦各省農務總會、設立蠶業講習所、茶務講習所、開辦京師工業試驗所、勸工陳列所、設立度量權衡官廠、製造新器、編輯棉業圖說、釐訂獎勵棉業章程、修訂礦務新章、編訂畫一度量權衡各種細章。第三年，調查內地絲業茶葉情

民國紀元前二年 閏二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八日

一六四

形、調查各省出產商品、飭各省調查商品出入詳細數目，商務衰旺實在原因，編成報告。通咨出使大臣，將各埠華商人數商業冊報。通飭各省籌設農林學堂、農事試驗場、推廣保險辦法，舉辦各省農務分會，推廣蠶業茶務講習所，開辦化分礦質局。施行畫一度量權衡各種制章，頒行度量權衡新器，畫一京外官衙局所、各省城、各商埠度量權衡，商務總會以次設齊。頒布棉業圖說、獎勵棉業章程、礦務新章、保險規則、運輸規則，編訂工會規則。第四年，調查絲市茶市情形，全國礦物品類產額銷場，編製統計、全國工藝及製造原料，編製統計，調查全國著名工藝品，通飭各省設立專門學堂工廠，研究改良。各州縣籌設習藝所，各省會各商埠，籌設工藝局，勸工陳列所。各省籌設礦務學堂，組織各種工會，研究工業改良法，籌設各省商品陳列館。籌議獎勵海外貿易，通飭商民出洋貿易，海外大埠華商商會以次設齊，商船總會以次設齊。編定各處酌留度量權衡一種舊器與新器比較表。統計各省歷年商品出入，商務衰旺，分別列表，籌議改良辦法。頒布商業登記章程，監督交易行規則，整頓貨棧規則。第五年，通飭農會編輯農務統計，列表報部。調查森林區域，籌議改良棉業絲業茶葉事宜。通飭籌議農事平日學堂，農事演說會場。籌設各省勸業會，為賽會之練習，畫一各府城度量權衡，各省會及通商口岸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彙齊各省商務報告，逐年比較。列表統計，覈定改良辦法，頒示商民。第六年，通飭各勸業道編輯畜牧統計、漁業統計，列表報部。籌議整理漁界，繪具圖說。籌設獸醫學堂、籌辦農林礦務警察、籌辦商團、籌辦國內賽會、通飭農會改良農具、開拓農業、增殖農產、實行開墾辦法。商務分會、商船分會、各省勸業會，以次成立，釐訂振興絲業茶葉辦法。第七年，通飭各勸業道，查明水利事宜，繪具圖說報部。通飭各省籌設美術學堂，實行改良棉業，振興絲業、茶業辦法，外埠商會，各府及大埠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編製歷年航業推廣比較表。第八年，考查農會、商會、船會，辦理成績。籌議萬國賽會，設立商律講明所，開辦國內賽會，編製實業公司局廠逐年增進比較表，編製歷年海外貿易比較表。第九年，通飭報告歷年籌辦森林情形，列表統計，調查改良棉業、絲業、茶業、商業後，逐年進步，列表統計。畫一各廳縣度量權衡，各州縣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開辦萬國賽會，編製全國農產品、水利、森林、畜牧、漁業、礦產圖誌，編訂全國工藝商業誌，下憲政編查館知之。」（註三）

## 二、郵傳部奏摺：

一郵傳部奏，遵將應辦要政，分則按年籌備，開單呈覽。第一年，滬寧告成，門頭溝枝路告成，廣東粵漢築成，由黃沙至迎嘴一百二十八里，潮汕意溪枝路告成。啓築津浦、啓築福建漳廈、啓築湖南粵漢、啓築齊昂。接築京張、汴洛、廣九各官路，滬嘉、杭嘉、燕廣、南潯各商路。查勘川漢、洛潼、西潼、同蒲、江蘇、浙江、潮汕、新寧、惠潮、廣西、福建、滇蜀、安徽、江西，各商辦鐵路款項工程。勘估吉長路線、覆勘四川宜夔路線、勘估正德路線、勘估延長石油礦路線。清還京漢鐵路借款，議銷廣漢成約，廢止京奉南票運礦枝路合約，收贖商電改歸部辦。展設太湖縣至安慶電線、展設貴陽至興義電線、展設上海至川沙廳電線、展設浙江桐鄉至雙橋電線、展設江西饒川至景德鎮路、展設下關至浦口線路、大修江寧至漢口電線、大修京師至保定電線、改設保定至信陽州電線、展設湖南常德至益陽電線。籌畫賑減電報價目，派員赴葡荷牙萬國電政公會聽講，爲豫備入會基礎。整頓上海實業學堂，籌設臣部實業學堂。第二年，汴洛告成、京張告成、杭嘉告成、滬寧告成、新寧告成、齊昂告成。商定吉長借款，啓築吉長、啓築四川川漢、啓築洛潼、啓築清徐、啓築杭甬、啓築鄂境川漢、接築廣九、接築漳廈、接築燕廣，勘明張綏路線、測勘張庫北幹路線、廣西聘員測勘路線、商議改良安奉，並派員履勘路線。勘定海清開徐路線，實行賑減電報價目二成，展設科布多至綏來無線電報，籌設歸化至太原電線，展設河南信陽州至光州路線，展設河南至汝州線路。大修福廣湘鄂電線，大修張家口至恰克圖電線，籌設安徽穎亳電線，大修陝西全境線路。籌辦電汽專門學堂，籌議改良京師電話機器，籌畫京師各省電燈改良辦法。設立臣部實業學堂。第三年，籌備清還正太路款，江西南潯告成，啓築西潼，接築吉長，接築四川川漢，接築清徐，接築杭甬，接築洛潼，接築燕廣。測勘庫倫至恰克圖北幹路線，測勘新民洮南齊齊哈爾抵環庫東幹路線，籌設歸化至包頭鎮電線，籌設江西吳城至廣信電線，籌設安徽鳳陽至江蘇徐州電線，籌設四川至西藏電線，大修贛浙電線，試辦鎮江電話，展設福建汀漳電線，展設奉吉兩省電線，擴充上海電話，擴充福建電話電燈。第四年，清還正太鐵路借款，清徐告成，廣九告成，杭甬告成，漳廈告成。接築西潼，接築四川川漢，啓築同蒲，接築洛潼，接築燕廣。測勘西安達蘭州西幹路線，測勘附屬南幹各枝線，創設電料製造廠，試造電報電話各種電品材料機器。展設湖南洪江至永州電線，展設河南周家口至安徽亳州電線，展設黑龍江電線，展設廣東高州至肇慶電線，籌畫沿海沿邊一帶設立無線電報。試辦京城自動電話機器，擴充天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十九日

一六六

津電話，擴充江蘇電話，擴充浙江電話。第五年，籌備清還汴洛路款，洛潼告成，吉長告成，蕪廣告成，接築四川漢、接築西潼、接築同蒲、接勘蘭州達伊犁西幹路線、接勘附屬南幹各枝線、測勘附屬北幹各枝線。展設陝西省南北兩路電線、展設山西省南北兩路電線、展設廣東自佛山至順德香山電線。派員出洋，研究比較自製電品各種材料，及製造方法。擴充湖北電話電燈，試辦湖南電話。第六年，清還汴洛鐵路借款，西潼告成。接築四川川漢、接築同蒲、接勘附屬北幹各枝線、測勘附屬東幹各枝線、測勘附屬西幹各枝線。入萬國電政公會，展設江西撫州至福建延平電線，展設江西吉安至湖南醴陵電線，擴充江西電話電燈，試辦廣州天津上海自動電話機器，試辦河南電話。第七年，籌備清還滬寧鐵路借款，接築同蒲、接築四川川漢，接勘附屬東幹各枝線，接勘附屬西幹各枝線，展設貴州興義至雲南廣南電線，展設四川成都至甘肅電線，擴充製造廠，試造關於電燈水線各種電品材料機器。試辦雲南電話、試辦貴州電話、試辦四川電話、試辦廣西電話、擴充山西電話。第八年，籌備清還道清路款，清還滬寧鐵路借款，接築同蒲、接築四川川漢，接勘附屬西幹各枝路，展設雲南普洱至順寧電線，展設廣西慶遠至貴州貴陽電線，籌設庫倫至科布多電線。擴充製造廠，關於無線電報各種電品機器材料。試辦甘肅電話、試辦新疆電話、展設前後藏電線。第九年，清還道清借款，接築四川川漢，接築同蒲，修訂全國鐵路敷設法，編定全國鐵路軌線圖說。展設內外蒙古電線、籌設包頭鎮至寧夏電線、籌設甘肅至青海至前藏電線、籌設伊犁至庫車電線、大修西北各省電線、籌畫擴充改良各省電燈電話。(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九日。

註二：「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

註三：「宣統政紀」，卷十，頁五—九。

註四：「宣統政紀」，卷十，頁九—十五。

## 十九日（四月九日） 中國抗議日本在延吉增設間島事務官。

清廷外務部本月十六日接駐日大臣胡惟德電稱：「日本在延吉增設所謂間島事務官」。本日，清外



務部照會日使伊集院，表示抗議。其照會曰：

「爲照會事：本月十六日接准貴國胡大臣電稱，日本駐韓統監府現增設間島事務官一人，技師一人，通譯官二人，屬技師通譯生五人，共九人等語。查延吉廳屬向無間島名目，上年三月間據駐韓馬領事稟報，統監府公布間島職員，當經本部以該處爲中國領土，貴國在中國境內定立官制，斷難承認等因，於三月二十八日照會在案。現與貴大臣屢次會晤，業承認中國於該處有領土權，何以統監府尚有任便增設職官之事，殊與貴大臣而允之言不相符合。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電貴國政府，查核見覆。」（註）

註：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三九。

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清廷實授鄧邦述為吉林交涉使，陳玉麟為吉林度支使，秋桐豫為黑龍江提法使，倪嗣沖為黑龍江民政使，談國楫為黑龍江度支使。（註一）

陳玉麟，福建福州人，署理吉林度支使。（註二）

秋桐豫，字仲謨，浙江紹興縣人，吉林知府，黑龍江提法使。（註三）

倪嗣沖，字丹忱，安徽阜陽縣人，歷充武衛右軍執法營務處、北洋巡防營務處、北洋發審營務處、東三省行營營務處等差，黑龍江民政使。（註四）

談國楫，原籍廣東駐防鑲白旗人，寄籍奉天瀋陽縣。光緒乙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奉天將軍、奏調辦理奉天養息牧荒務。歷保以道員即選歷充養息牧荒務總局、督轅文案、東流水安插難民總局、西流水墾務總局、大學堂大浚河墾務總局、札薩克圖王旗荒務總局、科爾沁鎮國會公旗墾務總局、籌濟局、善後局等局處總辦、黑龍江將軍、調充全省文案處總辦、署理黑龍江度支使。（註五）

上海紳民會議反對英人推廣租界。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一日

清廷外務部於上年年底，接駐京英使照會，謂光緒三十四年六月間，駐滬各領事照會兩江總督，將租界北線展至滬寧鐵路爲止；外務部雖力拒其要求，滬租界納稅外人却於本年閏二月一日議決推廣租界。本日，上海紳民會議反對英人推廣租界。（註六）

附錄：一、外務部力拒推廣上海租界之要求（註七）

外務部於上年年底，接駐京英使照會，謂本年（指戊申）六月間，駐滬各領事，照會兩江總督，將租界北線，展至滬寧鐵路爲止。擬展之地，雖有華工部局（指閘北巡警局）管理警察衛生各事，無不因陋就簡。二十五年推廣租界時，本擬將處包括界內，前督恐車站包入，又因寶山境內租地事未議妥，故未允辦。今租界北至鐵路，幾成爲洋商圈地，新界亦不包車站，而江督復稱二十五年推廣之舉，爲永不再展之意。寶山非通商口岸，未便包入租界，警察衛生各事，將來必漸完全等因。本大臣以此事關係重要，未便就此抹倒。春間本大臣過滬時，更躬往查閱，極知華工部局腐敗各節，且此等事件，每每在外交涉，不足以證實王大臣輯睦之誼等語。

外務部接准此項照會，即電詢江督，略謂此事未准貴督咨部，現在如何情形？前次展界案內，有無不得再展明文，希即查復，以憑核復英使云云。並謂該處警察衛生各事，應亟飭華局認真整頓。

旋接江督復電，略謂前據上海領事照請，將公共租界北面，推廣至鐵路軌道爲止，當以上海租界，本極廣闊，二十五年劉大臣核准，由中國自行推廣公共租界二萬一千五百餘畝，較原定英美租界，幾增兩倍，其所以格外從寬者，原欲一勞永逸，後此不須再展，不謂今甫數年，界內空地尚多，又復請益，現新舊租界共三萬二千一百餘畝，無論日後洋商如何加增，斷無不敷之理。所請推廣之地，係租界與鐵路中間所夾之一段，劉大臣所堅持未允者。該處在寶山縣境，非約開口岸，洋商在彼租地，本係通融辦理，豈能據以爲例，遽請展拓。且寶山縣已在吳淞白開商埠，儘可在彼借用等語。切實駁復在案。奉電前因，查前次展界，經劉大臣飭滬道李光久，作爲自行推廣，權操自我，與各領商定界址，並未另立新章及合同，其往來函牘中，雖未切實聲明，以後不得再展，惟其時爭論兩年，堅不允寶山地劃入租界，則不可再展之意，甚爲明顯。惟該工部局久延此地，上年擅填上寶交界之川虹浜，私拔

界石，飭由滬道屢與交涉未了，八月中曾咨達鈞部。現在英使續請，蓋欲抵制前案，務求鈞部力爲主持，無任企禱。除抄來信件照會另函奉達，並飭將警察衛生認真整頓外，謹先電復云云。

嗣續又接江督電稱，飭據滬道蔡道電復，英使所藉口者，不外華局腐敗，遇事在外交涉，及洋商租地兩端。不知滬南北與租界毗連處甚多，南市及西門外警察，從未與法局巡捕齟齬，同一自辦之警察，何以閘北獨屢有衝突，此中交涉複雜原因，究由洋局，抑由華局，不難立判。況自汪道晉京後，職道督飭員司認真整理，凡事和平處置。迄今汪道回差，亦仍守和平主義，不事激烈，謂爲腐敗，毋乃太甚。即以洋商租地論，其拓界內未用之地，固多荒僻，太晤士報嘗論其荒蕪不治，專肆意外營求，斥爲無理，此可見公道在人。且新開橋南毗連租界，如梵王渡等處，歷以洋局早年在彼圍築馬路，華局未經設巡，可供洋商租用之地尤廣。如謂華局衛生等事欠妥，何以西人不擇居於未設華局地方，而欲擇居於衛生欠妥之處，雖愚當不出此。況中國有保護洋商之責，閘北華局設巡，又爲地方應辦之事，無論租界處於何等地位，中國總不能不設巡警，即有事不能不與洋局交涉，亦豈能因藉口華局腐敗一語，一概抹倒。至寶山縣地非約開口岸，從前洋商借作靶子場，即今之北河南路，一名靶子路，曾由黃升道與英總領事韓君哲君，立約訂明，特別通融，此後不得爲例，本成鐵注。後雖經劉前憲准照租地雜居，亦議定由寶山縣給契，不給道契，以示區別。其爲當時不允包括界內，實與立約原案之意相符等語。

外務部當經照復駐京英使，略言（上半複述英使原文及江督復電茲不重述）所請推廣之地，係租界與鐵路中間所夾之一段，該處在寶山縣境，並非約開通商口岸，洋商在彼租地，本屬不合，曾經本部咨行南洋大臣，轉飭滬道，分別照會各國駐滬領事，飭令該洋商等遷回上海租界，以符約章，並照會貴大臣轉飭遵照在案，豈復得以此藉口，再請推展。總之約載通商，係在上海租界，不能將約外之寶山縣又行擴充，所請將租界北線以外，至鐵路各地，歸入各國工部局管轄之處，與約不符，斷難照辦。至警察衛生各事，係中國內政，地方官逐漸整理，當可底於完全，以保公安。再上年曾准南洋大臣咨稱，上寶兩邑交界川虹浜，被工部局擅填築路，並在寶山縣華興坊口，及寶山路南口與租界交接之處，私拔界石界牌等情，查上海工部局擅填界浜，私拔界石界牌，實屬任意侵佔，漫無限制，應請貴大臣轉飭上海工部局，勿得擅築界浜，速將界石界牌移還原處爲要。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一日

一七〇

## 二、集議對待推廣上海租界事（註八）

外部對於外人推廣上海租界之議，已詳前期雜誌。然外人擴充租界之意，初未因此中阻。閏月初一日，租界納捐之外國人，於午前十時，續議年會未了各議案，首議第八條，（此次會議時，須准工部局將鐵路與蘇州河間之地，由廣肇山莊起，至虹口公園止，一律圈入租界。請納捐者授權與工部局，力持到底，勿令稍鬆。）工部局董事蘭德爾君宣言，推廣租界一事，非以擴充租界為主義，實因無數之困難，逼令吾人出此，但此事非工部局之事，乃吾等政府駐京公使與華政府之事。當按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推廣租界之法辦理，查當日推廣租界之時，本由南洋大臣劉坤一，將界線定允，允准推廣之後，始行宣布。於年會前非由納稅西商列人年會案之內者，今諸公須知工部局並非專以圖謀推廣租界爲事，工部局實不欲以此事逼我駐京大臣，及本埠領事公會，轉逼華政府，工部局祇欲望駐京大臣等，知此事爲上海公眾贊成之急務，而使工部局爲之者。今諸諸公未對此案立論之前，注意此次所謀推廣之地兩段，舉其面積而核之，實爲極小之地耳；如第一段，即所謂閘北者是也。其地參差不一，圍於租界三面，至第四面，則爲滬寧鐵路所圍，租界參差不一之界線，已見於滬寧車站之處，至於第二段右角上，則爲虹口公園，由虹口公園起，必能覓得極好之界線，鐵路之東，毗連北四川路之間，所推廣者亦屬有限。至於推廣租界之原因，如前列之第一段，即閘北者，現由華官管理，其法中西參半，雖設警察，並以新式之軍械給巡士，奈此等巡士，素少訓練，均不勝巡士之職，工部局捕房之巡捕，時與衝突者，因起於此等不稱職之巡士也。今上海一隅行政之權，已分爲三，即公共租界法界與華界是也。今華官經營閘北，分行政權爲四處，察其原意，無非欲限外人擴充租界而已。至於有礙租界之發達與否，均不計也。今其行政之區，適爲租界之外郊，若其關於衛生及警察等事，辦理不善，於租界極險，總之欲去目前不合理之事，及推廣租界一切之困難，請諸公同心合意，贊成此事，請由各國駐京大臣，向華政府交涉可也。聞者鼓掌稱善，慕沙君起而贊成蘭德爾君之言，於是定議。

上海紳民及寓居上海之各省紳商，自聞西人決計欲推廣租界後，即於閏二月二十一日，整集明倫堂，會議此事。公推葉棣華先生爲臨時主席，（報告稿列後）王引才君演說略云：英國既推廣租界向北，法國必推廣租界向南，



外人勢力日廣，不但上海一隅受其影響，且滬寧鐵路歸入租界，將來贖歸之後，必蹈膠濟鐵路覆轍，且從此蔓延，長江流域，所謂天險，將盡失矣。嗣經張君醒石、唐君子瀛、陸君崧侯各抒意見，均謂亟應極力抵制。復經沈君縉雲宣告，頃據某君報告，駐京公使於推廣租界一事，催外部答覆甚急，並有願於租界內給與華人議董權利之說，並聞外部曾將此意電詢江督，幸江督端午帥深知華董之萬不足恃，租界之萬不可再推廣，電復外部，恐外部於華董之果能有權利得公益與否，尚未深悉，吾等今日當先擬大概，電陳外部，然後痛切辯論，備一公牘，專差人部呈遞，務期達此目的，諸君如以爲然，請舉定起草員，先擬公電，大衆磋商，將來應如何爲政府後盾，尚可從容緩議，總之此事爲我江蘇全省關係，卽爲中國通國關係，我等當靜候外部主持，諸君以爲然否？衆皆贊成。當舉姚子讓沈信卿兩先生爲起草員，遂散會。

附錄主席報告稿——今日因推廣租界問題，特開大會。查上次推廣租界，早經前江督劉忠誠公聲明，不得再行推廣，乃曾幾何時，復有推廣之議。考其所據理由，無非以租界相接之華界，衛生警察，種種不善爲言，其言之不足信，已由滬道辯駁；卽如所言，租界無論推廣至何地步，必有與華界銜接之處。上海除東距大海外，其南西北三面，無一非人煙稠密之地，將來處處可以藉口。推廣二字，有何底止；且此次之所謂推廣，渾稱滬寧鐵路南首西首之地，圈入租界，漫無限制，尤駭聽聞。且默窺其意，直欲如俄國東清路線管轄旁地之例，以處滬寧，則其所覬覦者，又不獨在此區區租界而已，吾六屬皆將受其影響者也。工部局既以此慫恿駐使，駐使竟以此要求政府。至謂租界之急欲推廣者，係公衆要舉，非若向中政府要求物件，可以他物更代云云。不成理論之語，肆然形諸筆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外部駁拒於前，意必能堅持於後。但聞近日駐使催外部答覆甚急，並有願於租界內給與華人議董權利之說。觀於本年西歷三月二十九號，工部局第二次答領袖領事函中，無論何種意見，能與本地華人公共有益者，本局自當加意謹慎研究數語，可知此說實非無因，甘言相誘，外人慣技，歷年外交失敗之故，靡不由此。萬一外部爲所搖惑，稍一鬆勁，後患何堪設想。微論所謂議董權利云者，不過哄我之虛言，卽令實行，而以大易小，亦殊得不償失。諸君勿謂租界在上寶兩邑界內，僅上海與寶山有關係也。租界逼近車站，將來滬寧贖回之後，扼吭受制，亦成廢路，此種關係，實爲我江蘇全省之關係，亦卽中國通國之關係，事機急迫，稍縱即逝。除兩次電求外部始終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三日

一七二

堅拒外，吾國民當各竭心思，設法對待。須知租界所及，主權盡失，利害攸關，不容坐視。方今預備立憲時代，萬事取決輿論，苟我國民確能爲政府之後盾，衆怒難犯，政府即顯有所恃，即外人隱有所懼，當不致挽回無術。但究應如何文明抵制，如何力戒暴動，此實今日所宜急急研究之事云云。

附錄公呈外務部電——英使要求推廣公共租界，業由上海紳商，電請力拒。今日滬上開會，見報載有英使許舉華董二員，以爲嘗試。查工部局董事之權，實操縱於西人之手，雖舉少數華董，無補萬一。而目前所議推廣之地，適當滬寧鐵路之起點，爲全省主權關繫，亦爲全國利害關繫，非堅持到底，後患甚巨。務請大部始終力爭，以保主權而慰衆望。除具呈外，合亟電聞。上寶紳民暨旅滬各省紳商等稟。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頁十七。

註二：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五五。

註三：同註二，頁一九六。

註四：同註二，頁一一四。

註五：同註二，頁二二一。

註六：詳見附錄。

註七：「東方雜誌」，六卷三期，記事，頁十一—十二。

註八：同註七，六卷四期，記事，頁五〇—五三。

## 二十三日（四月十三日）清廷諭將民政部進奏有關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交憲政編查館。

清民政部奏報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本日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民政部奏章內容如左：

「民政部奏，妥籌逐年籌備事宜，繕單呈覽。宣統元年，第二年，擬訂自治研究所章程，請旨欽定，通行各省

，照章設立，擬訂京師地方自治章程，請旨欽定，籌設京師議事會董事會，覈定各省城鎮鄉自治區域，指定各省繁盛城鎮地方，督催照章籌設該城鎮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一次查報戶數清冊。整理京師內外城巡警廳區，編制擴充京師高等巡警學堂，並推廣內外城巡警教練所，督催各省照章設立省城高等巡警學堂，及各廳州縣巡警教練所，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巡警，一律辦齊。第三年，京師地方議事會、董事會，限年內成立。考覈上年指定各城鎮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指定各省中等城鎮地方，督催照章籌設該城鎮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地方首縣照章籌設該縣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上年未經清查各地方之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二次查報戶數清冊。確定京師內外城巡警編制，推廣京師外郊巡警編制，推廣京師外郊巡警。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指定籌辦自治之其餘各城鎮，一律照章籌辦，並就近城各鄉地方，照章籌設鄉議事會鄉董。考覈各省省會首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就該省外府所屬各首縣，照章籌設該縣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省會及外府所屬各首縣並商埠地方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一次查報戶數清冊。考覈各廳州縣巡警辦理成績，指定各省繁盛市鎮地方，督催籌辦該鎮巡警事宜。第五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自治之各城鎮議事會董事會，及近城各鄉議事會、鄉董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就所屬偏僻各鄉地方，指定若干處，照章籌設鄉議事會鄉董。考覈各省外府各首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指定各省衝繁廳州縣，督催照章籌設該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督催各省將該省上年未經清查各地方之人口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彙造各省第二次查報戶數清冊。考覈上年指定各市鎮巡警辦理成績，指定各省中等市鎮地方，督催籌辦該鎮巡警事宜。第六年，擬定戶籍法施行細則，考覈上年續辦自治之各鄉議事會、鄉董辦理成績。考覈上年指定籌辦自治之各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就各省偏僻各廳州縣，指定若干處，照章籌設該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考覈上年指定各市鎮巡警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將所屬近城各鄉地方巡警，一律籌辦。第七年，考覈上年指定籌辦自治之各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指定籌辦自治之其餘偏僻各廳州縣，一律照章籌設該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考覈各省近城各鄉地方巡警辦理成績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四日

一七四

續，督催各省就所屬偏僻各鄉地方，指定若干處，籌辦該鄉巡警，第八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自治之各廳州縣議事會、董事會辦理成績，考覈上年指定各鄉巡警辦理成績，督催各省上年未經籌辦之各鄉巡警一律辦齊。第九年，考覈上年續行籌辦之各鄉巡警辦理成績，擬訂關於議員選舉事宜之各項程式規則，覈定下議院議員選舉區，督催各省調查選舉人數，編造名冊。（註）

註：「宣統政紀」，卷十，頁二二—二五。

## 二十四日（四月十四日） 清禁煙大臣恭親王溥偉續擬禁煙辦法十條。

清禁煙大臣恭親王溥偉等奏，續擬禁煙辦法十條，茲誌全文如下：

「奏為續擬禁煙辦法，以期畫一而免玩延，謹遵

諭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宣統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內閣奉

上諭，禁煙一事，乃今日自強實政教養大端，朝廷求治維殷，既憤國民積弱之難振，復慮友邦期望之難

副，言念及此，宵旰憂焦，特此再行申諭。禁吸一事，文武職官責之禁煙大臣及京外各衙門長官，務須認真糾察，不得徇情避怨。京外各衙門接奉此旨後，各將衙門如何辦法，自行切實覆奏，等因，欽此。臣等自上年三月初七日奉

派辦理禁煙事務，比即遵擬章程，奏請通行京外各衙門，由各該長官查明所屬人員，曾否吸煙，已否戒斷，

有無諱飾，分別取結，送驗填表，列冊咨送核辦。迄今將屆一年，在外各省咨到表冊，大率只填送在省差缺人員，其餘候補及省外實任各官，多未之及。在京各衙門雖經填具表冊，咨請送驗到所，由所陸續調驗，先後共計五百數

十員。臣等督飭提調委員，於調驗各員，晝夜分班，時刻留心，查察其有飾匿等弊，及戒除未淨者，迭經奏參及咨回各該衙門核懲在案。非不極意認真，然探諸衆論，各衙門送驗，多係衰冗閒員，其工於奔競，現領優渥者，或不

無容隱。即調驗以後，仍復吸食亦時有所聞，似此情形，安望依限禁絕。臣等迭奉 嚴諭，焦悚曷勝，惟是耳目難周訪查，何能偏及茲，特續商辦法，詳擬章程，但有職銜推類，以歸畫一，既稱戒斷舊染，毋許復萌，當事果料

察認真，痼習自當漸減，應請 飭下京外文武各衙門，切實施行，相助爲理，庶廓清有日，藉慰 宸廑。所有 臣等續擬禁烟辦法章程，除另繕清單外，謹恭摺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續擬禁烟辦法十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一禁烟一事，自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奉 諭飭禁迄今，已閱數年，文武各員，如果稍知自愛，應即懷遵功令，早已戒除，直至今日查驗，尙復故態依然，則其怙終不悛，概可想見。凡經此次查驗參革休致人員，擬請作爲永不敘用，不准投效各處，希圖開復，如京外各衙門徇情調用，即請照欺朦議處。

一內外官員既經戒斷，發給執照後，反復私行吸食，訪查得實，擬奏請革職治罪，該管長官亦予以失察之咎。夫欺飾各員已立予褫革，既戒復吸是直藐玩功令，不以 國事爲心，倘羣相觀望，復何能依限實行，自應加欺飾一等。

一每月分發揀選驗看驗放及投供候選人員，應由吏部陸軍部飭取並不吸食鴉片親供，取具在京同鄉或同官切結，方准開列，否則扣除以後，文武各員自當不染嗜好。

一各衙門均有熟悉案牘素著能名之員，該管長官難保不因其才堪任使，雖情形可疑，不予深究。應請由臣所再爲咨行各衙門，將資格已深，現充要差各員，會填註冊無嗜好，實已斷淨，取有保結者，仍由各該長官切實覆查，如有不實，立即補送。臣所查驗，以昭核實，倘始終容隱，一經臣所訪聞，或別經發覺，不特將該員指名嚴參，即各該長官亦照徇隱例請 旨議處。庶長官不至意存避怨，而羣僚亦無從再爲掩飾矣。

一各衙門切結，雖經分別送所，而續到續調人員，是否取結，無從考核，擬請嗣後各衙門，每三個月結報一次，無論素不吸食，實已戒斷及續請分發續行調用，仍照章出具切結。即曾經調驗發給執照各員，亦一併取結送所。倘無人出結，難保非復行吸食，應再調驗，至各省督撫查驗，所屬人員自應照此辦理，以歸一律。

一憲政編查館諮議局章程議員條內，吸食鴉片者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近聞各省諮議局調查選舉資格，其中沾染嗜好者仍復不少，調查之始，已多含混，將來諮議局成立，議員之中亦可概見。嗣後各府廳州縣諮議局，如以吸食鴉片之人，濫行與選，或被指告或經訪查調驗得實，即將本人與原選舉人及該局長等，分別罰懲。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四日

一七六

一電報招商礦務各局所，皆係官辦委員等，俱有職人員，薪資極優，與有差缺官員無異，應一體咨查結報，如有徇隱委派之員，亦予以應得之咎。

一京外各學堂職員，皆奉札委任，教員亦多有職人員，且各有獎敘，應由學部通飭各學堂，凡有煙癖不准充當監督，管理各職事，其現在充當者，一併取結中報。

一各省商辦鐵路公司、商務總分會、總協理及員紳人等，皆係有職人員，亦應咨行該管長官，嚴察具結詳報。一各省府廳州縣勸學所，諮議局，自治會以及各學堂董事，雖屬本地人，或已仕告歸或尚未分發，餘亦多有職銜，且地方官時有交涉，即禁烟戒煙亦俱負責任官員，為濟民之準，董事尤為一鄉之望，苟有嗜好，不能為鄉民勸，諮議局既定有奪權之條，應由各省通飭所屬地方官。不得以吸食鴉片之人，充各項董事，無論何項公事，不准與聞，使知無一事不嚴，即知無一人不當禁矣。」（註一）

### 清理藩部奏報籌備藩屬憲政本年應辦事宜。

清理藩部奏上預備立憲本年籌辦事宜，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奏章內容大略如左：

「理藩部奏，籌備藩屬憲政，本年應辦事宜，分別緩急，擇要推行。查內外盟及青海西北路回西藏之王公世爵內，計汗五人，王四十三人，貝勒三十一人，貝子四十九人，公七十三人，札薩克台吉塔布囊七十八人，總共為二百七十九人。擬請設立專額議員，其員數由資政院覈定，奏請派充，以練習其學問政事之才，為儲備開通藩屬之用，此須急辦者一也。又凡已經設縣之各蒙旗，官民能通漢語，有一定之居處財產者，均得有選舉被選舉之權，應否另定專額，抑或與漢民一律選舉，該由憲政編查館覈定。其未經設縣之各旗蒙，言語不通，居處無定，另訂合宜辦法。此須急辦者二也。以上兩端，為本年籌備之起點，其餘俟各旗報告催齊，再行統籌全局，分列事項，妥定章程。每期將應辦事宜，奏報一次，以冀漸逐推行，庶於分期舉辦之中，仍無違九年籌備之意。」（註二）

日使伊集院照覆清廷稱，間島屬權為未決之問題。



中日二國近日交涉東省六案問題，日本一面進行談判，一面對延邊仍積極經營，增設所謂問島事務官。清外務部曾於本月十九日向日方提出抗議。本日，日使伊集院照覆外務部稱：問島屬中屬韓，仍係未決之問題，中國對日本之要求如不讓步，則不能承認該地為中國領土，其照會曰：

「為照會事：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九日接准照稱，駐日胡大臣電稱，統監府增設問島事務官以下共九名等因前來。查增員之事，本使至今尚未接到本國通報，如果實有其事，當係統監府臨時問島派出所於辦理事務上實有必需，故爾增設。至於設置該派出所之理由，前年業經敝國政府詳細聲明於貴國政府，茲不復贅。此次如果實有增員之事，仍不外敝國政府之初意。非有他想。要之，問島即豆滿江北一帶地方，究係清國領土，或係韓國領土，日下仍係未決之問題。來文謂本使已認該地為清國領土，實係誤會。本使對貴部當局大臣所言明者，蓋為貴國政府關於問島問題之諸事，能容敝國政府之主張，且於同時商議中之其他各案能承認我之提議，敝國政府於問島之所屬，亦可讓步於貴國。要之，本使欲以交讓妥協，迅速解決諸案，故奉本國政府之訓令，謂視彼此商議之條件如何，可以承認問島為貴國之領土。為此照復貴部，希查照可也。」（註三）

註一：「宣統己酉大政記」，第十七冊，頁一三六〇——一三六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十，頁二五——二六。

註三：王雲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四〇。

## 二十六日（四月十六日）清陸軍部進奏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

清陸軍部奏報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如左：

「遵議憲政豫備陸軍應辦事宜，分年酌擬綱要，開單呈覽，以豫備立憲第八年為限，期於早日觀成。宣統元年，豫備立憲第二年。釐訂陸軍部新官制，釐訂軍諮府新官制，釐訂軍學院新官制，擴充軍諮處軍學司規制，釐訂各省督練公所暫行官制，釐訂軍官考試任用退休及官俸章程，釐訂軍人待遇恩賞廕卹等項章程，奏明立案，改訂陸軍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六日

一七八

章服制度，奏明辦理。釐訂陸軍軍制，各省按奏定期限，編練陸軍。開辦陸軍中學堂，改訂各項學堂章程。開辦陸軍警察隊，實行陸地測量，籌擬開辦槍礮廠辦法，釐訂平戰兩時軍醫馬醫一切章制，奏明辦理。釐訂陸軍刑律，並軍事司法章制，籌擬徵兵辦法，籌擬改良馬政辦法。設立陸軍財政處，調查全國軍費總數，籌擬陸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辦法。第三年，籌備建設軍諮府事宜，籌備建設軍學院事宜。籌擬參預軍事大臣辦法。釐訂平時軍司令處編制，實行軍官考試任用及官俸章程，實行軍人待遇恩賞陰卹等項章程。頒布陸軍新軍制，各省按奏定期限編練陸軍。籌擬兵官學堂章程，續行陸地測量，開辦槍礮廠。頒布陸軍刑律及軍事司法章制，擇要實行。規定徵兵法令，奏明頒布。試辦改良馬政事宜。籌擬製造各項軍用物品廠辦法，編訂各項勤務規則。試辦各省陸軍豫算決算，酌量裁撤綠營歸併防營。第四年，實行陸軍部新官制，建設軍諮府、軍學院。實行各省督練公所暫行新官制，陸軍部會同各省督練督撫籌辦全國軍政，釐訂軍營標區辦法。實行陸軍新軍制，各省按奏定期限編練陸軍，豫備開辦兵官學堂一切事宜，續行陸地測量。實行改良馬政，次第設立製造各項軍用物品廠，實行勤務規則，續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第五年，請旨簡授參預軍事大臣，全國陸軍三十六鎮，一律成立。開辦兵官學堂，續行陸地測量，籌備徵兵各項事宜。擬定徵輪令，續查全國軍費確數，續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第六年，設立標區司令官，籌擬專科學堂章程，續行陸地測量陸軍刑律，及軍事司法章制，一律實行。頒布徵輪令，試辦全國陸軍豫算，續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第七年，陸軍部豫備統一全國軍政，改良陸軍軍制，豫備開辦專科學堂一切事宜。籌擬陸軍大學堂章程，試辦徵兵，續行陸地測量，各項軍用物品廠。一律開設完備，試辦全國陸軍決算。頒布會計法，續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第八年，陸軍部統一全國陸軍軍政。實行軍管辦法，設立軍總統，歸併督練公所，改設軍司令處，開辦專科學堂，豫備開辦陸軍大學一切事宜，試辦徵兵，續行陸地測量，全國軍械盡一，實行陸軍會計法，確定陸軍豫算決算，全國陸軍經費，統由度支部收支。綠營一律盡裁，防營一律歸併，改編陸軍。」

本日清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註）

註：「宣統政紀」，卷十，頁三四—三八。

二十七日（四月十七日） 清吏部與法部進奏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

清吏部與法部奏報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分別如左：

一、吏部奏摺：

一、吏部奏，妥擬籌備事宜，按年開列清單呈覽。第一年，停選州縣，奏定改選章程，通行雙單月輪次表，奏定辦理已酉年京察變通章程。第二年，覈造各員月選人員統計表，各項分發人員統計表，各省考覈州縣事實最優等優等中等人員統計表，各項開復捐復人員統計表，以上一條，應即以光緒三十四年造起，行令各省造送各項實缺人員任卸調署統計表。各項候補人員差委入學統計表，全年所見員缺，及請補人員統計表，均限於次年二月內到齊。酌改外省州縣班次輪次，擬訂暫行章程。酌擬釐定京師官制草案，酌擬編訂文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草案。第三年，增修各省道府以下新設舊有缺目一覽表，行查各省在籍候選佐雜教職實存員數，限一年內報齊。擬訂停選佐雜章程。停選教職章程，是年廳州縣巡警一律完備。改訂命盜案處分則例，會同法部辦。改訂外省大計章程，歸併考覈事實章程，酌擬釐定直省官制草案。第四年，實行停選佐雜教職，是年實行文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從是年起，一律改造新冊，並按季造考試合格統計表、考試黜落統計表，按照新訂稅則，改訂錢漕鹽關等項處分則例，會同度支部辦。第五年，是年頒布戶籍法。增訂隱匿脫漏戶籍處分條例。會同民政部辦。是年直省府廳州縣各級審判廳飭具規模，刪訂承審事件處分則例，會同法部辦，是年頒布新定內外官制，擬訂各官事任權限簡明表。改刊新品級考，改訂京外官革職、降調、降級、罰俸、停升、記過各款切實辦法。第六年，擬訂限制各項勞績章程，酌改各項分發驗看辦法。是年三科貢舉生員考試一律完竣。覈造授職人已仕未仕統計表，學堂出身已仕人員統計表。是年設立行政審判院，分別何種案由，該院判決後歸本部覈辦。第七年，是年試辦新定內外官制，詳定裁併各官善後章程，刪除處分例內與各項新律不符條目。另訂畫一章程，改定州縣等官迴避本籍章程，及在本籍服官限制章程。行查各省原設各項選缺，有無今昔不同情形，並專補選缺人員各若干員，令一年內報齊。第八年，是年變通旗制，一律辦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〇

定。詳定滿漢官缺歸併辦法，實行州縣等官免迴避本籍。統計各省各項選缺，共應酌留若干缺，餘悉歸各督撫揀補。第九年，是年宣布憲法，確定本部辦事權限，是年新定內外官制，一律實行，改造職官錄，並附刊各種品級俸銀公費表，將歷年四司修訂則例理由，撮具大綱，奏定後，即在本部設專局派員辦理」。

## 二、法部奏摺

「法部奏，統籌司法行政事宜，就九年應有辦法，分期開單呈覽。第一年，京師各級檢察廳、高等審判廳、內城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一律成立，修改新刑律，規畫司法統計事宜，編訂法官懲戒章程。第二年，籌辦京師模範監獄，奏請京師實行法官懲戒章程，籌辦各省省城商埠等處各級審判廳，頒布審判廳試辦章程，奏請推廣訴訟狀紙。編訂法官進級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詳訂司法警察職務章程，奏請頒布編訂監獄規則。監獄官吏懲罰規則，編訂登記章程。第三年，奏請簡放各省提法使，通行提法司衙門官制，籌辦京師外城地方審判檢察廳。奏請頒布登記章程、奏請頒布監獄規則、監獄官吏懲罰規則。各省省城及商埠等處各級審判廳，限年內一律成立。奏請直省實行法官懲戒章程，奏請通行審判廳試辦章程、編訂法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奏請京師實行法官進級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第四年，籌辦直省府廳州縣城治各級審判廳，奏請頒布法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奏請直省實行法官進級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第五年，會同民政部、度支部，奏請京師實行登記章程，直省府廳州縣城治各級審判廳，限年內均具規模。奏請實行法官考試章程、任用章程、官俸章程。第六年，直省府廳州縣城治各級審判廳，一律成立。籌辦鄉鎮初級審判廳，實行新刑律。第七年，鄉鎮初級審判廳，限年內均具規模。直省通行登記章程，所有登記事宜，暫由地方審判廳辦理。第八年，鄉鎮初級審判廳，一律成立。直省鄉鎮登記事宜，改歸初級審判廳辦理，修改法官進級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第九年，定法官為終身官，實行修改後之法官進級章程，法官補缺輪次表」。（註）

本日，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註：「宣統政紀」，卷十，頁三八—四三。

二十八日（四月十八日） 清外務部學部進奏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

外務部與學部奏報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其內容分別如左：

### 一、外務部奏摺

「外務部奏，遵議籌備事宜。一、釐訂出使報告章程五章十四條，以期考查外事。第一章，使臣之報告三條。第二章，領事及商務委員之報告三條。第三章，海陸軍隨員之報告二條。第四章，留學監督之報告二條。第五章，附則四條。一、釐訂出洋任用章程十四條，以期培養使才，復於臣部承參廳立秘書，英法德俄日本等股，酌派股長股員。專司調查研究等事，庶幾各使領報告可總其成，而培植使才之意，亦寓其中。」

### 二、學部奏摺

「學部奏，應行籌備事宜，按年開具簡明清單呈覽，宣統元年，預備立憲第二年，頒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頒布簡易識字課本。國民必讀課本，頒布視學官章程，頒布檢定兩等小學教員及優待教員等項章程，頒布初等小學各科教書。頒布中學堂初級師範學堂教科書，審定書目。頒布女學服色章程。頒布圖書館章程，增補學堂管理章程。編訂兩等小學堂中學堂教授細目，編訂各種學科中外名詞對照表，京師籌辦分科大學，京師開辦圖書館，京師及各省設簡易識字學塾，各省優級師範學堂，中等實業學堂，初級師範學堂，各府中學堂，未設立者，限本年一律設齊。各廳州縣及城鎮推廣兩等小學堂，行各省學司，整頓已設之各項學堂，均附整頓辦法。行各省學司，體察情形，照後開四項，豫定分年籌備事目，按年列表，附加解說。一、師範教育、一普通教育、一實業教育、一專門教育。第三年、頒布高等小學教科書，頒布小學中學教授細目，審定各高等專門學堂所送講義，編輯中學教科書，編輯初級師範教科書。編訂官話課本，編訂初級師範學堂教授細目。編輯女子小學教科書，編輯女子師範教科書。改正已發行之各種教科書，編輯各種辭典，頒布檢定中學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頒布檢定初級師範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實行檢定兩等小學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行各省因已定城鎮鄉之區域分畫學區，行各省學司，估計逐年所需經費，應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二

出自國稅地方稅者若干。行各省，一律設立存古學堂。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行各省學司，省城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小學堂，兼學官話，此項課本未頒布以前均遵舊章。講讀

聖諭廣訓直解，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派員查若華僑學堂，訂擬蒙藏回各地方興學章程。第四年，京師籌設專門醫學堂，農業學堂，頒布中學、初級師範、女子師範、女子小學、教科書，頒布初級師範教授細目，頒布檢查學生體格章程，頒布官話課本，京師設立官話傳習所，行各省設立官話傳習所、編譯高等專門以上學堂各種科學用書、修定各學堂畢業獎勵章程，實行檢定中學初級師範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擬訂學堂教員列為職官章程，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第五年，京師籌設專門工業商業學堂。行各省學司，清查全國十五歲以上之幼童人數，及已未就學各若干人，行各省督撫，就地方自治經費內，劃分學務經費，行各省推廣官話傳習所。試行學堂教員列為職官章程，選派大學分科畢業生出洋留學章程，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第六年，行各省學司，確查全省人民識字者若干人，行各省學司，所有府州廳初級師範及中小學堂兼學官話，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編訂中學堂法制課本，豫算明年學部及京外學務經費。第七年，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奏報全國人民能識字義人數，續編學部則例。第八年，頒布強迫教育章程，京師籌設音樂學堂，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奏報全國能識字義人數。第九年，試行強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學司、廳州縣中小學堂兼習官話，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奏報全國能識字義人數。派員分查蒙藏回各地方學務」。(註)

本日，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註：「宣統政記」，卷十，頁四三十四七。

## 二十九日（四月十九日）清禮部進奏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

禮部奏報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內容大略如左：

「禮部奏，籌備立憲事宜，酌擬辦法，就職掌所及，本年籌備之事，自應先從編書人手。現滿漢書一册制，已

奏准施行，所有喪服事宜即須從速編訂。至於朝

廟典禮，民間冠昏喪祭諸禮，均應次第編定。擬限於三年內將通禮纂輯成編，第四年以後，作為頒行禮教之期。查各直省並無董司禮教專官，凡通禮內所列綱目關於法制者，須會同民政部、法部，通行檢察。關於風化者，須會同學部，妥訂教科書，並與資政院、各省諮議局，皆有隨時咨商簽訂之事。容臣部詳細調查。再行奏明辦理。

本日，廷諭：「下憲政編查館知之。」（註一）

清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陳東三省危迫情形，主張採開放政策，借債築路，廣招歐美商民，以打破日俄拓植相持之局，內外合謀相濟，以固我邊疆。

清廷前東三省總督，現任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奏陳東省危迫情形，並已辦籌辦各事宜稱，非開放借債築路，實力經營，無保存之望，請內外合謀相濟，銳意以圖，固我邊疆。其奏陳內容如左：

「籌辦各事宜，竊自日俄以東省為拓殖之地，竭力經營，歲糜鉅款，我擁領土之虛名，彼攘主權之實利，自路線劃為南北，遂成分據之形。迨協約告成，圖謀愈亟，干涉內政，擴充實權，官吏莫敢誰何，商民習為慣例，蓋在強鄰掌握之中者，非一日矣。

先朝注重邊疆，毅然改革，以庸臣昧，銜命東征。時則客軍甫撤，而鐵路巡警及護路兵相屬於道，交通之權，歸其驅使，紙幣之用，日以灌輸。以附屬地為殖民之區，以資本家作外府之寄。相師相競，惟力是圖。而我則邊備空虛，豪情渙散，人才困乏，財用消亡。是不啻於已失之後，欲從而挽回之，全局皆非，從何入手？臣焦心思慮，勉擔鉅任。以為欲破兩強相持之局，必廣招歐美商民以均其勢，欲召集各國商務，而並以興東省實業，必先儲蓄大資本以為之招，欲抵制東清鐵路之利權，而兼為我籌邊啟蒙之最要，必別築幹路，以為全局之樞紐。是以有開放商埠之

議，有借外債設銀行之奏，有別策新濟鐵路之計畫，錦洮鐵路之規畫。徒以事關大局，非旦夕所能定議。而此議一出，歐美人士，咸樂聞之。彼日俄從旁窺伺，亦以知朝廷銳意經營，將大有動作於東土也，因亦守和平主義，以徐待將來。臣乃得及時稍稍布置，韓俄接壤，水陸交衝，數千餘里。俄於黑龍江北岸設兵置屯，星羅棋布，歲移民數十萬，日以保韓爲名，咸鏡屯營，會審設軌。我則沿邊荒蕪，無人民無道路，爰於呼倫貝爾、愛琿、與東所屬，擬添設民官，安設卡倫，聯絡國防，護衛行旅。蜂蜜山與俄相隔，僅興凱一湖，盜匪所叢，私墾所集，既奏設蜜山府以資撫集，而沃野千里，宜招屯墾，復設墾局，召集壯丁，編繩地畝，以爲實邊之基。欲移民必先籌款，乃輪車免價。既格於部議，犯罪從屬，又准而未行。因先於嫩江沿岸，撥退伍兵丁，從事開墾。豫算所需，更籌推廣，以期地利日開。鴨綠江與韓爲界，奉之臨江，地處極邊，韓僑雜錯，爰奏設長白府，駐塔甸以相策應。塔甸與惠山隔江而治，阻俄兵竄擾之路，開商民貿易之場。日人乃知我有備也，延吉爲邊務發生最大之端，當日人潛師渡江，不圖我已派員在彼，狡謀爲之頓阻，禁其續進之旅，斷其已築之橋。而我於地方行政，倉猝立辦，廣搜圖證以折其猝辯，雖解決未終，而能對待於年餘，且不能不認我國領土，幸得先事圖謀，故不蹈膠州之覆轍也。琿春爲俄人必爭之地，遲疑未發，視延吉之結局何如？因飭署琿春副都統早爲布置，一去從前積弊。凡開道路、籌森林、練軍隊、修內政、慎外交。次第規畫，或使無隙可乘。惜限於財力，莫由大加展布。又於沿邊之區，扼要之地，業經添設電線。計六千餘里。收回外人電線三千餘里，以通消息，以保郵權。吉林一省，必爲日俄競爭劇烈之場，而無直達之線路。以軍事言，已爲死地，是以臣到任後，即擬要求日人，將京奉鐵路，越過南滿，設車站於奉天府城附近。再擬籌接修經興京、海龍、直達吉林之幹路，並展修至寧古塔、琿春、延吉、沿邊各處，我有居中控馭之實權。而兩強之爭，或可暫爲解釋，此籌邊之崖略也。哲里木盟旗，爲東省之藩籬，握全局之形勢，乃爲外人誘惑，假以貲財，資其利器，於游歷測繪，則倍極歡迎，於開放交通，則百端抗拒，因設蒙務局以督理之，還札薩克圖逋負之財，而干涉內政，結達爾罕王糾纏之案，而開放開荒，阻日人之私繪，而我時施監督之策，禁俄債之雄心，而我代籌治生之款。然兩雄逼處，已隱以洩兒河南北，爲勢力之所區分。俄借同教之說，欲以聯絡盟長者，壓制全旗，日倡平等之說，欲以嗾使愚蒙者，自聯社會，是非有大枝幹路，開拓全盟，烏足以破吞併之野心，保屏藩於世守？乃部臣猶本羈縻弗絕之舊

意，養生計有礙之名詞，敷衍調停，其何能淑臣因議設武昌道，專爲治蒙之計畫，並飭蒙務局分往調查，將全旗形勢風俗，及外人之所注意，詳列圖說，以備實地之設施。並招致蒙王子弟入我學校，而法政學堂，亦添入蒙語一門，言語一通，受範自易，此籌蒙之狀況也。內政之繁，不可殫述，舉其概要，厥有二端：一曰去舊習，官制定而積壓請託之風絕，薪津厚而苞苴倍斂之習除。禁期糧，止查圈，減車捐，以蘇民困，整稅務，理鹽政，廣紙幣，以握財權；剿鬍匪，則東驅蒙部，北入俄疆，歷年之大懲殆盡；添民官，則外實邊疆，內集商旅，將來之地利可與，爲八旗籌生計，則以學堂植其基，以農官課其績，務使兵工商藝，儕於齊民，而不欲旗員以攤派爲固然，旗丁以錢糧爲生業，餘如裁書吏，革陋規，除會帳，去捕盜營，編巡防隊，舊染咸除，與民更始，此其大較也。一曰闢新機，公署之設，營房之建，工程之所經營，馬路之所樂治，凡以昭整齊，規久遠也。欲實業之發達，必先爲實地之講求。爰設森林學堂，植物研究所，農業試驗各場，以資考究。整飭黑松兩江之郵船，調查長白琿春之林域，礦產之繁，尤難殫數，於本溪湖則允日合辦，於漠河、觀音山、呼嗎爾河、已開之礦，以用人未協，款絀事廢，已派礦師測驗，擬另行籌辦，以闢利源。於海龍之杉松崗，遼陽之尾明山，皆已派人試辦。其餘若商明已開之礦，及續報開採者，以奉省計之，已有七十五區。古省佳礦甚多，金礦之外，近復試辦銅礦。江省等河，煤苗甚旺，惜運路不易，凡有商人呈請開礦者，皆由官往勘礦場，驗其資本，而以時保護之。至講求種植牧養之事，開辦工藝陳列之場，皆飭勸業道以次興舉，節經奏陳在案。謀新政之普及，必使人民有一般之知識，爰分派調查員赴各屬研究習慣，以爲社會改良之豫備，設諮議局籌辦處，辦理初選複選事宜。事屬創舉，紳商多有未諳。則爲之支配區域，演說原理，自立審判廳，不但無濫押積案之弊，且開庭可以觀審，判詞付之公布，無需索留難，民間稱便。急擬於商埠擇要推廣，以助地方官之不逮。其他若巡警若學堂若新舊軍隊，靡不力求整頓，以圖完備。東省沃野平原，素稱農國，乃民間狃於慣例，不知發明種植，又以禁止出口，農失其利，則不願勤穫。北地多空而不產麥，以致美國麵粉，入口甚多，自棄其利，而轉仰於人，甚非計也。臣因爲之多方勸導，講求種植，近始知種小麥，收穫豐稔，各國多請運售。臣因弛小麥各糧粟出口之禁，民間獲利甚豐。從前黃豆及豆餅，僅銷日本，去年運售英國者甚多。其他粟帛瓜蒞樹株，皆飭改良種植，凡內地外洋所有者，逐漸皆可布種，是農業已立基礎，效果昭然，不但富民，且可富國，他日大利之興



，必基於此。至於商務，東省既無完全自闢之商場，又無經冬不凍之口岸，營口一隅，已爲大連所制。臣因勸得錦屬之葫蘆島菊花島等處，屢飭工程師履勘，又屬招商局派輪行駛，洵屬風迴水聚，可作商場軍港之用，若實地經營，不但可奪外人已得之利權，並可爲我國完全自闢之口岸。其次則修濬遼河以通航業，遼河節節淤滯，連船阻遲，而商業遂爲南滿鐵路所攫取。臣因飭工程師將全河詳細履勘，其修濬次第辦法，則繪爲圖說，同時並舉。需款太鉅，現擬擇要與修，合官商之力以圖之，凡所設施，僅及十一；或規模已具，而未竟全功，或基礎方萌，而尙無效果。然而辦一事必須有一事之款，三省經常之費，出入恆不足相抵，故尋常行政經費，斷難移作別需。而以上所籌辦者，半爲特別之用。溯自臣到東以來，由度支部撥給者，則爲鑄餘三百萬。部指各省協饌，歷年積欠，未能解足。調東一鎮兩協之軍饌，則爲陸軍部及北洋原撥之款。由臣請撥者，則爲延吉邊務經費六十萬兩，在部臣知邊疆重要，勉任其難，歷籌鉅款，已爲他省所無，洵屬保全大局，而不知東省應辦之事，如此其多且迫也。東省所用之款，較日俄之所經營，不及十分之一二也。卽就臣已辦之事，而統計所需，已大溢於原撥之數。臣惟有移緩就急，或挹注於鹽務，及推廣紙幣，以爲酌盈劑虛之計畫。今邊防經費，未允續撥，江省請款，又格於部議。而陸軍一協之饌，又須東省承擔，過此以往，或以無款之故，停事不辦，則外人奮袂而起，事機危迫，卽在目前。臣雖得卸仔肩，尤恐新任督臣，以爲無米之炊，當憂危之局，將何以善其後也。以上所陳，第就臣兩年以來籌辦之概略。然欲廣羅英餉，厚集鉅資，接續經營於至危至迫之東三省，則不在枝枝節節之布置，而必由臣前說以爲保存之能力。蓋不破日俄競爭之局，則其他行政，無論如何整飭，如何擴充，終必擱之以去。東三省本爲從古戰爭之地，今兩強相逼，戰無已時，若欲破之，必合全球之力，易以爲大交涉商務之場，而我爲地主，執牛耳以對待萬國，共保和平，以消千餘年之戰禍，而我之疆土，可永永世守矣。臣往者竊持此議，沈思默會，幹運而措行之，而日俄亦逐漸改爲和平主義，凡所交涉，未嘗顯以非禮相干。運鹽則日車減價，撻匪則俄軌通行，於旅順之答拜，不惜鉅費以表歡忱，於吉江之巡行，沿路恭迎，以敦睦誼，卽日於延吉界務，俄於哈爾濱自治會，其用意雖狡，亦未明肆要求，虛詞恫喝，今則疑我或變宗旨，前議未必實行，因一變其對待之策；知我鐵路之未必築也，則強指新法爲並行線矣；知我開放之不行也，則強攬哈埠以行政權矣；知我實力不充，卽延占一隅，亦無經費，於是急急解決，而要我以天寶山銀礦，及惠賓鐵路



，直達吉林矣。又其甚者，近聞俄人廣運軍火礮彈，調集軍隊，悉集於東海濱省，以趨海參崴之後，此必有陰謀祕計。不待黑龍江沿岸鐵路之告成，而爲非常之舉動者，日人知其然也。因於韓境悉布重兵以待之，現兼改修安奉鐵路，並擬造鴨綠江橋，由韓之釜山，可直達於奉天，與南滿大連兩路並峙，數日之間，日韓境內之兵，即可畢達於東省，彼之軍事之籌，至急且烈，此皆由我無自主之能力，故事變之來，未知所極也。臣待罪邊疆，奉職無狀，重負。

先朝特達之知，而於東省之大計畫，卒以才力薄弱，議而未行。兩年來已辦之事，僅止草創，百端繁賾，猶具條目，而無補於根本之危亡。中夜以思，難安寢饋。復荷

聖恩高厚，量簡京曹，矜恤之隆，詎捐糜所能報稱。獨念東省危迫情形，見聞較確，不敢譁飾於

君父之前，非將開放借債築路諸大端，實力經營，幾無保存之希望。及今舉辦，已覺後時，是全在朝廷一意主持，樞部諸臣合謀相濟。俟新任督臣到任後，全力貫注，銳意以圖，使東省危而復安，以竟臣未達之志，此又臣懷悽愚誠，日以東事爲負疚，雖當去位，而不能已於言者也。」（註二）

註一：「宣統政記」，卷十，頁四八—四九。

註二：「宣統政紀」，卷十，頁四九—六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閏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三月

三日（四月二十二日）清廷外務部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有關日本經營韓邊情形之報告。

本日，清廷外務部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電告日人在延吉及韓邊一帶經營之情形，電文曰：

「頃據乍川領事唐恩桐報告，日人近頗注重韓國咸鏡北道元山清津各港，現議派汽船三艘往來於大阪清津，又派汽船一艘，由日本舞鶴港通航元山清津，輸運貨物，經營間島，以期興旺。日韓政府各補助航費金一萬五千元。又聞統監府人員稱，間島韓民現約十萬，華民二萬餘，日人三百名。現中國壓力稍減，韓人勢力漸伸。韓國度支及農工商兩部，近年陸續撥款，補給該處居留韓民。邇來日兵不時徵兵，就在韓之日本商民，挑選丁壯，派入軍營習練。日韓兩國漁約，現亦成立，派軍艦魚雷艇各一艘，專司保護。又緝私船八艘，沿海巡查。從前中國漁船，每歲赴韓採捕，成爲習慣，現因中國政府未與之互相訂漁約，不准我國漁船赴界私採。經統監府頒出訓令，自本月十一日實行。又咸鏡北境去歲牛疫盛行，由日本獸醫永井氏前往防疫，現在疫已止絕，而延吉琿春方面往來牛隻，仍須檢查。韓王前擬北巡咸鏡道元山等港，現又中止等語。延吉界務近雖將次提議，而日韓覬覦之心，迄未稍戢。即如該領事所稱，隨時徵兵，挑丁習練，派汽船往來，以恢商業，撥重款補助，以資僑民。無非本其拓殖政策，以爲實力進行之計，用意實爲狡逞。除飭延吉隨時密察情形妥籌抵制外，特將所稱各節，飭陳鈞聽，並乞密行察核，指示機宜，無任跂禱。」（註一）

又電曰：

「敬再肅者：頃據延吉廳同知陶彬稟稱，甯古塔以南敦化以東，所有洋貨向由俄埠海參崴運入琿春，再由琿春

運延各處。自去年四月韓國清津各埠以來日本之日用品，充塞於北韓全境，平時因清津會審間輕便鐵路，人工昂貴，物品之進口尚稀，封江以後，則日人往往包僱鄉民大車，運貨進口，故自去冬以迄今日，日貨已佔俄貨十分之三，乃日人復思逞其野心，擬改輕便鐵道為汽車，以直達我延吉廳街。將來見諸實行，則邊境精華，悉將供其無形之吸蝕，深為可慮。查韓會審至我廳街，計程二百華里，其自會審渡江越稽查處至大狐狸溝口五十里，道途平坦，由大狐狸溝口至和龍峪東溝六十里，即大狐狸嶺，崎嶇難行，修築鐵道，工程頗大，由東溝至廳街九十里，間有山河，均易措手。日人既有此議，自應密飭沿江派辦處事務員，隨時派人過江，前往會審一帶，默窺動作，以憑先事抵制。一面並開導商家，注重營業，以期利不外溢等語。日人修築鐵道之議，實於邊事大有關係，不僅商務受其影響，特將該丞稟陳各節，摘陳鈞部，並希察核籌維，是幸。」（註二）

註一：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四一。

註二：同註一，頁二四一。

#### 四 日（四月二十三日）清廷郵傳部與巴黎銀公司訂立正太鐵路墊款合同，款額一百五十萬法郎。（註）

註：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二七。

#### 六 日（四月二十五日）廣東市民為澳門劃界事舉行大會。

廣東士民為力爭澳門劃界事，於本日開正式大會，其議案如下：（一）宣佈上海廣肇公所來函條議，及所呈高而謙函稿。（二）宣佈本會意見書之概要，首言立會宗旨，次言採集現在輿論之派別，分甲乙丙丁四說。每提一說，經眾研究，次言代葡人假設之論據，逐層指駁。次言本會同一之主張，根據國際法及十三年中葡和約第二款條文解決，而歸結在請政府據理力爭。經全體贊成，交編輯員照此擬稿，再

由幹事會公同核定。(三)舉定公呈意見書代表員。

二十日復行集議：(一)議接旅港香山人傳單云，香港華字日報，有言中葡勘界使臣，聞將請各國作公證人，慮爲第三國干涉之導線。中葡勘界使臣，是否只係租借港地，作爲會議辦公之所。有無第三國干涉，應否請當道明示，以釋羣疑。(衆議應請當道明示)(二)議致函京外各埠，應否將本會上張督院高使臣意見書，及調查葡人歷年佔地侵權虐待各案證情形稿件附入，以資研究。(衆贊成，將各稿件附入。)(三)議高使臣勘界時，本會應否舉派會員，隨同前往，以便高使傳問指證。(決議俟請高使意見定奪。)(註一)

#### 附錄：澳門勘界續記(註二)

澳門勘界大臣高欽使，於三月初三日到粵。

按高大臣名而謙，號子益，福建福州府長樂人，前在福州船政學堂，肄業五年，畢業後，赴法國巴黎大學肄業又五年，所學政治法律，歷考優等，畢業後又赴英國學習英文英語，旋華充福州船政局辦公所繙譯，兼閩浙督轅洋務委員，派赴法國考察機器價值，今湘撫岑堯帥任湖北漢黃德道時，聞其諳熟外交，延致幕中，委辦交涉事務。在漢口三載。所辦外交，多就我範圍，又兼湖南洋務委員。旋岑雲帥督川，林贊帥撫桂，孫慕韓京卿使法國，爭相延聘，卒以雲帥奏調在先，當即赴川。充洋務委員。雲帥移節兩粵。奏調來粵。充洋務處差，隨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回華，仍充兩廣洋務處差，旋補外務部右參議，雲南開廣臨安道，雲南交涉司。

葡國專使，亦於□□日到粵，其會議之地，中國欲在粵省，而葡人則欲在澳門，旋經議定，假地香港爲會議所

窺約一斑之意云爾。

至中國開議之宗旨，則以事關交涉，在未經結局之前，不能預爲宣布也，各報所載，不一其說，綜其大概，亦窺約一斑之意云爾。

一說勘界事宜，約分四項辦法，一清界址，二收回佔地，三定主權，四劃清領海。事雖由高使辦理。然主持大



權，仍須責成粵督，遇有勘界上爭持各事，高使仍須隨時詳商粵督，至勘定界址後，會訂專章，一切蓋印畫押各事，仍須由粵督核定，一面商明外部，遵照按辦云。

一說外部對於此案，有兩種問題，一須爭回侵佔界外各地，並撤回一切管理權，一係屬於前粵兩地主權上之種種分割未清者，將來或歸勘界時同行辦理，抑須先行商定，然後按照勘劃，現尚未定。

一說外部與葡使開議略有端緒，將交涉各情電商粵督，聞共分六項：一管海權界，一管地權界，一禁令權界，一防緝權界，一民政權界，一交通權界。至收回侵佔各處地段，及限制不得干涉地鈔漁船，均歸管地民政內，訂議劃辦。一說外部曾電詢粵督，請將應行注重事項，詳查按覆，當由張督覆電。言外人所干涉者，首在陸路巡警水路緝捕兩項。現外部持電致粵督，轉致高使，略謂陸路巡警，水路緝捕，自定界後。外人不得干預，訂約時宜爲聲明，庶以明限制而重主權云云。

一說外部與葡使交涉各節，尙有佔領海島侵越陸地各項，因葡使堅執未允，遂遷延未有成議，現聞外部已將未經商定各事，咨請粵督。責成高使辦理。並以永有海泡故址，陸有關閘間隔，一經指明，自不難水落石出，惟陸地所佔之權限，海島經營之事業。葡使謂業有成約，不肯讓回。仍須責成高使查明前約，及迭次粵督所勘情形，據理力爭，無稍遷就云。

一說外部所定劃界主要，係分內佔外佔兩款，將各佔據地方，一律清回，其內佔之澳界後路望夏（即旺夏）古大一帶佔地，仍照原定關閘界限，彼此分割。至外佔之荔灣過路環各島，則亦收回管理，澳河界線，現在海泡雖已移動，惟仍須照從前安設處所，必期清劃，務達收回目的，毋稍遷就云云。高大臣特自定辦法十條，大致援照各國成例，擬定彼此應守範圍，以杜葡國逞強蠶食，現已將辦法十條電部，請即知照該使，轉電澳督。

一說粵督之意，中澳界務，地址主權兩事，極爲重要，或由佔地面侵及主權，或由干涉而漸至侵佔。迭派前山同知及委員再三清查，均以中澳界線宜先清理，界線既定，則望履陸路之佔地，過路環一帶之佔據，海泡以外之海權，自可不煩交涉，次第收回，曾將此情電商外部，與葡使交涉。惟各佔地內，伊所經營之事業不少，應如何悉心研究，酌定收回之法，均須妥爲商議，俾得易於措手云。

一說高大臣到港時，曾電致粵督，略言現接外部開電，關開龍田旺夏等處，葡國堅持係屬彼境，不允會勘，而海界乃我應有之領海，乃此次葡使轉要求會勘劃定，屆時必多棘手。貴督在粵情形較熟，尤當預爲籌定對待之法，以免有名無實，徒事喫虧云云。張督准電後，擬再檢齊各案，從長議辦。

一說粵省大吏，按查近兩年與葡人交涉各事，內計屬於界務者五六，不屬於界務者二三。現在正當開辦劃界之時，宜先將界務上種種問題，實行勘清，暫不涉及他事，外交交通上事項，國際上事項，商務上事項，均俟高大臣將勘界事項辦妥後，再行辦理云。

聞葡使曾商請外部，擬即在京，將地圖分劃，並將各節妥議，外部以劃界須公同勘定，非遙制所能妥善，且兩國既派劃界大臣，是非曲直，自應就地開議爲是，當以此意照覆葡使云。

又聞外部恐高使權限不清，奏請欽頒敕書，定明權限，以便與葡使照會驗看，作爲有權辦理此事之證。

以上所記。皆粵省官場籌備之風說也。至於粵省士民之研究，則勘界維持總會，於閏二月二十八日，爲第五次之會議，三月初六日開正式特別大會議。其議案列下。（見前）廣州自治會亦於初八日開大會議，其傳單略言，澳門勘界事，前經決定辦法，佈告中外，合力堅持。現在高大臣經已抵粵，所有香山縣屬山川水道，澳門舊界，及葡人種種行爲之確據，均經切實調查，由合省紳商，決定同一方針。商請督憲暨高大臣主持，並函電外務部，同鄉京官，中外各埠同胞，合籌辦理。查本月初三日，七十二行商報，譯澳門葡報駁本會書，自稱葡人未嘗背約。而其所指，謂舊城牆爲地界，而城牆外曾建有礮臺，並謂從前葡人，曾有居於城牆外者，以此爲言，直同兒戲。至光緒三十三年。龍田村因勸買不遂，放火焚燒，毀滅各墳，投骨於海，葡報乃云係因疫症焚燬，其所掘墳骨，係葬義地，並非投海，尤爲不合，足以代表葡人之棄約。現我政府已握定方針，與葡人交涉，本會實行地方自治，興利除害，責有難辭。現在朝廷預備立憲，注重選舉人格，凡我國民，皆當束躬自愛，對於本國，均應抵制，實行戒賭，戒嫖，戒煙，尤不得潛往澳門，嫖賭吸煙，窩匪爲盜，如有此等人格，一經調查員查悉，當革去其公民權利，以儆將來。此事亟當妥議，現在各國屬調查員，調查選舉人格。係爲將來領取選舉票，投筒公舉議員，維持地方公益起見，各省紳商，均極踴躍。粵人填報，尤當恐後爭先，第恐或未週知。尙多遺漏，應如何廣爲佈告之處，亦應妥籌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六日

一九四

云。

聞葡使曾照會外部，請禁止粵人集會，與澳門葡人反對，外部當即駁復。略言粵人集會，與葡人反對等情，本部均無所聞。惟聞附近澳門居民，公立界務研究會，不過為研究澳門歷史起見，與兩國勘定界務，毫無妨礙，而且有益等語。

聞粵督亦接葡督照會，略言勘界一事，乃兩國慎重擬定各派大員。會同辦理，事關國際界務，亟當格外鄭重，用特預向貴督聲明。屆時除兩國所派大臣，及委員隨員外。其餘無論何項人等，均不許從中干預，否則本國決不認作正式之會勘。祈即轉飭紳民，一體遵照，以免滋生軋轢等語。粵督以澳督之意，無非恐紳民干預，惟土地與人民，有密切之關係，雖不能任其干預，亦不便阻其研究等情，隨邀高大臣商議，已擬定照會，照復葡督。

粵督又特發告示，曉諭紳民，略云照得澳門勘界事宜。奉旨特派雲南交涉使司高，來粵商承本部堂辦理，一俟葡員到境，即當開議，聞粵中紳商士庶，於此事頗形注意，近澳居民，開會研究，自為查考地方歷史，暨內地與澳門往來公益起見，果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於和商界務之意，不特無礙，且復有益，倘有鼓惑攻擊舉動，則為法所必禁，現當兩國各派大員，和商界務之時，凡我紳商士庶，自應共明此意，靜候勘辦，勿滋疑慮云云。

至於澳門葡人之近情，則以中國方有勘界之役，又有香州開埠（詳見第三期雜誌）之舉，不無恐慌之意，當於三月十二日，集眾會議，其傳單如下：

我澳門居民，應知發奮，為澳門公益，竭力以爭，而不容或懈矣。蓋凡有血氣之倫，斷不肯束手以待斃，而澳門欲競生存，斷不能甘落人後，若甘落人後，而寂然不動，是自投死路，且受窘辱。然欲入生路，出死門，須改良政治等事。除疏浚海口工程。建築廣澳鐵路而外，尚須設法，以整頓吏治錢糧稅餉法律，樽節糜費，振興工商航業等事，並將所有障礙，切實刪除，夫然後可也。今吾有亟向同胞警告者，離澳門二點鐘水程之處，有一競爭之埠，足以為澳門之太敵，該埠若就天然形勝而論，固多不利便，然人定可以勝天，其經理之人，若持以毅力，不惜工本，竭力圖謀，則不難成為南邊之上海埠。然就日下情形而論，華人之營謀此等事業，不忠其財用不足，如是，則足為澳門之危矣，溯自香港開埠通商而後，澳門情景已漸趨於衰敗，矧今有香洲在其附近，與

之角勝爭雄，倘香洲商務果然發達，則澳門必更形冷落，其不變成村落大墳場者幾希矣，故我等居於澳門之葡人，必當盡心竭力，以謀此尾聲，冀以救澳門之危亡，而阻香洲之發達，救亡之策何在，亦惟善體華人之意，以羈縻之而已。故凡法律之上，不便於華人者，則易絃而更張之。務使華人咸稱利便，視為樂土，賓至如歸，方不致淪胥以亡，此何故哉。蓋澳門無華人，無異身體之無魂魄，將何以保其生命。是以澳門之有華人，如身體之有血脈焉。血脈旺則身體康強，全身活動，不致貽行尸走肉之誚，又如大屋，必有人居，方能興旺，澳門若無華人，又不啻有大屋而無人居。何貴重之有。職是之故，一聞香洲商埠，吾等即徬徨中夜，再四思維，而欲上陳葡廷，速籌整頓，以保澳門之生命。顧不徒治理海口，敷設鐵路已也。蓋必須與香洲爭衡，方能以保澳門之命脈。是以邀集閩澳殷富工商居人旅客等，籌議良策，陳請葡廷，迅速改良，以保存葡國屬土利益，即以保存澳門之命脈云云。

至十二日集議時，赴會者百餘人，中有華商蕭瀛洲等，約二十人，均有大營業，或具厚家資在澳門者，而前任香港經歷司薛棠，（華人）亦在座。

由葡人打司路化演說，略謂今日之最要者，在電請葡廷，速行派員劃界。蓋今日之議，並非籌拒香港開埠，緣香洲雖與澳爭衡。然或者因是使澳門政府，知所儆戒，速圖改良。則且有益於澳門。查澳門前准華商設會，以交通上下之情，華人稱便，既而葡廷諭撤該會，改設葡萄牙商會，而民心由是漸失。蓋葡會章程，凡各商家未入該會者，不得視同商業，遇有事故，公堂判斷紛歧，而華人商店，多未入此會，是不啻驅華商往香洲也。又修建屋宇，請領執照甚難，是亦厲民之政，現任督憲明知其弊，奈大權莫屬，不能改良，此又當電達葡廷者也。衆旋議決五事，立即電請葡廷照行：（一）速派劃界員到澳畫界。（二）准澳督有權，便宜改良政治。（三）速辦廣澳鐵路。（四）速將一千九百零四年中葡和約，簽押交換。（五）疏浚海口。當議至第二條之時，有從葡官遊澳之葡人十餘人。皆以授全權於澳督為不合，力駁是說，終以贊成者衆，遂決議電致葡京總理大臣，請其分送各部院而散。

至十八日，澳門西洋銀行司理人，仍恐日前電文，勢力不足，又延請澳門紳商十餘人，在銀行倡議，再發一電與葡國政府，請批准駐澳葡督有辦理之全權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七日

一九六

聞澳門各漁船，澳督有一律免稅，以爲牢籠之計。

又聞前月濠鏡醫院，擬倡立商會，澳督亦甚贊成。

又聞澳門近日疫症頗盛，凡染是病者，均可由醫院料理，不若從前之騷亂。

又葡文兩報，對於劃界之事，亦頗和平，不若從前之輕藐一切。

據粵報言，三月十六日晚，葡政府忽在澳門添派巡警守街，以四名爲一隊，背負長槍，來往通衢大道，巡緝兵弁亦佩帶軍裝，聞因謠傳有匪徒多人，潛由省城往澳，欲圖起事之故。又十六晚海生夜輪，由粵抵澳門，葡政府又派水師兵八名，巡捕四名，在碼頭將男女搭客，通行搜檢。十七日又在江通輪船搜查，緝獲竊賊三名。十七晚因未經添派巡捕巡街，澳門變亂之謠言，亦漸寢息。

註一：澳門劃界續紀，見「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事，頁一三〇。

註二：同註一。

## 七日（四月二十六日） 各國派遣移送清德宗景皇帝梓宮專使覲見。

清德宗景皇帝梓宮訂於十二日移殮，各國咸派專使恭送，並於本日先行覲見於乾清宮，其專使銜名如下：

日本國專使伏見宮貞愛親王、駐使伊集院彥吉。美國駐使兼專使柔克義。巴西國專使貝雷拉。日國專使吳禮巴、駐使賈恩禮。法國專使施阿蘭署、駐使潘孫納。墨國專使巴哲格。俄國專使巴里清、駐使廓索維慈。辦理丹國事務阿列斐。奧國駐使兼專使顧親斯基。英國駐使兼專使朱爾典，比國駐使兼專使柯寬雅。德國駐使兼專使雷克司。義國駐使兼專使文吉。瑞典國駐使兼專使倭倫白。葡國專使森達署、駐使柏德羅。荷國駐使兼專使貝拉斯。（註一）

九江英租界巡捕毆斃華人余發程。



本月六日，有江西湖口人余發程，因事到九江，本日上午十一點鐘行至租界。余發程係初次到滬，隨意觀望，英總巡捕馬仕（譯音）遽以木棍擊其肚腹，登時遭傷而陪，路人見狀譁然，該捕乃遣人就近昇往醫院報病，經醫生驗視，以為傷及要害，無可施救，卒不治。（註二）

按：此案引起中英交涉，英領事初以余發程體弱，適發病身死偏袒兇嫌馬仕。馬捕並於十一日乘輪逃逸。翌日，英兵艦三艘突至九江。湖口幫聞知，愈為鼓噪，九江商會有抵制英貨之議，經地方官與英領盡力交涉，力戒暴動，駐英英領於十八日捕獲馬仕，送滬歸案訊辦，始未釀成更大風潮。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載一，頁二二一。

註二：全註一，頁一一六。

## 九日（四月二十八日） 清廷郵傳部奏准派員測勘開徐海清路線。

清郵傳部上奏派員測勘開徐海清路線，本日奉旨「知道」，其奏摺如左：

「奏為派員測勘開徐海清路線，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部前奏應辦要政、分別按年籌備案內，業將勘定開徐海清路線，列入宣統元年第二期應辦事宜項下，並附片聲稱，開徐海清各綫擬由臣部次第勘明奏辦等因各在案。誠以該路東至於海西，接陝甘，為中原一大緯綫，關係綦重，不得不早為籌備。現查河南商辦之洛潼、江蘇商辦之清徐，籌款興築，已覺竭蹶，不遑其餘。彼此銜接之區，兩省皆未能兼顧，倘非及時審度，恐此項緯綫，終無觀成之期。前次河南江蘇兩路，曾經臣部於查勘勘路案內，奏明派員履勘。亦第就已成路綫覆加考查，並未籌及通盤。且此綫綰貫東西，關係尤為重要，其應派員測勘，既為當務之急，更期委任之得人。茲查有臣部路政司郎中阮維和、鐵路總局顧問員沙海昂，於路工輿地，均有實學，勘以派委。此外尚有籌備應勘路綫，容臣部陸續選員，再行奏派。所有派員測勘開徐海清路線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本日軍機大臣欽奉諭旨：「郵傳部奏派員測勘開徐海清路線一摺，知道了，欽此。」（註一）

清廷郵傳部奏請裁撤天津交通銀行總辦。

郵傳部奏摺略云：

「再臣部奏設交通銀行，遵照原奏清單，於鐵路可通之天津、上海等處先派定總辦，前往開設分行以資擴充，所有天津分行總辦，曾經奏派分省補用道劉坦，奉旨允准，欽遵在案。現在總分各行開辦年餘，諸事經營已有基礎，惟京津相距咫尺，營業無難兼顧，謹擬變通辦法，以天津交通分行改歸總行兼理，不惟節省費用，又以統一事權，實於業務商情兩有裨益，所有原設該分行總辦一差即可裁撤，臣等仍督飭總理各員隨時稽查，裨免貽誤。除原派該分行總辦分省補用道劉坦飭令銷差另候委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註二）

註一：郵傳部編：「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四，路政，頁四八。

註二：全註一，總務，頁三十二。

十一日（四月三十日）安徽路礦公會舉行全體大會，力爭銅官山礦案。

本日，安徽全省紳商學界及滬寧、江西等地皖紳代表，在省城安慶舉行大會，力爭銅官山礦案，由安徽全省路礦公會會長前衢州府知府商辦津浦鐵路公司協理洪恩亮等担任主席。

會中決議強硬辦法數條，推前任兩廣總督周馥領銜，致電外務部及兩江總督，申明廢約宗旨，並議定加強各省皖紳間的連繫，又公舉丁憂翰林院編修方履中，江西補用道江峯青，前署湖南永順府知府吳傳綺等為紳民代表，赴京參予中英礦事的談判。（註）

註：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一七一。

十二日（五月一日）清德宗景皇帝梓宮移至西陵梁格莊暫安（註一）。

英派兵艦三艘到九江。

本月七日，九江英租界巡捕馬仕毆斃湖口人余發程，引起對外交涉，潯郡工界如水木匠漆匠等，約二千餘人，均屬湖口縣人，一律罷工，遍發傳單，開會集議。十日，英領事邀德化縣邱大令，帶同屍親，在領事府會訊，英捕頭馬仕與華捕頭，均傳到署訊問。十一日，英捕馬仕挈眷乘輪逃逸。本日，英兵艦三艘突來到九江。

英兵艦至九江，湖口幫聞知，謂係抵禦中國之計，並悉逞兇洋人已赴上海，愈為鼓噪。九江道文觀察即飭德化縣，會同汪委員承豫，前赴英領事署詢及逞兇洋人因何而走，兵船因何而來？領事答稱，兵船遊歷長江，時常有之，無關交涉；對洋人逃遁事，表示即電上海總領事扣留，一面照約和平辦理，斷不致妨礙邦交。（註二）

清廷四川總督趙爾巽致電外務部稱，聞俄皇接見達賴使臣，請預為防範。

本日，清廷四川總督趙爾巽致電外務部稱：

「頃譯上海德文報西三月九號俄皇接見達賴使臣，向例達賴不准與外國通問，此事如確別有深心，與西藏前途甚有關繫，擬請由鈞處電薩大臣，偵探有無其事，豫籌防範。巽、真。」（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一，頁十六。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事，頁一六——一九。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三，頁一六。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十二日

一九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十五日

1100

## 十五日（五月四日）清廷將招商局改隸郵傳部。

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稱：「度支部郵傳部會奏，查明覆奏一摺，嗣後招商局，著歸郵傳部管轄，以符名實；所有路船郵電四項出入款目，均著郵傳部切實考覈，按年奏銷，並咨明度支部覆覈辦理。」

」（註一）

按：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闈，自耶魯大學畢業返國後，即有創辦輪船招商局之提議。繼因福州船廠經營不善，總理衙門迫其停工。一八七二年六月，停工事聞於李鴻章。當時李氏任北洋大臣，接此消息，不免焦慮，因其有礙他正在推行的軍事自強運動。於是，同年八月間，李氏派朱其昂和盛宣懷研討創辦輪船公司事宜。二人研究後覆稱：「在上海的中國商人，既已在外國人經營的廠商裏，投下許多資本，從事沿岸之貿易。因此，現在中國應做的是，創立『官局』，邀請商人投資；而在外國公司裏已投資之商人，也可將資本逐漸移到官局。如此，既可確保商人資本之安全，又可使帝國強大。」

後來，李氏派朱其昂前赴上海，籌募資本。朱氏偕其弟在上海募得十萬餘兩。爲了湊足資本，李鴻章墊出他私人的資金五萬兩；又以百分之七的利率，向直隸軍事基金借得十五萬五千兩。輪船招商局就藉着這三筆資金，於一八七三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招商局起初僅有三艘船，和在上海與天津的幾幢倉庫與碼頭，以及一張李氏帶來的運載江浙兩省貢米二十萬擔之合約。

自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一三年，招商局更換管理人計有六次之多。業務雖然繼續進行，不過難免受其影響。一八七三年六月，一位從前的買辦，名叫唐景星，取代朱其昂，領導公司。其時，招商局還是受李鴻章直接監督，只在技術上有了改變，像商辦企業一般經營。再自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二年，盛宣懷攬權，招商局乃成爲典型的官督商辦企業。因在這段期間，李鴻章受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的戰敗而失勢，繼任的北洋大臣對於招商局不感興趣，遂甚少干涉。一九〇二年，袁世凱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重申其勢力，乃派其黨徒，取代盛宣懷，而官督商辦企業的性质大致未變。直到一九〇七年，袁氏政權衰退，盛氏從袁氏的僚屬中，再奪回控制力。

本年，清廷欲集中控制交通事業，乃將一直為北洋大臣所管的招商局，交給郵傳部。（註二）

#### 附錄：接收招商局日期摺（註三）

奏為恭報接收輪船招商局日期，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部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准軍機處片交欽奉諭旨，嗣後招商局著歸郵傳部管轄，以符名實等因，欽此。當經臣部恭錄諭旨，咨行北洋大臣，並札飭招商總局，欽遵辦理在案。旋因日久未准咨復移交，復經臣部迭次咨催，茲於六月二十八日准北洋大臣將該局案卷移送部。並據咨稱庚子以前，舊存案卷，因遭兵燹蕩然無存，所有二十七年以後來往案牘冊籍等件，計共交卷六宗，月報冊七十六本，年終冊十四本，帳略八本，移交前來臣部，當即妥飭司員逐件點收，數目相合。嗣後該局一切事宜，自應欽遵諭旨，逕由臣部直接管轄，並將應行整頓擴充各事，隨時認真辦理，以期維持航業，融洽商情。除咨復北洋大臣外，所有接收輪船招商局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三月十六日。

註二：謝世佳：「盛宣懷與他所創辦的企業」，頁一四—一五。

註三：「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四，總頁一四四九—一四五〇。

### 十六日（五月五日）清廷頒行自治研究所章程。

清廷憲政編查館奏准自治研究所章程稱：

「奏為核覆自治研究所章程，繕單具奏，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閏二月十三日，准軍機處鈔交，欽奉 諭旨，民政部奏遵擬自治研究所章程繕單呈覽一摺，著憲政編查館核覆具奏，單併發，欽此。臣等遵查地方自治之制，雖東西各國一律通行，而溯厥由來，實分二派，有由市府自治而自然發達者，有由國家立憲而漸次推行者，一則因人民本有自治之能力而日以擴充，故編制易而範圍自廣，一則欲人民克盡自治之義務而徐為倡導，故措施難而監察亦嚴，源流既別，法意迥殊。今當中國創行自治之始，皆本朝廷預備立憲而生。臣等前奏覆核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十六日

二〇二

，首以淵源國權，對待官治，鄭重剖析，復舉其名義範圍，及責重監督之意，逐一聲明，皆所以示研究之指歸，定人民之法守。茲據民政部原奏清單，擬訂自治研究所各條內講授科目，卽已隱含此意，其餘設立次序選送資格等項，亦均簡要易行，臣等悉心覆核。方今各省人民知識尙稚，財用極艱，此項研究學員，將由省城遞及府廳州縣，依次傳習，必使學力稍能深造，經費悉戒虛糜，庶可以免謬說之流傳，杜前途之阻礙。謹就原章酌加推闡，共核訂爲上有四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頒行，卽由臣館通咨各省，一體遵照辦理。所有核覆自治研究所章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本日，清廷頒旨，准如所請行。茲誌自治研究所章程條文如下：

第一條 自治研究所爲講習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職員而設，應就各省省城及各府廳州縣，各設一所。前項所稱之府，指有直轄地方者而言，以下各條凡稱府者均同。

第二條 各省省城自治研究所，遵照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統限本年內成立。各府廳州縣自治研究所，應俟省城第一屆聽講員畢業後，卽行派赴各屬，一律設立。

第三條 各省省城自治研究所，應由自治籌辦處遴派通曉法政人員，充任講員，由講員內遴派一員爲所長。府廳州縣自治研究所所長講員，卽以聽講畢業員分別派充。

第四條 各省自治研究所，除官設各所作爲模範外，其各地方士紳自願照章設立者，均得呈明該管官批准照辦；惟該所所長，應由該所公舉通曉法政品學優裕士紳一員，呈請自治籌辦處核派。如各地方先經設立者亦同。

第五條 自治研究所應講授左列各項科目：一奏定憲法綱要；二法學通論；三現行法制大意；四諮議局章程及選舉章程；五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及選舉章程；六調查戶口章程；七其他奏定有關自治及選舉各項法律章程；八自治籌辦處所定各項籌辦方法。

第六條 自治研究所講授宗旨，應以恪守奏定地方自治章程不越範圍爲要義，統由自治籌辦處稽察管理，並得查

核功課勤惰，酌加激勵。

第七條 省城自治研究所學員，應由各府廳州縣遴派本地士紳，按屆送所聽講，每屆每屆至少以二人爲率。

第八條 各府廳州縣自治研究所學員，應就該管境內分別城鎮鄉區域，遴選本區士紳，次第入所聽講，以每區有聽講員爲度。

第九條 自治研究所，應由所將城鎮鄉應辦自治各事，演爲白話，刊布宣講，以資勸導。

第十條 自治研究所學員資格，以按照地方自治章程得爲選民者爲限，其無選民資格不得爲自治職員者，均無庸入所聽講。

第十一條 自治研究所所以講授八個月爲畢業期，俟第二屆或第三屆畢業，即行裁撤；其由地方士紳呈准設立各所，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省城自治研究所經費，應由自治籌辦處籌撥，各府州縣經費，由各該地方公款籌辦，其選送各員赴省川資，並由該地方官籌給。

第十三條 自治研究所需用講堂房舍，應各就原有公所公產空閒房屋，酌量設立，無庸建築，所中一切用款，亦不得稍涉糜費。

第十四條 自治研究所內詳細章程，應由自治籌辦處酌定通行，以及一切辦理情形，均由各省督撫隨時咨報民政部存案。（註一）

### 清廷增設奉天洮昌、臨長海等兵備道。

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本日准增設奉天洮昌、臨長海等兵備道。奏文大略如左：

「……以奉省北連蒙古，南界朝鮮，就邊防控扼之地，爲經營鞏固之圖，因請於昌圖府之遼源州添設道員一缺，轄洮南昌圖兩府全屬，名曰洮昌等處分巡兵備道，兼管蒙旗事務。並劃東邊道東境於興京之臨江縣，添設道員一缺，轄長白一府，海龍府全屬，臨江、輯安、通化三縣，名曰臨長海等處分巡兵備道……」（註二）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日

二〇四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載一，頁二六四—二六六。

註二：「宣統政紀」，卷十一，頁十九—二十。

二十日（五月九日）清廷將庚子年誣陷被罪之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加恩予諡。

本日，清廷諭予因拳亂誣陷被罪之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分諡忠貞、忠愍、文肅、文直、忠節。（註一）

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黃旗人，光緒五年，以員外郎出監蘇州織造，歷四任，迺得代論修南苑工，賜二品服，累遷奉宸苑卿，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戶部侍郎。二十年加太子少保，盜竊寧壽宮物，坐失察鐫職留任。二十六年，擢戶部尚書。立山久典內廷，同列嫉其寵眷，會拳禍起，聯軍至天津，廷臣集議御前，載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適在側，太后謂：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載漪怒曰：用其心耳，奚問術，立山必與外人通，請以立山退外兵。立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臣主和，又不諳外事，不足任。載漪益仇之，因其宅隣教堂，適中以蜚語，謂藏匿外人，竟論死。宣統元年追諡忠貞。

徐用儀，字筱雲，浙江海鹽人。由副貢生入贅爲主事，官刑部。咸豐九年，舉順天鄉試。同治初，充軍機章京，兼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累遷鴻臚寺少卿，以憂歸。光緒三年，起太僕寺少卿，遷大理寺卿，直軍機如故，擢工部侍郎始罷直，旋充總理衙門大臣，歷兵部、吏部侍郎，授軍機大臣。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日朝構衅，舉朝爭議和戰，樞臣孫毓汶被劾罷，翁同龢繼入，主戰益力，用儀論事與同龢忤，遂出樞廷，並解總署事。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訓政，復直總署，迺密薦太常寺卿袁昶，會許景澄奉使還，被命同入署。二十六年，拳禍起，先是上以行新政爲中外所推，而儲嗣久虛，載漪既用事，陰謀廢立，慮外人爲梗，聞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縱遂恣不可制。用儀請嚴禁遏，不聽，俄戕德，使克林德，用儀駭曰：禍始此矣。言於慶親王奕劻，厚斂之，各國

兵艦至津沽，詔廷臣集議和戰，用儀、景澄、昶及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並言奸民不可縱，外衅不可啓。而載漪等主戰甚力，在廷大臣，率依違不決。用儀以太后命，詣使館議緩兵。當事者益日爲奸邪，景澄、昶先被害，用儀知不免，意氣自如；七月既望遽發，率匪捕之於家，擲至莊王邸，用儀不置辯，第曰：天降奇禍，死國分耳。遂與立山，聯元同棄市。越三日，聯軍入京，而兩宮西狩。十二月詔滿雪，復故宮，宣統元年追諡忠愍，浙人祠之西湖，與景澄、昶，並稱三忠。

許景澄，字竹簫，嘉人。同治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明習時事。大學士文祥，以使才薦。光緒六年詔使日本，遭父憂未行，服闋補侍講。法越之役，條上籌備事宜，上褒納。十年，出使法、德、意、和、奧五國大臣，兼攝比國使務。時海軍初創，從德國購造鐵艦未就，景澄躬歷船廠，鈎稽輯上外國師船表，又言海軍宜定屯埠膠州灣，設鐵甲礮船大沽口。轉侍讀，母憂歸。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累遷至內閣學士。先是俄兵游獵，常越界，侵及帕米爾地，景澄爭之，俄援舊議定界，起烏什別山，自此而南屬中國，其西南屬俄。俄人則欲以薩雷闊勒爲界，相持三載，俄始允改議，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進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爾圖說西北邊界地名考證，爲他日界約備。擢工部侍郎，是時，俄德迫日人還遼東，景澄曰：俄謀自便，德圖償報，事故從此多矣。疏請分遣兩使，從之。二十三年，調充德國使臣，會俄建西比利亞鐵道，謀自黑龍江達海參崴，朝議拒之，迨更索商辦，許中國投資五百萬，所謂東清鐵路公司也。詔景澄綜其事，力阻路線南溢，稽察運船毋漏稅。已而俄人索租旅順，充頭等公使，會駐俄使臣楊儒，定議俄都，事竣，移疾歸。召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兼禮部侍郎，調吏部，充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意大利索我三門灣，景澄抗言爭之，事迺寢。未幾，拳禍作，景澄召見時，歷陳兵衅不可啓，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太后聞之動容，而載漪等斥爲邪說。聯軍逼近畿，景澄等遂坐主和棄市。宣統元年，追諡文肅。

聯元，字仙衡，崔佳氏滿洲鑲紅旗人。同治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侍講大考，左遷中允，再陟侍講。以京察出知安徽太平府，調安慶，兩薦卓異，署滁和道，遷廣東惠潮嘉道。汕頭者，通商要衢也，姦人倚英領事爲民暴，聯元裁以法，良善獲安。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入覲改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又明年，補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日

二〇六

內閣學士。拳民仇西教，載漪、剛毅助之，勢益橫，日夜圍攻使館，不能下。大臣負清望者徐桐、崇綺，皆謂民氣可用，聯元與崇綺爭論帝前，謂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聯軍既陷大沽，載漪等猶壹意主戰。聯元謂，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儼戰而敗，如宗廟何？載漪斥其言不祥，七月十七日斬西市，昭雪後，予諡文直。順天府奏請立山聯元合祠宣武門外，而聯元祖居寶坻，更於其地建專祠焉。

袁昶，字爽秋，桐廬人，從劉熙載讀，博通掌故。光緒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八年，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誠寮屬抑胥吏，多所興革。擴中江書院齋舍，課以實學，建尊經閣，購書數萬卷。汰常關耗費，歲減八千金，悉還諸公。定專條，納新關穀米出口稅，歲羨數十萬。督修蕪湖西南濱江圩隄，自大關亭至魯港，延袤十二里，更穿築新總隄三百七十丈，自是蓄洩有資，田廬完固，民歌誦之。膠州事起，下詔求言，昶條列時政二萬餘言。以德突據膠灣，其禍急而小，俄自西北至東北，與我壤地相錯，蒙喀四十八部將折入異域，其禍紆而大，宜及今預練勁旅，痛革古奉華糜風習，自頃兵力不能議戰，要不可不議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將，故人才盛，國勢強。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諸臣救過之不暇，於是相率爲鄉愿，而舉國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楊之亂，其始一小民耳，猶窮全國之力，僅而克之，況諸國互肆蠶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敵國外患，爲殷憂啓聖之資，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則理財練兵、防海交隣之策，可次第就理。上親書其綱要於冊，下中外大臣議行。二十四年，遷陝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寧布政使，調直隸。未幾，內召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授光祿寺卿，轉太常寺卿。時財用匱，議整釐稅，昶極言釐金明病商，實病民，不可議增。義和團起山東，屠戮外國教士，昶與許景澄相善，廷詢時，陳奏皆慷慨。上執景澄手而泣，昶連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皆不報，復與景澄合上第三疏，嚴劾釐亂大臣，未及奏，已被禍。疏稿爲世稱誦，追諡忠節。江南人祠之蕪湖，昶嘗慨士鮮實學，輯農、桑、兵、醫、輿地治術、掌故諸書，爲漸西村叢刻。

（註二）

清廷以錫良兼署奉天巡撫。



本日，清廷以東三省總督錫良兼署奉天巡撫。（註三）

錫良，字清弼，蒙古鑲藍旗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曾任山西、湖北巡撫及河東河道，光緒三十一年，升任四川總督，三十三年，調任雲貴總督，本年元月繼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

### 清廷命軍機處及外務、度支、陸軍、郵傳各部會商東省總督錫良所奏籌辦東三省要政。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稱：東省界於兩強，一切設施，均非內地行省可比，欲籌抵禦之方，必先擴充實力，如開銀行、修鐵路、開放商埠、興辦實業、廣開屯墾，籌邊馭蒙諸大政，均屬急不可緩之事，然非有大宗鉅款，斷難集事。請飭軍機處、外務、度支、陸軍、郵傳各部通籌妥辦。得旨，東省地方緊要，應辦要政甚多，著各該衙門隨時會商錫良，合力通籌，妥定辦法。（註四）

### 清廷派陸軍協都統吳祿貞充吉林邊務督辦，以兩協之兵歸其節制。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稱：吉林邊務喫緊，延吉、琿春、寧古塔、臨江州等處，皆與韓俄接壤，必須一氣貫注，乃能呼應靈通，陸軍協都統吳祿貞，請派充督辦吉林邊務，並請以兩協之兵歸其節制，飭速赴防。得旨著照所請，仍著吳祿貞隨時稟商錫良妥慎辦理。（註五）

吳祿貞，字綬卿，別名夢澤雄，鄂之雲夢人，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正月二十六日生。母甚賢淑，常勗勉以大志。初自兩書湖院選赴東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昌言革命，方其肄業士官學校之際，正值庚子之秋，唐才常、秦立三（即秦力山）等舉革命義旗於漢皋，祿貞棄學還歸長江，據安徽大通，響應漢口革命軍，及唐才常失敗被捕，祿貞再東渡求學。自士官第一期步兵科畢業，歸武昌。鄂督張之洞委築「武普通學校」，祿貞暗助劉敬安

擴充日知會於武昌高家巷，密謀革命甚急，爲秘密社會首領。然以在鄂不能行其志，乃赴北京，投練兵處，爲騎兵監督，監督者無兵而但令閱操及編操典各事，所言當改革者俱不行。祿貞不甘爲閒曹，乃自陳於軍機大臣鐵良，願往陝甘新疆調查一切，與之數千金爲旅費，不受，曰：但求軍機處一紙條，令得在沿途藩庫領銀爲盤費是矣。鐵良許之，及至甘肅，會樊增祥，言詞慷慨，意頗輕其老朽，樊固守舊派，聞祿貞言，疑爲康有爲之黨，故事軍機處大臣從未有以紙條而索銀於外省之藩庫者，因是益疑其妄，乃白於陝甘總督升允，擬就地殺之，升允曰：彼言來自軍機處，何不奏聞然後處置，於是電告北京。會鐵良已出軍機。諸大臣皆不知底蘊，以聞西后。西后云：今天豈不是鐵良值日麼，乃召見鐵良問之，對曰：吳祿貞是奴才派去調查邊務者，鐵良電甘，升允、樊增祥益忌之，曰：吳某雖是奉命而行，然沿途不應滋擾，以此調查邊務不稱，遂將祿貞押解回京。祿貞益復無聊，間以詩酒及女閭爲樂。會徐世昌督東三省，調祿貞往，祿貞以爲可行吾志。及至東，徐宦習甚深，祿貞與言多不省，祿貞尋往金州旅順一帶，與鬪匪馬賊聯絡，培植革命勢力，以爲將來叱咤風雲之助。會有言漢人爲馬賊之韓登舉者，在夾皮溝，日本將認爲獨立國，祿貞擬私往偵之，祿貞所結交之鬪匪如張作霖、馮麟閣、湯玉麟等，聞祿貞將往晤韓，并爲書介紹，祿貞齎數千金請假而行，周維楨李恩榮及測繪生十數人從焉。既抵皮子溝，出介紹書投羣匪，匪爭延酒食，日或數起，祿貞查詢一切，諸匪言詞誇大，祿貞故給之曰：我固南方盜首也，有衆三五萬人，快鎗稱是。然有山寨聚處，不似汝曹散漫，且多徒手，不足有爲也。於是諸匪乃言吾輩亦可招其部屬，請吳大哥觀之，何如。祿貞曰：善。既集合，可三千四百餘人，馬約千匹，鎗不一式，其數與人相等，祿貞乃出千金犒之。并購牛羊數十頭，屠之大嚼。且曰：吾南方義士，其會飲咸如是，不似北方人鄙吝也。諸匪乃大慚，且心服焉。會日本人齋藤至六道溝，貼倭文告示，欲佔領其地。初，清國東三省與朝鮮接壤之地，以滿人封禁，故不詳其輿地情形。及清康熙五十三年設琿春協領，隸於寧古塔副都統，於是始有建設，而漢人及朝鮮人之無產業者，漸以其地爲尾閭，清政不綱，馬賊韓登舉據夾皮溝光霽谷等地爲巢穴，地本沃壤，富於森林及野獸，日本人之來游歷者誕之。及日本併吞朝鮮，遂欲越圖們江而佔據其地。有日人守田利遠者，著滿洲地誌，稱圖們江曰豆滿江，而言其北岸所屬於我國延吉廳臨江一帶之地爲間島，且指爲朝鮮屬地。於是日本駐朝鮮統監伊藤博文，遂令其中佐齋藤季治郎率兵一營，至我延吉廳屬之六道溝，將

實行佔領，有揭起倭人告示送祿貞使閱者，祿貞勃然怒，謂諸匪曰：我曹爲匪，亦應愛國；今日本人強佔我疆土，我曹何不同心合力以拒之，乃待政府官吏爲之保護哉。匪曰：吳大哥不畏日本人，吾曹亦不畏；但吾與日決戰，而徐總督將來要殺吾曹以謝日本，將若之何？祿貞曰：不然，此事余負起責任，余雖匪，與徐總督故交，奈何畏彼殺余哉。諸匪猶不信，祿貞乃於行篋中出其在練兵處所穿之軍帽軍衣佩刀皮靴龍旗等，光彩奪目，從官亦咸穿起軍服，威儀濟濟。至是羣匪咸拜伏於地曰：吾今日乃知吳大哥不特爲南方豪傑，又是徐總督之故人也。一時歡欣雀躍者久之。祿貞部署既定，乃通牒日人，限其即日出境，齋藤大駭曰：此地舊屬朝鮮，無清國官署，更有何兵駐守，必詐也。祿貞又通牒請之，齋藤隨使者來，見祿貞立於廟外，其上龍旗招展，軍服煌煌，兵士不下數千人，雖制服不全，而糾糾之狀，已令其心折。乃前與祿貞握手，祿貞操日語與之爲禮，詰難何以至此？齋藤言：此地本屬朝鮮，今朝鮮合併於敝國，故來此鎮守，君何故來此挑釁。祿貞云：我是中國官，守中國地，且一向居此，汝今日方來，乃言吾向貴國挑釁耶？某性直不願多言，貴官能速退出境則善，否則惟有決戰而已。齋藤言：汝要吾退出，可速送文書於朝鮮統監，俟其答覆，允吾讓出，即退，否則不能。祿貞云：吾不能與貴國講外交，惟知守土。若外交則有吾國外交部與貴國外務省在。齋藤知不可勝，即曰：吾回營將致電敝國去矣，即分散。翌日倭人插標木於地云：日本地界。祿貞命拔去之。一面致電北京軍機處外交部，一面送文書與徐世昌及吉林巡撫陳熙常，幾處聞之，不知所措。時張之洞在軍機，退朝傳劉道仁哈漢章良弼等問之，諸人皆以祿貞所辦爲得當，且與吳同學，稱其胆量不置，張之洞尤激賞之，於是令祿貞暫署吉林副都統，且調之回京，詳詢一切。貞祿在北京撰「延吉廳邊務報告書三卷」，計九章三十八節。清外交部於吉林邊界無詳細之圖，又無可徵之歷史，祿貞在日本，於朝鮮地方頗有研究，又新得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一書，故能源源本本詳言其故，卒之折衝樽俎之間，使日人退讓，延吉廳數縣之疆土得以保全，祿貞之功偉矣。（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五三。

註三：全註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一日

一一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十一，頁三一。

註五：全註四。

註六：陳春生：吳祿貞之出身與殉國，見「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二三八—二四二。

## 二十一日（五月十日）清外務部尚書梁敦彥與俄國東清鐵路總辦廓索維慈（I. J. Korostovetz）訂立「中俄東省鐵路公議會大綱」。

清外務部尚書梁敦彥與俄國東清鐵路總辦廓索維慈，本日在北京訂立「中俄東省鐵路公議會大綱」（即東清鐵道界內組織自治會預定協約）內容如左：

「中俄兩國政府查閱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建造鐵路合同內，有彼此講解不同之處，茲商議東省鐵路界內設立公議會，訂定大綱如左：

一、鐵路界內首先承認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

二、凡中國主權應行之事，中國皆得在鐵路界內施行，如施行之事無背東省鐵路公司各合同，則公司及公議會均不得藉詞阻止。

三、所有現行東省鐵路公司各合同仍應遵守。

四、凡關乎中國主權合政治者，由中國官員主持自出告示。

五、凡中國地方大吏官員到鐵路界內，公司及公議會務須尊重。

六、鐵路界內各埠以人數多寡分別設立公議會，該各埠人民按照地方情形或選舉議事人複選舉辦事人，或該埠人民自行辦理地方公共事務，并互舉領袖一人，為辦理公共議定之件。

七、鐵路界內中外人民共享平等權利，共擔平等義務，無稍歧視。

八、凡選舉某埠議事人員之居民，須有相當不動產業或出納相當房租等項者方為合格。

九、議事員中自舉議長一員，無論中外人民均可被舉。

十、凡地方一切公益事件均歸議事人員議定，至教堂商會學堂善舉等事專屬一面者，應歸各自籌款辦理。

十一、各議事員互舉之辦事員其數不得過三人，中外議事員均可被舉，此外另由交涉局總辦與鐵路總辦各派一員，連同領袖一員，成立一辦事處。

十二、辦事處領袖即由該議事會會長兼充。

十三、交涉局總辦暨鐵路總辦，位置在議事會會長及辦事處領袖之上，有監察之權，隨時到會躬行稽察，遇事須經第十一條內所載委員各自稟知。至議事會所議事件，均應報告交涉局總辦及鐵路總辦會同核奪施行，由會出告白各色人等一體照行。

十四、議事會議定之件，各交涉局總辦或鐵路總辦有不以為然之處，交會覆議。覆議時如有到場會員四分之三認可，即為決定。

十五、凡關於鐵路界內公益款項，重要事件經議事會商議後，呈請中國督辦大臣（即光緒二十二年造路合同第一條之伯理璽天德是也）及總公司和衷核奪施行。

十六、鐵路界內專為鐵路所用之地，各車站、車廠等類，公司得以自行經理；其餘公司未經出租地畝及專為公司自用房屋，按照商定繪圖，不歸公議者仍暫歸公司自行經理，此項餘地應暫免繳納地丁等項。

十七、按照以上大綱，應商定公議會及巡警詳細章程，並商訂地丁數目，自此次大綱訂定簽押日起，不得過一個月，即須會同商訂。

十八、公議會詳細章程未經商定實行以前，暫就現行章程酌量辦理，惟應遵守大綱第十三條辦理，即交涉局總辦及鐵路總辦有監察公議會之權。凡交涉局總辦與鐵路總會商，倘仍不融洽，再中外商人各舉代表一人，隨同交涉局總辦與鐵路總辦公舉不論中外之公正人一員，會同決議。至哈爾濱華商會公舉三人，入哈埠辦事處參預其事，與別董事享受平等權利。至滿洲恐及海拉爾，由就地華商會各公舉代表二人入會，其餘他處祇有議事處者准中國人與議辦事，其華商權限與俄商平等，無異將來詳細章程議定後，所有議事及辦事各員，即行按照新章分別選派，以上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二日

一一二

大綱條款備漢俄法三國文字繕寫各四分，彼此畫押蓋印，以昭信守，各存各文二分，遇有辯解之時以法文爲準。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俄歷一千九百九年四月二十七號訂於北京。

大清國外務部尙書會辦大臣梁 押哈爾濱道施 押黑龍江候補道于 押大俄國全權欽差大臣廓 押東清鐵路總辦霍 押」（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頁三四—三七。

## 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清廷以前外務部左參議楊樞充出使比國大臣。

本日，清廷派楊樞充出使比國大臣。（註一）

楊樞，字星垣，漢軍旗人，係楊儒之弟，以乙科屬選卿寺，初使日本，正值學生多事，日俄競戰之時，雖無所補救，而應付縝密，初無過失。（註二）本日，奉旨充出使比國大臣。

## 西藏亞東、江孜、噶大克開埠設關。

清廷外務部奏議覆駐藏大臣所奏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開埠設關，本日奉旨「如所請行」，「宣統政紀實錄」敘其大略如左：

「外務部等奏，會議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奏，印藏商約既定，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開埠設關，分別擬辦情形。查藏印通商，訂定約章，以五年爲限。免納進出口稅，現在早已限滿，惟百貨一經徵稅，照約即應准印茶入藏，於川茶入藏之貿易，殊有妨礙，此時應由駐藏大臣等先將開埠事宜，妥爲布置。噶大克一埠，既據稱印茶多由該處灌入藏境，亦應續籌設關派員，以資稽查。其各埠所設監督，有管理商務之責任，應先行遴派委員，俾資治理。該大臣等所擬派員兼充監督委員暨江孜、噶大克兩處監督委員作爲兼差之處，應如所請，請行試辦。至江孜、噶大克兩處，擬設分卡查驗委員，歸亞東關管轄一節，查噶大克在後藏迪西，南通印度新辣等處，地方尙爲衝要，該處

設關，擬作爲亞東之分關，派副稅司一員，歸亞東稅務司管轄。其江孜一處，與印度往來貿易，必經過亞東，本毋庸另設關卡，惟該處商務較盛，擬由亞東稅務司派一查驗委員，在該處設立分卡，料理稽徵事宜。至該大臣等奏請酌撥江孜、噶大克兩處商埠經費，每年每處銀三萬兩，按照單開各款，尙無浮冒，自應准予籌撥。又建造公署，購辦器具，每處三千兩，爲數無多，自應一律籌撥。其噶大克須設塘站駐兵，裁判暫歸商務委員兼辦，及籌議巡警工程各節，應俟辦理就緒，妥定章程，再行覈議，如所請行。」（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二：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頁一六七。

註三：「宣統政紀」，卷十一，頁三三—三四。

## 二十三日（五月十二日） 清廷學部通咨各省劃一高等學堂外國文課程。（註一）

學部於本日通咨各省，劃一高等學堂外國文，其內容如左：

「學部堂官准專門司案呈，案查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內開第一類外國語，惟英語必須通習，德語或法語。選一種習之。第二類外國語，於英語外選德語或法語習之，惟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化學門，工科大學之電氣工學門，採礦冶金學門，農科大學之各門者，必選德語習之。第三類外國語，於德語外選英語或法語習之，各等因，是凡高等學堂之第一二類，皆以英語爲必習之學科，第三類以德語爲必習之學科，又第二類之有志修化學電氣工學採礦冶金學農科各學者，以英德二國語爲必習之學科，文義至爲明顯。乃查上年各省解到之學堂一覽表，江蘇之高等正科，設有文科法文班，理科法文班。陝西之高等預科，有俄文班及法文班。福建之高等預科，有專習日語及專習法語者。山東之高等正科。有以法語爲主課而兼習英語，僅讀英文法程初集者。似此紛歧百出，非特與定章不符，且於將來升入分科大學之際，大有窒礙，蓋分科大學，於經科外共分三十五門，一門之學生，決不能再分數班，而用數種外國語教授，則爲高等學堂學生畢業後之升學計，其所習外國文，斷不能不從分科大學所用之外國文而定。查高等學堂之第一類，係預備入經學法政文商等科，第二類係預備入格致農工等科，第三種係預備入醫科，是第一類之外國語，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二一四

宜以英語爲主科。德語或法語爲兼習科，第二類以英語爲主科，德語爲兼科，第三類以德語爲主科，英語爲兼習科。至日語及拉丁語，可作爲隨意科。法語第一類外無庸習，俄語則原定高等學堂章程中，本無此科，惟近來西北諸省，俄事交涉日繁，其預備入法政科大學，研究中俄交涉，及預備入文科大學之俄國文學門者，自不妨於高等學堂中添習俄語，應將俄語一門，亦作爲第一類之隨意科。第二三類均無庸習，如此詳爲釐定，庶幾以後各省高等學堂之外國文，歸於劃一。將來學堂畢業升學可無扞格，矣。而與奏定章程亦可符合。」（註二）

註一：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二六。

註二：「教育雜誌」，一卷六期，教育法令，頁四十九。

## 二十五日（五月十四日）清粵督張人駿電外務部，日本承認東沙島爲我屬，惟須予日人西澤以利益。

清粵督張人駿本日致電外務部稱，日本已承認東沙島爲我國所屬，其電文如左：

「東沙島事據日領面交條款，以西澤因經營該島，擬作永圖，費資五十一萬元。一、採辦礦烏藍。二、採海產。三、開牧場。歸中國領土，則關口稅之外，變水圖爲限期之事業，其影響即：一、磷礦及肥料需要者不欲爲特約。二、中止新規製造事業。三、中止牧場計畫，三十年間欲收回五十一萬額，一年須得二十萬之利益等語。當列單要，以先將東沙島交還中國，島上西澤安設各物業，應由兩國派員詳細公平估值，由中國收買，島上廟宇被毀，及沿海漁戶被驅逐，歷年損失利益，交由兩國派員詳細公平估值，由西澤賠償。所採烏藍，應納中國正半各稅，應令西澤加一倍補完。本日復據該領面商洋務處魏道位道，開送草單，內載交還布拉達斯島之事情，非清國收買該島物業之價額確定，則不能辦理，故先要商定左開各項：一、清國收買西澤物業一事，並無異議。二、西澤絕無驅逐漁民之事，而西澤到該島之時，廟宇無存。三、該島放棄無所屬之狀態，西澤深信該島爲全然無所屬之地，投鉅資創始永年經營之計，尚未得毫釐之利，而因爲認過損失更大，實不得納稅，再重損失云云。此案島爲我屬，彼已承認，特爲西澤索厚利，自難輕許，現正在設法磋磨，合先電陳。人駿，有。」（註一）

附錄：一、廣東東沙島問題記實（註二）

廣東近方以澳門勘界之舉，與葡國有所交涉，尚未開始著手，而日人佔據東沙島之事，又隨之而起。又我國與日本因間島問題，彼此往復，交涉逾年，而今者東沙島問題，又隨之而起，此皆留意廣東地域及中日之交誼者，不可不知之事也。爰爲備紀其始末如下：

被佔之原始：先是丁未年（即前年）九月十六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登有一事云：

廣東省三門灣之東北太平洋中，有一無人島，名蒲拉達斯，日下經營該島中之事業者，爲臺灣日人西澤及水谷兩人，並南洋客羅連羣島日本貿易商恆信社。恆信社自從前年，由該社所屬船長風丸（百五十噸）發見該島以來，疊與駐日清使、駐橫濱各國領事，上海關道、英領香港政廳交涉，最後遂確定該島全無所屬，且得日本外務省許可，特於本年夏季，再派長風丸前往該島，近時長風丸在中途與西澤水谷等之輪船四國丸相遇，該船亦係前往該島者。據最近之調查報告云，該島之區域，南北計日里一里強，東西二十町（日本以六曲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每曲尺合中國九寸五分餘。）內外，當滿潮之時，該島海岸，高出海面二十五尺左右，島內之燐礦積層，有達於七尺厚者，此外海參貝殼等類，產出不少，近日恆信社擬稟請日本政府，將該島決定爲日本政府之領屬云。

按右條所謂蒲拉達斯，即東沙島之西名也。日人指爲無人島，自是一面之詞，然報言當時已與駐日清使及上海關道交涉，則固已關會我國官吏矣，彼時不知如何對待，忽確定爲全無所屬，此不可解之事也。

至丁未九月十三日，中國外務部接得報告，略謂香港澳門附近美屬小呂宋羣島交界處所，有一向歸中國管轄之荒島，近被向居臺灣基隆日本人西澤吉次糾合同人等，前往建造宿舍，築立石界，有佔據該島之勢。當以該島領海，暗礁極多，華人因之畏而不居，並非棄置不問。且彼處礦產木植，俱繁盛豐富，爰即飛行江粵二督，迅派幹員，乘坐兵輪，前往查察情形，趕緊詳報，以便經營一切，俾免外人覬覦云。粵督接電後，即交洋務局各員查覆，惟查港澳附近，並無廣大荒島，據某兵輪管帶，以意誤會，謂離香港三米，有一島，西人名之爲卑斯卑，島旁四周，水極深浩，可以灣泊大船，島面向南，可以避風，實爲粵中不可多得之地。從前德國曾擬設法據之，開作軍港，嗣爲英所阻，知難而退。中國海軍興盛時，丁汝昌亦經派船巡視，商之李鴻章，欲開作海軍根據，卒以款絀罷議。今部

中來電，謂有日人佔據，想必此島，因除此處之外，更無別島可以當日人一盼也，此島離三門灣不遠，蓋在香山、新安兩縣境界之內云。時督署對於此事，頗爲注意，惟以尚未得端緒，故未覆部核議。

於是因循姑置，而日人之經營此島，則汲汲皇皇，惟日不足。其時日本報紙，紛紛記載發見無人島事，爭以佔領新發見之海島爲榮，大有哥倫布尋得美洲新大陸之勢，錄日報所記如左：

住臺灣基隆港之南洋貿易商西澤吉次氏，近在北緯一十四度四十二分二秒，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二分十四秒附近，即中國、澳門、美屬菲律賓羣島之間，太平洋上，見有無人島在，乃糾同志一百二十人，於六月三十日午後四時，同乘汽船四國丸，駛向該島。途中在澎湖島一泊後，於七月初二日上午十時，徐至該島，是日午後二時，結隊上陸，即共建築宿舍，隨於島內探險，知該島乃周圍約三十七八里之一小島。島之一端，則有大小暗礁起伏，聯綴海中，亘約六十里。島之陸上，有燐礦石甚多，並有無數之阿沙鳥，棲息其間。海岸則有魚族羣集，暗礁均有貝殼類依附，採集極易，將來該島事業，大有可望也。西澤氏等即於島上卜地，豎立七十尺之長竿，高懸日章，並豎高十五尺寬三尺之木標，詳記發見該島歷史，即名該島曰西澤島，名暗礁曰西澤暗礁，即採燐礦石百噸，各種貝殼類三千餘斤，載歸臺灣。查該島之溫度，晝九十一二度，夜六十二三度。與臺灣島無大差異，陸上樹木茂盛，其高自十餘尺至四十尺不等，惟無人跡。毒蛇猛獸，棲息者多。今擬續行探險後，將該島確實佔領。第二探險隊，定於七月二十一日，運載輕便鐵道材料，棧橋材料，裝足汽船二艘。貨舟一艘，並攜醫療機械前往云。

外務部飭查此島之後，曠日持久，始據江督復言，又誤於據舊圖，略云查中國官私各地圖，皆以廣東瓊州府所屬廉州北緯十八度爲最南之界，日人現踞之島，在北緯十四度間，固在中國界內，但中國地圖，未見有繪至此島者，以英海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所刊海圖考之，按此經緯線之處，並無島嶼，惟稍偏東北，有小礁一處，出水三尺。在北緯線十五度十分，東經線一百十七度四十分，與此亦不相符，是必英國刊圖時，尚未見此島，而近年方覓得者，中外地圖，皆未見有此島，今欲證明其爲何國屬地，其地尙在小呂宋以南，距中國海岸千里而遙，以其爲中國屬地之據，各國皆無從考核。今日人已樹國旗，若欲與之交涉，非先自考出確切憑據，無從著手。鈞電云，凡閩粵之老於航海及深詳輿地學者，皆知該島爲我屬地，自係訪問此事者所言，擬請部令其設法，向粵閩航海家及輿地學家



，將此項憑據，訪求明確，購覓發下，卽由此間選派通曉輿地暗悉交涉之員，乘坐兵輪，前往該處，相機酌辦云云。按江督以英海部所刊海圖爲據，而忘其爲十一年前所刊，陳舊之物，今日已不適於用，遂幾爲其所誤。此以知外人所刊之海圖，吾國宜擇其新出者，時時譯刊，更宜自行派員測繪，時時修改，庶有事時或得其用也。又西澤佔領東沙島事，日人視爲至榮，報紙爭相揭載，而吾國官場及留心時事之人，似尙無所知，故無起而議其後者，此以知吾國官學兩界極宜留意探討外事，而東西各國有名之報紙，尤宜專設一局，擇其所載事實與吾國有密切關繫者，全行譯刊，以供官場及社會之披覽，庶不致臨事周章也。

江督又言南北洋兵輪，以海圻爲較大，現派送楊侍郎赴南洋羣島，約十五六日放洋，此外鏡清兵輪，詢之該管駕，亦尙能到該處海面，已電商薩提督，酌定備用。楊侍郎所行海道，距該處數百里，若電致楊侍郎囑其繞道前往一看，亦尙就便，惟尙未覓得確據，恐楊侍郎亦無從辦理，應否電楊侍郎之處，乞鈞酌。又鈞電內又云，離香港一百零八米，與上文經緯度不合，恐有誤字，香港東南一百七十英海里，有碧列他，北緯線二十度四十二分，東經線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沙質無泥，西有一港口，每上半年中國漁船可在此避風，經緯度既不合，與人跡罕到之說亦不符，想當非是云云，以上皆前年之事實也。

發覺之原因——至去年英美兩國請在該島建立燈塔，因其時粵省無大兵輪，轉電南洋大臣，商令派船前往查勘，未得要領。至本年續派飛騰船至粵，二月十一日經抵該島，果見日旗飄颺空際，島出海面約四十餘尺，島上有日本人及臺灣人各數十，極力經營，屋宇林立，兵屋商店民居，無一不備，煤廠碼頭電桿車路，以次敷設，又建有鐵軌埔頭，以便貨物上落。土貨咸堆積岸上，待船裝運。島中木碑矗立，大書明治四十八年八月立字樣，飛騰船員用英語向該島日人詢問，是誰遺其至此，并索取文件閱看，日人佯爲不解，惟有言是日人尋得，自是屬於日本云。粵督得稟後，復又添派關船一艘，并添派水師洋務委員王仁棠，兵船管帶林國祥、吳敬榮，日文譯員廖淮勳、李田等，於二月十八日晚偕同再往，並前赴香港，傳集被逐各漁戶，錄取供詞，及目擊日人拆毀廟宇時各證據，以便與日領事交涉云。

附記——據聞曾經到過該島之人云，日人到此僅兩年，出口土產，已有五百餘萬。在島中築有碼頭一座，鐵路一

條，無線電機、自來水、寫字樓等，亦已建設，實係西澤一人之營業云。

蓋至是而後日人占領東沙島之事，始爲官場與社會所共知，而後官場一面與日本交涉社會，一面考求該島之歷史及其形勢，其所考得者蓋有數端，特備舉之。

形勢——該地海界，北距惠州甲子約百二英里，東北距潮州汕頭約四百英里，西北距香港約百七英里，東北距臺灣約二百四英里，東南距菲律賓約四百餘英里。按此可知日人之言在太平洋上，及近菲律賓之說，乃欲給我，使我不注意也。

又據英人所作中國沿海方向書，（即陳壽彭所譯之中國江海險要圖志）略云：大東沙島，在北緯二十度四十二分三秒，東經一百一十六度四十三分十四秒，（從英倫格林維次子午線）地望適在汕頭正南，乃一小島，孤懸海外，距汕約一百六十海里，島形略如馬蹄鐵；東北西北兩端凸出，中成凹狀，東西長約一邁當有半，南北距約半邁當，地勢高出海面四十餘尺，西向聳起，中央低下，地質全爲積沙而成，掘沙數尺，可得鹽水，并無泥土，斯華人稱爲大東沙之所由名也。

環島四周殊有沙灘，輪船大者不能近岸，航南海者，如天清氣爽時，相距九邁當或十邁當，即得於艙面望見之。惟遇東北風與蒙霧大作，則雖與相距五六邁當，亦不得見。甚或白浪騰激，至近岸一邁當，猶不得見，故爲險地，又遠望之，常疑若兩島並立，則以中央低下故云。

島之中央窪下處，似湖非湖，似澳非澳，水深五拓至十拓，（即二丈餘至五丈餘）因島中有此，故中國漁船出海遇風，常駛入島中以避焉。

歷史——查日本人未到該島以前，沿岸漁船，及閩粵漁戶，通年勻計，不下數百艘，此外尚有半捕魚半撈半採礦之小船，不計其數。每年獲利，大船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不等，現在沿海著名富戶，若陳德利、蔡有三、蔡桂生、周存棧、馮東秀、賴奇頭等，或積資數十萬，或積資百餘萬，皆由該島起家者也。

又查該島向有大王廟一所，爲各漁戶所公立，廟內預藏許多伙食，備船隻到此日用之需。自昨年忽有日本人多名，逕到該島，將大王廟一間毀成平地，致絕漁戶之伙食。又一面毀撤漁板，驅逐漁船。有新泗和常記漁船之附屬

漁板六隻，每隻長二丈，闊三尺，價值銀七十元，已盡被日人撤去。今年正月初十日，新泗和常記漁船復到該島，日人竟驅逐之不許灣泊，該漁船開往西北灣捕漁。至二月十九日，日人復到干涉，將漁船驅逐，漁船遂倉皇駛去。按當委員往該島查問時，有泗和漁船梁帶，駛赴委員前稟訴，略言東主在香港機文利街興利悅盛鹹魚欄，我船歷去往來東沙島捕魚爲生，光緒三十三年，日人到島，將新泗和字號之魚船六隻小艇二隻拆去，并毀平儲蓄漁船雜糧之火王廟。迨今年正月初十日，再往捕魚，二十九日，又爲日人斥逐，請爲申理云云，足爲前條之證。

從前英人蒲拉打士航海，曾在此地遇險停船，厥後西人地圖，即以蒲拉打士名之，註明廣東地，當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五月，英兵船西板特號嘗泊其地，英書中又言中國人至此捕魚，已不知若干年云云。

按觀於上各條足知東沙島實爲我國領土，並非無人島，已確鑿無疑矣。

附記物產——物產最爲繁富，木類則有油木、紫檀，高輒百尺，大可合抱，到處成林，相傳爲三四千年故物，礦產則有金沙磁鐵，充塞鵝谷，觸目皆是，鄉人有小金山之稱。其他如玳瑁、如珊瑚、如珍珠、如製造火柴之磷質，如可作肥料之雀糞，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海藻石花，所在多有。島上向多鷺鳥，其羽甚珍貴，今因捕捉太甚，鳥皆遠去，已無一存，惟海產珊瑚甚富云。

官場之交涉——粵督張制軍自經委員稟覆，確知東沙島實爲中國領土，於是始照會駐粵日領事，爲正式之交涉。略言現查惠州海面，有東沙一島，向爲閩粵各港漁船前往捕魚時聚泊所在，係隸屬廣東之地。近有貴國商人，在該處雇工採燐，擅自經營，係屬不合，應請貴領事官諭令該商即行撤退，查明辦理，至綢睦誼，爲此照請查照，並祈見復爲荷。

聞駐粵日領事曾照覆粵督，附送島誌一本，言此島乃彼國人初發見，從前並爲此島，按照萬國公例，應歸發見之國所有，如貴部堂以爲不然，請查現呈某國前編之島誌，有無本島等語。

據東京電言，本處各報，載日政府以大東沙島，現在雖係不知屬於何國，而日本決不據爲己有，且日本亦能承認此島屬於中國，若中國能示以的確之憑證，此後該島之日本僑民，亦須由中國擔任保護，現已將此意對華政府宣告，並將該島之各種緊要事件，電告北京日本公使及日領事等，此外并須要求中政府許以相當之居留地云。據上海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二二〇

某報言，日本外務省已將對於此問題之意見宣布，略言日本並未主張在該島有領土權，惟亦不認中國在該島有領土權，且信該島爲一無所屬之無人島，日人西澤曾作之經營該島，乃箇人事業，日政府絕不聞知云。

按日政府既不認東沙島爲日本領土，復不認爲中國領土，而獨稱爲日人西澤之經營事業，則其言外之意可知矣。

又據東京某報云，日本現宜追問之要點，在該島僑民，何以先自日人始，此即可爲末後之決斷云。

又按前月香港華字各報，刊布此事時，經駐港日領事函告云。敬啓者：十九日，貴報刊登日人在惠州東沙地方，由插樹日旗，並驅逐土人漁船等事，敝領事查惠州並無鄰國人居住，亦無此等情事，想必係貴報傳聞之誤。亦未知此說由何處而來，特簡奉知，煩爲更正，云云。日本領事對於華報，何以尙作此等語言，殊不可解。

社會之研究——粵東社會，自聞此消息後，亦相與研究其事，閏月初十日。粵自治會集議澳門勘界案時，由周孔博宣佈東沙島關係國權及國民生計，應行力爭理由，請衆公議，衆議決定三級辦法：第一級，速將此事佈告中外同胞，公同研究。第二級，聯稟政府，切實保護我國漁業，並該島財產。第三級，如政府放棄，則竭盡我國民之能力以挽救之。

又惠州代表，亦將大東沙島情形，布告同志，并敘述該島屬我之證據：（一）沿海漁戶在該島所建廟址，爲該島顯屬我國確據；（二）日本人前後佈置該島慘逐漁戶實情；（三）英美二國公認該島爲我國領土之電告；（四）西人地圖證明該島屬我之確據；（五）本省大吏疊次派員查勘始末；（六）分載省港各報。諸君檢閱，便可了了。

附錄：大阪朝日新聞之論說

按以日人言日事，宜其左袒本國，必指東沙爲無人島矣，惟大阪朝日新聞一論，尙爲由衷之言，因特附錄於此。

東沙島問題，其始傳來我國者，爲陽曆三月十三日，從上海所發電報，以漢字新聞所揭載者轉電，十五日，又有從香港發來特電，亦同一消息。至十六日，又得香港特電，則言戰艦飛鷹號，已派遣至東沙島，其真相仍未能確悉。十九日，又有自廣東發來特電，則言西澤占領廣東所屬之東沙島，已成重要問題，惹起當地官民注意，杯葛將再燃，（殆指抵制）我當局宜警戒云。又昨揭載之廣東特電，言張總督對於瀨川領事，已用公文，述東沙島爲廣東所屬，照會命西澤退去是島，而廣東人對此問題，非常熱心，咸注意其解決。夫電文而曰占領，不無語弊，然邦人西澤，於東沙島現正從事何等事業，已無可疑。至張總督向瀨川領事，公然以外交文書往復，再三派遣調查委員於



該島，且就所屬問題，亦有相當之證據。審是，東沙島問題，迄日已不可視同謫言風說，須以爲外交問題之一而講究之也。東沙島問題，非如間島問題之複雜，此島果是清國所屬與否，立時直可解決，然於廣東地方，如辰丸事件之一週紀念，七十二行及自治會頗煽動杯葛之熱，一面必就葡萄牙領澳門境界問題，開同志大會，盛倡保全己國疆土。當此人心激昂之際，其氣燄之熾，殆不可響邇，而又無端忽起此問題，其利用之以爲杯葛煽動口實者，誠實可虞。外務當局，宜勉公平無私，調查事實，以速解決之，政務局長倉知亦以爲此島非帝國領土之一部，然則該島爲清國所屬，已可確證，日本政府承認其領土權，自無待於躊躇。惟此問題既認爲清國所屬後，而西澤在該島經營之事業，固不可不計及，然倉知局長既主張放棄此無所屬之島，對於開始事業之本邦人，亦謂清國政府當保護之。其言固爲熱心保護邦人，第其對於清國政府，而爲退出之西澤請求償金，是豈計之得者，萬一清國不表同情，斷然拒絕，將奈之何。若因曲庇一邦人故，而傷日清兩國交情，使在南清多數邦人，大受損害，斷不可也。殷鑒不遠，近在二辰丸事，今日未詳外務省對此事之真相何如，吾故但就東沙問題言之，不能下其以外之一論斷也云云。

## 二、廣東東沙島問題記實續篇（註二）

東沙島問題，今方在交涉中，中東各報所紀，人各一說，不能盡據爲典要也，姑爲彙錄如下，藉覘大概。又自此問題發現後，我國士民，咸頗注意於是，爭搜求顛撲不破之證據，以爲官吏之後盾，足以破無人島之謬說，此皆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因并錄之，以告當世。

兩國之交涉 據日本時事新聞云，東沙島問題，中國所交出之證據，多有可恃，設再調查確實，則日政府即可承認中國該島之主權，惟無論如何，開拓該島人西澤君之利益，日政府必爲保護云，（并聞有須准日人在該處隨便雜居之說。）

上海泰晤士報得日本消息言，日本中央政府以中國所示憑證多，而且確已有承認爲中國領土之意，不久將可議結，歸還中國矣。

大阪朝日新聞載東京消息云，日本外務部決議承認中國東沙島之主權，目下已在協議，保全該島日人西澤氏之事業，計值日洋四十萬元。惟臺灣日員，反對此舉，然終須俯從外務部之議，臺灣日員之議論，詳見下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五日

二二二

又據近日東報言，日本政府已令西澤開出經營東沙島所用金錢之數目，將爲交還時索償之預備。

上海泰晤士報據東京消息云，東沙島交涉一案，雖由日本承認爲中國領土。惟日人在該島所置產業，已達四十萬元之價值。一旦由中國管理，日人恐有不便，於是在該島置產之日人，將此中情形，稟請日本外務部作主。

據粵報言，大東沙島交涉一案，聞日本領事移文已認爲中國領土，其驅逐中國漁船，及拆毀天后廟之事，亦認爲西澤所爲。惟云西澤在該島營業，前後共費去五十一萬餘元，所得物產，僅值一萬餘元，應由中國補回。張督駁之，略謂（一）須西澤賠償漁船損失。（二）須西澤建復廟宇。（三）須另行調查西澤運去該島物產，實值若干，責令西澤交回，并補繳出口稅。

社會之研究 惠州周君孔博，聯合紳商學各界，訂於閏月二十一日，在府學宮內開大會集議。是日縣令暨紳商學各界，到者千餘人，提議辦法有五：（一）聯合各界，分電張督憲，高大臣，懇盡維持之法。（二）分函粵紳商自治兩會，及北京同鄉官，協同籌議維持之法。（三）分函各屬紳商學界，調查一切。（四）一切費用，由商學二界擔任。

又據廣州消息，近日惠州士民，除已由自治研究社，派代表至省，與自治會諸紳，連合議事外。昨有李兆書，（歸善廩生）特作一書，由郵局往京師，呈遞攝政王，書中痛陳該島被佔，有五害，并歷舉該地爲中國領土，有四證，請攝政王飭外部照會日使，刻日開議，以全疆土云云。又據粵報言，某日廣州自治會集議時，有關君佐田提議，謂彼於東沙，前曾親歷其境，二三十年前，已有南海廩生胡維桐，上書當道，詳言該處一帶島嶼，極關緊要。該稟原文，彼尙可以搜出，島內埋有華人之骨骸甚多，天后廟亦建立未久，均有實據可尋。從前海洋劇盜張寶仔，橫行一時，即以此島爲巢穴云云。

同時又有人言，前福建同安縣陳倫炯所著之海國聞見錄，已曾記有東沙形勢，與今日政界所查，大同小異，此書出版，在數十年前，更可爲證。今日不特應行取回，而此數年之損失，亦應向之索賠云云。

按丹徒陳君慶年，近因此事，致書江督端制軍，即引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爲證，其略如下：

日來在舍間，檢閱所有海道各書，見陳倫炯海國見聞錄，沿海形勢圖，惠州甲子港之西，明有東沙一島，其東北爲田尾表島，西南爲南鶴島，當碭石鎮之南海中，即其位置所在，是日人所佔之東沙，確爲華屬無疑。倫炯當維

正初年，以臺灣總兵移鎮雷廉，此書成於雍正八年，可以引據也。又書云，陳倫炯之父，以習於海道，從施琅征澎湖，臺事定，擢碭石鎮總兵，倫炯爲侍衛。時聖祖曾示以沿海外國全圖，後又自臺灣移鎮高雷廉等處，故於閩粵一帶海島，最所熟悉。東沙一島，卽西人所謂撲勒特斯島，檢英人金約翰海道圖說，謂是島形如圓環，而倫炯是圖，於東沙島卽繪一小圈，與西人圓環之說適合。西人之來斯島，探此處深淺，據金書始於嘉慶十八年間，而倫炯此書，成於雍正八年，其編撰海島，又在先世，則西人未能或之先也，何況東人乎。（後略）

又據香港南清早報云，某日，粵督張人駿接到商人梁某來稟一道，該商人於日本到大東沙島時，尙在該島營業，來稟指明該商經營之程度，并據錄在該島營業之數目，又謂日人毀去廟堂兩間，華人墳墓約一百八十座，并華人漁舟數艘，日人何時初到該島，儘能調取證人，爲之指證。初次祇有少數人到島中，惟隨後有輪船載人續到云云。來稟節節，懇求設法挽回該商營業利權，估計華人所失之利益，要索日人賠償云。

臺灣日員之議論據臺灣信云，臺灣總督頗欲謀佔此島，引中日和約，關於割讓臺灣者。曾有一條，指臺灣所屬島嶼，皆屬日本，欲指東沙島爲臺灣所屬島嶼之一云。

按當時條約割讓臺灣，並及所屬島嶼，乃明指澎湖列島。若必如斯解釋，遠在廣東者，尙欲指爲臺灣所屬，則近在福建之島何限，日人其將圖佔乎。

又據日本報紙載臺灣民政長官大島之言論，略言西澤開拓以來，已閱幾多歲月，乃絕不聞清國有一言之抗議，今粵督之舉動，抑亦可怪矣。又言該島價值，雖不過蕞爾一小島，而燐礦最富，大非可以海島而冷眼視之者，況西澤之開拓該島，殆傾全力，投資本亦殊不少，假令該島果屬清領，則對西澤亦應爲相當之賠償，是又不待言矣。

按日員之議論，固是一面之詞，然其所言，有足令吾人警覺者，閱者大宜注意。

大東沙島精確之調查

按此篇所載。足補前記之缺略。故附錄於此。

（一）大東沙之位置：大東沙在北緯二十度四十二分三秒，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三分十四秒，位於惠潮二府、海南島及臺灣與非律濱之間，地位實在汕頭正南，與惠州之甲子門，潮州之鮑門，香港之鯉魚門，勢成三角。北距

惠州甲子門，約百二十海里，東北距潮州汕頭，約百四十海里，距臺灣約二百四十海里，西北距香港，約百七十海里，西距海南島，約四百餘海里，東南距非律濱約四百餘海里。

(二)大東沙之形勢：大東沙即中國舊名曰千里石塘者，西名譯音或曰蒲拉他士，或曰樸勒特司，或曰不臘達斯，孤懸海外，島形如馬蹄鐵，東北西北兩端凸出。中成凹狀，島之中央，似湖非湖，似澳非澳，水深五拓至六拓。(中國二丈餘，至五丈餘。)地質全爲積沙而成，據日人所稱，周圍只可二里，面積不過百三十町，英文書所記載，云東西長約一邁當有半，南北距約半邁當，(與日人所稱均同)。環島周圍，皆有沙灘，輪船大者不能近岸，隔十餘里之遠，奇巖林立，見者爲之寒心，故別名之曰險島，中國舊時航海家，亦指千里石塘爲險地也。

(三)大東沙之關係：關於航運之方，據英海軍測量圖說云，通於不臘達斯內澳，及內澳之南北二水道內，爲此圖所載之外，猶有多數之石花礁頂，欲駛入該內澳之船隻，宜取路南水道，該水道便於行船，使入水十五尺，惟需施最大注意，蓋因誤觸該礁脈破壞船隻者不少，故欲示此險處，須建設一燈，或數燈，此問題海部經數次討論，然建築及維持費用頗巨，難派維艱，且須商於中國，故未能舉行，不臘達斯礁脈，爲自馬尼拉至香港航路上重大之險處，東北信風時中，濃雲往往瀰漫數周，殊爲危險，一般船隻，由東南方行近該脈，罹於難者不少，因欲明示此處之故，故於該礁脈之東北角，或東南曲角，及不臘達斯島上，各建設一台燈，實爲必要之事，第其費金實巨，船隻由該礁脈之下風通過，尙爲預防之善策。蓋海水正流向此方也，此事關於航海者之注意，已匪一朝一夕矣。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卷三，頁二五—二六。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四期，頁六〇—六八。

註三：同註二，六卷五期，頁一三四—一三八。

## 二十六日(五月十五日)革命黨人于右任在上海創刊民呼日報。

革命黨人于右任繼神州日報之後，經年餘之籌備，本日在上海創刊民呼日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關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註一)由戴天仇(傳賢)，范光啟

(鴻仙)、景耀月等任主筆，批評時政得失及指斥官僚之腐敗，銷行一時。

按：于右任曾於清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七、四、二）在上海創刊神州日報，廢除清帝年號，以丁未代之，並致力於民族精神之發揚。刊行未及一載，以鄰居失火，不幸殃及了編輯、印刷、營業三部悉付一炬。于乃退出該報，另籌民呼日報，得周柏年、柏十餘、龍青城等資助，於翌年八月一日，在上海各報登載啓事：「鄙人去歲創辦神州報，因火後不支而退，未竟初志，今特發起此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民呼日報以籌款不易，延至本日始出版。出版前十日，復在各報刊登廣告：

「一、本報實行大聲疾呼，爲民請命之宗旨。

二、本報爲純全社會之事業，所有辦法，是係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對於內政外交，皆力持正論，無所瞻徇。

三、本報編輯總目，凡分三大部，曰言論之部，曰紀事之部，曰叢錄之部。其餘各子目凡二十餘，如外論、佚史、吉光片羽錄、陸沈小識諸門，其特色皆爲本報所獨有。

四、本報又欲引起國人世界觀念，於世界各國各港新發生之重要事件，專電譯文，登載獨多。

五、本報自發起以來，組織備極艱辛，而內容益求精美，故取價不得不獨高（全年九元，郵費在內，零買一分八釐。）

六、本報雖未出版而預定者已及數千份，恐趕印不及，故出版時，僅於本埠送閱一天。

七、本報除第一日送閱外，第二日特備福引券一千張，如有至本社購報三份以上者，均有贈彩。第三日除本報四大張外，附送世界社精印之六十名人畫像一張。出報一月內，定閱本報全年者，特送六十名人一冊（原價兩元）；半年者，送書券一紙（值洋一元）。外埠展限一月。

八、本報爲提倡商務、學務起見，特送商學界告白十日。

九、本報博徵海內外名人各種著作，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十、本報每日精印圖畫一大張，皆係請名手所繪，莊諧各極其妙，不另加費。如同人有以畫片見惠者，並擇優刊登。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一二六

，藉廣流傳。」（註二）

從以上告白，可知該報內容及宗旨，持論亦較神州日報激烈。

## 清學部改訂中小學課程。

清學部本日奏准變通初等小學章程，分初等小學爲三種：（一）爲五年畢業之完全科；（二）爲四年畢業之簡易科；（三）爲三年畢業之簡易科。同時亦奏准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爲文科與實科。茲分誌其廷諭奏摺內容及小學、中學課目清單如左（註三）

### 一、廷諭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學部奏酌量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并原有小學簡易科酌擬兩類辦法，以期學徒日多，教育漸臻普及，繕單呈覽一摺。所奏尙屬切實易行，着各省督撫督率提學使，無論官學私塾均當遵照此次定章，分別地方情形，切實舉辦，并隨時派員認真考核。嗣後辦學官紳，如再有因循敷衍，不遵章程者，即由學部查明嚴行參處，務期學校昌興，民智日啓，以仰副朝廷敷教牖民之至意，餘依議，欽此。」

### 二、學部奏請變通初等小學章程摺

「奏爲酌量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並聲明原有小學簡易科酌擬兩類辦法，俾官學私塾皆易奉行，以期學徒日多，教育普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初等小學，爲養成國民道德之根基，開智識謀生計之根本，然欲臻比戶可封之盛治，必以易知易從爲大端。伏查奏定學堂章程，本有完全科簡易科兩種初等小學堂，完全科課程，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歷史、地理、格致、算術、體操八科，五年畢業。又載鄉民貧瘠之區，師儒稀少，不能不量從簡易，以期多設，應另定小學簡易科，將來畢業，儘可於高等小學堂補習所缺，仍可進於高等小學堂。又載初等小學堂，建造務期樸實，斷不可務爲觀美，致財力難於籌措，及有礙於教育之推行，外國鄉村小學，率皆簡樸遷就，故能



村塾林立等語。又載凡人措資獨力設一小學堂，或家塾招集鄰近兒童附就課讀人數在三十人以外。又塾師設館招集兒童在館授業在三十人以外者，名爲初等私立小學，均遵官定章程各等語。定章初等小學堂，所以期設置之完全。小學簡易科，所以求推行之便利，初等私立小學，即將私塾教法，包括在內，就深就淺，各有所宜，本未嘗以詳章繁費，偏責諸椎魯之兒童，窮僻之鄉里，惟近年以來，稽諸各省冊報，揆之地方情形，大抵都會城鎮，設立初等小學堂尙多，鄉僻之區，學堂蓋寡，卽小學簡易科，亦復寥寥。蓋今日州縣官盡心教育者，實罕其人，但欲襲其外貌，姑設一二學堂，塗飾耳目，足以搪塞上司之文檄而止，並不詳解定章，分別解導，而紳士往往但就現有學費，任意開支，亦不復爲節用求實之計，村儒不繹奏章，藉口觀望，以致私塾義學蒙館之類，亦遂日少，子弟坐廢，職此之由，必應及時籌畫，力圖擴充。一年以來，臣等多方考求，別加籌酌，大抵小學之少，固由於官紳之不力，而其所藉爲口實者，約有數端，如經費多則立學甚難，課程繁則師資不易，讀經卷帙太多，不能成誦，國文時間太少，不能勤習。以上各節，其流弊固亦不可不防，自不能不量爲變通，謹擬將初等小學教育，分爲三種，一曰初等小學堂，爲學堂統系之原始，異日升入各學之初階，其課程必求完備，將來升學之時，可以程度適合，惟從前奏定初等小學堂課程，分爲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歷史、地理、格致、算術、體操八科，民間往往以科目過多，師資難得，經費難籌，坐是因循疑沮，有誤時機，小學教育未能普及之故，此其一端。現擬酌量省併約爲五科，曰修身，曰讀經講經，曰中國文學，曰算術，曰體操，其歷史、地理、格致三科，則編入文學讀本內教之，並附入樂歌一科。手工圖畫，仍作爲隨意科目，以存其舊。似此酌量省併之後，課程並不繁難，學生四五十人，一人可以遍授，不必多聘教員，則經費自然節省，與辦較易爲力。其讀經一科，原授孝經、論語、學庸、孟子及禮記節本，但有講解誦習，不令學生默寫背誦。現在體察中國學生情形，兼博訪日本學堂辦法，其學科中亦多須熟讀成誦之科，擬將讀經一科，定爲講解背誦回講默寫四項，不得缺一。惟原定各經，卷帙較多，未便一律責以成誦，因學庸理解高深，孟子篇幅太長，恐其記憶較難，現擬專授孝經、論語及禮記節本三經，緩授學庸孟子，將來併入高等小學堂教之。蓋多讀而不成誦，不如少讀而成誦，於誦習經訓，較有實際，其國文一科，原定授課時刻，每星期四小時，不敷教授。現擬將國文一科，鐘點格外加多，較舊章約增數倍，當不致有荒經蔑古道喪文敝之慮。至授課時刻，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二八

原定每星期三十小時，現擬自第二年爲始，一律改爲三十六小時，星期以半日溫習舊課，半日休息，暑假年假，酌量各省地方情形，量予縮短，仍以五年畢業，此將初等小學堂章程酌加改定之大概情形也。一曰小學簡易科，所以輔助初等小學堂之不足，課程較簡，經費更省，凡地方瘠苦，公私款項無多，不能多設初等小學堂者，以及民間自立私塾，教其子弟，不能仿照初等小學辦理者，准其設立小學簡易科。其必修課程，約爲三門，曰修身讀經，曰中國文學，曰算術，其體操一科，學堂設在城鎮者，亦列爲必修科目，學堂設在鄉村者，現因體操教員缺乏，暫作爲隨意科目，手工圖畫，亦作爲隨意科，與初等小學堂一律辦理。惟是小民力有不齊，因之就學年限，不能預定，擬分爲兩類，一類程度較深，定爲四年畢業，一類程度略淺，定爲三年畢業，聽民間自爲忖度，擇其力所能至者入焉。授課時刻放假日期，與初等小學堂相同，惟年限略短，其學生畢業之後，欲再求深造者，所缺功課，可於高等小學堂補習之，即無力深求者，亦可藉爲正德厚生之資，此將小學簡易科又分爲兩類之辦法也。似此區爲三種，酌量變通，有初等完全小學堂示以准的，又有兩類小學簡易科爲之輔助。課本現已次第頒行，教授亦應較易，富庶之區，固可以力求美備，即僻陋地方，亦得量其力所能至，擇辦兩類小學簡易科，無論寺廟民家場圃村舍，皆可爲學，無論舉貢生監及學問較淺之寒儒，既有頒發課本，照此講授，皆可爲師，當不至再謗於財力不繼師資難得，致礙教育前途。如此則官立公立小學堂之外，私塾日多，識字之人日衆，庶幾可冀有教育普及之一日矣，謹將此次改定初等小學堂肄業年限學科課程授課時刻表，暨酌擬兩類小學簡易科肄業年限學科課程授課時刻表，分別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省，自奉到部文之日以後，一律遵照此次奏定章程辦理。抑臣等更有請者，小學普及教育，實爲根本切要之圖，不可稍緩，擬懇明降諭旨，飭令各省督撫率提學司按照臣部奏定章程，酌量地方情形，無論官學私塾，均當遵照此次定章切實舉辦，並隨時派員認真考核。嗣後辦學官紳，如再有因循欺飾不遵章程者，應由臣部查明嚴行參處，務期學校日興，民智日起，以仰副朝廷敷教牖民之至意。

謹將初等小學堂完全科學科程度授課時刻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 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點鐘

修身

但有標目及圖畫，文字從略，最初數課，專就在學堂而言，其後皆就日用起居教誨之，擇其淺近易行者言之特詳。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二二冊，已經頒行。

二

國文

由單字單句，以進於短文，始注重於識字，繼則重於分別虛實等字之用法，所選教材，不出日用習見事物之外。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二二冊，已經頒行。

十八

算術

書法及聯字並授之。

部頒初等算術教科書第二二冊，已經頒行。

六

體操

專重遊戲，以活潑學生之興趣為主，兼授排隊及進行法，為體操之準備。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已經頒行。

四

合計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全用史事人物為教材，間證以淺顯切當之格言，每課字數三四十字為限，餘同前年。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三四冊，已經編成。

二

國文

文字之淺深長短，較第一年稍進，更注重造句之法，所選教材不出本國固有事物之外，書法、聯字、作文。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三四冊，已經頒行。

二十四

算術

百以下之算數、書法、記數法、加減乘除

部頒初等算術教科書第三四冊，已經編成。

六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二九

加隨意科者  
減二小時  
三十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三〇

體操

兼授遊戲及簡易之徒手體操，約遊戲居三分之二，體操居三分之一。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合計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每課字數以五六十字爲限，於日用起居之外，並講謀生及子弟臣民應盡之職，餘同前年。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五六冊，正在編輯。

二

讀經

講解、背誦、默寫、回講四事，不可缺一。

孝經、論語。

十二

國文

文字之淺深長短，較第二年稍進，所選教材以本國爲主，而略及外國最著之事物，然不過十之一二，餘同前年。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五六冊，正在編輯。

十二

算術

常用之加減乘除。

部頒初等算術教科書第五六冊，正在編輯。

六

體操

同前學年。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合計

第四年

加隨意科者

減二小時

三十六

三十六

減二小時

加隨意科者

學科	程度	課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講解、背誦、默寫、回講，四事不可缺一。	國民必讀上卷，正在編輯。	二
讀經		論語、禮記節本。	十二
講經			
國文	文字較第三年稍進，更注重於短篇文法，所選教材漸及國民應用之智識書法作文。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七八冊，正在編輯。	十二
算術	通用之加減乘除、小數之書法、記書法。	部頒初等算術教科書第七八冊，正在編輯。	六
體操	遊戲與體操相間練習，約各居其半。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合計		加隨意科者 減二小時	三十六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課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國民必讀下卷，正在編輯。	二
讀經	講解、背誦、默寫、回講、四事不可缺一。	禮記節本。	十二
講經			
國文	文字較第四年更進，總括前此所授各科之教材，並為加詳，俾學者得統一之智識，尤注重於國民教育，冀畢業後，於應有之道德智識皆可略用，餘同前年。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九十冊，正在編輯。	十二
算術	通用之加減乘除簡易之小數。	部頒初等算術教科書第九十冊，正在編輯。	六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一三三

體操 漸重普通體操約體操居三之二，遊戲居三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之一。

加隨意科者

減二小時

三十六

合計

謹將四年級小學簡易科學科程度授課時刻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課程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但有標目及圖畫，文字從略，最初數課專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一二冊，已經頒行。

三

就在學堂而言，其後皆就日用起居教誨之，擇其淺近易行者，言之特詳。

國文

簡易識字課本，正在編輯。

十八

算術 珠算、記數法、加減

部頒珠算教科書，正在編輯。

六

體操 專重遊戲，以活潑學生之興趣為主，兼授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已經頒行。

三

排隊及進行法，為體操之準備。

不教體操者，

併入國文課內

三十

合計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課程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全用史事人物為教材，問證以淺顯切當之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等三冊，已經編輯。

四

格言，每課字數以三四十字爲限，下學期教授國民必讀課本。

下學期用國民必讀課本，正在編輯。

二十二

國文

簡易識字課本，正在編輯。

算術

珠算 加減乘除。

部頒珠算教科書，正在編輯。

體操

兼授遊戲及簡易之徒手體操，約遊戲居三分之二，體操居三分之一。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六

不教體操者，

併入國文課內

三十六

合計

第三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國民必讀課本，正在編輯。

四

國文

簡易識字課本，正在編輯。

二十二

算術

筆算、書法、記數法、加減乘除。

擇講部頒初等筆算教科書，第一二三四冊，正在編輯。

六

，正在編輯。

體操

同前學年。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不教體操者，

併入國文課內

三十六

合計

第四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三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三四

修身 講解、背誦、默寫、回講，四事不可缺一。

孝經、論語。

十二

國文

部頒初等國文教科書第七八冊。

十四

算術

常用通用之加減乘除、筆算。

擇講部頒初等算學教科書第五六七冊。

六

體操

遊戲與體操相間練習，約各居其半。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合計

不教體操者，併入國文課內

三十六

謹將三年級小學簡易科學科程度授課時刻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身

但有標目及圖畫，文字從略，最初數課，專就在學堂而言，其後皆就日用起居教誨之，擇其淺近易行者，言之特詳。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一二冊，已經頒行。

三

國文

簡易識字課本，正在編輯。

十八

算術

珠算、記數法、加減

部頒珠算教科書，正在編輯。

六

體操

專重遊戲，以活潑學生興趣為主，兼授排隊及進行，為體操之準備。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已經頒行。

三

合計

不教體操者，併入國文課內。

三十

第二年

學 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 身

全用史事人物為教材，問證以淺顯切當之格言，每課字數約以三四十字為限，下學期授國民必讀課本。

部頒初等修身教科書第三冊，下學期用國民必讀課本正在編輯。

四

國 文

珠算、加減乘除。

簡易識字課本，正在編輯。

部頒珠算教科書，正在編輯。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兼授遊戲及簡易之徒手體操，約遊戲居三分之二，體操居三分之一。

四 六

算 術

體 操

合 計

第三年

學 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修 身

四

國 文

筆算、書法記數法、加減乘除。

國民必讀課本，正在編輯。

同前學年。

二十二

算 術

筆算、書法記數法、加減乘除。

擇講部頒初等小學筆算教科書第一二三四冊。

六

體 操

同前學年。

部頒初等體操教授書，正在編輯。

四

合 計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三五

三十六

不教體操者，併入國文課內。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一三六

謹將初等小學完全科暨三四年簡易科所設隨意科程度授課時刻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手工

授排板、刺豆、搏土、折紙等法各類，相間練習。

部頒初等手工教授書，已經頒行。

圖畫

畫最簡最易之物體，並授以運筆大意。

部頒初等圖畫教授書，已經頒行。

樂歌

部頒初等樂歌教授書，已經頒行。

第二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手工

同前學年。

部頒初等手工教授書，已經頒行。

圖畫

畫最簡易之物體，並授以運筆大意。

部頒初等圖畫教科書，已經頒行。

樂歌

部頒初等樂歌教授書，已經頒行。

第三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手工

授燃紙、結紐、搏土等法，自本年始漸授以幾何學之知識，且教之繪圖。

部頒初等手工教授書，已經頒行。

圖畫

同前學年。

部頒初等圖畫教科書，正在編輯。

樂歌

部頒初等樂歌教授書，已經頒行。

第四年

學科

程

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手工

授訂書、鑿紙等法，餘同上年。

部頒初等手工教授書，已經頒行。

圖畫

習練布局結構，分疏密法，兼示以運筆意。

部頒初等圖畫教科書，正在編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趣。

樂歌

部頒初等樂歌教授書，已經頒行。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課

本

每星期鐘點

手工

授鑿紙糊紙等法。

部頒初等手工教授書，已經頒行。

圖畫

簡易之動植物及風景人物，並摹繪我國山水實跡，啓其愛國心。

部頒初等圖畫教科書，正在編輯。

樂歌

部頒初等樂歌教授書，已經頒行。

### 三、學部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爲文科實科摺 併單

「奏爲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爲文科實科，以廣裁成而期實效，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維治民之道，不外教養，故學術因之有文學與實業之異，特是教養兩端，分之則各專一門以致精，合之則循環相濟以爲用。小學堂之宗旨，在養其人倫之道德，故其普通之知識，不論其長成以後，或習文學，或習實業，皆須以小學立其基，此不能分者也。至中學堂之宗旨，年齒已長，趣向已分，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備治國安民之用，或令其研精藝術，以收厚生利用之功，於是文科與實科分焉，馴至升入大學，任以職官，而其學業各有注重，其成績日各有專長，伏查從前奏定中學堂課堂，凡分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算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理財、圖畫、體操十二門，五年畢業。普通學科，大略皆備，果使教者善教，學者善學，五年畢業之後，其不再升學之學生，於普通智識道德，當足應用。惟學生畢業，有志升學者，其所志既有殊異，而所升之學堂，亦有文科實科之不同。以分科大學言之，則經科、法政科、文學科皆文科也，格致科、農科、工科、醫科皆實科也，商科課程，略與法科相似，實業之近於文科者也。以高等專門學堂言之，高等學堂之第一類，優級師範學堂之第一二類，高等法政學堂高等商業學堂方言學堂，亦與文科爲近，高等學堂之第二三類，優級師範學堂之第三四類，高等農業學堂高等工業學堂高等商船學堂，亦與實科爲近。學文科者當求文學之精深，學實科者尤期科學之純熟，中國文學既難，加以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一三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三八

學文極繁重，果能於五年之內，二者兼通，豈非甚善，無如近日體察各省情形，學生資性既殊，志趣亦異，沈潛者於實科課程爲宜，高明者於文科學問爲近，此關於天授者也。志在從政者則於文科致力爲勸，志在謀生者則於實科用功較切，此因於人事者也，本此數因，遂生差異。竊查近日考試各省中學堂學生畢業分數，或文學優於科學，或科學優於文學，則以平日用功有畸重畸輕之故，至若天資穎異，各科俱優，則一堂不過數人，未可以常例繩之也。昔宋臣胡瑗之設教湖州也，經義治事，分齋授業，其子弟成就最多。近世德國學術，號爲極盛，考其中學堂之制，文科實科則係分堂肄習，近來言者條陳學務，亦頗有以文實分科教授爲言者，臣等公同商酌，籌度再三，遠稽湖學良規。近采德國成法，揆諸學堂之情形。實以文實分科爲便，蓋與其於升學之時，多所遷就；何如於入堂之始，早爲區分，與其陷愛博不專之譏，何如收用志不紛之效。擬將中學堂分爲文科實科，其課程仍照奏定章程十二門，分門教授，惟於十二門之中，就文科實科之主要，權其輕重緩急，各分主課通習二類，文科以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爲主課，而以修身、算學、博物、理化、法制理財、圖畫、體操、爲通習，實科以外國語、算學、物理化學、博物、爲主課。而以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圖畫、手工、法制理財、體操、爲通習，主課各門，授課時刻較多，通習各門較少，皆以五年畢業。學生入學之初，令其分科肄習，則心志專一，程功自易，時日寬紓，所得較深，將來有志升學者，本其所學再求精深，可以收一氣貫注之效。且文科主課之外，仍以算學等科，擴其知識，實科主課之外，仍以讀經等科，培其本根，即令畢業之後，不再深求，而於普通之道德知識，實已完全無缺，不至有偏宕同陋之流弊，且於主課內所學甚深，則將來謀生更易，爲無力升學之學生計之，當亦甚便利也。似此酌量變通，於教育前途不無裨益，謹將文實兩科學科程度，分別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行知各省，一體遵行。自奉到部文之日，以後凡開辦中學堂暨已設之中學堂內，添招學生，即照此次奏定文實分科辦法，於一堂之內分設兩科，認真教授，以廣裁成而期實效，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中學堂文科一類應習之學科程度

授課時刻繕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春秋左氏傳，每日約二百字讀，性稍遜者，讀節本亦可。

中國文學

讀文 作文 習字。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文法。

歷史

中國史

地理

中國地理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摘講五種遺規 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算學

算術

博物

植物學

體操

柔軟體操 兵式體操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外國語

同前學年

歷史

同前學年

地理

同前學年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

三 三 六 七 十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修身 同前學年

算學 算術代數

博物 動物學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加譯解 作文

歷史 中國史及亞洲各國史

地理 外國地理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修身 同前學年

算學 代數 幾何

理化 物理

法制 法制大意

二四〇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一

二

三十六

每星期鐘點

十

六

六

三

二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二

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周禮節訓本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外國語 同前學年

歷史 外國歷史

地理 同前學年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修身 同前學年

算學 同前學年

理化 物理 化學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理財通論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四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讀經講經 易經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外國語 同前學年

歷史 同前學年

地理 同前學年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修身 同前學年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理化 化學

理財 理財通論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外國語一科，或以英語，或以德語為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間有宜習他國語言者，應由該省提學司體察酌定，報部核准。

樂歌乃古人絃誦之遺，各國皆有此科，應列為隨意科目，擇五七言古詩歌，詞旨雅正，音節諧和，足以發舒志氣，涵養性情，篇幅不甚長者，於一星期內，酌加一二小時教之。

謹將中學堂實科一類應習之學科程度授課時刻繕單恭呈 御覽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度

每星期鐘點

二四二

十

六

六

三

二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二

一

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習字  
算學 算術  
博物 植物 動物 動植物實驗  
以上主課

學科 程

修身 摘講五種遺規 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讀經講經 春秋左氏傳節本每日約二百字

中國文學 習字 讀文 作文

歷史 中國歷史

地理 中國地理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手工 應用木工

體操 柔軟體操 兵式體操

以上通習

合計

第二年

學科 程

外國語 同前學年

算學 代數 幾何

博物 礦物 生理衛生學 礦物實驗

以上主課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六 六 十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三 一 一 二 一 二

三十六

每星期鐘點

十 六 六

二四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學 科 程

修 身 同前學年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歷 史 同前學年

地 理 同前學年

圖 畫 同前學年

手 工 同前學年

體 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 計

第三年

學 科 程

外國語 同前學年

算 學 同前學年

物 理 物理學 物理實驗

以上主課

學 科 程

修 身 同前學年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度

度

度

二四四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三

一

一

二

一

二

三十六

每星期鐘點

八

六

八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三

歷史	同前學年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同前學年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圖畫	同前學年	度	二	每星期鐘點
手工	同前學年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體操	同前學年	度	二	每星期鐘點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第四年				
學科	程	度	八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度	八	每星期鐘點
算學	三角 解析幾何	度	六	每星期鐘點
化學	無機化學 有機化學 化學實驗	度	八	每星期鐘點
以上主課				
學科	程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度	三	每星期鐘點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度	三	每星期鐘點
歷史	外國歷史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外國地理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圖畫	同前學年	度	二	每星期鐘點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度	一	每星期鐘點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四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三月二十六日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外國語 同前學年

算學 解析幾何 微積初步

化學 有機化學 化學定性定量分析法 礦物化學 化學實驗

以上主課

學科 程度

修身 同前學年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歷史 同前學年

地理 同前學年

圖畫 同前學年

法制理財 理財通論

體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合計

外國語一科，或以英語，或以德語爲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間有宜習他國語言者，應由該省提學司體察酌定，報部

二四六

二

三十六

每星期鐘點

八

六

八

每星期鐘點

一

三

三

一

一

二

一

二

三十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核准。

樂歌乃古人絃誦之遺，各國皆有此科，應列為隨意科目，擇五七言古詩歌，詞旨雅正，音節諧和，足以發舒志氣，涵養性情，篇幅不甚長者，於一星期內酌加一二小時教之。

註一：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年譜」，頁一七。

註二：同註一，頁一八。

註三：「教育雜誌」，一卷五期，教育法令，頁二七—四八。

### 三月 革命黨設共進會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設於武昌。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三月，成立於日本東京之同盟會外圍組織「共進會」，於翌年九月，推舉主要會員返國，分途進行革命工作。十二月，湘人焦達峯抵漢口，與鄂人孫武協商兩湖入手方法。本年三月，乃設總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在武昌吳肖韓家設分機關。焦達峯嗣回長沙，組織湖南共進會。（註一）

兩湖之共進會，因絀於經費，支持不易，適有瀏陽布商劉肯堂、周海文販布至漢口，達峯以鄉誼說之入會，二人以賣布所得，捐充黨費，而兩機關賴以維持。長江會黨名目紛歧，特改爲「中華山」以統一之。會黨自達峯整理後，日有起色。孫武復與羣治學社深相結納，因黃申薌等加入，於是共進會與羣治學社發生密切關係矣。（庚戌居正奉統籌部命主持鄂事，共進會聲勢益大。）

先是中國同盟會於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新設十部，中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省秘密會黨為職志。其中各會黨首領如川人張伯祥、余竟成、吳祥慈、湘人焦達峯、鄂人孫武、劉仲文、贛人鄧文鞏、粵人熊越山等以長江各省會黨知識幼稚，以同盟會誓約內之「平均地權」四字意義高深，不易了解。故另約一部同盟會會員組織共進會，專司會黨聯絡事務，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收攬會黨

多費口舌。

共進會由張伯祥等人發起，於丁未年成立於日本東京，鄂人居正、孫武、楊時傑、彭漢道、劉英、劉鐵、向壽蔭等皆與焉。其編制三等九級，並以同盟會之總理為總理，即本部設總理一人，下轄內政、外交、交通、軍務、參謀、財政、黨務、文牘等八部；本部總理兼中華民國大總統，各省總理兼各省軍政府大都督，大都督下有副都督、參都督、大都尉等，一律都用會員。一方面又採納會黨內部的山、水、堂、香等四種儀式。共進會的山叫中華山，水叫興漢水，堂叫光復堂，香叫報國香。每字係以打油詩一首。凡會員在內地要拜各處碼頭者，先要記熟本會山水堂香，以及山水堂香所系的詩，然後可以得到一切的幫助和照顧。共進會的徽章旗幟，用十八錐角交錯形，取十八省聯合之意，與同盟會的青天白日旗異。（註二）

共進會的設立可能是由於：（一）同盟會中的會黨中人欲在知識分子的領導之外另建勢力，其宣言用白話文，並更改同盟會的綱領，以應合這方面的要求；（二）與中部同盟會成立的原由相似，部分乃因地方之見所引起（不滿一切會務集中在南方支部）；（三）它的成員以長江各省為多，它運動的方向，以下層社會為主；它不太重視革命理論，而較能訴諸實行。（註三）

附錄：一、共進會的兩個宣言（註四）

共進會成立時發表了兩個宣言。白話宣言的原文如下：

「我們這個會，為什麼叫共進會？——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單就我們這個團體說，就是在會的人，個個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一個事業，不可一人別懷他樣的異心；就本會以外來說，凡是我們同樣的，不論他叫什麼會名，我們總要聯合起來，結成一個大團體，共同去做事業。所以這共字，就是和我們全中國各種會一同去做的意思。至於這個進字，就是要增進我們會員的知識，把從前那些做偏、做小了的事丟開，再尋一個正正大大的題目去做；我們知識，就是要認清這個題目，把題目認清了，就趕緊去做。但是要有進無退，而不許有一絲毫的懈怠心。那題目好

比射箭的噪子，我們眼睛把噪子認準了，把我們的身子就當作一根箭，如飛一般，務要釘在那噪子上，若是稍有一點兒躲閃，就半路落將下來。所以我們起這個進字，前一層是進我們心中知識，後一層是進我們的身子去做那知識上認定的事，這是我們取共進二字的意思了。

我們中國自從盤古以來，就是漢種人居住，漢種人做皇帝。到了明朝崇禎的時候，那東邊的夷狄滿洲的滿種，忽然強起來，趁我們中國有難，就乘虛殺進來，把我們漢種人殺得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就是由那時，做了中國的皇帝，把殺不完的漢人，當做他們的奴隸，隨便虐待。——若是守我們的本會正大宗旨去驅逐滿人，世界上就稱我們為革命的英雄。

有些人說：這人雖是韃子，但他已經在中國做了二百多年的皇帝，只要相安無事，又何必定要排他呢？這句話實在大錯，怎樣說呢？滿人進關的時候，殺我們的祖宗，姦淫我們的祖姑，佔了我們漢族的江山，把他那些賤種當作貴種，世代封王，又派一賊種分住各省要地，叫作駐防，防着我們漢族，好像防賊一般，這就是已經可惡了。他還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哩。又放些貪官污吏替他來收糧徵稅，我們辛辛苦苦賺點兒錢，白白送給了他，還是不夠，或者加一個罪名，還要斷送我們的性命哩。這樣看來，滿人到相安，可是漢人一日也不得安呵！況且他們到如今朝綱紊亂，只有奉承洋人，跟洋人作奴隸，拿我們給洋人做第三層奴隸；又把我們的土地，今天割一塊來送這個，明天割一塊來送那個，若百姓和洋人鬧起來，他不但不替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到（倒）要對洋人殺些百姓出氣。動不動就要講賠款多少；鐵路也送給洋人，礦產也送給洋人，關稅也送給洋人。你看近來各項東西都越過越貴，生活一天難似一天，不是一些財產都被洋人搬窮了嗎？這滿人，他只顧請洋人來保護他做皇帝，那管得漢人的死活，只可憐我們漢人，白白替別人做世界，做也做不了啊！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人打開，再過幾年，就會把我們的中國和盤送給洋人，最後落到洋人手中，那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受當得住麼？還能够把中國拿回麼？請看現在洋人對中國人就是這樣利害，將來若讓滿人把中國送給他，難道不把漢人斬盡殺絕嗎？

所以我們革命，一來是要替祖宗報仇；二來是要早點預備，免得子孫絕種，這豈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嗎？我所以要勸告我們同胞同黨，不可分門別戶。須要曉得我們是漢人，同是軒轅黃帝子孫，全中國四百兆人，都

是同胞，好像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們才要這共進二字，增進我們兄弟知識，共拚死力，有進無退的去殺滿人韃子，取回中國，仍舊漢人作主，才算是英雄。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我們革命，切記不可打教堂，殺外國人。本來這外國人到了中國，沒有好心，但是我們只要把滿人殺盡，把中國整頓好了，那時他就不敢欺凌我們了！

革命本是英雄事業，應該要守着大家公訂定的公法，才算是英雄的本領。

以上所宣說的這些話——就是要大家趕快去做，再等些時候，就恐怕來不及了。

文言宣言原文如下：

「嗚呼！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隸虜，其可恥可哀，爲古今天下笑，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當奮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進會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義之所在也。」

「共進會者，合各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爲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責任甚艱鉅也。吾同胞甘心恭順，願認仇賊作父，則亦已矣；若不然者，當應撫胸自問，猶有熱血，則殺我祖宗者，即在眼前，當必憤火中燒，應該揮刀直前，以圖報復。昔時有齊桓公復百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氣，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無論男女老幼，不論士農工商，以迄江湖賣技之流，軍旅荷戈之士，皆宜負弩前驅，滅此朝食。太平天國討滿檄文有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何其壯也。功雖未竟，亦其傑矣。我共進會當繼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後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後人，以齒於圖麟方趾之儔，皇天后土，實鑑斯言，弟兄袍澤，有如此約。」

## 二、湖北共進會（註五）

當張之洞總督湖廣，厲行新政，興學堂，練新軍，一時風氣大開，兩湖有志青年，不負笈求學，即投筆從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雖告失敗，而湖北軍學界秘密革命團體之組織，若雨後春筍之茁發。

如黃申鄉、覃秉鈞、戴洪炳、林兆棟等之種族研究會；賀公俠、黃元吉、曾省三、江炳靈、丁人傑、梁維亞、湯壽焯等之文學研究社；蔡濟民（原名國禎）、吳醒漢（原名基培）、張廷輔、王憲章等之將校研究團；高尚志、陳孝芬、曾尚武等之自治團；任重遠、李長齡、秦炳鈞、王了英、黃駕白、容景芳、曹振武、李奇傑、陳紹武、彭振新、張統、黃家麟、徐繼庶、劉斌、黃孝霖、鄧士杰等之軍隊同盟會；楊王鵬、鍾琦、鄒毓林、張文選、郭撫辰、章裕昆、唐犧支、莫定國、萬耀煌（原名奇）、蕭驥、鄒潤猷、廖湘雲、李抱良、王守愚、蔡大輔、單道康、孫昌復（或作昌福）、陸國琪、李鑫、胡冠六等之羣治、振武兩學社；胡祖舜、趙士龍（原名又雲）、張振翹、羅一安、徐邦俊、劉國楨、趙振民、俞鶴翔、蕭鴻飛、袁濟安、楊毓林、羅人俊等之蘭友社；胡玉珍、王繼丞、鄭兆蘭、邱文彬、黃振中、趙承武等之益智社；董天人、李嶽嵩、高世傑、戴宗毅、李建中、李鏡明、何見龍、秦茂梅、張少雲、宋韜、張羽等之武德自治社；謝超武、杜武庫、淦吉祥等之柳營詩社；謝石欽、鄧江灝、單家榮、董祖椿、康秉鈞、向炳焜、黃麗中、李宗渤等之德育會；李春堂（原名作棟）、費振華、李欽、饒校文、何世昌等之數學研究館；馬驥雲、聶豫、楊選青、陳人傑、冉雪峯、余慈舫、何鏡澄、徐移山、熊品三、陳俊德、黃大有、吳超、羅雲波、龔俠初、張慶餘、朱復漢、賈結三、陳習之、鄭楚珩、康錫之等之振武尊心會；杜邦俊、張融、楊永康、楊秉之、葉茂林、羅良駿、李承裕、黃維漢等之義譜社；鄧漢鼎、李濤、劉少舫、黃小池、李鴻賓等之神州學社；向海潛、李紹白、秦培鑫（原名鴻勝）、姚鴻聖、丁洪本、薛金勝、劉承儒、盧德元、羅椿三、鄂功春、唐積亨、駱秉驥、谷雨亭、楊幼銘、黃連升、黃炳南、熊開鑑、余來坤、童國瑞、梅占鰲、魯伯超、王龍彪、卜邦柱、蔣楚傑、王國棟、李德高、郭長富、盧保漢、王仁山、江文卿、王協揚、阮世濤、余協卿等之羣英會；席正銘、雷洪、易正柏、耿丹、余鴻鈞、孫毅、蕭宏濟、向明瓚、楊澤民、胡冠南、嚴午樵、李儒清、劉文島、許宗武、張政綸等之競存社及黃漢光復黨；陳佐黃等之輔仁會；陳國楨等之忠漢團等先後秘密組織，名稱雖殊，潛謀革命則一，或一人而入數團體，更或數團體而合爲一團，共進會、文學社，大率以此等團員爲基幹也。

湖北之有共進會，以孫武等回國資爲號召者也。孫武（原名葆仁）字燕欽，一署搖清，夏口柏泉鄉人，嘗肄業湖北武備學堂，與同學傅慈祥、吳祿貞友善。任岳州武威營大隊長時，適傳與唐才常、林士等組織自立軍，被約參



加，唐、林事洩，波及湘，武以辭差免。癸卯（紀元前九年）秋，約瞿銘齋遊學日本，時日本取締中國學生，武被黜，抱憤回國，與程公度創辦中國公會，一面參加日知會活動。迨萍醴事敗，株連及鄂，武乃奔走於北京及奉、吉、黑各地，訪吳祿貞、宋教仁、吳淦、白逾桓、岳開先、方霖、徐子敬、桑起於、辜天保等，無所成就。至海城資竭，得志士黃子揚助力，遂相結納。已而至海參威，聞黃興在雲南起義，因偕李偉赴香港，而鎮南關已得復失，武乃復返東京，入大森軍士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同時加入共進會。戊己間（紀元前三十四年），武復與焦達峯、彭漢遺等先後回國，乃以共進會為號召，黃中蕓、鄧玉麟、查光佛等相與結納。時黃中蕓在興國（今陽新）、大冶、劉英、宋鎮華、在安陸德安，彭漢一在黃州，袁菊山在襄樊，均有所活動。劉玉堂為長江會黨之頭目，在水師探長，開新大方棧於漢口，對於長江會黨，頗具勢力。因以黃、劉、彭、袁、劉等五部，編為五鎮：以黃中蕓為第一鎮統制，宋鎮華為第二鎮統制，其餘三鎮，擬以彭、袁、劉等分統之；仍推劉公為大都督、劉英為副都督。設總總機關於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分設通信處於上海公學會忠恕處，岳州高等小學堂彭蠡處、長沙太平街同福公棧、宜昌潘級陞寓，劉燮卿、汪性唐（名鑒）、鍾雨亭、吳肖暉、李賜生、李伯申、邵煥章等俱為之助。焦達峯則往來湘鄂間，互相策應。卒以餉械兩缺，進行匪易，而會黨人物，尤不受約束。湖南潘平界部之焦逸山，湖北劉英部之龔世英、劉伯旗，黃中蕓部之柯玉山等，先後暴動，因之全功盡棄。而孫武遂以聶荆之召，秋間偕潘公復及吳肖暉夫人汪姪女士由粵赴梧州，參加廣西溫德臣、劉玉山發難事。旋以事洩至香港，遇馮自由、趙聲、胡漢民、謝英伯、洪承點等計議一切，同時乃加入同盟會。至冬，鄧玉麟以汪定忠介紹，投入江督衛隊，而湖北共進會進行，則由軍隊同志分途運動，以黃中蕓為軍界中心，彭漢遺、查光佛任聯絡。查光佛嘗以孫總理具名，札委曾省三、黃元吉、江炳靈、蕭國寶、陳孝芬、高尚志、黃鵬白、陳獻斌、陳復元、謝鎔成、湯習兵等為大都尉，中蕓與李建中、余復堂、鄒玉成、夏超發、李存牧、馮扶青、劉清漢、曹逢寅、王應斌、吳超貴等編為指揮團。一面由劉函三、黃麗生、朱秀松、胡志雲、胡作仁、黃文甫、胡子昂、柯茂山等編為補充籌餉等九隊。庚戌（紀元前一年）三月，長沙飢民鬧米風潮起，湘撫電請張之洞派遣步隊第二十九標及砲隊一營馳赴彈壓。時焦達峯在劉陽，以為有機可乘，電鄂相約舉事，中蕓等議定於三月十五夜十二時發難。一面由鄂撫辰至京山劉英處，約同派人至武勝關拆毀鐵道，扼

守要隘；一面由黃金龍、胡得勝至田家鎮，運動奪取砲台，并商由潘祝一、涂壽卿擔任漢口聯絡，保護商教。規劃甫就，忽湘事已平，焦亦中止，武昌機關亦因孫昌復、朱道源等運彈事洩，朱且受傷。黃申翀因被推為指揮官，名列首要，清步兵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奉令查緝，陰縱之，黃元吉、江炳靈、曾省三、梁維亞、潘鼎新等助資走贛；彭漢遺、黃孝霖、林兆棟、江炳靈、賀公俠等走川；黃元吉、梁維亞、李建中、羅定維等亦紛紛離營；宛思演、詹大悲、何海鳴、梅寶璣等之漢口商務報被封；查光佛旋亦去皖；湖北革命，又一大挫折。

是歲秋，劉公、楊時傑由東京返國。劉因病回籍（襄陽），時傑則與雄風報楊玉如（原名寶珊，筆名古復子）居於武昌之沱泥灣，亦以共進會相號召。辛亥春，孫武昌香港返，居正自南洋歸，鄧玉麟亦由孫電召回鄂。時黃興謀略甚急，擬結湘、鄂以為聲援，由譚人鳳攜款八百元來漢，密與居、孫謀，促其積極進行。此見會黨之不足恃，且不可用，乃積極謀軍隊之運動。初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及漢興里三十三號，繼設總機關於俄界寶善里十四號。一面由鄧玉麟在武昌與軍隊接近之黃土坡二十號，開設同興酒樓，專事軍隊聯絡。凡各標營隊之入黨者，將姓名登記於流水賬簿，以錢數記其年齡，正副日記為一元，以資識別。孫武則賃居於武昌分水嶺三十三號，積極活動。以其名曰「武」，誤傳為同盟會孫總理文之介弟，由是加盟者口衆。原隸文學社籍者，亦多推誠交納，軍界如彭楚藩、楊洪勝（洪或作宏）、徐萬年、蔡漢卿、雷震、熊秉坤、馬驥雲、容景芳、孟華臣（或作發成）、方興、高尚志、李鄒東、吳醒漢、徐達明、杜武庫、甘綏熙、王訓民、席正銘、雷洪、謝超武、陳孝芬、錢雲生、孫繩、趙上龍、李鵬昇、蔡鵬來、曾尙武、金兆龍、程正瀛、朱次璋、范義俠、徐兆賓（或作紹斌、少賓）、胡干城、郭楚屏、胡效騫、方維、耿毓英、金明山、蔣蘭圃、陳人傑、李紹白、朱樹烈、陳龍、艾良臣、黃繼超、田智亮、祁國鈞、向海潛、孫斌、馬明熙、方殿甲、孫鴻斌、王翰飛、王鳳翔、蕭理堂、錢非南、彭瑞麟、高建瓴、李樹芬、羅一安、趙振民、李子林、周邦佐等；學界如李春堂、牟鴻勛、謝石欽、蘇成章、陳宏誥、梅寶璣、邢伯謙（原名述祖）、高振霄、錢守範、趙師梅（原名學魁）、趙學時、周之瀚、費渠、費振華、向炳焜、向炯、張振武、邢子文、朱峙三（原名繼昌）、張育萬、張祝南、郭寄生（原名啓孝）、李啓育（李德安女弟）等，指不勝屈。其時湖南同志如閻鴻飛、鄒永成、楊管康、謝介僧、劉承烈、張斗樞、譚二式等，亦參加奔走。越三月，鄧玉麟同興酒

樓，以資竭遷於巡道嶺九號，開設同興學社，仍爲革命運動重要機關；一面特設機關於武昌胭脂巷十一號，由楊玉如等商推胡祖舜主持之。其時劉公來省，則與楊玉如賃居於武昌雄楚樓十號爲入黨主盟，蔡濟民、吳醒漢等之分水嶺七號、馬驥雲之豐華林奇英學社、楊洪勝之中和門正街雜貨店、李春宣之數學館、吳肖韓之磨石街、錢芸生之下新河、陳子龍之巡司河、徐萬年之義莊前街等住宅，以及漢口劉玉堂之新大方棧、劉燮卿鍾雨亭之漢昌里七十二號住宅，李伯申之新馬路榮昌照像館、丁立中之鴻順里大成印字館等，皆爲交通接洽之所。其時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軍學各界，相繼加盟者益衆，經費日感竭蹶，譚款早經告罄，需要急迫，居正、焦達峯等乃有計取蘄州（今蘄春）西北鄉洗馬坂達成廟金佛之舉，卒無成就。未幾劉公來省，以五千元濟黨，始準備一切。劉公一名湘，字仲文，襄陽人，家富有，幼讀書不第；癸卯（紀元前九年）東渡日本，畢業同文書院，復進東斌學堂習軍事。同盟會發起，劉即參加，東京民報刊行，頗有資助。丙午（紀元前六年）萍醴之役，偕龔繼黃回國謀響應，以事洩居里門者三月。旋復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治法律。丁未（紀元前五年）繼鄧文輝爲共進會第三任總理。庚戌（紀元前二年）畢業回國，因病回里，至是由潘公復邀同來省，日與居正、孫武等策劃首義。其乃翁忽以銀五千兩，令其入京報捐道缺，其夫人劉一以告楊玉如、鄧玉麟等，由彭楚藩、李春宣商以濟黨，劉以匯票與之。（彭、李取存道勝銀行，除支用銀五千元，餘數仍返劉）。衆得資，乃推居正、楊玉如赴滬與宋教仁等商購械彈，並約黃興、譚人鳳等來鄂。詎羈押武昌府監獄之胡瑛，先遣天門人岑樓賣函訪宋，備言武昌首義，決無可能。宋等受其惑，躊躇不前；所商陳其美購械，亦久稽不報。楊聞武漢事急，悵然先返，居留以待。其時共進會與文學社商洽合作，已有成議。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頁二八六，作焦係等於三月設總機關於漢口；張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團體」則作四月，今取前者。

註二：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五三五。

註三：同註二。

註四：節錄自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九九—五〇二。

註五：胡祖舜著：「武昌開國實錄」，「革命文獻」第四輯，頁四五四—四五九。

## 四月

### 一日（五月十九日） 孫先生文自新加坡赴歐洲。

革命黨人白去歲（光緒三十四年）河口起義失敗後，由安南法吏遣送至新加坡，前後達六百餘人，衣食住宿，所費甚鉅，孫先生文担負黨員給養及起義餉械，更覺困難，因擬向英、法、荷諸國政府，及其資本家進行活動，以應革命經濟之需，故於本日啟程赴歐。

按：孫先生文，發動多次革命，迭遭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皆不能自由居處，對接近國內活動之地區，亦幾乎完全無法施展，遂決其赴歐之志。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委黃興、胡漢民二人，而本人則作專任籌款，接濟革命之進行。

孫先生初擬西曆三月十九日首途，嗣以旅費不足，致稽行期至今。此行之旅費，一由滬滬同志匯贈，一由胡漢民向仰光同志籌來。初先生設立南洋支部於新加坡，現亦移於庇能，特委胡氏代理支部長，經理其事。胡氏赴港未暇兼顧期間，則囑鄧澤如託人代理。中興報亦經辦妥，日內可發給有限公司股票。南洋大局，經妥善安排後，先生以付託得人，遂得赴歐專事籌款。（註）

註：「國父年譜一，上冊，頁二六八——二八七。

### 二日（五月二十日） 清廷命載振、戴鴻慈分赴日俄，答謝其遣使弔送德宗之喪。

清德宗之喪，日、俄兩國曾派遣專使，至北京弔送梓宮（他國僅命駐使將事）。本日，清廷命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前往日本，法部尚書戴鴻慈前往俄國答謝。並命出使大臣李經芳、楊樞、伍廷芳、劉式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三日

二五六

訓、蔭昌、陸徵祥、錢恂、雷補同於所使各國，分別呈遞國書答謝。（註）

註：「宣統政紀」，卷十二，頁一。

### 三日（五月二十一日） 清憲政編查館奏准選派京外各員充一二等諮議官。

清憲政編查館奏請選派京外各員充一二等諮議官，本日奉旨依議，茲誌名單如下：

吏部左侍郎唐景崇，學部左侍郎嚴修、丁憂禮部右侍郎張亨嘉、法部右侍郎沈家本、丁憂農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內閣學士吳郁生、內閣學士陳寶琛、候補三品京堂孫寶琦、外務部左丞張蔭棠、吏部左丞宗室寶銘、度支部右丞傳蘭泰、禮部右丞劉果、學部左丞喬樹枏、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法部左丞曾鑑、奉天左參贊署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奉天右參贊錢能訓、江寧布政使樊增祥、江蘇布政使瑞澂、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山西布政使丁寶銓、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甘肅布政使毛慶蕃、新疆布政使王樹枏、廣西布政使余誠格、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署江甯提學使陳伯陶、署河南提學使孔祥霖、署陝西提學使陳驥、吉林交涉使鄧邦述、雲南交涉使高而謙、奉天布政使張元奇，以上三十七員派充一等諮議官。

外務部左參議周自齊、度支部左參議會習經、陸軍部左參議許秉琦、郵傳部左參議李稷勳、學部候補丞參袁嘉穀、掌印給事中陳田、大理院推丞王式通、掌遼瀋道監察御史履晉、掌新疆道監察御史江春霖、丁憂四川道監察御史謝遠涵、前翰林院侍講丁仁長、前翰林院撰文王同愈、翰林院編修胡嗣瑗、翰林院編修張啓後、丁憂翰林院檢討金邦平、度支部候補參議郎中晏安瀾、學部員外郎范源廉、分部員外郎陶葆廉、江西巡警道張檢、直隸候補道嚴復、直隸候補道祁頌威、直隸補用道汪士元、江蘇候補道王仁東、山東奏調候補道周學淵、山西巡警道王爲幹、直隸候補知府張一塵、候選同知日本使署二等書記官林鵬翔。以上二十七員，派充二等諮議官。（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六期，記載一，頁二八三——二八四。



五日（五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程德全署奉天巡撫。

本日，清廷以前黑龍江將軍程德全署奉天巡撫（代唐紹儀）。（註一）

程德全，字雪樓，號本良。四川雲陽人。早歲入雲陽縣學攻讀，因家貧不能自給，乃在縣屬紅鶴溪設塾教授生徒。後入京應試，寄寓夔府會館，生活頗感困苦。適黑龍江將軍壽山至京，爲其子弟覓一塾師，經人介往，程即欣然就道。抵齊齊哈爾後，壽川欽仰其才學，且教導有方，至爲敬重。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拳亂發生後，壽山奉命卽向俄境進攻，經俄軍反攻失敗，壽山吞金自殺。清廷在不得已情況下，由同知程德全冒充大員前往和議。因程才智折服俄軍，逼使清廷破漢人不援將軍之祖制，於三十一年四月，特旨欽命程德全爲黑龍江將軍。三十二年二月，裁吉林、黑龍江將軍，改置奉、吉、黑三巡撫。三十三年三月，東三省改官制，將「盛京將軍」改爲總督，以徐世昌爲首任總督。五月，黑撫段芝貴因楊翠喜案被人彈劾免職，由程接充黑龍江巡撫，至三十四年二月，因病去職爲止。

本年（一九一一年）四月，奉天巡撫唐紹儀奉使出國未歸，程奉調署奉天巡撫。（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四月六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一冊，頁十六——十七。

六日（五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各省財政統歸藩司或度支使經營；並命設幣制調查局，鑄通用銀幣。

本日，清廷從度支部之請，除鹽糧關各司道，經營各項，按月造冊，送藩司或度支使查核外，其餘關涉財政一切局所，予限一年，次第裁撤，統歸藩司或度支使經營。廷諭如左：

「度支部奏，各省財政宜統歸藩司以資綜覈，而專責成一摺。各省財政，頭緒紛繁，自非統一事權，不足以資

整理。嗣後各省出納款目，除鹽糧關各司道經管各項，按月造冊送藩司或度支使查覈外，其餘關涉財政一切局所，著各該督撫，體察情形，予限一年，次第裁撤，統歸藩司或度支使經營。所有款項，由司庫存儲，分別支領，即由各督撫，督飭該藩司等，將全省財政，通盤籌畫，認真整頓，仍著度支部，隨時考覈，分別勸懲，以副綜覈名實之至意。」（註一）

同日並准度支部奏，設幣制調查局，籌通用銀幣。（註二）度支部原摺略言：

「幣制一端，關係至鉅，學理既極精深，事實又多繁曠。此次設局調查，凡於國家財政之情形，民間生計之程度，各省市面之習慣，世界金融之消息，均須逐一研求，悉心體察，即各國現行幣制，及其改革成法，亦必詳稽博考，以便取資，其最要者，尤在妥籌畫一辦法。臣等自應督飭局員，將如何預備，如何推行，一切方法，詳細籌擬，另行奏明，切實辦理。惟是開局伊始，幣制尚待調查，而民生日用所需，不可一日無易中之品，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臣部奏請試鑄通用銀幣，原以銅幣充斥，必須有銀幣以相權，因勢利導，取便流通，茲於調查幣制之時，為暫濟民生之計，可否仍照前奏，試鑄通用銀幣，成色分量，一如其舊，作為暫時通用之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四月初七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六期，記載一，頁二八五。

九日（五月二十七日） 清郵傳部尚書，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派四品京堂陸宗輿為東三省鹽務督辦。

郵傳部尚書，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稱：

「吉林開辦官運，已著成效，派四品京堂陸宗輿為三省鹽務督辦，設立局所，整頓鹽灘積弊，一面籌畫官運，挽回利權，先從吉江南省試辦，以立基礎而觀成效。」（註一）

陸宗輿，字潤生，浙江海寧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光緒三十一年，應第一次留學生考試，賞給舉人出身，以內閣中書補用。是年七月，考察各國憲政大臣派爲二等參贊官。明年補巡警部主事，旋升員外，以郎中候補，是年考送御史。徐世昌總督東三省，調爲鹽務局總辦，八月，民政部奏保，以左右參議記名。三十四年，遂爲四品京堂，本年徐氏奏派爲東三省鹽務督辦。（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二，頁九—十。

註二：佐藤三郎、井上一葉編：「民初議員列傳」，民國五年初版，民國六四年五月再版，台北天一出版社印行。

十日（五月二十八日） 清廷依郵傳部所奏關於商辦陝西鐵路事准先設立西潼鐵路有限公司；並准所奏勘查洛潼鐵路路線股資大概情形備核。

郵傳部奏遵議陝西設立鐵路公司事，擬先設西潼鐵路有限公司，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遵議，陝西設立鐵路公司選舉總理，分別准駁，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軍機處片交陝西巡撫恩壽奏，設立陝西鐵路公司一片，奉旨該部議奏，欽此。原奏內稱，西潼鐵路前經奏歸商辦，委令開復山西候補道閻迺竹爲商辦西潼鐵路處總幹事，茲以認股已足六十萬，呈請奏咨立案。查陝省應修鐵路，東至潼關，與洛潼相接；西至省城，將來取道涇涼，直達蘭州，爲西北幹路之樞紐，自應據情代奏，准其設立陝西鐵路有限公司。並懇飭部頒發關防，擬即遴舉山西候補道閻迺竹爲坐辦總理，度支部郎中晏安瀾爲駐京總理，山西候補道劉呂晉、吏部主事王文海爲坐辦協理。該員等資望夙孚，爲衆推許，分任勸辦，有裨路工，可否飭部一併核議，照章委派等因。臣部查西潼路線，尚在洛潼路線之西，必須並顧兼籌，逐節推展。前於覆陳勘查西潼路線股資大概情形摺內，業經聲明，俟洛潼查勘到部，妥議具奏等因在案。嗣又於分年籌備要政案內，奏明洛潼西潼實爲西展之要道，擬限令兩公司，於開辦之日起，於三年內集股鳩工，每年均須有三分之一報部核明，始得准其接續籌築。屆時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日

二六〇

倘未及半，即由臣部籌措各款，代爲建築，兩公司已集及續集之股本，儘可併入，作爲官辦商附。倘集股鳩工不逾年限，惟稍有欠缺，未克告成，即由臣部撥款資助，以竟全工，作爲商辦官助一體，以股本相視勻分利益，仍俟勘路委員將洛潼路線圖說呈核詳議具奏等因，各在案。現在洛潼路線股資，既經查勘明確，另案奏陳，而西潼鐵路白應擬令早日建築，所舉總協理閻迺竹等，既據奏稱資望夙罕，爲衆推許，合無仰懇天恩，准將山西候補道閻迺竹派充該路坐辦總理，度支部郎中晏安瀾充駐京總理，山西候補道劉昌晉、吏部主事王文海充座辦協理。所有集股鳩工各要端，均應由該紳等遵照臣部奏定辦法，從速籌備，隨時呈部考核，如果依限能於宣統五年告成，自應援案奏請獎勵，如曠日無功，亦由臣部奏請裁撤，另籌妥辦。至該公司現祇招股六十萬兩，專築西潼一段，不敷尙鉅，所請設立陝西鐵路有限公司，並頒發關防之處，碍難核准。循名核實，擬請准其設立西潼鐵路有限公司，並援照洛潼等路成案，由臣部刊給木質關防一顆，文曰總理西潼鐵路事宜關防，俾資鈐用。如蒙俞允，當即欽遵分別咨飭辦理，所有遵議陝省設立鐵路公司，分別准駁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一）

郵傳部另奏調查洛潼鐵路路線股資大概情形，亦於本日奉旨：「知道。」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覆陳調查洛潼鐵路路線股資大概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鐵路爲交通大政，利商賑災運兵轉餉，以及開通風氣，振興實業，胥賴乎此。近年來各省官辦鐵路，皆能尅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紳商集股，請設各公司，奏辦有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著郵傳部遴委委員，分往各路確實勘查，各路工程應分幾年告竣，公司股本能否按年接濟，一面妥擬辦法，嚴定期限。倘所集股資，不敷尙鉅，或各存意見，推諉誤工，以致未能依限完竣，即由該部會同該管督撫，另籌辦理，並將該省所舉辦人員差使，查照商部歷次奏案，分別撤銷，等因，欽此。欽遵到部，當經遵擬勘路查款辦法，先後選員奏派分往勘查，並將勘查四川、川漢、鄂境川漢、西潼、安徽、江西等路，大概情形，分別奏陳，各在案。茲據前派洛潼鐵路勘路委員、臣部鐵路總局工程顧問員沙海昂、汴洛鐵路監工唐乃倉、鐵路總局譯員林兆璠、查款委員調部差遣翰林院檢討陸夢熊、鐵路總局科員周明泉等，查明稟報前來；查洛潼一路，該公司原勘，擬由澗河以南定線，現據該委員等稟稱，近南一帶多

有水患，且橫穿澗河，橋樑土工所費甚鉅，不如改由洛陽迤北起，卽在澗河以北定線，只循官道修造，由洛陽至新安鐵塔山，達鐵門鎮，雖橫穿河谷，須造長橋，向西須緣山徑，然其工程尙屬平易。再西卽澗池及張茅鎮，中多石山，必須鑿洞五處，張茅鎮須造長橋，渡衢水，趨陝州，抵靈寶，上坡至稠桑，鑿洞循山嶺及電桿線路通閿鄉，向盤豆溪，下坡過青龍澗，直抵潼關廳，長一百三十四英里，約合華里三百六十七里，估費約銀一千六百萬元。至其股資，原擬籌集本銀一千五百萬元，現已收到股票及鹽劄加價，共三十餘萬元，除開辦及第一次勘路，共用銀一萬一千餘兩，約合一萬六七千元外，所存銀兩均放票莊生息各等情。查鐵路所注意者二，腹地則在商業之交通，邊境則在軍事之設備。洛潼一路，東接汴洛，西連西潼，就商業論，陝省物產甚多，煤鐵石油尤擅其勝；就軍事論，則由陝而甘而新疆，延紆廣漠，一旦有警，運兵轉餉關係非輕。考各國辦路成規，舉凡主要線路，國家每不惜鉅資，力爲建築，蓋卽以所費雖大，而利賴甚遠也。現查西潼股本尙未開收，業經臣部奏陳有案，而該路已收股本，比較估費，亦僅及五十分之一，尙不通盤籌畫，尅日興工，則坐誤事機，其關於商業者猶小，關於國防者甚大。臣部前奏，酌擬西潼、洛潼兩路辦法片內聲明，限令兩公司同時並舉，三年告成，每年均須有三分之一報部核明，方准接築。屆時尙未及半，或逾年限，則應分別官辦商附，商辦官助各辦法；奉旨允准，行知兩公司，欽遵在案。又臣部前奏分年籌備單內，洛潼限宣統四年告成，西潼限宣統五年告成，仍應嚴令按期報告，依限完竣。臣部一面會同該管督撫，切實督催，隨時籌畫，決不使一隅閉塞，致礙全國交通，此尤臣等夙夜兢兢，冀以勉副聖朝同軌之至意。其餘各路，俟續派各委員等報齊，再由臣部陸續分別覆奏，所有覆陳勘查洛潼鐵路路線股資大概情形，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本日，軍機大臣欽奉諭旨：「郵傳部奏遵議陝西設立鐵路公司，選舉總理，分別准駁一摺，著依議。又奏勘查洛潼鐵路路線股資大概情形一摺，知道了，欽此」。（註二）

註一：郵傳部編：「郵傳部奏議類論，續編」四，頁一六一五——一六一七。

註二：同註一，頁一六一九——一六二二。



## 十二日（五月三十日）上海嘉興鐵路通車。

商辦上海嘉興鐵路（即滬杭甬路中之滬嘉一段）於本日行正式開車禮，參加者有在滬各股東、各團體代表人及中西新聞記者等近千人。由公司協理張謇代表主持儀式。

上海嘉興鐵路自光緒三十二年冬開始測量，三十三年正月開工，十月，貨車通松江西門。去年三月，滬松之間，試行客車。本年二月，貨車直抵楓涇，至四月全功告成，爲時二年又三閱月。全線共長一百十二里，核計全路開支，約二百三十萬兩有餘。路線雖短，而以人煙稠密，分建車站十處。地係澤國，橋樑孔多。自滬迄楓，除涵洞不計外，大橋小橋，多至四十八座。最大者曰斜塘橋，空長四百四十尺；圓洩涇橋四百尺；六店灣橋二百尺；北姚涇橋一百尺。全路以斜塘橋爲最鉅最難，橋下水流湍急，水深恆在四丈以外，施工極爲不易。自滬松開車後，每日客車，平均約日收千元。（註一）

### 附錄：滬嘉路線開車記事（註二）

蘇省鐵路南線，即滬杭甬路中之滬嘉一段，於四月間全功告成。十二日行正式開車禮。是日東邀在滬各股東，各團體代表人，及中西新聞記者，是日到者近千人。江督端午帥，特派甯藩司樊方伯爲代表，其餘自松江提鎮以下，府縣各官咸蒞，公司中王總理清穆，王協理同愈，皆以奉召入都，許協理鼎霖在江北，張協理審爲代表。

是日上午，車站預備花車四輛，二三等車六輛，盛飾綢綺，編簪龍旗，九時後，來賓陸續蒞止。十時開車，行三十分鐘，至華莊，有高等初等各小學校，在站排隊迎迓，唱歌歡呼。十一點十四分，至松江，則府中學堂，及各高等小學堂，以次在車站左右會齊，開歡迎會。每校唱歌致賀。張協理及各董事諸君，均下車致答，又以本路學校學生，導以軍樂隊，下車致敬禮。十二點，抵楓涇，先由各學校男女學生，列隊在站歡迎，亦均唱歌致賀，當以本路學校學生，導歡迎隊往休憩室，陪用午點，次由協理董事，分導來賓入座，奏樂開宴。

入座後酒半，由張協理報告成績，先述開會緣由。次言本路自光緒三十三年經始，凡二年又三月，克成厥功，

其中橋工大小凡四十有八，全線計長一百二十二里，岔道二十二里，核計全路開支，約二百三十萬兩有餘，自滬松開車後，每日客車，平均約日收千元，此滬嘉鐵路之大概情形也。

次領袖徐工程師報告曰，本路自光緒三十二年冬，開始測量，三十三年正月開工，十月，料車通松江西門，去年三月，上松之間，試行客車，本年二月，料車直抵楓涇，蓋全路告竣。爲時二年又三閱月，正線共長一百二十二里，路線雖短，而以人煙稠密，分建車站十處，地係澤國，橋樑孔多，自滬迄楓，除涵洞不計外，大橋小橋，多至四十八座。最大者曰斜塘橋，空長四百四十尺，圓洩涇橋四百尺，六店灣橋二百尺，北姚涇橋一百尺，計用工料銀一百九十餘萬兩。全路以斜塘橋爲最鉅最難，橋下水流湍急，本爲茆湖下游，及黃浦上游接觸之處，水深恆在四丈以外，施工良爲不易，今日全路告成，深幸仔肩得釋，謹此報告。

報告畢，來賓致讀頌詞：（一）江督代表樊雲門方伯。（二）十一省商辦鐵路公會。（三）商辦鐵路代表。（四）松江府戚升淮太守，及華婁兩縣。（五）江蘇教育總會。（六）蘇州商務總會。（七）滬南商團公會。（八）楓涇誠敬學堂。（九）楓涇養正勵志兩學堂。（十）本路學校監督。（十一）曹雪廣君將以上各頌辭譯爲西文，及頌辭。（十二）滬寧車務總管樸愛德。

次張協理致答辭，又由張簡雲君代表協理。譯英語答謝外賓，其間西賓歡呼，全體鼓掌。又有楓涇各學校製贈綢旗甚多，禮畢，奏樂散會。下午二時五十分，在楓涇開車，五時二十二分，回上海。其間渡斜塘圓洩涇兩橋時，特開快車，平穩如坐天上，西賓十餘人，均極口稱贊不置云。

是日，公司所得各來賓頌詞，及各處賀電，不可勝數，以限於篇幅不及備載，特將中西來賓之評論，彙錄於下。

瑞威著名橋工程師穆拉君，每過大橋時，均仔細察閱。謂各橋工程，異常完固，與西方各國第一等之橋工，絲毫無異云。

蘇州商務總會協理倪詠裳君，謂車行非常迅速，而絕不覺其搖動，路工之堅固，可以想見。

贛路代表黃君，謂路工及各處建築，十分完備，此次觀禮，極爲滿意。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二日

二六四

字林西報代表某君，謂滬嘉鐵路之建築，非常完美，所見中國各路，實以此路爲首云。

德文報館代表斐克君，謂自上海至楓涇之路工，前曾考察一次，今日已爲第二次，此路之平穩堅固，實較滬甯爲勝云云。

茲又將蘇路公司開會時之說略，附錄於下，藉資參考。

本公司自前年開辦起，截至戊申年底止，共用去規元二百九十一萬餘兩，預計至本年四月工竣，約尚須用規元二十萬兩之譜，此項約以用餘材料，及各項機件儀器等等，或移往北線，或歸入養路之用。作價差足相抵，而此二百九十一萬餘兩中，尚有不能歸本路工程各項下者，茲分列如下。

甲 股息。 規元十三萬二千六百餘兩。

乙 蘇嘉車站地價測量等費。

規元一萬餘兩。

丙 北線測量開辦費。規元一萬七千九百餘兩。

丁 代表入京。及滬杭甬路局開支。

規元六千六百餘兩。

戊 路校警務開支。 規元二萬七千六百餘兩。

己 車輛價。 規元三十七萬一千五百餘兩。

庚 行車開支。 規元三萬一千九百餘兩。

共計規元五十九萬八千餘兩。

除以上七項外，計實用於路工者，規元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全路連支線岔道，共一百三十四里，平均計算，每里合規元一萬七千餘兩之譜，連車站月臺，道房機車房，材料房，轉盤水櫃，電報電話，馬路天橋，及額外馬路橋工碼頭等項之路工建築，一應在內。且正路路線，長僅一百十二里，而大小橋樑，竟至四十八座之多，百尺以內者不計外，其最大者，有四百四十尺之斜塘橋一座，四百尺之圓洩涇橋一座，二百尺之六店灣橋一座，工艱費鉅，爲蘇路最喫重之處。第一段所購地畝，上等者每畝洋三百元，中等者每畝洋二百元，下等者每畝洋一百元，以上在

，似尙較平常地價爲廉，若無如此艱鉅橋工，及地價等情，則約可省五十萬兩左右。核之上述，每里平均之數，幾可減去四分之一，此約略計算全路用款之大概也。所有詳細報告，俟工竣後，各項帳目結算清楚，再行刊刻清冊，呈請公鑒。

計收到股款及息金雜項。規元二百二十九萬餘兩。

計暫墊。規元七十萬餘兩。

計未繳足股款。（照現收一期股額計算）

規元七十八萬餘兩。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六期，紀事，頁一五八—一六一。

註二：同註一。

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英使朱爾典照會清外務部，對豫省干預福公司就地售煤事要求賠償損失。

英使朱爾典以豫省不允福公司就地售煤，要求賠償公司損失。其照會稱：

「福公司在豫省開礦一事，兩月有餘迭與貴部往返文牘及面商，以期和平了結，乃迄今毫無效果，故本大臣惟有將此事情由備文立案，並將該公司因豫憲無理相待所受之虧，代爲索償。查福公司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定立豫省礦務合同後，期照合同而行。曆年用出巨款，始於上年夏季開採煤勛巨數，現時每日已抵七百頓，且工作日廣，煩數日加。至本年二月間，所出之煤，常以善價售出，惟彼時煤客忽被官場及紳士嚇阻，致生意頓減。閏二月初一日據該公司電，河內縣地方現有私張匿名揭帖，招人聚會，煽惑人心，排擠公司情事，當經本大臣函達，旋經貴部於初十日復以准豫撫復電，據懷慶府河內縣縣電稟，傳單謠言，係因河南紳商議銷售礦場煤勛，賤買賤賣，有妨民窳生計，已電飭該府縣嚴密防護，并令印委各員與公司英董妥商售煤辦法，務使兩無妨礙，各安生業等因。又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三日

二六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三日

二六六

公司總董白君迭與豫省洋務局委員楊、方、嚴三君，在天津河南等處，會商公司事宜。因二月初旬，新鄉獲嘉兩縣，亦有專恃他項民客之人，慫恿地方宣布同類之示諭，經白君向委員等駁論，因委員等常以民客甚慮公司與零買以減價爭利，致妨民客生意。是以白君謂，若將揭帖收回，並許公司在本礦隨意出售煤餉，毫不干預，則公司應允每次至少出售二十噸，當經委員等面許照辦。旋於二月初一日白君將此意備函立案，後聞閏二月初一日日本大臣向貴部函內所鈐之揭帖，白君復往豫省，至本大臣接到貴部初十日復函時，已與該處委員等商議一切，於十一日定立續議單兩條，其文如下，按河南交涉局與福公司於宣統元年二月初六日所訂草約第九條內載，現議各條係暫行試辦，將來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續議增入等因，查有原議第三條內中，尚有不甚完善之處，亟宜添入，以免日後誤會。計開：一、華商如有自願赴福公司購煤者，他人不得阻撓買煤，如有此種情事，中國地方官自應就近立行禁止查究，惟每人至少以二十噸起碼，應稟明河南撫帥，飭地方官出示曉諭。二、福公司不得令華商包賣本省煤斤，恐本地民人疑為專利，致啓紛爭，大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一日，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一號訂立。河南交涉局議員候補知府楊敬宸押，候補知府方鏡押，署修武縣知縣嚴策炳押，福公司總董白萊喜、總礦師堅睿克。竊思白君商議此事，無非盡力與豫省官民和平辦理，并於體貼地方生計，已達極點，是以閏二月十八日據聞豫撫不但肯按續議單第一款所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而行，且以爲公司在內地並無出售煤餉之理，又以凡有在公司礦場買煤者，必將治之以罪，難怪白君心有不服。三月初二日公司常用之華夥二名，忽被撫院傳去，被營官押禁其一，至今該二人尚未釋回。又三月初七日，有委員張少白通知一帶鎮縣各處，轉飭商民禁買公司煤餉，豫省如此無理干預公司貿易，迭經本大臣向貴部聲明。以此舉關係重要，難免向中國政府詰問，豫撫暨貴部欲令白君赴汴，與撫院面商，屢由本大臣以爲中英政府未經先行設法，速將前誤更正，何益之有，并以所有因豫憲無理相待受虧之處，本大臣必飭福公司開單索償。然因貴部再三謁請，白君先晤梁尙書後，方於三月二十二日前赴汴梁往見撫院，以期盡力和平商結。白君到豫徒勞情狀，已於本月初十日在貴部面陳，無庸贅述，此時白君已歸京師，據將公司索償之清單呈到。查本年西歷四月，公司所出之煤係二萬噸，乃每日七百噸左右，據白君稱，若官場不行干預，將准人買煤之告示張貼，則此項煤斤，均可就地售出，所獲餘利，每噸二兩，故公司估算虧累每日一千兩，實屬公允，且所受虧累，本起自西歷三月



間，但因委員等於四月初一日，即閏二月十一日，方將續議單簽字，是以公司即以此日爲始，俟至撫院出告示不行干預爲止，若六個月後，尚未照辦，則每日應增至二千兩，本大臣茲奉本國外部大臣電囑，即行照此索償，豫省大吏似此行爲，本國政府不得已之辦法，諒貴國政府亦必承諒也。」

註：近史所編：「礦務檔」，頁一七五六。

十五日（六月二日）清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准添設吉林東南東北兩路兵備道分駐琿春三姓，並添改府廳州縣共二十四缺。

清廷會議政務處奏：

「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奏請於吉林東南東北兩路，各設兵備道一缺。一駐琿春、管理琿春、延吉、綏芬一帶邊務，並琿春關稅交涉事宜；一駐三姓，管理依蘭、密山、臨江一帶邊務，並依蘭等處關稅事宜，與前設之西路兵備道，並加參領銜，以資控制，應如所擬辦理。又添改府廳州縣各缺，計升改之缺，在西路曰伊通直隸州，榆樹直隸廳。北路曰雙城府，賓州府、臨江府、濱江廳、富錦縣。東路曰綏芬府、穆稜縣。南路曰延吉府、和龍縣。中路曰五常府，共十有二缺。添設之缺，在西路曰舒蘭縣。北路曰阿城縣、樺川縣、勃利縣、綏遠州。東路曰饒河縣、寶清州、臨湖縣、東寧廳。南路曰琿春廳、汪清縣。中路曰額穆縣，亦共十有二缺。而寶清一州，舒蘭、阿城、勃利、饒河四縣，擬暫從緩設。又請將大通縣移治方正泡，綏芬府移治寧古塔。應准一併如所請辦理，所有原設琿春、三姓、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副都統缺，應即裁撤以一事權。其協領以下各缺，除先將富克錦地方一缺裁撤外，餘各暫仍舊制，專理旗務。」

本日奉旨：「從之。」（註一）

江蘇舉行諮議局議員選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六日

二六八

本日江蘇如期舉行諮議局議員選舉，其選出議員名單如左：

蘇州府：金祖澤、錢崇威、方還、孔昭晉、費樹達、王同愈、俞亮、丁祖蔭、蔡璜、江衡、陶維砥。

松江府：金詠榴、張家鎮、雷奮、朱祥麟、穆湘瑤、張開圻、謝源深、黃炎培、朱家駒、盛之驥、顧忠宣、黃端履、姚文枬、朱開甲、秦錫田。

常州府：朱溥恩、儲南強、孟昭常、莊殿華、于定一、胡麗榮、孫靖圻、顧鳴岡、孟森、錢以振、蔣鏞、吳鴻基、蔣士松、黃應中、劉廷熾、趙衡、蘇高鼎、謝保衡、瞿樹森、王楚書、秦瑞玠。

鎮江府：狄葆賢、馬敬培、馬良、吳佐清、何恩煌、王士傑、陳慶年、陳允中、史耀堂、趙瑞豫、姜光輔。

京口駐防：崇樸、延祥。

太倉州：陸祖馨、洪錫範、夏曰琦、顧瑞、林可培、蘇雲章、潘鴻鼎、嚴師孟。

以上爲定額六十六人又各屬一律皆有半數之候補選人，名單如左：

蘇州府：劉永昌、邵松年、楊廷棟、蔣炳章、潘承鏐、費廷璜。松江府：顧言、謝葆鈞、許其榮、秦德基、王豐鎬、黃繼曾、沈樹敏、莊禮柔。常州府：屠寬、俞復、章際治、黃錦中、吳增元、俞霖、華文川、朱韻雲、華申祺、張洵佳、華堂。鎮江府：王承毅、陳義、林懿均、鮑心增、茅謙、任躁。京口駐防：桂芳、奎照。太倉州：錢澄、黃守孚、李汝恆、顧嘏。（注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二，頁十二—十四。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五期，記載一，頁二八—二九。

## 十六日（六月三日）廣東新寧鐵路開車。

廣東商辦新寧鐵路全路告成，本日行開車禮。

新寧路線，長三十六英里有奇，車站共設十九處，耗資計銀二百六十九萬餘元。（註一）

按：新寧鐵路係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新寧縣（今改名台山縣）紳商陳宜禧余灼等，以新寧至廣州省城，沿路戶口稠密，遂於旅美華僑中籌集巨款，設立新寧鐵路有限公司，於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稟由商部奏准立案。陳自爲總理，並兼總工程師，故用費甚省，論者謂不用客卿，不借外款，實可爲商辦鐵路之模範焉。

該路資金總額三三三三六七〇元，均係招股每股五元，年利一分。幹線公益埠至斗山墟於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八日興工，宣統元年四月十六日告竣。第一次展築之公益至新會，宣統元年十一月開工，三年八月告竣行車。第二次展築之新會至北街口，宣統三年十一月開工，民國二年八月竣工。行車第三次展築之白沙枝線，民國六年興工，九年二月工竣通車。（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六期，記載一，頁二八七。

註二：曾鯤化著：「中國鐵路史」，頁八七八。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 十八日（六月五日）清飭度支部發帑銀六萬兩賑濟甘肅災區。

本日，清諭內閣云：

「升允電奏，甘肅連年旱歉，蘭州、涼州、鞏昌各屬，前歲被災，去秋尤甚，入春雪雨愆期，迄今尚未得有透雨；碾伯、會寧及各土司，先後報災，現在糧少價昂，飢民哀號乞命，牲畜多致餓仆等語。覽奏殊堪憫惻，加恩著賞給帑銀六萬兩，由度支部給發。著該督派委委員，按照所屬災區，查明戶口災區輕重，分往散放，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失所，用副朝廷軫念災黎至意。」（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

## 十九日（六月六日）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張之洞與英法德訂立粵漢及鄂境川漢鐵路借款草約。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八、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九日

二七〇

本日，清廷督辦粵漢兼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張之洞，與德華匯豐匯理等銀行，訂立湘鄂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其內容如左：

「此合同係宣統元年四月某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某號在北京訂立。其訂立合同之人，一係欽命督辦粵漢鐵路兼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大學士張之洞，已奉旨允准訂立合同；一係上海德華銀行、倫敦匯豐銀行會同巴黎東方匯理銀行（此後名為銀行等）。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國家准銀行等辦五釐利息金鎊借款，數目係英金五百五十萬鎊，此借款係宣統元年四月某日訂定，名為中國國家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五釐息借款。

第二款 此借款指明係為籌備資本，一為將比國現存前購合興公司為中國國家所出虛價小票計美金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此票應付之利息，又每一百金元加二元半，全數贖回。一為建造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幹線、鄂境川漢鐵路幹支兩線，官鐵路之資本，其數目係粵漢路用，二百五十萬鎊川漢路用，二百五十萬鎊收同比國金元小票用，五十萬鎊如收買比國票價，不及五十萬鎊所餘之數全撥粵漢路借用，其粵漢路幹線係由武昌至岳州，由岳州經長沙，郴州屬境，湖南南界接連廣東省所造之粵漢路線止，共長一千八百里，約合九百啓羅邁。當此後條款均稱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其川漢路幹線係由宜昌經荊門州，達襄陽至廣水或附近廣水之處，接連京漢路止，支線係由荊門州經沙市至漢陽止，此幹支兩線，共長約一千六百里。約合八百啓羅邁，當此後條款均稱鄂境川漢鐵路，其勘量路線均由督辦大臣核定，其贖回比票辦法，應由中國國家將此情由傳知持票人，由銀行等以預備贖票之款照數交付，該票一經贖回，立即作廢呈交與中國國家。該金元小票交還之後，由督辦大臣行文外務部，郵傳部暨鄂湘粵三省，將從前盛大臣與合興公司所訂以粵漢鐵路作抵押之語，全行註銷後，仍函知銀行等。

第三款 所備之資本，除第二款內載贖回金元小票所需用款外，其餘借款進項，專為建造以上指明各鐵路購辦地段車輛及一切應配物料，並經營行車，又於造路期內付還借款，利息均在其內。其建造工程自實在開工

之日起估計約需四年造竣，其開工日期於此合同畫押後不得延至六個月外，該銀行等亦於尚未出售債票之前，預備五十一萬鎊，知會督辦大臣，如有需用款項之時，或測量路線，或建造工程或訂購材料，聽其或在歐洲，或在中國提用，作為銀行等代墊出售債票進款，此五十一萬鎊全數或經實在提用之數並其利息均由出售債票，進款儘先扣除其利息，常年不得過六釐，如督辦大臣不需用此款，即可不提用，亦不給利息。

#### 第四款

此借款利息按虛數常年五釐，由中國國家交付，或由借款進項，或由別款交付。嗣後先由各該鐵路進款交付，次由中國國家以為合宜之別項進款交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於十四日前交付一次。

#### 第五款

此借款除後開之第六款詳載外，以二十五年為期，自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一年起還本，每年應付還銀數，由各該鐵路進項或由中國國家以為合宜之別項進款交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於十四日前交付銀行等一次。

#### 第六款

由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年後，無論何時若中國國家欲將借款全數清還，或先還，合同附表所載未到期之數若干，均可照辦。第十七年未滿以前，照債票上數目加價二鎊半，係每一百鎊債票一張，還一百零二鎊半，至第十七年滿後，無須加價，惟每次預還若干，中國國家應於六個月之前，用公文知會銀行等，其預還之數，照借款招帖內載拈闕日期，多加拈闕次數。

#### 第七款

每年應還本利，除第四、五兩款詳載外，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由督辦大臣或在上海或在漢口，以上海規元或漢口洋例紋銀交付，該銀行足敷在泰西交還金鎊，其鎊價與該銀行等同日訂定。又可於還本利期前六個月內，無論何時皆可隨便同時訂定，此所還之本利，可以交付金鎊，若中國國家遇有金鎊實在存，在歐洲欲提用交還本利，亦可用金付還，但不得為此故，由中國匯去每年付還款之本利，銀行等於每百兩計收用銀二兩五分，作為經理費用。

#### 第八款

此借款本利中國國家承認全還，若各該鐵路進項及或借款進款不敷全還本利之數，督辦大臣奏明，由中



國國家設法，以別項款項補足，按期交付銀行等清還本利。

第九款 此借款本利以下列之款作保；

湖北省百貨釐金每年關平銀約二百萬兩。

湖北省川淮鹽局江防經費每年關平銀約四十萬兩。

湖北省川淮鹽新加二文捐每年關平銀約三十萬兩。

湖南省百貨釐金每年關平銀約二百萬兩。

兩湖賑糶捐鄂款每年關平銀約計二十五萬兩。

湖南鹽道庫正釐每年關平銀二十五萬兩。

以上釐稅不得牽連他項進款，若本利照常交付，不得干預各該省之釐稅。倘若到期，本利欠付，除展緩公道時日外，即應於各該省釐金及其他合宜稅項內撥足上開數目，交與海關辦理，以保執債票人之利權。嗣後若再有借抵該兩省之釐稅，總以此借款本銀利息儘先償還。此借款或全未還或未還清之先，倘有用該兩省釐稅，借抵他款用付本利一切事宜，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此借款以該兩省釐稅逐年抵還之質保，有所窒礙減色，將來若再訂立，抵以上所言，該兩省釐稅之借款，務於合同內載明，所有應付還本利等事，俱在此借款之後辦理等語，除此合同所載第二款，比國現存合興公司小票贖回以後，此借款未還清以先，不得將各該鐵路及其收款抵押他款，此款未還以前，倘遇中國國家議定修改海關稅則，減免釐稅，現在議明，不得因此借款係釐稅抵押，而阻止修改減免稅釐，但若擬將此次所指釐稅減免，則應先向銀行等商明，務於新增洋稅內如數撥足，補抵借款。

第十款

此借款全數准銀行等印發金債票，其數目由銀行等酌定，其式樣文法由銀行等商同督辦大臣或中國駐德英法出使大臣酌定。督辦大臣簽字之名，及其關防均摹刻於上，以省其親自畫押之煩，惟中國駐德或駐英或駐法出使大臣於債票發售之前，須逐張蓋印，並其簽字之名摹仿於上，以示中國國家允准及承認發

售，此項債票該銀行駐倫敦或柏林或巴黎代表人，亦在債票上簽押，作為發售債票經理人。倘此借款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毀，銀行等隨即知會督辦大臣，或中國駐德駐英駐法出使大臣，由該大臣飭知銀行在新聞紙上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銀，並設法按該國例章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該銀行限期，仍未覓回，督辦大臣或中國駐德駐英駐法出使大臣照原數重發副票加蓋印信，交銀行收領，所有一切費用，均由銀行自備。

#### 第十一款

所有此借款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在借款期內不納中國各樣釐稅。

#### 第十二款

所有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載者由銀行等會商中國駐柏林或倫敦或巴黎出使大臣，酌定，俟此合同簽字後，即准銀行等出此借款招帖，中國國家飭知駐柏林或倫敦或巴黎出使大臣，遇有應會同辦理之事，與銀行協同酌辦，並將此借款招帖簽字。

#### 第十三款

此借款全數一次出售債票，俟此合同簽字後，將此借款全數出售，不得延過十二個月，其價值係按照虛數九五折<sup>即每百鎊實交九十五鎊</sup>交付，中國國家銀行等在歐洲及在中國招人購買，中國人與歐洲人一律照章辦理，若中國國家定購自應儘先照給，但須於未發出借款招帖至少四日以前定購，出借款招帖日期由銀行等先七日告知中國國家。

#### 第十四款

借款進項或在中國，或在英國，或在德國，或在法國交付德華、匯豐、匯理各銀行，收存歸入湖南北官鐵路項下至交付。此款係按照購票章程內所載，購票人交付銀兩之日期辦理，其在倫敦在柏林巴黎所存之鐵路款項按常年三釐給發利息，在中國所存之鐵路款項，作為隨時交易，其利息嗣後酌定。借款進項暨生發之利息，除照本合同第二款第三款所載，應先交付各款外，所有未經提用之款，銀行等將款存放，聽候督辦大臣提用，在中國所需款項，按照造路一切開支費用實在應需若干，可由督辦大臣自定，向匯豐、德華、匯理各銀行匯至。中國督辦大臣提用款項若過二萬鎊之數，應於用款十日前知照該銀行所匯之款存放該銀行，聽候為鐵路事提用，由督辦大臣自便將銀行等在中國所存放款內撥用。凡係用於湖廣境內粵漢鐵路修路項下者，存在匯豐銀行，凡係用於鄂境川漢鐵路修路項下者，存在德華銀行。此修

路項下，按照建造鐵路工程所需，隨時提用，由各該鐵路總辦或其代辦出支取憑單，向德華銀行或匯豐銀行支取，並須將所提用之款，先兩日另出兩單聲明緣由，一單交該銀行，一單交該查帳員。各鐵路帳目用中文及英文或德文登記，按照妥善新法辦理，並佐以收支單爲據，於造路期內，該帳目並收支憑單，隨時任由銀行等自給薪水僱用之粵漢川漢各查帳員查看，該查帳員之職，專爲公司查察此項借款，是否按照本合同第三款所載提用開支，並查明按照第十八款內載鐵路總局每月所購外洋材料、帳目，鐵路總局每年年終結帳後，將鐵路收支帳目及行車進款，用中英文刊印，以便任人取閱。

#### 第十五款

設若建造鐵路時借款餘銀並生發之利息，除付第二款內載贖回比國金元小票所需用款及付借款利息外，不敷修造鐵路以及裝配所需，其不敷之數先由中國款項提付，以免延誤建造工程。如仍有不敷之數，則向銀行等續借洋款，其利息並條款，仍照現時之合同辦理，其價值將來係按照售出之實數交付，中國國家銀行等於每百分扣留用銀五分半<sup>即每一百鎊價票扣留用銀五鎊半</sup>。若鐵路造成後，鐵路項下尚有存款將此未用之款移入後，詳第二十款內載利息公積項下以備中國國家撥還，此合同承認應還之款。

#### 第十六款

此借款出售債票招帖未發之先，如有關大局或銀市格外之事致中國國家現在市面之債票價值有礙以致此次借款未能按章辦理，銀行等准展期緩理。惟所展之期，由立此合同之日起，不得過十八個月，若在限內債票仍未售出，將此合同作廢，所有第三款內載銀行等付過之款，並其利息由中國國家付還，但概不給別項酬金。

#### 第十七款

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獨自辦理，其建造管理一切規則，均照津浦鐵路北段現時實行辦法辦理。建造工程之時，中國國家選用銀行等認可之英總工程師一人，修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德總工程師一人，修鄂境川漢鐵路。若銀行等以所選之總工程師爲不合，宜須將其不合之緣由聲明，此兩總工程師須聽命於總辦或其代辦。所有繪圖造路各事須遵照總局之意辦理，其平日行爲須敬重督辦大臣與總辦，其訂用該兩總工程師合同，由督辦大臣自行獨訂，至鐵路上派用專門人員，分派各該員，應辦各事，以及辭退各該員，總辦或其代辦與該路總工程師商酌辦理，遇有彼此意見不合，稟

請督辦大臣判斷，判定後，彼此均不得有異言，工程造竣後，在借款未清還以前，中國國家仍派歐洲一人，作為各該鐵路總工程師，但不須與銀行等商酌。

#### 第十八款

建造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及鄂境川漢鐵路建造期內，匯豐銀行酌派經督辦大臣認許之公司，暨德華銀行分別作為鐵路購買外洋各材料、機器雜物之經理人，所有購買此項緊要材料，由總辦招人投票。若所購之材料、貨物係購由外洋者，該經理須以鐵路最合宜之價購買，按照原買實價每百兩加用銀五兩，惟定購材料及支取費用，非經總辦核准，不能照行，德華銀行暨匯豐所派公司既得上文所詳之用銀，自應各在其路內代為監購，鐵路所需建造裝配各外洋材料，此等材料須在於公共市場擇價值最廉，而質料最佳者購買。若材料運至中國有與原單不符者，鐵路總局有權退收，德英法所製貨物，若質料及價值與他國所製者相同，應先儘由德英法購買。鐵路總局如欲在中國或在外國招他人經理購買各項外洋材料，以為更覺合宜者，可以有權照辦，惟用銀仍照上文所詳給。該經理人所有買貨單及驗單，均呈總辦查核，所有各項回用扣頭均歸還入鐵路項下所有，該經理人購買各材料須有製造廠原賣單，並驗單為據，該經理人除得上文所詳用銀外，不再給用銀，惟遇有僱用工程顧問人員，總局須由鐵路項下提給薪水。中國材料及經在中國製造之貨物，若質料價值由中國所派用之驗收貨料人會商總工程師，查與德英法或他外洋材料相同，自應先儘購買，以鼓勵中國工藝，購買中國材料，不給用銀。全路造竣後，鐵路總局若為此兩路內購買外洋材料，應先儘向德華銀行暨匯豐所派公司經理購買，其辦法章程嗣後彼此商酌辦理。

#### 第十九款

本合同第二款內所言之鐵路，將來或以為有益，或以為必需建造枝路，由中國國家以中國款項自行修造，如須用外國資本，則先儘銀行等商辦。

#### 第二十款

歷年除付借款本利外，總局將本年鐵路淨進款盈餘，足敷交付來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數，在漢口或在上海存放銀行等所存放之款，按照市面情形給發最優之利息。

#### 第二十一款

所有經理此項借款之用費，如分給外國各行經紀費、分售費、分售經用電報、告白、郵票、刊印、招

貼、債票各費、印花稅、律師酬費等一切用項，概由承辦銀行在所得折扣內認出，所有此次中國經手員，言明不取絲毫費用。

第二十二款 德華匯豐匯理銀行等辦此借款，應各分三分之一，彼此不得牽連。

第二十三款 德華、匯豐、匯理銀行等，可將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全行或分別交其接辦、代辦應商請督辦大臣核准。

第二十四款 本合同係遵宣統元年 月 日上諭簽定，已由外務部用公文照會英德法駐北京出使大臣。

第二十五款 本合同繕寫華英文各七分，中國國家存四分，銀行等存三分，如有翻譯文字可疑之處，以英文為準。

此合同條款並另函現經派議借款委員與銀行代表人商妥，稟奉督辦大臣允准，由派議借款委員與銀行代表人先將此合同暫行簽押，俟督辦大臣奏奉諭旨交度支部核准後，再簽立正合同。如度支部有駁改之處，即再另商辦法，合預聲明。（寄洋文合同並無此條）

欽命督辦粵漢兼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大學士張之洞、委派湖北提學使高凌霨押。湖北施鶴道曾廣鏞押。匯豐行代表人熙禮爾押。東方匯理銀行代表人賈思納押。德華銀行代表人柯達士押。宣統元年四月二十日 鐵路檔。

#### 草合同附件

啓者，查此次所訂合同第十八款，所載中國材料及經在中國製造之貨物，若質料價值與德英法或他外洋材料相同，自應先儘購買以鼓勵中國工藝等語。查鐵路材料以枕木鋼軌爲大宗，中國產木甚多，所有需用枕木，自應擇中國所產質料相宜者購用。至鋼軌言明一半購買承辦借款之國，及其他國之貨，一半購買漢陽鐵廠所造之貨，如漢陽鐵廠所造鋼軌實在不敷應用，亦可多購承辦借款之國及其他國之貨，以免延誤工程。如漢陽鐵廠所造鋼軌足敷應用，亦可多購。所有購買辦法，仍一切按照合同第十八款所載辦理。又各段所用工程師技手等，應聽憑督辦大臣或派用中國人，或派用歐洲人，或因勘路情形熟悉酌派用日本人，總以能略通總工程師之語言者爲合宜。又此次借款，既係中國國家借爲建造官鐵路之資本，所有兩省所設總分局，應由督辦大臣派委官員主持一切。如須僱用紳士，即作爲委紳，一切聽督辦大臣節制。又此次所訂合同第十四款，載明提用款項時，由鐵路總辦或其代辦先兩日另出兩單，聲明緣由，一交銀行，一交查帳員，意在使總辦與查帳員各清權限，且可使查帳員盡其查核之職任。如查帳員於所



支款項有以爲不應開支之處，可一面向總辦詳細詢商，一面告知銀行暫停發款，俟將情形詢問明白實係合同內所准應支之款，應即告知銀行照發，不得有意延阻，致誤要工。查帳員必須一切遵照此次所訂合同各條辦理，不得違異。又此次經手中國官員，不取絲毫費用，各銀行亦不得私許酬謝，如以後查有私許情節，各銀行應受重罰。又查津浦北段，現時辦事細則尙屬妥善，業經稟奉督辦大臣允准，可以酌照辦理，應將該局所開辦事細則十條附函後，以上各項情形，因合同內有未詳盡，特再切實聲明，彼此信守。此函仍繕寫四紙，各存一分爲據。

欽命督辦粵漢兼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大學士張之洞、委派湖北提學使高凌霨押。湖北施鶴道曾廣鎔押，匯豐銀行代表人熙禮爾押，東方匯理銀行代表人賈思納押。德華銀行代表人柯達士押。

#### 條列援照津浦合同辦法之附件

津浦鐵路原訂合同，最爲斟酌詳善，不失主權，所有規則大綱均已備載，惟辦事細則合同未載。而爲北段現時所實行者，茲撮其大略數條，開列於後。

一總辦——稟承督辦幫辦總理全段一切事務，選派華洋員司，酌定薪水數目，隨時黜陟賞罰，籌畫各項工程，以及往來華洋公牘函件，並提撥款項，訂定料物，均須總辦簽押，方爲作准。

一總工程師——爲全段各等工程司之首領，專司建築各項工程，所有交議交查事件，均詳速妥擬，稟明總辦，俟決定後，再爲施行。

一華員——鐵路一門向少閱歷通才，所有供差員司，俱令留心工程，藉資歷練；惟試用之初，薪公概從節減，數月後查看辦事情形果係勤能，卽量爲加增，以示鼓勵，而收實益。其玩愒或有劣跡者，則立予撤退，以省糜費，而杜濫竽。

一洋員——首重學業品行，兼考其閱歷名譽，所有任用之各等工程司，其文憑保單薦牘，均極考查詳細，始爲訂定等次，亦因此區分，位居總工程師之下，而統歸總辦節制。

一提款——每次提款，總辦飭由總工程師，按照下屆三個月內擬辦各項工程情形，約略需款若干，預爲計算，呈明核准，函知銀行，務將此款預爲備妥，以便隨時撥兌取用。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十九日

一帳目——司帳之法，係按照近時最新最簡之法辦理，每用一款分繕華洋合璧帳冊，以便中外之人均可查閱，每帳一紙，須經四次簽押，方能作准；一領款人、二中國會計員、三中國核算員，有此三押，呈候總辦核明簽發。

一招標——每次購料，預飭總工程師按照所購之料成色式樣，擬就詳細章程若干條，作為標式，呈由總辦宣布招人投遞，定期開示，酌核訂購，惟取標之法，固宜選擇最廉之價，但價目過廉，須防貨劣，此節不得不格外審慎。

一購地——所有鐵路應用地畝，均由工程司先繪詳圖，註明畝數，並地畝等差，以及佔用墳墓庵舍樹株園井各若干數目，交由駐段委員會同購地員司暨地方官，傳知地戶，限同丈量，點驗照章發價。

一購料——所需料物，先儘中國自有華商能辦者極力購用，以免利權外溢。

一包工——歷來包工之人，良莠不齊，最易生事非誤工而逃，即抗東騙夥，不得不預為之防。現定包工章程，必須曾經辦過工程，取有妥保，交呈押款者，方為合格。」（註一）

按：自光緒三十一年，粵漢鐵路贖回自辦後，各省士紳皆羣起直追，或爭廢舊約或力圖自辦，而鄂湘粵三省亦議決各籌各款、各修各路。後鄂定官辦，湘定官督商辦，粵定商辦，除粵路始終自辦外，鄂則倡賑捐彩票股，湘則倡米捐鹽捐口捐房股租股新股，集款均微，而意見均不一致。三十四年六月，旨派大學士張之洞兼充督辦粵漢川鐵路大臣，設總公所於北京，會同郵傳部及三省督撫官紳商董籌辦路務。張即召集湘鄂官紳密商借款辦法，並加入川漢，於本日向英法德三國借款，擬訂草合同。據胡鈞撰：「張文襄公（之洞）年譜」記述其訂立借款合同經過為：

「英款既停議，英外部與其駐使先後向我外務部及駐英使臣詰責，方德商來議時，公聲明：如英商力爭，則粵漢仍借英款，而德款用之於川漢，本意將以兩路合借，為兼籌並舉之策，故徵示英人，如改派他商來議，照德商辦法，仍可接受。嗣英使改派匯豐銀行代表人熙禮爾來，而原議之中英公司，本英法合辦。熙禮爾願與法商匯理銀行合借，允之，然猶枝節橫生，歷兩月而始議定。凡英法德三國銀行，合借英金五百萬鎊，粵漢用英總工程師，川漢用德總工程師。分借款、造路為二事，另指的款擔保，以湖北、湖南釐金各二百萬兩，川淮鹽局江防加價四十萬兩、新加鹽釐捐三十萬兩、振耀捐鄂款二十五萬兩、湖南鹽道庫正釐二十五萬兩為抵押，將來還本還利，仍取給於鐵路進款所借之款。川漢、粵漢各用其半，另借五十萬鎊，收回比國金元小票利息，俱長年五釐九五折扣，二十五年為期

，十年後可全數還清。畫押後，開工不得逾六個月，建造工程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自行辦理。訂用總工程師合同，亦由督辦大臣核定，十九日立草合同，送外務部覆核。」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三，頁四〇—五三。

## 二十日（六月七日） 美國要求參加英法德三國對華鐵路借款。

督辦粵漢鐵路兼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張之洞，於十九日與英法德三國訂立粵漢及鄂境川漢鐵路（湖廣路）借款草約，本日，美國要求參加該路之借款，其經過據張之洞致外務部電稱：

「接准來函，本月初七日美國柔使到署面稱：奉本國政府電稱，一千九百零四年外務部曾有公文致前康、康格二大臣，許以將來建築川漢鐵路，如籌借外款，先儘英、美商借。現聞該路向英、法、德三國訂借，特命向貴部聲明前案，鄙意如將美國增入，通融辦理，諒美國政府或可見允等語。為此函達此案，即希統籌酌核見覆，以便轉覆等因。」

查此次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及鄂境川漢鐵路借款，係專為通籌湖北、湖南兩省境內地段路線，並非接至四川成都之鐵路，再查貴部於光緒二十九年六月曾覆美使一函，內有：總之，各國公司請辦中國鐵路，均應由中國酌定，不能以請辦未定之案，視為應得利益，並為日後儘先承辦之舉等語。是當日並未允許美國承辦借款。貴部此函駁覆美使之語，所言不能以請辦未定之案視為應得利益及儘先承辦之據，措詞極為嚴正公允。現在此項鐵路辦法，自可由中國隨時酌定，毋庸定向英、美兩國公司商議。惟中美兩國睦誼素敦，敝處籌借路款，自去年七月起已經十個月，如上年秋間美國將允願借款之意，早為提議，敝處亦願同為商借。現在敝處與德華、匯豐各銀行經定議草約，貴部所稱美國柔使願商借款之函，近數日始到，為時已遲，無可如何。為此函覆貴部，請將此次借款為時已遲，不及將美國增入通融辦理情形代為婉覆美使為禱。」（註一）

按：張之洞於十九日與英、法、德三國對華鐵路（湖廣路）借款合同後，「方剋期簽字，而美使忽謂外務部，曾許川漢鐵路可借美款，請通融加入。然外務部原案，明言各國公司商辦中國鐵路，應由中國酌定，不能以請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二十一日

二八〇

未定之案，視為應得利益，並為日後儘先承辦之據。公（張之洞）請據此駁覆，逾一月，英法德銀行來函言，美商在倫敦，已商允三國銀行認川漢借款四分之一，美銀行必欲并粵漢四分之一而分認之。公謂分認川漢尚有案可稽，若粵漢自美贖回，又借美款修造，斷不能允。未幾，俄又藉詞漢口茶務強欲分任，於是枝節愈多，而公疾作矣。」（註二）

註一：密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頁一一八一。

註二：胡鈞撰：「張文襄公（之洞）年譜」，頁二八一。

## 二十一日（六月八日）清外務部接東三省總督錫良咨報會勘安奉路之真相及應付之策。

安奉鐵路交涉問題始自本年正月，駐京日使伊集院照會外務部，請會同派員商議。二月，郵傳部委員黃國璋等會赴奉會商，東三省總督添派道員沈琪會同日員分赴各處履勘；獲知日本所定新線，與前全異，並擬加寬軌道，種種遠越。本日，東督錫良將會勘情形咨報外務部云：

「為咨呈事：案查前准郵傳部咨，據會勘安奉路線委員黃丞國璋稟稱，安奉鐵路改良辦法，現按日本工程司新定路線，與舊道相距，遠者數里，近者亦四五丈至十數丈不等，並據該工程司稱，擬改用四尺八寸半之寬軌，請速阻止等情，行令將如何辦理之處，隨時咨復等因准此。查日人改良安奉路線，厥有兩端，於彼皆有大利，而於我皆有大不利。一思與京義線相接聯也。近聞日人之新聞雜誌中叫囂狂言者，為滿韓聯絡政策。欲此政策見諸施行，非將安奉線改易廣軌式，與京義線之軌式相吻合不可。軌式既同，鴨綠架橋之交涉，即隨之而起。國界混淆，國防坐失，其後患實不堪僂指。一思與南滿洲線相接聯也。該路與南滿洲鐵路性質，本大相懸殊。南滿洲線係俄讓與日之路，安奉間線係日得於我之路。故當會議時，兩國全權大臣均區別辦理聲明在案。近聞該路久為南滿洲鐵道公司所管理，且此次一切改良之方法，皆由該公司所計劃。其處心積慮，必欲將安奉線作為南滿洲線之枝路。可知以上二



線，苟與該路得互相接聯，呵成一氣，彼自仁川而奉天，自奉天北至長春，南至大連旅順，節節靈活，脈絡貫通，乃得徐以侵蝕我人民有限之利益，啓發我內地無盡之寶藏。且萬一變起倉猝，彼屯駐於朝鮮之兵隊，可以朝發軍書，夕至疆場。故曰彼之大利，皆我之大不利也。

今擬對待之法八條：(一)抱定約內改良二字之義，以與之爭，不得另勘路線與改易廣軌也。查北京條約第六款只有改良字樣，改良與改造有別，改良者就原有之物而改之使良也。今若許其另換線路，改易廣軌，則是改造，而非改良。又查會議錄中，日本全權亦曾聲明酌要改良云云。細繹酌要二字，其非全部換線易軌之意可知也。(二)該路應聲明係單獨之路，與南滿洲鐵路絕無關涉也。查北京條約第六款，及會議錄中兩國全權大臣皆曾聲明安奉鐵路不得援照東清鐵路辦理。此次不妨重爲聲明，以絕其將來爲南滿枝路之張本，庶主權得以保全。(三)沿路兵隊應令其一律撤退也。查北京條約許日本之得以暫駐護路兵者，係指由長春至旅順之鐵路而言，安奉鐵路本不在此例。故安奉鐵路附近一帶，斷無可以屯駐兵隊之理，此事自可據約而爭，一俟其兵隊撤去後，再由我國派遣兵隊分站駐紮，藉資保護。(四)沿路警察應令其一律撤退也。查會議錄內載有東三省日俄兩國撤兵後，即將撤兵地方按自治全權妥籌經理等語。安奉鐵路沿線一帶地方，日本本無屯駐兵隊之理，即無派遣警察之權，完全之自治全權，仍屬於我。今日本於該路分設警察，雖爲數無多，而於我之主權實大有妨害。且按之北京條約，又顯相違背，應令其一律與兵隊同時撤去，由我警署查察沿路情形，派設警察，以保主權。(五)除鐵路必須需用地畝外，不得多購餘地也。聞該路沿線附近一帶，被日人藉鐵路爲名，強行佔去者甚多，稱之爲附屬地。侵害利益，大有關係。此次宜與之明定，除必須需用地外，不得再購餘地。(六)車站宜會同地方官妥商協定也。查鐵路之車站，與地方之商務最有關係，此次必須令其於彼此交相便利之處，建造車站。惟此種情形，非地方官不能知悉，故非與地方官妥商協定不可。且十五年後由我收回此路時，亦可省免遷移之勞與改動之費也。(七)宜於未開工以前先定特派人員也。查北京條約第六款內載有改良辦法應由日本承辦人員與中國特派人員妥實商議等語。是此次改良路工，我國即有可以派員干涉之權，應請先行定此次特派人員，以便商議辦法，而專責成。(八)索回南滿公司所佔安東縣六道溝之地也。查安東自開作通商口岸以來，按照條約，應及早劃定各國商人公共居住之地。安東六道溝地方，實最爲合宜。聞南滿洲公司已將該地方特勢強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二八二

買，大半踞爲己有，並未經我地方官認許。惟其用意，實仍預備爲安奉線改良時接聯京義線地步。故宜乘此時機，向其索還。如查有確係備價向民間購買者，卽照原價給還該公司，一面卽肅定該地方爲公共居留地。此舉若成，亦足以破其狡謀也。管見所及，是否可行，除咨郵傳部外，相應咨呈鈞部，謹請鑒核，並祈迅與駐京日使磋商，仍希見覆施行。」（註）

註：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〇六—二〇九。

## 二十五日（六月十二日）清廷裁撤奉天左右參贊缺，命梁如浩、錢能訓回京。

本日，清廷裁撤奉天左右參贊缺，命梁如浩、錢能訓回京當差。（註一）

梁如浩，字孟亭。廣東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以幼童派遣赴美留學。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歸國。曾充陸徵祥出使荷蘭隨員，後捐升候補道。光緒卅三年，任奉錦山海道兼關內外鐵路總辦。次年，任外務部右參議，未幾，調奉天左參贊，並兼外務部右丞。（註二）

錢能訓（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字幹丞，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同治九年（西元一八七〇年）。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等職。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舉行經濟特科考試，山內外各省督撫保薦人才，左都御史裕德曾保舉浙江主事錢能訓參與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制，由徐世昌任首任總督，錢先爲徐之左參贊，進策良多。（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二，頁二十。

註二：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三三五。

註三：同註二，頁三〇八。

## 二十六日（六月十三日）江蘇開諮議局研究會，舉張謇爲會長。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清廷令各省設諮議局，籌備立憲。各省對於籌備立憲，皆惟江蘇馬首是瞻，張謇在蘇省又居衆望所歸之地位，乃由張謇負責籌設江蘇諮議局。本日，於南京開諮議研究會，各縣議員到者二百三十餘人，張謇得票一百九十六，當選爲會長。議事三件：（一）出賦征銀解銀；（二）銅圓流弊；（三）籌集地方自治經費。（註一）

張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字季直，晚號嚮庵。江蘇南通人。生於清咸豐三年。出身農家。爲人好學不厭，嘗恥於老師宋璞齋先生之言：「假使有一千人參加考試，錄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人不取者，那就是你。」因而發憤圖強，力求上進，果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一試名列前茅，始雪昔日之恥。早年未顯達。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爲提督吳長慶幕僚，袁世凱曾以師事之。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殿試，中了一甲第一名，是爲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得獲常熟翁同龢器重。甲午中日之役，中國失敗，張曾奏劾李鴻章。詎疏上不報，頗有不平。後鑒於清廷政治腐敗，補救無術，且黨禍將起，深恐株連。是年九月，適遭父喪，遂毅然歸野，返回南通故鄉，一心創辦實業，於是致力地方事業，先後創設墾牧公司、鹽業公司、大生紗廠、大達輪船公司及農業學校、師範學院、養老院等等。二十六年庚子拳亂發生，八國聯軍進迫北京，張曾建議兩江總督劉坤一，宣布東南各省自保，卒獲保全。其間張奔走擘劃周詳，厥功甚大。三十二年，組「預備立憲會」，任副會長，從事於請願開設國會運動。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任江寧高等商業學堂監督。江蘇諮議局成立，任議長。（註二）

註一：張謇撰：「嚮翁自訂年譜」，下卷，頁六二—六三。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分類選集，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二：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一冊，頁一三五。

二十七日（六月十四日）清廷與瑞典互換通商條約。

清廷與瑞典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四日（一九〇八年七月二日）所訂立之通商條約，本日在北京互換。此約各項條件，中瑞對舉，尙屬平等，其期效自互換日起以十年爲限，約文內容如左：

「大清國大皇帝，大瑞典國大君主，因欲堅定兩國誠實永久之睦誼，及推廣兩國通商事宜，決意訂立友睦通商行船條約。是以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外務部左侍郎聯芳爲全權大臣，大瑞典國大君主特派駐箇中華欽差大臣倭倫白爲全權大臣，各將所奉全權文憑、校閱，俱屬妥善，議定各條如左：

第一款 大清國大皇帝、大瑞典國大君主及兩國人民，應如從前永遠和好，益加親睦，所有彼此兩國僑居人民

生命財產，均應互相保護。

## 第二款

大瑞典國大君主可任便派一秉權大員，駐紮北京。大清國大皇帝可任便派一秉權大員，駐紮瑞典國都城。彼此所派大員，均應照各國公例，得享一切權利，並優例及應豁免利益，並照相待最優之國所派相等大員，一體接待，享受其本員及眷屬隨員人等，並公署住處及來往公文書信等件，均不得擾犯擅動。凡欲選用役員，使丁、通譯人及僕婢，隨從等，均准隨意僱募，毫無阻擋。大瑞典國大君主所派大員，凡有呈遞國書、或代遞大瑞典國大君主致大清國大皇帝之書，即可隨時覲見。大清國大皇帝所派大員，凡有呈遞國書或代遞大清國大皇帝致大瑞典國大君主之書，亦一律辦理。兩國接待彼此所派大員之禮儀，均應按照平等之國所用者，俾兩國彼此均不失體統。所有來往文函？瑞官所發者，應以英文作爲正義，華官所發者，應以漢文作爲正義。

## 第三款

大瑞典國大君主酌視瑞典國利益相關情形，可設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理代領事，駐紮中國已開或日後所開各通商地方。大清國大皇帝亦可酌視中國利益相關情形，設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理代領事，駐紮瑞典國現准及日後准別國領事駐紮之處。各領事等官，彼此兩國官員，均應以合宜之禮相待，其各領事應得分位職權，及優例豁免利益，均照駐紮國現時或日後相待最優之國相等官員一律享受。惟此等領事官奉派到任之日，應由駐紮該國京都之大臣，知照該國外部，即由外部允以按照公

#### 第四款

例發給認許文憑，交發此項文憑均不收費。如該領事官辦事違背公例，彼此均可將認許文憑收回。其兩國未派領事官駐紮之處，可各請友邦之領事官代爲料理，凡無領事之處，兩國地方官均應視訂約國之人民得享本約之利益。

中國人民准赴瑞典國各處地方往來運貨貿易，瑞典國人民准赴中國已開或日後所開各通商地方往來運貨貿易。兩國人民均准按照現行律例，暨給與最優待國人民之優例，在以上各地方從事商業工藝製作，及別項合例事業，質買各項房屋。爲居住貿易之用，及租與地段起造房屋禮拜堂墳塋醫院，並准僱用該處人民辦理合例事務，地方官不加禁阻，其一切優例豁免利益，兩國均照現在及將來給與最優待國之人民一律無異。

#### 第五款

凡瑞典貨物運進中國，或他國貨物由瑞典人民運進中國者，又瑞典人民販賣中國貨物運出外洋，或由中國運往瑞典者，應納進出口稅，悉照中國與各國現在及將來所訂之各稅則及稅則章程辦理。所輸之進出口稅，比相待最優國之人民運進出口相同，貨物所輸之稅，不得加多或有殊異。其禁止進出口及應免稅各貨物，亦照中國與各國現在及將來所訂稅則章程一律辦理。瑞典人民欲將運入中國之貨進售內地，除納進口稅外，願一次納子口稅，以免沿途徵收，及入內地採買中國土貨，以備運出外洋，除納出口稅外，願一次納子口稅，以抵沿途稅釐，均可照中國與各國現行章程辦理，所納之子口稅不得比最優待國之人民所納者或有加多。其貨物由此通商口岸運彼通商口岸，或在通商口岸暫存關棧或已進口之貨復運出口，均照中國與各國現在通行章程，或日後續議新章一律辦理，凡中國貨物運進瑞典國或他國貨物由中國人民運進瑞典國，所納進口稅比最優待國之人民所納者不得加多，或有殊異。中國通商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稅課之法，任憑相度機宜，設法辦理。

#### 第六款

瑞典國商船准赴中國已開或日後所開各通商口岸運貨貿易，並准赴中國已准各國商船行駛之內港及准停泊之沿江各處卸貨物，客商惟須悉照中國訂定之各國通商章程辦理。如瑞典船違章駛入中國未准通商之口岸及未准行駛停泊之內港或在沿海沿江各處私做買賣，任從中國將船貨一併罰充入官。中國商

船亦可赴瑞典國准別國商船行駛停泊之各港口往來貿易、卸載貨客，彼此兩國商船均照最優待國之商船一律相待。兩國商船在彼此各口岸，均可自僱船隻，駁運貨客，並僱覓引水之人帶領進口出口。應納船鈔，暨別項規費，悉照彼此兩國現行章程辦理，不得過於最優待之國各船所納之數。如此國船隻在彼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地方官須立即設法救護。搭客水手人等與相待最優國之船隻搭客水手一律無異。倘因船隻損壞或遇別項事故，適覓避難之時，不論何處，准其駛進附近各口暫泊，毋庸交納船鈔，其所載貨物如因修船起卸，並不出售報明海關查察，毋庸納稅。

第七款

兩國船隻，平時彼此任聽在開通各口往來貿易，倘遇此國有與別國戰爭之時，因此禁阻敵人船隻入口，此國仍准彼國船隻照舊，任便入口貿易，不得損害並販運貨物來往開戰國之通商地方，悉照中立國之例。所有中立旗號，不得稍有侵犯，惟中立旗號不得用以保護敵人所雇用船隻載運兵弁，亦不得使敵人船隻違例掛用此等旗號私運貨物入口，倘有船隻犯此禁令，任聽此國將船貨罰辦入官。

第八款

中瑞兩國兵船，如先由此國告知彼國，准其駛入彼此向准他國兵船駛入之各口，並與最優待國之兵船一律相待，凡購買煤水食物或應修理船隻，該口地方官應妥為照料。各兵船進出口時，免納一切稅項，其兵船統帶官可與該口地方長官平行接待。

第九款

瑞典人民准其持照前往中國內地各處遊歷，執照由瑞典領事發給，由中國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隨時呈驗無訛放行，所有雇用車船人夫牲口裝運行李貨物，可聽自便。如查無執照不或有不法情事，應送交最近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執照自發給之日起，以十二個月為限，若無執照進內地者，罰銀不過三百兩之數。惟在通商口岸，有出外遊玩，地不過華百里，期，不過五日者，無庸請照，船上水手人等，不在此例。中國人民在瑞典國境內，可以任便前往各處遊歷，惟必須安分遵守該國法律章程。

第十款

凡瑞典人被瑞典人或被他國人控告，均歸瑞典委派官吏訊斷，與中國官員無涉。惟中國現正改良律例，及審判各事宜，茲特訂明，一俟各國均允棄其治外法權，瑞典國亦必照辦。兩國人民遇有因負欠錢



債及爭財產物件涉訟之案，皆由被告所屬之官員公平訊斷，均應照最優待國人民控告相同案件之辦法，一律辦理。如兩國人民有被控犯罪各案，由被告所屬之官員審訊，審出真罪，各照本國法律懲辦，均應照最優待國人民控告相同案件之辦法，一律辦理。

#### 第十一款

瑞典人在中國犯罪或逃亡負債者，潛往中國內地，或潛匿中國人民房屋內，或船上，以避捕傳，一經瑞典領事照請，中國官即將該犯交出。中國人在中國犯罪或逃亡負債者，潛匿在中國之瑞典人民所住房屋，或中國水面瑞典船上，一經中國官照請，瑞典官即將該犯交出，均不得庇縱扣留。

#### 第十二款

耶穌天主兩等基督教宗旨，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必如是施於人，所有安分習教傳教人等，均不得因奉教致受欺侮凌虐，凡有違照教規，無論中國瑞典人民，安分守教傳教者，毋得因此稍被騷擾。華民自願奉基督教，毫無限制，惟入教與未入教之華民，均係中國子民，自應一律遵守中國律例，敬重官長，和藹相處。凡入教者於未入教以前，或入教後，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凡華民應納各項例定捐稅，入教者亦不得免納，惟抽捐為酬神賽會等舉起見，而與基督教相違背者，不得向入教之民抽取。各教士均不得干預中國官員治理華民之權，中國官員亦不得歧視入教不入教者，須照律秉公辦理，使兩等人民相安度日。瑞典教會准在中國各處租賃及承租房屋地基，作為教會公產，以備傳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當蓋印後，即准該教士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

#### 第十三款

中瑞兩國原有條約，未經因立本條約更改者，茲特聲明仍舊照行，並聲明凡兩國允許有約各國政府或官員人民於通商行船及所有關於商業工藝，應享一切優例、豁免、保護各利益，無論其現已允與或將來允與，彼此兩國政府或官員人民均一體享受完全無缺。將來兩國均可任便各與鄰近之國，訂立關於邊界商務之條約，又兩國如有給與他國利益之處，係立有專條者，彼此均須將專條一體遵守，或另訂專條，方准同沾所給他國之利益。

#### 第十四款

凡中國與有約各國商允通行照辦之事件，及公共遵守之規則章程，與本約條款不相違背事屬可行者，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八八

兩國亦一律照辦遵守。

#### 第十五款

本約條款彼此兩國若欲修改，自本約互換之日起，以十年爲限，期滿須於六個月之內，先行知照，若彼此未於六個月內聲明修改，則本約仍照舊施行，復俟十年再行修改，以後均照此限辦理。

#### 第十六款

俟大清國大皇帝、大瑞典國大君主各將此約批准互換後，必須敬謹收藏。大清國大皇帝批准原冊，應存於瑞典京城外部，大瑞典國大君主批准原冊，應存於中國北京外部，並將此約於批准後互換，彼此立即宣布，俾兩國官員人民週知遵守。

#### 第十七款

本條約用漢文、瑞文、英文繕妥署名爲定，惟爲防以後有所辯論起見，兩國全權大臣訂明，如將來漢文與瑞文有參差不符，均以英文爲準。本條約奉大清國大皇帝大瑞典國大君主批准後在北京互換，其互換日期，自署名之日起，至遲不逾一年，爲此兩國全權大臣將漢瑞英文約本各二分，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七月初二日 訂於北京。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外務部左侍郎聯大、瑞典國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倭，各奉本國政府訓諭，將後開增加之款，於本日簽押，附入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四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七月一號在北京議訂簽押之中國瑞條約增加條款，締約兩國茲訂明，本約第四款所載，斷不於業經給與或將來給與最優待各國之人民各種利益外，另以無論何項利益給與在中國之瑞典人民或在瑞典之中國人民。

宣統元年四月初六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五月二十四號 訂立」。(註一)

清廷准學部所奏更改實業學堂辦法。

清學部於本日奏准更改實業學堂辦法，高等學堂由預科升入本科之學生，若程度不及，改照中等實業學堂功課教授，中等實業學堂畢業生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者均應升學，不准改就官職。學部奏摺詳細內容如下：

「奏定章程，實業學堂，分高等中等初等三級，中等初等所以裕謀生之知識，以多設爲宜，高等所以造專門之人才，以完備爲貴。各省現已設立高等實業學堂，其由預科畢業升入本科之學生，所習功課均應遵照定章。切實教授以符名實，不得因學生係由預科升入，意爲遷就，若學生程度實有不及，應即改照定章中等實業學堂功課教授。不得託名高等，致嫌速化而少成效。其高等實業學堂，招選在戊申六月以前之預科學生，未經臣部核准升入本科者，均應改照中等實業學堂功課，按年教授。畢業後再行升入高等本科，以免躡進。至中等實業學堂，獎勵章程所載，考列最優等作爲拔貢，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不願升入者，以州判分省補用。即不作爲拔貢，考列優等者，作爲優貢，升入高等作爲優貢，考列中等者作爲歲貢，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不願升入者，以主簿分省補用，即不能作爲歲貢等語。歷經臣部遵辦在案，惟近查各處中等實業學堂畢業學生，率皆改就官職，不願升學者，若一律允許，深恐高等實業學堂，因無升入學生，不能成立，似應略示限制。凡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者，均應就升學獎勵，不准改就官職，庶有以資深造而興業，謹奏。」（註二）

註一：「中外條約彙編」，頁四二四——四二六。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二：「教育雜誌」，一卷八期，教育法令，頁五一

## 二十八日（六月十五日）日本派曾禰荒助繼伊藤博文為韓國統監。

日本自日俄戰爭（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後，對韓國的控制，逐步加緊，第一步是奪取韓國的外交權，於是有翌年的「韓日第二次協約」，約中訂有：日本政府以其代表爲統監，置於韓國皇帝閣下，統監爲專責管理有關外交事項，而駐在漢城，並有親行內謁韓國皇帝之權利。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三十日

二九〇

第一任日本駐韓統監爲伊藤博文，於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三月到任，置「統監府」於漢城，統監的權限，由有關韓國外交事項起，直至一切內政，及統轄韓國之日本官吏，必要時得以命令軍司令官以動員兵力等，實有韓國實際帝王之概。

伊藤博文就任韓國統監三年有餘，由於多方面的運用，日本政府覺得併吞韓國的步驟已初步告成，乃於本年卸統監之職，而返國就樞密院議長之閑職，其統監職由副統監曾彌荒助升任，開始積極準備合併韓國的各項工作。（註）

註：陳祖華：「于右任先生創辦革命報刊之經過及其影響」，頁二三——二四。五六、四、二九初版，于右任先生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編印。

三十日（六月十七日）清廷嚴申吸食鴉片之禁，命禁煙大臣切實考驗，京外各衙門實力奉行。

本日，清廷頒諭，責成禁煙大臣，咨行京外各衙門，將吸煙人員切實考查調驗，外省文武職官學堂，並責成督撫將軍都統及官員師長一體確查嚴禁。

諭文云：

「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經明降諭旨，將禁煙要政分別禁吸禁種等項，各分權限，剴切宣諭。乃朕聞京城各衙門送驗人員，多係散官末秩，其充當差者，多未送驗，且有戒而復食者，顯係有瞻徇敷衍之弊。查禁煙之舉，必以禁吸爲第一要義，而禁吸尤以查禁官員爲要義。現在各省奏報禁種情形，或已全數禁絕，或請縮短年限，辦理尙屬認真。然使土藥絕迹，而吸食者不減，則專吸洋藥，癮毒愈深，耗財愈多，爲害尤鉅，於衛生足民之道，仍有未合。著責成禁煙大臣，咨行京外各衙門，切實考查調驗，不得稍有瞻顧。其外省文武職官學堂，並責成督撫該管將軍

都統，及各項該管官員師長，一體確查嚴禁。總之，禁吸禁種，相輔而行，京外該管各衙門，均須懷遵疊次諭旨，各顧責成，實力奉行，如辦理不力者，朝廷必當予以懲處。」（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三十日

二九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三十日

二九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五月

二日（六月十九日）杭州商學公會成立。

本日爲杭州商學公會成立大會之期，以協和講堂爲會場，杭州巡警道、勸業道、提學使代表等人蒞會，於下午二點鐘開會。會中主要提議爲：（一）創辦商業雜誌；（二）創設商業講習所；（三）籌辦商業學校；（四）贊助出品協會；（五）籌議開辦費。（註一）

附錄：杭州商學公會成立大事記事（註二）

五月初二日，爲杭州商學公會成立大會之期，以協和講堂爲會場，官長如巡警道楊觀察，勸業道董觀察，提學使因病，派熊大令運昌，警局總辦杭府卓太守，派周大令承弼，代表蒞會。下午二點鐘開會，先由副會長周君湘舫宣布開會辭，旋推舉潘君赤文爲臨時議長，潘君請本會書記員景君本百演說辦法之最要者數端。（一）設商報以開通智識。（二）辦商學以培育人材。（三）考商品以擴充貿易，次由書記員魏君在田報告入會人數，次由會計員毛君浩猷報告收入款目，次由巡警道楊味春觀察委託景君本白宣讀祝辭，勸業道董季友觀察亦有祝辭。自行演說，宣讀畢，隨即提議事件，（一）商業雜誌。（二）創設商業講習所，（三）籌辦商業學校。（景君云此爲速效法，延聘講員，編刊講義定期聽講，以研究商學商法，周君湘舫云，此爲開通已成材之商人而設，商業學校，係培植商家子弟，二者可同時並舉。又言擬辦中等商業學校，約定學額二百五十人，每年預計，約需經費銀一萬兩，惟須官長爲之提倡，收效日速，董觀察亦允往商提學使，妥議辦法。）（四）贊助出品協會。（景君謂南洋發起勸業會，各省均經派員調查，蘇閩皖贛各省之出品協會，均已先後成立，浙省亦不能再緩，此事須請勸業道發起，本會居於贊助之地位，衆皆贊成。）（五）籌議開辦費。

是日，會員褚君博甫演說多時，擬勸商家興辦三事，（一）立調查部，以調查每年貨物進口出口之比較。（二）設

民國紀元前三年 四月三日

二九四

立勸工場，以資商人觀感，而可限制洋貨之輸入。(三)設宣講所，大致與講習所之意相同，惟須隨時將最近商業情形，報告演說，以資研求進步。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六期，記事，頁一六四—一六五。

註二：同註一。

### 三 日(六月二十日)清廷授廷試游學畢業生黃德章等一百二十人為翰林院編修等職。

本日，清廷引見廷試游學畢業生黃德章等一百二十人，並分別授予翰林院編修等職位，茲誌其大略如下：

進士黃德章、陳振先、洪鎔、程樹德、均著授為翰林院編修，虞銘新、朱獻文、李盛衡、彭世俊、均著授為翰林院檢討，王孝綢、張煜全、胡棟朝、顧琅、均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顧德鄰、章毓蘭、均著以主事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舉人齊鼎恆、彭敬時、程良楷、陳海超、趙連璧、朱孔文、馬德潤、陳同紀、吳炳樞、張春濤、均著以主事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楊霆垣、林先民、王治輝、陳承修、周珍、許炳堃、黃汝鑑、鄧鎔、齊鼎頤、程蔭南、曹文淵、汪與準、胡文藻、李鳴謙、黃右昌、陸家鼎、吳憲仁、朱紹濂、鄭浩、陳官桃、王家駒、何福麟、徐敬熙、鄭聯鵬、金慶章、徐世勳、孫成均、著以內閣中書補用，陳高第、王恩博、汪濤、蘇道衡、司駿、易國霖、陳亮熙、羅兆鴻、李振鐸、蔣以魁、盧弼、黎淵、莊澤定、方時翮、區樞、趙憲曾、段樹滋、徐鼎元、樊樹勛、卞頤元、鄭禮鏗、吳洪元、張書詔、楊華、王鎮南、黃成霖、吳秉釗、薛大可、安當世、胡國光、均著以七品小京官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戚運機、李景圻、王永良、錢家澄、于錫珪、劉崇佑、潘志禧、均著以知縣分省即用；葉于蘭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補用，孫雲奎、郭祖培、于書雲、均著以知縣分省試用。舉人分部郎中陳應龍、范鴻泰、均著按照所學科目分部，俟奏留後各以本部郎中即用；舉人分部員外郎陳家瓚、吳家駒、陳文哲、均著按照所學科目分

部，俟奏留後各以本部員外郎即用；舉人外務部候補主事林志鈞著以本部主事即用；舉人候選主事姚煥著仍以主事選用；進士大理院候補從五品推事廉隅，著以從五品推事歸原衙門即用。舉人大理院候補正六品推事江庸，著以正六品推事原歸衙即用。舉人直隸試用道陳紹祖，著仍以道員歸原省補用。（註一）

按：清末派遣留學生的獎勵，早在曾國藩、李鴻章首派幼童赴美之時，即規定：「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隨後閩廠學生與武弁出洋回國者，亦均給以職官的獎勵。光緒十六年以後出使大臣隨帶之學生三年期滿，均可保道府。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張之洞又奏擬鼓勵學生出洋章程，雖當時係以安撫留日學生為對象，但仍為以後獎勵遊學之依據。該章程中規定：「凡得有學士文憑者，給以翰林出身。」「得有博士文憑者，除給以翰林出身外，並予翰林升階。」「凡在文部大臣所批准之私立學堂畢業者，視其所學程度，一體酌給舉人出身或拔貢出身。」「原有翰林、進士、舉人、拔貢出身者，各視所學程度，給以相當官職。」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學務處考驗北洋學生金邦平等，奏請殿試，各給出身。據光緒政要（卷三十二，頁五〇下—五一上，總頁二一四〇—二一四一），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予出洋學生出身諭有云：「本日引見之出洋學生金邦平、唐鐸均着給予進士出身賞給翰林院檢討；張鎮緒、曹汝霖、錢承鏞、胡宗瀛、戴翼翬均着給予進士出身，按照所習學科以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著給予舉人出身，以內閣中書用；王守善、陸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榮均酌給予舉人出身，以知縣分省補用。」

光緒三十二年以遊學畢業回國者日多，且多供要職，無法隨時考驗，於是學部乃於是年四月奏定每年八月舉行考試一次，與考資格以畢業外國專門學校者為限，一、畢業生考列最優等者，給予進士出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均由學部開單，帶領引見請旨。二、畢業生准給出身者，並加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習法科者准稱法科進士、法科舉人；醫科、理科、工科、商科、農科倣此。

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兩年考試遊學畢業生，因閱卷無專才，考試不謹嚴，且將學業考試與入官試驗混為一事，凡考試及第者，均給予進士、舉人出身，分發任用。當時日本專門以上學校，常為中國學生特設班次，其程度甚淺，而又濫竽參加考試，以圖倖進，因此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學部曾奏「限制考試遊學畢業片」，其中有云：「遊學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四日

二九六

東西洋各國畢業學生，上年經臣部先後奏准每年八月考驗一次，必以在外國大學堂，高等專門畢業者爲限，其肄業速成或中等學堂，尋常專門學堂畢業者，概不准與考，所以獎勵人才之中，寓審慎重名器之意。近查外洋每有爲中國人特設班次之學堂，雖名爲大學或高等學堂，而其程度較之教授其本國人者甚淺。又各國在屬地所設學堂之程度，亦每不如本國，而近來外人每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學堂，顏曰大學或高等學堂者甚多。以上各種學堂，雖有大學、高等之名，其教科程度與其本國所立大學、高等學堂未必相當，且見聞拘於一隅，究與游學外國者有別，臣等擬咨行各省，凡在外國爲中國特設班次之學堂，及各國屬地之學堂與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堂內畢業者，均不得作爲遊學畢業，一體送考，以昭核實。當奉旨「依議」，又同年十一月進士館出洋學生回國，另訂進士館遊學畢業學員考試章程，亦不准遊學未滿三年之速成生應考，上項規定，日本私立大學畢業生未有限制之列，而當時日本爲中國學生所設立之私立法政學校，多貪圖學費，管理不善，程度低落，學部察知其弊，乃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奏請在日本各私立法政大學畢業生參與遊學畢業生考試者，於考前先考普通學大要及日本語文，及格者方准應試，以示甄別。至於早歲遊學，資望已深者，可不經考試，以體舉實績或徵其著述，由欽派大臣，會同核定，賜予進士或舉人出身。例如：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內閣鈔出直督袁世凱奏請將道員詹天佑、吳仰曾、屈永秋、鄭榮光等四員給以各科進士出身，仍以原班選補一片，奉朱批著由學部議奏。旋奉旨依議。（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四日。

註二：林子勛著：「中國留學教育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二十日出版。

四 日（六月二十一日）清廷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陳普魯士地方行政制度，指出各省諮議局章程權限與普國地方行政制度不符。

清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陳考察普魯士地方行政制度，本日奉硃批：「憲政編查館知道。」其摺內容如左：



「奏爲考察普魯士地方行政制度，繕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憲政編查館咨開憲法上重要問題曰，地方官對於國務大臣之責任，職務及監督地方權限，曰地方自治之組織及其權限各等因。查普國地方行政，有國家行政區域，有自治行政區域。自治行政分三級：爲市爲鄉、爲私領地。其第一級蓋自治之基礎也。爲縣、爲市，縣則第二級，爲省則第三級，皆自治聯合體也。其所設行政府者，則純乎國家行政，不在三級自治之列，然實自治監督之司。蓋國家行政以事分職，則爲中央行政各部，以地分治，則爲地方行政各府，故行政府爲中央政府之行府，卽地方政府也。昔日本使臣青木周藏偕伊藤博文見德前皇威廉第一，青木謂憲法者，行政之花，欲查其花必先查其根本，故必先查地方自治制。又謂普國郡政最善，若州政縣政雖亦稱善，而移置日本，未見其有用等語。青木所云郡者，普之縣也，日本郡小於縣，猶是中國春秋以前之名稱，所云縣者，普之府，所云州者，普之省也。日本之府縣同爲地方行政最上級，普之省制，日本所無，乃不用元明以來之省名，而比附漢魏以後州統郡之制，而譯之爲州也。日本府縣之下，曰郡、曰市町、村町、村者，普之鄉市也，縣之下比普制多一級。府縣皆直隸中央政府，縣以上比普制少一級，故普國地方官制等級殊於日本，乃與中國略同。青木所稱有用無用，亦據日本情形而言，然今德皇已欲併府於省，月前付之議院，尙未決行，而日本亦久有裁郡之議。蓋論國家行政多一級，則有一級之作爲，論自治，行政少一級則無一級之煩費，固互有得失也。普於歐美各國中，自治之法號爲最完備，而中央權力亦至爲堅強，省縣本國家行政區域，自治益增進，乃兼爲自治聯合體，然聯合區域愈廣，自治權限愈嚴，蓋納自治於國政範圍之中，則全局之利害，重於一方之得失。長官秉中央法令，行上級監督權，以謀行政之統一，不得徇一方人之意見，與市鄉私領地以所在之人治切身之事，順情所安視力所逮而利用覺察之所易周者，其勢迥殊，故初級自治國家不爲置吏，任其人自爲之，非國家法令無論何時何事施之何地何人，皆有強制之力。國家行政、自治行政，其必受範圍於法令，受全權監督於地方政府，舉國所同，而國家行政自治行政，其範圍、其權限亦全從法令爲廣狹也。鄉市之長，皆由民選，市長由行政府認可，取決於府參事會，意見不合，則請命於內務大臣。鄉長由縣長認可，取決於縣參事會。縣長命於國王，縣會亦可建議，推薦國王，亦不得以遠籍與本地全無關涉者任之，其視自治之重如此。省府之長，皆國王親任，省長與國務大臣同等，常由國務大臣改用。府初隸於省，後乃直接中央政府，與省縣各獨立

自負責任，不相統轄。從前各地方每兼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權，今則司法立法悉集於中央，地方惟可行政，而自治又非得行政中之一部，蓋其範圍不出內務及財政兩端，而政府監督市鄉私領地，其最重者亦此兩事：一行政行為有無損害公益，一財政管理是否適宜也。行政府無民選議會，以行政府無自治事務也。省縣市鄉皆以民選議會為自治關鍵，然議會於國家行政，得違意見，而不得決可否於自治，行政得決可否而不得與執行。執行之權在長官，而中央法令皆非議會所得議及。行政訴訟及其他爭議，以次取決於省府縣參事會，不能決，則詣王國高等行政裁判所，亦有取決國務大臣者，然不得控訴於上下兩議院，蓋國會無裁判官吏之權也。地方議會得議定本地方章程，然中央法令行而地方章程之相抵觸者，自廢其所決議之不適用於法者。長官例不得執行，憲法第一百五條，地方代表制度及行政皆須經特別法律，則地方議會所得議定者，其事至少，其範圍至狹。各省情形不同者，國家各以特別法行之，故法令不一致，而地方章程罕見不使地方自立制度也。百年之前，所謂自治體之團結，皆出中級人之把持，上則抗國家之政權，下則戕民人之生計，經迭次大加改革，解散中級之蟠結，而人民與國家始得直接各盡其力以效其用，雖名為加重擔荷，而較之中級武斷之日，實相懸殊，故能激發公共之良心，以力圖自治之進步。百事備舉，與日俱新，即如國道水道河隄耕地，強制改良，以及博物美術之館聲啞瘋癲養育之院，國家救濟貧病之所，舊皆國政也，而今悉委之地方，而辦事需財，則政府不可不為地方留籌款之餘地，故二十年來舉地稅、房租、營業稅、財產稅悉歸地方自收自用，而地方自治完備，則財政亦愈精密，以預算由地方起，而收國稅亦由地方代辦，則纖悉不能隱也，寬其資力者既如此嚴，其法律者又如彼。蓋西國習俗，計人我之利害則最為精詳，較上下之名分則不甚懸絕，故其人皆明於是非，而略於順逆，辱於退讓，而榮於競爭，既疎其文網以導於先，自不能不峻其隄防以備於後，是以普之人民比於英法，號為服從，固習慣之相沿，亦法制之獨善也。中國民情服從，根於質性，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為本分，而非計報施以犯上作亂為惡名，而咸知引避不盡。由法令束縛，實本於名教自然，且國民非無自治之能，而古來原有自治之法，周之比閭族黨，漢之鄉亭，皆自治之法也，世人皆知之矣。臣本蜀人，生長於粵，於兩處情形知之最詳。其省會繁盛之區，去官稍遠者，或自為一大鄉，或聯合數小鄉，公推紳士治其地方之事，有團有局有長有副會議則有學宮公所祠廟之類，而集以時，辦事則有書記文案會計之名，而分其任，有鄉老以聽訴訟，有練勇以稽盜

賊，以及學校醫院救貧河隄街道橋樑公業名勝。凡地方應辦之事，皆本地應出之錢，有常捐，有特捐，所推之人所敘之財大者，聞於官而官皆認可，小者播於衆而衆無異詞，舉凡西國自治之規模，驗諸一鄉之中而備具。遇有凶荒或值寇警，並能悉力團結，保全治安，其大者如嘉慶初元教匪之擾，道光末年海氛之侵，咸豐同治間，粵逆土匪之變，皆有效績，著在官書。苟無自治之力，豈能若此，此外各省富庶之地，善良之俗，如斯之比，推類可知，但皆聽其自爲，而未著之公令。何幸特頒明詔，咸使聞知，樹之風聲，益增感奮。臣以爲中國民智本具質性又馴，況有舊規，並非生造加以地大物博，利源之濬尤多，且無西國中級人之把持，從此自治振興爲事半功倍，其間墮返朝廷德意之被，致聞閭閻疾苦之嗟，則猾吏豪紳，其禍害實與西國之中級人相等。然豪紳必羽翼官府，乃能魚肉里閭，若果有公廉之長官，必不容貪污之猾吏，一旦覺察，去之不難，非如西國之中級人，蟠結多年形勢久成，不能猝拔也。臣竊憲政館所定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條理詳明，本末繁著，而於範圍權限分析尤嚴，與普國法令用意相同。此在從前中國民情，原可不慮及，此近日西學大盛，伊藤博文所謂，歐美之風變駁灌入，應探德國主義立法以制之時，誠不可不預防其漸矣。普國地方制度大改革，蓋在十九世紀之初，皆宰相士坦及哈登也之所規畫，尤以千八百年之市令及各省官制改正案，爲今日制度之基礎，後此雖屢有變更，而基礎不易。然自千八百五十年立憲，六十六年建北德意志聯邦，七十一年統一帝國以後，或因大局形勢，或因新收版圖，或因帝國法令，而變通地方制度，以適其所宜，往往新舊法互有出入，而各省地方多兼并古國，亦有不能不因其習慣者，故自治法向不一律。惟千八百八十三年七月地方行政法，及八月地方官職權法，爲全國通行劃一之法。茲於行政大綱及職任權限，據兩法爲主，其有同異，或未備舉者，則據博士學說分疏之，並以法令異同表與疆域職官等表譯注於篇，以備考核。後人每疑周禮王畿國邑爲地甚狹，而設官如此之繁，賦斂如此之重，以爲斷不可行。今觀於普魯士以三十四萬八千餘方里之地而爲鄉市，私領地五萬三千有奇，山澤尚不在內，以平均六方里之內，官員之衆租稅之多，比與周禮則尤過之，皆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上不仰給於國，下不擾累於民。中國論治者，皆以牧令爲親民之官，歷代史書諸家志乘記地方之制者，曰郡、國、曰州郡縣、曰府廳州縣，以縣爲最下級止矣。惟漢書則詳鄉亭之制，備具其數與縣道國邑同，且不著於地理志，而著於百官表，明其爲出治之原也。其職則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四日

三〇〇

，則西國學校裁判巡警租稅，本於地方之制也。嘗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產品，尤與西法用意相符，劉昭注後漢書亭長下引漢官儀一條，則西國徵兵之制矣。兩漢去古最近，其制皆本於周秦，歐西開化較遲，距封建之世未遠，地之廣狹，民之情僞，猶近春秋戰國之間，故其設官地職之詳，證以往事，無不閤合。據此不疑周官之僞，愈足證漢史之精，然則采其合於中國今日之用者而行之，雖謂之復古法可也。今以地方自治爲根本，先詳市鄉，乃層及於縣與省，而旁推於行政府及各獨立官廳，博考制度，約具條說，附列各表，期於詳明，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應請 飭下憲政編查館存案備查，所有考察普國地方行政制度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于式枚又奏，指出各省諮議局章程權限與普魯士地方議會制度不符，本日奉旨：「憲政編查館妥議具奏」，于式枚原摺內容如左：

「奏爲各省諮議局章程權限與普國地方議會制度情形不符，據實具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利弊，並爲資政院儲才之階，將來資政院選舉議員，可由該局公推遞升等因，欽此。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諮議局爲採取輿論之所，並爲資政院儲備議員之階，議院基礎即肇於此，凡我士庶，均當共體時艱，同體忠愛；勿見事太易而稍涉囂張，勿權限不明而致滋侵越等因，欽此。恭摺 諭旨，職權範圍昭揭無疑，憲政編查館原奏所稱，各國皆設上下議院於國都，即指資政院也，又稱其下直接地方議會，即指諮議局也。諮議局章程自應查照各國地方議會之制，不能假借中央國會之權，普國地方各議會制度情形，臣已專摺分別詳細具奏。國會爲參與立法之地，而地方議會僅參與行政之一部，無立法之權，於國家行政得述意見，而不得決可否，於自治行政得決可否，而不得與執行，其決議之不適於法者，長官例得禁止。蓋國會審查法令之適法不適法，而地方議會所決議，其審查即委之行政長官，此地方議會之權限，最不同於國會者。若行政訴訟及其他爭議地方不能決者，則詣王國高等行政裁判所，亦可取決於國務大臣，而不得控訴於上下兩議院，以國會並無裁判官吏之權，蓋國會既間接監督行政，若又有裁判權，則地方議會聯絡呼應規持中外大臣，政權盡弛不復能統一矣。今細核諮議局章程條文及案語，直以資



政院爲一國行政最高裁判之司，而諮議局立於一省行政唯一監督之地，又內外聯絡呼應，不問爲國政爲民事，一切納入範圍之中，既顯失 諭旨本意。且現在預備時代，改革未定，中央政權惟恐少統一堅強之力，而國民議政體知法意經驗者極少，驟以此龐大政權之地方議會，橫立於政府與國民之間，縱使被選者皆非營私武斷之人，而一國政權已落於最少數人之手，其爲後患何可勝言。原奏謂仰體 聖訓，博考列國立法之意，今以章程仰證 諭旨，既已名實相違，而徵之各君主立憲國制度情形，無類此者。原奏謂，立憲各國無不設立議院，代表輿論，又謂議院乃民權所在各等語。夫民權者，以哲理言之，則民彝直之謂也，以法律言之，則有條件可指者也，輿論則國民意思之發爲是非者也，爲全國人之意思不可一一盡聞，而徵之而後有代表之意。諸國憲法、諸家學說，所謂代表國民全體，一則非一部分人之私意，一則見議員不可徇一部分人之私意，雖無委任受任之分，自有客體主體之別。論國權者，有君主主體、國民主體、國家主體，未聞有議院主體也，卽英國號稱議院政治，法美實行民權主義，而所謂民權自在國民全體，今以民權解輿論，而以議院爲所在之地，既在矣，舉而措之而已，何用代也。對國家則得以民權抗政府，對國民則又曰既在議院矣，代表且非訓示所能束縛，況居所在之地，執行所在之權，又豈輿論所得而左右之哉。原奏謂民權者，言之權，非行之權，而第三十條按語乃曰，資政院應實行其解決之權，諮議局與督撫不得另有異議等語。夫言安得有權，一言出而不許異議，此其權強於執行者遠甚，專制之主，不過言莫予違，凡言之有權者，皆於主動者也。原奏又謂，議院攻擊政府，但有言詞，普魯士日本憲法明載，任免之權在於其君等語。查日本憲法不認議院有彈劾之權，普國憲法彈劾一條，以無特別法律之故，僅存具文，始終未嘗實行。今資政院卽爲中央議院矣，是得攻擊也，而又得裁判地方行政，則原告與法官同爲一人矣，受裁判者尙有倖乎，此在民權主義之國，亦未嘗以最高行政裁判權與彈劾權同歸一處，今以君主國未成議院之資政院，乃有此權，而佐以諮議局之攻擊督撫。則中外大臣皆重足而立矣，原奏又謂，諮議局之設，爲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夫地方自治者，對國家行政言之也，中央集權者，對地方分治言之也，分地行政而仍受統督於中央，其行政仍國家行政也。在地方初級，純以自治爲主，而於國家行政，則爲受委任。在地方上級，則純以國家行政爲主，而於地方自治則爲司監督，此監督權，卽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之樞紐也。而中央政府總監督全國行政，無論上級下級，國政自治，莫不奉行此總監督權，卽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四日

三〇二

地方分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也。今以諮議局當之耶，將合地方之權，歸之資政院，則資政院既爲中央國會，又爲中央政府矣。將移督撫之權，以歸之中央政府耶，則諮議局既爲中央政府之分體，而又自合於中央，國會不受政府干涉，以賣中央監督權，直民主聯合國中一國家之資格矣。章程第三章常駐議員，若云比普國日本之參事會，則參事會以行政長官爲議長，以高等行政官爲議員，皆國家所命官吏也，此外乃參以民選名譽職，然不過數人而已，並無薪俸津貼。其職權以裁判行政事件爲最重，故普國於府，則由國王以明法者一人、習政者一人，終身任之。其民選名譽職，共四人，於省由內務大臣任命高等行政官，其民選名譽職只五人，日本府縣與普國省制同，其民選名譽職至多如東西京大阪三府只八人。蓋由議員不必蓋有法律政治資格，故選有資格之人爲常駐之員，若云比普國各種委員會，則委員會不與國家行政調查自治事務而已，若與國家行政相涉，未有不以國家官吏爲主，而參用議員者，且省府委員會甚少以有專官也。今諮議局自設局立長，專行其職，而非會期中委任協議之權，又在議長是明以開會時之議長代常駐議長，則暗以議長代督撫委任權矣。第六章職任權限，第二十一條十二項中有議決權者八，而第一項尤無限制，據二十五條除預算決算兩項外，諮議局皆得起草案，而四十六條督撫裁奪之權，僅及於二十二及二十三兩條。所謂議定可行不可行兩事，猶當說明原委，再令覆議，是議決之案，督撫不得駁，一駁則成爭議而上之資政院，變爲行政訴訟，而資政院議員則諮議局所舉者也，是裁判官乃原所舉之人也。諮議局又得公斷自治會爭議，第三十條又得與督撫相持，又得與他省諮議局相持，一經其所自舉之裁判官解決之後，又不得異議，而二十一條按語，且明言六七兩項爲參與立法，此即以聯合國中之國會比之，尙無此龐大權限，若地方議會更無論矣。總其權限之大者分爲數端：一於財政不特在監察權，且有承諾租稅權，如二十一條第五項所謂擔任義務包國稅及一切攤派之款言之，蓋各省向無自治稅，而外國自治稅由初級自治定之各縣擔負，省稅由省會議之，若全省所擔負者，則議定由國會，然政府於必需之用，有強制國會編入預算之權，故預算並非承諾之義，而財政在上級地方者，極少不在中央政府，則在初級也。一於督撫不特有彈劾權，且可操其任免權，如二十七條呈請資政院核辦，此比彈章直達 御前，其力尤強，蓋直達則予奪出自 聖裁，而呈請於諮議局，所自設之裁判官則主動全在諮議局矣。若謂資政院僅能定是非，而不能操任免，設令判定之後，認爲督撫違法而不免，則任用非人之責，歸於 君上矣，免則判決之權行

於任免大臣矣。各國高等行政裁判所以不侵任免權者，以其裁判官爲君主特命終身官，及臨時加派司法官行政官，非原告所自舉之人，且非盡常設之職，從無以司法行政之官，自稱挾全國輿論之勢，却持大權有如此者。一於立法不特有參與權，且有審查權，故諮議局以爲不可者，得請更正，且有強制執行權，故諮議局議定，而督撫無異議者，有公佈施行之責，且有責問權，故執議覆議必索理由，督撫必須覆答，且有審查執行者，適法違法之權，故得呈控督撫於資政院，又得指明官紳違法等事，呈督撫查辦，而公私法訴訟皆得充原告，於自治又得充裁判官，其於網羅權力之方，亦可云周密詳明完全無缺矣。以其權力與督撫權力相比較，輕重懸絕，督撫所監督不過選舉及議事規則，此在外國皆不必屬之行政長官者，而停會解散，其情形如輕蔑朝廷及議場狂暴舉動，此在普國地方議會，皆應據法懲處者，而援憲法保護國會議員之例，以爲地方議員護符，乃至情節最重，不過除名，則人皆可肆無忌憚矣。此章程若但懸爲擬議，不必實行，與從前所定之報律結社律諸條相似，或屆時別有操縱避就之法，則非臣所敢知，如果認真奉行，則諮議局權限之大，不可思議。若督撫不爲之屈，日事閥爭，則責歸疆吏，屢請解散，則怨歸朝廷，若爲之屈，俯首拱手全聽地方之指揮，則一省之政綱弛，內外把持或更官紳聯合，以抗國家之法令，則一國之政權移矣，未有能善其後者也。然而頒行已越半年，而中外曾無異議者，何也？近日西風益競，而西述猶疏，見此章程，認爲西國所通行，豈有中國所不能仿倣，若以中國之人詆訾西國之法，近於阻撓新政，卽爲衆論所不容，原奏博考列國立法之意，一言已足關口而奪氣矣。臣本迂生，於西學本無所曉，若在中國，亦必與衆論從同，茲既奉使駐德經年，於普國地方議會詳細考查，並參稽各君主立憲國制度情形，立法用意實與原奏章程不合。此間諸博士見此章程，莫不駭躍超騰書空濃笑，謂衆無人之意，溢於眉頰之間。臣愧憤實深，仍不能不靜氣虛心，以期辨別是非，證明眞妄，往復剖析，口譯筆述，遂得多條。臣職司所存，義無可避，不敢安於緘默，自應據實詳悉上聞，所有指陳各端，非臣中國人之言，皆西國法學專家教習博士之說，辯西法非詆訾西法也。所有考察普國地方議會制度情形，與各省諮議局章程權限不符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初十日，第五百九十七號。摺奏類，頁四一九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第六百六十三號，摺奏類，頁十三一十八。

五日（六月二十二日）清廷以江蘇布政使瑞澂為江蘇巡撫，湖南按察使陸鍾琦為江蘇布政使。

江蘇巡撫陳啟泰因病卒出缺，本日清廷以瑞澂由蘇藩坐升蘇撫，以陸鍾琦為江蘇布政使。（註一）

瑞澂，字莘儒，滿州正黃旗人，大學士琦善之孫，將軍恭鏜之子。以貢生官刑部筆帖式，遷主事，調陞戶部員外郎，出為九江道，有治聲，移上海道，顯意警政，建總局，廓分區設學堂。光緒三十三年，援江西按察使，遷江蘇布政使，時江浙梟匪蠢動，出沒滬杭孔道，釀成巨案，侍郎沈家本建議辦清鄉，朝命瑞澂主蘇、松、太、杭、嘉、湖捕務，六屬文武受節度。瑞澂添募水師，購置兵輪，仿各國海軍制，編成聯隊，擒獲巨魁夏竹林輩為匪徒斂迹。宣統改元，稱疾乞解職，溫旨慰留，總督端方密薦其才，遷巡撫。（註二）

陸鍾琦，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父春榮，積學不遇，祭酒盛昱其弟子也。鍾琦，少勗學，以孝稱，光緒十九年進士，以編修辦直隸賑災，徐桐極賞之。拳禍起，桐惑焉，鍾琦持異議，弗聽，聯軍入，同年王懿榮、熙元、寶豐輩先後皆殉節，鍾琦聞之泣，闔戶自經，遇救獲免。二十九年除江蘇督糧道，越五載，遷江西按察使，調湖南察吏，嚴定州縣結案功過章條，月計勘察數與其輦訊狀，限期報司，由是獄鮮積滯，再移江蘇，多平反宣統政元，晉布政使。（註三）

#### 附錄：陳啟泰傳（註四）

陳啟泰湖南長沙人，同治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光緒元年，充陝西副考官。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年，記名以御史用。六年，充會試同考官。七年九月，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十一月，奏參雲貴總督劉長佑、漕運總督周恆祺，皆溺於洋煙，性耽安逸，又言吏部尚書萬青藜，執法營私，均請立予罷斥，未幾，長佑恆祺皆乞病去，青藜亦休致。八年，河南有王樹汶，臨刑呼冤一案，啟泰奏請秉公究鞫，以重人命，已而鶴年仍照原擬定案，上命解部覆訊，王樹汶果非真犯，承審各員，皆降革有

差。七月，御史胡隆洵請將盜案分別首從辦理，刑部議欲復舊例，應將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停止，而疆臣皆言其不便；八年二月，啓泰奏言，遷就新章，流弊甚大，一案既出，但憑州縣稟報，督撫即批飭正法，則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及改輕爲重情弊，皆所不免，蓋地方盜案，登時就獲者少，參限屆滿，躑躅無期，往往別取平民，妄拏充數，或前案人名，竄入後起，或尋常案犯，陷以重情，捏賊教供，刑逼誣服，州縣但以考成爲念，上司各懷瞻徇之私，委員會訊者，不過一公稟銷差，道府覆訊者，不過一空詳塞責，案情既結，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覆盆之枉，昭雪無從。部臣所稱各省就地正法案件，每歲不下數千百人，其中法無可宥者，固所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難保其必無，實爲洞燭情弊之言，若不亟思變計，恐殘殺習爲故常，怨憤激成事變，弭亂不足，召亂有餘也。夫刑罰世輕世重，原無一成不易之條，從前髮捻未平，匪徒蠭起，自不妨權用重典，以儆凶頑。今海內晏然，幾二十年矣，百姓粗安，元氣未復，休養生息，正在斯時，卽聞有奸宄之徒，恃強藐法，官吏認真緝捕，自足綏靖地方。而辦理章程，尙與軍興時漫無區別，當亦聖主好生之德，早爲垂念及之者也。應請斷自宸衷，飭令仍照舊例解勘，分別題奏，以重刑憲，無使地方官吏，久擅生殺之柄，朝廷寬大之恩，庶漸被於無窮矣。上命刑部咨行各省詳議，而各省以盜多爲詞，卒不能盡革。又言，吏始之不振，實由冗員之太多，吏部奏定考試章程，其不列等者，勒令回籍，可爲沙汰之一助，然不過百中之一二，仍於大局無裨，應請飭下各省督撫，認真考試，年終年滿甄別，尤當破除面情，實力裁汰，不可但以佐雜教職等員塞責，庶官方可以澄敘矣。湖南鳳凰廳苗苗石老華江華縣土濤盤成豪，前後滋事，撫臣李明墀奏保文武員弁冒濫，啓泰請將保案撤銷。略言：此兩案皆由地方官激成，以愚民土着爲賊巢，以屠戮無辜爲剿辦，天日在上，夫復誰欺。並臚列著名貧劣各員，請旨一併查辦。又以孝廉方正一科，卽古者鄉舉里選遺意，固不必專以文藝見長，要必各實相符，方足以備召用之選，近日保送太濫，污濁下流，及紉袴乳臭之子，不學無行，輒以鑽營賄賂得之，以故分發各省，旋以貪墨卑鄙論劾者，甚不乏人，藏垢納污，朝廷又安用特設是科爲耶，請飭部仿照拔貢等項朝考之例，議定年限試期，並酌准每省保送額數，嚴定去留，不得一概錄進，而尤必申明保舉連坐之法，以彰儆戒。七月，啓泰條陳興利除弊事宜，略曰：爲政之道，在用人，尤貴理財，欲強兵必先富國，蓋國之有財，如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之有田，燈無膏則熄，魚無水則斃，農無田則飢，自然之理也。而拘儒不達，



介介而爭，率以言利爲病，不知各國通商以來，島船夷虜，遍布會要，得尺得寸，抵隙蹈瑕，無微不至，無孔不入，我中國已成漏卮，坐視不可，補苴不能，更數十年後，元氣日以耗，民生日以蹙，國用日以竭，而始愀然求理財之術，不已晚乎？且中國非無財也，無盡之藏，不事經營，終等棄地之貨，已決之防，不爲挽救，幾同竭澤之漁，源既未開，流復不節，弊且日滋，致令自治之計，以匱乏而中阻，大利所在，以牽制而不行，此臣所爲憂憤籌思而不能自己者也。一重稅洋藥，夫洋藥之蠹中國久矣，即每歲進口收稅徵之，則民間消耗之數可知，況偷越之貨，幾與報數相埒，暗漏尤爲不少，今不思設法禁止吸食，而但以不種罌粟爲長策，是益其薪而助之餒也。近日朝鮮與英訂約，獨嚴鴉片之禁，尙能自固藩籬，中國美巴新約，亦禁彼此不得販賣。將來英國換約，能否挽回此局，雖難預料，然朝鮮猶能拒之，中國豈可不思自立，況有美巴新約可據，杜絕當自不難。至補救目前，惟有重徵釐稅一法，既可稍懲頹風，亦以藉充國帑。查通商善後條約第五款，原有洋藥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之條，洋人自不得阻撓其事，上年左宗棠議加每箱銀八十兩，尙未明見施行，然臣愚尤爲太少，內地釐金，似亦可加倍抽收，價貴則吸食自少，銷滯則販賣亦稀，實爲釜底抽薪之計，即勢難禁絕，歲可驟增千餘萬餉需，於財政亦不爲無益。一收買絲茶，通商出口貨物，以絲茶爲大宗，洋商狡詐百端，每歲新貨到岸之時，始則餌以厚值，迨聞風者踵至，即把持包攬，勒捐多方，貨愈積而愈多，價抑而愈賤，華商業此折閱甚多，元氣大傷，甚非中國之福。計每年出口進口銀數，中國惟恃絲茶兩項，稍敵外洋百貨三分之一，而洋藥數千萬兩之數不與焉，並此不能設法維持，將成坐困之勢。臣愚以爲宜設立絲茶公局，招商集股，資本不足，借供帑項，絲茶歸局收買，彙售外洋，入價劃一定之章，出價酌數分之息，務使商人沾餘潤，免墮洋商詭計之中，則華人生利，消耗無虞，公局子母兼權，亦可坐收利益，但此事得人斯理，應請南北洋大臣籌議開辦，嚴定規條，選派廉能素著之員，妥爲經理，以杜弊混，一廣織呢布，民間布帛之用，比於菽粟，通商以來，各國呢布，充滿寰中，上至縉紳，下至齊民，罔不購用，歲計糜費中國金錢，難以數計，外洋獨擅其利，豈容久作袖手之觀。聞漢口上海等處商人，屢議興辦織布公司，以需款過多，因而中止，應請飭下通商各省督撫，籌開公局，招商借帑，廣織呢布，以濟民用，而收利權。其有自願辦機器開織者聽之，總期愈推愈廣，庶錢刀不至暗漏於外洋。一擴充礦務，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礦之洞開，利源尤鉅，從前雲南礦廠最盛，兵燹以後



，置末經理，各省礦坑，亦久經封閉，新疆開闢以來，未曾發洩，礦苗尤旺，坐視此自然之利。棄同泥沙，殊爲可惜，近年李鴻章奏開平煤礦，平原長樂等銅礦亦相繼興辦，取多用廣，成效燦然，應請各省推廣行之，商辦官辦，各視所宜，明定章程，總期有利無弊，庶幾天地無盡之利，皆國家歲入之需矣，一改運官鹽，兩淮鹽務，甲於天下，然利歸於商，徒使閭閻起家，豪賈競侈，司農仰屋，帑項仍虛，丁寶楨將川鹽變通辦理，改商歸官，任怨任勞，卒着成效。今以兩淮而論，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澍於淮北酌運官鹽，或暢岸商鹽有缺，或滯岸票鹽不到，卽委員載運濟售，是官運曾試行於淮北。今年左宗棠奏請收復引地，委員前赴湖北荊州監利運鹽，漸入試銷，是官運又將行於淮南，祇以商人請領票張，並不循例驗質，掣簽配發，繳捐數日，亦未據實奏明，以致奸猾之徒，包攬射利，物議頗多，辦理殊未盡善。臣愚謂宜趁此事機，將新增之引，一律改歸官運，攤還各商捐項，令將引票繳銷，以杜奸計，而肅鹽政，且免川淮交訐，鄂省官吏，久懸腥羶，臺諫諸臣，利其賄潤，左宗棠力主復淮之計，援奸商居奇之柄，何如籌國帑不竭之源，丁寶楨庇護川商，利在公家，自不敢任其充斥浸灌。是官運行，而借岸自復，餉項自增，應請妥議章程，垂諸久遠，果能實力奉行，釐課而外，歲入當不下數百萬，若再推廣行之，所增尤鉅，一酌裁制兵，綠營兵將，基布星羅，養兵之需，歲幾二千萬，山澤之儒，常有養兵不如養士之歎，然使無事能資彈壓，有事可期捍禦，國家原不宜吝惜此款，乃自髮捻跳梁，莫不棄甲倒戈，聞風驚潰，遂使中原糜爛，江左遁逃。今事平之後，猶復久仍舊制，虛糜鉅項，莫此爲尤，各省練軍雖稍變通辦理，而額既未裁，餉仍未減，應請量裁塘汛，並沙汰都守以下各弁，就原定兵額，酌留四五成，以裨實用，而免虛耗。一清釐關稅，國家正供，田賦而外，關稅實爲大宗，任其事者，莫不垂囊而往，糴載而歸，如果涓滴歸公，歲入奚止十倍。臣愚以爲各海關暨稅務較重之處，宜簡派廉潔剛正，破除情面之大員監收一年，或本省督撫廉潔著聞者，亦可令其兼辦，則歷任弊端，可期水落石出，然酌加解額，以裕帑需，皇上原有務存寬大，不追既往之諭，自無所容其瞻顧，積弊一清，入款自充足矣。一慎重庫儲，財用盈縮，恆視有無侵冒爲衡，官吏不能弊絕風清，而欲項款之無虛糜，未之有也。內府浮銷，已成積重，戶部銀庫銅局，暨派辦處司員書吏，又皆通同舞弊，勒索侵漁，報銷之案，尤駭聽聞。外職京員，朋分夥竊，動輒百萬或數十萬，夫此私家中飽之物，何一非天府帑藏之需，疆吏以之行賄，劣員據爲利藪，朝綱國計大

有所關，理應立法稽查，廓清積弊，戶部派辦處各目，似可議裁。嗣後各省報銷案到部，臨期酌派一二廉幹司員核辦，並不准本司官吏與聞，以杜染指，如所派不得其人，贖款發覺，即將堂官照私罪議處，庶可稍示懲儆。各處工程，浮冒亦重，節省銀兩，仍當提出歸公，應請飭下內務府戶工三部，暨管庫大臣，嚴定章程，以禁貪婪，而重庫款。以上各節，或未經議及，或議而未行，或行而未盡，若決然爲之，府庫何患不充，財用何患不足。更有事屬創舉，人懷疑慮，處今日之勢，不能不亟籌試辦者，則修鐵路是也。通商各國，莫不有鐵甲船而兵強，有火輪車而國富，中國相形見絀，宜其環而相侮，莫可如何。夫知己知彼，與師其長技而制之，皆兵家上策，鐵路若成，徵調轉輸，貨運文報之捷，在在均收實用。先辦清江至京一路，逐漸推廣，利賴無窮，清江一路既開，則江淮轉漕之費，無事開支，且鐵路告成，河工亦緩，並可裁撤河漕兩督，及所屬廳員弁兵數千人，歲費尤省，彼持異議者，無非以需款太鉅，值此餉項支絀，興舉爲難，若臣所陳各節可行，何憂此款難集，並不必籌借洋款，致滋盤剝之虞，且鐵路之利，更可以濟輪船之窮，尤爲有益無損，果能利藪開而餉源裕，餉源裕而兵力強，必能裨益聖朝，誅勦強敵。乃者日熾於東，法擾於南，兩地邊藩，悲生旄葛，此外四方萬國，莫不眈眈虎視，伺便乘虛，我朝以神武定天下，兵滅之盛，曠古無儔，今頗靡然不振者，良由度支竭蹶，遠略難勤，如其奮發有爲，原不難震懾殊俗。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劉長佑報銷雲南軍需不實，賄軍機章京周瑞清及部員書吏贓款十餘萬，啓奏劾之得實，皆獲罪。又以浙江台匪未平，調任撫臣任道鎔，未嫻軍事，恐誤地方，請特簡知兵大臣撫浙，以弭隱患，詔以劉秉璋代之。九年正月，啓奏言，錢制歷代變更，大抵輕則竄惡難行，重則盜鑄尤甚，國朝制錢最爲精當，然至今民間不足以資流轉者，銷燬與私鑄之爲害烈也。自鈔票當五百當百之法，時行時止，民多擾累，不得已而改鑄當十大錢，抵值既多，私造愈衆，加以奸牙狡獪，賣空買空，市價陡漲陡落，不獨官錢周轉不及，即借私錢補救，亦有時而俱窮。於是以前以銀易錢者，往往空持片紙，錢商所入實銀，所出空票，貪饕既鑒，動即關閉，數千百萬之楮幣，立即滯行，數千百萬之民家，頃刻凍餒，京師根本之地，小民困憊如此，可爲寒心。今議改復鑄錢，所費既多，銅亦不給，且旋鑄旋燬，官費難乎爲繼，計惟改鑄銀錢，自一錢二錢三錢五錢至一兩，區爲五等，面鐫年號，背鐫分兩輕重，有一定之程，交易便奇零之用，則民間行使，不必專恃銅錢，即無慮空存廢紙，似尙爲窮變通久之法。通商以來，海禁

大弛，舊鑄之錢，奸民多私販出洋，各口青銅紫銅作房，洋商復重價收買，以致直省均苦錢荒，自可頒給銀模，准其一律開鑄，重準庫平，並鑄出某省字樣，撥解支放，各省通行，即杜奸宄挖補低潮，又免夷胥扣減成數，取攜便利，銖兩分明，加色壓平爭擾諸弊，均不禁自戢。且外國貿易中國之銀，挽和夾雜，鎔鑄洋錢，使用幾徧天下，而又能操縱其洋價之低昂，以爲出入盤剝，商民漏卮無算，徒以內地銅錢短絀，藉洋錢轉運，暗耗亦無可如何，若我國仿鑄和敵，以後各關徵稅，無論洋商華商，概令輸納中國銀錢，則價值必一時騰踊，番餉不得暢行，或可懲艾於萬一。但錢之式樣宜精，分量宜準，方可行之無滯，歷久不磨，督辦之官，必須勤能精密，潔已奉公，然後承辦之胥役工匠，無所施其弊混，尤爲治事之本。二月，奏請酌復錢糧舊章，又以漢陽永興械關，由州縣官釀成，請飭督撫嚴切示禁，以遏亂萌，允之。三月，轉掌廣東道事務，尋掌河南道事務，法人進據南定，窺逼富春，越南都城，勢將爲其所併。啓奏言，西人志在經商，惟利是視，一意進取，計不反顧，勢之所積，斷非口舌所能挽回。越南文弱之邦，法兵不過數百，橫行境內，即已畏之如虎，中朝保護藩屬，不能不助其聲勢，派隊出關。然法人翻覆性成，我兵進止無定，事同兒戲，奔命不遑，縱推字小之隆恩，殊失經邊之要道。爲今之計，頓兵境外，曠日持久，勞師糜餉，有損無益，下策也。糾合泰西各國，立約通商，借各國以保越南，借越南以保邊境，俾他族互相牽制，中國得以息肩，中策也。若調集滇粵水陸各軍，三道並進，諭令越南國王，將未失境土，悉聽中國區處，另爲越王籌一居止，俾奉其祀，如其首鼠兩端，始終抗命，即因而取之。越南土地與中國毗連，內附天朝，方免淪爲異域，夫兼弱攻昧，既爲用武之常經，而畫界保疆，又絕外人之窺伺，一勞永逸，操縱自如，最上之策。無適於此，惟用兵之道，擇將爲先，徐延旭熟悉邊情，究心形勢，可當廣西一路，唐炯陞任滇藩，旋師以後，氣卽中餒，若令獨當雲南一路，難免債事，不如令岑毓英帶兵出境，毓英勇於任事，又素爲外人所憚，必能有功，但後路亦在得人，斷非杜瑞聯所能勝任，楊岳斌勳望素著，可否飭令赴滇督辦一切。劉銘傳頗具將才，海道進兵，似可責其獨當一面。李鴻章駐劄欽州，三省軍務，悉歸調度，必能因時制宜，相機進取，若僅身駐滬濱，爲苟且自全之計，鞭長莫及，挾制在人，不數月間，越南將爲法人所有，滇粵邊事，愈形棘手矣。若但畏難苟安，勢必爲虎傅翼，應請飭令內外臣工，各據所見，以備採擇，並令在事諸臣，堅持定見，勿畏艱鉅，勿持兩端，建明臣張沐之殊勛，規漢代日南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五日

三一〇

舊治。又言講求吏治，當自整飭學校始，一酌留學額，一澄敍教官，一核實書院，一慎簡學政，均得旨允行。時合匪黃金滿投誠，啓泰慮其反覆，請飭浙撫無遽招納，法人屢申和議，啓泰言夷情叵測，請飭諸將無遽退兵，已而法人果翻前議。十二月，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大計卓異。十六年，調直隸大名府。十七年，議敍道員，在任候選，尋以東明黃河兩屆安瀾，改候選爲候補，並賞戴花翎。十八年，加二品銜。廿一年四月，調補保定府知府，大計卓異。二十三年十月，補授雲南迪東道，署雲南布政使。二十五年正月，丁內艱，服闋。二十八年正月，回迪東道任。九月，調補直隸通永道，署直隸按察使。三十一年八月，授安徽按察使。三十二年八月，擢江蘇布政使。九月，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八月，署江蘇巡撫。十二月，實授。三十四年五月，奏請設立存古堂，爲保存國粹，造就通材之計。七月，改編蘇省飛划水師巡防隊，劃一營制，嚴定餉章，軍務積習，爲之一除。宣統元年五月，卒於任。

### 湖建立專祠。

#### 清廷准予已故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右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於杭州西湖建立專祠。

庚子年因拳亂誣陷被罪之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已於本年三月二十日，經清廷分別諭諡忠貞、忠愍、文肅、文直、忠節。本日，從浙江巡撫增韞之請，予故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右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在杭州西湖建立專祠。（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六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五十八

註三：同註二，列傳二百五十六。

註四：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傳」，頁四八四—四九一。

註五：「宣統政紀」，卷十三，頁十六。



六日（六月二十三日）清廷以升允奏阻立憲，撤免其甘陝總督職；以伊犁將軍長庚為陝甘總督。

清廷本日下諭，以陝甘總督升允奏陳立憲利弊，並即懇請開缺，跡近負氣，令撤免其職，並以伊犁將軍長庚補授。茲誌諭文如左：

「前以預備立憲，係奉先朝明諭，朕御極後，復行申諭內外大小臣工，共體此意，翊贊新猷，毋得撫撻浮言，淆亂聰明。乃陝甘總督升允前奏請來京面陳事宜，當經電諭儘可由摺電奏陳。原以新政繁鉅，不厭詳求，內外大臣如有所見，不妨隨時條陳，以資採擇。茲據該督奏陳立憲利弊，並即懇請開缺，迹近負氣，殊屬非是，本應予以嚴懲。姑念該督久任封圻，尙無大過，著照所請，即行開缺。」（註一）

另諭：以伊犁將軍長庚為陝甘總督，未到任前，駐甘肅布政使毛慶蕃暫行護理。（註二）

長庚，字少白，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以縣丞保知縣，伊犁將軍榮全調充翼長，時曰彥虎糾西寧回匪寇烏垣，進圍哈密、安集延，酋帕夏並僞元帥馬明衆合烏魯木齊古牧地昌吉瑪納斯呼圖壁漢回撲犯，沙山子與爲遙應，勢張甚。長庚奉榮全檄領練勇赴援，而烏魯木齊都統景廉所遣黑龍江營總伊勒和布兵亦至，兩軍夾擊殲擒殆盡，卒解沙山子圍，旋贊都統金順戎幕總理營務，積勳至道員。光緒六年，授巴彥岱領隊大臣。未幾，丁母憂，服闋入覲，上召見，垂詢西北情形，長庚手繪輿圖奏陳邊事，以阿爾泰山宜設防守，伊犁邊防宜籌布置繼金等境宜開屯田，漠北草地宜善撫綏，及哈薩克應仿例編爲佐領等條以對，遷伊犁副都統。十四年命充駐藏大臣，行次裏塘，值瞻對番族叛，長庚暫住碩般多廉，知覺由番官肆虐釀成，遴員授以機宜，調集漢土官兵，聲罪致討，殲渠有脅，嚴懲藏官，事乃就緒，議者遂欲收其地仍歸川轄。長庚以瞻對自乾隆以來，叛服靡常，勞師糜餉，同治初年，西藏底定，奉旨將瞻對劃歸達賴喇嘛派堪布管理，今若驟田奪牛，使朝廷失信於衛藏，恐所得小，而所失大。乃爲詳定善後章程，與將軍歧元、川督劉秉璋等同上，藏亂遂定，擢伊犁將軍。時伊犁常大亂後，萬端待理，長庚至，多所規畫。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六日

三二二

。葱嶺西有帕米爾者，卽唐之波瑟羅也，東距疏勒約一千四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將軍富德窮追回酋，一至其地，立碑記焉，然稱之爲葉什勒庫爾。未明言帕米爾三字。嘉道以來，久未顧問，碑亦煙沒，咸同後，俄人遽以哈薩右中各部，與浩罕八部，設土耳其斯坦、斜米七河、費爾干等省，甚至塔城西之舊雅爾城、阿克蘇之察林河卡倫同就淪胥。葱嶺東有坎巨提者，一名乾竺特，其都城曰棍難與哪喀耳，隔水相望，在沙車州西南約二千里，其西北可通帕米爾坎，民貧而多盜，其酋縱掠鄰郡，英人責言，牒告我政府，坎酋又交通俄人，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請，政府恐啓俄爭，拒弗許。時英俄各以兵壓境，長庚致書新疆巡撫陶模謂：屬地當爭，邊地當守，兵燹萬不可開，況能戡土匪之將士，未足以禦強敵，軍中所資，仰給內地及濱江海各省，數月乃達，而俄境鐵軌已至薩瑪爾干，英屬鐵軌已至北印度之旁爾，遲速迥殊，又新疆南北路與俄地犬牙相錯者，幾五千餘里，雖兵倍加不敷防守，且俄若以輕兵由齊桑斯克走布倫托海，犯鎮西哈密卽可梗我咽喉當此民窮財匱之時，尤不可輕戰，只能備預不虞，徐圖轉圜，毋以小忿遂起大釁，增兵徒增民困，陶模以爲然，卒如長庚議。又伊塔之間，有巴爾魯克山者，西連俄界，南逼精河，西南與博羅塔拉接壤，爲伊塔要道，泉甘土沃，久爲俄人垂涎，自借與俄後，俄人視爲己有。先是北路劫盜多竄此山，擾行旅前，副都統額爾慶額請租借期滿，索回總署，以俄使有續借之請，函詢情形。長庚詳陳利弊，謂此山關係重大，急應收回，隨遣員赴塔城與俄領事會商，堅持人隨地歸之約，卒收回。二十年甘回作亂，官軍兜勦，賊不能得志於甘，欲循白彥虎故事，西竄新疆，由伊犁遁俄境，長庚諜知，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賊不能越，遂就禽於羅布淖爾。二十二年，命兼鑲藍旗漢軍都統。二十六年拳匪肇亂，俄人調兵入伊，長庚與俄領事交涉，凡教堂及俄人財產力任保護，諭令退兵，人心乃定，調成都將軍，未之任，奉電旨飭赴阿爾泰山，查勘界址。旋內召，授兵部尚書，三十一年，復授伊犁將軍，疏陳伊犁應辦事宜，並言籌餉練兵，必合新疆全省籌畫，將軍事權不屬，莫若裁去，新疆巡撫，伊犁將軍增設總督，兼管巡撫事宜，庶呼應靈而事權一。又籌擬北方與屯置省事宜，請築西安至蘭州。歸化至包頭，包頭至古城各鐵路，皆不果行。宣統元年，遷陝甘總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初七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四十。

## 七日（六月二十四日）清廷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奏陳立憲官制。

清廷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奏稱：

「奏爲考察立憲官制，錄繕成書，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考察日本憲政事宜，經前大臣達壽與日臣伊藤博文、伊東已代治，協同商酌，按照憲政編查館開送考察要目，綜爲六類；第一類憲政史，第二類憲法，第三類立法，第四類行政，第五類司法，第六類財政。其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業由臣達壽編輯奏進，其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均由奴才接續考察，仍延聘專家，先就第四類逐日講論。查行政第一類，其關係憲政爲最要，而其條理亦最繁，就行政機關而言，則有官制、有自治制。官制之中，又析爲中央行政官制與地方行政官制，其關於官制之各項法令，則有文官任用令、分限令、懲戒令、官吏俸給令、官吏服務紀律、文官試驗規則等類，日本統稱之曰官規，此其大較也。日本官制諸書，我國早有譯本，其現行之各種官規，亦經奴才譯錄，咨送憲政編查館在案。惟是考察外國制度，不徒貴徵其條文，尤貴研其義例，是以奴才與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清水澄等討論官制各事，必研求原理之所存，以推見立法之本意，並按切中國情勢，應採何種制度始爲適宜。又日本制度，經驗成績有美有惡，我國採用，所宜捨短從長，計編成官制篇、自治制篇、官規各種。又就日本現行制度，釋其義例，參之歐洲，各國較其異同，計編成日本官制通釋、日本自治制通釋、日本官規通釋、日本行政裁判、法制通釋，各種都三十餘萬言，全書譯繕告竣，尙需時日，茲謹先將日本官制通釋三冊，官制篇二冊、附中國內閣官制草案平議一冊，自治制篇一冊、官規篇一冊，錄繕成帙，恭呈御覽。並請將奴才管見所及敬爲我皇上縷晰陳之。凡釐定官制，必依其國之政體爲標準，即循乎憲法之本義，以爲編制是也。日本爲君主立憲政體之國，其憲法爲欽定憲法，綜七章七十條之文，一言蔽之曰，重君主之大權而已。其始也，立憲政體之規定，發之自上，是爲以大權操縱人民，而非以人民參與大權。其繼也，憲法條文之制定，裁之自上，是又以憲法待大權而行，而非以大權由憲法而生，故日本憲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七日

法實以君主大權立諸行政立法司法三機關之上。其於行政權也，不惟任免官吏，操諸朝廷，即釐定官制亦屬大權，而非議會與法律所能左右，是故政府也者，乃君主行使大權所設機關之一，決不以君主爲政府之長，所謂君主無責任也，此其本義一也。日本憲法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伊藤博文解之云，君主固當尊重法律，而法律則無責問君主之力，惟君主無責任，乃必有負責任之國務大臣，凡法律上之責任與政治上之責任，皆以國務大臣當之，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苟有違法及失敗政情事，責問彈劾實職其各言思擬議不及於君，惟全國結一心，尊戴之誠，斯皇圖保萬世不拔之固，此其本義二也。立憲官制首明責任，準此而編制之，其通義有四，日本官制，各大臣入贊閣務，謂之國務大臣，出領省務則謂之各省大臣，以其責任有所不同，斯其名義乃各有當，責任有二，一曰憲法之責任，國務大臣負之，一曰行政法之責任，各省大臣負之。憲法責任，惟限於國務大臣，至關於行政之施爲，則地方長官亦與有責，蓋國家之歲入有限而應舉之事無窮，何事在所當舉，何費在所必需，必有主持計劃之人，此其人非負責任不可，是故國家政務，無論大小必有負責任之官吏主之，此其通義一也。國家政務，分別部居固各有主任之人，而行政之方向與次序則互有關繫，是必協議於先，乃能施行於後，此立憲國家所以必取內閣之制也。日本內閣，以國務大臣組織之，凡政務協議既定，然後各就所主任之事，以命其屬，是負責任者必爲國務大臣，此其通義二也。各部政務主任之人，即負責任之人，其任事也，依其心所深信不疑，最爲美善之法行之，以期協乎國家之主旨，決不容枉己徇人，故主任者必歸一人，否則互相牽掣，抑互相推委其失，惟均是故，各部政務負責任之大臣，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此其通義三也。凡負責任之大臣，必有監督所屬之權，日本有取消訓令、指令、升降懲戒處分之制，所謂監督權也，惟是以上臨下，則監督也易，至於位分相等，則監督也難。日本制度，天皇發令，雖屬統帥事務，亦必經由海陸軍大臣。韓國統監望重位尊，而承旨及奏事必經內閣總理大臣或外務大臣，蓋必曲盡監督之權，方不負責任之旨，此其通義四也。由是而分配，行政事務斯有一定之準則。考建置部省多寡之數，各國不同，大率與其國行政事務之類別相副。國家行政事務大別爲五：曰內務、曰外務、曰軍政、曰財政、曰司法。五者之中，有必不可析爲二部者，若外務、行政，若財務、行政，若司法行政，皆惟一而不可分，至軍務行政，本有陸軍海軍之殊，即可分設二部，其在並無海軍之國，則但設陸軍一部已足，其或雖有海軍，而事簡不須設專部者，亦但設一兵部，兼統其

，此則分合視乎國情者也。內務行政範圍最廣，各國大抵分設自二部以至五部不等，日本分爲四部；曰內務省、曰文部省、曰農商務省、曰遞信省，當開闢北海道之時，曾設拓殖務省，略如英法等國之殖民部及理藩部，然未幾尋廢，今則併台灣樺太事務悉隸內務省焉。歐洲重宗教之國，有特設一部專司宗教教育者，日本則但於內務省設宗教局。又有專設鐵道部者，日本但有鐵道廳，舊隸遞信省，今改爲鐵道院，隸內閣總理大臣之下。又有併鐵道、土木、道路、河樑諸工事，專設一工部者，日本則以土木等事，隸內務省之土木局。又有區農工商三事各設專部者，日本則統於農商務省焉。常明治初年，設省凡六，厥後遞增，至明治十八年始定爲九省，宮內省尙在其外。此九省者，亦非一成不易之數，因時損益，理無不可，然損之至極，不能少於五省，以內務、外務、軍政、財政、司法五者，缺一不可立國也，至增益之限，亦不逾上文所舉之外，以內務、行政勢難再析也。要之立憲之國，凡於行政事務無須獨立而負責任者，卽無庸特設專部，而與於國務大臣之列，此一定之準則也。由是而組織內閣，斯有一定之權限，日本內閣官制第一條，內閣以國務大臣組織之，國務大臣云者，除宮內大臣外，合內閣總理大臣與各省大臣之稱也。英國有額外大臣之制，日本內閣官制第十條亦云，各省大臣之外，若奉特旨，亦可使其爲國務大臣，列入閣員，如伊藤、大木，皆曾以樞密院議長特命入閣，是其例也。美國爲共和制度，行政事務悉委任大統領，故不須別置責任內閣，德國爲聯邦制度，惟宰相一人爲眞國務大臣，其餘皆聽命於宰相，第爲之佐而已。此外各國大抵行組織內閣制度，各省大臣皆爲閣員，其組織之例有二，一由總理大臣集合同志組織之，一由君主任命之。英國用前例，故有議院內閣，政黨內閣之稱。日本國法、任命大臣權出天皇，則用後例，但總理大臣亦得荐舉數人，陳於天皇，以備任用，天皇以閣員政見必須統一之故，往往如其所請，惟是組織之法雖異，而各省大臣必須與閣員之列則同，此組織之要義一也。日本制度置內閣總理大臣一人，蓋國家政務殷煩，各省大臣各有計畫，輒爲財政所限，不能同時進行，故必有總理大臣，本國家之主旨，以審各部政務之輕重緩急，分別而經營之，務令用財少而成功多，此則國是之所在，政策之所行，總理大臣所以必須也。英法二國皆爲議院政治，故其總理大臣之政策，必以議會之意嚮爲標準，遂不免爲所束縛。至日本、德奧諸國、總理大臣所定政策，不惟不受議會之束縛，且可以操縱議會，則總理大臣之能事也，或於各部大臣之中使一人兼任，或於各部大臣之外，專任一人，各國制度雖異，而總理大臣只有一人，則同此



組織之要義二也。內閣職權，日本官制規定甚詳，縷縷其義，厥有七端：一曰定大政之方向。一國行政有謀通常之利益者，如警察、裁判、普及教育之類是也，有謀特別之利益者，如擴充軍備，所以伸國力於境外，實則方向所在，以助成國內之事業爲歸。又如致力於鐵道航業等事，所以圖交通機關之完備，實則方向所在，以振發農工商業爲的，皆所謂間接之利益也。此其先後緩急之序，法令既未有規定，則惟由總理大臣因時制宜，以定方向，方向改定，然後各部行政之計劃，乃能相須而成，各大臣之政見，自不至互相齟齬，故立大方向以統小計劃，是爲總理大臣之權。至於各大臣之行政，固當循其方向，又當自樹立，以定各部之計劃，要以不背大政之方向爲限，是又爲各大臣之權也。二曰凡國務必經內閣。通常政務無論矣，即有關責任之大權事務，仍由內閣具案，奏請裁可施行，凡施行大權之形式，如詔書、敕書、敕令，皆須總理大臣副署。三曰凡臣工入對必經內閣。閣員之中惟總理大臣得隨時入對，其餘必先商承總理大臣，至於閣員之外，許其入對與否，必開閣議決之，仍由總理大臣或某省大臣領同內謁。英國嚴守此例，日本前鐵道總裁後藤新平，自俄羅斯歸國，有所陳奏，請謁日皇，嗣經閣議，不允其獨對，使外務大臣領之。日本元老重臣，向可隨時入對，今亦先商內閣，所以必如是者，蓋不使無責任之人，任意奏對，致與內閣政策有所矛盾而滋紛擾也。日本制度凡政治上之入對，必經內閣，惟統兵元帥及凱旋大將，皆可直接入對，此時日皇乃以大元帥之資格見之，非以政治上之君主臨之也。至於樞密院顧問官，每星期進謁一次，亦與政治無關，但入宮間安而已。四曰凡臣工入奏必經內閣。各大臣遇有單銜上奏事件，將奏章呈送內閣，由內閣代遞，此外概無上奏之權，悉由內閣代奏。其不經內閣者有四：一樞密院上奏，二議院彈劾政府，三會計檢查院上奏，四陸海軍統帥事務，此皆有明文規定爲例外者也。五曰外交事件必取決於閣議。凡國內之行政事務，皆可以法律命令規定之，至於外交事宜，則非法令所能豫定，必由政府隨時審議，始能因應適宜，不獨和戰訂約非常之舉爲然也，凡屬國際之事幾無不取決於閣議，然後由外務大臣行之。六曰統一各部事務。統一之法，其要有五、一各部重要官吏之進退，必經內閣。二各部經費必經閣議。三各部權限，遇有爭執，取決內閣。四各部所發命令與其所處分者，如有不合，內閣得停止之，以待敕裁。五內閣得發訓令於各部。凡此皆實行其統一之權者也。七曰特別職權。例如建築鐵道，有時須據土地收用法，買收私人之土地者，其必須收用與否，則取決於閣議，蓋以事關人民之所有權，而審慎出之也。



此外，尙有不屬各省專管之事權，隸總理大臣者，如馬政局之類，又有以便宜之故而隸總理大臣者，如鐵道院之類，此則非所必應有之職權也。日本官制除責任大臣外，更有各種獨立機關，如樞密院，則與國務大臣同爲憲法上之機關，如元帥府、軍事參議院、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則皆爲統帥事務之機關，然以不負責任之故，皆不得爲國務大臣。至於會計檢查院、行政裁判所等，皆爲特設機關，不屬政府範圍之內，我國官制，此類較多，釐定之時，或依類併省，或改部爲院，應以有無責任爲斷，凡以協乎立憲之本旨而已。以上所陳，屬於中央官制，即我國之京師官制，至於直省官制，則所謂地方官制是也。各國制度大別有二，一曰中央集權，一曰地方分權。中央集權者，凡行政事務，悉由中央政府頒發法律命令，使地方官遵行之，其對於人民執行法令之事，日本謂之處分，亦由政府委地方官吏行之，而政府仍有取消及改正之權，固無所謂地方法律也。中央政府制定預算，舉地方之行政經費悉納其中，而統於內務省，支付之時，則委任地方官吏行之，亦無所謂地方預算也，此中央集權之制也。地方分權者，除軍事、外交、郵政、鐵道、電信、貨幣等項，爲全國統一事務，歸中央政府施行外，其餘一切事務，無論大小，悉由地方政府與地方議會，各以其地方之法律行之，此地方分權之制也。二者皆趨於極端，與中國國情不合。溯自封建易爲郡縣，既二千年，雖歷代建置，屢有因革，內外之間，迭爲輕重，然行省名義，本繫中書，督撫受事，仰承 朝命，內外相維，權衡至當，即欲如瑞士等國，地方各自爲制，勢必不能，是純乎地方分權之制不適於用也。中國廣土衆民，分省而治，各省政務統於疆臣，行政區域不能不廣設，如今日復秦漢初制，郡縣直達京師，則全國千五百餘州縣，分區行政，既散渙而無紀，且地方事務悉待部臣一一指揮而經營之，亦復勢有不及。日本國境略與中國一大省相當，所置府縣凡四十七，又其國交通便利，故地方政務統轄於內務省而綽然有餘，然必非我國所能仿效，是純乎中央集權之制不適於用也。謹按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已分全國預算決算與各省預算決算爲兩事。又按諮議局章程職任權限章，諮議局有議決本省預算決算之權，又有議決本省單行章程規則增刪修改之權。夫預算與法規皆地方與中央關繫最要之端，即爲直省官制準的所在，綜其關繫之要義有三、一曰帝國行政與各省行政之關繫；二曰帝國法律命令與各省法律命令之關繫；三曰帝國預算與各省預算之關繫。所謂行政之關繫者，何種事務應歸中央政府執行，何者應歸地方官府執行，區而別之約有四類；其一中央政府制定法令，特設官吏使之於各地方者

，是爲直接官治事務；其二中央政府制定法令，不須特設官吏，即使地方官吏行之者，是爲間接官治事務；其三方官府制定法令，使地方官吏奉行之者，是爲地方官制事務，其四使地方自治體依國家法令行之者，凡法令不問由中央政府制定，或地方官府制定，皆爲國家法令，惟不使官吏奉行，而委諸自治體，爲地方自治事務。以上四類，綱領已具，乃就國家行政事務依類隸之，一曰軍政，二曰外交，此二者皆對外之事，不能依據法令，使地方官奉行者，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而負責任。三曰財政，中央政府所掌財政，如編製預算之類，當爲直接官治，徵稅之類則爲間接官治，或爲直接官治，其地方官府依所定法令而行之，財政當爲地方官治。四曰司法，司法事務必須全國統一，當爲直接官治，司法大臣所掌者，司法行政也，其各地方裁判所則以獨立之故，由司法大臣特設官吏行之，不委諸地方官焉。五曰民政，即內務行政也，其事最繁其屬於地方行政者亦最多，就中應歸中央行政者有三；凡必須全國畫一之事項，如民衆行政及郵政、鐵道、電信、度量衡之類，當以中央法令行之者，爲直接官治或間接官治。此其一；凡權利及於全國之事項，如版權、專賣、特許商標登錄之類，皆以權利許人，而其效力及於全國者，當由中央政府主行，而爲直接官治，此其二；凡非地方民力所及，必合全國之力而後能舉之事項，如大學校大博覽會之類，當由中央政府以國稅經營之者，爲直接官治，此其三。三者之外，其可屬諸地方行政者，大宗有五；一警察行政，惟保安及司法警察應歸中央；二衛生行政；三教育行政，惟大學校應歸中央；四實業，如農工商礦林漁等；五善舉，如救災卹貧勞動保護等。此二宗之規模大者，應歸中央，小者悉屬地方，至於徵兵賦稅戶籍之類，雖屬直接官治，然亦可委諸自治體行之，日本習用此法，此帝國行政與各省行政之關係也。所謂法律命令之關係者，一國之中，既有帝國法律，又有各地方單行法律，則兩相衝突在所不免，填制各州法律與帝國法律效力相符，此因各州本爲獨立國之故。中國不宜仿行，自以帝國法律效力在各省法律之上爲是，否則不能收統一之效也。更參酌德國之治阿撤羅連省事例，於官制中明定標準，其例有三：一除全國公益之事項，應以帝國法律規定之外，其餘或以國律或以省律可斟酌定之；二除地方尋常事項，應以本省法律規定之外，其餘或以國律可斟酌定之；三國律與省律規定之事項：兩面並揭，其所未載者，臨時酌定，而以規定在先者爲有效。至於區分事項，其最便之法有二：一、凡經費必由國庫動支之事項，以帝國法律規定之，其地方所能支辦者，則以省律規定之；二釐定官制之先，即規定

某事可由名省自行酌定，或開議會之時，於法律之中規定某事可委任於各省之立法機關，除未經載明之事，將來中央政府可以勅令定之外，其已經載明者，不得以勅令變更之。考德制，帝國勅令之效力在地方法律之上，平心而論，則緊急命令、執行命令、委任命令三種，皆應有超越地方法律之效力，惟所謂獨立命令者，似不應有超越法律之力，然亦有辨，大抵關於全國公益之勅令，可以超越省律，若但屬於各省尋常事務，或雖關全國而牽及該省者，如該省本無此項法律，則勅令爲有效，如該省本有法律，則不得以勅令變更之，如是區別，似較允當。夫偏重帝國勅令之制，則失建立行省之本意，而偏重地方法律之制，又與中央統一責任之制相妨，欲劑其平，惟有於各省設參事院，隸於督撫之下，隨時審議，凡事或從法律，或依勅令，由督撫奏請裁奪施行，庶免偏重之弊矣，此帝國法令與各省法令之關係也。所謂預算之關係者，帝國預算與各省預算雖分兩事，而辦法則必歸一律，第一宜先訂會計法，會計法之要義有三：一會計年度；二歲入歲出款項節目之區別；三分設出納官吏，不以一人兼管收支是也。第二宜定國庫制度國庫之制有三：一置國庫從中央；二置國庫從各省；三中央及各省各設國庫是也。今欲採用，自以第三種制度爲適宜，至從中央預算與地方預算之分配，仍以官治之類別爲衡，約可分爲三種：第一種直接官治之預算，由中央政府特設之官吏，編纂概算書，呈送政府；第二種間接官治之預算，由各省督撫編纂概算書，咨送各部；此二種概算書，中央政府即據以編入帝國預算案內，與地方預算無關者也。第三種地方官治之預算，其收入之款約有八宗：一國稅之附課稅；二本省自行徵收之稅；三本省所收手數使用免許各料；四省有財產之收入；五本省所營官業之收入；六過怠金及寄附金；七簽捐之數；八本省公債是也。其支出之款，即屬地方官治事務之經費，此不必概由本省收入項下支用也。日本恆委之自治體，例如府縣所設中小學校經費之一部分，可令其自行籌辦，似此之類，當以明文規定之，此帝國預算與各省預算之關係也。明乎三者之關係，則直省官制之準則在是矣。編制大要分爲四種：一曰省務大臣及其官屬。督撫爲全省行政長官，即爲省務大臣，其下置輔助官吏，設次官一二人，視京部左右丞設各局或曰各司局，各設長一人，局員若干人，分曹治事，視京部各司，其餘委用之官稱是。又廢司道，分設衙署之制，官吏治事咸集一所，如京部之例，凡次官以下，均受督撫節制。二曰中央政府特設官吏，此種官吏專理直接官治事務。有通省只設一員者，如巡警道之類，有不正一員者，如關道之類，又不止一級者，如鹽運司鹽大使之類，惟其所事則

皆不屬省務之範圍，而直接京師受京部大臣節制，其有應由督撫就近監督者，特別定之。三曰地方官吏，擬仿日本制度，不以府轄州縣，凡府廳州縣均為同等之地方官，凡府縣同治者或裁府留縣或裁縣留府，各視其宜，直隸州有屬縣者，亦如之。凡府廳州縣知事以下，均設補助官吏所事直達本省督撫，受督撫節制。四曰參事院各省設參事院，隸省務大臣之下，為全省行政會議之機關，又為聯絡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之機關，議長一人，督撫兼充。此外設參事官若干人，選任之途有三，一以中央政府特設官吏兼任，二以本省次官及局長兼任，三專任參事官，則以合格專員任之。其職務亦有三，一調查本省法律案，二調查督撫所發命令案，三依特別委任議決之事。凡立憲政體以多設合議機關為宜，德國阿撒羅連省從省議會之外，復設參事院，實為善制所宜取法，蓋有此院，則省律不至與國律衝突，法制方能統一，又雖督撫更迭，而本省新舊章程不至前後相戾。此種編制事屬創舉，其前三種則第就舊制變通而已，此直省官制之大要也。其中尚有要義，一端則督撫之責任，應如何分別規定是也，直省行政事務之中，直接官治事務。一種純由中央政府主持，即由國務大臣負其責任，其間接官治事務，雖未特設官吏，然既由中央政府制定法令，委任直省官吏執行，則其責任仍應以國務大臣負之殆無疑義。惟地方官治事務，督撫有直接處理與監督之權者，即屬督撫之責任，而國務大臣不與焉。如督撫對從本省立法機關，則有監督諮議局之權，有召集停會解散之權，有提出議案及裁奪施行之權，時於地方行政機關及所屬官，則有指揮督訓令懲戒之權，凡在責任範圍以內之事務，即可自為行政之計劃，並有上奏之權，殆與各部大臣無異。惟直接官治事務，必由中央政府上奏，間接官治事務由督撫咨報，各部應否具奏，則由各部酌定耳。總之，權限以責任為衡，而責任又以分配之事務為準，此則同條而共貫者也。或謂直省行政在與中央行政相關，似應令督撫與國務大臣之列，然而中央與地方事務既已劃分，而內閣之大政方向與各部之行政計劃，又屬中央政府之職任權限，本不涉從督撫，且閣議隨時舉行，督撫遠駐各省，無從預議，縱列閣員，亦屬有名無實，惟是直省與中央，此省與彼省互相關繫之事甚多，誠不可無聯合之機關，以謀統一。擬仿日本地方長官會議之意，每年定期督撫咸集京師，會同國務大臣集議一次，其交通不便省分與臨時有重要事務不能與會者，得遣次官代行，此則從實事深有裨益者也。以上內外官制，特舉大綱，至於細目，未遑縷述，惟是變革伊始，事出非常，羣情顧慮，不無疑難。或謂我朝列聖相承，庶政悉仰宸裁，百工各安職守，即



辦理軍機處，亦但掌書諭旨，職在承宣。今若行責任內閣之制則大政施行出自閣臣。朝命必待副署而行章奏悉經內閣而進保，無大權旁落之患，致啓竊弄威福之漸乎，不知君主立憲之國，國務大臣上對君主負其責，下對議會當其衝，黜陟進退，權在朝廷，議會彈劾，恆隨其後，且大臣奏事，則君主自由准駁之，大臣失政，則君主自由罷免之，國有大事，仍歸乾斷，軍謀兵柄悉屬統帥大權，更非閣臣所能妄干。至從敕尾署銜，閣台所職，封駁詔書掌從門下，斯又輔弼之古誼，抑亦憲政之精神矣。或又謂建武罷丞相於前，事歸台閣，洪武廢丞相從後，權分六部，一王之制固有然矣。周以冢宰統六官，貳以少宰，漢置左右丞相，更建三公。唐宋相職分寄三省，平章參政，其人非一，自來當國重任，無取乎專，漢臣何武有言，古者，民謹事約輔佐賢聖，猶備三公，今政事煩多，才不及古，而丞相獨兼其事，所以大化未洽也。方今國事煩難，百倍漢時，而內閣總理只設一人，縱無專擅之嫌，獨無竭蹶之患乎。不知內閣以各部大臣組織，同心輔政，體敵位均，總理大臣第爲領袖。我國設部逾十以上，閣員之數不嫌其少，若夫內閣職權，不過合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尙書受成，統而一之已耳。宋臣司馬光詳論三省分隔之弊，力主通同職業，歸一政事，允推卓識。今之責任閣制，正與符合，而況上有宸謨之秉承，下有諸司之佐理，治法修明，治人具備，舉而措之裕如耳。抑奴才更有請者，立憲國家雖以三權分立爲體，實則司法機關才然獨立，無關運用，獨政府與議會兩相對待，恆爲國家進行主動之樞機，其關係至深，其衝突亦最激，故操國柄者，必調劑維持於其間，而爲正本清源之計，則訓練人才不令偏重，其尤要矣。假使人才集於政府而議會人才不足以付之，將有以行政權干涉立法權之弊，假使人才萃於議會，而政府人才不足以付之，將有以立法權干涉行政權之弊，則夫弊端立憲之國，造端之始，尤以訓練人才，同時並進爲要義，斷可知矣。伏讀上年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先於各省設諮議局，以資歷練等因，欽此。洵不刊之聖訓爲薄海所同欽，逐年籌辦事宜清單，各省諮議局定於第二年一律開辦，現在各省選舉業已陸續舉行，而資政院召集亦復近在明年，是立法基礎有開，必先人才輩出，指顧可待。惟釐定官制，尙復需時，至第五年而頒布，第七年而試辦，第九年而後實行，從政之才無所歷練偏重之弊，竊恐礙成議院政治之局，此則區區之愚，不無過慮者一也。諮議局章程職任權限章凡十二款，第一款議決本省應興應革之事，第二款至第五款爲監察財政之事，六七兩款爲參與立法之事，資政院此項章程尙未奏定，然事關全國，則議員權限範圍當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七日

三二二

必較廣，可揣而知。第就諮議局職權各款言之，官制不先定，則責任政府無由成立，於應興應革之事，既無實行之機關，各省議員事件紛紛議決，何以處之，且官制不定，內外行政權限尙未分明，即督撫且不知某種事務究當誰屬，而況諸議員將以何者爲標準，從而議之，此不能無慮者二也。官制不定，則內外行政事項無從分配，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即無從清釐，以我國財政向無中央與地方之分類，今欲就現在歲出入之款項名目，區以別之，試問歲入項下，何者當爲國稅，何者當爲地方稅，歲出項下何者屬於中央行政費，何者屬於地方行政費，既無官制以爲標準，又不能憑臆爲斷，則所謂本省預算者，將何從而議決之，此不能無慮者三也。諮議局爲各省立法機關，顧立法機關之權限，恆與行政機關之權限相緣，官制者所以立，行政組織之規模卽爲法令施行之關鍵，官制不定，則一切法令亦不能定，在督撫且無所據以提出議案，而況諸議員更將何據以議決本省之單行章程規則乎，此不能無慮者四也。由是言之，釐定官制，本當在諮議局開辦之前，然後行政事務倚之爲範圍，立法機關據之爲標準，否則議案先成，官制後出，無論各省議決在先之件，苟有與官制牴牾者，必將一律廢棄，卽一切法制先官制而發布者，苟有違異，亦必大費修改，殊非計之得也。爲今之計，惟有將內外官制速行釐定，提前試辦，以爲目前之準繩，卽以杜日後之流弊。查日本頒布憲法在明治二十二年，而官制則自維新以來，迭經改正，至明治十八年，責任內閣之制，卽已實行。蓋自廢藩置縣，中央集權之局已成，其所謀畫不出中央行政機關之外，端緒初不甚繁，制度乃歸簡易，然編制則肇自十數年前，實行之期亦距立憲六年以上，遂能使大小臣工同心協力，預備之事著著進行，大權操縱綽有餘裕，此又近事可師者。惟是官制既經頒行，官方亦必整飭，日本當行新官制之初，卽發布整飭綱領五條，於是各部省據以裁汰冗員，併省局署，一時官吏失職者過半，我國將來頒行新制，似此情形亦必不免，應請一併將弼德院提前辦理以之位置勳舊重臣，上備朝廷顧問，略如日本樞密院之例。至國朝沿前明舊制，設內閣大學士，例兼殿閣崇衡，將來釐定新制，大學士雖不爲閣員，似可仍留此官，仿有宋朝殿學士故事，無吏守無典掌，以寵輔臣之去位者或現任國務大臣酌予兼銜，以示優異，此則因官制連類而及者也。奴才職在考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用是披瀝上陳，伏冀聖明垂察，無任屏營之至。再奴才現在東京，將司法財政兩類接續考察，預計本年秋間，可以一律竣事，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

硃批「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元年五月十五日，第六〇二號。

八日（六月二十五日）清廷命兩廣總督張人駿查覆御史胡思敬所奏劾之兩江總督端方十罪二十三款。

御史胡思敬所劾端方十罪奏稱：

「今日天下之大患，不在法制之不善，而在內外無一可恃之人，憂國者或曰兵弱，或曰財匱，然即取歐美已富之國，漢唐已強之兵，付之此輩二三猥瑣濁亂之臣，能保不敗乎，以臣所聞，兩江總督端方，本一狎邪小人，初至兩江，號爲儆帥，不一年而收蓄骨董碑帖字畫珠寶，值數十萬金，江南人恨入骨髓，而彼則交驩朝貴，賄通報館，招致遊士，所以取寵固位者極工。計其侵吞賕款之罪一，公行賄賂之罪五，營私之罪二，縱匪殃民之罪三，抗諭旨之罪一，濫用匪人之罪五，欺蒙之罪二，枉法之罪一，冒案濫保之罪一，挾娼淫宴之罪一，凡十罪二十三款。若在乾嘉以前，坐其一節，便合斥諸市朝，自光緒以來，政尚寬大，上下師師，習爲曠熟，言路彈章，必陰伺夫朝廷已厭之人而復發，疆臣覆奏，必密揣政府私授之意而後陳，無論如何狼藉敗露，棄此一官，了無餘懼，水懦易玩，傷人實多，此次端方情節較重，擬請即特派查辦大臣，並調取各部案卷，以備質對。」

本日，清廷命交兩廣總督張人駿查覆。（註一）

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日本領事小池提出安奉鐵路事宜草案。

安奉鐵路改造工程一節，由東三省總督錫良與日本總領事，曾在奉天商議辦法，惟迄未議妥。本年四月十七日，外務部梁敦彥與日使伊集院會議，外務部以安奉鐵路與南滿鐵路情形不同，護路兵及巡警事尚未議妥，路工自難先辦；日使則以改良鐵路工事與巡警及護路兵係屬兩事，無庸相提並論，要求早

日開工。同月二十一日，錫良致外務部電稱，關於安奉路，自擬改用寬軌，於我不利，謹擬辦法八條，祈與日使磋商。外務部覆錫良，照原議辦法與日領磋商。本日，錫良向日領提出辦法十條如下：

- 「一、安奉鐵路依北京協約而成立，爲獨立之鐵路，非他路之枝路。
- 二、改良工事須專照北京協約而行，可就原路改良，不許改造；照日本全權大臣之聲明酌要改良，不許改造全路。
- 三、各車站由兩國派出委員協定之後，設於便利之處。
- 四、沿路所用土地畝除鐵路必須建造物所用之地外，不得購買餘地。
- 五、安東六道溝安奉鐵路佔有之地，中國政府即時收回，但該地之內有已交地價者，由地方官查明繳還。
- 六、開工之先，由兩國所派委員會同購地，須照章程公平給價。
- 七、照北京協約查察經理鐵路事務之中國委員，須在開工之先派定。
- 八、照北京協約安奉沿路之日本守備兵即時撤去，中國政府另派兵保護之。
- 九、照北京協約安奉沿路之地方，中國有自治之全權，故日本警察須一律撤去，中國政府另派巡警保護之。
- 十、照北京協約兩國速派委員商議運輸章程。」（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三，頁二五——二六。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四，頁二一。

十日（六月二十七日）清廷准駐藏大臣聯豫、溫宗堯上奏，籌辦開埠、練兵、興學、開礦、進兵等事宜，並添設參贊一員，駐紮後藏。

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幫辦大臣溫宗堯，奏陳籌辦西藏事宜稱：

「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幫辦大臣溫宗堯奏，籌辦西藏事宜。一、開闢商埠，去年九、十月，已將江孜、亞東、兩埠先行開辦，惟開埠之後，急設警察，以期英兵早撤。噶大克一埠，離藏較遠，俟派員測量後，按照約內界址，租地

酌辦。一、添練新兵，川粵撥來銀二十萬，先練達木兵一營，再從三十九族選練，逐漸擴充。去年五月已設武備速成學堂，至於編定營制，二年更換一次，舊者作爲續備，新者另募再練，但須每年部撥餉銀五十萬。一、察台駐兵，察木多雖久隸川屬，仍由該處之呼圖克管理，乍了亦然。此次趙爾豐止宜添兵駐紮，善爲開導，謂保護地方，不干涉其財賦，否則隸黃教者或反爲達賴所使矣。或且與唐古特合謀拒我矣。一、定路進兵，惟刻下尙未宜言，藏人抗否難料，故小路險阻，不如大路進退較易，或有阻滯，亦可改由三十九族前進。一、興辦學堂，從前試辦雖有十六所，係由捐廉捐款，難期普及，應加推廣，擬作正開銷。一、籌墾荒地，藏中僧多民少，故荒地甚多，惟開墾必先移民，此事繁重，似宜稍緩。一、開採礦山，西藏礦源甚富，棄之可惜，且啓外人覬覦，擬招商承辦，但藏俗迷信風水，宜先由我屬之三十九族地方辦起，果有成效，藏人自欣羨樂從之。數者皆爲切要之圖，宜乘時並舉，至於幫辦大臣應仍駐前藏，擬添參贊一員駐後藏，遇有重要事件，大臣仍馳往辦理。抑奴才更有請者，舊章西藏僧俗入內地者，須領路票，今多不遵行，恐煽惑勾結，卽在其中。請申明舊章，以杜隱患。」本日得旨，所籌各條辦法，尙屬妥慎周詳，著照所請行，並隨時會商趙爾豐，妥爲規劃，以固邊圉而收實效。（註一）

按：西藏介於英俄二大勢力（英經營印度，自南而北。俄窺視蒙疆，自北而南）之間，地位日趨重要。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英軍逼近拉薩，達賴亡走外蒙之庫倫，後徘徊於藏邊之青甘一帶，往來於西寧甘肅之間，至光緒三十四年始進京陛見，清德宗崇其封號曰「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

其時西藏辦事大臣張蔭棠方致力於藏政之整頓，倣於藏軍不足守土而有前此英軍長驅入拉薩之事，擬編練藏兵四萬人，每年由北洋陸軍畢業生教練五千名，以實邊防，另並派遣北洋新軍入藏分駐各處以爲聲援。另駐藏大臣聯豫亦上疏請招練新軍六千，以一千駐紮察木多，二千分駐後藏江孜靖西等處，另三千分駐前藏各地，而同時將舊有雜冗制兵及武員糧員等裁撤以省浮冗。本日，聯豫、溫宗堯並奏准在西藏籌辦開墾、練兵、開礦、進兵等事宜，皆積極整頓藏政，鞏固邊圉之舉。

## 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陳普魯士議院制度。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十日

本日，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陳普魯士議院權限、責任、種類、組織、地位、權利、義務、原因、辦法、細則。綜其大綱爲：

「一曰法律定義，其權限已載在憲法，不以解釋有異同，而使權限有張弛。

一曰成立沿革，自聯合八省議會，等級分明，而國民會與之抗，顧以數百年之王室政權堅固之政府，不能搖撼，於是國民會敗，而欽定憲法出矣。自立憲至今，國會解散一次，因議用兵而議院不從耳。

一曰兩院結構聯合會本分兩部，一爲王族及侯伯，一爲三階級代表，是爲今兩院基礎。上院全由任命，下院全由選舉，然若何而得明達公正之人，若何而權利義務均配無毫忽之差，則從來無完善法，故惟從其形以爲類別，而多懸其格以備包容。

一曰國會權限，其權限常與國王政府之權爲張弛，原分四類：曰立法、曰國債、曰預算、曰稅率，議立法者，有合議、有承諾、有審查之別，議國債者，有長期短期之別；議預算者，先提付下院，而上院只能可否全案，不得逐條抽駁；議稅率者，凡變更及新設，非經國會協贊，明布法律，不得徵收。四類之外，又有非常特例，如議定攝政，有徒存空文；如彈劾大臣，有事屬應爲，而權無強迫；如求大臣列席說明，以及上奏國王，受理籲請，及派遣調查委員之類，均列於憲法。以上諸項，或決一事之可否，或徵一時之意嚮，或爲非常之局，或爲應有之義，至召集解散，自國王言之爲大權，自國會言之爲事例，又非前數項之比矣。」

又奏：「近世選舉法不出三端：曰從來，曰從賢，曰從其勢之所重。從衆者，普通選舉是也，而其弊往往變爲從黨，則爭權利有以致之也，從賢者適與相反，顧若何而後爲賢，必先求一至公無私網羅無遺之格，絕營運僥倖，去偏徇劇爭，而後名實相符；若從重勢者，其勢本起於自然，而法乃從之，不問賢愚衆寡也，財力聚於少數人，則勢重而法亦玩，故從衆、從賢或有敝，能以選舉法救之；從勢之敝，則非選舉所能救者矣。今之多數投票選舉法，最宜於新立憲國。普國上下院選舉法，皆不用從衆之制，上院以從勢爲主，而參用賢制；下院三級法，實矯貴族民黨兩偏重之勢，而一以貧富爲斷，則其法亦不純。竊謂當以有無財產爲有無選舉權，而不以財產多寡爲選舉權，多寡



則持平矣。」均下憲政編查館知之。（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三，頁三二—三三。

註二：同註一，頁二九—三二。

十一日（六月二十八日）清廷調端方為直隸總督、張人駿為兩江總督、袁樹勛為兩廣總督、孫寶琦署山東巡撫；世續署理外務部會辦大臣。

原直隸總督楊士驤於本月九日（六月二十六日）因病去世，本日，清廷調兩江總督端方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未到任前，以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署理，世續署理外務部會辦大臣。調兩廣總督張人駿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未到任前，由江寧布政使樊增祥護理。以山東巡撫袁樹勛署兩廣總督，未到任前，由廣東布政使胡湘林護理，以署順天府尹孫寶琦署山東巡撫。（註一）

端方，字午橋，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由蔭生中舉人，入貲為員外郎，遷郎中。光緒二十四年，出為直隸霸昌道。京師創設農工商局，徵還鑄局務，賞三品卿銜。上勸善歌，稱旨，除陝西按察使，晉布政使，護巡撫。兩宮西幸，迎駕設行在，調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撫。二十八年，攝湖廣總督。三十年，調江蘇，攝兩江總督，尋調湖南，顧志興學，贊遣出洋學生甚衆。逾歲召入覲，擢閩浙總督，未之官，詔赴東西各國考政治，既還，成歐美政治要義獻上，議政立憲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兩江，設學堂，辦警察，造兵艦，練陸軍，定長江巡緝章程。本年，調直隸兼北洋大臣（註二）

袁樹勛，字海觀，湖南湘潭人，生於清道光二十七年，曾任山東巡撫，本日遷粵督。

張人駿，字安圃，張佩綸族姪。以進士授編修，出典四川鄉試，轉台諫。小有風骨，操履端潔。其官科道日，適佩綸新敗，遂緘默解言事。及外任監司，察吏頗嚴，累官至河南巡撫，移粵撫，晉粵督，本年，移兩江總督。（註三）孫寶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字慕韓，浙江杭縣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直隸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十三日

三三八

總督李鴻章在開平設武備學堂，孫爲總辦。二十八年六月，以候補五品京堂，奉使出國，爲清廷駐法國公使，日俄戰爭時，以奏請制定憲法，知名於世。三十一年回國。三十三年三月，命順天府尹孫寶琦充出使德國公使，至翌（三十四）年，奉調返國待命。宣統元年五月，山東巡撫袁樹勛榮遷粵督，遺缺經孫之姻親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力保。乃繼任魯撫（註四）。

世續，字伯軒，索勒豁金氏，隸內務府，滿洲正黃旗人。光緒元年，以議敘主事，歷內務府郎中，擢武備院卿，授內閣學士。二十二年，爲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三十六年，各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受命留京辦事，嗣晉理藩院尙書，調禮部、轉吏部、兼都統內務府。二十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授體仁閣大學士。三十二年，受命爲軍機大臣，歷轉文華殿大學士，充憲政編查館參預政務大臣。（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十二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五六。

註三：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頁二二三

註四：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一六五。

註五：同註二，列傳二五九。

### 十三日（六月三十日）清廷予故直隸總督楊士驤卹典，贈太子少保銜，諡文敬。

清前直隸總督楊士驤於本月九日病逝，本日清廷追贈其太子少保銜，諡文敬，其諭云：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楊士驤，學識通達，才猷敏練，由翰林洊擢道員。歷任藩臬兩司，山東巡撫，均能克稱厥職。嗣命總督直隸兼北洋大臣，尤能力任繁劇，綏靖畿疆，朝廷深資倚界。前因患病賞假調理，方冀漸次就痊，長承恩眷，茲聞溢逝，軫惜殊深。楊士驤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並著予諡，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該督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分省補用道楊毓瑛、分省試用道楊

毓琨，均著以道員儘先補用；伊孫一品廕生楊慶壽，著賞給員外郎，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舊臣之至意，欽此。」（註一）

#### 附錄：楊士驤略傳（註二）

楊士驤，字蓮府，安徽泗州人。光緒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保道員，補直隸通永道，擢按察使，遷江西布政使，復調直隸。三十一年署山東巡撫，河貫東省千餘里，淤高而堤薄，歲漫決爲巨害，士驤以爲河所以歲決者，河工吏利興修，又因以遷擢也，乃定章程，歲安瀾官奏敘，弁兵支款如例，河決官嚴參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論斬。身巡河堤，厲賞罰，自是數年，山東無河患。曹州多盜，行清鄉法，嚴督捕。德兵違約，屯膠高，久不撤，數月，盜少戢，會各國撤京津兵。士驤與德官議，遂盡撤駐路德兵。三十三年，代袁世凱爲直隸總督。世凱爲政，首練軍籌款，尤多興革，務樹威信，北洋大臣遂爲中外所屬目。士驤承其後，一切奉行，罔有違，財政日竭，難乎爲繼，而周旋因應，常若有餘，時頗稱之。明年入覲時，議修永定河，士驤閱河工疏言，全河受病，一由下口高仰，宣洩不暢，一由減壩失修，分消無路，蘆溝橋以下，舊有減壩，年久淤閉，宜折修，并挑減河，因請撥帑四十六萬餘兩，詔下部議。宣統元年，德宗梓宮奉移西陵，詔所需不得攤派民間，士驤慨然思革百年之弊，疏曰：國初，因明季加派紛繁，民生彫敝，屢降旨申禁，科累近畿繁劇供億，多不能盡革，故田賦較各省輕，而歲出差徭逾於糧銀之數。新政迭興，學堂、巡警諸費，無不取給於民，諭納之艱，日以加甚，擬官紳合查，常年應官差徭，實係公用者，酌定數日，折交州縣自辦不得濫派。折錢胥役書差官給津貼，庶積弊一清，上下交益。疏入優詔答之，五月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士驤少孤露，起家幕僚，至於專閫，與人無忤，衆皆稱其通敏云。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十四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三六。

十六日（七月三日）清廷命各省興辦農林工藝各政。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日

三三〇

本日，清廷諭內閣云：

「前奉先朝諭旨，農林要政，著各省督撫，飭屬詳查所管地方官民各荒，並氣候土宜，限一年內給圖造冊報部，並疊次飭令各省興辦工藝實業，原以農工均爲富民要圖，辦理刻不容緩。現在時閱兩年，奏報尙屬無幾。著農工商部，再行嚴催各省督撫，將以上應辦農林工藝各項事宜，迅速分別舉辦，毋再因循悠忽，用副朝廷振興實業，念切民生之至意，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十七日。

二十日（七月七日）清廷吉邊務督辦吳祿貞電東三省總督錫良，指日人恃強佔地造屋等騷擾不法，請外務部與日使嚴重交涉。

清廷吉邊務督辦吳祿貞，本日電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陳昭常，指日本憲兵在三道溝佔地造屋，添築警崗等，騷擾不法，請外務部與日使嚴重交涉，使日兵撤退，以保主權。錫與良陳昭常致外務部之電文內容如左：

「頃准延吉邊務吳督辦祿貞電稱，到防後，以交涉重要，當經派員分赴調查日人舉動。據光霽峪憲兵班長秦建斌報告，日憲兵藤谷淺吉在三道溝骨牌地方，強租韓民韓喜祿家居住，近忽強佔該民地基造屋，前往理論，日憲兵自稱造屋非理，惟地主已允我隨意修造云云。當傳韓喜祿與日兵對訊，據韓民供，實係日人任意強佔造屋，無法阻止。該憲兵班長面責日兵，又以奉有上官命令爲詞，不肯罷休云云。祿貞當以此案爲國權所不容，因派施翻譯至六道溝詰問齋藤，詎齋藤以此次修造房屋，勢在必成，若貴國不以爲然，請報告政府辦理可也。施翻譯謂，此事可在此處了結，無煩兩國政府交涉。齋藤並不回答，此阻止三道溝骨牌地方日人佔地造屋之大概情形也。查去年火狐狸溝一案，至今未結，日人兇策日張，其無理舉動，我若稍有阻止，彼即以火狐狸溝一案相威嚇，遂致有刀傷華民、強佔民地、阻撓國權、毆辱警兵、拘留軍隊，苛斂韓民、增築警崗、侵越裁判及一切擾亂治安等重案。祿貞初到邊防

，日人故意藉端嘗試，勢將演其火狐獵溝之故技，實屬破壞和平，應請電達外部，速與日使交涉，飭令齋藤停止工程，免生意外。再邊務交涉叢生，皆由日憲兵譁警爲厲階，並請與日使再申前議，從速撤退，以保主權，至此案現究應如何因應，請授機宜。」（註一）

## 清廷開復故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翁同龢原官。（註二）

翁同龢，字叔平，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自光緒元年十二月即授讀毓慶宮，爲德宗師傅二十餘載，又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爲軍機大臣，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翁氏痛於甲午之役，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破格求賢，冀匡時變，因力荐康有爲通曉時事，才可大用。德宗遂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其詔則仍以翁同龢。越四日，忽又下詔，斥同龢攬權狂悖，開缺回籍，十月，並硃諭，著翁氏革職，永不錄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時太后聽政，前後詔書，皆非常意。蓋以翁氏贊助德宗變法罷政，爲太后所惡，幾不保首領。三十年五月，翁氏逝世，年七十五。近以保皇黨運動開黨禁，兩江總督端方亦奏請開復原官，因有此詔。（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四，頁三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十四，頁八。

註三：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二三。

## 二十一日（七月八日）清奉天巡撫唐紹怡開缺，以侍郎候補。（註一）

奉天巡撫唐紹怡於去年充軍使大臣，往美國致謝，甫回京，奉命開缺，以侍郎候補。

唐紹儀（一八五九—一九三七），字少川，廣東中山人。生於清咸豐九年。係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清廷所派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學，畢業於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光緒初年，學成歸國，歷任重職。光緒十年（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三三三

八八四），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因忠於職守，深獲袁世凱之賞識。二十一年四月，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以徐世昌爲總理營務處，唐副之。二十五年四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唐以僚屬隨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凱奉命爲山東巡撫，唐復以道員隨往山東，辦理外交。後設商務總局於山東省城，唐奉命總攬局務，擬訂規則，試辦有成。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九月，袁世凱繼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唐爲天津海關道。三十九年九月，英兵征入西藏，達賴向清廷求救，清命德麟安撫之，唐以四品京堂候補奉命爲議約全權大臣，赴印度議訂「中英藏印條約」。袁奏請留未准。翌（三十一）年正月，命唐出使英國大臣。十一月，袁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唐爲外務部右侍郎兼督辦京漢、滬寧鐵路大大臣。三十二年正月，盛宣懷以病辭去鐵路總公司督辦後，由唐繼任。九月，爲郵傳部左侍郎，仍兼外務部右侍郎。後因事與尚書張百齡齟齬，相互揭參。三十三年三月，東三省改設行省，徐世昌爲總督，唐爲奉天巡撫（約等於今天之省主席）。三十四年六月，清廷以美國減退庚子賠款，命唐爲專使，前往美國致謝，並赴西洋考察財政。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五月，唐卸任奉天巡撫，以侍郎候補，返回中山原籍。（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八二—八三。

## 二十二日（七月九日）清廷准肅親王善耆等所奏遵籌海軍基礎辦法。

肅親王善耆等奏陳遵籌海軍基礎辦法，本日廷諭：「從之。」原奏內容如左：

「遵籌海軍基礎，自應熟權財力，專舉閎綱，先植復興之基，再謀擴充之策。擬就現有款項，劃一海軍教育，編制現有艦艇，開辦軍港，整頓廠隔台壘，以期根基日固，憑藉有資。查現有海軍官兵教育所在凡四：曰煙台、曰黃埔、曰南京、曰福州，原係各省自籌自辦，雖皆有成就，然各有短長；必分門專課，庶造詣能精，必增設槍礮魚

雷練習所、練勇雷勇等隊及海軍大學等，庶教程乃密。應請將煙台學堂改爲駕駛專門，黃埔學堂改爲輪機專門，福州前學堂改爲工藝，定額收學生，陸續擴充，並就浙江之象山，設槍礮練習所、附以練勇隊，水雷練習所、附以雷勇隊。至海軍大學，爲官長研究高等學術之所，設於京師，分選科，將校輪機科，各科甲班，專設高深戰術，及海軍機要。其將校輪機之乙班，專課高等戰術、魚雷、水雷、航海、輪機、造船，此先就現有學堂練習量爲增損，以備人才之基礎也。查各省現有艦艇，或撥款購造，或各省自購，制異饒殊，有求統一。今計暫可編成隊者，如海圻、海容、海籌、海琛四艘，堪充巡洋艦。飛鷹、飛捷、建安、建成、楚材、楚同、楚泰、楚謙、楚有、楚豫、楚觀、伏波、琛航、元凱、南琛、福安、寶璧、鎮濤、庶玉、庶金、庶庚二十一艘，堪充沿海巡防艦。鏡清、通濟、超武、保民四艘，堪充練習艦。江元、江亨、江利、江貞、廣元、廣亨、廣利、廣貞、策電、登瀛洲十艘，堪充長江巡防艦。雷龍、雷虎、雷良、雷乾、雷坎、雷震、雷坤、雷巽、湖鵬、湖集、湖鶚、湖燕及辰、宿、列、張十六艘，堪充守口雷艇。其餘各船艇，祇可內河巡緝。此先就現有艦艇，量爲編制，以立艦隊之基礎也。海軍根據地，擇適中之浙江象山先行開築，除建燈塔、設浮標等，應就海關船鈔項下動支外，擬先將海軍辦公處所，演武廳、操場、靶場、瞭望臺、賀礮臺、倉庫、碼頭、醫院、槍礮魚雷練習所，練勇雷勇營房修械廠等，即行建設。並購置濬港輪剝等項機船，布置纜完，艦艇即可灣泊。至現雷開辦經費約銀八十萬兩，常年約銀十六萬兩，此擇定軍港，以爲海軍根據地者也。製造廠，船、鵠爲海軍命脈，近象山港擇地興建，以資聯絡。但現在度支奇絀，惟有將現有廠鵠之大沽、上海、福建、黃埔四處，先行整頓，選熟悉人員經理，就該鵠原有經費應付，此整頓廠鵠，以備修理艦艇者也。礮臺與艦艇，戰守相資，當會商各督撫，切實改良，隨時考察。各臺官兵，即以海軍人員陸續更替，薪饌亦由原發省分應付，此整頓礮臺，以爲海軍策應者也。」（註）

註：「宣統政紀」，卷十四，頁九—十二。

二十三日（七月十日）清外務部與學部奏准設遊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三三四

清外務部與學部會奏，以美國退還賠款選派學生赴美留學，先在京師設遊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本日奉旨「從之」，諭文如左：

「外務部奏，美國減收賠款，業於本年正月起實行，則選派學生出洋，即應舉辦，非徒酬答與國，實乃推廣育材。臣等擬在京師設立遊美學務處，管理考選遣送稽查等事，並附設肄業館，選學生入館試驗，隨時送往美國肄業，以八分習農工商礦等科，以二分習法政理財師範諸學。專派監督駐美，管理學生學費功課起居等事，至於學生名額，按照各省賠款數目勻給，其滿漢蒙藏亦酌給名額，以昭公溥，從之。」（註一）

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一案，係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經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庚子賠款的剩餘部份。共退還美元一千四百七十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元三角三分，該項退還賠款的應用，由中美雙方協議辦法如下：

一、遣派中國學生赴美各國各大專學校深造，並同意自一九〇九年開始，每年派遣合格的一定數目的中國青年赴美。

二、創設清華學堂，作為中國青年赴美各國各大專學校深造的預科。

三、在華盛頓京區，設立遊美學生監督處，負責管理中國留學生。

本日，外務部與學部奏准派遣學生赴美辦法，其原摺如下：

「奏為收還美國賠款，派遣學生赴美，謹擬辦法大綱，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外務部奏稱美國減收賠款，經與駐京美使商定，自撥還賠款之年一起，初四年每年派遣學生一百名赴美游學。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續派五十名。其挑選學生及到美安插送學等事，俟商定章程，另行知照美政府費裏一切，彼此互換照會聲明以為議定之據等語。此項賠款，業於宣統元年正月起，按照議定減收數目，逐月攤還。在彼既已實行，則選派學生一事，在我自應舉辦，以昭大信。惟是此次派遣遊學，非第酬答與國之情，實兼推廣育材之計，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動寰宇之觀瞻，規劃必極精詳，庶可收樹人之功效。臣等公同商酌，擬在京師設立遊美學務處，由外部、

學部派員管理，綜司考選學生、遣送出洋、調查稽核、一切事宜，並附設肄業館一所，選取學生入館試驗，擇其學行優美，資性純篤者，隨時送往美國肄業。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鑛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範諸學。所有在美收支學費，稽察功課，約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務，極爲繁重，擬專派監督辦理。至於學生名額，自應按照各省賠款數目分勻攤給，以示不允。其滿洲、蒙古、漢軍、旗籍以及東三省、內外蒙古、西藏，亦應酌給名額，以昭公溥。謹將籌擬辦法大綱，開列清單，敬呈御覽，恭自命下，卽由臣等遵照，分別辦理。其餘詳細章程，應督同學務處人員，隨時核擬施行，所有收還美國賠款，派遣學生赴美緣由，謹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外務部主稿，會同學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謹擬派遣游美學學生辦法大綱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一、設遊美學務處，由外務部、學部會派辦事人員，專司考選學生，管理肄業館，遣送學生及與駐美監督通信等事，並與美國公使所派人員商榷一切。

一、設肄業館（卽後之清華大學）。在京城外擇清曠地方建肄業館一所，（約容學生三百名，其中辦事室、講舍、書庫、操場、教習學生等居室均備。）延美國高等初級各科教習。所有辦法，均照美國學堂，以便學生熟悉課程，到美入學，可無扞格。此館專爲已經選取各省學生暫留學習，以便考察品學而設。（詳細章程另擬）

一、考選學生各條。所取學生擬分兩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國文通達，英文及科學程度可入美國大學或專門學堂；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國文通達，資稟特異。以上二項，均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爲合格。每年擬取第一格學生一百名，除由外務部在京招考外，並分咨各省提學使在各省招考錄取合格學生，不拘額數，咨送外務部覆考選取實在合格者，送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擬取第二格學生二百名，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滿、蒙、漢、旗人，及內外蒙古西藏等處，參照省分大小，賠款多寡，以及有無賠款，斟酌衰益，定爲額數，由學部行知各省提學使，各按單開定額選取送京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辦法係將考試分數及平日分數合計，甄別之後，於兩格學生內各選五十名赴送美國留學；其不入選之生，仍留館肄業。所有各省提學使咨送入館之第二格學生，如查有年歲不符，及學行不純者，咨回本省，其往來川費，責令

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

三三六

該提學使賠繳。本年應派學生，爲時已迫，擬電行各省選取合格學生各若干名，尅期送部考試，擇優送往美國，仍一面在京招考派送。

一、津貼在美國自費生。經費如有盈餘，每年酌撥若干爲獎賞自費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約五百美金。此項學生須由駐美出使大臣，或部派駐美遊學監督查照，確係在大學正班肄習實業，已入第二年班以上，功課實有成績，景況實在困苦者，方爲合格。至於獎金多少，亦按照景況功課酌定。

一、專設駐美監督。在美學生人數衆多，安置學校，照料起居，稽查功課，收支學費等事，自必異常繁重，應設監督管理，選品學才望足資矜式之員派作駐美學生監督，准其調用漢洋文書記支應員各一人幫同辦理。

遊美學務處於本年（宣統元年）五月奉准成立，賃北平史家胡同辦公。其職責爲：（一）專司考選學生，（二）建設肄業館，（三）選任遊美學生監督等。學務處設總辦一員，會辦二員，此外並設庶務長，中英文文案各二員等。

遊美學務處人事，副經派定由周自齊出任總辦，范源濂任協辦，容揆任駐美監督。肄業館原定學額三百名，後復建議擴充至四百名，其錄取名額，係按各省田賦負担輕重之數而分配，由各省每年分別公開考送，入學以後，凡能完成中、高兩科各四年學程而畢業者，均得公費留美，留學期限以五年爲度，系科、學校均聽憑自擇。（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四，頁十二——十三。

註二：林子助著：「中國留學教育史」，頁五一——五五，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六五、一、二十出版。

## 二十五日（七月十二日）日本收管韓國司法權及監獄事務。

日本派駐韓國之統監曾禰荒助與韓國總理李完用，本日簽訂司法權與監獄事務之約，置韓國之司法權於日人掌握，茲誌該約全文如下：

委託有關韓國司法及監獄事務之備忘錄



日本國政府及韓國政府，改善韓國司法與監獄事務，以確保韓國臣民及駐韓外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與鞏固韓國財政爲目的，約定左列之條款：

第一條：韓國之司法及監獄事務，未臻完善以前，韓國政府將司法權及監獄事務委託於日本政府。

第二條：日本政府以有一定資格之日本人及韓國人，任爲韓國之日本裁判所與監獄之官吏。

第三條：在韓國之日本裁判所，對於協約法令規定外之韓國臣民，適用韓國法規。

第四條：韓國地方官廳及公吏，各隨其職務，對於司法監獄事務，受日本該官廳之指揮命令，或爲其補助。

第五條：日本國政府負擔韓國之司法及關於監獄之一切經費。（註）

根據以上協定，廢止以往的司法部及韓國裁判所，置司法廳於統監府，在其管理之下，設置各級的裁判所。當然各裁判所的職員，皆由日人充任之。至是韓國的司法權，完全掌握在日本手裏。

按：日韓兩國於去年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後，韓國政府之施政受統監之指導，高等官吏之任免，須統監同意。日本對韓國已由保護關係，漸趨於合併。此協約締結之後，伊藤統監即以執行協約第一條之義務爲辭，除留韓皇宮中侍衛一大隊外，悉解散韓國軍隊，以日本軍隊代之，西曆九月日本政府於統監復置副統監，以曾禰荒助任之，十月日本皇太子遊韓以交驩韓國皇室，用以鎮撫人民。十一月韓皇命皇太子李垠留學日本，拜伊藤統監爲太傅。邇後伊藤專事懷柔手段，冀韓國民衆不起反抗，然樞密院院長山縣有朋及首相桂太郎，皆欲與伊藤協議最後處分方策，因更換統監。本年初，伊藤辭韓國統監職歸國，四月由副統監曾禰荒助繼位。曾禰本伊藤之意，於本日與李完用簽訂司法權與監獄事務之約。至是韓國之司法權及監獄事務，盡歸日本掌管。

註：陳水逢編譯：「日本合併朝鮮史略」，頁一九八，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

二十六日（七月十三日）清外務部照會日使伊集院彥吉稱：日兵在三道溝佔地蓋房、在延吉鎗斃華警、在白草溝騷擾不法，請按律懲辦償卹。

本日，清外務部三致照會於日使伊集院彥吉，其一爲日兵在三道溝佔地蓋屋，請飭停止之照會：

「爲照會事，本月二十二日接准東督吉撫電稱，准延吉邊務吳督辦電，據光霽裕憲兵班長秦建斌報告，日憲兵藤谷淺吉在三道溝骨牌地方，強租韓民喜祿家居住。近忽強佔該民地基，蓋造房屋，設立憲兵分遣所，前往理論，日憲兵自稱，造屋非理，惟地主已允我隨意修造。當傳地主韓喜祿與日憲兵對訊，據韓喜祿供，實係日人任意強佔造屋，無法阻止。秦憲兵長面責日兵，又以奉有上官命令爲詞，不肯罷休。當以此案，關繫國權，派施翻譯至六道溝詰問齋藤。齋藤以此次修造房屋，勢在必成，請報告政府辦理。施翻譯謂，此事可在此了結，無庸兩國政府交涉。齋藤並不回答，仍一面趕造不止，似此實屬有意侵犯主權，應請照知日本駐京大臣，迅電齋藤，將所造成房屋拆毀，所佔民地退回原主，以維友誼，等因。查日憲兵於三道溝骨牌地方，強佔民地，任意蓋屋，設立憲兵分遣所，經該督辦遣派翻譯面詰齋藤，齋藤輒稱勢在必成，不肯停造。似此強橫無理，實於我領土主權，大有妨礙，且亦非貴國政府維持現狀之本意。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電政府，電飭齋藤撤去已造之房屋，退回所佔之民地，嗣後不得再有此舉動，以保和平而敦友睦，實爲至要。即希見覆，爲荷。」（註一）

其二爲延吉日兵鎗斃華警，請懲辦犯官償卹之照會：

「爲照會事，延吉日憲兵鎗斃中國巡警一案，昨准照稱，茲接本國外務大臣訓電，此案特派委員會同調查一節，日本政府不認爲必要，礙難同意，前已照覆貴國駐日公使，茲特再爲轉達，希諒察此意，將此件承認作爲完案，等因。查此案經東督迭次派員，就地詳查，本極明確，前因貴大臣照稱，彼此報告，多有不符，故請派員會查，以昭公愼。茲貴國政府既不認會查爲必要，本部祇可認明東督所查各節，悉屬實在情形。所有本部上年九月二十七日照內所開：辦犯、懲官、卹償三條，應請轉報貴國政府全允照辦，此案方能作爲了結，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見覆可也。」（註二）

其三爲白草溝日兵夜入民室騷擾，請按律懲辦之照會：

「爲照會事，五月二十二日准東三省總督署吉林巡撫電稱，據延吉邊務吳督辦電稱，十五日夜間：據白草溝報

告云，有日人三名身著武裝，手持鎗械，於十四日夜間闖入韓民金仁吉家，仁吉之弟奪其槍械，用槍托擊傷一名，其餘人曳傷者逸去。聞報後，當即派員分途馳往詳查，茲據稟覆，稱武裝三人，其二名查係日本憲兵，一名係韓巡檢，雞髮歸化日本者。該兵等以辦案爲名，於夜間至春融社，突入韓民金仁吉家，其勢洶洶，全家恐懼，仁吉同居有弟一吉，及族弟洛用，仁吉、洛用見勢先逃，一吉及子姪被日兵捕縛，肆行拷打。時已夜半，該憲兵解卸械刀，並釋去一吉之縛，令養鷄子共膳，以一兵坐守，韓巡檢強曳洛用之妻於草室，室距正房約丈十步，少頃又招一憲兵去，情形曖昧。一吉爲之氣憤，因持所解下之械，向竈下守兵猛力掙擊，該兵立即暈絕，一吉大懼，抽身遁去。其草室中兵及巡檢尙茫然不知，及出，見憲兵暈倒，一吉遠颺，聲張恐干衆怒，乃負傷者而走，並挾該婦同行，該婦不願，因交韓鄉約金昌鉉處。又委員胡萬泰往查時，途遇肇事日兵，訊知一名田北正直，受傷者名坂下七五，問何故狼狽如此。答云辦案受傷，正欲詳訊始末，該兵以傷重急於就醫爲詞，倉惶別去。及至春融社，收洛用之婦呈詞紙中稱：小的本以女人弱質，卻之又卻，不能擔當，終被日人劫奪。察其情詞，顯有輪姦情事。該委員因該地韓民慮日兵復至，人人惶恐，酌留我憲兵六名晚駐，以爲保護，一面回署具覆，途中又遇日官一名，率憲兵八名向春融社去等情。查韓民金仁吉果有犯法情事，日人亦何得越界擅捕，況晝夜闖入民室，橫行騷擾，並稱有輪姦情事，此等不正當之行爲，其必非辦案可知。迨肇禍後，日官非獨不加懲治，復派憲兵前往，其袒護憲兵，虐視韓民，概可想見。請迅照會日本駐京大臣，將日兵韓警從速撤退，並將此次肇事日憲兵等懲辦等因。查日憲兵藉詞辦案，在中國境內持槍夜入民室，實屬侵犯國權，擾害治安，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電飭齋藤，查明按律懲辦，以保和平而敦睦誼，並即見覆爲要。」（註三）

日使伊集院彥吉照會清外務部，請飭東三省總督速辦安奉路改築問題。

日使伊集院彥吉，本日致清外務部請飭東三省總督速辦安奉路改築事之照會如左：

「爲照會事，安奉鐵路改築問題，貴國政府飭令東三省總督，以十款提議於奉天敝國總領事。本公使前奉敝國政府訓令，屢次會晤貴部大臣，指責該提議之失，當並反覆縷述改築線路，以速副敝國政府之希望爲最切要。曾請貴國政府熟思在案，乃遲至今日，該總督對於敝國總領事毫無開議之處，對此問題漠然不顧，誠出本公使意料之外。竊維安奉鐵路改築一節，原不待本公使之贅言，係依兩國立約爲敝國政府既得之權利，前於本年正月中，貴國政府亦曾允准照請，遣派委員會同敝國委員勘查線路，其成案已於四月內申報於貴國政府。敝國此時亦祇信賴貴國政府之公正及友誼，處處準備，以待興工，乃貴國政府突然提起極失條理之條件，以阻礙兩國條約上敝國正當權利之實行，此等舉動，實堪詫異。然敝國政府猶顧念兩國之交誼，隱忍自制，此中情理，力求貴國政府之反省，深望貴國政府對此線路改築問題，與有外交上性質之他種條項，分別辦理，以避事體紛錯之嫌。此敝國政府所以令本公使諄諄致言者也，然仍長此漠視本件，則終非敝國之所能忍耐，尤爲不待言者，用特再行請求貴國政府即時飭令東三省總督從速派員辦理，俾得便宜實行改築之事。爲此請煩查照辦理，並希從速見覆，勿延可也。」（註四）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二。

註二：同註一，頁三。

註三：同註一，頁四。

註四：同註一，頁一。

二十七日（七月十四日）奉天巡撫程德全與駐奉日本領事小池張造商談安奉鐵路事。

中日安奉鐵路問題，因駐奉日領小池張造向奉天巡撫催促開議，東三省總督錫良曾於本月八日飭交

涉司對日領提出十項辦法。本日，小池再與奉撫程德全商議安奉路事，但仍未獲結果，據事後程氏致外務部電，述其經過稱：

「安奉路事自錫帥出省，小池即赴旅順，久未續議，後屢飭司催詢，皆以電彼政府，未得覆電爲詞。直至二十七日午後，小池來謁，開口即云，此事得彼政府電稱，已由伊使逕與鈞部交涉，並展轉詢全，對於此事意見，是否以不改軌爲宗旨。最後忠告謂中政府如派貴撫勘查，則此路須改寬軌，自能瞭然。並堅詢如中政府來問，是否仍以不改軌相答云云。詞氣之間頗似確知十條，乃外間主持者，故偵刺惴惴兼而有之。查此事錫帥以八條咨商後，遵電開議，改成十條，錫帥與全皆謂奉政府命令，與之協商。日領始而不肯轉達，繼而延宕許久，今對全則云，逕與鈞部交涉。伊使對部又云，速請派員會議，兩說不甚符合，或伊使所謂派員會議者，乃請鈞部另派，不願在外續議，亦未可知。日領既稱由公使與部直接，係通知非催辦，德全自不便遽與置議。十條中彼不認者一二兩條，要求另議者八九兩條，一二兩條明知其不能承認，然關係過大，如聽其聯接，改寬鴨江、造橋，即隨其後彼已明說，此路若成，自東京至奉不過四十小時，名爲便商，實便運兵，用意險惡，當在鑒中。日使謂係破壞條約並無改造寬軌之言，二月間，郵傳部所派工程司黃丞國璋來奉查勘，遞有說帖，其駁改良之非改軌，頗具理由，似尙非我失當。至別生枝節一層，此時彼恃強權，我鮮實力，固不能免，然能否藉此別換他項利益，或以二條要求，允我一、八、九三條，將來鴨江造橋能否預先商阻，或臨時全力爭持。東省門戶全撤，京輔瀕危，不敢不加審慎。日人既催續議，必難堅持到底，若不先後統籌，內外併力，將如何換回，如何退讓之法，先行規定，貿然續議，勢將全行允許，實所不安。久思將詳情奉陳，懇求方法，應請剖晰確示，俾有遵循。錫帥三數日即歸，得鈞電後，再當妥籌磋商之法，會同辦理，黃丞前後摺呈各件，並有改寬後應商辦法，似尙可採，即口抄寄鑒核，盼切覆示，德全、肅。」（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一二——一三。

二十八日（七月十五日）清廷頒諭：皇帝自為海陸軍大元帥，未親政以前，暫由攝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四二

政王代理，並先行專設軍諮處，以貝勒毓朗管理。添派鎮國將軍載樸充訓練禁衛軍大臣。

本日，清廷諭內閣云：

「前經憲政編查館，奏定憲法大綱，內載統率陸海軍之權操之自上等語，已奉先朝諭旨頒行。朕今欽遵遺訓，茲特明白宣示，即依憲法大綱內所載，朕為大清帝國統率陸海軍大元帥，並敬符我太祖太宗肇基鴻業親裁大政。所有朕躬親任大清帝國統帥陸海軍大元帥之一切權任事宜，於未親政以前，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以合憲法，至一切應如何定擬籌辦事宜。即著軍諮處，隨時妥酌，奏請施行，將此通諭臣民知之，欽此。」（註一）

又諭：

「貝勒毓朗，現派管理軍諮處事務，著派鎮國將軍載樸充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毓朗著開去此差。」（註二）

清廷以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

清廷本日頒諭：

「著派郡王銜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俟有成效，再候諭旨，此次遵籌海軍基礎，王大臣所奏入手辦法，請另派大臣辦理原摺，著抄給閱看。」（註三）

載洵，滿州正黃旗人，為奕譞第六子，載灃之六弟。生於光緒十一年。光緒十三年，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五年，晉輔國公。翌年，晉鎮國公。二十八年六月，由慈禧太后命繼嘉慶第四子和碩端懷親王綿忻之子瑞敏郡王奕詒為嗣，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時，授予郡王銜。本日，奉命為海軍部籌辦海軍大臣。（註四）

薩鎮冰，福建閩侯人，英國格林海軍大學畢業，曾赴歐美各國考察海軍，歷充通濟、海圻各艦艦長、北洋海軍統領、廣東南澳鎮總兵、總理南北洋海軍事宜、廣東水師提督。（註五）

## 駐延吉之日本憲兵闖入和龍峪府經歷衙署，槍殺營兵，刀傷外委。

本日，駐延吉之日本憲兵闖入和龍峪府經歷衙署，槍斃捕盜營兵曲得勝，刀傷外委張景泰，據東三省總督錫良致外務部之電，其經過大略如左：

「先是二十八日下午四點鐘，和龍峪街華商畢成赴財街三里之小八道溝，向韓民金彥京索賬不予，因在京松草地互鬧。京至日憲兵分遣所，邀日憲兵一名，與韓人全成哲前來，見畢成能作韓語，均誣其必係韓民，改作華裝，爲中國人當奸細，全成哲手持鋤柄，日憲兵用刀背，不由分辯並肆兇毆，又拖畢成髮辮，聲稱將解至彼分遣所殺頭，治以奸細之罪。金彥京之弟懼禍，來衙報知，我巡警派警兵二名追往保護，日憲兵一言不發，拔刀亂砍。我巡警得祥奪刀，彼持槍將放，又被派警王得勝所奪；該憲兵以武器全失，飛馳而去，只得將畢成救回，並將韓人全成哲帶署，詢其起事顛末。甫及日昏，突來和龍峪東溝滿憲兵分遣所曹長深津銀平，率憲兵三名，韓派查一名，二兵持槍立門外，該曹長等率同派查持槍闖入衙署；門崗王得勝舉手爲禮；不顧，直入大堂。哨長耿相武、外委張景泰以府經歷不在，延彼入客廳，又不顧，且向內奔。截攔阻彼深入，彼持槍，曹長深津銀平即拔刀從後面砍落外委左耳、左腮，連砍頭部手足數刀。時因該經歷公出，署內空虛，僅有巡警二人，一立門崗，一看守，全成哲未克暫離。外委既傷，闖署洶懼，耿哨長後連被刀砍，幸閃避未中。捕盜營勇曲得勝，見勢危迫，欲閉大門以防外兵再入，剛奔門首，輒被門外日兵舉槍迎擊，子彈貫澈小腹，回屋登時殞命。署內日曹長等聞門外槍聲，疑有他變，在署內連放二十餘槍，貫射廳堂上房等處，殆遍，旋亦倉皇走出。適有捕盜營勇劉順順一名，在衙連放數槍，以示虛聲，日兵不測虛實，始相率向東溝分遣所馳去。此當時肇事之原因及實在情形也。此間所派調查員參謀官劉一清，總事務官胡殿甲，約集齋藤所派境野憲兵，少佐坡東翻譯等一同至該署看驗，其大門內曲得勝負傷奔回，一路血跡，大堂後張外委受傷虛血跡，側屋及上房窗板木櫃檯子痕跡，及門牆刀痕血點，歷歷不爽，復同驗視死傷人等，境野將其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三四四

受傷部位及槍子出入處記簿，即藉口日暮須回，明日再查起事原因，劉參謀欲當即復查，境野辭以疲倦，劉又因齟齬有日兵亦受打傷等語，請其眼同驗明，又以不知受傷憲兵現在何處爲詞，劉參謀力駁其虛，鞏欲一驗，境野到底以疲倦辭，相定明日再同查驗而去。（註六）

## 浙江德清鄉民暴動，搗毀吞沒歷年積穀之紳士書吏房屋。

先是，本月二十日以後，德清鄉民紛紛進城告災者日有數起，外面流言四佈，謂邑紳與書吏，通同吞沒歷年帶徵積穀款項，必欲將紳士書吏房屋，盡行打毀而後快。

本日，鄉民聚衆進城，勢甚洶洶，於午前十一點鐘起，連打庫房王天保，漕總朱杏林，西門外紳士施容齋等三家房屋，所有門廳板壁雜物等件，搗毀無遺。一點鐘時，邑令聞警，親自彈壓，當場拿獲肇事鄉民三十餘民，即將首事一人，就地正法。（註七）

此外，長興歸安亦發生騷動。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三一六。

註五：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四四。

註六：「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頁三一—三二。

註七：「東方雜誌」，六卷八期，記事頁二〇—二二。

二十九日（七月十六日）清添派貝勒載濤管理軍諮處事務。

本日，清廷添派載濤（德宗之弟）管理軍諮處事務，諭文云：

「朕適覽從前所擬官制草案，將來設立軍諮府時，係特簡大臣二員，昨日降旨先行專設軍諮處，自應簡派大臣二員管理，以期籌備完密。著添派郡王銜貝勒載濤管理軍諮處事務，俟以後釐定軍諮府官制時，再候諭旨。」（註一）。

載濤，滿州正黃旗人，載灃之七弟，奕譞第七子，奕詝嗣子。生於光緒十三年。光緒十六年，封二等鎮國將軍，晉不入八分輔國，二十三年四月，由慈禧命繼嘉慶第五子和碩親王綿愉的第六子貝勒銜固山貝子奕謨爲嗣。二十八年五月，又改嗣多羅鍾端郡王奕詒（道光第八子）後，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加郡王銜。載灃當國後，深恐大權旁落，並記取德皇威廉亨利之教訓，乃行集權皇族之計劃，故於十二月，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率，派其弟載濤、毓朗、鐵良爲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本年（宣統元年）五月，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並設軍諮處，先後以毓朗、載濤爲管理。（註二）

## 清山東巡撫袁樹勛奏請將堂邑義丐武訓宣付史館立傳。

本日，山東巡撫袁樹勛奏請將義丐武訓宣付史館立傳，清廷諭學部議辦，袁樹勛原奏略云：

「堂邑義丐武訓，經光緒十四年給予樂善好施建坊，今臨清有武訓義塾，卽乞人所建者也。訪諸耆老，僉云武訓行乞三十餘年，未嘗費一錢，甘一飯，終身不聚，積鉢累寸，設學三州縣，宅舍經費惟備，倩入董理，已絕不過問，惟師生有惰者，則長跪其前，因是成就日多。臣查武訓所設學塾與捐錢之數，有在奏獎以後者，以一乞人興學三州縣，捐資萬餘串，僅予尋常旌表，不足以示來茲而風薄俗。懇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奇行。」（註三）

武訓，本名武七，山東堂縣人。人以其勵志苦行，可爲世訓，乃以訓名之。訓三歲父宗禹歿，隨母崔氏求食，每得食，必先奉母。七歲母又歿，日持突盎，盛淖糜，哀號行乞。自恨不識字，嘗隨羣兒挾書，往村塾就學，羣兒頗厭辱之，訓大憤，誓必積貲教人。晝行乞，夜績麻，或爲人磨米麥，得一錢，必謹守之；與餅餌，食其殘，市

民國紀元前三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三四六

其全者，由是積漸夥，日負以行，力或不勝，思收贏利，乃爲黠者所給。願訓志益堅，行益苦，行乞糲麻磨米麥，不少休，數歲，積錢六千。一日踵富人某門，長跪求見，問其故。曰，丐者有求於貴人也，貴人許我，乃敢言。富人疑其強索，拒之。訓曰：非乞錢也。丐所蓄糞爲人所給，今所積，將貯諸貴人，得倍其息，以償吾所爲，乃所願也。聞者復憐之，富人諾其請，訓拜謝去。自此乞錢盈千，輒持往。閱廿餘年，子母相權，數且盈萬，訓大喜，語人曰：今可以行吾志矣。卽於柳林，置地設義塾焉。初就學者無多，乃儗古廟爲學堂，招妻人子來學，聘邑之文學士爲主講，歲奉修脯有加；或不就，則長跪涕泣，必得請乃已。釋菜日，治盛饌餉師，以邑之有聞望者陪譚焉；或却不往，則又長跪涕泣，必得請乃已。人多審其慮，而憐其意焉，所給每多於往日，而訓悉寄於富家，以權子母。嗣之館陶縣，見僧人了證，在楊二莊設塾，助錢三百千，以贊其成。至臨清州，又於城之史巷，出貲建塾，州人感其義，名曰武訓義塾。訓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校舍經費皆備，倩知教育者董理之。每朔望，前往省視，遇教師之勤者，必跪而拜謝，學生有輟業嬉戲者，又必跪以哀告之，以故教師莫不畏敬，學生皆相戒勿敢怠。甫十餘年，塾中子弟擢高第者日衆，而訓敝衣惡食，行乞如故，學生相約環跪其前，乞無自苦，而訓汨如也。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以病歿，年五十有九。訓形短肥，未嘗甘一飯，費一錢，或勸其娶，輒蹙然曰，有妻有子，耗吾財矣，竟終身不娶。既歿，魯撫張曜，臚陳事蹟，請付史館以傳之。（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一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二五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十四，頁二六。

註四：蔡冠洛著，「清代七百名人傳」，頁六二〇。



## 六月

一日（七月十七日）日使伊集院彥吉照覆清外務部稱：白草溝日兵騷擾事已申報政府；禹跡洞中日兵衝突請懲官卹償事當為轉達。

清外務部曾於上月廿六日照會日使伊集院，抗議日兵於三道溝佔地蓋房，在白草溝騷擾不法等事。本日，伊集院覆外務部二照會，其一云白草溝日兵騷擾事已申報政府，內容如下：

「為照會事，接准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六日照稱，准東三省督撫電稱，據延吉邊務吳督辦電稱，本月十四日夜間，白草溝春融社地方，有日本憲兵二名及韓國巡檢一名，以辦案為名，突入韓民金仁吉家，滋擾等情。查日憲兵藉詞辦案，在中國境內，持槍夜入民家騷擾，實屬侵犯國權，擾害治安，請速電飭齊藤查辦等因。查來照所稱各節，本大臣並未得有報告，當即申報敝國政府，請向該地方調查事實，俟有回報，再行照覆。惟該地方所屬，現尚爭議未定，在根本問題未經解決以前，仍當維持現狀，凡為保護韓民應行之事，自當照舊辦理，此節業經屢次聲明在案。來照所引，督撫要求撤退日憲兵等語，及貴國政府獨以該地方為中國境內一節，本大臣不能承認，蓋敝國政府對敝國執務人員，常以宗旨和平，不釀事端為訓戒，萬一有來照所稱騷擾等情事，必與以相當之處分，決不稍事姑容。惟據本大臣所得之報告，貴國人員常有虐待韓民，及其他不當之舉動，務請嚴加戒飭為盼。」（註一）

關於禹跡洞中日兵衝突，請懲官卹償事，伊集院覆照內容如下：

「為照會事，前准照稱在間島禹跡洞中日兵員衝突事件，請派員會查等因。當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遵照敝國政府之訓旨答覆在案，旋於貴曆五月二十六日准覆照稱，此案日本政府既以為不必會查，本部當以東三省總督報告各節，認為合於事實，仍維持前次提出之懲官卹償等各要求等因。前來本大臣均已閱悉，查此案會查一節，客月中旬

曾由駐日本貴國公使直接照會日本政府，已由日本外務大臣答覆，且本使亦曾累次申明在案，貴部當可諒知日本政府之意，以爲此案之真相，甚爲明白，日本無負擔何等責任之理由。倘於此次，再由兩國派員會查，實爲徒事繁冗，於事無益，甚或益生無益之爭議，爲彼此利益計之，誠不能不避開此層。總之，根本之問島問題未解決以前，此等雜件之發生，誠所不免，故問島問題本案之速結，實爲當務之急。本大臣惟望貴國政府體諒日本政府關於此案之誠意，於此枝葉細事，勿仍徒執成見，強日本政府以所難，速將主要之根本問題以交讓妥結之法，從速解決。再來照所稱，當爲轉達日本政府，以供參考，至於允諾，實無可期，相應照覆貴部，即希查照可也。」（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一〇——一一。

註二：同註一，頁一一——一二。

## 二日（七月十八日）江西豐城等縣因調查戶口發生騷動。

調查人戶總數，爲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之一端，各省皆依限辦理，江西豐城等縣却因此發生騷動。或誤爲當兵抽稅，或誤將按人勸稅，乃至有毆官殺人，糾衆毀屋之事。

豐城縣屬五坊湖芒村，於五月二十五日，有婦女數十名，向該村編查員索還原冊，任意嘶鬧，窘辱交施。二十九日至本月初一、初二日，一坊之河灣村，六坊之九都圩，八坊之余姓葛姓謝姓等處，亦有搗毀編查員房屋，及綑吊毆打情事。據豐城縣趙大令峻電稟撫院云：

「縣境二百餘里，共分九坊，滋鬧之處，除五坊無故外，河東以一二三坊爲重，四六坊次之，河西川七坊爲重，八九坊次之。曲江爲河西七坊，日前糾衆男婦萬餘，要挾免查戶籍。經峻明白曉諭，適水師周管帶來縣，往彼開導，旋即解散。城守把總李仕英，因往三坊查勘，突被大澆黃姓，拒毆受傷，經調集劉哨官，偕謝典史，帶全哨於卽日往大澆查辦，峻即親赴各鄉，逐案分別查辦，其情節稍輕者，業已辦結多起。」（註一）

此外，南昌、都昌、崇仁、安義、廣昌、寧都、雩都、新淦、石城等縣近日均有相同事件發生。

## 附錄：記江西調查戶口之風潮（註二）

調查人口總數，爲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之一端，各省皆應依限辦理，初未聞因此滋事，獨江西乃風潮迭起，此倡彼和，或曰將以抽丁當兵也，或曰將以按人勒稅也，甚或訛言朋興，非理可喻，乃至有毆官殺人，糾衆毀屋之事，豈江西之民智獨凡下於各省耶抑亦官民之間平時隔絕已久，今未施信於民，而強使民信，遂以致種種之煩擾耶。噫，異矣，彙記見聞，錄諸簡端，亦足爲辦理新政者之殷鑒也。

南昌縣屬潭沙香溪等處，均因調查員赴境調查，鄉民無知，誤爲當兵抽稅糾衆滋事，並將某米店搶劫一空，後有某鄉紳出而排解，鄉民不問理由，竟將某紳痛加毆辱，又聞有拆毀某紳房屋之說。

又聞縣屬市汊地方，亦因調查員抵境調查，該處鄉民，造謠反對，並有拆毀鄉紳王子修刺史房屋之說。

又聞附近社林崗周姓武生之房屋，亦因查戶，致遭拆毀，又縣屬沙埠塘地方，鄉民亦鳴鑼糾衆，聚數百人，與調查員爲難，將調查員毆傷垂斃，已由該鄉飛請南昌縣令，派兵彈壓。

又縣屬西鄉吳山吳姓地方，舉人吳舒蕙，奉派調查本鄉戶口，鄉愚誤會宗旨，於初五日聚衆擁至該紳家，搗毀器件，勒還表冊，以及戶口姓名簿據，始行寢事，否則不堪設想。

灌州吉坊衆姓，因爲調查戶口：誤認萬萃也爲該處調查員，鳴鑼糾衆，聚至該家，勒還表冊，而萬因非調查員，無據交還，該黨竟將萬萃也家房屋器皿，擊毀一空。

又聞該縣王家渡地方，鄉紳郭浩南，奉縣委下鄉調查戶口，鄉愚聞味憤甚，欲將郭浩南捆至祖祠，殺以祭祖，郭聞信大懼，不敢調查，即回省至縣辭職。

又聞該縣屬距城六十里早田鄉，有涂姓大族，因見調查員赴鄉查戶口，鄉民妄佈謠言，謂將人名寫入表冊，其入七日之內，必致死傷，於是鳴鑼聚衆，哄擁調查員家，將一切什物，打毀二空，並要求具結保衛全村人民無恙，否則即將該員相埋調記員駭甚，唯命是聽，此風稍息，現聞該鄉查戶一事，因此暫行擱住。

豐城縣屬五坊湖芒村，於五月二十五日，有婦女數十名，向該村編查員索還原冊，任意嘶鬧，窘辱交施。二十九日，至六月初二日，一坊之河灣村，六坊之九都圩，八坊之余姓葛姓謝姓等處，亦有搗毀編查員房屋，及捆

吊毆打情事。謠言羣起，有謂此次編查戶籍，爲異日徵兵起見者。有謂將與人口稅者，其最下劣者，則誤徵兵爲兵，謂將來不免受釜餽之苦者。又謂興築鐵路，必須多數人靈魂鎮壓，鐵軌始得安穩者。附近曲江地方，向稱熱鬧市鎮，六月初三日，忽來有頭紫白巾數人手擊銅鈺，鳴鑼號召。未逾時，聚衆至千餘人，先將西華山公局打毀，旋至曲江，拆去店房九所，下午，復將該處編查員胡紹虞李芳兩家，抄洗一空，破壞門壁器具，慘不忍觀。

據豐城縣趙大令峻電稟撫院云，縣境二百餘里，共分九坊，滋鬧之處，除五坊無故外，河東以一二三坊爲重，四六坊次之，河西以七坊爲重，八九坊次之。曲江爲河西七坊，日前糾聚男婦萬餘，要挾免查戶籍，經峻明白曉諭，適水師周管帶來縣，往彼開導，旋即解散，城守把總李仕英，因往三坊查勘，突被大澆黃姓，拒毆受傷，經調集劉哨官，偕謝典史，帶全哨於即日往大澆查辦，峻即親赴各鄉，逐案分別查辦，其情節稍輕者，業已辦結多起云云。

都昌縣屬六都地方，紳士曾圖南，奉縣照會，趕緊調查戶口，鄉愚誤會宗旨，鼓衆滋鬧，將會毆傷，並拆毀房屋，搗毀器具，該縣聞報，飛請府兵星馳彈壓，一面設法曉諭愚蒙嚴拿首要云。

安義縣初選當選人余承志龔傑士二紳，因充查戶紳士，致遭疾視，余承志被鄉衆捉住，用繩繫頸，幾遭勒斃，經妻室家人死力救免。龔傑士則被鄉民逐入深山，露宿兩晚，又被鄉衆擒獲，竟用野蠻私刑，挖去雙目。

臨川縣北鄉一帶，亦有鄉民鼓譟，糾衆持械，將調查冊籍追趕搶回之事。

崇仁縣亦因查戶之故，鄉民造謠，云係爲抽取丁稅之預備，於五月二十七八兩日，聚衆在統計處，要索底冊，擊毀器物，並有聯合各部全體，搜殺辦事紳董之說，撫州府范守，接到該令馳稟，即請同城都司，率兵馳往彈壓，並稟陳到省。二十九日，九都及三都四都，復又傳都聚衆，經該縣派員，分投前往解散，詎九都恃蠻不服，先將該縣圍住，勒索戶口底冊，相持數時，始言寬限三日，再行傳都來署搜取，該縣始得乘間折回。

廣昌縣因調查地方戶口，痞棍從中煽惑滋事，該縣天寶鄉，有劉姓者，族大戶繁，不服調查，糾衆搶冊。該縣章令，即派差隨同紳士劉某，下鄉開導，該鄉民竟敢鳴鑼聚衆，毀票毆差，並將劉某房屋拆毀，縣差盧吉，受傷甚重。甯都州於上月二十三日，派紳士楊某、孔某、揭某，往安福鄉，調查戶口，鄉民無知，妄生謠言，誤爲當兵抽稅，是日糾衆將楊孔揭三家，搶劫一空，並將三姓房屋搗毀。

石城縣因調查戶口，匪徒從中鼓惑，謂將抽丁納稅，愚民聚眾相抗，並傷及溫姓紳士一人，該令不得已，暫將調查簿交紳士發回。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八期，記事頁二二二—二二六。

註二：同註一。

五日（七月二十一日）清廷外務部為延吉和龍峪事件令出使大臣胡惟德向日本嚴重交涉。

本日，清廷外務部為和龍峪事件，致電駐日大臣胡惟德向日本外務省嚴重交涉。茲誌電文內容如左：

「初五日電悉，頃又准吉撫電稱：五月廿八晚突有日本憲兵闖入和龍峪曹經歷衙署，值經歷公出，日憲兵曹長率憲兵三名，持械直入上房，該曹長拔刀砍落外委張景泰左耳，踢傷頭部數處，日兵槍擊營勇曲得勝身死，請與日使嚴重交涉，並將界務速為了結等語。日人在延吉強橫舉動，愈逼愈緊，大有藉端尋釁之勢，儼界務不速了結，恐激成事端，將難收拾。所有東三省各案，本部急盼尊處有切實復電，方能與伊使續議，希查照。疊次函電向日政府催詢，務必得其要領，於兩三日內迅即電復。至此次日官兵入署，傷官戕兵，各節案情較重，除照詰口使外，並希向外務省嚴重交涉、要求懲辦，並再聲明界務未決以前，彼此維持現狀之宗旨，轉飭該處日官，勿再生事為要。外務部，初五日。」（註）

註：「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頁三二。

七日（七月二十三日）清廷允奕劻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差使。

本日，清廷諭令內閣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五、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八日

三五二

「慶親王奕劻奏，職任繁重兼顧爲難，懇恩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以專責成一摺。慶親王奕劻老成謀國，志慮忠純，於所管各項重要差務，贊襄規畫，備著勤勞。茲據奏陳各節，情詞出於至誠，自應俯如所請。慶親王奕劻，著准其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以示優加體恤之至意。」（註一）

日使伊集院彥吉為和龍峪事件向清廷外務部抗議，謂吳祿貞辦事不尚和平，如任其所為，日官憲將採適當措置。

日使伊集院彥吉本日為和龍峪事件（即新興坪案）向清廷外務部抗議，藉詞諉過，其照會大略如左：

「……邊務督辦吳祿貞辦事不當，且無解釋紛爭之誠意。凡日本吏員因保護韓民所為之正當行動，常為該員暴力所妨害。據最近報告，本月十五日新興坪分遣所一憲兵與韓巡警一名，共挾有犯罪向疑之一韓人同赴分遣所。行至中途，遇他拉子中國派辦處之巡警五名，率華人十數名攔途邀擊，奪去該嫌疑者，毆打憲兵，且加以刃傷，並奪其帶劍及手銃等件，韓巡查因之遂至行踪不明。我憲兵班長乃於同日申刻，僅帶憲兵三名、巡查一名親赴該派辦處，進門後僅帶一憲兵、一巡查，以穩和方法請見長官，因其不在，方期歸去，忽見華兵數名，拔刀前未傷我憲兵一名。班長不得已亦拔刀抵制，方得救護該憲兵。此時派辦處內之華兵，急向我憲兵開鎗射擊，班長等乃乘夜遁走，中國官憲橫暴手段足見一斑。又吳督辦擬在問島全部，並彈春地方，煽起抵制日貨之舉動，且布防殺令。又擬在問島西部招募馬賊，踰境襲擊在韓國茂山之統監府營林廠。要之，吳督辦迹近挑撥，貴國政府倘任其所為，我國官憲不得不採用適當之措置，以為抵制，則兩國難保不陷於不快之局。……」（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初八日。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四〇——四一。

八日（七月二十四日）日韓交換覺書五條，韓國司法及警察權統委任日本。

本日，清廷駐日大臣胡惟德電外務部，報告日韓交換覺書情形，其電文如下：

「日韓交換覺書五條，本日宣布韓國司法及警察權統委任日本，教韓國軍部、法部均撤去，該條條款即譯寄。德、初八日。」（註一）

### 日韓交換之覺書計五條，大致如下：

日本國政府及韓國政府，為改善韓國司法及監獄事，確實保護韓國臣民並在韓國外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與鞏固韓國財政基礎之目的，締結下列之條款：

第一條：韓國司法及監獄事務完備以前，韓國政府以司法及監獄事務委託日本國政府。

第二條：日本國政府以日本人及韓國人有一定資格者，任用之為在韓國日本裁判所及監獄官吏。

第三條：在韓國日本裁判所之協定，及法令特別之規定，對在外國之韓國臣民，適用韓國法規。

第四條：韓國地方官廳及公吏，各應其職務，就司法及監獄事務，受在韓國日本當管官廳之指揮命令及補助。

第五條：日本國政府負擔關於韓國司法及監獄之一切經費。（註二）

按：日本之奪取高麗政權，就國際大勢言，早已決於第二次英日同盟之時。第一次英日同盟，尙言「承認中國與朝鮮之獨立」，第二次同盟則改為「日本在朝鮮擁有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為保護及增進此類利益，有採取其認為正當及必要之措置，以行指導管理及保護之權利」。至一九〇七年之日俄密約，則謂「俄國承認日本與朝鮮間依現行條約協定為基礎之共同政治關係，……担任不加干涉且不阻撓此種關係之繼續發展」。日本對朝鮮問題既得英俄之諒解，在外交上已無問題，其未即行吞併者，僅為己身之步驟問題耳。伊藤博文向主漸進；軍人派之山縣有朋則主急進，而黑龍會之內田良平及一進會之李容九宋秉峻等尤力為撓掇。統監府中即分兩派而成水火之勢。以伊藤之威望，竟因而不安其位。旋有韓皇渡日之問題發生，內田良平及李容九宋秉峻等乃公開反對伊藤，伊藤卒於明治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宣統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奉詔准辭統監之職。伊藤既辭統監，由副統監督爾荒陞任，急進派之進行乃益積極。李容九特赴日本，運動吞併其祖國，伊藤雖去職，而仍堅持其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八日

三五四

漸進主義。七月十九日（中曆六月初三日）再渡韓，招李完用等，議將韓國司法權委任於日本，締結司法權委任條約五條（註三）如上，於本日交換。

#### 附錄：日本奪取高麗政權記（註四）

日韓兩國，爲改良韓國司法權，及監獄之制度，並整理韓國財政之基礎，相與訂結新協約議定書，業於六月八日宣佈，大致計共五款，其文如下。

（一）韓政府以本國司法權，及監獄管理權，委任日本政府。

（二）司法監獄官吏，用日韓兩國臣民充當。

（三）高麗之日本裁判廳，對於韓人，仍用韓國法律。

（四）韓國地方官及公吏，均受日本官憲節制，並聽其指揮。

（五）韓國司法及監獄一切費用，均由日政府擔任。

韓皇旋於十六日降旨，將陸軍部裁撤，其近衛兵，由內務部特設近衛兵一科，歸前任陸軍大臣督理。其餘全國軍權，皆入日人之手，計韓皇御前近衛兵，僅有騎兵一中隊，步兵一大隊。

高麗中央銀行，亦歸日人管理，十五日已在漢城宣佈此事。

#### 附譯上海文匯西報紀事

日韓新約，計五款於七月十二號，在漢城簽字，是約要旨，不外裁撤高麗兵部、法部，及設立中央銀行三條。先是一千九百零七年，高麗裁兵，兵部已僅存名式，所管理者，亦祇有步軍一鎮，及禁衛軍馬軍數隊而已。此次立約，將兵部裁去，而以現在所有之兵，隸屬內部，此舉可省經費無算，然兵部一撤，日本統治高麗之意，愈見表著矣。裁撤高麗法部之故，因向來遇有法律所管理之事，往往日韓並用混雜不清，故於去年在漢城建造高等法堂，及各級審判廳，直歸統監管轄。蓋其中有兩意，一則日本在高麗，可得有司法全權；一則爲韓國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先聲。至設立銀行，係照高麗法律，而由日人管理。聞統監府將設法律處，即簡日本法部次官爲該處總辦云。

聞統監府並欲將高麗鐵路，劃歸南滿洲鐵路公司，以便遠東得與歐洲交通無滯。

韓官中聞有新約，頗見擾動，首相必然辭職，繼其任者，當爲內部大臣，蓋彼輕希望久矣。

統監之意，必須實行新約，雖將其內閣犧牲，亦有所不惜。至都城內外，均用憲兵日兵及警察逐段把守，以防不測。有大韓日報，頗著論警告大衆，然據高麗全國之意，則謂裁撤兵部之舉，實爲萬不能免者。裁撤法部，可藉日人之力，收回治外法權，方歡迎之；惟於裁撤學部。則竭力反對，然日人於此部固無定意也。伊藤公爵，當告其諸大臣曰，余爲韓太子之師傅，日本亦爲韓之師傅，惟師傅之職，在以實而不以名，庶有實效耳。聞者頗駭其言，有保守黨數人，反對日本者，刻至漢城，欲有所舉動，然其能力薄弱，無足爲也。

伊藤與曾禰兩統監，於本月十號，招其首相李完用，內部朴齊純至，告以裁撤兵部，及司法部，歸日本管理。其時兩人竟不能答一語，惟謂當於十一號會議而已。至十一號，兵部法部學部先均不允，內閣亦附和之，殆見統監，統監厲聲謂，我已得韓王允准矣，請諸君再思可耳。時日本憲兵軍隊，均整裝以俟，諸大臣不得已，再開會議，准日本之要求，遂於十二號均行簽字。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四一。

註二：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五，頁三五—。

註三：同註二，頁三五〇。

註四：「東方雜誌」，六卷八期，記事，頁二四九。

## 九日（七月二十五日）清廷實授程德全為奉天巡撫，陳昭常為吉林巡撫，周樹模為黑龍江巡撫。（註一）

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廩生候補同知，曾任蘇州水路總巡候補道、吉林濱江道、雲南提法使、江西布政使、黑龍江將軍巡撫，署理奉天巡撫。（註二）

陳昭常，字簡樸，廣東新會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吉林長春府知府、署理廣西右江道、廣西按察使、郵傳部左丞，關內外鐵道幫辦、吉林邊務督辦光緒三十四年，出任吉林巡撫。（註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日

三五六

周樹模，字少樸，湖北天門人，己丑科翰林。（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十日。

註二：「最近官紳履歷彙編」，第一集，頁一七〇。

註三：同註二，頁一五五。

註四：同註二，頁八〇。

## 十日（七月二十六日）中日重議安奉鐵路問題。

中日安奉鐵路問題迭經商議，迄無結果，本日重議，仍未商妥，其商議情形據東督錫良與奉撫程德全致外務部之電稱：

「申頃聞小池來署，良雖在假，仍勉支接晤。入座後，先談別事，次及安奉，遽詢曾否得政府命令。全答以貴領前次來說已云由伊使與我政府交涉，現我政府並無命令。小池云：前次亦未說定，必須公使在京辦理，若第二條小有商量，即在奉辦亦可。看其用意，因良歸，特來轉圜，良等旋告以此事若貴領必欲先刪二條始開議，則我實有爲難，若將十條並議，何者可允，何者可商，何者必不允，則我必轉達我政府，自能接續開議。小池又云：現尊意欲以二條換他項之利益，惟於公司有關係之利益可換，無關繫者則不能換。答以姑將十條逐一答覆後，再商。小池允其歸後斟酌妥當，電告彼國政府，再行晤商。此本日會晤情形，彼注意在第二條，不肯放鬆，然換利益之說，出自伊口。前電所籌，以一條換九條一層，或冀稍有頭緒，先此詳陳，諸乞鈞核，並求祕之爲幸。良、全同肅。」（註一）

### 附錄：中日兩國會議安奉鐵路問題（註二）

安奉鐵路問題，虛懸已久，六月十三日上海字林西報，忽登十二日東京一電，閱者觀此寥寥數語，已逆知此問題之結局矣，茲將西報所載各電，順錄如下：

六月十二日東京電云，中日兩國滿洲交涉未了事件，已於初十日，在北京重行開議，惟仍未有端倪。據聞日本此次對於安奉鐵路，意在和平了結，倘被時勢所驅迫而出此，彼亦必將不得已之苦衷，通告列強云。



又電云，關東都督府現禁旅順報章刊佈安奉鐵路消息，又電云，日本各報以中日滿洲鐵路交涉。久懸未結，今有復行開議之說，甚爲歡迎，並望此次開議，勿似前此爲難云。

十六日東京電云，中日重建安奉鐵路交涉，已在奉天開議，聞中國已將該路警察，由五百名增至一千名。

同日東京電云，南滿鐵路總裁中村君宣稱，重建安奉鐵路應行各舉，現已預備告竣，一俟命下，即可開工。

二十日東京電云，日本政府因中國日下情形，決意照約開工，修築安奉鐵路，並不與中政府協力合辦云。

又同日東京電云，據漢城電稱，觀於安奉鐵路一帶之華商，舉動張皇，證以他項聞見，足知大局漸形危急，日本已將重建安奉鐵路諸事，預備告竣，設中政府不允所請，則即自行開工。惟日本現仍力請中國，再將此事從長計議，該問題無論如何，數日之內，必可結局，東京各報，皆箴勸中國保全國內之治安，以便實行立憲，及他項新政。

二十一日東京電云，安奉鐵路，雖中國仍未允許重築，日本已於今日頒布命令，即日開工。

據十四日大連電稱，日本已將重建安奉鐵路應行諸事，預備告竣，一俟與中政府交涉完結，即將動工興築，所有應用各地，均已購妥，及星期五日，東京股票界中人傳稱，日本已爲此事，派兵前往。

南滿洲鐵路總裁中村氏，現在東京，據稱關於重建此路之外交進行方法，彼殊未便過問，現在南滿洲鐵路公司已將諸事佈置妥帖，一俟命下，即可興工。全路共分十四段，需費日洋二十三兆元，其工程須兩年半，始可告竣，該路專用日本鐵軌招募該路一帶之土人，從事工作，枕木則取用於開原外某地，至現用輕便鐵路拆下之材料，擬運至撫順雲台煤礦，敷設礦內。

二十二日倫敦電云，路透訪事電稱，駐京日使伊集院已照會中政府，謂日本現已按照條約所定，獨力重建安奉鐵路，不復深望中政府之協助。

按據各報所載，日使照會之大意如下：

安東奉天鐵路，在中韓兩國間，爲聯絡鐵路之楔子，歐亞交通之要衝，改修工程，當從速告成，從世界交通上，均有裨益。是以本年正月，已向中國政府再三磋商一切改修工程事宜，以爲增進兩國利益，中國政府荏苒不答，至西曆六月二十四日，由督回覆，略謂日本若撤去守備兵，及鐵道警察兵，可以妥議籌辦云云。又指擴墊鐵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日

三五八

改良規模，爲非改修，遂致拒絕，然以日本觀之，上述二點。於此次改修工程，共爲緊要關鍵，至沿道守備兵警察兵，係曩已聲明萬不能撤退，至今再提此問題，牽混阻礙，是中國政府毫無和衷協力之意也。按改修安奉問題，係日本條約上所得之權利，再三照會，迄今已過一月，未見回覆，日本政府惟有按照條約上既得之權利，爲世界交通之利便，不待中國之協力，率先樹開工之策，以効力於公共之利便。切望中國政府，體察我日本國誠意之所在，於大局無涉，至兩國交誼，仍舊敦睦也云云。

按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又載關於安奉線問題最後之照會，譯文如下：

一、安奉線之改築，已屢次照會，催促貴政府（稱中國）之反省，應即表其誠意之認可，使無遺憾。  
二、該鐵道線路，改築工事，均當依北京條約之精神，不許遷延，我政府（日本自稱）決計自由行動，從速著手工事。  
三、凡與該工事有妨礙事件，應隨時知照談判，其他兩國之懸案，悉望以妥協之精神從速解決。

二十一日東京電云，日本各報章皆以爲日本將自行建築安奉鐵路，不待中國合辦，並謂日人對於此事，實因中國時勢所逼而出此，且深恐中國之固執不化也。

據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北京條約，大旨如下：中國政府允許將安奉軍事鐵路改爲商業鐵路，以便輸運各國商品，該路營業，歸日人經理，自將鐵道改築完工之日起，歸日人管理，以十五年爲期，（至光緒四十九年，即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爲止。）期滿之日，由中國政府備款購回，其價於兩國訂約人員中，各派專門家一人估定，在日本管轄期內，輸運中國兵隊軍械糧餉等項，均照中國東方鐵路條約辦理。至改建該路一切事宜，由中國政府，特派專員一人，與日本商酌，該路營業事務，亦准由中政府照中國東方鐵路辦法，特派專員一人，相助治理，物品屬中政府或個人之貨者，其運輸費另行議訂云云。

二十二日東京電云，日政府以重建安奉鐵路一事，爲日本應有之條約權利，且畫一之軌道，與世界交通之方法，殊多利便，而中政府對於此事，遲遲不允，以故特於昨日下午，末次照會中政府，示以最後之辦法，並於當晚諭飭南滿洲鐵路公司，即行開工重建。據日本官場宣稱，日本之舉動，並非意圖仇視中國，日本現擬將該問題並滿洲其他之爭端，以最和平之態度，從事交涉，中國駐日公使胡維德，昨晨往謁日本外務部大臣小村伯爵，磋商此事。

十三日東京電云，日本政府已宣佈安奉鐵路之始末記，其文甚長，日本新聞紙其大略，謂日本因清國之不公直情形，實被迫而用此手段，然仍引爲遺憾，深望華政府以邦交爲重，將其餘一切未了交涉，和平速結。又云，緣重建安奉鐵路一事，勢不容緩，不得不專主開工，然猶望中日邦交，將來益見親睦云。

同日東京電云，安奉鐵路，已於星期五夜間開工重建，購地一事，大約並無特別之阻難，此間商界中人，得此消息，安堵如常，各報大概皆贊成政府舉動。

二十四日東京電云，駐日華公使胡維德，已將中國外部來電，轉交日本外務大臣小村伯爵，聲明中國願依日一要求各節，將安奉鐵路事再行協議，惟日本仍一意修築，不願停工。

同日紐約電云，美國政府且下對於安奉鐵路變局，頗欲主持公道，以保遠東太平云。

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云，俄京之人，以中日兩國爭論安奉鐵路之問題，大有相持不下之勢，故決意向東京、北京兩處調停。

同日東京電云，日本於重建安奉鐵路事，一切尙屬順手，故決意不再停工。倘中國口下情形，能以誠實相待，則日本可允與中國開議各項問題，惟不能涉及安奉鐵路工程云。

東京電云，安奉鐵路交涉一案，日本已接得中國答覆，具見中國之美意，此事可望和平解決，務使兩國皆能滿意而止。

又電云東督錫良已委交涉使，與奉天日本總領事，提議安奉鐵路問題，並聞駐北京日公使，不久將與外務部開議此項交涉云。

各新聞紙大概勸其重議合同時，勿有所關礙於重建問題。

二十七日東京電云，東京現望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此後能在北京，指導安奉鐵路交涉，並料中國官場，不致阻撓重建工程，聞該路現在進築頗速。

二十八日東京電云，駐京日使伊集院，昨與外務部大臣那桐大軍機，開第一次安奉鐵路會議。東京官場因安奉鐵路警務權利，爲條約所規定，且鐵路地段，時有鬍匪結隊爲患，故堅執不肯棄讓此權。

## 清川督趙爾巽電樞垣，報告川兵準備進藏情形。

本日，清四川總督趙爾巽致樞垣電文如左：

「川兵進藏，已定期本月起程，惟藏番近來猜疑益甚，所有在爐購茶番商，均四處密探川中行事，其在江卡練兵鑄礮，聲言防備官兵進藏，又阻止安設電桿，形同化外。迭准駐藏大臣兩電，均深慮川兵此行，必有戰事，意在痛剿而進，且有變速禍小變遲禍大之議。茲值川兵將次起行之際，如能節節曉諭，相機前進，固可不開兵釁，萬一藏番敢於阻抗，究竟應否准其迎頭痛剿，轉戰前進，以張國威，抑或停頓半途，另籌進步，兵機間不容髮，不能不預請宸斷，以免臨時貽誤。至該軍出關以後，並擬由邊務大臣撥派邊軍防護策應，又爲經劃烏拉糧運以利師行，惟邊地縱橫數千里，防兵本單，一經抽調，愈恐不敷分布，再由川中添派營隊擇要填紮，以備不虞。總期遠征之軍，恃有後援得以一意深入，風馳電掣，既至拉薩，則藏番雖有陰謀，而駐藏大臣亦有實力以制其後，所有川兵進藏，恐有戰事，請旨示遵緣由，謹請代奏。爾巽奏。」（註三）

按：清廷近年致力於藏政之整頓，傲於藏軍不足守土而有英軍長驅入拉薩之事，擬編練藏兵以實邊防，駐藏大臣聯豫曾上疏請招練新軍六千，以一千駐紮察木多，二千分駐後藏江孜靖西等處，另三千分駐前藏各地，而同時將舊有雜冗制兵及武員糧員等裁撤以省浮冗，清廷以藏地遼闊道遠，轉運不易，駐兵少則不敷戍守之用，多則糧餉難措，遂僅允准先設三千名，由川督精選川兵，千名派得力之員統率入藏歸駐藏大臣節制，餘二千名由駐藏大臣就地選募，另調川軍哨弁長官督練，川軍入藏訂於本月起程，以藏人畏怖猜疑，川督趙爾巽慮藏人阻抗，遂有致樞垣請旨示遵之電。（註四）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頁四六。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八期，記事，頁二二二——二二六。

註三：同註一，頁四八。

註四：程時敦編：「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頁五六。

十一日（七月二十七日）清廷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討平德格之亂。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清廷以察台膽對藏番糾衆侵逼川邊三崖德格，曾命川督趙爾巽、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相機籌辦，十一月趙爾豐抵德格，討土司之亂，本日討平。其經過大略如左：

巴塘既定，趙氏乃進而經營德格，此乃藏東最大之土司，而當地情勢又最有利於漢人。當時適有兩酋長交關多年，其情形恰如印邊所習見者。戰敗之一方來向趙氏乞援，趙氏即乘機利用，助以漢軍藏軍各五百名，驅走其對方使接受中國保護，並於巴塘德格間修築馬路，後具奏清廷，謂該酋長庸懦無能，屢請將領地歸附中國，並繳納其印信，聲言彼兄弟交關徒害人民。趙氏繼有德格之地位，在軍事上極關重要，如善爲治理，則可資以鞏固中部西藏，並爲川邊屏障，倘不乘機收復，而一任土司交關，則居民痛苦永無窮期，而他處土司亦難免捲入漩渦，此種不幸之結局，極望政府設法避免。

樞密大臣接閱趙氏奏摺後，即擬具下述之意見，謂依據大清憲法之規定，如各土司酋長統治乖方，即應革職查辦，或交其他土司兼管，或由政府收回其領地。目前邊疆情勢迥異從前，政府應採取適當之手段，以保障邊境之安寧，而制止土司之爭鬭。德格爲川藏軍事重鎮，而居民又渴望復歸中華統治。趙爾豐之建議應予採納，即將德格全境收歸政府直轄，設官治理。德格酋長仍得保留原銜，並賞二品頂戴，給年俸五千兩，由德格境內收入項下撥給。

（註一）

清廷以梁士詒為郵傳部左參議。

清內閣本日奉上諭如左：

「郵傳部左參議著梁士詒補授，欽此。」（註二）

梁士詒（一八六九——一九三三），字冀夫，號燕孫，廣東三水人。生於清同治八年。幼承庭訓，力學實踐。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一日

三六二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入邑庠。十五年，中己丑恩科舉人。二十年，中式甲午科進士。應殿試，以二甲爲翰林院庶吉士。時年二十六歲。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開經濟特科，梁爲戴侍郎鴻慈保荐，參加應試，名列一等第一。因遭慈禧西太后之猜忌，遂不複試。由唐紹儀之介，乃應北洋總督袁世凱之聘，爲袁主編「北洋兵書」，爲北洋編書局總辦，是爲梁與北洋系發生關係之始。翌年十二月，隨唐紹儀赴印度議中英藏印條約事。三十一年十一月，梁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補，在外務部丞參上行走，仍兼任鐵路總文案（約等於今之祕書長）。三十二年正月，唐紹儀繼盛宣懷爲鐵路總公司督辦。梁爲唐之助手，督辦京漢、滬漢、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鐵路。三十三年，郵傳部設立五路提調處，調梁在該部服務，並擢爲該處提調。二月，梁建議設立「交通銀行」

嗣郵傳部裁撤五路提調處，改爲郵傳部鐵路總局，仍派梁爲局長，遂得有全權從事鐵路事業之整理與發展。其間因除弊興利之事，因而結怨衆多，致被人參劾十六次之多。（註三）

## 日本在朝鮮會寧清津增兵戒嚴，並由會寧渡江越界。

中日間近因安奉路事、中韓界務等問題未解決，日人並於延吉滋事，造成「和龍峪事件」，引起外交交涉。本日，日人並在朝鮮會寧清津調兵運械越界，據東督錫良、吉撫陳錫昭常電樞垣稱：

「十一日早，有日官兵由會寧渡江越境，日官一員著憲兵制服，整隊而入，攜帶馬鎗六十三枝、手鎗六十八枝、軍刀六十九把、載子彈牛車二十一輛。白憲兵長前往詰問，日兵已抵六道溝，不及阻止，當又詰齋藤，覆據：延吉馬賊欲將竄動等語。該處地方甚安謐，並無馬賊踪跡，觀近日舉動，陸續調兵運械，勢將生事挑釁……」（註四）

註一：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〇二。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十六日。

註三：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三三四。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七。

十四日（七月三十日）日駐奉天領事小池為安奉鐵路事致錫良說帖，要求即允實行改築。

安奉鐵路問題迭次會商，迄未解決，東三省總督錫良曾於五月八日致駐奉日領小池張造一節略，提出十項辦法，未得日方接納。本日，小池致錫良說帖，要求錫良將條件收回，即允實行改築。從下引錫良、程德全致外務部電文，可見小池說帖內容概略。電文云：

「安奉鐵路事，今日小池又來晤談，交出說帖一紙，內稱：彼政府之主張，正如該領所聲明。清政府提議條件，皆是作難，藉阻改築之實行，此時何得議及條件細目。清政府如有誠意，應將該條件概行收回，而於改築之實行一層，即表同意後，則日政府再於各條件互行商議，亦無不可等語。小池指此說帖為彼政府訓條，與前互換利益，用意迴絕。綜計小池議過五次，第一次在司，不認二八九三條；第二次於三條外增第一條；第三次言彼政府令伊使在京辦理；第四次又云可在外辦，並有互換利益之言；第五次又復翻悔，欲將條件概行取消，俟改築實行，再行商議。忽而代表政府，忽而請命政府，變幻離奇，莫衷一是。在彼與政府及公使消息靈通，有所主持，政府無不承認，敢於願意允換。我雖臨機因應，終無確實依據。現擬仍抱定以一條易九條辦法，派司前往要求先議九條，再易改軌一條，彼用公使向鈞部延古交涉伎倆，我亦以此應之。茲特先將今日情形電陳，俟該司所議如何，即行奉達，祈鑒為幸。良全同肅，十四日。」（註）

註：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一〇——二二一。

十五日（七月三十一日）清廷准學部所奏增修考試畢業遊學生章程八條。

清學部以留學生畢業回國者日多，特訂考試遊學畢業生章程八項，對於資格文憑與考試之程度，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四、十五日

有嚴密之規定與檢查。本日，清廷准如所奏。茲誌學部奏摺及考試畢業遊學生章程清單如左：

「奏爲酌擬考畢業遊學生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鑒事；竊臣部於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奏准考驗遊學畢業生，自本年始，每年八月舉行一次，奉旨允准，歷經遵辦在案。惟考試舉行伊始，一切章程，皆係暫爲擬定，現在歷時既久，或試驗而便於舉行，或隨事而易於變通，且遊學畢業人數，日漸增多，一切考試條規，似不無加密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擬定考試遊學生章程，分爲八項辦理：杜門局試，略仿科舉取士之遺，分科較藝，兼取學堂積分之法。嚴於去取，則名器無可濫邀，密於關防，庶微竇可以盡絕。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部遵奉施行。嗣後體察情形，如有須續行增改之處，容臣等隨時奏明辦理。所有酌擬考試章程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謹將酌擬考試遊學畢業生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考生資格，東西洋遊學生，應由出使大臣或遊學生監督，將該生之履歷，入學年月，所習專科，及預定畢業年限，並有無曠課各節，預行列表報部立案。其赴部考試時，應由出使大臣，或各省督撫，或各部院堂官，備文咨送，出具切結考語，方准與考。東西洋遊學生，如係由中學堂畢業，得有獎勵後出洋者，必在外國高等以上學堂肄業三年以上，方准與考。其未由中學堂畢業出洋者，必在外國普通學堂預備一年以上，並在高等以上學堂肄業三年以上畢業者，方准與考。（在高等以上學校，此校未畢業而轉入他校者，不得以兩校年限合計，惟學科程度相同之學校，預經出使大臣或遊學生監督允准轉學報部核准者，不在此例。）東西洋遊學生，必須在大學堂及各項高等專門學堂畢業者，方准與考。凡在外國中學堂，中等程度之實業及師範學堂與爲中國人特設班次之學堂肄業轉入高等學堂之第二、三年級者，或由校外生畢業，編入高等學堂之第二、三年級者，亦均不准與考。凡選科畢業生，如其所習學科，不及該學堂所定各科四分之三者，（設如某學堂所定應習之學科共十六種，而該生所選習之學科不及十二種。）不准與考。

二、查驗文憑：遊學畢業生赴部報考，應將畢業文憑，及監督處證明書，并筆記譯述等項，呈明候核。其在本國學堂或外國學堂得有普通畢業文憑者，一併呈驗。

三、預行甄錄：遊學畢業生，無論有無普通學畢業文憑，均預行徵錄一場，試以外國語文，並該生專科所需之

普通學。(如法政文科之地理、歷史、及格致工科之理化等學。)其平均不及五十分者，不准與正場考試，甄錄未取者，准於下屆再與甄錄，惟以一次爲限。

四、分門命題：正場考試，分爲兩場，第一項試中外文字，第二項試科學。第一項試中國文一題，外國文一題，作一題爲完卷。第二項按照該生等所習專科，分門命題，每科限定六門以上，八門以下，每門一題，主要者二題，須按題全作，按門記分，及核算平均之法，照奏定學堂考試章程辦理。

五、考試日期：遊學畢業考試，定於每年八月舉行，考試分三場，間日一場，第一場試中外文字，二、三場試科學，俱當日交卷。

六、分等給獎：此項考試等級，照奏定學堂章程，分別最優等、優等、中等。考列最優等者，獎給進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獎給舉人；均由學部開單奏請驗看，恭候欽定。獎給進士舉人者，並加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則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其法政科、商科、工科、格致科、農科、醫科仿此。凡考試不及格者，准於下屆再應考試，惟以一次爲限。

七、分別職等：主試官由學部奏請欽派，襄校官由學部遴選奏派，均無定員，視考試畢業人數多少，臨時奏定，主試官命題閱卷，選定襄校官所擬試題，複核襄校官所擬分數。襄校官分擬各科試題，分校各科試卷。監臨官二員，由學部堂官內奏請欽派，所有堂前評定文憑分數。臨場點名散場及考試時整飭場規等事，均應督率派出各司員，認真經理，並會同主試官，辦理拆封，計算總分數及填榜事宜。提調官二員，由學部堂官就本部丞參暨各司總辦中，遴選奏派，管理內場一切事宜及分撥試卷、核算分數等事；並隨同主試官、監臨官辦理拆封、填榜事宜。內外收掌官、彌封官各二員，由學部堂官，就本部各司員中，遴選奏派，辦理收掌彌封等事。庶務官二員，由學部堂官，就本部各司員中選派，辦理場內供給及雜務。監場官若干員，由學部堂官，就本部各司員中選派，監查各生考試。

八、嚴密關防：設內場監試御史一員，專司稽查關防，由學部咨取科道各官銜名，奏請欽派。凡主試官、襄校官暨提調內收掌彌封庶務等官，一經派定，均須卽日入場住宿，未揭曉以前，不得外出，俾昭慎重。監臨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七日

三六六

官二員，應輪流在外場住宿，以便稽查出入，嚴杜弊端。試卷於每卷末頁之左角內填彌封紅號，於卷面之浮簽上，填寫考生姓名及坐號。收卷後由彌封官揭去浮簽交提調官，分送主試官或覆校官評閱，其各項試卷，非經主試官評定分數後，不得開拆彌封。既拆彌封，已知紅號之後，不得復將分數增減，以杜弊竇。考生文憑分數，由學部評定，於拆試卷彌封之後，隨同紅號名冊，送交主試官，以便計算總分數。」（註）

上述考試遊學畢業生章程之各項規定，可見清廷學部對此事已較前更為慎重與嚴格。

註：「教育雜誌」，一卷八期，教育法令，頁五一—五四。

十七日（八月二日）清廷開去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寰差使，改派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為督辦，農工商部右丞沈雲沛為幫辦。

本日，清廷領諭云：

「前據給事中高潤生奏參呂海寰等容隱私人，敗壞路政各節，當經諭令那桐確查，茲據查明覆奏，津浦路局總辦記名道李德順，來使營私，不顧大局，激動公憤，清議不容；候選道張鏐，阿附逢迎，卑汙無恥，縱營苟苟，有玷官箴，均著革職，永不敘用；候選道曹嘉祥，善於營運，結交官府，惟利是圖，著即革職；分省知縣永祺，倚勢陵人，贓私疊疊，著革職，永不敘用，並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候選知府錢錫霖，一聞提傳，希圖脫逃，迨到案後，又復供詞閃爍，該員聲名甚劣，貪婪狂悖，無所不為，著革職驅逐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商人高錫九，借地納賄，李蓮溪奔競營謀，均著遞解回籍，不准再向路局包運包工。呂海寰身為督辦，於一切支款用人，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失於覺察，著交部議處，幫辦大臣孫寶琦，視事未久，知有弊端，告知前督，將李德順撤差，尚非始終受其蒙蔽，著毋庸置議。前直隸總督楊士驤，既失知人之明，難辭濫保之咎，著撤銷太子少保銜。」

同日，又命呂海寰開去督辦津浦鐵路大臣，改派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督辦津浦鐵路事宜，並派署郵傳



部右侍郎沈雲沛幫辦。(註一)

按：李德順等，以舞弊營私，喪失種種權利，被直隸全省紳商舉發，又被言官奏劾。旨令署督那彥查辦，旋經那中堂覆奏，旨令李德順等革職永不敘用，原任直督楊士驤亦撤銷太子少保銜。

附錄：直隸團體上同鄉京官津浦鐵路總協理公函(註二)

(上略)伏查此路用款，假自英德兩國，原定合同，極為完密，於我國之主權利權，兩無損傷，而又益以鹽斤加價，鹽斤爲民食所必需，是無論貧富，皆負路款之責，商民以此路與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故鹽雖加價，亦遂甘痛苦而不辭者，爲款實用於路也。不料李道不諳路工，又多私計，舉國家政權，生命民脈，不惜以總辦一手放棄而斷送焉，謹再就設身及用人購料工程諸弊端，凡調查所得者分別述之。

一臺站失宜，利必外溢也。查火車總站以接市場靠河流爲便利，在津總站，始議在河北。繼議在西關，終忽祕密，隱謀既定，驟指明在城南南關地方。此地既極窪下，又遠河流，中國市場，均在城東北，與此地渺不相接。此路既接京津新車站，而由城北而西，又繞而向南，以就此低下之區。且該處東與各國租界聯絡一氣，總站推廣商務，利權必歸外人。以數千萬金白築之路，如此遷就，不知其用意安在。人言嘖嘖，有謂其與曹道嘉祥合設公司，先購此地圖利者。此事雖無顯證，然以此窪下不毛之地，他人皆不知將作車站，而曹獨以華興公司名目，用重價全購之，在農工商部註冊，每畝已作價六百五十兩。車站消息孰洩之者，先曾聞河北車站，以地價昂而不用，然此地註冊已自作價每畝六百五十兩，又安見彼貴而此賤耶？窺李道之意，若舍此別無宜作總站地者，然同人實地調查，河北趙家場後上牆內外，有空地四頃餘，遷西空地尚多，既無廬舍，又少墳墓，且北接西河，南近運河，與京省交通均便，以此地作總站，與南關比較，有數種便利，另有圖說呈覽。又聞德人要求在彼租界另設一站，以彼地傍海河，若許其設站卸人，並裝卸貨物，總站權利，必被其吸收。彼謀專而我勢散，力難與敵，有無容諱言者，未識此站已允彼否？如尚未允，萬望鼎力主持，以保權利。要之，總站關係最要，京奉鐵路在津總站，因逼近租界，至今新車站不能與抵，前車已昭然可鑒。今李道以總車站無故隱與人以大利，此臺站失宜，利必外溢之有可查者。

一喪失權利，濫用私人也。查奏定借款合同條約第十七款，言此路南北段聘用英德總工程司各一人，李道自稟督憲辦法，亦言中國風氣已開，學專門者衆，此路工師，先儘中國人用。夫條約必訂明德工程司一人，辦法又陳明儘用中國人，固皆屬保護利權之計畫也。即中國人尙不敷用，隨時須添聘外人，此宜若何慎重者。乃李道言似忠而行則悖，聞自去年土路南築之始，已驟用德人六十餘名，自副工程司書記醫官，立種種名目，薪金月糜數萬甚至無事可作。土法燒密之事，亦以洋人司之，彼勢既大，中國員司，無敢查問，李道亦樂挾衆洋人，以爲盤踞把持之助，是政府磋商年餘，竭全力所爭回之路權，不啻被李道以私意送還也。又鐵路局有羣指爲二總管者，乃係李道之壻永某，倚權圖利，靡所不爲，爲勒買謀利事，被人在天津縣議事會呈訴，有說帖可查。又有李道私人李蓮溪者，以候補道而專爲包此路工，設一洪泰木廠，此路承包運料，當時雖曾招工投標，然徒掩飾衆人耳目，標不公開，終歸李手。以沙土冒爲石砂，領價巨萬，即李蓮溪所爲也。人言有二李分肥之說，窺其種種辦法，此言不爲無因。凡此皆其喪失權利濫用私人之確切可查者。

一虛糜巨款，工料多難保固也。考鐵路定例，凡窪地高築路基，兩旁必多留餘地，以爲固根培修之計。此路自良王莊迤南多窪地，築路有高至一丈者，乃買地甚狹，兩旁掘地取土，有深至七八尺者，其築坡甚直，兩旁又不留餘地，作法如此，地價雖稍省，而深溝取土，工費已自不貲，車行又多危險，將來雨水冲刷，路坡易壞，再爲停車補路，非另行購地取土，平墊舊溝，不能再爲幫修，足濫用私人，不惜巨款，獨省此有限之地價，而忍遺此路以無窮之巨患也。又聞路線應鋪石子，乃因石子未到，竟沿路造密燒磚以代之，俟石子運來，此磚又歸無用，且他處造密，每密只需百餘金，而此路之密，每密用數千金。又特以洋人司之。此處糜費，李道均所不惜。又聞此路全圖，係以巨金購得者，乃既設局購地，李道終不厭路線全圖，所發之圖，或三、四里一段，或七八里一節，又不接連，有相隔數十百餘里者。至使購地員司人等，三日一遷局，五日一停工，川資工費，消耗已多，此等糜費，李道又所不惜。況去年所購之石砂，即係其私人李蓮溪所包運，沿路堆積如山，由同人調查數處，多係沙土有小樣可憑國帑民膏，忍使隨風飄蕩，或係其不明路工，或係其私心用事，如此委以路權，安必其無所負也。此其虛糜巨款，難期保固之在在可查者。

以上數端，既虛糜路款，又放棄路權，路工又不鞏固，以此總辦鐵路，害將奚窮。以害在日前者言之，此路股票，先招中國人購買，現在因款項不清，人心惶惑，相戒莫肯出資，所有股票，必盡落外人之手。以害在將來者言之，十年後國家與民以股票，成本既重，集款甚難，且因此虛糜，借款遞增，償還匪易，倘異日還款不足，必至抵以四省釐金，或外人乘機更要求以路為抵之續約，是因李道曠廢厥職，將我已經收回之路，永落於外人債權之下也。（下略）

## 清東督錫良與吉撫陳昭常電奏，日人添兵輸械入延吉，鼓惑馬賊，勢將破壞和平，請嚴與日使交涉。

東督錫良、吉撫陳昭常本日致電清廷外務部，報告日人向延吉添兵運械情形，請與日使嚴重交涉。

其電文內容如左：

「竊據督辦吉林邊務大臣吳祿貞電稱：先後據密報員、稽查員報稱，日人動輒添兵，意存挑釁，朝鮮會寧清津等處，俱已戒嚴。十一日早六點鐘，有日官兵由會寧渡江越境者，洋官一員均着憲兵服制，整隊而入，攜帶馬槍六十枝，手槍六十八枝，軍刀六十九把，載子彈牛車二十一輛。我處憲兵白班長，赴日憲兵分遣所詰問，日兵已抵六道溝，不及阻止；即欲派兵往阻，而左右兵力不備一隊，寡不敵衆，束手無策，惟有備文詰責日員齎藤。昨接齎藤來函，延吉馬賊將欲蠢動等語。祿貞到防後地，方甚爲安謐，並無華賊出沒，窺其用意，無非爲日後進兵張本。綜觀近日舉動，陸續調兵運械，又欲蠢惑馬賊，擾亂治安，生事挑釁，勢將破壞和平，藉詞佔領，禍患之來，迫於眉睫，非由鈞部迅速設法維持，大局不堪設想等情，查日人近在延吉強佔民房，傷官戕兵，種種無理舉動，迭經電咨鈞部與日使交涉，並飭吳祿貞事事穩慎妥辦在案。此次日人復添兵輸械，闖入我國領土，並捏稱馬賊蠢動，居心實爲叵測。延吉兵力單薄，既難攔阻日兵，且恐輕開邊釁。而日人之橫肆強蠻，係因間島問題尚未解決，不認我國領土，故敢妄設憲兵，擅運槍械，界務一日不決，則日兵一日不退，我愈退讓，彼愈強橫，藉故生釁，何患無詞，誠恐禍在旦夕。相應請旨飭下鈞部，迅將界務設法議決，一面嚴與日使交涉，撤退延吉日兵，以弭釁端，大局幸甚。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七〇

再昨奉初七日鈞電，已由長轉電昭常，派員確查，合併聲明。錫良、陳昭常叩。十七日發。」（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七期，頁一八二—一八五。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七—八。

## 十八日（八月三日）清廷與巴西訂立公斷條約四款。

清外務部左侍郎聯芳，本日與巴西駐華公使貝雷拉訂立公斷條約四款，內容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巴西合衆國民主總統，爲欲按照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海牙簽押之國際保和約第十五款至第十九款及第二十一款，又一千九百七年十月十八日在海牙簽押之國際保和約第三十七款至第四十款及第四十二款，所載主義，情願彼此訂立公斷條約，簡派全權大臣銜名如左。

大清國大皇帝欽命全權大臣外務部左侍郎聯芳、巴西合衆國民主總統特簡駐華公使全權大臣貝雷拉，彼此將全權字樣對換校閱，實屬妥協，茲將商訂各款，開列如左：

第一款 凡法令上之爭論，或兩國條約解釋之爭執，勢難由外交官和平了結，均可向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條約中在海牙所設之常川公斷衙門投控，並請審斷，但須無礙兩國國本上之利益，國權之獨立國家之榮譽，亦不得干涉。第三國之利益。此外如締約兩國中有一國情願亦可將本約所訂公斷之件送交他國君主或友邦政府，或從海牙公斷署中所列公斷員名冊外，另選一人或數員審斷。

第二款 凡遇有爭端，締約國於投控海牙公斷署或他項公斷員數人或一人之前，應先立一專章，爲之簽押，敘明爭執理由，審定公斷員權限及一切應行遵守之細則，此項細則即組織公斷所之時限或逃選公斷員一人或數人，以及訴訟法等皆是。

本款所有專章，凡中國所應具者，當由中國大皇帝斟酌合宜格式及辦法，主持施行。其巴西國所應具者，

當由巴西總統得國會認可，而後辦理。

第三款 本約自換約之日起，以五年爲限，如限滿前六個月，未經締約國聲明廢約者，則作爲續訂五年，嗣後期限，照此計算。

第四款 本約俟兩國按照正式妥定後，再請批准，一俟批准後，即在巴西京城換約。本約用三國文字繕寫一葡文，一華文，一法文共作四分。約中如有礙難解釋之處，當以法文爲憑，爲此兩國全權大臣將本約親筆畫押，蓋用關防。

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三號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外務部左侍郎聯押

大巴西國欽命駐華全權大臣貝押。」（註一）

按：此約係按照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七年在海牙簽押之國際保和約所載，主義情願彼此訂立此約，規定自互換之日起，以五年爲限，如限滿前六個月，未經締約國聲明作廢者，則作爲續訂五年，嗣後期限，照此計算。

## 清廷以文科進士賞京師大學堂東洋教員服部宇之吉。

清廷學部本日奏准賞給京師大學生東洋教員服部宇之吉文科進士，其奏摺內容如左：

「又奏請 賞給服部宇之吉文科進士片，再大學堂正教員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在堂六年，授課勤劬，成材甚衆，洵屬異常出力之員，前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由臣部奏請賞給二等第二寶星業經奉旨允准，欽遵在案。此次該學堂師範科第二班學生畢業，該員教授之功最著，自應奏請獎勵，惟前次已得二等第二寶星，實屬無可再加，而該員在大學堂訓迪勤懇，此次新班畢業，又未便沒其勞勩。查山西大學堂譯書院英國文學博士寶安，由臣部奏請獎給譯科進士，奉旨允准在案。茲服部宇之吉原係日本文學博士，謹請援照山西成案，獎以文科進士以文科進士，以示優異之處，出自聖裁，謹附片具除伏乞聖鑒，謹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 上海民呼報被封，主筆于右任、陳飛卿被捕。

革命黨人于右任，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五月十五日）在滬發刊民呼報後，言論激烈。于氏陝西人，揭發陝西吏治腐敗尤甚，陝省大吏恨之刺骨，日思有以中傷。陝甘總督譚以侵吞旅滬陝甘同鄉賑款，控於租界會審公廨。公廨據以拘捕于右任及陳飛卿，並查封報社，且不准保釋。（註三）

附錄：一、上海民呼日報小史（註四）

### （一）籌備出版之經過

三原于伯循（右任）於丁未年（一九〇七）春，與同志楊篤生汪允中葉仲裕王无生金懷秋諸人創設上海神州日報，刊行未及一載，以隣居失火殃及，全館悉付一炬，右任遂辭退該報社長之職。翌年戊申年（一九〇八）秋間，復籌辦民呼日報，以爲之繼。助之者有隴青城柏小魚張人傑周柏年諸人。號稱募集股銀十萬元。張人傑周柏年且以所設巴黎世界社爲其後盾，世界社係巴黎新世紀報諸人出版圖書之機關，如世界大事、及世界六十名人、夜未央、鳴不平諸書，皆其出版物。民呼日報出版告白，聲言凡定報半年，或全年者，均分別贈送世界社圖書或書券若干。是即張人傑周柏年之餽贈品也。右任於戊申八月初一日已用個人名義，在上海各大報登載啓事云：「鄙人去歲創辦神州報，因火後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發起此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闢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股額定十萬，每股百元，現已招足六萬元。俟機器運到，即宣佈出版日期。捲土重來，誓以規後之身，雪前此無功之恥。海內外同人如有寵錫教言，及願擔任訪事者，請函寄上海四馬路西三山會館東隔壁本報事務所爲幸」等語，惟以措集資金煞費心力，經營七八月，至己酉年（一九〇九）三月二十六日始在山東路望平街一百五十六號宣告出版。

### （二）出版後之困難

民呼報既出版，除于右任自任社長外，執筆者有范光啓吳宗慈王允生戴天仇周錫三諸人，宏論宏議，漸受世人歡迎，惟鑒於往日蘇報及國民日報之覆轍，對於漢滿種族問題，未敢公然言之。至於批評時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敗，則較神州日報尤爲激烈，以故漸爲各省當局所嫉視。卽在上海各舊派報紙，亦以民呼放論敢言，銷場日盛，彼此相形見絀，遂多假藉外人勢力或當地官威以橫施壓迫，且有在報端公然以惡語詆毀者。民呼忍無可忍，遂於己酉年四月初七日在「大聲人語」欄宣示該報態度，題曰歡迎本報者看看，嫉忌本報者看看，其辭云：「本報出版以來，自知勢力薄弱，不敢與有勢力之報相抗，故立言無不謹慎。乃發行數日，蒙有心人以青眼相加，銷路大增，而某某無價值之報，雖送閱而無人過問。遂老羞成怒，譏詆本報不遺餘力，不道德之言，無日無之。似此挾勢相凌，旁觀者爲之不平，投函者日數十起。同人以忠厚待人，發表者僅十之一二，連日乞哀，當爲閱者所共見。乃該記者不知自量，欺我孤立無援，又插畫以誣我。同人雖存打狗看主之心，詎能忍再一再二之誚。今特正告天下，倘若輩再挾勢相凌，使我忍無可忍，必正堂堂作誅心之論，以雪連日之恥，使人知覺端不自我開，若輩實爲禍首，我人春秋之作，不得已也」等語。觀此可知民呼報當日環境之困難及應付惡勢力之不易矣。

### (三) 關於甘肅賑款之訟案

民呼報揭發各省吏治之腐敗，以抨擊陝西政界爲最力，故陝省大吏恨之刺骨，日思有以中復之。時旅滬陝甘二省人士劉定榮李岳瑞等方發起賑濟甘肅巨災，有甘肅籌賑會之組織。于右任亦會員之一，其辦事所卽假民呼報社內一室充之。陝吏藉此爲題，遂誣攻民呼報主持人侵吞賑款，砌辭傾陷。己酉年六月中旬，陝甘總督毛有電飭令上海道蔡乃煌查究此事。旋由蔡道飭札公共租界公解職員寶子觀云：「爲札飭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護理陝甘督憲毛電諭，以上海民呼報館內所設之甘肅籌賑公所與盛大臣暨商會諸君所辦義賑並非一事，且並未將辦法函告，亦未將所收賑款姓名數日時日，按照義賑條例，隨時報解，登報聲明，申報館席裕福稱有墨洋四千元交其匯解，迄未收到。朱經帥匯賑款三千兩亦交解甘。訪聞該公所在滬募賑數已三萬餘金，人多謂其斂錢肥己，意圖漁利，實於賑務有礙，囑飭解查明勒令解清等因。查甘肅義賑公所設在民呼日報，而民呼日報館係陝人于伯循所開，前經呈明行解有案。今義賑收款既有三萬餘金之多，解到甘省只有二千兩，究竟錢歸何用？款存何處？仰卽提案嚴究押迫，限三日內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七四

將所收賑款全數繳出。呈由該廳稟請掃解。毋許帶欠。借賑斂錢，情甚棍騙，該報館有經收之責，如逾期不繳，應如嚴辦稟候核奪，毋得延庇」等語。是月十八日，遂由會審公廨派警探將民呼報社長于右任及職員陳飛卿二人拘至捕房。次晨十九日，由寶識員會同英領事開庭審訊。時有商店四家蓋章保證于陳二人在外候訊，職員祇許陳飛卿保出，于右任仍繫捕房，不准交保。二十一日第二次審訊，被告于右任等延德雷司及佑尼千兩律師抗辯，聲明該報祇借地與甘肅籌賑公所辦事，所有籌賑事務概不過問，復由上海商會及旅滬陝甘二省人士數電北京農工商部及陝甘總督毛某詳細解釋，并聲明于陳二人被拘之冤抑。上海時報神州日報及各西報均著論批評清吏壓迫輿論及故入人罪之非法。公廨職員以是不敢再為已甚，因向被告律師稍露但求當局顧全面子即可息事寧人之表示。

#### 四 朱蔡陳等之三訟案

與甘肅籌賑公所一案同時控告民呼報者，尚有其他三案：一為安徽鐵路公司候補道朱雲錦指稱毀謗名譽案，二為已故上海市蔡鈞之子國楨指稱毀壞其父生前名譽案，為新軍協統陳德龍指稱毀壞名譽案。蓋清吏目的在於徹底打倒民呼報，使其一蹶不能復起。特授意有關係之各方面，先後提出控訴，以極盡摧殘之能事也。朱雲錦控辭云：「民呼報某日所載安徽旅滬同鄉公叩之廣告一則，另加評語任意毀謗，與路政前途大有障礙。朱於去年九月間由全體公舉，至路事之遲速，實因款未籌足，朱接辦後，總理周味西囑朱節省經費，裁併局所。朱即裁去多人，被裁者挾嫌，乃函致民呼報登載其所敘同鄉公叩廣告，詢諸皖紳，皆稱不知。朱於初四日見報後，即往該館聲明實在，並擬稿送請該報更正，該報竟置之不理」等語。于右任辯稱，該廣告乃皖路董事范姓父來，由范某簽押負責，可以隨時傳訊。據神州報載皖路總理周味西之廣告所言，可見民呼報所載並無不合，朱雲錦所交來要求更正之底稿一紙，措辭多毀謗鐵路股東，亦屬不合。且篇幅太長，例須自負廣告費，而朱吝不照交，故不能照登云云。又關於蔡國楨及陳德龍二控案，據民呼報辯稱，兩案均照有人負責之來函登出，可以隨時傳訊。查蔡鈞生前任滬道時，創辦淞口驗疫所，有一候補知縣過口，令其跑跳，殊失文明體統。當時由陳一清日擊，是以具名投函該報，謂其查驗中西人員，看待有別。並敘述蔡之歷史，該報即照來函登載。並未添改一字，且蔡之革職，係奉清廷諭旨。京報與上海各日報，均於八月十五日登出，蔡係先朝佞臣，煌煌上諭著交地方官嚴加看管，所登各節，並非毀壞名譽云云。蔡國

槓所延律師答曰，中國官場短處，報紙是否盡量登載，考中國定律，爲子者應保父之名譽，民呼報任意謗毀，或因于右任欲向蔡國槓購買南方報機器未遂，以致挾嫌亦未可知云云。訊員與旁聽席聞言，咸爲失笑。

以上三案，均屬附帶性質，中西訊員，均不重視。而三原告人怯於各報之正論，亦不願擴大訟案，致起非議。故會審公廳於判決甘省賑款時，一併連帶判決，實不過藉此構成民呼報向日不守本分之罪名而已。

#### (四) 會審公廳之非法判決

租界會審公廳連續研訊民呼報訟案十四次，于右任因此被羈捕房月餘，中西訊員以甘肅賑款數日迭經各方證明，確無侵吞情事，且與民呼報無涉。至是年七月二十四日遂不得不糊塗判結，將于右任逐出租界，并取消民呼報之發行權，作爲了事。即由寶謙員宣佈判辭云：「賑務爲救災要政，報館爲輿論代表，宜如何潔身自愛，一秉至公。于右任係甘賑發起人，公所賑房民呼報館所派，豈容推諉，經公堂調查賬冊，弊混叢生，現雖據悉數呈繳，然非經此番徹查，難免將公款歸其私蝕。律以挪移，百喙難辭。至朱星齋陳德龍等各控案，報載諸多失實，大乖輿論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損壞名譽，不爲無因，疊被控發，至再至三。攻訐甚而訟獄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外借公論，內使私圖，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聽途說，捉影捕風，實非安分之徒，足擾公安之治。本應從重懲辦，姑念賑款清繳，尙未侵吞，言論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報時有憑空毀詆是非之事，向來未經公堂懲辦。民呼報館不安本分，疊被控發。公堂念係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判逐出租界。陳飛卿係公所發起，且係民呼報館主筆，應併飭具安分結存案。嗣後如有借開報館，不安本分，憑空毀詆，疊被控發情事，定當重辦，不得仍援民呼之案爲例。」等語，此案既結。民呼報由是閉歇，計自三月二十六日出版至六月十八日被封，在五十二日而已。

#### (六) 報界公論及變相復版

民呼報案結後，中外各報多主持正義，咸著論斥責會審公廳判辭之失當，尤以神州日報、時報、東方雜誌等爲激昂。時報批評云：「民呼日報案爲賑款也，曰賑款未侵吞，是民呼日報無罪也。民呼日報案，爲朱蔡陳毀名譽也，控毀名譽僅曰不爲無因，是民呼日報未定罪也，民呼日報何罪，于朱蔡陳何罪，而乃至於押一月餘，至於逐出



租界，至於具不開報甘結。嗚呼，所謂言論萌芽不宜摧折者，顧宜如是耶？乃忽又曰，上海各報時有憑空詆毀是非之事，豈以一民呼報爲未足，又欲盡上海各報而一網盡之耶？嗚呼，上海各報果能摧折盡淨否，即令摧折盡淨，報館盡死，能令人心盡死否？噫嘻。」等語，他報評論大率相同，清吏無如之何。于右任經此打擊，所志仍不少懈，即日捲土重來，另起名目，爲變相之復版。是年八月十四日，遂在各報登載民呼報最後之廣告云。「嗚呼，本報自停歇招盤業經多日，近始將機器生財等過盤與民吁日報社承接。所有一切應收應付款項，以後概歸民吁日報社經理，快事亦痛事也」等語。二十日後，遂有新創之民吁報在山東路同一地址呱呱誕生焉。

## 二、記上海報界之風潮（註五）

六月間，上海報界，以涉訟受審於公堂者，計有二家，一爲神州日報，以論議印人事，被工部局控告。一爲民呼日報。則控之者不一人，被控之由亦不一端。然神州日報一案，主控者爲工部局，會審者爲英國副領事及中國委員，而究其歸宿，則不過責令報館將公堂堂諭，並自撰解釋之論，登入本報三日而止，無他罰也。民呼日報一案，大約可分兩起，一爲毀壞名譽案，主控者朱某蔡某陳某也，一爲短解賬款案，初不知何人主控，而罪案尚未定，堂諭尚未宣布，即已拘其人，并已禁其報之發行權，於是民呼報館不得不停歇。豈中西官吏對待報館之意趣，互有異同耶，抑必如是辦理，始爲各當其可也，記者不敏，不敢妄言，姑據各報所載事實，詳敘於下，亦竊比於案而不斷之意云爾。

神州日報案 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控告神州報館一案，六月初三日，爲初審期，英副領事布辣德君，親蒞會審公堂，與會審委員實大令研訊。先由原告高易律師聲稱，日報言論公正。捕房本不能干涉，惟毀謗印人，妨害租界治安，捕房屢次警告，該報置之不理，又請其取銷前論，登報道歉，該報又復加以評論駁詰，茲將該報呈堂請察。被告所請律師德雷司君。（前曾署理上海英按察司）及日報公會所延之律師愛禮司君，發言辯護，愛理司謂神州報係華文，英文譯出之語，究符合否，高易遂將神州報逐段宣讀，與英副領事及被告兩律師，互有詰問。

繼由捕房見證八十八號西探供稱，西五月四號，奉總巡之命，飭往神州報館，請其以後不發議論，餘不知情。



又據工部局協董麥克倫供訴，由工部局擬稿，交一西人，轉神州報，要求登報道歉情形，愛理司謂此稿於神州報名譽有礙，即不能登載，故駁斥之。

德雷司詰以上海印人幾何，犯案幾何，麥云不知。德雷司將數日調查翻譯各件指示，并呈公堂，報告簿所載印人犯案。在一千九百零六年，有三十件，零七年三十九件，零八年五十三件，今年六月三十號止，已有三十五件之多。統計印人每百人，有五人犯罪，如輪姦劉阿妹之案，中外皆知，印人屢次犯案，於租界治安，極有關係。

德又問印人犯案定罪，華字報所載，究與一般印人有關繫否。麥答初無關係，惟犯案之印人，既在英公堂判定重罪，而該報猶指為禽獸等語，工部局故欲其取銷前論，至稿中所云，華人與印人，亦是同胞一語，工部局亦知該報決不肯照登，故亦允其將同胞兩字改去，除則不許再易一字。德駁曰，爾知英公堂訊問印人犯案時，英國皇家律師，亦曾提及此等淫兇案件。近於禽獸一語乎，況查英國刑律，照此淫兇之案，至重須處以死罪，輕則監禁二年，爾知之否。麥答曰，若講刑律，請還質諸律師。

德雷司以向例暑天須停審，請堂上速結，英副領事謂須將案卷一律調齊，詳細研究，以為時過晚，遂即退堂。初六日復審，開審時，先由工部局副總辦麥克倫投稱：神州報所登論說，涉及印人全體，於捕房當差之印捕，及各處工役印人，均有妨礙，故令更正。惟稿中華人與印人亦是同胞一語，曾與來局取稿之證人言明，儘可更改，惟須辨明印人實非禽獸，最為緊要，況愛禮司律師謁見工部局總辦雷福森時，聲稱所交道歉之稿，殊與華人愛國之心反對，以故總辦亦允酌改是實。

復據印捕總巡英人裴立脫君供：已查印人犯案，一九零七年，共有三十九件，內有六件，係華人具控者，一九零八年共五十一件，被控印人，類皆不守規則，甚有一人一年中，被控三次，另有一人，被控兩次，然非事所恆有。被告律師德雷司，起而詰曰，印人被控之案，究竟原告華人為多，抑係印人為多，尚有雖被印人之侮，而不願呈控者，爾知之否。裴答控案相較，印人控印人，似較華人所控，約多五倍，至若印人或有酒醉鬧事，華人確有走避而不願具控者。德問印人所犯，如縱火盜竊，私鑄銀錢，持刀傷人，誘奸婦女，酒醉行兇等事，有否。裴答拐騙誘奸醉毆等，確有其事，至工部局所用印人，共有五百四十五名，餘若浦東及法界等處，司閘謀食者，尚有四百三十名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七八

，以故定章如欲雇用印人，須由工部局介紹，設犯事端，可送英公堂訊辦。德問然則華字報所載，亦無非爲整頓印人起見，裴答不能決定，語畢退下。

日報公會所延之愛禮司律司，起而言曰：神州報於西曆四月二十六號、四月二十八號、五月二十號、六月二十八號四次報章所載論說，工部局以爲違礙治安，擾亂人心，因而呈控，但敝律師察得擾亂人心一語，範圍甚廣，如遇反對軍國大事，始可用之。今查愛力派脫（係西書名）工部局既非國家可比，意者該報所載，其即反對工部局總辦之意乎，現在呈堂之報紙，敝律師與德雷司律師，可分兩說，一則論中並無擾亂人心之意，二則著論之人，如有意義，有權登報。且該報閱者甚衆，華字報注重題目，如四月二十六號所登印人案，使人一望而知，至在英公堂問。亦係大衆皆知，故該報所登，實指淫兇之印人，與一般印人無涉。至六月二十八號所論，亦係警戒華人，對付不法印人，此論出後，即使受雇之不法印人，被華人辭去，或不得事業，神州報所言，亦屬正論，公堂不能以此歸罪神州。至以十日爲限一語，並非敕華人與印人爭鬥，或控諸此公堂，或直毆辱之，亦不過警戒之語而已。況正裴巡亦云印人犯案甚多，即如五月二十號，尙有印人毆斃印人一案，歷查一千九百零七年至零九年，印人犯案，日盛月增，以故英國皇家律師威金生曾於零六年三月間，在工部局納捐西人年會時，演說印人情形，宣讀於下：

威金生曰，印度人有昔克司種者，爲神勇之軍人，其人格於軍隊中，最占勝利，今日既欲添用印捕，然以予思之，所添之數，不可全係印捕，須英印二捕，各居其半。公等亦知印人，時稱吾英人爲父母乎，雖然，予之職權爲司賦稅者，本不能越俎而爲公等陳說，至於印人所稱吾英人爲父母，確不敢當此尊稱，稱姑母於願已足。以此種人，對於苦心孤詣之警察裁判員，常生糾葛，僕有恆言，印人在有事之秋，固屬馴良之兒，承平之日，視同贅疣，印人在滬之全體，統計去年而論，以犯事解裁判所者，十有其四，由是觀之，印捕全隊不可無他隊管束，以數方面觀之，印人之在此者，不易度日，而其人之不學無術，愚蠢無理，於一般人民，大有密切之妨害。彼印度人類，初非劣於吾輩，但其與人異趣，及其終也，騷擾華人，華人亦以吾言爲然。以予所見者論之，彼華人惡印人之感情，固不得其當，但印人乏偵探才，不能偵探罪案，此本非印人所長，公等不必強人所難。然彼有時亦嘗極其慇懃，即如近今之案，揚樹浦地方，一華人被竊，命印人偵之，其人反將失主與某廠數工人拘解，致真竊逸去，此種無把握之

勤能，計日有之，予亦嘗讚美印人，其於極點，但當深思遠慮爲之，如其人數多至滿千，須用他種人管理之，管理之法，不外一擇一專員，特司其事，亦不外增人員於英之高等法堂也。

查印人犯案，如零八年全年，統計每百名中，犯案竟有五名之多。神州報所載，實事求是，與衆有益，並無不合，如以其爲擾亂人心，應由原告交出擾亂的據，方爲合理，應請堂上察核。

又據被告見證比國人杜孟悚君稱：西曆六月九號，曾至工部局，謁見副總辦麥克倫君，商議辦法，出任調停，當承交下道歉底稿一紙，（即取銷前論）轉交神州報，並傳達麥君之意，稿中紅線標識處，須用大字，嗣因神州報主筆，以有礙名譽，不允照登是實。

被告律師囑被告三人上堂，實識員謂被告意已知悉，被告遂退。

德律師復起而伸說曰，考中外通商訂約後，英國到此設立公堂，其時第一英按察司，名康培者，擬即施行英律，當交各國酌議，自是，不照和約辦理。致有今日之控案。況報館自有言論之權，被告所載，絕無誣捏，均係實事，並因羞辱華人，故加評論。至印人淫兇案，亦由做律師爲之代表，初聞印人之供，以爲可辯，迨至公堂宣布罪狀，判以禁錮，似尚從輕。蓋此等案件，各國皆視爲極關重要，設使當時該鄉女。（劉阿妹）被印人誘引入棚後，強姦起釁，遽將印人毆斃，則將何如又使印人強姦之次日，事爲鄉民發見，因關公憤，復將印人毆斃，試問又將何如。今竟並未肇事，可見華人大有教化，設此事在他國，更將何如，乃工部局所交之稿，似非專爲要求登報道歉，直欲破壞該報名譽，殊不思自己之女，設被人奸，當不知作何景象也語畢，憤憤而退。

原告代表高易幫辦瓊司律師起而言曰，現在兩造案情，中訴已畢，惟原告具控原因，實有兩端，一則工部局以該報館爲政治機關，此次敷論說，係嘗試工部局者，應請堂上嚴辦，一則原告並不欲堂上懲儆被告，但求當衆宣佈，嗣後報館持論，務須公道，斷不可以此爲成例。

瓊司又言，外人准華人在租界居住，其歷史無庸述，華人受工部局之保護，治理如此完全，華人應知所感。工部局非有意妨礙言論自由，蓋言論自由，必須公道，並將公衆及個人之權利，審慎出之。印人所辦之事，與華人關係甚多，神州報之評論，可以激動華人，與印人相仇恨，工部局係上海租界行政機關，故爲之控告堂上對於此種評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八〇

論，請勿輕縱，如作為成例，將來倘有更激烈之論說刊出工部局之危害，更不堪設想云云。訊至此已六時，中西官會商，諭令各退，訂於下禮拜三宣佈堂諭云。

堂諭 查此案工部局控神州日報登載印人各節，祇應就犯事印人立論，不應涉及全體印人，有礙租界治安，請為究辦等情前來。據神州報訴稱，報載各節，確祇就兇穢之印人而論，並未指及全體印人而論等語。公堂查神州報登載各節，并未聲明專指犯事印人而言，據稱係專指犯事印人而言，其措詞宜有範圍，未使過於激烈，以致構成訟端，本公堂因該報前曾撰有解釋前論，此次可以作為和平之解決，判令神州報館，將公堂堂諭，並自撰解釋前論，於一禮拜內，登入本報三天，以釋羣疑。嗣後報載論說，須嚴範圍而清界限，不可涉於含混，致生枝節，此判。

民呼報案 民呼日報主筆于右任、陳飛卿，經護理陝甘總督毛實帥，以該報主筆有短解甘省旱災賑款情事，電飭滬道蔡觀察，札飭英公廨，傳提該主筆等解訊各情。六月十九日，由總巡捕房將于陳兩主筆解廨請訊，職員賈子觀大令，與英布副領事升座後。被告費信惇律師等，起而辯曰，被告被控之案，均由敝律師代表，應請將該被等先行交保。又曰，于係有名人物，現有的實鋪保四家，決不致於逃避，堂上既准改期會訊，應請該被等交保，中西官諭將陳飛卿先行交保候示，被告律師又言曰，于等先於西曆八月二號，因被安徽鐵路協理朱星齋控告一案，由捕房將于陳兩人傳去。及至捕房，捕頭即檢出牌票一紙。內載係道憲奉甘督電，飭查究賑款，即將被告扣留，惟查原電有飭令道憲先將電文宣佈字樣，並無飭拿該被告及友人查追之命令，電文既未宣佈，而又出票誤拘于等，似已違背憲諭。至甘省賑款，另有劉道經辦，派有司帳兩人，專司其事，進出捐款，均有帳據可憑，與于主筆并不關涉。而被告祇因事關公益，故將館中餘屋，讓與劉道，作為籌賑，現在劉道及經手存款之一林豐號，又經手匯款之蔚豐厚號，均在堂下，可以傳訊。即據一林豐將存款帳簿，蔚豐厚將匯款清單，先後呈堂請察官閱進出收條何在。答均可以檢呈。費信惇律師又曰，總之此案，甘省離滬極遠。甘督以賑款日久未據解到，誤會被人侵用，致有此舉，但現在三案並發，注意者賑款一案，如照文明國辦法，須由原告上堂證明實據，可以將被告收押而況經辦賑務之劉道，明知于已被累，已將災款預備起解，各見證亦已到堂，聲明與于不涉，無論何國法律，照例未便再將被告收押。如堂上不以敝律師等所請為然，似與司法上有所不公，中西官會商之下，以賑款尚未查明，進出收條，未據呈堂，因判于帶



回捕房，賑款案定於禮拜五訊，其餘控案，訂期下禮拜一午後二點鐘續訊。

二十一日復審，被告仍延費信惇及莫肅兩律師辯護，實大令先問劉道來否，被告律師答俟知照。中西官又問該館何以帳簿不齊，被告律師答敝律師等承辦此案，第一日即奉開訊，第二日即將帳簿呈堂，是以未得其詳。大令又諭曰，民呼報帳簿，祇有五月二十日以後二本，所有該報帳房經手，轉交一林豐號之各賑款，收進提出之總數。均屬不甚明晰，應將五月二十日以前之帳簿，呈候查對帳情，是否民呼報與甘省籌賑公所，聯合一氣。于主筆即辯稱，民呼祇協賑江浙湖北兩項賑款，隨收隨解，均有帳據可查，惟廿賑與民呼並不聯合。至於帳房代交一節，或者有不之，因不知情，求察。大令又諭曰，本分府辦理此軍，祇不過就案問案，自問毫無成見，惟案關憲飭，不得不詳細研究，如果甘賑與該館一無關繫，自然與爾無干。諭畢，判于仍帶回捕房，候下禮拜一復訊，並諭令該館帳房人等，均於午後二點半鐘，檢齊帳簿，來廳聽候查對帳目再核。

#### 二十四日第三次覆訊。

二十五日第四次覆訊，此二日專訊安徽鐵路協理朱星齋控告民呼報館主筆于右任陳飛卿損壞名譽一案，以無關全案宏旨，故不具錄。

七月初三日第五次復訊，被告仍延莫肅律師上堂，譯稱堂上所諭帳目不符一層，敝律師已詢據司帳人聲稱，確有不符之處，即如一百零二元一款，報上有而簿上無，又江北志傑子助洋一百元，簿上有而報上無。又如五月十九日，春桂戲園戲資助賑一項，而款未收到，報上數先登明者，皆學界中人不明帳務，並排字人排誤所致。前堂費信惇律師所說，毛督實因傳聞上海賑款已及三萬兩，解廿祇有二千兩，疑有弊竇，因而查追。其實籌賑公所又派員解銀一萬兩赴廿，得有回電，據稱所解賑款，均已收到。惟此案自始至終，從無原告上堂，而被告已押兩星期，不知援引何國法律，況帳目小有不符之處，實係經手人不小心之故，以帳論帳，至多錯銀四五千兩未解，被告情愿如數呈繳，應請交保開釋等語。實識員諭曰，本分府本不愿將于收押，因案奉憲飭，調查如果草率，難免責備，所以不得不逐細確查。茲查此項賑款帳，有種種不符之處，試問如何詳銷，況甘督今日尚有電到，道憲飭辦查辦其事，並謂此次解來賑銀一萬兩，已經收到，至於春桂戲資助賑，究竟曾否收清，應俟傳到春桂經理人訊明再核。遂即商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八二

布君，判于右任仍帶回捕房，並諭令被告於今日派人來解，趕將賑款帳目，查照英律師所辯各節，造具清冊，聽候詳請道憲核示，如無不足之處，毋庸交保，應即將予開釋。

初五日第六次復訊，據春桂戲園經理江友仙供，本年五月間，得悉甘肅受災，春桂園主熱心公益，即於是月十九日發起，慨將是日所得戲資，以及手巾茶帳，悉數助賑，並屆時知照籌賑公所，派人來園，監督經收戲資。當日核計實洋五百八十元，現洋祇有一百八十元，即該報誤登之二百零九元，計共繳過三百七十七元，尚短洋二百零三元，因發出賑券，尚未收齊，容當續繳，被告仍延莫肅律師上堂代辯，譯稱是日尚有白雲觀助洋五十元，並刪家園某公館助洋一元，報上照登，並無錯誤等語。寶識員諭曰，助賑公款，本宜認真催繳，不稍延繳，惟查前堂被告律師所稱春桂賑款數目，報上雖登，因未收到，故不入冊。茲據江經理供稱，已經繳過洋三百七十元，而賑款簿上，並無分毫減入，則該公所實難辭咎，遂商諸布君。諭令江友仙將所供各節，補具稟詞，送候備查，仍着將未收各資，從速呈繳。判于仍帶回捕房，候下禮拜一再行訊奪。

初十日第七次復審。

十二日第八次復審，此二日共審兩案，一為蔡國楨控告民呼報毀壞故父蔡和甫觀察之名譽，一為陳德龍控告民呼報登載來函毀損彼之名譽，亦以無關全案宏旨，故不錄。是日問案畢後，官判候即宣佈堂諭。

堂諭 賑務為救災要政，報館為輿論代表，宜如何潔身自愛，一秉至公，于右任係甘賑發起之人，公所帳房為係民呼報所派，豈容推諉。經公堂調查帳冊，弊混叢生，現雖據悉數呈繳，然非經此番徹查，將公款歸其私蝕，律以挪移，百喙難辭。至朱星齋陳德龍等各控案，報載諸多失實，大乖輿論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損壞名譽，不為無因，疊被控發，至再至三，攻訐甚而訟獄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

中略

足擾公安之治，本應從重懲辦，姑念賑款清繳，尚未侵吞，言論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報，時有憑空詆毀是非之事，向來未經公堂懲辦，民呼報館不安本分，疊被控發，公堂念係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判逐出租界。陳飛卿係公所發起，且係民呼報館主筆，應併飭具安分結存案。嗣後如有借

開報館，不安本分，憑空詆毀，疊被控發情事，定當查辦，不得仍援民呼之案為例也。

附錄時報時評 民呼日報案，爲賑款也，曰賑款未侵吞，民呼日報無罪也。民呼日報案爲朱陳控毀名譽也，控毀名譽，僅曰不爲無因，是民呼日報未定罪也，民呼日報何罪，于陳何罪，而乃至於押一月餘，至於逐出租界，至於其不閉報甘結。嗚呼！所謂言論萌芽不宜摧折者，顧宜如是耶。乃忽又曰上海各報時有憑空詆毀是非之事，豈以一民呼報爲未足，又欲盡上海各報而一網盡之耶。嗚呼！上海各報，果能摧折盡淨否，即令摧折盡淨，報館盡死，能令人心盡死否。噫嘻！

附錄時報社論 民呼報案之發生也，世人僉謂，民呼報必侵吞賑款若干萬，毀人名譽若何重大，致干官府之拘押，訟案之累累，悉願靜聽公堂之審問，以期此案之水落石出，得其結果，以下今日人心天理之有無，今後言論權之消長。乃遲之又久，及一月餘，含糊延宕，而至於今日，至於今日，而有此結果之堂判。嗚呼！此堂判耶，此實摧折言論萌芽之大刀闊斧耳，人心何在，天理何在，今後之言論權更何在，試一一辯之如下。

甘肅賑款案之若何來源，若何去路，姑置不論，即以堂判論甘肅賑案，其歸根結局之言，則曰，賑款清繳，尙未侵吞。夫清繳，不混弊之謂也，未侵吞，不私蝕之謂也。而乃其前，則又冠之曰，調查帳冊，弊混叢生，又曰將公款歸其私蝕。一判之中，前後反對若此，雖有非經此番徹查一語，以爲之自飾而轉圜，而若何私蝕，若何挪移。絲毫未經指實，是其吹毛求疵之心，固已天下而皆知矣。朱陳控案之若何來源，若何去路，亦姑置不論，即以堂判論朱陳案，其歸根結局之言，亦不過曰，原告控其毀壞名譽，不爲無因。夫不爲無因，而即可控告，則不爲無因之事，而報紙記人短長者，亦可謂之毀壞名譽耶。且即以毀人名譽不爲無因之罪論之，亦僅些細耳，而其上又必張大其詞曰，報載諸多失實，大乖代表輿論之旨。又繼之曰，道聽途說，捉影捕風，實非安分之徒，足擾公安之治，強加以無數之空罪名，是其吹毛求疵之心，固又天下而皆知矣。

民呼報之案，甘肅賑款案朱陳控案所合成也，甘肅賑案，已清繳，未侵吞矣。朱陳控案，僅僅不爲無因矣。是予陳所負之罪若干，固盡人所能知也，而又必誣加其詞曰，予右任外借公論，內使私圖，言是行非，味良肥己。又曰，民呼報館不安本分，疊被控發公堂，夫至以疊被控發，亦可爲民呼報罪，然則苟欲人人罪者，只須多約數人

以控發，不必問其所控之是否也，是其吹毛求疵之心，固又天下而皆知矣。

且卽如判語所稱，民呼報所犯之罪，與于陳二人所犯之罪，亦應明定其罪，援引中外報律何條，若何懲罰，在前既不當無故拘押，在後更不當以拘押抵罰。在押一月零七天，是援引何國報律而判定之也，逐出租界，更非法律所宜有矣，租界之界之外，豈非中國土地，豈卽盡野蠻無法律之所在，而乃投界罪人耶，是又援引何國報律而判定之也。至若陳飛卿之具安分結，不許再開報館，開報館而不許再被人控告，是又天下所未聞，古今所未有矣，是何國報律而判定之也。夫既無法律，毋庸控告，並毋庸審問，更毋庸判斷，逞一己之意，將一人之勢，縱橫行之，援引無所不可，亦安用輿論言論等之空言以欺世耶。

嗟乎，放激烈之言，攻擊一二人陰私之事，以取快於一時，記者原有所不顧。然於是非大端，人心天理之所在，苟亦可以顛倒而隱默，是豈眞中國之人心盡死，而所謂立憲者其欺人耶，亦太輕視天下之無人矣，嗚呼。附錄神州日報論說一曰，民呼報案之結果也，民呼報訟案之是非，自有公論在，吾儕不必言，吾儕所不解者，則前日之堂諭中，其首言籌賑公所事，曰賑款已繳清，則是于陳爲無罪也。曰尙未侵吞，則是于陳未嘗以私人蝕公款也。既曰賑款繳清，尙未侵吞，則于陳固宜卽時開釋也，而承審者又回護其詞曰，弊混叢生，私蝕公款，既以于陳爲弊混既爲私蝕，則必有以證實其弊混，指明其私蝕者。蓋不如此，不足服天下之人心也，顧乃含糊其詞，前之所言者，既如此，而後之所言，又如彼，但存飾非怙過之心，遂未嘗計及以矛盾之處，其不解者一也。其次則言控案，始則謂朱陳之控，不爲無因，繼又稱民呼報疊被控發，不安本分，僅曰不爲無因，則于陳之被控告，其罪固至輕不足道。以至輕之罪，而又加以迭被控發之名，爲推翻報館之舉，則自今以後，凡當道有不嫌於某報者，皆可使數人出面，朝授意旨，夕進訴詞，無不可惟所欲爲矣。以立憲時代而有此，其不解者二也。夫以極不可解之堂諭，而必遲之又久，而後宣佈者，吾度其中，必有大故在，及讀至末段數語，然後曉然於其用心之所在也。自古位高而行險者，萬事不足懼，惟不能不畏清議，今停一民呼報，安知無第二之民呼報出現，逐一于右任，安知無第二之于右任發生，於是不得不處心積慮，以摧殘言論爲宗旨，而微示人曰，民呼報皆爾曹榜樣也，然後各報館者，始相率惕伏，莫予敢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曹瞞捉刀，日營來使，當道者，固不恤以東鱗西爪之文章，而大肆其指桑罵槐之口吻

。然則此區區一堂議，實爲今後言論權伸詘之機關，而區區一民呼報，又爲今後普通報館之前車鑒也。且吾觀前此禁寄民呼報札文，謂其干犯報律，詞嚴義正，夫子陳旣干犯報律，則當以報律懲治之，乃無端而押一月零七天，無端而逐出租界，無端禁止他日借端開報館。吾不知當道所援引者，中國報律耶，抑外國報律耶，吾仍大惑不解矣。嗚呼！

附錄關於民呼日報案之電報公私函牘按以下各件，足與公堂案參觀，故備錄之。

護甘督毛致上海道電上海道蔡伯翳鑒。洪甘省旱災，不容假義賑之名，攬收捐款，任意營私。上海所設甘肅壽賑公所，四月間曾電致升督帥，末署上海士藥統稅職道劉定榮，旋匯賑款二千兩。經弟電查，始悉該公所設於一民呼報館之內，與盛宮保暨商會諸君所辦義賑，並非一事。劉某係一忽同知忽道員之陝人，其土藥稅差，查係江浙土藥稅局洪道所委，且該公所自設立以來，並未將辦法函告，亦未將所收賑款姓名數日時日，按照義賑條例，隨時報解，登報聲明。昨中報館席裕福電稱，前有墨洋四千元，交其匯解，至今敝處並未收到。又頃朱經帥電稱，已匯賑款三千兩，亦交其解甘。訪聞該公所在滬募收賑款，數已三萬餘金，人言嘖嘖，多謂其斂錢肥己，意圖漁利，實於甘省賑務，有大關係，用特電請我公，迅賜札行英界解員，飭令查明該公所滬款若干，勒令解清，以重賑務。以後各處善士助賑，請送交盛宮保暨商會周焦嚴陳諸君代收匯甘，最爲妥速。並請將此電登報，俾衆周知，爲荷，除電達江蘇督撫暨農工商部柯大臣外，謹開，審真叩。

上海道札公共解文 爲札飭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護理陝甘督憲毛電諭，以上海民呼報館內所設之甘肅等賑公所，與盛大臣暨商會諸君所辦義賑，並非一事。且並未將辦法函告，亦未將所收賑款姓名數日時日，隨時報解，登報聲明。昨申報館席裕福稱有墨洋四千元，交其匯解，迄未收到，朱經帥匯賑款三千兩，亦交其解甘。訪聞該公所在滬募賑，數已三萬餘金，人多謂其斂錢肥己，意圖漁利，實於賑務有礙，囑飭英公解員，查明勒令解清等因。查甘肅義賑公所，設在民呼報館，而民呼報館，係陝人于伯循所開，前經呈明行解有案，今義賑收款，既有三萬餘金之多，解到甘省，止有二千兩，究竟錢歸何用，款存何處，仰即提案，嚴究押追。限三日內，將所收賑款，全數繳出，呈由該解稟請掃解，毋許滯欠。借賑斂錢，情甚棍騙，該報館有經收之責，如逾期不繳，應如何嚴辦，稟候核奪。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八日

三八六

，毋得延庇。合亟抄電札飭，札到，該令即便遵照辦理，毋違，切切特札。

甘肅籌賑公所致毛護督憲電 蘭州毛護督憲鑒：庚申蔚豐厚電函萬兩，收到否？前收皖省協賑濟平三千，即加費四十三兩零，託蔚豐厚匯甘，約月底到，因有同批，未能電匯。再義賑員接帶萬金，此間陸續收數尚好，幾及四萬元，並聞。滬甘賑所劉定榮、李岳瑞等叩。

甘護督毛致籌賑公所電 電悉，前匯賑款庫平一萬，均收到，惟各款由貴公所經募，究係何人所捐，未承示悉，甚念。滬上捐款，聞頗踴躍，貴公所先後收過賑款若干，向來義賑辦法，凡捐賑者姓名，及捐銀數目，交銀日期，皆應逐一登報聲名，以示大信。各善士既助甘賑，應並按旬報知甘省，俾隴右官民，得識芳名，同深銘感。貴公所曾否逐一登報，何以並未報知甘省。又上海席君裕福來電，續匯賑款，道及前曾交貴公所墨洋四千元，安徽朱中丞來電，亦交協賑銀濟平三千兩，何以貴公所兩次匯款，電中並無一字提及，人言嘖嘖，惟望慎之，督署效。

籌賑公所覆毛護督電 蘭州護督毛鑒：效電悉。捐賑芳名，確係每日登民呼報聲明，席款即在萬金中，皖款約在月底到甘。承問各款，係何人所捐，此皆由零星集來，人名不下萬餘，有帳簿舊報為憑。此間餘款，即交公堂，被累之于伯循，尚未釋。籌賑公所。

陝西同鄉會上甘肅毛護督電 二十日午十二點鐘，陝西旅滬同鄉會，為于君右任被拘事，特開臨時大會，到者八十餘人。首由李君季直宣說，籌賑公所劉道定榮等發起，民呼日報為于君右任所辦，兩事本不相涉，今因籌賑公所事，而拘及于君，冤枉已極，本會有保護會員之責，似未可任其受冤。言辭悲慨，闔坐咸為動容。次由劉百泉、王憲宣二君提議，電達甘護督，乞雪此冤，並提議於二十二日開特別大會，研究此事。當由李君季直擬定電文，偏示大眾，衆悉贊成，遂搖鈴散會。發電，電文如下：蘭州毛護督憲鑒，甘賑係劉道定榮等辦，與本會會員于伯循無涉。滬道言奉憲電拘于，冤枉，乞賜前雪。陝西同鄉會同人泣叩。

甘肅籌賑公所致皖撫潘電 安慶朱撫憲、沈藩憲均鑒。皖省協賑，五月十八日送到，票期月底，本所提前二十三日，交蔚豐厚匯甘。貼費四十四兩零，約期本月底交，前已電稟在案。今甘省來電，謂本所吞賑肥己，天日在上，實式憑之。再籌賑公所，已因此撤銷矣，劉定榮李岳瑞叩叩。



旅滬捐助甘賑同人致盛官保書逕啓者，甘賑一事，台端爲災民援手，具佩熱忱，上海籌辦甘賑，不止一處，某等欲稍効棉薄，已向民呼報館內之籌賑公所交納。不期近日該報館因此大遭誣陷，謂該公所賑款，不將助賑人姓名捐數，稟報毛督，致將民呼報主筆羅押苦累，言之可駭。助賑人姓名捐數，盡見民呼報，某等傳相究詰，並無稱有遺漏之人，執報查款，憑證具在，有何風影之可捕，若責其不早電聞，則盈千累萬之姓名捐數，何能逐一電達。執事同辦甘賑，敬聞遇有賑款，何以爲取信於毛督之道，設辦法亦不過爾，即請以此意電告毛督，速電飭滬道，省釋無辜，以勸來者。某等以助賑累人，甘民以受賑累人，非同胞相恤之道，大更不爲災民求助，轉爲災民造孽，於意云何。

農工商部致上海商務總會文 爲札飭事，宣統元年五月十九日，接據上海甘肅義賑協會王震、莊錄、朱大經、李鍾珏、李厚垣、張嘉年、吳慶第、葉增銘、姚曾榮、顧履桂、林世傑、沈懋昭等電稱，舉張警予徐志鴻赴甘，日視災情輕重，懇電咨甘督照料等情，當於六月初四日，據情咨甘肅毛護督，飭屬照料在案。本月十七日，准甘督電開，甘肅義賑會，即係甘肅籌賑公所，劉定榮查有營私肥己等情，已專請滬道查明辦理。此後如有託名義賑招搖，膽敢電瀆大部者，應請嚴加駁飭等因。查甘肅電稱劉定榮，與義賑協會署名之王震等，名目姓字，均屬不符。上海義賑協會，與甘肅賑籌公所，是否一事，王震莊錄等來電，是否本人情願，抑係他人捏名，仰即就近查明聲復，以憑辦理。除電復甘肅毛護督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商會即便遵照可也，此札。

按甘肅義賑會，與籌賑公所，各爲一事，主持義賑會爲王震莊錄諸人，與劉定榮亦不相涉，毛護督併爲一談，不無誤會。

上海商務總會覆農工商部電 文農工商部堂憲鈞鑒：奉札，並鈔甘督電，敬悉。查甘肅義賑協會，確係王震莊錄等願爲發起，與甘肅籌賑公所，另是一事，其宗旨在先調查甘災實情，再議籌款，係謹慎核實辦法。前公舉張警予赴甘，自備資斧，並未派捐，因籌賑公所所派之徐志鴻，熟悉甘省路程，與之同往，原議調查後，甘實需款，王震等係上海信實商董，勸募尙易。今毛護督指爲即係籌賑公所，衆商疑沮，即日解散，惟張警予冒署長征，勇於爲善，懇仍電咨毛護督，飭屬護送出境，爲將來他省偏災勸滬賑捐之地，候訓示。上海商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十九、二十日

三八八

附農工商部覆電 商會鑒：囑電悉。已電毛護督飭屬護張警予出境，農工商部知。

註一：「中外條約彙編」，頁四四六。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初一日。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八九。

註四：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三一四—三一五。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八年台一版。

註五：「東方雜誌」，六卷八期，記事，頁二四—二三九。

## 十九日（八月四日） 清外務部為延吉日人調兵運械事，向日使伊集院抗議。

本日，清廷外務部向日使伊集院提出照會，抗議日兵攜軍裝至延吉事，希飭撤回日兵，以保和平，而維友誼，照會內文如下：

「為照會事，本月十八日，准東督吉撫電稱據報稱，十一日早六點鐘，有日官兵由會寧渡江越境者，日官一員著憲兵服制，整隊而入，攜帶馬槍六十三枝，手槍六十八枝，軍刀六十九把，載子彈牛車二十一輛，我憲兵白班長赴日憲兵分遣所詰問，日兵已抵六道溝，不及阻止，當備文詰問日員齊藤，昨准覆函，延吉馬賊將欲蠢動等語。該處地方甚為安謐，並無馬賊出沒。綜觀近日舉動，陸續調兵運械，恐將尋事生釁，破壞和平等情。應請切實與日本駐京大臣交涉，商令撤退延吉日兵，以弭釁端等因。查延吉界務，正在會商解決，日本官兵不應託故攜帶槍枝載運子彈，前往六道溝地方，此等舉動，似屬有心挑釁，殊與貴國政府和平商辦之意不符。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迅電貴國政府，電飭撤回該處日兵，以保和平，而維友誼。即希見覆為要。」（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八一—九。

## 二十日（八月五日） 清廷以日人在延吉添兵戕弁，意圖挑釁，命錫良、陳昭常、吳

祿貞妥為應付，力求穩慎。

本月十一日，日本在朝鮮會寧清津增兵戒嚴，並由會寧渡江越界，東三省總督錫良、吉林巡撫陳昭常於十七日電告樞垣。本日，清廷電命錫、陳等妥為應付，內容如左：

「日人在延吉添兵戕弁、種種情形，無非意圖挑釁，現值磋商未定之際，不可使有藉口，著錫良等，嚴飭吳祿貞妥為應付，力求穩慎，勿得少涉大意，以防叵測，欽此，樞號。」（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八。

二十一日（八月六日）日使伊集院照會清外務部稱，日政府擬自行改築安奉路。

安奉鐵路問題，清廷對日迭經會商，均無結果。本日，日使伊集院照會清外務部，以自由動工改築安奉路恫嚇中國。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亦以此意面告清廷駐日公使胡惟德。伊集院照會全文如左：

「為照會事，安奉鐵路改築問題，本年正月間，曾與貴國政府迭次交涉，本使深體本國政府願重友誼之旨，屢向貴國政府開誠佈公，歷陳此案情理之所在，並說明貴國政府所以容認帝國政府要求之理，乃亘數月之久，貴國政府竟漠然視之，若藐視帝國政府和衷隱忍之誠意，左右託辭，曠日彌久，故至今日依然案懸未結。現又奉本國政府訓電，飭將下開各節轉達於貴國政府，帝國政府以安奉鐵路不僅為清韓兩國鐵路之聯鎖，且當歐亞交通之要衝故極欲改築軌道以應各國商務之需要，增進東西交通之便利。本年正月以來，曾向貴國政府聲請協助，以符兩國之成約，乃貴國政府徒藉詞延宕數月之久，遷延答覆，至六月二十四日，始由東三省總督擬定辦法答覆前來。查其內容頗為失當，即如撤退守備兵及鐵道警察等事，與改築線路毫無關繫，考諸北京條約之精神，及帝國政府案次之聲明，斷非帝國所能允認，而貴國竟提此等問題，以為改築工事之條件，且於改築工事最要之取寬軌道，並技術上最要之更正線路，均日之日非，改築一併拒絕，抑知改築安奉路線，實屬於我條約上之權利，貴國政府竟欲藉詞妨害，實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一日

三九〇

其不當，不待辯論。雖然帝國政府重顧兩國之友誼，總期以貴國之協助，實行改築之事，故不惜反覆開陳，以求貴國政府之反省，然貴國政府依然固執從前之態度，自交涉開議以來，業逾七月有餘，迄今仍未允我所請，是貴國之意，實在阻礙改築路線，蒙晦成約，毫無可疑之餘地，帝國政府遺憾之下，不得已顧世界交通之便利，據條約上之權利，決定不俟貴國之協力，自行改築安奉之線路。以上特奉帝國政府之命，照會貴部，即希鑒察可也，須至照會者。」（註一）

中國駐日公使胡惟德亦致電外務部稱：

「頃小村前告：安奉鐵路改造一事，不獨為中日利益，並關歐亞交通，甚為重要，迭在奉天北京商議，且屢次敦促，迄無成議，轉增阻難，必至曠日無成。日本業於今春預備興築，刻下勢難再待，故決計先行開工，已電伊使照會在案。惟日本意在中日交誼，推誠相與，益求親密，此舉實出萬不得已，絕無他意，請為轉達等語。當駁以此舉有背原約，甚非和平交涉，且恐枝節橫生，從此多事，鄰好豈願出此？且中國現與他國鐵路懸案尚多，貴國如此作俑，更不能不慮人效尤。如果真心交好，此讓務必作罷。彼稱：今日約晤，並不欲與貴公使爭辯，但請將本國宗旨轉達北京政府云。此事應如何設法妥商，勿任彼擅自開工，以符原約，而免枝節，乞鈞裁。德，二十一日。」（註二）

北京、天津及東三省等處為安奉鐵路交涉問題，開始抵制日貨。（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二八—二九。

註二：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二一。

註三：中研院近史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十一卷，頁二〇五。

二十二日（八月七日） 孫先生文自新加坡經法國抵倫敦。

孫先生文於本年四月初一日自新加坡赴歐，爲革命事業進行籌款工作。五月初抵法國馬賽，尋轉往巴黎。六月初五日，自巴黎抵北京，本日轉抵倫敦。（註一）

### 清廷外務部致日使節略，對東省新法路等五案讓步。

中日雙方對東三省六懸案問題，自本年正月起開始交涉，迭經折衝，迄無結果，至本月間始有進展。清外務部致日使伊集院一節略，對延吉韓民裁判權及日本設警事，堅持不讓，惟對新法路等五案，均表示讓步。其節略曰：

「東三省未定各案，前准節略內稱：此事所以決意擬允貴國之望，收回關於土地根本問題之爭議，祇主確定保護韓人一事者，實爲希冀妥結此案，並便解決其餘各案起見。乃貴國固執已見，竭力主張韓人裁判權，須操於中國，無所退讓，以致其餘各案終難解決。至擬於通商開放地以外之各處，酌設我警察署，以便取締韓民一事，若貴國政府究有不便照允之處，不妨告明本大臣，自可詳陳政府，務從尊意，諒我政府未必堅持原議云云。又本月初十日准貴大臣面稱：本國讓步者，於前節略內已詳細開明，貴國政府究於各案有何讓步，請商見復各等語。查延吉爲中國領土，該處越壘之民，應歸中國裁判種種理由，迭經向貴大臣詳敘，無煩再述。中國前允在延吉自開埠一二處，埠內各國人民照約辦理，本係顧念兩國交誼之辦法。就延吉一案而言，實屬無可再讓。貴大臣節略申明領土屬於中國，本部具佩貴國政府主持公平之意，惟所稱商埠外，可不設貴國警察等語，本部實不能認爲讓步。蓋延吉即可酌開商埠，亦係按照自開商埠辦法，埠內警察且應由中國自設，埠外更不待言。且領土權中最重者爲應有之裁判一端，貴國乃堅持不允，則所謂認我有領土權者，名爲讓步，實際不然，中國政府豈能滿意乎？此本部所以於貴大臣節略難於作覆也。至貴大臣所詢他案中國有何讓步一節，本部茲可聲明，如貴國政府允將延吉一案按本部上次節略所開各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三九二

節全行照允，滿足中國政府之意，則其他各案本國政府所視為一律重要理由滿足者，亦當於無可退讓之中竭力酌量退讓，如左開各條，以答貴國和而延吉之美意：

一、新法鐵路 中國可允將擬造由新民屯展至法庫門一路，暫行緩議。

一、大石橋支路 中國可允將此路讓作南滿支路，俟南滿鐵路期滿時，一律交還中國。

一、撫順烟台煤礦 該兩礦本係中國產業，今因顧重兩國交誼起見，中國可允讓由中日兩國合辦，照安奉鐵路沿線礦務一律辦理。

一、安奉鐵路沿線礦務此條貴國政府已允可與南滿洲鐵路沿線礦務同商人合辦，現撫順烟台兩礦，中國既讓歸合辦，自可一律商訂章程。

一、京奉鐵路展至奉天城根此事無非為便於交通起見，既與南滿洲路線毫無妨礙，前節略所稱各辦各站一節，諒貴國政府可以照允。

以上各案，如新法鐵路大石橋支路兩案，已全行讓步，撫順烟台礦務及安奉沿線礦務，亦已讓至極步，此係重念兩國友誼，故不惜置本國可以主張之理由，勉徇貴國政府之意。如此推誠佈公，諒貴政府定能滿足。惟延吉一案，中國視之特重，迭經聲明，日本如將此案按照中國之意，全行讓步，則其餘各案中國亦當互讓在案。貴國政府能照此互讓議結，誠可表示和平公允之據。如此延吉一案，而埠外越壑之民，仍堅持應歸日本裁判之議，則中國於各案所據理由，本皆滿足，本部亦惟有堅持前議而已。想貴國政府及貴大臣素重兩國交誼，當能於本部同意，速行解決，是所至望。」（註二）

清廷外務部照覆日使伊集院，對安奉鐵路改寬軌道，更正路線，允與妥商；並電錫良、程德全與日領事議定細目。

二十一日，日使伊集院照會清廷，對安奉鐵路問題以自由動工相恫嚇。清廷外務部因之態度軟化，

本日照覆日使，允改寬軌道，與京奉路相同，如需更正路線，可照約妥商，惟對守備兵及鐵路警察仍不讓步。其覆電全文如左：

「爲照覆事，接准來照，以安奉鐵路改築問題，接奉政府訓電，東三省總督擬定辦法，如撤退守備兵及鐵路警察等事，與改築線路毫無關繫，意在蒙晦成約，帝國政府顧世界交通之便利，據條約之權利，決定不俟協力，自行改築線路等因。查安奉鐵路改良一事，載在中日會議附約，其約內聲明該路改良辦法，應由日本承辦人員與中國特派人員妥實商議，所有辦理該路事務，中國政府援照東省鐵路合同，派員查察經理等語。推原立約本意，此項鐵路十五年期滿，估價售與中國，是與中國極有關係，故改良之辦法，必由中國派員妥商，以期彼此有益，本部迭電東省督撫與日本領事商議，即是遵照條約辦理。來照謂中國政府藉詞延宕數月之久云云，查此路實國於二年內並未照約商辦，此次駐奉日領與該省督撫提議，亦多方延宕，是延遲之故，不能歸咎中國政府。至來照謂安奉鐵路爲各國商務之要需，增進東西交通之便利，中國政府甚表同意。所稱取寬軌道，並技術上最要之更正路線等語，查條約既載行軍鐵路改爲轉運各國工商貨物，則此路由軍用鐵路改爲商用鐵路，應視商務盛衰之情形，爲改良之標準，此理曾經面達，並非意存固執；如因商務必須改寬軌道，日本儘可推誠熟商，何必遽然獨斷獨行，致違條約妥商之文。貴國既視改寬軌道爲至要，中國政府亦不願過拂此意，惟改寬軌道須與京奉路相同，以歸一律。至改正路線一節，果爲工程所必要者，自可照約由中日特派人員妥實商議，斷不容藉詞任意更改線路，致背彼此立約本意。以上兩端既經明定大旨，其餘細目自易妥商，貴國政府亦當滿意，除由本部電達東省督撫與貴國領事接續妥商外，相應照覆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轉飭駐奉領事，按照中日條約並此次聲明大旨，與該省督撫迅速議定，以期早日開工。來照謂不俟中國之協力，自行改築線路云云，未免過當，諒非貴國政府顧全睦誼之意。再守備兵及鐵道警察等事，亦係應行提議之事，不得謂毫無關繫，守備兵祇指旅長一路而言，他路不能援照，約內亦並無明文，鐵路警察將來自當由中國派遣，合併聲明。須至照會者。」（註三）

外務部同時電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與日領事議定細目，電文內容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三九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三九四

「安奉鐵路事，來電均悉，昨准日使照稱：奉政府訓電，東督所擬辦法，如撤退守備兵及鐵路警察等事，與改築線路毫無關係，中政府藉詞延宕，意在蒙晦成約，本政府決定不俟協力，自行改築線路等語。當經本部照復，其文撮要節錄如下：此路貴國於二年內並未照約商辦，此次日領與該省督撫提議，亦多方延宕，是延遲之故，不能歸咎中國。此路由軍用改為商用，應視商務盛衰為改良之標準，如必須改寬軌道，儘可推誠熟商，何必遽然獨斷，致違條約妥商之文。惟改寬軌道，須與京奉路相同，以歸一律，至更正線路，果為工程所必要，自可照約派員妥商，斷不容藉詞更改線路，致背立約本意。以上兩端，既經明定大旨，其餘細目自易妥商，應飭駐奉口領按照中日條約並此次聲明大旨，與該省督撫迅速議定，以期早日開工。再守備兵指旅長一路而言，他路不能援照，約內亦並無明文，鐵道警察將來自當由中國派遣等語。除將來往照會抄咨外，希查照與駐奉口領從速商定，並電復。外務部，二十二日。」（註四）

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八六—二八九。

二：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四三—五。

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頁三五—三七。

四：同註三，頁三五。

## 二十四日（八月九日） 清廷外務部電出使各大臣，將安奉鐵路交涉實情佈告各國。

本日，外務部致出使各國大臣之電文如左：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中日全權大臣會議，安奉鐵路本係軍用鐵道，現在改為商用，由日本政府建造修理。又附約內謂十五年後，可由中國政府贖回，並約定在兩年以內開工。此路視為中日共有之事業，由中日兩政府各派委員，是中國實有權利，可派代表監察管理。是約期滿，日本政府並未言及續約，亦未有所舉動。直至今年春間，中國政府以中日友誼素厚，允再將合同重議，郵部因即派員，會同日員，前往測量，東三省

總督亦將原議照會日本奉天領事，久之始覆不允。中國要求日本將在鐵路上或相近鐵路上之保護衛隊撤退，因地屬中國鐵路界線內，警察應歸中國管理，相持日久；不意本月二十一日，（八月八號）日使突然照會外部，歸咎於中國有心延誤，現日本即行開工，不再與中國會商。

外部得此公文，當即照覆駐京日使，略謂該處商業，甚有進步，鐵道本可無須推廣，倘日本意欲更改軌道，或改良諸工程，中國亦不堅執，惟聲明倘將軌道更張，必須與京奉一律。此外陳必須工程，另勿有所更動。覆文內又謂此路不能再展為軍用鐵路，在滿洲界內，無須派人保護鐵路，由中國政府派警兵駐守，末後歸結於中國不能擔任延攔之咎。

茲敬奉告，日本政府開工實在條約期滿之後。事雖如此，中國與日本交涉，仍求和平了結，未嘗拒絕。今日本恃其勢力，不顧約章，突然歸咎於中國延誤，中政府深知此等舉動，不過託詞於交通商業，其實全為軍用起見。年來日本往往不顧條約，時思侵及中國主權，此次因見日本欲在滿洲展擴軍備，故不得已，告以鐵路警察應由中國安置，倘使日本當時即能允洽，則此事定議已久，豈能獨謂中國遲延，惟中國於此事，仍在依照約章，和平了結，請將詳情告之列強，以視孰曲孰直焉。」（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八期，頁二一六—二一八。

二十六日（八月十一日） 清廷以張勳擅離職守，罷其在三省行營翼長職，命赴甘肅提督任，所部淮軍由錫良端方會同遴員接統。（註）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本日奏准撤去東三省行營翼長張勳職，諭文如左：

「東三省行營翼長、甘肅提督張勳於防務喫緊之時，竟敢緊擅離職守，數月不歸，以致各營統率無人，紀律蕩然，應請飭部照例議處。得旨，張勳著撤去行營翼長一切差使，迅赴甘肅提督本任。」（註一）

張勳（一八五四—一九二三），字少軒，江西奉新赤田邨人。生於清咸豐四年。原名張保，出身微賤，少孤家貧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三九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三九六

。曾爲河東河道總督許振緯之家僮。適有名「張勳」者，請許函荐江南大營爲伍。詎該函竟被其竊往冒名頂替。初入廣西提督蘇元春部爲士卒，後升爲管帶。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袁世凱在小站練兵，張爲袁麾下之偏裨。二十七年，張在古北口護駕有功，由北洋巡防軍統領升淮軍翼長。後袁爲直隸總督，張爲副將。至光緒三十四年，因功績洊至雲南、甘肅提督。（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六、頁二一。

註二：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一八。

二十七日（八月十二日）清廷以外務部左丞張蔭棠為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代伍廷芳），以外務部右丞吳宗濂為出使義國大臣（代錢恂）。（註一）

張蔭棠，字慰伯，廣東新會人，舉人出身，擢員外部，曾任總理衙門司務廳辦理英國事務，駐美公使館參贊，東三省左參贊、西藏參贊大臣。（註二）

吳宗濂，字挹清，江蘇嘉定人，京師同文館畢業，曾任英、法、德、奧留學生監督，外務部左參議。（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十六，頁二六。

註二：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四五。

註三：同前，頁三六。

二十八日（八月十三日）清廷以高而謙為外務部左丞，周自齊署右丞，曹汝霖署左參議，曾述榮署右參議。（註一）

高而謙，曾任雲南交涉使。



周自齊（一八七一—一九二三），字子虞，山東單縣人。生於清同治十年。畢業於北京同文館，後赴美留學，同文館成立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初設在總理事務衙門內。雖屬一半官署，一半學堂性質；但該館主要目的，在於譯作外國書籍。因此，造就了不少學貫中西和長於外交之人才。如陸徵祥、胡惟德等皆是。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拳匪亂後，美國政府為歡迎我國派遣留學生赴美留學，藉以加強中美友誼，溝通中西文化，乃自動退回部份庚子賠款，以充派遣學生出國之用。三十四年，清廷駐美公使伍廷芳返國，由參贊周自齊任代辦，曾向美國交涉退還庚款約有一千二百餘萬美元，嗣經外務部與學部會簽後，設立「遊美學務處」，以周充任學務處總辦，綜理庚款留學事宜。後奉調擢為外務部左丞。（註二）

曹汝霖（一八七六—一九六六），字潤田，江蘇上海人。生於清光緒二年農曆十二月初十日。二十年，應童子試，後入高昌廟高等學堂攻讀。二十六年，東渡赴日，入東京法學院（後改稱中央大學）深造。三十年畢業後，與范源廉同在日本開設「法政速成班」。翌年，由日歸國，奉派在商部商務司服務，並兼商律館編纂、進士館助教。三十二年，調外務部庶務司工作，不久，擢為五品員外郎。三十三年，經徐世昌保薦，獲蒙兩宮召見，垂詢周詳，應對稱旨。旋奉上諭：「着以參議（四品京堂）候補。」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曹官運亨通，一年三升，由右參議而右丞。（註三）

曾述榮，字霽生，河南固始人，壬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籤分工部，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改外務部主事，補考工部主事、權算司員外郎、和會司郎中，歷充和會、權算、考工等司掌印、主稿、幫掌印、幫主稿、丞贊上行走、記名海關道，本日署外務部右參議。（註四）

### 日使伊集院履清外務部有關東省各項懸案之節略。

日使伊集院本日答覆清外務部一節略，對中國在東省各項懸案中，除延吉韓民裁判權及日本設警事堅持不讓外，其餘五案均有大讓步，表示欣慰；更述及日本對各項懸案之意見。其節略曰：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三九八

「八月初七日(西曆)接准貴國政府節略，於此次節略內，始將關於各懸案之主見明白開示，其內容亦較從前所主張者略為和平，實本使深為滿足者也。本使素體帝國政府之宗旨，期以十分之誠意，妥結各案，亦不憚煩言者。然妥協之捷徑，須先將彼此意見之懸隔，互相表明，而後可覓調和之方法。故本使於下開之各項懸案問題，擬先將從前會商之地步及時於此次節略之意見，詳細敘明，則嗣後會議，即可以此為之基礎，較為便利。

### 一·新法鐵路

由新民屯至法庫門之鐵道，係與南滿洲鐵道競爭利益之併行線路。考諸日清交涉會議錄所載之約款，實為扞格，故帝國政府非不欲表同情，惟所顧慮者，如貴國政府將承辦該路之一切工事，一朝與英商訂約，其結果當不少困難情事。本國政府維持會議錄之約款，求其兩全之道，擬一格外通融之辦法，以全兩國之交誼，曾令本使提出甲乙二種之妥協案，(參照二月初六日本使節略第一項)以供貴國政府之採擇。查此次貴節略內已表明不設該路之意，則前之妥協案，可無須再行商議。惟貴節略內暫行緩議一語，未免涉於含糊，於貴國政府表彰尊重約章之美意，不無遺憾。請將該語改為『中國政府確然罷敷設該路之議，並按照日清協定之旨趣，南滿洲鐵道期限未滿以前，不與日本政府預先商議不得敷設與該路併行或競爭之幹線支線。』如此文意，較為明晰。以上係為確守既成之約款杜絕將來之紛爭起見，諒貴國政府當慨然照允。

### 二·大石橋支線

貴國政府容日本政府之請求，承認大石橋營口支線為南洲鐵道支線，允其與該鐵道一律存留。本使實深滿足。再議者本使曾提議，以本支線現在最末端之停車場(車站)，移設近於營口之地點，以濟商務之急。此議想貴國政府必無異議也。

### 三·撫順及煙台炭坑

此兩礦業經本使言明，係遵照波次茅斯和約第六條，並非北京條約第一條之約款，改歸帝國政府所有。苟有欲紛更此權利之議論，斷非帝國政府所能忍受。貴國政府因承認轉讓此等炭礦之後，或感受多少困難之事情，亦未可知；然此乃非北京條約應有之結果，今欲藉辭脫免，甚非所以昭明國家信義之道。故此次貴部對於此案之提議，本

使甚爲意外，且亦斷不能承允（參照二月六日節略第四項）。但帝國政府於貴國政府願慮關於撫順炭礦當初事業有關係之個人之利害一節，帝國政府亦表同情。今擬一面遵照條約，堅保我正當之利權，一面對於個人爲相當之救濟。彼人當初之出資額共若干，已經我政府查明矣。我政府欲以如此辦法，對於此案以絕貴國政府之煩累，而昭睦誼。同時並尊重貴國爲地主之地步，對於撫順烟台兩礦之採炭，願納一定之金額於貴國政府。惟其金額不能超過於地方之稅率，且應於貴國政府在其他地方對於同樣事業或從會社或從個人所徵收者，兩相比較，在不得逾多之範圍內，兩國另行協定之。再此等採炭之輸出，貴國政府對此課稅，其稅率不能比開平炭及青島輸出炭之稅率更高，應一體給以優遇。

#### 四、鐵路沿線礦務

關於此案，日本之提議，曾於二月六日本使以節略第五項申明，願以前年東三省督撫與日本領事所議定之綱領爲基礎，訂立安奉鐵路沿線礦務之合辦章程。貴國政府幸能予以同意，則應除去條約上應歸日本所有不能合辦之撫順烟台兩礦，再以南滿洲鐵道幹線沿線之礦山，亦一律辦理，協定彼此共適之合辦章程。以上所述大意，本使與貴部之間，倘能合意，則詳細章程即可遵此大旨爲基礎，由東三省總督與日本領事妥實商訂。

#### 五、京奉鐵道延長至奉天城根

關於本件，貴國政府之希望，帝國政府大體極表同情，惟實行之時，必須以交通之須要及地方之現狀爲基準，兼顧京奉南滿南鐵路之利害，以求彼此不相扞格之方法。曩者曾經我國提議，或以兩鐵路之車站爲共同，或互相密接並聲明願盡力供給便宜，以成此事。其中情意，當在貴政府之諒鑒中。現在宜先定前述之大旨實際辦法，即以大旨爲基礎，由地方上之彼此當局者與技術家妥實商訂。此種辦法，於本件之解決，乃穩健而迅速之捷徑，貴部定可表同意也。

#### 六、間島問題

關於間島問題，貴部此次節略有一二重要錯誤之處，切須訂正者：即間島領屬問題，本使向所聲明者，係俟貴政府對於『間島韓民保護一事』暨『其他敝國政府所認爲重要而業經提議者』，並新法鐵道以下五案件，應允敝政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四〇〇

府所主張，始能承認間島領土權，以便一併妥結各項懸案。此事前經迭次會晤聲明在案，前此一再提出之節略內，亦已言明毫無可誤會之處。而貴國當局者動視本使前次所聲明，爲已切實讓步。因此於七月二十六日（西曆）會晤時，曾對梁大人辯明此節。乃此次送來貴節略，猶有貴大臣節略申明領土權屬於中國，本部具佩貴國政府主持公平之意等語，甚爲詭異。茲再聲明，貴節略中措辭，全屬誤會，本使斷難承認。又貴節略中有惟商埠外可不設貴國警察等語，本部實不能認爲讓步云云。實則本使前次節略之意，原爲商埠以外各地爲管束韓民而設之日本警察署，若貴政府實在不願，當由本使申請敝政府，務當竭力圖稱貴意。以上所言，原係未定之事，貴節略所述，殊欠正確。

（參閱四月初五日日本使交與梁大人節略後段）此亦足見本使推誠和協之衷，終未見諒於貴王大臣，實深抱憾。前段所云，間島問題，須俟貴政府於領土權問題外，關聯於間島善後事宜之爲我所已經提議各項，並新法鐵道以下五條件，允如敝國提議，始能承認豆滿江北一帶之屬於貴國領域。而各項之中關於間島之敝國政府提議各節，迭次會商讓步之後，比諸原提議，已達退讓極地。茲特明白開示如左，以備貴國當局之參考：

甲、豆滿江北一帶之地，定爲屬於清國者，清國政府應公認該地方日韓兩國人之雜居及營業，不強制其改良風俗（二月初六日本使節略第六項第一點）。此項敝政府爲體量貴國所顧慮，冀可容易妥協起見，將來韓人之雜居地域，應加縮小，僅限於現今稍稠密之地。即東界艾呀河，北沿老爺嶺，以西沿老爺嶺至定界牌一帶。其老爺嶺以西所謂西間島全部，及艾呀河以東之地，雖有韓人雜居，將來可由雜居界內畫出，特此聲明。又日本人擬除開通商場外，不再要求一切內地雜居，以讓步（參閱三月初一日面交梁大人節略）。

乙、中國政府開放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下泉津，銅佛寺等六處，爲通商地。日本政府得於龍井村設領事館，於其他地方設領事館分館，復於通商地外之各地方設警察署及警察官駐在所，使保護管理雜居之韓民。一般日本人之居住，則僅以通商地爲限（參照三月初一日面交梁尚書之節略）。本項末段，於通商地以外之雜居地設立警察署等一節，如貴國政府不願，本大臣當勸告政府，請其撤回。此事於四月初五日之節略中，曾經言明。又日本人之居住，僅以通商地爲限者，蓋以最初之提案（前段甲項）爲莫大退讓也。

丙、豆滿江北一帶之地方，凡日韓人民從來所獲得之財產及著手之事業，中國政府宜承認之（參照二月初六日



本大臣之節略第六項第三點)。

(備考)本項所謂財產云者，指土地房屋之類，又著手事業之最重大者，即日本人中野之寶山銀礦是也。此項礦山於二月十八日會商時，梁尙書曾言明從中國章程合辦，於主義上別無異議。

丁、中日兩國政府互約，對於豆滿江地方與他之中韓地方之交通及貿易，不得爲致生障礙之施設(參照二月初六日本大臣之節略第六項第四點)。

(備考)本段舉例言之，如不妨害豆滿江渡船之自由，及不禁止韓人將穀類糧秣等運出江南等類。

戊、吉長鐵路延長至韓國會寧(參照二月初六日本大臣之節略第六項末段)。

(備考)二月十一日會晤時，本大臣曾言本件爲間島善後關係之要項，於經濟上及其他之關係上，帝國政府頗視爲重要，倡中日合辦主義，力求貴國政府之應允，梁尙書答以容研究後再當商議。嗣於二月十八日會議，梁尙書謂本鐵路由中日合辦一節，東三省總督頗有異見。當經本使請求再思，梁尙書允再爲悉心考察。

領土權問題之外，凡敝國政府所提議，均係保護韓民之要端，爲敝國政府之義務，亦有爲間島領有權未定之過渡時期整理自然發生事態不得已之處置，茲不贅述。若夫豆滿江北一帶中韓國境問題，其爭議自古已然，彼此主張，難以定其是非之所在。敝國政府雖於爭論間島地方所屬，尚有議論之餘地，因望以和協之精神，將各種紛爭一舉妥結，以期兩國素來之交誼，益臻鞏固，一面鑑貴國政府累次之聲明，於貴國對於間島領事權問題關切之旨，深表同情，因不惜吃虧，聲明如貴國允許前開甲乙丙丁戊各項及新法鐵路等五案之提議，即將主張領土權問題撤回(參照二月六日之節略)。其後更屢次讓步，勉力圖副貴國之希望，因由本大臣聲明，將來韓人雜居區域，大可限制(前段甲項參照)。日本人之居住，允以擬開之商埠爲限，即設置警察一層，亦可斟酌貴國政府之希望。凡所以圖兩國之妥協者，實已無所不至，不幸貴國政府於爭議之地掌握領有權以外，尙欲收攬雜居韓人之裁判權，固執不讓，以致該案永無了結之期，深爲遺憾。竊惟韓人裁判權一項，由敝國言，固爲保護韓民之關鍵，極形緊要；然就貴國以言，不過以韓人爲被告之民刑訴訟事件，歸日本領事官之管轄，實於既行中韓條約當然之結果上，並無超軼之處。乃貴國政府不此之計，固執此點，而於其他事項，亦不示顯著之交讓，庸令豆滿江北一千有餘方里之領土權所屬，至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

四〇二

今未決，即懸案之全部；亦依然呈固結不解之狀。本大臣願兩國之隣交，念亞東之大局，不能不深抱遺憾者也。本大臣深願貴國敝國政府推誠和協之衷，以虛心坦懷交誼妥協之精神，速講彼此息爭之道，無任盼望之至。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卷十六，頁二六—二七。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三〇六。

註三：同註二，頁二八六。

註四：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六七。

註五：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四五—二五三。

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 清廷以薩鎮冰為海軍提督，李準為廣東水師提督，湯壽潛為雲南按察使。（註一）

薩鎮冰，字鼎銘，福建閩侯人，英國格林海軍大學畢業，曾赴歐美各國考察海軍，歷充通濟、海圻各艦艦長、北洋海軍統領、廣東南澳鎮總兵、總理南北洋海軍事宜、廣東水師提督。（註二）

李準，字直繩，四川人，廣東道員，曾任廣東南澳鎮總兵。（註三）

湯壽潛，字藝仙，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舉辦經濟特科考試，湯曾被內閣學士張百熙、侍郎李端棻等保舉參加，時任浙江知縣。（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六月三十日。

註二：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四四。

註三：同註二，頁四七。

註四：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一八。

三十日（八月十五日）清廷以施肇基補授吉林哈爾濱關道員。（註一）

施肇基（一八七七—一九五八），字植之，江蘇吳縣人。生於清光緒三年。早年就讀私塾。十二年，入南京妙香庵之江寧府立同文館。翌年赴滬，進聖約翰書院攻讀。十八年十二月，楊儒自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以四品京堂候補欽使奉派出使美、日、秘魯國欽差大臣，施隨之赴美，任為翻譯學生，並在美國市立中心求學。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伍廷芳繼楊儒任為美、日（「日」為日斯巴尼亞 *España* 之簡稱，係指西班牙，非指日本。）、秘魯欽差大臣，施改任為隨員。同時，在中心中學畢業後，轉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深造。二十五年，適駐俄楊儒欽差以譯員陸徵祥遇病，堅邀赴俄協助譯事一年。翌年，即返康校，至二十七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二十八年，修畢碩士學位。是年夏歸國，出任鄂撫署洋務文案，並兼西北路中學堂監督（約等於今之校長）。冬季，率領第一批鄂籍官費生赴美求學，至二十九年，始返國。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隨五大臣戴鴻慈、端方等出洋考察歐美憲政。歸國後，端方以施出國事辛勞，保荐以道員存記，儘先補用。值唐紹儀入京接辦「督辦鐵路大臣」，派充為京漢鐵路總辦。郵傳部成立，唐以侍郎主持部務，施署右參議，仍兼前職。三十三年，因辦事認真，致遭人妒忌，由御史馬吉璋「錯」參去職，改派京奉鐵路會辦，於是離京赴津工作。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以濱江關道因事免職，邀施出任該關道。其全銜為「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濱江關監督」。其工作最大成就者，則是革除稅收「陋則」據云，此得力於友人之規言：「道署之人不必多換，『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長官不貪，下屬豈敢舞弊？」真經驗之至言也。（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一日。

註二：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九九—三〇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六月三十日

四〇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月

一日（八月十六日） 同盟會會員謝心準、周之楨等在新加坡創刊「星洲晨報」。

旅居新加坡之同盟會會員謝心準、周之楨等所創籌辦之「星洲晨報」於本日創刊，社址設在石叻海山街四號，立論「以廣開民智為宗旨，而又取晨鐘以醒癡迷之意」，鼓吹革命極力。（註一）

按：「星洲晨報」刊行後，與「中興日報」並駕齊驅，在庚戌（宣統二年）春中興報停刊後，革命黨恃之為馬來半島之喉舌，惜以資本不繼，開辦不滿一年，亦繼中興報而歇業。（註二）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八九。

註二：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五二。

二日（八月十七日） 清廷允許日本在延吉邊地領事觀審及領館設警。

本日，清廷外務部致日使伊集院一節略，對越墾韓民之裁判權，在商埠外者，由中國處分，惟命盜大案，判定後知照日本領事，並得到堂觀審，並准領事館附設司法警察。其節略曰：

「（一）延吉墾地之韓民，除願入中國籍者不計外，其餘在將來商埠外居住者，仍當按照向例，服從中國法權，歸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中國官吏亦當將韓民與華民一律相待。所有應納稅項，與華民同，一切行政上處罰違警等罪，以及尋常案件，均由中國官吏處分，惟命盜大案，華民與韓民及被告係韓民，罪在監禁十年以上，民事訴訟財產過十萬元以上各案件，由中國官判定後，知照日本領事。如有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斷之處，可照會該省交涉司，轉由提法司派員覆審，領事到堂觀審，以昭信讞。（二）將來商埠由中國自行先開二三處，劃定埠界，埠內允各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一、二日

四〇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三日

四〇六

設立領事，照約通商。所有行政警察及各項工程，由中國自行辦理。其領事館內可附設司法警察，專司傳訊該國居留人民，惟不得出至商埠以外。」（註）

按：此節略中之兩點讓步，爲此後數十年間韓民問題之禍根，領事裁判權既侵入內地，領館設警尤開惡例。清廷既如此讓步，日本在東省各案交涉已算合拍。復經數次談判，遂於七月二十日簽訂條約，六案全告解決。中韓界務單訂一約，其他五案共訂一約。

八、清廷郵傳部與南滿鐵道會社訂立新奉與吉長鐵路借款細目合同，第五卷，頁二五三—二五四。

### 三日（八月十八日） 清廷郵傳部與南滿鐵道會社訂立新奉與吉長鐵路借款細目合同。

清廷郵傳部派京奉提調知府盧祖華等，本日與南滿鐵道會社訂立新奉及吉長鐵路借款細目合同，誌茲其內容如左：（註一）

#### 一、中日新奉鐵路借款細目合同

中國郵傳部<sup>以後條款稱郵傳部</sup>所派後列委員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sup>以後條款稱會社</sup>所派後列委員，按照中日兩國政府於光緒三十三年

三月初三日，即明治四十年四月十五日所訂之新奉及吉長鐵路協約，又按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即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所訂之續約<sup>以後條款稱續約</sup>，關於新奉鐵路遼河以東線所需半數之款，日本貨幣三十二萬元，每百元按九三扣

第一條 照續約第一條，會社允借修築新奉鐵路遼河以東線所需半數之款，日本貨幣三十二萬元，每百元按九三扣付，在日本東京交與駐日本中國公使，中國公使即將合同所附之甲式憑據交付會社。

第二條 此合同成立之後，以照會日本駐北京公使之日起，於一個月之內，將以上所訂之借款，即照中國政府所訂日期，全數一次交清，中國政府所定收款日期，必在收款之十日以前，知照會社。

第三條 借款以十八年爲期，其本全數均勻分三十六次還清，由借款交清與中國之日起，按陽曆每半年照附表交付



，其已還之本，即於交還之日停止利息。

第四條 借款利息由借款交付與中國之日起算，按陽曆每半年照附表交付一次。

第五條 京奉鐵路總辦屆期須將應還借款之本息給付大連或日本東京之會社，均聽中國政府之便。會社即照附表屆期所還之本息，按合同所附之乙式及丙式，憑據交付京奉鐵路總辦。

第六條 按照續約第五條將每年應還之本息，按日劃出之額數核成行平化寶銀兩放於橫濱正金銀行天津支店。

前段所言，存款應由該銀行天津支店按照時時所出之利息告白付利與京奉鐵路。

前二段所載各事，在該銀行營業期限內，即照辦理。

倘遇該銀行營業限滿再展限期時，亦續行照辦。

倘該銀行不展限期，即由會社另指一銀行代為照前辦理。

第七條

凡此合同內，關於付利還本之事，倘有未載明之事宜者，中國鐵路總局以後條款稱總局販可與會社隨時協商辦理。

第八條 此合同須由兩國政府允准，然後施行。

第九條 此合同簽押之後，由總局局長將合同細目稟請奏准，所奉上諭，由中國外務部照會駐北京日本公使。

第十條 此合同於本息全數還清後，即行作廢。

第十一條 此合同正本繕寫中日文各四分於中國外務部及總局，駐北京日本公使及會社各存一分。

第十二條 此合同字句如有解釋爭議之處，須由總局及會社各舉局外人一名，出為調處人，如調處商議不決，再由兩調處人共舉一局外人，充調處長。倘遇兩調處人於選舉之意見不合時，即就各選舉一人，用掣籤法選定一人，此三人會議判斷，以多數為準，彼此遵守不得異言。

大清宣統元年七月初三日  
大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郵傳部委員花翎候選知府盧祖華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理事野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三月

四〇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三日

四〇八

## 二、中日吉長鐵路借款細目合同

中國郵傳部<sup>以下單稱郵傳部</sup>所派後列委員，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sup>以後單稱會社</sup>所派後列委員，按照中日兩國政府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即明治四十年四月十五日所訂之新奉吉長鐵路協約，又按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即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所訂之續約<sup>以後單稱會社</sup>，就吉長鐵路借款之細目，訂立合同如左：

第一條 照續約第一條，會社允借修築吉長鐵路線所需半數之款，日本貨幣二百五十萬圓，每百圓按九三扣付，在日本東京交與駐日本中國公使，中國公使即將合同所附之甲式憑據交付會社。

第二條 此合同成立之後，以照會日本駐北京公使之日起，於一個月之內將以上所訂之借款，即照中國政府所訂日期，全數一次交清。

第三條 借款以二十五年為期，由借款交清於中國之日起，攔置五年，自第六年起，始償還其本金數，均勻分四十次還清，按陽曆每半年照附表交付，共已還之本，即於交還之日停止利息。

第四條 借款利息由借款交付與中國之日起算，按陽曆每半年照附表交付一次。

第五條 中國郵傳部鐵路總局局長<sup>以下單稱總局</sup>，或吉長鐵路總辦，須將應還借款之本息給付大連或日本東京之會社，均聽中國政府之便。會社即照附表屆期所還之本息，按合同所附之乙式及丙式憑據，交付吉長鐵路總辦。

第六條 吉長鐵路之營業收入（即行車進款當預存於在長春或吉林橫濱正金銀行分行或代理處但當該銀行分行或代理處不得收受為存款之貨幣則不在此限，而會社並該銀行援照協約第三款已目不准使吉長鐵路局以不收之金幣代而為他項之預金。

前項之預金中，除支用吉長鐵路之經費，其餘額中對於借款本利六個月存放為預金，尚有剩餘時，吉長鐵路總辦待局長之命，得充中國國家之用途，對於第一項之預金，該銀行於辦理該預金之分行或代理處，隨時依照所公佈之率，給付利息。

前三項限在該銀行之營業年限內適用，但該銀行延期其營業年限時，可使繼續適用該銀行至營業年限不延期其

營業年限時，會社可指定他銀行代之。

第七條 關於本合同中本利償還之事，尚有未盡事宜時，會社及總局可隨時協商辦理。

第八條 本合同各經本國政府之承認而生効力。

第九條 本合同蓋印之後，總局局長報告本合同之各條項於郵傳部尙書，經諭准而後實行。其上諭當由中國外務部通告於北京駐劄之日本公使。

第十條 本合同俟借款本利終結，同時失其効力。

第十一條 本合同之正本，作成日清文各四份，北京駐劄日本公使、會社、總局及清國外務部各保有一份。

第十二條 本合同字句之解釋上生爭議時，須由總局及會社各舉局外人一名出爲調處人，如調處人商議不決，再由兩調處人共舉一局外人充調處長，若遇兩調處人於選舉之意見不合時，即就各選舉之一人，用掣籤法選定一人，此三人會議判斷，以多數爲準，彼此遵守不得異議。

宣統元年七月初三日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中國郵傳部委員候選知府廬祖華  
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理事野村

### 清廷御史胡思敬奏陳學堂十弊六害，請改籌辦法。

清廷監察御史胡思敬奏陳學堂新章十弊六害，請改籌辦法，以維大局，而安士心；得旨：「下學部知之。」茲誌其奏文如左：

「學堂新章，行之數年，有十弊六害。請畢陳之，大學八分科，而中學占科，不及外洋藝業十分之一，且又本末精麤，淆亂顛倒，是有心撕滅數千年禮教綱常，後雖倡言存古，悔之何及，此一弊也。科舉之失，失在束書不觀，而惟鄉會墨是求，學堂之失，失在束書不觀，而惟講義是求，科舉行之數千年，始爲後世詬病，學堂甫闢初基，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三日

人人已言腐敗，此二弊也。師嚴而後道尊，今之教習，或一人兼四五差，輾轉奔馳，有同市道，學生既不認教習爲師，或且開堂以困之，教習亦設計籠絡以求全，在外洋或不以爲嫌，施之中國國學，何辱如之，此三弊也。古人之才，未嘗不可效馳驅，至謂三代以來之政教，不足以治今日之民，必學西文，讀西書，然後可窺西人之秘奧，而伍廷芳學西文最早，爲美國法律專家，及爲侍郎，不能閱刑曹之稿。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發明民權自由，實已中毒於民。今學堂定章，乃令中學以上，皆以洋文爲主課，曠少年之時日，錮子弟之聰明，此四弊也。古人勸學，有起於樵牧者，有爲人傭春者，今事事務爲侈觀，學生初入學堂，見宮室之美，器物之精，先已蕩其心志，又朋儕衆多，互相誇耀，甚至爭津貼而結伴尋仇，爭穀饌而噴飯大詢，此五弊也。學堂一切規制章程，以外人爲法，洋服洋言，與之俱化，其初不知有中國之學，其繼且忘其爲中國之民，此六弊也。學堂之文憑，重於公侯之告身，黠者百計購得，覲求調用，但憑一畢業生之名，上者予以京卿，下者予以部屬，奔競賁緣之路寬，而士林廉恥掃地盡矣，此七弊也。海內老師宿儒，凋喪殆盡，惟無數社會青年，甫受畢業之憑，便擁皋比之席，道聽途說，安從詰其所授之方，此八弊也。教習屢易，各掉弄筆舌以詡其長，而學生之聰明亂矣，學生屢遷，各計較獎勵輕重以定去留，無不請獎之學堂，卽無不畢業之學生，而朝廷鼓舞之法窮矣，此九弊也。人莫不愛子弟，聞新政懸格招才，而不策勵以勉其至者，非人情也。今奪之慈父嚴師之手，而託諸不關痛癢之人，縱技藝薄有所成，而習染之性情先壞，此十弊也。十弊既滋，六害因之，一曰壓抑寒賤之害，自古人才，起於寒門者，十常七八，今學堂一味誇張，則窮人之進取已絕，計內地一學生費，至少需二三百金，必家具萬金之產，始足拚孤注之一擲，下此更何望焉。二曰攪亂仕途之害，執學商之人，與以翰林，而令其修史，執學農學醫之人，與以部屬，而令其治文書，理案牘，執學工學理化之人，與以州縣官，而令其臨民，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無足辯也。然卽取通習各國語言文字者，歸之外務部，而遂能辦交涉乎？取農工商學及法政財政畢業者，歸之農工商部、及法部、度支部，其遂能興實業，斷大獄，通國計乎？而徒聚此無數攻金攻木攻皮設色刮摩搏殖之徒，布列左右，一朝有變，其將誰與圖存耶？三曰騷擾閭閻之害，近時捐派繁重，託之學務者爲多，奸黨百計侵漁，欺壓良善，往往激而生變，當大學堂初興，歲費二十餘萬，是時有學生三百餘人，計七八百金養一學生，而使農者不安於田，工者商者不安於市，誰爲畫此策者，當亦啞然失笑矣。

。四曰摧殘士類之害，乾隆極盛時，一縣應童子試者，約二三千人，庚子和戎以後，四民皆亂，儒業尤衰，貧者限於物力，富者亦畏避風潮，鄉井蕭條，絃誦將絕，才難之歎，自占已然，不於士乎求之，而專重外洋專門實業，以爲人才在是，不愈求而愈遠歟！五曰增長逆餒之害，近聞東洋留學生，黨派甚多，各省皆有領袖，潛相勾引，煽動四方，以洪秀全、楊秀清爲英雄，以張汶祥、徐錫麟爲義烈，託之文字詩歌，極口贊揚，內地學生，遙相唱和，不設計禁阻，而反提倡民權，罔民而陷，獨何心乎？六曰推廣漏卮之害，學堂所需者，模範標本器具，以及圖籍操衣等類，無一不從海舶而來。聘一洋教習，歲破五六千金，送一出洋學生，歲破七八百金，自學務大興，祇日本一國，每歲吸我膏血，不下數千萬金，在廷諸臣，日日侈富強，乃釀成此極貧極弱之證，其何說以解此？以上所陳，激於一時孤憤，不免言之過當，請飭部臣改籌辦法，以維大局而安士心。」（註二）

註一：「清末對外條約輯」(三)，宣統條約，頁一五—二一。

註二：「宣統政紀」，卷一七，頁六一—一〇。

#### 四 日（八月十九日） 清廷與日本訂立安奉鐵路合同。

清廷所派東三省總督錫良與日本總領事小池換文，承認日本所勘查之安奉鐵路新路線。雙方議定節略五條，改軌移線，俱如日方所願，兵警問題則置於不論；清廷以官吏顛預無能，終於完全屈服。茲誌其節略如次：

「大清國東三省總督錫良及大清國奉天巡撫程，與大日本國駐奉總領事小池，茲各奉本國政府之命，關於安奉鐵路一事，訂定左列各項：

- 一、築該鐵路軌道應與京奉鐵路軌道相等。
- 二、該鐵道線路，兩國政府承認大致應以兩國委員前已會同查勘測定之線路爲準，惟陳相屯至奉天之線路，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四二二

由兩國日後再行協議安定。

三、本節略彼此簽字蓋印之日起，應即開議購地及其他一切細目。

四、本節略彼此簽字蓋印之第二日，即開議購地及其他一切細目之第二日起，即將該路工事上緊趕辦。

五、中國應令沿路各地方官，關於該工事之施行，妥實照料。

爲此繕就中日文各二分，彼此簽字蓋印，各持中日文一分爲據，以昭信守。

宣統元年七月初四日 大清國東三省總督錫良 奉天巡撫程德全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大日本國駐奉總

領事小池張造（註一）

按：日俄戰爭時，日本派鐵道大隊由安東起工，建築至奉天間輕便鐵路。恢復和平後，清廷與日本於光緒三十一年締結「滿洲條約」，其附約第六條允許日本接續經營，以二年爲竣工之期，再展十五年，准中國備價贖回；其改良辦法，應由中日派員商議。但日本違約，暗中進行改良事業。延至光緒三十四年尚未向清政府提出，却忽於本年正月提起交涉，要求商議安奉改築問題。清郵傳部乃派委員會勘改良之新路線。時東三省總督錫良當談判之衝。因購地及據約要求撤退軍警等問題，雙方爭執未決，日本即自由動工，交涉幾至決裂，但清吏無能，清廷終於讓步。

（註二）

### 附錄：一、日本報紙之安奉鐵路談（註三）

（一）日本改築決行之命令與通知

駐清伊集院公使，據日本政府訓令，謂中國政府態度，意在遷延，今決議不待清國協力贊成，我政府可自由實行改築，可將其旨通告彼外務部，此中曆六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事也，名曰最後通牒。自此通牒發行後，日本政府，決議改築，以爲雖屢促清國政府反省，而不得其誠意，固莫可如何，但對於清國國交，依然望其親厚，不必有意破壞，若清國關於安奉線交涉，好爲繼續，我政府終歡迎之。同日日本鐵道院，對於南滿鐵道會社，亦發安奉線改築命令，意謂安奉線之改築，乃我日本所應執行條約上之權利，無須得清國同意，由是內而日本人民，外而各國外交，莫不知日本強制執行安奉條約之事，惟我政府猶斯然高臥也。

### (一) 安奉線交涉之始末

安奉鐵道，係日俄戰爭時，爲戰役中供軍用所暫敷設之輕便鐵道，今欲收其實用。非改築不可。日本政府於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即光緒三十一年冬月）在北京首以此目的，與清政府交涉，其結果北京條約中附屬協約第六條，「清國政府承諾日本引續經營在安東縣奉天間敷設之軍用鐵道，以應各國商工業搬運貨物之便，自該鐵道改良工事完成之日起，（但除撤還軍隊所延遲十二月期間外，以二個年爲改良工事完成之期），以十五年爲限，（即指光緒四十九年而言）。由兩國自他國國中選出評價人一名，評估該鐵道各物件，賣給清國，其未賣給之前，凡清國政府輸送軍隊兵器糧食，照東清鐵道條約辦理，至於改良之方法，在日本之經營當道者，與清國所派之委員，切實審議。其他關於該鐵道之事項，準據東清鐵道條約，由清國政府派員查察經理，凡清國公私貨物運搬之運金，另設明細規定。」是安奉鐵道，不但爲日本滿韓鐵道之連鎖，即由釜山至歐洲之歐亞聯絡大道，亦非改築不可，日本藉口爲圖世界變通利便，欲改築此線。自本年正月，向清國交涉，求其派遣委員，實查路線，其結果清日兩國委員，共同踏查後，至三月上旬，除陳相屯奉天間約二十英里小距離外，凡豫定之線路，踏查皆已告終。清國委員，亦認該線路爲適當，報告於清政府，然因陳相屯奉天間之線路，與清國交涉未了，而日本急欲改築之目的，不能遽達，乃以此部分問題，讓於後日再議，清國政府已無異議。日本亦將陳相屯以東之工事施行，及派員監查踏勘收買土地等要旨，申明清國政府矣，奈清國提出守備兵撤退問題，警察權問題等件，左支右離，不應日本要求。陽曆六月二十四日（即中曆四月）清國政府回答，謂安奉鐵道工事，祇可線路改良，不許擴張軌道，更正線路，並要求即時撤退所派遣之鐵道守備兵，及鐵路沿道之日本警察，日本以清國妨害改築實行，故今用強硬手段，自由決行改築焉。

### (二) 日本之決裂預備

日本用強硬手段，對於中國，頗有用武之勢，然玩陸相大軍所發於關東都督大島之訓電，仍爲道義之言。意謂今回帝國政府，雖取自由行動，但此際所進陸軍，不執何等軍事行動，故都督直將此旨，傳達守備隊司令官，司令官傳達鳳凰城守備隊。其傳達中最要之語，謂帝國政府改築安奉鐵道，至與中國交涉破裂，自由起工，誠屬不無遺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四一四

憾，然對於清國善鄰之誼，依舊不可破壞，故此際軍隊，凡一兵一卒，一舉一動，當嚴重戒飭，不可輕舉，致毀我帝國陸軍名譽云云。然外而在遠東居留之日本人，自接此訓電以來，皆揚眉吐氣，激昂慷慨，若待清國生大衝突之地步者，內而外務部，據伊集院及奉天小池總領事之電，已由德大寺侍從長上奏天皇，並以關於軍事上之事，移牒報告首相桂太郎，各部主務大臣矣。

(四) 日本人之憤言分段言之於左

(甲) 外務部當局者之談。安奉鐵道者，由安東縣至奉天之鐵道也，其現在延長，百八十八英里，軌道幅員，祇二尺六寸，係戰時倥傯築造，爲免隧道橋樑工程起見，路極迂迴，其勾配及曲線，亦頗不穩，往往有脫線之危，其牽引力僅足聯絡三四輛小客貨車，速力甚遲，且夜間不許轉運，全線雖百八十八哩，其達到須二日。若本線實行改築後，軌道之幅員，將與韓國鐵道南滿鐵道幹線及清國鐵道相同，不但其間聯絡至便，而且增加牽引力，鑿隧道架橋樑，縮短迂迴線路，自安東至奉天，第須九小時，於客貨運輸甚便。且此鐵道開通後，可於浦潮線大連線外，加一出線於釜山，經此鐵道，以縱斷韓國，而爲歐亞聯絡之一大通路。此線除對馬海峽百二十二哩外，全然經由陸路，故於哈爾濱日本間及其他之縣得減約數時間，誠世界上交通大利益也，故不可不自由決行改築。

(乙) 專攻國際法某博士之談。某博士曰：此祇些小事，無足深論，然就國際言之，不可不咎我政府之失策。我政府屢以寬裕之德，示親厚誠意，對清交涉，常爲讓步，在彼國則以我讓步爲好印象，遂增長其自負心。夫清國之外交，非以一定之主義方針而行，乃青年官吏，夢想收回利權，藉以競爭功名者也。故一方讓步，一方則決不可望其報酬，我政府不知此理由，以讓步爲勝，是余人所遺憾，此安奉線改築，吉長線借款問題之所以非常爲難也。但此安奉線第一係德義上問題，第二係人道問題，若以此二點責清國，當無一言以辨。所謂德義上之問題者，滿洲之得有今日，乃由日本爲此地方，供未曾有之犧牲，彼清國爲保全滿洲，苟思如何有負於日本，則自不當曲解條約，與日本相矛盾。所謂人道之問題者，一覽安奉線之現狀，便可明白，勿論世界各國，凡人類所應用之交通機關，以二尺六寸之輕便鐵道，其能保證生命，載運旅客耶。今圖世界普通設備之改良，以除人命危險，助商業發達，乃事理當然之舉，我政府不取此點以詰責清國，訴其非理於世界，乃第曰爲世界謀交通便利，余輩頗不滿足之。

至若此次自由改策，清國謂爲主權侵害，此言毫不足恐，特以改良本線，已屬於主權之所認也。雖然，如安奉改策之小問題，乃出於自由決行，未免牛刀割雞，非計之得。謂我政府迫於不得已則可也，第深而思之，非政府屢爲讓步，增長其自負心，致有以起此衝突耶。

(丙) 日人之輿論。安奉線改策之事，乃我戰勝軍自滿洲撤退時，與清國所約定者，至明治三十八年，日清協約，始有明文。爾來左右遷延，我政府決意強制執行，吾輩視之，未嘗不憾我外交當局者，前此優柔不斷，尙寬容態度，引誘清國，致今日果不奏效。大凡蔑視一國條約之事，乃莫大之不信不義，在締約國一方面，其最後手段，雖警以武力，以要求其履行，而毀損上究仍有恢復補償之權利。若安奉線問題者，非國家名譽之問題，亦非存亡攸關之問題，特欲其條約履行耳。奈清頑迷不悟，我國依協約大綱而行動之，亦係當然措置。彼清國政府，其將拱手旁觀我行動耶，抑將諸事端激發而妨害耶，再或不加妨害，而自他方弄報復之手段耶，更或知我決心雖動，而提出抑讓妥協之議耶。若出於第一策，則彼自開談判以至於今，所持之狀態，全屬無味，徒愈形其弱點耳。若出於第二策，其結果將使清國負重大責任，亦係不可測之事。若出於第三策，則我當局者，不可不豫備適當手段，以圖報酬。若出於第四策，則我國無論何時，對於清國，當無何等隔閡，是問題雖祇安奉線改策一事，而其精神則直至條約履行之強制。試觀清國進退結果之何如也，雖然，其責任固在清國，我國民亦不可不豫爲覺悟。近來清國政府，未有有責任之政治家，北京大官，恐同僚之排擠，外面迎合人民之銜氣，凡與外國交涉，一味以反對爲能事，而不思將來國家之利害。關於滿洲之日清懸案，雖不下以十數，悉藉口於些微細故，遷延不決，幾無修交誠意，我國今回之舉，實出於不得已。若因此手段，得破清廷迷想，促其覺悟，不獨關係諸外國之利益，即與清國將來，亦大有補裨也。

(丁) 大隈伯之談。我政府自三十八年，在北京締結協約以來，今已三年矣，幾有拋棄滿洲之狀態，今忽急欲決行改策安奉線，苦不知其用意何在。當協約成立之時，我軍駐屯滿洲，清國對於我國，尚不失感謝之意，是安奉問題，似不難迎刃而解，而當局者何不於其時計及耶。迨放棄三年間，至今年又忽而交涉開談，既過輕視乎此問題，又過蔑視夫清國，當局者不能不任意慢之咎也。且今回之事，雖屬情不得已，而外交伎倆，實極拙劣。夫在國際



上無主權，在國際法上無強制力，在國際間之國家行爲，其事實又無檢束，弱國到底不免強國犧牲之說，世界自有公論。我國既以條約上之規約爲楯，今不得其主權者之承諾，而擅自入其國內，使用其土地而爲所欲爲，將以弱國爲不能常耶，其如世界之公論何。且自政治道德上觀之，果可得辯解耶，余不得不深爲日本歷史惜也。吁，我外交墮慢之結果，至於此，當局者固不可不認其責也。所幸者此次之事，與各國無關係，惟對同盟英國之情誼上，我政府雖當計之，而其他諸國，皆不得容喙，然外國之論者，固無法處置日本之措施，抑或有憫清國國勢衰弱，而表同情者，質而言之，當日俄戰爭前，我日本得世界同情，曾對抗橫行於清國之俄羅斯，今轉自立於俄國之地位而不計，恐白人察此機會，以黃禍未熄之風說，在東洋與我起利害衝突，而不怠其掃盪也，況其排日本之死灰，尤易因此復燃。是我國此次舉動，決非智者之計，即謂清國將來不可救藥，而就今日之狀態窺之，或在列強同盟監視之下，而被制其國命，亦不可知，至斯時也，日本如不容世界之公論，則將立於孤立地位，此乃一大事也。今也各國對於日本，或妒嫉，或誤解，或加惡意，不難捏造如左之種種非難，故當局者處此間，不可不爲我國家謀百年長久之計也。

(戊) 前外相林伯之談。安奉線改築斷行之事，外務省亦公示，滿鐵亦受命令，大小一切準備，全然整頓，簡弦刀鞘，毫無意外故障，然究竟肯實行否，余甚憂之。此事性質雖歸平穩，然已傷其感情，所應爲事件之一切經營，彼滿鐵一派人果何如，例如滿洲總督，向所警戒之沿線清國官吏受賄，而一旦敗洩其事，至惹起國際重大問題，滿鐵一派人之財力，果有如何之效耶。在自由行動改築之前，不必公告，當默如突如，以行其事，及改築之際，使世人不知其由來爲最要。如求列國承認，吾政府斷不如斯處置，但我政府與國民誤解豁達大度之意，以爲清國大國也。尙用懷柔手段，不知我日本於個人頭上之蠅，尙氣餒生凜，而有逐除之癖。今乃圖清國喜好，出於懷柔之策，曷若舉滿洲臺灣琉球而還之之爲愈耶。若不爲此下愚之事，則當出強硬手段，多方懲創清國，以計我之大利耶，是亦係極端主義，苟於此兩極端中間行之，則是對清妙策，所謂中間行之者，謂即各件問題，當讓者讓之，當主張者主張之，其成否當不外此結果。雖然，目下清國政府無頭腦，是第一難事，醇親王與協議大事之官甚多，多則不能一致，既不能一致，則難以專斷，是大大可憐也。



(己) 此外日人或謂我國民將仍用排斥日貨手段，以報復之。或謂北清團結之力，不及南清，頗不足慮。或謂即令實行改築，恐沿鐵道居民，昂其土地價值，不肯賣與。或謂清國居民甚歡迎改築，並有貢獻土地，不取價值者。紛紛議論，不一而足。嗚呼，日人每出一國際交涉，外交官謀於外，羣臣謀於內，士大夫謀於上，庶民謀於下，以視我國之昏瞶渙散，其優劣亦自見矣，天演淘汰，夫復何怪。

#### (五) 各國之評論

(甲) 德國之意見 日本不待清國同意協力，決定改築安奉線，自局外者觀之，清國當蒙其非難。夫清國多年藉各口實，先背其約，以遷延是事。今日本如此執行，使北京政治家，自知遷延政策，非佳良結果，且凡他問題，若與此執同一態度，將仍自陷於難境。清國自此或能即自國富源之平和關係，與外國之親和的關係，而覺悟其損害也。

(乙) 英國之意見 關於滿洲鐵道之決議，亦無足怪，在日本雖不無多少過失，然滿洲一大戰役，日本犧牲不小，今喝破中國不忘報酬，固所宜也。願清國不必拉他之強國來，以反抗日本，不然，則是包藏危險之禍機也。況清國決行改革，日本仍為指導之良親友耶。又英國政府，及外交官，亦切望日本實行，並謂英人之權利，到處被清人蔑視，如四川山西安徽數省，讓許放棄者，不可勝述。即上海哈列斯旅館之無線電信事，英國官憲之軟弱，殊可為悲。

(丙) 俄國之意見 日本對於清國之通牒，有宣戰佈告之勢，清國如果屈服，即與朝鮮同一陷於危境，且大驚駭曰，吾人於日本此舉成立後，我俄國所當注意者，當集中於極東，而認為外國勢力之伏在。又曰，日本今同之行動，可謂宜明滿洲政策，其在安奉線之態度，及否認遼河以西清國鐵道發展權，不惟對於清國為然，即對於北鄰，亦有深義。而清國所懷抱者，至千九百二十三年，回復此安奉線路，可謂失算。乃日本以精細計畫，改築此鐵路，變南滿一時之租借為永久之占領，不外視滿洲如朝鮮，是滿洲全為日本所左右也，清國將永久失奉天矣。但日本取此於清國之手，其罪不在今日，乃在從前兩國締結最惡之條約時也。日本以為世界諸國，視日本為戰勝者，皆無慾心於滿洲，今故愈決意在清國滿洲，占此優越之位，其行動始有亂極東全體之形勢，決非可輕視也。質而言之，日本

蓋依然爲亞細亞和平之大擾亂者，爲謀割清國之首領，所惜清國外交不正當，且以頑固行動致失多數親友，任自何方面觀之，欲得同情之國，以與防止日本之企圖，不可期待。或謂清國人民與執政者，必議報復手段，不知在南清排斥日貨，雖有幾分效力，究除此之外，別無良策，殊非廣大規模，到底不可視爲問題，何也？日本蓋合全國出戰爭手段以對之也，然則清國之結局，惟屈服而得日本之同意耳，吾始知對待清國之方法，祇一而已。泰西諸國，或忘此方法，或竟有行之者，雖係乎感情的，然亦惟日本能知之，蓋即所謂先囑喝之，以使其畏縮，然後再執行外交手段也。

(丁) 美國之意向 美國大統領塔虎脫氏，關於日清兩國安奉線之紛議，最慎注意，苟兩國違反條約，確執不解，美國不可默視也。然桑港等處新聞，則痛論日本之處置爲不正不法，而大動其感情云，此外各外交公使，亦莫不袒日者。

(六) 我國政府及駐日公使之態

攝政王久望圓滿解決，而外務部秘密談判之真相，自接到日本公使通告之三日，僅始知其狀況，事之敗壞至此，其責任皆由當事者怠慢交涉而致也，其結局如何始能平穩，攝政王正在焦慮中。

梁敦彥於六月二十三日謁見，那桐亦於二十四日午前入京，外務部大臣，頻番往來，以急於解決此問題爲事，並使各報章安於沉默，不許輕報隻字。又傳聞攝政王命總督錫良趕緊與日本談判，務使雙方得滿足解決云。

日本小村外相自六月三十一日，電命伊集院公使，將日本自由行動之意，通知清國政府，並知照駐日公使胡惟德。而胡公使是時避暑日光，由小村電催歸京，表明其意。又謂胡公使未接清國政府通知，見日本各新聞始駭，即於二十二日詣外務省，訪問小村外相。(見二六新聞)

(七) 安奉交涉之終局

清國政府六月二十二日，經伊集院並駐日胡公使惟德之手，回答日本政府，曰，關於安奉線改築之事，今後欲以妥協方法，繼續交涉，但該工事之進行，請一時中止，且有諸般懸案交涉，及吉長借款契約，亦須調印。而日本政府當即電訓伊集院公使，回答清政府云，安奉之交涉，除陳相屯奉天間外，其餘既已終事，只在貴國能否容與，

無須工事中止也。至陳相屯奉天間之交涉，雖工事進行中，亦可應之，其他諸懸案及吉長借款契約調印之事，我政府頗歡迎之。最後清政府之回答，雖非全然得日本同意，而警察權及守備兵等問題，日本絕不讓步。今已豫備工事開始，惟因水害障礙，或不無稍延時日云。

譯者譯述此交涉案畢，不覺淚盡血枯，而嘆我內外上下之昏昏也。據明治三十八年條約，除撤兵延遲十二個月期限外，以兩年爲工事完全之期。是中曆歲十一月，此條約已失其效力，我外交官何不根據條約，以拒之耶。既不明據條約以拒之，今年又依其要求，派遣委員會同踏勘線路，是又明明許人以改築者。既許人以改築，就當作順水人情，俟至十五年後，請許外人，備價贖回，方爲正辦。且此交涉我國稍讓一步，而聞島及一切懸案，可藉此藉口，以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計。即曰警察守備等權，有關重要，不可不嚴請撤回。然亦第就此件拒駁可耳，何必又牽及路線之改築耶。當局見不出此，左支右梧，在強國尙且不可如此，況弱國乎，無惑乎日本人之忽有此舉動也，然而我國自此將難立國矣，吁。

## 二、論日本不待我政府之許可遂改築安奉鐵道事錄神州日報（註四）

光緒三十一年冬十一月某日，即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即日本於奉天海陸戰勝俄國，締結朴茲模司和約之後），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於北京結清日滿洲善後條約，其第六條如左：

清國政府，將日本敷設於安東縣至奉天府城之軍用鐵道，（軍用鐵道與一般鐵道不同，一般鐵道係永久用的，堅牢而寬廣，軍用鐵道，係暫時用的，輕便而狹小。）承諾改爲各國商工業搬運貨物用，引續經營該鐵道，從改良工事完成之日起算，『但爲送還軍隊之故，除當遲延之期十二個月外，以兩年爲完成改良工事之期。』以十五年爲期限，即至光緒四十九年而止，至此期限，則雙方（即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選評價人一名於他國，使評論該鐵道各物件之價，而賣渡（即賣還之意，）於清國。在其賣渡之前，（即未賣還於我之時。）輸送清國之兵隊並兵器糧食時，則準據東清鐵道條約而處理之。至於改良之方法，則在日本國之經營擔當此路事者，與清國之特派委員，爲切實審議之人，關於該鐵道之事項，準於東清鐵道條約，由清國派委員使查察經理，又由該鐵道運搬清國之公私貨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四二〇

之運費，則當別設明細之規定。

由此條約論之，則日本自此協約有效之日始，十二個月後，又二年，爲改良此軍用鐵道竣工之期，此竣工之期，當即我國曆去年多十一月之交。於此期限將滿時，日本不唯未竟此改良軍用鐵道之功，乃突然向我國政府要求改築，此軍用鐵道爲各國商工業用之鐵道，我國政府之當外交者，其時即以改良非改築，此要求爲非協約所有，拒之。於是兩國委員會會議數次，日本之委員，以改良即改築，我國之委員，以爲改良非改築，雙方各持所主張，互不讓步。今春我政府，苦清日間懸案之多，交涉如此不易結也，主張將二國間一切懸案，付之萬國平和會，請之仲裁，此安奉鐵道改良問題，即懸案中之一也。日本甚不欲以懸案付之萬國平和會仲裁也，一方以清日國交當和好，不當決絕如是，要求我政府，又一方以須當平和商議，宜互相讓步餉我政府，且以各種手段要求我政府，我政府於四月，遂撤回付萬國平和會裁判之說。

自是之後，督東三省者，錫良也。錫良委某道與日本之委員，繼續前此之會議，日本委員之主張，仍前此之主張，而某道之主張，亦仍前任者之主張也，雙方皆無所讓步，如是會議者三四次，徒爲改良改築字義上之論爭，要領終不得也。其後某道每當會議之日，則託病不出會議，如是者又三四次，日本之各新聞所傳爲笑柄之某道，又又病者此也。由是日本委員之所主張而要求者愈堅，而某道唯以善病不出席對付而已。至六月二十日，即日本之八月五日，日本政府，突然以實行改築安奉鐵道，命彼之經營擔當此路事者。彼之經營擔當此路事者，即於奉命之日，與改築之功。於是世界各國，紛傳日本政府於清國之國境內，不待清國主權之命，公然行日本之強制權。國際間所無者，莫不集鷹麟虎視於此。於斯時也，我國之當外交者，皇然大驚，莫知所措，始不敢不上告攝政王，攝政王知事既至此，唯有以速從長議結，願邦交，全國體，責外交者而已。

當此時也，日本各新聞，窺我政府之疏，紛紛傳我政府之政權缺統一，負責任者少，咸以彼政府之以強硬手段實行於我國境內爲得計，交相歡告，交相慶慰。一若獲得他人土地，而以己之主權左右其土地也者。迄今日本既出之令不復收，繼續進行，而無所變。英國之有力新聞，又遙助以言論，其他列國，則執平穩態度，詳密觀察，不遺餘力。唯美國大統領塔夫脫，曾宣言設清日兩國不能平和了結，美國不能袖手旁觀云云。列國際此時之情形也如是

，而我國政府，唯抱速從長議結，顧邦交，全國體之政策而已。嗚呼，此安奉鐵道改良問題之原因結果，與夫今日日本自由行動，進行不已之大概情形也。

### 三、列國關於安奉鐵路問題之輿論（註五）

關於安奉線問題，列國對於日本之行動，各有議論，頗多持正者。茲就英德美俄各國之輿情，已見報紙者，撮譯其大要如左，此吾國人所應知者也。

英國 泰晤士報，論滿洲之清國現狀，由於不講自衛之道，在今混亂之世，彼日本者，出以與俄大戰，其目的以爲保證東洋之平和，今者圖安奉線之改築，而取歸於日本，殆爲當然之事也。彼無利害關係之第三國，對此不可有容喙權，況日本政府，固以遵奉條約爲名，而向清國政府行其應盡之手續，自謂已盡其職乎。又有該報之北京特派通信員，瑪禮遜君，則謂當年中日協約，其文義之粗漏，原不免有可議之點，然於安奉線問題，日本政府，竟敢出於獨斷，而執行其自由之態度。其責任固在清國外務部，因慶王以下之各高官，平日皆互相推委其責任，沉溺於偷安姑息之中，乃至委此重要問題，於地方督撫，不顧及大局之如何，以至有今日之結果云。

按英爲日之連盟國，宜其立心之偏頗也。

德國 德意志新聞，指斥日本者頗多，然論日本此次之行動，則又以爲出於不得已者，實居多數。

吾國政府不自競，何有於他國之輿論。

美國 米利堅新聞，對於此事，贊與否相半，揭確實之論文者少，總之持兩可而已，然如紐約某新聞，則頗排斥日本，主張正論，謂日本此舉，是威脅清國之主權，無異向清國開戰云。

按人道之不絕，賴有此耳。

俄國 俄羅斯新聞，如（諾威米亞）自昨年來，以軍事上之目的，方着手於西比利亞之複線工事，與着手黑龍江線敷設工事，故此大謂日本與俄有同樣之眼光，始有此亟亟於安奉線改築工事強行自由之舉，故謂日本之野心可畏，殊令人起恐怖之觀念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六、八日

四三二

註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一三、四。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八五。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九期，記載一，頁四一四—二三。

註四：同註三，頁四二三—五。

註五：同註三，頁四二五—六。

## 六日（八月二十一日） 江蘇丹陽鄉民暴動。

江蘇丹陽以徵收糧米，抑勒洋價，引起鄉民暴動。

本日上午，江蘇丹陽西門鄉民千餘人，至漕書丁紫庭家中，拆毀一空，下午復至朱家村，將馬鄉董房屋燒毀。起衅緣由，或稱該縣糧櫃之櫃書抑短洋價，或稱紳董借公肥私，究其原因，以櫃收洋價，與典價或有參差，櫃書丁紫庭勒短銅元，經收舞弊，積怨懷疑，遂釀成暴動。（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九期，記事，頁二七〇。

## 八日（八月二十三日） 清廷頒行資政院章程六十五條。

清廷資政院前曾奏呈續擬資政院院章，業經批准，本日旨令「京外各衙門一體遵行」，令文曰：

「諭內閣：資政院奏續擬院章並將前奏各章改訂開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覽，該院自職掌以下八章，與現訂諮議局章程實相表裏，即為將來上下議院法之始基，所擬尚屬周妥，著京外各衙門一體遵行。其各項細則章程，仍著迅速籌擬，奏請宣布。」

附錄：資政院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資政院欽遵諭旨，以取決公論，豫立上下議院基礎爲宗旨。

第二條 資政院總裁二人，總理全院事務，以王公大臣著有勲勞，通達治體者，由特旨簡充。

第三條 資政院副總裁二人，佐理全院事務，以三品以上大員著有才望學識者，由特旨簡充。

第四條 資政院議員，以欽選及互選之法定之。

第五條 資政院議員，於院中應有之權，一律同等，無所軒輊。

第六條 資政院會議期，分爲二種：一常年會，一臨時會。常年會每年一次，會期以三個月爲率。臨時會無定次，會期以一個月爲率。

第七條 資政院開會，閉會均明降諭旨，刊布官報。

第八條 資政院開會之日，恭請 聖駕臨幸，或由特旨派遣親貴大臣恭代行開會禮，宣布本期應議事件。

第二章 議員

第九條 資政院議員，由左列各項人員，年滿三十歲以上者選充。

一、宗室王公世爵。

一、滿漢世爵。

一、外藩蒙藏回王公世爵。

一、宗室覺羅。

一、各部院衙門，以四品以下，七品以上者。但審判官、檢察官及巡警官，不在其例。

一、碩學通儒。

一、納稅多額者。

一、各省諮議局議員。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八日

四二四

第十條 資政院議員定額如左：

- 一、由宗室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六人爲定額。
- 一、由滿漢世爵充者，以十二人爲定額。
- 一、由外藩王公世爵充者，以十四人爲定額。
- 一、由宗室覺羅充者，以六人爲定額。
- 一、由各部院衙門官充者，以三十二人爲定額。
- 一、由碩學通儒充者，以十人爲定額。
- 一、由納稅多額充者，以十人爲定額。
- 一、由各省諮議局議員充者，以一百人爲定額。

第十一條 資政院議員，欽選互選之別如左：

- 一、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及納稅多額者，欽選。

- 一、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互選後，由該省督撫覆加選定，咨送資政院。
- 第十二條 資政院議員，欽選及互選詳細辦法，照另定選舉章程辦理。
- 第十三條 資政院議員，以三年爲任期，任滿一律改選。

第三章 職 掌

第十四條 資政院應行議決事件如左：

- 一、國家歲出入豫算事件。
- 二、國家歲出入決算事件。
- 三、稅法及公債事件。
- 四、新定法典及嗣後修改事件，但憲法不在此限。

五、其餘奉特旨交議事件。

第十五條 前條所列第一至第四各款議案，應由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先期擬定具奏請旨，於開會時交議，但第三款所列稅法，及公債事件，第四款所列修改法典事件，資政院亦得自行草具議案。

第十六條 資政院於第十四條所列事件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分別會同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具奏，請旨裁奪。

#### 第四章 資政院與行政衙門之關係

第十七條 資政院議決事件，若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不以爲然，得聲敘原委事由，咨送資政院覆議。

第十八條 資政院於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咨送覆議事件，若仍執前議，應由資政院總裁、副總裁及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分別具奏，各陳所見，恭候聖裁。

第十九條 資政院會議時，軍機大臣及各部行政大臣得親臨會所，或派員到會，陳述所見，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二十條 資政院於各衙門行政事件，及內閣會議政務處議決事件，如有疑問，得由總裁、副總裁咨請答覆，若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認爲必當秘密者，應將大致緣由聲明。

第二十一條 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如有侵奪資政院權限，或違背法律等事，得由總裁、副總裁據實奏陳，請旨裁奪。前項奏陳事件，非有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 第五章 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之關係

第二十二條 資政院於各省政治得失，人民利病，有所諮詢，得由總裁、副總裁循行該省諮議局中覆。

第二十三條 各省諮議局與督撫異議事件，或此省與彼省之諮議局互相爭議事件，均由資政院覈議，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具奏，請旨裁奪。前項覈議事件，關涉某省者，該省諮議局所選出之議員，不得與議。

第二十四條 各省諮議局，如因本省督撫有侵奪權限，或違背法律等事，得呈由資政院覈辦。前項覈辦事件，若審查屬實，照第二十一條辦理。

#### 第六章 資政院與人民之關係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八日

第二十五條 各省人民，於關係全國利害事件，有所陳請，得擬具說帖，並取具同鄉議員保結，送呈資政院覈辦。

第二十六條 前條陳請事件，應先由議長交該管各股議員審查，如無違例不敬之語，方准接受。其經審查後，批駁者，在本會期內不得再行投遞，或另向他處投遞。

第二十七條 資政院於人民陳請事件，若該管各股議員，多數認為合例可採者，得將該件提議，作為議案，其關於行政事宜者，應咨送各該衙門辦理。

第二十八條 資政院不得向人民發貼告示，或傳喚人民。

第二十九條 資政院於民刑訴訟事件，概不受理。

#### 第七章 會議

第三十條 資政院會議時，由總裁為議長，副總裁為副議長。議長有事故時，由副議長代理。

第三十一條 資政院常年會，自九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初一日止，其有必須接續會議之事，得延長會期一箇月以內。

第三十二條 資政院臨時會，於常年會期以外，遇有緊要事件，由行政各衙門或總裁、副總裁之協議，或議員過半數之陳請，均得奏明，恭候特旨召集遵行。

第三十三條 資政院議員，於召集後，應以抽籤法分為若干股，每股由議員互推一人為股長。

第三十四條 資政院會議，非有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開議。

第三十五條 資政院會議，以到會議員過半數之所決為準，若可否同數，則取決於議長。

第三十六條 資政院自行提議事件，非有議員三十人以上之同意，不得作為議案。

第三十七條 資政院於豫算法典，及其餘重要議案，應先由議長交該管各股議員調查明確，方得開議。

第三十八條 資政院會議，應由總裁、副總裁先朝將議事日表，通知各議員，並咨送行政衙門查照。

第三十九條 資政院議員，於議案有關係本身或其親屬，及一切職官例應迴避者，該員不得與議。

第四十條 資政院議員，如原有專摺奏事之權者，於本院現行開議之事，不得陳奏。



第四十一條 資政院議員，除現行犯罪外，於會期內，非得本院承諾，不得逮捕。

第四十二條 資政院議員，於本院議事範圍內，所發言論，不受院外之詰責，其以所發言論，在外自行刊布者，如有違犯，仍照各本律辦理。

第四十三條 資政院會議，不禁旁聽，其有左列事由，經議員公認者，不在此限。

一、行政衙門咨請禁止者。

二、總裁、副總裁同意禁止者。

三、議員三十人以上提議禁止者。

第四十四條 資政院議事細則，分股辦事細則，及旁聽規則，另行釐定。

#### 第八章 紀 律

第四十五條 資政院議場內，應分設守衛警官及巡官、巡警，聽候議長指揮，其員額及守衛章程，另行釐定。

第四十六條 資政院議員，於會議時，違背院章及議事規則者，議長得止其發議，違者得令退出。旁聽人有不守規則者，議長得令退出。其因而紊亂議場秩序者，不能會議者，議長得令暫時停議。

第四十七條 資政院議員，有屢違院章，或語言行止謬妄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四十八條 資政院議員，無故不赴召集，或赴召集後，無故不到會，延至十日以上者，均除名。

第四十九條 資政院議員，有以本院之名義，干預他事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五十條 資政院議員，停止到會，以十日為限，由總裁、副總裁同意行之。除名，以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行之。

第五十一條 資政院議員，有應行除名者，如係欽選人員，應由總裁、副總裁奏明，請旨辦理。

第五十二條 資政院有左列情事，得由特旨諭令停會。

一、議事踰越權限者。

二、所決事件，違背法律者。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八日

三、所議事件，與行政衙門意見不合，尙待協商者。  
四、議員在議場有狂暴舉動，議長不能處理者。

停會之期，以十五日爲限。

第五十三條

資政院有左列情事，得由特旨諭令解散，重行選舉，於五箇月以內，召集開會。

一、所決事件，有輕蔑朝廷情形者。

二、所決事件，妨害國家治安者。

三、不遵停會之命令，或屢經停會，仍不悛改者。

四、議員多數不應召集，屢經督促，仍不到會者。

第九章 秘書廳官制

第五十四條

資政院設秘書廳掌本院文牘會計記載議事錄及一切庶務。

第五十五條

資政院秘書廳設秘書長一人，秩正四品，由總裁、副總裁遴保相當人員請旨簡放。

第五十六條

資政院秘書廳設一、二、三等秘書官各四人。一等秩正五品、二等秩正六品、三等秩正七品，由總裁、副總裁遴選員奏補。

第五十七條

資政院秘書廳附設圖書室一所，掌收藏一切書籍之事。圖書室設管理員一人，卽以秘書官兼充。

第五十八條

秘書廳秘書長承總裁、副總裁之命，監督本廳一切事宜。

第五十九條

秘書官承秘書長之命，分掌各科事務。

第六十條

秘書廳分爲四科如下：一機要科，一議事科，一速記科，一庶務科。

第六十一條

秘書廳應設書記及速記生等員額，由秘書長酌量事務繁簡，稟承總裁、副總裁酌定。

第六十二條

秘書廳辦事細則由秘書長擬訂，呈候總裁、副總裁核定施行。

第十章

經費

第六十三條

資政院經費其款目如左：

一、總裁、副總裁公費。

二、議員公費及旅費。

三、秘書廳經費及守衛經費。

四、雜費及預備費。

第六十四條 前條所列各款經費數目另行奏定。

第六十五條 資政院經費由度支部每年歸入豫算，按數支撥。

#### 附 條

第一條 本章程奏准奉旨後以宣統元年九月初一日起爲施行之期。

第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由總裁、副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奏明辦理。（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十一日。

## 九 日（八月二十四日） 清廷頒行軍諮處暫行章程十七條。

清軍諮處前所奏擬軍諮處暫行章程及各項事宜摺，本日奉硃批：「依議。」其內容如左：

「奏爲酌擬軍諮處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接收前軍諮處文卷事宜日期，業於宣統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具奏，當奉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伏維開辦之始，事務紛紜，百端待理，經奴才等督飭前次奏留各員，將一切應辦事宜，悉心核議。查原設之軍諮處奏定章程，其時因創辦之初，暫從簡略，數年以來，經該處逐漸推廣，事務日增。今昔情形，繁簡迥異，奴才等詳加體察，有宜酌量變通者，有宜稍加推廣者，有宜廣續辦理者，敬爲 皇上陳之。原奏章程暫於擬設五司，內先設三司，兼攝其餘兩司事宜。今職務倍增，原設司缺已難包舉，況陸海各軍均宜通籌，此職守之宜酌量變通者也。又原訂各司科等項額缺，先照六成設置，今擬切實整理一切事宜，有爲目前所應次第辦理者，事務較繁，即額缺不能不量爲增置，此員缺之宜稍加推廣者也。至於軍官測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九日

四二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九日

四三〇

繪等學堂及其餘事項經陸軍部奏定，擬定有案尚未實行者，應即體察情形，隨時舉辦，此應廣續辦理者也。茲經奴才等再四籌商，應先分設各廳，以重職守，擬首設總務廳一，置軍諮使二員，凡不隸各廳事務，歸其辦理。此外分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海軍等六廳，各設廳長一員，統理全廳事務，又於各廳分設各科，每科設科長一員，管理全科事務，再分設一二三等科員，以資助理，並分設錄事，以供繕寫。總計全處共設七廳，於現時應辦事宜，似已足資分理，其總務廳軍諮使及各廳長員缺，擬奏明請旨派充，科長以下各員缺，擬就前軍諮處任職得力人員及諸悉兵事者，由奴才等酌量咨調，分別派充。至於各廳分任職掌，及應設之軍官軍佐，並軍用文官等項額缺，亦經詳細擬訂，另案奏明辦理，除各項軍用文官一應補缺升轉事宜，應如何比照各部則例辦理之處，再行詳擬具奏外，茲謹將擬訂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請聖鑒，如蒙俞允，即由奴才等欽遵辦理。竊維事務之進行，在隨時體察陸海兩軍之情形，以爲規定，現方創始經營，所擬一切章程事宜，不敢謂爲久遠之規，暫求切事實而適時宜，以爲漸進改良之計，如將來事務加增，有應量爲損益之處。以及一切未盡事宜，容奴才等切實體驗，隨時妥籌奏明辦理。再查本處有通籌陸海軍事宜之責，奴才等當不時親往調查，或派員稽核，於籌畫一切，庶有把握，而免舛誤。奴才等爲慎重軍事起見，可否之處，謹候旨遵行，所有酌擬軍諮處暫行章程及各項事宜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酌擬軍諮處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軍諮處爲贊助皇上通籌全國陸海各軍事宜之所，凡關涉國防用兵一切命令計畫，胥由本處擬案，奏請親裁之後，飭下陸海軍部（海軍部未設以前海軍處）欽遵辦理。

第二條 軍諮處統轄陸軍大學堂（大學堂未設以前軍官學堂）、陸地測繪學堂、駐劄各國使館武官、陸軍文庫、並海陸軍參謀等官及考覈該參謀等成績事宜。

第三條 軍諮處所有一切籌畫事宜，謹遵硃諭，由管理事務大臣隨時妥酌具奏，恭請皇上宸斷頒發遵行，其有應商之軍機處及行政各衙門者，可隨時會同籌議，奏請欽定施行。

第四條 軍諮處此次擬訂之暫行章程，係遵硃諭，爲先行籌辦軍諮處之暫行章程，俟隨時修改，逐漸擴充，再

行請旨設立軍諮府，以垂久遠之制。

第五條 軍諮處分設總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海軍等廳。

第六條 總務廳以次所管職掌，另案奏明辦理。

第七條 總務廳設軍諮使二員，稟承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統轄各科辦理所管事務，凡不隸各廳之事，皆匯焉。

第八條 其餘各廳，均各設廳長一員，稟承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統轄各科辦理，所管事務，並酌設副官，經理各廳庶務。

第九條 各廳應設科數及軍官軍職額缺，另案奏明辦理。

第十條 各科設科長一員，辦理該科事宜，並酌設一二三等科員，經理科務，一二三等錄事以供繕寫。

第十一條 軍諮使及各廳廳長，均由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擬定人員，請旨派充科長以下各員，由管理大臣遴員委派，按期彙奏。

第十二條 軍諮處應補軍官軍佐人員，均由管理大臣分別照章具奏，請旨補授。

第十三條 軍諮處人員應全用陸海軍軍官承充，惟總務廳第四廳、第五廳科長科員及各廳之錄事間，可參用文官，其軍用文官設缺補充章程，另案奏明辦理。

第十四條 各廳額設人員，加現在人才，實在不敷，未能全數設置，則亦任缺毋濫。

第十五條 此次所擬各廳員缺，均屬從簡編制，推行以後，如有應行增設之處，管理大臣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

第十六條 軍諮處經費勿論額支活支，均由軍諮處按年分別預算，請旨飭部照撥。

第十七條 軍諮處附設顧問官，員額無定，由管理大臣遴選品端學粹者，請旨派充，以備集思廣益之效。

謹將擬訂軍諮處職官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軍諮使（以副協都統正參領充）、各廳廳長（以協都統正參領充）、各科科長（以正副參領充）、各科一等科員（以副協參領及同副協參領充）、各科二三等科員（以協參領正副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九日

四三二

校及同協參領同正副軍校充）、副官（以協參領正副軍校充）。」（註一）

## 清廷遣載洵、薩鎮冰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

本日，清廷遣籌辦海軍王大臣載洵、薩鎮冰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註二）

載洵，德宗皇帝之弟，貝子銜鎮國公，籌辦海軍大臣、海軍視察。（註三）

薩鎮冰出身，見本年六月二十九日紀要。

### 附錄：記籌辦海軍事宜（註四）

陸軍部會同海軍大臣，奏定籌辦海軍入手辦法，及酌定七年成立海軍，分年應辦事項如下：

籌辦擴充全國海軍，由京中設置海軍處，欽派陸軍民政度支三部尚書，會同欽派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湖廣總督、閩浙總督、兩廣總督、東三省總督，妥籌辦理，以七年為限。各洋艦隊，均須一律成立，即自宣統元年年起，為第一年，至宣統七年為第七年。

第一年清查北洋、南洋、湖北、閩洋、粵洋舊有各式兵輪，訂造南北洋應行添置之二等巡洋艦、三等巡洋艦、四等巡洋艦。查勘北洋軍港、南洋軍港、閩浙各洋軍港、粵洋軍港，妥籌擴充北洋海軍學堂、南洋海軍學堂、閩省海軍學堂、廣東海軍學堂。又設江浙閩鄂四省船艦學堂、鎗礮學堂，改辦北洋威海、南洋高昌、閩省馬尾、廣東黃埔各船廠。第二年配定各洋艦隊舊有兵輪，籌辦水魚雷隊新舊各艇，計畫添造各洋三等巡洋艦，及運送報知水魚雷滅魚雷艇艦，決定關築各洋軍港，成立海軍船艦鎗礮各學堂，籌辦海軍各項經費預算，查定海軍徵兵區域。

由第三年以至第七年，添造各洋頭等戰艦八隻，各等巡洋艦二十餘隻，各種兵艦十隻，水魚雷艇第一、第二、第三各隊。編定北洋艦隊、南洋艦隊，及閩省各洋艦隊，成立各洋軍港，及軍港製造船塢，運送鐵道各事。奏定海軍經費全數預算，辦理海軍經費全數決算，實行各海軍區域內徵兵。奏頒成立各洋艦隊旗幟艦號，設置海軍專部，添設各洋艦隊海軍官缺，設置海軍大學。

其餘種種未盡事宜，均由海軍處籌辦大臣，隨時訂妥奏辦。  
度支部電致各省分籌規復海軍經費，節錄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籌辦海軍大臣奏，遵擬海軍基礎辦法一摺。奉硃批依議，欽此。查原奏內稱，統計入手用款，開辦經費，約共需銀一千八百萬兩，常年經費二百萬兩，請飭下度支部設法籌撥，並飭各省督撫，協同籌畫。又預算清單內稱，開辦經費內，擬闢建軍港等費，約共需銀一百五十萬兩，請先撥給五十萬兩，餘一百萬兩，俟明年再撥。其購船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兩，請分四年勻撥各等語。查海軍開辦經費，共需一千八百萬兩，內闢港經費，本年即須籌撥五十萬兩，明年再籌一百萬兩，購船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兩，分四年勻撥，每年應籌四百一十二萬五千兩，其常年經費，自本年一起，即須籌撥二百萬兩，除由本部認籌開辦經費五百萬兩外，其餘應歸各省分籌協濟云云。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九期，記載第一，頁四一一。

註三：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九三。

註四：同註二，記事，頁二五三、四。

### 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 清廷派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南洋勸業會正會長。

本日，清廷諭派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南洋勸業會正會長，並飭各省督撫籌辦協會出品事，所有賽品准分別豁免稅釐。諭文內容如左：

「振興實業，為國家富強要政，疊經諭令各直省督撫實力提倡，並簡派大臣前赴各國賽會，藉以開通商智，為改良競進之圖。我國地大物博，誠非薈萃觀摩，不足以造精進。茲據農工商部會奏，議覆南洋籌設勸業會及賽物免稅一摺，兩江風氣早開，民物繁盛，自應就地設會，樹各省之模型。著派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人駿，為該會正會長，並著各督撫籌辦協會出品各事，所有賽品，准其分別豁免稅釐，俟開會有期，屆時由農工商部奏請簡派大臣為審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十五、二十日

四三四

查總長，蒞場開會，用示朝廷勸勵農工，推廣商業之至意。欽此。」（註一）

張人駿，字安圃。直隸人，爲張佩綸族侄，光緒二十七年，任山東巡撫。翌年四月，調河南巡撫。二十九年三月，調廣東巡撫。三十一年六月，奉調山西巡撫，九月，始實授。三十二年一月，復調河南巡撫。至三十三年七月，擢升兩廣總督。本年五月，奉調爲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十四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五二。

## 十五日（八月三十日） 清廷派內閣學士那晉充陸軍貴胄學堂總辦。（註一）

那晉，字錫侯，滿州肅黃旗人。光緒三十二年，授郵傳部左參議。翌年，遷郵傳部右丞。三十四年，改郵傳部左丞，旋改閣學。（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七月十六日。

註二：錢寶甫：「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八十。

## 二十日（九月四日） 清廷與日本訂立圖們江中韓界務暨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

本日，清廷外務部尙書梁敦彥與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七條。認明以圖們江爲中韓國界，以石乙水爲江源，開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四處爲商埠，准韓民在江北雜居，並許日本領事聽審，許造吉會路等，關係均甚重大，惟無准許領館設警之明文。其條款內容如次：

「大清國政府及大日本國政府願念善鄰交誼，彼此認明圖們江爲中韓兩國交界，並妥協商定一切辦法，俾中韓兩國邊民永遠相安，共享幸福，所訂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中日兩國政府彼此聲明，以圖們江爲中韓兩國國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爲界。

第二款、中國政府俟本協約簽定後，從速開放左開各處，准各國人居住貿易，日本國政府可於各該埠設立領事館或領事館分館，其開埠日期應行另定：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

第三款、中國政府仍准韓民在圖們江北墾地居住，其地界四址另附圖說。

第四款、圖們江北地方雜居區域內之墾地居住之韓民，服從中國法權，歸中國地方官管轄裁判，中國官吏當將該韓民與中國一律相待，所有應納稅項及一切行政上處分，亦與中國民同。至於關係該韓民之民事刑事一切訴訟案件，應由中國官員按照中國法律，秉公審判，日本國領事官，或由領事官委派官吏，可任便到堂聽審，惟人命重案，則須先行知照日本國領事官到堂聽審。如日本國領事官能指出不按法律判斷之處，可請中國另派員復審，以昭信實。

第五款、所有圖們江北雜居區域內韓民之地產房屋等，由中國政府與華民產業一律切實保護，並在沿江擇地設船，彼此人民任便來往，惟無護照公文，不得持械過境。雜居區域內所產米穀，准韓民販運，如遇歉收，仍得禁止，柴草援引照辦。

第六款、中國政府將來將吉長鐵路接展至延吉南邊界，在韓國會寧地方與韓國鐵路連絡，其一切辦法與吉長鐵路一律辦理，至應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酌量情形，再與日本國政府商定。

第七款、本協約簽定後，本約各條即當實行，其日本統監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員，亦即從速撤退，限於兩月內退清，日本國政府在第二款所開商埠，亦於兩月內設立領事館。

爲此兩國大臣各奉本國政府合宜委任，繕備漢文日本文各二本，即於此約內簽名蓋印，以昭信守。

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大清國欽命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梁敦彥，大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註一）

附件一——外務部致日本公使照會——「爲照會事：本日簽字之協約第二條內開商埠地段及埠內工程巡警衛生等事，由中國政府自行辦理，其章程亦由中國自定，擬定後與駐該處領事協商，以期接洽，即希貴大臣查照，須至照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四三六

會者。(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二——外務部致日本公使照會——「爲照會事：天寶山礦務如無膠轕，中日合辦，原無不可；惟倘或遇有碍難照辦情事，應由兩國另行妥商，即希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三——日本公使致外務部照會——「爲照會事：准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貴爵大臣照會內開，天寶山礦務，如無膠轕，中日合辦，原無不可，惟倘或遇有碍難照辦情事，應由兩國另行妥商等因。准此，本大臣均已閱悉，相應照覆貴爵大臣查照可也。(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七日)」

附件四——日本公使致外務部照會——「爲照會事：准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貴爵大臣照會內開，本日簽字之協約第二條內開，商埠地段及埠內工程巡警衛生等事，由中國政府自行辦理，其章程亦由中國自定。擬定後與駐該處領事協商，以期接洽等因。准此，本大臣均已閱悉，相應照覆貴爵大臣查照。(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七日)」(註二)

本日，清廷外務部與日本同時簽訂東三省交涉五案協約，將歷年中日兩國關於新法路、大石橋支路、撫順煙台煤礦、安奉路沿線礦務及京奉路展至城根懸案，一律議結。約言之，此五案協約之簽訂，即清廷承認日本在我國東三省所攫取之既得權益，茲誌其條款內容如次：

「大清國政府及大日本國政府，茲將在東三省地方彼此有所關涉五事定明，以免將來誤會，俾兩國隣交，益加鞏固，議訂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中國政府如築造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時，允與日本國政府先行商議。

第二款、中國政府認將大石橋至營口支路，爲南滿洲鐵路支路，俟南滿洲鐵路期滿，一律交還，中國並允將該支路末端展至營口。

第三款、撫順煙臺兩處煤礦，現經中日兩國政府和平商定如左：

甲、中國政府認日本國政府開採上開兩處煤礦之權；

乙、日本政府尊重中國一切主權，並承允上開兩處煤礦開採煤餉，向中國政府應納各項，惟該稅率，應按



中國他處煤稅最惠之例，另行協定；

丙、中國政府承允上開兩處煤礦，開採煤餉出口外運時，其稅率應按他處煤餉最惠之例徵收；

丁、所有礦界及一切詳細章程，另行派員協定。

第四款、安奉鐵路沿線及南滿洲鐵路幹線沿線礦務，除撫順煙臺外，即應按照光緒三十三年即明治四十年東省督撫與日本國總領事議定大綱，由中日兩國人合辦，所有細則，屆時仍由督撫與日本國總領事商定。

第五款、京奉鐵路展造至奉天城根一節，日本國政府允無異議，其應如何辦法，可由該兩國官憲及專門技師妥為商定。為此兩國大臣各奉本國政府合宜委任，繕備漢文日本文各二本，即於此約內簽名蓋印，以昭信守。

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四日，立於北京，大清國欽命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梁敦彥，大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註三）

附日本使臣伊集院彥吉致外務部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奉本國政府允准，聲明左開事項，日本國政府允向當初撫順煤礦之中國人王承堯付給銀若干，惟此項銀數可按該民出資之數，從優協商酌給，須至照會者。」（註四）

### 附錄：間島交涉之始末（註五）

#### 一、中韓邊界考

圖們鴨綠二江，為中韓天然之境界，自古無疑議，惟兩江水源相接之長白山附近地方所屬不明。康熙二十八年，我國始命烏拉總管穆克登，會同朝鮮咸鏡道監司李善溥、軍官李義復、趙台相等，勘視邊界，窮江源，登白頭山，探得鴨綠土門即圖們詳下，俱自山下發源，東西分流，故白頭山實為兩江之分水嶺。因於山頂潭水邊，刻立界牌，以為標誌，其文曰：大清烏喇總管率旨查遼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江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牌，立牌後，從土門源審視，流至數十里，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里。按其實不過四五十里謂為百里蓋就人行道紆迴之里程而言也方現巨水，即石此無水之處，人不知邊因復移文監司商定，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以接下流之境為兩國之界。當時之所謂土門即今之圖們江，圖們亦曰豆滿，又名徒門，滿洲語原作「是」，雖譯語有歧，而江則固一也。自此勘明中韓境界，始得確定，惟長白山一帶地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四三八

方，爲清朝發祥重地，向不許人民移居，故到處人煙稀少，西起邊外，東迄琿春一帶，漸變爲荒涼之地。迨咸豐時，吾國即割棄吉林省東南部與俄，俄國招徠韓人，墾豆滿江外荒地，因是韓人年年渡江移居，漸流入於中國琿春山谷之地。未幾，局子街以上，江北曠野亦有之到處墾地構居，漸成村落，中國官吏，猶未之知。光緒七年，吉林將軍銘安，命知府李金鏞，辦理琿春，招墾事宜，金鏞踏查荒地，過嘎牙河，始發見韓人越江開墾之事，時韓人所墾地，已有八區，其所墾面積不下八千餘晌，响滿洲語一响地各處多少不同延吉縣附近一响地爲三千六百弓朝鮮咸鏡道刺史，發給地券載入冊籍名其地曰墾土，又曰間島，儼然視爲韓領。銘安乃與邊務督辦吳大澂奏請，將越墾韓民，編入琿春及敦化縣民籍，旋因朝鮮國王上書懇請，願自行收回韓民，銘安等遂照會朝鮮六鎮郡守趙秉稷等，限一年內，聽其移回。次年敦化縣又發布告示，諭令韓民退去，乃韓民安土重遷，連合鐘城、穩城、會寧、茂山四郡之人，訴於鐘城府，謂土門非豆滿江，豆滿江北地，非中國領，敦化縣處置不當。鍾城府使據以照會敦化縣，請派人審查邊界，由是遂生間島所屬不明之問題。光緒十一年，朝鮮遣安邊使李重夏，會合中國委員德玉泰瑛等，實行查勘分水嶺界牌，及豆滿江發源之處。十三年又查勘一次，中國主張以豆滿江爲國界，朝鮮亦承認無異，惟豆滿江上源有數水，中國仍認石乙水爲正源，朝鮮則欲以紅土水爲正源，爭論不決，遂不得要領而罷。未幾，吉林將軍長順，奏設墾務局以治理之，丈量韓民地畝，徵收租稅，查編韓民之不願退去者，入中國民籍且照會朝鮮政府，以後韓民，再不得移居耕作，朝鮮政府允諾之。光緒十四年，又於豆滿江沿岸，設立界牌十座，即華夏金甌固河山帶礪長十界牌自白頭山分界牌起至茂山止沿豆滿江設立之於是數年爭議，爲之稍息，然中國禁止韓民越境，不過一時表面上之事，而韓民之私自渡江者仍不絕，乃卒釀成最後中日之間島交涉。

## 二、間島交涉之始末

朝鮮，貧國也，而威鏡道地脈饒塿，生計尤難，非移植於外，民無得食，當時雖經吾國嚴禁越墾，然日久漸懈，而韓人之私自茂山江水淺處，徙涉至江北墾地耕作仍不少。大約可分三種。(一)晝間渡江耕作後復歸家者。(二)爲中國人之傭工者。(三)移家渡江構屋而居者。自是韓人日多，較吾國人之移居者且倍之，至是官吏雖欲重申禁令而勢已有所不能。光緒十八年，因設延吉廳於局子街，以統治其地，惟當時以主屬之分，吾國官吏，對於韓人，不免有失當之處，至令韓人怨望，不欲受治於中國，而主張該地屬韓之議復活。光緒二十三年，咸鏡北道

觀察使趙存禹，作意見書五條，請韓政府向中國交涉。次年，鍾城人吳三甲，亦上書請查邊界，同年慶源郡守朴逸憲，查勘白頭山界牌，亦主豆滿非國界之說，雖皆未嘗向中國交涉，而間島問題，實已胚胎於此。迨庚子之役，俄人占滿洲，其權力並及間島，時俄人力欲籠絡韓人，以收大利，窺知韓人爭間島之心甚切也，則欲以此餌之。光緒二十八年，俄國駐韓公使韋貝，與韓外部大臣李道宰協商，擬以間島及其附近三哩以內之地，組織爲一州，而施行俄韓共同協治的行政，並提出約章草案五款。此約章雖未及實施，然俄人之移住者亦日多，俄國因遣官駐紮地他所（亦曰艾丹城），管理行政。韓國亦欲乘機擴張勢力，遣李範允爲北間島視察官，以保護韓民，與中國鼎立而三，演成三國共同行政之現象。次年，中國飭撤退李範允，韓國允之，而範允固最熱心抗爭間島問題者，欲以武力從事，遂起兵作亂，自稱北壘土管理使，未幾，爲我吉強軍統領胡殿甲延吉廳同知陳作彥所敗，委棄韓民而去，作彥因與韓國訂問島善後章程十二條，中國勢力，乃稍稍回復。及日俄開戰，俄人因戰敗之餘，在間島之兵民，盡行退去，地他所官亦撤退，戰局既終，韓國爲日本保護國。光緒三十一年十月，日本駐韓軍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巡視北韓，至會寧，韓國一進會員上書好道，請其保護間島韓民，未幾又派代表至統監府再四訴之。日本初猶不之注意，後經數次調查，始知該地形勢利便，物產豐富，於其經營北滿政策上，大有所資益，始定間島侵略之方針。其駐韓統監府，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遣陸軍中佐齋藤季治郎，率僚屬憲兵，前往該地，設立統監府派出所，於是中韓間豆滿江境界問題，一變而爲中日之間島交涉。我國政府既聞其事，則起而抗議，一面遣陳邵丞昭常爲邊務督辦，以從事防禦，及勘界事宜，一面由外務部及駐日公使，向日本交涉。日政府以保護韓民爲辭，不惟不應，且多誘其國商人，及醜業婦等，前往間島營業，當時日韓一方所主張者，共有五說：（一）以海蘭河爲土門江，而指爲國境者。（二）以紅土水爲土門江，而指爲國境者。（三）以松花江之一源爲土門江，而指爲國境者。（四）不明言何水爲土門江，惟強以豆滿鴨綠二江以北，長白山一帶地域，爲韓領者。（五）祇不承認豆滿江爲國境，亦不主張當以何處爲界者，然海蘭河

別名哈蘭合蘭孩  
類駭浪海漫等名

無土門之別名，其水源雖至近之三道溝，距白頭山界牌，亦有二百餘里，且其流不及豆滿江長大之半，其不足爲境界也明甚。紅土水乃豆滿江之一小源，雖非界牌所言之眞土門，卽假定爲土門，亦適足證豆滿江北地之非韓領也，松花江源二道，白河自闔門潭溢出而北，黃花松溝自白頭山東而發，雖似可引爲界牌之土門，然從來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四四〇

土門者，無不言其東流入海，而松花則北流入黑龍江，與中韓境界，毫無關涉，其非土門也更明甚。日人窺知前三說之皆不確當也，乃主張最後之二說，含糊影射，不明言何者爲土門，惟混言境界之不明，至吾國所主張者，惟豆滿江爲國界之一說，證之歷史，考之地理，無論從何方面以言，皆足成爲的確不移之鐵案。此問題既爭持不決，迨宣統元年安奉鐵路問題發生，日本爲自由之行動，以海陸軍爲後盾，除要求承認改築安奉鐵路外，並要挾依日本之意志，解決中日間一切之懸案，惟間島問題，我國所持理由，殊爲充足，乘機解決，尙不至大失主權，茲將是年七月二十日，外務部會辦梁敦彥與伊集院公使所締結之間島協約，摘錄如左。（略）

### 三、間島地理誌

釋名 今吉林延吉及和龍縣治哈爾巴嶺以南一帶，自昔總稱爲南崗，初無間島之名。自咸豐時，韓人越境開墾，呼

其地爲墾土 Kentu，迨後鐘城之北，豆滿江中泥沙淤積，擁出一島，韓人又爭先往墾，名爲間島 Kentao

中國人稱曰江，通亦曰夾江，間島，墾土語音相近，不免淆混。迨日人覬覦其地，乃專稱其地爲間島，於是間島遂成爲該地之

專名。當境界問題之發生也，其時日人所稱爲間島地城各說，主張不同，有謂自英領嶺以東，直抵俄境爲間島者。有謂韓邊外地及豆滿江以北地，均爲間島者。衆論紛紜，莫衷一是。要之，日人既懷侵略之心，故張其詞，原無一定之範圍。今日事過境遷，吾人就地理上觀察所應認爲間島地域者，不過延吉縣之西部一帶耳。

位置及面積 間島之地，西自黃花松溝及英領嶺，北至哈爾巴嶺及老爺嶺，東迄嘎牙河，南抵豆滿江。東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面積約十五萬餘方里，小於臺灣，而大於日本之四國，無怪日人之必欲強辨以獲之也。

戶口人種 據日人之調查，當時間島全境，凡一萬四千七百餘戶，九萬四千餘人。屬中國者，祇三千七百餘戶，二萬七千餘人，餘均朝鮮人。大率布爾哈圖嘎牙河流域一帶，多漢人居之，爲地主商人農民居多。朝鮮人則以海蘭河以南，豆滿江沿岸一帶爲多，海蘭河以西，及西部二道溝等處，亦間有之，多爲農民及勞動者，滿洲人則殊寥落。惟散居嘎牙河流域，及海蘭河下流一帶，多無業之民。日人初祇居於六道溝局子街各地，大半係娼妓無賴漢，初本無勢力可言，近年以貸金押地，爭奪我之地主權。近聞日本政府，復助以資金，專收買漢人田地，則日人將來之勢力，正未可知也。韓人近年因災移殖者亦愈多，據最近調查，延吉縣等處，韓人共有十八萬，其散居於東寧教化境者又二萬，故間島今日人口，當在二十萬以上。



山脈 間島地勢，自西而東，起伏屈曲，或一大緩斜地，其山脈之大者，自白頭山東走，爲北甌山，爲長嶺山。又東稍北，蜿蜒五百餘里，以迄於盤嶺，通稱爲黑山嶺山脈。自大雅稽梁山，分一支北走，自老爺迄窩集嶺，蜿蜒二百里，爲東西一大分水嶺。敦化、延吉，由此畫界，通稱爲英額嶺山脈。自窩集嶺至老爺嶺，蜿蜒三百里，爲南北一大分水嶺，通稱爲哈爾巴嶺山脈。此外又有名南崗者，以黑山嶺山脈構成之，西岡以馬鞍山脈構成之，北岡以四方臺山脈構成之，均間島之內地也。

河道 豆滿江源出白頭山，自發源處，伏流四五十里，復現爲石乙水，東北流經間島南朝鮮之茂山，會寧鎮城北，始爲大水，稱豆滿江，東流入於日本海，凡長六百五十里。海蘭河有三源，北源出哈爾巴嶺，曰頭道溝，中源出窩集嶺，曰二道溝，南源出黑山嶺，曰三道溝，南中二源合流，至西古城東，與北源合，又東流至局子街，合於布爾哈圖河，又東流左受嘎牙河，又東南流，入於豆滿江。布爾哈圖河源出哈爾巴嶺，全水流長二百餘里，嘎牙河源出老松嶺，全水流長四百餘里。

政治 間島清初爲寧古塔城轄地，康熙五十三年，改屬琿春城，光緒二十九年，設延吉廳於局子街，設綏芬廳於三岔口，以其地分屬之，而上隸於吉林分巡道，有交涉通商局巡警局均設於廳治。巡廳分局七，則設於頭道溝等處。光緒三十三年，移琿春督辦邊務處於延吉廳，派專員任之，職掌邊防事宜，後又於和龍哈添設和龍縣，入民國改延吉廳爲縣，又添設延吉道，轄延吉和龍等八縣。

產業 間島地脈肥沃，黑土居其大半，深三四尺，種植甚宜，全土耕地，約有七百餘萬畝，已開墾者，約百餘萬畝。農產有小豆、玉蜀黍、高粱、豆、粟等，而以海蘭河及布爾哈圖之下流一帶，爲最豐富。且其地三面環山，自古稱爲東北窩集之地，滿洲語故森林極富。所產樺、松、榆、柞、楊等，有高至十餘丈，周丈餘者，冬春之季，入山採伐，造爲木筏，沿江流下，至局子街、頭道溝、敦化縣、及韓國六鎮等處銷售。鑛產亦富，以金、銀、石炭爲最，其已經發現開採者，金鑛四處，官道溝、二道溝、三頭溝、老頭溝、東南岔溝炭鑛二處，天寶山銅鑛一處，白草其餘如工業、漁業、牧業、蠶業雖間有之，然尚未發達。

市鎮 局子街即延吉縣市街長二里，寬一里，跨布爾哈圖河而居，諸官署商店，多在河北，河南曰南營，亦曰艾丹城，亦曰地佑所，明時愛丹衛治所在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二十一日

四四二

商務頗盛，其附近地爲一大平原，東西約二十里，南北五十里，土地肥沃，耕地甚多，居民富庶，實間島北部之天府也。和龍峪亦名大拉子，其地在延吉縣南九十里，爲中韓陸路通商孔道。光霽峪，亦名鐘城威子，在延吉縣東六十里，有通商局駐焉。東盛街，亦名東盛湧街，在延吉縣南五十里，爲間島南部貨物集散之一市場。六道溝，亦名龍井村，在延吉縣南五十里，當東盛街、和龍峪、頭道溝間往來之孔道。日本前設間島派出所，卽在此處。頭道溝亦名三河鎮，在延吉縣西南八十里，爲西部商業交通上之中心點。

### 清廷學部與外務部在北京招考第一次遊美學生。

本年五月奉准成立之遊美學務處，本日起在北京招考第一次遊美學生。

應考遊美學生，於本日、明日兩天初試，在學部考試國文、英文、本國歷史、地理等科。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九日覆試，分別考試物理、化學、博物、代數、幾何、三角、外國古代史、外國近世史、外國地理諸科，定八月初放榜。（註六）

註一：「清末對外條約輯」(三)，宣統條約第七。

註二：附件一至四，見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五四—七。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一。

註五：蘇演存：「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頁一三九—一五〇；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七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五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註六：「教育雜誌」，一卷九期，記事，頁六四—五。

二十一日（九月五日） 清廷外務部奏報簽訂中韓界務暨五案條款之經過。

清廷與日本於本月二十日簽訂中韓界務暨五懸案，本日，清外務部奏報簽訂之經過曰：

「奏爲圖們江中韓界務暨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業經定議簽押開單恭呈御覽並瀝陳辦理情形仰祈聖鑒事：竊臣部與日本使臣伊集院彥吉議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暨東三省五案各條款，業經遵旨於二十日畫押訖。伏念自延吉界務爭案起後，與日人磋商兩年有餘，均由臣部隨時奏請訓示辦理。茲幸協約告成，謹將該條款開具清單，並綜舉前後情形，爲我皇上披瀝陳之。查中韓向以圖們江爲界，江北延吉一帶，土曠人稀，在昔本爲封禁之地，自光緒初年以來，韓民越界者日多，始有界務之爭論。十三年經中韓派員會同勘界，江界雖明，而江源紅土石乙二水之間，相持未決。迨日俄戰後，日本統握韓國國權，遂以界務未定爲詞，強名圖們江北地方爲間島，附會穆克登碑東爲土門之語，別指他水爲土門，復藉口韓人李範允之亂，派遣員弁於六道溝等處，聲言保護韓民。然該處韓民向來領墾我國土地，服從我國法律，實與他處僑民有異。在我所必爭者，不僅在於領土之定界，尤當在於管轄之實權，而日人方以保護韓民爲其固有之義務，斷不肯輕於放棄，此則延吉一事其造端已有非常棘手者矣。臣部既執古來歷史，國朝掌故，及十三年勘界成案，以爭圖們江北之應爲我領土，復執中韓來往文牘及兩國條約，以爭越墾韓民之應歸我管轄。往復辯駁，至於經年，卒乃因東三省日俄戰後有未定者數案，皆關於路礦之事，日人謂必與界務同時決定。其中彼所重視者，首爲請我展造吉長至會寧之鐵路，次爲所取撫順煙臺之煤礦。至彼所示爲轉圖者，僅認延吉爲我領土，請於其地酌開商埠，而裁判韓民之權，尚不肯讓。其所要於我者，則必將各案全行允諾。且當彼此商議之際，日本員弁在延吉者，與我國官兵數相衝突，始有火狐狸溝日兵傷斃巡警一案，繼有和龍峪日兵擅入衙署傷官戕兵一案，此外小案，不可殫述。向彼理論，則以根本問題未爲解決。嗣乃愈逼愈緊，竟有添調多兵之舉動。界務一日不定，邊境一日不安，兩國且恐因此而生意外之事。臣等以爲事必籌乎緩急，害必權其重輕，延吉西接長白，南濱圖們，爲我朝發祥之地，首定之區，其領土權必不容有損。該處韓民皆受廬爲氓，無人民即無土地，其管轄權亦必不容有損。然彼既有所挾持以相市，我豈可恃口舌以空爭，萬一遷延不決，枝節橫生，轉恐無從收拾。總計東三省各案，如安奉沿路礦務本已立有章程，新法鐵路正在改籌辦法，大石橋展路與京奉移站利益尙堪相抵。其稍爲重要之外，自係吉會鐵路及撫順煤礦。願一則吉長鐵路協約內已有展造明文，並非無因而至，一則彼已據爲戰勝所得之品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

四四四

，勢實不能歸還，即使無可挾之端，亦恐難於終拒，況值事機急迫，只可兩害從輕。臣等再四籌維，舍彼此互讓急謀收束之外，實無他法。當與日使協商，必俟延吉一案公認圖們江及石乙水爲交界，以鞏領土之權。並聲明樂地韓民歸我裁判，以收管轄之權。然後可將吉會撫順兩案酌量讓步。辯論數次，始克就範，此臣部僥倖延吉界務暨東三省各案之前後情形也。現在兩項條款，均已簽定。在臣部迭秉宸謨，力顧大局，其委曲求全之處，當在聖明洞鑒之中。惟外間浮議滋多，容有指約款中吉會撫順兩條爲非計者。不知吉長展路根於前約，日本之意即屬會寧，其要求必不可免，今與訂明仿照吉長辦法，是仍係借款自辦，操縱在我，並未有失路權。撫順煙臺兩礦，彼已列爲南滿鐵路之營業，此時勢難爭回，所慮者侵我主權耳。今欲訂明尊重中國一切主權及應納各項，則該礦亦不至有所牽礙。至其他條款，如開墾處所聽審辦法等節，均於會議時斟酌字句，反覆爭辯，總期爭一分得一分之補救，此則臣部雖事處萬難而仍不敢不出之審慎者也。抑臣等更有請者，從來外交內政本屬息息相通，必內政日起有功，而後外交易於措手。東三省固爲強鄰逼處之地，然疆臣果能事事整頓，爲地方漸充實力，以與外人爭衡，則成約具存，主權未失，儘可奉以周旋。儼不能未雨綢繆，及時布置，則雖藏空文於盟府，亦難恃爲緩邊固圉之資。應請飭下東三省督撫，於殖民興商練兵選吏諸要政，切實辦理，以杜隱謀，而消後患，大局幸甚。所有圖們江中韓界務暨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定議並辦理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

註：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五九—二六一。

## 二十二日（九月六日） 清廷准軍諮處所奏陸軍參謀章程。

清廷軍諮處前曾奏擬陸軍參謀章程六條，本日奉旨「依議。」其內容如左：

「奏爲酌擬陸軍參謀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軍諮處奏定暫行章程，內開統轄陸海軍參謀等官，並考覈參謀成績等語。查參謀官輔佐統兵大員，籌畫國防及用兵機務，兼掌練成軍隊各事宜，關係軍事極爲重要，是以東西各國於參謀任務，皆定有專章，所以重責成嚴考覈也。現值振興軍備之際，自應參仿各國成規，釐定

參謀章制，以資遵守。奴才等公同商酌，謹擬訂陸軍參謀章程六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軍諮處通飭一律遵照辦理，以裨軍事。所有酌擬陸軍參謀章程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酌擬陸軍參謀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條 參謀官輔佐統兵大員，籌畫國防及用兵機務，兼掌練成軍隊事宜，其他特別任務悉依各項專章所定施行。

第二條 各參謀官均直隸於軍諮大臣，依所定編制服其勤務。

第三條 各參謀官以正軍校以上有下列兩項資格者，方可充當。曾經陸軍大學堂（未立以前軍官學堂）畢業，或游學各國陸軍士官學校以上各學堂畢業，且均在軍隊任職一年以上，經軍諮大臣認為能勝參謀之任者；材能出眾，深曉軍事之軍官，經軍諮大臣歷試不爽者。

第四條 凡參謀官每進一級，至少須在軍隊服習勤務一年。

第五條 各參謀官差缺可令彼此互調，以期熟習其職務。

第六條 參謀官每年可令任擇兵科一門，在隊兩月服習隊中勤務。」（註一）

### 吉林紳民電請外務部勿允日人修造吉會鐵路。

清廷與日本於圖們江界約談判將成之際，一般對開埠雜居、聽審及許築吉會路等款，均表反對，惟清廷仍遷就日本，於本月二十日簽訂該約。本日，吉林全省商民電外務部，反對約中各款，其電曰：

「聞延吉交涉已解決，許日人接展吉林至會寧路權，許開五埤，許裁判會審，許天寶山礦。闔省傳聞，人心惶惶，以為政府明棄我吉林矣。吉林係根本重地，大錯一鑄，後患何堪設想？其中利害，請為鈞部陳之。夫路權所及，即兵力所及，此實際之無可掩飾者。吉林近日猶得偷安者，徒以東南一面目下猶未得手。今許吉會，直是四面包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

四四六

抄，全省歸其束縛。豈不謂借款合辦，我猶有權，不知國際交涉，強弱異勢，即主客易位，吉長一悞，吉會再悞，此後荼毒之慘，何可勝道？至五埠皆延吉左近精華，且有溢出界務範圍之外，因界務而牽及界務以外之地，失計未有過此者。且裁判會審，直是租界，何名開埠？近方日籌收回領事裁判權，而反代人擴充之，尤足爲全國之阻。至天寶山礦，富甲全球，許之尤爲可惜。凡此數者，皆僅據片面交涉言之。年來俄人於琿春界外朝夕練兵，其意何居，概可想見。今見日占優勢，有不乘間要求者乎？彼要求而我又許之，則北滿亦危，不許，則我禍即起於吉林，又何以待之？若英美各國，近日甚注意東省，亦必援引利益均沾之說，紛紛要索，是不啻以此約投餌無數虎狼之口而引之也。紳民等祖宗墳墓身家性命所繫，存亡呼吸，思之痛哭，此約誓死不能承認！鈞部主持全局，叩懇乘尚未簽押之際，取消此議，俾挽將亡之吉省，藉拯垂死之民命。吉林幸甚！全局幸甚！敬候示覆，吉林全省紳商公稟。

一（註一）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八，頁四七—四八。

## 二十三日（九月七日） 清廷度支部訂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

清廷度支部訂定通行銀錢票暫行章程二十條，內容如左：

第一條 凡印刷或繕寫之紙票數目，成整不載交付人名及支付時期地址者，俗名鈔票，銀行則例稱爲通用銀錢票，均須一律遵守此項章程。

第二條 凡繕寫之票，有奇零尾數，或載名支付人名及支付時期地址，名爲支票兌條者，不必援照此項章程辦理。

第三條 通用銀錢票必須有股實同業五家，互保擔任賠償票款之責，方准發行，惟官設行號不在此限。

第四條 凡挂幌錢鋪發行小錢票及其他紙票者，如有股實商號五家出具保結，擔任賠償票款之責，暫准照舊發



行。惟此項號鋪，除照銀錢兌換所章程，呈由地方官彙案報部外，其關於發行紙票之事，仍遵此項章程辦理。

#### 第五條

本章程未經頒發以前，凡向來發行銀錢票之行號。尚未註冊領照者，限於文到六個月內，趕緊備集資本，呈請地方官驗實報部註冊，逾限不呈請者，除限期勒令收回此項紙票外，由地方官查照第十八條，酌量輕重處以罰款。

#### 第六條

本章程未經頒發以前，有非銀錢行號發行此項紙票者，限至宣統二年五月底止，陸續將全數收回，其有於限期內不能全數收回者，准其另設銀錢莊號照章註冊，援照此項章程一律辦理。

#### 第七條

自本章程頒發後，再行新設之官商銀錢行號，概不准發行此項紙票。

#### 第八條

本章程頒發後，凡照章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只能照現在數目發行，不得踰額增發。

#### 第九條

凡發行此項紙票各行號，須將現在發出實數，按照部訂表式，填送到部，其現在發出實數，以文到一個月內發出最多數目之日計算。

#### 第十條

凡發出此項紙票，無論官商行號，必須有現款十分之四作為準備，其餘全數，可以各種公債及確實可靠之股票債券儲作準備。另行存庫立帳，不與尋常營業帳目款項相混，以備抽查。

#### 第十一條

凡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自宣統二年起，每年須收回票數二成，限以五年全數收盡。

#### 第十二條

凡准發此項紙票各行號，於限期內情願一時全數收回者，准商由大清銀行，以確實之抵當物品借予低利，分年攤還款項。

#### 第十三條

將來新幣發行地方，凡有碍輔幣之紙票，如制錢票、銅元票、銀角票等。由部臨時專案飭遵。

#### 第十四條

每月發行及準備數目，自宣統二年正月起，須按月遵照部訂表式，填送到部。

#### 第十五條

凡官設行號，均由本部隨時派員抽查，如準備數目不符，或呈報不實及有他項情弊者，立稟本部查辦。

#### 第十六條

凡商設行號，由各地地方官隨時會同商會派員抽查，如準備不符或呈報不實及有他項情弊者，報部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四日

四四八

辦。

第十七條 抽查章程，由部詳細酌訂，以資遵守。

第十八條 凡有違犯此項章程者，輕則由地方官酌量情形，處以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重則由地方官逕報本部核辦。

第十九條 本章程係爲維持幣制保全市面起見，如有藉端勒索者，准各該行號逕稟本部及各該省督撫，查實從嚴參辦，至商民之造謠生事者，亦准稟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二十條 本章程如有應行修改或停止廢棄之時，由本部臨時斟酌辦理。（註）

註：度支部輯：「幣制奏案輯要」，頁六七七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輯，沈雲龍主編，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文海出版社印行。

## 二十四日（九月八日） 清廷添設德屬南洋各島領事。

清廷外務部奏請設立德屬南洋各島領事，本日奉旨，准依所議。外部奏文內容如左：

「德屬南洋各島，現在議招華工，自應設立領事駐紮保護。薩摩一島，向有華工多人，屢以德人苛待，來部呈訴，經臣部咨行粵督，派員前往調查詳情，聲覆到部。旋據德國使臣雷克司來部，商請續招華工數百名前往薩島備作，並先行設立領事，藉資照料。查有同知職銜林潤創辦經派赴該島，於情形尙爲熟悉，擬請派爲署理駐紮德屬南洋各島領事，前往薩島開辦，所有應募華工統歸管轄，遇事仍稟承臣部，及出使德國大臣妥慎辦理。如蒙俞允，即由臣部撥案刊刻關防，頒給該員收執，欽遵前往，並咨行出使德國大臣遵照會同德國政府，認准接待，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八，頁四九。

二十五日（九月九日） 清廷准學部所奏建立京師圖書館，以編修繆荃孫為監督。

清學部於本日奏准籌建京師圖書館，並以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監督。其所奏辦法大略如左：

「學部奏京師創建圖書館，實為全國儒林冠冕，查中秘之書，內府陪都而外，惟熱河文津閣所藏，尚未遺失。近年曾與避暑山莊各殿座陳設書籍，查明具奏在案，擬懇一併存儲京師圖書館。至建設館地址，惟德勝門內之淨業湖，與湖之南北一帶，水木清曠，週隔叢廬，擬於湖之中央，分建四樓，以藏四庫全書及宋元精槧。另在湖之南北岸，就滙通祠地方，並另購民房，添築書庫二所，收儲官私刻本海外圖書，至各省官局刻本，由部行文咨取，如有報效書籍，及經費者，分別請獎以示鼓勵。」

再片略云：「查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乾隆年間，已多殘闕，庚子以來，散佚尤甚，今所存者僅數十百冊，而其中所引尚多希見之書。又查內閣所藏書籍甚夥，除近代書籍外，其斷爛叢殘，不能成冊，難於編目者，間有宋元舊刻，擬請將前項書籍，無論完闕破碎，一併發交圖書館，妥慎儲藏。」

再片略云：「圖書館開辦之初，事務較繁，應派專員經理其事，查有四品卿銜翰林院編修繆荃孫，堪以派充該館監督。又現任國子丞徐坊，堪以派充該館副監督，又總務司郎中楊熊祥，堪以派充該館提調，此次開辦圖書館，擬仿照度支部鹽茶印欽天監時憲書印之例，請飭下禮部，添鑄印信一顆，文曰學部圖書之印，尊藏館中，用鈐圖籍。」（註一）

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曼（E.H.Harriman）卒。（註二）

註一：「教育雜誌」，一卷九期，記事，頁六四。

註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三三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九月十日） 清派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開缺，詔勉力任其難。

清廷所派東三省總督錫良，以東省危迫，辦事困難，奏請開缺。本日清廷下詔勉其力任艱難。錫良原奏稱：

「東省危迫各情，先後奏陳在案，欲爲整頓三省抵制外人計，仍不外將前督臣徐世昌所籌各事，廣續辦理。三省財政，祇有此數，不得不別求挹注。並以錦挑一路，尙爲東省一線生機，一面請款，設立銀行，一面與郵傳部往返函商，仍主息借外債，爲築路資本。乃度支部既議駁銀行，又復駁詰路款，以致蹉跎未定。而日人乘東省交涉，要言此路亦爲日軌並行之線，外務部電飭從緩。且延吉案雖議決，會當吉林允修鐵路，彼則頭頭是道，我則首尾受敵，徒擁領土之權，竟無一路可以自由興築。恐自此以後，東省惟有束手待斃，並無一事可爲，憂思焦慮，補救無方。前因巡視吉江，患病請假，嗣以邊事重要，力疾從公，近日舊恙復發，深恐貽誤大局，懇准開去東三省總督之缺，另簡賢能，當此鉅任，於東事不無小補。」（註）

註：「宣統政紀」，卷一八，頁二——二。

二十八日（九月十二日） 清廷外務部函示東省督撫妥籌延吉邊務諸善後事宜。

清廷與日本簽訂中韓界務暨五懸案後，清廷外務部接獲吉林省商民反對約中各款之電，所見中肯。本日，外務部函東三省總督、奉天巡撫及吉林巡撫，妥籌延吉邊務善後事宜，其函如左：

「敬啓者：圖們江中韓界務及東省交涉五事條款，遵旨於二十日畫押，並錄各條款電達在案。此次與日人商定各節，揆之朝廷顧念大局權衡輕重之深衷，實有不能不如此收束者。溯自延吉界務爭論以來，迄今幾至三年，其初日人所爭直在土地問題，本部羅列證據，請其會勘，彼反覆強辯，終不少屈。一面於圖們江北地方派遣員弁，干涉行政，勢將久據。迨相持至於去冬，彼始要我將東省五案全行允許，並允開吉會鐵路，然後可以延吉領土權歸我。然

於該處警察及韓民裁判權，尙不肯讓也。本部當將吉會鐵路及五案內之撫順煤礦，卽行駁拒，而以餘案略示轉圜，仍與爭警察裁判，不少鬆懈，且謂如再不結，擬歸海牙公斷。是本部與東三省各案要端，持之不可謂不力也。乃日人在延吉屢生事端，始有火狐狸溝槍斃巡警之案，繼有和龍峪傷官戕兵之案，延至今夏，愈逼愈緊，竟添多兵，意在尋釁，邊界官弁，有岌岌乎不可終日之勢。以上情形，迭經尊處馳電報告，並催本部將延吉界務從速解決。本部默察局勢，公斷恐不足恃，邊情復極迫切，彼既有挾而求，我難空言相抵。延吉西接長白，南濱圖們，爲我朝發祥之地，非尋常邊界之比，是斷無輕棄之辦法。萬一界務遷延不決，彼既強行佔據，其禍患且恐不可勝言，是更無懸案不結之辦法。再四籌維，惟有隨時奏秉宸謨，急謀定局，計與日使會議五六次，條款始定。其中於最爲扼要之延吉一案，公認圖們江及石乙水爲中韓國界。聲明墾地韓民納稅及行政上處分，與華民並同。一切訴訟案件，由華官以華律審判。是該處領土管轄之權，全歸於我，並無虧損。商埠一節，我本利於開爲各國公共營業之地，以資牽制，埠內警察工程等項，復係自辦，似無流弊。聽審一節，則係爭至無可如何，始留此以存彼保護韓民之面子。蓋按照中韓條約，但言越墾韓民應令安業，其是否與華民一律裁判，實無明文，而韓民在中國者，應歸韓領用韓律裁判，約內却有明文。今爭執歸華官用華律裁判，而但許彼聽審，則彼照約應得之領事裁判權，頓歸消滅，亦可證此項韓民之實行歸我管轄矣。至於彼所以挾而相爭之各案，如安奉沿路礦務，外間已立有章程。新法鐵路，正在改籌辦法。大石橋展路與京奉移站，利益堪以相抵。其內外所均重視而必宜審慎者，自爲吉會鐵路及撫順煙臺煤礦兩事。煙臺煤礦彼據爲戰勝所得之利，列爲南滿鐵路之產，勢實不能歸還，所慮者侵我主權耳。今與訂明尊重中國一切主權，似不至有所牽碍。吉會鐵路尤爲外間所力爭，然以本部觀之，日人請通此路，原欲制俄，必百計以達其宗旨，雖無可挾之端，亦恐難於終拒。今與訂明仿照吉長辦法，仍係借款自辦，操縱在我，並未有失路權。且將來開辦，尙須由我酌量情形，彼亦不能尅期相迫。此則本部雖勢處萬難而尤不敢不出之審慎者也。惟各該條款內尙有未盡事件，爲本部會議所已及，而將來地方善後所宜知者，茲特條舉如左：

(一) 雜居區域內日員聽審辦法，只能專設一座，在旁聽審，不能有所訊問。除人命重案外，其尋常案件，日員到堂聽審與否，只聽其便，不能率請派員複審，亦無須預先知照。與上海會審及他處觀審辦法均異。



民國紀元前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

四五二

(一) 韓民雜居區域四址，日本原開東以艾呀河，北以老爺嶺，西沿老爺嶺至定界碑爲界。當因北以紅線爲界。  
(二) 墾地韓民如爲在商埠內居住而所墾之地在商埠外者，仍應照第四條歸中國官管轄裁判。此節曾與口使當面聲明，彼謂自應如此辦理。

(一) 圖們江北雜居區域外，如有墾地韓民，照舊歸中國地方官一律保護管轄裁判。此節業經日使切實聲明，惟謂鴨綠江兩岸，彼此均有人民越墾，須俟他日提議。

(一) 商埠內巡警，由我自辦，惟日使曾經聲明，領事館內設有巡警，但爲保護該館起見，其數亦不過一二人，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之事。

(一) 商埠地段自以縮小範圍爲宜，日使曾經聲言，該地段不必過大，此項可由中國自定，所謂與日領協商者，不過接洽而已。

(一) 撫順王承堯償款銀數，曾經向日使聲明，該商所出之資統計二十二萬，彼謂俟查明優給。總之，現在條款已定，日人訂明於兩月內撤退憲兵，並設立領事館，我亟應預備巡警，節節填紮，以保治安，並將劃定地段預備開埠等事，趕行舉辦。將來設立審判所，遴派法律人員，極關緊要，尤當及時預謀。至應如何整理地方，擴充實力，以期於照約應守之權利無所放棄，執事全局在握，自能措置咸宜，東省深有賴焉。茲抄錄兩項條款，並圖，附送備案。又前准來咨，以延吉一帶蟲災大起，援案禁止米糧出口，請照會日使等因。查界務第五款區域內，米穀准韓民販運。原亦聲明如遇歉收，仍行禁止。惟甫經定約，即照商禁止，稍著痕跡。此節將來總可照約辦理，且下自以緩提，爲妥。」(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九，頁七十一。

八月

一日（九月十四日） 清廷將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所呈進之「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日本自治制度通釋」及「日本行政、裁判法制通釋」，諭令憲政編查館知之。

清廷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於七月十一日呈進「日本司法制度考」及「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摺，本日諭令：「憲政編查館知之。」茲誌李家駒奏摺內容分別如左：

一、「出使日本國考察憲政大臣奴才李家駒跪奏，為考察日本司法制度編繕成書，進呈御覽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日本司法制度今已粲然大備，然其經營垂四十年，其改革不止一次，正非一蹴所能成，故必察其已然之迹，而後知損益之序，稽其所歷之程而後明取舍之準。奴才謹體此義，從事考察於其制度變遷之實，沿革因襲之文，研究特詳，茲編成日本司法制度考，都五萬餘言，分訂二冊，恭呈御覽。查司法一語，有廣狹二義，凡國家之行動，以適用法律為主者，皆謂之司法，此廣義也。凡裁判民事刑事謂之司法，民事者，確定私權關係之事件也，刑事者，適用刑法之事件也，此狹義也。至所謂司法獨立亦有三義，凡行使司法權以裁判所為機關，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分離，不相統攝，故謂之獨立，此一義也。凡司法官裁判案件，悉依法規所定，自行判斷，不受上官指揮，故謂之獨立，此又一義也。由是觀之，司法權為主權作用之一，司法權獨立，不過特設機關專掌裁判而已，並非分割國家主權以其一部為司法權也。司法獨立之制，創始於法蘭西，當二百餘年前，制定法律，區別司法行政，不使裁判所妨行政權之作用，亦不使行政權干涉司法權，是為司法獨立之嚆矢。厥後歐洲大陸諸國迭相仿效，司法獨立制度遂為各國通行不易之規。其所以必須獨立者，蓋立憲制度之精義，在防官吏專制之弊，保人民自主之權，行政官兼司裁

判，往往有所瞻徇，流於偏私，其極也，官吏肆其威福，而國家叢爲怨府，馴致召亂，故歐美各國斤斤於司法獨立一事，誠有鑒於此也。既實行司法獨立，則裁判事務悉委諸裁判官，司法大臣不得干預，然其中亦自有辨者，則司法權與司法行政之關係也。裁判民事刑事之權，謂之司法權，而關於司法之行政事務，謂之司法行政，司法大臣雖不得干預裁判權，而有監督司法行政之權，不僅司法大臣也，各裁判所長及監督判事，亦有監督司法行政之權例，如建築廳舍，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裁判官等事，皆爲司法行政事務。裁判官於行政事務不必受監督者之命令，而於司法行政事務命令，則必須奉行，司法事務與司法行政事務有截然分晰不相混淆者，有介於兩可甚難分別者，立法之時，規定不明，易滋疑義。日本裁判所構成法於監督權，詳加規定，凡官吏辦事不當，有監督權者，可訓飭之，凡官吏所爲，不問其有關職守與否，但有不稱職情形，有監督權者，可告誡之。監督者既有此權，故裁判官如有任意休暇擅禁觀審，不宣示判決文，不以時開審等事，監督者皆能行其監督權，故司法獨立云者，專就裁判事務而言，至司法行政事務仍須受上官指揮，不能獨立也。司法獨立厥要有三：凡組織裁判所及裁判方法，皆須以法律規定，一也。以法律保持裁判官之地位，不得無故罷免，二也。按照憲法，使人民有受裁判官裁判之權，三也。三者缺一，不得謂之司法獨立，此司法獨立之性質也。日本維新之初，司法行政雜糅不分，各項法典，無一完善，各國領事駐在日本，皆有裁判權，朝野上下引爲深恥，銳意以整飭司法，編定法典爲事。明治初元，雖知有三權分立之說，然當時所謂司法，專指刑事裁判而定，民事裁判則掌於行法官中之會計官，故不能謂之司法獨立。明治四年，置司法省，民事裁判亦歸管轄。五年，定司法職務，定制，是爲日本司法制度改進之第一期，然審判疑獄，論決重囚，仍使司法卿主持，且地方官多兼任判事，以云司法獨立猶未也。七年，議設控訴裁判所。八年，置大審院，改定司法省職制，不使司法卿干預裁判，是爲改進之第二期。然下級裁判所，必候上級裁判所批示，始能宣示判決文，地方官兼任判事者尚多，雖有司法獨立之名，而無司法獨立之實。九年，改定裁判所管轄區域，廢地方官兼任判事之制。十三年制定治罪法。十九年定裁判所官制，以司法官爲終身官，非依刑法或懲戒處分不得罷免，是爲改進之第三期。然裁判所之組織權限及裁判所官制政府可任便改廢，司法獨立之基礎尚未鞏固。二十二年，發布憲法。二十三年，以法律制定裁判所構成法制事懲戒法，執達吏規則，是爲改進之第四期。蓋至是司法制度乃完全獨立而無遺憾

矣。至編纂法典事，尤繁難，日本刑法前後改正者，亦有四次，最初沿用德川舊制刪除煩苛，以示寬大，其後頒布新律綱領，旋又頒布改定律例，悉以我國刑律爲則。又其後頒布刑法，採用歐洲刑法舊派主義，及至去歲，廢舊刑法，頒布新刑法，純用歐洲刑法新派主義矣。民法亦三易稿而成，始纂民法，一意模倣法國民律，幾與譯本無異，不適於用，繼又聘法人從事編纂，亦以不合本國民情，致遭議院擯斥，現行民法乃第三次編纂者也。編纂商法，始於明治十四年，凡再易稿而成，現行商法是也。刑事訴訟法未頒行之先，曾頒布治罪法，裁判所構成法，亦即規定於其中，及頒布憲法後，將以法律別定裁判所構成法，於是廢治罪法，頒布現行刑事訴訟法。專編纂民事訴訟法，始於明治九年，迄未能成，至十七年聘德人起草，翌年脫稿，二十三年公布，即現行民事訴訟法也。觀其整飭司法之難既如，被編定法典之難又如此，而乃舉國一心，朝思夜作，不惜糜數十年之歲月，不吝擲數百萬之金錢，委曲堅苦，卒底於成，豈好爲其難哉。蓋深知司法制度爲安內攘外之始基，長治久安之左券，非破庸俗之論，建非常之業，不能與列強並駕爭衡也，此日本司法制度之沿革也。明治二十七年，司法制度規模已具，於是首與英國改訂條約，使英國僑民悉服從日本法律，議定鈐印後五年施行，自是數年間，與德法美奧諸國，相繼改正條約，如英國例。至明治三十二年以後，日本司法權，對內對外完全獨立矣。推其所以能改正條約，收回治外法權之故，或以爲原於戰勝，或以爲基於立憲，其實不然。當明治二十七年七月，日本與我國戰端方啓，勝負尙未可知，而竟能與英結改正之約，其非原於戰勝，顯然可觀，又其時距頒布憲法，已歷五年，各國不因其立憲之故，遽允改正條約，而必待諸數年之後，可見僅恃頒布憲法，亦不能爲功，究其所以致此之由，無他，實行司法獨立而已，此日本司法獨立之效果也。其司法獨立，既爲各國通行之良規，又爲施行憲政之基本，自其性質而言，既不慮其損及主權，致滋流弊，自日本司法制度沿革而言，則有互照參觀階級可循之便，自日本司法獨立效果而言，又有鞏固法權上安下全之益。然則我國及今踵而行之，事半功倍，有固然矣，惟茲事體大，其取法雖甚便，而實行則甚難。現當預備立憲，爲期甚迫，既不能不急起直追，又不能不周詳審慎，握要以圖，約有數事。謹就管見所及，爲我皇上縷析陳之：一審判獨立，宜切實籌辦也，自立憲明詔宣布以來，使法部專任司法，大理院專掌審判，此外如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亦次第設立。朝廷於司法獨立一事，業已三令五申，限期舉辦，固無待奴才瀆陳，惟是我國官民，狃於故掌



行政官兼司審判，由來已久，直省大小官吏，幾盡有審判之權與用刑之權。其不肯者因緣爲奸，濫用法權，時有所聞，其於保障人民權利之本義，既無所知，則於司法獨立之精神，自難驟曉。今一旦有所改正，而責之以所不習，疑阻敷衍均所難免，即如前歲厘定官制，法部專任司法，大理院專掌審判，聖訓煌煌，中外同欽，而迄今尚未實行，則各省之觀望，更無責矣。擬請飭下法部大理院，迅將司法行政事務與司法事務切實劃分，以攄綱領，以樹風聲，一面嚴督各省，速辦各級審判廳，務使行政官吏不復兼理司法事務，以清權限，更仿日本治罪法之例，先頒暫行訴訟律，以爲審判之準則，即爲制定法典之前導，庶幾司法獨立之制，成立有期，始基永固。一審判人員宜加意培植也，司法獨立，固以整飭司法、編纂法典爲最要，而培植審判人材，亦爲當務之急。歐美日本皆以深通法律學者充審判官，其視審判官較行政官爲尤重。我國通法律學者向少專家，苟不先爲儲備，將來憲法頒布，仍使任行政官者充審判官，舊例既失所依據，新律又茫然莫解，司法獨立，終不可期。現在各省審判廳漸次籌辦，而於審判人才應如何造就，將來需人若干，於何取材並未議及，擬請飭下部臣，綜計通國應劃爲審判區若干區，應設初級審判廳若干所，地方審判廳若干所，需用推事若干人，檢察官若干人，通盤籌劃，先行儲備，務令各審判廳成立時，有通曉法律人員，足資錄用，庶不致懸缺待人，亦不使濫竽充數。至京師及各省，已設法政學堂，學額無多，年限尙短，且學生習政治者衆，而學法律者鮮，造就行政官則有餘，養成審判員則不足，應如何大加擴充，注重法律之處，亦應一併議及。一編定刑律，宜分期進行也，伏讀本年正月二十七日諭旨，刑法之源，本乎禮教，中外各國，禮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異。中國素重綱常，故於干犯名義之條，立法特爲嚴重，良以三綱五品，闡自唐虞聖帝明王，兢兢保守，實爲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國際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但祇可採彼所長，益我所短。凡我舊律義關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於不敝，該大臣等務本此意以爲修改宗旨，是爲至要，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刑律，尊崇紀綱，於保存國粹之中，仍寓變通化裁之道，欽佩莫名。伏思刑律不與禮教相維，出乎禮卽入乎刑。民商各律，但規定財產關係，其範圍不出權利以外，刑律不出權利之外，尙有維持公安，矯正風俗諸事，是故維持禮教，舍刑律不爲功。然禮教固必須維持，而改定刑律，亦不可不求其適用，欽定大清律例一書，仁恕公平，法良意美，然時至今日，不能不議及改訂者，一則將實行



立憲，不得不棄舊以謀新，一則將改正條約，不得不舍異而從同也。奴才愚以爲編纂刑律之時，固宜以禮教爲主，然與憲法作用及國際交通有關係者，仍宜加意斟酌，以收實效，例如臣民權利義務，憲法之所規定，不復區別等級，人民既屬平等，則刑律自不得再有良賤奴僕之名，始歸一律。又如現行律，妻毆夫者，但毆亦坐，夫毆妻者非至折傷不論，是本於乾剛坤柔之義，然西律夫妻平等，妻固不得毆夫，夫亦不得毆妻，若必存非至折傷不論之條，則外人之携眷僑居者，深形不便，即不能無有議矣。中國禮教，爲數千年來立國之本，稍有人心，決不敢輕言廢棄，惟刑法與民法異，凡履是邦之土地者，即應服是邦之刑法。中西政俗，本雖強同，既欲強人以就我，不妨因時以制宜，我國禮教固宜遵守，而列國通行之禮教，亦不能不稍事研求，但使無戾乎風俗，無害乎人心，則斟酌採用，未嘗不收兼納並包之效，若折衷不得要領，而專以遷就調停爲事，則新律雖頒，適滋紛擾，反不如遵守欽定大清律例之爲愈也。抑奴才更有進者，刑罰無輕無重，本無一成不易之規，刑章之寬猛，必以人民之程度爲衡。論者謂歐美各國或席富強之餘，或工教養之術，純用輕刑可以爲治。我國阜民之政，化民之方，尙未大備，遽議輕，無適以養奸。然人民程度以培養而益進，則刑律輕重宜變通以趨時。歐洲刑律條文雖不盡可法，而其有過恤刑之意，隱然相合，今縱不能驟以輕刑爲治，要其終必以輕刑爲歸。必謂中國人民宜用嚴刑，歐洲寬律終不適用，是喪心病狂之談也。方今豫備立憲，教育、警察諸政，逐年籌辦，人民程度繼長增高，自可豫期。奴才愚以爲編纂刑律，宜分三期，以次遞進，先後施行。第一期所纂刑律，但以實行司法、行政分權爲主義，凡西律之不適用者，無妨暫置不採。第二期刑律，以摺合立憲政體爲主義，及憲法頒行，民德日進，斯時可採歐洲新制，重頒新律是爲。第三期刑律，以改正條約，收回治外法權爲主義，如是則推行有序，自無鑿枘之嫌，折衷得宜，亦無岐出之患。日本維新以來，改正刑法，凡四次，但期事業有成，煩難在所不計，前事可師，允宜倣行。一民律商律宜調查習慣也，民律商律與刑律異，一切依我習慣，決無礙於國際交通；據國際私法家言，民法中人之行爲能力禁治產之原因，婚姻成立之要件、效力，扶養義務承繼等事，皆依其人之本國法。商法中商人之行爲能力、商業公司之行爲能力、出銀錢票據之能力、船舶運送等事，亦有各依其本國法者，既不必強人就我，自無庸舍己從人。日本編纂民商法之初，或直譯法國法典，或一任外人執筆，皆以不適於用而罷。厥後知調查習慣之不容己也，於民法外特設調查委員，民商法外，

廣徵全國商業會議所之意見，博採各地方之習慣，幸而克濟。今編纂民商律之初，宜鑒於日本之覆轍，不宜徒襲各國法典，以侈廣博，亦不宜一切假手外人，致鮮實效。應選明達之士，分往各省，切實調查民事商事習慣，萃其所報告者，以爲編纂之資，庶斟酌協查，宜而無更訂之累，措施便利而無扞格之虞。日本取我臺灣後，亦擬爲臺民別定法典，設調舊慣會纂報告書，不下千百萬言，誠握要之圖也。一民刑訴訟律宜從速編纂也，大凡司法制度之內容有三：一曰裁判所之組織權限，裁判所構成法所定者是也。二曰裁判所所用之實體法，刑律民商律所定者是也。三曰裁判所二用之補助法，民刑訴訟律所定者是也。裁判所之組織權限，雖秩序井然，無補助法則，有陵躐之憂，實體法雖較若畫一，無補助法亦乏運用之術，前奉明詔禁止刑訊，而地方官陽奉陰違，幾若舍刑訊，無從定讞者，則以無刑民訴訟律之故也。擬請飭下修訂法律大臣，將民刑訴訟律提前辦理，尅期纂成，此非民刑商諸律可比，既無調查習慣之煩，亦省推敲學理之苦，集事較易，成功匪艱。若以實體法規未經制定，訴訟律礙難先行，則不妨輔以單行之法，示以限制之條，以供目前之急用。查日本頒布治罪法時，即用此法。以上數端，或朝廷經畫所已周，或部臣措施所已及，奴才爲羣憲政，尊法權起見，考察所及，不敢安於緘默，輒復貢其一得之愚，以備聖明採擇。所有考察日本司法制度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元年七月十一日。」（註一）

二、「出使日本國，考察憲政大臣，奴才李家駒跪奏，爲考察日本皇室制度，擇要編錄，進呈御覽，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考察日本立憲官制，前經編輯成書，奏報在案，此外尚有宮內省官制，不列責任內閣之內，與皇族地位權務等事，皆屬皇室制度之要端。日本此項法令，時有增修，其細則亦多內定，而不公布。奴才廣徵秘本，博訪通人，擇其大要，編成日本皇室制度考一冊，並上次奏明譯繕未竣之日本自治制通釋一冊，日本官規通釋一冊，日本行政裁判法制通釋一冊，前已一併繕齊，恭呈御覽。查日本國體與歐洲迥然不同，而與我國相近。歐洲君主之權，由私法之關係而生，君權施行之機關，必依憲法組織始成公法之關係，至於皇室一身一家之事務，則純屬私事，故宮廷官吏悉爲君主之家臣，而無與於國家。惟日本皇室，自昔已爲統治國家機關之一部，其行政制度，亦多取法中土，自大化以來，所行之大寶，無實仿唐之永徽令而作，以逮明治維新，屢有改革。厥後廢太政官，行新內閣官制，始將國家事務與皇室事務析之爲二，然二者之間，究不能截然分離，如御璽國璽掌於內大臣，接待外賓掌於

貳部職之類，至宮內大臣雖不爲閣員，而有命令、警視總監與地方長官之權，此則歷史使然，爲歐洲諸國所無者也。惟是立憲政體，首明責任皇室之與國家，其實際總互有關係，而體制不能無區別。日本當行新官制之初，議論紛歧。莫衷一是，憲法發布之日，宮廷制度仍未告成，至明治三十二年始設帝室制度調查，而詳經討論，以日本之歷史爲張本，分別規定，其頒布宮內省官制，亦不以敕令，而以皇室令行之。蓋皇室令者立於國家與皇室之間，而有超越法律命令之效力，既不屬於內閣之責任事務，又能使官府臣民一律服從，此則權衡之妙用也。其官制要旨，務嚴官府之區別，以保皇室之尊嚴。宮內大臣，惟上對天皇任輔弼之責，而絕不負憲法之責，所有供奉諸司，皆別爲系統，不與國家行政官相混。而皇族懿親既與君主一體，受臣民相當之敬禮，享特別保護之權利，則其身位事項，如班次能力敘勲任官之類，皆異於尋常，別爲規定。凡茲制度似宜鑒於日本之前事，於宣布憲法以前，及早制定，垂諸無窮。謹參考各國情事，證以我國歷史，敬爲我皇上陳之。一曰內廷供奉諸官署員缺宜分別增併也，各國供奉之官，皆隸宮內省，而以宮內大臣統之；宮內大臣之地位，總與各省大臣同，其尊榮而不負政治上之責任，所以重王人優秩也。日本宮內省官制，除大臣官房及省務分課外，所屬局部尤爲繁密，有侍從職式部職，則我國禮部及內務府之所掌也。有東宮職，則前代之詹事也。有內藏寮御料局調度局帝室林野管理局，則漢制少府水衡所掌，而今制內務府之廣儲都虞會計諸司也。有爵位局，則漢制之主爵都尉，而今制吏部驗封司之所掌也。有大膳職，則漢制之大官，而今制內務府之御茶膳房也。有主殿寮，則漢制之衛尉執金吾，而今制侍衛處及護軍諸營之所掌也。有圖書寮，則今之玉牒館、實錄館、起居注館、文淵閣諸職也。有內匠寮，則漢制之將作大匠，而今制工部之營繕司，製造庫料估所等，及內務府之營造司也。有主馬寮，則我之鑾輿衛太衛僕司上駟院也。有諸陵寮，則我禮部工部所掌之一部也。有侍醫局，則我之太醫院也。有內苑局、主獵局，則我之奉宸院也。其餘如御預所，則太常寺所掌之一部也。文事秘書局，則內閣翰林院所掌之一部也。皇族職員，則宗人府內務府所掌之一部也。學習院，則前代之國子監，而今制之左右翼宗學、咸安宮景山諸官學也。此外又有內大臣府，亦在宮中官之列，而不隸於宮內大臣，其職一在掌御璽國璽，略如我內務府大臣，會同內閣學士監視用寶之制，一在常侍輔弼，略如我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之制。內大臣雖不負政治責任，然其職則以國家事務爲多，其地位實立於官府之間，故不隸宮內大臣焉。白餘

諸國雖局部之建置，不盡從同，而體制之統一，則無以異我國。自昔行獨裁政治，以官府一體爲尙，故官職與國務不分。周官供奉之職，數十皆統於冢宰，居簡之意，釐然可見。自漢以降，疎附之司，列於九卿，萬機出納歸於臺閣，內外競權，責任始淆，爰逮隋唐，因而勿革。惟宋制特置宣徽院，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事，以大臣爲院使，與今世各國宮內省制不謀而合。故終宋之世，無中官弄權之禍，雖曰爲政在人，抑亦立法之美使然矣。下逮元明，浸失此意，我朝上鑒百王，深採治本，特設內務府，以領左右營御諸司，而不使與聞政治，詔謀之美，冠絕前古。惟是治道隨時會爲轉移，法制以借鑒而益備。竊嘗推原各國立法之意，以爲今制之有待損益者凡三事：其一，明禮部翰林院等衙門職，在襄治大典、侍從乘輿、供奉文字，凡不負政治上之責任者，宜酌併官職，以歸畫一。或謂諸署分立，歷代相沿，雖不合併，何關治體。不知憲政精神，最重秩序，諸司並建，而無最高之長官以統之，則一切機務悉煩宸慮，既非邦治之所宜，且典禮攸崇不可簡褻，即如祭祀經費，若待議會協贊，始能供給設，或有所削減，事將不舉，更於體制有傷。故各國通制，外之既有內閣總理大臣以長政府，內之復有宮內大臣，以率官職，惟執簡以馭繁，斯本端而末舉也。其二，爲外務部、度支部、農工商部等衙門，將來建設責任內閣以後，皆爲最高之行政官府，而負政治之責，令其諸司所職尙存，兼奉宮報之務，他日議會既開，若於此不加糾察，則大臣責任無自而完，若與通常政務同列議案，則皇室尊嚴緣此而褻，似宜分別性質，或省歸他署，或別立專司，而悉受成於竊正，庶幾權限分明，庶績咸理矣。其三，現制內務府諸司，專任旂負之一部分，幾同世祿，推原立法之本意，一以成例相沿，取質熟手，一以事務較簡，無須多才也。今若仿行各國宮內省制規模式廓，職務增多，則出入諷議端賴衆賢，干城腹心，抑需英俊，若仍限以族籍，委諸銓選，恐非先王慎選近習之旨，春秋特崇王人之義，此又宮職任用法，亟宜改正者也。二曰宜永裁宦寺，別置女官也。宦官之禍，前史相尋，我朝祖訓森嚴，宮闈清肅，漢唐前事，誠可勿慮，第以成例相沿，中涓一途，迄未能廢，聖祖仁皇帝御極伊始，革除十三衙門，只有永不用內官之詔，徒以事勢不無窒礙，遂改良法未能實行。考列國古代不乏此俗，近已廓清無存，除土耳其，波斯外，無復有用宦官者，邇者改行憲政，亦將丕變矣。我國文明早開，甲於大地，而敝俗未革，餘燼仍留，貽列強以口實，似非所以隆邦治示來前也。考歷代所以不廢官堅之故，意在明內外之辨，候踰國之防，服御灑掃不可無



人，積習相承，原非得已。然揆諸古制，事與此殊，禮記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鄂康成孔穎達接指爲女官，周禮天官之屬，亦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諸職。可知三代盛時，實有女官而無奄寺，降及後世，斯義浸廢。然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唐設六局、二十司，官祿秩品位厘然可考，宋置內省尚宮諸司，職掌加詳。而日本現制，女官尤備，自從九位以至正一位，論賞遷擢，與男官無異，此實採用我國古制，準情酌理，毫無流弊者也。竊以爲宜降明詔，將現在宦官以次汰盡，廢召募牙行之制，嚴禁投充，一面別置女官若干品，選世家命婦名門淑媛充之，以供奉宮闈，贊襄內治，上以克聖祖未竟之志，下以革千年未革之弊，則聖詔益隆天下改觀矣。三曰宜規定皇族之資格，勅諸典範，以保尊嚴也。歷代之制，雖晉及南北朝多以皇族掌政權，漢魏唐宋，率加限制，或釀畏避之嫌，或闕親親之義，矯正過直，其失惟均。我朝自順治九年，停諸王只勒管理部院，不復以有司之事責諸懿親之臣後，此列宗因時制宜，其所以優待親賢之禮，或不勞以薄書，以示優崇，或專委任樞機，以固根本，先聖後聖，異迹同揆，因應妙用，非臣子所得竊窺。若夫今世，各立憲國其皇族率皆典兵而任文職者甚罕，亦有以皇族不任國務大臣之條，規定於憲法者。奴才竊惟立憲精神最重平等，一切公權私權，舉國臣民不問貴賤，皆當同享，若禁皇族不得列於閣職，揆諸法理，殊屬不平，然東西各國法律雖無限制之明文，而實際幾成限制之習慣，其故何也？蓋以君主立憲國體，於天澤之分，辨之最嚴，非特君主之神聖不可侵，即在皇族，其取受臣民敬禮亦最隆重，至於國務大臣，負政治種種責任，輒受議院之詰責，爲輿論所指目，以親貴而居此職，則責任與敬禮二者，不可得兼，將使人民無所適從，而國體政體或致牽動也，惟是國情既互有不同，法制自不相沿襲。今在時局孔艱，待治方亟，非賴親賢坐鎮，誠無以總其成，然制度所以示來茲，而立法必期於盡善，應如何權衡，至當兩利，兼存此則，在我皇上乾綱獨斷，非他國成法所得而拘也。抑奴才更有進者，各國皇族資格，皆規定於皇室典範，而禮俗互殊，範圍斯異，或兼用女系，而專取近支，或惟尊男統，而推及遠族。日本素崇中國禮教，略以男系五服爲限，自皇子以至皇元孫，皆稱皇族，下此則降爲華族，恩義兩盡，洵屬允當。我朝大漢疏虞，瓜戡綿繁，太祖太宗之子孫，載在玉牒者，其數已可比歐洲一小國。繼茲以往，寶祚傳諸無窮，子姓繩繩云，胡可量故親親之殺，宜示等差，其祖免以下，祇例宗室，而不得與於皇族，亦勢使然矣。雖然自皇朝開國以來，多賴周召夾輔



之熱，不乏河山帶礪之誓，故爵級例須降襲，而賞延於世者，亦時有之，揆以崇德報功之義，自宜與近支懿親共此優隆，故我國皇族似當兼採血屬主義與爵稱主義，則仁至義盡，示爲景世不易之規矣。所有考察日本皇室制度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元年七月十一日。」（註二）

三、「又奏考察日本詔敕制度片，再奴才前准憲政編查館開送考察要目，內有大權施行之形式一項。查此項本屬憲法之範圍，前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報，憲法篇中業已有所敘述，奴才賡續考察，竊以茲事關繫重要，事例較煩，因復詳加討究，計編成詔敕篇一冊，都五萬餘言，謹隨摺進呈御覽。查日本詔敕制度，又分形式實質兩面觀之，從形式一面而言，則有敕旨敕語二種。敕旨者，以文書行之者也，所賅最廣，其程式則日本公式，今定之曰詔書、曰敕書、曰上諭、曰特種敕書。詔書者，關於皇室大事及大權事項公布之敕旨也。敕書者，不公布之敕旨也。上諭，則凡改正憲法皇室典範，及其他皇室令法律敕令條約等之公布，皆用之。特種敕書，如官記辭令書爵記，各種委任狀、認可狀等是也。敕語者，不用文書，以日語宣讀，凡舉行典禮用之，亦無別項成式。從實質一面而言，又分國家事務、皇室事務、統帥事務三種。國家事務其用敕旨者，則公式令之所載，其用敕語者，則議會開會博覽會開會等事是也。皇室事務其用敕旨者，如發布皇室令，改正皇室典範等事，其用敕語者，則朝賀宴饗等事是也。統帥事務其用敕旨者，則軍令之所載，其用敕語者則犒賞勞賜等事是也。大抵以形式爲經，實質爲緯，界限分明，不相混淆。其區別之故有二，其一在明責任之關係，故國務詔敕則由國務大臣副署，皇室事務詔敕則由宮內大臣副署，軍務詔敕則由陸海軍大臣副署；其二在明效力之關係，如敕旨用字書則效力強，敕語用宣讀則效力弱，又如詔書上諭諭公布者也。故凡屬臣民皆當服從敕書。則不公布而惟對於承受之人行其效力，又如詔書爲一時之處分，敕書上諭則爲永久之令典。蓋立憲國家事務之剖晰最煩，故詔敕之種類亦最夥，非特條款式則事體之辨別不明，非嚴定範圍，則臣庶之奉行無據。考日本立憲之初，立法諸臣未見及此，故前此公文式僅寥寥十七條，其所規定亦惟法律命令二項，至公布之形式亦甚簡略，迨明治四十年改正公式令，乃於法律命令之外，詳舉各項名稱，並增訂公布形式。又前此初行憲政術語未齊，如關於議院之事務，依憲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則用敕命，而依議院法第一條第二條則用敕諭，彼此參差，未歸一律，及改正公式令，乃一律改用詔書。其詔敕名稱歧誤最者，爲日本憲法第五十五

條，其一又曰，凡法律敕令及其他關於國務之詔敕，須國務大臣副署云云，本條稱詔敕，而日本實際並無詔敕名目，惟有曰詔、曰敕而已。又日本官報有敕詔一門、凡詔書、敕書等項，皆載焉，而實際亦無所謂詔敕也者。彼邦之人牽強附會，以爲一般詔敕之簡稱，實則因編纂憲法之時，術語未齊，故有此弊。近來改正公式令，此種名稱漸歸統一，然遺亡墨漏，仍所不免，恐更數年，尙須增訂，總之，詔敕之格式，所以明時務之統系，亦即以爲臣庶之準繩，苟非明定於先，必至旁皇於後。我國 詔敕制度，規定簡明，謹案 大清會典定 制， 詔 詔 敕之例，曰凡大典禮宣告百寮，則有 制辭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憲，則有 詔，有 詔， 覃恩封贈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襲罔替者，曰 誥命。 敕封外藩， 覃恩封贈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襲次者曰 敕命。 諭詔外藩及外任官坐名 敕傳，曰 敕；曰 敕諭，又定 諭 旨之例，曰 特降者，爲 諭，因有奏請而降者爲 旨，其或因有所奏請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爲 諭，又定 廷寄之例，曰或速 諭，或密 諭，不由內閣明降者，曰 廷寄，此我國 詔敕體例之大略也。然立憲之後，則形式固必加煩，而實質尤宜區別，非前此數項所能賅括。例如裁可法律，頒發敕令，宣布皇室典章，號令陸海軍隊，或爲從前所未有，或爲典制所不詳，允宜斟酌增訂。又上年新復署名之制，則署名之範圍，亦宜規定，若依日本之例，則國務詔敕由國務大臣副署，皇室事務詔敕由宮內大臣副署，軍務詔敕由陸海軍大臣副署，此實責任之所關，即爲憲政之所繫。又按憲法大綱，明定法律命令之名目，失在立憲國家，法律命令辨別極嚴，蓋制定之法不同，即効力亦因之而異。近來各衙門所頒新章，名稱亦多不一，或稱法、或稱律、或稱章程、或稱條例，此在今日固不妨暫行，立憲之後，則將滋疑議。擬請 飭下憲政編查館，上考 大清會典，旁探日本公式令及軍令制度，鈎稽古今，參酌中外，迅速釐訂，尅期發布，以謀統一，而使遵循，則 聖代典章，昭如日月矣。所有奴才考察日本詔敕制度緣由，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初九日，第六八四號，摺奏類，頁四—十。

註二：全註一，頁十一—十六。

註三：全註一，頁十六—十八。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一日

## 二日（九月十五日） 清廷郵傳部奏報收還英商扣留路款，贖回南票辦礦合同情形。

清廷郵傳部呈報「收還英商扣留路款，贖回南票辦礦合同，將在英京了結訟案情形」奏摺云：

「奏爲收還英商扣留路款，贖回南票辦礦合同，謹將在英京了結訟案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前督辦大臣胡燏棻，於光緒二十四年，與中英公司訂立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內載備款於女兒河，造一枝路至南票出煤之處。督辦大臣允自立合同之日起，於三年內造成等語，同日與中英公司訂立合辦南票煤礦合同，均經胡燏棻奏明，奉旨允准在案。嗣與該公司聲明，女兒河至南票枝路，估需英金十五萬鎊，即於大借款內如數留存備用，此中英公司扣留借款之原因也。其後合同所指各路均已造成，惟以開辦南票煤礦，虧折四萬餘鎊，迄無成效，飭令停採，因之罷築枝路。光緒三十三年二月，臣部當與中英公司開議，廢止辦礦築路，註銷合同，所虧本金，各認各帳。該公司以爲中國不肯合辦，則煤礦當爲英商獨有，不築枝路，則違背借款合同，即扣留之十五萬鎊，永遠不能提用。辨駁經年，迄未解決。臣部以原訂辦礦合同，既無年限，亦無分拆股分後，礦歸中國之明文，若中英公司堅持自辦煤礦，及要求照築枝路，則不獨令英商添一完全礦權，即建築枝路，而進不敷支，亦必徒虧鉅本，因督飭鐵路局長梁士詒與該公司代表濮蘭德迭次晤商，相機操縱。濮蘭德始則要求獨辦，再則要求仍舊合辦，均須建築枝路，繼則要求另給他礦，反覆曉諭，仍要求賠還所虧二萬餘鎊，旋議定補還該公司一萬四千五百鎊，贖回煤礦自辦，罷築枝路，其扣留之借款十五萬鎊，由中國自行提用。該代表仍以此事違背借款合同，若債東稟控，恐受法廷鉅罰，必須英國大理院判准，當經彼此另訂合同，聲明罷築南票枝路，其扣留借款英金十五萬鎊，應由鐵路局提同，作爲添購車輛機件，修改已成鐵路之用。三十四年二月，經梁士詒與濮蘭德簽名蓋印，延訂律師控由英國大理院裁判，自是以後，英大理院諸多詰駁，函電往來，調查證據，延擱一年。旋又議定由中國駐英使臣函致該院，聲明鐵路局長承認此次所訂合同之意義，無論如何與債票擔保無損礙等語，亦經臣部咨行外務部電知照辦。今年六月英大理院始判定，將該借款撥項提出，聽候鐵路提用，臣部旋將贖礦之款，由駐英使臣交與倫敦中英公司，即將南票合同送交駐英使臣，註銷其存在。駐京英使署之合同，由外務部照取註銷，此兩年以來辦理此案之大概情形也。竊維南票一礦，驗

明煤質不佳，即應停辦，煤礦既停，自無仍築枝路之理，枝路不築，則預備修路之款，自必移作他用，事理本極分明，徒以限於歷次所訂合同，以致多所束縛。中英公司因即藉此牽制，若久懸不決，將受累滋深。茲幸悉心應付，得以漸斷葛藤，此後開礦築路撥款，一切均可自主，所有酌給該公司款項，爲拋棄利權之酬報，衡之情理，似尙公允，自應照此了結。除將另訂合同，抄送外務部備案外，所有英商扣留路款，贖回南票辦礦合同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 清廷封禁北京國報與中央大同日報。

北京國報及中央大同日報因疊載東三省交涉事件，加以評論，國報又將東督吉撫與外部往來之密電，一一揭出，經外務部奏奉諭旨，即行封禁。清廷諭旨云：

「諭軍機大臣等，外務部奏，報館洩漏機密有礙交涉一摺。據稱交涉機密要件，紛紛登載，殊屬有違禁令，請飭民政部，將北京國報、中央大同日報兩館，即行封禁，以示懲儆等語，著依議。」（註二）

另有公言報，前因六月三十日閒評欄內，有反言見意之語，經外城巡警總廳，飭令停版。吉林日報亦因登載東省督撫與外務部往來要電，經外務部請旨禁止出版。（註三）

## 福州風火大災，死傷數千人。

福建省城福州風火爲災，死傷二千餘人。八月初一夕，福州同時失火者，計四處：一水部門外上原地方，一陽岐地方，一城內北門地方，一西門外地方。烽煙四起，各方面天色均變成赤色，約初更起，至三更止，始以次息滅。災情最重者，即在上原地方，約焚民居六十餘間，而陽岐次之。初二日晨四時，北風驟起，震地殷天，歷六點鐘之久。城內警鐘樓（在獅子樓之頂）吹倒，壓斃十餘人，傷者十餘人，鋪店房屋，損壞無算。南台地方之損失，較城內尤甚，茶亭、茶樓、電話、電桿，一律吹倒，鋪號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四六六

居，倒者二三，壞者七八；大橋一帶橋欄，吹倒十門，倉前橋橋欄，吹倒九門。南台水部等處及下江一帶，房屋傾毀者，約六百餘家，傷者約二百餘人，立時壓斃者約百餘人。萬壽橋下至下江一帶，大小輪船及載貨載客各船隻，沉沒尤多，死傷甚衆。

計此次火災風災，共計毀房屋千餘戶，人命死傷二千餘人，財產損失數百萬，船隻計沒去二千餘艘。城台罷市一天，實爲閩省百年未有之巨災。（註四）

註一：「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路政，頁一〇五。又見「宣統政紀」，卷一九，頁六一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一九，頁六。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期，記事，頁二八七。

註四：全註三，頁三三四。

### 三日（九月十六日） 清廷外務部與學部錄取第一次遊美學生唐悅良、梅貽琦等四十七名。

清廷外務部與學部於本年七月舉行第一次遊美學生初試、覆試，本日發榜，計取定四十七名，名單如下：（註一）

考生姓名	總共分數	平均分數	年歲	籍貫	學堂	各省分計	各處學堂分計
程義法	七百七十六分	八十六分九分之二	十八	江蘇吳縣	上海約翰	江蘇三十二	上海郵部實業十四
鄭照堃	七百二十八分	八十分九分之二	十七	廣東番禺	上海約翰	浙江九	上海約翰六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金 濤	七百九 十二分	七十九分五 分之一	二十	浙江山陰	郵部實業	廣東	六	上海復旦	三
朱 復	七百七 十九分	七十七分十 分之九	二十	江蘇嘉定	蘇省鐵路	直隸	三	順天高等	二
唐 悅 良	六百九 十一分	七十六分九 分之七	十九	廣東香山	上海約翰	湖南	三	京師譯學 館	二
梅 貽 琦	八百三 十四分	七十五分十 一分之九	十九	直隸天津	保定高等	湖北	一	北京滙文	二
羅 惠 僑	七百五 十二分	七十五分十 分之一	二十	浙江鄞縣	郵部實業	福建	一	唐山路礦	二
吳 玉 麟	七百三 十六分	七十三分五 分之三	二十	江蘇元和	郵部實業	山東	一	京師大學 堂	一
范 永 增	七百二 十七分	七十二分十 分之七	二十	江蘇上海	郵部實業	安徽	一	直隸高等	一
魏 文 彬	七百二 十六分	七十二分五 分之三	二十	直隸密雲	北京匯文	河南駐防	一	保定高等	一
賀 楸 慶	六百五 十一分	七十二分三 分之一	二十	江蘇丹陽	順天高等			北洋水師	一
張 福 良	六百四 十八分	七十二分	十九	江蘇無錫	上海約翰			天津私立 第一中學 堂	一
胡 剛 復	七百一 十九分	七十一分十 分之九	十七	江蘇無錫	上海震旦 公學			蘇省鐵路	一
邢 契 莘	六百四 十七分	七十一分九 分之八	十九	浙江嵊縣	直隸高等			天津高等 工業	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徐佩璜	吳清度	何杰	楊永言	朱維傑	陸寶淦	李鳴鰐	姿昌運	謝兆基	程義藻	王士杰
五百九十五分	五百九十五分	六百分	六百〇二分	六百〇七分	六百〇九分	六百八十五分	六百一十九分	六百九十四分	六百三十八分	七百一十六分
六十六分九分	六十六分九分	六十六分三分	六十六分九分	六十七分九分	六十七分三分	六十八分二分	六十八分九分	六十九分五分	七十分九分	七十一分五分
二十	二十	十九	二十	十八	二十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江蘇震澤	江蘇丹徒	廣東番禺	江蘇嘉定	江蘇南匯	江蘇常熟	江蘇上元	江蘇無錫	浙江烏程	江蘇吳縣	浙江奉化
郵部實業	郵部實業	唐山路鏡	郵部實業	上海南洋中學	江蘇遊學豫備科	郵部實業	東吳大學	上海約翰	上海約翰	郵部實業
		蘇省遊學豫備科	東吳大學堂	上海南洋中學	上海同文館	上海震旦學院	湖北普通中學	上海尚賢堂	南京滙文書院	廣東嶺南

四六八

四六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七〇

戴修駒	李進嶺	王璣	曾昭權	王長平	張準	高崧瑾	王健	邱培涵	方仁裕	徐承宗
四百一十一分	四百一十五分	四百一十二分	四百一十四分	四百一十七分	四百一十四分	四百一十五分	四百一十八分	四百一十五分	五百一十分	四百一十九分
四十五分之三	四十六分之九	四十六分之八	四十七分之九	四十七分之三	四十八分之九	四十九分之九	四十九分之五	五十一分之三	五十二分	五十四分之三
二十	二十	十九	十六	二十	二十	二十	十九	十九	二十	十八
湖南武陵	湖南湘鄉	浙江黃巖	湖南湘鄉	山東泰安	湖北枝江	江蘇句容	直隸大興	浙江烏程	江蘇青浦	浙江慈谿
譯學館	復旦公學	譯學館	復旦公學	北京滙文	湖北文普通中學	金陵滙文書院	天津高等工業	郵部實業	郵部實業	上海尚賢堂

按：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訢、李鴻章與各國議和，簽訂辛丑和約十二項，先付諸國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此即所謂庚子賠款。受款者計俄、德、法、英、日、美、意、比、奧、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等十四國。款額以俄國為最多，佔百分之二十八強，德佔百分之二十強，法佔百分之十五強，英佔百分之十一強，日、美各佔百分之五強，比佔百分之一強，其餘各國均不及百分之一，自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分三十九年還清。清廷負此龐大之賠款，乃令各省分攤。

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一案，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五月二十五日，經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剩餘部份。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老羅斯福總統令扣除實應賠償之款外，均行退還。計一千三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美元，另保留二百萬美元為或有未經查出應償賠款之用，餘均在國會法案下悉數歸還。其保留之二百萬元，嗣後經查明應扣八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美元，其餘額亦均交還我國。

該項退還賠款的應用，由中美雙方協議辦法如下：

- 一、遣派中國學生赴美國各大專學校深造，並同意自一九〇九年開始，每年派遣合格數目的中國青年赴美。
  - 二、創設清華學堂，作為中國青年赴美國各大專學校深造的預科。
  - 三、在華盛頓京區，設立遊美學學生監督處，負責管理中國留學生。（註二）
- 遊美學務處於本年五月奉准成立，七月舉行初試、覆試，而於本日放榜。

## 江西宜春鄉民暴動。

江西宜春北鄉士民，因反對抽捐學款，本日午刻聚集千餘人，圍逼郡城，破毀學堂，經巡防管帶張國樑會同知府彈壓，死傷多人。（註三）

附錄：一、補紀宜春鄉民滋事原因（註四）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四七二

宜春民變，現已平靜，本館昨復得宜哀學會來函言，此事起因較詳，特補紀如下，讀者慎勿以爲明日黃花也。宜春近來紳界，分新舊兩黨，舊黨素來勾結流痞，霸據公款，阻撓新政，向因新學提款，碍伊肥私，故仇視學界爲尤甚，破壞之舉，屢見不一。自去歲前令阮札、邑紳盧元弼爲勸學所總董，易繼昌爲教育會會長，曾紀良爲副會長。三人皆熱心學務者，辦事不支薪水；而一切皆認真整頓，井井有條，宜邑學務近日稍有起色者，皆數人之力也。而舊黨志不得逞，心甚憤恨，欲攻去之，奈三人辦事甚公無瑕可指。適正月間，因縣辦之統計處缺款（係地方官違憲辦者與學界無涉），縣令王依去歲成案，從各圖公款項下提撥，四鄉多遵繳無異議，詎城廂地保等；抗不遵繳。延至七月，代理縣吳，乃飭差催收，是時適值調查戶口；地保等遂捏造謠言，煽惑鄉愚，謂將大抽人口稅，並謂將百貨抽捐石米抽錢百文，人抽入城錢六文；其餘各物，均十分抽五。加以頑紳等欲借此傾陷學界，從中簞動；誣此舉實爲設立學堂而起，非毀學殺紳，則事難罷手。鄉愚爲所動，突於八月初三日，勾結流氓千餘人，屯北門外大橋頭。官兵聞變防堵，始不敢動。初七日，亂黨聚集愈多，攻開西城門，經官兵開鎗擊斃二十餘人，始退。旋有舊黨某紳，從中主持，張旗列柵，與官兵相持，將善和集雲兩鄉之學堂拆毀，擄去勸學所辦事員易道軒。地方官吏見事情重大，以劣紳藉學苛捐釀變等語，電稟大吏，希卸責任，不思宜邑現辦之學堂，其經費皆係賓興公款，或由富戶樂輸，未抽小民絲毫捐款，有案可稽。且籌起捐收，統計用費，與興學尤無關係，若不刮而漸之，是使宜邑辦學諸紳，既被陷於舊黨，見疾於流痞，復爲官吏攬罪首之名也。嗚呼。

## 二、記江西袁州鄉民暴動事（註五）

今歲江浙諸行省，亦可謂多事矣，五月末，浙江德清鄉民暴動，搗毀庫書漕總鄉董三家，七月初，江蘇丹陽繼之，焚毀漕書總書鄉董城董多家，案尚未結，而江西袁州，又見告矣。……

八月初三日午刻，有宜春北鄉民千餘人，圍逼郡城，破毀學堂，經巡防管帶張國樑，會同知府彈壓，鄉民不遵，鎗傷兵四名，張管帶亦受傷，知府命還擊，鄉民稍退，即閉城。此據張管帶電文。

八月初三初四兩日，宜春北鄉士民，因抽捐學款，反對聚衆，來城滋事，經知府等勸阻，不准進城，兵民互有受傷，當請將劣紳籤分福建優貢知縣盧元弼，奏參革職拿辦。初三日擊退之後，訪聞該鄉民等擁衆在距城十餘里之

楓林楊家山等村，停住不散，因此城門隨時啓閉，此據袁州府及宜春縣稟文，以下均同。

初五日巳刻，易紳子殺至府署面稱，竭力傳諭勸導，該鄉民一味逞強不聽，往復至再，未能定議，必欲進城毀堂，殺盡學界紳首而後已。探得北路鄉民，有將萍鄉縣派送公文進省之勇一名捉去，綑吊不放，又有在楊家山墮地，打竈紮棚情事，意在久抗，均未知其虛實。揭得黏帖，察看語氣，仇視學界，非伊朝夕，知府會集文武商議，城內兵力尙單，安敢輕於舉動，抽隊出城追捕。特是城內糧食缺乏，最爲可慮，鋪戶商民之儲有糧食者，又受鄉民傳單挾制。如敢出售，進城搶害，即諭以官府保護，率皆飾詞推託，於是議開官倉積穀接濟，知縣德祿，知官穀平時侵蝕甚鉅，且復衆口同聲，未經出議。

初六日辰刻，知府正會集文武，商議解散良法，遣易紳子殺出城勸諭，返署代爲邀免各項捐款，免究首先糾衆主犯。而城外旗幟張天，礮聲震地，鄉民已四通城下，文武登陴守禦。知府察看情形，勢甚洶洶，隨即出示誥誡兵勇，不得鹵莽，脅從良民，即速散歸，倘敢負隅抗拒，即屬亂民，斷難稍事姑容，毋貽後悔。詎持至午刻，竟敢來攻西北兩門，礮聲隆隆不絕，西門旋被轟開，十餘人擁進月城，知府同在城樓，始令第七營兵隊開鎗，擊斃首先抬礮進城各犯。小北門雖未攻破，該兵等同時開鎗還擊，隨各退散，東南大北三門，礮聲亦絕，當在西門拿獲礮械多件，如此情同叛逆，果是真正鄉民，何至膽大若此，深恐其中必有匪類，乘間勾結思逞，但河北設有統稅分局。鋪戶居民，亦居多數，未聞被該鄉民絲毫侵犯滋擾，又似無匪混雜。故仍不敢抽隊開城出擊，以城內教堂衙署，倉庫錢糧，數萬生民，無一不關緊要，知府等亦不肯稍涉玩視，不得不閉關謹守，以待外援。

初六晚即發魚電，無人敢往，探得四路鄉民，凡過往來人等帶有公文信件，概須搜檢，以及軍火米糧，截留不准進城，並郵政信局，亦均不敢開班。知府等復發陽電，稟乞速調大兵救援，兩次送電者，俱經挑選壯健之人，給以重賞，切囑將電底密藏身畔，繞道先後赴萍，迄今該差等尚未回郡，現該鄉民等，不惟不即散歸，復集多人，在距城東北西等門外數里之遙，豎旗屯聚開礮恫嚇，謠諑紛來，知府等無法可施，惟當持之以恆，鎮之以靜，保守城社，爲唯一之宗旨。

初七日復集多人，距城數里屯聚，並截文報，今防兵僅數守禦，未敢抽調出擊，兵糧民食，現開倉接濟，今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日

四七四

紳來乞撫，知首要擊斃，城廂鋪戶居民均各安堵，此據袁州府電文。下同。

初十日紳士力勸鄉民就撫，查明學堂苛捐，列條給示，勒碑示禁，鄉民感戴散歸，一律肅清，市面照常。

執筆人編輯既竟，復書其後曰，袁州此變，蓋由官紳勒捐而起，至其勒捐之事實，則或謂實係地方官與紳士，藉辦學爲名，抽取各鄉牛捐，鄉民因之反對，或謂實係抽收團捐，充統計局經費，以致激變。二說未詳孰是，然其斂無名之費，填無底之窠，剝削小民之膏血，以肥官紳之身家，則昭昭無可掩矣。事後地方官，謾咎紳士，謂由紳士藉學苛捐，而紳士亦電稟常道，指謂地方官苛捐激變。此蓋有利則相助，有禍則相譖，爲小人之常態，無足深尤，獨無如此小民何耳。

又按據報言，初二日首由北鄉聚衆數百人，入城跪香，要求免捐，周守因聞鄉民有聚衆之謠言，異常恐懼，卽派巡防營管帶張國樑，帶兵駐防。城外鄉民，被阻不得入城，頗爲譁然，適值宜春縣令張善祿丁憂去任，無人出而勸散，該守又懼不敢出，並不派能員正紳，出而開導，反傳地甲里正入署，責令解散，拘拿爲首之人懲辦。鄉民聞之尤譁，堅欲入城，久持不退，張管帶卽率兵隊，先開空鎗一排，尙未嚇退，遂上子彈轟擊，一時鎗林彈雨，血肉紛飛，鄉民傷亡無算，而民憤愈深矣。鄉民自初二日受創後，聚衆愈多，乃於初三日持械攻城，張管帶又開鎗轟擊，鄉民之傷愈多，該郡鄉民素有蠻悍之名，雖受巨創，散而復聚。初六日復又攻城，張管帶因見鄉民人衆，又電調駐萍鄉防營兩棚，到郡助戰。聞三次開鎗，鄉民死傷不下數百之多，各鄉均憤官兵濫殺，附從日衆，以故圍城多日，並四路襲脅，以壯聲勢，據其所言，則袁州府稟報上臺之詞，毋亦有不足信者歟。

### 江蘇諮議局開會，舉張謇為議長。（註六）

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縣人，甲午科進士，翰林院修撰，武英殿協修、工商部頭等顧問官、學部一等諮議官、度支部一等諮議官、農工商大臣。（註七）

附錄：張祖貽撰：諮議局成立經過（註八）

光緒三十四年秋，下了上諭，叫各省諮議局籌備立憲。江蘇一向文化是優先，地位是衝要，各省都奉爲榜樣。我父（張春）在江蘇又居衆望所推的地位，雖然那時候各省對於籌備立憲，都惟江蘇的馬首是瞻；但是諮議局是初創的機關，一點依傍都沒有，所以蘇人那時候就先在南京碑亭巷設立了一個籌備處，集議研究，調查各項辦法。到了次年二月，我父就選定了鼓樓東北的地方，做諮議局；那裏地點很爲曠爽，風景亦佳。隨即派了人到日本去參觀國會議院，採訪了許多建築的圖案回來；到了三月，等圖樣計畫一定，就立刻趕做工程。（就是現在首都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到三月下旬，還是在籌備處開會；公決了山賦征銀解銀，銅圓流弊，和籌集地方自治經費的三件事。到了九月，議決了聯合各省請願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案件。到宣統二年二月，又議決了預計地方自治經費，釐訂地方稅界限，應請開國會的案件。到了八月，我父以議長的地位，領導招待美國遊華實業團於新建的局所，團長爲舊金山鉅商大賈陸白脫君（Captain Robert Dollar），團員都是各邦重要工商界人，我父與談中美聯合興辦銀行航業公司事很融洽，定了草議；並且還答應他，我們中國不久也組織報聘團去答訪；這回是中國國民外交的開始。到了十月各種重要議決案件漸多，而尤重要的是議決彈劾總督達法案二件，全省的預算案一件。諮議局在中國，本來是破題兒的第一個創局。當時雖處於君主專制之下，然因爲屬於立憲的初步建設；所以當時民氣很是激昂一致，抱負亦很不凡，有幾點直到現在，還有追述的價值，已經成了歷史上的想望了！

第一：當時議員從各地當選，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動的認爲優秀可靠，就選他出來；拿最重大的代表責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勢力和金錢的作用的運動，在那時竟沒有人利用，也沒有受利用的人。那當選的議員，也人人自命不凡，爲代表民意力爭立憲而來；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這帶來的責任上邊。所以彼此的交接，和自處的來路，都是極純正清白，大家都沒有一點含糊；所以觀念和動作，自然而然和後來完全兩樣。而且我父曾經發起利用諮議局四圍的餘地，依蘇省十一個府州屬的範圍，分建了十一個議員公寓。希望造成獨立寧靜的環境，在開會期間，外物不相侵擾，自然能安心盡職，努力服務。

第二：開會以後，就推出各課的審查員和常駐員，有了一件請願或者交議審查的案件，不是大家詳盡的討論，就是各去看有關涉的書本，再不然到實地上去考究，大家都認真眞當一件事做，總得要商找出一個相當妥善的結



果，才算有交代。在開議的時候，陳述理由，滔滔不絕，大家都息心靜聽；一到辯論的時候，各逞詞鋒，好像臨陣殺敵，你一刀我一鎗，毫不退讓，完全在正理和事實的範圍以內，爭論出一個眞理性來；到了議決了以後，大家就拋棄我見，服從多數；就是遇到了不能立時解決的爭執，只要議長一聲停止，或是休會，那全場就立刻收起陣來，鴉雀無聲。這才叫表示議員本身的人格，議長領導的重望，和議會地位的尊嚴。

第三：那時雖然還是帝制，還有總督；可是已經訂定賦予諮議局的職權，那是神聖得很。遇到總督有違法的地方，也就毫不客氣毫無忌憚的提出彈劾，當時的政府，似乎還說諮議局不錯，判斷總督的不是。天下的事，要先能自重，才能叫人重，可不是麼？其時已距辛亥革命沒有多時，湖南譚公延閣湖北湯公化龍等，都是諮議局的議長。所以各省諮議局的結合，已漸漸做了擁護辛亥革命的中心人物了。

這時候各省諮議局已先後組織成立起來，上諭上本來叫各省先成立諮議局，任籌備立憲的事。這千呼萬喚聊勝於無的立憲籌備，都是人民方面的熱血決心，奔走呼號所激成的。雖然也弄個有名無實，而當時人民的苦心孤詣，與夫我父領導愛國的懇摯。我們一看我父的這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就明白了。

宣統元年九月朔日，……詔令二十二行省諮議局同時成立。……即開東三省……警告。於是交通較便之省凡十有六，其議員函電咨詢，交馳午錯，痛外侮之劇，部臣之失策，……不介而爭，萬聲一語。於是合謀上書，請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各推代表，集於上海，先後來者凡三十餘人，就預備立憲公會，日共討論，謀所以紓國家之難，而稱先帝明詔立憲使人民參預政權之盛情。……嘗既設祖帳餞行，……而致詞曰：……今世界列強之亡人國，託於文明之說，因時消息，攘人之疆域財政而尸其權，而並不爲一切殘殺橫暴之勞擾。使亡國之民，魂魄不驚，而嚮服於其威權之下。故無形之亡國，國不必遽亡而民亡；至於民亡，而邱墟宗社之悲，且將無所於託；此其禍視我昔時一姓覆亡之史何如？諸君則既心知之矣。幸而先帝……詔定國是，更立憲法，進我人民於參預政權之地，而使之共負國家之責任。……聞諸立憲國之得有國會也；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事雖過激，而其意則誠。……但深明乎匹夫有責之言，而鑒於亡國無形之禍。……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即使誠終不達，不得請而至於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後世，知此時代人民，固無負於國家



，而傳此意於將來，或尚有絕而復蘇之一日。是則今日之請，迫於含創茹痛，就使得請，無所爲榮，得請且不足榮，則不得請之不得爲辱，可以釋然矣。……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報告類。

註二：林子勛：「中國留學教育史」，頁五〇——。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期，頁三一九。

註四：己酉年八月念五日「民吁日報」。

註五：「東方雜誌」，六卷十期，記事，頁三一八——三二一。

註六：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清季），頁一三三七。

註七：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三四。

註八：張祖貽編：「張季直傳記」，頁一四〇——一四四。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出版，文海出版社。

## 六日（九月十九日） 清廷以肅親王善耆署步軍統領。（註一）

善耆，清宗室滿洲人，初爲崇文門監督，後任工巡局管理事務大臣，因廢除步軍統領衙門與順天府捕盜營，遭反對派攻擊，經慶親王奕劻奏劾而被免職，並改派理藩院管理事務大臣。光緒三十三年五月，繼徐世昌爲民政部尚書（註二），本日，署步軍統領。

## 清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准開黑龍江甘河煤礦。

清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請籌辦墨爾根屬嫩江上游甘河地方煤礦，擬修路購輪，以便運銷，並豫籌擴充辦法，本日旨令：「如所請行」。（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十二日

四七八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三一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一九，頁一三。

十日（九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候補內閣學生李家駒協理資政院事務。（註一）

李家駒，號柳溪，廣東駐防漢軍正藍旗人，甲午科翰林，曾任浙江省學政管學大臣，京師大學堂提調、學部右丞、學部侍郎、修訂憲法編纂。（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

註二：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四六。

十二日（九月二十五日） 清廷郵傳部奏陳驗收京張鐵路工程，並請獎敘出力人員。

由豐台經北京至張家口之京張鐵路，計自光緒三十一年開工，至本年八月告成，全路長凡三百五十七里，連岔道計長四百四十九里。本日，郵傳部奏陳驗收京張鐵路工程情形，並請獎敘出力人員詹天佑等，奉旨：「准酌保數員。」（註一）茲誌驗收京張鐵路工程之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京張鐵路工竣開車，謹將驗收工程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本年八月初二日，准軍機處片交欽奉諭旨，郵傳部奏，前往張家口履勘鐵路情形一片，知道了，等因欽此。臣等遵於初六日，率同該路總會辦詹天佑、關冕鈞等，馳赴該處，逐段勘視路基、橋樑、山峒、彎徑、坡度、機廠、材料、車輛各項。行抵張家口後，官商紳庶感戴朝廷眷顧邊陲，為民興業之意，夾道歡迎，延見商會人等，討論商務，考求物產土宜，為擴充運銷之計，並履勘鷄鳴山煤礦，於初九日回京。查該路起自豐臺，經北京至張家口，光緒三十一年由前督辦臣袁世凱、胡燏棻奏准興修，聲明專用華員經理。計自三十一年九月開工，至本年八月告成，全路長凡三百五十七里，連岔道計長四百四十九里，有奇。自豐臺迤東柳村至南口，長九十三里為第一段，自南口至岔道城，長四十里為第二段；自岔道城至張家口，長

二百二十四里爲第三段。南口岔道城之間，崗巒重疊，谷澗紛歧，峭壁參天，崎嶇險峻。原測居庸關一帶，以阻隔官溝，擬築巨橋，傍山直上，穿越關城，因坡度過陡，終慮行車出險，嗣往復測勘，線凡數易，乃始定爲今線。削高填深，循溝築堤，開峒以通平原，遶山以取彎道，其斜度每三丈得一尺，車行較穩。又八達嶺山洞，原擬由石佛寺洞向西北直行，需鑿洞六千餘尺，今改向東面斜行，就青龍橋關峽設站洞工，止三千五百八十尺，省費實多。開洞之時，南北兩面同時內攻，復由山頂開井，縫工下鑿，閱十八月始克竣事，至今按圖循覽，猶備見當時圖始之艱。過岔道城以北，又有蛇腰灣、老龍背、鵝兒梁等處，或傍山臨河，或徑紆壁峭，不減第二段諸工之險。綜計全路，車站十四、月臺二十八、橋樑一百二十五、涵洞二百一十、山洞四，計積長五千三百九十七尺。此外有水塔十一、機車廠五、鐵磨盤六、養路工房八十三、工員辦公室十二，與原估數目大致略同，其餘天橋一、抽水機房一、地磅二、井十一、煤臺五、料廠四、工程、車務、廠務、員役、工匠及巡警各住房八十六，皆原估所未及。又以南口爲適中之區，於其地設製造廠一、材料廠一，並設旅館以待行人，均能布置完備，結構合法，此該路工程之大概情形也。至該路自逐段行車以來，業置有機車十九輛，客車、貨車、料車凡三百二十輛，視原估車輛之數，已有加增，將來客貨暢通，尚須陸續添置，以期利便。臣等伏維，京張一線爲我國鐵路北幹之起點，其居庸關岔道城二處，漢唐以來經歷百戰，夙稱天險。鳩庀之初，外人每怗華員勿克勝任，邇來歐美士夫遠來看視，嘖嘖稱道，僉謂青龍橋、鵝兒梁、九里寨三處，省去峒工，實爲絕技。至竣工時期，原奏本定於光緒三十八年，嗣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臣部恐閱時過久，糜費鉅而收效遲，奏請提前撥付鉅款，加工建築，預計明年始克竣工，仰荷聖明主持於上，調度款項併力經營，得以從速集事在事員役工匠，協力同心，尅期告蒧。且比年動工購料，迭有加增，而支出所需，尙在原估之內，凡此數端，皆非始願所及。該路總辦道員詹天佑，總司工程，學優識定，經營締造，淋雨櫛風。會辦道員關冕鈞，辦理購地、行車管理規則各事，精心戮力，敷載勤劬，以及各段工程司暨執事各員，亦皆知此路爲國家完全自築之路，此路工爲我國工程司工業名譽所關，咸能奮勉圖終，創成鉅業，均屬異常出力。擬援照京奉京漢工竣奏獎成案，仰乞天恩，俯准優給獎敘，俾昭激勸，以仰副朝廷興業勸工之至意，所有驗收京張鐵路工程，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二日

四八〇

### 附錄：郵傳部酌保京張路工出力人員摺（註三）

奏爲遵旨酌保京張路工出力人員，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京張鐵路本年八月全路通車，臣等業將前往張家口驗收工程情形，並該路各段工程司暨執事各員，援照京奉京漢工竣奏獎成案，請予優給獎敘，八月十二日具奏，欽奉諭旨，准其酌保數員，毋許冒濫，欽此。仰見朝廷甄錄微勞之至意，欽服莫名，遵即轉飭京張路局核實開報。茲據該局將應保人員開具履歷清冊，稟報前來。伏查京張鐵路，起自豐台經北京至張家口，沿途岡巒重疊，澗谷紛歧，非若平原之易爲力，兼之居庸關以外，地氣早寒，每屆冬初，即已重陰冰沍，於人力難施之候，圖尺寸漸進之功。該路係奏明專用華員，開鑿山洞，施架橋樑，雖極困難之工程，未嘗借才於異國，故當時局外之人，頗以工程艱鉅，未易成事爲疑，所賴在路執事各員，手胼足胝，不辭勞瘁。自光緒三十一年九月開工，至本年八月，歷時四載，全路告成。其間山勢陡峻，坡斜洞邃，幸該員等學力精到，一切中程，創華人築路之先聲，爲後此工程之模範，洵屬尤爲出力。茲謹分別異常尋常勞績，每項酌保數員。查有該路正工程司，調部差遣工科進士候選郎中顏德慶；以郎中留於臣部遇缺儘先即補正工程司，分省試用同知陳西林；副工程司分省試用同知俞人鳳、翟兆麟，均以知府仍分省補用；幫工程司州同職銜柴俊疇，以州同歸部銓選，提調兼購地事宜直隸試用知府張祖笏，以道員仍留原省補用，幫工程司分省試用同知張鴻誥，以知府仍分省補用養路工程段長，分省試用州同詹文彪，以知州仍分省補用，以上各員，係按照異常勞績請獎。車務總管候選道楊昌齡，請加二品銜，總收支分省試用道辛寶慈，歸入候補班補用。工程總文案分省試用州同徐榮書，俟補缺後，以知州仍留原省補用。幫工程司候選鑾輿衛經歷蘇以昭，請加五品銜。幫工程司候選州同張俊波，俟選缺後，以知州選用。幫工程司分省試用縣丞劉錡，俟補缺後，以知縣仍分省補用。機車段長縣丞職銜邵孝芳、車務段長縣丞職銜余埏，均以縣丞選用。車務段長四品銜候選州判陳炳崙，俟選缺後，以州同選用。轉運兼繙譯分省試用州同吳希曾，俟補缺後，以知州仍留原省補用。以上各員係按照尋常勞績請獎。查此路工程較鉅，用人亦多，經臣等再四刪擇，均係同在工次，始終出力人員，無可再減合無，仰懇天恩，俯如所請，俾資激勸之處，出自逾格，鴻施所有，酌保京張路工出力人員，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十三日。

註二：「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頁一七一—一五。

註三：同註二。頁一七一—一九。

### 十三日（九月廿六日） 清湖南巡撫岑春煊呈奏湘省官礦開採情形。

湖南巡撫岑春煊呈奏湘省官礦開採情形約略如左：

「湘省官礦，前以經費不繼，設法清釐，凡試採僅著微效，及需本過重虧折較多者，均各停辦，專力於常寧縣之水口山龍王山鉛礦，平江縣之黃金洞金礦，新化縣之錫礦山銻礦等處。水口山鉛礦，尤著成效。自光緒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出砂七萬數千噸，贏餘不下百餘萬兩。其後以所獲餘利，挹注他項。凡應設備諸端，多所欠缺，嗣經切實籌辦，該礦售砂餘利，仍充該礦工本，非要政所需，不得輕易提用，乃得分別採購，次第增設各項機器，出砂較前益多。兩年以來，約二萬數千噸，將來售出，可獲贏餘三四十萬兩，並經派員赴美，購買提鍊黑鉛機器，設廠試辦，以挽利權。至平江金礦，新化銻礦，均經分飭切實辦理，較前亦有贏無絀，此外停辦各礦，並擬添購鑽石機器，探勘苗線，擇要開採。又奏湘省礦山甚多，請圈劃示禁，不得私租私賣，並私行開採，以杜輻輳。」（註一）

### 清廷准湖廣總督陳夔龍所奏於署內設立憲政籌備處事予以核備。

湖廣總督陳夔龍奏設憲政籌備處，本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其奏摺內容如次：

「再鄂省遵奉迭次諭旨實行籌備憲政，節經督飭所屬官吏，依限次第舉辦，惟憲政範圍極廣，端緒尤繁，非有規畫全局之區，仍無以挈綱維而資檢核。現謹就臣署內特設憲政籌備處，由臣自任督辦，擬定試辦章程，檄本省現任司道暨總辦各局所道員為該處總會辦，派候補道一員為駐處會辦，並設提調書記官各職司，分別遴委充任，於八月初一日成立。凡關於九年籌備清單內，應由外省籌辦事件及應交付諮議局提議各種議案，或諮議局議定，呈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四日

四八二

請宣布執行事件，均由該處會集妥晰籌議，庶幾精神專注，脈絡貫通，策進步而課成功，得漸收上下齊一之效。除咨明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查核外，理合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謹奏」。(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一九，頁二五—六。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十七日，摺奏類。

十四日(九月廿七日) 清廷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奏報巡閱沿江沿海各省武備經過。

清廷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於七月十日出京，經天津至上海、象山、福州、廣州、廈門等處，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情形。本月一日，由廈門回上海，初三日往杭州，初四日回上海，即乘兵艦溯江上駛，次日抵江陰，查勘礮台及要塞工程，晚到鎮江。初六日到圖山、象山、雲山、都天廟等處，檢閱礮台營壘，是晚到江寧，次日閱雨花台等處礮台。九日到田家鎮閱礮台。十日到漢陽，閱兵工銅藥各廠，翌日由漢口乘火車回京，(註一)即奏報巡閱經過略稱：

「此次出京巡閱，共歷十省，除京漢鐵路所經之河南省不計外，其餘九省，皆與海軍有密切之關繫，沿途舉辦重要事件，厥有七端：一舉行開港典禮，一獎勵船艦官兵，一考察船塢，一考察海軍學堂，一閱視製造局所，一抽閱礮台，一激勵民情。」(註二)

#### 附錄：記籌辦海軍事宜(註三)

陸軍部會同海軍大臣，奏定籌辦海軍入手辦法，及酌定七年成立海軍，分年應辦事項如下：

籌辦擴充全國海軍，由京中設置海軍處，欽派陸軍、民政、度支三部尚書，會同欽派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直隸總督、兩江總督、湖廣總督、閩浙總督、兩廣總督、東三省總督，妥籌辦理，以七年為限，各洋艦隊，均須一律成立，即自宣統元年起，為第一年，至宣統七年為第七年。

第一年清查北洋、南洋、湖北、閩洋、粵洋舊有各式兵輪，訂造南北洋應行添置之二等巡洋艦、三等巡洋艦、四等巡洋艦，查勘北洋軍港、南洋軍港、閩浙各洋軍港、粵洋軍港。妥籌擴充北洋海軍學堂、南洋海軍學堂、閩省海軍學堂、廣東海軍學堂，又設江浙閩鄂四省船艦學堂、鎗礮學堂，改辦北洋威海、南洋高昌、閩省馬尾、廣東橫埔各船廠。第二年配定各洋艦隊舊有兵輪，籌辦水魚雷隊新舊各艇，計畫添造各洋三等巡洋艦，及運送報知水魚雷滅魚雷艇艦，決定關繫各洋軍港，成立海軍船艦鎗礮各學堂，籌辦海軍各項經費預算，查定海軍徵兵區域。

由第三年以至第七年，添造各洋頭等戰艦八隻，各等巡洋艦二十餘隻，各種兵艦十隻，水魚雷艇第一第二第三各隊。編定北洋艦隊、南洋艦隊及閩省各洋艦隊，成立各洋軍港，及軍港製造船塢，運送鐵道各事。奏定海軍經費全數預算，辦理海軍經費全數決算，實行各海軍區域內徵兵。奏頒成立各洋艦隊旗幟艦號，設置海軍專部，添設各洋艦隊海軍官缺，設置海軍大學。

其餘種種未盡事宜，均由海軍處籌辦大臣，隨時訂妥奏辦。

度支部電致各省分籌規復海軍經費，節錄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籌辦海軍大臣奏，遵擬海軍基礎辦法一摺，奉 硃批依議，欽此。查原奏內稱，統計入手用款，開辦經費，約共需銀一千八百萬兩，常年經費二百萬兩，請飭下度支部設法籌撥，並飭各省督撫，協同籌畫。又預算清單內稱，開辦經費內擬關建軍港等費，約共需銀一百五十萬兩，請先撥給五十萬兩，餘一百萬兩，俟明年再撥，其購船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兩，請分四年勻撥各等語。查海軍開辦經費，共需一千八百萬兩，內關港經費，本年即須籌撥五十萬兩，明年再籌一百萬兩，購船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兩，分四年勻撥，每年應籌四百十萬餘兩。其常年經費，自本年起，即須籌撥二百萬兩，除由本部認籌開辦經費五百萬兩外，其餘應歸各省分籌協濟云云。

據報載，海軍大臣分年籌備軍港事宜如下：

第一年測定各洋軍港。第二年籌定建築軍港工程，及建築設備經費。第三年修築港口礮台船塢各工程。第四年各軍港港口礮台船塢工程完竣，購備軍港礮台礮位船塢造製機具。第五年礮台礮位船塢製機，及軍港內煤廠、汲水井、衙署、營房、馬路、照海電燈、無線電機、防海各具、港口預備材料，設備完全，籌定軍港經常經費。第六年設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四日

四八四

置軍港海軍官缺，建立各港司令部，籌建運輸鐵道，及專運航道。第七年軍港官兵員缺，設備完全，開辦運輸鐵道。第八年各運輸水陸各道，及軍港未盡事宜，一律設備成立。

又聞海軍大臣，業將北洋南洋及閩粵等省舊有兵艦，加以調查比較，其堪以編列艦隊內，數已無多，其名列下：  
海圻、海容、海籌、海琛、通濟、飛鷹（屬北洋）、鏡清、南琛、保民、建安（屬南洋均巡洋及水雷艦）

梁航（屬福建）

伏波（屬廣東）

以上共十二隻，又加入南洋之辰宿列張軍鶚鵬燕水魚雷艇八隻，廣東水魚雷艇八隻。

餘外如北洋之泰安鎮海，南洋之登瀛洲楚材，須修理後始堪合用。

至北洋之 飛雲、南洋之 測海、靖清、策電、鈞和、飛虎、金鳳，並徵、福建之 元凱、超武、靖海，廣東之 蓬洲、海廣干、廣金、廣庚、廣茂、寶璧，共二十隻，均無戰鬥性質，祇供艦隊海防調遣。

此外尚有江元、楚泰、楚謙、楚同、楚有、楚觀、安放共七隻，則不入海軍防隊之列。

又一說謂海軍大臣擬以整頓各省水師，為興復海軍之入手辦法，分飭沿江沿海督撫，詳細調查，列表造報，刻已後先報齊，其表如下：

北洋水師巡洋艦五隻，礮艦二隻，水雷礮艦一隻，合計八隻。

南洋水師巡洋艦三隻，礮艦九隻，水雷礮艦二隻，河用礮艦十隻，水雷艇九隻，合計三十三隻。

福建水師報知艦三隻，礮艦一隻，合計四隻。

廣東水師報知艦一隻，礮艦十七隻，河用礮艦一隻，水雷艇十一隻，合計三十隻。

海軍開辦及常年經費，業經度支部及各省分別認定，茲將其清單列下：

度支部認籌開辦經費規銀五百萬兩，查此款原係借給郵傳部贖回京漢鐵路，訂明自宣統三年起，至宣統七年止，分年歸完，應俟陸續收回，隨時發付。

直隸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一百二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二十萬兩。據直隸總督電覆，開辦經費認解銀一百二十萬兩，

分四年勻撥，除海圻、海容、海籌、海琛、飛鷹、通濟六船常年薪費，遵當照案支放外，擬再歲認常年經費銀二十萬兩。以上兩項，皆係勉力籌認，尙無指定的款，俟奏准後，當設法騰挪，移緩就急，分別按月籌解。

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共認籌常年經費銀十萬兩。據東三省總督電覆，擬在各款內，竭力節省勻湊。奉省認籌銀六萬兩，吉省三萬兩，江省一萬兩，合成十萬兩，不拘何款項下勻撥，每年儘數湊足解部，其開辦經費，實在限於財力，仍請免籌。

江蘇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一百二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二十萬兩。據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電覆，開辦經費，寧蘇分認銀一百二十萬兩，四年籌解，常年經費，寧蘇分認每年銀二十萬兩，按季籌解，至調用南洋雷礮各艦，仍遵原奏，由南洋支撥，蘇省財政，困難已極，惟有隨時設法，騰挪湊解。

廣東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一百二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二十萬兩。先據兩廣總督電覆，每年籌開辦經費銀二十五萬兩，四年共一百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又據電稱，承海軍大臣到粵面囑設法寬籌，擬改認開辦經費每年銀三十萬兩，四年共銀一百二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二十萬兩，自本年一起，按年籌解。

湖北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據湖廣總督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四年籌撥，每年認解二十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當就司關各庫，隨時騰挪，並已奏明，自宣統二年起，分批籌解。

浙江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一百萬兩，常年經費銀十五萬兩。據浙江巡撫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一百萬兩，自宣統二年起，分四年勻撥，常年經費銀十五萬兩，按年協解。

山東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常年經費銀十五萬兩。據山東巡撫電覆，擬歲撥銀二十萬兩，四年共銀八十萬兩，充開辦經費，就各庫局內，除京協各款外，斟酌輕重緩急，權爲湊解，其常年經費，擬認銀十五萬兩，在藩運兩庫及膠關常稅項下分撥，按年籌解。

福建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五萬兩。據閩浙總督電覆，認定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此項銀兩，係於萬分支絀之餘，爲移緩就急之計，四年勻解，恐難如期，曾與海軍大臣面商，請稍寬期限，分年勻解。又據電稱，承海軍大臣電囑，另籌數萬，作爲常年經費，閩本轄區，已苦羅掘，茲勉遵另籌五萬兩，爲常年經費。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四日

四川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據四川總督電覆，自明年起，認籌開辦經費銀八十萬兩，常年經費銀每年十萬兩，至認籌各款，現在倉卒應命，並無的款可指，祇好移緩就急，設法騰挪。

河南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六十四萬兩，常年經費銀八萬兩。據河南巡撫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六十四萬兩，分四年解清，常年經費銀八萬兩，按年解清，擬於耗羨稅契釐金鹽斤加價項下籌措。

山西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六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五萬兩。據山西巡撫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六十萬兩，分四年勻解，常年經費銀五萬兩，統由司道酌撥，限於財力，無可再加。

江西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五十六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據江西巡撫電覆，開辦經費認籌銀五十六萬兩，每年解銀十四萬兩，常年經費銀十萬兩，此項的款，如何騰挪，惟有將新舊政需用之款，分別先後裁停，以資湊解。

廣西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五十萬兩，常年經費銀六萬兩。據廣西巡撫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五十萬兩，分四年勻解，常年經費銀六萬兩，按年解撥，隨時設法騰挪，依期解足。

安徽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四十八萬兩，常年經費銀八萬兩。據安徽巡撫電覆，擬認開辦經費每歲銀十二萬兩，四年內共銀四十八萬兩，常年經費每歲銀八萬兩，飭由藩司及皖南北兩關按年分認指解。

陝西省認籌開辦經費銀四十萬兩，常年經費銀二萬兩。先據陝西巡撫電覆，認籌開辦經費銀二十萬兩，分四年勻解，常年經費銀二萬兩，按年解報。又據電稱，如能寬假年限，擬認籌開辦經費銀四十萬兩，分作八年解清。其常年經費，仍每年認籌銀二萬兩。

湖南省認籌開辦經費銀三十六萬兩，常年經費銀四萬兩。據湖南巡撫電覆，歲認開辦經費銀九萬兩，四年合銀三十六萬兩，暫指藩庫裁兵節餉銀二萬兩，糧庫南折銀二萬兩，長沙關稅銀五萬兩，常年經費擬歲認銀四萬兩，在裁兵節餉及釐金項下籌解。長沙關稅經部電明，該關開關經費，尚未歸清，令設法另行籌措，尚未電覆。

註一：籌辦海軍大臣南下日記，見「東方雜誌」，六卷九、十期，記事，頁三〇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一九，頁二八。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九、十一期，記事。



十五日（九月二十八日） 清廷外務部奏准建遊美肄業館於清華園。

清廷外務部奏，擬建遊美肄業館，懇請給西直門外清華園地畝，以便興築而隆作育。本日旨令「允之」。（註一）

### 雲南陸軍講武堂成立。

雲貴總督錫良為培養陸軍人才，本日特於昆明唐公堤附近開辦雲南講武堂，由高爾登任總辦，李根源任監督，張開儒任提調，甲班主任為趙康時，丙班主任為方聲濤，軍事教官有羅佩金、李鴻祥、庾恩賜、謝汝翼、吳廣仁、顧品珍、沈汪度、劉祖武、劉法坤等。（註二）

雲南講武堂採行日本方式教育方法，每晨有柔軟體操、器械體操、集體跑步之課程。中午有學科、術科及持槍教練課程。下午教授器械體操、軍歌或集體跑步。晚間有自習，並常預演緊急集合。訓練頗嚴。（註三）

雲南講武堂學員，學生以籍隸雲南者居多數，教官則多為留日返國的同盟會會員，如羅佩金、趙康時、李烈鈞、唐繼堯、劉存厚、顧品珍、方聲濤等均。他們以宣傳革命主義為目的，經常以暗示和影射的方式，向學生灌輸反滿及革命思想，革命的書報如「民報」、「雲南」、「警世鐘」、「猛回頭」等也在學校中秘密傳佈。（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一九，頁二九。

註二：黨史會庫藏「雲南陸軍講武堂同人錄」。

註三：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六八七。

註四：郭鳳明：「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頁二一四。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叢書，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出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五日

版。

## 十九日（十月二日）京張鐵路舉行開車典禮。

京張鐵路（北京至張家口）本日在南口行開車禮，由郵傳部尚書徐世昌主持。

京張鐵路告成後，於八月十一日開車，此路係京奉鐵路之餘款所造，爲中國官辦鐵路主權最爲完全之路。本日舉行正式開車禮。上午八點三十分鐘，由西直門外開車，頭站到清河鎮，稍息；二站到沙河鎮，亦稍息；九點四十五分鐘到南口，其地在居庸關之南，爲關溝進口處，茶會即設於此。中外來賓約萬餘人參加典禮，先由郵傳部尚書徐世昌演說京張路之組織及其關係，其內容如左：

「今日爲京張鐵路全路告竣通車之日，本部堂因履勘沿路工程，得邀請張家口官商蒞會於此，並承誠都護、額都護、姜軍門、黃鎮軍等命駕惠臨一堂，快敘甚盛事也。吾國自籌築鐵路以來，工程告竣者數矣，京奉、京漢、萍醴、正太、道清、滬甯、汴洛先後行車。長者至二千餘里，短者或三四百里，皆先京張而告成。方其告成時，類莫不擇期開車，循例行禮，留爲紀念，何獨異於京張。然而今日之會，嘉賓賁臨，竊謂非尋常鐵路工竣開車之比者，蓋斯路奏明由中國籌款自造，而工程亦全用華員經理，絕不借才他邦，此爲本路特異之點。溯自光緒三十一年九月開工，迄於今年八月，閱時四載，幸能觀成。方路工經始以來，外人議者咸以爲吾國工程司之不若歐美，因豫料全工之不克竟成，幾若衆口一詞，據爲定論。乃曾幾何時，全路險且巨之大，工人所聞而驚懼者，卒能履險如夷，尅期告竣，以有今日之盛會。然則此路一成，非徒增長吾華工程司莫大之名譽，而後此之從事工程者，亦得以益堅其自信力，而勇於圖成，則夫吾國將來自辦之鐵路，枝幹縱橫，所繼興而未有艾者，必皆以京張爲之嚆矢，此甚非細事也。本部堂此次自京師北來，於所經各站，悉心考察，詳細諮詢，因知路線皆濱羊河，沿水路六千六百餘尺，大小橋樑凡百二十餘座，而南口至岔道城一段，斜度驟高，山勢陡峻，石質堅硬，彎曲尤多，路險工艱，恍人心目，爲路雖僅三十三里，而居庸關八達嶺一帶，開山鑿洞諸工，實爲全路三百餘里工程之最，施工之難，微論中國，即歐美

亦所罕聞。今乃卒成功，此皆朝廷維持於上，而前督辦大臣艱難創始，總會辦總工程司及工程各員，辛苦經營於下，有以致之。今總辦詹道遂於工程之學，閱歷多年，精思獨運，力摺艱鉅，會辦關道任事以來，櫛風沐雨，不避勞苦，用能和衷共濟，措置咸宜，至爲可喜。至路線經昌平州以北，歷延慶、懷來、保安、宣化、萬全各州縣屬，所至僻左，風氣初開，購地興築以來，諸賴地方文武官僚相爲協助，得以始終安謐，尤堪嘉慰。然鄙意尤有進者，張家口夙稱商務薈萃之區，每年運銷出口貨物，價額甚鉅，向時專恃駝騾運載，費重時緩，商力維艱，此後南北道通，朝發夕至，商業之興，可爲預券。況現已奏明，由張家口西展至綏遠，將來或更展一枝至庫倫，路通愈遙，則貨物之吸收愈廣，十年以後，此地將爲北方最大之都會無疑，此可爲預祝者也。世界進化之通例，大抵以交通之便否爲比例差，故各國之文明愈發達者，其國中鐵路線之延長愈遠。北陲風俗文化未開，民情尚樸，此無他故，大抵交通之不便，有以致之。今京張路通，則內地之文明漸灌輸，不啻滿載日行之車而遠至，吾知數年以後，此地之政治教育工藝以至文學美術，皆必有煥然一新之氣象可知也，此又可爲預祝者也。萬里長城爲北邊第一著名之古蹟，亦爲中國第二偉大之工程，今鐵路大通後之來遊斯地者日益衆，安知他日者中外遊客歷數此邦之巨工，不將以京張鐵路與萬里長城並稱爲吾國大建築之一事乎？夫鐵路工程之事既終，則行車之事方始，自今以後，所冀全路車務人員，踴躍一心，矢勤矢慎，務期和洽商旅，利便往來，而地方官吏士紳商民亦皆體國家整飭交通之心，共保公安，日形輯睦，無負本部堂諄諄勸勉之至意，有厚望焉。」（註一）

次由路員美國留學生李方氏，以英語譯述徐尚書演說之意旨，宣告外賓；次由詹詹誠觀察，演說造路工程之內容，及與各路銜接之預備。演說畢，即於二時開特別加車回京，到京時爲下午三點三十分。郵傳部先期並將免票分送官紳商學各界，票上書明自二十日起，至月底止，不拘何日，限來回一次之用，期內自豐臺至張家口，往來客商，無論從何處上車，一概免收車費。即運貨物亦不取車價，以留爲中國自款造路之大紀念。（註二）

按：光緒三十年，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以關內鐵路頗有盈餘，決定自京奉鐵路盈餘項下提撥部分盈餘，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〇

作建築北京至張家口之京張鐵路。該路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九月初四開工，本年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完工，本日行開車禮，先後尚未滿四年。至工款方面，原預算爲銀七百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兩，該路總會辦詹天佑要求平均每年撥銀一百八十萬兩，而首兩年每年祇收到一百三十餘萬兩，實際四年共收到七百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兩，而實際支用工程初步結束止，爲銀六百九十三萬五千零八兩，尙餘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九十八兩。較之原估預算則省三十五萬六千七百七十四兩（爲原預算百分之四・八）。該路建築困難，而能在期內完工，並節省工款，實不容易。

京張鐵路建築工款，包括機車車輛及行車設備，平均爲每英里五萬六千兩，約合每公里銀三萬五千兩（約合銀圓四八、六〇〇元）。此路工程既難，所用材料標準亦高，所以能如此節省，其中尙有兩個原因：一爲工程人員直接管理包工及工人，不如借款各路之工程用外籍工程師之輒須雇用翻譯人員，從中侵蝕。一爲扣佣之杜絕，一錢得一錢之用。故此路不特能順利完成，且樹一極好之規模。（註三）

#### 附錄：京張鐵路總辦詹天佑演說（註四）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路始插標，隨即興工。按西便門外本路，橫跨京漢鐵路，設有飛橋一座，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竟能完工通車。又豐臺東英程二里（以下皆以英程計）之柳村至南口，三十二里有奇，爲頭段之工程，業於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竣工，不及一年，即行開車禮。

南口至岔道，十四里有奇，爲二段工程，其間有著名之關溝，需開四峒以穿之，有長一千二百四尺者，亦有一百五十尺，四百六十三尺，甚至三千五百八十尺者。此段路工，或鑿山深至九十餘尺，方能有濟，中又有高堤若干，又有旋橋自十尺至四十尺之寬，俱用塞門土建築。又有四十五度之旋橋焉，非有體力魄力，心靈手敏之人，莫克竣事。且此建築最長之山峒，即在萬里長城之下，石質既極堅硬，又須在山頂洞開兩井，直透井底。兩面動工分割，又在峒門兩端，施工齊鑿，交通時，適與平水及直線，長短之面相值，正如用三角形預算也者。山峒深處，又有泉源，興建時更形艱險，雖晝夜之間，阻勉從事，未嘗不費躊躇，此爲本路築造特別之優點。至若關溝之軌道，斜度漸高，山勢險阻，坡道有八里餘之遙，計三十尺內升一尺，另有三十三尺內升一尺，及四十尺內升一尺者，繼長

增高，徐徐漸進，當此軌道崎嶇，關溝一帶車輛，須用馬立氏之機車，雖小如三百尺之半徑，曲灣軌道，尚可縱行，此機車計重英權九十六噸。光緒三十四年九月間，火車業已開行，穿過八達嶺峒，當一段建築時，第三段至張家口之工程，亦已同時開辦，故本年正月十六日，懷來站業已通車。

懷來河之橋，用長一百尺之鋼樑七座，所築橋工，可謂爲本路之最長者，恐或耽延釘道，致誤路工，則用驟車，先分運鋼樑於其地，按釘成橋，軌道尙未築至，橋樑經已告成，故不患多費時日也。

同於關溝之難築者，有佛爺峒蛇腰灣老龍背三處之工程，其軌道沿羊河而行，左爲石山，右爲羊河之沙底，須開挖山坡墊河底而成軌道，道基用塞門土以保護之。即遇漲水猛流之際，亦不至沖塌。

本年閏二月十二日，下花園開車，五月初十日，宣化府開車，釘道工程。於五月十七日，釘至張家口，八月十一日，全路開車。

又有多處，釘道未至，先就近拾取石渣，沿路鋪齊，告成敏捷，不待言矣。

## 清政府與美國訂立錦瓊鐵路借款草約。

本日，清廷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與駐藩陽美國領事司戴德 (W. Straight) 訂立錦 (錦州) 瓊 (瓊瑯) 鐵路借款草約，其內容如下：

「東三省總督奉天巡撫現與美國資本家以及其聯行 (下文稱銀行，惟此項聯行，務須奉中國政府允准一切，始行與聞此事，至所有該聯行出名籌備資本之數，亦應至多不過其總數十分之四，均由中國政府定奪) 並保齡公司 (下文稱包工公司) 訂立草合同。

茲將彼此所議訂之條款，開具於左：

第一款、督撫向銀行認借所有應用之款，以便建築由錦州府至瓊瑯鐵路。此項借款，常年起息不得過五釐，扣價成數，應照最公平最廉之價。其他項詳細辦法，俟彼此商定視爲合宜之後，再行辦理。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二

此項借款爲中國政府承認全還，並將此路作保。

此項借款利息以及每年分攤還本，由所收此路進項，以及由此次借款項下交付，倘或不足，則由督撫與銀行嗣後彼此視爲合宜之東省他項進款項下撥付。此項第一次招購債票，即係所需用之款，以便建築由錦州府至齊齊哈爾之鐵路，其第二次招購債票，係所需用之款，以便建築由齊齊哈爾至瓊瑋之鐵路。

此次債票之期限未滿以前，如郵部願將債票提前還清，彼此自應商議公平辦法。

第二款、督撫現允囑包工公司承修此路，其需用車輛等件，能擇照材料最佳價值最廉者，可由該公司備辦。其一切詳細章程，估價若干等事，應俟彼此商定之後再行辦理。

第三款、建築配置此路需用之材料，儘中國物品價值與他國相同者購用。否則另定購用相宜材料。督撫止於核治建築價值，所有購買材料，不給用錢。

第四款、修築此路之時，可由包工公司僱聘總工程師，惟必須中國政府所派總管鐵路公司事務之大員認爲合宜，方得僱用。該總工程司仍歸郵傳部暨鐵路公司節制。

第五款、此路各該段修竣之後，借款期限未滿以前，所有該路事宜，由鐵路公司經理，仍受郵傳部節制。經理期內，應得利益，除應還本息及公司花銷外，如有餘利，應提一百分之十，作爲酬勞之資。倘無餘利，則不另給。

第六款、該路公司應由中美英等三國之人聯絡而成，其應如何辦法，由彼此日後定奪一切。但該公司緊要辦事人員，華人應佔其多數。無論何項之情形，如未經中國政府允准，一概不許他國人民干預該公司管理之權，以示限制。

中國政府允派大吏一員，總管該公司事務。其他各項詳細章程，按照彼此認爲合宜之辦法，嗣後妥爲核定。

第七款、該路公司既由中美英三國聯絡而成，其路線在中國管轄境內，專爲商務而設，如遇有戰事，該路祇能爲中國運輸兵隊及中國戰時應用之品。

第八款、此項草合同由督撫與該銀行暫時簽字，應奏明請旨，如未奉批准，即作廢紙。

第九款、此項草合同，如奉旨有所指駁，督撫覆核有認爲不相宜之處，俟訂立詳細合同時，得另行妥商更

定。

此項草合同繕寫華英文各三紙，一存督撫公署，一交美國資本家代表，一由保齡公司收執。如華英文義遇有誤會不同之處，彼此可妥爲商定。

大清國東三省總督錫良 奉天巡撫程德全 大美國資本家代表司戴德 大英國保齡公司代表法倫許（司戴德代宣統元年八月十九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月二日 在奉天）（註五）

按：錦環鐵路問題與新法鐵路問題均爲中國欲運用外國資本打破南滿鐵路之壟斷，新法路爲英美兩國之活動，錦環路則以美國之活動爲中心，結果均遭日本阻撓，未克實現。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一九〇八年七月），唐紹儀奉命赴美，致謝美政府退還庚子賠款，實爲與美國商東三省借款及締結中美德同盟事。十一月，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同時崩逝，此種變故對於袁世凱之地位異常不利，唐氏爲袁世凱派，因之，東三省借款計劃亦遭困難。在美國方面，主其事者爲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彼與徐世昌、唐紹儀屢有接洽，計劃以美國資本來開發滿洲。一九〇八年九月，司戴德返國，進行與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曼對華投資之事。時美政府方與日本談判關於遠東問題之協定，對此計劃雖不反對，但願此事爲美國人民之自由事業，不願由哈利曼代美政府之意思經營之，故此事之着手與責任均屬諸哈利曼，國務院僅從旁協助。十一月三十日，美日達成協議，美政府承認維持遠東之現狀，對於大規模的滿洲借款，以及中美德同盟等事，美國自不便行之。宣統繼位，不久，袁世凱辭職，借款交涉中止，唐紹儀亦離美。

當唐紹儀遊美之時，尙有別種交涉在進行中。哈利曼一向注意中國鐵路問題，曾運動收買南滿鐵路，以爲其世界交通計劃之一部，此次東三省借款計劃，即擬在南滿鐵路以西修築一併行幹線，由北京聯結至西伯利亞鐵路。後日本拒售南滿鐵路，唐紹儀使美之行亦告失敗，美國銀行團請司戴德爲代表，於本年五月（一九〇九年六月）啓程來華洽商投資之事，哈利曼亦自美渡歐，與俄國有關人士會晤，提議收買中東路。哈氏仍冀望日本售賣南滿路，設如日本終拒此議，則自中國方面取得讓與權，建築一併行鐵路，即由錦州至環環之一條鐵路。此路線約在南滿路之西百餘英里；哈利曼即將取得錦環路讓與權之重大事業委託司戴德，七月四日（八月十九日）司氏抵北京。（哈利曼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四

於七月廿四日逝世。）

清廷此時甚注意東三省之開發，以興業銀行及溝通滿蒙之鐵路之計劃，商諸司戴德，錦環路問題乃自此出現。當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中國曾與英國保齡公司商定一新法鐵路合同，計劃中之錦環路與原擬之新法路方向相同，且距離極近，自不能不使保齡公司預聞。保齡公司代表法倫許爵士時駐北京，與司戴德成立諒解，即理想中之鐵路由美國銀團投資而由英國公司修造。中國政府方面，亦甚望其成，因此交涉順利。八月二日（九月十五日）司戴德電紐約，請授最後之權，以便在北京簽訂合同，但至最後時機突遭反對。司氏乃馳赴奉天，希望與東省當局先訂一草合同，此舉乃告成功，於本日簽訂。

觀此草合同，頗為草率，簽字者名為中美英三方，司戴德一人即代表美英兩方，且均未取得其所代表者之同意，日後自然難免產生波折，加以日本之反對，致終未克實現。（註六）

#### 附錄：一、錦齊鐵路交涉記聞（註七）

（錦齊鐵路為錦環路之一段）

聞英美兩國資本家等，擬承辦自錦州洮南府至齊齊哈爾間之大鐵路，聞該資本家等，現在北京與政府磋商，已有端倪，日內將訂約簽押。

又據東京消息，英美財團承辦錦齊鐵路一事，刻已約略決定，該兩國應行借撥之款，約達五千萬元以上。

美都華盛頓近電告中政府，願與英商合輸資本，以供錦齊路工之用，政府尚未駁覆，查美人此請，蓋因日本人獨占安奉路線，各國恐利益無以均霑，不得不乘間而入。日人聞之，謂新法鐵路爭至三年之久，甫有成議，若使錦齊鐵路，全局仍歸挫敗，深悔當日要求，不由洮南築支線以接南滿，致他國均有立足之地。

據九月初六日東京電云，中國政府擬築錦州府至齊齊哈爾鐵路一事，駐京日本公使伊集院君已通告華政府，聲言錦齊鐵路如准日本人投資入內，即允中國敷設，且擬將該路之某處與南滿洲鐵路相接云。

據某東報載東京消息云，日政府已照會中國，謂英美公司築造錦州至齊齊哈爾鐵路，日政府不欲反對此舉，惟當維持中日條約所許之權利，云云。按該路當郵傳部尙書徐世昌任東督時，曾奏請政府與策，中政府與日本交涉法

庫門鐵路問題時，亦曾提議及此。日本以中政府能准日本在昌圖洮南中間敷設一路，以接南滿洲路線，則日本即可承認中國築造該路，以爲報酬。惟兩方面並未將此事商議就緒，日本當時，於此路是否與南滿鐵路並行一節，並未注意，蓋料中國決無能力從事此舉也。不意英美兩國資本家，乘日本懈怠之際，並利用簡放郵傳部尙書之機會，竟得此路築造之權。此路如果興築，與南滿洲鐵路利益，大有窒礙，日政府設准築造此路，則必將要求他項利權，以補其失，恐不免又有一番棘手之交涉也。據朝日新聞載東京消息云，倫敦泰晤士報主筆祁樂爾，前者曾論此路之築，與中國之利益，頗有關係，蓋俄人將利用此路以入中國也。據電報所傳，係由英美資本家合築，而美人對於此舉，尤爲注意，惟英美資本家曾否締結合約，尙無確信。

據上海西報載九月二十一日北京電云，數日內，外部與俄使逐日開議，尙未畢事，在俄國一面，要求相近齊齊爾處之錦州洮南鐵路，前許英國公司者，准由俄人參預，中國一面，則力拒俄國在洮南府設立領事，因該處尙未准作口岸，而俄人又欲將蒙人歸其管理故也。

## 二、譯東報錦齊鐵道論（註八）

我南滿洲鐵道之利益與權利，將有侵害迫脅之障礙物者，即爲布設於東部蒙古之鐵路也。曩爲法庫門鐵道，爭議紛起，致日英兩國之間，亦生誤解，其次對於清國自分計畫之洮南府鐵道，亦頗有戒心，不圖今又爲錦齊鐵道而發生一防護權利之問題也。夫所謂錦齊鐵道，爲清國關外鐵道，以近於營口一驛之錦州爲起點，通過遼河西部之流域，經洮南府而達東清鐵道之一驛，即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爲橫斷蒙古東部之一線也。徐世昌爲奉天總督時，即有此計畫，及其爲郵傳部尙書，亦將錦齊一線，加入於清國預定幹線之中。近則法庫門鐵道包辦者英國坡連枯公司，與明目張膽搜索投資目的物之美國組合公司，相互出資，將有訂約開工之舉。是道也，縱不如法庫門線接近於滿鐵，然其規模形勢，直較新法一線爲尤宏耳，計該線成功之日，蒙古物產之出天津營口，及清國物產之入蒙古黑龍江者，莫不依此線以爲貫輸，其不利於我滿鐵者，豈淺鮮也哉。誠如是也，我滿洲鐵道敷設於遼河以西者，固因此置於不利益之地，即敷設於遼河以東者，當亦有奪我繁榮之弊，就中現在散集於鐵嶺附近之蒙貨，自必以地勢上之關係，而概趨於錦齊之一方。凡此弱點，皆由我明治三十八年北京條約之所遺者，不誠可惜歟。抑又思之，當時我

當局者對於蒙古遼西之將來，非但籌劃未周，且將一切之權利，拋棄不顧，如以最緊要最有利用之奉天新政府之既成鐵道，舉而還附於清國。斯時僅與清國約定不得布設滿鐵之並行線，以資防禦，其失策也，謂非為脅迫我南滿鐵道之原因歟，此今日錦齊鐵道之所由來矣。

且夫錦齊鐵道，果為清國之利益與否，吾輩雖不可得知，然在清國以出資者與鐵道所有者不同論之，則清國布設之決心，事在必行，無容疑議。惟我不可不籌相當之準備，以防患於未然。如從來遼西鐵道問題發生，每講防禦之方法，將其情形，重與清國折衝，而又必免關係國之猜忌，以釋羣疑。惟今之計，不若仍趁此際，將清國法庫門及錦齊各線之姑息政策，阻止執行，而先自我向蒙古遼西之中心市場，要求一線，將遼河東西之鐵道調和之，將滿洲與蒙古接續之，以杜永遠之爭議。而後蒙古物產之向滿者，使之從我滿線，滿洲物產之向蒙者，使之從我遼西線，而其目的究不出開放主義以外也。總之遼西蒙古，原不可不置鐵道，同時即不可不將滿蒙連絡，以期貫通，若徒互相抑制，猶多困難，當局者尙其就此將成未成之際，妥協交涉，或亦較為容易也歟。

譯者曰：論中云北京條約所遺者，按北京條約之權利，皆發生於清俄條約，其性質本為傳來取得，而非原始始取得者，今乃如此立論，不知根據何在。其曰當時當局者籌劃未周等語，不知併吞東亞策諸書，久為世界所共悉，豈有當時未曾想到之理。其曰將我姑息政策阻止執行，又曰要求一線，曰調和，曰連續，曰使某物歸某線等語。不知彼立論者直將以何等國待我。雖然，外人之自謀其國，必周且密，無使鬆勁，何怪其然，但不知我政府，我外部，亦嘗一留意及之否耳。心所謂危，難已於言，故亟譯之，以告當局。

註一：凌鴻勛編：「詹天佑先生年譜」，中國工程學會印行，臺北，民國五十年一月初版。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十期，記事，頁三〇五。

註三：全註一。

註四：全註二。

註五：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九三—六。

註六：全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頁三四三、五。  
註八：全註七，頁三四五、六。

## 二十日（十月三日） 上海「民吁報」發刊。

革命黨人于右任於本日在上海正式出版「民吁日報」，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為宗旨」（註一），名義上以朱葆康（少屏）為發行人，范光啟為社長，實際仍由于右任負責，撰述人有景耀月、王无生、周錫三等。（註二）

按：于右任曾於本年三月，在上海集資發刊「民呼日報」，出版甫四月，因抨擊時政，為陝甘二省當局控告，卒被滬租界當局封閉停業，並逐出租界。于氏氣不稍餒，旋改名「民吁報」，繼續出版。其所以定名「民吁」為：「報何以民吁名也？曰民不敢聲，故僅吁耳。曰今世界之民復有以吁代其聲者乎？曰：有之，俄人不使波蘭人聲也，而波蘭人吁；英人不使印度人聲也，而印度人吁；法人不使安南人聲也，而安南人吁；日本不使朝鮮人聲也，而朝鮮人吁。曰彼何以不使其民聲而必迫之令吁，曰英、美、德、法、義、日諸強國何以不迫其民吁而必聽之使聲，曰知之矣。但我中國今日其民何以必吁？曰：我中國今日之民何以不吁。」（註三）

民吁日報在發行方面有兩個特色，一個是在法國駐滬領事署註冊，以避免會審公廨之魚肉，另一個是在日本郵便局登記，為第三種郵便物認可，以便利對外埠之發行。（註四）

註一：民吁日報，第一號，己酉年八月二十日。

註二：馮自由著：「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頁一九三。

註三：全註一。

註四：陳祖華：「于右任先生創辦革命報刊之經過及其影響」，五六、四、廿九初版，臺北，于右任先生紀念館印。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十月四日） 清廷令度支部籌撥軍諮處、海軍處經費。

本日清廷諭令云：

「諭軍機大臣等，度支部奏，籌撥軍諮處、海軍處經費各一摺。前經軍諮處、海軍處奏，請籌撥經費，業經降旨依議。茲據度支部覆奏，未能如數籌撥，部款支絀，自係實在情形，惟軍需重要，亦難視為緩圖。著照該部現籌數目，暫為撥付，其餘不足之數，仍著該部盡力設法籌劃，俟有的款時，再行酌量撥給。」（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十，頁六。

二十二日（十月五日） 清兩廣總督袁樹勛與日本領事訂立東沙島協定。

東沙島一案，迭經粵督袁樹勛派員與日本領事交涉，本日始行定議，日本承認該島為中國領土，隨由粵督畫諾照行，議款大要如左：

（一）惠屬東沙島，經中日兩國檢齊證據，認明永遠作為中國廣東省惠州府屬地，由中國派員專駐，自行經營與關。

（二）日商前在該島經營事項，凡工程建設一般物業，照粵省前派委員會同前往點驗之估計價值，合廣東銀毫十六萬元，悉向日商購回。（收購之物業種類，計西式樓房兩所，各式房屋廠所六處，由礦場直至海旁運送小馬路鐵道工程一段，各項駁艇漁船八隻，開礦器具、海產器具、以及各船應用器具四五十件，點存已採辦實海產等一單。）

（三）日商前在該島拆毀廟宇民房及各漁船，又核計歷來運出磷質漏稅數目，共三萬元，應由日商如數賠補，該款已經兩面訂明，即由收購價款內扣除。

（四）應交日商收購物業銀數，除扣除補賠三萬元外，實共廣東銀毫十三萬元，訂明一面接收該島物業，一面

即在廣東省城交清購款，訂明由粵省委員，於中曆九月十二日，即陽曆十月二十五號，為接收該島物業之期，並於九月十四日，將收購全價一律交清。

(一) 該島物業，全數交歸粵省委員接收後，所有在該島居住之日商，及日本工人，一律離去該島，其不在估價收購之家私物業，任憑自行携去。

袁督即定於九月十二日，委員會同日本副領事，前往點收辦理，並札行勸業道善後局，選派幹員，馳往該島駐守。(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事頁三七七八。

## 二十三日(十月六日) 清廷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卒諡文襄，晉贈太保。

清廷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洞於本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三歲。本日經清廷諡文襄，晉贈太保，諭曰：

「大學士張之洞公忠體國，廉正無私，荷先朝特達之知，由翰林游升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總督兩廣、湖廣，權理兩江。凡所設施，皆提倡新政，利國便民。庚子之變，顧全大局，保障東南，厥功甚偉。旋以總督晉陟綸扉，入參機要，管理學部事務，宗旨純正，懋著勤勞。朕御極後，深資倚畀，晉加太子太保銜。服官四十餘年，擘畫精詳，時艱匡濟，經猷之遠大，久為中外所共見。近因患病，屢經賞假調理，並賞賜人蔭，方冀克享遐齡，長資輔弼，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郡王銜貝勒載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文襄，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伊子禮部郎中張權，著以四品京堂候補，郵傳部學習員外郎張仁侃，著以郎中補用，伊孫選拔生張厚璟，著賞給主事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舊臣至意。」(註)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五〇〇

張之洞，直隸南皮人，道光十七年生於貴州。年十六舉鄉試第一。同治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職編修。六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命提督湖北學政。十一年，以襄辦大婚禮，賞加侍讀銜。十二年，授學政四川。光緒二年，充文淵閣校理。五年，晉國子司業，翌年，授翰林院侍講。七年二月，陞侍講學士，六月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一月，授山西巡撫。十年，署兩廣總督。十五年，調補湖廣總督。十九年，兼署湖北巡撫。二十一年，署兩江總督。廿六年，兼署湖北提督。拳匪變起，各國兵艦駛至大沽，遂開戰。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飭蘇松太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議東南保護條約。二十八年六月，命充督辦商務大臣，九月署兩江總督。三十年，兼署湖北巡撫。三十三年五月，奉旨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六月，補授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六日，充補體仁閣大學士，七月，授軍機大臣，八月，命管理學部事務。三十四年，兼充督辦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本年二月，充實錄館總裁官，八月二十一日卒，諡文襄，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有廣雅堂集。

#### 附錄：體仁閣大學士張公之洞事略（註二）

八月二十一日，體仁閣大學士張公之洞以疾薨於位，蓋本日方有再行賞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療養，病痊即行銷假入直，並賞人蔭二兩之優詔，而公即於其夕溘逝也。公之德業勛望，冠於當時，且爲孝欽顯皇后手擢之人，由詞臣而學官，出膺疆寄，入贊綸扉，以訖於今，則其人之生也，與近數十年政局關係尤切，是不可無一言以記其生不也。

公諱之洞，字孝達，又字香濤，一字香巖，中年以後，自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公署此號時，方督辦廣東海防，會有諒山之捷，公主進與法戰，而不主曲和，彭剛直鮑忠武皆贊成其謀，當事不能用，且齟齬之，而陰沮其所爲，故取張曲江詩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意，而號曰無競居士。）晚年則號抱冰老人。直隸南皮縣人，南皮即魏文帝射雉一日而獲三十六頭之地，當北魏時有刁雍者，壽至百歲，諡曰簡公，從子遵，諡曰惠公，官至三公，爲渤海蓳縣人，惠公墓志，推爲海內北碑第一，在南皮刁家樓出土，藏於公之族兄文達公家，蓋南皮即北魏之蓳縣也。

公生於黔，父諱鐵乙，久官貴州，與胡文忠公林翼同官雅故，公幼時，亦嘗受學於胡公。年十七，舉咸豐壬子

鄉試第一，斯時胡文忠與公父書曰，聞賢四郎獲解，吾與南溪相視，開口而笑，蓋公行四，故稱四郎。南溪者，蔣公超表字，爲公之業師，其後死於國事，賜諡果靖者也。公父官邊義知府，扞賊有功，擢署貴東道，方用兵勦苗，盡瘁以卒，贈太僕卿。

公以同治癸亥，一甲第三進士及第，授職編修，知制誥。文多典雅有則，當時公爲學，頗慕阮文達，於經義多沉思穿貫，又好兵家言。嘗自署於座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乃著書，可以知其志事矣。

方公未通籍時，以父清廉，家無餘蓄。嘗佐豫撫魯撫幕，又嘗代給事中陸秉樞作奏言事，其文光采震動。爲上所驚，荷旨獎問，及官翰林，而論事之章，尤多中於歷物之意，往往傳誦海內。己卯，官國子監司業，曾上惠陵大禮疏，援據儀禮公羊平定陶濮國典獻諸議，折永叔伊川兩家之爭，植義至當，章上，天下翕然宗之。

方 毅皇大婚樂章房中三奏。及 欽定平粵平捻方略書成，兩次表文，悉出公手筆。上覽之，稱爲奇才，下詔加銜，是爲公結主向用之始。光緒庚辰，進官侍講，斯時使俄大臣崇厚，赴俄議收伊犁，願爲俄人厚結所給，竟割極邊要害與敵。公卽上疏力爭，凡十餘上，陳論戰守方略甚悉。是時左文襄公，方乘戰勝之威，駐兵烏魯木齊，公欲乘間張國威，力主戰，且云戰卽不勝，猶可以天山南路界英，連兵復戰。其言雖墮書生策士之見，然俄卒震懾，曾惠敏公得以折衝壇坫而盡毀崇約，爭回帖克斯川之險要，並拓阿爾泰承化寺北界線。朝廷復治崇厚罪，公之向用乃益殷，兩宮皇太后乃敕譯署，令遇事與張之洞商矣。辛巳，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踰年，遂擢山西巡撫。先是丁卯，公承命爲浙江考官，得士尤衆，拔茅連茹，稱盛於世，其後成名者，如陶制軍模、沈布政鎔經、許侍郎景澄、袁忠節昶、孫刑部詒讓、王山長棻、譚大令廷獻，均著偉業盛名於世，餘如沈吉士善登，則選於算術，錢孝廉丙奎，則深於律呂，兩君尤近代絕學，皆公所羅得者，及官湖北學政，則立經心書院課士，成就尤衆，刻有江漢炳靈集。迨癸酉典蜀試，旋爲學政，復建尊經書院，刻輶軒語書目答問以教士，所得高才生，如楊銳、廖平、宋育仁、王光棣、王秉恩、吳德瀛等，皆尊經書院受學者也。又如名宿之士，爲公收置門下者，如劉觀察光典、繆京卿荃孫、樊方伯增祥、王侍郎文錦、王祭酒懿榮、鄭貢生知同、易觀察順鼎、左比部紹佐、袁刑部寶璜、林太史國麐，咸使之相與切磋，以通經致用相期許。曾文正嘗嗟異之，以爲洪北江、朱笥河、阮文達督學，所以搜



嚴采幹者，不過如此云。蓋公於是時，固以朱阮自許也。

公之撫晉也，首以禁種糧粟爲務，而於差徭尤極意清理，且修井陘大道，以便商賈。晉民承災沴之餘，其因以蘇。時閻文介長戶部，以公所爲，有古大臣疏通知道之風，故遇事多樂贊之。會法越事起，應詔密陳戰守機宜十七事，又密舉中外文武人員五十九人，甲申春內召密奏越事，遂命署兩廣總督，時值桂撫徐延旭潘鼎新潰軍於鎮南關外，越之北寧山西高平諒山連陷，法水師提督孤拔，方率師船，縱橫於閩廣海上，臺灣尤岌岌，僅賴淮軍宿將章總兵高元，肉薄奪取基隆礮壘，殲敵無算，禍用少紓。公與彭剛直公規畫粵中戰守，修虎門橫牆大角沙礮台，形勢稍固。彭剛直以公機敏達事，每推重之，公遂疏薦桂良李秉衡辦理糧台，旋擢署桂撫，又密保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北海鎮總兵王孝祺，募欽廉材武敢死之士，將以出關，遂有諒山之大捷，爲近世中國戰史上第一奇功。法提督亡於陣，法之議院大開，遂起攻其政府，首相茹連斐里告退，公與彭剛直以敵可乘也，請因勢進兵，規取北寧河內，會馬江師覆，朝議方囑於締和，不許公奏。公與彭公抗疏力爭，言至痛切，海內讀者皆感動，然廟謀已定棄越，不可挽回，惜哉！而公因是與李文忠有隙矣。公爲糧吏，頗師胡文忠之救鄰，無畛域見，（公移節湖廣日，謁胡文忠祠，有詩云，敢云驚鈍能爲役，差辛心源早得師，可以見其志矣。）其在粵也，嘗遣師船以援福州中岐馬尾，復籌餉數十萬，濟臺灣帥劉銘傳，又用厚餉招保勝州孤軍入關，此軍卽世所稱黑旗兵，劉永福所部，法人所畏者也。迨公去粵，當事疑劉而遣散之，甲午之敗，諸軍無一足恃，公言及此，嘗扼腕不置也。

及中法締和，公時已補粵督，乃建廣潮欽廉瓊州等處沿海礮台，又遣將平瓊州黎亂，議開關黎母山（卽瓊州最大山）十字大路，惜功未成而罷。復於其間建銀圓局鑄錢局，中國之有銀圓者，自公啓之。又於廣州設廣雅書院，延朱御史一新主講，而復增廣粵中海軍，以此入不敷出，不獲已乃收賭稅，於是賭之害粵，遂貽留以到今矣。或者謂澳門以收賭稅，市面日形發達，自廣州開賭禁，而澳門遂衰落，公之主張賭稅，卽以暗制澳門之故，茲姑存其說，然究未可以爲公寬責備也。

戊子，移督湖廣，視內政之荒廢，乃悟李文忠所爲之不謬，遂復與李交好，由是以訖戊戌，天下咸以公爲言新之魁桀。方公抵湖廣也，首創蘆漢鐵路之議，其時醇賢親王與公往復電商十餘次，慮黃河中梗爲難，公議建鐵橋以

濟，又諸開晉礦，醴王偉公任事邁往，其復電有云，『縱使志大功迂，成功與否難預，必然存此精衛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腸。』云云。會是時有 詔以鐵路事下廷臣議，旋由王大臣復奏，請緩辦蘆漢，先開奉吉，蓋彼時篤舊之習尙勝故也。及甲午戰役，朝野始悔不早用公言。乃計日程功，以修蘆漢，（即今之京漢）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公覩外患日急，物質文明缺乏，不足以濟巨變，乃奏開大冶鐵礦，設漢陽鐵政局槍礮局織布局，其餘織麻銀圓各局，咸由官設立，以圖自強計，官款不足，則借外債以濟之。又於其間修荊州大隄，復漢魏之障，民山永賴者數百萬頃，更建兩湖書院，以興國學，建自強書院，以開新學。甲午東禍作，方萌變時，公即密陳海防策，且主率師船疾搗日本三島，主者復不能用，公乃日夜孜孜督造槍礮，不足，則借款外購，其後各路防軍，多於公取濟焉。

是歲十月，劉忠誠督師出關， 廷命公署南洋大臣，公聞命即行，於十六日落任。赴日，即周巡江陰狼山吳淞崇淞川沙，大治海防，復力籌濟北軍，時公府物力不給，乃奏加鹽引米釐以應急。又請以馮子才幫辦南洋防務，以彭楚漢署長江水師提督，馮彭皆宿將之投閒者，然威望素重。至是爲公起，民心以固，沿江會匪不敢動。馬關議和，割毗舍那（佛經稱臺灣爲毗舍那）昇敵，其民不服，起戴巡撫唐景崧圖自立，公急贊助之，密輸餉銀數十萬，並潛輸軍火相助，唐景崧者，固公弟子，公欲唐能保臺，抒海內忠義之氣，則飛電以規之曰，『君爲國盡忠，吾可爲君盡孝，勿以老母爲念。』蓋當臺民發難，公即密迎唐母至江寧。贍養備至，欲以紓其內顧憂也，及唐不能保臺，捨軍而逃，並乾沒軍餉數百萬，公由此薄其爲人，終身不與通焉。是時，舊軍撓敗，國內空虛，公乃募德將來春石泰練自強軍，改良軍制，以錢德培、沈敦和等綰其事，由是中國始有新軍。復於其間闢江寧城內馬路，排百難而爲之，羣力阻公，公皆徑行不顧，又議修復金山文瀾閣，招四方名賢爲強學會，以去任中止。

丙申正月，公復回湖廣任，旋奉 詔與北洋大臣規畫蘆漢鐵路，蓋中國興事赴功之頃，往往敗於浮議，及事機已失，衆心始覺，觀此重可慨也。公既返湖廣，知人心僂陋，無以應世變，乃遣才俊赴日本留學，日本之有留學生，亦自公發之，當時國勢至岌，外則有瓜分之議，內則羣不逞之徒，覬覦竊發，海內懷新之士，知舊習之不適，始出而誦言變法，南海康氏，出立強學會，逞言詞，鼓動機，以求維新，時復有時務報出現，爲開新之祖，公實力助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五〇四

其成。當此之時，海內人士，殆皆以公爲託命之原，而公亦廣廈宏開，延攬多士，以締造新國自許，日夕謀興革矣。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之萌已熾，其時康有爲復設保國會於京師，未幾即被御史劾散，今學部侍郎嚴修，方爲貴州學政，奏請開經濟特科，以求得人應變，朝議從之。公遂保舉知名之士三十餘人，康之弟子梁啓超與焉。（外人訛爲保康者非，蓋梁其時方於公前稱弟子也。）其後康復疏言國危，工部堂官不爲達，給事中高燾曾乃上章薦之，故相翁同龢，復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復力保之。斯時德宗皇帝已下詔變法，而先期降旨召公入都，以公爲孝欽顯皇后手擢之人，且爲言新者領袖，既可彈壓羣倫，且能調和兩宮故也。公聞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謂公，謂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公還任，公既窺見朝端水火，新舊之隙浸深，遂變節而有阿附容身之舉。蓋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變法之詔，而二十七日即有硃諭令翁同龢開缺回籍，同日復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員，補缺受賞，必詣皇太后前謝恩或具摺，又以榮祿爲北洋總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掬兵權。公蓋逆知變法無成，而大禍將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變後，舊黨之讎如鼎鑊之偏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陳寶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數十人，或殺或逐，天昏地暗。或謂公因自保故，實與其事，蓋當時湖南有新公羊學說出，大肆衍播，以爲改制資，而公則爲勸學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論排軀公羊，仇新政，議者謂出公意惜，由是黨人益仇公，幾欲將其向日聲名，墜之於塗炭，輿論亦稍稍抨擊，公之聞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勢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變，方是時惟劉忠誠一上章切諫，公則援吳可讀以自解，不敢稍立異同。庚子北方大亂，拳禍滔天，浸至五忠被殺，袁許皆公門弟子，有聲於政界者，聞公此時，惟日啜泣，曾遣糧軍北上勤王；然道梗不達。先是李文忠由粵督應召入都，遂巡於滬濱，力持保東南策，劉忠誠亟贊成。（劉於此時曾告人曰，仍是李中堂有魄力，張香濤不免隨風而靡。）公鑒於大勢，亦力主其議，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滬，與各國領事結東南互保之約，所全實多。顧當時有黨人據於滬漢，不乘虛蹈瑕，戮力於北，而轉欲於東南完全之地舉兵起事，以勤王號召，計疏事洩，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於武昌之案。微聞案發，公對幕友歎息云，今日動輒殺人，大非佳兆，

其意欲出唐等於死罪，鄂撫于蔭霖執不可，公亦不敢固爭。辛丑和約後，公府物力，益蕭然掃地，然朝議方欲再練新軍以鎮畿輔，遂復遣大臣，南下搜括，與己亥剛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顧此兩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廣財政，終不似蘇浙之缺，則公之力也。（湖北擔任辛丑賠款，其始分取各州縣，其後公於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挹原款以與地方學務，故湖北地方小學，不憂費絀，亦公之力也。）

驗年，江督劉忠誠卒，公奉命復署兩江，時論多以實授相望，然久不獲命。蓋其時賄賂之風滋熾，凡督撫出缺，皆懸而不補，以便獵角，公則居易俟命，藐無所苟，以其生平不營貨殖，清裁峻絕，爲內外大臣冠，遇有求者率拒絕，以故政府頗憾其不順。而公此次之任江督，惟補其幽邇，亦未嘗有赫然之舉動，惟於某公南來之謀，則婉拒之而已，及卸任，值有官制改革之議，詔召公入都，輿論方謂公將握政柄大用，然以持議與當路扞格，一二權貴，尤嫉其廉隅，以爲立異而彰己惡，遂冷置於都下，使進退維谷以搯之。公於其時則修改學堂章程，銳身謀教育臻進，顧亦無大效益，蓋公之植心，篤守儒家藩籬，與歐化不融，則又發爲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言，實墮宋人體用看成兩極之迷障，誠以凡物之體，本不可見，其可見者，惟色性形數，實皆用而已，非其體也，久之，始令公反溯廣本任。其時當日本勝俄之餘，海內人士，益悟專制政體之不宜，立憲之論鬱起。先是公於戊戌，已奏請科場改試策論，及後復會同北洋議決奏停科舉，一意廣設學校，造人材，故湖北學風，爲各省冠，更於此時練成陸兵一鎮，復興長江師船，造礮艦水雷艇。會方有司法獨立之議，下廷臣督撫決之，公議復意若反對，然其真意所在，則謂非先有議院，司法獨立必不能行，昧者不察，遽以此爲詭譎，而在識微之士，則知公磨礪既久，已稍闢其故見矣。會自修鐵路之議償與，公以此議已實發於二十年前，而深情當時之蒙蔽，不能用也，值此時京漢已成，大利洞見，云可與國人謀矣，乃日夜規畫，欲急營粵漢川漢兩幹，使其成於親身見之，以爲愉快，蓋是時粵漢，方由公引爲己任，竭力向美國贖回，川漢則蜀中早集租股謀興作，故公冀望尤切於他人。然吾國民氣，尙如一閤之市，少有部勒，往往一瞬卽逝，不可終恃，故謀之累年，民力終無以濟，以公期成至切，遂不得不悍焉復出於借外債，於是借款之病，公遂蒙以蓋棺矣。獨惜此意無人窺見也。

丁未之夏，皖省有候補道徐錫麟，刺殺皖撫恩銘事，公則急稱徐爲『古雅』，意謂俠風久湮，民氣滋弱，受外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五〇六

禍如剝膚，故託微言以明意也。徐難既作，朝廷慌於俄國內訌之禍，復謀改革自救，孝欽顯皇后，環顧朝端，少練事通達大臣，乃下詔召公入中樞。時方有新內閣之議，公於此時，知國危益甚，非上下同心一德，無以救亡，遂以速開議院要請，電數往復，遲遲其行。某樞貴懼公之入，不利其貪，乃保某公同入軍機，爲一身角觝聲援計，天下人士，遂歎朝局將生水火，顧公達於物情，嘗用以無厚入有間出之，故卒免於門戶之禍。嗚呼！卽此可以知公之肆忠奉國矣。公既入政府，則時以國家危急提撕，未幾，遂有詔先設各省諮議局，及京師資政院，立憲國是，於以大定。凡公奏對之詞，率關存亡大計，語秘莫能聞，淺者但見公之闢然，以爲無聲無臭，和光同塵，而不知其補於持險應變之頃，固甚鉅也。去年十月，天崩地坼，兩宮龍馭，崇朝上賓，中外人心，立見震盪，惟公密定大計於斯須之頃，故能不喪匕鬯，朝野晏然。嗣是朝廷益倚公爲元輔，迭晉其秩，公則欲以身作則，祛寵賂之宿垢，使歸澄清，然厄於政體，卒以疎不問親，未能盡行公志，少年貴胄，驟起以操持大事。公嘗從容以非制諫諍，顧因孤掌難鳴，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數月，竟至不起矣。

論曰，始公以經生發聞，其風義有如畢（沅）阮（元），而知慮通達，清廉不染，殆超過之，遂爲數十年人望所歸，後進之士，受其陶鑄者普徧海內，方諸古人，何以加茲。然以早享大名，蹈昔賢不祥之訓，又當九州衰歇萬馬齊瘠之日，環顧天下，咸若不如己，遂以成其惟我獨尊之心習，此則時勢爲之，故其經綸，遂不能充滿無缺，乃至強不知以爲知。於是左支右絀矣，遺害於功業非細矣，雖然，公不生於乾嘉極盛之年，以與先輩頡頏，而顧以之當今世遞嬗之局，復無勇敢剛強以濟之，此則公之不幸，而用違其時也。

## 二、帝召撰：張相國之定論（註三）

有治世之良相，有亂世之能臣，治世之良相，賡歌雍容，出入諷議，亂世之能臣，捍災禦患，遭大投艱。予以爲張之洞者，乃治世之良相，而非亂世之能臣也。自戊戌以來至今，中國之世變亟矣。張之洞歷任督撫，勢不可謂不亟，位居首相權不可謂不重，是真儒者坐言起行之時，建白奏功之候也。然其對於小己，無震世驚人之事業，對於國家，無持危理亂之功能，雖曰國事之多艱，亦其才具之有限。觀其任幕客時，奏言事宜震動天聽；在詞林時，陳惠陵大禮諸議，彬彬能識大體，有古文臣宰相之風。當時遠志在儼然繫天下蒼生之望。及轉入吏途時，亦未始不



勵精圖治，振興提倡，不遺餘力。然與時轉移，主義浮動，絕不能持政治上堅穩之定力，抒確認之成見，而心雄氣短，才能不足以繼其後，故愈起愈驟，其學動愈繁者，其失敗亦愈多，而其遺患亦愈大，故吾謂張之洞出詞林登吏途之日，即其政治才能上暴露其缺點之時。故其才具可爲張居正、爲葉向高、爲李東陽，而絕不能爲格蘭斯頓、爲畢士馬克、爲加富爾者也。夫能握政治之權者，必其具有負擔政治責任之伎藝與毅力者也。換言之，即能代表國民握其國家之政治權者，必能應委任政權的人民內政外交上解決建造之請求，而爲之補苴指導於其間。故政治家者，有對於其國家非政治的國民，而引之使進於政治的開化之義務，且帶有鞏固國權解決邦交之敏腕，俾國家政治機關即於卓越完全之使命者也。故歐美擔負政治之人物，絕不視爲人生幸福之權利，蓋以其責任之艱危，事患之衝害，常足以凌礫剝奪其精神上天然之樂利者也。觀張之洞對於國家大典儀禮，皆能特具卓識，獨抒己見，即以昨歲兩宮大禮，今上登庸之事觀之，毅然獨任，簡繁巨細措置咸宜，至是而稍具有政治之知能若袁世凱者，遂不能不相形見絀，現其不學無術之缺點。殆至其對國危外患，乃竟毫無補救，不異庸碌者之所爲，尤不若袁世凱之略能解識一二，吾故曰張之洞者乃當代之文臣循吏，而絕非卓識之政治家，雄斷之外交才也。彼欲以其陳腐之腦筋，模擬新時代之思想，欲以其錮蔽之眼光，解決政策上之機能，彼不自悟其非政治的才具，而欲以文學的知識決擇外交內政之進行，此其所爲周章而狼狽者也。蓋文學之性質雖亦有高尚之識力與思審，而其天質中之分子，則與政治的迥異也。蓋吾人之知能中苟絕無競爭靈捷的政治根柢之存在，雖加以如何之文學上的知能，亦決不能引起其政治的觀念者，蓋政治知能者，天賦之使命，原非可以力爭，此其鹵莽而隕進，乃天賦之缺限，而實非其意犯之惡德也。夫政治之知能，一方賴天然之識力，一方尤賴世運之迫進。英義之改革，多明達政事之才，法美之革命，多特立不懼之士。其在我國，春秋戰國三國之人材，一時獨盛，蓋以各國之分爭逼進，故能應世運之要求，而產生臨時需用之才具。張之洞相國之日，不可謂非天造英雄之時勢，猶復不能發越猛進，是不可不謂之毫不稟受有天賦之政治知能者也。故其吏治相業，始終不見有表現於外的靈敏捷巧之活動，其不逮李鴻章遠甚，李鴻章之才具，且有愧於日本之伊藤博文相，而張之洞復每下愈沉。此則吾國倡維新三十餘年，所爲迄今不能一振者也。彼其出入將相歷數十年，外之不能措地方於治安，內之不能活動國家之機能，此其短於政治上的常識，不能掩蓋者也。蓋彼爲文治國之良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五〇八

而非法制國之能才。國度顛危之年，絕不利有優游之文吏，必欲以文治化天下，則以希臘羅馬之文化，卒不能不受制於歐洲政治上賦有天才之民族，而爲其服制者。可知迫進國家之要點，不在虛文而在法制文治者，立國之基礎，而法制者，進步之器具也。時勢不同，則其爲道亦異。必欲取其人於我國者，則管仲、諸葛亮、王安石，其近是也。之數人者，皆能以政治上富瞻強大之知能，補充其文治上之缺限。其文學之標準，常與其政治的思想能力相牽絆而共進，故皆依其天授知能所建之相業，即成政治的事實。然則張之洞之事功不彰，謂爲其知能中附帶有非政治的性質也可。惟其學力宏富，頗識治體，較當時碌碌伴食者差強人意，且其剛毅不撓，獨立不懼，不似袁世凱之好援引黨，與樹植羽翼，此其道德之高尙，猶不染現今政界之惡習，斯爲不可及企耳。總之，中國今日之國家貴有濟時的政治之才，決不貴有優柔的文學之相，此秉國鈞者，所不可不引爲忠告者也。

### 清廷以法部尚書戴鴻慈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熱河都統廷杰為法部尚書。（註四）

戴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以編修督學山東，父憂歸，服除督學雲南，後復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大考一等擢庶子，遷侍講學士，督學福建，再遷內閣學士學政，轉戶部侍郎。三十一年，五大臣出使各國考察政治，戴氏與行，歸國，輯列國政要、歐美政治要義等進呈，奏請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實行立憲。諭旨採納，遂定立憲之議。

先是戴氏奉使在途，已擢禮部尚書，及還，充釐定官制大臣，轉法部尚書。光緒三十四年，疾作，乞解旨，溫旨慰留。宣統元年，賞一等第三寶星，充報聘俄國專使大臣，未日，命入軍機，晉協辦大學士。（註五）

廷杰，字用賓，滿洲正白旗人。光緒二年進士，用刑部主事，洊陞員外郎，京察一等，記名道府。十二年授郎中，補承德府知府。十六年，擢湖南岳陽常澧道，調辰永沅靖道。二十三年，陞授奉天府尹，次年補直隸布政使。二十九年，調補奉天府府尹，翌年兼署盛京戶部侍郎。三十一年，署盛京將軍，復奉補授熱河都統之命，在熱河四年，學辦新政甚力。本日，代戴鴻慈爲法部尚書。（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十期，頁三二—四十。

註三：己酉年八月念四日「民吁日報」。

註四：全註一。

註五：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二十六。

註六：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頁一三九二。

二十四日（十月七日） 清廷以誠勳調補熱河都統，溥良為察哈爾都統，葛寶華為

禮部尚書。

清廷本日諭令：調察哈爾都統誠勳為熱河都統；以禮部尚書溥良為察哈爾都統；以署正紅旗滿洲都統載振為鑲紅旗蒙古都統，仍兼署正紅旗滿洲都統；以鑲紅旗蒙古都統葛寶華為禮部尚書。（註一）

清廷郵傳部奉令接辦粵漢、川漢鐵路。

清廷本日諭令：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事宜，著歸郵傳部妥協接辦。（註二）

粵漢、川漢鐵路係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由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與美商華美合興公司訂立合同，借款美金四千萬元，將築路權讓予美人，美人僅築三水一段十五里，即將大部份股權轉讓比利時人。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湖廣總督張之洞以鐵路收入逐年增大，倡議廢約，收歸自辦；由出使美國大臣梁誠與美國合興公司議訂，八月簽字，十二月興修。

粵漢、川漢鐵路收歸自辦以後，各省督撫紛紛贊成，朝廷亦隨請隨准，一時設立公司承辦鐵路者有十三省之多。嗣以官方缺乏財力，改採官督商辦方式，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詔命張之洞兼充粵漢鐵路

督辦大臣；十月，再命張氏通籌全局，嚴定期限，並以郵傳部及湖北、湖南、廣東督撫實力協助，各省原派之總理協理，均聽節制。十二月，以鄂境川漢路與粵漢路相輔爲用，派張氏兼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張氏病逝，因令粵漢、川漢路事宜改歸郵傳部接辦。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十，頁十一。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十月八日） 清署粵督袁樹勳電外務部，報告與日商議收回東沙島條款情形。

清廷署粵督袁樹勳，本日致電外務部，報告關於與日本磋商收回東沙島經過；已商定條款，並定本月廿八日畫押互換，其電文如左：

「東沙島事，日商西澤原開島內所置各物價值日金六十七萬元，先經張前督飭派魏道瀚前往勘估，核與日商所開，相去甚遠，經迭次磋磨，始允減至三十餘萬日金，並允酌扣回中國漁船損失，被毀廟宇及漏完稅項各款，勦抵粵後，因所減之數仍復過昂，督飭魏道等再與辯論，並以該島所置物業實只十餘萬元，若日商要索過多，只可估價。日領知一經公正人估價，斷難浮開至三十餘萬，始允電商政府，飭令日商退讓，連日磋商，已商定條款：一、中國收買在東沙島西澤物業之價，定爲廣東毫銀十六萬元。二、所有西澤交還漁船廟宇稅項等款，定爲廣東毫銀三萬元。中國收買物業定價，西澤將該物業及現存挖出鳥糞，照從前勘驗清單，逐一點交中國委員之後，於半月內在廣東交付。日本領事現已定於本月儉日將條款畫押互換，合將會議情形電陳察照。樹勳，有。」（註一）

湖南鐵路公司電清廷郵傳部，反對湘路借款。

湘鄂路線商借外款事，自張之洞病逝，改歸郵傳部接辦後，外部會辦大臣那桐，郵傳部尙書徐世昌

曾與四國公司代表會議。而湘鄂兩省士紳亦咸起爭執，湘路公司致郵傳部電文，敘其經過於下：

「湘路借款一事。迭經公司電請前督辦大臣張文襄公，保存利權，宣示合同，至爲懇切，旋奉四月咸電，草約出奏後，尙待度支部核議，始能作准。彼時自可宣示等語。嗣是京外湘人，電牘交馳，紛紛以借款損失利權，力請罷議，繼而法美從而干涉，俄日亦耽耽在後，文襄見變端環起，後患不可勝言，亦遂深閉固拒，不肯輕遽入奏，外務部熟權利害，體察輿情，並蒙持之甚力，不幸文襄薨逝，前項草約，迄未宣示，亦未出奏，既未經部核議，自必不能作准，文襄咸電聲敘甚明。遠近湘人，僉謂宜由公司電請鈞部，迅予奏請，飭下外務部度支部，立將湘路借款原議取消，以斷一切葛藤支節，機牙緊迫，計無踰此。日下長株工已並開，長段站廠支路，填築已成，株段亦成七里許，正在接開中段。三道並舉，以期從速銜接，此段經費，將已收股款，合之今年下忙明年兩忙租股，勉可敷用。至公司全年常款，米款約銀三十餘萬兩。各項鹽款，約銀三十餘萬兩，租股約銀七十餘萬兩，但得年穀順成，歲約共獲銀一百三十萬兩內外，除償合興贖路英債及金元小票兩項，歲共需銀六十餘萬兩內外。每年總可有銀七十萬兩內外，以作一切路工之用。查湘路雖須籌款二千萬，然即縮期趕造，總須數年，一年所需，約在三百萬內外。除籌七十萬外，每歲不過另籌二百數十萬，無論或籌或借，儘可分年設法，似無須將此二千萬巨款，必向各國預行全數借成，致生種種妨礙。況即照津浦合同，亦係作三次分出債票，並非一氣呵成，則又何必以虛數而釀實害。現在湘人激於外債，引爲切膚之痛，無人無目，不以籌款招股爲事，一俟明冬後春，長株開通，源頭既活，股分必旺，可以斷言，但求鈞部主持程督，予公司以完全權限，俾得一意規畫，徵信股東，一面秉承鈞部暨地方大吏，隨時別圖生發，似不致全無把握。湘人萬口一心，百折不回，先謙、肇康等責無旁貸，謹披瀝上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分咨軍機處、外務部、度支部俯賜查照施行，祇候電復示遵，先謙、肇康等同叩。徑印。」（註一）

### 直隸豐台鄉民抗捐暴動，死傷多人。

直隸遵化州屬之豐潤縣豐台鎮鄉民以反抗抽收席捐，本日發生暴動，死傷多人，搗毀學堂警局，圍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五二二

# 困豐潤知縣。

直隸遵化州屬之豐潤縣，西北兩面與順天府屬之寶坻、寧河接壤，該縣所屬之豐台鎮，地居豐潤、寶坻、寧河三縣之中，距寧河最近，去豐潤縣城轉遠，寶坻寧河，地勢最低，常年被水，故產蘆葦最多，而葦席遂爲兩縣出產之大宗。鄉民以織席爲業者，不下數萬家，均以豐臺鎮爲銷場。該鎮近鄰京奉鐵路，客販雲集，是以商業極爲茂盛，官中即抽席捐，昔年成案，係買客賣客，各半分繳，旋因附近各鎮，未能一律開辦，遂未即舉行。近豐潤縣馬令，以籌辦學堂巡警，經費不足，乃商諸董事，在該鎮抽收席捐，變通前議，只抽買主，不抽賣主，一面通詳上臺，一面頒發告示，聲明抽收席捐，撥充公款。商民先不肯承認，馬令乃於八月初旬，親赴該鄉，會同巡警局員，勒令商民遵辦，董事亦邀同買席商鋪人等，斟酌辦法，草擬章程，始各勉從。詎忽有寶坻縣盤龍莊地保，勾串徐家胡同莊人，連合寧河縣岳莊人等，於八月十六日，在寶界盤龍莊廟內集會，宣言抽取席客捐，實於我等席戶大有妨礙。我等乃寧河寶坻百姓，豐潤何得抽收席捐，且此捐上憲並不知道，不過馬令借學堂巡警爲名，與一二劣紳，抽捐自肥，我等今立得勝會，合三十二莊四千餘人，出力抵抗云云。於是以織席販席爲生者，一呼而集，約有數千人，其被迫而簽名者亦有之。馬令聞之，即於二十二日入京，稟知順天凌府尹福彭，札飭寧寶兩縣令，親往解散。二十三日，鄉民在盤龍莊，搭棚開會立約，到者約一千人左右。由明慶樓雙合館兩處，包辦酒席一百四十餘桌，約中大致，以毀學殺紳爲主，打死學堂一人，獎東錢四千吊，被打而死者，每年養家錢一千吊，以十年爲度，傷者每日養傷錢一吊，打死學人而抵命者六千吊。與學堂構訟之費，由席戶均攤，倘再不敷，每席一張，捐銅元四枚，有犯會規者，打死不論。寶坻人單某，玉田人孫某，恐釀巨患，親赴該會關說，許爲調停，該會指爲漢奸，擬即打死，幸明慶樓掌櫃等力爲排解，始得放回。二十四日，仍在廟中議事，馬令已稟請直督，飭蘆臺葛營官帶兵三十名，往豐臺彈壓。本日早七鐘，該

會衆約赴豐臺，不下四千人，各持扁擔一條，間有持刀及手鎗者。馬令同葛營官、劉把總、黃河廳迎至街口，百般勸解，詎鄉民恃衆，竟向兵役攻擊，兵民互相激鬪，兵役受傷者二十餘人。葛營官身受重傷，鄉民受傷者尤多，並有因傷斃命者，一時商店居民皆關門閉戶，該鎮直成爲戰場。其後鄉民愈聚愈多，兵役四散，並將馬令及葛營官擄去，帶至寶坻縣所屬之盤龍莊，拘於關帝廟內。距豐臺鎮約十餘里，復將葛營官痛毆，逼令馬令具結立碑，將豐潤界內之半日學堂，及附近由學堂出租之房屋，皆拆平爲賣席場，巡警亦即撤去，並將董事交出任其打死，且永不准再立席捐名目。旋分隊往警局，找尋學董，奪去洋鎗四枝，打傷哨官一名，兵一名，遂拆毀警局圍牆門樓，內外交關，亂民斃二名乃止。

是日，馬令於鄉民要求各節，已一一面允，因不肯具結，是夜，仍留廟內，各鄉民謂非具結不能放出。至十二點鐘，寶坻縣令到場，剴切解勸，仍不聽從。夜間，即駐紮廟前。時直督已接官紳警電，當飭通永鎮雷軍門震春帶隊馳往彈壓。二十六日，寧寶兩縣令演說利害，勸令解散，有事儘可控告，不聽，仍要馬令具結立碑。午後，聞大軍將至，鄉民始聳懼，兩縣令復力爲陳說，爲首之人始令鄉民暫行散回，仍留小頭目數十名，公舉具稟人數名，重訂與訟章程，馬令及葛營官始得逃回。二十七日，雷軍門率馬步隊至縣。二十八日，軍門以鄉民業已解散，乃派隊四出，嚴拿煽動鄉民及爲首攻擊警兵拆毀警局擄去馬令諸要犯，審明集衆吃會口供，扣留會首十五名，驗得已死鄉民，皆係槍傷一處，並由尸身中檢出得勝會腰牌一面，扁擔一條。二十九日，將會首十五人，解交天津營務處，留兵五十名，在該地彈壓，乃恢復安靜秩序。（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九，頁三九。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事，頁三三八—九。

註三：同註二，頁三四九—三五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

五一四

二十九日（十月十二日） 清廷令憲政編查館，核議修訂法律大臣所編訂之現行刑律。

本日，清廷諭令憲政編查館核議修訂法律大臣編訂之現行刑律，令文曰：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纂修律例，向章五年奏請開館一次，惟自同治九年以來，絀於經費，迄未舉行，至今垂四十年。歲月寢久，既較每屆修輯爲難，而備推行新律基礎，尤宜於新陳遞嬗之交，爲今昔折衷之制，揆厥本旨，亦與尋常編訂，微有不同。現經按照前後奏定各節，剋期從事，仍依大清例篇目，自名例至河防凡三十門，悉心參考分修、改修，併移續纂刪除各名目，開列本條之首，每條加具按語，疏明其義，並將編訂義例條舉撮錄，別爲一篇，綴列簡，端以便省覽。謹將繕寫黃冊裝潢呈進，俟命下之日再由臣館將本屆修訂律文條例，遵照向章另繕黃冊進呈。請旨刊印頒行，得旨憲政編查館覈議，具奏。又奏請將秋審條款按照現行刑律逐加釐正，藉爲亭比之資，從之。」（註一）

清廷從孫家鼐等奏，「元史新編」毋庸列入正史。

國史館編修袁勵準請將「元史新編」列入正史，清廷交大學士孫家鼐等核議，本日，旨令依孫家鼐等所議，該書毋庸列入正史。孫家鼐等原奏云：

「大學士孫家鼐等奏，前奏派學部丞參上行走柯劭忞，暫充國史館幫提調，勘定魏源元史新編，茲校閱已竣，謹將原書呈繳。並附呈校勘記一冊。竊謂原書入之別史，實在宋史新編之上，入之正史，則體例殊多未合，尙非新唐書新五代史之比。所有編修袁勵準請將元史新編列入正史之處，應毋庸議。」得旨：「依議，校勘記留覽。」（註二）

註二）

# 首批庚款遊美學生梅貽琦、秉志等五十名放洋。

本年五月奉准成立於京師之遊美學務處，由周自齊出任總辦，范源濂任協辦，於七月間舉行第一次庚子賠款遊美學生考試，共計錄取王士杰、梅貽琦等四十七名，貴胄學校特別要求格外加派三人，即秉志（滿人）、倭申布（蒙人）、及楊蔭慶（漢軍），此三人未經考試，本日隨同第一批學生赴美留學。

其名單如下：

姓名	別號	籍貫	出生年月	學科	學校
王士杰	任安	浙江奉化		文學哲學	哈佛大學'09—12
王仁輔	士樞	江蘇崑山	一八八六	算學	哈佛大學'13
王長平	鴻猷	山東泰安		教育心理	Ph.D. (Mich. Univ.) '14
王健	管生	北平		化學	B. A. (Wisc.) '14, M. S. (Columbia) '16
王璉	季梁	浙江黃岩		化學	Ch. E. (Lehigh Univ.), Univ. of Minn.
方仁裕		江蘇青浦			
朱復	啓明	江蘇嘉定	一八八九	土木	C. E. (Lehigh) '13
朱維傑	鵠福	江蘇南匯		化工	E. M. (Colorado) '13, M. S. (Lehigh) '14
何杰	孟綽	廣東番禺		探礦	E. M. (Colorado) '13, M. S. (Lehigh) '14
李進隆	琦伯	湖南湘鄉		冶金	M. E. (Columbia) '16
李鳴鰲	竹書	江蘇江寧		化工	Ch. E. (Wisc.) '13
吳玉麟		江蘇吳縣		機械	M.S. (Boston I. T.)
吳清度	璧城	江蘇鎮江		機械	B.A. (Univ. of Ill.) '13, M.S. (Univ. of Col.) '14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

五十六

邢契華	壽農	浙江嵊縣	造船	B.S. (M. I. T.) '14
金邦正	仲藩	安徽黟縣	軍艦製造	M.S. (M. I. T.) '16
金濤	甸卿	浙江紹興	森林	B.S. (Cornell) '14, M.E. (Ibid) '14
邱培涵	養吾	浙江吳興	土木	C.E. (Cornell) '12
		一八八九	農	B.S. (Cornell) '14
秉志	農山	河南開封	商	M.S. (Wisc.) '15
胡剛復		江蘇無錫	農	B.S.A. (Cornell) '11, Ph. D. (Ibid) '13
范永增		江蘇上海	數理	B.A., M.A., Ph. D. (Harvard Univ.)
徐承宗		浙江慈谿	衛生工程	M.S. (M. I. T.) '13
徐佩璜	君陶	江蘇吳江	文科	B. A. (Harvard)
高綸瑾	季瑜	江蘇江寧	化工	B.S. (M. I. T.) '14
唐悅良	悅良	廣東中山	鐵道管理	B.A. (Univ. of Mich.) '12, M. A. (Penn.) '15
袁鍾銓	叔衡	江蘇江寧	教育政治	B.A. (Yale) '13, M.A. (Princeton) '15
張廷金	貢九	江蘇無錫	電機	(M. I. T.)
張福良		江蘇無錫	森林	M.E. (Ohio) '13, M.E.E. (Harvard) '14
張準	子高	湖北枝江	電機	Ph. B. (Yale) '13
陳兆貞		廣東番禺	森	M.E. (Ibid) '15, Grad. (Harvard)
陳煥	宗南	廣東增城	化學	S.E. (M. I. T.) '15
陳慶堯	慕唐	浙江鎮海	鐵路管理	B.S. (M.I. T.) '14
陳寶淦	次蘭	江蘇常熟	化學	B.S. (III) '13, M.S. (M. I. T.) '15
梅貽琦	月涵	天津	農學	B.S. (III) S.M. (Columbia) '15
			電機	B.S. (III) '13
			機學	M.A. (Columbia) '14
				B.S. (Worcester Poly. Technic Inst.) '1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程義法	中石	江蘇吳縣	一八九一	探	礦	E.M. (Colorado Scho. of Mines) '14
程義藻		江蘇吳縣		機	械	M.E. (Cornell) '14
曾昭權		湖南湘鄉		電	機	S. B. (M. I. T.) '15
楊永言		江蘇嘉定				
裘昌運	昌運	江蘇無錫		經	濟	(Univ. of Wisc.) (Purdue and Columbia)
賀懋慶	勉吾	江蘇丹陽	一八八六	造船工程		S. B. (M. I. T.) '14
盧景泰		廣東順德		道路工程		M. A. (Columbia) '15
戴修駒		湖南武陵		機	械	B. S. (M. I. T.) '15
戴濟	汝楫	江蘇吳縣		工業化學		A. B. (Maine Univ.) '14
謝兆基	純組	浙江吳縣		化	工	M. E. (Columbia) '14
魏文彬	雅庭	河北密雲		財	政	Ph. D. (Columbia) '14
鄭煦堃	伯和	廣東番禺		文	學	Litt. B. (Princeton) '14
嚴家騶	伯鑒	福建閩侯		新聞學		B. Litt. (Columbia) '16
羅惠橋	東里	浙江鄞縣		數	理	B. S. (M. I. T.) '13, M. S. (Harvard) '14
				河海工程		S. B. (M. I. T.) '13, M. S. (M. I. T.) '15

該批學生放洋，其治裝費、川資各款數目如次：

- 一、學生四十七名，整裝費每名銀洋二百五十元，共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元。
- 二、由上海至波士頓（爲金山之誤），中等客位票四十七張，每張英金三十六鎊，共一千六百九十四鎊。
- 三、由金山往波士頓買火車牀位及飲食費四十七人，每人美金二十八元，共一千三百十六元。
- 四、在波士頓住店費等美金一千元。

五、各生在美留學期間，月費每名六十四元，照西曆發給。

此外各生在校應繳學費，以及醫藥費、轉校旅費等，均由遊美學生監督核定支給。（註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

五一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八月三十日

五一八

## 日本朝鮮銀行成立。（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十，頁二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林子勛：「中國留學教育史」，頁五五—六〇。

註四：近史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十一卷，頁二〇六。

## 三十日（十月十三日） 清廷誥諭各省諮議局議員及督撫。

清廷以九月初一日各省諮議局開議，特降諭誥諭各省諮議局議員，於地方利弊情形切實指陳，妥善計畫，並令各該督撫實行監督，務使議決事件，不得逾越權限，違背法律，其內容大略如左：

「各省諮議局，為採取輿論之所，仰蒙德宗景皇帝欽奉孝欽顯皇后懿旨飭辦。朕御極後，繼述前徽，責成內外諸臣，依限辦理。業據各省陸續奏報，諮議局選舉事宜，均已照章籌辦完竣。茲屆九月初一日各省招集議員開議之期，用特重申誥諭，各該諮議局議員，於地方利弊情形，均當切實指陳，妥善計畫，務各恪遵前奉懿旨，勿挾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氣，以紊成規；勿見事太易，而議論稍涉囂張，勿權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該督撫亦當虛心採納，裁度施行，以期上下一心，漸臻上理。至開局以後，各該督撫尤應欽遵定章，實行監督，務使議決事件，不得逾越權限，違背法律。共據忠愛，以圖富強，上以副朝廷勤求民隱之衷，下不失官民守分盡職之義。朕實有厚望焉，著將此諭敬謹繕錄，懸掛各省諮議局議場，一體欽遵。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初一日。

## 九月

一日（十月十四日） 各省諮議局開幕。

各省諮議局於本日開辦。全國二十二省除新疆奏明緩辦，俟明年成立外，餘二十一局皆如期於本日開幕，爲中國許政於民，有議會之始。

清廷自鴉片戰爭後，屢敗於列強，內憂外患，國勢日蹙。同光年間，恭親王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有感於西洋之船堅砲利，因展開洋務運動，以謀自強。然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之役、三十年日俄之役，日本以蕞爾小國，一敗中國、再敗俄國，足證強國之道，不僅在「船堅砲利」。究其原因，多認爲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因採君主立憲，乃使國勢日盛。當時滿清部份朝野人士因認定非立憲不足以振民心，非立憲不足以強國家。

經輿論界的一番推波助瀾，官場中如孫寶琦、周馥、張之洞、岑春煊、袁世凱等也先後上奏改革政體，以立憲爲言。預備立憲的趨勢因以大定。在朝廷方面，握權的慈禧太后因庚子年間拳亂蒙受八國聯軍的奇恥大辱之後，也改變其「戊戌政變」時反對新政之頑固態度，於光緒三十一年，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歸國後，更確認以立憲可收「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患可弭」之益。清廷因於翌年頒佈預備立憲之詔，經過三年多的籌劃，至本日乃有各省諮議局開幕。其間預備立憲之梗概如左：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月，下仿行憲政詔，以改革官制爲入手，並將釐定法律，廣興教育，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以爲預備立憲基礎；八月，停實官捐，定禁絕鴉片年限；九月，頒布新官制，設十一部，七院，一府。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一日

五二〇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四月，頒布外官制，令直隸、東三省及江蘇先行試辦；七月，改政治考察館爲憲政編查館；八月，派遣達壽使日本，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三國憲政；同月命籌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並準備設立各府州縣議事會；又命各省設調查局，各都院立統計局。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六月，定諮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八月，頒布憲法大綱，定九年之後召開國會，並頒布逐年應行籌備事宜；繼又頒布城鎮鄉自治章程，調查戶口章程，清理財政章程，及設立變通旗制處。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二月，宣示朝廷一定實行預備立憲，維新圖強之宗旨；九月，各省諮議局開幕，度支部奏派清理各省財政監理官，分赴各省清理財政。（註一）

各省所選出之諮議局議員，其出身背景依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所分析，約可分四種類型：（一）議員爲具有傳統功名之士紳；（二）若干具有功名者同時亦曾接受新式教育；（三）擁有產業者不在少數；（四）高層士紳中多曾任中央地方官職，多少有一些政治經驗。議員的平均年齡約爲四十一歲，其心理狀態，爲既保守，又進取，在保守中求進取，在進取中求保守。

附錄：張朋園撰：諮議局的選舉（註二）

立憲派的結合，由諮議局之成立而獲得了機會。在九年預備立憲案中，先成立諮議局及資政院，使人民練習行使民權，作爲議會預備的基礎。諮議局相當於今之省議會，資政院類似臨時國會。上諭中說：「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實爲行政之本。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又說：「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並爲資政院儲才之階。」中國採取西方式的代議制度，這還是破題第一遭。茲將其成立經過，略加敘述，一則以見代議制在中國萌芽的梗概，再則說明立憲派人物的背景，進而探討他們的社會代表性。

按照清廷的計畫，原定在全國二十二省中成立二十三個諮議局，每省一局；江蘇省因有兩布政使分治寧蘇兩屬，擬設兩局。但江蘇人士認爲這種近似分割的辦法有碍他們的團結一致，要求只設一局。又因新疆省人民教育程度落後，地方官請求暫緩辦理，結果共設立二十一局。

二十三省諮議局議員的定額，並非決定於人口的多寡，而是以科學所取學額的百分之五爲標準。舊日各省教育水準不一，中原省份，文風較盛，學額較高，邊遠地區，「文野雜處」，學額較低，所以各省議員名額因之不同。另外，江蘇省負擔的漕糧較他省爲多，正額之外，又有增額。復因保障旗籍權利，京師及各省駐防各專設議員一至三名。各省議員定額如下：

奉天	五〇	吉林	三〇	黑龍江	三〇
直隸	一四〇	江蘇	一二一	安徽	八三
江西	九三	浙江	一一四	福建	七二
湖北	八〇	湖南	八二	山東	一〇〇
河南	九六	山西	八六	陝西	六三
甘肅	四三	四川	一〇五	廣東	九一
廣西	五七	雲南	六八	貴州	三九

最多的是直隸，最少的是吉林、黑龍江。二十三省諮議局議員總數共計一千六百四十三人。

議員的產生，經由選舉而來。按諮議局選舉章程規定，做爲一個選民必須具有下列條件之一：1. 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着有成效者；2. 曾在本國或外國中學堂或同等以上之學堂畢業得有文憑者；3. 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4. 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5. 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6. 具有上列條件之一年滿二十五歲之男子；7. 寄籍本省十年以上年滿三十五歲之男子或寄居地方有一萬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

做爲一個候選人，必須具有上列條件之一及年滿三十歲之男子。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爲選民及候選人：1. 品行悖謬營私武斷者；（指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及訟棍土豪而言）；2. 曾處監禁以上之刑者；3. 營業不正者；4. 失財產上之信用被人控告實未清結者；5. 吸食鴉片者；6. 有心疾者；（指有瘋狂癡騷等疾，精神已異常人者）；7. 身家不清白者；（指娼優隸卒等賤業之人）；8. 不識文義者。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一日

五二二

此一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規定，其缺點甚多，最明顯者，即財產條件及婦女之無選舉權利。在西方民權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婦女權利之受限制，財產上之種種要求，亦經長時期之改革始漸合理完備。中國初行選舉制度，種種限制，可姑不論之。所當注意者，在這種規定之下，究有多少人合於選民的資格？其選舉的經過情形如何？

選舉係採用複選方式，是一種直接與間接民權的混合制度。初選時凡有選民資格者均參加投票，選出若干候選人，再由候選人互選，產生規定額數之議員。舉例而言，陝西省規定的議員額為六十六名，初選投票，選出十倍議員額之候選人六百六十人，再由這六百六十人，互選六十六名議員。有的省份在初選中僅選出五倍於議員額的候選人，如湖南即為一例。很明顯的，初選為直接選舉，複選則為間接選舉。此種方式，蓋仿效日本而來。

選舉區的規劃，與原有之行政單位相同。初選在州、縣，複選則在道、府。各州、縣經初選產生候選人，候選人再集中道、府所在地，互選定額議員。

這種複式選舉，值得注意的是初選。究竟有多少人具有選民資格？在種種資格的限制下，各省公佈有選舉權的人數，多者十六萬餘人（直隸），少者四千餘人（黑龍江）。江蘇在當時稱為進步省份，選舉人大縣三四千人，小縣四五百人。如果用人口總數來與之比較，便發現享有選舉權者之百分比（〇・四二%）出人意料地少，一千人中只有四人獲有此項權利。

何以合格的選民會這樣少？據當時人的批評，五千元資產一條的規定影響很大。西方在十九世紀以前規定以資產為選舉資格，本為司空見慣。在中國則不然，第一、這次的選舉為空前之創舉，人們不知財產要求是一項資格，相反地却懷疑資產要求的意義。中國人向來不願露富，尤其是怕將來被科重稅。對於納稅為義務，選舉為權利的觀念，知者極少。很多有財產資格的人都沒有登記。兩廣總督張人駿說：「人民不知選舉權利，即備有資格之人亦往往不願入冊。」所指蓋為五千元資格問題。順天時報有一則山東通訊謂：「具有五千元營業資本及不動產者，則本人堅不承認。即以選舉權利再三勸告，亦卒若罔聞。」四川方面：「有些人由於怕露富，怕官府加派捐稅，雖有資格也不願去登記。」西方觀察家也有類似的報導。以五千元為資格的規定，無形中減少了選民

的數量。

到了投票的時候，各省的反應大多顯得極為冷淡。原因不僅是選民對選舉沒有認識，全國上下，除了極少數知識份子，通不知何謂選舉。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令各省地方官切實籌備設立諮議局。但各督撫因不知從何着手，便爽性相應不理。七月間憲政編查館的咨文到來，各省督撫還是寂然不見動靜。及中央再三催促，知道不能不虛應故事，敷衍一番，才開始打聽着手之道。舉例來說，廣西巡撫張鳴岐於接得籌備咨文時，直是束手無策。然張氏向以開明進步自詡，在無可如何情況下，只好函請負有盛名的廣西籍御史趙炳麟推介人才，經趙氏推薦陳樹勳、唐尙光兩位編修及蔣繼伊檢事回籍幫忙，這樣廣西諮議局的籌備工作才有了着落。河南巡撫吳興憲步張鳴岐之後，奏調該省編修杜嚴、主事方貞、彭運斌等同籍協助，也才籌備起來。從這兩個例子來看，可知各省地方官對籌備憲政無所認識，難怪各省對籌備之缺少熱力，使這個破天荒的地方自治，自始即跛躓不進，難期成效。

由於籌備之緩慢，預定在宣統元年四月間的投票，若干省份竟拖延到六、七月間方始舉行。投票情形至為消極冷淡。根據當時在華西方人士的記載，投票所門可羅雀，形同虛設。以廣東省廣州府為例，該府享有公民資格者一千六百餘人，真正投了票的僅得三百九十九人。該府各屬計設有八十九個投票所，其中僅有一所得十六票，算是投票最多的。其他三票五票不等，有六十處竟僅各一票。再以福建省城為例，有一則報導說：「福州初選舉，投票日期，城市各區到者僅十分之四，鄉村各區，則十分不及一二，概皆自棄選舉權也。」廣州、福州兩地本是沿海得風氣之先的地區，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對投票的冷淡，已可想見。

觀察家謂這一次的選舉，大多數是指導投票，「名為民選，實自官派。」美國駐華公使的一則批評，說得更為深切：

「各地的選舉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熱心，合格選民僅有極少部份真正投了票。官府對議員選舉的影響非常大，有些省份，跡近指派，其中以東三省最為明顯。」

這樣冷漠的選舉，應該是平靜無事的，但賄賂選票的中西通病，依然不免。據說廣東省選舉的行賄情形，一票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一日

價值在四十至二百兩之間。杭州複選，「每票酬勞五十兩，犧牲三百金，議員即操券而得。」安徽省懷寧縣未開票櫃，即已知何人得票多寡，其弊病與廣州杭州相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儼忠曾有一摺參劾各地之不良選舉，節引一段在下面，以見一斑：

「風聞各省初選監督，則有甚堪詬異者：如安徽懷寧縣開選投票，……而票櫃未開，即知有西門宋姓票數多寡。以至爲嚴密之事，而姓氏即已諳傳，其辦理草率已可概見。……而又有望江縣……辦理調查，任意延宕，及奉文飭催，遂草率造冊，冊內所列被選人，竟有久經病故者，又有官階姓名不符者，其中賢否，毫無別白，尤可想見。……而又有英山縣（劉知縣）辦理初選，更屬兒戲。當其初選，屆期各紳多未到局，遂各傳遞填名，或以一人代數人填名，名不及額，該局紳又置酒邀人填名，或由地保代爲填名。名已逾額，該縣即以此局被選人挪入彼局，以足其數，冀符具文。且選舉人多鄉曲無賴，致正紳恥與爲伍。既投票後，名曰封廬，實如未封。局紳互相攻訐，該縣悉置不理。又以局費爲名，遇案苛罰，案仍不結，民不聊生，怨聲載路，遂有劉好貨之名。」

賄賂之外，尙有公然動武奪取選票者。直隸安肅縣初選時曾發生械鬥，廣西桂林東西兩區亦發生類似風潮。

雖然一般人對這次的選舉十分失望，但也有稱許的好評。有幾種記載一致評論江蘇諮議局辦理最有成效。中報指出該局具有議院的規模，乃由於得風氣之先，領導有人之故。兩江總督張人駿謂江蘇諮議局開會時「秩序井然」，「議員中多通達時事之人。」張孝若著張季直傳記中的一段有關諮議局的敘述，雖不無渲染，然亦有可信之處：

「當時議員從各地當選，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動的認爲優秀可靠，就選他出來，拿最重大的代表責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勢力和金錢的作用的運動，在那時竟沒有人利用，也沒有利用的人。那當選的議員，也人人自命不凡，爲代表民意力爭立憲而來，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這帶來的責任上邊。……」

直隸在這次選舉中，辦理選民的資格調查，比較上最爲完善。其選民資格的百分比（〇・六二％），是全國之冠。有一種記載顯示，直隸各州縣皆力爭選民資格額數。以定縣來說，全縣約六萬一千戶人家，合格者有千人之數。

，但地方人士尙以爲去理想甚遠。在觀念方面，直隸實較內地各省進步。

北華捷報 (North China Herald) 對於山西和陝西兩省的選舉，稱道其有「卓越成功之處。」正當山西諮議局開會的時候，該報記者前往太原參觀，認爲頗具議會尊嚴，顯出了應有的重要性。議員們也有令人好感的外表，他們的雍容風采表示其有教養有智慧。議長梁善濟在開幕詞中，還對英國的議會政治大大稱道一番。

湖南省的選舉，據鍾才宏說競選者多具謙讓之風，絕無舞弊情事。

「桂陽直隸州規定名額爲議員三名，初選爲五倍之。先由桂陽、藍山（著者家鄉）、嘉禾、臨武等州縣初選十五名，再由此十五人互選三人，是爲複選。……在初選十五人中，桂陽州佔十名，事實上可以壟斷選舉。然投票揭曉，余與桂陽某君同獲四票居第三位，依例應抽籤決定。但該州人士竟自動宣布放棄，因該州已獲議員二名，故以爲第三名議員應讓與藍山人士，即屬事務人員依此呈報。而與余同獲四票之桂陽某君亦未力爭其抽籤之權力。可見當時謙讓君子之風未泯。後以獲七票膺選首名之陳士傑爲老翰林，無意接受議員當選，堅持不就，桂陽某君仍復遞補爲正式議員，可謂皆大歡喜。當時之選舉頗爲規矩守法，絕無舞弊情事，亦可謂人民尙未重視選舉權利之競爭。觀諸日後議員之相互傾軋，選舉之公然行賄，實令人對於清末民初風俗之醇厚，追念不已。」

廣東的初選複選雖弊端百出，但選舉議長時似乎又很得法，合於民權初步。革命黨的民吁報有一則記述說：「各執事分給議員選舉議長票，各議員乃分班到寫票處填寫，各自投筒既畢……檢視票數符合，遂拆視，……易學清得四十五票，邱逢甲得三十五票，蘇元瑞五票，區贊森二票，趙宗檀、黃有恭、黃葆熙、崔鎮各一票。有兩票誤寫『學』字爲『鶴』字者，（官音鶴學不同，其誤頗甚），不入計算。照章選舉，必得到場人數過半（四十七票乃合）方能作實。（民政使）王會辦乃對衆議員言，能否通融，各皆無言。已而命莫任衡對衆復陳說，請舉手決定。左邊坐多舉者，右邊坐則無。莫又至投筒處，請諸監察到督憲前酌議，邱等遂前進，惟易不赴，似有避嫌意者。邱等與袁督言，辦事須遵定章，今事初辦，若可苟且，則事事皆可苟且矣，似宜再舉爲合。衆監察皆是之，乃再給票，分票再投。易得五十三，邱得二十九，其餘蘇得五票，區少一票，趙與黃有恭無，而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一日

五二六

陳鼎勳、周廷勵兩人均得一票也。遂決定書之黑板。王會辦乃請易登堂……易乃上，各一揖，與眾議員一揖。

日人井一三郎曾參觀各省諮議局，有一比較性的報告，他認為辦得好的諮議局，「以江蘇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隸、湖南、安徽、江西、山東諸省在伯仲之間，福建、廣東未能評定。」他以為「最下的是山西省，」此與北華捷報記者的看法略有矛盾之處。無論如何，沿海各省得風氣之先，辦理較為得法，內陸各省，閉塞落後，情況則遠不如沿海省份。

由於資料的散佚不全，對於各省諮議局的選舉情形，所能知者僅此而已。在中國史無前例的第一次選舉，自然是難如理想的，多弊病的。最大的缺點是人民冷漠的態度。這種態度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有密切的關係。西方的民主國家，其制度之良否，與經濟發展成正比。所謂經濟發展，包括工業化、城市化、財富及教育四項。七（四）種因素具備者，其民主制度必較完善，否則相反。換言之，經濟發達的國家，其下層社會（Lower Social Strata）或市民階層（Citizenship）必然對於公益事業熱心。清季中國的經濟建設尚在萌芽階段，斯時試行西方民主制度，下層社會渾渾噩噩，市民階層有待培植，加上定章中的種種限制，自不能喚起人民的興趣。

這次的選舉，實際上有着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以投票所的設置而言，初選時每縣僅有一二處，在交通困難情況之下，選民們往往要趕往數十里以外之地投票，即使有選舉知識而熱心者也會氣餒，何況大多數人並不視其權利為神聖。

此外，直接影響投票率的，尚有四種因素：一為政府的政令能否下達民間，二為消息是否隔絕，三為有無團體發動其影響力，四為選民之間是否相互發生影響。清季政令難於下達，各地消息隔絕，選民無相互之影響力，是屬普遍現象，故選舉之不能引起注意，已勿庸進一步討論。至於團體的影響力，由於立憲派人熱中選舉，他們要取得合法地位，力爭當選，利用其團體以影響全局是很自然的，下文當另予說明。



## 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電郵傳部罷議湘路借款。

湖南鐵路公司曾於本年八月廿五日電郵傳部，反對湘路借款。本日，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亦致電郵傳部尙書徐世昌，罷議湘路借款，電文內容如左：

「電敬悉，蒙諭商辦確有的款，刻期可成，甚樂贊成。草合同內權利若何，能否改絃，非空言所能遽定等因，具仰維持湘路之德意，查公司徑電，已詳晰聲明，長株一段，明冬後春一準開車，經費勉可敷用，以後每歲除已籌常款外，不過須另籌二百數十萬金，儘可分年設法，無需將此二千萬金鉅款，必向各國預行全數借成，致生種種妨礙云云。均係實在情形，不敢稍作空言，亮邀鈞鑒。現在諮議局成立，共矢擔任，紳商學界踴躍爭先，情詞至爲迫切，惟有仰求鈞座，會商各堂，俯賜主持，好在合同並未奏交部議核定，本是未成之局，一經罷議，卽是取消，以後秉承鈞部，多方籌措，實有把握。察看衆情，期於得請而止。謹再傾瀝覆陳，無任悚禱，肇康、延闓叩。朔印。」

（註三）

註一：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四一五。

註二：同註一，一二—二二頁。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事，頁三四〇。

## 三日（十月十六日）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由上海啓程往歐洲各國考察海軍事務。（註一）

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曾於本年七、八月間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本日自上海啓程往歐洲各國考察。

按：光緒三十四年，清廷以海軍處隸屬陸軍部不易發展，乃命肅親王善耆、度支部尙書載澤、陸軍部尙書鐵良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五二八

及廣東水師提督薩鎮冰等四人，籌辦海軍事宜。本年五月，由善耆向監國攝政王荐保，以載洵與薩同為海軍部籌辦海軍大臣，接籌海軍部事宜，並將原有之海軍處，改為籌備海軍事務處。先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繼而赴國外考察。

### 附錄：海客撰：我國海軍現狀（註二）

甲午以來，我國海軍，掃地蕩盡，中間屢議興復，輒以經費過鉅，事遂中輟。今上嗣極之初，特設海軍處，命洵郡王總其事，洵邸親巡江海各省，察閱要隘，審擇軍港，旋復遠涉重洋，周歷列國，將欲取先進之規模，為我國圖強之根本。蓋深知處武裝和平之世，非有強盛之海軍，則不足以固吾圉而揚國威也子孫。不云乎？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夫不知彼猶不足以操勝算，況并己之所有而不知，則可危孰甚矣。爰調查吾國現有之海軍，列為左表，以備我國民省覽焉。

我國海軍現在之戰鬥力：

北	洋	部屬 而戰 無者	○印現役將 卒所坐乘者 ×印在海 上力殆	艦	種	艦名	排水量	速	力	艦齡	備	考
○	○	○	○	巡	洋	海圻	四三〇〇		二四	一二		
○	○	○	○	巡	洋	海容	二九五〇		一九・五	一三		
○	○	○	○	巡	洋	海籌	二九五〇		一九・五	一三		
○	○	○	○	巡	洋	海琛	二九五〇		一九・五	一三		
○	○	○	○	巡	洋	通濟	一九〇〇		一五	一五		
○	○	○	○	巡	洋	泰安	一二五〇		一〇	二四		
											生徒練習船 洵邸調查謂修繕後堪戰 鬪之用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洋													南			師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等 水 雷 艇	水 雷 艇	砲 艦	砲 艦	砲 艦	砲 艦	砲 艦	砲 艦	水 雷 艇	水 雷 艇	砲 艦	巡 洋 艦	巡 洋 艦	巡 洋 艦				水 雷 艇	水 雷 艇	砲 艦		
辰	安 放	並 徵	金 甌	飛 虎	鈎 和	策 電	靖 遠	建 安	建 威	登 瀛 洲	保 民	南 琛	鏡 清				飛 雲	飛 鷹	鎮 海		
一 二 〇	未 詳	五 三 二	一 九 五	三 五 〇	三 五 四	四 〇 〇	五 八 七	八 七 一	八 七 一	一 二 八 五	一 五 〇 〇	一 九 〇 五	二 一 〇 〇				未 詳	八 五 〇	九 五 〇		
二 四	未 詳	未 詳	不 詳	不 詳	不 詳	九	一 〇	二 三	二 三	一 〇	一 四	一 四	一 四				未 詳	二 一 一	九		
一 五	未 詳	三 〇	二 八	不 詳	二 八	三 三	三 八	一 〇	一 〇	三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三				未 詳	一 三	三 八		
五 二 九	南京水師學堂所屬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南 洋 水 師					水 師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	○	○	○	○	○	○	○	○	○	○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二 等 水 雷 艇	二 等 水 雷 艇	二 等 水 雷 艇	二 等 水 雷 艇	一 等 水 雷 艇	一 等 水 雷 艇	一 等 水 雷 艇		
艦	艦	艦	艦	艦	艦	艦	艦	艦	艇	艇	艇	艇	艇	艇	艇		
楚 有	楚 同	楚 泰	楚 材	測 海	江 貞	江 利	江 亨	江 元	湖 燕	湖 隼	湖 鶚	湖 鵬	張	列	宿		
七 五 ○	七 五 ○	七 五 ○	九 五 ○	七 三 ○	五 二 五	五 二 五	五 二 五	五 二 五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一 二 ○	一 二 ○	一 二 ○		
一 四	一 三	一 三	一 四	一 二 ・ 五	一 四 ・ 七	一 四 ・ 七	一 四 ・ 七	一 四 ・ 七	二 三 ・ 三	三 三 ・ 三	二 三 ・ 三	二 三 ・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四		
三	三	三	未 詳	未 詳	三	三	三	五	三	三	三	三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同 前	同 前	用	舊 式 艦 洵 邱 調 查 謂 修 繕 後 能 堪 戰 鬪 之 用	舊 式 艦 洵 邱 調 查 謂 堪 海 防 之 用	洵 邱 調 查 謂 不 堪 戰 鬪 之 用										同 前	同 前	同 前

五  
一  
一  
一

謂堪戰  
謂堪海  
防之用  
圖之用  
防之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水					東									
×	×	×	×	×	×	×	×	×	×	×	×	×	×	×
同	同	同	同	同	舊式小水雷艇	水雷艇	水雷艇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砲艦
雷艮	雷中	雷離	雷兌	雷乾	雷乾	雷虎	雷龍	廣壁	廣鏡	廣貞	廣利	廣亨	廣元	綏靖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五〇	五〇	未詳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五〇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八	一八	未詳	未詳	七	七	七	七	六・五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二八	未詳	未詳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三九

老朽船

五三二

洵邸調查謂不堪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師		
×	×	×
同	同	同
雷震	雷巽	雷坤
二六	二六	二六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以上所舉各屬艦隊之外尚有事務處、水師營、造械廠、學校、船渠、砲臺等茲更舉其略列表於左

事 務		海 軍 營	兵 營	造 械
海軍處 (京北) 籌辦海軍大臣薩鎮冰 海軍處正使譚學衡 籌辦海軍大臣郡王載洵		廣東魚雷營 (黃浦) 南京魚雷營 (南京) 烟台海軍練習營 (芝罘)	江南機器局 (上海) 馬尾船廠 (福州)	聘用德國技師掌理 造船造械造機器等
海軍提督薩鎮冰 機關監一名 秘書官補三名 參謀官一名 主計長一名 主計官一名 副官一名 (大尉) 守備一名 秘書官一名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日

五三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日五日

五三四

所	所造船	學	校	船	渠	砲臺
廣東兵械廠（廣東）	廣東火藥製造所（廣東）	江南水師學堂（南京）	烟台海軍學堂（芝罘）	廣東船塢（黃浦）	江南船塢（上海）	揚子江江陰珠山福建閩江廣東珠江河口諸砲臺防備稍為完善其他諸砲臺則不過以為防備海賊而已
掌理製造小銃	漢陽槍砲局（漢陽）	參將遊擊都司把總各一名、機關監三名、候補生一名、遊擊都司各一名、一等機關士二名、千總四名、把總三名。	廣東海軍學堂（黃浦）	馬尾船塢（福州）		
	掌理製造鎗砲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載一，頁四三四。

註二：「國風報」，第一年第二號，調查，頁一九。

五日（十月十八日） 清廷批准海牙保和會條約。

本日，清廷詔令批准外務部所奏海牙保和會條約，內容如左：

「外務部奏，近准和國使臣貝拉斯照稱：和政府已定於西曆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爲接收各國保和會批准條約日期。臣等將該條約十四件，詳慎考覈，除與我國無甚利益及勢難實行條約六件，擬請暫時毋庸畫押外，其限制用兵索債條約，爲豫防因債務用兵起見，係和解國際紛爭之一種，和解公斷條約，業經奉旨畫押，則該約似亦可畫押，以示和平至意。開戰條約，爲規定交戰國彼此對待應有之行爲，及交戰中立各國互相對待應有之行爲，其文義原係各國國際公法家所常主張，現釐爲約，本以冀易於遵守。海軍轟擊口岸城村條約，該約主義，在於保民而減戰禍，未設防之口岸城村房屋，彼此戰時，均不得以海軍兵力轟擊，在攻者可存仁愛之德，在守者亦可省無用之防，其設有水雷地方不能作爲防守一節，正與吾國地勢合宜。至交戰國應有之權利，均於第二條以下明白維持，無虞掣肘。以我國現在海軍情形而論，當亦不難施行。陸戰時中立國及其人民之權利義務條約，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九等條，係將己亥年陸戰規例內第五十四、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等條移入，字句並無更換。此外各條，或爲日俄戰時我國所欲主張者，或爲國際公法上已有先例，而我國及他國業已主張而實行者，惟該約須交戰國中立國彼此均經畫押，方有效力。前准前出使和國大臣錢恂電稱，該約各國均已畫押。以上四約，臣等詳加推究，尙無窒礙，擬請畫押，以副和平宗旨。海戰時中立國之權利義務條約，該約各條所規定者，與日俄戰爭時，我國所辦中立情形，及所主張之法意，均無甚出入。惟第十四條第二款，專爲考察學問及宗教或善舉之兵船，有特別待遇，於我國並無利益，第十九條第三款，停泊期限，展長二十四小時，似於戰時徒予遠來兵艦以便利。又第二十七條，隨時將各種法律命令知照訂約各國一節，於遇事改定時頗形不便，動多牽掣，擬請將該約畫押。而將第十四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三款及第二十七條提出，似此分別覈擬，既有以副和政府限期接收批本之請，亦足以循公例而尊國體。以上各節，均經外務部，與籌辦海軍處、陸軍部，往返咨商，意見相同。謹將此次擬請畫押條約五件，並前業經畫押三約，照錄漢法文約本八分，一體奏請批准後，即將該約本咨寄出使和國大臣陸徵祥，送會備案，從之。」（註

## 清廷令將錢恂所奏義大利憲政及法律交憲政編查館。

出使義國大臣錢恂，撰有「義大利憲法疏證」，其子錢稻蓀譯有「民法通訓定文」，歸國後奏陳義大利憲政及法律。本日，清廷旨令交憲政編查館參研。錢恂奏摺內容如左：

「出使義國大臣錢恂奏，歐美各國惟義大利憲法是君主而非共和，是代議而非專制，是上定而非下擬，是專成條文而非集合法律。查義憲全文，頒布於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先於西三月間頒布大綱十四條，聲明憲所必立，以安民心。西四月乃頒全文八十四條。臣譯撰為義大利憲法疏證一書。查光緒三十二年考察政治五大臣，曾進有日本憲法疏證一書。臣以為東方日本，西方義大利，其憲法誠對峙而可為我國取法者，故亦撰疏證，以便參資而互考。其第一條即許人民信教自由。彼立國於千餘年教士之上，而欲免新舊數百餘年之禍，開宗首列，具有深意。自第二至二十三條，均羣君位，尊君權，固君主憲法所最重。第二十四至三十二條，為人民權利義務，頗能滿當時人民之意，而克垂永久，為憲法中最注意之處。第三十三至三十八條，為元老院。第三十九至四十七條，為代議院。第四十八至六十四條，為兩院合制，於議會法制亦極詳備，此立法權之組織也。第六十五至六十七條，為國務大臣地位，此行法權之組織也。第六十八至七十三條，為司法專章，此司法權之組織也。第七十四至八十一條為通則，第八十二至八十四條為暫定，而全文以畢。臣逐條詮釋，探源以疏通憲理，引事以證明憲政，屬稿正成，因交卸伊邇，未克繕呈。如

聖明以為可備憲政所取材，歸國後仍行恭繕呈進御覽，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又奏，義大利上承二千餘年羅馬帝國之後，於法律一門最修明亦最詳備，其最著之法律凡八：曰民法、曰民事訴訟法、曰商法、曰刑法、曰刑事訴訟法、曰海商法、曰陸軍刑法、曰海軍刑法。查民刑兩法及訴訟兩法，為治國根本，今各國無不於此種法律，加意修訂，而義法尤冠絕歐洲。至海商法一種，在義大利居地中海中脊，沿三千年



來海商之盛衰，以制爲法律，以今世界海權最盛之英國，且瞠乎其後，遑論他國。前年海牙第二次保和會，英義爭執海上捕獲事件，議者終據義法以折服英國，可見其爲歐美所重矣。我中國豫備憲政，於法律正在講求，臣以爲宜飭法律館詳譯義國法律，以資參證。顧譯解頗非易事，上海商館曾譯日本法規大全，卷帙頗多，然所譯僅有條文而無解釋，讀者究莫明譯意之所在。夫以同文之日本法律，尙且難於貫徹，何況西文，譯字而不譯理，雖譯而不適於用。然一國之法律程度，每爲萬國之觀瞻所繫，方今正豫備立憲，何敢畏難勿譯。所有民法一種，臣子錢稻孫已譯有端倪，名曰義大利民法通訓定文，蓋非先通其訓，即不能譯定其文，而其理其義即因之莫顯也。除俟譯成繕送法律館外，擬請飭下法律館，於義國法律中酌定數種，延通曉律意之人，從事譯解，以備修律之一助，下所可知之。

(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一，頁五——七。

註二：同註一，頁八——十一。

## 六日(十月十九日) 廣州大風為災，傷斃多人。

本日午後，粵省地方，颶風成災，加以暴雨，自香港澳門以至廣州各縣屬，均受損害，人畜傷亡無數。各地災情大略如左：

省城——西關各處街道，多被雨水淹浸，有數處積潦深至尺餘。各處未拆之涼棚，多被風撤去。城內屋宇，亦多傾塌。聞耕戶云，是年晚造，插禾頗遲，現值禾初結花之時，所有各處禾花，必不免被風吹壞。

省河各船，因風起時先見風球，即行駛入內河灣泊，故尙多保全。

各屬——新寧城四九五十各墟，並公益埠等處，因風災屋宇傾塌，道路橋樑，被水沖沒者十餘里。恩平縣屬水漲丈餘，家屋被淹沒者甚多。東安潦水爲災，比去年九月水勢尤大，縣城東路，洞心、河口、腰古、夏洞、小河一帶，遍成澤國。洞心腰古小河各處，災情尤慘。朗卓廻龍園等村，倒塌幾盡。河口市商鋪倒塌無數。城東水豐河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七日

五三八

工程逾萬，全橋竟遭摧塌。至於各鄉民居崩塌，未及詳舉。所有田禾，淹沒一空，連年迭遭奇災，殊堪矜憫。香山是晚水勢之大，爲數十年所無，一片汪洋，盡成澤國。各處桑園七造之桑，被風掃壞五六成。晚禾約存二三成，各沙圍基決口不少，一被鹹水所淹，晚禾傷害之慘，顆粒全無，農民受災，實屬異常慘苦。至各沙未決口之圍，亦被水派淹過數寸。魚塘約被水泛濫，失魚十之八九。果木約損壞十之六七。茅屋約壞二三成。餘外河面船隻，亦有飄沉。各沙淹斃人口十餘名。壞船艇二十餘隻。各沙農戶，均稱向來颶風，田禾傷害，以此次爲最重，成熟在即，一旦成空，耕農困苦顛連，日不忍觀。

香港——是日早，風片雨絲，或狂或止，如颶風初過後之情狀。人多疑颶風已在港外而過，詎至午刻，天文臺報颶風在六十里內，其時風勢漸緊，越數刻，號礮三聲，報風已至。斯時風雨表降至二十九度三十五分，風雨之勢，如雷鳴奔馬，來往尖沙嘴之小輪，與登山之火車，皆停止不行。海上波濤洶湧，浪花高五六十尺，省城各輪俱平安抵港。

澳門——是夕風大時，有渡船數艘，駛入內河，冀避地圖存。但風翻浪湧，卒遭沉沒，船伴同歸於盡。省港輪船碼頭亦被風浪摧毀。法國礮船亞加士被潮水湧擱沙尾禾田內。葡國小礮船則擱於前山上游。附近拱北關處，陸上則大木斯拔，屋宇傾頽者甚夥，有多人生葬瓦礫中，現已挖出數尸，惟死傷人口，尚未得知確數。（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事頁三六九。

## 七日（十月二十日） 清廷以川督趙爾巽兼署成都將軍。

本日，清廷以川督趙爾巽兼署成都將軍，因其電奏：

「成都將軍權限虛有其名，遇有邊事轉多牽掣。請或以將軍統治全川，或以總督兼轄旗營。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請仍留成都將軍一缺，專轄八旗滿營官兵，餘並歸總督治理。請將原頒勅書改擬，分別換給，以清權限。」（

註一）

十日（十月二十三日） 清廷命貝勒毓朗、統制官王英楷、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段祺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馮國璋為考試陸軍遊學畢業生主試大臣。（註一）

趙爾巽，字次山，漢軍旗人。同治丁卯科舉人，甲戌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充湖北副考官、掌廣東道、監察御史、署工科給事中。歷任貴州石阡府、貴陽府知府、廣東兵備道、安徽按察使、陝西按察使、甘肅、新疆布政使、山西布政使、山西、湖南巡撫、戶部尚書、盛京將軍、奉天總督兼五部侍郎、奉天府尹、總管內務府大臣、湖廣、四川總督兼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銜、並兼成都將軍。（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十一，頁十三。

註二：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〇四。

毓朗，字月華，宗室貝子銜，曾歷鎮國將軍、巡警總監、崇文門總監督、民政侍郎、貴胄學堂總辦、步軍統領。（註二）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生於同治四（一八六五）年。光緒十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段報考錄取，攻習砲科。十三年，以最優等畢業，奉派赴旅順，監修砲台。十四年，由李鴻章選派赴德國軍校深造，曾入克虜伯砲廠實習砲工。十六年秋，自德返國後，奉派為北洋軍械局委員。未幾，出任威海隨營武備學堂教習。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練兵，任新建陸軍砲隊統帶。二十四年十月，新建陸軍改名武衛右軍，段仍統砲隊總辦隨營學堂，褒成為袁世凱之心腹。二十九年，北京設練兵處，袁世凱充會辦大臣，以段直隸補用道充軍令司正使。三十年，任第三鎮統制官。翌年，改任第六鎮統制。是年秋，河間新軍秋操，段任北軍總司令。三十二年，回任第三鎮統制，並任北洋武備學堂監督，兼軍官學堂總辦。二月，授福建汀州鎮總兵，仍留原任。（註三）

馮國璋，字華甫，河北河間人，咸豐八（一八五八）年生。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步兵科，曾供職於聶士成的武衛軍。嗣復進入北洋武備學堂研究戰術，深獲學堂總辦蔭昌之賞識。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曾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日

五四〇

函請蔭昌推荐人才，蔭昌舉荐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梁華殿等四人。袁任馮爲教練營務處總辦，兼長步兵學堂。二十五年，袁任山東督撫，馮等隨之到魯，負責全省督操事宜。二十七年，袁世凱調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馮任軍政司教練處總辦，二十九年，京師設練兵處，馮繼王士珍之後，爲軍學司正使。其後鳳山任京畿練兵處督辦，段、馮等改任統制、道員、總兵等職。

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將「巡警營北段」改編爲北洋第六鎮，以馮爲第六鎮統制，三十二年秋，彰德會操，鐵良、袁世凱爲閱兵大臣，馮爲南軍審判長。現任軍諮處軍諮使。（註四）

按：光緒三十（一九〇四）年，清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陸軍學堂辦法與全國兵額爲三十六鎮後，陸軍學堂教育日趨發達，其所需之師資與專業人才陡增，雖有陸軍學生相繼返國擔任教職及隊職官，但以數額有限，不敷需求。清廷爲培育陸軍學堂教育之師資與養成編練新軍所需陸軍人才，乃派遣更多人員赴外國攻讀軍事。

是年八月，晉撫張曾敳派遣二十名陸軍學生赴日留學，同年，練兵處考選各省旗一二三名陸軍學生留學日本；直隸總督袁世凱派遣天津軍醫學堂學生四名赴日攻讀軍醫學。次年（一九〇五），練兵處派遣陸軍學生一〇八名赴日攻習陸軍；同年，江蘇巡撫陸元鼎派遣人員赴日攻讀陸軍。三十二年，豫撫張人駿派遣武備學堂五〇名學生赴日攻讀軍事；同年，練兵處派遣七〇名學生赴日學習陸軍。三十三年，京師大學堂二名人員赴日攻讀陸軍；同年，又有二〇〇名陸軍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三十四年，陸軍軍官學堂四〇名學員赴日攻讀高級軍事學。

中國陸軍學員學生到外國留學，大都留學日本，其次是德、法兩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十月，東京發生中國留口學生「抗議取締規則」風潮後，德國認爲這是培植其在中國勢力之良機，故極力慫恿清廷，務使中國學生至德國留學，於是留德之中國陸軍學生日漸增多。三十二年四月四日，直隸總督袁世凱選派武備學堂學生分赴德奧學習陸軍；同年，袁世凱又派遣學生宋爾康、馮家遇及海圻輪二副林獻忻、常朝幹赴德攻讀槍礮製造各學，其治裝費每員四五〇銀元、川資四二〇銀元、學費每月一五〇銀元；同年，保定武備速成學堂選派德文班學生五名，咨送德國軍械學堂修業。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被派赴德國「考察軍事」者有蔣方震、張孝準、寧調元三人，全年考察費爲三六〇〇銀兩。另外，有些中國學生在柏林兵工大學、步兵射擊學校、砲兵射擊學校接受軍事教育如朱和中等



。三十四年，留學德國十二名陸軍畢業生參加游學畢業生會考。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中國學生唐寶湖考入法國陸軍學校，是為最早考入法國陸軍學校之中國留學生。三十二年二月，陸軍部尚書鐵良與法使商定，此後每年選派十五名學生送赴法國陸軍大學修業。

自光緒三十年後，中國陸軍游學畢業生人數日多，清廷陸軍部因於三十三年八月奏定「陸軍游學畢業生考試授官章程」，該章程主要規定，此後攻讀軍官課程之陸軍游學畢業生皆需參加陸軍部分場考試，始授予出身和官階。

考試時，第一場試以中文、外國文；第二場試以戰法學、兵器學、地形學、營壘學、陸軍衛生學、馬學、各兵科操法、野外勤務書；第三場試以圖上戰術、圖上運用隊形。試畢後，將各場試卷分給襄校各官悉心校閱。各項功課均以二十分為滿分。將各生逐項所得總分數以功課項數除之即為考試總平均分數，其滿十七分以上至二十分者為優等，賞某兵科舉人並授予副軍校；十三分以上至不滿十七分者為上等，賞某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九分以上至不滿十三分者為中等，賞某兵科舉人並以協軍校記名補用；五分以上至不滿九分者為次等。是年十月二十一日，諭賞考列優等之游學畢業生沈郁文等二十七名某兵科舉人並授副軍校；賞考列上等翁之穀等四十一名某兵科舉人並授協軍校。本年（一九〇九）八月二十七日，軍諮處奏定「留學外國畢業測繪學生補官辦法」，其中規定：以後留學外國測繪學生畢業返國，仍照「陸軍測繪員生畢業考試出身補官並任用暫行章程」之規定，授予官階和出身。（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一，頁二十。

註二：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二一。

註三：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一〇二。

註四：同註三，頁二四七—二五〇。

註五：郭鳳明：「清末民初陸軍學校教育」，頁七一—七六。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叢書，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出版。

### 十三日（十月二十六日） 清資政院奏准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四二

資政院奏陳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編纂大意，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及所擬選舉章程內容如左：

一奏爲遵

旨擬訂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謹分繕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於宣統元年七月初八

日會奏，續擬資政院院章，並改訂前奏各章繕單具陳一摺，同日奉 上諭，所擬尙屬周妥，著京外各衙門一體遵行，其各項細則章程，仍著迅速籌擬，奏請宣布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伏維資政院爲上下議院之基礎，造端闢大，條理紛繁，欲令綱舉目張，推行無阻，必當曲防事制，殫括靡遺。臣等前奏院章，不過臚列綱要，其詳細節目應特設專章者，均經於院章內聲明另定，就散見於院章各條內者計之，應訂章程細則約有七種：一曰議員選舉章程，二曰議事細則，三曰分股辦事細則，四曰旁聽規則，五曰守衛章程，六曰秘書廳辦事細則，七曰經費數目。凡此均與院章相輔而行，必須於明年開院以前，一律籌定，而議員之選舉爲資政院組織之權輿，必先按次舉行，乃可定期召集，故選舉章程在各項章程細則中，尤屬最關緊要之件。查資政院議員資格、額數、分類、任期等項，均於院章第二章內分別規定，此次釐定選舉章程，自應以院章爲根據，而不能盡以各國選舉法強相繩尺。臣等當與臣院協理幫辦等員，妥慎籌商，尅期屬草，謹依院章第九條所列，各項人員自宗室王公世爵至各省諮議局議員，體察情形，詳擬辦法，各爲一章，都凡八種，茲經一律告成，謹將編纂大意爲 聖明縷析陳之。查資政院議員選任之法大別有三：一爲 欽選，一爲互選。兩者各有取義，辦法已不能相同，而 欽選議員中，分類既多，等差匪一，論名位則有崇卑之異，校人數則有多寡之分，勢不能以同一之規程，求彼此之適用，要當因宜定制，取便推行。竊維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及外藩王公世爵階級既高，計數較少，權衡取舍，一秉 聖裁，自應開列全單，恭候 簡命。至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及納稅多額者，合格人數與議員定額之比例，多少懸殊，若一律奏進全單，不足示限制，而便甄擇。考外國上院之制，勅任議員多有先經互選者，今擬略師其意，凡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及納稅多額者，均於 欽選之前，舉行互選，各照定額增列多名，好惡既卜諸輿情，而用舍仍歸於 宸斷。其碩學通儒一項，資格標準確定較難，人數幾何，調查不易，互選之法，勢所難行，擬略仿從前保薦鴻博之例，酌量變通，寬取嚴用，以蒐訪之任寄諸庶官，以抉擇之權授諸學部，仍寬定開列名數，以廣取材，冀不失 欽選議員之本旨。以上各

項，略採各國上院辦法，即爲將來建設上議院之基礎，而資政院既兼有下院之性質，勢不能無民選議員，以與欽選議員相對待，惟創辦伊始，一切準備均未完成，驟行民選，恐多窒礙，故特以諮議局爲資政院半數議員之互選機關。諮議局議員，本由各省合格紳民複選而來，則諮議局公推遞升之資政院議員，即不啻人民間接所選舉，立法本意，實在於此。此項議員既以公推爲遞升之標準，則去取之法，自不能不以得票之多寡爲衡，但監督之權，在於督撫，非經覆定，不令遞膺是選，而複選之際，仍以票數之多寡爲後先，既與欽選大權示有區別，乃與下院要義不相背馳，此又臣等釐訂互選一章之微意也。節經公同討論，意見相符，謹分別繕具清單，進呈御覽，恭候欽定。俟命下之日，再由臣等通行京外各衙門，一體遵照辦理，除議事細則等項，容由臣等陸續籌擬，隨時奏陳外，所有擬訂資政院選舉章程，開單具奏各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資政院主稿，會同軍機大臣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謹將擬訂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 宗室王公世爵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宗室王公世爵畧下列各爵而言：一、和碩親王，二、多羅郡王，三、多羅貝勒，四、固山貝子，五、奉恩鎮國公，六、奉恩輔國公，七、不入八分鎮國公，八、不入八分輔國公，九、鎮國將軍，十、輔國將軍，十一、奉國將軍，十二、奉恩將軍。

第二條 前條所列各爵，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無下列各款情事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一、奉旨停止差俸者，二、因疾病或其他事故自請開去一切差使者。

第三條 宗室王公世爵議員額數，按照資政院院章第十條第一款所定，依爵級分配之如左：

自和碩親王至奉恩輔國公十人，自不入八分鎮國公至奉恩將軍六人。

第四條 每屆選舉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宗人府，就宗室王公世爵內查明合格者，造具清冊，於選舉年分二月以前，咨送資政院，由資政院照第三條所定，分別開單，於是年三月以前奏請，按額選。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四四

第五條 前條宗室王公世爵清冊應載明下列各款：一、爵級，二、名，三、年歲，四、現居職任。

第六條 宗室王公世爵，現任軍機大臣參預政務大臣及現充資政院總裁副總裁者，均於冊內註明，無庸選充。

第七條 宗室王公世爵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行知宗人府，將本屆清冊覆加修正，仍咨由資政院按出缺

人爵級，將應行選充者，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修正時，應將原冊內現失選充議員之資格者，按

名註明，並將現在合格者一律補入。

第八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九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滿漢世爵選舉資政院議員程章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滿漢世爵，以滿洲蒙古漢軍旗員及漢員之有三等男以上之爵級者爲限。

第二條 前條各爵，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無左列各款情事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

一、奉 特旨停止差俸者。

二、因疾病或其他事故，自請開去一切差使者。

第三條 滿漢世爵議員額數，按照資政院院章第十條第二款所定，依爵級分配之如左：

三等侯以上八人，一等伯至三等男四人。

第四條 每屆選舉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各該管衙門就滿漢世爵內查明合格者，造具清冊，於選舉年分

二月以前，咨送資政院，由資政院照第三條所定，分別開單，於是年三月以前奏請，按額 欽選。

第五條 前條滿漢世爵清冊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爵級，二、姓名，三、年歲，四、籍貫，五、官職。

第六條 滿漢世爵，現任軍機大臣參預政務大臣及現充資政院總裁副總裁者，均於冊內註明，無庸選充。

第七條 滿漢世爵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行知各該管衙門，將本屆清冊覆加修正，仍咨由資政院按出缺

人爵級，將應行選充者，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修正時，應將原冊內現失選充議員之資格者，按

名註明，並將現在合格者一律補入。

第八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九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外藩王公世爵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外藩王公世爵，指蒙古回部西藏有左列各爵者而言：

一、汗，二、親王，三、郡王，四、貝勒，五、貝子，六、鎮國公，七、輔國公。

第二條 前條所列各爵，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無左列各款情事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

一、奉特旨停止差俸者。

二、因疾病或其他事故，自請開去一切差使者。

第三條 外藩王公世爵議員額數，按照資政院院章第十條第三款所定，依部落分配之如左：

內蒙古六盟每盟一人，外蒙古四盟每盟一人，科布多及新疆所屬蒙古各旗一人，青海所屬及此外蒙古各旗一人，回部一人，西藏一人。

第四條 每屆選舉，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理藩部，就外藩王公世爵內查明合格者，造具清冊，於選舉年分二月以前，咨送資政院，由資政院照第三條所定，分別開單於是年三月以前，奏請按額 欽選。

第五條 前條外藩王公世爵清冊，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部落及爵級；二、名；三、年歲；四、現居職任。

第六條 外藩王公世爵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行知理藩部，將本屆清冊覆加修正，仍咨由資政院按出缺人部落，將應行選充者，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修正時，應將原冊內現失選充議員之資格者，按名註明，並將現在合格者，一律補入。

第七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四六

第八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宗室覺羅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凡宗室覺羅男子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無左列各款情事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

一、曾處圈禁或發遣者，但業經開復者，不在此限，二、失財產上之信用，被人控實尚未清結者，三、吸食鴉片者，四、有心疾者，五、不識文義者。

第二條 宗室覺羅現任三品以上職官、審判官、檢察官、巡警官，及現充陸海軍軍人者，無庸選充資政院議員。

第三條 宗室覺羅議員額數，按照資政院院章第十條第四款所定，分配如左：

宗室四人，覺羅二人。

第四條 宗室覺羅選充資政院議員，應分別由各該合格人先行互選。互選於每屆選舉年分二月初一日，在京師及奉天府行之，其臨時互選日期，屆時由 諭旨定之。

第五條 宗室覺羅互選資政院議員，在京師以宗人府堂官為監督，在奉天以東三省總督為監督。每屆互選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各該互選監督，查照本章程舉行互選事宜。

第六條 每屆互選，應設互選管理員，掌調查互選人，並管理投票開票檢票等事宜，由互選監督遴選相當人員，奏明派充。前項互選管理員，不得預於互選人之列。

第七條 宗室覺羅另有資政院院章第九條第五款之資格者，不得預於前條互選人之列。

第八條 每屆互選由互選管理員查明合格人員，造具互選人名冊，於互選日期一個月以前，呈由互選監督宣示公衆。

第九條 前條互選人名冊，宗室及覺羅各為一冊，均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名，二、年歲，三、旗分佐領，四、職業，五、住址。

第十條 宣示人名冊以二十日為期，如本人以為錯誤遺漏得於宣示期內，取具憑證，呈請互選監督更正補入。



其經互選監督批駁者，不得再行呈請。

第十一條 互選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均以列名互選人名冊內者爲限。

第十二條 互選投票所在，京師設於宗人府，在奉天設於總督衙門。互選投票所，宗室及覺羅應各爲一所，分別投票。互選監督屆互選日期，應親蒞投票所或派員監察之。

第十三條 互選人屆互選日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投票用記名單記法，每票准書被選舉人一名，並於票末自行署名，其被選人名及本人署名下，均各註明年歲旗分佐領。

第十四條 互選人有現在京師及奉天府以外各地方居住，或因疾病事故不能親赴投票所投票者，得就互選人內，委託一人，代行投票。前項委託投票，應由本人親書密封，於封面署名畫押，連同委託憑證，送致受託人，該受託人應將密封及委託憑證，臨時向互選管理員呈驗訖，方准代投。

第十五條 互選各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先後，得票同數者，以年長者列前，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十六條 投票之有效與否如有疑義，由互選監督決定之。

第十七條 互選當選人額數，宗室及覺羅各以第三條所定議員額數之十倍爲率。其京師及奉天互選當選人額數分配之法，以每屆兩處互選人數之多寡爲準。

第十八條 關於互選詳細規則，由互選監督定之。

第十九條 互選完竣後，由互選監督即日將當選人名榜示投票所，如有不願應選者，得於榜示後三日以內，呈明互選監督撤銷，即將得票次多數者補入之。

第二十條 當選人確定後，由互選管理員造具當選人名冊，連同票紙，於二十日以內呈送互選監督。前項當選人名冊，除照第九條辦理外，並應載明得票數目。

第二十一條 互選監督接到前條當選人名冊後，應先將冊內當選人名及得票數目，即日通知資政院，仍將原冊及票紙咨送存案。

第二十二條 資政院於前條通知到齊後，即將當選人名及得票數目，彙開清單，於選舉年分三月以前奏請按額欽選爲資政院議員。

第二十三條 宗室覺羅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將本屆當選人名及得票數目，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

第二十四條 本屆當選人數不足議員缺額之三倍時，應即舉行臨時互選。臨時互選，一切照尋常互選辦理。

第二十五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各部院衙門官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各部院衙門官，以左列各官爲限：

一、內閣侍讀學士以下中書以上，二、翰林院侍讀學士以下庶吉士以上，三、各部左右參議以下七品小京官以上，四、掌印給事中及監察御史。

第二條 凡於前條各官有左列資格之一，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

一現任實缺者，二曾任實缺者，但業經休致革職者不在此限，三奉 特旨署理或奏署者，四奉 特旨候補補用選用或學習行走者，五其餘候補滿三年以上者。

第三條 各部院衙門官選充資政院議員，應由合格人先行互選。互選於每屆選舉年分二月初一日在京師行之，其臨時互選日期，屆時由 諭旨定之。

第四條 各部院衙門官，另有資政院院章第九條第一第二及第八款所列資格之一者，不得預於前條互選人之列。

第五條 各部院衙門官，互選資政院議員，以都察院堂官爲監督。每屆互選，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該互選監督，查照本章程舉行互選事宜。

第六條 每屆互選，應設互選管理員掌調查，互選人並管理投票開票檢票等事宜，由互選監督遴選相當人員奏明派充。前項互選管理員，不得預於互選人之列。

第七條 每屆互選，由互選管理員呈由互選監督，通咨各衙門查明合格人員，造具名冊，於互選日期二個月以

前咨送，由互選管理員彙造互選人名冊，於互選日期一個月以前，呈由互選監督宣示公衆。

第八條 前條互選人名冊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姓名，二、年歲，三、籍貫，四、官職歷俸年數及出身，五、住址。

第九條 宣示人名冊，以二十日爲期，如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得於宣示期內，取具憑證，呈請互選監督更正補入。其經互選監督批駁者，不得再行呈請。

第十條 互選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均以列名互選人名冊內者爲限。

第十一條 互選投票所設於都察院，互選監督屆互選日期，應親蒞投票所監察之。

第十二條 互選人屆互選日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投票用記名單記法，每票准書被選舉人一名，並於票末自行署名，其被選人名及本人署名下，均各註明官職。

第十三條 互選人有因職務或疾病或其他事故不能親赴投票所投票者，得就互選人內委託一人，代行投票。前項委託投票，應由本人親書密封於封面署名畫押，連同委託憑證，送致受託人，該受託人應將密封及委託憑證，臨時向互選監督呈驗訖，方准代投。

第十四條 互選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先後，票數同者，以年長者列前，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十五條 投票之有效與否，如有疑義，由互選監督決定之。

第十六條 互選當選人額數以資政院院章第十條第五款所定議員額數之五倍爲率。

第十七條 關於互選詳細規則，由互選監督定之。

第十八條 互選完竣後，由互選監督即日將當選人名榜示投票所，如有不願應選者，得於榜示後三日以內，呈明互選監督撤銷，即以得票次多數者補入之。

第十九條 當選人確定後，由互選管理員造具當選人名冊，連同票紙於二十日以內，呈由互選監督，咨送資政院。前項當選人名冊，除照第八條辦理外，並應載明得票數目。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五〇

第二十條 資政院接到前條當選人名冊後，將冊內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目開單於選舉年分三月以前，奏請按額欽選爲資政院議員。

第二十一條 各部院衙門官選充資政院議員者，於院內應有之職權，本衙門長官不得干涉之。

第二十二條 各部院衙門官選充資政院議員後，如因升轉降調，致失本章程第一第二條所定資格者，即同時失資政院議院之資格。

第二十三條 各部院衙門官選充資政院議員者，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將本屆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目，開單奏請欽選補足之。

第二十四條 本屆當選人數不足議員缺額之三倍時，應即舉行臨時互選。臨時互選，一切照尋常互選辦理。

第二十五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碩學通儒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碩學通儒，以有左列資格之一者爲限：

一、不由考試，奉特旨賞授清秩者；二、著書有裨政治或學術者；三、有入通儒院之資格者；四、充高等及專門學堂以上主要科目教習，接續至五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第二條 凡有前條所列資格之一，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者，每屆選舉，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學部，由該部通行京堂以上官翰林、給事中、御史、各省督撫、提學司及出使各國大臣，各蒐訪一人或二人，開具簡明事實，保送該部，由該部審查，將合格人員得保較多者，擇定三十人，作爲碩學通儒議員之被選人，造具清冊，於選舉年分二月以前，咨送資政院。

第三條 前條被選舉人清冊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姓名；二、年歲；三、籍貫；四、簡明事實；五、保送人姓名官職。

第四條 資政院接到被選人清冊後，即將被選人姓名及原保人姓名官職開列清單，於選舉年分三月以前，奏請

按額 欽選爲資政院議員。

第五條 碩學通儒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將本屆被選人照前條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

第六條 本屆被選人數不足議員缺額之三倍時應另行保送。

第七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八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納稅多額者選舉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納稅多額者，以具備左列格資者爲限：

第二條 一男子照地方自治章程有選民權者，二年納正稅或地方公益捐在所居省分內占額較多者。

第三條 凡具備前條資格合資政院院章第九條之規定者，得選充資政院議員。

第四條 納稅多額人選充資政院議員，應由合格人先行互選。互選於每屆選舉年分二月初一日，在各省城行之。其臨時互選日期，屆時由諭旨定之。

第五條 納稅多額人另有資政院院章第九條第二第五及第八款所列資格之一者，不得預於前條互選人之列。

第六條 互選人額數，每省以二十人爲限。納稅同額者，以年長者列入互選人內，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七條 納稅多額人互選資政院議員，以該省布政使或民政使爲監督。每屆互選，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各省督撫，查照本章程舉行互選事宜。

第八條 每屆互選，應設互選管理員掌調查，互選人並管理投票開票檢票等事宜，由互選監督會同該省商務總會總理協理遴選相當人員，詳請本省督撫派充。前項互選管理員不得預於互選人之列。

第九條 每屆互選，由互選管理員查明合格人員，造具互選人名冊，於互選日期五十日以前，呈由互選監督宣示公衆。

第十條 前條互選人名冊應載明左列各款：

一、姓名，二、年歲，三、籍貫，四、納稅類別及年額，五、住址。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五二

第十條 宣示人名冊，以二十日爲期，如本人以爲錯誤，得於宣示期內，取具憑證，呈請互選監督更正。其經互選監督批駁者，不得再行呈請。

第十一條 互選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均以列名互選人名冊內者爲限。

第十二條 互選投票所設於該省商務總會，或布政司民政司衙門。互選監督屆互選日期，應親蒞投票所監督之。

第十三條 互選人屆互選日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投票用記名連記法，照第十七條所定當選人額數，將被選舉人名列記一票，並於票末自行署名。

第十四條 互選人有現在省城以外各地方居住或因疾病事故不能親赴投票所投票者，得就互選人內委託一人代行投票。前項委託投票應由本人親書密封，於封面署名畫押連同委託憑證送致受託人，該受託人應將密封及委託憑證臨時向互選監督呈驗訖，方准代投。

第十五條 互選以得票過互選人數三分之一者爲當選。前項互選人數以實在行使互選權者之數爲準，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先後，得票同數者，以納稅較多者列前，納稅同者，以年長者列前，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十六條 投票之有效與否，如有疑義，由互選監督決定之。

第十七條 互選當選人額數，以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互選人額數十分之一爲率。如當選人不足定額，由互選監督將得票較多數者，按照缺額多寡加倍開列姓名榜示投票所，令互選人再行投票以足額爲止。其得票及格以額滿見遺者，一律作爲候補當選人。候補當選人名次，照第十五條第三項辦理。

第十八條 關於互選詳細規則由互選監督定之。

第十九條 互選完竣後，由互選監督即日將當選人名及候補當選人名榜示投票所，如當選人有不願應選者，得於榜示後三日以內，呈明互選監督撤銷，即以候補當選人依次補入之。

第二十條 當選人確定後，由互選管理員造具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冊，連同票紙，於十日以內，呈由互選監督申送本省督撫。前項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冊，除照第九條辦理外，並應載明得票數目。

第二十一條 各省督撫接到前條名冊後，應先將冊內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目，即日通知資政院，仍將原冊及票紙寄送存案。

第二十二條 資政院於前條各省通知到齊後，將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目，彙開清單，於選舉年份三月以前，奏請按額欽選爲資政院議員。

第二十三條 納稅多額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隨時將本屆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目，開單奏請 欽選補足之。

第二十四條 本屆當選人數不足議員缺額之三倍時，以候補當選人補入之，候補當選人數不敷時，應即舉行臨時互選，臨時互選，一切照尋常互選辦理。

第二十五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

####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章程

第一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額數，按照院章第十條第八款所定準，各省諮議局議員定額多寡分配之如左：

奉天三人、吉林二人、黑龍江二人、順直九人、江蘇七人、安徽五人、江西六人、浙江七人、福建四人、湖北五人、湖南五人、山東六人、河南五人、山西五人、陝西四人、甘肅三人、新疆二人、四川六人、廣東五人、廣西三人、雲南四人、貴州二人。

第二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於每屆選舉年份前一年十月十一日，在各省諮議局內行之。其臨時互選日期，屆時由該省督撫定之。

第三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以各該省督撫爲監督。每屆互選由資政院於前一年九月內，行知各該互選監督，查照本章程舉行互選事宜。互選監督屆互選日期，應親蒞該局監察之。

第四條 互選投票開票檢票等事宜，由該省諮議局辦事處管理之。

第五條 互選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均以該省諮議局議員爲限。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第六條 互選人屆互選日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投票用記名連記法，按照第十條第一項所定，該省當選人額數，將被選舉人姓名列記一票，並依票末自行署名。

第七條 互選人有因疾病或其他事故不能親赴投票所投票者，得就互選人內委託一人代行投票。前項委託投票，應由本人親書密封，於封面署名書押，連同委託憑證，送致受託人，該受託人應將密封及委託憑證臨時向互選監督呈驗訖，方准代投。

第八條 互選以得票過互選人半數者爲當選。前項互選人數，以實在行使互選權者之數爲準。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先後，得票同數者，以年長者列前，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九條 投票之有效與否，如有疑義，由互選監督決定之。

第十條 互選當選人額數，以第一條所定各該省議員額數之二倍爲率。如當選人不足定額，由互選監督將得票較多數者，按照缺額多寡，加倍開列姓名榜示投票所令互選人再行投票，以足額爲止。其得票及格以額滿見遺者，一律作爲候補當選人。候補當選人名次照第八條第三項辦理。

第十一條 關於互選詳細規則，由諮議局擬訂呈由互選監督核定施行。

第十二條 互選完竣後，由諮議局辦事處造具當選人名冊，及候補當選人名冊，連同票紙於十日以內呈送互選監督。互選監督按照第一條所定該省議員額數，將前列當選人覆加選定，爲資政院議員榜示投票所。

第十三條 選充資政院議員者，如不願應選，得於榜示後三日以內，呈明互選監督辭退。互選監督遇有前項情事，應依次將本屆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覆加選定補充，如候補當選人不敷選充者，應即舉行臨時互選。臨時互選一切照尋常互選辦理。

第十四條 議員選定後，由互選監督給與執照另造議員名冊，連同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原冊，咨送資政院。

第十五條 選充資政院議員者，不得兼充該省諮議局議員。

第十六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有以他項資格經 欽選爲資政院議員者，不得兼充互選議員。

第十七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議員，有缺額時，由資政院行知該省，照第十三條第二項辦理。

第十八條 補缺議員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爲限。

第十九條 本章程與資政院院章同時施行。」（註一）

### 前韓國統監日人伊藤博文在哈爾濱遭韓國志士安重根槍擊殞命。

前韓國統監、日本伊藤博文公爵，於九月初至東三省遊歷，初九日，抵奉天省城。十二日，由奉天啟行，取道長春。本日，由長春換乘俄國火車往哈爾濱，曾在車上與俄國財政大臣谷高采甫（Kokovtsov）商談滿洲鐵路等問題。

當伊藤抵哈爾濱下車時，中俄日三國及各國官商皆歡迎於站台，忽有一韓人對準伊藤連發三彈，伊藤應聲俯仆，三十分鐘後，終因傷重辭世，日本駐哈爾濱領事及南滿洲鐵路總理亦均受傷。刺客爲韓國志士安重根，當場被俄兵擊獲。（註二）

#### 附錄：日本伊藤公爵被刺記（註三）

日本伊藤公爵，於中曆九月初至東三省遊歷，初九日，行抵奉天省城。十二日，由奉天啟行，取道長春，十三日，在長春換坐俄國火車，即日抵哈爾濱。

當下車時，中俄日三國及各國官商，皆歡迎於站臺。伊藤方行過俄國兵隊前，忽有一年約三十餘歲短髮洋裝之韓國人，與伊藤相距可六七步，竟將其所暗藏手鎗，對準伊藤，連發三彈，第一彈先中左腋腋下，第二彈中左腹部，第三彈中首部。伊藤俯仆，同行之南滿鐵路總裁中村氏，趨扶起之，則已傷重不省人事，約逾三十分鐘即辭世。聞此高麗人連發手鎗前後共七彈，左右隨員多負傷者。駐哈日總領事川上氏，擊摧右腕，傷尤重，滿鐵總裁田中氏，擊傷左腳，又有森槐南氏，右腕及右肺部亦負傷。衆咸赴援不及。彈壓之俄兵，立將其人手鎗奪取，並於其腰間搜得一利匕首，其用意之周到，蓋可見也。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五六

此高麗人放鎗及被擒後，屢呼韓國萬歲不置，旋就審於俄官之前，毫無驚懼氣象。聲言：予爲韓人，今幸爲國復仇，足爲國家雪恨，又爲我不幸之韓國同胞復仇，何樂如之。俄員彼時告以伊藤公爵已傷重辭世，此高麗人輒大喜，稱頌上天護佑，不使其再行虐待韓民云云。

聞此高麗人前一日至蔡家溝，電詢在哈爾濱之某韓醫云，是否已到，請電知，蔡家溝覆電云，明早到哈。此高麗人，即與其同行之二人頓首告別，二人亦頓首答之，若作永訣狀，淚盡聲欲墮。此高麗人即乘火車赴哈，俄官疑之，遂將餘二人閉置酒肆主人屋中。及得伊藤被刺消息，乃將二人拘住，搜其身邊，即查獲一有卜拉烏年格（鎗名），內裝兩彈，一有五響手鎗，其式係司米特維酸，外備鎗彈念三枚，所搜出之鎗彈中，多有炸裂之性質者，其轟擊之力頗猛。俄員詢其來意，一韓人答曰，予等此來，欲殺伊藤耳，及聞伊藤已經被殺，即云，殺伊藤者必予等之同伴無疑。二人聞伊藤死耗，頗爲欣悅，又屢詢伊藤之死，是否屬實。及以公文示之，遂快樂異常，即曰，日人應食此報，緣其素日殘毀我國家，侵奪我官庫，且臣視我國皇。又云，其來此者，係奉其統帥之命來滿洲，共有念六名。

此高麗人旋由俄巡警局送交日本領事署，追問同黨，刺客堅不承認，由日領事署將其裝於小木籠內。並有在哈埠拿獲形迹可疑韓人十二名，各帶鐵鍊手梏，一併裝於火車內，有日本警兵二三十名護送前往長春，再運往旅順審判云。

日皇對於伊藤之被刺，極爲哀悼，舉行國葬之日，特命輟朝一日，向來例行之天長節大夜會，本年亦爲停止。伊藤葬費，初由日廷規定三萬圓，繼又恐其不足，乃由第二預備金項下，支出四萬五千元。其舉行葬禮時，所遣派之儀仗兵，除步騎砲各師團外，又有海軍儀仗兵一聯隊。

韓皇於伊藤薨逝後，致電日皇云：頃聞伊藤公爵遭難，憂慮不知所措，韓國一縷之希望，端屬於公爵，今公爵已溘焉逝去，何堪痛哭耶。矧公爵又正斃於我國人之兇手，舉朝震駭已極，今致此電，爰虔表追悼之至意。又嘗親幸曾祖統監邸，再三道歎，及表哀悼伊藤之忱。出統監邸後，順道朝謁太皇帝，太皇帝囑其遇有重大事件發生之際，如閣臣奏請玉璽用印，切須加倍注意，皇帝唯唯。又聞韓國皇太子現已停止每日功課，以表其謹慎哀悼之意。日



皇旋特派岩倉宮內大臣傳旨慰問韓太子云，師傅伊藤雖薨，尚有代伊藤以充扶掖之任者，願太子勿稍憂慮，專勵學術，有厚望焉，韓太子即日入覲謝恩。

陽曆十月念九號，（中曆九月十六日）十時，有韓國暴徒三百餘名，往襲京釜鐵路線內之伊院驛，初則向員驛官舍發礮，後則縱火焚燒停車場及官舍，至十二時，始竄散。日本之太田守備隊，於聞警後，立遣討伐隊乘臨時列車趕往勦辦，京城之討伐隊，亦隨後出發。聞此等暴徒，係文忠泰之同黨，已與日本討伐隊衝突，不止一次。至此次肇事之意，則以聞伊藤之訃音，意欲乘機作亂，破壞鐵路，以斷日韓之交通，遂出於此。現日本討伐隊，正窮事追擊，不遺餘力也。

又聞漢京近日有韓國儒生五名，合草一攻擊統監政治之檄文，向各國領事署分送。旅居韓京之日本新聞記者團，對於伊藤被刺問題，曾決議兩事項：（一）伊藤此次遇害於韓人之毒手，足認為韓人排日思想之代表，現因欲絕將來之禍根起見，須期待當局者，於處分高麗政策上，行最後之解決。（二）吾人切望日本當局，對於伊藤之遭難，宜直令其渡航於日本，而謝罪於城下。議定後，即往謁會統監，提出彼等所議辦法，請統監採擇。統監曰，伊藤公爵遭難之顛末，尚未公表於外，不能遽然發表何等之意見，且統監之職務，在於指導韓國，而此次之事，則異其趣旨。現在以覬韓國如何之態度，確知其真意所在為必要，故不可不暫為觀望。頃有某大臣就商善後之策，亦未與以何等之決答云云。

日本近日一般輿論，謂伊藤被刺，由於朝鮮主權者之嗾使，何則，韓國太皇帝曾遣密使赴萬國平和會，則此刺客，想又為其主權者所使，當無疑義。如此，則日本合併韓國而統治之，廢韓皇，處之以日本貴族之位，為甚當。不然，則統治韓國，亦大難事，而日本因保護韓國所受之損傷，有不可償者，云云。

日本首相桂太郎，向人聲言，謂必繼伊藤之政策，以廣展文化於東亞云。

## 二、譯錄伊藤被刺日人言論轉載神州日報（註四）

（甲）日報之論議。朝日新聞曰，自哈爾濱出現春天霹靂以來，我政界之中心點伊藤公，既歸天上，凡我國民，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殆無不茫然自失者，是我國最近之大事變也。此變既出，歐美列強，必且環觀我國民之態度，以爲應付之方針，加害者既爲韓人，則我國對韓之政策，亦必由此生一波瀾，卽韓國之對於我國，或且不免有意外之舉，此雖萬分之一，然亦不可不預爲防備者也，是以吾人今日，不可不請吾同胞沉思熟慮，以解決此項問題。暗殺伊藤之韓人，既已被獲，某事又確爲謀殺，必且處以死刑，此無人以爲疑焉者也。此兇犯對於吾國，以忿怒之極點，而爲無禮之行爲，吾人以爲雖處以死刑，而國民對於此事之感情，必尙有未滿足者，蓋以此狂愚頑賊之奴之生命，而易我一國偉人之生命，天下損害之鉅，未有過於斯者。由是觀之，則今日不可不趁此事件發生之時，使對韓政策，生一大變動，爲一大進步，始可以滿足國民之感情，以國際的政策爲報仇雪恨之舉，此有識者所同許也。今日當直以保護國之干係，更上一層，而合併韓國，時乎時乎，不可或失。且吾觀吾國於今日併吞三韓，列強必不能有反對之議論，使過此十年而後，俄人勢力恢復又將雄視遠東，至於彼時，恐未必肯輕易讓韓國於日人之手。又美國千九百十三年，巴拿馬運河開通，方加入目下計畫中，海軍之勢力既完全，則太平洋上，必且更生幾許之變故，此亦一極可慮之事也。況明治三十八年所締結之日英同盟，係以十年爲期，五六年後，期限既滿，或吾國雖思繼續，苟萬一不然，則日本在極東，全然在於孤立之地位。彼時雖欲有所兼併，恐亦難矣。然則趁今日美俄海陸之勢力未厚，又正在日英同盟之期限中，借口此事，以實行吞併韓國，固至適至當至正至大之政策也。吾願當局者，慎勿徒事宋襄之仁，而忘久遠之計也，則幸甚。

二六新聞曰，吾政府對於教養韓民，使韓半島咸沐浴我國文明之恩澤，此吾國繼承之天職也。此天職者，自經日清日俄二次戰爭，而其事益繁，其任益重。我國在朝在野所爲之施設者，曰外交之委任也，曰統監之教育也，曰財政之扶助整頓也，曰勸業之政治也，曰司法制度之確立也，曰生命財產之保護也。凡可以提撕未進之韓民，保育貧弱之韓國者，我國無不竭誠盡力以從事，而不敢少忘。此固世界列國所同認也，而韓民中則仍時有不解我之誠心，而爲非禮無謀之舉動，對於我而挾仇視之見者。嗚呼，韓民，其遂不可教耶，吾爲之大惑不解。方民智未進之時，民人中或有誤出其舉動者，此可恕者也。韓人對於吾徒之妄動暴行，已過之事，如海牙密使事件，如大南門兵變事件，其甘心爲暴徒者，律以文明之律，雖不可少加寬假，然吾人之視韓人，固以爲幼稚不通世故之孩提也，中心

時時憐之憫之。乃此次暗殺事件出，吾人得信後，有不得不改變其對待韓民之心理者，此亦吾人之大憾也。

自伊子榮暗殺發現以來，韓民中一種兇險好殺之徒，日以繼續此舉爲事，以殺人之名，爲立功之舉，且歐美諸秘密社會中人，自此舉出現後，因和約與韓京暗殺機關，陰通聲氣。夫伊子榮者，一美人耳，一韓國顧問耳，其歸美之後，一平民耳，而韓人且殺之，且於美都殺之，非兇暴無理之甚者耶。觀乎此，則可知匪徒之性質，非一朝夕所能教誨者也；此次哈爾濱亂事日既發現，吾人幾有不忍言者，吾人自經此禍，然後知韓人難教難養，韓民中既有此等兇險之分子，必非僅恃尋常教育之法，所能收效，則不得不另創新意，設新法，寓教養於懲戒之中。使韓人早日，不得不舍僻徑而趨正軌，如其不然，則東亞之平和，必有幾多障礙。韓國之事變，必且接踵而興，固非吾人之福，又豈韓人之幸哉。然則韓人其不可教乎，曰是又不然，特斷非從來之方法，所能用耳，我國在上者，誠竭其精力以求教養韓民之法是，吾人所深望也，時乎時乎不可失，當局者其勉之。

(乙)韓人之情狀 二六新聞曰，韓國太子，既聞伊藤公之變，憂懼失措，徹夜不寐者數日，特頒諭旨曰，敎育總裁伊藤博文，此次爲兇手暗殺，朕聞之不勝憤懣，朕今日正當發憤厲學之時，乃忽遭此大變，真不知異日誰人能爲適當之總裁也。

報知新聞曰，伊藤公薨逝之信既發表，韓皇驚泣，特親至統監邸中，行弔祭禮，泣甚哀。另頒一弔宜致日皇曰，初聞伊藤公不幸之耗，中心雖甚憂恒，然猶存竊一線之希望者，或者其患可速平也，不意天降大災，溘焉薨逝，哀悼痛惜，殆不可堪。況公爵之薨，乃斃於韓國兇徒之手，舉朝震悼，不知所措，謹先發電，奉悉無限哀惜之忱，云云。嗚呼，韓皇此際之情狀，亦可想矣。

大阪朝日新聞曰一進會及大韓協會，此次既聞伊藤公薨逝之耗，特各召職員來會協議，一進會特派洪肯燮往日弔問，大韓協會特發電至日政府。又一進會會長宋秉峻，於昨日晤某訪事員曰，此次兇手，出於韓人，實爲我國之大不幸，雖未詳知其情形，以予觀之，恐浦鹽斯德，必爲此等匪人之根據地，且恐此項兇手，隸屬於排日親俄黨之崔洪兩人部下也，此二人皆通俄文，有資產百萬元，專購軍器，與京城某氏相通，以嗾使匪徒爲事。予爲內務大臣時，鏡城方面，有崔洪所用之暴徒，忍與日人大衝突，再三鎮壓始止，未幾而又有今回之事。伊藤此次之變，雖出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六〇

人意外，而公所作詩文中，時時有埋長白山之意，不意今日遂成語讖。要之伊藤公者，實韓人之嚴父慈母，二而一之者也，以仇報恩，此自有歷史以來所未有。予聞此信，予真不知涕下之沾裳也。（按宋爲一進會會長，素主聯日。韓人恨之甚切骨。）

（丙）刺客之來歷 大阪朝日新聞曰，此次暗殺，人俱知兇手爲安重根，而不知其歷史，按安爲平安道之安州人，世居黃海道之進川，繼又遷居鎮南浦，於去年至烏港，上次與李範晉等相通，往來哈爾濱及烏港間。該地韓人，甚歡迎之，羣奉安爲領袖，安因設立俄清韓三國會，以抵制日本，游說各地，爲非常狂熱之少年，安之友人有鄭順禹者，常擊傷李容納，安與鄭爲性命交，其生平心事可想，國變後，專力提倡極端之排日主義。蓋此次之舉，安固蓄於中者，已非一日，特人不及察耳。

（丁）暴徒之蜂起 萬朝報曰，韓國全羅道之暴徒，集合爲一，近日以來大有隨滅隨起之勢，以一隊襲京釜線伊院驛，破壞其停車場，其爲排日派所煽動，殆無疑義。觀於此，則對韓政策固不可不急加變更也。

由來韓國之暴徒，隨處出沒，其團結力及抵抗力，皆極薄弱，一遇我國兵隊，即散處四方。此次攻擊伊院驛之暴徒，恐亦不過此類，然而有可慮者，此等羣民，數年來受統監府之鎮壓，其外面雖若平靜，而內容實則日增。此次趁伊公薨去之機，以爲排日之舉動，若不從速設法鎮壓，則愚昧之韓人，必且謂我國受此大創，對韓政策，轉向軟弱之一方面，則暴徒之勢，必日益猖獗，而居留之日人，亦必日益危險，此不可不慮及者也。我國當局者於滿韓二地之政策，常以列強之意向爲顧慮，躊躇逡巡，不能獨斷，雖然韓國者，固列國公認我國之獨占優勝者也，我國爲韓人犧牲莫大之貲財，費耗無窮之日力。由是以言，是我國對韓政策，固與我國內政，同一地位，不容他國置喙於其間，而思攫取其權利者也。試觀俄人乘鴉片戰爭之役，假英法媾和之勞，取西比利亞一部分，以爲報酬。德人當北清事變之際，假殺一公使之名，而擁有膠州灣之租借權。美人因墨西哥內亂之時，乃合併於己國，更從而顛覆布哇，爲己國之領土，以保護玖馬人爲口實，奪有玖馬及菲律賓，往往如此。韓國受我之保護，既確實而不可移，當以如何之手段取之乎，又何所憚於歐西之目論也。

今日對韓政策，苟不大加變，更不特我國民之利益，無所增加，韓國之兇徒，無所畏懼，其結局不至我國因貪



保護之虛名，致財政上得有非常之損失不止。且韓國土廣人稀，近年來我國國民之移住者，尚未大增，居住之安全，尙多遺憾，統監府已設立數年，而猶有如此之情狀，吾人真不能不引爲大恨者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竊願當局者一思之。

### 三、伊藤滿洲旅行之陰謀（註五）

伊藤公之滿洲旅行，其負有政治上重大之責任，固不問而可知者也。以八旬之老，爲萬里之行，出震關之外，陟摩天之嶺，策疲乏之馬，當沍寒之風，丈奄奄垂死之軀，入凜冽冰雪之窟，然猶勇氣薄薄，大言炎炎。天皇爲之祝體，后妃爲之作歌，宰相爲之祖餞，親友僚眷以至五千萬國民，莫不爲之踴躍歡呼，以壯行色。設非有政治上重大之問題，必須此老一行以解決之，舉國若狂，此胡爲者。雖然其果負有政治上如何重大之責任，要宜審慎研究，而不可貿貿然以私意測也。或曰滅韓國者伊藤，統監韓國者伊藤。今滿洲之日清協約，無異於昔日之日韓協約也。昔日之日韓協約成，既非公不能統監韓國，今日之日清協約成，亦非公不能統監滿洲。是行也，殆爲將來統監滿洲之豫備也。或曰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情而相親者，其俱成者也；俄之於北滿無異日之於南滿，與其螭蚌相爭，而漁人得利，何如彼此相商，而利益均分。是行也，蓋與俄國訂滿洲處分之策也，不然，伊藤未行，而俄公使遂至。伊藤既行，俄公使又電滿洲俄人歡迎之，且預約俄之大藏大臣會於哈爾濱，果何爲耶。或曰，英雄偉人足跡所至，天下關心，滿洲富厚之地，日本捐多少人之生命，耗無數之財產，始得之於手，而移住經營之人，不過十萬，非日政府所初願也，故促公一行，以振國民之精神而大其遠方經營之志，此亦殖民獎勵之一法也。是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者小者而未見其遠者大者也。吾意不然，伊藤公之滿洲旅行，非獨爲滿洲，爲全中國也，爲中國之必將瓜分，而思有以固日本之地位，而立進取之基也。詳言之，即謂中國立憲，難望有成，萬一不成，全國混亂，土崩瓦解，日本以形親之國，當取如何政策以對待之。且因此次中日協約，南滿洲之實權既已全把諸日本之手，而今而後當如何設施，始有以奠日本國家萬世之基，而立東洋霸王之業。此皆不可不旁搜博采，深謀遠慮，立一定之方針，而慎重以從事也，何以明之。夫觀人者當觀於其所忽，而聽言者當聽於其所易。自古英雄豪傑，陰謀詭計，



雖其昆弟親戚，或不以相告，而於天下所不甚經意之地，不甚關心之事，往往微露其意。日本東北之地，天下所不甚經意之地，伊藤之東北巡遊，天下所不甚關心之事也。今試譯其於福島市歡迎會演說之辭，以窺其對中國之意。

（前略）支那之憲法政治於東洋之平和有如何之關係，實可謂重大之問題也。蓋以領土之廣大，習慣之不易改，地方自治之不鞏固，交通機關之不備，一旦而制定法律與習慣根本的不符合之物，果可以實行耶？否耶？萬一終於失敗，支那當陷於如何之狀態耶，思之思之真可寒心。然就此問題，歐美各國學者，猶未深加研究，詳為議論，登諸雜誌新聞之上，豈故意不言乎，抑或注意有不到乎。本官雖不敢知，然竊以為我日本國，僅距一衣帶水，就其影響之所及，不得不自今始深費思慮，雖然就此問題，痛發議論，國交上甚不雅觀，故本官雖不可深論，諸君應有同其感就此等問題而研究之人在。又或有遊歷支那之諸君，要之此問題者，日本國民所宜時時注意之事項也。（下略）

由以上之言，伊藤之意，往往含蓄不發，令聽者會心言外，然第按其言而反覆之，亦可以窺見其對中國之隱情。其曰一旦而制定法律與習慣根本的不符合之物，果可以實行耶否耶，是度中國憲法之難於成立也。其曰萬一失敗，支那當陷於如何之狀態耶，思之思之，真可寒心，是言中國憲法之不成，必至四分五裂，亡國而滅種也。其曰歐美列強，就此問題猶未深加研究，登諸雜誌新聞之上，豈故意不言乎，抑或注意有不到乎，是蓋詆歐美之必有研究，而皆附諸秘密也。其曰日本僅距一衣帶水，就其影響之所及，不得不自今始，深費思慮，是其對中國具有深心，昭若觀火，而不可掩飾者也。其曰就此問題，痛發議論，國交上甚不雅觀，故本官雖不可深論，諸君應有同其感，就此等問題而研究之人在，是其雖有深心，而不敢直然表暴於外，招列強之猜忌，傷我國之感情，但微露其意，使國民會其意，將來可實行其政策也。其最終曰，要之此問題者，日本國民所宜時時注意之事項，是欲喚起其一般國民之耳目，集中於我老大帝國，審機待時，以大試飛躍之顯微也。是其對中國之野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隨處微露，滿洲一行，不過調查事實，觀察形勢，奠日本國家進取之基礎，將以揆時乘勢，先列強而大肆兼併之策也。且元起蒙古，驅數十萬驃騎滅金絕宋，本朝興長白，統八旗勁旅，橫掃中原。北方之強，歷史赫赫。大倭人種久已滅之，而欲步武特無機可乘耳，今時機將至，此伊藤公所不能已於行也。不然日俄戰後，而南北滿洲均分已定，日俄

協商成，而兩國之範離守，何必再爲秘商，以惹天下之耳目。統監之上，何有都督，都督之上，惟有天皇。都督之權，乃武乃文，統監之權，指揮文治，又何必易都督而爲統監。且日俄議和，不過三年，而日人之移住滿洲者，已踰十萬，是不啻水之就下獸之走曠矣。何待獎勵，即欲獎勵，內務省一紙規則足矣。又何必此老躬行耶。或曰：日清協約成，美國將欲反抗，日政府大爲狼狽，故特促此老一行，調查一切，以爲辨駁之材料。此說猶似乎近之。嗟嗟，患中腹心哀大事之已去，盜跖臥榻，怨來日之大難，我政府勿再昏昏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理之，今乃種族之見橫於中，偏頗之政著於外，政出多門，禍遺大局。往者中國協約成，而東三省已斷送於日人之手。設使英法德俄援利益均沾之說，尤而效之，則山東雲南蒙古西藏揚子江流域尙復能爲我有耶。此數者，既不爲我有中國，尙復能爲我有耶。嗚呼，試思中國一亡，君民上下誰能自保，漢滿蒙同孰能獨存，此吾所以惴惴忠告於我政府而不能自己者也。吾國民亦勿再靡靡也，曰擴張陸軍，曰創辦海軍，曰融化滿漢，曰豫備憲政，曰強中國禦外侮。政府既假冠冕堂皇之名，以斂吾財，乃不任賢材而惟位置私人。究之陸軍不足用，海軍不足恃，滿漢不可融，憲政不可立，中國未強，外侮未禦，而吾民之脂膏已敲吸盡矣，一有外患，全國齟齬。嗚呼，痛哉，然則如之何，曰養政治之知識，奮獨立之精神，伸監督之權利。政府而果開誠布公，與四萬萬國民以赤心相見，任賢材理庶政，以公心謀天下之事也，則雖毀家紓難，殺身致果，亦所甘心。否則，聰明自作，私心自用，不顧國家之害，惟圖一族之利，鞭四萬萬之人民而爲一部分人之牛馬也。夫豈惟不納租稅，不充兵役，即取而易之，亦爲當今世界立憲國民之義務，而吾國數千年來，聖君名臣所創垂而不可磨滅之憲典。此又吾所殷殷希望於我國民而不能自己也。書就，閱每日電報送伊藤滿洲旅行詩云：

未敢貪閑臥大磯，藤公萬里拂征衣。

平和文治期扶植，要使滿洲參帝暉。

詞雖不美，意甚顯然，讀者其勿忽。即伊藤死，日人愛滿洲之心未死也。

#### 四、錫良程德全致外部日伊藤來游東省謹陳晤談情形函附語錄（註六）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六四

本月初十日，日本伊藤公爵前來公署。答拜，經良等延入秘室，並邀曹左丞入座，晤談兩點半鐘之久。良等所言，大致以維持東亞和平推重，伊藤並將此間交涉事件擇要提議。伊藤大旨則謂：東亞大局關係皆在中國內政，二十年以前，早經告知中國，即甲午以後，日本亦未嘗無退讓之心，以待中國自強，乃至今仍無進步。其語氣直隱以朝鮮視中國，而急圖進取之野心，尤流露於言表，陰謀密計，禍至無時，思之可爲悚慄。良等籌邊無狀，負罪滋深，惟有痛自責懲，勉支危局。伏乞鈞部諒察外情，默爲籌備，審度時變，內外協持，大局幸甚，除函達軍機處外，謹將問答節略，鈔呈鈞覽，伏維垂察。

謹將九月初十日上午十鐘，會晤日本伊藤公爵，問答節略呈覽。良云：貴公爵名望素著，於東亞大局關心最切，平日維持亞東和平之局，我們素所欽仰。日俄和約所載，不侵中國行政權，及不妨各國均等主義，即爲貴公爵夙昔所主張。今日游歷來此，於東方和平大有關係，全球所注目，我們願聆高談。

伊藤云：我於貴國大計，用心籌畫，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緒十一年，即與李文忠相見切告。以兩國之關係，貴國總須力圖變法自強，方可共保東方之和平，披肝瀝膽，力爲陳說，文忠頗以爲然。迨光緒二十四年，又游貴國，晤見北京親貴大老，告以亞東之大勢，兩國之關係，貴國亟宜變法圖存，方能有濟當時。諸親貴大老咸以爲然，允爲變法，不意未嘗實行，以至於今日，我甚惜之。現在貴國方悟非變法無以圖強，近年來始行新政，我甚願貴國事求根基穩固，政府須擔責任，行政機關務求組織完備，萬勿半途中止，竭力前進，猶恐或遲，我兩國利害相關，貴國如能自強，亦日本之幸也。

良云：誠然變法圖強必自困難始，即如貴國變法之初，亦有許多爲難，貴公爵均所親歷。我國現在實行變法，憲政亦已萌芽，萬無中止之理。惟若東三省交涉之事，我們政府既與貴國駐京公使商定大綱，不惜讓步以圖妥協，而東省所辦之事，貴國人民不能仰體貴國政府及貴公爵維持和平之意，我們處處實難措辦，請問貴公爵有何法以善其後。

伊藤云：我此行雖是漫游，然於東亞大局，向爲關心，本欲藉此考察，爲我國政府作一考證。至於貴國現在方針若何，貴督有何政見，我即不能懸揣，還請先爲明示，方好彼此談論。

良云：貴公爵平時主持東亞和平，所以日俄和約，首先保全中國主權，此真大公無私主義。此次東三省懸而未決各案，已經中國政府極力退讓，足滿貴國政府之意。原期邦交日益親密，然而附屬地內一切行政主權，如警察收稅等事，中國皆不能辦，此外亦多有未了之案，急須想一和平辦法。

伊藤云：兩國交涉，自有負責任者當之。此次中日協約誰是誰非，我亦不能下一斷語，然貴督對於東三省之事，當時日俄未戰以前，是何情形，日俄既戰以後，是何情形，作一比較。向使日本無此戰事，東三省仍在俄人勢力範圍，不知現在又有何等景象。日本對於此戰，蓋因東局危險，始擲二十萬金錢、數十萬生命，死力爭回。貴國政府欲保持和平，正應趁此和平之時，修明政事，要緊著手者：一在財力，二在兵力。然練兵非鋪張門面，財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濟事。蓋必培養人才，著著進步，二者充實，根本方期穩固。中國穩固，東亞和平方可永保，至東亞和平，即極東和平，範圍甚廣，凡在極東地方皆包含在內。我兩國未了交涉，但視貴國內政及國基如何，果能確實穩固，而後又能彼此誠意相商，自然容易辦理，和平大局，正不在此區區小事也。

良云：天下小事，往往誤解，即以釀成大事。貴國擲金錢、捐生命，原為俄人在東方勢力太大，所以成此義舉。想貴國必不至蹈俄人之故轍，貴國政府亦決不至主張俄人之所為。然自停戰以來，附屬地行政事權，久未交還。我國政府雖深知此事，極宜遷就，而愚民不知，易傷感情，此間領事事權太小，且不統一，警察兵隊鐵道會社均不屬領事權限，我則祇能與領事商辦。如前此安奉鐵路一事，我所開送十條，原與領事說明，可駁者駁，可商者商，嗣已由我允改寬軌，一面斟酌，其餘各條，正議之間，不料忽有自由行動之事，論其實情，不必如此動作，亦屬易辦，乃貴國未悉情形，起此風潮，傷中口感情，殊屬不值。我甚以為此事，貴國未免小題大作，深為惜之，雖事已過去，告知貴公爵，以備參考。

伊藤云：自來國家辦事，有時不能盡以輿論為衡，倘輿論實有妨礙，政府必須施其壓制，斷不可使彼此生出惡感。至於行政方法，要在立定宗旨，絕不改變，則根基既能穩固，大抵須於行政上急謀實力。中國初辦憲政，一切正在艱難，民意斷難即恃，更不可妄恃強力。貴國現在熱心主張收回權利，收回權利固屬好事，然不知收回權利，尤須能保此權利，不更為人侵害。若徒將權利主張收回，而不能實保權利，則旋收旋失，徒然無益，一切機關俱不完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三日

五六六

全，則尚非真收回權利。此次我係旁觀之人，故特反覆言之，尤願貴國以後千萬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觀念。至東三省未了之事，他日歸去，可向當局者道之，於事或有助益，亦未可定。

德全云：貴公爵適言東亞和平四字，範圍甚廣，此言最有趣味。蓋東亞爲全球所注目，中日交誼之所在，即列強政策之所在，故我兩國宜互相提携，互相退讓。頃間所言一切忠告，我與總督均極感佩不忘，必當詳細報告政府。至中國立憲，雖覺稍晚，要亦力求進步，畢竟事在人爲，且風雲變態，本屬無定，亦未可一概而論也。惟我與總督皆係守土之官，於東三省一方之事，負有責任。貴公爵所言，行政一切須用實力。現在敝國政府於憲政極欲進行，此間裁判所，諮議局甫有萌芽，機關實未完備，然執行時時有窒礙，即因附屬地行政權不能統一，是以一方面之事，以此爲要，不得不籌慮及之。貴公爵既望敝國憲政進行，然必彼此持平開誠布公，使兩國人民曉然於兩國互相退讓之意，自然人民亦互相友愛，而權限又各自分明，辦事方有下手之處。若僅偏重一面，不免大傷輿情，而歐美各邦，竊竊睨笑，甚非兩國之福。貴公爵全局在胸，此次又親來三省，目擊情形，自必歸商當局，別求妥善辦法。中日爲唇齒相依之國，僅恃強力，或亦非和平本意，請三思之，當知我言，亦貴國之忠告也。

伊藤云：貴撫臺所說，固然有理，但國家權力，亦必施於相當之處，今日我爲游人，不負責任，故彼此縱談，急欲貴國憲政從根本作起，凡所談論，皆非日本政府及日本人民之意思。若說到日本人民意思，則凡事只問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當，即無所謂持平辦法。況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爲人傾覆。我爲此事，極爲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且尙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爲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若云中日兩國交涉，則果有誠意商量，似尙易辦。中國不強，則日本亦不能獨強，若中國根本穩固，則日本亦自得益不少，此即貴撫臺所謂唇齒之喻。

德全云：今日所談，大致不外兩端：一則貴公爵忠告中國現辦新政，急須切實進行，以期鞏固國本，一則附屬地之事，總期中國行政主權不稍損抑，從此權限分明，商業發達，各增進步，則貴公爵此行實爲兩國幸福，且亦爲全球所仰望者矣。



伊藤云：貴撫臺所言兩端，我爲局外之人，對於貴國固極憂慮時艱，對於吾國，雖無責任，然歸去當奏明大皇帝，以爲將來之考證，並告當局者，以爲辦事之參考。但至甲午以至日俄戰罷，敝國政府何嘗不存退讓之心，以待中國自強，惜我讓而人不讓，斯不能不併力直追耳。現在我尚有三四端意見，頗思得一機會，到北京與貴政府面談，今日爲時已久，請告辭。遂去。

## 五、日本伊藤公爵被刺後餘聞（註七）

刺客之歷史：韓國刺客，欲甘心於伊藤者，蓄志已久。此次伊藤游滿，彼等早已周密布置，伺隙而逞。哈爾濱原設有朝鮮人會，其中多藏光復故國之人物，近月更設有共立會，爲一種秘密結社。每逢星期，即由會員協議，其團體至堅固，內多敢死之少年，而藉俄文學校爲名，以爲招募同志之機關。其學校由會員金成伯獨捐萬金設立者，其中規約頗嚴，不許外國人闖入，不許與日本人有交際事，並不許受僱於日本人，及涉足日本領事館。此外尙有何種規約，則不可知矣。聞彼共立會中，並組織一決死隊，中有年少敢死之士二十餘人，安重根其一也，近自重案出現，俄國對於在哈之韓人，已行嚴重監視，東督錫良，亦派密探覬韓人舉動矣。

刺客安重根，其人久已出身許國，原名安應七，曾爲加特力教徒，（即耶穌教）其父安某，曾預明治三十七年平壤起兵之舉，以抗日本，不幸事敗被捕，處以重罰，於四年前死去。安重根曾於父死之年，與李熙夏（按李爲韓人反抗日者之魁）亡命於圖們江岸。（日人捏稱此地曰北間島），更名安多默。至去年，遂與其同志定謀伊藤之誓約，曾斬左手一指以立信誓，其妻仍居於平壤田間云，然安爲加特力教徒一節，當其被縛，曾謠傳其置十字架於懷中，而漢城之羅馬教大僧正（此稱神甫），則不認爲其教徒，曾致電辯明。

又有一說云，安重根爲平安道安州人，曾由其生產地，移居於黃海道之進川，其後復自鎮南浦而至韓京。去年曾居海參崴，與李範晉友善，平日多來往於海參崴哈爾濱，以游說韓之工商，彼之出語甚豪壯，能以片言使人傾心，凡鄭順萬李容翊等，均慕其行館，而與之爲友云。當哈變發生，韓京憲兵隊，於韓人稍有名者之行動，皆加檢查，西北學會之領袖李甲（按韓國西北學會，其宗旨專主抗日，已有會員數十萬人。）遂於京義線之長端站被捕，凡

平日不爲順民者，多受牽連，誠可憐也。

又說安重根共兄弟二人，其兄名曰安定根，曾在韓京養正學堂修學，通外國語，十五歲時，受耶穌教洗禮，曾往來於距彼得灣（俄地近海參崴）三里之某地。與排日派之魁崔載亨深相結納。崔氏富有家財，曾入俄籍，平居散財養死士，頗受衆望，故有云此次之謀，係發於崔氏，顧其人既歸化於俄，且居俄地，日人無如何也。

刺客之受害 日本對於安重根，其表面尙欲以文明自飾，因爲萬國所注視，故近已由關東都督府，選派辯護士紀志嘉實，爲安重根辯護，而移送於旅順地方法院（按此法院即屬於關東都督府）。

按報載：安重根與被連累之八人，於九月二十三日解到旅順，未經審問，即下於獄中。安重根泰然自若，闊步前進，毫無懼色，即被累之數人，亦皆有得意之色，無一人有愁容者。聞安重根在火車中，向護送之口警官曰：我輩爲國捨命，乃志士之天職，汝曹令我輩乘如斯之客車，似此對待志士，可謂無禮之極。且在獄中時，給我輩以人所不食之粗臭食物，尤爲無禮，寄語汝曹，毋得苛殘如斯之甚，宜以大臣之禮待遇我輩。不然，我魂不死，必有滅食汝曹之一日，云云。又聞安重根在獄中曾絕食二日。

此次審問刺客之事，以眞鍋地方法院長充裁判長，取單獨裁判制度，一切秘密事件，專在法院長官宅辦理云。近據關東都督府所派之檢察官溝口氏，親赴哈爾濱調查，歸途對人稱述，謂行刺之關係，今已十分調查，惟今日尙難發表，其公判開庭之期，亦尙未定。

大阪每日新聞陽曆十一月十八日所得奉天電報云，安重根等目下在旅順都督府之法院，已經承認此次暗殺伊藤，係受彼國大官之命而來，彼係爲其同志二十六人中之一人，且云目的既達，頗以自喜。安氏又自表其暗殺伊藤之理由，凡十五條：（一）暗殺王妃（殆即韓之閔妃）。（二）五條之協約（即亡韓之約）。（三）十二條之協約。（四）廢韓帝。（五）解散韓國軍隊。（六）殺戮良民。（七）略奪韓國權利。（八）燒棄韓國教科書。（九）禁韓人購讀新聞紙。（十）發行銀行券。（十一）增重韓國三千三百萬圓之國債。（十二）攪亂東洋之和平。（十三）保護政策之名實不符。（十四）日本之先帝弒逆。（十五）瞞蔽於韓國與世界之間。蓋有以此十五事爲伊藤罪也，尙有其他密供，此時正在豫審云。

日韓合併之奇聞 字林報十月二十二日東京電云。日本報章同聲稱慶，大致謂韓國有勢力之人所組織之政治會，（按即一進會）會議之下，決意投遞公稟，請將韓國地方併入日本版圖，其稟經已投遞，若輩願以身命爲質，力抵於成，且有他會贊成此事。

又二十三日東京電云，韓國一進會所遞日韓合併之稟駐韓日本統監曾禰君，尙未將該稟轉呈日皇，韓國首相亦未將該稟轉遞韓皇，今又一他會決定反對此議。按自伊藤被刺後，日人即有滅韓之議，故併韓於日之計畫，不足爲奇，所奇者，即創議於韓人耳。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十六日。

註二：近史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十一卷，頁二〇六。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記事，頁三八六—九。

註四：同註三，頁三八九—三九二。

註五：己酉年九月十三、十四日「民吁日報」。

註六：「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頁四一—〇。

註七：同註三，六卷十二期，記事，頁四四九—四五—。

### 十四日（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以陸軍正參領良弼充禁衛軍步隊第一協統領官。（註一）

良弼（一八八六—一九一二），字資臣，紅帶子，隸鑲黃旗。爲清初攝政王多爾袞之後。生於清光緒十二年。係清季親貴中優秀之軍事人才。少能勤學，事母至孝。二十七年，東渡日本留學。三十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期，與我國兵學泰斗蔣百里爲前後期同學。學成歸國，曾獲清廷重任，派在京師練兵處服務。袁世凱爲拉攏滿族人士，曾邀請出任第六鎮之第三標標統（約等於今之團長），惟良弼未就。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任陸軍部軍學司監督、副使、補司長等職。是年彰德舉行秋操，良弼任北軍審判長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六日

五七〇

。三十四年，新設禁衛軍成立，由親貴載濤統率，本日，良弼便任該軍第一協協統（約等於今之旅長）兼禁衛軍訓練大臣（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十五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一冊，頁二九。

## 十六日（十月二十九日） 清廷准學部所奏設編訂名詞館，派嚴復為總纂。

清廷學部本日奏准開辦編訂名詞館，並派嚴復為總纂。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臣部開辦編訂名詞館，並遴員派充總纂，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開編訂各種學科中外名詞對照表，擇要先編，以後按年接續。又五月初六日臣部奏請，以候選道嚴復在臣部承參上行走，令其編訂學科名詞，各種辭典，均經奉 旨允准，自應欽遵辦理。查各種名詞，不外文實兩科，大致可區六門：一曰算學，凡筆算、幾何、代數、三角、割錐、微積、簿記之屬。從之。二曰博物，凡草木鳥獸蟲魚生理衛生之屬從之。三曰理化，凡物理、化學、地文、地質、氣候之屬從之。四曰輿史，凡歷史、輿地、轉音譯義之屬從之。五曰教育，凡論辨、倫理、心靈、教育之屬從之。六曰法政，凡憲政、法律、理財之屬從之。惟各種名詞繁賾，或辨義而識其指歸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將欲統一文典，昭示來茲，自應設立專局，遴選通才，以期集事。擬暫借臣部東偏考院作為辦公之地，名曰編訂名詞館，即派嚴復為該館總纂，並添派分纂各員，分任其事，由該總纂督率分門編輯，按日程功其一切名詞，將來奏定頒行之後，所有教科及參考各書，無論官編民輯，其中所用名詞，有與所頒對照表歧異者，均應一律遵改，以昭畫一。所有臣部開辦編訂館名詞，並派員總纂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本日奉旨：「知道了，欽此。」（註一）

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二），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現改為林森縣）人。生於清咸豐三

年。早年聰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因家貧，不再從師。適巡撫沈葆楨在閩創設船政，以儲備海軍人才，招考子弟入馬江學堂習海軍。嚴以奇文，獲得錄取。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嚴以最優等畢業，派在建武帆船練習，並從軍艦周遊南洋、黃海各地，勘量海口。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奉派赴英國學習海軍，先後入格林回次皇家海軍大學院、抱士穆皇家海軍專科學校肄業，每試名列前茅。五年，學成歸國，更名復，字幾道。曾任福州船政學堂、煙臺海軍學堂教習。六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方經營海軍，聞名聘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約等於今之教務長）。後因懷才不遇，難展素志，抑鬱不樂。二十年，甲午中日之役失敗後，清帝德宗銳意變法維新。二十四年，奉召獻策。嗣政局突變，新政失敗，嚴即行離京赴津。後與章太炎、唐才常等創設救國會，旗遭清廷下令通緝，乃匿居滬上，專心譯著。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秋，清廷詔試游學畢業生顏惠慶等三十一人，以外務部尚書唐紹儀為總裁，嚴為同考官。是年多，受安徽巡撫恩銘之聘，為安慶學堂監督，後恩銘被徐錫麟刺殺而辭職。三十四年秋，嚴復應學部尚書榮慶之聘，為審定名辭館總纂。本年（一九〇九），任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不久，上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 冊，頁一二四—一二五。

## 十七日（十月三十日） 孫先生文自倫敦赴美國。

孫先生文於本年五月抵法國後，曾託前安南總督韜美運動法國一資本家借款千萬一事，經韜美贊助，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新內閣不予同意，事遂不諧。孫先生因於六月自巴黎經比京轉抵倫敦。近日接韜美回信，有云「現在事不能求，請遲以有待」等語，於是又離英赴美，冀往一觀機局，並聯絡華僑。（註一）

革命黨人鑒於廣東各地革命情勢日盛，同盟會香港機關部有擴大的必要，本年秋冬間成立「同盟會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九日

五七二

南方支部於香港，以應革命策劃工作的需要。胡漢民被任爲支部長。胡氏三月至港，支部遲遲成立的原因，有謂由於經費之困難，得林直勉之傾家相助，始得成功。有謂初以同盟會香港分會爲基礎，榜其名曰「民生書報社」，社址在德輔道先施公司對面。採開放主義，廣收同志。又在粵設分機關，會務亦甚發達，是年在粵、港兩地加盟者達二千餘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新軍兵士居大多數。至十一月，以書報社地址狹隘，又遷中環德輔道捷發四樓。其後同志日多，黨務日盛，乃於香港分會外另設南方支部，推展堂先生爲支部長，林直勉爲會計，會所則在黃泥涌道。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均以此機關爲指揮中心。

支部的內部組織如下：支部長——胡漢民，祕書——汪精衛（汪專心籌劃暗殺事，實際未負責），軍事組——洪承點，民軍組——胡毅生，宣傳組——林時燾，籌餉組——林紹軒（直勉）、李炎（文甫）、莫俠仁（紀彭）。其後，朱執信、陳炯明從廣州來，列爲支部實行委員。又李海雲盡提其店中現款二萬餘元以助軍費，亦列入籌餉組。而其工作的重心，則在運動廣州新軍。其費用除林直勉、李海雲傾家以助外，展堂先生更使同志分至南洋荷屬籌款，而囑鄧澤如在英屬南洋綜募軍資。（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八八—二九〇。

註二：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一〇一—一〇二。

十九日（十一月一日） 清廷准學部所奏規定各省高等學堂畢業一律調京覆試，各省中學堂畢業學生均由提學使覆試定等咨部奏獎。

本日，清廷准學部所奏規定各省畢業高等各學堂嗣一律調京覆試，並明定辦學不實者將予處分，其奏摺內容如左：

一奏爲各省報部畢業之高等各學堂，名實多不相副，擬嗣後一律調京覆試，再行奏獎，並定擬辦學不實處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光緒三十二年十月，臣部奏定考試章程，大學畢業，由臣部奏請 欽派大臣會同考試。高等學堂畢業，在京師者，由臣部考試，在各省者，由督撫督同提學司暨各項學務人員考試，歷經奏准分咨在案。近來各省高等學堂暨各項專門學堂報部畢業，經臣部調取試卷覆閱，或調取學生到部覆試，其有程度不甚相符，宗旨不皆純正者，或減等給獎，或全案駁回，均經臣等隨時考核，不稍寬假。惟思高等專門各學堂，皆爲造就人才之地，朝廷優予獎勵，出身之外，復予實官，原爲儲備真才，冀收實用。迺辦理學務者，往往奉行不力，平日於學生功課程度，漠不經心，學期學年考試分數，任意寬濫，迨年限既滿，則曲徇學生之意。不問合格與否，一概畢業，極其流弊，必致以公家之經費，朝廷之名器，爲見好私人之地，此但就一學堂而論，貽誤已非淺鮮。尤可慮者，以名實不副之畢業學生，或遽出膺民社，或誤取爲師資，謬經流傳，於吏治學術，爲害尤大，臣等言念及此，不寒而慄，是非將高等專門各學堂畢業學生，一律調部覆試，並明定辦學不實之處分，不足以挽回積習。擬請嗣後凡各省高等專門各學堂，每年畢業學生，經本學堂舉行畢業考試後，均限於次年二月以前，咨送到京，臣部於三月內定期覆試，其程度符合者，將覆試所定分數，與該學堂畢業分數，平均計算，酌定等第，再行奏請獎勵，並准應分科大學升學考試，其程度不符者，均不准畢業。如程度不符之人數至三分之一者，該省提學使及該學堂監督，均由臣部按其任事之久暫，定其處分之輕重，指名奏參，請旨辦理，庶足以規實效而得真才。如蒙俞允，卽由臣部通飭遵照辦理，所有各省高等專門各學堂畢業學生，一律調部覆試，再行奏獎，及酌擬辦學不實之處分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學部又奏規定各省中學堂畢業生嗣後均由提學使調省覆試，其奏摺內容如左：**

「再中學堂及與中學堂程度相等之學堂，其畢業獎勵，皆係優拔歲貢，若僅憑本學堂畢業一試，誠恐不無冒濫。擬請嗣後各省中學堂畢業學生，經本學堂舉行畢業考試之後，均由提學使調省覆試一次，上半年畢業者，於暑假內覆試，下半年畢業者，於年假期內覆試。其課程無缺程度相符者，將覆試所定分數，與本學堂畢業分數，平均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九日

五七四

計算，酌定等第，再行詳請督撫咨部奏獎。程度不符者，均不准畢業，如程度不符之人數至三分之一，即由提學使將該堂教員管理員，分別詳參割撤，庶幾弊混可除，將來升入高等專門各學堂之學生，不至有濫等濫等之弊，而真才可得矣，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註二）

### 學部又奏酌改畢業考試，主課分數有不及格者分別降等，附片如左：

「再臣部奏定學堂考試章程，凡中學以上各學堂畢業考試，於平均分數之外，並核其一二科分數，或主課分數有不及格者，均應分別降等，原為汰除冒濫，注重主課起見。惟是畢業考試，稍有瞻徇。固非所以慎名器，過於刻覈，亦非所以惜人才，且高等以上各學堂。主課有僅數門者，有逾十門或二十門以上者，多寡難易，既各不同，若一律責備求全，亦非持平之道。擬就原定章程，酌量改訂，凡各學堂畢業核算分數，除各就平均分數分定等第外，其以前未經分類之中學堂，如畢業考試，有兩科不滿六十分，或一科不滿五十分者，原列最優等，應降為優等。有兩科不滿五十分，或一科不滿四十分者，原列最優等，仍降為優等，原列優等，應降為中等。其分類教授之中學堂以及高等專門大學，所習主課或選科，按其科目計算，不滿七十分者居五分之一，原列最優等，應降為優等。不滿六十分者居五分之一，原列最優等，仍降為優等，原列優等，應降為中等。若主課有一科不滿二十分者，均應降為下等。主課有一科無分者，均應降為最下等。似此分別辦理，庶寬嚴得中，而專習之主課，亦不致拋荒矣，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奏。」（註三）

### 又奏學堂考試嚴定分數，並重考試關防功令，附片如左：

「再學堂考試，最重分數，近來京外各學堂閱卷，往往徒徇學生之意，濫給多分，以致平日分數，無不在七八十分以上。及至赴部考試，有與平日分數相去懸絕，而因平時分數較多之故，亦得勉強一體及格，殊不足以示平允而昭核實，亟應申明定章，酌加處分以資勸懲。嗣後凡各學堂平日考試分數，務須從嚴核定，定章六十分以上為中等，則試卷給分，自當以六十分為中數，優者遞加，劣者遞減，不准徇情濫與，漫無限制。至畢業試卷，關係尤重，除考試時應照章責成學務官員，嚴密監場，力杜懷挾傳鈔弊外，所有本學堂內閱卷各員，尤應認真衡校，不得絲

毫假借。閱卷各員銜名，均須記於所校某科試卷之上，儼送部覆閱時，程度與分數顯有不符，除本生照章不准畢業外，並將該科閱卷之員，停其學堂應得之勞績保獎。其命題之員，如有預洩試題情事，閱卷之員，如有暗通關節及受人請託情事，一經察出，即由臣部從嚴參辦。如蒙俞允，當即通行京外辦學人員。一律遵照，以重功令而挽頹風，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奏。」（註四）

學部所奏四摺均於本日奉旨「依議」。

### 清廷准學部所奏變通官制，將視學官改缺為差，增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缺。

清廷學部於本日奏准變通官制，將視學官改缺為差，添設郎中等缺，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變通臣部官制，擬將視學官改缺為差，添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缺，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臣部前於奏定官制摺內聲明，如有應行增減變通之處酌量情形奏明辦理等因，奉 旨允准在案。現經臣等體察情形，原定官制各條，行之四年，尙能大小相維內外相貫惟從前擬辦伊始，所設額缺較少，現在學堂日益推廣，部務日益繁重，原設額缺不敷分布，分曹治事，頗形竭蹶。查原定官制，本設有視學官一項，額缺在十二人以內，此項人員不在各司治事，於本部現行事例未必周知，而各司辦事之員，長年安處京曹，但據文移為准駁，仰空籌劃，不知外省實情，是雖有視察之名，仍多隔膜之慮。臣等有見及此，故上屆兩次奏派視學，仍就司員中慎擇派往，未經奏補實缺，現在再四籌商，惟有酌量變通，將原定視學一官改為差使，即以原設之十二缺，分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缺。將來視察學務，即在各司實缺候補人員及各局行走人員酌量奏派，更番迭代，則勞逸維均，彼出此歸，則情形皆悉。各司之缺雖增，官員之數仍舊，庶政畢修，名器不濫，實於學務前途良有裨益。謹將改設各缺，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吏部遵照，並一面慎選司員，照例奏補。是否有當，伏祈皇上 聖鑒訓示 謹奏。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日

五七六

謹將臣部改定各缺繕單恭呈

御覽，計開：一總務司添設郎中一缺，機要科、審定科各添設員外郎一缺，案

牘科審定科各添設主事一缺。一專門司添設郎中一缺，專門教務科添設員外郎一缺。一普通司添設郎中一缺，小學

教科添設員外郎一缺，中學教科添設主事一缺。一實業司添設郎中一缺。一會計司添設郎中一缺。」（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摺奏類。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摺奏類。

## 二十日（十一月二日） 清廷以鹿傳霖為大學士，陸潤庠為協辦大學士。

本日，清廷以協辦大學士鹿傳霖為大學士，吏部尚書陸潤庠為協辦大學士（註一）

鹿傳霖，字滋軒，直隸定興人。同治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廣西知縣，以剿土匪有功擢桂林知府。光

緒年間，歷惠潮嘉道、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撫、陝西巡撫、西安將軍、四川總督、廣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軍機大臣、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兼署工部、督辦政務大臣。光緒三十年轉吏部，三十二年被授以尚書協辦大學士。宣統嗣立，與攝政醇親王同受遺詔加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註二）

陸潤庠，字鳳石，江蘇元和人，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光緒初年，屢典試事，入直南書房，洊摺侍讀，出督山東學政，再遷祭酒。二十四年，擢內閣學士，署工部侍郎。兩宮西巡，奔赴行在，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擢左那御史，管理醫局，典順天鄉試，充會試副總裁，署工部尚書。三十三年充釐訂官制大臣，已而工部裁省，以尚書兼領順天府尹事。明年，授吏部尚書，參預政務大臣，本日授以協辦大學士。（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註一：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二五。

註二：同註一，列傳二五九。

## 二十三日（十一月五日） 鄂人組織「湖北商辦鐵路協會」。

郵傳部於八月張之洞病逝後，接辦粵漢、川漢鐵路事宜。湘鄂兩省士紳聞外務部郵傳部曾與四國公司代表商議湘鄂路線商借外款之事後，咸起而爭執。本日，湖北留日學生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在教育總會邀請諮議局全體議員，教育總會憲政籌備會武漢兩商會各職員，開鐵路協會成立會。

會中，由臨時主席張君國溶報告開會宗旨畢，吳紳兆泰即登臺演說，略謂官辦主借債四千餘萬，每年利息已需銀二百餘萬，其款終歸湖北人擔負，不若從今趕緊籌款，爭歸商辦。次由留日學生代表張伯烈接續演說，略謂路事宜歸商辦，不宜官辦；官辦用費虛糜，任意冒濫。再次張國溶復起演說，大致以一面拒款一面籌款為必要，並說明先辦協會之宗旨。詞畢，劉廣藻君接續演說，謂前天在諮議局會議，大眾均贊成組織鐵路協會，今各團體已到，是均已贊成，亟應選舉假定會長，及書記會計庶務各職員。遂由公衆推舉劉紳心源為會長，吳紳兆泰副之，張伯烈、夏道南、李步青等六君為章程起草員。並決定將會所設於憲政籌備會內。訂於十月初二日，再假漢口四官殿，開紳商學軍各界全體大會。該會並致郵電與各團體，致郵度兩部電文如左：

### 鐵路協會致郵傳部電：

「湖北商辦鐵路協會，業已成立，現正籌備的款，公懇大部取銷川漢粵漢兩路借款草議，查照去年鄂督咨案。准予商辦完全權限，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湖北商辦鐵路協會劉心源吳兆泰等公叩。」

### 湖北諮議局致郵傳度支兩部電：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

五七八

「郵傳部度支部鈞鑒，粵漢川漢借款，關係大局安危，鄂人全未預聞，誓不承認。現已組織湖北鐵路協會，妥籌辦法，謹合詞公懇大部主持，撤銷借款草案，餘詳公呈，湖北諮議局長吳慶霖等公叩。」

### 湖北紳民致度支部傳兩部尚書電：

「度支部郵傳部堂憲鈞鑒，川粵漢兩路之借款，路權失，全鄂亦亡。此時幸未定議，況與議者無一鄂人，全體誓不承認，謹公懇大部力賜主持，撤銷鄂路借款草案。徐定辦法，悚迫待命，湖北紳民楊守敬密昌堰等公叩。」（註）

註：「東方雜誌」，六卷十一期，頁三三八—三四二。

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 清廷以曹汝霖為外務部右丞、曾述榮為左參議，陳懋鼎為右參議。（註一）

曹汝霖（一八七六一一九六六），字潤田，江蘇上海人。生於清光緒二年農曆十二月初十日。二十年，應童子試，後入高昌廟高等學堂攻讀。二十六年，東渡赴日，入東京法學院（後改稱中央大學）深造。三十畢業後，與范源廉同在日本開設「法政速成班」。翌年，由日歸國，奉派在商部商務司服務，並兼商律館編纂、進士館助教。三十二年，調外務部庶務司工作，不久，擢為五品員外郎。三十三年，經徐世昌保薦，獲蒙兩宮召見，垂詢周詳，應對稱旨。旋奉上諭：「着以參議（四品京堂）候補。」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由右參議而右丞。（註二）

曾述榮，字霽生，河南固始人，壬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籤分工部，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改外務部主事、補考工司主事、權算司員外部和會司郎中，歷充和會權算考工等司，掌印主稿，幫掌印幫主稿丞參上行走，記名海關道，外務部右參議、左參議。（註三）

陳懋鼎，字徵宇，福建閩侯縣人，己丑科舉人、庚寅科進士，歷充內閣中書、兵部主事、外務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右參議。（註四）

達賴喇嘛函英使朱爾典，盼為聲援。

達賴喇嘛本日遣使齋函由加爾各答往見駐北京英公使朱爾典，函中略言：

「彼對英印政府實有依依之情，今本人已抵拉薩附近，對於中國軍隊在藏種種不法行為，聞悉之餘，深為憂慮，異日如有必要時，深盼英公使盡力為之聲援。」（註五）

按：達賴之代表於宣統二年一月十二日（西曆二月七日）始抵北京，除致書英使外，另分函日法俄各國公使，請各國政府干涉中國對藏措施。

### 清廷學部奏准歐洲遊學監督政歸使署經理，並遴員分充監督。

清廷學部於本日奏准歐洲遊學監督政歸使署經理，並派王繼曾駐法、江國珍駐德、章祖申駐俄、高逸駐比英，分別担任監督。奏摺內容如左：

「竊查臣部於光緒三十三年以旅歐學生人數日多，奏請以開缺江蘇淮揚海道劉光典充歐洲遊學學生監督，奉旨允准在案。該監督到差以後，悉心整頓，勞怨不辭，迭將遊學事宜隨時呈報臣部，並訂明辦事詳細章程，呈由臣部核准施行，頗收整齊畫一之效。惟是以一人之布畫，居四達之交衝，輪軌縱便，於通行精神究虞其不給，且監督不歸使臣節制，體制權限均未分明，遇有交涉事宜，亦不免有所扞格。該監督曾以此情具稟到部，力求引退。臣等覆加查核，確係實在情形，再四籌思惟，有仿照日本游學學生監督處辦法，將歐洲游學監督處事宜，仍分隸於駐歐各國使署，遴派專員經理其事，仍由出使大臣董理一切，較為周妥。當經將改定辦法電商出使各國大臣，由各該大臣遴擇通曉學務，堪勝監督人員，商明臣部，再行奏明派充，以昭慎重。茲准各該大臣先後選定，電覆到部。查有候選同知王繼曾，堪以派往法國；山東候補直隸州江國珍，堪以派往德國；翰林院庶吉士章祖申，堪以派往俄國，臣部七品小京官高逸，堪以派往比國，分充游學學生監督，其高逸一員並兼充英國游學學生監督，俟遴有委員，再行分任。此項人員自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六日

五八〇

非久於其任，不足以專責成，擬請以到差之日扣滿三年爲期，任差未滿，除遇丁憂事故，無論何處調用；不得辭差回國。差滿之後，果有成效，擬請比照日本使署監督處奏定章程給獎。並先照章不扣資俸。其從前各省認解歐洲游學監督處經費，臣部原奏數目，本係三萬五千兩，續經奉天認解二千兩，浙江認解一千兩，合之前數計共每年三萬八千兩，現在該員等分派五處，自應勻均撥給，每處每年計銀七千六百兩，仍由原認省分按照原解數目分爲五分，逕滙歐洲以省周轉，而應急需。所有各該員等薪水每月三百兩計，每年三千六百兩，即於前項經費七千六百兩內開支，至所餘四千兩作爲公費，由各該監督隨時稟商出使大臣撙節開支，報部核銷，以重公款。至各該員分駐各國，凡關於游學事宜，即行遵照臣部前奏辦法，悉心董理，遇有重要事件，仍請出使大臣主持，平時各行各署文牘，由該員具稿呈請出使大臣核定，印行期與日本游學監督處均歸一律。此外辦事詳細章程，各有應行斟酌改訂，俾臻周妥之處，容俟該員等到歐會商妥協，再由臣部察核奏明立案。以上各節，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分別咨行欽遵辦理。謹奏。」

本日奉旨：「依議，欽此。」（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二八六。

註三：同註二，頁一六七。

註四：同註二，頁一五一。

註五：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〇九。

註六：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七一—一九—七—二〇。

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孫先生文抵紐約籌款，接濟國內革命。

孫先生文於本月十七日，自倫敦赴美國，本日抵紐約。

時章炳麟、陶成章挾私見對孫先生大肆攻擊，誣先生藉革命以騙財，舊金山等埠僑胞受此影響，對

生頗有隔閡，一時頗難獲得協助。孫先生留紐約近月，因託吳敬恆用新世紀同人名義，致函美西四報館、即「大同」、「美洲少年」、「中西」及溫哥華之「華英」，與檀香山三報館「自由」、「民生」、「大聲」，代爲辯白，以釋羣疑。（註）

註：「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二九一。

### 三十七日（十一月九日） 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建議滿洲鐵路中立化。

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C.Knox）於本月廿四日（十一月六日）令駐倫敦美使向英外部致備忘錄，建議滿洲鐵路中立。本日，駐倫敦美國大使李德（Reid）向英國外交部致送下列之節略曰：

「美英兩國合作投資建築錦愛鐵路之合同，業已簽訂批准，合衆國政府準備與英國政府合作，在外交上協助此項事業，對華之進步及商業之發展均極重要也。合衆國政府最後擬使其他有關係之列強參加此項事業，惟須得中國之同意並協助在華商業機會均等及維持領土完整之原則。然在實際進行之先，合衆國政府特請英國政府對以下兩種計畫加以考慮：第一、保持中國在滿洲所享有之行政主權不受紛擾，及實際運用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政策，以增進各該省之發展之最有效方法，當將滿洲各鐵路置於一經濟科學及公正管理之下，由關係列強共同承購股票，以中國爲地主。此項借款當定一合理時限及足以招徠銀行家及投資家之條件。當借款期間，關係各國得參加鐵路之管理，僱員購料之利益亦各國共享，此項計畫之實行，自然須滿洲現存各鐵路之享有者及讓與者之中國日本及俄國合作，英美兩國因錦愛鐵路合同之關係，亦應參加。此項計畫對於俄日兩國顯然有利。該兩國皆願保持在滿洲之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政策，並欲保障中國主權之完全無損，假使在列強聯合公正經營之下（日俄亦在其內），免去各別之稅捐，負責，及因保護其商業等利益之花費，自可望得該兩國之歡迎也。合衆國政府有理由希望可得俄國方面對此計畫加以好意考慮，並有理由相信美國資本將首先參加。第二、如此項建議不能完全實行，另一計畫可望得類似之結果，即由英美兩國對錦愛鐵路之處置，作外交的互助，請關係列強友誼的完成滿洲之商業中立化，共同參加錦愛鐵



路及將來商業發展所需要之附屬鐵路之投資與建築，同時借款中國，使其將現存各鐵路贖回，施行此種中立制度。合衆國政府希望以上兩種建議所包含之原則，可獲得英國政府之嘉納。此外，此類計畫之結果將免除銀行家無統制的與中國政府直接交涉之紛擾，並將在中國創造一種共同之鞏固利益，如中國政府所急需之財政及幣制改革借款問題，亦將易於合作籌畫也。」（註一）

按：中美兩國於本年八月十九日簽訂錦環鐵路借款合同之後，日本方面即認此路爲南滿路之併行線，表示反對，俄國駐華公使亦函外務部質問。中國方面，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亦反對草合同，認東三省借款築路爲挽救東省危局之大計，而以原合同中，路事由公司經理，公司由中美英三國合組，暨提餘利百分之十等款，均侵損利權，主將合同作廢。東三省財政監理官熊希齡則主張速定錦環鐵路之局，利用外交，令各國互相牽制，使東三省爲巴爾幹半島之續，以保疆土。而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曼早於七月廿五日（九月九日）病逝，滿洲鐵路國際化被阻。在此錦環路問題尚未定案之時，美國務卿諾克司向各國建議，由國際共同經營滿洲各鐵路，使之中立化，是即所謂諾克司計畫（Knox Plan）。

哈利曼之計畫，在分開日俄兩國，先得俄國出買中東路，然後再謀南滿路。諾克司之手段，顯然與此不同。彼之建議，直置日俄於不顧，而謀先得英國之贊助，故彼之計畫先提交英國政府。不知英國之遠東政策，一以英日同盟爲基礎，絕不思在滿洲另尋特殊利益，觀新法路建築權之犧牲，英國之態度可知。蓋英國於一九〇七年促成英日俄法兩同盟之合作，純爲防德，以維持歐洲之均勢。英以畏德之故，不惜在遠東爲日本帝國主義之同謀，在波斯爲俄帝國主義之同謀，在北非爲法帝國主義之同謀。與虎爭食，諾克司之失敗，乃勢所必至也。（註二）

註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〇七—三〇八。

註二：同註一，頁一九九—三〇七。

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一日）

清廷學部奏請派員抽查沿江各省學務。

清廷學部於本日奏准派右參議戴展誠等往安徽、江蘇等處抽查學務，其奏摺大略如左：

「沿江各省，風氣早開，興學較盛，據各該省督撫學司所報告，證以京外之傳聞，程度不無參差，士習互有純駁，設有名實不符，或者別滋流弊，轉礙教育進步。自應遴派專員，於視學章程尚未奏定以前，先行實地調查，冀能得其實際。現擬派臣部右參議戴展誠輕車減從，前往兩江、安徽、江西、湖南北各省，無論省城外縣，擇要抽查，並派督學局行走翰林院編修張謙，內閣候補中書王祖訓，隨同前往其河南一省，亦擬令其順道抽查。每查一省，即將該省辦學情形呈報臣部，以憑考核，約計數月即可竣事。」（註一）

### 清四川總督趙爾巽、電請樞垣派員面諭達賴誠附中朝。

四川總督趙爾巽、駐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本日電樞垣稱：藏番調兵攔阻，懇示機宜，並請派員面諭達賴誠附中朝。電文全文如左：

「申冬電奉旨著趙爾巽等，迅即電商妥籌，會同電奏等因，欽此。查藏番狂悖，竟敢倡言無論是何漢兵，必當竭力攔阻，誠宜厚集兵力，以備不虞。惟此次改派川兵入藏，朝廷原為顧全大局，不欲輕舉開釁，免其致生外心。是以爾豐前聞藏番有各處調兵攔阻各情，即先示以聲威，並曉諭藏番：此係朝廷另派川兵入藏，為開埠保安之用，並非邊兵，爾豐亦不入藏，彼若再欲阻撓，是顯悖朝廷自取咎戾等語。雖難必其遵從，冀可少釋疑忌，此時邊軍若又入藏，必反啟藏番疑懼，且藏地轉運軍糧輜重極為艱難，川兵籌備日久，勉能就道。邊軍分紮各地，籌撥抽調，至速亦須月餘，籌備軍裝採運米石，尤非三月不能成行，藏中急盼川兵，勢難再令久待。現派出川兵連隊已有千七百餘人，雖轉戰而前，實力或嫌稍單，若只振揚兵威聲勢，亦尚浩大，且藏番注意，在邊處處有兵顯露窺伺，邊若有失，川藏中斷，統計邊地縱橫四五百里，地皆新附，處處需兵布置，若抽調過單，江卡貢覺等處，藏兵訓練已久，倘彼潛出巴塘，擾我後路，瞻番又從中崛起，則勝負之數，尤未可料。此次川兵過鐵霍屯季撤，且欲助瞻番逆，可知藏在邊勢力之強。現在惟有先遣川兵進藏，如近處有阻滯及危急情事，邊軍必設法應援，以維大局，如遠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

五八四

處被阻，不能前進，則須另籌大舉，以保萬全。若只勇於進藏，疏於防邊，一有挫失，必致兩敗，此尤不可不早爲籌慮者也。現已電知聯豫妥備三十九族烏拉，飭催鍾穎前進，如能仰仗朝廷威福，藏番不敢公然抗拒，則一切無須再籌，如或事生意外，遠道奏請需時，切懇朝廷預示機宜，早籌的餉，以資大舉，庶可動無後時事期早集。再接聯豫電，聞藏番有專人進京乞恩之說，爾巽愚意度之，藏番外雖狂悖，中尚綏怯，且非蠻民所願。現在外間一面竭力籌禦，擬請朝廷一面迅派大員由海道赴藏，面詰達賴，諭以欲保黃教，惟有誠附中朝，代守藏地，始可長保清淨，無論外附何人，皆非黃教之福，彼族內迫於恩義，外怵於兵威，或能翻然悔禍，似爲折衝之善策，並請代奏。爾巽、爾豐叩。」（註二）

## 直隸永平鹽局激變。

直隸撫寧鄉民以鹽局人員將食鹽攪和泥沙，發生事端，官兵以武力鎮壓，死傷百餘人，其發生原因及經過大略如左：

今春直隸臨榆等縣鄉民，有強搶鹽斤情事，原任總督楊文敏公改派林道學琛，接辦永平七屬鹽務總局事務。嚴飭各分局司員，不准再以沙土等物攪入鹽中，所收鹽價，公平搭用銅圓，毋得稍有抑勒，民多稱便。無如官場之事，大都日久弊生，九月二十六日，撫寧縣屬雙山子鄉民，向台頭營（距縣城七十里）鹽局（總局分設）購鹽，仍有泥沙攪和，略與論辯，該局員任情呵斥。風聲所播，鄉民紛集，衆口囂囂，局員遽命閉門，而以鄉民聚衆搶鹽爲詞，片請防營彈壓，並請撫寧縣速往解散。撫寧縣耿大令愚得信後，即帶縣中衛隊，並約同駐紮該縣之陸軍第二鎮協統王協戎占元，暨二鎮馬隊標統高統帶，一同馳往。時王協統、高標統以鄉民搶鹽，不過前往彈壓，並非勦辦土匪，僅帶馬隊二十名，行至半途，聞鄉民已聚衆數千，王協統以未奉直督明文，臨時如鄉民不服彈壓，則不好辦理。遂託故由中途折回，僅高標統同耿令馳往。及抵台頭營，而鄉民已聚集三四千人，鹽店委員即邀耿令等住於鹽店內，藉資保護。是晚（二十八日），耿令乃傳集各團長首事等，勸諭解散。各鄉民等遂要求耿令，每鹽一斤，定價銅元

一枚，永不准漲價，並須立刻出示，方肯解散，（該處距海數十里。舊日鹽價，每斤制錢八九文，自連年加價，現增至每斤銅元四枚零四文制錢，且僅給十四兩秤，而鹽店人員，依仗官勢，平日又非常專橫，鄉民蓄怨已深，故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耿令謂此係部章奏明加價，縣官安有此等權力，不允所請，事遂決裂。

本日，各鄉民一齊擁至鹽店門前，耿令及高統帶乃出店彈壓，鄉民不服，各拾道旁石子，齊向耿令及高標統擲擊，均受微傷。時鄉民仍蜂擁直前，耿令乃喝令縣隊開槍，當擊死鄉民七名，重傷六名，因傷重即晚全行斃命。當時鄉民以手無寸械，傷斃多人，羣情大憤，紛向鹽局理論，勢甚洶洶。耿令乃連夜電稟直督，請兵迅速馳往彈壓。直督接電後，立即飭駐紮永平府第二鎮之步隊兩營，駐紮撫寧之二鎮馬隊一營，共馬步三營，就近星夜馳往，並電飭通永鎮雷震春督同軍隊前往。時鄉民皆赤手空拳，見大隊官軍馳至，各鳥獸散，而雷鎮竟督率軍隊，四出搜拿首要，捕得孔姓等七名，並未交司法官審訊，遂指為匪首，就地正法。事傳四遠，口外人民全數震動，即傳帖糾人，創立連莊大會，聚衆至一萬餘人，台頭營鎮民，則終日呼冤叫苦，餐風宿露，不敢家居。諮議局因其有礙治安，商派本屬議員輕裝回里，密行調查實情，相機解散。雷鎮軍亦深知衆怒難犯，飛電端督京師，端督嚴加申飭，電諭勿再輕舉妄動，致激事變，並電囑長蘆運使張惺菴都轉，星夜馳往，妥慎辦理。（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載一，頁四三九。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頁二三—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事，頁三九九—四〇一。

### 三十日（十一月十二日） 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切實開導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於本月二十五日致書英國駐華公使臣朱爾典，盼爲聲援。（註一）本日，詔命聯豫切實開導達賴，詔曰：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趙爾巽等，趙爾巽趙爾豐電奏悉。添撥邊兵入藏，能否相宜，前經諭令該大臣等，豫爲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五八六

妥籌。現據奏報情形，川兵入藏，固宜穩慎，邊防尤不可忽。仍著該大臣等，審度機宜，妥爲因應，儼或事出意外，所需鑲項，卽由四川無論何款，先儘籌撥。至勸諭達賴一節，卽著聯豫就近宣布朝廷德意，妥爲切實開導，曉以利害，俾令感悟，免生事端。所謂派大臣赴藏之處，著毋庸議。」（註二）

外務部爲派兵入藏事，並另行照會英使。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四一。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二，頁二二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十月

四日（十一月十六日） 清廷孝欽顯皇后（慈禧）梓宮安厝於東陵。

清廷孝欽顯皇后梓宮於九月二十七日移靈，途徑燕郊、通州、白潤、桃花寺、隆福寺等地，本月一日，安厝於菩陀峪、定東陵隆恩殿。

初二日，行饗奠禮、掃青禮。隆裕太后率瑾貴妃等行禮。初三日，行遷奠禮，由肅親王代行。本日，隆裕太后至菩陀峪，巳刻，行永遠奉安禮。午刻，行虞祭禮，由肅親王捧神牌，升黃輿啟行。（註一）

附錄：孝欽顯皇后梓宮奉移日記（註二）

孝欽顯皇后梓宮九月二十七日奉移，是日大風，且未換大槓，至七鐘二刻，始到燕郊。從官步行，出東直門，有不見車輛者，途中有某司員翻車，僕人受傷甚重，通州至燕郊係沙土，御道亦不堅實，（過通州時，土民男婦夾道，無慮數十萬人）。

二十八日卯初，梓宮啟行，申初即到白潤（三河土民，亦不下二十萬）。

二十九日卯初，梓宮啟行，申初即到桃花寺是日，皇太后在薊州城內獨樂寺茶尖，賞賜寺僧銀兩。

三十日卯初，梓宮啟行，巳初即到隆福寺。

十月初一日巳刻，梓宮奉安菩陀峪，定東陵隆恩殿。梓宮將到時，有差弁持照相鏡在隆恩門照相，百官咸集，萬目共覩，莫不詫異。是日午初，行孟冬時享禮。

初二日辰刻，行饗奠禮畢，恭禮王大臣試演龍輜車入地宮。巳刻，在東配殿神牌行掃青禮，午刻，隆裕皇太后瑾貴妃率主位行禮，哭聲極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五日

五八八

初三日行遷奠禮，由肅親王恭代，送冠服簪至燎池時，忽有綠呢大轎，兵弁騎馬，前後擁護，橫衝御路而過，王公百官無不注目，見端督危坐輿中。論者知其禍機已伏矣。

已刻，梓宮自隆恩殿奉移至寶城前暫安時。瞥見寶城山上東北角，有四人持照像傢具照相，當經御前大臣傳諭拿人，旋由馬蘭鎮兵淮軍兵勇第一鎮兵拿獲差弁劉壽山，天津福照照相館尹紹耕、尹滄田，及車夫郭長祿，據供係直督所派，紛擾多時，經肅親王訊問，發交直督懲辦。

初四日辰初，隆裕皇太后駕到普陀峪，召見守護大臣御前大臣，詰問昨日在陵照相人犯，如何懲辦，詞甚嚴厲，隨即由肅親王壽貝勒派員，將劉壽山等四名押解赴京，交大埋院審訊。

是日巳刻，永遠奉安禮成。隆裕皇太后回隆福寺駐蹕，午刻，行虞祭禮，肅親王恭捧神牌升黃輿啓行。

初五日卯初，隆裕皇太后由隆福寺回鑾，瑜貴妃、珣貴妃、璫貴妃仍駐隆福寺行宮。傳聞瑜璫貴妃以穆宗毅皇帝惠陵未修神路，未建大碑亭，未設石像生，（即石人石馬）殊於體制未備，且望加封位號，遂託病未同行。

是日，隆裕皇太后啓鑾時，派肅親王及馬蘭鎮總兵，留在隆福寺照料。

初七日，隆裕皇太后回宮。

初八日，王公百官到京請安，李襄侯國杰奏劾直督，奉旨交部議處。

初九日，召見澤公振貝子繼祿，十一日早，澤公等專車赴通州，即為瑜璫珣貴妃事也。

十一日，吏部遵議處分摺入奏，本尚可望加恩，乃是日江御史春霖遞封奏，力劾直督，遂奉諭旨，即行革職。端督是日請訓，正在朝房，聞此消息，即於巳刻回津。

填砌寶城要工，於初九日合龍，承修大臣善耆於十三日回京請安。

註一：詳見附錄。

註二：「一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事，頁三九三—三九四。

五日（十一月十七日） 清廷駐藏大臣聯豫電外務部：達賴調兵抗拒，開導無效

，已飭鍾穎從速前進。

本日，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幫辦大臣溫宗堯致電外部稱，達賴調兵抗拒，開導無效，已飭四川陸軍標統鍾穎率兵入藏。電文如左：

「前奉八月初十日電旨，當即曉諭達賴，嗣接咨覆，但云番民疑忌，祈將進藏兵弁，一律撤退。後達賴至塔微寺，又派員往接，並詳細開導，而咨覆亦祇云，前札已覆等語。調兵抗拒，佯爲不知，其實番兵各事，皆請命而行。狡諂如此，豈開導所能爲力，況豫等切實開導，已不知凡幾矣。鍾穎以千餘人而任驅勦，道長且險，萬一中途有失，則進退維艱，救應無及，故豫等有後援之請。欲藉壯聲勢，庶可早日抵藏，以期妥慎，非不知邊事之緊要也。藏中攻營規署，日有所聞，其未敢猝發者，猶恐邊軍並進也。現邊軍既擬不入藏境，若使番衆聞知，彼膽益張，我軍益弱矣。除詳細情形，已於九月十四日具摺密陳，並電商川督，轉飭鍾穎減輕輜重，從速前進外，茲復奉三十諭旨，謹先電覆，乞代奏。豫堯叩、初五日。」（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頁四〇—四一。

## 六 日（十一月十八日） 各省諮議局代表集議上海，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事。

本月初五，各省代表陸續到滬，集於跑馬廳預備立憲公會事務所，從本日起，每日午後，各代表定時到所，會議一切，謂之請願國會代表團談話會，推福建諮議局副議長劉崇佑爲主席，江蘇諮議局議員孟昭常、福建諮議局書記長林長民爲書記。

請願國會代表團談話會，自本日起至十三日，預定開會六次，所議事項如左：

- 一、定會中席次，以到滬之先後爲序。
- 二、定十五日爲正式代表會日期。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六日

五九〇

三、彙集各省簽名簿。

四、定此次簽名。以各省諮議局議員爲限。

五、推舉呈稿起草員。

六、定遞呈領銜之人，遵照會典所列各省次序，以直隸爲首，直隸代表三人中，公推孫洪伊君領銜。

七、議對付都察院新章之方法。（都察院新訂章程，凡遞呈請代奏者，具名之人，必過半數到京親遞。蓋近來各省人民請願之事日多，故立此制限），對付之法，決議此行請願，苟以簽名之人到京未能過半而格不得上，則只列到京各代表之名，直於呈中敘明簽名實數，以示衆志所屬。

八、決定進京日期，以開大會後部署數日，卽行就道。

九、定進京代表團規約。規約凡十二條，大略在約束各代表進京後行動之整肅，進退之一致。

十、推選代表團幹事四人，方遠、羅傑、劉興甲、劉崇佑當選。

十一、謀各省諮議局聯絡之法，有議設通信機關於上海者，有議每年六七月間諮議局開會之前，各舉代表至上海。（註一）

按：本年九月一日，各省諮議局正式開幕。在閉幕之前，張謇以江蘇諮議局議長身份，發起諮議局聯合會，邀請各省選派代表，於年會閉幕之後齊集上海，共同商討促請政府速開國會之道。支持張謇提議者，有奉天、吉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蘇等十六省。本月初，各省代表五十五人相繼齊集上海，其中有議長、副議長、議員等，自本日起，舉行「請願代表團談話會」。（註二）

附錄：張謇撰：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註三）

宣統元年九日朔日，皇帝承先帝立憲之詔，令二十二行省諮議局同時成立。開會之始，卽聞東三省及傳自海外之警告，於是交通較便之省，凡十有六，其議員函電咨詢，交馳午錯，痛外侮之劇，部臣之失策，國勢之瀕危，而

人民之不可一息即於安，不介而爭。萬聲一語，於是合謀上書，請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諮議局既閉會，相約以十一月上旬，各推代表集於上海，先後來者凡三十餘人，就預備立憲公會日共討論，謀所以紓國家之難，而稱先帝明詔立憲使人民參預政權之盛情。會湖南羅君劉君宣示善化徐君斷指請開國會之血書，殷赤淋漓，衆咸感泣，益思亟行，乃定十五日大會，十六七日分道即發。嘗既設祖帳，餞諸君子之行，而耿耿之私，不能已於言，乃於會次離席再拜而致詞曰：悲乎哉！二千年沈淪之人民，今乃得以與憂國家之憂爲大幸乎？諸君子之行也，有非而笑之者矣。其一說曰：國寧至亡，亡國爲兵連禍結之終局，庚子一闕，金甌無恙，今奚所觀而無病而呻，而曰國會。其一說曰：國會非鎗非砲，非雷非艦，不足救亡，徒自擾攘。其一說曰：國會名義愛國，防閑侵害，或轉召亡。其一說曰：立憲云者，塗飾黔首耳目之具耳，諮議局範圍且日隘，何有國會，欲速且長，猜必無效。其一則以爲國亡有任其咎者，何預人事而爲分謗，凡非之說如是是之者又從而刦焉。謂不請則已，請必要於成不成不返。又激者則謂不得請當負斧鑕死闕下，是非龐雜如是，而徘徊其間者則以爲國亡非政府所恤議員既負十六省人民代表之責，而上書之議員又代表十六省議員之責，居三累之上當孤注之危，成非奇功，不成奇辱進易而退難，是說也，若甚持重而消沮之力尤大。嘗一議員也，旬日以來，從諸君後，既聞諸君之論議矣，則請爲諸君正告之曰：中國二千年来，亡國之禍，史不絕書，秦始專制而享祚最促，一樵大索，三戶峴興，亡國之民，其魂魄激於兵鋒之慘，愈鬱而禍愈烈，下此則有玉步未更，而故老遺民，結其禾黍故宮之痛，寓託篇章，傳之子孫，或百年或數十年而不能盡泯者，故有形之亡國，國亡而民不盡亡。今世界列強之亡人國，託於文明之說，因時消息撰人之疆域財政而尸其權，而並不爲一切殘殺橫暴之勞擾，使亡國之民，魂魄不驚，而馨服於其威權之下，故無形之亡國，國不必遽亡而民亡。至於民亡而邱墟宗社之悲，且將無所於託，此其禍視我昔時一姓覆亡之史何如！諸君則既心知之矣。幸而先帝之明，上師三代，旁覽列國，詔定國是，更立憲法，進我人民於參預政權之地，而使之共負國家之責任，是古之君子所謂國之興亡，匹夫有責之言。寄於士大夫心口之間，今之責不必士大夫，而號稱列於士大夫者顧或諉焉而可無疚，於心乎？君子之立言也有經有權，必明乎經之所在，而後不謬於權之用。朝廷以義使人民共任國家之責，人民亦以義奮而任其責，所謂經也視國之瀕於危而慮其亡，而謀所以救亡，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聖人之言也，所謂經也。外審勢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五九二

所灼，內度言之所宜，庶幾達請願之意，而無所阻，則權也而不戾於經也。必挾逆詐僞不信之心，藐視朝廷，以爲欺我者以欺應之。經亦有言，誠能動物誠不至者，物容有不動未有相市以不誠而期動物，而獨可以不動咎物者也。願我人民之立於誠，而諸君之積誠而進也。聞諸立憲國之得有會也，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事雖過激，而其意則誠，我中國神明之胄，而士大夫習於禮教之風，但深明乎匹夫有責之言，而鑒於亡國無形之禍，秩然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忽負我人民也。即使誠終不達，不得請而至於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後世，知此時代人民，固無負於國家，而傳此意於將來，或尚有絕而復蘇之一日。是則今日之請，迫於含創茹痛，就使得請無所爲榮，得請且不足榮，則不得請之不得爲辱，可以釋然矣。又何爲而必死，彼搖尾鼓吻，以智自命之流，直心死耳。昌黎亦云，小人好議論人不樂成人之美。諸君行矣，不知明年何日，復錢諸君於海上。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頁四四六—四四七。

註二：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六三。

註三：「國風報」，第一年第二號，文苑，頁一—四。

## 七日（十一月十九日）上海「民吁報」被封。

由革命黨人于右任主辦，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在上海發刊之「民吁報」，以日本侵略朝鮮及東三省益亟，曾發表評論喚起國人注意；駐滬日本領事因照會上海地方官提出抗議。本月初四、初五日，該報發表日人要求錦齊鐵道建築權危及中國及遠東和平之論說，日領再度要求蘇淞太道迅速懲究。本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逐奉令查封「民吁報」，主筆范光啟並被傳訊。（註一）

民吁日報對於揭發日本侵華陰謀不遺餘力，是釀成民吁報案的主要原因。而其導火線則是該報於安重根志士刺殺日本前駐韓總監伊藤博文後，全力聲援韓國革命黨人，遭日人嫉忌因而被封。

民吁日報自發刊之日起至本月初一日以前，雖陸續刊載有關於日本侵華之報導，然尚未發爲評論，及至初一日以後，該報抨擊日本侵華政策不當，及揭發侵華陰謀之論說、短評、無日無之，而且措辭均非常激烈，其重要者有：「中國外交回顧之惋嘆」（帝召，九月一日、三日社說），「論中國外交之現象」（埋照，九月二日社說），「恐怖時代之餘望」（帝召九月四日五日社說），「論中日貿易關係之切」（九月七日、十五日社說），「利益均霑之餘焰復興」（帝召，九月九日、十日社說），「國民之自覺」（枚玖，九月十一、十二日社說），「伊藤滿洲旅行之陰謀」（九月十三日十四日、社說），「論日本對滿洲外交之深險」（波，九月十六日時論），「中國外交危機之愈迫」（帝召，九月十八日社說），「滿洲痛史之鱗爪」（九月廿四日時論），「哀朝鮮」（九月廿七日時論），「論中國之危機」（十月初四、五日社說），「錦齊鐵道與遠東和平」（殘山，十月初四日時論），「外交思痛論」（十月初六日社說）等。其他尖刻之短評，如公言、大陸春秋、殘山剩水等欄，更不勝枚舉。這些論說及短評形成了一面照妖鏡，日本對華之陰謀與野心經民吁日報一照，均無所遁形。日人之野心既然被揭穿，因老羞成怒，乃迫使上海道封禁「民吁日報」，以去除眼中釘。

本年九月十三日，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前日本駐韓總監伊藤博文，此驚人消息震動了日本朝野及東亞，當時上海各報，多不敢言，惟「民吁日報」以全力聲援韓國革命黨人，在新聞報導方面，有專電、譯電、通訊要聞，在社論方面有社說、譯論、公言、時論、述評等，先後發表有關文字達六十餘篇，日本更覺難堪，此爲「民吁報案」之導火線。

星加坡中興日報於「民吁報案」發生後，認爲「民吁報案」之原因共有六點，錄之如下：

「民吁日報於八月廿日出版，當經范君（范鴻仙）具稟滬道，懇給郵權，過廿餘日未見批出，各處購報者函催甚急，不得已向日本郵便局掛號代滙，發刊至四十七號，大受海內歡迎，上海一埠銷份達五千以上，可以想見。今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五九四

四日領要求滬道主持，館已被封，主筆提訊，吾國敢言之報紙，從茲又弱一個矣。茲將其被封之原因紀錄如下：自安奉路自由行動後，遼海風雲日慘一日，該報危言激論，痛斥外交官之無能，以茲中當道忌，其原因一。外邦稟封國報中央大同報，該報痛詆梁敦彥，梁與滬道蔡有密切關係，其原因二。輿論時事報本係蔡道開設，該報與開文戰，其原因三。使臣錢洵稟陳海牙和平會提議監理清國財政，滬上各報相顧不敢言，蓋歸於蔡也，該報獨昌言不諱，蔡道怒，謂其造謠惑衆，其原因四。江蘇諮議局議決改正上國官督商報之申報、中外日報、輿論時事報，該報著爲批評，標題爲『不要仁兄大人的命？』大爲蔡道所惡，其原因五。伊藤以政治旅行，與俄國財政大臣及各國財團代表約會於哈爾濱（該報連署論說，謂國際上正當之防衛，當早預備，又追論清美聯盟失敗之非。）甚爲日人所側目。至於此次被封之導火線，則因論錦齊鐵道事，主張拒絕日款，日領大怒，謂爲有意挑釁，損害邦交。」

本月初，駐滬日領事松岡照會蘇松太道蔡乃煌，謂「民吁日報」言論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測煽惑破壞，幸災樂禍，有礙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辦以戒後來。蔡道以該報曾在法領事註冊，乃先商允法領事，將領署掛號註銷，一面從嚴儆戒。及至初四、初五兩日，該報又連續發表「論中國之危機」，「買日貨者看看」，「錦齊鐵路與遠東和平」各論，仍然嚴詞揭發日人陰謀，無絲毫畏懼之意，日領事更爲震怒，再函請蘇松太道即日封禁報館並懲辦一千人等。蘇松太道蔡觀察，乃於本日，札飭公共租界會審委員，將「民吁報」館封禁，並將該報主筆范鴻仙傳至公堂，訂於初八日會同英、日兩領事，開特別公堂會訊。此爲「民吁報案」發生之經過。（註二）

按：「民吁報」經十月八日、廿六日、十一月八日、十七日四次會審，最後仍被判「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

附錄：一、上海民吁日報小史（註三）

（一）民吁日報出世之宣言

上海民吁日報被會審公廨取消發行權後二十餘日，己酉年（一九〇九）八月十六日滬上各報載有民吁日報出世廣告，略謂「本社近將民吁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改名民吁日報。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爲宗旨。仍設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號內，即日出版。內容外觀，均擅海內獨一無二之聲價」云云。是報創辦人仍爲陝西人于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啓（鴻仙，安徽人），景耀月（帝召，山西人），朱葆康（少屏，江蘇人），王无生，周錫三諸人。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爲發行人，范鴻仙爲社長，且爲避免會審公廨魚肉起見，特在法國駐滬領事署註冊，以備不虞，出版之日，刊有于右任撰之宣言書，及景耀月撰之出世之辭二篇，文辭典雅，大爲士林傳誦，以繼承民吁報統緒號稱敢言之故，不及數日，即已風行一時。茲錄該報宣言書於後：

昔者太師陳風，爰燭氓膜，朦朧諷政，使通下情。訓方陳四民之言，適人宜萬國之鐸。季世而降，厥許罔聞。以達詰之儒，遭澆薄之世。往往假呼譽之語，爲沈疴之藥。是以元烏其衰，王孫興悲于麥秀；鎬緒既墜，詩人致慨于繁霜。不平則鳴，蓋其然矣。繫我中土，頁維神皋，芸芸蒸俛，藐勳爵之胤；吾壤斥斥，號聖明之都。揆諸各洲，罕可倫比——自祖龍焚書以愚黔首，黜陟操之一已，清議乖乎庶人。行道者懼砧砒之誅，偶語者危約法之令。內訌外偏，日以路越。綿歷千禩，迄於今茲。是非不章，好惡同注。繹繹原廟，將播爲燼烟。林林生民，靡避乎葦隸。何者？上下之情睽，而呼泣之聲阻也。白人既興，國勢日上，語通九譯，程越萬更。離婁失明，吳區沮氣。遂使闕陂八極，鑿空五洲。究其富強之源，實惟報紙之力。褒貶衆著，見聞大同。記載確而論著公，隱闡正而事情密。瑯璣驕主，有三千毛瑟之言；花旗名王，發九萬全球之嘆。吾國自東西溝通，始有日報。更倡迭起，都百餘家。然而樞鈐之效未彰，記納之極踈立，雖桴頑整儒，恆林植於通植，而燕語鄙書，或取譏於遠士。則有作達官之機關，爲他人之奴隸，猜嫌日積，爭無謂之雌雄。城府既深，昧來未之宗旨。徒逞臆見，第升膝而墜淵，棍成是非，將指鹿而爲馬。更或齊東之謾語，爲中朝之國聞。略知方言，嗤國學爲無用；好語急進，詆和平爲愚人。乃至金縢夕轡，政績日曝。魯市有虎；賢君因而致疑；曾參殺人，慈母爲之投杼。欲其併萬化，主衆極，回易羣視，昭蘇國魂；譬猶囊蓉裳以禦冬，畫餅形以餽餒，未有能濟者也。卽或以賢彥之心胸，爲下民之喉舌，然而鴟鵂鳴軛，而彩鳳之音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五九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五九六

不章；撥茅塞途，而揭車之烈罔播。蓬悲山塞，惜忌嫉之偏多；蘭忌當門，痛誅鋤之太速。當此陽九運厄，天人道乖，斗分飛熒惑之鉞，地軸列蚩尤之戟。黃星西指，知天意之瓜分；黑水東飛，悵憶萌其波沸。聽杜鵑之聒耳，誠知來日之大難；抱精衛之微忱，猶冀橫流之有託。同人等義務所在，不敢不勉，遠惟賈生汲古之訓，近懷亭林有責之箴。深維管子四維之言，無繙詩人陳詞之旨。用集資本，組斯報章，小之可以覘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議，遠之可以維國學，近之可以表異聞。睚眦盱眙，目營八荒，洵洵隆隆，手執寸管。天驕獨嘯而九州振瘡，晨雞一鳴而天下皆白。將見片紙風行，千里雷應；鬼難風災之地，葱嶺自東而至西，矛炊劍浙之鄉，天山由南而互北，無不受其影響，被其陶甄。將以康時屯，拯民痾。憂時之士或有取於斯乎？嗚呼，蒼鵠西去，極慘慘于人病；白馬南來，悵哀哀于帝思。頭顱顧我，吾欲問天；生活羞人，臣將蹈海。木葉將隕，自召長年之悲，河流欲盡，自隕佔魚之泣。不辭苦口，庶看白日之再中；稍盡寸心，猶望狂瀾之可挽。謹盡胸臆，爲視詞曰：

皇天嫗諸萬彙兮，錫紛紜而回蝕，伊神皋之沃壤兮，冒靈翕習而蘊鴻質，是實吾祖宗百戰所經營兮，濟之以五十年之聲明文物。胡時日馳以適逝兮，顛海水其羣飛，般總總其監我腦兮，聽賊雲汎攢以滂迷。下民靡所託命兮，繞地三匝乃無枝之可依。朕惘國魂之不見蹤四千載兮，穆巫陽使要之。黃雲作而鑽策兮，義氏占曰善哉。利爲下民請命兮，指日月以爲期。搢子喬而儼儼游兮，載范成而與之偕。聆神結而感渙朦釋兮，薨焉魂交誓焉形成。恫夫帝關之不可扣兮，奮額觸關而抗詞。九閭門者不爲予通兮，紛擊淚其漣漣。玉女投壺而帝醉兮，雖呼器而天后又不知。朕登岷嶓之顛以吹法螺兮，王母怒而與之，岫嶮之峯有天書降兮，其光燭乎九幽。曰予昇而以口舌兮，將使而奪。而舞，噉噉呼？以拯我神州。而誠忘身衛國兮，而出朕值。朕必如而願以相酬。予承嘉命維茲民之四百兆兮，是乃軒羲姚姒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貽留。予將手執璣管以經營八表兮，用求墜鼎而復我金甌。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同協而力，以力矩此橫流。系曰中宸胚洋育棠類，地胡此傾天胡醉，甦吾民兮萬千歲，國魂歸來兮神哉沛，張我文兮發蒙蓋，道超超兮鎮高邁，元黃氤氲，睨天淬於須樂兮拯瘳殛。

(二) 日傾封禁民吁報之原因

民吁報出世後，崇論宏議，可與前之神州日報及民吁日報相伯仲，時當日人侵略滿蒙，至爲急進，清廷向守一



寧贈送友邦不給與家奴」之政策，喪權辱國之事，層見迭出，舉國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報以懾於官吏積威及日人暴力之故，咸噤若寒蟬，莫敢抗議，獨民吁報不畏強禦，日以危言警惕國人，使爲之備。是年九月下旬，駐滬日領事松岡照會蘇松太道蔡乃煌，謂民吁報言論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測煽惑破壞，幸災樂禍，有礙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辦，以戒後來。蔡道以該報曾在法領事註冊，乃先而允法領事，將領署掛號註銷。一面飭知會審公廨從嚴懲戒。及十月初旬，日領復照會蔡道，謂該報於初四初五等繼續載論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道與遠東和平各論，仍一味揣摩臆斷，恣意詆罵，催促從速懲究。蔡道於是扎飭會審公廨，即將該報封禁。並商請駐滬領事團領袖領事承認。至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將民吁報發封，並將該報主筆范鴻仙傳訊到案。計該報自出版以至被封，爲期僅五十餘日而已。此案發生後，旅滬各省人士異常憤激，紛紛開會反對，並要求清吏將該報啓封，以重公道。時有江南學界人士分電北京外務民政兩部及蘇松太道謂「上海民吁報因日領要挾，未訊先封，既失主權，復背報律，輿論嘩然，乞大部速飭滬通先行啓封，秉公核辦。該報是否有罪？應按報律爲出入，庶保國權，而伸輿論。寧蘇皖贛四省學界劉仁航，李方謨，聞之駭，劉鴻著，時雄飛，汪樹德，倪維漢，盛模，盧志鴻，鄭燕，夏敬澤等八百人公叩」云云。蔡道以輿論不直所爲，老羞成怒，復發佈牌示云：「照得民吁報宗旨不正，所著論說類多臆斷，挑動中日釁隙，損礙兩國邦交，既爲日本領事所持，故飭令封禁，實屬咎由自取。該報本託法商出面掛號，交法國書信館及日本郵便局遞寄各埠銷售，本未到道請領執照。初則乞憐於外人，以圖抵制中國，被封之後，又復百出其技，鼓動多人脅制本道啓封。本道既惡其囂張，外人亦嫌其反覆，弄巧成拙，何能照准。爲此牌示諸色人等一體知之，特示。」等語。各報按語，均謂此示不言日本領事照請封禁字樣，與札飭會審公廨委員之文，語出兩歧，是蔡道直承認封閉民吁報爲一己所爲，不啻代日領受過，殊屬可恥云云。

#### (三) 此案審訊之經過

是案於初八日首初開審，英領事辭不到堂，祇有清職員寶子觀及日本兩副領事中烟，三穗等三人會訊。民吁報主筆范鴻仙延禮明及增文二律師要求將案由宣佈，並宣稱照律此案未經審訊明白，不當遽行封禁，應請先行啓對，以候公判。日領事不允啓封，且欲遍傳該報在職各人訊問。寶職員謂范鴻仙既願負責，無庸再傳。二十六日第二次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五九八

審訊，二律師復要求將該報啓封，謂未訊先封，中外各國，均無此辦法。且日領及會審公廨均不承認爲此案原告，尤欠法律根據。中西職員謂須俟日領將所指適民吁報所載各條開列前來，始可訊理。事後二律師屢催職員公佈案由，均以日領回文未到爲辭，延擱多日，至十月十一日審訊。日領於前次照會滬道札文所指出者外，復開列民吁報所載外交同顧之惋惜，國民之自覺，利益均沾之餘燄復興，伊藤噩耗雜感，伊藤公贊，嗚呼歌舞英雄，滿洲痛史之鱗爪，和平了結之忠告，伊藤怪物之行蹤，野心家走滿之警告，外交危機之愈迫，華人受挾制之可憐，解除抵制日貨之善後，國際禮儀條例，滿洲風雲日急等六十二則，均指爲排日之證據。十七日，爲最終審判之期。日領早與蔡道商定辦法，預由蔡道投實職員以判決之大意。開庭時，被告二律師聲稱公堂辦理此案，殊不合法。日領事否認爲此案原告，已見公牘，日本政府既不顧日領出爲原告，則此案係屬捕房尋常案件，應歸英德美三國領事會訊。此係公堂定例，請爲照章另行訂訊。實職員曰，此案確由日領發起，兩請道憲札府辦理。前堂早經宣佈其所著論說有關中日兩國邦交，故與英領無干，曾由道憲與日總領事會商，准由日領到堂會訊，所有發交指控之各論稿，究竟有關無礙，請貴律師即行聲辯。被告律師曰，似此辦法，殊難申辯。蓋因公堂定例歷久奉行，斷非一二國人意見所能更易。今已違章，本律師不能服從，惟有申請領事公會提議此案之辦法是否合宜，再請訂期會訊。實職員商之日領，不准被告律師所請，遽強行宣佈判決文云：「案奉道憲札開，上海民吁日報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妨礙邦交，准日本總領事函請將該館該人嚴行懲辦，飭即提訊等因。下廨正飭傳問，續奉道憲札飭，准日本總領事函，該報日來所載各論，仍然一味揣摩造謠，實屬有意挑畔。飭將該報館封禁。邊即將該館封禁在案。查該報並未註冊掛號，已屬有違報律，乃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實於中日邦交有損，迨經傳訊，復不稍自悛歛，尤敢有意挑畔，實爲不合。本日會訊，據所延攬文律師聲稱，須俟領事公會核議，現在未便代爲辯護等語。查此案關係中日兩國邦交，該報發封業經多日，日領事摘出六十餘條，律師既未能辯護，此案自未便久懸，到案主筆范鴻仙並非該報緊要之人，從寬判將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機器不准作印刷報張之用，由該被告切實具結領取可也」云云。

四 中外輿論對此案之不滿

此案既判結，民吁日報最受打擊者，爲判辭上須具保該報機器永遠不許作印刷報紙之用。故雖欲如前次民吁報之變相的復版，亦不可得，該報主持人于右任范光啓景耀月等於庚戌年（一九〇一）九月，始組織民立日報，以爲民吁被封後一週年之紀念特刊，然相距民吁被封之日已近十三閱月矣。是時海上中外各報對於此案，均評論會審公廨判決之失當，尤以字林西報及捷報爲激昂，爰譯錄二章如次：

（甲）附譯字林西報論說民吁報案之結果，殊令人驚訝。當星期三過堂時，被告律師以仍由日本兩副領事到堂審判，公堂組織太不合法，反對不認，言將訴之領事公會，以待公判。當時會審官亦在堂。而昨晨會審官遽發出堂諭送至律師處，奇哉！既無原告，又不容被告有辯護之隙，而遽爲判斷之詞，是可謂不合法之甚矣。夫當該報社被封時，既屬背法，則此次草率裁判之爲野蠻，固無待言，而此野蠻裁判之責，日總領事不能不任之。夫日領雖不欲認過，彼豈能說明此判詞乃華官所獨斷而未經彼簽字乎？當封該報時，由英副領事簽字，日領或能不認其咎。然以後繼續之行動，及律師屢次之反對，則日領事明知而承認之，苟日領欲遏人之譏評，除非能爲滿足之說明，而與公正之理挑戰不可。夫使此案在中國官署固不足異，惜哉其出於爲人仰望文明新進日本國之代表人也。竊恐此事不能即爲了結，或將經領事公會及北京公使之判斷，亦未可知。所可憾者，此案牽涉英副領事任內。然英領雖有此舉，日官仍不能因此而自諉其過誤，但英領苟能以乏於經驗，幡然爲合法的取銷，則更善矣。

（乙）附譯英文捷報論說噫！今歲年終何不幸，乃遭一不測之事，足使本埠多數西人與華官之感情大爲損傷，不亞於前三年鬧公堂案之烈，即民吁報案是也。民吁報徒以不諳華官之意，滬道及公解會審員尤爲反對，致令案情全出乎常理之外。當星期三復訊時，被告律師以公堂組織不合法，反對不認，而是晚公堂遽下判詞，違法背理，置租界章程於不顧。噫，情勢如此，使工部局尚欲行其權力於租界華人而保護之，使不再受華官壓制者，安得不以強硬手段行之哉。

該報之逮案，照公堂辦法，既無原告，及未將得罪之條件宣佈，僅由會審官以含混之詞，謂其損害中日兩國邦交而已。該報之果有損害與否，我等不必研究，但問案未審實，遽封報社禁其發行，使其發行人等對簿公庭，受一無案由無原告之審判，果爲合法否？此則英陪審官盲從華官之請，遽行簽字，不能辭其咎者。夫既無原告，又無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六〇〇

據，而星期三復訊。日本官又居然到堂會審，經被告律師費烈君據法駁詰，義正辭嚴，遂未成訊，而是晚會審員乘律師不在，遽下判詞，無端加被告以機器不准印報之罪。不法至此，亦可謂肆無忌憚矣。

更有一怪異之點，足以顯明華官全在日本人權力支配之下，即日本領事到堂會審，純然爲不規則之行爲，且與日總領事所說明此案，「原告既非日領事，亦非日本政府」之一言，顯相衝突者也。至巡捕房對於此案，甘受會審員之指導封閉該報，其所持理由，亦僅曰其意出諸華官而已。若解員之行爲，則似既爲原告，又爲裁判者，而於被告辯護人不在之時，擅下判斷，豈不奇哉？（下略）

## 二、記上海民吁日報被封事（註四）

蘇松太道觀察，於十月初□日，札飭公共租界會審委員。將民吁報館封禁，並將該報主筆范鴻仙傳至公堂，訂於初八日，會同英日兩領事，開特別公堂會訊。

初八日，英副領事未到堂，祇有日本駐滬副領事中畑三穗二君，同蒞會審衙門，會同職員寶子觀大令，升特別公堂會訊。民吁日報館主筆范鴻仙延禮明律師上堂，譯稱民吁報案發後，今晨始來延請，故本律師均未預備，且被控案情，亦未深悉，應請堂上將控情宣布，並請改期會訊。日領初不允准，寶大令則以向例相告。嗣寶大令詢范鴻仙，供在民吁報館爲主筆，報載之稿，皆我發刊。職員寶大令即將道臺札文二道，給范閱看，其一上稱接日本總領事松岡照會云，民吁報連日所登論說不妥，有傷中日兩國感情，應請傳訊。其二札云，民吁報所登買日貨者看看。及論中國危機，錦齊鐵路遠東和平等事，任意怒罵日人，似屬有意造謠，著即發封傳訊等語。范閱畢，復據禮明律師聲稱此案尚未訊明，未便遽行發封，應請暫爲啓封。寶大令諭謂如被告所登，確有證據，日後訊明，應准啓封。遂與日領會商，日領尙欲遍傳該報館各人訊問，大令以范已擔任，毋庸再傳，至禮明律師未悉控情，應由日領將報登各條檢出，送交該律師，俾可研究，遂判令范鴻仙仍交原保，另行訂期會訊。

二十六日，復由民吁報之代表擔文幫辦費烈律師，偕禮明律師到廳，先由費律師上堂，譯稱此案是否由日領轉請滬道札行；惟未訊先封，中西無此辦法，況該報所登論說，究與政事有無得失利害，前堂范主筆到案，僅奉判令



交保接訊，並未宣佈控案。現在案延日久，並不訂訊，核與公堂定例，有所反對，且悉日領回函，據稱並非原告，應請先將該報啓封，再請訂期復訊。語畢，復據禮明律師上堂，譯稱此案如果日領原告，如照刑事論，查被告係英領事堂期到案，應歸早堂訊理，毋庸日領事會訊，前堂敝律師請將報載關於邦交各條交下，堂上並未照行等語。寶大令商之英廓副領事，以此案係奉道憲札飭發封，一憲札敝明由日領來文。二與日領會訊時，據日領云，該報所載論說，有礙中日兩國邦交，共有數張，故未閱看。三日領允將報載各條指出，交與貴律師閱看。故本分府並未照行，至此案先應如何訊理，或歸早堂，或仍會訊，應候照會日領商明再核。

附錄公私函牘按以下各件閱之足以知民吁報被封之真相，故彙錄之。

蘇松太道札會審衙門文。本月初四日，准日本總領事松岡函開，上海民吁日報論載不妥，傷害邦交之感情。前經函請懲辦，詎兩日來該報所載論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道與遠東和平各論，仍然一味揣摩，造謠煽惑，妄意怒罵，其有意傷害感情，破壞邦交之處，實難容忍，函請即日封禁報館，懲辦一千人等因，查此事前據日本總領事來函，業經飭交在案，茲查閱該報所載各論，尤多影響隱斷。實屬有意挑畔，損傷邦交，合亟札飭到府，立將該報館封禁具報，無稍片延云云。

日本總領事致蘇松太道函，另件民吁日報被封之理由草稿送上，祈斟酌分送時報、時事報、中外日報、新聞報、神州日報館登載，以免誤傳而明來由爲荷，十月初九日。

附民吁日報被封之理由。民吁日報由朱君少屏等主持發行，法國律師博士君出名，在滬法總領事署註冊掛號，以爲地步。惟發行以來，所登論述，大欠和平，殊於中日兩國邦誼感情，大有臆測煽惑破壞，並有幸災樂禍之處。是以由當道商允法總領妥協，先將領署掛號註銷，一面飭知公廨，設法妥爲警戒，曉諭施行之間。詎該報初四、初五兩日報上登載論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道與遠東和平各論，仍然一味揣摩，臆斷煽惑，恣意詆罵，即由日領面告滬道核辦懲治，旋由滬道飭解邊辦。一面妥商領袖領事承認，協同捕房，先將該報館封禁，以便訊問懲治云。

民吁報代表詹文律師致報館函。啓者，民吁報館情本律師函致貴館，聲明貴館前日所登民吁日報被封之理由，（按即前條所載之稿）刊登未免太早，自不能視爲妥洽無訛，一切情形，必須俟該案在公堂實訊判斷，方能昭揭，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六〇二

並請將此函登入明日貴報爲盼，摺文公館。

譯上海字林西報十月初十日評論。上星期六，本埠華字報名民吁日報者，該報平日議論，頗爲明達，徒以持論觸怒日本人心，因而被控，遂於上星期六受審。訊時據公堂報告，雖稱由英日兩國陪審員會審，其實則英員未來，兩陪審員皆爲日人，故華人對於此案，紛紛爭議，皆謂民吁報曾著三論，一論中國之危急，一論泰東之和平，一論錦齊鐵路事，日領事閱之大怒，乃請滬道出令封閉。此其言不特華人一方面云然也，凡各方面之評論，亦皆如此云云，咸莫不以爲此案原告，既係日本政府，則日本陪審員，卽不應坐審此案，（英律Magisterial Law 法中Disqualification By Interest 章言之甚詳。）況照租界會審約章，刑事訴訟，當歸英美德三國陪審員會訊。近已有人聯名公稟各國領事，及工部局，務請以此案歸英國或他國陪審員訊問云，今有一精當不易之理於此，無論何國，不能無故貿然要求他國政府，封禁其報館，或停止出版權，誠以此等辦法，既不合公正之裁判，且亦中國報律之所無也，云云。

日本總領事致報館函，本埠字林西報西曆十一月二十二日此案評論，要之似有不及查明根由之處，查民吁日報既非遵照報律之報紙，且該報以排斥日本爲宗旨，（以十一月三日在東中國留學團體發行之日華新報等爲憑），其論述大欠和平，有礙邦交感情，經由日領函告，由地方官承認核辦，封禁訊辦，無論其出於行政處分，或司法處分，自係地方官該滬道告發施行之案，而並非日領控告公廨之詞訟案件，由日本副領陪審，照之中外會審法理，毫無不合，云云。

江南學界呈外務民政兩部電。外務民政兩部列憲鈞鑒：上海民吁報，因日領要挾，未訊先封，既失主權，復背報律，輿論譁然，乞大部速飭滬道先行啓封，秉公核辦。該報是否有罪，應按報律爲出入，庶保國權而伸輿論，寧蘇皖贛四省學界劉仁航、李方謨、聞之駭、劉鴻箐、趙憲、時雄飛、汪樹德、倪維漢、盛樸、盧志鴻、鄭燕、夏敬懌等八百人公叩。又致蘇松太道電。上海道憲鑒，民吁報因日領要挾，未訊先封。失主權，辱國體，妨憲政，中外法律，無此辦法，輿論疑公嫉忌該報，乘機鋤去，媚外便私，素仰公賢，斷不至此，乞公速卽啓封，秉公核辦，以保國權而伸輿論（具名同上）。

蘇松太道牌示：爲牌示事，照得民吁報宗旨不正，所著論說，類多臆斷，挑動中日釁隙，損礙兩國邦交，既爲日本領事所持，故飭令封禁，實屬咎由自取。該報本託法商出面掛號，交法國書信及日本郵便局，遞寄各埠銷售，本未到道請領執照，初則乞憐於外人，以圖抵制中國，被封之後，又復百出其技，鼓動多人，脅制本道，啓封既惡其譁張，外人亦嫌其反覆，弄巧成拙，何能照准，爲此牌示諸色人等，一體知之，特示。按此示不言日本領事照請封禁，與札飭會審委員之文，似出兩歧，不解何故。

### 三、續記上海民吁報被封事（註五）

民吁日報被封一案，十一月初八日，復由公共租界會審委員寶大令，會同口領事三穗君，升座特別公堂研訊，該館主筆范鴻仙，仍延擔文禮明兩律師代表，先由擔文幫辦費烈律師上堂，譯稱此案所控是何情節，迄未宣布。上禮拜六，僅接到各論目錄一紙。種種內容，不得而知。今晨傳訊，被告方於昨日得知。而敝律師與禮明律師，均於今日臨時得悉，所有應辯各節，均未預備，無從對付，更先請問此案究係何人原告，何以由日領蒞廳會訊。寶大令即諭曰：此案先由日總領以該報所載不實，且礙中日邦交，照請道憲飭廳傳訊，旋經日領以該報傳訊後，不應連日詈罵，復又照請道憲封禁，就表面上觀之，已知日領事爲原告。況前堂貴律師等向公堂索取論稿，因道署與本公堂兩處，均無此稿，致未照辦，旋仍由本分府照催日領，將各論目錄二十六則，抄送道轅，轉發到廳，即給被告閱看。昨日，三穗君又欲會訊，本分府即以被告祇有目錄，尙無論稿查閱，而三穗君以爲該報自有報紙可查，今日貴律師等又問及此案究係何人原告。前據三穗君答稱，此案日領不能作爲原告，因當時日領見該報所論，有傷中日邦交，照請道憲查得果有其事，因而傳訊，及於封禁，被告第一次到堂，確係英領事堂期，英領以爲事不相關。所以案歸日領會訊，現在應將前項目錄先行查明，究與邦交有無關礙，再由貴律師等到堂聲辯，費律師又起而謂曰：聞諭之下，實深感激，惟此案實因組織不合法，且與中西條約，公堂律法，均不相符，查擔文律師既爲被告代表，當即函請日領將控告各論底稿發下，詎日領以並非原告，請赴會審公堂抄錄等情答復。然則此案日領既不認爲原告，又非捕房工部局所控，明係道憲原告，應歸英德美三領事會訊，惟第一堂英領事允許先封，敝律師不勝抱歉。但該報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七日

六〇四

館已封閉有四五禮拜之久，而所控究係何論有礙，何論不合，迄未指出實在證據，此等辦法，實在不規則，不公道，更與中西律法不符，若以奉發目錄而論，計共二十六則，內多照日報所譯。如逐一查譯，殊多費事。且報已封閉，何來底稿翻閱，以例而論，應請立時啓封，或請堂上即以道憲公牘上所指兩論，作爲此案控告問題。寶太令商之三穗君，諭各退去，候日領將所控各論底稿斟酌定妥，應否二十六則全錄，或摘錄數則，聽候午後四點鐘回復，至於該報館應否啓封，仍候稟請道憲核示。

十七日，復由寶太令會同日本副領事中畑三穗兩君，升坐特別公堂復訊。民吁主筆范鴻仙仍延攬文大律師幫辦費烈律師到堂代表，先據費律師聲稱，公堂發封民吁一案，組織殊不合法，據日領迭稱並非原告，早見公牘，前次堂訊時，本律師已經申明堂上，另行組織辦法。今日政府既不願日領作爲原告，則此案即係捕房尋常案件，照向來定章，自應歸英德美三領堂期會審。查公堂會審章程，係由各國政府議定，規則縱有變更，亦係各國政府特權，非一政府一個人所能擅更。今日領既欲會訊此案，不知是何意見，應請從長計議，明白宣佈，再定行止。言至此寶太令與兩日領會商之下，諭曰，此案本由日領發起，因該報論說記事，有礙邦交，故照請道憲札府遵辦，英領事以該報所載，僅關中日邦交，故不願會訊，因特商准日總領事，由日領會訊，本分府前次堂訊時，早爲貴律師等明白宣佈，今日領事既經將民吁論說記事各條指出，並已交貴律師譯出研究，應由貴律師將各條是否有礙邦交之處辯護可也。費律師又稱，今日萬不能服從，率爾辯護，實因公堂對於此案，揆之約章，及公堂向來章程，均屬相反，未便遽行辯護，今日領必欲破例會訊，本律師惟有稟請領事公會提議此案是否應允此等辦法，然後再行訂期復訊。官曰善。遂退堂。

是晚，寶太令即將堂諭發下，其文如左：

案奉道憲札開，上海民吁日報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妨礙邦交，准日本總領事函。請將該館該人嚴行懲辦。飭即提訊等因，下解正飭傳聞，續奉道憲札飭，准日本總領事函，該報日來所載各論，仍然一味揣摩造謠，實屬有意挑釁，飭將該報館封禁，違即將該館封禁在案。查該報並未註冊掛號，已屬有違報律，乃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實於中日邦交有損，迭經傳訊，復不稍自悛斂，尤敢有意挑釁，實爲不合。本日會訊，據所延攬文律師聲

稱，須俟領事公所核議，現在未便代爲辯護等語。查此案關係中日兩國邦交，該報發封，業經多日，日領事摘出六十餘條，律師既未能辯護，此案自未便久懸，到案主筆范鴻仙，並非該報緊要之人，從寬判將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機器不准作印刷報紙之用，由該報切實具結領取可也，此判。

附譯字林西報論說。民吁報案之結果，殊令人驚訝，當星期三過堂時，被告律師以仍由日本兩副領事到堂審判，公堂組織，太不合法，反對不認，言將訴之領事公會，以待公判。當時會審官亦在堂，而昨晨會審官遽發出堂諭，送至律師處。奇哉，既無原告，又不容被告有辯護之隙，而遽爲判斷之詞，是可謂不合法之甚矣。夫當該報社被封時，既屬背法，則此次草率裁判之爲野蠻，固無待言，而此野蠻裁判之責，日總領事不能不任之。夫日領雖不欲認過，彼豈能說明此判詞乃華官所獨斷，而未經彼簽字乎，當封該報時，由英副領事簽字，日領或能不認其咎，然以後繼續之行動，及律師屢次之反對，則日領事明知而承認之，苟日領欲遏人之譏評，除非能爲滿足之說明。而與公正之理挑戰不可。夫使此案在中國官署，固不足異，惜哉，其出於爲人仰望文明新進日本國之代表人也。竊恐此事不能即爲了結，或將經領事公會及北京公使之判斷，亦未可知，所可憾者，此案牽涉英副領事在內，然英領雖有此舉，日官仍不能因此而自諉其過誤，但英領苟能以乏於經驗，幡然爲合法的取銷，則更善矣。

附譯西文捷報論說。噫！今歲年終何不幸，乃遭一不測之事，足使本埠多數西人與華官之感情大爲損傷，不啻於前三年鬧公堂案之烈，即民吁報案是也。民吁報徒以不諧華官之意，滬道及公廨會審員尤爲反對，致令案情全出乎常理之外。當星期三復訊時，被告律師以公堂組織不合法律，反對不認，而是晚公堂遽下判詞，違法背理，置租界章程於不顧。噫！情勢如此，使工部局尙欲行其權力於租界華人而保護之，使不再受華官壓制者，安得不以強硬手段行之哉。

該報之逮案，照公堂辦法，既無原告，及未將得罪之條件宣布，僅由會審官以含混之詞謂其損害中日兩國邦交而已。該報之果有損害與否，我等不必研究，但問案未審實，遽封報社，禁其發行，使其發行人等對簿公庭，受一無案由無原告之審判，果爲合法否？此則英陪審官盲從華官之請，遽行簽字，不能辭其咎者。夫既無原告，又無證據，而星期三復訊，然日本官居又到堂會審，經被告律師費烈君據法駁詰，義正詞嚴，遂未成訊。而是晚會審員乘律



師不在，遽下判詞，無端加被告以機器不准印報之罪，不法至此，亦可謂肆無忌憚矣。

更有一怪異之點，足以顯明華官全在日本人權力支配之下，即日本領事到堂會審，純然爲不規則之行爲，且與日總領事所說明此案原告，既非日領事，亦非日本政府之一言，顯相衝突者也。至巡捕房對於此案，甘受會審員之指揮，封閉該報，其所持之理由，亦僅曰其意出諸華官而已，若解員之行爲，則似既爲原告，又爲裁判者，而於被告及辯護人不在之時，擅下判斷，豈不奇乎。

民吁報爲上海惟一之非官報，近來對於華官爲自由之評論，故華官以不法之命令使解員封閉之。此外諸報，吾等前已述及，皆爲華官所有，或有管理之權，其中有歸滬道者，有歸南洋者，有歸盛宮保及其屬員者。夫以此等大員，而有一自由主持公論如民吁報者與之相持，其大爲不便，固無疑義，則其爲此倒行逆施之舉，必基於一種堅強之心理，謂民吁報乃彼等利益之障礙物，又不待言矣。」至本埠西人對於此案所持之論點，則以此案之結果，足以表著工部局上海境內保護守法律之華人之權力果被侵犯與否，舍此之外，則西人對於該報經理諸人，固不表顯若何之憐憫心，因西人平日亦不表圓滿之同情於該報，一如中國官惡其評論官場，及日本人惡其於伊藤公爵暗殺案時所載之議論也。

據近世法律原理，卽至卑惡之罪犯，苟非經正當之手續，不能奪其自由權，本埠西人無論官界及非官界。所以同情一致，爲民吁報不平者，職是之故，却非由於憐憫心，因憐憫心在西人視爲無足重輕，而法律則不能破壞。此案工部局及公衆諸人皆知該報被逮，絕無指明之罪案，所有公堂提出之論件，西字報悉未譯載，堂上亦未宜讀，且與此案如絕無關係者，寧非怪事歟。

華官及會審員如此蠻橫行動，無論其中日領事公會助力與否，苟諸領事及領事公會遂承認之，則居留上海之華人，對於租界保護權之信用，必至大失，而租界主治者之威權名譽，亦將掃地，欲其回復，恐甚難矣。至英總領事被累於其副領事之一，誤其先著，亟應極力解明其過而取銷之，昨日公堂之判詞，實爲侮辱上海西人之全體，吾等甚望工部局及領事公會加以嚴重之注意也。

據現在情事觀之，欲爲正當之善後辦法，惟有望英領事及工部局速發命令，解除前次發封該館之訓條，將該報



啓封，俾其重行出版而已。

中國之所謂報律，本屬無人能解之物，第使該報果違中國報律，不能於郵局註冊，則其權原自華官操之，他人不能過問。而照目下之案情，及臬員之判斷，若即此了局，則於租界良好之政權及利益，必有極大損害。苟欲保護合法居民，使脫離華官不公正之壓制，是則全視租界主治者之能力如何，企予望之矣。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二九一—二九二。

註二：陳祖華：「于右任先生創辦革命報刊之經過及其影響」，頁一三二—一三七。

註三：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三二—三三〇。

註四：「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頁四〇—四一四。

註五：「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事，頁四六三—四六八。

## 八日（十一月二十日） 清廷御史李國杰參劾直隸總督端方在慈禧安厝禮中表現不合禮制。

清廷御史李國杰（李鴻章之孫）本日劾奏直隸總督端方於孝欽皇后梓宮奉安時，沿途派人照相，該督乘輿橫衝神路，不知大體。本日詔命交部議處。（註一）其奏摺略言：

「竊臣此次奉命恭送孝欽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山陵，見有官役人等。攜帶照相器具，沿途拍照。及本月初一日，梓宮將到菩陀峪之時，該官役等仍在陵寢內外任意拍照，臣已不勝駭異。初三日，乃聞科爾沁輔國公博迪蘇於寶城後東沙山上，見該官役等仍前拍照，隨即派人當場拿獲。據該官役等口稱係奉直隸總督之命，隨由肅親王善耆取其口供，臣時行禮未退，當聞該官役等供稱。一劉壽山，天津人，二十四歲，現充直督戈什哈；一尹紹耕，天津人，三十七歲，在天津東馬路開福照照相館；一尹滄田，係尹紹耕之弟，一車夫孟長祿。問畢，由善耆將一千人犯交端方自行辦理。初四日，始聞取交大理院審訊，當梓宮奉安之時，爲臣子者，搶地呼天，攀號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係全無心肝。且當初三日，遷奠禮成焚化冠服之時，臣等方隨同行禮，突見該督安然乘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八日

六〇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九日

六〇八

興，橫衝神路，辟易而過，睽睽萬目，咸不謂然。又臣見風水牆內綿亘電線，云係該督安設，以便北洋文報交通，在該督自爲慎重公事起見，然使電桿安設在風水牆外，相距亦僅止十數里，馬上傳遞未爲不便，何必借行樹爲電桿，致蹈人臣不敬之誅。」（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初九日。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載，頁四三七。

九日（十一月廿一日） 保定北京各學堂學生胡榮銘（鄂公）、熊得山、錢鐵如等組織「共和會」，秘密展開革命活動，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宗旨。

保定直隸等農業學堂學生胡榮銘、熊得山，北京高等實業學堂學生錢鐵如等，於本日成立「共和會籌備會」，參加者多保定學生及第六鎮士兵。其宗旨為：

- 一、推翻滿清專制。
- 二、建立共和國。
- 三、融和種族界限。
- 四、發展全國實業。

「共和會」之組織，大略為：

一、幹事會，設幹事九人，有幹事長。

二、幹事會之下，分設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各有正副部長。

胡榮銘等成立保定「共和會」，係因「自孫先生文前赴南洋一帶策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諸役後，章炳麟撰據民報，叫罵離間，有如瘋狂，而陶成章復在南洋各地與之遙為呼應，遂令一般

革命同志，散離猜忌，非復孫先生在日本時景象矣。今欲在保定組織同盟會北方支部，恐關係無由相通。……遂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一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

本日，在蓮池書院所開籌備會成立會，計到會者，天津則覃秉清，北京則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陸軍速成學堂徐繼庶，第六鎮士兵王榮九、趙海濤、陳雄，法政學堂徐炳文，高等學堂翟仲寬，高等農業學堂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吳若龍、程芝田、胡榮銘等十五人。通過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決定胡榮銘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雄、吳若龍、徐炳文、翟仲寬等九人爲幹事，由胡榮銘任幹事長。而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則由胡榮銘與徐繼庶、熊得山、林伯衡、趙海濤、李堯衢等分任部長。並指定北京籌備會由錢鐵如、邱壽林負責，天津則覃秉清，通州則蔡德辰、淵雅堂分別負責，此籌備會大略也。及至各學堂放年假時，保定陸軍學生及各學堂學生入會者，已有一百餘人。而北京天津亦各加入二十餘人或十餘人不等。（註一）

按：「共和會」成立後，發展甚速，北京、天津、太原、廣州、桂林、武昌等地均有分會，保定有會員三千餘人，至宣統三年合併於同盟會京津支部。（註二）

註一：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頁一五——一七。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三輯」，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二：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六七七。

## 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廷直隸總督端方被革職。

本月初八，清廷御史李國杰參劾直隸總督端方於孝欽皇后梓宮奉安時，沿途派人照相，該督乘輿橫衝神路，不知大體。詔命交部嚴議，吏部卽行奏請將端方革職，原奏摺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一日

六一〇

「奏爲遵

旨議處具奏事，宣統元年十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李國杰奏據實糾參一摺，

孝欽顯皇后

梓宮永遠奉安

山陵，禮節隆重，應差各員，宜如何敬謹將事，乃直隸總督端方，沿途派人照相，初三日舉行遷

奠禮，焚化

冠服時，該督乘輿橫衝。

神路而過，又於風水牆內借行樹爲電桿等語，實屬恣意任性，不知大

體，直隸總督端方著交部議處，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定例，凡公罪私罪，俱按照本例議處定議，其例無正條者

，方准引律。律載凡官員違

制者，係私罪，革職。又律載，凡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杖八十，係私罪，降

三級調用。又如列款糾參一案之內，而罪名實不相同，而款件各不相涉，俱應分款核議各等語。此案端方於

欽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

山陵，典禮重大，應如何敬謹將事，乃竟沿途派人照相，又於舉行遷奠禮，焚化

服時，乘輿橫衝

神路，又於風水牆內行樹爲電桿。欽奉

諭旨，以恣意任性，不知大體，交臣部議處，臣

等自應照例核議。該督所犯乘輿橫衝

神路，係屬違

制，應照違

制私罪革職，律議以革職該督。又犯沿

途派人照相及風水牆內借行樹爲電桿，係屬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係私罪，降三級調用，應議以降三級調用。

應請將直隸總督端方即行革職，其又應得之降三級調用處分，業經革職，應行註冊。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

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本日，諭令端方即行革職，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吏部奏遵議大員處分一摺，直隸總督端方，著照部議，即行革職，欽此。」（註二）

清廷調陳夔龍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瑞澂署湖廣總督，調寶棻為江蘇巡撫，以丁寶銓為山西巡撫，實授孫寶琦為山東巡撫。（註三）

原直隸總督端方本日奉旨革職，清廷以陳夔龍代之。瑞澂、寶棻、丁寶銓以次升調湖廣總督、江蘇巡撫、山西巡撫。孫寶琦原係署理山東巡撫，改為實授。

陳夔龍，字韶石，貴州貴陽人，進士出身，曾任順天府丞、府尹，河南布政使、漕運總督、河南巡撫、江蘇巡

撫、湖廣總督。(註四)

瑞澂，字心如，又字莘儒，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琦善之孫，恭鏜之子，以貢生官刑部筆帖式。後調主事，並陞戶部員外郎。光緒三十年，爲江西按察使，後擢任江蘇布政使。宣統元年，稱疾乞請去職，未准。五月，江蘇巡撫陳啓泰病故，經總督端方之推薦，陞任巡撫，政績尙佳。十月，奉命署湖廣總督。(註五)

孫寶琦，字慕韓，浙江杭州人。生於清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直隸總督李鴻章在開平設武備學堂，係爲總辦。二十八年六月，以候補五品京堂，奉使出國，爲清廷駐法國公使，日俄戰爭時，以奏請制定憲法，知名於世。三十一年回國。三十三年三月，命順天府尹孫寶琦充出使德國公使，至翌(三十四)年，奉調返國待命。宣統元年五月，山東巡撫袁樹勛榮遷專督，遺缺經孫之姻親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力保。乃繼任魯撫。十月，始實授山東巡撫。(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十四日。

註二：同註一，宣統元年十月十二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五九。

註五：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一冊，頁一一。

註六：同註三，頁一六五。

十二日(十一月廿四日) 清廷命直隸總督陳夔龍妥籌辦法以息開平灤州兩礦之爭議。

直隸境內開平與灤州兩礦爭議不決，英國駐華公使謂灤州煤礦侵害開平利益，直隸京官則謂開平爲該省公產，被英商霸佔。本日，清廷諭直督陳夔龍妥籌辦法，藉息爭議。廷諭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二日

六一一



「外務部奏，直隸唐山開平煤礦經前督辦張翼赴英控訴得直，而英商始終占據，不允歸還。復由直隸督臣袁世凱，另籌開設灤州礦務公司，以救煤荒。而英使又以開辦灤礦即是侵害開平利益，疊請停辦，直隸各紳則謂開平舊界不過十里，灤礦既在界外，爲中國自辦完全之礦，一則援成約以詰責，一則據舊界以立言，各執一詞，兩不相讓。巨部外迫交涉，內顧輿論，衆權併計，應付實窮。竊思開灤兩礦，同在直境，同爲直隸所倡辦，而各紳又同係直隸之人，與其由巨部空言支柱，而事機逼處，補救終難爲功，何如由直督就近詢商，俾情事瞭然，解決或易爲力。擬請旨飭下新任直隸督臣陳夔龍妥籌辦法，以息爭競而杜謬憾，從之。」（註一）

開平煤礦爲我國以新機器開採最大之煤礦，於光緒二年採官督商辦方式創辦，由直隸總督李鴻章派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景星）集資設局經營，因得鴻章提倡與維護，故發展極速。十八年，唐氏逝世，繼其任者爲江蘇候補道張翼，大事經營，業務發達，產額驟增，惟欲擴張營業，舉辦推廣各事，仍感經費不足，遂與英商墨林（C. Algeron moreing），磋商借款事宜，並聘美礦師胡華（Herbert Hoover）來華任總工程師。是時，適逢拳亂，聯軍入境。張翼自揣礦局陷危，乃派曾任天津稅務司之德人德瑾琳（Gustav Dering）爲全權代表，囑其加招洋股，保護礦局財產。德瑾琳與墨林之代理人胡華私立賣契，將開平礦局所有之產業，權業悉數賣予墨林，並用礦局原名，加有限二字，在英倫註冊爲英國公司。張翼隨又簽訂移交約及副約，將礦產正式讓與墨林執守。事後張翼驟混奏報，清廷與直隸總督均未悉其詳情，迨光緒二十八年，因唐山開平礦局發生懸掛龍旗事件，引起雙方爭執，遂致案情畢露。直督袁世凱，具摺奏參張翼出賣國家疆土礦產，請旨嚴飭收回，中英開平礦權交涉遂起。

直督袁世凱所提「廢約收開」之交涉，至光緒三十一年仍未成功，袁氏擬純用中國之資本，中國之人力，另開一新礦，以抵制英人開平煤礦，使之無法競爭，然後再徐圖收回。灤州煤礦遂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採官督商辦方式籌辦，翌年四月，灤礦在農工商部立案，定名「灤州煤礦有限公司」。開平英

商窺知灤礦設立之用意，一再干預。光緒三十四年四月，英領事見灤礦已漸具規模，據張翼移交約第一條第一節直隸省開平煤田所有之地畝、煤礦、煤槽，即凡於唐山、西山，半壁店、馬家溝、無水莊、趙各莊及林西之煤礦，皆在其界，商請灤礦停工。五月，英使朱爾典並送外務部節略，請令停止灤礦，外務部雖派員商議，據理駁復，然交涉經年，仍無結果。

開平英商對灤礦之無理干預與阻撓，復觸發國人對開平之舊恨，乃導致第二期收復開平礦權交涉之再起。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大理院少卿劉若曾等奏請速辦灤礦，並將開平礦產剋日收回。八月，直督楊士驤奏稱，英人所佔唐山、林西、秦皇島等處，宜早設法收回。本年閏二月，御史史履晉亦奏稱，灤州、唐山截然兩事，不能視而爲一。直隸同鄉京官復在京開會，議決收復開平煤礦辦法。收礦風潮既起，外務部迫不得已，乃於本日奏請飭下新任直督陳夔龍妥籌辦法，就近詢商，俾瞭解情勢，解決或易爲力。（註一）

#### 附錄：開平煤礦交涉記聞（註二）

開平煤礦，自英商佔據後，經張侍郎翼在英京與之講訟，英國公堂判斷，不直該英商所爲，詎英商納森仍不遵英國公堂所判，不將礦產交還。外務部曾與駐京英使商議購回，謂此係直省與英國商人所締結之合同，未爲中央政府所核准，英使之意，則謂此合同雖爲紳士所反對，仍應核准，不能作廢，云云。

前月忽有英商三人，由本國來京，要求其公使照會外部，願將該礦交還，其所填之虛股，均須按官利長年七釐，照分紅利，五十年爲限，限內派洋總辦一員駐局，權利與華總辦相等，並將國家新開之灤礦，併吞在內，限一禮拜答覆。時直督在京，即電招諮議局閣議長等數人赴京，詢商對付之法，閣君等當即力駁英人要求之無理，並云，事關全省，非一二人所敢主持，應向津開會公議。

直隸士紳旋在天津開會研究對待方法，賈君佩卿議定辦法兩條，一爲對外之策，將來開平礦案，萬一失敗，吾直人誓必聯合團體，自由不買英貨，以爲報償。一爲對內之策，按照英廷判詞，即張翼被脅畫押之約，亦久在當廢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三日

六一四

之例，據理相爭，該商本無可挾制。至外部對於此事，尤以推出不管為確當辦法，此本係張翼與該商交涉，與國際全然無關。況就案論案，早應廢約交還，勿論約中有無可爭之件，一廢而無不廢，其他全為贅語。英商不肯遽斷交回，只可著張翼重赴英國訴訟，外部不必聞問，總而言之，張翼能重訴英廷，外部肯推付張翼，必不至大有失敗云。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三，頁四六。

註二：王璽：「中英開平礦權交涉」，頁一一八——一二〇，中研院近史所專刊，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初版。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事，頁三九九。

### 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廷命內外臣工實行籌備憲政，並飭憲政編查館隨時稽核。

本日，清廷諭飭內外臣工實行籌備憲政，並飭編查館隨時稽核，如有措辦遲延或因循敷衍毫無實際，即據實參奏，按照溺職例懲處，諭文云：

「前奉先朝諭旨，諄諄以籌備立憲為要圖，業經嚴定年限，各專責成，期於計日程功，屆時頒布，不啻三令五申。朕臨御以來，又復疊降明諭，或於批摺內詰誡再三，其於憲政前途實事求是之心，早為天下臣民所共見。現據各部院堂官，各直省督撫奏陳，第一二屆籌備事宜，均尚妥協，果能實心實力，次第興辦；何難日起有功。所慮積習相沿，難保無以一奏塞責者。須知此項要政上稟。

前謨，下慰民望，關繫至為重大，自茲以往，益當振刷精神，認真整飭，無取夫虛文粉飾，徒事鋪張。若揆諸現在情形，辦理或有窒礙，亦准其剴切臚陳，並妥籌善法，仍一面持以毅力，務底於成，斷不可遇事畏難，互相諉過。方今時事多艱，朝廷宵旰憂勞，無時或息，爾內外諸臣受國厚恩，理宜殫竭血誠，擔負責任，儼稍涉虛假，將來憲政不克依限實行，試問能當此重咎否耶？即著憲政編查館，將所奏成績隨時稽覈，如查有措辦遲逾，或因循敷衍，

衍，毫無實際者，據實參奏。朕惟有懷遵上年八月初一日

諭旨，按照溺職例懲處。紀綱具在，決不姑寬，要之，仔肩固無旁貸，而協力乃克有成。尤望爾內外諸臣，共矢和衷，屏除私見，毋黨同而伐異，毋勤始而怠終，庶幾上下一心，弼成郅治，朕心實嘉賴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一）

## 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照覆美國，贊成滿洲鐵路中立原則，惟英國不願參與，建議日本加入錦瓊鐵路建築。

美國務卿諾克斯，曾於本年九月廿四日，令駐倫敦美使，向英外部致送備忘錄，建議滿洲鐵路中立，駐倫敦美使李德於廿七日（十一月九日）向英外部提出備忘錄，遲至本日，英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始照覆美大使李德，態度甚為冷淡，其照會曰：

「本大臣至為榮幸，收到貴大使本月九日之照會，建議保持中國在滿洲所享有之行政主權不受紛擾，及實際運用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政策，以增進該省之發展。貴大使之第一項建議，乃計劃將滿洲各鐵路置於一經濟科學及公正管理之下，關係列強共同承購股票，以中國為地主。貴大使更謂此項計劃之實行，須請中國日本及俄國合作，英美兩國因錦瓊鐵路合同關係之特殊利益，亦應參加。閣下繼言，上項建議如不能完全實行，另一計劃可望得類似之結果，即由英美兩國對錦瓊鐵路之處置，作外交的互助，請關係列強友誼的完成滿洲之商業中立化，共同參加錦瓊鐵路及將來商業發展所需要之附屬鐵路之投資與建築，同時借款中國，使其將現存各鐵路購回，施行此種中立制度。閣下兩項建議所包含之總原則，其自身已完全推薦與帝國政府，至若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政策之保持，乃相關聯者，依此意義，足保證中國對滿洲行充分之治理。雖然，本大臣之意見，在湖廣路借款交涉完成之前，承辦中國鐵路之其他國際借款問題，似不必急於考慮。因此本大臣建言，現時無論如何，似應將第一項計劃展期考慮，較為賢明。至於閣下照會中所包含之另一建議，本大臣欣然觀察，由關係列強之合作，造成此計劃之部分，本大臣願有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四日

六一六

言，供閣下考慮，欲得良好結果之最初步驟，英美兩國政府應聯合勸令中國政府允許日本加入錦瓊路，爲最相關切之部分。借款中國收買現存各鐵路以與錦瓊路接連問題，隨後當能考慮之。」（註二）

觀此照會，英國態度冷淡，以委宛外交詞令，推開美國之建議，且進而主張由日本加入錦瓊路之建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十四日。

註二：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一。

## 十四日（十一月廿六日） 清廷命各省督撫將各省州縣事實表冊據實造報。

本日，清廷諭飭各省督撫將各省州縣事實表冊據實造報，嚴定等第。清廷此舉，係因憲政編查館奏摺而採之措施；該館奏稱：

「奏爲會核各省州縣事實，分別勸懲，繕具清單，請 旨遵行，恭摺仰 祈聖鑒事。竊照各省州縣事實表冊，歷經臣館考核，至光緒三十二年分別等第，請 旨勸懲，嗣於上年三月十三日，由民政部奏請考核民政，飭令各省分造事實清冊，送部彙核，奉 旨依議，欽此，並經臣館於上屆考核案內，聲明自光緒三十三年爲始，會同民政部考核，具奏，奉 旨遵行，各在案。所有光緒三十三年州縣事實清冊，現據直隸、熱河、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廣東、雲南、貴州等省，先後分咨，並據陝西湖北兩省補造光緒三十二年州縣事實清冊，彙送前來；臣等謹查，奏定辦法，內稱凡州縣列入最優等者，令各該督撫加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列入優等，連任各州縣，倘於各項新政實有擴充始終不懈者，准予升列最優等；頻年屢任皆列次等實缺者，停升候補者，扣補各等語。臣等現就各省送到事實清冊，詳加考核，除照定章，分列最優等、優等、平等、次等四級外，內有前上兩屆均列優等，而各項新政實有擴充，洵屬始終不懈者，應予升列最優等，以示獎勵。至兩屆均列次等，並應照章分別停升扣補，又有三屆均列次等一員，應由該省督撫撤任察



看。如實係難期振作，即予參處，以示懲儆，其陝西、湖北兩省送到光緒三十二年事實表冊，並經臣館補行考核，謹各遵照定章，分年分等，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請 旨遵行。竊維考核之法，所以整飭吏治，甄別人才，各省造報清冊，必須事事切實，方足以資旌別而昭激勸。茲查各省州縣所開，事實詳覈者固有，而疏略者仍多，甚或每縣開報學堂則多至一二千處，詞訟則少至一二十起，揆之事理，殊難憑信。顯係州縣任意粉飾，而督撫又並不認真覆核，率行咨送，似此積久相沿，必至名實乖違，激揚鮮效。況現值預備立憲之際，實行憲政，全恃民官，即論巡警一項，本年應各粗具規模，而三十三年事實或僅寥寥數名，或尚未經舉辦，定限恭嚴，斷不容稍有飾諉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查照歷次奏定章程，認真辦理，務將事實表冊，據實造報，嚴定等第，毋得稍涉虛濫，庶於考核不致具文，而治理可期起色。再此案係由臣館主稿，會同民政部辦理。惟查各省咨送清冊，未能一律，此次湖北一省僅咨臣館，而民政部未經接到，雲南一省又僅咨民政部而未咨送臣館。現在考核久已逾期，未便懸案以待，謹由臣等先行彙核辦理，一面咨行該省分別補送備案，合併聲明。所有考核光緒三十三年各省州縣，並補核三十二年陝西湖北兩省州縣事實，分別勸懲緣由，謹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一）

本日，內閣奉上諭如左：

「憲政編查館會奏覆核各省州縣事實分別勸懲開單呈覽一摺，著依議行。各省州縣事實原以考核吏治，鼓勵人才，乃近來各督撫所開事實詳核者固多，而疏略者在所不免，揆諸事理，殊難憑信，似此積習相沿，實於憲政前途大有妨碍。即如巡警一項，所報事實或僅寥寥數名，或尚未經舉辦，餘事可以類推，定限恭嚴，豈容任意諉飾。著各督撫查照歷次奏定章程，認真辦理，務將事實表冊據實造報，嚴定等第，毋得稍涉虛濫，致負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註二）

清廷以歸化城副都統三多署庫倫辦事大臣。（註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六日

六一八

三多，字六橋，浙江杭縣駐防正白旗蒙古人，舉人出身。曾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洋務局總辦、北京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議、歸化城副都統。（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十六日。

註二：同註一，宣統元年十月十五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四。

十六日（十一月廿八日）清廷以雲南按察使湯壽潛為江西提學使。（註一）

湯壽潛原名湯震，別號蟄仙，浙江山陰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安徽青陽縣知縣。後辭官不做，以為救中國之道，必須從發展實業做起，因此棄官從事實業。江浙人士在光緒末年籌設興築滬杭甬鐵路，推舉其為總理，領導興築蘇州至杭州鐵路。湯氏並為浙江立憲派重要仕紳，主張兩院制度，曾於光緒三十三年，與張謇、鄭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湯在浙江，與夏曾佑，被稱為浙江雙壁。著有「危言」一書。暢論變法及設立議院之道。（註二）

各省諮議局代表結束上海會議，推選二十六人進京請願。

各省諮議局代表於本月六日至十三日，在上海開會六次，商請速開國會事。十五日開正式大會，將日前談話所議十項議案，一一通過。本日續談有關各省聯絡之法，舉出孫洪伊等為進京請願代表後，結束會議。

此次會議，自月初至本日，共開會八次，前後到會者，凡十六省，五十五人。（註三）決定推派代

表進京請願，計直隸三人爲孫洪伊、張銘勳、王法勤；江蘇三人爲吳榮莘、方遯、于定一；山東二人爲周樹標、朱承恩；湖南二人爲羅傑、劉善渥；湖北一人，陳登山；河南二人，彭運斌、宮玉桂；浙江三人，應貽誥、吳廣廷、鄭際平；福建三人，劉崇佑、王邦懷、連賢基；江西二人，閔荷生、聶傳曾；廣東一人，沈秉仁；廣西一人，吳賜齡；奉天二人，永貞、劉興甲；吉林黑龍江兩省一人李芳；安徽山人西數未定；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遼遠不及與會。請願大旨，在速開國會，於二年內召集之，明年先開臨時會一次。（註四）

### 「神京白話報」因登載清宮新聞被封。

「神京白話報」因登載清宮廷大事傳聞一則，違犯報律第十四條，於本日經巡警總廳行文封禁。（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十七日。

註二：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三一—一七二。

註三：「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頁四四七，記前後到會者，凡十五省，五十有五人，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及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記十六省，五十五人，今從後者。

註四：「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事，頁四四七。

註五：同註四，頁四八五。

十八日（十一月三十日） 清廷賜卹孫家鼐，贈太傅，諡文正。

清廷大學士資政院總裁孫家鼐於十七日病逝；本日，廷諭贈諡文正，晉贈太傅，諭旨文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八日

六二〇

「大學士孫家鼐，品學純正，志慮忠誠。由翰林受先朝特達之知，入直上書房，屢掌文衡，得人稱盛，條陳大計，持論闕通。光緒四年，欽奉懿旨，命在毓慶宮授讀兼祧皇考德宗景皇帝，恩禮優加，洊擢正卿，晉登揆席。前因創立學務，授爲管理大臣，於一切應辦事宜，擘畫周詳，規模正大。前年設立資政院，簡任總裁，釐訂章程，悉臻妥洽。朕御極後，眷顧老成，深資倚畀。前因患病屢請開缺，疊經賞假，並賞給人蔭；以資調攝，方冀永享遐齡，長資輔弼，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員勒毓朗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加恩予諡文正，晉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陸軍部郎中孫傳榮，著以四品京堂補用，伊孫一品廕生孫多煥、孫多燿，均著以郎中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舊臣至意。」（註一）

### 附錄：孫家鼐傳（註二）

孫家鼐，字燮臣，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侍讀，入直上書房。光緒四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尙書翁同龢授上讀，累遷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學政陳寶琛疏請，以先儒黃宗義、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爲未可。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始議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尙書兼順天府尹。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議主戰，家鼐力言釁不可啓。二十四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命爲管學大臣。時力議變法，廢科舉，興學校，設報編書，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嘗疏謂：國家廣集卿士，以資議政，聽言固不厭求詳，然執兩用中，精擇審處，尤賴聖知。其所建議，類能持大體，及議廢立，家鼐獨持不可。旋以病乞罷。二十六年，乘輿西狩，召赴行在，起禮部尙書，還京，拜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晉武英殿，充學務大臣，裁度規章，折衷中外，嚴定宗旨，一以敦行實學爲主，學風爲之一靖。議改官制，命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司核定。御史趙啓霖劾奕劻及其子貝子載振受賄納優，命醇親王載灃與家鼐往案，啓霖坐汚職親貴褫職，而載振尋亦乞罷兼官。資政院立命貝子溥倫及家鼐爲總裁，一持正義不阿。時詔諸臣輪班進講，家鼐撰尙書四子書講義以進。三十四年二月，以鄉舉重逢，賞太子太傅，歷蒙賜壽，頒賞御書及諸珍品，賜紫輅，紫禁城內坐

二人暖輪，恩遇優渥。宣統元年，再疏乞病，溫詔慰留。尋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傅、諡文正。家稱簡約歛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嘗督湖北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屢充閱卷大臣，獨無所私。嘗拔一卷則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袁宰輔不能爭。家稱揖而引過，其後詔舉御史，家稱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鯁必不負國，世皆稱之。（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十九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三十。

十九日（十二月一日） 清四川總督趙爾巽電外務部，謂川軍已到察台，藏番調兵設警，萬難開導。

達賴喇嘛於九月廿五日致書英使，盼為聲援，三十日，清廷詔命駐藏大臣聯豫開導達賴喇嘛。本月五日，達賴抵拉薩附近之大慶寺，聯豫即電外務部謂：達賴調兵抗拒，開導無效。本日，川督趙爾巽再電外部，謂藏番萬難開導，電文云：

「中川軍全隊現已到察，前過道陽，我先有營駐防，番衆聚觀數千人，瞻番未敢妄動。惟察臺以西，藏番調兵甚多，兼迫脅察木多作了等處幫兵；其不出兵之僧俗，聞均被圍攻。似此情形，一過察臺，必有梗阻。趙爾巽因鍾穎一軍未經行陣，恐有疏虞，現已力疾親赴察臺，督率籌畫；設有阻遏，擬前進驅勦，巴塘派兵隊填紮，令顧後路。又聯豫來電，藏番各處調兵揚言，即朝廷另派之軍，亦必阻止。藏中屢有規署阻兵之謠，並限制賣米，禁僱烏拉，絕商專利，自設警察等，以為抵抗，萬難開導，亟望川軍到藏，以資震懾。現仍一面開導，一面穩慎前進。已電致聯豫，設法妥備烏拉，接濟糧運，庶可不致遲滯。謹請代奏，爾巽叩。效。」（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十九日



二十五日（十二月七日） 達賴喇嘛電請駐北京英俄日法公使抗議中國對藏措施。

達賴喇嘛遣人送電至江孜，託英國商務委員，代發致英俄日法等駐北京公使，於本日共發電稿三通，內容大略如左：

「其一聲言漢藏兩族雖屬一家，而近來駐藏漢官趙爾豐、聯豫輩種種措施，大不利於藏人。藏人向清廷聲訴，若輩從中顛倒是非，不以真情上達清宮，又派大批軍隊入藏，以消滅西藏之宗教，以此聲請各國政府向清廷抗議要求撤退川軍。」（註）

另一電稿囑於前電發出後未獲復電時，再行拍發，謂「目前西藏漢官虐待藏人之程度殆有弱肉強食之概。」

第三電係拍致中國邊務當局，詞意略同前電，詰責清政府不守信義，欺壓藏人。（註）

註：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〇九。

二十六日（十二月八日） 清廷准署兩廣總督袁樹勛所奏，着郵傳部切實查辦粵路弊端情形，袁樹勛奏稱：

本日，清廷准署兩廣總督袁樹勛所奏，着郵傳部切實查辦粵路弊端情形，袁樹勛奏稱：

「查明粵路弊端確據。該路接收已逾三年，總理已歷兩任，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圓，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與公司原築三十里在內，種種敗壞，不可枚舉，請飭部整頓維持，以裨路政。」本日，清廷著郵傳部切實查辦。」（註一）

附錄：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奏劾鐵路弊端摺（註二）

（七略）竊維公司定律，由股東公舉查賬人。每年查賬一次，出入款目，於開會時宣布，所以堅股東之信仰，而圖實業之擴充，法至善也。粵路創辦之始，股東踴躍爭先，義形於色，乃時逾三年，用款至七百餘萬元，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與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於是物議沸騰，偏於邇邇。經前督辦大臣大學士臣張之洞，電派

駐粵分局總辦調補廣東高雷陽道王秉恩，會同總協理，監視清查，自本年三月初一起，至九月，始行竣事，茲據王秉恩稟稱，該公司歷年進出各賬，祇有年結，具詳細情形，股東概不與聞。即每年二月，公舉查賬，亦屬循行故事，並未認真調查，此次公舉政界，實為創格，自應從速確查，以慰股東之望。原擬自三月初一日起，以兩月為限，無如各賬目紛紜糾葛，出入收支，既無一定規則，又無蓋用公司關防之簿籍，一經簽詢，輒謾為疏忽失察，縱無弊端，已屬非是，況顯然昭著，實已彰彰可考，不容諉卸。如收九十餘萬大元，並不註明大元，欲以角子相混，冀乾沒銀水四萬餘兩，又存放銀號之款，有五十餘萬，不計息銀。至如新泰厚元記銀水不符，簽詢，則認為錯誤，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存款數目不符，簽詢，則為忘記補列，此皆彌縫未工，飾詞欺認掩者也。其工程處歷年購買外洋物料單據，總工程師鄺孫謀久匿不交，迭催數日，始將洋單交出，查對尚未齊全，第就其送閱各單，及合同來往信件，用中文譯出，詳細勾稽，擇其可疑之處，反覆駁詰，鄺孫謀答覆，或前後異詞，或避重就輕，或問非所答，或飾詞推諉。所有迭次答覆各詞，均經報紙登載，現又刷印成帙，分別布告，其中有重支浮支，合同單據關係鉅款，情節較重，故併將原單映出，以備檢閱。此外工程各弊，如擅自包工，及支價多於原約，暨開報工程，浮用泥石，并碼丈尺，並不將平水單同時發出，種種狡誑情形，亦已率同該委員等，詳細查明，佈告中外。綜核粵路接收已歷三年，總理已歷兩任，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元，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餘里在內，平均牽算，每里應需成本銀五萬七千餘元，若將製造廠車頭車輛機器材料等銀，照商辦性質，攤入成本併計，約每里應需銀六萬五千餘元，且由迎嘴站至源潭一帶，尚未鋪墊碎石。而自上年冬間，源潭開車後，直至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始接展至滘江口，計路一十餘里，內有叔伯塘路工及湖洞橋翼牆，於三月間傾卸破裂，悉經委員查明情形，一再稟請前督辦大臣，檄行公司，設法修復完固。乃開車不過十餘日，叔伯塘等處，又遭雨傾壞，復停車修築十餘日，始再開行，至養路費，計自開車之日起，至宣統元年二月止，區區一百餘里之路，已用去銀十七萬餘元，任意支銷，並無預算規定，其購料洋單，及工程合約單簿，路線圖表，平水底單，迄未交出，無憑調查。該路開辦至今，三年之久，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現在二期股銀，已收至八九成之譜，而核計現存銀僅五百餘萬兩，尚有四百餘里之路未修，且紹州上平石一帶約百餘里，至今未測定路線，豫籌路費，即使三期股銀，如數收足，亦有不敷之慮。況股票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六日

六二四

來跌價甚鉅，二期股銀之所以勉及九成者，因上有督辦大臣之維持，冀收桑榆之效也，若不及時整頓，三期股銀，將何所望，查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不受薪水，費省工速。廣東甯陽鐵路總理陳宜禧，以美國工頭出身，同籍創辦甯陽鐵路，月受薪水祇八十元，而歷三十五閱月，全路一百二十二里，即已告成，每一華里，建築費及車輛材料等項，平均計算，成本僅二萬餘元。惟粵路總理梁誠，每月支薪銀二千兩，凡事悉聽董事局及總工程司所爲，把持播弄，不敢干預，釀成腐敗不可收拾之局。迨查賬吃緊之時，梁誠並未核准辭退，亦未交代清楚，輒自起程晉京，董事金葵，尤爲粵路之蠹，總工程司鄭孫謀，月支薪水港紙銀二千二百兩，此次匿單抗查，固屬罪無可道，況在工三年，成路如此之少，糜費如此之多，作弊如此之甚，工程如此之草率延緩，前經股東指攻，臚陳罪狀，彼猶要結金葵，代爲洗刷，聯絡胡舜琴，爲之爪牙，且利用洋工程司，以掩其短，實屬貪劣無能。恭閱邸抄郵傳部奏特參京奉汴洛鐵路貪劣各職員各摺，欽奉諭旨革職，永不敘用，並著地方官驅逐回籍，不准逗遛各等因，仰見朝廷重視路政之至意。今粵路公司諸人，敗壞路事，核其情節，較諸京奉汴洛諸人，似有過之而無不及，應如何奏請從重懲處，並咨部維持，以裨路政，不勝屏營之至。等情前來，事關粵東鐵路全局，既據澈查稟報，不敢壅於上聞，惟該路前經奉旨，歸郵傳部管理，應如何敕部嚴加考核，整頓維持，俾公司用人事，有所激揚，聖上自有權衡，非臣所敢擅擬。（下略）奉硃批著郵傳部切實查辦，欽此。

又附片

（上略）續據駐粵分局總辦高雷陽道王秉恩稟稱本年七月初五日，據查帳委員等稟報，調查工程處批發貨物據，見有生利號十餘單，內簽洋字，筆畫不清，細驗所蓋懷如道坦四字圖章，與鄭工程司所用圖章，迥不相同，又無貨倉圖記，當即留心稽查。本日，竟有持生利僞單，又到公司工程處帳房領銀，經帳房周辛垣及管理黃兆雲，將人單扣留，詢明其人名梁財，即盧譽結，順德縣人，自去年十一月起，由工程帳房朱商賢，串同偽造號單領銀，共計先後十餘次，領得銀二千四百餘元分用，現鐵路公司已將梁財移送南海縣訊究，旋准該公司總經理梁誠照會，稱朱商賢即董事朱南洲之侄，已於初九日，據朱南洲將朱商賢拘獲，解南海縣收訊，其騙領銀兩，及購獲朱商賢花紅，均由朱商洲湊足繳還等語。而股東鄭道銘等，又以周辛垣許才之黃兆雲等三人，管理公司帳目，憑僞單發銀，曆九月之

久，十餘次之多，均未比對覺察，求分別治罪，現正飭縣分別訊究。又八月二十三日，准該公司協理咨呈，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五日，滙新北機司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元一毫零。再於六月二十九日，滙聖得勃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二百七十五元四毫零。查此二次金鎔數目，係照時價折實，惟新北即聖得勃，係屬重支，經於本年四月三十日翻譯員朱琴叔收銀，如數交回帳房，照數收進。又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滙獻蘭非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元零，再於本年二月十七日，滙閩倫鎔驗費，折實洋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元零。查此二款金鎔數目，係照時價折實，惟獻蘭非即閩倫，係屬重支，經於五月間翻譯員朱琴叔取回萬國銀行如數銀單二張，交存帳房。查以上兩件，雖錯誤重支，而銀已填還。又查戊申年六月二十九日，滙喝式鎔驗費，洋銀四千五百一十六元，原單金鎔四百二十一鎊，滙總工程司減去二十一鎊，祇滙四百鎊，復於二月十三日，滙閩倫鎔驗費，洋銀四千九百八十九元零，此係四百三十一鎊之數，喝式即閩倫色格，顯係重支。此皆翻譯員朱琴叔經手，自應傳問追補。查朱琴叔，名崇德，係新會縣舉人，該總理派充公司翻譯員，由外務部委充哥美埠翻譯，調赴仰光，六月辭出公司，先已啓程。現查追朱琴叔家屬，如數補交歸還，俟交清再行具報等由，當查文內所稱重支三款，已經查帳員查出布告。惟現文皆稱朱琴叔經手，內有兩款，已如數交回，而核計支出日期，均歷數月之久，直至委員查出，始行繳回，其中自有情弊，似不能僅以收回了事，且尚有一款，計銀四千餘元之多，尤不能置身事外，又粵省各報，載有頭段支應員朱培林，係總理梁誠兒女姻親，現因梁誠辭職，有人指揭朱培林虧去公款一萬三千餘兩，公司派人檢查數目，實有其事，朱培林即逃去等語。據股東共濟會鄭道鎔等函請澈查，並稱各段支應員衛章甫黃際唐鄒君實等，亦有虧空，又支應員沈伯銘前虧之款，尚未填還，請一併澈查等由前來。查公司內虧空重支各弊，久已嘖有繁言，現因委員查帳，大致皆已彌縫無迹，乃朱琴叔朱培林兩人，未克填補，致被指報，似應按照商律，嚴予處罰，庶足以儆效尤而維路款。應請咨明外務部，飭調朱琴叔回粵，清理賠繳，一面責成粵路公司，查明朱培林等虧空何款，飭緝嚴追究辦。再本年閏二月初二日，該公司總理梁誠電督辦大臣及郵傳部，內稱黃埔添購屯積地價，約銀四十餘萬兩，富據股東鄧植槐堂等函告，查購地局三年之內，並無此數支出，請將該處地方契約實調驗等語。亦經飭行查帳委員，查取稟覆，隨訪問該處地價，實無如此之多，亦無如許之地可以購買，公司諸同人因築路成本費太鉅，恐被指摘，故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六日

六二六

成本費撥入購地價內，以爲掩飾之計，俾期符合原電每中里築費約二萬元之語，實則並無此地可以購買，帳內亦未支有此項數目，任意虛掩蒙混，卽此可概。至安徽候補知府周麟述，充公司購地員，所購之地，開價銀尙多未經清交，且有不實不盡，人言嘖嘖，現飭將公司原日購買地畝價銀冊，全行刷印，發各業主自行取閱，如有謬轉未清，及數目不符者，卽可自向清理，或稟地方官查明究追。又訪問二期股銀，有虛收八十餘萬之事，經飭查帳員留心確查，隨據查明收支所支數，有交代滬分局交各善堂股銀三十八萬六千餘兩，又支各善堂兩條未對數銀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又支佛港未滙到股銀三十三萬二千兩。以上各款，皆未聲明，係交某善堂銀若干，及佛山香港上海某字號，當經簽出詢問，據其答復，詞語極爲含糊，未盡吻合。訪問此款係金葵周麟述梁玉堂郭道之等，捏報入收，故重行支出，並無各處收條，誠不知是何居心。現在此款業已開支，若其久無著落，則前期股銀，又少去八十餘萬，亦應嚴飭該公司。迅速查明，從實布告，以釋羣疑等情前來。查商辦公司，全賴出入帳目，絲毫不苟。方足以昭大信，今粵路公司種種弊混，無異監守自盜，應如何從嚴懲處，並亟施補救，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敕部併案嚴核施行。

### 西藏公會電清廷外務部請輔助佛教、撤回聯趙。

西藏公會以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趙爾豐在藏措施失當，本日電清廷外務部，請輔助佛教，撤回聯趙，否則藏衆必將反叛，其電文如左：

「達賴喇嘛蒙中國皇帝恩澤，住居西藏，如在光天化日之中。惟駐藏大臣聯等，並未將藏民苦處入奏，聯等任意奏報西藏情形，以便侵吞官款，且妄造報告，欺騙政府，沽名釣譽。按聯等燒燬村落、寺院多處，殺戮無辜人民於栢立亭Balithand，查丁Chatin，薩邱卡Jachuka，沙卡路Tshakalo，堪母Kham等處，確鑿可證，並將本會所辦西藏有益之事，或竟禁止或加干預。本會請將中國官員所練之巡警，分派西藏各處，而聯等謂西藏僧衆並非中國百姓爲辭，且謂刻已調兵來藏，充當巡警，照料商埠。聞之深爲恐懼，現在中國兵丁在藏者，虐待藏民，已屬



難堪，若召新兵入藏，本會必失其權力，達賴喇嘛必受其苦。西藏爲佛教昌盛之地，若西藏現行之法律，一經改變，佛教必隨之而亡。藏衆視佛教較性命爲重，達賴喇嘛曾經備文咨明駐藏辦事大臣聯豫，指明各種錯誤，聯等毫不加意。本會只得懇請貴部酌奪，如此重大問題，補助佛教與輔助他項宗教相同，達賴喇嘛回藏時，途中頗多阻礙，故藏衆於憂悶擾亂中，將駐藏聯大臣之供給，暫行停止。如政府不將聯趙及其兵士卽行撤回，藏衆必將反叛。中國皇帝素懷仁愛，必不以此舉爲勞，如何之處，乞詳細電覆，並請將此電鈔送衣格洛卜堪布（在北京）並當尼耳等，是所至禱。西藏公會自印度城太理塔市場街第一號門牌發。十月二十六日，西曆十二月八號。」（註三）

按：光緒三十四年，達賴曾自西寧入覲北京，時藏番屢犯川邊三巖調查、江卡等土司，清政府向達賴詰問交涉，達賴以此見疑，懼而離京歸藏，本月初始抵拉薩，並藉英援爲恃。

清在拉薩地方，原駐有綠營兵士四百餘名，駐此既久，頗能相安。光緒三十一年，聯豫以知府升任駐藏副大臣，入藏以後，卽以練新軍、行新政爲要務。三十三年，張蔭棠奉旨入藏，聯忌其才而排之離藏，旋又奏調四川陸軍標統率兵入藏，達賴熟視其舉動，心懷不安。加以達賴之最親近長官，如夏札、葛布倫等，均精明善斷，聯豫屢欲殺之，皆爲左右勸阻而止；葛布倫等頗增危懼。由於聯豫等在藏撫馭失當，駐藏陸軍又多不守紀律，藏人益惡之，因於本日電呈外務部請補助佛教，撤回聯趙。（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四，頁二三。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一期，文件第一，頁一八。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十一。

註四：謝曉鐘：「國防與外交」，頁一〇五—一一〇；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五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 二十七日（十二月九日） 清廷開復已革禮部尚書李端棻原官。（註一）

李端棻，字苾園，貴州貴筑人。同治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出督雲南學政。光緒五年，轉御史，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六二八

累擢內閣學士。十八年遷刑部侍郎。越六年調倉場，前後送司文柄，喜獎拔人才嘗典試廣東，賞梁啟超才，以從妹妻之。二十四年，密薦康有爲及譚嗣同堪大用，又以各衙門則例，語涉紛歧，疏請刪訂，詔趣各長官定期革前敝。擢禮部尙書，未幾，有爲等敗，端蒙自疏檢舉，詔褫職，戍守新疆。二十七年赦歸，主講貴州經世學堂，三十三年卒。本年，從雲南、貴州京朝官請復官。（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五。

二十八日（十二月十日） 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抵察木多（昌都），援入藏川軍。

（註）

註：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四三。

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廷予故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在京城地方建專祠。（註一）

庚子年間因拳亂誣陷被罪之清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於本年三月予諡忠貞、忠愍、文肅、文直、忠節。本日，清廷詔令「從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等」之請，予五諫臣在京城地方建專祠。（註二）

清廷學部奏准視學官章程三十三條，始設視學官。

清廷學部奏進擬訂視學官章程，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遵擬視學官章程，恭摺仰祈

聖鑒事。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開派視學

官，分查各省學務，業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奏准，自應遵照辦理。竊維臣部有統轄全國學務之責，凡各省教育行政，皆應隨時周知，以期有所施設，惟地方情形遠近不一，風氣否塞之地，則應極力勸導，以徐俟其開通。士習浮囂之區，則當嚴定範圍，以漸防其流弊，自非隨時派員視察，不能因時制宜，徐圖整頓，派遣視學之舉，實不容緩。惟權限不明，則與地方行政或時有侵越之嫌，考成不定，則於辦學人員或不無瞻徇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擬定視學官章程三十三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遵奉施行。其有未盡事宜及應隨時變通之處，仍由臣部奏明辦理，所有遵擬視學官章程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謹將遵擬視學官章程，繕單恭呈 御覽。

一視學區域：

第一條 視學區域分爲十二區。一奉天、吉林、黑龍江。二直隸、山西。三山東、河南。四陝西、四川。五湖北、湖南。六江蘇、安徽、江西。七福建、浙江。八廣東、廣西。九貴州、雲南。十甘肅、新疆。十一內外蒙古。十二青海、西藏。

第二條 每區視學官應派二人，其視察區域由部臨時指定。

第三條 視學官按年派遣每年約視察三四區，每三年視察一周。

第四條 三年之內，每區必須視察一次，（除內外蒙古、青海、西藏暫行緩派外）此外遇有應特行視察之件，得由部臨時加派視學官前往視察。

一視學資格：

第五條 視學官以宗旨正大，深明教育原理者爲合格。

第六條 每區所派視學官須有精通外國文及各種科學者一人，以便考察中學以上之教法。

一視學職任：

第七條 視學官不設定員，以部中人員或直轄學堂管理員教員職分相當者派充。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六三〇

第八條 視學官除駐劄省城視察外，並須出省視察外府縣或鄉鎮之學務情形，（凡鐵路輪船交通最便省分，各府直隸州廳、均應偏查、各州縣及鄉鎮可以抽查，邊遠省分各府廳州縣及城鎮均可抽查。）

第九條 視學官應視察之事件，其要目如左：

- 一、各省學務公所各廳州縣勸學所勸學區教育行政情形。
- 二、各種官立公立私立學堂教育情形。
- 三、學堂衛生情形。
- 四、學堂經費情形。
- 五、各項學務職員教員辦事授課情形。
- 六、各項學堂學生之風紀。
- 七、有關教育學藝諸種之設施。
- 八、特受部示之事件。

第十條 前條所列各項細目，視學官於每次巡視時，豫爲詳細酌定，並呈部核准遵照辦理。

第十一條 視學官於應視察之事件，如有所見，應於巡視之前，撰具節略，呈部核定。

第十二條 視學官於巡視以前，應將所查省分業經報部之學務冊籍，摘要記錄，以爲巡視時徵實之據。

第十三條 視學官由部刊發鈴記一顆，文曰：學部視學鈴記。爲鈴印函牘之用，以資信守，回京時繳存。

一視學權限：

第十四條 凡部議所已決定及特受部示之事件，視學官應向該省學務人員申述意旨，勸導辦理。

第十五條 凡各省學務公所，有與章程不合或未能實行者，視學官應妥商該省提學使，改正整理。

第十六條 凡各廳州縣勸學所事務有與章程不合或未能實行者，視學官應詳告辦事人員，令其改正整理，並通知該省提學使及省視學，並該府廳州縣官隨時留心考察。

第十七條 凡各勸學區事務有與章程不合，或未能實行者，視學官應詳告辦事人員，令其改正整理，並通知該府

廳州縣官及勸學所總董、縣視學，隨時留心考察。

第十八條 凡各學堂事務有與章程不合，或未能實行，或所授教課於學科教授訓練之次序方法未能合度者，視學官應詳告該學堂監督、堂長、教員，令其改正整理，並通知該省提學使及省視學或府廳州縣官及勸學所總董、縣視學，隨時留心考察。

第十九條 凡視學官所視察之學堂，其管理員教員如實有不能稱職，及曠假太多，虛糜經費等弊，視學官得詳具事由，函由提學使即行撤換。

第二十條 凡視學官巡視地方，遇有關係教育事務之爭端（如官紳攻訐，及因學款爭訟，管理員教員，爭執意見等事。）得將情由移交提學使或該管地方官辦理。

第二十一條 凡各省學務公所各廳州縣勸學所勸學區及各學堂所存之案卷簿冊，視學官得隨時調取閱看。

第二十二條 凡視學官視察某處，得商令該處辦事員隨同視察，並可向該員詳詢事由。

第二十三條 視學官視察各學堂，為考驗學問程度起見，得隨時考試學生，並調取講義稿本，或圖書目錄查閱。

第二十四條 凡視察某學堂毋庸預期通知。

第二十五條 視學官每視察一府或一直隸州廳畢，即將視察情形，具呈報部如別有條陳，得隨時呈遞聽候部核。

第二十六條 視學官每次巡視，應約會該省議長、議紳、教育會長、或省視學縣視學，籌議各項教育，改良擴充辦法，遇有地方教育會議之時，視學官亦應前往聆其議論，並可自陳所見，以期互相裨益。

一、視學日期：

第二十七條 視學官每次巡視，除途中往來日數不計外，每一省視察之日，至少以八十日為度，年假暑假日期不得合算，以昭核實。

第二十八條 視學官奉派之後，得於一月內，在部設視學事宜研究會，各司人員應輪流到會，俾該視學官得考詢討論各地方學務及風土人情，並研究教育行政法、教育學教授法、管理法、視學規制方法，及東西各國教育情形，以為視學之預備。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六三二

一視學經費：

第二十九條 視學官自由京起程之日起，至同京之日止，應給月薪一百六十兩，夫馬費一百四十兩，其視察川陝兩廣雲貴甘新四區者，每月加給夫馬費四十兩。

第三十條 視學官二人，應隨帶書記生一人，月給工費銀二十兩，沿途舟車等費，由視學官發給，同京時報部核銷。

第三十一條 視學官沿途食宿，均須自給，不得受地方官供應，惟巡視所至得借宿於該處之學堂內，仍將每日膳費，照數發給。

一視學考成：

第三十二條 視學官如有收受地方餽送及干預權限以外之事者，經部查實，立即分別撤參。

第三十三條 視學官如有敷衍瞻徇，視察不能認真，報告不能切實者，經部查明，立即撤換。」（註三）

川督趙爾巽電外務部：藏人聚兵抗拒，如理論不從，祇是遵旨驅勦。

四川總督趙爾巽本日電外務部稱，聞英人在印設佛教總會，西藏派人駐印，並聚兵抗拒，如理論不從，將于驅勦，電文如左：

「勘電敬悉。巴塘等處地方，均係川邊土司地方，即外國地圖所指川領西藏，非達賴屬地也。至所稱燒燬殺戮等語，目下並無其事，趙爾巽軍律素嚴，非接仗，從無殺戮。前聞英人愚弄藏僧，在印度開設佛教總會，使西藏派一人駐印度，名為振興佛教，實即暗辦交涉。現查有藏人札西翁底，通英語，本在前藏當差，今正辭差往印度，借名代噶布倫購機器，現往印度噶里噶達地方，西藏公會電，想即此人所為。請再電聯大臣查覆，至川兵現甫到察，尙無戰事，藏人現在察臺外，聚兵阻抗，如理論不從，只得遵旨驅勦。兵鋒所交，自難免於殺戮，若藏人照常支應烏拉，必優予獎賞，以彰激勸。已嚴電統兵將領，不准稍有滋擾，惟藏番意在背叛，故滋口實。究竟此事應辦與否，

仰賴鈞酌示遵，爾巽、豔」。(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月三十日。

註二：立山等人傳略見本年三月二十日紀要。

註三：同註一，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二一—二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六三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六三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十一月

一 日（十二月十三日） 清廷外務部照會駐華各使：因俄國所選關於中俄所訂鐵路公議會大綱之傳單文義不符中國保守主權之宗旨，特為辯解。

本日，清廷外務部照會駐華各使，辯解有關俄國議駁中俄兩國所訂鐵路公議會大綱，似有侵礙各國人民所享治外法權各情，實因俄國對東清鐵路原訂合同之主義，多所誤會，且不符公議會大綱之宗旨，茲誌照會內容如左：

「為照會事，案查俄國在東省鐵路界內設立公議會，與本部議定大綱條款，意在保守中國主權，並維持各國商民應得之利益，極承各國關注，實經公證。迺本年九月間俄國廓大臣將本國宣布之傳單抄送前來，查閱傳單所載，不特於東清鐵路原訂合同之主義，多所誤會，即於公議會大綱之宗旨，亦不符合，且與日俄兩國在美京所立條約之意違背，中國政府不能不逐節申辨，除由本部另備通告照會各國駐京大臣，並照復俄國廓大臣外，相應抄錄原文，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送貴國政府可也，須至照會者。」

### 外務部通告

本部接准俄國廓大臣照會，內稱前有敝國政府議駁中俄兩國所定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似有侵礙各國人民所享治外法權各情，茲本國外部向各該國特行宣佈傳單，開列本國政府於各國人民旅居東省鐵路界內所享利益，並由國際公法上享有各權利之意，並將傳單抄送前來，本部查閱傳單所載，實有為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茲為詳細解釋辯論如下：

查俄國通告，內稱中國開放商埠，與東清鐵路地段，性質不同，東清鐵路地段，為合同第六條所牽制，該公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一日

於所佔地段內，有完全行政之權，嗣後申以公議會大綱，其從前條約所讓之權力，更爲結實擴張。經此兩次訂約之後，中國政府已將鐵路地段內自主經理之權，讓予中俄公司，該公司之在該地一切舉動，有如私約租主，所有施行之行政權，出自有名。又稱日俄兩國全權大臣議約，內有宣布之言，曰滿洲東清鐵路，因建築而讓予之地段，不可與開放通商口岸互相比擬，亦不得一律看待。惟於所佔地段界限內，日本人民及他強國人民，得與俄國人民享受同等權利。由此推究，可見俄政府所負之義務。不過許外人享有公權，及干預行政機關各等語。本部詳核該通告所載，其意祇在於東清鐵路界內，俄國得有施行之行政權，並以兩次條約暨日俄全權大臣宣布之言爲據，不知其中附會誤解之處，實不可枚舉。中國政府對於以上條件，實有顛撲不破之理解，請一一申明之。東清鐵路合同首段，即載明中國政府現與華俄道勝銀行合夥開設生意，曰合夥開設生意，明係商務之性質，而與行政上之權限，絲毫不得侵越，開端已發明清楚，毫無疑義。迺俄國政府引此項合同第六條爲據，謂有由該公司一手經理字樣，爲完全行政之權，不知其一手經理之下，實載明准其建造各種房屋工程，並設立電線，自行經理，專爲鐵路之用云云。是該公司有權經理之處，即該合同所指鐵路工程實在必需之地段，而該公司經理之權限，亦不得越出鐵路應辦之事，其完全經理之權，不過止此，絕無可推移到行政之地位。不意俄國政府竟牽涉及之，謂該合同第六條有完全行政之權，雖經本部駁辯經年，仍執前說，豈非大誤，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一也。又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即俄曆一千九百九年四月二十七號。）中俄兩國所訂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條款，自第一條以至第五條，均係聲明鐵路界內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之意義，具見鐵路界內，凡關乎政治上，施行之事，其權仍在中國。迺俄國通告，轉謂得此條款，於前項所讓之權力，更爲結實擴張，不知果何所指。豈謂中國主權，並未稍有損失，而俄國反專有行政之權耶？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又一也。又光緒三十一年俄日在美國議訂條約第三條，載明俄日兩國政府，統行歸還中國全滿洲完全專主治理之權。又俄國政府聲明俄國在滿洲並無地方上利益，或優先及獨得讓與之件，致侵害中國主權。或違背機會均等主義，曰統行，曰全滿洲，曰完全專主，又曰無地方上利益，不侵害主權，字句何等結實，豈能強解商務合同，並以未經中國明認宣布之言爲依據，而轉將兩國間鄭重之約，廢棄不論耶，此中國政府所不能允認者又一也。據以上各節論之。足見俄國政府所引以爲據者。均屬勉強附會，偏於一面之詞，茲經本部一一解



釋明晰，想各國政府愈可洞悉此事之原委矣。又查東清鐵路合同第五條，載明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又稱所有鐵路地段內盜竊訟等事，由地方官照約辦理等語，是該鐵路地段內保護治安之主權，全屬中國，並不留疑似及誤會之餘地。凡屬東三省地段，均為中國完全無缺之境界，既如此其鑿鑿有據，不可挪移，則哈爾濱一帶地方行政之權，萬不應由東清鐵路公司攘奪明矣。中國政府現在深願保守中國應有之主權，並維持與中國通商各國應得之利益，特具通告奉聞，惟各國政府鑒察焉。

和貝使 義文使 比博署使 英代使 西班牙代使 葡柏署使 日本伊集院使 法馬使。」（註一）

## 清廷外務部聞英人在印設佛教會、西藏派人駐印，電聯豫切實開導藏衆。

清廷外務部本日致電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英人在印度設佛教會，西藏派人駐印，希切實開導藏人。

電文云：

「午勘電計達。頃准川督電稱，聞英人愚弄藏僧，在印度開設佛教總會，西藏派一人駐印度，名爲振興佛教，實即暗辦交涉。查有藏人札西翁底通英語，本在前藏當差，今正辭差，借名代噶布倫購機器，現往印京。西藏公會電，想即此人所爲，至藏人在察臺外聚兵阻抗，如理論不從，只得違旨驅勦，若照常支應烏拉，亦必優予獎賞等語。英人在印度設佛教總會，西藏派人駐印，均始何時，該公會電，是否即札西所發，究竟藏衆是否同意。如藏人全體阻抗趙大臣，應節節驅勦，若僅由札西播弄藏人，尚可理論，亦應分別辦理。除電川督轉電趙大臣仍遵前旨，妥慎辦理外，希將來電所稱兩節，向該藏衆切實開導，能否遵照，一併電覆。外、東。」（註二）

註一：中俄爭執之一般，見「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三，頁一—三。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廿六。

二日（十二月十四日） 清廷郵傳部奏准振興船路電郵四政，擬給獎牌，以鼓勵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日

六三八

勤能。

清廷郵傳部奏振興船路電郵四政，擬給獎牌，以鼓勵勤能，本日奉旨依議。原摺奏稱：

「臣部管轄船路電郵四政，務在利便交通，部員經營於內，尤賴各局所奉行於外。現在路電總分局，僱用機師匠首巡警領班報生司事一切人等，名目繁夥，職掌紛紜，將來恢拓航權，擴充郵政，用人愈多，考勤惰，別賞罰，乃臣部之責。此輩既無出身，又無官職，議罰則輕者減薪，重者斥退，甚者按律懲治，而議賞殊難，保獎官階，則其功未稱，加添薪俸，則其術易窮，似宜別籌旌勸之方，藉爲鼓舞羣材之具。臣等公同商酌，擬參用各省功牌之例，設第一級至第五級獎牌，給予五品至九品頂戴，並仿照民政部巡士肩章辦法，製成服章，書明等級。遇有實心任事，卓著勞績，未便奏保官階者，酌量賞給，以示優異，似於四政前途，不無裨益。」（註一）

### 清使法大臣劉式訓函請外務部於巴西設館遣使。

清使法大臣劉式訓致函外部丞參，請於巴西設館遣使，其函如左：

「巴京瀕行時，外部大臣白蘭谷氏，諄諄以遣使常駐巴京爲請，弟允爲代達鈞部。查巴西爲南美洲大國與我立約垂三十年，因地廣人稀，招致日斯巴尼亞國、義大利國、德意志國人，前往開墾大興農業，目前出產以咖啡爲大宗，蔗糖棉米等次之，然荒地待闢，尚十之八九。華民旅居巴京者，共百餘名，大都小木營生，此次公舉代表，歡迎專使，當派隨員吳克倬，前往撫慰，該僑民等懸燈結彩，歡聲雷動，具徵愛國熱誠。弟傳見數名，詢問狀況，僉稱巴政府待遇甚寬，與白種人無異，並無特別捐稅及苛例情事，除京城外，散布各省工作者約三百名，云云。弟聞日本人來巴西，向甚寥寥，自設駐使後，二年之間，驟增至千餘名，此後源源而來，亦可想見。因思南美諸國內，華僑最多者，首推秘魯，早已設館派領。近來華僑漸由該國南遷，流行於智利及阿根廷二國，爲數日多。弟在巴京時，阿根廷京城華僑，合詞馳電，聲請立約設領，盼望甚切。就保商護僑而論，均應設館派領；惟智利、阿根廷雖有立約之請，未與開議，勢難急切辦理。今巴西既已遣使常駐，諄諄請求，似可先就巴京設館派使，以廣聯絡，然後

由駐巴使臣調查智利、阿根廷華僑情形，由巴京至阿根廷京城，僅四日海程，與該二國籌商立約設使，將來即以駐巴使臣兼使智利，而以阿京爲常駐之所，俾可居中調度，呼應靈通。謹就愚見，統籌南美諸國先後通使立約辦法，乞代回堂憲酌核是荷。」（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載一，頁四四一。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二六。

### 三日（十二月十五日） 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奏稱：達賴謀阻川軍，請速撥邊軍爲後援。

清廷與西藏宗藩關係日漸惡化，清派鐘穎率川軍入藏，達賴喇嘛曾於十月二十五日密託江孜英國商務委員發出三電，請駐北京英俄日法公使抗議中國對藏措施（註一）。本日，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奏稱：達賴決意攔阻川兵入藏，請速撥邊軍，作爲後援，並嚴防俄人接濟西藏軍火。其奏摺內容大略如左：

「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奏，達賴喇嘛陰蓄異謀，久思自立，趙爾豐甫膺駐藏之命，藏人更啓拒漠之心。近聞川兵一千奉旨入藏，竟敢公然具稟，謂無論是何漢兵，決意攔阻，並欲挾制漠屬之土民，卽商埠各事，亦欲與英人直接，奪我主權，又以我不欲輕啓兵釁。愈懷輕藐之心。就現在情形，悉心體察，有可慮者三，有不足慮者三，達賴之居心，均已見諸實事。自張蔭棠入藏，令其籌餉練兵，輕棄主權，遂益堅其自立之志，此次私自起用已革之噶布倫邊覺奪吉等，事之不合權限者，彼皆有所藉口。若相持日久，彼布置周密，則番氣愈驕，卽附我者亦因而解體，可慮者一。俄英兩國，均設法籠絡達賴，而達賴偏聽人言，親俄而忌英，前英兵入藏，實因達賴信用俄人多治夫之言所致，此次達賴出京，又遣多治夫赴俄，陰相結納，並聞攜帶俄國戎裝者二十四人。如係俄籍，則英人必來詰責，藉口興戎，就近先發，而藏非我有矣，可慮者二。自琦善以兵權財政，盡付番官，駐藏大臣屬下，僅糧臺及遊擊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四日

六四〇

下文武數員，制兵則久戍防次，習氣甚深，由藏召募者，且多親附藏人，設有緩急，皆不足恃，可慮者三。然達賴尚未返藏，任用邊覺奪吉等數人，一意拒漠，專橫自恣，久爲藏人所側目。其所派番弁番兵，苛斂搶掠，士心既失，民志亦復渙散，不足慮者一。川兵入藏，知奉明文，萬無阻擋之理，邊覺奪吉等奉達賴之命，意圖抗拒，調兵勸派，其槍械口糧彈藥，均由番民自備，番民素處於專制壓力之下，面從心違，故番官雖日集兵，而民實無鬪志，不足慮者二。番官雖聲言聚兵數千，拒擋漢兵，又煽惑察木多乍了及類伍齊等處，勒令派兵相助。自趙爾豐派兵駐察木多，而浮言盡息，類伍齊亦因藏官勸派而反抗，由察木多經類伍齊而入三十九族，其地本爲我屬，惟至拉里後，由江達抵前藏十三站，皆係藏屬，若有接應，不難奮迅直前，得一二勝仗，則全藏瓦解，不足慮者三。現已派員弁赴三十九族調集土兵，以備調遣，請飭趙爾豐與趙爾豐就近速撥邊軍三四營，作爲川兵後援，以壯聲勢而期策應，至英人通商三埠，照約不能干預西藏內政，俄雖欲干涉，一時未能出兵，惟私濟軍火一事，不能不嚴爲防範，仍請飭下陝甘督臣西寧辦事大臣認真稽查。」

得旨：「仍遵前旨，電商趙爾巽、趙爾豐，妥籌辦理，已電諭長庚等，查禁軍火矣。」（註二）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四二。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三十一六。

#### 四 日（十二月十六日） 清廷頒詔：上皇太后徽號曰「隆裕皇太后」。

清廷於三日上皇太后尊號曰「隆裕皇太后」，本日頒詔全國曰：

「朕惟古帝王承天正位，續服臨民。溯王化之始基，播徽音於內治，則有鴻名鏤玉，茂德鐫金，迪前人光，雖無加於巍煥，以天下養，必備極乎尊崇，故紫胤發祥，商稱簡狄，赤烏啓祚，周美姜嫄，聿著前編。式昭懿典，欽惟兼祧母后皇太后，道齊乾極，德配坤元，柔嘉則於六宮，覆育周乎萬國。獻幽祈蠶以共黻冕，執蘋蘩藻以奉豆蓬，求賢審官，勵憂勤於卷耳。躬儉節用，思刈護於葛覃。大練受朝，頒外家之訓誡。副笄奉案，嚴長樂之膳饈，溯

茲夙夜之齊明，贊皇風者二十載。伏願陽和之煦育，捧愛日者萬千齡。朕渥沐慈恩，纂承大統，觀休徵之有象，繇景祚於無疆。仰軒曜以歸仁，率土遂瞻依之願，叩璇宮而錫福，普天抒愛戴之誠，諮議僉同，典章具備。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先師，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謹奉冊寶，恭上兼祧母后皇太后尊號曰：隆裕皇太后。璆琳表度，夙徵玉勝之祥，奎璧爲文，肇啓珠囊之治。洪茲鉅典，特沛殊恩，所有事宜，開列於後，一在內之親王福晉以下公之妻以上，著加恩賜。一外藩蒙古諸王之福晉以下、公之妻以上，著加恩賜。一民公侯伯以下二品大臣以上命婦，著加恩賜。一從前尚過公主格格之額駙等，照伊等品級，著加恩賜。一從前恩詔後升職加銜補官者，悉照現在職銜，給予封典。一在京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著各加一級。一在京文武官員任內有降級罰俸住俸者，咸與開復。又在京官員現在議降議罰者，悉予豁免。一外藩蒙古王公以下臺吉以上，有罰俸住俸者，咸與開復，其現在議罰者，悉予豁免。一除十惡不赦外，犯法婦人，盡行赦免。一太監等著賞給一月錢糧。一上三旗辛者庫當差婦人，著酌議賞賜。一罰贖積穀，原以備賑，多月嚴寒，鰥寡孤獨貧民無以爲生，著直省各督撫令，有司務將積穀酌量賑濟，毋令奸民假冒支領。一各處效力贖罪人員，向無定限，多致苦累，殊堪矜憫，著各該管官查係已滿三年者，聲明犯罪緣由，奏請酌量寬免。於戲，推恩及於四海，載錫之光，式命徧於九圍，則篤其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七十一，

五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以日本伯爵大隈重信進呈所編「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賞給寶星。

清廷外務部奏，日本伯爵大隈重信奏進所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請賞寶星。本日奉旨賞以頭等第三寶星。

按：「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共一卷六十二編。編一：開國五十年史論，伯爵大隈重信著。編二：德川慶喜公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五日

六四二

顧錄，伯爵大隈重信著。編三：帝國憲法制定之由來，公爵伊藤博文著。編四：開國事歷，島田三郎著。編五：明治之外交，伯爵副島種臣著。編六：帝國財政，伯爵松方正義著。編七：陸軍史，公爵山縣有朋著。編八：海軍史，伯爵山本權兵衛著。編九：政黨史，法學博士浮田和民著。而伯爵板垣退助、伯爵大隈重信審定。編十：法制史略，法學博士富井政章著。編十一：法制一斑，法學博士鳩山和夫、阪本三郎合著。編十二：自治制度，法學博士清水澄著。編十三：警察制度，男爵大浦兼武著。編十四：監獄志，法學博士小河滋次郎、留岡幸助合著。編十五：交通及通信，男爵前島密著。編十六：遞信事業，男爵田健次郎著。編十七：鐵道誌，子爵井上勝著。編十八：海運業，近藤廉平著。編十九：本邦教育史要，伯爵大隈重信著。編二十：明治教育史要，侯爵西園寺公望著。編二十一：教育瑣談，子爵田中不二麿著。編二十二：高等教育，男爵文學法學博士加藤弘之著。編二十三：民間教育，法學博士浮田和民著。編二十四：商業教育，法學博士天野爲之、法學博士鹽澤昌貞合著。編二十五：女子教育，成瀬仁藏著。編二十六：歐洲學術傳來史，大槻如電著。編二十七：數物學，理學博士櫻井鈴二著。編二十八：博物學，理學博士箕作佳吉著。編二十九：醫術之發達，醫學博士青山胤通、富士川游合著。編三十：醫學及衛生，醫學博士三宅秀著。編三十一：神道與君道，久米邦武著。編三十二：儒教，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著。編三十三：佛教，文學博士高楠順次郎著。編三十四：基督教：本多庸一、山路彌吉合著。編三十五：哲學思想，文學博士三宅雄二郎著。編三十六：泰西思想之影響，法學博士新渡戶稻造著。編三十七：新日本智識上之革新，法學博士橫井時雄著。編三十八：明治文學，文學博士芳賀矢一著。編三十九：美術小史，正木直彥著。編四十：音樂小史，東儀季次著。編四十一：國劇小史，文學博士坪內雄藏著。編四十二：政論界之新聞紙，福地源一郎著。編四十三：新聞雜誌及出版事業，鳥谷部銑太郎著。編四十四：農政及林政，農學博士酒匂常明著。編四十五：水產業，村田保著。編四十六：鑛業志，古河潤吉著。編四十七：工業志，鈴木純一郎著。編四十八：織物志，川島甚兵衛著。編四十九：染織業，高橋義雄著。編五十：銀行志，男爵澁澤榮一著。編五十一：會社志，男爵澁澤榮一著。編五十二：外國貿易，益田孝著。編五十三：北海道志，農學博士佐藤昌介著。編五十四：臺灣志，男爵後藤新平著。編五十五：慈善事業，三好退藏著。編五十六：赤十字事業，男爵石黑忠德著。編五十七：都府之發達，尾

崎行雄著。編五十八：風俗之變遷，文學博士藤岡作太郎著。編五十九：社會主義小史，安部磯雄著。編六十：日本人之體格，英人埃爾溫伯著。編六十一：國語略史，藤岡勝二著。編六十二：開國五十年史結論，伯爵大隈重信著。都凡六十二編，二千二百餘葉，百三十餘萬言，分任著述者五十餘人，而大隈伯實總其成，自草創以迄殺青，歷年五，爲日文、漢文、英文三種頒於世。（註）

註：滄江：讀日本大隈伯爵開國五十年史書後，見「國風報」，第一年第一號，文苑，頁五—八。

## 六日（十二月十八日） 清廷革甘肅布政使毛慶蕃職。

清廷以度支部奏劾毛慶蕃玩誤憲政，本日革其甘肅布政使職。諭令如左：

「度支部奏，藩司玩誤要政，據實糾參一摺。清理財政，爲預算決算入手辦法，於立慶前途，大有關繫，乃甘肅布政使毛慶蕃於藩庫款項，既不定期盤查，亦不遵章造報，違抗玩誤，實屬咎無可辭。毛慶蕃，着即行革職，以爲貽誤憲政者戒。」（註一）

### 度支部原奏稱：

「奏爲藩司玩誤要政，據實糾參請 旨懲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清理財政爲立憲大綱，疊經臣部奏定章程，欽奉 明詔頒行京外，復蒙 特派監理官，分赴各省稽查督催，朝廷籌備憲政，慎重度支，凡在臣工宜如何激發忠誠，共維大局。乃臣部屢據各監理官來稟，僉以官場積習疲玩，陽奉陰違，辦事之難，幾同一轍，良由各省財政紊亂，脂膏所在已久，奸蠹叢生，欲舉數百年之銅弊，遽令廓清人情，本多不便，然未有抗違玩誤，如甘肅布政使毛慶蕃者。查臣部於本年二月，奏定各省清理財政局章程摺內，請 飭各省趕緊派員設局，迅將開局日期專案奏明，開具局員職名，酌擬辦事細則，咨報立案。該藩司於三月到任，即經陝甘督臣派充清理財政局總辦，五月間兼護督篆，直至六月間始行遵章設局，八月底始奏報開局日期，其辦事細則，至十月底，甫經送到局員職名則迄未開報，事事延緩，而甘肅正監理官劉次源，副監理官高增融來稟，亦屢以辦事棘手爲言。臣部念當清理之初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六日

六四四

，或有爲難之處，復經分電嚴催，疊據該監理官等將先後情形稟覆，據稱該藩司平日宗旨，不以清理財政爲然，嘗警部章，詆爲多事。設局以來，僅派局員五人，並不分科治事，監理官督同局員纂擬各項規則表冊文件，例送總辦畫行，該藩司閤置數旬，始行發出。藩庫款項既不定期盤查，亦不遵章造報，外銷之款，尤譁莫如深，迄無一字到局。財政局會辦蘭州道彭英甲，管理統捐，意欲據實開報，商諸該藩司，大被申斥，於是各衙門所承伺風旨，觀望遷延，監理官舌敝筆枯，疊催罔應等語。臣部以甘肅清理財政局奏報開局日期及辦事規則，先後到部月日與該監理官等所稟情形兩相印證，該藩司之抗違玩誤，實屬顯然。若各省相率效尤，則財政永無澄清之日，貽誤憲政，關繫匪輕。臣部有糾察外省之責，不敢扶同諱飾，惟有懷遵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諭旨，並查照清理財政章程第三十條，據實糾參，請 旨嚴懲，以爲玩誤要政者戒。現在春夏季報告，限期早過，而各省報告尚未到齊，其逾限省分，容臣部查取該管官員職名，隨後遵章參處，所有藩司玩誤要政，據實糾參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毛慶蕃，字實君，江西南豐人。曾任戶部員外郎、直隸候補道員、江蘇提學使、甘肅布政使。（註三）

### 清廷駐藏大臣聯豫致電樞垣：達賴欲圖自立遂至積不相能。

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幫辦大臣溫宗堯電覆樞垣指出：「駐藏清兵向無燒殺虐民之事；達賴欲圖自立，遂至積不相能。電文如左：

「午勘電謹悉，藏無公會，有公所假名，番官喇嘛集議，冒稱闖藏代表，實則達賴私用之邊覺，奉吉等數人主持，並非英藏聯合在印所設。駐藏中兵，向無虐民之事，豫到藏後，並未燒燬寺院，殺戮人民。原電請撤趙爾豐及聯豫，想爲牽連聳聽。查洋字地名，宗堯詳譯：一巴裏塘、二乍依、三擦竹卡、四擦瓦岡、五臘翁，不過得其大致，且擦竹卡距拉里之一站，尤無用兵之事。至巡警一項，原欲維持治安，曾奏明有案，安有藏民非中國百姓之語。川兵已抵察木多，聞紀律甚嚴，惟藏兵聚於恩達一帶，極力抗拒我軍，已否前行，尙無確耗，已電請川督嚴飭速進

。總之達賴欲圖自立，豫事事欲挽主權，遂至積不相能，此次與去年阻止趙爾豐，同一技倆，想難逃洞鑒也。謹據實電覆，豫堯叩。初六日。」（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十五，頁十二。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註三：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二七。

## 七日（十二月十九日） 清廷民政部奏上府廳州縣自治選舉章程。

清廷民政部奏上府廳州縣自治選舉章程，旨令「憲政編查館覆覈具奏」。令文如左：

「民政部奏，擬訂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九十條，及選舉章程七十八條，請飭憲政編查館覆覈頒行，以資法守。得旨，著憲政編查館覆覈具奏。」（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一四。

## 八日（十二月二十日） 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與幫辦大臣溫宗堯分電外部與樞垣，申明川兵進藏旨意。

清廷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大臣與幫辦溫宗堯，本日電覆外部稱：藏人抗拒川軍非藏衆同意，乃達賴左右等人之意，對之惟有痛勸。電文如左：

「豫等前奏請添設印京領事，原欲探彼消息，且今年曾委陸興祺充採辦委員，因該員前印日久，情形熟悉，故藉以查探一切也。札單翁底確有其人，張蔭棠函薦來藏時，英文無人，令其暫充繙譯，嗣商上派往印度，查係專爲發電阻止趙爾豐入藏，近十月間言旋，行至江孜，遇邊覺等所派之陽買戴球，遂同折回印度。此次之電，亦必此人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七、八日

六四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四六

所發，然係奉有命令，非此人所爲。現藏事皆邊覺奉吉等主持，噶布倫亦無權，況此人出身微賤，曾爲英人賤職，即將來佛會成立，英人亦未必認爲代表也。至調兵抗拒川兵，亦邊覺奉吉等陰奉達賴之命而行，藏本專制，官與兵迫於苛虐，不得不然，並非藏衆同意。不惟官僧商民不願，兵爲尤甚現趙爾豐帶兵駐察，惟有於其抗拒之地，痛剿一二，則全藏瓦解，邊覺等亦勢孤矣。大局攸關，豫堯不敢以日處凶險之中，稍有欺飾，謹覆。豫堯叩，初八日。

。（註一）

本日，溫宗堯並致電樞垣，請旨申明川兵進藏，專爲保護黃教，電文如左：

「午東電謹悉，印度欲設佛教總會，去年即有所聞，並有延班禪爲會主，印度某土王爲會副之說，然至今實未成立。藏電會字想是所字之誤。午川兵進藏事，爲西藏公所抗拒，經宗堯會同聯大臣再四勸導，不啻舌敝唇焦，公所中人仍懷疑莫釋，阻力愈堅，且疑此舉非奉朝旨，謂出自聯大臣所請，不懷好意，有滅彼黃教之心。於是因疑生恨，羣起與聯大臣爲難，初不過妄事要挾，今且欲行其詭譎以排去之。昨竟砌控毫無根據之語，列款十九，赴宗堯署，稟請撤聯大臣，要求轉奏。宗堯因逐查，均無確證，不敢據令上聞。似此膽情不靖，事勢日迫，擬請特頒諭旨，申明川兵進藏，專爲保護黃教，並無他意，毋得妄生疑慮，俾宗堯奉以轉諭藏衆，使咸曉然於朝廷德意，或可化其頑梗，一得之愚，未知當否，乞代奏請旨。宗堯叩，初八日。」（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一，頁二八。

註二：同註一，頁二八—二九。

## 九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達賴喇嘛抵拉薩。

達賴喇嘛於本日抵拉薩，駐藏大臣聯豫及幫辦大臣溫宗堯曾往迎候。（註一）

按：達賴喇嘛曾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進京陛見，十一月離京後，原自揣其離藏已久，而藏中權僧頗有思久握藏政而不欲達賴速返者。因曾在中途逗遛留連，並與俄使私覲以冀外援。至本年六月，川軍起程入藏，達賴更遲疑不



前。至八月初三日始抵哈拉烏蘇，二十五日到達塔爾寺，去藏僅三日程，遲遲不歸，名義上雖爲靜坐，實欲等候俄人回信，同時指揮藏番阻止川軍入藏。直至本日，始行返藏，抵達拉薩。（註二）

## 駐北京美國代辦費萊齊向清廷外務部提出滿洲鐵路中立計劃節略。

本年九月間，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曾令駐英美使向英國建議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英國反應冷淡。本月六日，美以此計劃通知日俄，並於本日向清廷外務部提出是項計劃之節略，其節略爲：

「當西曆十月二號，東三省總督奉天巡撫與美國銀行公司及英商保齡公司訂合同，此合同係爲建造錦州至安東鐵路借款作工之事。現美國政府以此事於中國主權商務均大有益，是以甚願襄助此事成就。查東三省地方，現有中日俄分辦鐵路三股，如能使三股鐵路事歸一律，彼此相幫，庶所獲利益較前愈多。況前所立之某兩合同，於中國行政權多有關碍之處。今據美政府意見，中國果願保存三省主權，並期該省興旺，且於各國均霑利益之法，絲毫不失，當令此三股鐵路事權，統歸一律。其總理之法，務須以省減明敏公平爲最要。此等辦法，須認中國爲地主，亦當允數國備辦需用之款。如集此款時，借期當爲展寬，庶還款之易，不卜可知。至於借款應有利益，須當公平合宜，使該銀行情願允諾，並承買股份人均願購買此項股份。尤須明定章程，允出借款項之國，於借款未還清以前，派該本國人總理路務。舉凡用人購物，亦許各出借款項之國，彼此商定公平辦法。此事若果開辦，須先請中日俄三國允准襄助。英美兩國因有錦愛鐵路借款合同，亦須幫同辦理。以上辦法，於中國甚爲有益。東省路權既已均歸中國所有，爭執行政權之意見，定必消歸無有。該省農商等事，亦因路權劃一，愈覺興旺。是以美國政府甚望中政府之樂成此事也。」（註三）

### 附錄：明水撰：美國最近東方政略記（註四）

兩月以來，外交事件，最聳動世界耳目者，則美國對於中國之行動也，就中如滿洲鐵路中立之提議，如錦愛鐵路借款之要求，實其最著者，但事件之真相，吾國人知之尙希，故特參酌羣報，爲系統的記述，俾憂時之士，得省覽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四八

### 新門羅主義

美國外交政策，向標所謂門羅主義者以號於天下，門羅主義者何？當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既敗，俄普奧三國結神聖同盟以維持專制政體。凡歐洲諸國民有圖革命者，輒干涉之。其時中美南美洲西班牙、葡萄牙諸屬地紛紛思獨立，美人恐歐洲政爭之局，蔓延及美，於是其第五代大統領名門羅者，宣言於萬國曰，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世號曰門羅主義。門羅主義之目的，在防遏美洲以外諸國干涉美洲之政治，而美國人不干涉美洲以外諸國之政治，其意即含在言外，此天下所公認也。美國凡六七十年間，堅守此主義，故當歐洲各國瓜分非洲，美人曾不恩染指，他更無論矣，及十九世紀末，麥堅尼爲大統領時，而政策一變。

麥堅尼時，戰勝西班牙，近縣夏威夷，遠割菲律賓，是爲美國有殖民地於他洲之始，於是乎駭駭與中國相接近，問題之關於中國者，往往容喙，近十年有開放中國門戶之一名詞，麥堅尼倡之也。蓋是時中俄密約方始暴露，美人懼俄人占領滿洲而爲鑄其利源以私爲己有，乃倡此議以撓之也，及盧斯福繼爲大統領，蕭規曹隨，一循麥氏政策而加銳厲焉。日俄之役，盧斯福以調人得任，周旋兩國，使結議和條約於美之波士瑪，同時宣言其對中國主義於開放門戶之下，加機會均等一語，其咄咄逼人之氣象益進矣。當盧氏在任五年中，所至演說，皆以門羅主義爲題，其言曰：門羅主義非消極的而積極的也，非保守的而進取的也。質言之，則謂美洲之政局，雖不許美洲以外之國干涉，而美洲以外之國之政治，美國得而干涉之云爾，世號曰新門羅主義。夫此積極的進取的之新門羅主義，舍中國外，更有何地可容其展布者，故新門羅主義，實專爲對中國說法，天下有目者皆見之矣。

### 近數年來美國資本家對中國態度之變遷

美國當數年前，少數先覺之士，其眼光雖已注定中國，而一般民衆，猶落落不甚經意，未嘗有出死力以與他國競爭之意，故事事不免稍落人後。前此合興公司，實一種仙治潔特，曾得有粵漢鐵路之敷設權，而工事遷延不進，令我國得贖回自辦。此固由我國官民上下熱心協力挽回利權之所致，然使美人非放棄之，則我國恐亦未易遽見此成功也。美國所以放棄之者，全由大資本家漠視此事，蓋合興公司之倡辦人，本非實業界之有力者，就中如託辣斯大王摩爾根氏，雖掛名爲倡辦人之一，而於公司事實未嘗過問，其他素封，更視如陌路，此合興所以失敗之由也，及

最近兩三年間，始大悔前此之所爲，而急起直追若不及矣。

其主動最有力者，則前任奉天總領事士德列氏也，士德列本熟諳東方情形，其在奉天時，徐尙書世昌、唐侍郎紹怡實爲督撫，上氏極力市其歡心，謂將助我禦侮。去年唐侍郎歷聘歐美，其時喧傳有中美密約之說，或謂卽由士德列一派斡旋其間，疑莫能明也。而士德列既解任歸，大揭當亟爭中國利權之義，到處演說，又自辦一叢報以鼓吹之，紐約之豪富，遂爲所動，人人以此爲當務之急。又值一九〇七年恐慌之瘡痍已復，全國金融緩慢，擁資者苦於無地求贏，乃利用此時機，組織一大仙治潔特，專爲經營中國之用，及去年英德兩國，得粵漢鐵路借款權，此仙治潔特，要求加入，竟獲成功。其所計畫，着着進行，遂至於動華盛頓政府，近日美國與我之交涉，紛紛多事，其樞機實始此也。

#### 駐節北京公使格蘭氏之任免

去年外交界有一大怪事，則美國駐節吾國公使格蘭氏之既任命而忽報罷也。夫一國政府，任命一人，報罷一人，原屬其國內政，無有可奇之處，亦無有可庸外人議論之地也，獨美國此次之事，極爲蹊蹺，頗牽動全世界人耳目，而吾國各報，竟未詳論，以如此大事，而其事又特與吾有密切關係，乃熟視無覩，眞可怪矣。故雖事涉旬月，不免有明日黃花之訕，然猶記之者，欲使國人瞭然此事原委，因知美國所以處我者爲何如也。

格蘭者，現居芝加哥爲某公司總理，其人多歷練，有材略，頗悉東方情事，又頗悉俄羅斯，能俄語，當美大總統塔福特就任之始，卽欲在他中國占一大勢力，雖其所昌言者，不過留意商工兩事，於政治無與，然既欲在人國展布己之商業工業，其勢豈能與政治毫不關連，既涉政治問題，則此代表己國之公使，豈能任非其人塔氏知格蘭之可與有爲也，拔之閭閻之中，任以外交之重，任命之日，告之曰，吾望卿此次實行我國對清之勁烈政策。其發表此任命之文書中，大書特書曰，格蘭者吾美最有材能之實業家之一人也，今大統領爲吾美故，以此最重之支那公使之任委諸格蘭，其爲快慰，豈可勝道。夫格蘭任事久，閱歷多，其往返於俄羅斯者十有七度，長於俄語，故欲確立吾美之商權於支那而我國務部之策畫，行之而無遺憾捨格蘭外，其可以異人任哉，此大統領所以有今日之命也云云。觀此則知塔氏之抱負，殊非微細，而用格蘭之意，絕不同於尋常矣。格蘭亦有知己之感，欣然受命，將以西曆十月五日，由舊金山首途，已嚴裝矣，忽得國務卿諾克士召還之電，是時詔以爲奇者，不特身受之格蘭，卽全美之人，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五〇

知有此事者，罔不驚異。此耗一播，異說紛起，或以爲支那鐵路問題也，或以爲滿洲問題也，或以爲與日本之交涉也，而最盛傳者，則爲中日協約，美國欲起而抗議之一事。

西曆十月十日國務卿諾克士與格蘭會於華盛頓，十二日以其宣言書發表，此事顛末，始稍爲世人所知，今取其全文譯錄於左：

國務卿頃以關於滿洲之中日協約，不知其果與美國之利害有無妨礙否，又與列國所承認之機會均等主義有無違背否，勢不得不依例調查研究。今所察究者，尙未釐事，亦未決定若何辦法，然當研究之時，適駐支那公使格蘭來署，由一書記處，得聞此事，而格蘭既未與國務卿代理，及其他有責任之官憲協議，又忘其爲與國務部有關係之一人，乃貿然對報館訪事，言美國政府，於中日協約中某條，預備抗議，而此抗議，當以公式行之，今不過尙待某吏之到，然後發表云云。同時西部諸報館，卽有登載，不數日又見於日本各報，而此事無人不知矣。此係十月一日國務部一有責任之官憲，報告於余者，其人且言並非得諸謠傳，實有可信之理云，於是余於一九〇九年十月三日，致電格蘭舊金山，其電文爲：

合衆國對於中日協約，意欲抗議之事，今已見於日美各報，恐貴大臣不能辭其責，極欲與貴大臣一見，請迅速過返華盛頓。使貴大臣而與此事果無與，是余所深望，雖然，自貴大臣離華盛頓後，東方各事，似有與貴大臣牽連，故余不得不與貴大臣謀一良晤，非得已也。

其後十月十日之夕，余既與格蘭會見，格蘭頗自引咎，謂實不慎所致，且言若因是而累及余之信任，彼自樂於辭職云。此固非余本意，然以余職守所在，亦不能不勸格蘭挂冠矣。

以上國務卿之宣言書也，時格蘭閱之，大爲不平，乃與芝加哥一友人，再三商議，卽日發一長辯正書，其大意如左：

國務部所發宣言書云，國務卿受余辭表，誤矣。余未得諾克士手書之前，已有電致大總統，託秘書官加邊達代遞者，其文曰：

大總統塔福特鑒：

閣下求余實現閣下之希望，故國務卿對於余所執之行動，甚爲反對，此極費余躊躇者也。以余之判斷，國務部所認爲謬誤者，余不覺其爲謬誤。雖然，余固非確保其無謬誤，且亦不能確保也，而國務部所取之方法及其處置，與余之自重心及余之地位，不能兩立，故余以個人言之，則極感閣下之厚愛。其一切之事，皆俟閣下之命而行，閣下其知之矣，余之辭表，惟在閣下之手中耳，千九百〇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哥倫比亞州華盛頓格蘭發。

國務部宣言書，又云美國欲抗議中日協約事，由余對一報館記者談及，故致洩漏云云，且言余已自引咎，是亦誤也，夫報紙所登者，豈必余之所言乎，藉曰余言，亦有何證據乎，報館獨不能得之他人，而必有恃於余乎，凡此諸議，國務部宣言書，並不能有所明指也。況此事西曆九月九日，紐約希拉爾特報已登有東京電報，是亦余之所言耶。

且余對於中日問題，有時頗發表意見者，亦非無故，蓋余應大統領之厚意，允其承乏駐支那公使。時大統領屢爲余言，美國人不知太平洋爲政治上商業上最重要之地位，君其留意，凡遇公宴時，君當利用其機，努力以喚起一般之注意，而所言者，尤以切中事情爲主，無取乎高談空論，此切望於君也。余承統領之意，有國民之責，敢不竭其棉薄，故九月十四日，在芝加哥演說，其意實本於此。夫以余之不長於演說，欲不負統領之望，誠非易事，雖然，余豈敢自愛其力哉，余所以奉命以來，屢有論及東方之事者，蓋以此也。

余曩者，離華盛頓時，有某著名之報館記者，詢余中日協約之意見，余應以此事尚在研究中，世人所共知者，至於如何辦法，尚未決定。余之所以不直辭以不知者，蓋余雖至小之事，猶欲副大統領之希望也。上所辨明，對於感情的無思慮之國務卿行動，尚未十分透闢，雖然，余今日之地位，非余求而得之者也，故余非得大總統眞實信余，與政府心中欲援助余，余絕不欲留此地位耳。

以上所錄，則格蘭之詞也，蓋格蘭意實不甘於國務卿前掛冠以去，而必欲得大統領之後命，以取進止。時塔福特旅行加姆寬尼省，得國務卿要求格蘭辭職之電，略無議論，一切處置，惟國務卿是聽，於是格蘭以有爲之材，荷重大之責，橫被口語，一朝報罷，亦可謂不幸也已。而此事果爲國務卿信一面之詞，重誣格蘭乎，抑確爲格蘭之洩漏機密乎，或更有他故乎，則非外人所敢臆測矣。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五二

要之此事在表面上觀之，不過一國務卿，與一公使衝突，於大局了無相關，然所以致衝突之故，則皆由中國問題而起，其所謂洩漏機密者，誠不知爲何事，而其中有不易爲外人道者，蓋可見矣。或曰，其時美政府方將提出滿洲鐵路中立案，正在準備中，而格蘭氏洩洩之也。要之美國此舉，有同兒戲，雖不免爲世界所笑，然其項莊舞劍意常在沛公，端倪固可測耶。

#### 大統領塔福特致國會之教令

其尤咄咄逼人，足使我驚心動魄者，則大統領致國會之教令也。美國議院，當每年開院之際，例有大統領教令一通，述其政見，以告國人，今年大統領塔福特所發教令中，有關於東方事項者，其言頗重，其意頗深，今直譯之俾吾國民省覽焉，其言曰：

美國政府，於極東政策，當持一定不變之宗旨，守機會均等之主義，至於保全支那帝國，尤當加意周到，此等政策，本於一九〇三年之條約，曾經東西列強所共盟誓者也。若夫支那海關稅一事，其徵加之比率，應適如其度，令彼國緣此可盡裁釐金，且貨幣亦宜令彼從速改良，此二事果能切實辦到，則不特支那本國有無窮利益，而其影響於外國商務者亦至鉅。故吾美當竭其力所能及者，使此等計畫，易於施行，並望各有約國，亦同此意，況目下支那因欲修築大鐵路，故需金甚多，已將釐金一項，作抵於外國銀行之手。然則有此鐵路公債之各國政府及其國民，對於支那改革之點，其爲直接有利不辨而明，故有此鐵道公債，即所以示其當與支那協同一致，以實行其門戶開放之政策者也。爲此之故，美國干與支那之行政改革，使不務虛名而得實際，正吾國民一種義務也。故我公明之政策，必不可失此機會，且宜以必不可缺之手段以自明其意也。夫以大富源有信用於世界之美國大銀行家等，恰如得政府之贊成，以同一之條件即時分擔鐵路公債，而其主要之條件，則美國供給鐵路材料，宜與他借款有關係之國，其量惟均，至建築鐵路之際，便當交定，幸也吾美欲均占此鐵路利益，故經數月之交涉，終獲得大部分之權利，以如此之活動，其與刺激於我貿易者，爲故匪細，可以使其我政治主義政治歷史表彰一新紀元於東方者，可深信而無疑也。

又支那政府，以我合衆國政府前此所免義和團賠款之一部爲基本金，而派學生於我國，今其目的已達，所派留

學生，亦已至我國，分別入各學校及大學矣。此等青年，他日畢業歸國，結爲一體，其必能報效國家，增進幸福者，又何人皆無可致疑者也。

今年（宣統二年）上海所開鴉片煙會議，亦美國政府所發起者，其後得有報告，言支那對於吸煙之害，防遏不遺餘力，其進步甚著，此最可賞贊者也。我政府既協力共防斯害，其所以干涉商務之利益者，恐亦義所應有矣。若夫關於鴉片問題之種種事項，其在我國內者，予必以行政上力所能及，嚴行禁止耳，（本文務傳其真意，故字字從原文直譯，不免有冗漫之處，讀者諒焉）。

右大統領教令之一節也，其光明磊落，毫無掩飾，固自可敬，然其旁若無人之概，亦真可驚矣。凡世之發揚恩啓，處心積慮以謀人國者，未嘗不深自隱晦掩匿，若其敢於昌言而無忌，則必其所謀之國耳無聞目無見者也。今也教令中，一則曰干涉我國行政改革爲美國民之義務，再則曰東方政治主義政治歷史當開一新紀元，此何如語耶，雖然，我國民固熟視之若無覩也。

此教令之初發表也，各國報紙，競吮筆以論其究竟，故知美國必將有非常舉動驚人耳目者矣，未幾有提議滿洲鐵路中立之一事。

#### 滿洲鐵路中立提議

客歲臘初即陽曆正月上旬，美國國務卿諾克士氏，忽然提出一大公案以通牒於各國，其略如下：

- 一、美國向日俄兩國提議，使將東清南滿兩鐵路賣與中國，同時使該鐵路中立。
- 二、中國買收該鐵路之資本，由美英德法日俄六國之資本家組織一大「仙治潔特」以供給之，其他滿洲一切鐵路，皆歸化仙治潔特經營，使滿洲之鐵路，變爲六國公有物，其英美資本家所得之錦愛鐵路敷設權，亦包在其內。
- 三、右諸鐵路，一切不許使用之於政治上軍事上，惟專以供商業之用，故此提議若行，則日俄兩國之軍事的設備，可以撤廢。

諾氏既發此提議，且說明其理由曰：

美國政府爲欲斷絕滿洲政治的禍根，使於開放門戶政策之下，爲自然發達，謂宜將滿洲各鐵路置諸政治的爭奪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五四

以外，欲達此目的，不但要得清國之同意而已，彼原有多路在滿洲之日俄兩國，尤望其深表同情，而日俄兩國爲此鐵路，負擔許多責任及經費，若能讓與列國共同管理，亦可稍弛仔肩，而此政策，使滿洲全然永遠爲商業的中立地帶，其貢獻於世界之平和者實至大，此美國多年極東政策之理想，至今日而始期現實者也。計此政策，美國政府已爲根本的承認，俄國當亦贊成，中國德國，殷勤歡迎，更不必論，日本亦當贊成此主義，今後惟當爲條件上之談判耳，云云。

此提議名爲將滿洲鐵路中立，實則欲將滿洲全境作爲中立也，名爲恢復我主權，實則將我主權之見侵於日俄者，轉掠而歸諸六大國之手，且實際上歸諸美國之手也。當提議之初出也，各國言論界，若受電氣之振擊，囂然評論，言人人殊，而局外揣測者，大率以美國與英德俄法四國先有成言，用以脅制日本，而一發料當必中，則前此俄法德迫還遼東之事，將復見於今日，豈知美國本無成算，僅憑一己之理想，遂至爲日俄兩國所嚴拒，而此議遽消滅於無形中也。

於是陽曆正月十七日俄國覆答拒絕，其大意云：

第一、俄國以爲滿洲之現狀，於開放門戶主義毫無妨礙。

第二、若從美國之議，則俄人在滿洲之實業，受其妨害。

第三、西伯利亞與海參崴相連絡之鐵路，俄人爲自衛起見，必不能放棄其管理權。

日本亦於同月二十一日，覆答拒絕，其大意云：

一、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主義，日本所夙夜不忘，且將來當永守不渝，故美國提議之目的，今已履行實現。

二、南滿洲鐵路，在條約上屬於日本既得之權，維持其現狀，實日本自然之主張，今不能拋棄之。

此提議之初出也，德國首表絕對贊成之意，英法兩國，則模稜其詞，謂當視日俄之意嚮以爲從違，然此事關係最密切者，本爲中日俄三國，中國久被列強視爲塚中枯骨，舉足左右，殊不足以爲輕重而我政府處笑啼俱不敢之地位，亦久遷延而不贊一辭，惟日俄既胥謀以謹鑄其已胥得之，策則漁人之利，遂不易獲，而此提議忽已消滅於無形中矣。

## 錦愛鐵路問題

當滿洲中立提案未出以前，先已有錦愛鐵路問題一事，錦愛鐵路者何，自錦州府經洮南府齊齊哈爾伯都訥墨爾根以達於愛琿之一大鐵路也。此鐵路之發議，由現任東三省錫尚書良，而暗中主持者，實士德列氏也。法夏英國一仙治潔特之代表人福蘭特入北京運動，謀承辦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日本謂與南滿鐵路爲平行線，極力抗爭，事卒不成。士德列乘此機要求自錦州至洮南府之鐵路敷設權，即所謂錦洮路是也，然錦洮路短，不足以成東西交通之大道，士德列乃利用福蘭特失意之時，挾以爲助，乃組織一英美聯合仙治潔特，延長路線自錦州至齊齊哈爾，所謂錦齊路是也，其後更得美國政府強烈之後援，乃更擬延長之以迄愛琿，則今者交涉中之錦愛路是也。蓋由新法一變爲錦洮，再變爲錦齊，三變爲錦愛，其跡歷歷可按，而士德列策畫之偉大，亦真足驚矣。此鐵路若成，則北與俄國之西伯利亞路緊相接，南與津浦路緊相接，則將來中國南部乃至安南緬甸一帶與歐洲交通，皆以此爲最捷之路，其影響於世界大勢者實不少。而東清南滿兩路，皆緣競爭而減色，就中東清路爲錦愛路所橫截，蒙損尤鉅，故日俄兩國抗爭，實在意中，今交涉方棘，其結果如何，尙難預料也。但此路於全世界雖有大關係，然所經皆人煙稀少地味瘠瘠之域，其收支實恐不足以相償而工程所費，約須美金五十萬元內外，美國人緣此而得於滿洲蒙古間大增勢力，爲計良得，而中國加此莫大之負擔，爲利耶，爲害耶，是識者所未敢遽斷也。或曰：美國之滿洲鐵路中立提議，本明知其必不能成，知其不能成而猶提出者，凡以爲錦愛鐵路地也，信如是也，則其處心積慮之故，更可思矣。

## 結 論

以上歷敘美國最近數月來之東方政略，合前後而綜觀之，其用意所在可見矣。有美人亨利佐治者，名父之子，而著名之財政學大家也，昨年曾遊歷中國，歸而著一論登於某報，題曰美國之對清外交，其言囂而多味，今譯述之，亦可以見美國真意之所存焉，其言曰：

美政府者，美國仙治潔特之奴隸也，吾美之對清政策，要不過爲紐約倭兒弗街，（倭兒弗街者，紐約商場之中堅也）。金融業家之利益計耳，及今不悛，則爲保護此少數人在支那所經營之事業故，將來或致釀成大變，且動及陸海軍者，未可知也。蓋吾美多數之人，於極東今日情勢，瞢無所知，舉而委諸專謀私利之金融業者，使得左右政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九日

六五六

府之政策，無所於顧，循是不改，余敢斷言極東之禍，非久必將實現也。夫謂美國仙治潔特因欲在支那興業，遂爲禍亂之根柢，其言若過，然不必徵諸遠，即以駐清公使格蘭氏免職一事，足以明之而有餘。余於國務卿報罷格蘭氏理由，除發表於報紙中者，此外一無所知，而格蘭氏之言論，果爲外交官所不應發者否，今亦不暇論。惟余於格蘭氏免職之事，深欲吾美人急自反省者，即爲國務卿發表格蘭氏免職之公文中，「有美國政府，對於前所結之中日協約，果有害及滿洲之美國利益否，頃正在調查」云云是也。以余所見，國務卿所謂侵害美國之利益者無他，即以明其爲彼金融家之奴隸，而專爲仙治潔特謀耳，初彼輩得參與支那鐵路借款，及其他種種借款，因是又獲得種種特許權，漸次播殖勢力於滿洲，而忽有中日協約之報，則彼等疑此約之妨礙其行動者，亦意計中事也。故余以謂除却保護美國一部分人所經營之對清仙治潔特，此外不知其所謂極東政策者，果何在也。

美國脅迫之態度，客年九月十七日，有夜宴格蘭氏者，席次格蘭氏起而述美國對清政策，其言曰：「我政府近以巧妙之頗奴特亞撲手段，強借資金於支那，已告成功。（頗奴特亞撲者，美國強盜脅旅人於道中，奪其財物時所用之言也）。惟此等手段，此後恐不免屢屢用之」云。夫以若是狂暴之言，不意出諸外交官之口，則格蘭氏亦幸而報罷耳。雖然，是言也。使屢被歐美列強掠奪之亞細亞人言之，則對於前此支那鐵路借款之問題，正以表吾美國政府行動之態度，適當而不易矣。

強制借款之真意，難者或曰，吾美之仙治潔特，其所運用之金額，常以億萬計，何獨於此三四千萬打拉（美幣名一打拉值中幣兩元也）之借款，而重視之若此。雖然，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論也，夫對清事業，豈特一二鐵路已哉。恐十年之內，種種事業，漸次以起，則其如今日之借款者，更層出不窮，坐是而所借出資金之總額，寧能謂之爲小耶。僅以利息言之，則借款一事，已爲最有利之業矣，然而美國之仙治潔特，其所以必欲參與借款，如是之熱心者，却非專爲利息計，實欲因借款故，而得支那之抵押物也。故若支那一且有第二之拳匪事變，則吾美政府，爲仙治潔特故，藉口保全國民名譽，如昔年拳匪時，得與列國提攜，規掠支那，或遂瓜分之，恐亦敢徑行直遂，無所躊躇也。

第二之拳匪事變，所謂第二之拳匪事變者何，即支那之革命是也，人或謂支那必不能起革命者，是暗於情事之



言也。以余所見，則支那革命之禍，必不能免，蓋鑑之目今形勢，洞若觀火，而毫無容致疑於其間也。今者支那人，排外者日多，而對於外國仙治潔特，其同仇敵愾之心尤盛，彼等皆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也。」以此號呼於國中，故數百年大夢之支那，亦將推枕而起，恐非久而輪船、鐵路、電報以及各種文明機關，將遍布於其國，此等事業，或許外人以特權，或募集外債，自行舉辦，至時吾美之仙治潔特，果能採公明正大之措置乎，余不能無疑。余觀美國各種公司，其經營事業也，以欲獲得特權故，不惜用卑劣之手段，籠絡官吏政黨，遂使我政界日趨腐敗，此盡人所同認。夫在本國，然且如此，則遠去支那者，其恣無忌憚，抑何待言，果如是則支那人其能袖手旁觀，聽其所爲乎，必令彼等振奮精神，與彼等近口之新氣，再接再厲，而奮鬪之元氣，益磅礴日上耳。夫歐米人滿腔利私，以謀開拓支那內地，而逞其蠶食之謀，支那人視之，有不慷慨悲歌者乎，此致亂之由一。其次則外債也，夫國債爲近世戰爭一大原因，想吾美人猶憶之，彼英國艦隊，無端而砲攻埃及之亞歷克多利者，實因埃及對於英倫龍巴特街之金融業家，負債纍纍，不克償還，遂致行變威也。若將來支那對於吾美之仙治潔特，或因此等關係，忽生變故，則我國務省必將應此仙治潔特之請，而派兵艦於支那，以強力索償，且宣言「保護美國民之名譽」，事勢之必然者矣，此致亂之由二。故第二之拳匪事變，其必不能免於今之支那者，蓋以內外大勢，相逼而成，有非人力所能遏抑者耳。

開放門戶實爲私利而已，自頃以來，吾美人士，多持太平洋中，宜有強大艦隊之論，雖然是果能依於正道，爲保護通商貿易而設乎，抑不免如格廉頗奴特亞撲之言以保護其借款，擁衛其特許權乎，非余所敢知也。夫通商貿易者，以正直之傭工，所製成之物品，而此國與彼國，因得以爲交易，其緣此而釀成兵戈，事所必無，故美國以其所產之物，或在支那，或在世界，求銷路之擴充，與他國相對峙，以光明之手段，謀正當之利益，此吾美於歐洲及其他方面，所曾經驗者也。而今之仙治潔特不然，彼輩所謂開放支那之門戶者，非本於正道，爲通商貿易計，而有此舉也。徒欲參與借款，因借款而獲特權，以謀數人之私利而已，故開放門戶，縱得實行，而沐其賜者，爲仙治潔特所專有，於他人無與也，故余甚望吾美人士，洞觀極東形勢，防大禍於未然，改昨非於既往，則豈特余一人之幸也哉。

明水曰，佐治氏之言，其有所泰甚耶，其洞中藏結耶，吾不敢知，要之觀美政府數月來之舉動，明眼人自可得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一日

六五八

耳。雖然，抑毋謂此種政略爲美國所專有也，東西列強其不尤而效之者幾何，抑毋謂列強之用此政略爲無端者喜生事也，彼蓋爲生計原則之所驅有不期然而然者也。自科學昌明，各國產業組織大進於舊，生產日盛，而資本過賸，爲列強之通患。我方日患貧，而人則患富，非會治生計學者告之得不肯信。，挾資者苦於無地可以求贏，環顧全球，則用武之地惟有一中國；蓋中國以至腴之土地，至廉之勞力，而乏於資本，此求贏者惟一之善地也，故各國爭之，若水之就壑，若虎之擇肉，非誠好與我爲難，天地自然之法則導之使然也。而此勢滔滔以進，不及數年，則我全國人勢必至非匍伏於外國資本家之膝下，不能得一盂之飯，夫豈必屋瓦社濬吾宮而始爲亡國也哉。而美國則尤爲患富最甚之國，故其突進也愈不得不猛，然則我於人何歉焉，吾之記此，欲吾國人知所懼而已，國人而不知所懼也，吾乃敢以補救之言進也。

註一：呂秋文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八一。

註二：程時敦編著：「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頁五六，並見註一。

註三：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一—三二。

註四：「國風報」，第一年第三號。

### 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廷旨令部議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將錦瓊鐵路公司，仍允貸借英美鉅款事。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東省生路祇錦瓊一條，東省生機，祇有均權一法；請允錦瓊路貸借英美之款。本日清廷旨令「下部議」。旨令如左：

「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東省大局，時勢迫蹙，借款築路，無可緩延。沉錦瓊鐵路，直接京奉幹線，旁達葫蘆島不凍海口，內通蒙古要隘，外扞黑龍江邊睡，形勢極便，百貨更易流通，斷不至於無利可獲，至與辦實業，應請遵照部摺，另借鉅款，或辦礦務，或辦移民開墾，有鐵路以爲運輸，將來籌還本息，即以森林煤礦及墾牧之餘歸償，當不至無著。用人各節，臣等更當受其責成。又奏此次部議，有借款尤須組織銀行一語，臣等以組織銀行，應與鐵

路離而爲二，或於鐵路之外，另立興辦實業借款合同，或另向他國銀行借款，按年於鹽務項下設法籌還，庶幾保我主權，免滋流弊。又奏：東省生路，祇此錦愛一條，東省生機，祇有均權一法，美人以日人壟斷滿洲，積憤不平，欲以投資均其利益。此時議設錦愛鐵路，合英美公司共貸此款，資本必大，勢力始均，然後能與日俄相抗。名爲商路，實含有政治外交之策，是借款者乃兼借其勢力，彼以勢力換我利權，我即借其勢力以鞏固疆圉。在我之主腦，實在救亡，非僅興利已也。伏願飭部從長計議，將錦愛鐵路公司，仍允貸借英美鉅款，迅速覆准。均下部議」。(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二十一—二一。

## 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湖北鐵路協會會長劉心源進京，力爭廢除粵漢鐵路借款草約事。

湖北鐵路協會會長劉心源，本日會同宓丹階、張伯烈，自鄂入京，力爭廢除粵漢鐵路借款草約事。鐵路協會組織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公司，經紳商軍學各界迭次開會，認有股款四百餘萬元。本月初一日，在漢口四官殿開職員會，凡認股千元(即二百股)以上者，皆有創辦人權利。由協會會長劉心源與之訂立合同，當日到者，有五六百人，入會諸人，悉親填正式入股單，並各擔任特別捐，以爲協會經費及晉京力爭廢除粵漢鐵路借款草約三代表之旅費。本日三代表乘車入都。(註一)

### 附錄：湖北商辦鐵路公司稟鄂督文(註二)

爲設立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鄂境粵漢川漢鐵路，謹擬簡章。呈請咨部立案，並懇停止借款前議，以保利權而弭外患事。竊查粵漢鐵路，經原任大學士張，在湖廣總督任內，與鄂粵湘三省紳商合力，以美金六百七十五萬金元，向美國合興公司贖收，當經奏明借款本息太鉅，年期過久，限滿後，斷無贖回之望，其爲中國大患，殆有不忍言者，並稱現議定修路之款，由三省官紳合力籌集，決不再借洋款等因。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二日

恭奉德宗景皇帝諭旨，借款修路，流弊滋多，應由三省集股興修，以保利權，不准借用外債，欽此。聖諭煌煌，允宜遵守，嗣於逾旨據實覆奏摺內，聲明電覆外務部，謂當力勸三省紳民，自行籌款。又覆電外務部，稱粵漢鐵路，決計籌款自辦，不借外債各等因。是不借外債，言之再三，而辭意尤爲決絕，其所以慎防流弊者，用意至爲深遠。至川漢鐵路，因鄂省才力薄弱，奏明自宜昌以上屬鄂境者，讓歸四川代修，俟路成二十五年後，由鄂省備價贖回，其宜昌以下，歸鄂省認造。去年八月，原任大學士張，電諭兆泰等，籌辦鐵路，當即開會，公同集議，邊議決定商辦。一時羣情感奮，認股至五百萬元，當經呈請湖廣總督咨達郵傳部在案。正籌議間，朝廷特簡前大學士張，爲督辦大臣，事機一變，兆泰等念前大學士張惓惓鄂事，必能保鄂利而福鄂民，遂拱手仰成，咸無異議。詎意借款議起，由粵鄂漢而波及於川漢，英法德各國，乘間抵隙，攘臂投贊，美國又出而爭貸，兆泰等不勝駭異。迭據京內外及各國留學鄂籍人士，函電紛馳，均以借款修路，貽患無窮爲言。緣漢口乃九省通衢，水陸交衝，粵漢川漢兩路，直貫全國中樞，若借債興築，路權操自外人，他日路成，粵漢通滇，川漢通藏，直入英法勢力範圍之下，益以德美利益均霑，恐他國亦將接踵而至，風聞兩路議借款五百萬鎊，工程師一用英人，一用德人，並稱工程造竣債未還清以前，仍派一歐人，作爲該鐵路總工程師。又借款本息，擬以兩湖歲收釐稅等項關平銀五百二十萬兩作保，既實我之心腹，又吸我之脂膏，中國前途，何堪設想。況用外人修路，糜費尤多，卽如滬寧滬杭，相距甚近，地價工料，大略相同。滬杭係商辦，每里費一萬八千餘元，滬寧外人代修，每里用五萬元，粵川兩路，若用借款辦理費，恐現議借之五百萬鎊，尙不敷用。負債愈鉅，籌還愈難，如款未能清償，卽路不爲我有，尤可慮者，遇有戰事。不獨我不能賴以轉輸，且恐爲人暗中所利用，此誠原奏所謂借款本息太鉅年期過久，限滿後斷無贖回之望，實爲中國大患，蓋有不忍言者也。前督辦大臣，但求路之速成，未計害之劇烈，既與德宗景皇帝不准借用外債諭旨相違，亦與歷次不再借洋款原奏相背。茲奉聖諭，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歸郵傳部接辦，鄂人聞之，歡欣鼓舞，共慶再生，想郵傳部主張路政必停止借款，俾我國享完全之權利。查商部奏重訂鐵路簡明章程時，聲稱全係商股承辦者，應時維持保護，並載有獎勵商辦各節，近如皖贛川粵浙蘇等省，類皆由全省紳商，合力籌辦，均邀奉諭旨允准在案，兆泰等警贖路之困難，痛借債之危險，同受朝廷憐覆，何敢自外生成。前經電懇郵傳部停止借款，賞歸商辦，全省紳商

竭力組織商辦鐵路協會。於本月初六日，舉劉心源爲會長，劉人祥萬昭度爲副會長，屢次會議，集款自辦，不借外債，不招洋股，衆情僉同。現定議集股款二千五百萬元，設立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鄂境粵漢川漢鐵路幹線，沙襄支線，由創辦人先行認定五百萬元的款，訂立合同，再招商承認。公司未開辦以前，所有集款招股各要節，均由協會紳商，妥慎籌辦，除俟公司成立後，再將公司詳章，路線圖說，呈請核定外，謹先將協會紳商辦理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情形，招股簡章，鈔粘公憲憲臺代奏咨部立案，並請停止借款前議，以保路權而弭外患，鄂省幸甚，大局幸甚。

鄂督陳批：據呈及簡章均悉，查粵漢鐵路，及鄂境川漢鐵路，前經奉旨歸郵傳部妥協接辦在案。該紳等所請設立商辦粵漢川漢兩路，並請停止借款前議等情，應准先行咨部立案，俟部覆核准後，再請奏明開辦可也。

註一：十記湘鄂路線商借外款情形，「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事，頁四七七、四八〇。

註二：同前。

### 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孫先生文於紐約設立同盟會分會。

孫先生文於本月四日（十二月十六日）爲籌款事，自紐約抵波士頓，十二日返紐約，本日設同盟會分會。

先生由波士頓返紐約，其宣傳工作，在商界頗爲得手，惟學界對革命主義，則贊成反對皆有，其贊成者之勇往，與反對者之頑強，有同等比例。然以勇進學生因事他往，餘者謹慎，力不敵反對者，故皆退縮不前。致學界之聯絡無從下手。惟已獲商界之力助，則目的亦可達矣。本晚，先生與商界會議組織團體之事，遂設同盟分會於紐約，加盟者有鍾星初、趙士觀（公壁）、吳朝晉、陳永惠、黃溪記、吳贊、唐經綸等。（註）

註：「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九二。



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杭州師範學堂教員因與監督爭執，全體辭職。

杭州師範學堂教員與新任監督夏震武發生爭執，全體辭職。

全浙師範學堂新監督夏君震武，於十一月初十日接事。先一日致函舊監督沈君鈞儒，言明日清晨到校行禮，請示教員學生。教員已甚不悅，及屆期，夏監督到校，隨帶教育總會會員十六人，面對教員言，師範學堂名譽甚壞，教育總會理應調查，並行整頓，教員愈不悅，謂名譽甚壞四字，甚有關係，請即明示證據，夏亦怒，遂拂袖而出，並即揭示停課半日。是晚，舊提學使委員至教務處商議，令次日即上課，各教員皆應允。

十一日，夏監督至撫署辭職，增中丞韞不允。夏遂作一函致教務長許君，責以三罪。一非聖無法，一蔑禮，一侵權，令即辭去，又致各教員一函，令即照常上課，又致全體學生一函，令七日以內教員上課，諸生仍聽講，如教員不上班，則願諸生自習，教員得函，愈不平，遂即停課，是日，教員並以監督對付情形稟告浙撫，增中丞命提學出為調處。

十二日，舊提學使及新學使所派委員二人，暨議長議紳到校，挽留教務長及教員，令即上課。教員言夏監督已將致教員及學生之信印成分送，是斥逐教員事，早已宣布，萬不能再留，當將關約繳還，經學使及議長等再三慰留，且許以三日內當有辦法，教員等乃允暫留，是日，夏監督又致書教務員葉某，略言教務長所任各科，暫聽闕如，各教員功課未便久曠。

十三日，夏監督又致函各教員，責其辭聘之非，無一引咎之語。

本日，各教員遂全體辭職出校，並電稟學部，公稟浙撫及提學使，請為辨名譽甚壞之誣。（註一）

湖南巡撫岑春煊上奏清廷，湘境粵漢鐵路由全省人民集款自辦。

湖南巡撫岑春煊上奏清廷，湘境粵漢鐵路由全省人民集款自辦，本日奉旨「郵傳部知之」。論文如

左：

一湖南巡撫岑春煊奏，已故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以兩湖物力艱難，集資匪易，款項無着，即鐵路無自觀成，始有籌借外債之策。自借款議起，湘省紳士商民，羣情激發，皆願集款自辦，不認籌借外債，經諮議局議決湘路限年趕修辦法四條：一、毋庸借債，速將草約註銷，以斷葛藤，二、實行商辦，以堅股東信用，三、應由公司任用鐵道學生，改良內部組織，四、多培鐵道人才，俾盡桑梓義務，藉省薪資。籌款辦法十條：一、果進租股法，二、鹽斤加復錢價，三、鐵路銀行，四、分區勸股，五、在外集股，六、就事擬勸之股，七、各界以薪資入股，八、官缺股，九、鐵道債票，十、各地方公儲股。計畫六條：一、限築期，二、築路費，三、營業利，四、實需款，五、統計出入，六、追加豫畫。應請飭部體察情形，設法取消借款，下郵傳部知之。」（註二）

按：本年八月二十一日，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張之洞逝世，廿四日，清命郵傳部接辦該路事。郵傳部仍擬照張氏鐵路借款計畫辦理，而湘鄂各界紳商則均表反對，是以湘撫有請由人民集款自辦之議上奏清廷。

註一：杭州師範學堂解散日記，「東方雜誌」，六卷十二期，記事，頁四七〇。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二四—二五。

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伍廷芳奏請於巴拿馬設館遣

使。

清廷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伍廷芳，奏請於巴拿馬設館遣使，以保護華僑，本日奉旨「外務部知之」，內容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

六六四

「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伍廷芳奏，由秘旋美，順道查察巴拿馬華僑商業情形，幾據其全國商務之半，土人深忌之。彼國政府，比來時有苛待情事，將來該國運河，經美國開通，必成地球上最繁盛之商港，各國業已遣派駐使，設有領事。我國亦宜仿辦，先行派官，繼乃立約，否則不免如檀香山前事，一切華人利益，爲美國苛例所牽掣。又奏，南美未訂約各國，我國商民，旅居各埠甚多，似宜一律通好訂約，簡使專駐，藉資保護，均下外務部知之。」

(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五，頁二五。

十六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清候補四品京堂勞乃宣奏請推行官話字母。

清候補四品京堂勞乃宣，奏請推行官話字母，以增地方自治之選民，並普及教育，內容約略如左。

「候補四品京堂勞乃宣奏，學部奏陳編輯簡易識字課本摺內，第三種識字課本，但取日用尋常之字，目前通行之文，約之定爲一千六百字，一年畢業。又民政部奏，擬城鎮鄉地方章程，選民資格條內，男子年滿二十五歲，得爲選民，不識文字者，不得爲選民。以中國文字博大精深，學部力求簡要，約爲一千六百字，已屬無可再減，猶須一年畢業，且畢業後亦僅能教幼童，不能教成人，教育似難普及，查創設廳州縣及鄉鎮簡易識字學塾，距地方自治成立，近者二年，遠者五年，爲選民者，必須二十五歲以上能識文字之人，目下各省鄉民，往往闔村無一識字之人，自治從何辦起。故欲辦自治，必須多數年長之人，皆教其通文識字，補救之計，一在變通簡易識字辦法，一在變通地方自治選民資格。京師拼音官話書報社，所定官話字母，其法以五十母十二韻四聲輾轉相拼，得二千餘音。識此數十字，明其拼法，無須通曉文義，即能以白話達意，無論老幼，性敏者數日可通，極鈍亦兩三月無不解者。前署兩江總督周馥，定其名曰簡字，設簡字學堂，奏明立案。若於簡易識字學塾內，附此一科，並令能識此簡字者，准爲地方自治選民，實足爲因時補救之法。」

本日，清廷令下學部議。(註一)

## 粵督袁樹勛准商人承辦全省鹽餉。

粵督袁樹勛於本日牌示，准商人陳寶琛包承廣東全省鹽餉。

陳寶琛承辦全省鹽餉之辦法要點，見於其上遞督署之呈文：

「請承辦廣東全省鹽餉，就場征收，每年認繳餉銀一千二百萬兩，先繳押餉銀二百萬兩，其所定辦法，係由總商分商，分別領運，與公司性质不同，因定名為商辦粵鹽總公所。公推總董二人，副總董四人，董事十三人，至承辦之期，以二十年為限。開辦前一月，先行赴場配鹽存儲，以便開辦時，相繼行銷各埠，其商人儲積之舊鹽，計值收回，省城向有南倉儲鹽。亦繳價購歸該公所管理。瓊州崖州等處建築鹽田，已奏歸胡國廉承辦三十年，該公所開辦後，仍照各場收買章程，向其收買，總以不走私，不私售為斷，違則稟官核辦。」（註二）

袁督對此，曾先後批示，准其承辦，內容約略如左：

袁督第一次批示云：

「言改良鹽務，籌抵賭餉，實為地方興利除害至要之舉。今該職等合資承辦，歲認鉅餉，足見力顧公益，深堪嘉尚。察核歲認餉數，以及一切辦法，大致與委員迭次籌商相符，均屬可行。惟摺陳條款，發交運司詳加考核，其中尚有應行改正之處，逐加簽註，本署部堂復加察核，亦尚有應行添改者。茲特抄簽摺發給，應即遵照添改，呈候核辦可也。」

又第二次批示云：

「稟摺均悉，既將條款逐一更正添列，自應照此定案。至於鹽價一項，現經查考歷年市肆售價，業與運司酌中衡定，以省城為本位，如至鹽缺價昂之時，至貴每斤不得過銀五分六釐，以為限制，其餘各處，即以道路之遠近，運費之輕重。按此類推，平日仍各照時值，期於商民兩不偏倚，所有應繳按餉，即日分存大清銀行，官銀錢局，各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

六六六

一百萬兩報查，一面並備具章程切保各結等項，稟請運司，詳候奏咨核辦，著即遵照辦理毋違，此批。」（註三）

### 附錄：續記粵商承辦全省鹽餉事（註四）

粵督袁制軍前將商人承辦鹽餉事，專電奏陳，前期雜誌已記其大略，茲爲全錄如下。

北京軍機處王大臣鈞鑒：洪密，粵省賭餉之害，迭奉廷寄飭查，經前督張人駿奏陳在先，樹勛奏覆於後，除彩票開姓，先限期禁絕，其番攤山票兩項，爲數較鉅，餉需所關，必籌有的款，方可一律禁絕，均經奉旨照准，欽遵在案。樹勛統籌粵省財政，各項併計，將虧至一千三百餘萬兩，業另摺奏陳。是賭餉一層，非別籌大宗款項，斷難有濟。因查粵鹽額銷之數，歷屆遞加，現計歲入銀三百三十餘萬，視前數年，已覺增多，然調查省垣城關各處，私銷即已充斥，省外可知。揆厥由來，粵省濱海，地甚綿長，汊港紛歧，防緝非易，鹽戶運商，諸多弊混，私鹽之輸灌，日見其多，官鹽之分配，尙虞不足，坐此不改，或僅爲支節之變更，於鹽務終無起色，加以各項規費，歲糜不資，暗耗明銷，均於正課。今擬改歸商辦，照章領取旗照，購運配銷，惟嚴杜洋鹽入口，並預定相當之價，毋俾居奇，原有出納正課，仍完之於運司，並淨除各項規費，以清鹽蠹。商人始尙躊躇，迭經諭以大義，以禁賭爲地方除害，應勉爲其難，可望就範。如能每年繳銀一千萬兩，則除運司原收額銀外，其餘即可抵作賭餉，並酌補虧短之用。刻正飭商籌議，期在必行，茲事體大，而不易之宗旨；一曰化私爲公，以裨鹽政；二曰以公濟公，以抵賭餉；三曰兼顧民食，不令鹽價較從前爲過昂。但開辦爲難，在深明大局者，固樂於贊成，而自便私圖者，亦故存反對。如窟穴鹽務中人，則不願改辦，窟穴賭館中人，則不願禁賭，其倚賴鹽規費之人，亦羣焉附和之，且時時責官長以一律禁賭，而又不願官長設法籌抵，此種議論，實與破壞無異，樹勛前陳禁賭摺內，即請明發諭旨，以示事在必行之意。今既擬以改良鹽務，爲籌抵賭餉之舉，以應興之利，除應革之弊，實於地方大有裨益，謹乞代奏，請旨敕下度支部農工商部，先行立案，以堅承辦者之心。樹勛仍隨時督飭，俾不爲浮議所惑，俟有成議，再據實奏聞，乞先代奏，樹勛叩，豔印。孟軍機處奉 旨，袁樹勛電奏改良鹽務籌抵賭餉一摺，該部知道。

袁制軍旋又專摺具奏，陳明粵鹽弊混，與充抵賭餉之規畫，臚列十端；而一曰商辦愈於官辦，二曰、商辦祇設公所



不立公局，三曰、預繳按餉，以備不虞，四曰、承辦三個月後，按月繳足全餉，即一律禁賭，五曰、商人取具殷實保結，并所繳按餉，分存官銀錢局，及大清分銀行，以昭證信，六曰、承辦各商，仍由舊商組織，而不得不招新商，七曰、預定相當價值，免妨民食，八曰、嚴杜洋鹽洋股，完全商辦，九曰、仍循照舊時引地，不致侵灌他省，十曰、商辦而仍無礙於官築鹽壩，及舊商辦理鹽田。末復指斥舊商及賭徒煽動之異議，聲明粵省情形，非此莫濟，報章異同之論，華僑影響之電，紳士詰問之書，皆不敢爲所動，而以前江督陶文毅公改辦淮鹽，前川督丁文誠公整頓蜀鹽，自行比擬，力請斷自宸衷，勅下督辦鹽大臣從早核議，請旨遵行。至收入鹽餉一千二十萬兩，除撥還運司原有正課銀三百三十餘萬兩，賭餉銀四百四十餘萬兩，彩票餉洋銀五萬餘圓，官紙廠歲收賭餉報効銀八萬六千餘兩，勸業公所歲收賭餉報効洋銀二十四萬元，又酌給鹽務官津貼及向有公費，合計八百數十萬兩，可餘一百數十萬兩，惟善後局積虧四百萬，公家負息甚鉅，必須陸續設法撥還，目前尙歲短百萬，亦以此項撥補，仍可歲餘數十萬兩。擬分別舉辦新政，如建築省城商埠各審判廳及模範監獄，推廣巡警，補助學費，皆列憲政九年籌備清單，爲目前至急之圖。又恐賭館一旦禁絕，游手好閒者多，則必添設工藝廠，俾之有所事事，庶幾化莠爲良。擬即飭在勸業公所劃撥項下，實力興辦，倘有應須推廣之處，另行撥款協助，皆取給於此數十萬金之內云云。奉旨著督辦鹽務大臣詳查議覆具奏，候旨施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廣東京官外部尙書梁敦彥等，復以粵商包鹽加餉，流弊滋多，請飭詳細覈議等詞，專摺奏陳。奉旨，著該衙門歸併前案，妥議具奏，尙未知度支部若何議覆也。

袁制軍又因外間謠言紛起，特行牌示云：照得鹽務疲弊，迭奉諭旨整飭，以興利除弊爲亟圖。粵省於鹽務一弊之外，又多賭餉一大弊，兩弊並清，非切實改良不可。前經本署部堂電奏，奉旨該部知道。嗣准度支部電，謂如有把握，即分別奏咨核辦。上月下旬，始據運司轉詳該商陳寶琛等所擬章程，及大清分銀行官銀錢局分報收到該商等按餉票銀二百萬兩，並聲明俟奏准開辦，再行提用。本署部堂遂據以上各情，分別奏咨，並將外間借箸之詞，不切情事者，逐一解釋。各華僑紛紛來電，有主張加膏捐抵賭餉者，不知煙膏專賣，本署部堂在東撫任內，曾經電奏，格於部議不行。此次全國通力合作，豈粵省所能獨異。其餘條陳，創爲苛細之捐，更無可議之價值。此事既經

奏咨，自應靜候核議施行。此外並未另有部議如各報所登者，顯見有人運動，從中鼓煽，冀遂破壞之私，而使煙鹽賭禍，永無廓清之日，然後大快於心；此種伎倆，當爲國人之公敵。至於未經核准開辦以前，一切暫照舊章。上次部電，本係通行各省，今粵鹽改辦，甫經奏咨，現在暫照舊章，更無疑義。此間界線分明，不相攙越，各該商等，毋須妄生疑慮，更不必徒聽謠言，此後如有確鑿部電，應行宣佈者，自必隨時宣佈。現在甫經奏咨，部中亦無憑解決，報紙所登，屢屢失實，合行牌示。云云。

袁制軍又致桂撫電云：日前廣西諮議局來電，以粵東賭商承充鹽餉，並以鹽價昂貴爲疑，當覆條電，由粵處轉交，頃又接該局效電，仍以鹽價一層，粵垣如逾五分，西省必昂多一倍，貧民恐難負擔，越鹽且暗暢銷，請酌辦等語。查西省鹽價，向視粵垣自必較昂，猶之湘省所食淮鹽，每觔需一百二十文。弟係湘產，固所深知。湘省僻瘠，不下於桂，未聞因鹽貴而重困貧民，蓋湘人食鹽，歲費有限，稍有增加，不致過累。況現定粵鹽將來至貴不得過五分六釐，原係仿照從前已有之價，何以同一價逾五分，從前可以負擔，而今因禁賭之故，反不能負擔乎？鹽課爲國家稅，本日又奏 旨，疆臣會辦鹽政，所有粵省改良鹽務情形，自應分別奏咨，以期妥善，如遇兩省有牽連關係之事，確在諮議局範圍以內者，自應照局章辦理，乞轉飭知照。

桂撫張中丞覆電云：電敬悉。籌鹽款以抵賭餉，我公善政苦心，極爲欽佩，承示將來鹽價，仍係仿照從前已有之價，鹽果不至加貴，桂人自無從異議。惟因商人所承餉，較前增加數百萬，章程內容如何，桂人又未深悉，其疑係取盈於鹽價，亦理所應爾。岐愚意莫如由我公將承商所稟章程，先行宣布，俾咸知所增之餉，並不出於鹽價，則羣疑自釋。辱垂詢，敬獻獨議，當否仍候卓裁。

袁制軍又覆電云：電悉。承商章程，須俟奏咨後宣布，連日止飭詳細確訂。至於鹽價不逾從前已有最昂之數，早經牌示，此事發起時，曾先電奏，奉 旨該部知道。嗣又與部中往復電商，因事未大定，故未宣布。茲擬先將電奏發表，並抄送尊處，祈代宣布，並登報周知。

按粵商承包鹽餉一案，粵人爭之甚力，廣西紳民，欲要求廣東於此項鹽餉中，歲撥一百萬兩，爲廣西興實業，以抵其食貴鹽之虧損，福建亦欲踵之而起，其抗爭不可謂不至矣。

又按粵省某報曾將該省鹽價，調查詳晰，錄於報端，特爲照錄如下：

一全年鹽引，約消鹽五百萬擔，鹽商規定估價每擔二兩三四錢，約共值銀一千二百萬兩。一私鹽年約五百萬擔，每擔約值銀一兩五六錢，約共值銀八百萬兩，合共每年鹽價約二千萬兩。一新商承辦，自必杜絕私鹽，以每斤五分六釐計算，得銀五千六百萬兩，連上比較，民間多出鹽價三千六百萬兩。一新商所擬章程，每年約消鹽七百五十萬擔，運至省城，成本每斤九釐五，計需本銀約七百萬兩。一估價每斤五分六釐，約賣銀四千二百萬兩，二數比對，獲利三千五百萬兩。一認繳餉銀每年一千二百萬兩。一支銷經費，每年約一二百萬兩，計可獲溢利二千七百萬兩，若辦理稠密，杜絕私鹽，則獲利仍不止此。今因籌抵賭餉四百萬餘兩之故，致小民每年多出鹽價三千餘萬，以飽少數人之私囊，非得計也。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六，頁一一二。

註二：粵省承辦全省鹽餉記事，「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事，頁四八三。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三，頁十六—二十。

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段祺瑞充陸軍第六鎮統制官。  
。（註一）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縣人。北洋武備學堂學生，德國砲廠研究造砲用砲及其他兵術。歷任北洋新軍砲兵第一營管帶、陸軍學堂監督、武衛右軍統領、北洋陸軍參謀長、練兵處軍令司正使、常備軍第三鎮翼長、第四鎮統制官、第六鎮統制官。（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二：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九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十九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清廷以載澤為督辦鹽務大臣。

本日，清廷准度支部尚書載澤所奏整頓鹽務一案，派載澤為督辦鹽政大臣；產鹽省分，各督撫均授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各督撫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註一）

按度支部奏陳准浙鹽務情形，頗為詳盡，其要略云：

「淮浙引地，居天下之中心，北接東廬，南連閩粵，西通川潞，壤地華離，數省交錯，實有牽一髮而全身皆動之勢。今為整頓鹽務計，而徒於淮浙一隅，畫地為理，則爾疆我界，鄰壑仍有灌注之虞，此盈彼虧，公家又乏斟酌之術，政令既涉紛歧，辦法亦多牽掣，自非總持全局，統一事權，不足以肅蠲綱而齊權政。臣部職掌鹽法，本係責無旁貸，現在積弊至此，更不能不實力整頓，擬請將各省鹽務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悉歸臣部直接管理，其產鹽省分各督撫，向有兼管鹽政之責，擬請作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各督撫，於地方疏銷緝私等事，考核較近，呼應亦靈，擬請均兼會辦鹽政大臣銜。隨時與臣部和衷商辦，總期內外相聯，以免隔閡而資整頓。」（註二）

載澤，滿洲正黃旗人，仁宗第五子惠親王綿愉之孫。奕根第七子，奕詢嗣子。光緒三年，襲輔國公。二十年，晉鎮國公。三十一年八月，清廷為實行君主立憲，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革命黨人吳樾投擲炸彈受微傷而展期，九月，尙其亨、李盛鐸代替徐、紹，五人始成行。現任廣文部尚書。（註三）

清廷學部奏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二十七條及優待小學教員章程十二條。

本年二月，清學部奏擬檢定小學教員及優待小學教員章程摺，本日奉旨依議，其摺內容如左：

「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內，開第二年頒布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並優待小學教員章程，業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奉旨依議，自應欽遵辦理。現在各處小學漸次設立，需用教員，至為急切，而師範學堂

，設立無幾，畢業者更屬寥寥，勢不得不通融聘用，以資教授。惟察之不嚴，則學術淺陋者，不免濫等充數，待之不優，則學有根柢者，又或夷然不屑，舍而他圖，甚非鼓勵學人振興教育之道。臣等體察情勢，再三討論，遵照奏章，酌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並優待小學教員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辦理，其各省應設之各項師範學堂，亦即督催及時增設，以期多得完全教員，謹奏。

謹將酌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條 檢定小學教員各項事宜，在京師由督學局辦理，在各省由提學使司辦理，其府廳州縣距省會較遠者，由提學使司酌量情形，派員辦理。

第二條 施行檢定之時，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選擇深通科學，並諳教育理法之學務職員，及學望優著之專門教員，或初級以上師範完全科畢業生，（初級師範完全畢業生須曾充教員已滿三年者）或高等以上各學堂之畢業生，派充檢定委員，秉公考核。

第三條 除初級師範學堂完全科畢業生，官立二年以上初級師範簡易科中等以上畢業生，優級師範完全科畢業生，及優級選科師範畢業生，在奏定獎勵義務章程准充小學教員者，均無庸檢定外，其他應行檢定者，分爲兩種，一爲試驗檢定，一爲無試驗檢定。

第四條 試驗檢定，除因需用教員過急，可臨時稟候部示，擇期舉行外，每年由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相度情形，於冬季或夏季，舉行一次。其檢定日期及試驗科目，須於三個月以前預爲宣示，無試驗檢定，由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隨時舉行。

第五條 得受無試驗檢定者，其資格如左：

一 畢業於中學堂或中等以上各學堂及與中學同等各學堂者。

二 畢業於各種科學專修科，期限在二年以上者。

三 在他省領有檢定文憑，認爲合格者。

四 在外國師範學堂（即與本國初級師範學堂程度相當者）中學堂及與中學堂程度相當或中學程度以上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七二

之學堂，學習完全科目，確係畢業，領有文憑者。

五學有專長，或具有普通學力，曾充官立高等小學教員一二年，確有經驗，經督學局或提學使司認許者。

#### 第六條

有前條所列資格之一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其畢業於各項學堂者，查照學堂程度，如中學堂外國師範學堂，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中等實業學堂及各種科學專修科畢業者，比照分別，准充高等小學專科教員，或初等小學某學專科教員。其具有前項第三條第五條之資格者，應酌量分別，准充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正副教員，或專科教員。

#### 第七條

應受試驗檢定者，其資格如左：

一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二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年限在二年以上，畢業在下等者。

三畢業於民立初級師範簡易科者。

四畢業於師範傳習所講習所者。

五在外國學習師範簡易科及各種科學速成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六畢業生監中文明通，及通曉各項科學，願充小學教員者。

七有無受試驗檢定，准充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而願受高等小學教員檢定者。

#### 第八條

試驗檢定，分三種，一高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初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專科教員試驗檢定。

#### 第九條

檢定高等小學教員之試驗科目如左：

一修身 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 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 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學 整數 分數 小數 諸等數 百分數 比例 開方

五教育學 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

六歷史 中外歷史

七地理 中外地理

八博物 植物動物礦物生理衛生

九理化 物理 化學

十體操 游戲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 第十條

檢定初等小學教員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修身 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 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 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術 整數 分數 小數 諸等數 四則雜問

五教育學 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大意

六歷史 本國歷史大要

七地理 本國地理大要及世界大勢

八格致 博物理化初步

九體操 游戲體操 普通體操

#### 第十一條

檢定專科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數學 算術 代數 幾何 八線初步

二格致 博物學 物理學 化學

三圖畫 自在畫 簡易幾何畫

四體操 游戲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七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七四

五樂歌 單音樂歌 樂典大意

六手工 簡易手工

七實業 農業商業大要

八英文 講讀及文法初步

第十二條 專科試驗，無論試驗何項專科，各增試驗國文一門，以文理通順爲率。

第十三條 試驗之法，按照學科，分別用論說條對，或實地演習，並加試語言問答，以驗講說之優劣。

第十四條 檢定教員科目試驗，應分科評定分數，平均計算，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高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初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初等小學正副教員。現在教員缺乏之時，凡風氣晚開之偏僻地方，有略通經義，文理明暢，粗識歷史地理之大要，及淺近算術者，准由提學使發給暫時准充教員執照。俟風氣漸開，然後實行檢定，惟其先行檢定地方，及展緩年限，應由提學使察明妥定，呈明學部備核。

第十五條 專科科目試驗，能通曉一科或數科者，就所試學科，評定分數，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某學專科，或某學兼某學專科檢定文憑，分數及格者，准充兩等小學專科教員。

第十六條 教員最重品行，如有後開各事項，不得與檢。

一曾犯刑律者。

二現有刑事訴訟者。

三沾染嗜好者。

四學貢生監學生，曾經斥革者。

五曾經斥革教員尚未開復者。

第十七條 檢定委員，施行檢定之後，應將所檢定之教員姓名履歷，造具清冊，並試驗成績，呈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覆核，給發文憑。

第十八條 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衙門，各廳州縣勸學所，均應設立檢定教員名錄，將檢定各員履歷，及學科程度，詳細登載，以便考核。

第十九條 由督學局檢定者，其檢定文憑上，註明可充京師小學正教員，或副教員，或某某學專科教員。由各省提學使司檢定者，其檢定文憑上，註明可充本省小學正教員，或副教員，或某某學專科教員，其既經檢定之教員，各府廳州縣，仍可互用。

第二十條 業經檢定之教員，其在堂教授時，如有不能盡職之處，經本學堂陳明，或經各視學官察出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酌核情形，分別令其辭退。茲列應行辭退之條件如左：

一 學業荒廢，教授不合法者。

二 不盡心教授，久曠功課者。

三 現有詞訟，案久不結者。

四 患病難期速愈者。

第二十一條 業經檢定之教員，如因事故，致失教員資格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將檢定文憑撤銷，茲列應行撤銷文憑之條件如左：

一 經學務官紳查明，確有踰閑蕩檢之證據者。

二 身犯刑律者。

三 干涉教育範圍以外，如地方詞訟等事，及投入各種違法之會黨者。

第二十二條 右列應行辭退，暨應撤銷文憑各條件，遇有事端重要急切之時，本學堂可將該教員先行辭退，再行呈報督學局，或本省提學使司，或勸學所，轉報提學使司，分別辦理。

第二十三條 既經撤銷檢定文憑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將該教員姓名籍貫，及撤銷文憑事由，詳報學部立案，並通行各省，無論何處學堂，不得聘充教員。

第二十四條 充當小學教員，已滿教授年限，（以奏定章程所訂該學堂完全科畢業年限為教授年限）成績優著者，

由本學堂呈明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或各廳州縣勸學所，呈請提學使司，給予教授年滿實力盡職之文憑。得有此項文憑者，接充教員，無須再行核定。

第二十五條 既經檢定之教員，仍當購閱中外書籍，並於師範講習所，更加講求，以期深研教育理法。其試驗檢定之教員，教授年滿，未得實力盡職之文憑者，可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酌量情形，令其再受檢定。

第二十六條 自本章程頒發日起，一年之內，凡各處小學堂，須將應行檢定之教員姓名履歷，呈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聽候派員檢定。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亦即按時招取堪與檢定之員，分別檢定，預備派充小學教員。嗣後各處小學堂聘定教員，均須呈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或勸學所，彙報提學使司，以備稽核。自本章程頒發三年以後，無檢定文憑者，不得延聘。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頒發之後，如有未盡事宜，由學部隨時體察酌改。

謹將酌擬優待小學員教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第一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地方官即應待以職紳之禮。

第二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經簡易師範以上學堂畢業，或已得督學局提學司檢定文憑及得實力盡職之文憑者）得比照附學生員，給予頂戴。

第三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本身得免徭役。

第四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非本身犯罪，不得牽連拿捕。

第五條 凡教授一學堂，逾五年而有勞績者，由本學堂呈明督學局或提學使司，核其成績，申報學部。除照章請獎外，得就本堂款項之贏絀，酌量加給津貼，比每年所得薪額十分之三。其學款支絀，萬不能照給者，得稟請地方官，給予實力盡職之文憑，以爲名譽獎勵。

第六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五年之教員，或父母喪，或本身病故，應由該學堂支給三個月薪金，以爲卹贈。

第七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十五年，或因年老告退，或罹疾病告退，應由該學堂支給八個月薪金，以酬勞



續。

第八條 凡有教授一學堂，逾十五年之教員，於告退後病故者，准其家屬，呈請該學堂，查明在堂時每年所得薪額，發給十分之八，以示優卹。

第九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五年，照章請獎。尚未核准者，若遇覃恩，原有官職者，係外官得比照京員例給予封典。如無官職者，准以八品職銜贈封父母。

第十條 凡現充某處小學教員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如在該處官立公立小學肄業，准免一人學費。（凡言免學費，專指學費而言，膳宿等費不在免例，後仿此。）

第十一條 凡充某處小學教員逾五年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如在該處官立公立小學肄業，准免兩人學費。

第十二條 凡充某處小學教員逾十五年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不論在該處何等學堂肄業，准免兩人學費。」（註四）

清廷外務部照覆美國駐華代辦關於借款興築錦瓊鐵路之問題稱，俟中國政府訂有辦法，再行酌量商改。

駐北京美國代辦費萊齊，曾於本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向清廷外務部提出滿洲鐵路中立計劃。本日，費萊齊又以照會致清廷外務部詢及興築錦瓊鐵路有關問題，以該路之興築與借款興築東三省其他各路有關，其照會曰：

「爲照會事：照得本代辦於本月二十一號交來節略一件，內開云云，於二十四號蒙那中堂梁尚書面覆，以上各情節，中國政府頗爲嘉許云云。按前次條議，係欲各國互相調協東三省商務起見，凡有干涉之各該國，業已一體佈告。將來各國如何答復，屆時再當知會貴國政府。四十月間所訂錦瓊鐵路借款建築行駛等事之草約，業經畫押。今美國政府重視此事，以爲於將來統併之大局，有最切之關繫。蓋中國贖回各路歸併一局之議，雖有或辦不到之虞，但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七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七八

錦環之局既成，則按此約，可令該公司出頭，以集各國之資，而築各處之路，固不僅錦環一路而已。即於商務上必需之路，與及滿洲一帶將來或出售之路，均可給資贖還，合力籌辦也。如此辦法，自係全行收回路權之機關，即將來歸併之大局，亦視乎錦環一路而爲之基礎也。貴國政府於錦環路事，亦以爲然否？並能飭令照行否？如承允諾，美國政府自樂於開命也。」（註五）

#### 外務部接美代辦之節略及照會後，當答覆一節略曰：

「本年十一月間先後接准貴署大臣節略暨照會，以美國政府願全中國東三省主權，並保守利益均沾開闢門戶之主義，擬立一總公司，准各國人民一體承購券票，辦理滿洲鐵路，俾中國主權不至損失。此事若果開辦，須先請中日俄三國允准襄助，英美兩國因有錦環鐵路合同，亦須幫同辦理。若全路未能購妥，先修錦環鐵路，中國須請在東三省樂於商務均平之各友邦襄助借款，亦可請各友邦助修東三省之他路，且於已成之各鐵路，將來准各友國借款購回各等語。本部詳核所稱各節，具徵貴國持論公允，與本部宗旨大致相符。深望貴國與有關係之各國政府，互相贊助，俾中國將日俄兩國在東三省承造之各路購回，所有中國行政權不致有所關鍵，並以副利益均沾之義。至錦環鐵路，確係中國所應行興築之路，欲造此路，自不能不借用外款，惟東三省總督前與美國銀行代表所訂借款之革合同，多有應行更改之處，須俟中國政府定有辦法，再行酌量商改。但此項借款造路合同，業與美英兩國公司提議在先，自應仍與該兩公司代表接議。所稱在東三省樂於商務平均之各友邦襄助借款一節，自是公平辦法，惟未知各友邦能否均有商務均平之意。此層須俟將來再商，此時不能預訂。至其餘他路應否修造，應由中國政府通盤籌劃，自行酌辦，請各友邦助修一層，此時更不能議及也。」（註六）

#### 附錄：滄江撰：錦環鐵路問題（註七）

現今外交上最重大之事件，則莫如錦環鐵路問題矣。今全世界各國之報館，無不轟然論此事，而我國人反若熟視無睹，至可痛也，吾故詳述其所觀聞而加以評議焉。

#### 一 形勢及歷史

錦瑗鐵路者，由錦州至愛琿之鐵路也，起輒於錦州，迤西經朝陽，折東北經阜新、小庫倫、彰武以至鄭家屯，由鄭家屯西北行經洮南，略折而東經伯都訥達齊齊哈爾，復由齊齊哈爾東北行傍嫩江東岸經布哈特、墨爾根、東行過石頭溝子、庫穆爾穿黑龍江省城，以抵愛琿。瑗琿者，我國與俄羅斯東北極邊之界，與彼西伯利亞重要都府伯拉照支琛斯克者，隔黑龍江一葦之水，縱切俄國之東清鐵路而過者也，東清鐵路爲東西線此路爲南北線線路共長七百五十餘英里，約爲中里三千一百餘里，與京漢鐵路之長表適相仿，實非常之大工程也。

初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奉天將軍趙次帥黑龍江巡撫程雪帥，奏准辦洮法自洮南府至奉天府之法庫門及齊愛自齊齊哈爾至瑗琿兩鐵路，其時新法鐵路新民也至法庫門方將開辦，故欲以洮法與新法接以通，南以齊愛控北，而於中間將來更築洮齊一路以聯絡之，則奉吉黑三省一氣如臂指之相使，此實數年來賢大吏所苦心經營也。而所最困難者，實爲籌款問題，

於是初擬築新法鐵路，向英國仙治潔特借款，而日人藉口於有礙南滿鐵路利益，極力抗議。至去年六月，我政府卒讓步，停止斯舉，而計畫不得不小變，乃擬改洮法路爲錦洮路，由錦州府達洮南府向美國仙治潔特借款。其後七八月間，美英兩仙治潔特之代表人在北京協議，合併爲一，共承此路，更說我以再圖擴充，乃擬延長至齊齊哈爾爲錦齊鐵路，至十二月中，錫清帥更提議延長至愛琿爲錦瑗鐵路，而向此英美聯合之仙治潔特借美金五十萬元爲工事之費，現今借款合同，什九就緒，將次畫押，惟日俄兩國，又起抗議，是以遷延未能遽定，然大約當不至於中廢，此錦瑗鐵路歷史沿革之一斑也。

## 二 就政治上之價值論錦瑗鐵路

錦瑗鐵路之興辦，其目的實專在政治問題也，蓋自中俄密約以後，滿洲主權，實全爲所侵奪，及日俄議和以後，北俄南口，中分勢力，而我國疆吏，日受掣肘，與前無異。兩國所以能制我死命者，皆由路權爲彼所握，加以俄人爲日所扼，不能大得志於滿洲，則竭全力以經營蒙古，數年以往，恐第二之滿洲，復將出現，不可不爲曲突徙薪之計，我大吏能計永久之利害，創此宏遠之規模，實吾儕所欽佩無似者也。此鐵路若能自造而自管理之，則於國民生計上及財政上之結果如何，且勿具論，要之我之在東三省，可以有所憑藉以與日俄競，而此路告成之後，與京奉鐵路相接，復與京漢津浦兩路相接，直通中部南部諸省，而北方又由愛琿直與西伯利亞路相接，歐亞交通孔道，莫捷

於此。不獨我國而已，即印度支那一帶（安南暹羅緬甸等）以至印度之南部，凡來往者，皆必由此與東清南滿兩道，能爲強劇之競爭，世界大勢，亦將爲之一變，是此路之效也。

雖然，我中國現在所用之政策，果能完全以收此效乎，實不能無疑，蓋辦此路之本意無非欲以抵抗他國之勢力，然惟能以自力抵抗者，斯爲眞抵抗，若以他國抵抗他國，恐非惟不能抵抗，反增壓迫耳。昔日本勢力之未侵入滿洲也，苦我者惟一俄羅斯，及日攘俄而奪其特權之一部分，在日誠有邱山之利，在我則前此所失於俄者，豈嘗見秋毫之能復，徒使兩姑之間，益難爲婦耳。夫兩姑既無以異於一姑，且更難處焉，則三姑四姑之無以異於兩姑，而愈益難處焉，從可推矣。此次與英美所訂借款條件，甚爲秘密，其內容如何，吾儕雖未獲周知，然此事實由美國主動，觀近來美人之輿論，其對於中國之手段，殆有攫金齊市旁若無人之概。他勿具舉，即以其大統領所下國會之敕令證之，謂美國之東方政治歷史，將從此開一新紀元，則其重視此舉，已可概見。蓋將以此仙治潔特爲英國前此之東印度公司也，然則彼既得此敷設權後，而附隨之特權，且將不知幾許。如此則是於俄之東清日之南滿外，更益以美之錦瓊，鼎足而三耳。而於我究何補焉，夫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愚夫猶知其無擇，況夫狼則進而虎卒不能拒也。夫以日本犧牲數十萬人之生命，而卒不能遷俄國之跡於滿洲，何也，強者之勢力，既植則不易拔也。既不能拔，則惟有與之並植而已，今美國雖日言親我，而其終不能爲我驅逐日俄兩雄之勢力於滿洲以外，此事理之至易見者矣。故其結果，惟與日俄鼎峙，而我所贏者，則自兩姑而三姑耳。然則就政治上之價值以論錦瓊鐵路，吾殊不敢遽爲抽象的判斷，要當視借款合同所訂之條件何如，即條件不謬，仍當視我所以維持之實力何如，若此兩者不能躊躇滿志，則雖謂此路無一毫政治上之價值可也。

### 三 就國民生計之效果論錦瓊鐵路

現今各國之鐵路，皆以爲發達國民生計一利器，其不含有政治上意味者什而八九，然則就此以論錦瓊鐵路則又何如，蓋各國之造鐵路，其選擇線路也，不外兩原則，其一則已繁盛之地，非有完備之交通機關，則滋不便，故鐵路自然發生也。其二，則未繁盛之地，欲以人力導之使即於繁盛，而以鐵路爲一種手段者也，而錦瓊鐵路則全屬於二種者也。今略舉該路重要諸驛之形勢，自錦州以至洮南，其間朔陽府人口約二萬一千，阜新縣約二千，小車倫約四



千二百，鄭家屯約三萬，洮南府約一萬六千，朝陽府雖爲附近聚諸品之集散地，然舍此無他產品，且商業區域極狹，不適於爲商場，阜新縣惟與奈曼王府小有交通而已。小庫倫每年當七八月之交，附近諸牧場地，有多數之家畜上市，他種商業亦隨而盛，然除此季節以外，平時皆極冷淡，惟鄭家屯爲東蒙古咽喉，其集散貨物，近年總計值二千萬元，爲沿路最有望之地。洮南府地勢雖扼要，然附近牧畜業不盛，農業更微，其發達更須極久之時日，自洮南以北，惟齊齊哈爾爲與東清鐵路交互之點，實本路最繁盛之中樞，此外則伯都訥控松花江，亦商業地稍足觀者。

線路經此與否尚未確知再度齊齊哈爾以北，則所經皆寒村僻壤，其墨爾根雖號稱一城鎮，然荒涼實不可名狀，舍毛革外，無他貨物，即終點之瑗瑯，雖有將軍駐節，曾不能比內地之一山邑。以上所舉沿路重要之驛，其情狀不過如此，則僻小者更不必論，若語物產，則除畜穀二者之外，殆無可述。且惟洮南以南，此兩者集散頗豐耳，以北則並此而無足觀，而其人民既貧，購買力自然缺乏，貨物由他地輸入者，亦無從盛，以現狀言之，則此沿路無取夫有鐵路甚明。今此路之目的，全在開濬利源，則現時之盛衰，原可勿深論，雖然以開濬利源論之則東蒙古之地，雖曰肥饒，然以較中原，不逮遠甚。國家若爲開濬利源起見，則與其辦此路，何如移之以辦腹地之路，且利源能濬與否，全視人民之智識能力，國家祇能因勢利導，稍助之長，而斷無從全然代大匠斷。今沿路一帶蒙古人，其智識能力之劣下，不必爲諱，謂有此路而利源即緣此而濬，未免太易視天下事矣，然則就生計上之效果以論此路，除非兼辦一大殖民公司，將內地充溢之人民，從以實之，則將來之希望，可以極大，而中國現在之無此魄力，蓋可見矣，既已不能，則國民生計上之效果，蓋無可言者。

#### 四 就財政上之利害論錦瑗鐵路

以上所論，政治上之價值，生計上之效果，雖無可言，然要不能謂其絕無補益，苟他方無損害之可顧慮，則辦此以期收將來之效，亦一種良政策也。吾於是不得不就財政上一揚榷之。夫鐵路固一種之實業也，除專備軍事用者之外，必以收支相償爲期，今試揣此鐵路之工程與將來營業之情形則何如，沿路一帶，山脈極多，就中由墨爾根至愛琿一段，越小興安嶺，尤爲至難之工，以視京張京漢等路，其所需勞費遠過之。考京張建設費，每里二萬八千五百餘元，京漢每里二萬五千八百餘元，京奉每里二萬九千餘元，滬寧九廣每里皆四萬餘元，俄國之東清，且至五萬餘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六八二

今此路建設費，計最少亦當在三萬元以上，以三千一百萬餘里計之，當爲一萬萬元，故此大借款，或云美金四千萬，或云五千萬，度非五千萬不足也。而沿路所經過之驛站，其荒涼之況，既如前述則欲其每年營業，入能敷出，正未知何時始得副所期，而獲利更無論矣。藉曰全路開通以後，爲歐亞來往最捷之徑，旅客必多，然鐵路營業，本以運貨爲重，而斷不能專賴搭客，況東清南滿，原相競爭，絕非我所得而壟斷耶，然則此路必不能收支相償，殆全世界所同認。然中國現在負擔十三萬萬兩之外債，既已力竭聲嘶，今無端復增加將及萬萬兩，以投諸不生利之事業，將來有何把握，可以贖回，徒重我之仔肩，以佐人之染指，此則切膚之利害，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 五 錦瓊鐵路外交之將來

錦瓊鐵路，自政治上言之，自生計上言之，其目的皆所以對抗東清南滿兩路，此天下所共見，無容爲諱者也，然則日俄兩國必不肯袖手旁觀，實意計中事。蓋有此路與彼兩路競爭，則利益之一部分必見奪，而俄之海參威，日之大連灣，其繁盛或將口減，就中俄國所尤苦痛者，則此路既縱貫東清路，則附近貨物，前此專恃東清路運輸者，將泰半被奪。又瓊瑋與伯拉照支琛斯克，相隔僅一水，臥榻之側，忽有他人鼾睡，其國防將自此多事。日本所尤苦痛者，則中國北數省及渤海灣口貨物之運輸，將去南滿以就錦瓊，故彼兩國爲自衛起見，不願錦瓊路之成立，盜憎主人，自然之理，不足怪也。雖曰據條約之法理，彼無詞可以藉口，然昔人有言，國際法惟強權者專有之武器耳，彼有所挾以臨我，我則安能與抗，故今者聞彼兩國方振振有詞，而吾政府之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也。以吾料之將來之結果，或兩國要求分擔此路借款及管理之權，或要求他種權利以相抵，二者必居一於是，由前之說，則本意欲以抵制日俄者，而日俄反加入其間，則所期之目的消滅無存，所贏者增重債務耳。由後之說，則非惟不能抵制，而一方面既昇美國以權利，一方面則日俄兩國，於舊權利之外，更須畀以新權利，是所得無一，而所喪者三也。況今各國，日以機會均等相標榜，美俄日既有所得，他國必不甘落後，展轉效尤，又豈止喪三而已哉，此則吾所最爲慄慄者耳。

#### 六 美國之成算

或曰，如子所言，此鐵路營業不能收支相償，美國之仙治潔特，願乃出死力以爭此石田，果何爲者，曰，是不然，美國資本充潤甲天下，其比集數千萬金，毫不費力，而又習見其本國，前此常投莫大之資以築一路，常人疑

其勞費之難償者，不數年而利源涸發，國民生計及鐵路公司，兩受其利，若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大北鐵路公司等，其最著也。夫使國民果有餘資，則此奚不可者，美人今已司空見慣，不以為憂也。然則蒙古人無潛發沿路利源之能力，美人寧不見及耶，曰否否，美人惟見及此，而謀之乃益亟亟也。美國二十年前，猶地廣人稀，今則形勢驟變，人滿之患與歐洲同，今方日思求尾閭於外，而此舉則欲以將來之東蒙主自居者也。且個中消息，猶不止此，美國中猶太人最多，亦最富，紐約之倭兒弗街，猶太人勢力什居七八，而在歐美所至受侮，久欲於東方別闢一菟裘以聚其族，故滿洲鐵路中立提議時，有謂猶太人欲贖資以購此權於日俄者，非盡無因也。而承辦錦瓊借款之仙治潔特，以美國中猶太人之分子為最多，使其有成吾知亞伯拉罕之子孫，行將與成吉思汗之子孫爭地矣。故大統領塔福特謂將為美國政治歷史開一新紀元，豈誕語哉。況築路之資本，有中國代負其債務，本利不憂無着，此如各國特權之公司政府為之保息者，安受利益，而損害則有人代償，美人之自為計，不已萬全矣乎。

#### 七 結 論

吾對錦瓊鐵路之意見，大略如右，讀者慎勿疑吾之為口俄國左袒也，城下之盟，會稽之恥，苟有血氣，曷云能忘，吾獨非赤縣之氓耶。苟有術以為國家立剔去此在背之芒，則死且不避，其安忍更倡異議，雖然就事論事，窮極將來變遷所屆，而權其利害之輕重，則有不容徒任一時之意氣以誤大計者，故於我賢大吏錦愛鐵路之計畫，雖極頌其體國之公忠與規模之宏遠，而卒有所不敢苟同，使我政府及國民之財力，果有餘裕，腹地重要之路，既已盡舉，尚有餘力及此，而官吏復能有常識有偉材，足與他人之掎我者相拮抗相鉤距，則此路誠為東三省起死回生唯一之良方，吾願踴躍三百以贊成者也。今也不然，而徒為此獨坐窮山引虎自衛之計，吾竊重憂之，且吾更欲有一言，近數年來，吾國人對於外交事項，其目光所注，專集滿洲。夫滿洲外交之艱危，固也，然艱危豈獨在此，其他更有倍蓰者，但常人之情，寧俟焦頭爛額而倉皇救護，不肯曲突徙薪以從容布置，烏知乎徙薪之必有功，而爛額乃終無補也。以吾之見，則滿洲已成難收之覆水，已碎之瓊甌，欲策滿洲外交，宜在十年以前，今則晚矣。今日如有良外交家，惟當殫誠竭慮，沉幾善應，求使無復有第二滿洲出現，則我國民受賜多矣，不諱之言，願識者哀而鑒之。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八四

註二：「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載一，頁四四四。

註三：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九三。

註四：「教育雜誌」，二卷一期，教育法令，頁一—八。

註五：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一二。

註六：同註五，頁三一—四。

註七：「國風報」，第一年第三號。

## 二十日（一月一日） 清廷以陸潤庠為大學士、戴鴻慈為協辦大學士。（註一）

陸潤庠，字鳳石，江蘇元和人，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光緒初，屢典試事。二十四年起，補祭酒、擢內閣學士、署工部侍郎、禮部侍郎、左都御史、署工部尚書，三十二年充釐訂官制大臣，次年授吏部尚書，本年為協辦大學士至本日，晉大學士。（註二）

戴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年進士。曾督學山東、雲南、福建。歷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刑部侍郎、戶部侍郎。三十一年，與載澤、端方、尙其亨、李盛鐸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擢禮部尚書、充釐定官制大臣、轉法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本年，充報聘俄國專使大臣，八月命入軍機，本日，晉協辦大學士。（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二：「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五十九。

註三：「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二十六。

## 二十一日（一月二日） 清廷以李殿林為吏部尚書。

本月二十日，陸潤庠以吏部尚書擢授大學士。本日，以正黃旗漢軍都統李殿林為吏部尚書，貝勒載潤為正黃旗漢軍都統。（註一）

李殿林，字蔭墀，山西大同人，同治十年，翰林院庶吉士。（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

註二：錢寶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七九。

## 二十三日（一月四日） 杭州師範學堂風潮解決。

本月十四日，杭州師範學堂教員因與新任監督夏震武發生爭執，全體請辭。至本日，浙江提學使袁嘉穀照會夏監督：師範學堂由袁氏暫行監理，夏遂去職；十日風潮，乃獲平息。其間經過約略如左：

杭州師範學堂教員於十四日請辭後，夏監督復揭示提前放假，定於明年正月十六日開堂，再補行大考。

十九日，省城各學堂在仁錢教育會開會集議，全省學界，亦議齊集省城，公決維持之辦法。

二十一日，提學使發出各教員稟批，不以夏監督提前放假爲然，有提前放假顯違部章之語，浙撫增韞亦不謂然。

二十二日，省城各教員復行集議，公決催請提學使速行宣布辦法。

本日，提學使照會夏監督，略言奉撫憲諭，師範學堂由本署使暫行兼理。並由浙撫照會孫塵才太史智敏爲會辦。（註）

註：杭州師範學堂解散日記，「東方雜誌」，六卷十三期，記事，頁四七一。

## 二十四日（一月五日） 清命三品京堂張翼、前署直隸臬司周學熙隨同直隸總督陳夔龍辦理開平礦案。

本年十月十二日，清廷外務部曾奏准新任直隸總督陳夔龍妥籌辦法，收回開平煤礦。陳夔龍旋奏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派張翼、周學熙等研究礦案，會同辦理。外務部所轉陳夔龍原奏略稱：

「開平礦案，非有熟悉情形大員，隨同籌辦，仍慮難得要領。三品京堂張翼，係關繫此案之員，原難置身事外，前署直隸臬司周學熙，總辦開平礦局有年，於此案始末，極爲明悉，請派令隨同籌辦。本日，清廷頒旨，着責成張翼、周學熙隨同該督妥籌辦理。」（註一）

附錄：開平煤礦最近交涉述略。（註二）

開平一案，總辦張燕謀京卿，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與英人胡華訂正副兩約，其正約即所謂移交約者也。又於是年四月，由中英派兩總辦，訂一有限公司試辦章程，於是開平一礦，權利盡失。嗣經北洋奏參，奉旨責令張京卿收回，於二十九年十月，前赴英京控告，將移交約作廢，專認副約。但副約首條，即載公司照英例注册，並招股照英例存案等文。又有移交之後，該局仍用原名一語，與移交約亦涉含混。而有限公司章程第六款，載有洋總辦有綜理公司大小諸事之權，員司均歸節制，第七款，載洋總帳有管理公司款項之責，而第八款，僅載華總辦有稽核公司帳目之權，第十款，僅載華總辦有綜理華文函票及契券刊布繙譯諸事而已，事權全屬英人。當二十八、九、三十年間，又與英人爭回礦權，迄未就緒，於是有另開濶礦之議。蓋其時開平老井出煤已不大旺，一開新井，則開平之約，不廢自廢。其時因北洋勢盛，外部英使不便爲難，及至今春二月間，英使忽提議要求停止新礦，謂濶礦區域，已包在張約境內，直紳大憤，出傳單，謀抵制。至九月間，外部尙書忽至天津督署，一宿而去，不數日而英使遂來嚴切之照會，謂事權應照約歸洋總辦主持，濶礦須歸入開平，限七日內答覆。文到天津，端督即請直紳籌對付，自後直紳極力反對，直督又派周學熙等辦理此事，英人亦以借款之故，稍有退讓，不日或能和平了結。

按據歐洲來信，言現今開平煤礦小票價，又復增至五十七佛左右，前當下落時，比王亦以其所有之股票出售，可見當時恐慌情形之一斑矣。按開平煤礦，雖以英公司出場，而比法兩國之股份，實居多數，歐洲各國開礦公司，須守礦律，比法兩國礦律，地面雖屬地主，然自地面百適當以下，則仍屬國家，公司須按款納稅，方准開掘，又須劃定應開之地段，不得開過所劃地段之內。如黎業斯地方附近，共有開礦公司十餘所，各以測量之法，劃定每一公



司應開地段之面積。(深淺則不計)蓋每有全省地內，徧處是礦，如任一公司開採，似屬漫無限制。聞開平礦原約，只准開四方里，乃該公司採煤，四通八達，不知已及幾許方里，其採法並不求深，蓋深則開法較費也。比人以該公司無劃一之地段，深懼中國政府根據法律，爲收回自辦擴斥外股之舉。更恐英公使以非英國資本，僅係英人出面，於實際上無關痛癢，其對付中國政府，不肯盡力堅持，自知理曲，故虛心萬分，可見中國政府固有收回之權矣。更有一事，歐洲各國政府派工程師稽查開平公司開採情形，謂之礦務警察，務使公司建築各事，力求穩固，以及爲工人衛生各事，力求妥善，蓋所以保治安重人命也。如煤礦中開採之法，係採去煤塊，而以木作架，支柱洞穴，倘其木料不堅，則地土下坍，失事殞命等事，往往有之。但公司中每喜用不堅之木，取其廉價。聞開平公司但以圖利爲目的，而於工人衛生問題，漠然不顧，以致工人損命等事，時有所聞，礦務警察屢有報告到歐，力詆其非，此層亦我政府收回自辦之所藉口，各國爲重視人命起見，決不以我爲不然也。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六，頁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三，頁三一五。

## 二十七日（一月八日） 清廷頒行各部院衙門官互選資政院議員規則二十三條。

本日，清廷頒行「各部院衙門官互選資政院議員規則二十三條」，內容如左：

### 第一章、總 綱

第一條：本規則遵照資政院選舉章程第十七條關於互選各事宜規定，即名曰：各部院衙門官互選資政院議員規則。

第二條：資政院選舉章程，各部院衙門官互選資政院議員在都察院舉行。以本院堂官爲監督，凡互選事務，爲本院權限所及並爲資政院選舉章程所規定者，均當一律照辦。

### 第二章 關於互選事務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八八

第三條：凡關於互選事務，由本院堂官實行監督，其一切設施及應需款項，即由互選監督隨時奏請，或酌覈施行。

第四條：以本院大堂爲互選投票所，設監投票。

第五條：互選事務繁要，自應特設辦公及儲卷處所，擬以本院舊有之督僱所爲辦公處，以查旗處爲儲卷所。

第六條：互選以前，由本院查照資政院選舉章程通行各衙門咨取合格人員名冊，俟一律彙齊，即照章榜示，並分咨各部院衙門。

第七條：互選票紙，由本院刊印發給，以昭畫一。

第八條：每屆互選年分，以二月初一日爲互選期，本院擬定自二月初一日起，至初四日止，各部院衙門分日投票，以免擁擠，將排定次序列下。初一日，內閣外務部吏部民政部。初二日，度支部禮部學部陸軍部。初三日，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初四日，翰林院掌印給事中給事中各道御史。

第九條：各衙門互選人，如有要差或因事故臨期未能投票者，統於初四日補行投票。

第十條：自初一至初四日，每日均已正刻開始投票，酉初刻截止，逾時概不接收。

第十一條：互選人如有不遵資政院定章並下列各項，其所投之票即行作廢。一、不遵定式填寫者。二、字跡模糊不克辨認者。三、不用投票所票紙填寫者。四、所舉之人，未列名互選人名冊內者。

第十二條：本院擬設投票簿，各互選人均須親赴投票所自行畫到。如代人投票，須呈驗憑證。並於委託人名下書明某人代投字樣，以便稽覈。

第十三條：互選投票，宜有秩序，屆期揭示規則，並擬咨調巡警若干員名，藉供指揮，各互選人均當遵守，以免紊亂。

### 第三章 關於互選管理員事務

第十四條：互選管理員，照資政院選舉章程由互選監督遴選相當人員，奏明派充。

第十五條：互選管理員，自應按照資政院選舉章程並承互選監督之命令，執行關於互選一切事宜。

第十六條：互選管理員應兼理收發文書監造名冊並稽覈收支款項等事。

第十七條：互選管理員互選時，職務如下：

- 一、投票互選，屆期除由互選監督親蒞監視票櫃外，其一切布置場所，分派巡警，以及監守投票簿，呈驗委託憑證等事，均由互選管理員分任之。
- 二、開票、投票既訖，由互選管理員檢查投票簿，呈明互選監督，當堂公開開票。
- 三、檢查、開票後，由互選管理員當堂檢查被選人得票數目，逐一登記簿冊，其所投之票，如有疑義，即時呈由互選監督決定。

第十八條：檢齊票數是否當選，由管理員呈明互選監督公同決定。

第十九條：當選人數，應由互選管理員查照資政院定額，檢足一百六十名，呈由互選監督榜示本院大堂，並咨各部院衙門。

第二十條：榜示逾三日後，由互選管理員造具當選人名冊，載明得票數目，連同票紙，呈由互選監督咨送資政院。

第二十一條：互選期內，互選管理員應常川到署，分班直宿，不得無故曠廢，致誤要公。

第二十二條：互選管理員如有洩漏貽誤以及藉端招搖各情事，一經查出，或別經發覺，由互選監督查明，分別懲辦，輕者撤差，重者參處。

####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本規則未盡事宜，及應行變通之處，由互選監督隨時增改。（註一）

### 英國與布丹訂約，代管其外交。

英國駐哲孟雄政治委員 C. A. Bell 與布丹國王本日在布丹（編者按：今名不丹）境內 Punaka 簽訂英布條約，由英國代管布丹外交，其內容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〇

茲因欲將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布坦 Shing Lang 年九月二十四日英布兩國政府在 Sinchula 所訂條約之第四第八兩款，加以修改。一方則由印度總督 Sir Gilbert John Elliot-Murray-Kynynmound 伯爵授與駐紮哲孟雄政治委員 C. A. Bell 先生以全權，他方則由布坦國王 Sir Ugyen Wangchuk 殿下，共同協議，修改條文如下：

下切一段增補文字，應附入一八六五年 Sinchula 條約第四款之中：

「英國政府願將每年津貼布坦政府之五萬盧比，從一九一〇年正月一日起，增為十萬盧比。」

一八六五年 Sinchula 條約第八款，業加修改，其修改之文如下：

「英國政府允許，決不干涉布坦內政。在布坦政府方面，則承認關於外交事件，願受英國政府指揮。倘與哲孟雄及 Cooch Behar 國王發生爭端，或者對於該國王等加以控告，則此項問題均宜聽候英國政府之判決。英國政府當依照法律必要手續辦理；並勒令上述該國王等，遵其判決。」

本約係於一九一〇年正月八日，即布坦土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布坦 Punaka 地方，製成四份。

(註一)

布丹位於西藏之南，道咸年間，英人經營印度成功，遂謀擴張其勢力於印度北境，一舉而將哲孟雄全土納入於其勢力範圍之內。哲孟雄為西藏之鄰邦，自東藩屬於西藏，自是英國轄境緊連西藏，漸啟侵略西藏之計劃。我國對於印藏之交通，原有禁令，英先收服布丹，以撤西藏之南藩，藏印邊界三小國尼泊尔、哲孟雄、布丹終為英國保護國，英藏關係乃日趨複雜。

註一：「宣統政紀」，卷一六，頁一九一一。

註二：英人喬治·比爾原著，王光祁譯：「西藏外交文件」，頁一二六。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影印。

二十九日（一月十日） 清廷准學部所奏，在京師大學堂籌設經、法、文、格致、

農、工、商、醫八科，並准所定女學服色章程及簡易識字學塾章程。

清廷學部於本日奏准在京師大學堂籌設經科、法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醫科；並奏准外國學生入經科大學肄業。奏摺內容及論文如左：

「學部奏，籌辦京師分科大學情形：一學科，除醫科須俟監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籌辦理，計經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分門擇要先設，一、職員，查奏定章程，每科監督之下，均設教務、齋務、庶務等提調，現科目既未全設，教務或兩科設一員，或以監督兼攝，其庶務、齋務，均設總提調一員，惟農科一項，另於望海樓地方開辦，兼設試驗場委員一員，以資經理。一、教員，現在擬設中外教員經科八人，法政科七人，文科六人，格致科五人，農科三人，工科四人，商科三人，又隨意科酌設教員數人，以足敷教授為限。一、學生，現在豫備科不敷分布，優級師範及譯學館畢業學生願入者，自應分別考選。一、校舍，德勝門外校場地方，奏准改建有案，自應及時興築，惟工鉅需時，未便曠日久待。暫就內城馬神廟大學堂，略加擴充，先行開辦，趕於明年二月開學。」又奏，「各國大學，外國人有程度相合，而願入學肄業者，無不一體收取，擬先就經科大學，准令外國人入學均從之。」（註一）

學部所奏批准外國學生入經科肄業並酌定簡章之大要如左。

「再查各國大學，除教授本國學生外，外國人有程度相合，而願入學肄業者，亦無不一體收取。誠以學問之道，靡有窮盡，惟互相師法，而後討論益精。自臣部籌設分科大學以來，屢有外國人前來詢問，能否准其入學肄業。臣等竊維，近日中國學生游學東西各國者甚多，今中國設立大學，而彼國亦願來學，以往來施報言，固所以厚邦交，以知識交換言，亦所以廣教育。臣等公同斟酌，經學一科，為中國所獨有，擬先就經科大學准外國人入學，預由臣部酌定簡章，以期妥洽，至其餘各科大學設立之初，恐難遽及東西各國之完備，外國人入學一節，擬暫從緩議，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學部於本年潤二月奏擬女學服色章程及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十六條，亦於本日奉旨依議；內容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二

### 女學服色章程摺：

「竊本年閏二月，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內開本年應頒布女學服色章程，奉旨交憲政編查館核准在案。查各國女學校制度，女學生服色，皆有一定，即考之中國古禮，如深衣首服足服等制，見於經訓及儒先之說者，判然不同。學校為教化所關，尤當參酌古今之宜，定為整齊嚴肅之制，庶幾學風之樸，婦容之莊，有以養成高尚端淑之人格，禮教之防，莫先於此。茲酌定女學堂制服，凡講堂操場，均定為一種服式，以期簡而易從。至兩等小學，其女學生年歲，皆在十五歲以下，禮未加笄，宜做童子不裘裳不履絢之義，學堂服飾，即用家庭常服，以省繁費。總之女學為教育之根本，衣服為行檢之表率，有管理訓迪之責者，宜力除奇袤奢靡之習，庶幾有裨於化民成俗之美，敬教勸學之規，此則臣部與辦學諸員所宜兢兢共勉者也。謹將擬定女學服色章程。繕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遵奉頒行，謹奏。

謹擬女學服色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女學堂凡遇行禮日期，監督教習監學堂長院長等，如係有封命婦，即按品級，吉服行禮。無封者，常服行禮，未適人者，即着學堂制服行禮。至學生，無論已適人未適人，均着學堂制服行禮。

一、平時在堂，無論監督教習監學堂長院長學生，均着學生制服，惟女子小學學生，均用家庭常服。

一、女學堂制服用長衫，長必過膝，其底襟約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開衩，袖口及大襟，均加以緣，緣之寬，以一寸為度。

一、女學堂制服，冬春兩季用藍色。夏秋兩季用淺藍。均緣以青。

一、女學堂制服，用棉布及夏布，均以本國土產為宜。

一、女學生得佩襟章，以為識別，其製以銅為宜，不得用金銀，其花樣字樣，均聽本學堂自定，但須向督學局或提學司報明。

一、女學生不得纏足。

一、女學生不得簪花傅粉，被髮及以髮覆額。

一、女學生不得效東西洋裝束。」（註三）

### 簡易識字學塾章程摺之內容如左：

「本年閏二月，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開，頒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業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奉旨允准在案，自應欽遵辦理。竊維今日教育之困難，屬於辦學者有二，屬於就學者亦有二。民瘠則經費難籌，地僻則師資缺乏，此辦學之難也。生計操作之鮮暇，書籍用品之無資，此就學之難也。憲政編查館有鑒乎此，於立憲九年預備單內，奏設簡易識字學塾，欲以輔小學教育之不及，而期以無人不學為歸，規畫極為周至。惟此項學塾，既以簡易為名，則一切章程，必使易知易從，而後不背乎委曲變通之旨。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凡官立公立私立各項學堂，經費稍裕者，皆令附設此項學塾，則期月之間，較舊設學堂之數，可以驟增一倍，此外推廣設立者，並得租借祠廟及各項公所，另行開辦，但經費務須極力從省，其圖書器具，不必求備，但以略可敷用為主。此項教員，科學亦不必求全，但使文理通順，略具普通知識者，即可取為師資，庶無經費難籌教員缺乏之弊。至學生一律不收學費，其畢業年限，定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其授課時間，定為每日三時，或二時。庶貧寒無力入學之子弟，及年長失學之人，皆可節縮其操作之光陰，以從事於修業，庶無就學困難之弊。所有此項章程頒行之後，凡地方官吏及各項學務人員，皆應通力合作，認真考核，庶學堂多一讀書之人，即地方多一明理之人，實於憲政前途，裨益非淺。茲將擬具章程，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遵行謹奏。」

謹將酌擬簡易識字學塾章程繕單，恭呈御覽。

一、簡易識字學塾，專為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無力就學者而設。其課程專教部頒簡易識字課本。國民必讀課本，並酌授淺易算術（珠算或筆算）。教授二書，完畢，即准作為畢業。至其畢業年限，定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年長失學急於謀生，入此項學塾，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均可聽便，家貧、年幼，入此項學塾者，自以三年畢業為宜，如力不能學至三年，亦可酌量變通）。每日教授鐘點，定為三小時或二小時，應由勸學所詳查各學塾辦理情形，彙呈督學局或提學司備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四

一、此項學塾，三年畢業者，如願升學，得升入初等小學第四年。

一、此項學塾畢業生，均發給憑單，註明肄業年限，及識字若干。

一、此項學塾，得酌授體操作爲隨意科。

一、簡易識字課本，計分三種，（遵照奏章，一種三年畢業、一種二年畢業、一種一年畢業）國民必讀課本，計分二種，（一種較深者、一種較淺者）應用某種課本，由各學塾擇其力所能至者，選用教授。

一、此項學塾，視經費所自出，分爲官立公立私立三種。每縣城（州治廳治同）及著名村鎮，務須先由官設立一二所，以資提倡，其紳富捐助鉅款創辦者，准與捐助學款，一律請獎。

一、督學局及提學司，自章程頒布之日起，預定此數年每年推廣辦法，分飭地方官及學務人員，逐年起辦。

一、此項學塾，應由勸學所總董認真經理，每三個月，應將境內學塾數目，及每期學生增減之比較，在京呈報督學局，在各省呈報提學司察核，督學局及提學司，每半年彙報學部一次，以憑稽考。

一、設立此項學塾，爲地方官及勸學所總董之專責，地方官及自治會，並應任籌款之責，卽以此事作爲地方學務考成，由該省提學司認真考核。其成績較優者，量加獎勵，不力者，輕則記過，重則詳請督撫參撤。

一、此項學塾，可租借祠廟及各項公所，除黑板講臺自應新置外，所有椅桌器具，亦可賃借應用。

一、凡已設之官立公立私立各項學堂，歲入經費，較爲充裕者，均應附設此項學塾，其學生人數多寡，不必拘定，由督學局及提學司督勸辦理。

一、此項學塾，可仿日本二部教授法，以上半日下半日分班，並可增設夜班。

一、此項學塾附設各項學堂之內者，授課時間，應定爲晚七點鐘至九點鐘，或午後四點鐘至六點鐘，以及星期年假暑假講堂閒曠之日，均得多定鐘點，酌量授課。

一、此項學塾，應按學生年齡，及所認畢業年限，分班教授，如學生人數無多，程度亦復不齊，則用單級教授法，合班教授。

一、學生不收學費，應用書籍物品，概由塾中發給。

一、此外所有未盡事宜，應由督學局及提學司就實在情形，量爲更定，呈部備核。」（註四）  
按簡易識字學塾專爲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無力就學者而設，其課程專教部頒簡易識字課本、國民必讀課本，並酌設淺易算術（珠算或筆算），三年畢業，每日授課三或二小時。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六，頁二四一五。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二，頁一六。

註三：「教育雜誌」，二卷一期，「教育法令」，頁八—九。

註四：同註三，頁九—十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十二月

### 一日（一月十一日） 浙江烏程歸安鄉民抗完漕糧滋事。

浙江烏程、歸安鄉民以書吏之匪災勒徵，欲得之而甘心，於本日抗完漕糧，並欲入城滋事，旋因聞警即解散。

當十一月間，烏程、歸安二縣開倉收漕時，即有鄉民鳴鑼糾衆，阻納漕糧，並張貼傳單，約期聚集入城，搗毀漕倉官署。由是各鄉糧船咸懼而開回，其在中途者，或被攔阻，或被奪而售諸米肆，其衆聚至數百人，一聞某鄉將載米至城交納，即率衆至其鄉坐食，鄉民亦遂相率觀望，不復入城納糧。間有一二富戶，違衆而行，即被鄉民毀掠，不堪其擾。府縣官聞報，急致電省臺，請兵彈壓。至本日夜，忽人聲喧雜，傳有鄉民千餘人，將分路至城，焚倉毀署，府城即時戒嚴，復電省告急，並請發格殺勿論之告示以威衆。（註）

按：烏程、歸安二縣鄉民抗漕滋事，至初四日，省兵至城，鄉民漸散，民心稍安。府縣官復大張文告，勸民完糧安分，二縣令又令紳董編查被災之戶，准其免徵，其餘應徵之戶，許以七成交納，事始大定。  
註：「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一一二。

### 二日（一月十二日） 清廷外務部分函郵傳、度支兩部，徵詢有關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之意見。

美國政府於本年十一月，將諾克司計劃（滿洲鐵路中立化）提議與中國，並謂保全中國東省鐵路主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日

六九八

權須先贖回錦瓊路。外務部對此計劃頗表贊同，於本日分函郵傳、度支兩部，徵詢對此問題之意見，其函曰：

「逕密啓者：東三省籌借外款修築鐵路一事，前於本年十月十二日由本部會同貴部妥議覆奏，咨行該督撫通盤籌畫，果能確有把握，應需借款，仍隨時咨商三部妥籌辦理等因。嗣於十一月十一日經該督撫遵照部議覆奏，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正擬核辦間，先後接准美國費魯使節略暨照會，以美國政府願全中國東三省主權，並保守利益均霑開放門戶主義，擬將中日俄所造之鐵路，准各國得一體承購股票，認明中國爲地主。此事若果開辦，須先請中日俄三國允准襄助，英美兩國因有錦瓊鐵路合同，亦須幫同辦理。若此，則滿洲土地之權，與鐵路界內之交涉，均可由此而定，不致再生障礙等語。當於會晤時，告以中國對於此項辦法宗旨，實已同意；惟此事關係重大，將來商議詳細節目時，仍須審度所擬與中國主權有無妨碍。且事關中國路政、財政尚須與度支郵傳兩部會商，如果有礙主權或爲財力所限，即當作爲罷論。費魯以即當電請政府向各國提議，至詳細辦法，將來應隨時與中國及各國逐節商議等情。本部以此事關係東省全局，所議若成，則錦瓊一路，自可併案辦理，故議覆東督一摺，暫未咨商貴部。現接駐美張大臣電稱：『美外部宣言，實行保全中國東三省主權，同享通商利益，須將東省鐵路一概贖回，交還中國，款由各國合借中國，未還款以前，管路購料利益，各國分沾。滿洲鐵路，日俄獨任，何如各國分任，以保和平，已通行各國』等語。嗣接准美費使照稱，西十月間所訂錦瓊鐵路借款建築草合同，美政府重視此事，以爲於將來統併鐵路之辦法，有最切要之關係，若錦瓊之局既成，則按此約可令該公司出頭，集各國之資，而築各處之路。將來歸併之大局，亦視乎錦瓊一路而爲基礎，中國政府於該路如承允諾，美政府自樂聞命。云云。嗣又面交美政府來電稱：『贖回滿洲鐵路一事，於中國關係甚大，此議之成，全視中國早日將錦瓊草合同批准宣佈』，各等語。本部以東省情形日急，非統籌全局，不足以資補救，籌築錦瓊一路，爲目下至爲切要之圖，果能妥改，合同，似不能不准其續與定議。美國倡議聯合各國共辦東省鐵路，此事果成於成，不特中國行政權不致再有障礙，且各國利益既平，則日俄固無從爭雄，英美亦不致壟斷。以現在東省情形而論，計亦無有逾於此者，惟茲事體大，中國固不便提議於各國，即美與各國磋商，亦非旦夕所可成，或因他國不能同意，致此事竟成畫餅，亦難逆料。而我國對於東三省之

## 西藏達賴喇嘛使者抵俄國京城聖彼得堡。

本日，蒙古祭司與達賴喇嘛使者抵俄京聖彼得堡，謁見俄皇。（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七，頁二。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二，頁一。

## 四日（一月十四日） 清廷諭飭言官及上書諸人，不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

本日，清廷諭誠建言諸臣，不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其論文如左：

「朕敬維列祖列宗，至仁極聖，臨民敷政，無時不廣開言路，博採羣謀。朕御極以來，勤求治理，於嘉言直諫，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罔不虛衷採納，見諸施行，即由該長官代奏者，亦必詳加批覽，酌覈辦理。惟近來建言諸臣，其直言敢諫，披瀝忠忱者，固不乏人，而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不知大體者，亦嘗有之。否則毫無建白，緘默偷安，徒負朕殷殷求言本意。自此申諭之後，朝廷寬其既往，嚴其將來，其有言責諸臣，暨代奏抒誠進言者，果能關懷時局，爲國爲民，條陳得當，朕不但立准施行，且加以獎敘。儻敢如前不悛，任意嘗試，亦必予以懲處不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四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五日

七〇〇

，用示廣納忠言，勵精圖治之至意。」（註）

註：「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 五日（一月十五日） 清廷學部訂定「各學堂畢業文憑條例」。

本日，清廷學部訂定「各學堂畢業文憑條例」三十五條，修正各學堂修業文憑式樣通咨遵行，其條文如下：

### 第一節 刊發條例

第一條 畢業文憑分兩種，一中等以上各學堂，一高等小學以下各學堂，凡與此兩種同等類似之學堂，均可比照辦理，惟不滿一年半之政法講習科，及不滿二年之師範簡易科等，不在此例。

第二條 高等以上各學堂畢業文憑，由學部刊印，中等以下各學堂畢業文憑，京師督學局刊印，外省提學使司刊印，其格式大小及周邊花紋，均照部頒式樣辦理。

第三條 畢業文憑，或刊木板，或用石印，均可聽便，惟必須用正楷書寫，其紙以本國所製潔白堅韌者爲宜。

第四條 刊印畢業文憑，應將後開兩項簿冊，一同刊印。

甲、文憑掛號簿。

乙、文憑存根冊（附文憑存根副冊）。

### 第二節 給憑條例

第五條 高等以上各學堂畢業文憑，由學部發給，中等以下各學堂畢業文憑，京師由督學局發給，外省由提學使司發給。

第六條 學部直轄之高等以上各學堂，由本學堂自行呈請發給，非學部直轄之高等以上各學堂，由提學司或該管衙門核明，轉請學部或咨照學部發給。中等以下各學堂，由本學堂或勸學所，呈由各該管衙門核明，轉請督學局或提學司發給。

第七條 凡各省駐防及直隸之熱河等處，山西之綏遠歸化等處，甘肅之西寧等處，新疆之伊犁塔城等處，所有各學堂應領之畢業文憑，均歸各本省提學司辦理，其未設提學司地方，如西藏庫倫、科布多、察哈爾、烏里雅蘇台等處，及川滇邊務大臣所屬地方，均由各大臣都統將軍辦理。

第八條 畢業文憑紙墨工價，中等以上各學堂文憑每張銀一錢，（各以該處通行之平爲準）高等小學堂文憑每張銀五分由各學堂或各衙門。彙齊解繳給領文憑之衙門驗收，此項彙繳之費，准本學堂於公款內支銷，不得向學生索取，其初等各小學文憑工價，每張銀三分，即由各勸學所擔任，准其作正開銷。

第九條 學堂遇舉行畢業時，應將畢業學生姓名及人數，先期造冊，報明應行給領文憑之衙門，按照人數呈繳工價，請領若干張，並准於定數外，每次多領備號文憑若干張，如填寫錯誤時，准其更換，其有因事故未與畢業考試者，准將文憑暫存本堂，俟補考時仍行發給，惟其剩餘空白及填錯作廢之文憑，須一律繳銷以備核數。（繳銷之法或自行繳還，或呈請轉繳均照第六條章程辦理。）

第十條 給領文憑各衙門，遇各處請領文憑時，限五日內如數發給，不得延宕，其呈由該管衙門請領者，各衙門員役人等，如有故延時日，需索規費情弊，查出嚴究。

### 第三節 填寫及用印條例

第十一條 發給文憑各衙門，於發給空白文憑之先，應在文憑紙尾編寫號數，高等以上各學堂，由學部按省分等編填號數。（凡與大學同程度者，用大字編號，與高等同程度者，用高字編號；其優級師範則用優字編號。）中等以下各學堂，由督學局暨提學使司按年就各處分等編填號數。（中等按府及直隸廳州，各小學按廳州縣分別編填，其分等之法，凡與中等同程度者，均用中字；凡與高等小學同程度者，用高小二字；與初等小學同程度者，用初小二字，至高等各學堂內附設之中小學，仍用中小等字。）其各小學堂，有未領鉛記者，即蓋用勸學所鉛記。

第十二條 凡由學部頒發之文憑，後幅年月上，蓋用部印，由督學局及提學使司頒發之文憑後幅年月上，應蓋用督學局關防及提學使司印，各學堂於領到之後，應於文憑前後幅之中間，業將字下功課字上，自行蓋用該堂關防或鉛記。（應作斜勢）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五日

七〇二

第十三條 給領文憑各衙門，應置文憑掛號簿，（學部置二冊，直轄各學堂爲一冊，各衙門設立之高等以上各學堂爲一冊，提學司應置三冊，高等小學以上爲一冊，初等各小學爲一冊，轉領者爲一冊，督學局無轉領者，餘同。）遇各處請領文憑時，先將空白文憑前後幅之中分處摺轉，再將文憑上端，（在花邊以外）湊合於掛號簿上，分別填寫騎縫字號，其號數與第十一條文憑紙尾所標者同，並蓋用印信或關防。

第十四條 發給文憑掛號簿內，須註明領憑之學堂，暨學生人數，領發及繳回數目年月等項，無繳回者缺之，備號用過張數，亦應註明。

第十五條 畢業文憑填寫時，須在後半幅每行之空處，由本學堂按照後開事項，依次填寫。

第十六條 第一行學堂字上，應填寫某地或某旗官立或公立私立及大學高等中小或法政實業等項字樣，其原有特別名目，及第一第二等識別者，並應將名目及識別字樣，繫於官立或公立私立之下。

第十七條 各學堂所附設之學堂，應填寫某某學堂附設某某學堂字樣。

第十八條 第二行所載給發字下文憑字上，凡考列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者，應填寫畢業字樣，考列最下等者填寫修業年滿字樣，第四行空處同，（其考列最下等而留級者，應俟下期畢業發給文憑。）

第十九條 第二行學生字下業將字上，應填寫學生姓名，業將字下功課字上，應填寫某項學堂字樣。（大學或高等中等高等小學之類）如係分類分科教授之學堂，應填寫第幾類或某學科字樣。（如高等學堂第幾類優級師範第幾類及選科理化科之類。）

第二十條 考試分數等第，均應按照奏定各學堂考試章程，分別填寫，應降等者，並應於畢業分數行下註明降等之緣由。

第二十一條 高等小學以下各學堂文憑，但填寫畢業分數，中等以上各學堂文憑，除填寫畢業分數外，並應將畢業考試各學科分數，及歷期歷年考試總平均分數，畢業考試總平均分數，分別填註。

第二十二條 填寫各項總分數，計至二位小數爲止，其奇零不盡之數，不滿五者不計，滿五者以十計。

第二十三條 中等以上各學堂文憑，各科教員，均應列名押章，其教員曾經更換者，由畢業時教員列名押章，

倘前任教員所授教學科，積算歷年鐘點，有功課三分之一者，仍應列名押章，不在堂者，但列其名。

第二十四條 文憑應填寫學生年歲籍貫，如京師等處學堂，兼收各省學堂者，應填寫某省某州縣或某旗人，有他處或他旗附學者，仍標明省分或旗分。

第二十五條 文憑應填寫學生三代，其有承繼兼祧者，並填寫本生或兼祧三代。

第二十六條 文憑所載右給字下學生字上，應填某項學堂字樣，如係師範自費生，並應註明。

第二十七條 中等以上各學堂文憑，監督應列名押章，（大學文憑總監督亦應列名押章。）高等小學以下各學堂文憑，堂長應列名押章，其監督堂長，屆學生畢業時已去任者，由現任之員列名押章。（倘前任監督堂長積算在堂滿一年以上者，仍應列名。）

第二十八條 各學堂於請領畢業文憑時，並應領文憑根冊及文憑存根副冊（副樣冊與正冊同惟不用印）數本，凡文憑後半幅上所載事項，簿內並須一律登載，不得歧異。

第二十九條 文憑存根冊，亦應填寫騎縫號數，將文憑前半幅紙邊上下適中之處，湊合於存根簿騎縫線之左，於線之中斷處，由本學堂自行編填騎縫號數，蓋用關防或鈐記，未領鈐記者，仍照第十一條辦理。

第三十條 高等小學以上各學堂，通常置文憑存根冊一分，文憑存根副冊二分，或三分，除用印之正冊呈送學部外，其副冊以一分送督學局或提學使司存核，一分存本學堂，如係各衙門所設之學堂，並宜加送本衙門一分備察，其不能直接報部者，仍照上條轉領文憑辦法，由各該管衙門彙轉辦理。

第三十一條 初等各小學堂文憑存根冊及副冊，並應照式填寫，除副冊留堂存案外，應將用印之正冊，送督學局或提學使司備察，年終再彙報校名人數等項，詳報學部。

#### 第四節 補改條例

第三十二條 學生所領文憑，如遭遇水火等意外之事，以致遺失者，准由本人纓具事由年籍三代及歷年在學情形，在京取具同鄉官，在外取具本學堂職員，或學務公所人員切結，由原給文憑之衙門，核明補給。（其應繳工價及填寫用印並登記存根簿等事，仍照第二節第三節辦理，惟工價應由該生自備。）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七日

七〇四

第三十三條 文憑內如有挖補痕迹，或於請獎時呈驗，或於考試時呈驗，准由該管衙門或該學堂，立時將文憑註銷，扣獎扣考，並永遠不准升學，如查有售賣文憑情事，應移送地方官查明情形，與受同科酌加懲罰。（懲罰之律，應由學部咨請修律大臣酌定頒行，此律未定以前，暫由地方官酌量情形輕重比附定擬。）

第三十四條 畢業生遇有應行更名之事，應縷具事由，連同文憑，高等以上各學堂呈由學部更改，中等以下各學堂，在京呈請督學局，在外呈請提學司更改，但一經核准之後，應將原領文憑及存根簿等冊籍，一同批改，加蓋印信（其獎有貢生及廩增附者，仍應一面報部存案）。

####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凡本條例所已載者，照本條例施行，未備者，由發給文憑各衙門臨時酌定。（註）  
註：「教育雜誌」，二卷四期，教育法令，頁三五——四〇。

七日（一月十七日） 清廷分別賞給遊學專門人員詹天佑、嚴復、劉冠雄等進士或舉人出身。

本日，清廷頒發諭旨云：

「梁敦彥等奏，遵章核定游學專門各員開單，呈覽一摺，擬列一等之詹天佑著賞給工科進士。嚴復著給文科進士。魏瀚、李維格、鄭清濂、鄭榮光、吳仰曾，均著賞給工科進士。辜鴻生著賞給文科進士。楊廉臣著賞給工科進士。張康仁著賞給法科進士。伍光建、王勛廉，均著賞給文科進士。擬列二等之鄭佑昌、李大受、溫秉仁，均著賞工科舉人，陳聯祥著賞給格致科舉人，盧守孟、劉冠雄、江起鵬，均著賞給工科舉人。餘依議，欽此」（註一）

按：清末派遣留學生的獎勵，早在曾國藩、李鴻章首派幼童赴美之時，即規定：「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隨後閩廠學生與武弁出洋回國者，亦均給以職官的獎勵。光緒十六年以後出使大臣隨帶之學生三年期滿，均可保道府。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張之洞又奏擬鼓勵學生出洋章程，雖當

時係以安撫留日學生爲對象，但仍爲以後獎勵遊學之依據。該章程中規定：「凡得有學士文憑者，給以翰林出身。」「得有博士文憑者，除給以翰林出身外，並予以翰林升階。」「凡在文部大臣所批准之私立學堂畢業者，視其所學程度，一體酌給舉人出身或拔貢出身。原有翰林、進士、舉人、拔貢出身者，各視所學程度，給以相當官職。」

光緒三十二年以遊學畢業回國者日多，且多供要職，無法隨時考驗，於是學部乃於是年四月奏定每年八月舉行考試一次，與考資格以畢業外國專門學校者爲限，並於八月奏定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五條，其中規定：

畢業生考列最優等者，給予進士出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均由學部開單，帶領引見請旨。

畢業生准給出身者，並加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習法科者准稱法科進士、法科舉人；醫科、理科、工科、商科、農科倣此。

當時日本專門以上學校，常爲中國學生特設班次，其程度甚淺，而又濫竽參加考試，以圖倖進。因此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學部曾奏「限制考試遊學畢業片」，其中有云：「遊學東西洋各國畢業學生，上年經臣部先後奏准每年八月考驗一次，必以在外國大學堂、高等專門畢業者爲限。其肄業速成或中等學堂，尋常專門學堂畢業者，概不准與考，所以獎勵人才之中，寓審慎重名器之意。近查外洋每有爲中國人特設班次之學堂，雖名爲大學或高等學堂，而其程度較之教授其本國人者甚淺。又各國在屬地所設學堂之程度，亦每不如本國，而近來外人每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學堂，顏曰大學或高等學堂者甚多。以上各種學堂，雖有大學、高等之名，其教科程度與其本國所立大學、高等學堂未必相當，且見聞拘於一隅，究與游學外國者有別。臣等現擬咨行各省，凡在外國爲中國人特設班次之學堂，及各國屬地之學堂與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堂內畢業者，均不得作爲遊學畢業，一體送考，以昭核實」當奉旨依議。又同年十一月進士館出洋學生回國，另訂進士館遊學畢業學員考試章程，亦不准遊學未滿三年之速成生應考。上項規定，日本私立大學畢業生未受限制之列。而當時日本爲中國學生所設立之私立法政學校，多貪圖學費，管理不善，程度低落，學部察知其弊，乃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奏請在日本各私立法政大學畢業生參與遊學畢業生考試者，於考前先考普通學大要及日本語文，及格者方准應試，以示甄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七日

七〇六

至於早歲遊學，資望已深者，可不經考試，以臚舉實績或徵其著述，由欽派大臣，會同核定，賜予進士或舉人出身。例如：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內閣鈔出直督袁世凱奏請將道員詹天佑、吳仰曾、屈永秋、鄭榮光等四員給以各科進士出身，仍以原班選補一片，奉朱批著由學部議奏。學部議奏爲：「凡專門學成回國在十五年以外，學力素優復有經驗者，以及耆儒碩彥博通中外古今之故，經師人師，衆望允洽者，或臚舉實蹟，或徵其著述，無論遠近省分，限本年十月以前，咨送臣部彙辦，即由臣部奏請欽派大臣，會同核定，擇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績確然共見者，由臣部帶領引見，再行請旨賜予出身，以光大典，庶幾楷模後進，矜式國人，於學術治術，關係非淺。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遵奉施行。其詹天佑等四員，併行彙案核辦」。旋奉旨依議（註二）。

本日諭旨賞給詹天佑、嚴復、劉冠雄等人進士、舉人有差。

## 浙江德清鄉民抗漕滋事。

浙江德清鄉民以漕書朱吉林索賂匿荒，逾格浮收，於本日抗漕滋事，其經過概略如左：

德清東門外鄉民，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縣城開倉時，即聚衆數千至城，縣令親與紳士出城勸導。鄉民要求重懲庫書，又要求出示，將荒田免徵，熟田減徵三四成。縣令許以革辦庫書，並命鄉民公舉代表入城，籌議減免分數，衆仍未散，營官率兵彈壓，頗受夷傷。至本日，忽有西北各鄉農民蜂擁入城，商店懼而罷市，某肆與之反抗，擊傷鄉民，開闢久之，官兵羣集，拘獲四人，將爲首之人請令正法。初六日，嘉防統領沈祺山率兵至縣，會同縣令出城解勸，鄉民始退，然仍聚集不散，北鄉農尚欲與東西二鄉鄉民聯絡抵抗，官兵亦嚴爲之備。（註三）

事後，浙江巡撫增韞電告軍機處云：

「……二十七日，德清縣鄉民亦藉口被荒，聚衆抗漕。……十二月初七日，聚集二百餘人入城，逼令罷市，有蔡三慶南貨店，關閉稍遲，即被搶毀。當場拿獲爲首糾衆之何恆興一名，並談貴芳、潘桂林、談子春三名，現已提省審辦，地方亦已安靖。」（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八日。

註二：林子勛：「中國留學教育史」，頁一九〇——一九七。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二。

註四：同註一。

## 八日（一月十八日） 孫先生文由紐約抵芝加哥，成立同盟會分會。

孫先生文於本年九月離英赴美，從事廣州新軍起義海外籌款工作，本日自紐約抵芝加哥，成立同盟會分會。

先生原定由紐約逕赴舊金山，嗣因芝加哥有耶教牧師蕭雨滋來函告以該埠人心進步，可與聞光復大計，先生乃決意改道往芝加哥一行。是日，由紐約抵芝加哥，蕭雨滋父子預約同志到車站恭迓，並開歡迎宴會於會英樓。先生即席演講革命真理及其趨勢，聽者莫不傾心。同時決定設立同盟會分會。首次加盟者有蕭雨滋、蕭漢衛、梅培、曹湯三、羅泮輝、程天斗、梅喬林、李雄、梅天宇、梅賜璧、梅友伙、梅彬等十餘人，譚贊、伍頌唐、何寶衡、梅壽、林光漢等數人繼之，即以梅壽所設之泰和店爲通訊處。嗣廣州新軍起義籌款，計芝城一埠，共募得捐款港幣三千元。（註一）

## 清廷諭飭各省督撫嚴禁謠言。

清廷以沿江各省傳言俄將占據東三省及俄英法進兵瓜分之說，本日命各省督撫嚴禁謠言，諭文如左：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各省督撫：岑春煊電奏悉，據稱近來沿江各省謠傳外人有佔據東三省意圖瓜分之說，湘省無知之徒，發單開會。滋生事端，雖經示禁，浮言仍不能免，且謠傳東三省日俄已訂私約，東省人民驚慌，並云俄法英有各處進兵之說，果有此事，朝廷豈能故示秘密，絕無應付，此等影響之言，實係造言生事之徒，布散流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九日

七〇八

希圖煽惑，非特有害治安，且恐激起交涉，亟應嚴行禁止，如各省有發布傳單開會演說等事，著各該督撫迅速解散，倘有匪徒從中生事，尤宜加意防範，嚴密查拏懲辦，以遏亂萌而安大局，並查明實在情形，迅速密為電奏。」（註二）

護理湖廣總督旋電奏云：「查鄂省本年十月間，武漢一帶軍學界中，頗有誤聽謠言，以保安中國為名，私行發單，聚議生事，察其情由，多係匪徒散布流言，希圖擾亂，即經前督臣陳夔龍出示諭禁，嚴拏造謠匪徒，一面佈告軍學各界，剴切訓誡，羣訛遂息，近兩月來，地方綏謐，並無前項謠言，及開會傳單演說情事，軍學各界亦頗安謐，堪慰宸廑。」（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二九二。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七，頁八。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四。

## 九日（一月十九日） 山東巡撫孫寶琦奏請釐定直省官制。

山東巡撫孫寶琦奏請釐定直省官制要義，本日清廷旨令「下憲政編查館知之」，原奏內容如左：

一奏為明年釐定直省官制，謹陳管見，以備 採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析疆分治，古今所同，而分權集權，義各有當，各國地方官吏，凡在中央集權之最重要者，皆受監督於內務大臣，與漢之以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用意不殊，而用法特密，其在地方分權之最重要者，則直別立政府。如元之行省，規模擬於中書。如美瑞之聯邦，英法德之屬地，或因歷史之發達而組織殊，或因形勢之禁格而權限異，類皆自為制度，儼具獨立自主之資格，惟普國每省有省長，代表內部，其職獨尊，常與國務大臣互調。獨唐宋宰相之出領府州，而其權則多用於非常特別之事，諸司守令各有獨立責任，權限分明，不相侵越，集權分權，輕重最為適切。中國封域遼闊，統攝甚難，歷代成法，每假方面之權以集事，而遣巡方之職以詰奸，控御則務指臂之相聯。撫循但求安輯而不擾。教養之政，放任實

多。今憲法將頒，自治漸啓，政府之於封疆，官吏之於議會，關係迥與昔殊，昔多消極之防制，今爲積極之進行，百廢俱興，萬端待理，出以漢唐簡靜之治，恐抑社會發達之機，而歐美各國之集權分權，則又意有可師，法難盡適，彼縮四境於戶庭，我隔各省爲畛域，既不能以一部之精神，周察萬里，亦豈可委一人之節度，專制百城，允宜博采中西之宜，鑄成一代特別之制。臣辱遭 聖明，忝膺疆圉，受任以來，悉心研考，竊見今日地方制度之害，莫甚於督撫虛擁泛博無限之權，而每舉一事，又輒支絀扞格，無貫徹始終之實力，集權分權，兩失所當，夫控制無萬全之策也。唐宋之季，內外輕重之勢，其失各有所偏，惟教養兼修，政和民樂，而國本始固，是富強之業，尤當望之州縣親民之官，漢唐令長之選最重，而政治以降。五代令長之選最輕，而召亂斯極。臣愚以爲一省之權，寄於督撫，地方之政，起於州縣，二者實當並重，故集權分權，必以督撫爲機軸，而歸納於中央，國政民政，必以州縣爲本根，而裁成於知府，督撫州縣兩官之權限責任既明，然後大之司道之類事分職，小之佐貳之補助其長，一切據之以定界劃。明年將釐定直省官制，謹就臣管見所及，擇其要義，敢爲我 皇上陳之。

一、確定督撫權限，特設責任專法，以絕牽制，軍興以來，頗假督撫便宜，職權廣狹，已非舊制，近十年中，又益寬大，用財用人，每遂曲允，本爲時局艱危，取資共濟，而成功甚少，流弊轉多，論其人豈盡營私，考其事非必失策，而人有更調，宗旨遂歧，事無始終，條理易亂，是非功過，究詰難明。今宜爲督撫特設權限責任專法，分執行監督爲兩大綱，執行權限，約爲四端，稟承 廟謨者，以 諭旨臨時特定爲斷，依據法令者，以法令成文及新舊典制例案爲法令所認可者爲斷，受之政府命令者，果有窒礙，許其陳論，而受事之後，不得推諉，政府勿掣其執行之權，督撫有維持政策統一之責，出之督撫建白者，規畫之初，預立經緯，既經政府許可，即以全權委任行之。設或不符合原議，必須聲明理由，非有確據，不得自卸責任。以上數者，各定專條，其監督權限，則有直接間接之分，直接監督權，行於司道知府正印長官者，考核勤惰，舉劾功罪，必據列實迹，公行賞罰，而勿侵其職任，行於直轄之職，如督撫幕職者，奉命承教，分曹治事，仍由督撫自負責任，不得諉過其下以自解。間接監督權，行於司道知府所屬副貳之職者，考察各由其長，但加覆按，補署總歸一司，不得侵越，如有枉法徇情，則付行政裁判所公斷，行於各部所附設及兼轄官廳者，各依定章所委任之範圍，惟州縣職重秩卑，不能不受兩重監督，則直接間接之權，皆所必及。至監督地

方議會，用權自當別論，其他凡在權限之中，皆爲責任所在，對於 諭旨之責任，則刑賞出自 聖恩，對於法令之責任，則懲戒必付廷議，其與政府政策不合，與地方人地不宜，去職固出 宸斷，辭職亦准自請，要使議事之人，不敢輕率，任事之人，不敢巧遁，局外之人，不敢妄持短長，局內之人，不敢故存意見，則地方之政舉。而朝廷之權愈尊。其司道以下，地方官吏，又宜有通行職權法，普國日本，可參用之例甚多，而與吏部處分則例，迥乎不同，職權既變，則處分例亦宜刪改，而督撫有特別責任，尤不可用通行處分例。其責任等法，皆務取簡明，持其大體，科條太繁，反與事實矛盾，而規避以生，今言集權分權者，但防制度之偏，而不知操縱運用之妙，全在責任法中，責任果明，未有不能統一者，此立法之精意，不可忽略者也。

一申明司道職守，俾各有獨立責任，而後督撫任事之範圍，可以收縮，裁局所併入各司道，增設參佐，改差爲缺，而後責任職權法可以實行。蓋督撫總制方面，要在振綱挈領，範圍過廣，任事之能力轉薄，而其任事範圍，與司道職守，最爲密接，督撫特權之事，固非司道所能問，而司道主管之事，莫非督撫所應知，故就督撫任事範圍以定界限，不如專就司道職守以設防維，司道職守既明，則督撫任事範圍自縮，然後以司道所不能任者，包括督撫範圍之中，其最要者，各有獨立責任，乃能不失其職。定制司道本得專摺奏事，今事無大小輕重，非經督撫，不得奏咨，乃至例行公牘，疲於畫諾，簿書鞅掌，叢弊愈深，固由督撫攬權，亦實司道責任不能獨立，以漸釀成至此。近年局所益多，委員益濫，司道之權益削，督撫樂委員之可以更調自專，指揮惟意，當軍興事變之際，誠可收震厲敏活之功，而豈可以爲常制。改正之法，宜裁局所，以其職分歸司道，或督撫幕職，而改差爲缺，即續訂官制通則第五條督撫徵辟之官，既分別奏咨，隨時保薦，已無異以實缺待之，而布政司職務太繁，實非一人所能兼顧。今擬定職制，分布政爲民政度支二司，與提學提法勸業巡警爲常設司道，其有河防鹽茶關稅者，則爲特設司道，司道職守，各於職權法中，分別條列，民政度支，事較複雜，且多與他司相涉，而性質最易辨識，則以類記括之，總以明白詳盡爲主。以上皆爲專務長官各員獨立責任，而統受監督於督撫，督撫增設幕職，司道改設屬官，續訂官制通則，已有專條，巨竊以爲就現在情形而論，督撫幕職，固非十科不能盡事，若欲實行責任法，申明司道職守，惟交涉軍政爲督撫專責，其餘應歸司道主管，擬請設交涉軍政兩科，此外只設統計一科。蓋民政張弛，財力盈耗，教育盛衰

，實業增損，謀事者所資以立計畫者也。定籌策，規遠大，督撫之責也，遵法令，核名實，司道之任也。三科所不盡，悉隸秘書，而以秘書爲幕職之長，別設庶務長以主雜務，並管全署人役，司道各設副官一員，上佐其長，下爲屬官之首領，如秘書員，而分科設額，應參酌現行規則，由各部頒職掌責任專章，以取畫一。以上皆爲補助官各直轄於其長官，仍間接受監督於督撫，督撫司道，各就其職權以內日行之事，裁決施行，所有 奏咨札行之件，皆應單銜，以專責任而防侵越。若遇奉 旨交議交查特別之事，則督撫隨時召集各司道會議，或專就所主管之司道密議，議決之後，所有 奏咨札行之件，應由督撫與司道會銜，以同擔責任。每五日督撫必與司道會議一次，互述日行緊要之事，俾可接洽，如此則分之各盡政事之責任，合之可保政權之統一，力除昔日敷衍推諉之弊，而吏治必蒸蒸日上矣。

一、加重知府責任，而其職權範圍，則上據督撫職權之所不能逮，下據州縣職權之所不能勝以定之，知府之監督州縣不妨嚴，而督撫之監督知府則宜寬。漢唐州郡，世稱善制者，少層遞監臨之司，無束縛干涉之苦也。文景貞元之治，實與賢良共之，近郡比於股肱，上州選及親貴，璽書郊餞，恩禮甚隆。至州牧專兵，而郡政壞，刺史失職而節度橫，得失之數，於此可知。況今之州縣，爲官治自治集合之地，又擬革除迴避之例，任用本省之人，則知府監督命令之權，尤應加重，然後足主上級平決，以保官民兩權之均衡。近世各國地方區域，未有龐大若吾一府，而上不接於政府，日理民事，而下不接於百姓者。中國地廣人稠，固不能以府職內隸，使離督撫監督範圍，亦宜略復漢唐之舊，委以獨立責任，令得自行其意，且督撫本以 欽差監臨方面，改正官制，又將純以督撫代表中央政府，而司道平行並立，各有專任之職，無相統一之權，此其性質資格，皆不適爲分地而治之長官也。是集權必政府爲主體，而督撫代表之分權，必知府爲主體，而督撫監督之，無疑義已。督撫下行州縣上行之事，未有不經知府而後辦者，向來緊急公牘，督撫知府直達者多，其由司道轉詳轉札，皆屬例事，知府通稟。仍惟督撫批示是從，與其存此具文，何如省一轉折。臣愚以爲宜加崇知府體制，使與司道平行，一省統一權既在督撫，則知府直接奉承號令，原無礙於司道專任之權。蓋司道專任之權，督撫尙不能侵，而知府承督撫號令乃能侵之，無是理也。司道之對於知府，猶各部之對於督撫，昔不以札飭而見司道之權重，今豈以咨行而見司道之權輕，既在司道專任範圍，自有強制執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九日

七二二

行之力，若爲知府獨立責任，尤無越俎代庖之權，但以直接督撫而得簡捷之益，決不至於平行司道而生抗違之弊，同爲國家高等官吏，何以司道必不可信，知府必不可信也。知府之下，雖有同通佐職，而規制未能畫一完備，宜一律設上佐二員，一主地方財政，一主國民教育，此教養兩大綱也，其餘民政，分科置吏，是爲普通佐官，選一郡人望以充之，郡職既能獨立，郡吏復盛選人才，則漢唐之盛可復，而新政可冀漸有實效。至直隸州廳，宜酌區域大小，道里遠近，並省分隸，或升爲府，其邊地有交涉屯墾者，性質既與內地不同，職制職權，自應特定，不以普通法治之矣。

一除州縣迴避之例，確定登用資格，嚴其選舉，以發達民政。蓋教養之事，至極纖悉，富強之基，起於鄉里，古重親民之官，正所以急爲政之本。漢代令長，多取郡吏尤異，而吏多通經，又習於政，故循吏獨多。晉唐以降，猶郎官出宰。而縣令有政績者，內調省臺，明經進士，釋褐僅受丞尉，未嘗以百里之任，寄之書生，南北分地置選，至遠勿逾三十驛，良法美意，典冊具存。即今東西各國，如日本郡長，有特別試驗登用之法，而普國一八〇八年改制之後，選取縣長，更無一不與我古法相符，其秩甚尊，出自國王任命。非會供職裁判所，及高等行政官廳者，不得爲之，閒有出本縣推薦者，則又非占縣籍一年以上，或在本縣有財產者，非曾在裁判所學習四年以上，或任本省地方自治行政官吏四年以上者，不與推薦之列，其得整理地方行政，盡心民事，視如己事，實由於此。今中國之州縣就官者，動涉數千里，資用倍繁，人情又隔，名節累於衣食，利害視同秦越，官民並困，獨吏胥利爲奸弊，現當新政亟行，自治萌芽之初，興革損益，日趨複雜，既事非素習，亦力所難能，不敷衍以塞上官，卽鹵莽以滋民累，情見勢絀，窘急更甚於前。臣以爲非除迴避之例，用其地方之人，以謀桑梓之利，斷無改良進行之效，蓋官自治，最患隔閡，調和維持，實惟州縣是賴，其於自治之發達，關係尤密，且服官鄉里，人情所樂，卽俸入稍儉，而視其原有生計，業已比較加增，亦易以自給，現在佐雜之職，已免迴避本省，與教職同。擬請將州縣並前條所議增設各衙門科員，與凡五品以下佐職，亦一律辦理，州縣任地，以去本籍五百里爲限，其選舉不宜專試法律，亦不須深通東西各國之學。國有新法，鄉里無新事，民政條理雖密，不出身家範圍，人人智力之所能逮，但上下扶持，實心以謀公益，則才識以經驗而優，利弊以研考而見。擬分登用爲三途：曰曾任府縣行政官吏三年以上優異者，曰曾

任高等行政官廳科員三年以上有成績者，曰曾任地方自治行政官吏四年以上有名譽，由長官保舉者，而別設考試一途；試以州縣應知之事，及格後勿遽受州縣正官，先令在各行政官廳學習，必勤能然後補職，現在各省實缺候補人員，准其自行呈請改歸本省，仍依原班序補，將來登用，則悉依新例。其州縣職權，凡在地方行政範圍，悉由監督執行，非事連他縣，或有衝突，不上於府，凡在國家行政範圍，以法令條例委任之，行政警察，悉聽指揮，以維地方秩序，而分曹設屬，即遵續訂官制通則，或考或舉，悉用士紳，使官民融洽。如治家事，十年之後，州縣之才必出，地方之政必舉，至疑官吏多出本省，恐與議會結合把持政權，則國法具在，長官命令，豈敢抗違。古今中外，未聞以離隔官民爲操縱者，且迴避專爲防私，今議司法獨立，州縣不理詞訟，議會公開之後，耳目衆多，更無容私之地，中西歷史，成效可徵，今日地方根本救濟之策，未有急於此者也。

以上各條略舉大綱，自非專定章程，不能詳盡，而官制精神，全在任用懲戒兩法，兩法不立，所謂職權責任，皆成具文。考歷代銓法及考績察吏之典，未有久行不敝者，大率則例繁密，而奸弊遂緣法以生。各國任用法總於內閣，而考試選補，分主於各部，未嘗以一部一司之智力，評量天下之人才，有廷推者，有獨薦者，有大臣自辟者，大臣各有密考簿。註優註劣，隨時呈於國君，漏洩者有罰，而懲戒則有特設裁判所，必依訴訟法起訴，開庭公審，其最要者在限資格於用官之初，而處分必憑公判，故愛憎恩怨，不得行於其間，考核甄別之例，轉可從簡。今宜削除吏部各項繁碎則例，採取各國之制，參以古義之精當者，改定任川懲戒法，地方官選補，內歸民政部，外歸民政部，其司法等官，各由主任部司，而復漢唐公府徵辟長官署吏舊法，府縣屬吏，委之知府，惟其上佐，乃由督撫司道會推。督撫司道直轄科員，聽其自擇，惟不許擇及任用資格以外之人，將來組織內閣。若裁撤吏部，必須於閣中設司勳主選之職，以覆按內外補署之公私，其懲戒法，應各省各設一行政裁判所，督撫司道，皆爲例設裁判官，於高等審判廳司法官中，每年請 旨點派數人會之，有大參案，仍 特簡大臣或御史按臨，而於京師設高等懲戒院，每年 欽派大臣及法官爲常設裁判官，有大參案，仍 特派大臣加入之。如是則長官不得肆威福，而人得以法自衛，無所創制，皆樂立志節以赴功名，展布堯白，必有異於從前者。抑臣更有請者，當此過渡時代，新舊法令，必多抵牾，而施行法往往疏漏，或但憑理想，不察事實，常有窒礙難行者，又每從全部中抽改一二，以致不能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九日

七四

貫通，法令如機器，又如治宮室，未審全部圖案，而以意爲增損，安望其完全成立。卽如地方官制，其與內閣組織及司法獨立行政裁判自治機關種種制度，皆有密切關繫，又無時不與人民身家財產相涉，尤應調查社會情狀。臣智識短淺，初任封疆，又未嘗身歷親民之官，可否 飭下各省督撫，照臣所奏。博訪周諮，各陳所見，由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彙擇妥酌，請 旨核定，其施行不宜太驟，務須逐條實驗，以便隨時改良。其關於職權者，條文不可稍涉含混，致費解釋質問，管蠡之見，是否有當，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一）

### 清廷諭將山東巡撫孫寶琦所奏收回德商勘辦沂州、沂水、諸城、濰縣、煙台五處礦產事：「下部知之」。

對山東巡撫孫寶琦所奏收回德商勘辦沂州、沂水、諸城、濰縣、煙臺五處礦產，議廢合同，並簽定條款事，清廷本日諭旨：「下部知之。」（註二）

德人在山東茅山等五處所開礦產，先由山東保礦會倡議贖回。孫寶琦到任後，迭次派員與駐濟德領事貝斯礦務公司總辦石謐德會議，德人初索贖價德金二百五十萬馬克，合華銀八十萬兩，今減爲三十四萬兩，分作八年清還，每年交銀四萬二千五百兩，並加息五釐，第一期贖款，本月十五日交付。（註三）

附錄：魯撫孫寶琦咨外部與德商簽訂收回五礦合同請查核文附合同（註四）

爲咨呈事，案查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間，楊前院與德商探礦公司議定合同八條，當經奏明，並分咨鈞部暨軍機處農工商部查照各在案。查該公司原指之沂州、沂水、諸城、濰縣四處查勘，早已停工，近年但在第五處礦界內寧海州屬之茅山查勘金礦，上年夏秋間，東省士民倡立保礦會，該公司遂有轉售茅山之議。本年三月及五月，德領事貝斯兩次照會袁前院，稱奉本國外部命令，以茅山礦產售與中國，爲請索價德幣二百二十五萬馬克，並聲言此外四處一併歸還。袁前院以合同既有准其轉售明文，因集官紳會議，主收回者居其多數，一面派員勘估茅山礦產，及歷年所費工本，據稟稱約用過銀四十二萬餘兩，而所議籌款辦法，迄無眉目。六月間，本部院蒞東，復准德領事照請速

將此案辦結，隨派勸業道蕭應樺等，與該德商石謐德開議。該公司原索價二百二十五萬馬克，合銀八十餘萬兩，迭次磋商議減，該公司讓至三十四萬兩，堅持不肯再讓，體察情形，只可照此議結，因另訂條款聲明，原訂合同作廢。茅山鑛產及五處房地器具，一概歸還中國，償給歷年費用銀三十四萬兩，分四年付清。迭經函電商，蒙鈞部照允，擬於十一月十九日飭該道等與石謐德公司簽押，該公司鑛權，遂從此一律收回。再本年三月間，該公司按照合同在探鑛兩年限內，呈請開辦茅山金鑛三塊，七月間，經鈞部與農工商部核准，頒發執照三紙來東，本部院因正議收回，恐其藉端要挾，故未發給。今概由東省購回，原發鑛照自應繳銷，據該道等詳請分別奏咨前來，本部院覆核，無異已將簽訂條款敬謹照繕，進呈御覽。除另文咨鈔奏稿，暨將茅山鑛照咨送農工商部查銷外。合將照繕條款備文咨呈鈞部，謹請查核備案施行。十一月二十九日鑛務檔

#### 山東收回德商五鑛合同

爲訂立條款事，案照華德探鑛公司現與山東官府商訂退還鑛權條款如下：

第一款 華德探鑛公司，願將本年三月在探鑛二年期限以內，呈請領照開辦之寧海州、茅山鑛地三塊退還，不再開辦，聽憑中國官府另行招商接辦，永遠不得過問。

第二款 所有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四日所訂華德探鑛公司合同，聲明一律作廢，自此件畫押之日，公司即將前項合同交還山東官府。

第三款 公司從前在山東五處勘鑛：工本及繪圖、買地、房屋、器具、切費用，現經彼此商允，付給公司庫平銀三十四萬兩，分爲四年交清，每年勻作二期，第一期自西歷一九一〇年正月一起，每期交庫平銀四萬二千五百兩，於西歷每年正月及七月以內照數兌交。（重議定於西歷正月、七月二十五號交）。

第四款 此項銀兩應由接辦各鑛之新商承認，惟現在驟難招定有人，是以由山東撫院擔保先行設法挪墊，每期交由濟南或青島德華銀行照收，（重議定在青島德華銀行交）。

第五款 自此件畫押之後，公司即將下開各件交還山東官府：

甲、公司勘鑛所繪詳細鑛圖，以及勘鑛各項器具；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九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日

七 一 六

乙、公司在五處鑛地內置買地畝房屋器具；

丙、公司價買之地畝、房屋印契或山契；

丁、地畝房屋器具開列清單，以憑點交接收。

第六款 此項合同簽字後，應請山東巡撫邵院孫奏明立案。

第七款 至第八期款項付清後，公司即將此項條款交與山東官府註銷，以上七款蒙山東撫院孫批准，並咨請外務部農工商部允准施行，以華文爲主，共繕兩分，彼此簽押，各執一分作據。

大清國山東巡撫邵院孫寶琦簽押，大清國總辦山東洋務局卽補道劉、大清國山東勸業道蕭、大德國總辦、山東華德探鑛公司訂立。大清國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七，頁十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十二。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一六一—一九。

十 日（一月二十日） 清廷令准外務部郵傳部度支部會同進奏之錦瓊鐵路借款草約。

本年八月十九日，由東三省總督錫良及奉天巡撫程德全與瀋陽美國領事司戴德所訂錦瓊鐵路借款草約，此路由錦州經洮南府齊齊哈爾至瓊瑋，計長七百五十餘英里，由英國寶林公司美國銀公司備銀五千萬兩，利息五釐，借與中國，爲築路經費，卽由兩公司代爲築造。美國並決意許各國利益均沾，此約經外務部、郵傳部、度支部會同奏陳後，本日奉旨依議。

其奏摺內容如左：



一、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等奏，爲遵旨議覆，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准軍機處鈔交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奏，籌借外款，遵照部議，妥籌辦法等摺。奉硃批，該部議奏片二件併發，欽此。原奏內稱，築路之舉，他省志在興利，固當謀出萬全，東省則所爭者，只在早築一日，軌躅交通，國防鞏固。此路直接京奉幹線，旁達葫蘆島不凍海口，內通蒙古要隘，外捍黑龍江邊陲，形勢極便，百貨更易流通，斷不至於無利可獲。臣等遵照部議，通盤籌劃，惟有築路興業，二者兼營併進。築路合同或由三部與之直接另議，或即仍交臣等查照前次所訂，除部臣所指爲侵損利權各條，再與該代表悉心磋商，其餘不必作廢，免致坐誤事機。又另片密陳，略謂東省生路，祇此錦瑣一條，東省生機，祇有均權一法。美國以滿洲商務，欲均利益，該國商人允以鉅款貸我，又聯英入股，以杜牽制，遂合爲英美公司，共貸此款各等語。臣等查東三省自日俄戰後，各以鐵路分據要害，擴張區域，侵越主權，此時亟圖對待之力，誠非另闢一路，隱相抵制，不足以扶危局而固國防。前次臣等於會議覆陳摺內聲明，鐵路與實業必須兼營併進，所指各節，通盤審計，果能確有把握，應需借款，仍隨時咨商部，臣妥籌辦理。亦以路必須修，款必須借，惟謀定後動，必須有成算，而始可措置適宜。前該督撫以興辦實業在先營鐵路，有鐵路爲運輸，將來籌還本息，即以森林、煤礦、墾牧之餘利歸償，當不致無著。是該省建修此路，其借款本息，仍由該省自行籌還，所陳各節，均中肯綮，自不應置爲緩圖，應即准如所請，仍由該督撫與美國銀公司代表，接續商議借款修路辦法。原立合同多有損失權利之處，應由該督撫仿照各省借款修路之最善辦法，取益防損，悉心改訂，先行分咨臣部核定後，再爲簽押，以資接洽而昭慎重。至另片稱組織銀行應與鐵路離而爲二，或另立興辦實業借款合同，或另向他國銀行借款一節，自是劃分次第辦法。度支部查振興實業，自當以銀行爲樞紐，現在大清銀行於奉天長春等處設立分行，正擬極力推廣，爲全國貨財流通之地。惟實業之興，當在道路交通以後，此次借款修路，該還本息擔負業已不輕，恐無餘力再借外資，別營實業。至殖邊銀行，臣部奏定章程，本准商民集資開設，儘可由該督撫等一面設法招徠，以資興辦，屆時大清銀行亦當竭力維持，所請另立興辦實業合同或向他國銀行借款之處，應從緩議。如蒙俞允，恭候命下，即由臣等咨行東三省總督等，遵照辦理。所有議覆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外務部主稿，會同度支部，郵傳部具奏，合併陳明，謹奏，宣統元年。一（註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日

七一八

附錄：東報及上海太晤士報有關錦環鐵路草約之議論（註二）

一、東報議論

工程之困難該鐵路經由何地，其預定線路，現尚未知。若線路經洮南府，迂向東方，則該工程非常困難，非橫斷沙漠不可，然就大體比較，猶似容易，且沿路物產較多，但與南滿鐵路併行，則在外交上，未免釀出種種之障礙。倘更不選此線路，而欲敷設於兩地間最近距離之地域，則須在山岳起伏之間，貫通一線，其困難尤甚，總之不拘選擇何線，其為南滿之併行線與否，屬於程度問題，其解決全在外交上之手腕也。

沿路之物產就此鐵路，試問營業上之價值如何，則在今日，如東蒙古一帶地方，固已號稱開發，然而不毛之地，所在皆是，故物產亦未能豐饒。又就旅客而論，如與歐洲交通，則比南滿線雖可短縮其距離，然在錦州方面無良港，所謂海陸之連絡者，無一可言。並且沿路風景，亦甚蕭索，恐往來之旅客，願取南滿線，而不願取錦齊線者為多。從可知此鐵路，欲求營業上之收支相抵，斷乎非易，世人謂此路開設之後，對於南滿線，必及許多之影響者，殊不盡然。

將來之豫想然謂此鐵路，為絕對的無望，亦斷乎非是，一至二三十年後之將來，附近之田野開拓，多數之殖民來住，則可比今日遼東之土地。現如阿非利加之縱貫鐵路，亦有專為遊牧之民而敷設者，故至將來，亦決非絕對的無望可知。

敷設之目的要而言之，在工程上營業上，無甚可取者，莫如此鐵路，然而美國資本家，偏欲熱心獲得此敷設權。其命意所在，吾不得而知，以意測之，其為清國人欲加妨害於南滿鐵路之意志，與美國資本家欲得立腳地於滿洲之意志，互相結合而至此乎。然而錦齊鐵路之無甚價值，已如前述，但至敷設後之結果。對於俄國，可謂有某種之利益，而對於日本，此線路恰如在遼河以西築一城壁無二，其為有害而無益，可以斷言，今日吾人所希望者，全在外交上之手腕，抗議此交涉，使之廢棄，否則在日本亦應加入其資本，庶可獲得其利權之一部云。

二、上海太晤士報議論

錦州處遼東海股，約距牛莊五十英里，爲日俄戰局之中心要點，亦京奉第一重站。蓋京奉一路，於溝幫子南，與奉天牛莊路線相銜接，而瓊瑋則在俄屬布拉廓夫葉斯青斯克伊東南之黑龍江，實滿洲與俄接壤之地。渡河卽爲俄轄，頃者所擬路線，延長七百五十英里，經行滿洲全境，位哈爾濱西，過東清鐵路，其齊齊哈爾一段，厥在遼河之西。遼河有東西之目，河東謂之遼東，河西謂之遼西，錦瓊路線，實在遼西，遼西之地，土田肥沃，不下遼東，比來人煙稠密，已有振興之象，農業既盛，錦瓊一路，有裨中國政府及其地方，殆非淺鮮。該路於政治有絕大關係，卽與美國所建鐵路中立之議，有絕大關係，美國務部諾克司君，首倡是說，致同式公文於各國，誠恐有人藉口錦齊鐵路，係在南滿競爭路線之中，反對中國敷設，故先以中立爲之抵制。滿洲鐵路，果由中國管理，異時無論作何經畫，凡所以開東省利源者，列國終不致有所誤會也，錦瓊路事，悉心研究，實有益中國，且爲中國應負之責任，得隨時振作，非外人壓力所能阻止者也。該路造本貸諸美國、英國歷次營路之實林公司爲之承築，中國主權所在，當不至啓政治之爭持，而美國滿路中立之策，信足以解決困難，使人躊躇滿志也已。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三五—三六。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七—九。

## 十一日（一月二十一日） 各省諮議局代表孫洪伊等謁清廷軍機處王大臣，請速開國會。

本年十月十五日，各省諮議局代表在上海開正式大會，到會者十六省，翌日推直隸代表孫洪伊等爲進京請願速開國會之代表。本月初六日，至都察院呈遞請願書，都察院未卽代奏。本日，孫洪伊等遍謁清廷軍機處王大臣，請速開國會。其謁見情形約略如左：

十一日。遍謁軍機處王大臣，慶親王奕劻及軍機大臣那桐均表贊成之意。鹿傳霖詢速開國會之理由，又詢既設諮議局，何須復開國會，代表詳爲解釋，仍未得要領。戴鴻慈言法律尙未完備，憲政甚多窒礙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七二〇

，代表言憲政進行，法律自能完備，斷不能俟法律完備，始行憲政。戴又言各種豫備尚未完全，能否速開國會，代表言各國憲政之完備皆由國會發生，我國正在實行憲政，非速開國會不可。戴氏深以爲然。

諮議局代表嗣於十三日再謁軍機大臣世續，世續言數百年來國家深仁厚澤，人民愛戴未衰。代表言倘國家空言籌備，任內外臣僚因循紛飾，不早開國會，與人民相見以心，使人民知國家真意之所在，則自今以往，未可知也。世續爲之動容。十七日，又謁肅親王倫貝子載澤，均辭不見。又謁載濤載朗，均請見濤貝勒，言極望國會早開，庶幾可挽危局，朗貝勒言定當竭力相助。十八日，又謁資政院總裁溥倫，倫言資政院與國會無異，何必急開國會，又言如果奉旨准開國會，我亦甚願。同時，直隸總督陳夔龍、兩廣總督袁樹勛、奉天吉林山東諸巡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均電致政府，請俯從輿論，速開國會。而御史江春霖亦專摺奏請縮短國會年限。（註一）

### 日本與俄國反對美國滿洲鐵路中立之提議。

本年十一月六日，美國以滿洲鐵路中立計劃通知日本與俄國。本日，日本與俄國答覆美國，反對該計劃。先是，十一月間美國國務卿諾克司，以美國之政見向日俄英法德諸國提議。略言自北滿歸俄，南滿歸日，彼此進行不已，將來必有衝突，美國爲預防後患起見，擬由各國籌集巨款，代中國將俄日兩國在滿洲經營之鐵道，全數收買，作爲萬國公共公司之產業，由列國派員督管。列國在滿洲，純然爲商業上經營，不能爲政治上行動。又此鐵道收買後，禁止一切軍隊及軍用品之輸送，藉此可消弭後來禍端，保持平等利益。茲誌各國反應如下：

此問題發現後，各國均視爲絕重大之議案，有依違其間者，有極力反對者。英國反應冷淡，惟謂當視俄日兩國意見如何，始定辦法，是已不甚以爲然矣。其報紙之議論，則太晤士報，謂此議案如必欲切



實施行，恐有艱難萬狀者，以籌款言，需銀至數千兆兩之多，雖以近日所稱之四大富國，亦恐不能投此巨貲。以事實言，假令一旦籌集巨款，貸之中國，則必各求本國政府之保護，萬一中國有事，又必進保護而爲干涉，是美國路議實行之日，卽列強監督滿洲行政之時也。又謂滿洲鐵路改爲萬國公路，卽舉滿洲土地改爲萬國公地，從此滿洲政令，將分隸列強，於中國主權大有關礙，此皆對於各國及中國而言也。倫敦朝日報又謂英國非得日本之允諾，決不能贊同美國之提議，如有他國侵害日本之利益者，英國當奮力助日本以拒之，斯爲同盟條約所規定之義務。此對於日本而言也，則英國之意見可知矣。德國則頗與美國表同情，謂諾克司君此政策甚爲公平，德國亦不欲開罪俄日兩國，惟滿洲鐵路如改爲各國公同治理，自較現在爲滿意，其報章論及此事，絕無反對日本之語，惟望各國贊成是議，則德國之意見可知。法國半官報言法國對於此議案，於政治上殆無甚關繫，惟法國係俄之同盟國，故對於同盟國之忠誠，不可不盡，又不欲損害日英之利益，故須視俄日英三國之意見以爲從違。若此議果實行，則法自須得其中一份之利益云，則法國之意見可知矣。要之，美國此議於各國未嘗無利，然英與日同盟，法與俄同盟，既各有所左右袒，且英德法三國又皆於中國據有路權，既惕於有開之必先，自不願爲同聲之相應，此所以美國創議於前，終不能得諸國之同意也。

至於俄日兩國，則對於此議案，攻擊甚力，俄國半官報名烏列密亞報者，至詆爲狂人囁語。此外各報，咸倡議宜與日本合力對付此問題，由政府表明其意見，謂俄國若允許美國之提議，則西伯利亞鐵道，必致分裂爲二，該鐵道敷設之目的，未免歸於泡幻，故對於此議案，實在不可贊成之例。又答覆日本之詢問，謂非俟由俄領之黑龍江地面，直達海參威之鐵路告成以後，他國雖予以重金，亦不肯輕棄東清鐵道云。日本各報則頗責諾克司君之擾動大局，又有東京某報，謂比諸甲午歲俄法德逼還遼東一案，其失色爲尤甚，又有某報謂滿洲鐵路，如果改爲各國共有，將來關係日本行軍上之設施，實非淺鮮，蓋該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三二

處鐵道，除供軍事應用外，於政治一方面絕鮮關係，若使其為各國共有，則日本在滿洲之計畫，必全然變動，猶之手足已缺，尙何所用力。平時姑無論矣，一旦東洋有事，海陸軍風雲緊急之際，日人已失行軍之路，則一切軍事計畫，必至頑梗不靈，其為害實不可勝言云，則由衷之言也。其政界諸巨公之議論，則大隈伯謂美國欲將滿洲鐵路改為萬國共有鐵路，則英德法諸國在中國經營之鐵路，亦均當歸各國共同管理。又謂滿洲鐵路欲使中國借款收買，恐僅得收回利權之美名，而反陷於財政紊亂之苦境。前駐美日使青木子爵謂美國提議此事，正如旅館之寓客，提議一切，置旅館主人於不顧，（按日人竟以旅館主人自居矣）則日俄兩國之意見可知矣。

至本日，日本始以正式公文答覆美國，表明不能贊成之意，謂於日本利益有損，而於目前商業，亦未能有所轉移，日本惟始終嚴守洞開門戶之政策而已。同時，俄國亦答覆美國，謂俄國於保全中國土地主權，及開放滿洲主義，甚為贊成。至於將東清鐵道改為萬國共有，則於中國所特許之利權，及俄國政治上之利益，甚有損礙，俄國不能應允，俄國當保守其直接管理之權。至是而美國國務大臣諾克司君之提議，遂歸於無效。（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十一。

註二：全註一，頁四、七。

## 十二日（一月二十二日） 西藏公會呈請清廷務外部將駐藏大臣聯豫及兵隊撤回。

西藏公會本日電呈清廷外務部，請將駐藏大臣聯豫及其兵隊撤回，電文如左：

「現接駐藏大臣來文，內開藏民電稟各節，鈞部示覆如下：『據聯大臣報告，乃違朝廷意旨，辦事妥協，從無殘廢寺院殺傷人民等事，華兵行止，藏民勿得畏懼。所謂公會者，乃三四人私見，煽惑人心，妄讒駐藏大臣，停止

供應，擅請撤兵。須知駐兵係爲防護商埠，於教務關係至重，爾等應當依託中國朝廷，遵從駐藏大臣命令，倘若藐視不遵，則亦無法以使爾等安居樂業」等因。查西藏去年電請撤回聯大臣一節，乃電中要旨，鈞電未經提及，恐此次來文，亦係聯大臣等捏報情形，料鈞部尚未酌覆也。前電各節，實係公會所稟，並非如上文所云，僅三四人私見，聯大臣於西藏尚未扶助，惟有虐待藏民，且與趙軍商燬寺院甚多，殺傷喇嘛甚衆，擾亂教務。本會代表如蒙傳令到京，事實當可質證，惟未經了結以前，聯大臣等及兵隊，應即撤回查辦，則事之眞僞自能水落石出。如蒙賜覆，請勿由駐藏大臣轉交，恐其扣留或另改字樣，致與藏事無濟，懇乞示覆爲盼，西藏總公會，謹稟。」（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三七。

### 十三日（一月二十三日） 革命黨人黃興應同盟會南方支部之邀，自日本啓程赴港主持軍事。

革命黨要人黃興應同盟會南方支部之邀，本日自日本東京啓程，赴香港策劃廣州新軍反正。

同盟會成立後，南方黨務初由香港分會主持。丙午以後，分會忙於軍事，黨務略爲停滯。戊申河口之役失敗後，軍事行動暫停而黨務復興。四月，孫先生文離南洋後，胡漢民奉命來港，與廣州同志鄒魯、姚萬瑜、陳炯明等見面，囑其在廣州軍界中策動起事。是年夏，廣州軍界同志在白雲山舉行秘密會議，舉定幹事，担任運動，由倪映典、朱執信、徐維揚等分別主持。九月，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於香港，以胡漢民爲支部長，汪兆銘爲祕書（汪專心籌劃暗殺，雖來港一次，但未負責），林直勉爲會計，胡毅生、洪承點、林時璦、李文甫、朱執信、陳炯明等分任運動軍隊之責，而以倪映典爲總主任。趙聲時爲清督張人駿所猜疑，棄職來港，就支部任事，與漢民策劃一切，黃興則在東京遙相聯繫，革命空氣又形高漲。

至本年十二月，廣州新軍加入同盟會者已達三千餘人，姚雨平、張蘇村、朱執信、胡毅生、鄒魯、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二四

徐維揚等聯絡防營及民軍亦已成熟，倪映典遂至香港報告詳情，咸以爲發難時機已至，南方支部因電請黃興及譚人鳳來港主持，並電請在美之孫先生速籌兩萬元應急，黃興接電後，知前途發難在即，不容稍緩，遂於本日啟程赴港。（註）

註：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四七—一四八。

十五日（一月廿五日） 革命黨人黃興過神戶赴香港策劃軍事，臨行致書日人荳野長知託為籌款。

革命黨人黃興應同盟會南方支部之邀，赴港主持軍事，於本月十三日啟程，然因資金短絀，於本日過神戶時，致書日人荳野長知，託為籌款。據荳野自述：

「黃興準備回到廣東去起義時，他們實在連從東京到廣東的旅費也沒有。因而在黃興離開東京時，我曾經給神戶的朋友太田信藏寫封信，要他為黃興設法，並把此信交給黃興。」

可是黃興去找太田時，太田也赤貧如洗。無可奈何，太田又去找他的哥哥中島勝次郎氏幫忙。中島氏是一實業家，遂給黃興川資和軍費若干，黃興始得成行。那時，黃興跟中島氏毫不相識，然而中島氏却不祇給錢，而且更在神戶的常盤花壇為黃興設宴，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

黃興此行，對港事抱極大希望，其致荳野長知書中有言：「此次前途元氣甚旺，如能得手，萬事可棄，兄當速來助我。」（註一）

清廷依會議政務處奏，准四川德格土司全境改土歸流。

會議政務處奏請四川德格土司全境改土歸流，本日奉旨依議，原奏及諭文如左：

「會議政務處奏，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奏請將德格土司，改土歸流。查德格地形，爲川藏扼要之區，其土舍歸心納款，應准如該大臣所奏，將該土司全境收回，改設流官，藉資治理，並賞給該土舍世襲都司實職，以資觀感。依議行。」（註）

## 浙江桐鄉發生鄉民抗漕滋事，旋告平息。

浙江桐鄉縣鄉民以本年被災甚重，圖董勘報荒熟，不免徇私，而吏胥之需索，又浮於正供，鄉民餓不得食，重以收漕在即，計無復之，遂於昨日抗漕滋事，本日始告平息。其經過如左：

桐鄉縣鄉民既忿圖董之不公，又迫於無所得食，月初卽糾集多人，至各富紳家索食，騷擾不已，官紳無策，咸電省請兵。十五日，有鄉民入城完納漕糧，被人攔阻，兩造聚集數千人，駐防水師排隊彈壓，槍斃鄉民一人，傷二人，鄉民大憤，遂一擁而前，不逞之徒乘之，焚毀礮艇，奪門而入，拆毀便民倉，圍聚縣署，要求豁免租賦，縣令不從，遂又將縣署拆毀，劫掠一空。是日，鬧事鄉民將電線割斷，復縱火焚燒東門，適督練公所兵備處袁觀察率兵至縣，立命軍士放槍示威，鄉民始散走，立時擒獲十餘人，將爲首之人正法，又收禁四人，亂事始已。

本月間，浙江湖州府屬之烏程歸安德清三縣，嘉興府屬之桐鄉縣，並有鄉民鬧漕巨案。烏程歸安亂事幸未成，德清成而不劇，若桐鄉則拆毀漕倉及官署，擾亂更甚。事後，浙江巡撫增中丞電告軍機處，請爲代奏，略言：

「本年浙省杭嘉湖三府所屬各州縣，夏秋之間，因水旱偏災，曾經委員分投查勘，籌款振撫，秋收時，復將災歉之區，委員復勘明確，分別調緩，並查照歷辦成案，剿荒征熟，飭由布政使會同督糧道出示曉諭，促衆咸知。詎無知鄉民以光緒十五年大災免漕有案，相率觀望，希免全漕，烏程歸安兩縣開倉多日，收數寥寥。十一月二十五、六等日，竟有刁徒鳴鑼聚衆，聯合鄉民數千，圖抗漕糧，願完各戶，亦被阻止。二十七日，德清縣鄉民亦藉口被荒，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二六

聚衆抗漕，增輻接據地方官電稟，即經電飭湖州府委員往查，並令會同前路右翼統領周樹森，前往彈壓解散，並派遣員袁思永馳往查辦，程安兩縣旋即平靖。惟德清縣西鄉刁徒，於十二月初七日聚集二百餘人入城，逼令罷市，有蔡三慶南貨店，關閉稍遲，即被搶毀。當場擊獲爲首糾衆之何恆興一名，並談貴芳、潘柱林、談子春三名，現已提省審辦，地方亦已安靖。茲又據桐鄉縣知縣余文鉞前路左翼統領沈祺山先後電稟，十五日，鄉民聚衆數千人入城，毀倉鬧署，並被焚毀師船一隻，奪去槍械，拒傷兵勇七名，現仍鳴鑼呼籲，復圖入城，滋鬧等情，並據該縣紳商學界電請從嚴拏辦前來。查本年各縣災歉之區，一再勘明，均與十五年分情形不同，業經籌款賑撫，剔荒征熟，分別蠲緩，已屬體恤周至，乃鄉民無知，膽敢鳴鑼聚衆抗漕，入城毀倉鬧署，焚船奪械，拒傷官兵，實屬形同倡亂，深恐匪徒乘機勾結，擾亂治安。現已派遣委員袁思永、嘉興府知府英森馳赴勸導查辦，並電飭周樹森督隊前往駐紮，以資鎮懾，並令嚴拏首要，解散脅從，相機妥慎辦理，倘竟抗拒，准予格殺勿論，務須寬猛相濟，固不宜姑息養奸，亦不敢操切從事。」（註三）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四八—一四九。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一—三。

# 十七日（一月二十七日） 清廷外務部照會美使，錦瓊路借款合同應由東督與美英公司妥商改訂。

駐北京美國代辦費萊齊，曾於本年一月十九日照會清廷外務部，速定錦瓊鐵路借款合同問題。本日，外務部答覆費氏：錦瓊路借款合同應由東督與美英公司妥商改訂，其照會內容如左：

「爲照覆事，接准來照，以本部議准東督等奏請籌借外款，分次建築錦瓊鐵路一摺，會奏摺件尚未得看視。茲據本國政府意見，所奉硃批定指前立之草合同而言，該草合同係一九〇九年十月二號，東督奉撫與美公司及英商



保齡商訂建築錦州至環珥之鐵路合同。此項草合同內有一條，係酌訂彼此兩益之細合同，如以本國政府意見不差，即請照覆，以便囑令美公司代表屆時與東督李撫訂立詳細合同。因查本年十二月初十日本部會奏摺件所奉硃批，確係指東督李撫與美公司及英商保齡所訂分次建築錦州至環珥鐵路合同而言，惟此項草合同內尚有未妥應行改訂之處，應仍由東督等與美國銀公司代表詳細妥為商訂，相應照覆貴署大臣，查照轉達貴國政府，並飭美公司代表遵照可也，須至照覆者。」（註一）

### 清廷派貝勒載澗管理陸軍貴胄學堂。

本日，清廷准慶親王奕劻辭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之差，派由貝勒載澗繼任，諭令如左：

「慶親王奕劻面奏，職任繁重，難以兼顧，懇請開去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之差等語。著如所請，俾稍節勞，以示優眷。著派貝勒載澗，會同陸軍部，管理陸軍貴胄學堂事務。」（註二）

### 清廷准學部所奏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

清廷學部於本年閏二月奏擬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二十條，本日，奉旨「依議」。其奏章及章程條文如下：

「奏為擬定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另繕清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奏陳分年籌備事宜單，開本年應行籌備者，有頒布圖書館章程一條。奏蒙允准欽遵在案。京師圖書館，業經臣部奏明開辦，各省圖書館，亦須依限於宣統二年一律設立。臣等伏查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創辦伊始，頭緒紛繁，非有整齊劃一之規，末由植初基而裨文治。臣等悉心斟酌，擬訂章程二十條，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欽遵通行辦理，所有擬訂圖書館章程開單奏陳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謹擬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二八

圖書館通行章程，恭呈御覽。

第一條 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爲宗旨。

第二條 京師及各省省治，應先設圖書館一所，各府廳州縣治，應各依籌備年限，以次設立。

第三條 京師所設圖書館，定名爲京師圖書館，各省省治所設者，名曰某省圖書館，各府廳州縣治所設者，曰某府廳州縣圖書館。

第四條 圖書館地址以遠市避囂爲合宜，建築則取樸實謹嚴，不得務爲美觀，室內受光通氣，尤當考究合度，豫防潮溼霉蝕之弊。

第五條 圖書館應設藏書室、閱書室、辦公室。

第六條 圖書館應設監督一員。提調一員。（京師圖籍浩繁，得酌量添設以資助理）其餘各員，量事之繁簡，酌量設置。京師圖書館，呈由學部核定，各省圖書館，呈由提學使可轉詳督撫核定，各府廳州縣治圖書館，呈由提學使可核定。（各省治暨各府廳州縣治圖書館事務較簡，圖籍較少，祇設管理一人或由勸學所總董學堂監督堂長兼充。）

第七條 圖書館收藏圖籍，分爲兩類，一爲保存之類，一爲觀覽之類。

第八條 凡內府秘笈，海內孤本，宋元舊槧精鈔之本，皆在應保存之類，保存圖書，別藏一室，由館每月擇定時期，另備券據，以便學人展視。如有發明學術，堪資考訂者，由圖書館影寫刊印，鈔錄編入，觀覽之類，供人隨意瀏覽。

第九條 凡中國官私通行圖書，海外各國圖書，皆爲觀覽之類，觀覽圖書，任人領取繙閱，惟不得汚損翦裁，及攜出館外。

第十條 中國圖書，凡四庫已經著錄，暨四庫未經采入者，及乾隆以後所出官私圖籍，均應隨時採集收藏，其有私家收藏舊槧精鈔，亦應隨時假鈔，以期完備。惟近時私家著述，有奉旨禁行及宗旨悖謬者，一概不得采入。

第十一條 海外各國圖書，凡關係政治學術者，均應隨時搜采。漸期完備，惟宗旨學說偏駁不純者，不得采入。

第十二條 京師暨各省圖書館，得附設排印所刊印所，如有收藏秘笈孤本，應隨時仿刊印行，或排印發行，以廣流傳。

第十三條 京師圖書館書籍，鈐用學部圖書之印，各省圖書館書籍，由提學使鈐印，各府廳州縣圖書館書籍，由各府廳州縣鈐印，無論爲保存之類，觀覽之類，概不得以公文調取，致有損壞遺失之弊。

第十四條 圖書館每年開館閉館時刻，收發書籍接待士人各項細則，應由館隨時詳擬，京師圖書館，呈請學部核定，各省圖書館暨各府廳州縣圖書館，呈請提學使司核定。

第十五條 圖書館管理員，均應訪求遺書及版本，由館員隨時購買，以廣搜羅，惟須公平給價，不得藉端強索。其私家世守不願出售者，亦應妥爲借出，分別刷印影鈔過錄以廣流傳，原書必應發還，不得損污勒索。

第十六條 海內藏書之家，願將所藏秘籍，暫附館中，擴人閱見者，由館發給印照，將卷冊數目，鈐刻款式，收藏印記，一一備載。領回之日，憑照發書，管理各員，尤當加意保護，以免損失，其借私家書籍版片鈔印者，亦照此辦理。

第十七條 私家藏書繁富，欲自行籌款，隨在設立圖書館以惠士林者，其書籍目錄辦理章程，應詳細開載，呈由地方官報明學部立案。善本較多者，由學部查核，酌量奏請頒給御書匾額，或頒賞書籍，以示獎勵。

第十八條 京師圖書館經費，由學部核定籌撥，撥節開支，各省由提學使司核定籌撥，撥節開支，各府廳州縣，由地方公款內撥節開支。

第十九條 京師及外省各圖書館，均須刊刻觀書券，以便稽察，凡入館觀書，非持有券據，不得闖入。

第二十條 圖書館辦事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應隨時增訂，在京呈由學部核定施行，在外呈由提學使轉詳督撫核定施行。」（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三九。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三〇

註三：「教育雜誌」，二卷二期，教育法令，頁三十三、十五。

## 二十日（一月三十日） 革命黨人熊成基在哈爾濱謀刺清貝勒載洵，事洩被捕。

籌辦海軍大臣貝勒載洵等遊歷各國，旋由西伯利亞乘火車回國。本日，載洵一行經哈爾濱時，革命黨人熊成基，欲乘機暗殺之，惟因事洩被捕。（註一）

按：載洵，滿洲正黃旗人，爲奕譞第六子，載灃之六弟，光緒十五年，封輔國公，翌年，晉鎮國公，二十八年，襲貝勒。本年五月，載洵受封爲海軍部籌辦海軍大臣，不久，赴歐洲各國考察海軍。十二月，由歐洲乘火車歸國，經西伯利亞鐵道至哈爾濱時，有革命黨人熊成基伺之於車站，欲乘機暗殺之。後爲人向吉林巡撫陳昭常告密被捕。

熊成基，字味根，號子貞，江蘇江都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南京砲兵速成學堂畢業，曾在安徽新軍砲兵營充當隊官，時倪映典亦在軍中，成基與交最密，嘗向所部士兵提倡民族民權之說。光緒三十四年秋，清廷下令調集南洋各鎮新軍，定期十月在安徽太湖舉行秋操，派蔭昌，端方爲閱兵大臣。適光緒帝，慈禧太后先後於十月二十一、二日殞逝，中外震驚，人心惶惶。廿五日，太湖秋操，成基以爲良機，因於廿六日率安慶馬砲營起事攻城，惜爲提督姜桂題及兵艦所敗，乃自安慶北走桐城合肥，後赴日本。

成基於安慶失敗後，即東渡日本，易名龍潛，號望雲，研究軍事學及製造藥學，極有心得。識黃興於東京，相與圖大舉之方法。本年正二月間，至長春，議向俄國當局求售自日本某武官手取得彼國參謀部機密兵書及軍用地圖數十種，以充革命經費。因商農之介紹認識臧克明，克明又寓書乃父冠三，介紹成基住其家中，易名張建勳。冠三雖高談革命，實係投機；成基居其家數月，臧竟居爲奇貨，屢向告貸。成基所携川資，盡被敲詐無遺。不得已赴哈

爾濱，研究俄文，並有會同東三省同志籌畫開墾之議，不再與冠三往還。冠三以告密相威嚇，成基不得已，移居俄國飯店避之。時清貝勒載洵，奉派赴歐考察海軍，經西伯利亞鐵道歸國，過奉天；冠三遽向吉撫陳昭常告密，言成基潛來哈爾濱，謀炸貝勒。陳得報大駭，乃飭撫署劉中軍督率軍警赴哈埠嚴緝。成基於載洵過哈之日，徘徊於車站附近，擬伺隙猝擊之，然以戒備森嚴，廢然而返。本日午後在秦家岡下坎俄國飯店爲吉林公署密探所捕。成基直認本名不諱。

供詞中有：「吾在日本時，頗守靜密主義，不肯稍涉囂張，從未吐露真名，惟黨中首領黃興一人知我底蘊，所有旅行日用，均由東京革命黨部津貼。」（註二）。

### 附錄：一、馮自由撰：安慶革命軍總司令熊成基（註三）

熊成基字味根，江蘇揚州甘泉縣人也。祖父瑞生仕瀋陽繁昌令，父存仁任候補通判。淮揚風俗綺靡甲天下，成基幼時血氣未定，性復風流放誕，讀書但通大略，去而習懸壺術，益不屑，惟以婦人醇酒靡其青年之光陰。既而父亡，家中落，無以自聊，以耽酒色故，羸瘠多疾病。年十九，落魄於蕪湖，乃引鏡自照，拍案自劾曰：大丈夫當立功傳後世，豈能以少年無行終哉。遂渡江赴安慶，投安徽武備練軍學堂，絕嗜好，勤學習，儼然一苦學生矣。然練軍學堂未幾停辦，成基以未竟其學陸軍之志，赴江寧應徵兵令，編入某營爲副目，營將某見其聰穎好學，志趣異常，爲介紹於砲兵速成學堂肄業，以下士而廁於將校之列，異數也。成基入砲兵學堂後，勤業尤苦，學術優異，卒業後爲江南砲兵排長，安徽舉行徵兵，檄成基往，以爲礮兵隊官。時倪映典亦在軍中，成基與之交最密，在學時互以復國仇建民國相期許。丙午丁未間（民前五六年）光復會盛行於皖省，成基嚮往革命，嘗入其會，旋任陸軍第九鎮排長隊官，嘗向所部士兵提倡民族民權之說，聽者多感動。後以江寧雖長江咽喉，然非上游門戶，且駐兵甚多，恢復不易，因慨然有入皖之志。皖省爲成基產地，祖若父皆仕皖有年，於形勢甚爲熟悉。至皖見淮南士氣雄健，更易期以實行，同志中之爲軍官佐者亦夥，成基奔走聯絡，心力爲瘁，軍隊中少有熱血者，莫不贊成。越數月，新軍統領顧忠琛由寧往皖，奇其才，嘉其志，初調充礮營隊官，旋欲升爲他營管帶，成基堅辭不就，以起兵革命，砲隊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三二

實力較優於他營也。當是時徐錫麟方就義安慶，成基悲憤殊甚，以滿吏專制已極，急欲爲徐復仇，而阻於時機，乃中止。

在丁未徐錫麟起義以前，皖人運動軍界革命者，以范傳甲吳春陽二人爲最早，范字壽三，壽州南鄉人，少有志革命。癸卯年（民前九年）投身營伍，充工程營頭目，忠信篤實，同志咸推重之。丁未之役，以徐錫麟倉卒發難，不克參與，悲憤無已，乃進行益力，收效更著。旋調充工輜營頭目，及熊成基調至安慶，范乃悉力助之，熊所以得馬砲營之竭誠擁戴，而進行無礙者，范之力爲多焉。吳春陽，字惕谷，合肥人，與萬福華交最密。甲辰（民前八年）十月寓在上海謀刺王之春一案，係吳主動，事後赴日本留學。乙巳（民前七年）六月東京同盟會成立，吳亦發起人之一，丙午回皖，投身砲營充兵士，日以散佈民報及各種革命宣傳品爲務，各營士兵趨之若鶩。嗣爲皖吏所知，下令逮捕。乃潛回故鄉，創辦城西學堂，自任校長，大倡革命，復爲鉅紳李國筠向提學司告發，遂又匿跡上海。戊申（民前四年）安慶砲營之反正，吳與有力焉。辛亥皖省光復，以同志推重，被舉爲安徽都督，力辭不就，仍不避勞怨，阻勉任事如故。無何，有贛軍統領黃煥章率兵入駐安慶，吳以其縱兵擾民也，以大義責之，卒爲黃所殺害。此外在學界鼓吹者，有陶成章、龔寶銓、張通典、段昭、劉師培、凌毅、凌照、凌銳、宋玉琳、鄭贊丞、柏文蔚、范光啓諸人。劉字光漢，江蘇儀徵人，乙巳丙午間任蕪湖赭山學堂監督，暨上海國粹學報編輯，專提倡民族主義，影響教育方面甚巨。凌氏兄弟及鄭柏范等均學生，於滬寧皖各地運動，亦甚得力。

### 軍界之活動

皖省改練新軍之初，首在安慶創辦武備練軍學堂，旋復設立陸軍常備營，青年志士應徵者頗不乏人，熊成基柏文蔚鄭贊丞等均練軍學堂出身，范傳甲張勁夫則屬陸軍常備營，各提倡革命，異常猛進。時有岳王會之設，爲安慶軍界運動革命最先之組織。丁未四月徐錫麟槍殺恩銘於安慶，各同志以事起倉卒，未及響應。戊申春倪映典由寧調皖，任騎兵營管帶，各同志欲乘時大舉，爲江督端方所覺，立命皖吏撤倪職，事遂無成。倪去後，范傳甲等推熊成基主持團體事務，各會員按月納捐會費，共集八十餘元。是年秋清廷有令調集南洋各鎮新軍定期十月在安徽太湖舉行秋操，派蔭昌端方爲閱兵大臣，蘇皖同志均認爲有機可乘，擬於會操動員後，同時在操場發難。正籌備間，忽傳

端方於親往太湖閱操時，將設行轅於安慶東門外英公祠，范傳甲等遂欲狙擊之於省垣，爲擒賊擒王之計。惟屆期端不果來。皖撫朱家寶爲防範革命黨之故，所有派赴操場之將弁，概不令知職較新者參加其列，於是革命黨之預定計劃又一頓挫。

### 起事之計劃

熊成基以在操場發難之計劃不成，乃與范傳甲等計議，決於太湖秋操時在安慶發動，其計劃之大略，欲以馬砲兩營先得皖城，皖城既得，乃以一軍塞集賢關之隘阻，寧軍中同志甚多，可作內應。計劃既定，適滿清帝后同時殞殞，中外震動，人心皇皇然，成基等以爲天予之機，壯氣百倍，遂於是月二十六日下午約合范傳甲、薛子祥、張勁夫、廖盤貞、洪承點、程芝萱、李朝棟、田激揚，及各營同志多人，聚議於十祖寺後鄰楊氏武館，定期本日晚九時率馬砲營反正，並約隊官薛哲及時在城內接應，當由成基用革命軍總司令名義頒布作戰密令十三條如下：

(一) 與我反對之軍隊：(甲) 水師一營在西門外，(乙) 巡防一營在北門附近，(丙) 城內外火藥庫有巡防兵兩隊，(丁) 撫院及各衙門之衛隊約兩隊。

(二) 我軍決於今日午後十時齊發，先取城內外火藥庫，後全隊進城，各盡任務，於次日午前五時在五里廟齊合，再俟命令出發。

(三) 一標同二標第三營先赴北門外火藥庫，得有子藥後，一標第二第三營進城，助城內各營攻擊西門外之水師營，得收撫即收撫，否則攻潰其兵，收其軍械，二標第三營留守藥庫。

(四) 二標第二營同工程隊先赴其營旁之軍械局，得有子藥後，工程隊留守軍械局，二標第二營以兩隊攻破巡防營，以一隊先開西門，待馬營進城後，再赴北門開城，留守北門，又一隊攻擊撫院。

(五) 砲營先徒手出營，至馬號舉火，以作全軍出發之號令，舉火後，至北門外陸軍小學堂奪取步槍，得槍後，旋至該小學後取子彈進城，以一隊守南門，兩隊巡街。

(六) 馬營由西門進城，直赴軍械局，得有子彈，以一隊守西門。一隊開東門，後留守東門，餘兩隊奪取電報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三四

(七) 輜重隊直赴軍械局，得有子藥後，保護教堂及外國人。

(八) 講武堂各生充衛生隊之任，隨時搜尋城內外死傷兵士，歸入該堂調治。

(九) 各標營隊之出力人員，次日午前論功行賞。

(十) 各標營隊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機搶劫情事，由巡衛隊臨時照軍法從事。

(十一) 巡警兵如有願降者，砲營收納之，編入隊內巡街。

(十二) 各文武衙門之官員，不准任意殘殺。

(十三) 無論軍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門。

#### 馬礮營之發難

成基於二十六日晚在砲營發令反正，各士兵欣然從之，管帶陳鏞昌反對，爲兵弁張鴻堯、黃節等擊斃，遂焚砲營，整隊而出，至步標，標統蔣與權跪接於道上，步兵多平時贊成者，鮮不從，馬營早有聯絡，其排長田激昂、周正鋒、張烈等，圍攻管帶李玉春於樓上，李負傷逃去，至是亦焚兵房。出於他營聯合，各營得千餘人，聲勢大振，隨往攻北城菱湖嘴子彈庫，守庫正目爲范傳甲之胞弟傳口，迎面納之，得彈後還攻北門，並焚北門外測繪學堂之步兵營，於是各路併力攻安慶城，成基初不欲傷害城中居民，故先遣多人入城內應，且以隊官薛哲預謀其事，滿擬大兵一到，薛必開城接應，安慶可垂手可得，而孰知事勢變幻，竟出夫意料之外。

#### 兵敗之原因

當義師攻城時，薛哲初率百餘人向北門衝突，本欲開城相迎，及見城上有少數巡防營守衛，遂逡巡返營舍，不敢發動，適是時皖撫朱家寶赴秋操地，接清帝后凶耗，江督端方促之遄返省垣爲備，朱歸，卽於此時以重利誘城內將士，勿爲義師所動，對於薛哲尤爲籠絡，薛爲所脅，竟臨陣退縮，不能爲成基之助，范傳甲在輜重隊，張勁夫在講武堂，均因官長監視綦亂，不克發動，因是反正軍於倉卒中不能入城，而彈藥存貯城內，義師槍彈無多，砲彈又無彈火引頭，致無戰鬪力，圍攻一日夜，迄未得手。皖城瀕江，江面原駐兵艦數艘初已表示降順，至是受朱家寶命，由江中發砲擊義師，毀營壘，反正軍漸不能支，相持至二十七日下午十時，兵卒稍稍散去，成基乃率衆向集賢關

退却，改變戰略，欲取廬州爲根據地，然後號召鳳陽潁州等處會黨，進而馳驅中原，於是取道桐城，直趨合肥，所經過地，秋毫無犯，軍容亦尙可觀。清提督姜桂題時在河南一帶，聞訊，乃率所部窮追，成基力戰敗之，然抵廬州時，所餘只有八九十人耳。而顛沛流離中，竟有謀害成基以降清者，成基知之，乃脫身避匿同志常垣芳家者數十日，後亡走日本。成基去後，程芝萱尙率其殘部，沿途與姜部之江防營混戰，至合肥東鄉時，僅剩三十四人，始宣告解散。

### 黨人之生死

與成基同學義者，范傳甲失敗後尙在城內，因謀刺清協統余大鴻被獲，田激揚、李朝棟、張勁夫、鄭養源、周正鋒、張志功、張星五、胡文斌等，失敗後被滿偵探所捕，均爲清吏所害。洪承點逃往香港，協統顧忠琛以事前失察，發解新疆效力，薛哲雖臨事畏縮，未參加義師，然已爲朱家寶覺察，仍令梟首於督練公所門外。事後高等學堂提調桐城人姚叔傑力主澈底根究，朱家寶、余大鴻信之，故此案前後軍士學生被害者不下三百人，株連極衆，於是被害者乃推舉龔振鵬赴京訟冤，龔至京，得同鄉御史石常信陳善同之助，聯名參劾朱余，謂其貪功釀亂，徇私害公，辭極嚴厲，段祺瑞亦恨朱余，排之甚力，結果朱被清廷傳旨申飭，余先行撤差聽候查辦，旋復嚴令永不任用，人心大快。

### 皖撫朱家寶之文電

附錄十一月初一日清皖撫朱家寶關於此役致各省電文如左。

家寶二十六日由太湖回省，是夜城外砲馬兩營下級官長煽惑日兵謀叛，馬營管帶被傷，砲管帶被戕，奪佔子彈藥庫，縱火焚燬步隊營防，逼脅同伴，一再攻城，均擊退，復憑砲臺攻城，黎明復調江面兵輪開砲攻擊，將砲臺擊壞，該匪又竄避臨江塔寺後砲擊我軍，卽遣將帶隊出城，會合江輪水陸夾攻，匪始潰退，一面遣巡防營將子彈庫奪回。二十八丑刻該匪因省垣西北隅有低缺處，復到此進攻，連開機關槍擊之，匪始不支退出。辰刻又奪回馬營，匪遂紛紛向城北竄桐城舒城一帶，因城兵無多，不及遠追，午後派隊四出搜查，先後拿獲叛黨二十餘人，據供革命排滿不諱。爲首係熊成基，甘泉縣人，砲營隊官砲兵畢業生。二十九早卽開城，省城內外均照常貿易，午後午帥由太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三六

湖來，所派援軍寧省及江北與操軍隊馬步共七營，亦先後到省，陳帥派與操鄂軍一標協助，即由潛山徑赴桐城剿追，江鄂兵輪並派有楚謙建威及魚雷各船，亦陸續到齊，省中現無匪蹤。三十日午帥與家寶出城撫慰地方，商民一律安堵，廬州一帶，已由午帥商之程平齋軍門派隊堵擊。現在四面兜剿餘孽，想不難肅清，特此奉聞。朱家寶東。

#### 戊申後之行蹤

熊成基於戊申十月安慶失敗之後，即東渡日本留學，初易姓名曰龍潛，號望雲，研究軍事學及製造爆藥學極有心得，時留東京革命黨人甚衆，惟各樹門戶，意志不一，成基於諸同志中與孫銘、錢兆湘、石德純、蕭翼鯤數人往還最密，復由翼鯤介紹加入同盟會，並識黃克強於小石川區水道端町五十二番勤學社，相與計劃再圖大舉之方法。咸謂革命黨歷次起義皆由軍費缺乏，以致功敗垂成，以後非先解決經濟問題，不可冒昧從事。因有先籌餉後舉事之議，會有同志孫榮，由日本某武官手，取得彼國參謀部機密兵書，及軍用地圖數十種，議向俄國當局求售，而充革命經費，孫銘願擔任回國，至北京辦理此事。成基恢復之心切，亦急於回國，欲至東三省售書，兼謀進行，諸同志以成基在祖國行動不便，互相勸止，適成基得其友商震由滿洲致函，謂書已交涉明白，請來解決。諸同志以爲危險，仍勸莫行。有臧克明者，與商震交厚，力勸熊往，而臧亦熊友，並由臧寓書乃父冠三，介紹成基住其家中，成基以棲託有所，機會萬不可誤。遂更易姓名曰張建勳，持臧介紹書，問關至吉林長春，即假寓臧冠三家中。臧係奉天大吏，年近六旬，乃馬賊出身，向信耶穌教，日俄戰爭以後高談革命，雅好投機事業。戊申在長春創辦旭東公司，未幾倒閉，股東所投資本盡入私囊，夏間官場有緝拿黨人韓東洋之舉，臧又投入韓黨，其人外觀仁義，內實奸險，成基至長詢及舊書交涉，始知商震之函空虛，而臧冠三尤不可恃。

#### 密售軍書之經過

成基居臧家逾月，冠三竟居爲奇貨，屢向告貸，馴致成基所携川資盡爲冠三敲去無遺，行囊缺乏，困頓長春，己酉七月中旬孫銘到北京，函詢成基現狀，並及舊書交涉，一面尋舊友程家樞商議售書方法，嗣得成基復書云，商震前函毫無根據，現另設法辦理，並請速籌接濟，孫銘得信後，即促程速爲售書，旋由程介紹同志丁汝彪暨俄國譯員趙郁卿，將所帶之書售去一種，由大清銀行滙洋三百元與臧冠三轉交成基，而冠三竟將此款全數吞沒，成基不知



，仍去函告急，繼知賊不足靠，遂棄之赴哈爾濱，擬獨行運動。同時致書孫銘，謂同志韓應房過長春，所帶川資尚敷二人之用，已與應房同至哈爾濱，寓秦家岡賓如棧，以後通信直寄賓如棧，萬不可再寄長春云云。孫銘得信，乃一意研究舊書交涉，而購書者甚夥，持不緊不脫態度，彼此不肯俯就。會程家樞籌劃之款幸而成功，約得五千金之譜，舉以爲贈，孫銘欲脫北京交涉，遂携三千金赴哈交給成基，此已西十月下旬事也。其時韓應房尙與熊同居一寓，同志梁泳亦因黨事至哈，於是皆會集哈埠，羣力交涉，仍無效果，遂決計待價而沽，不圖速成，共議熊回日本，熊以所謀不遂，堅不肯行，決計留哈研究俄文，且有會同東三省同志商震籌劃開墾之議。至十一月中旬，孫銘梁泳等均返北京，另有所圖。十二月初旬接熊函云，將至長春與徐偉天齊續堂等別圖售書方法，孫銘復信謂臧冠三既不足靠，長春萬不可居，叮囑勸其勿往，成基因急欲成功，竟不聽勸，徑赴長春晤徐等，徐騙其回哈候信，並以旅費關錢一百吊爲贈，而不知禍機已伏於此矣。

謀刺載濤之告密（按：載濤爲載洵之錯，下文同）

臧冠三以熊再到長春不興往還，銜之，且誤聞熊已由北京籌到巨款，乃致信與熊欲借萬金，熊得函甚爲焦灼，力白無款，臧又來函相迫，云爾在吾家居有數月，現時年關將近，即不言交情，伙食一項汝亦不給耶？吾嘗向官吏告密，熊得信未作復，遂偕一日本友人同移居俄人飯店以避之。適是時滿親貴載濤由歐洲考察陸軍，經西伯利亞鐵道歸國，路過奉天，沿途警戒，異常嚴重，臧遽向吉撫陳昭常告密，言安慶革命首犯熊成基潛來哈爾濱，欲謀炸貝勒，陳得報大駭，乃飭撫署劉中軍督率軍警赴哈埠嚴緝，一面於載濤所過各站，警衛加嚴，而外間絕無知者。十二月十八晚載濤車到哈站，以防範刺客故，並未下車，停一小時即乘原車南下。哈埠俄官因其未下車酬應，頗不滿意，嗣經清吏解說，始爲釋然，成基於載濤過哈之日，嘗徘徊於車站附近，欲伺隙行事，旋以警備森嚴，無可進行，乃在站外餐室據案大嚼，良久始失意他適。

被逮後之供詞

吉林公署所派秘密偵探連日在哈埠大索刺客，卒於是月二十日下午，在秦家岡下坎俄國飯店，緝獲熊成基及日本人名，成基直認本名不諱，日人當即開釋。二十一日解赴長春，由西路道顏世清親自提訊，成基索筆寫供，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三八

洋數千言，照錄如左：

熊成基供字味根，實年二十三歲。軍冊年二十六歲。江蘇揚州府甘泉縣人。寄居安徽蕪湖。祖父熊瑞生曾任安徽繁昌縣，父熊存仁，係候選通判，均已早故。母親胡氏在堂，胞兄熊成模安徽候補州吏目，胞弟熊成鰲年尚幼小。我一向在學堂肄業，尚未定婚。先在安徽練軍武備學堂，後入南洋砲兵學堂，均先後畢業。由南洋砲兵將校科派陸軍第九鎮第九標砲兵排長，繼調安徽馬營隊官，由馬營調砲營隊官。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權、均貧富爲主。要不盡係滿漢種族之見，我平日待士卒甚厚，大衆頗爲我用，遂陰結在營同志，屢欲乘機起事，俱未得便。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間，因各省軍隊俱赴太湖秋操，又值國喪，人心皇皇，皖省留防隊僅有數千人，我本意如能攻開省城，據有根本重地，再連夜直赴太湖之秋操演習地，蔭昌端方均屬平庸之輩，衛隊都不過千餘名，斷不濟事。至秋操之兵雖有兩萬，然多係空槍，難以抵禦我軍，如我得該兩鎮兵隊，直行北上，則必勢如破竹，且該兩鎮兵多係鄰省之軍隊，如一旦爲我所有，該鄰省亦必在我之掌握中，有此天然一部落之根據地，一面攻取他省，一面宣布獨立，又何患目的不達，天下可垂手而得。遂於是月二十六日夜間乘機暴動，逼脅混成協全軍變，放火創亂，開砲攻城，皆我一人主謀，並無主使之入，孰料城中內應誤事，計劃未周，以致失敗。我之宗旨事成則已，否則犧牲其身，社會上亦不無小受影響也。況各國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者，普通社會中人不附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嗚呼政府，爾等決不能誅盡我黨，亦祇有愈死愈多而已。起事之次日，爲二十七日，下午四鐘敗散，帶殘兵奔向廬州一帶而去，被姜桂題馬隊三百餘人追至，我之敗兵反擊姜軍，如鳥獸散，殊爲可哂。嗣我因無援助，所帶殘兵僅有三十餘人，已知不能成事，即勸伊等各自逃生，我遂由廬州西北走去。由西北又向正北，由正北再向東北，日行二三十里不等，均循僻地空地逃去。夜則宿古廟或小店。所經地名，日久不復記憶。田中玉帶兵追勦，我遇見多次，他們亦不相識。且官兵各存意見，均想邀功，我乃脫逃虎穴。後由河南至山東烟台，由烟台至大連，今年正月由大連至日本神戶，由神戶至東京，住勤學社。勤學社者，即我們革命機關本部也。本年正月二月間，

我曾至瀋陽長春一帶遊歷，在瀋陽居留一天，住在東洋旅館。因聞田中玉在奉天，伊曾充安徽督練處總參議，他手下有我的照片，並因瀋陽事無可爲，故未久留，復到長春，在府署西偏租賃民房一間，改易姓名爲張建勳，字立齋，河南永城縣人，自此我遂以此名字籍貫對人，我的熊成基本名，從未向人道及。未久即行同日，六月間黨人集議，以黨中經濟困難，欲謀舉辦大事，必先籌得巨款，始能爲力。東三省介於日俄兩國之間，將來必有戰事，大有可乘之機。適有北京派往日本之委員孫銘，號竹丹，在日本時曾與我相識，但伊並不知我係何許人，我以別號望雲二字告之，伊得有日本軍事計劃秘本約十餘冊，據云，係爲中國政府所覓，伊留一份，如以售與俄人，當得重價，我即挺身擔任代爲銷售，約定售妥，各得其價之半，先四冊作爲樣本，意欲藉此聯絡俄人，釀成戰局，以便從中舉事。故於八月間喬裝來東，先至長春，住臧冠三家中。臧前開旭東公司，伊子克明在日本東京耶穌教堂，平日與我之友人相契，所以知冠三其人而投止。後因我在臧家居住，究屬不便，乃囑其代租房間棲身，並將售書來意告知，囑其留意代銷。又在臧冠三家曾見過徐尙德幾次，徐絕不知我來歷，伊後赴大連去訖，有人說伊曾由大連寄我銀元八十枚，實無其事，如不見信，可以赴郵局或銀行調查。據徐尙德之妻係日本人，粗通文字，其人智識亦非甚高，如其知我底蘊，恐亦早向官府報告矣。我於八月中即到哈爾濱，寓在賓如棧，從俄人夾根肄業俄文爲名，暗謀交接俄人，銷售秘密書冊，乘便糾合同志，以圖大舉。適俄外部大臣來哈，由在哈俄商介紹往見，先交樣本二冊，議價銀一百萬。俄人現正調查，尙未定局。不意臧冠三走漏消息，致被拿獲。孫竹丹現在北京，與我雖在東京認識，並不知我眞姓名，緣吾在日本時，頗守靜密主義，不肯稍涉聲張，從未吐露眞名，惟黨中首領黃興一人知我底蘊。所有旅行口用，均由東京革命黨本部津貼，或疑我之在哈爾濱，係圖行刺貝勒，亦屬誤會。總之，我心堅定，百折不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安慶之役，皆余一人所爲，並無第二人預聞其事。乃聞事後皖撫無故殺戮多人，至今回念，爲之愴然！惟恨我年紀究竟太輕，閱歷尙淺，否則安慶之舉不致一敗塗地，又何致來東三省耶。然心地光明磊落，所說皆是肺腑之言，倘使因我任意株連，自問不安，亦覺無謂。當余在哈時，所有衣服行囊，皆被偵探取去。入署後，胡司馬直以鬚匪相待，手脚鐐拷，較之衆囚徒尤苦，其實余並無二心，惟求速死而已。至此次舉發我之人董姓，素不認識，不過在長春臧冠三家見過數次，諳諛董姓便知其實，臧冠三以外，並無一人與我有關涉，其人利心太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〇

重，實不配稱爲同志，所供是實。熊成基供。宣統元年十二月 日。

### 就義時之壯烈

二十三日，清吏復押解成基至吉林，出巡警局時，觀者如堵，成基笑語曰：諸君爲國珍重，我死猶生。長春學界及商工人等多有爲之歎息者。其時同盟會員在吉撫陳昭常幕府供職者，有廖仲愷、張我華等數人，或坐視不救，或束手無策。及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十八日，陳撫得清廷旨，令就地加害，遂在監獄優待室內設饌饗熊，款以洋酒，有江蘇同鄉官某等相陪。熊談笑自若，飲盡一盞，已而由獄吏帶往法庭，上座者有清提法司傅彥事高等檢察廳廳長李廷路，而安徽派來之安慶府豫咸管帶官楊遇春亦列坐其側。成基是時直立庭中，清法官仍用斬決舊法，加斬條於背。成基欲照相，照畢，索筆自題曰：熊成基被捕後之照像。旋大聲發言，宣佈其革命之宗旨，語極沉痛悲憤，聽者無不動容。臨刑時，劊子手使之跪，成基不屈，刀起而頭落矣。後有人縫其首，置之棺中，棺值錢八十吊，亡年二十有四。其告密賣友之臧冠三，同時亦被西路道捕獲，吉撫因熊潛居臧家二次，願係同黨，罪狀昭著，情無可原，亦判禁錮十年。民國成立，臧極力運動，得以出獄，且在吉林得有公職云。

### 二、鄒魯撰：熊成基謀殺載洵（註四）

紀元前三年，熊成基等謀殺載洵於哈爾濱，不成，死之。熊成基自安慶事敗後，間關走日本，改名張建勳，學軍事學。有同志孫榮得日本參謀部秘密計劃及地圖數十種，擬售於俄國，充革命費，成基然之。因去日本，入滿洲，居滿洲一月，書不售，至哈爾濱，適載洵、薩鎮冰赴歐洲視察海軍歸，道經哈，成基偕石經武等擬謀殺之，事洩，成基被捕，旋遇害，年二十四。方審問時，成基歷述清廷罪惡有四：一、海陸軍不與漢人。二、政權不與漢人。三、不問漢人之生活。四、不啓漢人之智識。故謀推倒之，以建共和政府，茲將其供詞錄左：

吾生平磊磊落落，言無不吐，既經明問，直書胸臆以答。（宗旨）推倒野蠻專制之政府，重行組織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濯吾祖國歷史上莫大之恥辱。（理由）滿人自吞我土地以來，待我漢種之手段，異常陰毒，入關之初，殺我漢族，彼時尸骨，已積成一大地氈，蓋於中原之全部，鮮血也積成一大紅海，滿於支那之本部



，當時稱爲白骨山紅澤國，殆非虛語。然最慘者，惟我揚州，滿兵入城，連殺十日，靡有孑遺，揚州如此，他處可知。其後歷年來，待我漢人之尤險毒者，歷舉如下：

(一) 海陸軍權不與漢人也。自滿人入關以來，二百餘年，兵權專屬滿人之手，偶有不肖漢人，殘殺同胞，圖媚彼族，如曾國藩等，而彼必仍派滿人官吏，從中箝制之。卽如近年來，創設海軍，關係何等重要，彼果有改良軍事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如彼所派管理之員，如載洵、載濤、鐵良等，何嘗稍有軍事上之知識，而彼利用者，誠不知其是何居心也。

(二) 政權不與我漢人也。從前各行省督撫司中，必有一二滿人，暗行監督，而省會及邊防險要之所，無不有其將軍都統副都統監視之。近年利用中央集權主義，假意融化滿漢，裁撤將軍都統，試一觀之，自收定新官制以後，軍權爲樞密重地，而突助領班，外交爲聯合機關，而那桐用事，財政爲辦事之時，而載澤當權，資政爲議院之基，而溥儀尸位，其他如民政部之用善耆，農工商部之用溥廷，藩部之用壽耆，法部之用廷傑，大理院之用定成，學部之用榮臻，無非滿人。僅餘無關重輕之吏禮郵傳部，委之漢人之手，豈真才智不及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三) 不問我漢人之生活也。我漢人終歲勤苦，所得幾何，罄其脂膏，不足供皇室之揮霍，而至鄙且賤之旗丁，每月必給口糧，現知月餉不能持久，日爲八旗壽生計。而我漢人之生計，又如何耶，其尤甚者，一遇災年，僅予區區數千金之款，動輒謂深仁厚澤，抑知此數千金之內帑，係漢民脂膏乎，其重滿輕漢之意，不待智者而學決矣。

(四) 不問我漢人之智識也。現在學堂雖漸設立，而宗旨不正，不願以國民教育爲目的。其所陶鑄者，非利祿之夫，卽庸懦之輩，間有奇材異能魁傑卓絕之士，必多方挫折之，使其不得行其志。甚至農工商最有益民之學堂，亦不肯多設。嗟我漢人，何堪設想耶。西人常言，「支那人有四萬萬之多，竟爲五百萬之野蠻滿洲人壓制，二百餘年，仍未恢復，此可見支那人之奴性，甲於各種人矣。」苟實行瓜分中國，必不敢抵制，又聞歐西以一時受制於人，雖以海水，尙難洗盡一時之恥辱，而我漢族史上二百餘年之恥辱，當如何洗之耶。

以上之理由，故有種族革命之決心，現在處於競爭之時代。強者存，弱者亡，人所共知，而我中國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何以不能立於優勝之地步耶？要知月先暈而後風，礎生潤而後雨，吾中國之所以弱者，由於政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二

治不良故也。或云現在預備立憲，一經實行，則中國之病根，必可消除矣。噫！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決也，譬如人生一癰，徒以藥敷其處，不肯將此腐敗肉挖去，能期全愈乎，況君主立憲，乃特別專制之名詞，非人民得有參政權也。夫在未立憲時代，助政府壓制人民者，不過官府而已，設已立憲，反多各省之議員，為政府作俚，君主立憲時之議員，乃非禽獸之蠅，日則入於獸類，以買獸之歡，夜則入於禽類，以騙禽之食。然謂為非禽非獸之蠅者，猶屬良善名詞，其實與御者等，不過為貴族執鞭策而已。有以上之理由，故又有政治革命之決心。總此兩念，比較參觀，種族革命開其先，必有政治革命繼其後，何以言之，推倒滿政府，固為今日除一大障礙，而政治不能改良，仍蹈數千年專制之弊，則雖以漢易滿，亦未必彼善於此，吾同胞當知我今日之革命，不僅為種族問題，尤注意政治問題也。

### 清廷准憲政編查館所奏在京外各衙門設立憲政籌備處。

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京外各衙門一律設立憲政籌備處，本日，清廷頒旨「依議」。（註五）

### 清廷准憲政編查館所奏禁煙條例。

憲政編查館奏呈禁煙條例，本日，清廷諭飭京外各大臣一體實行。內容如左：

「憲政編查館奏核訂民政部修訂法律大臣會奏禁煙條例開單呈覽一摺。禁除鴉片，最為中國自強要政，歷奉先朝諭旨，飭令嚴行查禁，並節經頒定章程，俾資遵守。本年復重申誠諭，責成京外各衙門，認真辦理，所為加以訓勉，示以防制者，不為不至。現在各省奏報種植罌粟淨盡者，已有多處，人民戒除者，亦逐漸加增，亟應明定懲戒之法，方足以清蠱害而維久遠。查開所擬嚴訂禁煙條例，於應行懲罰諸端，尚為周備，應即宣布京外，一體實行。所有未報種植禁絕各省分，該督撫務須督飭地方官，將禁種罌粟，設法酌縮年限，以圖及早廓清。已報禁絕者，尤當隨時查察，如果毒卉復萌，即屬違背定章，自必按照條例，施以懲戒。其京師各衙門歷次奏定禁煙章程，並各省

奏請變通年限曾經允行者，均應作爲定章，如有違背，概照條例治罪。京外大臣有統轄地方官吏之責者，儼敢始勤終怠，陽奉陰違，亦必予以懲處，總期痼習漸次漸除，民生日臻強盛，實有厚望焉。」（註六）

### 清廷准商辦鄂境鐵路。

大清銀行副監督黎大鈞等呈請鄂境粵漢、川漢鐵路准由商辦，本日奉旨「下郵傳部知之」。（註七）本年八月，督辦粵漢、川漢路事之張之洞病逝後，由郵傳部接辦粵漢、川漢鐵路，並擬借款築路，湖北人士羣起反對。九月，湖北留日學生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及諮議局議員等組織「湖北商辦鐵路協會」，會長劉心源等，並於十一月進京，力爭廢粵漢鐵路借款草約。大清銀行副監督黎大鈞等亦呈請商辦，本日，清廷詔命「郵傳部知之」。

#### 附錄：記湘鄂路線商借外款情形（註八）

湖北拒款代表劉心源君四人，於十一月間到京後，即上書郵傳部，其文如下：

竊自兩路倡辦以來，迄今五載，毫無成效，內貽朝廷隱憂，外啓列強窺伺，皆由湖北民力薄弱所致。職等每一思及德宗景皇帝集股興脩以保利權之諭旨，及鈞部提倡路政之苦心，未嘗不感激涕零，嗟我人民，罪死無地。幸者前月湖北紳商各界，集議成立湖北商辦鐵路協會，並組織公立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招股簡章，及一切辦法情形，已由前掌廣西道監察御史吳兆泰會同職等呈請在案，其利害得失，久在鈞部洞鑒之中，固無庸職等贅陳也。特月餘以來，未奉明諭，鄂省人民，各失所依，是以再遭源等匍匐入都，面呈一切，庶下情得以上達。查鄂境粵漢川漢兩路，共計千二百餘里，約需資本金二千五百萬元，除先由創辦人擔任五百萬元外，其餘不分省界，招商承辦，刻下羣情感奮，認股之人，爭先恐後，旬月間創辦股份，已確集五百萬元。現決定自本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明年二月十五日止，爲創辦人繳股期限，所繳股銀，俱存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此創辦股份確有的款之實在情形也。其他民間零股，及各省在鄂之大賈富商，尤形踴躍。據職等度之，即以招股一節而論，已不難集足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四

本原數，然猶恐其未足恃也。旋由諮議局員商同各州縣士民，又共擔任四百餘萬元，以補不足。然猶恐其未足恃也，乃於租股稅契房租營業所得各項下，每年約共得二百九十五萬元，以五年計之，可得一千四百六十五萬元，加之沿路人民，願以路線地段材料等項，充作股本者，所在皆是，僅以值拾抽壹計之，至少可得百萬元，再以創議股份五百萬元加入，通盤合算，則與二千五百萬元之原數，所差無幾，而招股之款，尙不在內。夫招股之踴躍既如彼，派股之覈實又如此，是湖北鐵路款項，千的萬確，毫無疑義之明證也。湖北既有此款，即不敢不稟請商辦，以仰體朝廷及鈞部歷年懸念。粵漢川漢兩路之至意，況恭繹德宗景皇帝既以不借外債集股興修垂戒於前，而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第九條，又以華人請辦鐵路，如係獨力資本，至五十萬兩以上，查明路工實有成效者，由本部專摺請旨給予優獎，以資鼓勵。其招集華股至五十萬兩以上者，俟路工告竣，即按照本部奏定之十二等獎勵章程核辦各節於後，薄海人民，欽遵無異，此就法律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近如安徽江西蘇浙等省，類皆由全省紳商，合力籌辦，均邀部憲奏奉諭旨允准，並頒給關防在案。湖北同受朝廷覆幬，又何敢自外生成，且四川與鄂，同川漢路線。廣東與鄂，同一粵漢路線，四川廣東兩省，既蒙准歸商辦，湖北、原與兩省軌接車聯，自應首尾一氣，即揆諸鈞部父母斯民之心，亦必恩施一體，此就情理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益以國家幅員寬廣，疆域遼闊，二十二行省，三大藩屏，無在不宜急設鐵路，便施新政，但年來各部財政，支絀萬分，與其將全國修路籌款之事，均貽累於鈞部，不若俾各省各自圖謀，爲力較易，上可分朝廷之憂，下可却強鄰之步，蓋一舉而兩得者。聞督查閱中國鐵路線表，陷於外人勢力範圍下者，十有八九，其故皆由政府無力興修，而民間又不能擔任，外人遂恃金錢主義，相率乘間抵隙，攫奪而去，往者已矣，來者何堪，此就時勢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風聞張文襄公所擬借款草案，有白簽押之後十八個月，各國銀行等，如無款項交出，其約即行作廢，又云簽押後六個月，各國銀行等，須豫備五十一萬鎊，合銀六百三十餘萬元，以備勘路開工費用云云。玩其語氣，所借之債，亦尙須募集而來，其款原不足恃，且彼六個月內，固可豫備六百餘萬元，而湖北旬月之間，已得五百萬元，若自批准立案之日起，依奏定鐵路簡明章程，限六個月勘路，再限六個月開工。此十二個月中，湖北鐵路全款，自可籌定無難，更無有十八個月不能驗款之慮，即謂不然，與其以十八個月寬限外人，使外人挾而謀我，曷若以十八個月寬限湖北，使湖北人

民切實籌辦。如無的款，再惟鈞部之命是聽，鄂人亦死而無怨，矧籌有的款之多且速耶。鈞部如以某等呈報不實，致於期限之外，有誤大局，請治某等之罪，以謝朝廷，此就事實上言之，鐵路宜予湖北自辦者也。鈞部司掌天下路政，主持大計，自有權衡。如湖北者，原應在鈞部矜嘉之下，不待某等鯁鯁過慮。特以湖北爲天下中心點，湖北存亡，即天下安危所繫，爲此不揣冒昧，匍匐入都，謹將湖北境內粵漢川漢鐵路，遵章組織公司，籌備的款情形，據實陳明，公懇鈞部，准予商辦，以順輿情而弭外患。

諸代表自上書後，謁見郵傳部多次，然仍未得要領，故諸代表均在京度歲，未回湖北。

## 各省諮議局代表孫洪伊等呈請速開國會；清廷諭俟九年籌備期滿再降旨召集議院。

各省諮議局代表於本年十月間集議上海，是月十六日會議閉幕時，推定孫洪伊等二十八人進京請願，孫洪伊等抵京後，連日來謁軍機處王大臣及都察院籲請速開國會。都察院代爲奏呈。本日，清廷諭以俟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屆時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諭文如左：

「據都察院奏，代遞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等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具見愛國惻忱，朝廷深爲嘉悅。朕仰承先朝付託之重，於豫備立憲之要政，當御極之初，即布告內外，仍以宣統八年爲限，業經明定國是，上體求治未竟之聖懷，下慰薄海維新之企望。欽惟我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前降諭旨，實係斷自宸衷。定以九年，豫備爲大清帝國君主立憲政體。並諭曰：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此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也。今朝廷宵旰憂勞，勤求上理，已疊次申諭，責成京外各該衙門，切實依限次第辦理，深冀議院早爲成立，以固邦基。惟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畫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爲憲政前程之累。非特朕無以慰先朝在天之靈，試問爾請願代表諸人，其何以對我四萬萬國民之衆乎。朕開誠布公，無所隱飾，總之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緩急先後之序耳，夫行遠者必求穩步，圖大者不爭近功。現在各省諮議局，均已舉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六

，明年資政院，亦即開辦，所以爲議院基礎者，具在於此。但願我臣民各勤職務，計日程功，毋驚虛名而墮實效。茲特明白宣示，俟將來九年豫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屆時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庶於勤精圖治之中，更寓慎重籌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九）

### 附錄：一、都察院代遞孫洪伊等籲懇速開國會呈（註十）

呈爲時局阽危，非速開國會，不足救急，合詞懇請代奏事。竊查上年夏秋之際，各直省人民，始有伏闕請開國會之舉，雖未獲明奉諭旨，訓示施行，然天高聽卑，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孝欽顯皇后之懿旨，德宗景皇帝之上諭，固已明定國是，頒布憲法大綱，開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以造議院之基礎。標準既定，天下知朝廷早以國會爲圖治之本，所兢兢致慎者，不過遲早數年之別耳。夫使冰霜未兆，時尚寬閒，憲政按照期限，與年俱進，詎非循序圖功之道，無如內覬國本，外察邦交，無一不足增皇上之殷憂。即無一非加重監國攝政王之負擔，大臣咨嗟於上，人民歎息於下，一年現象，即已如此，推之九年，能無悚栗。夫憲政之當行，國會之當立，朝野上下，本無異詞，今洪伊等之所欲言者，在乎速開國會而已。蓋拯溺救焚，刻不容緩，其激切有非上年請願所能比者，謹爲我皇上披瀝陳之，一在內政，內政之改革，視乎機關之善不善，機關一日未善，則政令一日不得實行，九年籌備之事，一切將等諸具文。國會者，憲政機關之要部，有國會，然後政府乃有催促之機，庶政始有更張之本，不然者，無提挈綱領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統一也，上下相謬，地方官無可執行也，仍向來所有之舊制，實以向來未有之設施，此必無可行之事。計自籌備以來，按照清單所列，京內外衙門，業已奉行矣。類有文書之移，幾無可觀之效，蓋機關之不完善，方針之不確定，雖有忠盡之臣，勤敏之士，無以盡其職而期其功也。以程度論，則長此籌備，九年後之國步，未必進於今日。以時機言，則從容坐失，九年後之危局，不知又當如何，豈徒虛擲此九年之歲月而已。資政院之設，其制亦略似國會，然國會之權限，規定於議院法，依各國議院法之通例，政府對於國會，當負責任。今資政院章程，絕不見有責任之政府，政府無責任，則資政院何能爲。欲藉此以督促政治之統一，振起國民之精神，必無國會之效，如其有效，則長此制度可也，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國會乎，此內政中關於機關之改革，不



可不速開國會者也。內政之舉，又視乎財政，古今中外，斷無府藏空虛，庶政棘手，而其國能久存者。我國自甲午庚子以後，至罄天下之財，以應賠款，而歲入止此，抵質已窮，過此三十一年，不知何以爲計。籌備之事，合十一部之新政，責各省以施行，舉凡國家行政之經費，其用又將何出。自各省諮議局成立，參稽互證，竭蹶皆同，相顧憂悼，無從措手，剜肉醫瘡，既有必窮之勢，量出爲入，復無可恃之源，循此以往，將內之無以爲興革之資，而憲政之前途可危，外之無以償積年之負，而列強之干涉尤可懼。欲亟紓內外之交困，必先求上下之大通，通億兆人之好惡於各省諮議局，而範圍祇限於一方，何如通各省諮議局之計慮於國會，而精神貫及於全國。國會者人民與聞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舉代表與聞政治之權，國家乃能加以增重負擔以紓國難之責，與其待之九年之後，渙散而難與圖功，何如行之九年之前，鼓舞而期其自效，此內政中關於財政之籌畫，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機關能立，財政能裕，然後乃有籌備之可言，否則不利之器，無米之炊，豈能舉其事而收其功者，此國會之關於內政，一日而不可緩者也。一在外交，外交之難處，即以強盛之國，有時迫於事勢，稍稍退讓，國人尙起反抗之聲，政府且爲叢怨之地。況我國自有交涉以來，始於闢於外情，操縱失策，繼以勢成積弱，因應彌艱，政府受困於上，國民不滿於下。每締一約，事前則秘密萬端，事後則虧損百出，忽而蹙地，忽而負債，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條約出之一二人之手，負擔加之億萬人之身，設使易地而觀，安得不爲怨府，既致怨矣，何從求諒。凡人對不諒之人，其助力必寡，政府處寡助之地，則因應愈難，苟有國會，則國際交涉，無論如何困難，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盡喻於國民者，國會猶可以代白。國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達於政府者，國會亦可與代陳。且各國之於我立憲，其注視甚勤，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雄猜者忌我無可攘之利權，是以著論贊譽者有之，宣言輕量者有之，乘我國會之尚未成立，而公然自由行動於我域內者有之，慮我國會之終不成立，而必至財政紊亂不可收拾者亦有之。有國會，則對於全國，爲政府交通之郵，對於列邦，爲政府文明之幟。上下扣應，猜疑日泯，邦交既正，民氣自和，非獨證世界公理之同，且可保東亞和平之局。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機叵測，設使雄猜者得遂其進步，且忍和平者亦易其方針，外交必更顛危，民怨必更劇烈，萬一有憤車之羣蟲，得無懼覆轍之蹈前，此國會之關於外交，一日而不可緩者也，抑洪伊等更有迫切不得已於言者。東西各國，凡君主立憲國，其皇位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四八

之繼承，以及親王之攝政，皆有國家根本之法，定之於前，人民愛戴之誠，衡之於後，而其君主又處最高不負責任之地，臨以神聖不可侵犯之尊，故宮府安而國家盛也。我國憲法大綱，本已取法於是，而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不及親見憲政之實施，國會之成立，此薄海臣民之所共痛，欲繫龍馭而無從者。皇上冲齡入承大統，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受阿衡之重畀，而適當此內外交困，上下未通之時，以言憲政，則甫有大綱，而責任內閣未立也，皇室典範未定也，內無可以表彰尊親之宜，外無可以代負人民之責，設使內政外交之際百密偶有一疏，則怨歸於朝廷，望輕於監國攝政王。監國攝政王受先帝之付託，而孤立於廟堂之上，坐撫四百兆渙散之人民，而莫能得其助，而四百兆之人民，雖共有忠君愛國之忱，欲爲皇上爲監國攝政王之輿衛，亦以渙散而莫能効助於分毫，甚非所以鞏固皇祚，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也。有國會，則與之對待之責任內閣，始能成立。國會有議政之權，然後內閣得盡其職務，內閣負全國之責，然後皇上益處於尊榮，顯可以末慮助聖主之聰明，隱可以公論消奸人之反側。人情一日不安食，則必易其食。一夕不安寢，則必易其寢。寧有圖國本之安於岌岌可危之日，而必遲遲至於九年之後，此爲根本中之根本計，宜速開國會者也。論者或謂九年籌備之旨，降自先朝，不宜輕有更易，洪伊等誠愚又以爲不然。夫先朝既以國會爲必當開，則我監國攝政王正宜體皇上繼志述事之心，速開國會，以慰先朝在天之靈。如曰縮短其期，卽爲背旨，是謂先朝有意濡滯，不欲國運之早進步，皇室之早奠安也，是厚誣先聖，非我皇上及我監國攝政王之所忍出也。抑朝廷周詳慎重，惟恐人民程度不及，不可謂非聖主之至仁。然及與不及，必試之而後見，不試之而強抑之。毋乃寬吾民乎。且所謂不及者，必有一標準，今日不及之標準安在，謂恐其愚恭耶，則有法律爲之根據，而餒者壯矣。謂恐其叫囂耶，則有法律爲之範圍，而激者隨矣。謂恐其智識不足耶，則磨厲之而聰明出矣。今年各省諮議局，既小試之矣，曷嘗累聖明重宵旰之憂乎。洪伊等伏願皇上速降諭旨，頒布議院法及選舉法，期以一年之內，召集國會，含創忍痛，共圖補救，俾盡協贊之忠，而收輿論之效。此誠國家之至計，安危之所繫，惟我皇上以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之心爲心，俯鑒人民憂國之愚悃，宸衷獨斷，毅然行之，天下幸甚。謹冒死以聞，伏乞代奏，謹呈。

## 二、都察院代遞文耀等籲懇速開國會呈（註十一）

呈爲事機益迫，時局瀕危，籲懇速開國會，以圖挽救。合詞呈請代奏事。竊維去年八月初一日，德宗景皇帝欽

奉孝欽顯皇后懿旨，明定國是，宣布召集國會之期限，並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以立國會之基礎。十一月初十日，皇上明詔，重申前定年限，期在必行。

朝廷期望國會之心，已爲薄海臣民共聞共見，所以期至九年者，將以積漸之推行，爲完全之籌備，圖終慎始，有不得已者存也。文耀等年餘以來，伏察外界之趨勢，益以進行，內治之現象，日見退步，以言籌備，形式雖具而精神不充，以言更革，大利未興而弊端先見，無一非啓人民隱然興憂之具，即無一非促朝廷翻然變計之機，是故居今日而言國會，雖在一年，猶懼其晚，況至九年，能無歎其不及，文耀等蒿目時艱，不勝憂憤，竊以爲非速開國會，不足以振積弱之勢而立圖治之本，謹就一得之思，爲我皇上披瀝陳之。一、在國勢之關係，今日之國勢，不可不謂之危矣，以政治大臣無一定之方針，庶吏無共同之趨向。責任不專而上下相譏，事權不一而人自爲謀，法令非不具也。執以施行者乏人，治道非不善也，見諸實效者無幾，支離雜錯，莫可究詰，百孔千瘡，不堪逼視。是以政事日墮，吏治日疏，權利日失，地方日敝，推原其故，皆由監督之機關未立，而官吏不負責任使然也。如使國會成立，則責任內閣亦必與之俱立，以國會監督內閣，而放棄責任之弊去，以內閣統一庶政，而盡心職守之力生。全國之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有運用靈活之美，無行動牽滯之患，而後以言行政，則政無不舉，以言用人，則人必盡職，以言興利，而利溥無疆，以言除弊，則弊乃潛消，行之數年，天下治矣。若視爲緩圖，因循不舉，誠恐滄海橫流，江河日下，後雖欲行，恐亦無能爲力，此國會之關於政治，不可不速開者也。以國際言之，自海禁開通以來，列強之侮我至矣，割我土地，攘我利權，欺凌我官吏，貶辱我人民，一言之不合，責言立至，一事之未允，兵艦忽來，要挾恫嚇之言，無日不聞，無所不至。此固由於國勢積弱，不得不然，要亦致體不同有以致之。蓋立憲國之於外交也，莫不以政府爲先鋒，國民爲後勁，勢厚力宏，其手腕之強硬，權力之伸張也，固宜。我國之外交，祇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強辯之功，爲樁樁折衝之用，無國民爲之後援，是以全體國民至堅至厚之勢來，我以一二至薄至弱之力應，衆寡懸絕，強弱大異，竟致人佔優勝，而我歸失敗也。使國會成立，則人民有代表機關，以爲政府之後盾，實力既充，手腕斯硬，於以折無理之要求，拒虛聲之恫嚇，所不難矣。若不速開國會，則人進我退，人取我與，再過數年，國勢恐更不及今日，此國會之關於國際，不可不速者也。二、在民力之關係：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五〇

我國地大物博，民向殷富。自通商以來，各國以其消費之品，淫巧之物，窺吾所缺，投吾所好，一轉移間而坐獲厚利。於是人民之力一敝，外債累數萬萬，國庫空虛，司農仰屋，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賦斂繁興，搜括備至，取之盡涓滴，泄之如尾閭，於是人民之力再敝。且財政之組織不完，官吏之奉行不善，每有征取，輒至擾累，於是人民之力又敝。加之水旱頻年，災疫迭起，閭閻困苦，生業荒蕪，於是人民之力又敝。坐受數敝，民力蓋將絕矣，若不於此時速開國會，以培養元氣，迨至民力銷蝕已盡，而始圖之，機關雖具，政治雖良，而財殫力盡之餘，凡百庶胥，無以為舉辦之資矣，此國會之關於民力，不可不速開也。抑文耀等更有進者，東西各國憲法，其於君主之尊嚴及權力，所以保護者綦至，一則曰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次則曰君主不負責任，再則曰君主總攬統治權。有此規定，則君主有無上之尊，至高之權，決無一毫之危險，其人民以君主不負責任之故，雖有不平，亦祇申訴於國會，而於君主無與焉。此各國已然之效，亦我國必至之符也，是故有國會，則朝廷益尊，皇基愈固，治平之盛，垂於永久，聖德之美，徧敷中外，為古今所罕遇也。且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淪洽肌髓，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更創數千年未有之盛舉，毅然改行立憲政體，勵精圖治，屢念時艱，立萬年有道之基，造兆民無量之福。皇上冲齡入承大統，監國攝政王以周公之謙光，受阿衡之重畀，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正宜乘此時機，速開國會，上以終先朝未竟之志，下以慰億兆望治之心，何必以變更年限為嫌，而期待至九年之後。此關於根本至計，尤不可不速開國會者也。文耀等八旗世僕，受恩最深，管見所及，不敢不冒斧鉞，痛哭直陳，惟願一年之內，召集國會，以冀治臻上理，共享昇平，伏乞代奏，謹呈。

### 清廷開復已故湖南巡撫陳寶箴原官。

本日，清廷頒諭：以功德在民，復已故革職湖南巡撫陳寶箴原官。（註十二）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人。少負志節，詩文皆有法度，為曾國藩所器。以舉人隨父倬琳治鄉團，禦粵寇。已而走湖南，參易佩紳戎幕，軍來鳳龍山闔，石達開來犯，軍飢疲，走永順募糧，糧至不絕，守益堅，寇稍稍引去。



寶箴之江西，爲席寶田畫策，殲寇洪福瑱，事寧敘知府，超授河北道，創致用精舍，遴選三州學子，延名師教之。遷浙江按察使，坐事免。湖南巡撫王文韶薦其才。光緒十六年召入都，除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年擢直隸布政使，入對，時中東戰亟，見上形容憂悴，請日讀聖祖御纂周易，以期變不失常。他所陳奏，語甚多，並稱旨。上以爲忠，命治精臺，專摺奏事。馬關和約成，泣曰，殆不國矣。明年以榮祿薦，擢湖南巡撫，撫幕有任麟者，植黨私利，至卽重治之，直隸布政使王廉爲關說，據以上聞，廉獲譴。覆按史念祖被劾事，盡暴其任用非人狀，念祖遂褫職，繇是有仇直聲。湘俗故閹懣，寶箴思以一隅致富強，爲東南倡，先後設電信、置小輪、建製造槍彈廠，又立保衛局、南學會、時務學堂，延梁啟超主湘學，湘俗大變。又疏請釐正學術，及練兵籌款諸大端，上皆嘉納，敕令持定見，毋爲浮言動，並特旨褒厲之。是時，張之洞負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寶箴初紹鄂藩，遇事不合，獨與爭無私撓，之洞雖不釋，無如何也。久之，兩人深相結，凡條上新政，皆聯銜，而鄂撫譚繼洵反不與會。康有爲言事數見效，寶箴素慕曾胡薦士，因上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詔求通變才，遽擢京卿，參新政，於是四人上書，論時事無顧忌。寶箴又言四人雖才，恐資望輕，視事過易，應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領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訓政，誅四京卿，罪及舉主，寶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職，並燬湘學所著學約界說、笥記、答問諸書。初寧鄉已革道員周漢，以張揭帖攻西教，爲總督所治。寶箴至，漢復刊帖傳布，寶箴令燬之，漢歐燬帖者，寶箴怒，下之獄。舊黨恨次骨，然喜新之士，亦以此翕然稱之。寶箴既去，諸所營構便於民者，雖效益已著，皆廢毀無一存云。卒年七十。（註十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九三—二九四。

註二：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下冊，頁二六二。

註三：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

註四：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七七五—七七七。

註五：「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六：同註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七五二

註七：同註五。

註八：「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三，頁十一、十三。

註九：同註五。

註十：同註八，奏牘，頁十二、十七。

註十一：同註十，頁十七、二十。

註十二：「宣統政紀」，卷二八，頁十三。

註十三：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五十一。

二十一日（一月三十一日） 日使伊集院彥吉照會清廷外務部，抗議中美錦瓊鐵路借款事。

左：  
日使伊集院彥吉抗議中美錦瓊鐵路借款，本日照會清廷外務部，警告清廷宜審慎從事。照會全文如

「爲照會事，前因錦瓊鐵路之事，曾與梁尙書面談，並道本國切望之意，刻曾電請本國政府訓示。今得覆電，囑於此事須格外小心，本國政府因茲事體大，不能遽允所求。惟本大臣日前面談，曾言及此路關繫日本利益甚大，故無論中國作何主見，應先聽本國核准，倘使本國竟爲所蒙，或不關照本國，則兩國邦交之險，實在令人難以預算。茲特備文警告，務宜審慎從事，須至照會者。」（註一）

印度總督接達賴喇嘛之乞援電。

達賴喇嘛返藏後，於本日致電印度政府，謂中國軍隊正向西藏進發，建議印度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覺書，聲言「一切擾亂邊境之行動，未能漠然置之，良以此種行動之結果，大可改變現狀而造成一種新

形勢，與中英藏間一切條約精神及保持藏政府現狀之協定，完全違反也。」（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四七。

註二：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一六。

## 二十三日（二月二日） 考察各國財政專使唐紹儀奏陳各國財政現況。

本日，考察各國財政專使唐紹儀奏報各國財政現況，其奏摺內容如左：

「考察各國財政專使唐紹儀奏，為恭報微臣考察各國財政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奉命前往日本及歐洲諸大國，考察財政，歷將馳抵各國，並起程日期，先後電奏在案。竊以財政一事，其組織之機關，與推行之進步，必須將國勢之經權常變，與物力之消長盈虛，審度事機，因時進退。舉凡開源節流，補偏救弊，有非輕心從事即可施措咸宜者。各國財政，定為專家之學，為終身所不能盡。蓋其造端大，而呈效難也。臣才識疏庸，謬膺考察，此次周歷日本及英、法、德、俄、義、奧、比八國，或二十餘日，或十餘日不等，往返計九閱月有奇。所有各國財政沿革互異，時勢各殊，事變則日出不窮，法令則隨時遞改，紛繁複雜，莫由枚舉，惟有將各國財政現在情形與經營之要點，擇要分別臚列，用備參考之助，謹為我皇上陳之。臣於上年九月行抵日本，會晤首相兼度支部大臣，導觀銀行及造幣機廠，詳細觀察，布置井然，雖規模不及歐洲，而力求發達之心則有加而無已，並出示賦稅則例統計表冊等件，類皆編纂成書，流播海內，而於該國之實在內容，未能詳盡，經與各該大臣一再晤談，藉諗該國近來財政，殊為支絀。綜計歲出歲入之數，尚不敷日幣二千萬元，目下開源不易，節流亦難，所可籌款者，稅項而已。現提議修改稅則，以為補救之計，預算改定後，每年入款可增加三千餘萬元，將來出入兩抵，尚盈餘一千餘萬元，一俟決議，當即舉行。此舉為該國最近切要之圖，又擬增加酒稅，此項為入款之一宗，亦未定議，此日本財政之情形也。本年正月，行抵英國。查英為立憲最先之國，國家財政繫於議院，凡為政府力所不逮者，議院得而輔助之。近年以來，籌辦軍政，殖民事項，用款日繁，歲入之數不敷支應，而不敷之款，隨時由議院

設法籌補，燕國民樂於輸將，國家不憂匱乏，此上下休戚相關之效，故非各國所能並駕也。並觀國家銀行，勢力雖厚，幾欲統各國銀行胥入範圍之內。銀行者，全國之府庫也，公家所入與民間所積之數，皆於銀行儲之，至全國之資財聚於銀行。凡利於國家，利於國民者，銀行皆從而利之，純從遠大著想，不與小民爭利，其全國之利，賴銀行，銀行之維繫全國，幾有固結而莫解者。至於徵稅宗旨，皆從來源入手，亦其國人性質使然。意謂來源口裕，稅項日增，若銷場稅，過度稅皆處於來源之後，而皆可寬免者也。其最著者，則有遺產稅，每年約得金三千二百餘萬鎊，營業稅每年亦得金三千三百九十餘萬鎊，又有進口稅，以煙酒為大宗，每年約收金二千九百餘萬鎊以上，三項約得金一百兆鎊，其餘印花稅、地稅、房屋稅、郵電及各項雜件，約收五千餘萬鎊，統計每年約收金一百五十餘兆鎊，而全國不以爲怨，反以得納稅款爲榮。是又關於國民進化之優，有非可強而致者，此英國財政之情形也。二月，行抵法國。該國國家銀行，在歐洲大陸可稱巨擘，其現存金幣有八千餘萬兆佛郎，實爲各國銀行存金最多之數。蓋其人民商賈工所，深信國家銀行所得資財，除日用必需外，苟有盈餘，無論多寡，皆存銀行，以故積金最鉅。其造幣廠，仍隨時鼓鑄，日出不窮，且通行義奧比等國，與其國幣並用。上年英國銀行以商務阻滯，周轉較難，惟法國銀行能出鉅款爲之助力，有非各國銀行所能及者。惟法爲民主之國，而政黨民黨各執一見，凡國家籌款，時有官民齟齬，不相浹洽情事。綜計法國歲入亦復不敷，現議徵收進款稅，以資補助，此法國財政之情形也。是月，由法行抵義國。查該國財政，向來入不敷出，近三十年來，極力振興農務，日見發達，計輸出之品，以蠶絲酒果糧食爲大宗。凡各國上項出產之所不足者，皆取給於義國，實爲致富之源。現在各國經營政策不遺餘力，皆有人不敷出之患，獨義以農務富國，而國用自充。計所歷各國中，能足以自給者，惟義一國而已，此義國財政之情形也。旋由義行抵奧國，該國財政，所有租稅等項辦法，與各國大致相同，而皆有不足之慮。獨其法良意美者，則惟郵政儲金一事，其意在爲民藏富，而卽以積纖成鉅之款，利益國家。考其所存之數目，自一錢數分以上，皆可購買郵券，以爲儲蓄。此項存金各戶籍，計有八百餘萬之多，每戶籍多寡之數不等，實爲各國儲蓄銀行所不及者，良由奧國郵政與銀行相表裏，同心合作，故使民與利國相資，此奧國財政之情形也。閏二月，行抵德國。德爲聯邦新造之國，全國稅則皆通行無阻，初無疆域之分。考其稅款大宗，以進口稅爲最，卽如漢堡一埠，整頓稅務，興旺市場，該處稅收每

年約有五百兆馬克之鉅。由於轉輸出入之品日見繁多，而其相機酌定稅則，亦復完善，故其效爲最著。其國中徵稅各項，除普通額稅外，有營業、進款、餘利等稅，與英之進款稅辦法略同。此項稅收，每歲所入亦復不貲。又有鐵路餘利一項，每年約入一百兆馬克。該國經營路政，極爲注意，故其進款亦較他國爲優，此德國財政之情形也。是月，行抵俄國，該國地居寒帶，領土最廣，出產亦饒，計歲入額款有二十四百餘兆盧布，若無額外急需，可供支應。前年與日本戰事竣後，全國安謐，尙無拮据形狀，其國力之厚，於此可見。現在庫存金幣一千二百餘兆盧布，爲各國國庫存金最多之數。倘遇有國用不敷，多借用法款，積至九百餘兆盧布，然庫存既多，法亦願假以鉅款，而造幣廠仍鼓鑄金銀各幣，以時增添。並於造幣廠內設置紙廠，凡國家所用紙張，自紙幣、郵票以及契據、車票、文卷、冊籍、單據等項，皆由廠自造，以爲公家統一製造之權，此俄國財政之情形也。三月，行抵比國。比立國最晚，經歐洲公認，獨立後，領土無多，治理較易。其地距法最近，理財政策取資於法，而尤以農工商三項爲重。迭經度支部大臣與各大臣導觀銀行、機廠、商會、植物園等處，知其講求上項辦法，最爲精審。現在農工商兩項成績品物輸出極繁，實爲全國歲入鉅款。其國家又從而鼓勵之，蓋比國情形，初不必以軍事爲急，故能專力於農工商各務，是以呈效輕捷，而國家生財之道，即在於此，此比國財政之情形也。綜觀各國其現在情形與經營宗旨，雖各有不同，而由其效果以窺其規劃，則大端仍復相合。臣謹參觀比類，考其原因，徵諸成績，而得其收效之重要大端。請更進而言之。一曰公債：國家資財之所自出，要皆取給於民，然多取焉則虐矣，至於債，則借而非取也。各國公債盛行，良由國家銀行，皆收入債票以爲準備金，故各銀行即視爲現款，小民遂視債票爲私產，無事時則藉息以養生，有事時則售票而得本，固由代售股票公司之機關，亦由國家自取債票，益以堅民之信，而全國流通之理，即在此矣。一曰畫一幣制：各國於生金、生銀、生銅三品，皆視爲貨，貨有貴賤，而幣無貴賤也。以銅幣準銀幣而價如故，以銀幣準金幣而價仍如故，若生金生銀之價值，皆不與焉。且幣制非爲一國而設，又必須與各國之幣制互相比較，以期大致一律，預防外人操縱，則彼此來往不致有盈絀之患。一曰定虛金本位：凡金不足者，其本位必先預定，使銀幣銅幣皆成附屬，而銀幣銅幣之價，即由此而定。苟本位不定，價值紛歧，而徵收稅課點吏因而舞弊，小民不免受累。其商家之土貨輸出者，又須俟匯回本金之時，始知有無盈虧，外貨輸入者，其售出之時期，又視匯價以爲漲落，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七五六

爲政治商業之損害。近來用金而並無存金之國，其與他國通商者，莫不定虛金本位，然後國家之出入有常，庶政之施行不窒，商業之操縱有準，農工之發達可期。一曰造幣：幣爲國家獨有之利，既有利，則私鑄私印者起，故各國巡警偵探，隨時嚴查，蓋幣貴貨賤。凡生金生銀生銅三品，無論成色，皆視幣價爲低，民間之生金生銀自相率而聚於造幣廠。而又設交換各國大小幣處所，使外人之入境者，必須將各國之幣盡易本國之幣，而滙費又從而取盈焉，此國家造幣之大利也。一曰修改稅則：各國訂立稅約，皆有年限。其預定年限之期，必先計畫，訂約期內凡已所缺乏者，則稅則從輕，凡已所盈餘者，則稅皆從重。使民間藉外貨以自給，而土貨不因外貨而滯銷，因時損益，得自保其利權。又歐洲列邦，近年經營軍政民政，用款日增，大都入不敷出，因有加稅之舉。無論鉅細各款，不難臨時籌集，此蓋由稅則自有主權，得以相機而進退之。至其所以能進退之原因，則惟以年限爲修改地步，以修改爲加稅地步而已。一曰保護民間財產：各國徵稅寄重，而民皆樂之，良以小民擁有資財，深虞攘奪，而無力自爲防範，有官以保護之，乃能專心致志以自營其業。其稅課或什一焉，或倍蓰焉，若相忘也，蓋以己之資財，由保護而積，非經營之力也。各國於民事訴訟法、商法，大率主護產居多，至於裁判巡警各官，其於保護財產尤爲加意，此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一曰國有營業：凡銀行、輪、路、郵、電、農、鑛、鹽、煙、酒、糖、印刷各項，多屬國家自辦。其所支出，分別成本經營兩項，不視行政經費之消耗品，其經理員不論官民，純以商人性質相待，但綜其預算決算，責成其營業之得利與否而已。有官獨辦者，有官商合辦者，有官辦商附者，有商辦官助者，有舉內債者，有借外債者。大率經營開創，遺大投艱，非官力不爲功，其合辦者祇分餘利，而於政治上之牽涉，概不與焉，蓋國有經營之性質固如此也。以上七項，皆經營財政最重要點，爲現在各國惟一之辦法。臣猥膺使節，仰體朝廷參考列強之意，因舉其現辦之情形，暨共同之大旨，確切臚陳，用備聖明採擇。臣愚尤有進者，各國所辦各項財政，收效甚速，而我國獨遲。夫我國人民未必貧於他國人民也，所異者，他國人民願出其資財以投之公家，公家藉其資財以利其人民耳。方今預備立憲，民智日開，國債之深，國用之乏，昭然與天下相見。凡我國民漸非故見自封，已日有愛國急公之念，伏願皇上於理財各項要政，取列強之成法，合臣庶爲一心，我國財政進步之機，端在於是，此尤臣所惓惓於心，而不敢緘默者也。所有徵臣考察各國財政情形緣由，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一四六。

## 二十五日（二月四日） 革命黨人黃興自港致書宮崎寅藏，請速招軍事人才來援。

革命黨人黃興應同盟會南方支部之邀，赴港策劃廣州新軍反正，於本月十三日自日本啟程，十九日抵香港，趙聲亦自南洋至港。黃興抵港，與胡漢民等計議後，深覺軍事人才不敷應用，因致函宮崎寅藏，請其急由東京徵聘軍事幹部來援。書曰：

「滔天先生閣下：弟於一月二十三日（按即農曆十二月十三日）由東京起程，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抵香港。倉卒中未暇函告，至歉，至歉！茲者革命軍不日大起，人才缺乏，乞速招集步砲工佐尉官多名前來助援，不勝感禱！其旅費至時當電寄二千元。中山或由橫濱經過，亦未可知。來時望密爲探知，以便東京方面事就商妥帖。其佐尉官則必先期火速催其上路，至要，至要！匆匆即請俠安！弟黃興頓首，西二月四日。再者：小兒一歐請飭借定平君等同來。外電碼一冊，如用時即照發。」（註一）

## 清廷准核資政院內附設速記學堂，並命各省遵行。

本日，清廷准資政院所奏在該院附設速記學堂，並通咨各省遵行，諭令如左：

「資政院奏，東西各國，於普通文字之外，另有速記文字，以爲記錄口說之用。中國語音單簡，而文字又極繁重，若不另製速記符號，則傳寫必至竭蹶，現擬就臣院內附設速記學堂，擬定章程，分期教授，並通咨各省一體遵行，依議行。」（註二）

## 俄使廓索維慈照會清廷外務部抗議中美錦瓊鐵路借款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五八

俄使廓索維慈 (I. J. Korostovets) 於二十三日與本日，先後照會外務部，抗議中美錦瓊鐵路借款一事，聲明未與俄國商酌以前，不得訂定，其照會如左：

一、二十三日之照會：

「爲照會事，昨與貴大臣面談，欲令本國幫助錦瓊建築之事，當即電詢本國，茲得覆電如下：

俄國政府對於此事，視爲非常鄭重，必須細加研索，故目下無可答覆。

俄國出使大臣可親告外務部如下：

俄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錦瓊鐵路之事，非先與俄國商議，萬勿從事，不然則兩國邦交，諸多窒礙云，須至照會者。」（註三）

二、本日之照會：

「爲照會事，頃接得本國政府於錦瓊鐵路之事，照會如下：

俄國出使大臣，業經接得本國政府對於美國錦瓊鐵路之議，曾經電覆美國如下：

美國既邀俄國與聞錦瓊鐵道之事，並允俄國可再思答覆。俄國意見，以爲事前既未知照俄國，故俄國於此事業不欲與聞，美國不免誤會，請將此借款停止。俄國希望：凡事未先與俄國商議，勿行定奪云云。本大臣今將來電鈔送貴部，並知照，事前如未與俄國商量，勿冒險定局云云。須至照會者。」（註四）

附錄：俄使廓索維慈致慶親王書（註五）

敬啓者，本大臣曾經面談，並照會貴部，錦瓊鐵路之事。茲據政府訓示，反對美國滿鐵中立之議，茲將來文鈔錄奉上，此請崇安。附鈔件：

美國囑詢建造錦瓊鐵路之舉，俄國政府切實聲言，此舉於俄國利益有非常關繫。此路若成，非但接連北滿鐵路之南端，並且在瓊瑯實與俄國邊界相接，直使軍務警務大受影響，而使滿洲鐵路所通東蒙古、北滿洲情形改變，故此事必須詳細查詢，始能定見。倘使俄人不知其詳，萬不可行，俄政府對於此事甚爲審慎，故所有計畫，應先爲知

照，俟俄國鄭重審定以後，自應將該路應如何建造情形早爲答覆。至於以後凡在滿洲中國欲借款造路，第一應先商知於俄國，俟俄國察視有礙俄國或北滿洲軍警兩界否，再行將該路如何建造之處，持平辦理，定見施行云云。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頁一八。

註二：「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四七。

註四：同註三，頁四八。

註五：同註三，頁四八。

## 二十六日（二月五日） 革命黨人譚人鳳由日抵港，參與策劃廣州新軍反正事宜。

革命黨人譚人鳳應同盟會南方支部之電邀赴港，與黃興等人共同計畫廣州新軍起事事宜。

初，南方支部之電邀黃興赴港時，亦曾邀譚人鳳君偕行。黃興行色匆匆，因電人鳳趕至神戶相晤，藉便偕行，詎人鳳因不懂日語，恐途中不便，又復誤解電意，以爲只要其來商洽要事，因僅委托代理人至神戶，以是未能同行。適黃興由鈴木久五郎處借錢時，雖書就二千元之借據，當時實只收五百元，因於途中致函萱野，請其轉告鈴木將餘款交由人鳳帶來，以是又延遲數日，於本日始行到達。人鳳即住南方支部中，共同計畫起事事宜。（註一）

## 清外務部奏陳購回英商所辦安徽銅官山礦務。

中英有關安徽銅官山礦權之糾紛，自光緒三十一年起，至本年止，交涉四年之久，中國終以五萬二千磅購回礦權，而結束此案。本日，外務部奏陳購回該礦之經過，原摺略稱：

「光緒三十年間，英商凱約翰，與皖撫議訂開辦銅官山礦務，經臣部改定合同。嗣皖省官紳以逾限未辦，堅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六〇

作廢，英商執意不允，爭持經歲，枝節橫生。伏查此案，英商凱約翰以並未逾限，不認作廢，令礦師麥奎，強踞礦山，造房修路，歷由英國使臣照會臣部，聲稱英商不能停辦，若由中國購回，則須英金四十萬鎊，迨凱約翰到京，經臣等派員商減，仍索至二十七萬五千鎊。臣等以該省官紳，竭力與爭，誓不讓辦，英使又迭奉政府命令，來相催結，勢不能不籌一了結辦法，電商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均以收回爲然。遂由臣部於本年五月間，照會英使，略稱中英邦交敦篤，凱約翰經營此事，其招僱礦師，安置機器，建造房屋，修治路工，連原繳之報効五萬元，所費實屬不資。現擬津貼該商五萬鎊，以補從前用費，一經議定，所有銅官山之房屋機器，均歸中國，與英商無涉，原定合同，亦即作廢。詎凱約翰以爲數相去甚鉅，不肯照允，悻悻回國，暫行輟議。逮十月間，英使照稱，英商加派工人，再行開工，有鐵礦二萬墩，請飭蕪湖關護給准單出口。當經臣部切實駁阻，乃該使迭來臣部晤商，迄以時日愈久，愈難了結爲言。臣等堅持原議，反復辯論兩月之久，雖該使於所索之價，逐漸減縮，然臣等迄未加添，爭到盡頭，始增給英金二千鎊。該使亦即允從，惟稱欲顧全中英交誼，祇得勉強照辦，此款須從速交付，不能再延時期。竊維此案自三十一年四月起，至今四年之久，彼此互持，各不相讓，英商執守成約，據定礦山，要索鉅款，不償奢願不止，皖省京外官紳，則挾全力以爭，逾限應廢之說，始終不移，邦交輿情，兩相關礙，英朱使既允以五萬二千鎊，作爲了結，自可照此定議，以清宿案。如蒙俞允，應請飭下安徽巡撫，將此款從速籌備，如數撥交臣部照付，並由臣部與英使互換照會，聲明英商所佔銅官礦地，暨一切機器房產，均交還中國，原訂合同，全行作廢，原繳報効，不再退還，以免再有糾葛。」奉硃批：「依議欽此。」（註二）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一。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一期，記載第一，頁十三。

## 二十七日（二月六日） 清廷令頒地方議會章程。

憲政編查館奏呈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及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本日，清廷諭令民政部會同各督撫飭地方官切實施行。諭令如左：

「本日憲政編查館奏，覆核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並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繕單呈覽。摺。朕詳加披覽，尙屬周妥，府廳州縣各官，爲國家親民之吏，兼爲執行上級自治之職。此次所定章程，與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相輔而行。即著民政部，會同各督撫，按照定章，督飭各該地方官，切實施行。各該地方紳民，於自治事宜，休戚相關，尤當恪守範圍，公同協議，務期官民交勉，治理日隆，用副朝廷實行憲政，樂利同民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註一）

### 憲政編查館所奏定「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內容如左：

####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本章程所稱府廳州縣者，指左列各地方而言：一府之直轄地方；二直隸廳；三廳；四直隸州；五州；六縣。

第二條 府廳州縣自治區域，各以該府廳州縣行政區域爲準。府廳州縣行政區域有更改時，自治區域一併更改。

第三條 府廳州縣自治事宜如左：

- 一 地方公益事務，關於府廳州縣全體或爲城鎮鄉所不能擔任者；
- 二 國家行政或地方行政事務以法律或命令委任自治職辦理者。

第四條 府廳州縣自治職如下：一 府廳州縣議事會及參事會，掌議決自治事宜；一 府廳州縣長官掌執行自治事宜。

第五條 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自治職，有照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第十條合併設置者，該府廳州縣議事會及參事會亦得合併設置。前項合併設置，以該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之協議，由該管地方官，會同申請督撫酌奪，咨送民政部核定。府廳州縣議事會及參事會合併設置者，除本章程規定外，其分股細則另行規定。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章 府廳州縣議會

第一節 編制及選任

第六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員額，以所屬地方人口之總數為準，總數二十萬以下者，以三十名爲定額，自以上每加人口二萬，得增設議員一名，至多以六十名爲限。其照本章程第五條合併設置之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員額，以合併地方人口之總數爲準，總數三十萬以下者，以三十名爲定額，其遞增之率，照前條規定辦理，但至多以一百名爲限。

第七條 府廳州縣議員額數分配，所屬各選舉區之法以各選舉區人口之多寡爲準。

第八條 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選民，有選舉城鎮鄉自治職員之權者，除左列人等外有選舉府廳州縣議員之權：

一 現任本府廳州縣官吏者；

二 現充本府廳州縣巡警者。

第九條 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選民，有選舉府廳州縣議員之權者，除小學堂教員外，得被選舉爲府廳州縣議員。

第十條 城鎮鄉居民以不具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資格，不得爲選民者，若居本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接續至三年以上，亦得選舉府廳州縣議員及被選舉爲府廳州縣議員。

第十一條 議員以合被選舉資格者，由有選舉權者選任之。選舉事宜照另定選舉章程辦理。議事會議員不得同時兼任諮議局議員，或該參事會參事員。及城鎮鄉議事會議員城鎮董事會職員或鄉董鄉佐；父子兄弟不得同時任爲議員，若同時當選者，以子避父，以弟避兄。

第十二條 凡被選舉爲府廳州縣議員者，非有左列事由之一，不得謝絕當選，亦不得於任期內告退：

- 一 確有疾病不能常任職務者；
- 二 確有他業不能常居境內者；
- 三 年滿六十歲以上者；

四 連任至三次以上者；

五 其他事由特經府廳州縣議事會允准者。

第十三條 無前條所列事由之一，而謝絕或告退者，得以府廳州縣議事會之議決，於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停止其選舉權。

第十四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各設議長一名，副議長一名，均由議員用無名單記法互選，其細則由議事會擬訂，呈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核定。

第十五條 議員及議長副議長均以三年為任期，任滿改選。

第十六條 議員及議長副議長任滿，再被選者，均得連任。

第十七條 議員因事出缺，至逾定額三分之一者，應即補選。

第十八條 議長因事出缺，以副議長補之，副議長因事出缺，應即補選。

第十九條 補缺各員，其任期以補足前任未滿之期為限。

第二十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得設文牘、庶務等員，由議長副議長遴選員派充。

#### 第二節 職任權限

第二十一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應行議決事件如左：

- 一 本府廳州縣自治經費歲出入預算事件；
- 二 本府廳州縣自治經費歲出入決算事件；
- 三 本府廳州縣自治經費籌集方法；
- 四 本府廳州縣自治經費處理方法；
- 五 城鎮鄉議事會應議決而不能議決之事件；
- 六 其餘依據法令屬於議事會權限內之事件。

第二十二條 議事會應行議決事件，得由該議事會委託參事會代為議決。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條 議事會遇有官府諮詢事件，應臚陳所見，隨時申覆。

第二十四條 議事會於地方公益事宜，得條陳所見，呈候官府核辦。

### 第三節 會議

第二十五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會議，每年一次，以九月爲會期，每會期以一個月爲限，限滿議未竣者，得展會十日以內，如有臨時應議事件，得開臨時會議，其會期以十日爲限。

第二十六條 議事會之召集及其開會閉會展會事宜，府廳州縣長官掌之。凡召集之期，距開會之期，須在十五日以外，但臨時會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每屆會議，應由府廳州縣長官將本屆應議事件，距開會十日以前，通知議事會議員，但臨時會議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會議時議長如有事故，以副議長代理，若副議長並有事故，由議員中公推臨時議長代理。

第二十九條 會議非有議員半數以上到會，不得議決。

第三十條 凡議事可否，以到會議員過半數之所決爲準，若可否同數，則取決於議長。

第三十一條 會議時府廳州縣長官或所派委員及參事會參事員，均得到會陳述所見，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三十二條 凡會議不禁旁聽，其有左列事由經本會議決者，不在此限：

一 府廳州縣長官特令禁止者；

二 議長副議長或議員五名以上提議禁止者。

第三十三條 會議事件有關係議長副議長及議員本身或其父母兄弟妻子者，該員不得與議。議長副議長如有前項事由，照第二十八條辦理，議員半數以上，有前項事由因不能議決者，得將該件移交參事會代爲議決。

第三十四條 會議時，議員有不守本章程及議事規則者，議長得止其發議，違者得令退出，因而紊亂議場秩序，致不能會議者，議長得令暫時停議。

第三十五條 旁聽人有不守規則者，議長得令其退出。

第三十六條 每屆會議完畢後，應由議長副議長將本屆議事錄會同議員二名以上署名，報告府廳州縣長官。

第三十七條 議事規則及旁聽規則，由議事會擬訂，呈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核定。

### 第三章 府廳州縣參事會

#### 第一節 編制及選任

第三十八條 府廳州縣參事會，各以該府廳州縣長官爲會長。其照本章程第五條合併設置之府廳州縣參事會，以該長官內官尊者爲會長，餘爲副會長。官同，則先資深者；資同，則先年長者；年同，則以抽籤定之。

第三十九條 參事會參事員，由議事會於議員中互選任之，參事員以該議事會議員十分之二爲額，議事會選舉前項參事員時，應於參事員外，另行互選候補參事員，如參事員之數，本條互選細則，照第十四條規定。

第四十條 議事會議員改選時，參事員及候補參事員亦一律改選，參事員任滿，再被選者，得行連任。

第四十一條 參事會參事員，不得同時兼任諮議局議員，或該議事會及城鎮鄉議事會議員，城鎮董事會職員，或鄉董鄉佐、父子兄弟不得同時任爲參事員，片同時當選者，照第十一條第四項辦理。

第四十二條 參事員因事出缺時，以候補參事員補充，其補充之次序，以選舉先後爲先後，同時選舉則以得票多寡爲先後，票同則先年長者，年同則以抽籤定之，若候補參事員無人或不敷補充時，應即選補。

第四十三條 補缺參事員之任期，照第十九條辦理。

第四十四條 府廳州縣參事會，得設文牘、庶務等員，由府廳州縣長官遴員派充。

#### 第二節 職任權限

第四十五條 府廳州縣參事會，應辦事件如左：

- 一 議決議事會議決事件之執行方法及其次第；
- 二 議決議事會委託本會代議事件；
- 三 議決府廳州縣長官交本會代議事會議決之事件；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 四 審查府廳州縣長官提交議事會之議案；
  - 五 議決本府廳州縣全體訴訟及其和解事件；
  - 六 公斷和解城鎮鄉自治之權限爭議事件；
  - 七 其餘依據法令屬於參事會權限內之事件。
- 第四十六條 參事會得於參事員中選舉委員若干人，檢查府廳州縣自治經費收支賬目。爲前項檢查時，應由府廳州縣長官或所派委員會同辦理。

第四十七條 本章程第二十三、二十四條之規定，參事會準用之。

### 第三節 會議

第四十八條 府廳州縣參事會，每月會議一次，其有特別事由，經府廳州縣長官召集，或參事員半數以上之請求者，得隨時開會。參事會開會期限，由長官定之。

第四十九條 參事會會議禁止旁聽。

第五十條 會議時，非會長及參事員半數以上到會，不得議決。議決方法照第二十九條辦理。議決第四十五條第三款事件時，會長不列議決之數。

第五十一條 會議時，府廳州縣長官所派委員及議事會議員，得到會陳述所見，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五十二條 每屆會議議事錄，由會長及參事員二名以上署名存案。

第五十三條 本章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府廳州縣參事會準用之，若會員因而不及半數時，府廳州縣長官得以候補參事員，與本事件無關係者，照第四十二條規定之次序，臨時補充，仍不及半數時，得就府廳州縣議員中與本事件無關係者，指定若干人，臨時補充。

## 第四章 府廳州縣自治行政

### 第一節 府廳州縣長官

第五十四條 府廳州縣長官，代表府廳州縣。



第五十五條

府廳州縣長官，應辦事件如左：

- 一 執行府廳州縣議事會或參事會議決之事件；
- 二 提交議案於府廳州縣議事會或參事會；
- 三 掌管一切公牘文件；

四 其餘依據法令屬於府廳州縣長官職權內之事件。

第五十六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或參事會之議決及選舉，如有逾越權限或違背法令者，該管長官得說明原委事由，即行撤銷或將其議決事件交令覆議，若仍執前議，得撤銷之。若議事會或參事會不服前項之撤銷者，得呈請行政審判衙門處理。行政審判衙門，未經設立以前，暫由各省會議廳處理之。

第五十七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或參事會，於府廳州縣之收支爲不適當之議決，或議決事件有碍公益者，長官得說明原委事由，交議事會或參事會覆議。前項覆議事件，若議事會或參事會仍執前議，長官得呈請督撫核辦。

第五十八條

府廳州縣長官得令府廳州縣議事會停止會議，其停會日期以十日爲限。

第五十九條

府廳州縣長官遇議事會，不赴召集或不能成立，或遇緊急事件不及召集議事會時，得將該事件交參事會代議。議事會於應行議決之事件，不能議決或閉會期屆尚未議決者，亦同。

第六十條

府廳州縣長官遇參事會不赴召集或不能成立時，得將該事件申請督撫核准施行。參事會於應行議決之事件，不能議決者，亦同。

第六十一條

前兩條事件，府廳州縣長官應於下次議事會或參事會開會時，分別聲明。議事會或參事會，若以長官辦法爲不當者，得呈請督撫核辦，或行政審判衙門處理。

第六十二條

府廳州縣長官提交議案於議事會時，應先將該議案交參事會審查，若參事會與長官意見不同，應將其意見附列議案之後，提交議事會。

第六十三條

府廳州縣長官，得將其職權內事務之一部，委任城鎮董事會鄉董鄉佐代行。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六八

## 第二節 自治委員

第六十四條 府廳州縣得置自治委員若干人，輔佐長官執行自治事宜。

第六十五條 自治委員額任期規則，由府廳州縣長官擬訂，經議事會之議決，申請督撫核定，並咨報民政部存案。

第六十六條 自治委員之進退，該長官掌之。自治委員之掌收支及經理公款公產者，必須身家殷實，操守廉潔，非經議事會或參事會之保證，不得任用。

第六十七條 府廳州縣自治委員，承府廳州縣長官之命，辦理各該管事宜。

第六十八條 府廳州縣長官，監督自治委員，如有過失，得依情節輕重，分別處分如左：

一 申飭；

二 罰薪十日以上兩月以下；

三 撤差。

第六十九條 凡受前條第三款處分者，二年以內不得充府廳州縣自治委員，亦不得充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及參事會參事員。

第七十條 府廳州縣長官得以議事會之議決，申請督撫核准，於自治委員外，增設臨時委員，其員額任期及選任規則照第六十五條辦理。

第七十一條 府廳州縣辦事細則，由該長官定之。

## 第三節 薪水及公費

第七十二條 府廳州縣自治委員及議事會參事會文牘、庶務等員之薪水公費，經議事會議決，由該長官定之。

第七十三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參事會參事員及臨時委員，均不支薪水，但給相當之公費。前項公費數目及支給規則，經議事會議決，由該長官申請督撫核定。

## 第五章 府廳州縣財政

第一節 自治經費

第七十四條 府廳州縣自治經費，以左列各款之收入充之：

一 府廳州縣公款公產；

二 府廳州縣地方稅；

三 公費及使用費；

四 因重要事故臨時募集之公債。

第七十五條 府廳州縣公款公產，以向歸府廳州縣全體公有，不分屬於城鎮鄉者爲限。

第七十六條 公款公產之內，有係私家捐助，當經指定作爲辦理某事之用者，不得移作他用，其指定辦理之事業，以法令變更或廢止者，不在此限。

第七十七條 府廳州縣地方稅徵收賦課事項，按照地方稅章程辦理。地方稅章程，由度支部另行釐訂，奏定施行。

第七十八條 地方稅章程未經施行以前，凡按照現制，爲府廳州縣所應行負擔者，照舊辦理。

第七十九條 府廳州縣於依據法令應行辦理之事，有關係個人利益者，得向該關係人徵收公費。

第八十條 凡使用府廳州縣公共營造物或其他公產者，府廳州縣得向該使用人徵收使用費。

第八十一條 公費及使用費徵收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設徵收細則，經議事會之議決，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核定，並咨報民政部、度支部存案。

第八十二條 府廳州縣遇有左列各款事由，得募集公債：

一 爲府廳州縣永遠利益；

一 爲救濟災變；

一 爲償還負債，前項募集經議事會之議決，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核准，並咨報民政部、度支部存案。關於募集方法、利息定率及償還期限各事項，照前項辦理。

第八十三條 府廳州縣爲籌備預算內之支出，得募集短期公債。前項募集並關於募集方法利息定率及償還期限各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六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〇

項，經議事會之議決，由府廳州縣長官申報督撫存案。

## 第二節 預算及決算

第八十四條 府廳州縣長官，每年應預計明年出入，編成預算，於議事會開會之始，提交該會議決。

第八十五條 府廳州縣會計年度，以國家會計年度爲準，其國家會計年度未定以前，按照舊例辦理。

第八十六條 府廳州縣長官提交預算時，應附加按語，連同上年度預算，彙交議事會。

第八十七條 以府廳州縣經費辦理之事件，其事業非一年所能完竣，或其費用非一年所能籌撥者，得以議事會之議決，預定年限設繼續費。

第八十八條 預算除正額外，得設預備費，以備預算不敷，及預算外之支出，但不得以充議事會所否決事件之用。

第八十九條 預算議決之後，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核准，咨報民政部、度支部存案，並於本地方榜示公衆。

第九十條 府廳州縣經議事會之議決，得設特別會計。

第九十一條 府廳州縣長官，每年應將上年出入編成決算，連同收支細賬，於議事會開會期內，提交該會議決。

第九十二條 決算議決後，由該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咨報民政部、度支部存案，並於本地方榜示公衆。

第九十三條 預算決算程式及其餘關於收支之重要規則，由民政部會同度支部釐定通行。

## 第六章 府廳州縣自治監督

第九十四條 府廳州縣自治，由本省督撫監督之，仍受成於民政部，其關係各部所管事務，並受成於各部。

第九十五條 前條監督之官府，得令該府廳州縣呈報辦事情形，並得隨時調閱公牘文件，檢查收支賬目。

第九十六條 監督事項照本章程所定各條辦理。

第九十七條 監督官府如以府廳州縣之預算爲不適當者，得減削之。

第九十八條 督撫遇有不得已情節，得咨請民政部，解散府廳州縣議事會。議事會解散後，應於三個月以內改選，重行召集。前項重行召集時，其會期之長短，由府廳州縣長官申請督撫酌定之。

第九十九條 凡應經監督官府核准之事件，各該官府得於申請之範圍內，酌加改正，但不得與申請本意相反。

第二〇〇條 凡呈請行政審判衙門處理之事件，關於呈請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 第七章 文書程式

第二〇一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或參事會行文府廳州縣長官及監督官，府用呈。府廳州縣長官行文議事會或參事會，用照會，監督官府用節。議事會及參事會互相行文，及與諮議局互相行文，用知會。

第二〇二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參事會各備木質鈴記，由民政部核定式樣，通行督撫刊發。

#### 第八章 附 條

第二〇三條 本章程施行之期，遵照欽定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辦理。

第二〇四條 本章程如有增刪修改之處，得由議事會擬具條議，知會本省諮議局，由諮議局審查後，呈請督撫酌奪，咨送民政部核議奏明修改。

第二〇五條 本章程施行細則，由督撫酌定，仍咨報民政部存案。

#### 「府廳州縣合併自治職分股細則」之內容如左：

第一條 凡府廳州縣合併設置之自治職，若該府廳州縣財政因必須分割之故而分股辦理者，由該長官呈請督撫咨部核准施行。

第二條 依前項事由，該府廳州縣得於議事會及參事會內，各分設二股。

第三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分設二股時，以各該府廳州縣所選之議事會議員，充各該股員。

第四條 凡屬於府廳州縣議事會權限之事件，某項應經合併議會議決，某項應經各該分股議決，先由合併議事會呈該管長官，申請督撫核准，並咨部存案。

第五條 參事會之各股，以各該府廳州縣長官為該股會長，各該參事員為該股參事員。

第六條 凡屬於府廳州縣參事會權限之事件，某項應經合併參事會議決，某項應經各該分股議決，先由合併參事會呈由該管長官，申請督撫核准，並咨部存案。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二

第七條 府廳州縣收支經費分配於各該股時，由合併議事會議決，呈由該管長官，申請督撫核准，並咨部存案。

第八條 會議第四、第六、第七各條事件時，非合併議事會議員五分之四以上到會，不得開議。

第九條 各該股議事會解散之時，各該股議事員同時解散合併議事會議員之職。

第十條 其向歸該府廳州縣分辦或合辦之事件與章程不相觸背者，得照舊辦理。

第十一條 除本細則所規定外，其餘均照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辦理。（註二）

### 「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之內容如左：

第一條 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於各選舉區選舉之。

第二條 選舉區以本府廳州縣所屬城鎮鄉之區域為準。府廳州縣長官得以議事會之議決，申請督撫核准，合併

二鄉以上之區域，作為一選舉區。

第三條 各選舉區應舉議員額數，由府廳州縣長官按照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第七條酌定，申請督撫核准。

第四條 選舉日期，府廳州縣長官定之。

第五條 每屆選舉，府廳州縣長官應先期出選舉告示，載明左列各款，頒發各選舉區：

一 選舉區分劃；

二 各選舉區應舉議員額數；

三 選舉日期頒發前項選舉告示，在應另造選舉人名冊時，至少須於選舉期八十日以前行之，若毋庸另造時，至少須於二十日以前行之。

第六條 選舉事宜，城鎮由總董，鄉由鄉董管理之，若二鄉以上合為一選舉區者，由府廳州縣長官於各該鄉董內，派定一人管理之。

第七條 城鎮總董鄉董編造現在選舉人名冊，按名記載姓名年歲籍貫住居年限及完納稅捐年額，於選舉期日五

十日以前，一律告成，存放自治公所宣示公衆，若二鄉以上合爲一選舉區者，由各該鄉董移送管理選舉之鄉董宣示之。

第八條 宣示選舉人名冊，以二十日爲期，若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准於宣示期內，取具憑證，聲請城鎮總董鄉董更正，逾限不得再請。城鎮總董鄉董據前項聲請，應即日知會府廳州縣參事會公斷。

第九條 參事會自接到前條知會之日起，應於十日以內斷定准否，若斷定准其更正者，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一律更正，卽爲確定。

第十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保存之，自確定之日起，一年以內，若有改選補選，所有選舉人及被選舉人，仍以該冊爲準。

第十一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應分備副本，由府廳州縣長官申報督撫存案，並交各投票所及開票所各一分備查。

第十二條 投票所分設於各選舉區，其選舉區較大者，得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劃定地段，分設投票所若干處。

第十三條 投票所所在地，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定之。

第十四條 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應按照各投票所投票人數，分別造具投票簿，並按照定式製成選舉票及投票匭，於選舉日期十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投票簿應記載投票人姓名年歲籍貫及住所。

第十五條 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屆選舉日期，應親蒞投票所監察之，其投票所有二處以上者，呈請府廳州縣長官，派員分蒞監察之。

第十六條 投票所之啓閉，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掌之，其啓閉時刻以午前八時至午後六時爲準。

第十七條 投票人以列名各該投票所之投票簿者爲限。

第十八條 投票人屆選舉日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不得請人代理，其照章特許者，不在此限。但投票時，應將代理憑證，向城鎮總董管理選舉監察之鄉董，或另派之監察員呈驗。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四

第十九條 投票人應在投票簿所載本人姓名項下簽字畢，方准領選舉票。

第二十條 投票人每名祇准領選舉票一頁。

第二十一條 投票用無名單記法行之。投票人得於選舉票附記格內，註明所選舉人官銜職業住所等項，此外不得夾寫他語。

第二十二條 投票人於投票所內除關於投票事宜，得與有關選舉之職員問答外，不得涉及他事，並不得與他人接談。投票人投票畢，應即退出不得逗留窺視。

第二十三條 投票人倘有頂替及違背定章等事，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或另派之監察員，得令退出。

第二十四條 投票所除有關選舉之職員及投票人外，他人不得闖入。

第二十五條 投票完畢後，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將始末情形，造具報告書，連同投票廳，於翌日移送開票所，並呈報府廳州縣長官。

第二十六條 投票所自投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以內，一律裁撤。

第二十七條 開票所設於各選舉區之城鎮鄉自治公所。

第二十八條 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於各投票區送齊之翌日，酌定開票日期時刻，先行榜示，屆時親蒞開票所，當衆檢點票數，即行開票。

第二十九條 開票時，准選舉人前往參觀，若人衆不能容時，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得限制人數。

第三十條 檢票時，應先將選舉票與投票簿對照，如有票數與名數不符，及放棄選舉權等事，應另冊記明。

第三十一條 凡選舉票無效者如左：

- 一 寫不依式者；
- 二 字跡不可認者；
- 三 不用投票所所發選舉票者；
- 四 選出之人不合被選舉資格者。

第三十二條 選舉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當選人名次以得票多寡爲先後。票數同者，以年長者列前，年同，則由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抽籤定之。

第三十三條 當選人確定後，城鎮總董管理選舉之鄉董，應將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日榜示，並造具清冊及始末情形報告書，連同選舉票紙，呈送府廳州縣長官，由長官通知各當選人。前項清冊及選舉票紙，於下屆選舉以前，由府廳州縣長官保存之。

第三十四條 當選人接到前條通知後，應自通知之日起，五日以內答覆應選，其逾限不覆者，作爲謝絕。

第三十五條 凡應選者，各府廳州縣長官給予執照，並呈報督撫，彙咨民政部存案。

第三十六條 凡左列各款爲選舉無效：

- 一 選舉人名冊有舞弊作偽情事，牽涉全數人員公斷確實者；
- 二 辦理選舉，不遵定章公斷確實者；
- 三 照章解散者。

第三十七條 凡左列各款爲當選無效：

- 一 謝絕；
- 二 告退；
- 三 身故；
- 四 被選舉資格不符斷定確實者；
- 五 當選票數不實斷定確實者；
- 六 當選後失其資格，斷定確實者；
- 七 受除名之處分者。

第三十八條 當選無效，如已給予執照，應令繳還，並將姓名及其緣由榜示。

第三十九條 每屆議員任滿或選舉無效時，應行改選議員，以當選無效出缺至定額三分之一時，應行補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六

第四十條 補選以當選最前列者，補任期未滿最長之缺，其餘以次遞推。

第四十一條 凡選舉人確認有左列各款情事者，得提起選舉爭議：

- 一 選舉人名冊有舞弊作偽情事，牽涉全數人員；
- 二 辦理選舉不遵定章；
- 三 被選舉資格不符；
- 四 當選票數不實；
- 五 當選後失其資格。

第四十二條 選舉爭議由選舉人申訴府廳州縣參事會公斷，不服前項之公斷者，得呈請諮議局公斷。

第四十三條 申訴除第四十一條第五款外，應自選舉之日起三十日以內爲限。

第四十四條 落選人員確信得票額數可以當選，而未經與選者，得照前二條辦理。

第四十五條 城鎮鄉自治選舉章程罰則，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準用之。

#### 附 條

第四十六條 本章程與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同時施行。

第四十七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應行增改者，照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第一百零四條辦理。（註三）

### 浙江台州因鹽商橫暴，激起民變。

浙江台州仙居縣，因鹽商不允將鹽零售，與鄉民結怨已久，本日晚，乃發生縱火焚燒鹽號事件。捕



兵誤以救火之人爲匪，放槍縱擊，遂激動衆怒，與兵丁反抗。

台州府憲聞仙居縣民變後，飭領兵勇到仙，鄉民愈恐，竭力備戰；官兵大肆殘殺，至翌年正月二日，鄉民被殺者達三十四人。（註四）

#### 附錄：台州土匪滋事記略（註五）

去臘二十七日，浙江臺州府仙居縣有土匪滋擾情事，茲將府縣各電彙錄於下，藉以見此事之始末。

仙居縣上各憲電，細察匪變起於倉猝，實緣鹽號積有釐金現洋六千元，臘月二十七，自臨灘解郡，本定投宿埠頭王鹽號，爲匪稔知，起意糾搶，該號催行，未經停宿，連夜解郡。是夜該匪知打劫撲空，大肆擾掠，縱火焚燒，防勇追捕，格斃兩匪。該匪於二十八、九兩日，大聚匪衆，蜂擁上張朱溪，乘虛劫營，傷斃弁勇多名，擄劫軍裝一空。朱溪一帶，山路崎嶇，離城遙遠，本係匪盜淵藪，居民獷悍，擄劫成風，一呼即聚，相率爲匪，就地向無錢當鉅商，惟鹽號資本較豐，久爲匪所覬覦，此次鹽號失事，實係匪類見財起意糾搶，此外別無辦理不善，乃黨同發端者，不揣其本，輒以事起鹽號，遽加民變之謠。查鹽斤既未加價，又未緝拿私販，何致激變。匪徒野蠻之性，一發不可復遏，沿村鼓動，愈聚愈衆，猝不及防，兵力莫能抵禦。既搶鹽號，復劫營哨，公然攻圍官軍，致斃弁勇十餘名。匪氣猖獗，一時謠風四起，人心大爲驚動，縣城空虛無兵，大有汲汲可危之勢。其時要路爲匪堵截，文報不通，知縣一面招集土兵，趕辦團防，一面催募民夫，迅馳告急，繞道潛行，除夕始達郡城。幸本府一日聞風，飭江管帶星夜開隊抵仙，親率幹勇數十人，深入重地，扼守朱溪，以當數千匪衆，奮勇支持兩晝夜，常統領大隊臨境，始克解圍，兩軍會合兜剿，該匪初猶恃衆迎敵，連日接仗，格斃悍匪多名，纔得擊散，逃竄山中，現於初七日督隊進山，搜捕餘匪平毀巢穴，地方業已安謐如常。

臺州府上撫憲電，仙匪倉猝糾搶，行跡詭秘，事前毫無風聲，臘月二十七晚失事，左西鄉埠頭王，距郡寫遠，西路爲匪所截，文報不通，營縣繞道送信，除夕始到。管帶向駐郡城，江管帶文光，先於二十九日聞謠，卽於是晚出隊云云。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七八

常統領上撫憲電，仙居匪警，榮清督隊往勦，馳抵朱溪，接仗情形，先後會同啓守電稟在案。初四晨，督率第一二四營兵隊，奮力攻剿，傷斃匪無數，擒斬九級，獲旗幟槍礮藥彈刀械多件，餘匪敗退，隨即追蹤進剿，謹先飛轉海門電聞。

臺州府上各憲電，仙匪經常統領撥調防軍，連日搜剿，斃匪九名，奪獲鎗票旗幟軍械多件，匪已敗退二十里，現仍進兵追緝。提標兩營，共兵三百名，今已到郡，商請先發二百名赴仙助剿，暫留一百名馳郡，以備各路緩急，緣臨太寧三邑防軍，前經統領調赴仙邑，地方空虛，溫屬有匪與黃太連界，邊防緊要，留此一百名，以免顧此失彼之虞。

按據上海各報紀載此事，頗與官場報告兩歧，大致則謂此事之起，由鹽號不允將鹽零售，鄉民結怨已久。及至二十七夜匪徒，縱火後久已，遠颺而飄，捕兵誤以救火之人爲匪，放槍縱擊，遂致激動衆怒，與兵丁反抗，及江文光督隊到仙，鄉民愈恐，竭力備戰，常統領率全軍到後，連殺鄉民十餘人，惟朱溪以上邨莊，迄未能攻破，其後由寧波調往之兵，將次抵仙，諸亂民紛紛走散，官兵將民房焚燬不少，婦孺多有死者，其事蓋難言之矣。

又據某報言，當官兵到時，經近地紳董出而調處，擔任村民不再嘯聚，請將調到之官兵撤回。一面令鄉民共出洋三千元，打死哨弁撫恤洋五百元，營兵五名，每名撫恤洋二百五十元，餘作賠償鹽號及其他費用。且起事禍首，須二三人投案，從輕責辦。而百姓以殺傷人命過多，且房屋焚毀，物件損失，爲數已鉅，不肯再行出錢。故其後重行開戰，攻擊益烈，據該處逃民言，初八、九等日，兵民各死傷二三十人之多云。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註二：同註一，宣統二年正月初八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二期，記載第三，頁三七、三八。

註五：同註四。

二十八日（二月七日） 清廷頒行法院編制法。

憲政編查館奏呈法院編制法、並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域分割及審判廳管轄案件各暫行章程，本日，清廷諭令對於應設各級審判廳等事宜，責成法部會同各督撫切實籌設，並期早日觀成。諭令如左：

「本日憲政編查館奏，擬訂法院編制法並另擬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域分割及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各暫行章程，繕單呈覽一摺，朕詳加披閱，均係參考列邦之制度，體察中國之情形，斟酌釐訂，尙屬周妥。立憲政體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權限分明，責任乃無諉卸，亦不得互越範圍。自此次頒布法院編制法後，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務，著法部認真督理；審判事務，著大理院以下審判各衙門，各按國家法律審理。從前部院權限未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各節，切實劃分，其應欽遵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籌辦各級審判廳，並責成法部，會同各省督撫督率提法司切實籌設，應需司法經費，著該部會同度支部，隨時妥籌規畫，以期早日觀成。至考用法官，尤關重要，該部堂官務須破除情面，振刷精神，欽遵定章舉辦。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准違法干涉、該審判官吏等，遇有民刑訴訟案件，尤當恪遵國法聽斷公平，設或不知檢束，或犯有贓私各款，一經覺察，必當按律治罪，以示懲儆而維法紀，其有關宗室案件，著另訂細則辦法，奏明請旨，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註一）

憲政編查館所奏定法院編制法并各項暫行章程內容如左：（註二）

### 法院編制法

#### 第一章 審判衙門通則

第一條 審判衙門共分為四，如左：

- 一、初級審判廳。
- 二、地方審判廳。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〇

三、高等審判廳。

四、大理院。

第二條 審判衙門掌審判民事刑事訴訟案件，但其關於軍法或行政訴訟等，另有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審判衙門按照法令所定管轄登記及其他非訟事件。

第四條 初級審判廳爲獨任制，其審判權以推事一員行之。

第五條 地方審判廳爲折衷制，其審判權按照左列各款分別行之：

一、訴訟案件係第一審者，以推事一員獨任行之。

二、訴訟案件係第二審者，以推事三員之合議庭行之。

三、訴訟案件係第一審而繁雜者，經當事人之請求或依審判廳之職權，亦以推事三員之合議庭行之。

地方審判廳獨任推事，業經審理之第一審訴訟案件，按照前項第三款所定，改用合議庭時，其以

前辦法仍屬有效。

第六條 高等審判廳爲合議制，其審判權以推事三員之合議庭行之。高等審判廳審判上告案件，高等審判廳廳

丞得因該案情形臨時增加推事爲五員。

第七條 大理院爲合議制，其審判權以推事五員之合議庭行之。

第八條 合議審判以庭長爲審判長，庭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獨任審判即以該推事行審判長之

職。

第九條 審判衙門推事審判訴訟案件，其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即有未合本法所定者，其審判仍屬有效，關於

登記及其他非訟事件亦同。

第十條 地方及高等審判各分廳及大理分院審判訴訟案件，準用各本廳及本院之規定，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

此限。

第十一條 審判衙門之設立廢止及管轄區域之分割或其變更事宜，以法律定之。

第十二條 推事員額由法部奏定之。

第十三條 審判衙門權限及辦事方法本法所未定者，按照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所定辦理。

## 第二章 初級審判廳

第十四條 初級審判廳，視事之繁簡，酌置一員或二員以上之推事。

第十五條 初級審判廳如置推事二員以上，得以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推事，監督該廳行政事務。其置推事一員者，該廳行政事務由該管地方審判廳廳長或廳長監督之。

第十六條 初級審判廳按照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有管轄第一審民事刑事訴訟案件，並登記及其他非訟事項之權。

## 第三章 地方審判廳

第十七條 地方審判廳視事之繁簡，酌分民事刑事庭數，並置二員以上之獨任推事。

第十八條 京師地方審判廳置廳丞一員，各省地方審判廳置廳長一員，綜理全廳事務，並監督其行政事務，仍兼充一庭長。各庭置庭長一員，除兼充外，以該庭推事充之，監督該庭事務，並定其分配。

第十九條 地方審判廳有管轄左列民事刑事訴訟案件及其他非訟事件之權。

第一審 不屬初級審判廳權限及大理院特別權限內之案件。

第二審 一、不服初級審判廳判決而控訴之案件。

二、不服初級審判廳之決定或其命令按照法令而抗告之案件。

第二十條 地方審判廳合議庭庭長，得派該庭推事辦理刑事案件，豫審事務，豫審完畢後，該推事仍得加入本庭合議之數。地方審判廳丞或廳長及臨時派該廳獨任推事辦理豫審事務。

第二十一條 各省因地方情形，得於地方審判廳所管之初級審判廳內設地方審判分廳。

第二十二條 地方審判分廳得僅置民事一庭，刑事一庭，並置一員或二員以上之獨任推事。

第二十三條 地方審判分廳合議庭推事。除由本廳選任外，得以分廳所在初級審判廳之推事兼任之，但每庭以一員爲限，其獨任推事仍不得兼任。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二

第二十四條 地方審判分廳如置合議庭二庭以上，或獨任推事二員以上，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推事，監督該分廳行政事務。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於分廳所在及鄰近之初級審判廳，得以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權限，全分或一分委任於該分廳之監督推事。

#### 第四章 高等審判廳

第二十五條 高等審判廳視事之繁簡，酌分民事刑事庭數。

第二十六條 高等審判廳置廳丞一員，綜理全廳事務，並監督其行政事務。各庭置庭長一員，以該庭推事充之，監督該庭事務，並定其分配。

第二十七條 高等審判廳有審判左列案件之權：

- 一、不服地方審判廳第一審判決而控訴之案件。
- 二、不服地方判審廳第二審判決而上告之案件。
- 三、不服地方審判廳之決定或其命令，按照法令而抗告之案件。
- 四、不屬大理院之宗室覺羅第一審案件。

第二十八條 各省因地方遼闊，或其他不便情形，得於高等審判廳所管之地方審判廳內，設高等審判分廳。

第二十九條 高等審判分廳得僅置民事一庭，刑事一庭。

第三十條 高等審判分廳合議庭推事，除由本廳選任外，得以該分廳所在地方審判廳或隣近地方審判廳之推事兼任之，但三人合議庭每庭以一員爲限，五人合議庭每庭以二員爲限。

第三十一條 高等審判分廳如置二庭以上，以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推事，監督該分廳行政事務。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八十條之規定，準用之於高等審判廳之上告案件。

#### 第五章 大理院

第三十三條 大理院爲最高審判衙門，置民事科刑事科，視事之繁簡，酌分民事刑事庭數。

第三十四條 大理院置正卿一員、少卿一員；綜理全院事務，並監督其行政事務。各科置推丞一員，監督該科事務，並定其分配，仍各兼充一庭長。各庭置庭長一員，除兼充外，以該庭推事充之，監督該庭事務，並定其分配。

第三十五條 大理院卿有統一解釋法令必應處置之權，但不得指揮審判官所掌理各案件之審判。

第三十六條 大理院有審判左列案件之權：

第一、終審。

一、不服高等審判廳第二審判決而上告之案件。

二、不服高等審判廳之決定或其命令，按照法令而抗告之案件。

第二、第一審並終審，依法令屬於大理院特別權限之案件。

第三十七條 大理院各庭審理上告案件，如解釋法令之意見與本庭或他庭成案有異，由大理院卿依法令之義類開，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兩科之總會審判之。

第三十八條 訴訟案件屬於大理院第一審並終審之特別權限者，如關係重要得就該處高等或地方審判廳開大理院之法庭審判之。於前項情形，大理院卿除由該院派遣推事外，得臨時令高等審判廳推事協同審判，但以二員爲限。

第三十九條 刑事訴訟案件屬於大理院第一審並終審之特別權限者，由大理院卿令該院推事辦理豫審事務，但得因情形令高等或地方審判廳推事辦理。

第四十條 各省因距京較遠或交通不便，得於該省高等審判廳內設大理分院。

第四十一條 大理分院得僅置民事一庭，刑事一庭。

第四十二條 大理分院推事，除由本院選任外，得以分院所在高等審判廳推事兼任之，但每庭以二員爲限。

第四十三條 大理分院如置二庭以上，以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推事，監督該分院行政事務。

第四十四條 大理分院各庭審理上告案件，如解釋法令之意見於本庭或他庭成案有異，應呈請大理院開總會審判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三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四

。其分院各該推事應送意見書於大理院。

第四十五條 大理院及分院審判下級審判廳之案件，下級審判廳對於該案不得違背該院法令上之意見。

#### 第六章 司法年度及分配事務

第四十六條 司法年度每年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

第四十七條 高等以下審判廳辦事章程由司法部奏定通行，除京師外，各省由提法司按照前項章程，統一全省審判廳應辦事宜。並發布命令，定開廳時刻及開庭日期。大理院及分院辦事章程，由大理院奏定，惟施行以前，應咨報法部。

第四十八條 審判衙門按照辦事章程及其他命令，於每年年終會議，豫定次年左列事宜：

- 一、分配合議庭及獨任推事應辦之司法事務。
- 二、定庭長庭員獨任推事之配置及其代理次序。
- 三、定第五十一條所載代理次序。

第四十九條 前條所載各事宜會議時，以過半數之意見定之可否，同數則取決於會長。

一、地方及初級審判廳事宜，以該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為會長，各庭長及資深庭員、獨任推事各一人為議員。

二、高等審判廳事宜，以廳丞為會長，各庭長及資深庭員一人為議員。

三、大理院事宜，以正卿為會長，少卿為副會長，推丞各庭長及資深庭員一人為議員。置推事二員以上之初級審判廳事宜，由該管地方審判廳決議之。大理分院高等及地方審判各分廳事宜，均由本院本廳決議之，但分院分廳之合議庭及二人以上獨任推事，均得準前項之例，豫行會議，以其決議報告本院本廳。

第五十條 前二條所載分配事務及配置推事，既經決定後，於本司法年度內，不得更改，但遇有案件增加，致合議庭或獨任推事擔任過多，或推事有他項事故，致延擱過久者，院卿及廳丞廳長得將所豫定酌量更

改。

第五十一條

審判衙門推事及代理推事遇有事故，得以直隸下級審判衙門推事代理。地方以下審判廳，並准用各該廳候補推事代理。前二項之代理所有直隸下級審判衙門推事及候補推事，接據各該審判衙門移知後，應遵照豫定次序行之。初級審判廳推事及代理推事，遇有事故，由該管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照豫定次序，派令各該地方審判廳獨任推事，或候補推事代理。本條之代理以緊急事宜爲限。

第五十二條

高等以下審判廳，遇有法令上或事實上不能行審判權時，得以最近同等之審判廳暫行代理，但以緊事宜爲限。

第五十三條

審判衙門已分配之事務，於本司法年度內未完結者，得由各該合議庭及獨任推事繼續完結之。

第七章 法庭之開閉及秩序

第五十四條

法庭開設於審判衙門內，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五條

訴訟之辯論及判斷之宣告，均公開法庭行之。

第五十六條

審判長居法庭首席，於開閉法庭及審問訴訟。均有指揮之權。

第五十七條

審判長於開庭時，有維持秩序之權。

第五十八條

公開法庭有應行停止公開者，應將其決議及理由宣示，然後使公衆退庭，至宣告判斷時，仍應公開。

第五十九條

停止公開法庭，審判長得指定尚無妨礙之人，特許旁聽。

第六十條

審判長得命旁聽之婦孺及服裝不當者退出法庭，並應詳記其事由於讞牘。

第六十一條

有妨害法庭執務或其他不當之行爲者，審判長得酌量輕重，照左列各款分別處分：

一、命退出法庭。

二、命看管至閉庭時。

三、至閉庭時更得處十日以下之拘留或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六十二條

原被告及中證人鑑定人繙譯等有前條行爲者，照左列各款分別處分：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刑事被告受前條第一或第二款處分者，應不聽其辯論即行審判。

二、民事原被告受前條第一或第二款處分者，應聽在庭當事人之供述，行其審判。

三、刑事被告或民事原被告，受前條第三款處分者，該處分應與本案分別宣告。

四、中證人鑑定人繙譯等，得不待閉庭實行前條第三款處分。

第六十三條 前二條所載處分，不得用刑律俱發罪之例，並不准上訴。

第六十四條 律師在法庭代理訴訟或辯護案件，其言語舉動如有不當，審判長得禁止其代理辯護。其非律師而為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者亦同。

第六十五條 處分妨害法庭秩序之人，應詳記其事由於讞牘。

第六十六條 受第六十一條六十二條之處分者，如係官員得按其情節移請懲戒處分。律師受第六十四條第一項之處分者亦同。

第六十七條 獨任推事行審判時，均有本章所定審判長之職權。

第六十八條 推事檢察官及書記官等員在法庭執務時，均應服一定制服，律師在法庭時亦同。

#### 第八章 審判衙門之用語

第六十九條 審判衙門行審初時，以中國語言為準。

第七十條 原被告及中證人鑑定人等如有不通中國語言者，繙譯傳譯，其有不通審判官所用中國語言者亦同。如無

繙繙譯，而審判衙門或檢察廳內執事各員，有能通被告及中證人鑑定人等所用語言者，得委令傳譯。

第七十一條 審判衙門之案牘，用中國文字記錄之，如恐兩造爭執，或有必需時，得附錄外國語言及各省土語存案。

#### 第九章 判案之評議及決議

第七十二條 審判衙門合議庭判斷案件，應照本法所定推事員數評議及決議之。

第七十三條 刑事案件審問有延至四日以上者，審判衙門長官得另派推事一員蒞視為補充推事。補充推事於庭員有

疾病及他事故不能繼續審判時，有代其審問及完結之權。



第七十四條 判斷之評議由審判長總司其事。

第七十五條 判斷之評議概不公開，但候補及學習推事准其入座旁聽。

第七十六條 評議判斷時，該庭員須各陳述意見。

第七十七條 評議判斷時，其陳述意見之次序，以官資較淺者為始，資同以年少者為始，以審判長為終。

第七十八條 判斷之決議，以過半數之意見定之。關於金額，若推事意見分三說以上，不能得過半數者，將諸說排列，以金額之多寡為序數，至居中之說為止，以該說作為過半數，關於刑事案件，若推事意見分三說以上，不能得過半數者，將諸說排列，以不利被告之重輕為序數，至居中之說為止，以該說作為過半數。

第七十九條 評議判斷之顛末及各員之意見，均應嚴守秘密。

第八十條 大理院民事科刑事科及民刑兩科總會，須有各該科推事三分之二以上列席，方能開議。總會由大理院卿總司其事，會長由院卿自任，或命推丞及推事中資深者一人充之。總會之決議，以列席推事過半數之意見定之，大理分院各庭推事，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有意見書時，應列入決議之數。除前項意見書外，大理院卿得預徵各分院各庭推事之意見書，列入總會決議之數。第七十五條至七十七條七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及前條之規定，準用之於大理院總會。

#### 第十章 庭 丁

第八十一條 法庭置相當額數之庭丁。

第八十二條 法庭開審時與本案有關係者，均由庭丁引至法庭聽審，其豫審時亦同。庭丁職務章程由法部定之。

第八十三條 庭丁應服一定制服。

第八十四條 庭丁之雇用撤換各審判衙門長官行之。

#### 第十一章 檢察廳

第八十五條 各審判衙門分別配置檢察廳如左：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初級檢察廳。

二、地方檢察廳。

三、高等檢察廳。

四、總檢察廳。地方及高等審判各分廳大理分院，分別配置地方及高等檢察分廳總檢察分廳。

檢察廳分別置檢查官如左：

一、初級檢察廳置檢察官一員或二員以上。

二、地方檢察廳置檢察長一員、檢察官二員以上。

三、高等檢察廳置檢察長一員、檢察官二員以上。

四、總檢察廳置廳丞一員、檢察官二員以上。

第八十七條

初級檢察廳如置檢察官二員以上，得以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檢察官，監督該廳事務。其置檢察官一員者，該廳事務由該管地方檢察長監督之。地方及高等檢察長總檢察廳丞，分別監督各該檢察廳事務。地方以上各檢察分廳，如置檢察官二員以上，得以資深者一員爲監督檢察官，監督該分廳事務。

第八十八條

檢察廳之設立廢止，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九條

檢察官員額由法部奏定之。

第九十條

檢察官之職權如左：

一、刑事：遵照刑事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所定，實行搜查、處分、提起公訴、實行公訴，並監察判斷之執行。

二、民事及其他事件：遵照民事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所定，爲訴訟當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實行特定事宜。

第九十一條

審判衙門爲民事訴訟當事人時，應由配置該審判衙門之檢察廳檢察官，代理爲原告或被告。

第九十二條

檢察廳之管轄區域與各該審判衙門同。

第九十三條

檢察官遇有緊急事宜，得於管轄區域外行其職務。

第九十四條 檢察廳對於審判衙門，應獨立行其職務。

第九十五條 檢察官不問情形如何，不得干涉推事之審判或掌理審判事務。

第九十六條 總檢察廳以下，各檢察廳辦事章程，由法部奏定通行。除京師外，各省由提法司按照前項章程，統一全省檢察廳應辦事宜，並發布命令，定開廳時刻。

第九十七條 各檢察廳長官，按照通行辦事章程及其他命令，應於每年年終，豫定次年左列事宜：

一、分配檢察官應辦之事務。

二、定檢察官之配置，初級檢察廳事務之分配及檢察官之配置，由該管地方檢察長行之，地方以上各檢察分廳事宜由本廳長官行之。

第九十八條 檢察官均應從長官之命令。大理院審判特別權限之訴訟案件時，與該案有關係之各級檢察官，應從總

檢察廳丞之命令，辦理一切事務。

第九十九條 檢察官遇有必須代理情形，得代理所屬檢察廳檢察官。

第一〇〇條 地方及高等檢察長總檢察廳丞，有親自處理各該管區域內檢察官事務之權，並有將各該管區域內檢察官之事務移於別廳檢察官之權。

第一〇一條 學習檢察官及學習推事，得由法部派充代理檢察官辦理初級檢察廳事務。

第一〇二條 法部及各省提法司，得命初級檢察廳所在地之警察官及城鎮總董鄉董，辦理該廳檢察事務。

第一〇三條 初級檢察官，如有不得已之事故，初級審判廳監督推事得因請求，派該廳推事臨時代理。其不設監督推事者，由該管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行之，地方及高等檢察官總檢察廳檢察官，如有不得已之事故，各審判衙門長官，得因請求派各該推事臨時代理。地方以下各檢察廳，並用該廳候補檢察官代理。本條之代理以緊急事宜為限。

第一〇四條 各檢察廳檢察官得調度司法警察。檢察廳調度司法警察章程，由法部民政部會同奏定通行。

第一〇五條 檢察廳權限及辦事方法，本法所未定者，應按照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所定辦理。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九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〇

第十二章 推事及檢察官之任用

第二〇六條 推事及檢察官應照法官考試任用章程，經二次考試合格者，始准任用。法官考試任用章程另定之。

第二〇七條 凡在法政法律學堂三年以上領有畢業文憑者，得應第一次考試。其在京師法科大學畢業，及在外國法政大學或法政專門學堂畢業，經學部考試給予進士舉人出身者，以經第一次考試合格論。

第二〇八條 第一次考試合格者，分發地方以下審判廳檢察廳學習，以二年爲期滿。

第二〇九條 學習推事應受該管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之監督，學習檢察官應受該管檢察長之監督，其品行性格分別由該監督官屆時出具切實考語，京師逕呈法部，各省逕由提法使申報法部核定，鑑別之，其劣者得隨時罷免。

第二一〇條 凡在地方以下審判廳學習滿一年以上者，得由該廳監督官派令掌理特定司法事務，但不得審判訴訟，並管理登記及其他非訟事件。在地方以下檢察廳學習滿一年以上者，得由該廳檢察官派令掌理特定檢察事務，但除第二一〇一條所載外，不得代理檢察官。

第二一一條 學習人員期滿後，應受第二次考試其合格者，始准作爲候補推事、候補檢察官，分發地方以下審判廳檢察廳聽候補用。

第二一二條 領有第二一〇七條所載之文憑，充京師及各省法政學堂教習或律師，歷三年以上者，得免其考試，作爲候補推事、候補檢察官。

第二一三條 候補推事、候補檢察官得不拘年限，遇有缺出，即行奏補，惟以先補初級爲限，其候補逾三年以上者，遇地方審判廳、地方檢察廳出缺，亦可酌量奏補。

第二一四條 地方以下審判廳、檢察廳遇有缺出，在京由法部，在外由提法司申請法部，於前條限制以內，以候補推事、候補檢察官署理。

第二一五條 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爲推事及檢察官：

一、因褫奪公權，喪失爲官吏之資格者。

二、曾處三年以上之徒刑或監禁者。

三、破產未償債務者。

第二一六條 大理院正卿少卿俱爲特簡官。總檢察廳廳丞、大理院推事、高等審判廳廳丞、高等檢察長、京師地方審判廳廳丞，俱爲請簡官。各地方審判廳廳長、檢察廳檢察長及各推事檢察官，俱爲奏補官。

第二一七條 前條各官品級細目，另以官制定之。

第二一八條 補高等審判廳推事及高等檢察官者，須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任推事或檢察官歷五年以上者。

二、照第一一二條，充京省法政學堂教習或律師五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檢察官者。

第二一九條 補大理院推事及總檢察官者，須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任推事或檢察官歷十年以上者。

二、照前條第二項，充京省法政學堂教習或律師十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檢察官者。

第二二〇條 前二條所載年限均應接續計算。

第二二一條 推事及檢察官在職中，不得爲左列事宜：

一、於職務外干與政事。

二、爲政黨員政社員及中央議會或地方議會之議員。

三、爲報館主筆及律師。

四、兼任非本法所許之公職。

五、經營商業及官吏不應爲之業務。

第二二二條 推事及檢察官如因精神衰弱，不能任事，各省由提法司申報法部奏請退職，京師由各審判衙門檢察廳長官報明法部奏請退職。

第二二三條 審判衙門及檢察廳如有裁改其裁缺之推事及檢察官，由法部奏請給以全俸，遇缺卽補。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二

第一二四條 自大理院卿以下所有推事及檢察官之廉俸並進級章程，除本法規定外，另以法令定之。

第一二五條 法部對於推事及檢察官，不得有勒令調任、借補、停職、免職及減俸等事，其有左列情事者，不在此限：

一、關於第一二一條一二二條所指情節者。

二、係候補推事及檢察官尚未補缺者。

三、因懲戒調查或刑事被控，律應停職者。

四、出於刑律之宣告或懲戒之處分者。

第一二六條 推事及檢察官之廉俸，雖在懲戒調查或刑事被控時，仍應照給。

第一二七條 推事及檢察官退職後，得受恩俸，其細則於廉俸章程中附定之。

### 第十三章 書記官及繙譯官

第一二八條 各審判衙門分別置左列各項書記官，掌錄供編案會計文牘及其他一切庶務：

一、初級審判廳置錄事。

二、地方及高等審判廳置典簿、主簿錄事。

三、大理院置都典簿、典簿、主簿錄事。

第一二九條 初級審判廳應置書記官，不得少於該廳獨任推事之數，如置二員以上時，以資深者一人為長，監督其餘各員。

第一三〇條 地方及高等審判廳應置書記官，不得少於該廳合議庭及獨任推事之數，以典簿一人為長，從廳丞或廳長之命令，分配其餘各員之事務，並監督之。

第一三一條 大理院應置書記官，不得少於該院合議庭推事之數，以都典簿為長，從院卿之命令，分配其餘各員之事務，並監督之。

第一三二條 大理分院高等及地方審判，各分廳應置書記官，不得少於合議庭及獨任推事之數。

第三三條 各檢察廳分別置典簿、主簿錄事、各書記官，掌該廳會計文牘及其他一切庶務。前三項之規定准用之於檢察分廳。

第三四條 書記官員額視事之繁簡定之。

第三五條 審判衙門及檢察廳書記官，從各該長之命令，得於權限內互相代理。

第三六條 地方審判廳廳丞、初級審判廳監督推事，得派該廳學習推事，臨時執行該廳書記官事務，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初級檢察廳監督檢察官，得派該廳學習檢察官，臨時執行該廳書記官事務。其應行署名者，應附記臨時代理字樣。

第三七條 審判衙門開庭審判時，書記官應遵審判長之命令執行職務。其關於特定事宜，書記官應遵該特定推事檢察官之命令，執行職務。書記官據前三項命令，記錄口供，編製或更改文書，如認該命令為不當，應附記其意見。

第三八條 書記官於權限內所行職務，即不合本法所定之事務分配，仍屬有效。

第三九條 書記官以考試合格者錄用之。考試任用書記官章程，由法部奏定之。

第四〇條 都典簿、典簿、主簿為奏補官，錄事為咨補官。

第四一條 書記官品級及奏補咨補事宜，除前二條規定外，於考試任用書記官章程定之。

第四二條 京師及商埠地方審判廳以上審判衙門，得特置繙譯官，由法部及提法司酌量委用。

第四三條 書記官及繙譯官權限並應辦事宜，本法所未定者，按照訴訟律及其他法令所定辦理。

#### 第十四章 承發吏

第一四四條 初級及地方審判廳置承發吏，其職務如左：

- 一、發送審判檢察廳之文書。
- 二、受審判廳檢察廳之命，執行判斷及沒收之物件。
- 三、當事人有所申請，實行通知催傳。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四

第一四五條 承發吏應從長官之命令。

第一四六條 承發吏應服一定制服。

第一四七條 承發吏有缺額或有他故時，監督官得派本廳錄事代理。

第一四八條 承發吏須經考試，始准錄用，考試任用承發吏章程，由法部定之。

第一四九條 承發吏由法部及提法司派充，並得委任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充派之。

第一五〇條 充承發吏者，應繳納相當之保證金。

第一五一條 承發吏應照職務章程所定，分別酌給津貼。

第一五二條 承發吏職務章程由法部定之。

第一五三條 承發吏權限並應辦事宜，本法所未定者，按照訴訟律並承發吏職務章程及其他法令所定辦理。

#### 第十五章 法律上之輔助

第一五四條 審判衙門辦理訴訟事宜，應互相輔助。前項輔助除有特別規定者外，由事務所在地之初級審判廳行之。

第一五五條 各檢察廳於管轄區域內執行事務，應互相輔助。

第一五六條 審判衙門檢察廳書記官及承發吏於權限內之事務，應互相輔助。

#### 第十六章 司法行政之職務及監督權

第一五七條 大理院卿、高等審判廳廳丞、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初級審判廳監督推事或獨任推事、總檢察廳廳丞、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初級檢察廳監督檢察官或檢察官，按照本法分任法部及提法司司法中行政之職務。

第一五八條 司法行政監督權之施行其區別如左：

一、法部堂官監督全國審判衙門及檢察廳。

二、大理院卿監督大理院。

三、各省提法使監督本省各級審判廳及檢察廳。

四、高等審判廳廳丞，監督該廳及所屬下級審判廳。

五、地方審判廳廳丞或廳長，監督該廳及所屬初級審判廳。

六、初級審判廳監督推事或獨任推事，監督該廳各員。

七、總檢察廳廳丞，監督該廳及各級檢察廳。

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監督該廳及所屬下級檢察廳。

九、地方檢察廳檢察長，監督該廳所屬初級檢察廳。

十、初級檢察廳，監督檢察官或檢察官，監督該廳各員。審判分廳、大理分院及檢察分廳如置監督推事及監督檢察官時，準前項之例由該推事及檢察官行監督權。

第一五九條 監督權之施行其權如左：

一、有廢弛職務及侵越者，應加敬告，使之勤慎。

二、有行止不檢者，應加敬告，使之悔改。

第一六〇條 審判衙門及檢察廳各員，如有前條情節，經各該監督官屢戒不悛，或情節較重者，應即照懲戒法辦理。

第一六一條 前數條列舉之司法行政職務及監督權，不得有瞻徇請託情事。

第一六二條 審判衙門及檢察廳各員，關於法律及司法行政事宜，如法部及有監督權之審判官或檢察官有所詢問，應陳述其意見。

第一六三條 本章所載各條，不得限制審判上所執事務及審判官之審判權。

附 則

第一六四條 本法自頒行後，各省應遵照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所定年限，一體施行。

法官考試任暫行章程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五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六

第一條 法官考試，京師及各省統由法部堂官主其事，京師由法部奏請，欽派通曉法律大員，會同考試，距京較遠交通未便省分，由法部將通習法律人員，開單奏請簡派，前往各省，會同提法使考試。

第二條 法官考試，應以左列各項人員爲褫校，京外皆由法部奏派：

- 一、在京師法科大學法政法律學堂或各省官立法政學堂充當教習或曾充教習者。
- 二、在京師法科大學法律學堂、法政學堂正科畢業，及在外國法政大學或法政專門學堂畢業，得有文憑者。

第三條 考試分爲二次。

第四條 凡得應第一次考試者，除法院編制法第一〇七條第一項所定資格人員外，所有左列各項人員，准其暫行一體與試：

- 一、舉人及副拔優貢以上出身者。
- 二、文職七品以上者。
- 三、舊充刑幕，確係品端學裕者。

第五條 第一次考試科目如左：

- 一、奏定憲法綱要。
  - 二、現行刑律。
  - 三、現行各項法律及暫行章程。
  - 四、各國民法商法刑法及訴訟法。（准由各人自行呈明，就其所學種類考試，但至少須認二類。）
  - 五、國際法 右列各款，以第二至第四爲主要科，主要科分數不及格者，餘科分數雖多，不得錄取。
- 第六條 第一次考試分筆述口述二種，筆述及格者，再令口述。口述科目以主要科爲限，筆述除第五條所定各料外，應再令擬論說說一篇，以主要科命題。

第七條 第一次考試合格者，應行實地練習，照章分發，初級審判廳檢察廳作爲學習人員，但開辦之初，准其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考試成績最優者分發，高等以下審判廳檢察廳學習。

第八條 學習期滿人員照法院編制法第一〇八條所定，准其應第二次考試。

第九條 第二次考試仍照第一條辦理。

第十條 第二次考試，以查驗實地練習優劣爲主，仍分筆述口述二種。筆述以實地案件爲題，應詳敘事實理由，擬定判決以對。口述以第五條所載主要科爲限。

第十一條 第二次考試合格者，照章作爲候補，先補各初級審判廳檢察廳之缺，但開辦之初，在高等以下審判廳檢察廳學習者，准暫以考試成績最優者，分別酌補高等以下審判廳檢察廳之缺。

第十二條 第二次考試不及格者，仍發往原廳，學習一年期滿，再行考試，仍不及格者，應即罷免。

第十三條 京師暨直省高等審判廳檢察廳推事、檢察官，如現無合法院編制法第一一八條之資格人員，應補者，京師由法部外省由提法司呈請法部按照本章程第十一條辦理。大理院推事總檢察廳檢察官如現無合法院編制法第一一九條之資格人員應補者，推事由院卿就該院現有候補人員內揀定，咨由法部核定分別奏請補署，總檢察官由廳丞揀員報由法部核定分別奏請補署。

第十四條 本章程與法院編制法同時施行，其施行細則，另由法部定之。

#### 司法區域分割暫行章程

第一條 大理院設於京師，以全國爲其管轄區域。其大理分院管轄區域由大理院核明，咨送法部奏定之。

第二條 高等審判廳，京師及各省省城各設一所，其管轄區域如左：

一、京師高等審判廳，以順天府轄境爲其管轄區域。

二、各省高等審判廳，以各該省轄境爲其管轄區域。其有總督巡撫及邊疆大員駐所，併距省會遼遠之繁盛商埠，得設高等審判分廳。

第三條 地方審判廳，京師及直省府、直隸州各設一所，但府直隸州詞訟簡少者，得不設地方審判廳於該府直轄地面或首縣及該州初級審判廳內，由鄰近府直隸州地方審判廳，分設地方審判分廳。直隸廳有屬縣者與直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七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八

州同。

第四條 地方審判廳管轄區域如左：

一、京師地方審判廳以京師內外城及京營地面爲其管轄區域。

二、直省府直隸州地方審判廳以各該府直隸州轄境爲其管轄區域。

第五條 順天府各州縣及直省各廳州縣應設地方審判分廳，其詞訟簡少者，得合鄰近州縣共設一分廳，其距府直隸州最近者，卽由該府直隸州地方審判廳或分廳管轄之，不另設地方審判分廳。

第六條 各廳州縣地方審判分廳，以各該廳州縣轄境爲其管轄區域。

第七條 初級審判廳順天府各州縣、直省廳州縣各設一所。以上其僅設一所者，管轄區域與該地方審判分廳管轄區域同。府有直轄地面者與廳州縣同。

第八條 順天府及直省得酌擇著名繁盛鄉鎮，設初級審判廳若干所。

第九條 所有本章程內各級審判廳未定區域者，順天府所屬，由該府核明；外省，由該省提法司酌擬呈請督撫核明，分別咨送法部奏定之。

第十條 本章程與法院編制法同時施行，其施行細則另由法部定之。

初級審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暫行章程

第一條 民事案件之管轄，依左列各款規定辦理：

第一 初級審判廳之管轄：

一、關於錢債涉訟案件；

二、關於田宅涉訟案件；

三、關於器物涉訟案件；

四、關於買賣涉訟案件；

右四款之訴訟物，以價額不滿二百兩者爲限；

五、旅居宿膳費用案件；

六、寄存或運送物品案件；

七、僱傭契約案件，其日期以在三年以下者爲限；

八、其他民事案件，訴訟物價額不滿二百兩者。

## 第二 地方審判廳第一審之管轄：

一、前項一二三四款案件，其訴訟物價額在二百兩以上者；

二、親族承繼及分產案件；

三、婚姻案件；

四、其他不屬初級審判廳管轄之民事案件。

## 第二條 訴訟物之價額，準起訴時之價值定之。

第三條 凡以一案請求數件者，將其訴訟物之價額合併計算。其以利息賠償及訟費等隨案請求者，不算入訴訟物價額之內。

第四條 因擔保債權涉訟者，其訴訟物之價額，準擔保物之價額定之，若擔保物之價額多於債權之額者，以債權額爲準。

## 第五條 刑事案件之管轄，依左列各款規定辦理：

### 第一、初級審判廳之管轄：

一、依現行刑律，罪該罰金刑以下者；

二、依其他法令，罪該罰金二百圓以下或監禁一年以下或拘留者。

### 第二、地方審判廳第一審之管轄：

一、依現行刑律，罪該徒流刑以上者；

二、依其他法令，罪該罰金二百圓以上或監禁一年以上者。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〇

- 第六條 刑事案件係數人共犯者，從其罪重者之管轄。
- 第七條 地方審判分廳之民刑案件管轄權與地方審判廳同。
- 第八條 民刑案件管轄有不明確者，由受理之審判廳報由上級審判廳指定之。
- 第九條 民刑案件管轄錯誤，於未判決前覺察者，應移交該管轄之審判廳辦理。
- 第十條 因刑事案件而附帶民事者，不論價值多寡，應併入該刑事案件辦理。
- 第十一條 初級暨地方審判各廳除本章程規定外，有以其他法令定其管轄權者，應依各該法令辦理。
- 第十二條 本章程與法院編制法同時施行。

### 清廷准學部所奏增訂各學堂管理通則與編成簡易識字課本及國民必讀課本。

清學部於本年閏二月上奏增訂各學堂管理通則十三章，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及各通則規章條文如左：

「本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開增補學堂管理章程，業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奉旨依議欽此，自應欽遵辦理。查光緒二十九年，學務大臣奏定學堂章程，原有各學堂管理通則十三章，條目已極詳晰，規制已極謹嚴，惟該項管理章程，頒布尚在數年以前。其時臣部尚未設立，揆諸時勢，既有今昔之不同，垂之法守，當求變通以盡利，況現在京外學堂，設立日多，一切整齊約束之方，自應日益加詳，以臻完備。茲由臣等就原定通則，悉心釐訂，核以京外各學堂現時情形，並採取東西各國管理良法，逐章增補，其原定各條中，有不合於現行規制者，亦略加刪改，以免紛歧而資遵守，如以後體察情勢，有尤應加詳之處，臣等仍當隨時奏明辦理，茲謹將增訂管理通則，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京外各學堂，均遵照此次定章辦理，謹奏。

謹將增訂各學堂管理通則，繕單恭呈 御覽

#### 學堂各員職分章第一

第一節 凡學堂管理員、教員，均各有一定職守，其分任事件，當各斟酌本學堂情形，詳定節目，以便遵循。

第二節 各員按照所定職務任事，其有與他職守相關聯者，當協同商酌辦理。

第三節 學堂於定章各項職員外，不得另立名目，位置冗員。

第四節 凡管理員必須以通曉學務之人派充。

第五節 學堂當設會議室，以爲隨時會議之用，或教員會議，或管理員會議，或全堂職員會議，凡會議時，監督或堂長必須列席。

第六節 凡教員當各按該學堂科目程度，切實循序教授，斷不可專己自是，凌躐紊亂，致乖教育之實際。

第七節 凡教員當按照所定日時，上堂講授，毋得曠廢功課，貽誤學生。

第八節 凡各學堂內管理員，及本國教員，有不遵定章，實力任事者，在京由學部或督學局八旗學務處，在外由各省提學使司，查明分別撤退。

第九節 凡小學堂，每一班學生，須有專任教員一人，中等以上學堂，凡主要學科，必須有專任教員，以重責成。

第十節 小學堂正教員，除本學堂外，不得另兼他學堂教科。其餘各項教員，凡近在一處，有學堂數所者，亦可酌量兼任。惟係某學堂專任教員，則須得本學堂之監督或堂長許可，方能兼任。

第十一節 凡各學堂教員，因事請假逾兩星期者，應自行請員代理。逾一月者，除親喪及患病，仍准自行請員代理。餘應由該堂監督或堂長，另聘教員接授。其初等小學，以教員兼堂長者，如有請假情事，即由該管學區學董，報明勸學所總董，按照上開事項辦理。

第十二節 學堂管理員、教員，如有明倡異說，干犯國憲，及與名教綱常顯相背違者，查有實據，輕則斥退，重則革辦。

第十三節 凡備有宿舍之學堂，管理員非有不得已事故，必須常川駐堂。

第十四節 學堂放假期內，辦事人員，仍有應辦之事，不得相率全行外出，必須有一、二人留堂。

第十五節 管理員、教員，應確遵教育宗旨，並遵照部頒各項章程，及該管衙門各項通飭文件，切實奉行。如實有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二

該堂情形不合者，應呈請該管衙門核奪示遵，不得陽奉陰違，視同具文。

第十六節 學堂遇有與外間交涉事件，除監督堂長外，其他各項人員，非經監督堂長之委任，不得干預。

第十七節 各項學堂，聘用外國教員，須由該堂監督，遵照部頒式樣，與該教員訂立合同，繕具三分，一存本學堂，一交該教員，一呈該管學務衙門。如學部直轄之學堂，即呈交學部核定存案，非學部直轄之學堂，在京呈交督學局或八旗學務處，在外呈交提學使司，核定存案。以後與該教員續約，或辭退，仍應由該堂監督，報明該管學務衙門備案。

第十八節 凡京外各學堂，各員職分詳細節目，該堂自行訂定後，在京呈明督學局或八旗學務處，在外呈明提學使司，核定飭遵，如係學部直轄，各學堂逕呈學部核定辦理。

#### 學生品行功課考驗章第二

第一節 學生品行，應由管理員、教員，隨時稽察，酌定分數，登記於冊。榜示時，照章彙入人倫道德或修身科分數，列於各項學科分數之首。

第二節 考覈學生品行之法，應確遵定章，以言語、容止、行禮、作事、交際、出游六項，逐一考覈。並遵照學部光緒三十二年九月，通行京外考覈各學堂學生品行之文，隨時隨事，切實約束，不得稍涉寬假。

第三節 凡學堂考試，及各科分數計算之法，應遵照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奏改各學堂考試章程，及宣統元年九月十九日，奏定各項學堂畢業考試計分降等章程辦理。

#### 齋舍規條章第三

第一節 學生在自習室、寢室，俱宜遵循本章各條，並受管理員約束。

第二節 學生日間除上講堂操場外，俱宜在自習室溫習功課，每一自習室，每星期應輪派一人，為值星生，傳達條教。

第三節 除假期外，每日自晚七點鐘起至八點鐘，自八點半鐘起至九點半鐘，為自習時刻。在此時刻內，學生務宜溫習功課，不得擅離坐位。

第四節 學生在自習室內，無論何時，不得聚談喧笑。

第五節 如無自習室之學堂，可在講堂溫課，由管理員、教員輪流督視，如教員全不住堂者，由管理員按日督視。

第六節 每日早六點半鐘起床，七點鐘早餐，晚九點半鐘自習室課畢，十點鐘一律熄燈，視地方之情形，氣候之寒暖，得將鐘點量為挪移，惟相差不得過一點鐘。

第七節 每一寢室，每星期輪派一人為值星生，聽從管理員之指揮，協同照料本室諸生之起居各事。

第八節 寢室中器具被褥，皆有一定位置，每日由值星生檢點外，並受管理員之查驗。

第九節 凡自習室規則不實行，寢室整理不清潔，皆惟值星生之責。

#### 講堂規條章第四

第一節 教員學生，一律遵奉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欽定教育宗旨，並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整飭學務諭旨，每月朔，由監督或堂長，約同教員，傳集學生，在禮堂敬謹講述，期於互相遵守。

第二節 講堂每日功課，至多者不得過六點鐘以外，少者就本學堂情形酌定。

第三節 學生上堂下堂，按講堂坐位名次進退。

第四節 教員到堂時，全班學生，同時起立致敬，課畢下堂時同。

第五節 教員每次上堂時，須攜帶學生姓名冊，親自點名一過，以驗學生到堂人數。

第六節 講堂坐位，皆按派定名次，無得攙越。

第七節 講堂上不得離位偶語，及帶功課外一切書籍。

第八節 聽講時務宜整肅，不可伏案瞌睡，不可欹側，犯者記過。

第九節 教員如有詰問，須起立敬答，答畢就坐，詰問他生時，不得攙語。

第十節 學生如有疑義，除教員詢及外，俟正課授畢，起立質問，聽受教員講解。

第十一節 授課時，如有賓客來堂參觀，由教員知照起立致敬，仍照常授課聽講，雖係親友，均俟課畢下堂後，方能接見敘談。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四

第十二節 聞上堂號音後，學生不得遲至三分鐘後始上堂，教員不得遲至五分鐘後始上堂。

第十三節 聞下堂號音時，教員下堂後，學生依次下堂，聞號音後，功課有尚未了結者，亦不得遲至五分鐘後始下堂。

第十四節 凡學生因事遲到者，須俟得教員允許，然後入堂就坐。

第十五節 每日每講堂，輪派一學生爲值日生，其上講堂上操場等禮節，皆聽值日生口號，務求整肅。

第十六節 學生將上堂以前，如遇有事故，必須請假，應向管理員陳明事由，如上堂後，猝患疾病，及其他不得已事故，必須下堂者，須陳由教員許可，方准退出講堂。

#### 操場規條章第五

第一節 聞上操號音，即更換操衣。

第二節 更換操衣後，即在操場整列，由值日生檢察衣服整齊與否。

第三節 凡用器體操、兵式體操，皆順次至藏庋處取出器物，始到操場。

第四節 教員到操場時，須親自點名一過，以驗明本日到操幾人，請假幾人。

第五節 操畢，服裝器物等，皆須妥置原處，不得任意拋置。

第六節 學生如遇有事請假，仍照上章第十六節辦理。

第七節 學生操服，應遵照學部奏定學生冠服章程製備。

#### 禮節規條章第六

第一節 行禮日期分四類：一爲皇太后萬壽聖節，皇上萬壽聖節，至聖先師孔子誕日，（以上爲慶祝日），春仲秋仲上丁釋奠（釋奠禮節至繁，祭器樂器，學堂必不能全備，宜酌採釋菜禮行之。）二爲開學散學畢業，三爲元旦及每月朔日，四爲本學堂開設紀念日等。

第二節 慶祝日應行禮節如左：堂中各員，率學生整齊衣冠，詣萬歲牌前，或至聖位前，肅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員西向立，學生向各員行三揖禮散，如是日設有祝會，由各員或學生恭致祝詞，宣講尊崇孔教，愛

戴大清國之義。

第三節 開學散學畢業禮節如左：堂中各員，率學生整齊衣冠，詣萬歲牌前，及至聖位前，肅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員西向立，學生向監督教員等，行一跪三叩禮，由監督等施以切實訓語乃散。

第四節 月朔禮節如左：堂中各員，率學生整齊衣冠，詣至聖位前，肅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員西向立，學生向各員行一揖禮退。

第五節 學生冠服，應遵用學部奏定冠服式樣。

第六節 學生到堂時，初見監督，或堂長教務等提調教務等長，及教員各員，均行一跪三叩禮，其餘堂中各員，行三揖禮。

第七節 學生隨時隨地，遇堂中各員，須正立致敬。

第八節 學生初到堂，應具受業名帖於監督，或堂長教務等提調教務等長，及各教員，其對於監學檢察諸員，亦均應執弟子禮。

#### 放假規條章第七

第一節 按房虛星昂各日，為星期例假，聽學生自便出入，但住寄宿舍之學生，除回家外，至晚九點鐘時，仍須回堂，如其地並無家屬，而在外住宿者，記大過一次，設實有不得已事故，應由監督或堂長察核情形辦理。

第二節 凡住寄宿舍之學生，每日晚五點鐘後，七點鐘前，為學生游息時刻，有事准其請假外出，然必在七點鐘前回舍，免誤溫習功課，逾時始歸者記過。

第三節 凡學生有事請假，除小學堂須由學生之父兄或戚族代請外，其中學以上各學生，無論假期久暫，均須在監學處請准，領取假條，填明原由，交監學後，始准出堂。

第四節 恭逢皇太后萬壽，正月初十日，皇上萬壽，正月十三日，孔子誕日，八月二十七日，慶祝行禮後，放假一日，其端午中秋節，亦均放假一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六

第五節 每年以正月二十日開學，至小暑節前散學，爲第一學期，立秋節後開學，至十二月二十日散學，爲第二學期，計年假暑假合七十日，遵照部頒假期表辦理，惟各省氣候不同，准由各該提學使酌量伸縮，但不得增加放假日數，及全不放假。

第六節 中學以上各學堂，如遇舉行學期考試之時，先期停課二日，舉行學年考試之時，先期停課四日，俾資溫習各項，小學堂，此項停課日期，應行酌減。

第七節 凡各學堂開設紀念日，及各項重要之紀念日，與夫學堂所在地，關於風俗習慣上，必須放假者，亦可酌量放假。但此項假日，中學堂以上，通年至多不得過十日，高等小學以下，至多不得過五日。

#### 各室規條章第八

第一節 學生在堂寄食，管理員應與學生在食堂同餐，聞號鈴即須齊集，勿得遲留，致他人久待。

第二節 會食堂不得高聲笑語，致起嘈雜。

第三節 會食時，無論管理員、學生，均不得在會食堂提議別事。

第四節 憩息室，爲功課暇時息游，並飲茶之所，談話笑語，俱無所禁，但不得喧呼戲謔，有傷學人行檢。

第五節 閱覽室，爲學生閱報章及圖書之所。

第六節 盥漱室，爲早起或飯後盥漱之所，多人共用，務須先後順次，不得攙越競爭，如學堂因屋宇不敷，不能備理髮室者，除盥漱時間外，可兼作理髮之所。

第七節 儲藏室，以藏圖書器具，凡中學以上學生，欲取閱圖書或器具時，須由教員監學，率領取用，用後即行安置妥帖，不得獨自往取，任意損污。

第八節 行李室，以藏學生自帶箱篋等物，嚴行局鎖，學生欲入室取物者，先告監學同往，或監學派人監視，不得一人私令取鑰，尤嚴禁持火入內。

第九節 凡存放物品於行李室者，須於該物品上，標明自己姓名，以免誤認誤取。至學生所帶貴重緊要物品，仍須交由管理員收存。



第十節 學生應接所，專爲學生接待外客之所。每日功課完畢，有學生親友來堂探望者，由門役報知，得在所內接見數分鐘時，但該親友不得擅自入內，學生不得因客出外。

第十一節 浴室，於學生有澡身却病之益，天氣炎熱之時，尤宜一律勤浴，以助衛生。

第十二節 調養室，爲學生有病調養之所，堂中多人同居，小病驗明後，移居是室，以便調養，病重者出堂。

第十三節 廁室，宜距他室稍遠，應飭人役逐日滌除，廁外各處，更宜嚴禁污穢。

#### 學堂禁令章第九

第一節 學生在學堂，以專心學業爲主，凡不干己事，一概不准預聞。

第二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及本學堂事務，妄上條陳。

第三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離經畔道，妄發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布報章。

第四節 學生不得私充報館主筆及訪事人。

第五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私自購閱稗官小說，謬報逆書，凡非學科內，應用之參考書均不得攜帶入堂。

第六節 各學堂學生，凡有向學堂陳訴事情，應由值星生或值日生。代稟本學堂監督或堂長，不准聚衆要求，藉端挾制，停課罷學等事。

第七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聯盟糾衆，立會演說，及潛附他人黨會。

第八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干預地方詞訟，及抗糧阻捐等事。

第九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踰閑蕩檢，故犯有傷禮教之事。

第十節 各學堂學生，遇有本學堂增添規則，新施禁令，概不准任意阻撓，抗不遵行。

第十一節 各學堂學生，不准傳布謠言，捏造黑白，及播弄是非。

第十二節 以上各條，犯者除立行斥退外，仍分別輕重，酌加懲罰。

#### 賞罰規條章第十

第一節 學生賞罰，由教務齋務各員或教員等摘出，請監督或堂長核定。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〇八

第二節 凡賞分三種：一 語言獎勵，二 名譽獎勵，三 實物獎勵。

第三節 語言獎勵者，監督教員各員，對各學生提出，以溫語獎勵之，或特班傳見以勗勉之。其應得語言獎勵者略如左。

一 各門功課皆及格。

二 對各員無失禮，在各處無犯規條事。

三 對同學者，有敬讓，無猜忌交惡諸失德。

四 於例假外無多請假。

第四節 名譽獎勵者，以講堂坐位置前座，或加考晤，送各學堂傳觀等皆是，其應得名譽獎勵者略如左：

一 各學科中有一科出色者。

二 能恪守堂中規條，並能匡正同學者。

三 立志堅定，不為外物所誘者。

四 用功勤奮，日有進境者。

第五節 實物獎勵者，由堂中購圖書文具，暨諸學科應用器物以獎勵之。其應得實物獎勵者略如左：

一 各學科中有二三科以上能出色者。

二 能就各科研究學理者。

三 品行最優，有確據，為眾推服者。

四 得名譽獎勵數次者。

第六節 凡罰分三種：一 記過，二 禁假，三 出堂。

第七節 記過者，記名於簿，以俟改悔。其記過之事略如左：

一 講堂功課不勤。

二 有各處小有犯規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 對各員有失禮事。

四 與同學有交惡事。（犯此條者記兩人過。）

五 假出逾限。

六 冒罵役夫人等，不顧行檢。

犯以上各條者，均記小過，其有情節較重者，應記大過。

#### 第八節

禁假者，於數日內，無論何假，不准出堂一步，或三日、或五日、或十日，俟監督堂長判定後，監學奉行。其禁假之事略如左：

一 志氣昏類，講堂功課潦草塞責者。

二 於各處犯規，不服訓誨者。

三 對各員傲惰，不服訓誨者。

四 冒罵同學，好勇鬪狠者。

五、假出後在外滋事者。

#### 第九節

出堂者，由監督堂長，在講堂對衆學生宣其罪過，斥出本堂。其出堂之事略如左：

一 嬉玩功課，藉端侮辱教員，屢戒不悛者。

二 性情驕縱，行爲悖謬，不堪教訓者。

三 行事有傷學堂聲名者。

四 犯禁假之懲罰數次不悛者。

#### 第十節

凡學生一學期不曠課者，記勤，三個月不曠課者，記次勤；均於暑假及年假時揭榜宣示。

#### 第十一節

凡記小過三次，併作大過一次，記大過三次，應即開除出堂。

#### 經費規條章第十一

#### 第一節 經費分出款入款二種。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節 入款分經常入款，及臨時入款。出款分經常出款，及臨時出款。均須各按年月，詳細列表，以便核計。

第三節 學堂內無論何款，概不准挪作學堂以外別項支用。

第四節 每月經費，至月終，由會計員造具清冊，呈監督堂長查核。年終，在京凡學部直轄之學堂，逕報部查核。非學部直轄之學堂，由督學局或八旗學務處，轉報學部查核。在外省者，凡提學司直轄各學堂，逕報提學司，非直轄各學堂，由該管地方官，或勸學所總董，轉報提學司，仍由司彙案分報學部及督撫查核。

第五節 出入款是否相抵，或有贏有絀，應於出款之末注明。

第六節 凡出入款項，均折合銀兩計算。

第七節 出入款填報表冊，應按照部頒式樣填寫。

第八節 凡管理學堂會計人員，如於經費有侵蝕情弊，被人揭發，經該管學務衙門查明屬實，除撤差外，即送交地方官按款追繳，若本堂監督或堂長，以及別項人員，扶同徇隱，確有證據者，應一律究辦。

接待外客規條章第十二

第一節 無論何項賓客，皆不得擅入堂內各地游覽。

第二節 凡學堂有客來參觀時，應由管理員接待。

第三節 參觀人所帶僕從。不得隨入講堂齋舍以內。

第四節 學堂中除師生因學事或當節日聚會外，應酬一切外客，但備茶點，無宴會禮。

第五節 堂中人員親友，不得擅自入內，由門役通報，准在客廳接見。

第六節 堂中人員親友，來學堂參觀者，必由本員親導，不得一人任意游覽。

第七節 學生親友，皆在學生應接所，與該學生接見，不得擅入內探望。

第八節 學生親友，有欲參觀者，由該學生稟准管理員後，派員接待。

第九節 學生親友來堂時，在上講堂時限內，門役不得通報，或學生見客時，聞上堂號音，廳役亦必請客暫退，

不得妨礙功課。

第十節 堂中無論何人親友，均不得在內歇宿。

### 建造學堂法式章第十三

第一節 學堂地址，不可在工場附近，以防有毒之煤煙塵埃等類，不可在發生瘴氣之池沼附近，不可與茶館酒肆戲園狎邪地方相近，此三者與道德衛生，均有大礙，必須避之，萬不得已，亦須在半里以外。

第二節 學堂地址之面積，以廣闊爲要，尤必向南，土地宜乾燥，附近宜有溝渠，以便消溼。其體操之位置，宜在學舍之南，否則東南方西南方均可，不宜在北方。

第三節 學堂宜擇水泉清潔之地，必考究其附近之井泉河湖適用與否，嚴定限制，不得任意使用。凡掘井以深爲度，內周以不滲水之材料，以防淤水之侵入，上必用井蓋，不可與便所及渣草堆穢水坑接近。

第四節 學堂之周圍，宜多植樹木，惟不礙室內光線及風向爲要，萬不可使室內有陰鬱之氣。當以落葉樹與常綠樹交互栽植，凡有毒之植物及果樹，萬不可栽。

第五節 凡學舍若有前後兩進，則兩簷間之距離，至少必倍於其屋簷之高。

第六節 禮堂占最大之面積，大約一千餘平方尺，（約縱橫三丈以外），或二千餘平方公尺，（約縱橫五丈以外）。高等以上學堂，宜再展拓，小學如不備禮堂，得在講堂行禮。

第七節 講堂過大者，於學生視力，及教員音聲，均有大害。其寬當以一丈八尺，及二丈四尺爲度，其長以二丈四尺，及三丈爲度，屋簷之高，以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爲度。凡在南方卑溼之地，室內當設地板，其地板離地之高，以二尺爲度，下則四面設透風之穴，以透溼氣。講堂內油壁之色，以淡黃及灰色爲宜。寒氣最烈之地方，凡窗戶必設二重，地板宜用雙縫，宜設煖爐。

第八節 物理化學，及博物之專用講堂，其學生坐位，宜用階段之式，其各階段之高，以五六寸爲度，並宜特設暗室。

第九節 窗之下緣，離地以二尺五寸爲度，窗門之高，以五尺爲度，窗之寬，以二尺五寸爲度。凡窗必開設於相



對之兩方爲宜，若限於地勢，或限於結構，僅一方有窗者，則窗必位置於學生坐位之左方，不可設於學生坐位之前。凡掛黑板之壁，不可有窗，萬不得已，亦必在三尺以外，以使學生便於注視。凡窗之面積，必有該室面積六分之一以上之比例，凡窗內必用淺色布幔，以蔽日光。凡窗扇不可用開闔式，宜用左右推移式。

第十節 凡迴廊以三尺深爲度，不可過深，使礙光線。

第十一節 凡各講堂必備二門，以便出入，以防意外危險。

第十二節 凡各講堂之門，宜用一扇，以外開爲度，其寬宜在三尺以上。

第十三節 凡各室中之通行巷，以六尺寬爲度。

第十四節 凡樓梯之寬，以四尺爲度，每步之高，宜五六寸，深宜八九寸，宜設手欄。凡建築樓房，十開間者，至少必備四梯，餘以類推。

第十五節 自習室、寢室之窗廊門巷梯，均與講堂同。病室宜建於別所，以便療養免羈紛爲主。

第十六節 凡圓室與本室相距宜遠，宜擇空氣流通之處，並留意夏季恆風之方向，其周圍宜設展牆，多植松杉等不彫之木，以吸收其穢氣。廁室之戶，以上下透氣爲主，若有井之處，宜相距二丈四尺以外。凡廁室在講堂、自習室附近，每百人必備大便所五，小便所五，在寢室附近，每百人必備大便所十，小便所五，人數多者，以此爲比例。

第十七節 凡講臺之高，以二尺爲度，寬以八尺或一丈爲度，深以六尺爲度。凡講堂學生之條桌條凳，一人用者長二尺，二人並坐者長四尺，條桌之高，以二尺或二尺四寸爲度，條凳之高，以一尺或一尺二寸爲度，（小學所用之桌凳，宜按其年齡，分別製備。）

第十八節 自習室之桌，以長二尺四寸，寬一尺四寸爲度，下設二抽箱，以便儲藏書籍圖器，及日用文具，自習室之坐凳，以上方八寸，下方一尺爲度。

第十九節 凡寢牀高一尺四寸，寬二尺五寸，長六尺，周圍以板爲欄，高三寸，下設二抽箱，以便儲藏履爲等物。

第二十節 凡共同寢室，每室以能容四人爲度，深宜一丈五尺，寬宜一丈，以便四牀兩兩相對，兩牀之端，設衣櫃一座，高宜六尺，寬宜三尺，分上下兩隔，以便兩學生儲藏衣物之用，每室必備方桌一，小凳四。

第二十一節 凡室內必設睡壺字紙箱。

第二十二節 凡高等專門以上各學堂，所有應備之各科專用講堂，以及各種實驗室、試驗場，得由各該堂自行擬具圖說，呈請該管學務衙門，核定建造。

#### 附 錄

以上管理各則，止具大要，所有未盡事宜，仍應由各學堂體察情形，增訂詳細規條，又如建築學堂法式，以及其他章所載各則，其有止宜用於中等以上各學堂，施之小學，或不盡適合之處，亦准由各該堂就本處情形，呈明該管衙門察核辦理。」（註三）

學部並於上年十二月間奏編成簡易識字課本及國民必讀課本，本日亦奉旨依議，其內容分別如左：

#### 一、編成簡易識字課本摺

「一、奏編成簡易識字課本摺：上年十二月間，臣部奉陳編輯簡易識字課本大意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本年春間編輯伊始，先令編書各員呈具說帖，陳明體例，臣等詳慎斟酌，選取三種，督率編輯，計第一種共六冊，以教家貧年幼之兒童，三年畢業，按其學年，分爲三編，每編二冊。第一編以識字爲主，由單字進於短句短文，由名字進於靜字動字，其單字以類相連，分之爲單字，合之則成一句，所選教材，多取兒童易知之事物。第二、三編，則稍寓文法，所選教材，以道德教育國民教育爲主，而歷史地理格致等科教材，亦采取焉。其排列皆用圓周法，蓋恐貧寒子弟，未必盡能三年畢業，故合各編自爲首尾，以冀讀一編可獲一編之益。第二種共四冊，以教年長失學粗能識字之人，二年畢業，由簡句進於短文，間有引用古人成語，亦必擇其易於領解。第三種共二冊，以教年長失學粗能識字之人，一年畢業，與第二種程度略同，惟全書生字較第二種爲少，此三種課本分配之大略也。又慮二、三兩種，開卷皆無單字，教授或有困難，更編識字初階一冊，附於卷首，其聯絡法與第一種略同，而筆畫較少，若學生未識一字者，先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一四

此編，續讀課本，則入門尤易。以上各書，均於今年夏間告成，臣等詳加校改，於本年九月先印數冊。頒發京師督學局，設整試驗，第一第二兩種，頗稱合宜。即於十二月二十日頒布各省，惟第三種印成後，復有修改，俟明年各學整開學，即當發往試驗。如嗣後各省學整，試用尚有未宜，仍由臣部飭各省提學使遵照向章，每三月彙報一次，再由臣部蒐集衆議，隨時修改。謹奏。」（註四）

## 二、試行國民必讀課本辦法摺

「臣部上年十二月間，具奏編輯國民必讀課本大概情形一摺，奉旨允准在案。當由前管部大學士張之洞，妙選通材，定明宗旨，手編體例，已具規模。迨本年八月以後，臣等以爲日已迫，督飭承輯各員，妥速編纂，按照原奏，各分上下二卷。上卷以發明立教本旨爲主，凡古人五教七教之制，六德六行之原，雖世變百出，而精理不刊，現在民德未純，異說潛滋，尤應折衷名教，以防淆惑，舉凡羣經大義，前史名論，旁及諸子百家之粹語，東西通儒之學說，均已擇要采取，曲暢旁通，揭明應知應行之宜，以爲立身處世之本。下卷敬述列聖諭旨，以示標準而資遵循，更輔以今世之制度，時局之關係，與夫國家富強之道，國民應盡之責，俾羣曉然大義之所在，奮興蹈厲，與時偕行，冀收明體達用之益。雖編輯之本，各有淺深，而所以爲國民完其道德，其智識，定其責任者，則大致相同，略無出入。考之周禮，以三物興民，學校之內，所教者六德六行六藝，猶今之所謂普通學也。至於凡民之不入學者，又復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十二教之目，前六者，曰教敬，曰教讓，曰教親，曰教和，曰辯等，曰教安，皆人倫道德之事，此國民必讀課本上卷之所自昉也。後六者，曰以刑教中，曰以誓教恤，曰以度教節，曰以世事教能，曰以賢制爵，曰以庸制祿，皆法律制度因時用民之事，此國民必讀課本下卷之所自昉也，臣等原本禮經，確定宗旨。竊以此項課本，爲古今教法之滙歸，全國人民陶成之定矩，關係極爲重大，雖經承輯各員，悉心編纂，臣等公同核閱，凡有體例未合，詞意未純者，隨時飭令刪改，並由丞參各員，逐條覆校。茲經選定較深者一種，較淺者一種，以爲課本之用，復選一種之文義廣博，徵引宏富者，以供參考之資。查各國編輯課本，頒行全國，必經實驗其適宜與否，迭加修改，始臻完善。今臣部編纂伊始，此項課本，前無所因，恆心貴富，誠所不敢自信，擬即發交督

學局，就近試行，一面發交各省提學使，悉心察驗，並廣徵臣部諮議官各員意見，如有未當之處，仍應隨時修正。至此項課本，查照原奏，區分畢業年期，係專備各學堂暨簡易識字學塾之用，惟於不能入學之人民，尚未籌及。伏維我聖祖仁皇帝御製聖諭十六條，我世宗憲皇帝御製聖諭廣訓，先後頒行天下。凡士子歲科試，敬謹默寫，著在令甲，久經遵行，而地方官吏，敬謹宣講，以曉軍民，亦復垂為故事，且有以白話演為直解等書者，取其語意淺明婦孺共曉，與現纂國民必讀之意隱合。臣等擬俟試行之後，熟察何種課本之尤為適用者，即據以演成通俗之文，作為定本，發交各地方勸學宣講等所，廣為教授傳播，務使人人能明國民之大義，以植預備立憲之基礎。」（註五）

按學部所編簡易識字課本及國民必讀課本二書，均供簡易識字學塾之用，而簡易識字學塾則專為年長失學及貧寒子弟無力就學青年而設，其課程專教部頒簡易識字課本、國民必讀課本，並酌設淺易算術（珠算或筆算），三年畢業，每日授課三或二小時。（註六）

### 各省諮議局在京請願代表組成「速開國會同志會」，電各省紳商學團體請趕設分會，舉員到京，再上請願書。

各省諮議局在京國會請願代表，組成「速開國會同志會」後，本日開會議決，先行電告各省紳商學團體，暫以京師代表團為開會總部，即請各省趕設「速開國會同志會」分會，舉定幹事，以便繼續進行，並望各處同志會從速成立，俾得三四月間舉員到京，再上請願書，庶幾民心一致，易回君聽。（註七）

按：各省諮議局代表孫洪伊等，抵京以後，曾於本月十一日謁軍機處王大臣，請速開國會，都察院不肯代奏，十四日通告各省諮議局，已在京組織「速開國會同志會」，盼聯合同志。（清廷令須立憲工作完成，其通告略謂：「茲事體重大，斷非一呈所能得效，政府從違究以國人心志之齊一與否為準，現同人等在京已組織速開國會同志會，以求合力進達之道，都中各團體亦陸續結合。」都察院不得已，始行入奏。二十日朝旨嘉獎，但不允所請。二十二日，京師旗籍人民代表文耀等復上書懇速開國會，而清廷仍不覺悟。各代表乃於本日開會決議，於宣統二年正月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一六

初致書各省團體，略言：「國會請願未蒙所允，迫切呼籲當在後援。同人自去臘二十日奉上諭後，是晚會議，乃決定進行方針，奔走組織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草定簡章，宣佈實行，凡贊成請願者均得入會爲會員，責任所在，當與全國人民共圖之。」遂暫以京師代表團爲開會總部，即請各省趕設分會，舉定幹事，續續進行，以便三四月間各省所舉代表到京後，再上第二次請願書。並決議，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依在滬決議，定爲每年六月開會一次，各省應如約推舉一、二人與會，先由福建代表劉崇佑，擬定聯合會草章以備應用。（註八）

#### 附錄：記國會請願代表進行之狀況（註九）

國會請願代表，當去臘十四日，先已通告各省諮議局，略言茲事體大，斷非一呈所能得效，政府從違，究以國人心志之齊一與否爲準。現同人等在京，已組織速開國會同志會，以求合力進達之道，都中各團體，亦陸續結合機關，以爲後援，伏望諸公聯合省會同志，同時並起，以謀全國輿論之統一，則請求之目的，更易達而迅速。諸公登高一呼，百響應，或分電政府，或呈懇當道，奏達輿情，以民氣民力所蓄積者，和平競進，齊發以向政府云云。

及二十日奉諭後，復致書各省團體，略言國會請願，未蒙俞允，迫切呼籲，當在後援。同人等自去臘二十日奉上諭以後，且晚會議，仍決定進行方針，奔走組織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草定簡章，宣布實行，凡贊成請願者，均得入會爲會員，責任所在，當與全國人民共圖之。二十八日開會議決，先行電告各省紳商學團體，暫以京師代表團爲開會總部，即請各省趕設分會，舉定幹事，以便續續進行。伏望貴處將同志會從速成立，俾得三四月間，舉員到京，再上請願書，庶幾民心一致，易回君聽。云云。二十七日在京國會請願代表議決事件列下：

#### （甲）再上書及去留辦法：

一、議決第二次遞呈，擬在明年二月底舉行，各省代表，除在京留住外，回省者須二十以前到京，或由諮議局舉人番代者，亦須屆期會集，並須先期函告在京事務所。計是日到會者，共十省簽名認到之數，二十人，各省代表未到會者，即由事務所分別函告，請其簽認。計開江蘇二人、河南二人、山東二人、直隸四人、山西二人、浙江二人，奉天二人，福建一人、湖南二人。



一、議決凡出京代表，皆負有組織同志會及運動一般人民繼起請願之義務。各省如能分往鄰近省分，運動一切，尤爲得力。計當場簽名承認者，直隸認往東三省山東山西河南諸省，江蘇認往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廣東認往福建廣西諸省。

一、議決各省組織同志會，情形如何，明年正月底，必須報告京師事務所。

一、議決代表留京者，均應按照所擬辦法，自行通函本省，請其照辦。

一、議決在京代表團，須定一辦事細則，當由衆公推劉崇佑君起草。

一、議各省紳商學界各團體，及一般人民，凡加入同志會者，期以明年四月間，一面上書督撫，請其代奏，一面各舉代表來京，約四月二十以前會齊，呈由都察院代奏。

一、議通電海外華僑，請各舉代表來京，與各省人民同時請願，並由閩粵設法派人，前往鼓吹，或時間迫促，四月裏趕不到，至遲以六月爲限，當由粵省代表沈秉仁君，擔任設法派人。

一、議通告各省諮議局，如有開臨時會議者，即將請願速開國會事，提作議案，呈請督撫代奏。

一、議豫備呈稿，及上攝政王書，（擬同時上），如各省有能任起稿之事者，由各代表各就所知，分頭請作，脫稿後，即函寄到京，以便擇用，至遲以正月底爲限。

一、印成之血書及呈稿，各代表回省者，應酌分帶去，廣爲傳布。

一、議公推一二人，整理自上海會議及北京會議速記錄，編定後，刊印分寄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當公推劉善渥君方還君擔任。

一、議各省代表續認之經費，請照數從速繳齊。

（乙）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辦法：

一、議先定同志會簡章，分配於此次到滬到京各代表，俾得轉告原簽名之各議員，及其他非議員之已簽名並表同情於本會者，以便早日成立，詳細章程，定後再當分寄。

一、議同志會每省各舉幹事數人，舉定後，一面通知上海報館，一面函報北京事務所。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一八

一、議此次回省代表，有道出上海者，即順便覓王搏沙、雷繼興、楊翼之諸同志，安置總部。

一、議同志會經費，請如期交出。

一、議由直隸江蘇廣東各省擔任，分往附近省分，游說聯絡，開春即須出發，游說經費，即由擔任游說各省，自行籌集，作為同志會特別捐款。

(丙) 組織報館：

一、報告數目內籌商情形，請公決，可否改為日報，衆贊成，辦日報。

一、各省認定報館經費，請明年二月交齊，出報日期，當在三月。

一、報館總理，及主筆之聘訂，仍須由幹事員到滬定奪。

一、報館經費，一時不能多籌，由各省代表，酌量本省情形，盡力籌集，並另出募捐公啓。

一、報館簡章，俟議決後，應即更定。

(丁) 諮議局聯合會：

一、諮議局聯合會，依在滬之決議，定為每年六月開會，各省應如約舉一、二人與會，

一、函告江蘇諮議局，先期通告各省，

一、應舉一人草定聯合會草章，推定劉崇佑君主任之。

(戊) 其他事項：

一、以上各項，經此次議決後，應錄寄凡未來京及已出京之各代表，以便接頭，並函告各省諮議局，請其極力贊助。

以上國會請願代表進行之狀況也。復有黎宗嶽、陳佐清等，在京中組織國會期成會，開幕日表明設會宗旨。今年正月，復致書各省諮議局，略言國會之遲早，關係國家之存亡，國家之存亡，關係國民之生死，國民何能因此次請願不成，遂灰心喪志，不再鼓最後之勇氣。且此次請願代表，既多誓死不返，國民更何能聽其孤立，而不為後援。同人有見於此，特聯合在京同志數百人，組織國會期成會，作此次代表之後援。惟茲事體大，必衆擎共舉，方能早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厥成。貴局爲全省士民之總率，請即聯合各地方自治憲政等會，組織國會期成分會，公舉代表二人，偕教育會商會各代表，準三月初十日以前到京，會同敝會，聯名上書，以達即開國會之目的。（若能一面舉代表來京，一面懇督撫代奏，尤善。）諸公素愛國家，素憫志士，當不忍坐觀膜視。云云。

此外各省學會商會與京中國會請願會，遙相應和，或即開會，或擬上書，或任運動同志，或擬公舉代表，以接續請求者，不一而足，茲不備書。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註二：同註一，宣統二年正月初九日。

註三：「教育雜誌」，二卷三期，教育法令。

註四：同註三，二卷二期，章程文牘。

註五：同註三。

註六：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二八。

註七：詳見附錄。

註八：李守孔：「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

註九：「東方雜誌」，七卷二期，記載第三，頁二七。

### 三十日（二月九日） 廣州新軍與警察衝突。

革命黨人黃興於本月十九日抵港；趙聲（伯先）、譚人鳳亦分自南洋、日本至港相會，與胡漢民、倪炳章（映典）等議定於明年（宣統二年）元宵節起事，詎本日除夕，廣州新軍士兵因刻名片事與警察發生衝突。

廣州新軍革命運動成熟，發難有期，兵士以殺敵在即，不免志驕氣揚。各兵目參加同盟會之證書，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

八二〇

不慎爲一標三營隊官羅嗣廣查獲，羅即報告協統張哲培，張再報告粵督袁樹勳，袁督遂於本月二十九日下令密將標營子彈，一律繳交督練公所，新軍同志甚感不安。本日，二標二營兵士胡英元因先期在城隍廟前繡文齋，定刻圖章名片，託同營兵士華宸衷代取，圖章逾期，強減價款，因而與店員發生口角，警察趨前干涉，兵警遂起衝突。適有假出士兵王冠文等八人先後到達，向警察理論，警察乃鳴笛將彼等悉行逮捕。時假出士兵甚多，聞之咸抱不平，環警局而譁者數百人。警道高觀昌聞之懼，乃將彼拘士兵交管帶周占魁領回。（註一）

按：胡漢民、黃興於九月回香港，設南方統籌機關於黃泥涌道，名同盟會南方支部。孫先生文即委漢民爲支部長。支部費用，由港同志負擔。林直勉、李海雲傾家相助：漢民更使同志分赴南洋荷屬籌款，而囑鄧澤如在英屬綜募軍資。時趙聲因遭清督撫所忌，走南洋羣島，旋亦來港。聲嫻於軍事學，天資豪邁，能詩文；任陸軍學校監督及統新軍時，輒以民族大義鼓勵學生士兵，江南、廣東軍界革命種籽，大半爲其散播。漢民乃日與黃、趙規劃一切。廣州省會之新軍運動，則以倪映典爲總主任。映典，皖之合肥人，與趙聲同窗，初任江南砲隊第九標三營隊長，旋改馬隊隊官，初謀在皖舉義，事洩奔粵，入同盟會，任新軍砲營排長，遭粵督疑忌去職，乃往來粵港間，策畫進行，設機關於廣州天官里寄園巷，別租住所於南關餘慶坊，其幹才侔於趙聲，而刻苦耐勞，則又過之，故運動新軍，進步至速，兵士加盟者達三千人。時廣東全省軍隊萬餘，惟新軍有訓練，且器械精良。漢民復使姚雨平（廣東平遠人）等運動省會附近之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聯絡番禺、南海、順德之民軍爲響應。執信並介紹鄒魯（海濱）、陳炯明（競存）於南方支部，咸加盟焉。舊曆臘月（十二月下旬），映典至港報告成績。漢民乃在機關部約朱、黃、趙等商廣州新軍舉義事，決定於庚戌（宣統二年）元宵前後發動。初擬除夕舉事，嗣因舊曆年關商人停止貿易，供給不便，乃改正月十五日前後。於是命各部分主任依期準備，映典乃返廣州。（註二）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二。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九四。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出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三年（一九〇九）一至十二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五〇〇元 美金一三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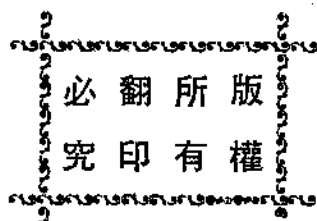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一六一六〇八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二一四

承印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一（三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